

001 太平經目錄 (擬)

經名：太平經目錄。原題『太平部卷第二』。內載《太平經目錄》及前序後記。撰人不詳，約出於南北朝。《正統道藏》未收。現存敦煌S.4226號殘抄本一件。參校本：王明《太平經合校》(簡稱合校)。

(S.4226 號抄本，前缺)

□□□□□□□□□□神苦痛眇
□□□□□□□□□□出經救弊勸
學精□□□□□□□□昇三天永
離煩惱□□□□□□□□此經文者
六方真人□□□□□□□□寧家
常居慶泰可□□□□□□□□其
真與不今疾上□□□□□□□□案
用之立與天地迺□□□□其大明效。

《太平經》甲第一云：誦讀吾書精

之，灾害不得復起。此上古聖賢所以候得失之文也。書有三等，一曰神道書，二曰核事文，三曰浮華記。神道書者，不離實，守本根，與陰陽合，與神同門，核事文者，考核異同，疑誤不失。浮華記者，離本已遠，錯亂不可常用，時時可記，故名浮華記。然則精學之士，務存神道，習用其書，守得其根^①。根之本宗，三一爲主，一化以三，左无上，右玄老、中太上。太上統和，無上攝陽，玄老摠陰。陰合地，陽合天，和均人。人天及地，號爲三才，各有五德，五德倫分，脩事畢，三才復一。得一者生，失一者死。能遵上古之道，則到太平之辰。故曰三老相應，三五炁和，和生炁，炁行无死名也。和則溫清調適，適則日月光明，人功既建，天地順之。故曰先安中五，乃選仙士，賢者心賢，必到聖治。甲第二云：天四五九之道，不可失也。天地失之，萬事亂常；五行失之，更相賊傷；四時失之，炁不行人至不行人失之^②，身被疾病。守之則吉，失之則傷。三皇常善

者，能深用之，審得其意可誠。是其人開，非其人閉，審得其人，可以致壽，可以致樂，可以除耶疾。德薄得之遲，德厚得之速。君子至信乃傳道，慎勿付小人。得人則授，不言信誓正當重，不能數遇。遇此經者，皆爲真人，所師玄師，無極之神，應感而現，事已即藏。流布叔方，澄清大亂，功高德正，故號太平。聖主善治，謹用茲文，凡君在位，輕忽斯典。羲農之始，莫不奉遵，周漢之終，必也屏弃。《百八十戒序》云：赧王之時，出太平之道，老子至琅琊，授與干君。干君得道，拜爲真人，作《太平經》。聖人應感出文，述而不作。凡夫弃故，不復識知，緣見維親，順情言作耳。帛君篤病，從干君受道，拜爲神人。干君諱室，涉亂遷移，易名爲吉，寓居東方，往來吳會，周歷齊幽，出入伊洛，教訓後生，救厄治疾。順帝之時，弟子宮崇詣闕上書，言師干吉所得神經於曲陽泉上，朱界青首，百有餘卷。〔有司〕謂爲妖訛，遂不信用。帝君不脩太平，其自下潛習，以待後會，

賢才君子，密以相傳。而世僞人耶，多生因假，矯詭肆愚，疵妨正典。《相爾》云：世多耶巧，託稱道云，千端萬伎，朱紫磐磷。故記三合以別真，上下二篇法陰陽。復出青領太平文，雜說衆要，解童蒙心。復出五斗米，道備三合，道成契畢，數備三道。雖萬惡猶紛，猗公行和，竊號之正目，事乖真實，師之所除。《玄妙內篇》云：吾布炁罷廢上清、清約、佛三道，下及干吉太平支散之炁百官之神，天地水月三官不正之炁，貪濁受錢飲食之鬼，營傳符廟，一切駱驛分罷。夫假稱上清受及佛干支離^③，偏見執著，自是華炫之耶，皆應擺弃，况號俗神者乎？拾俗^④及諸詐文，求真宜尋本旨，案上清、清約、無爲佛道。衆聖大師，各有本經。干氏本部，自甲之癸，分爲十表，百七十卷。玄文宕博，妙旨深長，品次源流，條詔如左。

太平經部表第一 甲部十七卷

太平經卷第一

自古盛衰法^⑤ 第一

太平經卷第二

却不祥法^⑥ 第二

太平經卷第三

盛身却灾法第三

太平經卷第四

思本正行法^⑦ 第四

太平經卷第五

道神度厄法^⑧ 第五

太平經卷第六

賢不肖^⑨ 自知法第六

太平經卷第七

利尊上延命法第七

太平經卷第八

脩古文法^⑩ 第八

太平經卷第九

王者無憂法第九

太平經卷第十

還神耶自消法第十

太平經卷第十一

和合陰陽法第十一

太平經卷第十二

令人壽治平^⑪ 法第十二

太平經卷第十三

七事解迷法第十三

太平經卷第十四

救四海知優劣法第十四

太平經卷第十五

清身守一法第十五

太平經卷第十六

時神效道法^⑫ 第十六

太平經卷第十七

救迷輔帝王法第十七

太平經部表第二 乙部十七卷

太平經卷第十八

順道還年法^⑬ 第十八

太平經卷第十九

錄身正神法第十九

太平經卷第廿

師策文第廿^⑭

太平經卷第廿一

脩一却耶〔法〕^⑮ 第廿一

太平經卷第廿二

以樂却灾法^⑯ 第廿二

太平經卷第廿三

實核人情法第廿三

太平經卷第廿四

分別人善惡法第廿四

太平經卷第廿五

神真行寬乘法第廿五

太平經卷第廿六

聖真食神法第廿六^①

太平經卷第廿七

守一明之法第廿七

太平經卷第廿八

習善行得福法第廿八

太平經卷第廿九

行道有優劣法第廿九

太平經卷第卅

行神決書法第卅^②

太平經卷第卅一

和三五^③興帝王法第卅一

太平經卷第卅二

安樂王者法第卅二

太平經卷第卅三

懸象〔還〕神〔法〕^④第卅三

數億萬世道三出決第卅四

太平經卷第卅四

占上古流災法第卅五

占中古流災^⑤法第卅六

占下古流災法第卅七

救承負法第卅八

造作經書法第卅九

解承負法第四十

太平經部表第三 丙部十七卷

太平經卷第卅五

分別貧富法第四十一

一男二女法第四十二

興善止惡法第四十三

太平經卷第卅六

守別三寶法^⑥第四十四

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

事死不得過生法第四十六

太平經卷第卅七

試文書^⑦大信法第四十七

立事^⑧解承負法第四十八

太平經卷第卅八

守一法第四十九^⑨

太平經卷第卅九

解師策書決第五十

真券決第五十一

太平經卷第四十

努力^⑩為善法第五十二

〔分解本末法〕第五十三

樂生得天心法〔第五十四〕^⑪

太平經卷第四十一

救古文^⑫名書決第五十五

太平經卷第四十二

九天消先王〔災〕法〔第〕^⑬五十六

驗道〔真〕^⑭偽決第五十七

四行本末決^⑮第五十八

太平經卷第四十三

大小諫正法第五十九

太平經卷第四十四

案書名刑德^⑯法第六十

太平經卷第四十五

起土出書決第六十一

太平經卷第四十六

道無價却夷狄法^⑰第六十二

太平經卷第四十七

上善臣子弟子為君父師得仙方決第六十三

十三

服人以道不以威決第六十四

太平經卷第四十八

三合相通決第六十五

太平經卷第四十九

急學真法第六十六

太平經卷第五十

去耶文蜚明占決^③第六十七

移行試驗類相應占決第六十八

丹明耀御耶決^④第六十九

草木方決第七十

生物方決第七十一

去浮華決第七十二

天文記決^⑤第七十三

灸刺^⑥決第七十四

神呪決^⑦第七十五

葬宅決第七十六

諸樂古文^⑧是非決第七十七

太平經卷第五十一

校文耶正法第七十八

太平經部表第四 丁部十七卷

太平經卷第五十二

胞胎陰陽圖決^⑨第七十九

太平經卷第五十三

分別四治〔法〕^⑩第八十

太平經卷第五十四

使能无争訟法第八十一

太平經卷第五十五

力行博學決第八十二

知盛衰還年法第八十三

太平經卷第五十六

與神約束決第八十四

忠孝益年決第八十五

思善改惡法第八十六

善人作神法第八十七

太平經卷第五十七

歷術分別吉凶決第八十八

禁酒法第八十九

太平經卷第五十八

上下失治法第九十

太平經卷第五十九

陰陽施法第九十一

太平經卷第六十

天地誡第九十二

觀物知道德決第九十三

書用丹青決第九十四

太平經卷第六十一

天子皇后政決第九十五

太平經卷第六十二

解天龍九人決第九十六

太平經卷第六十三

分別九人決第九十七

太平經卷第六十四

求壽除災決第九十八

太平經卷第六十五

斷金兵法第九十九

王者賜下法第一百

興衰由人決第一百一

太平經卷第六十六

三五優劣決第一百二

太平經卷第六十七

六罪十治決第一百三

太平經卷第六十八

戒六〔子〕^⑪決第一百四

太平經部表第五 戊部十七卷

太平經卷第六十九

天讖^⑫支干相配決第一百五

太平經卷第七十

學者是非決^⑬第一百六

太平經卷第七十一

九道得失決^⑭第一百七

度世明誡^⑮百八

太平經卷第七十二

齋戒思神救死決百九

不用大言無效決百十

五神所持決百十一
太平經卷第七十三
入室證決百十二
齋辭設五儀法百十三
塗室成神仙法百十四
太平經卷第七十四
善惡閭圖決百十五
太平經卷第七十五
圖畫正根決百十六
太平經卷第七十六
證上書徵驗決百十七
太平經卷第七十七
使四時神吏注法百十八
太平經卷第七十八
入室存思圖決百十九
太平經卷第七十九
神吏尊卑決百廿
太平經卷第八十
占中不中決百廿一
太平經卷第八十一
得道長存篇百廿二
太平經卷第八十二
自知得失決百廿三

太平經卷第八十三
經學本末決百廿四
太平經卷第八十四
大人存思六甲圖百廿五
太平經卷第八十五
師明經圖傳集百廿六
太平經部表第六 己部十七卷
太平經卷第八十六
來善集三道文書決百廿九
太平經卷第八十七
長存符圖百廿八
太平經卷第八十八
作來善宅法百廿九
太平經卷第八十九
八卦還精念文百卅
太平經卷第九十
冤流灾求奇方決⁴⁷百卅一
太平經卷第九十一
拘校三古文法百卅二
太平經卷第九十二
三光蝕決⁴⁸百卅三
萬二千國始火決⁴⁹百卅四
火炁正神道決百卅五

洞極上平炁無蟲重複字⁵⁰決百卅六
太平經卷第九十三
方藥厭固⁵¹相治決百卅七
陽尊陰卑決百卅八
國不可勝驗決⁵²百卅九
敬事神十五年太〔平〕決⁵³百四十
〔效言不效行〕致灾決⁵⁴百四十一
太平經卷第九十四
司行不司言決百四十二
五壽以下被承負灾決百四十三
壽命奇不望報陰祐人〔決〕⁵⁵百四十四
自受自奴決百四十五
腸決百四十六⁵⁶
太平經卷第九十五
各用單言孤辭決百四十七
嘆上禁三道文致亂決百四十八
上書十歸之神真命所屬決百四十九
善惡人受真文⁵⁷爲賢才決百五十
太平經卷第九十六
六極六竟孝順忠決⁵⁸百五十一
守一入室知神戒百五十二
忍辱象天地至誠與神相應戒百五十三
太平經卷第九十七

知道不傳處士助他決⁵⁹百五十四

事法如父⁶⁰言當成法決百五十五

太平經卷第九十八

神司人⁶¹守本陰祐決百五十六

為道敗成戒百五十七

依文⁶²壽長決百五十八

男女反形⁶³決百五十九

〔包天裏地守氣不絕決百六十〕

〔署置官得失決百六十一〕⁶⁴

太平經卷第九十九

乘雲駕龍圖百六十二

太平經卷第一百

東壁圖百六十三

太平經卷第一百一

西壁圖百六十四

太平經卷第一百二

神人自序出書圖服色決百六十五

位次傳文閉絕即病決⁶⁵百六十六

〔經文部數所〕應決百六十七

太平經部表第七 庚部十七卷

太平經卷第一百三

虚无无為自然圖道畢成〔誠〕⁶⁶百六十八

太平經卷第一百四

興上除害複文百六十九

太平經卷第一百五

令尊者無憂複文百七十

太平經卷第一百六

德行吉昌複文百七十一

太平經卷第一百七

神祐複文百七十二

太平經卷第一百八

要決十九〔條〕⁶⁷百七十三

瑞儀⁶⁸訓決百七十四

忠孝上異聞決百七十五

灾病證書欲藏決百七十六

太平經卷第一百九

兩手策字要記百七十七

四吉〔四〕⁶⁹凶決百七十八

太平經卷第一百十

大功益年書出歲月戒百七十九

有心之人積行輔真決百八十⁷⁰

太平經卷第一百十一

大聖上章決百八十一⁷¹

有德人保命決百八十二⁷²

善仁人自貴年在壽曹決百八十三⁷³

有知人思慕與大神相見〔決〕百八十四⁷⁴

太平經卷第一百十二

貪財色灾及胎中戒⁷⁵百八十五

七十二色⁷⁶死尸戒百八十六

寫書不〔用〕⁷⁷徒自苦戒百八十七

有過死謫作〔河〕梁戒⁷⁸百八十八

衣履欲好戒百八十九

不忘戒長得福決百九十

太平經卷第一百十三

樂怒吉凶決百九十一

太平經卷第一百十四

孝行神所敬決百九十二

九君太上親決百九十三

不孝不可久生戒百九十四

見戒不觸惡決百九十五

不可〔不〕⁷⁹祠決百九十六

天報信成神⁸⁰決百九十七

有功天君勅進決百九十八

不用書言命不全決百九十九

大壽戒第二百

病歸天有費決二百一

不承天書言病當〔解〕⁸¹謫戒二百二

為父母不易決⁸²二百三

太平經卷第一百十五

神書青下⁸³ 丹目決二百四

苦樂斷刑罰決二百五

太平經卷第百十六

音聲儻曲吉凶〔決〕⁸⁴ 二百六

太平經卷第百十七

天樂得善人文付火君決二百七⁸⁵

太平經卷第百十八

禁燒山林決二百八⁸⁶

燒下田草決二百九⁸⁷

天神〔考〕過拘校三合決二百十⁸⁸

三者爲一家決二百十一

陽火數五決二百十二⁸⁹

太平經卷第百十九

首有亡人決⁹⁰ 二百十三

太平經部表第八 辛部十七卷

太平經卷第百廿

不食長生法二百十四

太平經卷第百廿一

占相乃不能救決二百十五

太平經卷第百廿二

閉藏出用文決二百十六

太平經卷第百廿三

三道集炁出文男女誦行決二百十七

太平經卷第百廿四

人腹各有天子文歸赤漢決二百十八

太平經卷第百廿五

圖畫多夷狄却名神文決二百十九

太平經卷第百廿六

九事親屬兄弟決二百廿

太平經卷第百廿七

不效言成功〔決〕⁹¹ 二百廿一

上士善言教人增竿決二百廿二

太平經卷第百廿八

易命增竿符決二百廿三

生不盡力養父母戒二百廿四

太平經卷第百廿九

隨俗授文決二百廿五

天多災變人過不改二百廿六

天地復命順事法二百廿七

太平經卷第百卅

弱形強神決二百廿八

同師行異決二百廿九

欺有善惡決二百卅

策文行增竿決二百卅一

強上斷兵詐害決二百卅二

化人所不能化決二百卅三

陽盛兵刃消決二百卅四

靈圖止短命以長年決二百卅五

生言決二百卅六

效成事不效空言決二百卅七

延命符孤男孤女能調陰陽決二百卅八

太平經卷第百卅二

見神戒二百卅九

平等度世戒二百四十

以明除耶害決二百四十一

立成神祠圖決二百四十二

厭服決二百四十三

行止〔決〕⁹² 二百四十四

太平經卷第百卅三

賜遺決二百四十五

太平炁至大效決二百四十六

選舉近曆文二百四十七

簡真僞文二百四十八

知之不行重罪決二百四十九

上書空半實決二百五十

太平經卷第百卅四

官舍衣食千決二百五十一

太平經卷第百卅五

思神若響隨人決二百五十二

斗前後六辰生死決二百五十三

不死祿厚見吾文二百五十四
畫作圖象決二百五十五

治陰奸食耳功之神二百五十六

太平經卷第百卅六

力學反自然之炁決二百五十七

時形中神精決二百五十八

千倍相治決二百五十九

得道留年化歲決二百六十

十賤傳文如郵平付詔書決二百六十一

太平經部表第九 壬部十七卷

太平經卷第百卅七

相容止凶法二百六十一

閉奸不並責平炁象決二百六十三

云人處空決二百六十四

真文除穢決二百六十五

太平經卷第百卅八

禁耶文戒決二百六十六

用文如射決二百六十七

誠效稱洞平法二百六十八

太平經卷第百卅九

一日三思无陰惡意法二百六十九

明師證文延帝命法二百七十

疾傳文續命不傳被天滅二百七十一

常念相成黃帝議訓決二百七十二

太平經卷第百四十

道士外惡內善上學內外具通決二百七十三

十三

陰念為善得善為惡戒二百七十四

安危貧富能順文言和天立得決二百七十五

十五

太平經卷第百四十一

天道助窮太平君臣不得相兼決二百七十六

十六

劾請雨止決二百七十七

太平經卷第百四十二

五德神人兵馬圖決二百七十八

靈祇鬼精決二百七十九

符刺及呪法二百八十

太平經卷第百四十三

天知人過長生戒二百八十一

上繞不宜有刑決二百八十二

力學問得封不敢失三事決二百八十三

樂天憂人卷不記字決二百八十四

使夫妻同居決二百八十五

太平經卷第百四十四

文字大急十事不得汙辱決二百八十六

賜善罰惡十五年平決二百八十七

太平經卷第百四十五

八人能受三道服食決二百八十八

遊玄食根陰滅死无人之野決二百八十九

太平經卷第百四十六

委炁大神聖上明堂文書決二百九十一

天君教有仙相不須耶鬼誠二百九十二

變易形容醮符九化上昇勅二百九十三

朝天謁見勅二百九十四

君僚正議勅二百九十五

有惡於人上其姓名勅二百九十六

明堂務平書上勿恐迷決二百九十七

太平經卷第百四十七

明古今文決二百九十七

古者天卷文未出出文大炁甲子有徵決二百九十八

二百九十八

太平經卷第百四十八

治天為三時念道德決二百九十九

與天有人王相日不恐決三百

道人為師天決三百一

太平經卷第百四十九

事關天上三萬六千天戒決三百二

見天書精籍寫書不敢擅空決三百三

太平經卷第百五十

兩半成一決三百四

思道得惡意不耶下人決三百五

六百中法三百六

致王相神戒三百七

辟發開明〔決〕⁹⁴三百八

太平經卷第百五十一

恩及草木无用犯耶法三百九

分身懷形不樂仕決三百十

又艾御籬言口正文決三百十一

廬室宜正決三百十二

太平經卷第百五十二

策文訓決三百十三

學無棄畢決三百十四

太平經卷第百五十三

守一長存決三百十五

禽狩有一決三百十六

山木有知決三百十七

不窮星雲惡道決三百十八

太平經部表第十 癸部十七卷

太平經卷第百五十四

禁犯土決第三百十九

壅防決三百廿

取土三尺決三百廿一

治土病人〔決〕⁹⁵三百廿二

土不可復犯決三百廿三

太平經卷第百五十五

買萬受千增竿決三百廿四

不買不求爲一分決三百廿五

稱天子決三百廿六

人君急記三百廿七

太平經卷第百五十六

習善復凶〔決〕⁹⁶三百廿八

帝王恩流弱小決三百廿九

記事人數日月法三百卅

上章不實決三百卅一

〔三百卅二〕⁹⁷

素官玄宮決三百〔卅〕⁹⁸三

太平經卷第百五十七

汙辱文六事決三百卅四

太平經卷第百五十八

學知興衰決三百卅五

事佐治衆道少食決三百卅六

太平經卷第百五十九

斗極明天象決三百卅七

食炁神來男女皆學決三百卅八

多言少決三百卅九

雲霧不絕灾起決三百四十

太平經卷第百六十

不自責鬼所名決三百四十一

藥不能治禍出決三百四十二

見利不動長生決三百四十三

知報恩相諫決三百四十四

太平經卷第百六十一

勿受私財風折水決三百四十五

衆官皆精光所生〔決〕⁹⁹三百四十六

支千度數星宿内外決三百四十七

天犯天地神靈決三百四十八

貧富行所致決三百四十九

得太上居腹心決¹⁰⁰三百五十

〔忠孝信順神生光輝〕決三百五十一

太平經卷第百六十二

支千數百廿竿爲百廿歲決三百五十二

所欺非一禱祭無福決三百五十三

作惡日間薄書連決三百五十四

勿欺殆病自責決三百五十五

作善增壽通逋亡之炁決三百五十六

太平經卷第百六十三

太平炁到凶害先是悉消決三百五十七

道德決三百五十八

財色召食神決三百五十九

太平經卷第百六十四

洞極綱紀目留天使好〔三百六十〕¹⁰¹

太平經卷第百六十五

明堂爲文府悔過不死決三百六十一

太平經卷第百六十六

祖曆三統六炁治決三百六十二

太平經卷第百六十七

通天極而有男三人助治決三百六十三

太平經卷第百六十八

十八字爲行應不應法汙辱則病戒三百六十四

太平經卷第百六十九

師教即天教先受養身決三百六十五

太平經卷第百七十

煞耶精一日三明決三百六十六

右十部一百七十卷，三百六十六篇。

乙第二云；人三百六十脉，脉一精，

精一神，思神至，成道人。

經曰：上清金闕後聖九玄帝君，

姓李，諱弘元曜靈，一諱玄水俄景，字

光明，一字淵。太一之胄，玄帝時人。

上和元年歲在庚寅九月三日甲子卯

時，始育北玄玉國天罡靈鏡人鳥闍萊

山。中李谷之間。母夢玄雲日月纏其

〔形〕，乃感而懷胎。厥年三歲，言成

金章；行年二七，棄俗離親。三元下

教，施行廿四事，受書爲上清金闕後聖

帝君，上昇上清，中遊太極宮，下治十

天，封掌兆民，及諸天河海神仙地源，

陰察洞天。承唐之年，積數四十六，丁

亥前後，中間卒激之世，國祚再竭，東

西稱霸，以扶弱主，有縱橫九一之名，

號興泰无延。昌元之後，有甲申歲，種

善人除殘民，度水交其上，延火繞其

下，惡惡並滅，凶凶皆沒，好道陸隱，

道人登山，流濁奔蕩，御之鯨淵，死行

生施，都分別也。到壬辰之年二月六

日，聖君光臨，發自始青之城，西攬東

山，磬節南雲，北察龍燭，上憩九流之

關，左湯津晨林，右迴米山，仰出霄中，

乘三素景輿，從飛輶萬龍。天光捻經

文之道，不真照神監三辰於烏，滅惡

人已於水火，存慈善已爲種民，學始者

爲仙，使得道者爲仙官。又云：諸見

太平者，或是慈心仁人，守善詣老；或

是內學信仙，可愍之士；或有靈人授

書，固精寶胎；或得道志仙，精誠之

失；或金簡錄名，七世有德；或精讀

洞經，〔慶〕上七世；或先人。大福，祚

及子孫，當爲仙者，以到不死；或注

而青骨，通神接真；或才性情寂，天

分淑密。致仙之品，高下數百，道君隨

才類分，爲此大小，皆各有秩，以和萬

物。諸侯一年朝聖君，應聖君。聖君

五年一下遊，幸諸侯，察種民。

緯曰：太一分應，二儀開張，三光

四海，山林飛沉，人神鬼魅，各有尊卑，

設官建位，部界羅陳，總歸乎道，道常

有君。金闕聖帝，普統陰陽，人神鬼

魅，一切仰宗，向之則吉，背之則凶。

前聖居乎太玄，後聖順運補處，補處示

以應務，居玄明，住寂源。源不離應，

應不累源，前聖後聖，其神昭同。李氏

風悟，由籍光因，受記登極，心邇所崇，

傳法甚多，其要廿有四，若能行之，便

致太平。功超唯人，期無定數，此人雖

希，代代其有，有之既少，無如衆何，不

能用大運甲申。甲申之間，自有得道，

脩行不均，不能使無此大運。大運滅

惡，不傷於善人。善人遇大運之周，皆

騰三天之上，後為種民。民來有後，後來衆生，根釐無極，必須三寶。道以正科宣理，勲者進品上源，懈怠放逸，退還下流。《上宮律文》云：上清太真王謂之，不得皇帝有犯明科之目。「犯者」退編皇之錄，降遊散真皇治太清中宮七百年，隨格進號。自此以下各有條制，雖不復為凡夫，而接事於一切，或為陰職，或處陽官，練神立功，積勲進德。是以諸侯朝聖君，聖君幸諸侯，察種民，料善惡，明賞罰，辯正耶，耶魔風息，太平道興。志士高才，務尊之焉。

太平部卷第二

- ①「守得其根」合校甲部作「尋得其根」。
- ②此句不通，疑有衍文。
- ③此句不通，疑有訛漏。
- ④「拾俗」疑當作「捨俗」。
- ⑤「自古盛衰法」合校癸部作「自古可行是與非法」。「自古」當作「自占」。
- ⑥「却不祥法」合校癸部作「以自防却不祥法」。
- ⑦「思本正行法」合校癸部作「分別形容邪自消清身形法」。

- ⑧「道神度厄法」合校癸部作「通神度世厄法」。
- ⑨「不肖」原誤作「不有」，據合校癸部改。
- ⑩合校癸部無此篇目。王明曰：癸部「是道修古文」以下文字，似與本篇相當。

- ⑪「治平」原誤作「法平」，據合校改。
- ⑫合校此篇目作「是神去留效道法」。
- ⑬合校此篇目作「合陰陽順道法」。
- ⑭合校此篇目在丙部第三十八卷。
- ⑮「法」字據合校補。
- ⑯「却灾法」原作「却灾灾法」，據合校刪「灾」字。
- ⑰合校此篇目作「調神靈法」。
- ⑱合校此篇目作「名為神書訣」。
- ⑲「三五」合校作「三氣」。
- ⑳原本漏「還、法」二字，據合校補。
- ㉑「流灾」原誤作「流家」，據合校改。
- ㉒合校此篇目作「守三實法」。
- ㉓「試文書」原誤作「誠文書」，據合校改。
- ㉔「立事」合校作「五事」。
- ㉕此篇目應與乙部「師策文第廿」互換。
- ㉖「努力」原誤作「怒力」，據合校改。
- ㉗原本作「樂生得天心法第五十三」，漏抄第五十四篇目。今據合校本補改。
- ㉘「救古文」合校作「件古文」，疑當作「校古文」。
- ㉙原缺「灾、第」二字，據合校補。
- ㉚原缺「真」字，據合校補。
- ㉛「本末决」原作「本末末决」，據合校刪「末」字。
- ㉜「刑德」原誤作「形德」，據合校改。
- ㉝「法」原誤作「治」，據合校改。
- ㉞「蜚明占决」合校作「飛明古决」。
- ㉟此篇目原誤作「丹明雖圖取」，據合校改。

- ㊱「决」原誤作「迄」，據前後文例改。
- ㊲「灸刺」原誤作「刻刺」，據合校改。
- ㊳「神呪决」合校作「神祝文訣」。
- ㊴「諸樂古文」原作「諸藥石文」，據合校改。
- ㊵合校此篇目作「胞胎陰陽規矩正行消惡圖」。
- ㊶「法」字原缺，據合校補。「第八十」合校作「第七十九」。
- ㊷「子」字原缺，據合校補。
- ㊸「天識」原誤作「天識」，據合校改。
- ㊹合校此篇目作「學者得失訣」。
- ㊺合校此篇目作「真道九首得失文訣」。
- ㊻合校此篇目作「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
- ㊼「求奇方决」原誤作「花埼决」，據合校改。
- ㊽「三光蝕决」原誤作「二光食决」，據合校改。
- ㊾「始火决」合校作「始火始氣訣」。
- ㊿「重複字」原誤作「重複家」，據合校改。
- ①「厭固」原誤作「廢同」，據合校改。
- ②「國」字上原有「效言不效行」五字，據合校移至第一百四十一篇目。「勝驗」合校作「勝數」。
- ③此篇目原誤作「敬事神五十年太决」，據合校改補。
- ④「效言不效行」五字從第一百二十九移至此。
- ⑤⑥⑦⑧⑨⑩⑪「决」字原缺，據前後文例補。
- ⑫此篇目文字疑有訛漏。
- ⑬「真文」原誤作「真人」，據合校改。
- ⑭「六極」原誤作「大極」。「忠」字原誤作「思」。據合校改。
- ⑮「知道」合校作「妒道」。「助他」合校作「助化」。
- ⑯「事法如父」合校作「事師如事父」，近是。
- ⑰「人」字原誤作「文」，據合校改。
- ⑱「依文」合校作「核文」，近是。
- ⑲「反形」原誤作「及形」，據合校改。
- ⑳以上二篇目敦煌本漏抄，據合校補。

65『位』字前原有『經文部數所』五字，據合校移至下篇。
66『虛无无爲』原誤作『君天天夕』。『畢成誠』原誤作『畢戊』。據合校改補。

67『十九條』原誤作『十八』，據合校改補。

68『瑞儀』原誤作『部誠』，據合校改。

69『四』字原缺，據合校補。

70合校此篇目在第一百八十四。『輔真』合校作『補真』。

71合校此篇目在第一百八十。

72合校此篇目在第一百八十一。『保命』合校作『祿命』。

73合校此篇目在第一百八十二。

74合校此篇目在第一百八十三。『有知人思慕』原誤作『有知愈藥』。『决』字原缺。據合校改補。

75『胎中戒』合校作『胞中戒』。

76『色』字原誤作『包』，據合校改。

77『用』字原缺，據合校補。

78『謫作河梁』原誤爲『誦作梁』，據合校改補。

79原缺一『不』字，據合校補。

80『成神』原誤作『威神』，據合校改。

81原缺『解』字，據合校補。

82『决』字原誤作『改』，據合校改。

83『青下』疑當作『青首』。

84合校此篇目後有『天咎四人辱道誠第二百八』。

85合校此篇目爲第二百九。

86合校此篇目爲第二百十。

87合校此篇目爲第二百十一。『考』字據合校補。

88『三者爲一家决』，『陽火數五决』合校此二篇目合爲第二百十二篇，在第一百十九卷內。

89合校此篇目爲『道祐三人訣』。

90『上繞』疑當作『三統』。

91敦煌本漏抄此篇目。

92『卅』字原缺，據合校補。

93『得』字前原有『忠孝信順神生光輝』八字，移至下篇目。

94此篇目疑有缺漏文字。

95『九玄』原誤作『元玄』，據合校甲部鈔文改。

96『元年』合校甲部作『七年』。

97『靈鏡』合校甲部作『靈境』。

98『闍萊山』合校甲部作『蓬萊山』。

99『形』字據合校甲部補。

100『二七』原誤作『二生』，據合校甲部改。

101『有甲申歲』以下四句，文義不通。合校甲部作：『凡大小甲申之至也，除凶民，度善人，善人爲種民，凶民爲混齋，未至少時，衆妖縱橫互起，疫毒衝其上，兵火繞其下。』

102『乘三素景輿』原誤作『垂三素景輿』，據合校甲部改。

103此句文義不通，疑有訛漏。

104『失』字疑當作『至』。

105『慶』字原缺，據文義補。

106『先人』原誤作『光人』，據文義改。

107『注而』疑當作『住留』。

108『情寂』疑當作『清寂』。

109據《四極明科》補『犯者』二字。

(王卡整理點校)

002 太平經複文序

經名：太平經複文序。撰人不詳，約出於唐代。言東漢至南朝末《太平經》傳世始末。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

皇天金闕後聖太平帝君，太極宮之高帝也，地皇之裔。生而靈異，早悟大道，勳業著於丹臺，位號編於太極。上清錫命，總統羣真，封掌兆民；山川河海，八極九垓，莫不盡關於帝君而受事焉。君有太師，上相上宰上傅，公卿侯伯，皆上真寮屬，垂謨作典，預令下教。故作太平複文，先傳上相青童君，傳上宰西城王君，王君傳弟子帛和，帛和傳弟子干吉。干君初得惡疾，殆將不救，詣帛和求醫。帛君告曰，吾傳汝太平本文，可因易爲一百七十卷，編成三百六十章，普傳於天下，授有德之

君，致太平，不但疾愈，兼而度世。干吉授教，究極精義，敷演成教。當東漢末，中國喪亂，齋經南遊吳越，居越東一百三十里，山名太平，溪曰干溪。遺跡見存，士庶翕然歸心。時孫策初定江南，方正霸業。策左右咸奉干吉，策以爲搖動人心，因誣以罪而繫之。策告曰，天久旱，得雨當免。條^①忽之間，陰雲四合，風雨暴至。策愈惡之，令斬首，懸諸市門。一旦暴風至，而失尸所在。君因更名字，遂入蜀去。策覽鏡，見君首在鏡中，因發面瘡而卒。時咸以戮辱神仙，致斯早殞。故孫權立，益信奉道術，師葛仙公，介先生亦遊其庭。南朝喪亂，太平不復行。暨梁，陶先生弟子桓法闡。闡，東陽烏傷縣人，於溪谷間得太平本文，因取歸而疾作。先生曰，太平教未當行，汝強取之，故疾也。令却送本處，未幾疾愈。至陳宣帝時，海隅山漁人得素書，有光燭天。宣帝勅道士周智響往祝請，因得此文，丹書煥然。周智響善於太平經義，常自講習，時號太平法師。宣帝略

知經旨而不能行，陳氏五主，宣帝最賢。爰自南朝湮沒，中國復興，法教雖存，罕有行者。綿歷年代，斯文不泯，繕寫寶持，將俟賢哲。壬辰之運，迎聖君下降，睹太平至理。仙侯莅事，天民受賜，復純古斯文之功彰也。凡四部，九十五章，二千一百二十八字，皆太平本文。其三百六十二章，是干君從本文中演出，並行於世。以複^②相輔成教而傳受焉，故不謬也。

太平經複文序

①「條」疑係「條」字之誤。

②「複」下疑脫「文」字。

（王卡點校）

003 太平經

經名：太平經。據《後漢書·襄楷傳》稱：東漢順帝時琅瑯人宮崇詣闕，獻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號曰《太平清領書》。此神書即《太平經》，係漢代原始道教重要經典。南北朝至唐代流傳的《太平經》，凡一百七十卷，分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今殘存五十七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

太平經卷之三十五

原缺十一卷^①至三十四卷

分別貧富法第四十一

真人前，子連時來學道，實已畢足未邪？今天師不復爲其說也，以爲已

足，復見天師言，迺知其有不足也。今意極訖，不知所當復問，唯天師更開示其所不及也。行，真人來。天下何者稱富足，何者稱貧也？然，多所有者爲富，少所有者爲貧。然，子言是也，又實非也。何謂也？今若多邪僞佞盜賊，豈可以爲富邪？今若凡人多也，君王少，豈可稱貧邪？愚暗生見天師有教，不敢不言，不及有過。子尚自言不及，俗人安知貧富之處哉？今唯天師令，弟子之無知，比若嬰兒之無知也，須父母教授之，乃後有知也。善哉，子之言也太謙，亦不失之也。諾，真人自精，爲子具言之。富之爲言者，迺畢備足也。天以凡物悉生出爲富足。故上皇氣出，萬二千物具生出，名爲富足。中皇物小減，不能備足萬二千物，故爲小貧。下皇物復小於中皇，爲大貧。無瑞應，善物不生，爲極下貧。子欲知其大效，實比若田家，無有奇物珍寶，爲貧家也。萬物不能備足，爲下極貧家，此天地之貧也。萬二千物俱出，地養之不中傷，爲地富；不而善養，令小

傷，爲地小貧；大傷，爲地大貧；善物畏見傷於地形而不生，至爲下極貧；無珍寶物，萬物半傷，爲大因貧也；悉傷爲虛空貧家。此以天爲父，以地爲母，此父母貧極，則子愁貧矣。與王治相應。是故古者聖王治，能致萬二千物，爲上富君也。善物不足三分之一，爲中富之君也。不足三分之一，爲下富之君也。無有珍奇善物，爲下貧君也。萬物半傷，爲衰家也。悉傷爲下貧人。古者聖賢迺深居幽室，而自思道德，所及貧富，何須問之，坐自知之矣。善哉善哉。今唯天師幸哀帝王久愁苦，不得行意，以何能致此貧富乎？善哉善哉，子之難問也，已入微言要矣。然所行得失致之也。力行真道者，迺天生神助其化。故天神善物備足也。行德者，地之陽養神出，輔助其治，故半富也。行仁者，中和仁神出助其治，故小富也。行文者，隱欺之階也，故欺神出助之，故其治小亂也。行武者，得盜賊神出助之，故其治逆於天心，而傷害善人也。道者乃天所案行

也。天者最神，故真神出助其化也。地者養，故德神出助其化也。人者仁，故仁神出助其化也。文者主相文欺，失其本根，故欺神出助之也，上下相文，其事亂也。武者以刑殺傷服人，盜賊亦以刑殺傷服人。夫以怒喜猛威服人者，盜賊也。故盜賊多出，其治凶也。盜賊多以財物爲害，故其治失於財貨也。故古者上君以道服人，大得天心，其治若神，而不愁者，以真道服人也。中君以德服人，下君以仁服人，亂君以文服人，凶敗之君將以刑殺傷服人。是以古者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不以文刑殺傷服人也。所以然者，乃鄙用之也。上君子乃與天地相似，故天廼好生不傷也，故稱君稱父也。地以好養凡物，故稱良臣稱母也。人者當用心仁，而愛育似於天地，故稱仁也。此三者善也，故得共治萬物，爲其師長也。夫欺刑者不可以治，日致凶矣，不能爲帝王致太平也，故當斷之也。今真人以吾書付有道德之君，力行之令效，立與天相應而致太平，可名

爲富家不疑也，可無使帝王愁苦，反名爲貧家也。今民間時相謂爲富家，何等也？是者但俗人妄語耳，富之爲言者，廼悉備足也。一事不具，輒爲不具足也。故古者聖賢不責備於一人者，言其不能備之也，故不具責之也。今八十一域國，物各少不備足也，不能常足也，故從他國取之也。今一家有何等富哉？真人其好隨俗人妄言邪？不敢不敢。子既學慎言，無妄談也。夫妄談乃亂天地之正文，不可爲人法，慎之。唯唯。今天師既加恩愛，乃憐帝王在位，用心愁苦，不得天意，爲其每具開說，可以致上皇太平之路。愚生受書衆多，大眩童蒙，不知當復問何等哉。唯天明師，悉具陳列其誠。善哉善哉。然天法陽數一，陰數二，故陽者奇，陰者偶，是故君少而臣多。陽者尊，陰者卑，故二陰當共事一陽。故天數一而地數二也，故當二女共事一男也，何必二人共養一人乎？尊者之傍不可空，爲一人行，一人當立坐其傍，給侍其不足。故一者廼象天也，二者

廼象地也，人者乃是天地之子，故當象其父母。今天下失道以來，多賤女子而反賊殺之，令使女子少於男，故使陰氣絕，不與天地法相應。天道法，孤陽無雙致枯，今天不時雨。女者應地，獨見賤，天下共賤其真母，共賊害殺地氣，令使地氣絕也不生，地大怒不悅，灾害益多，使王治不得平。何也？夫男者乃天之精神也，女者乃地之精神也。物以類相感動，王治不平，本非獨王者之過也。廼凡人失道輕事，共爲非，其得過非一也，乃萬端，故使治難平，乖錯也。天地之性，萬二千物，人命最重，此賊殺女，深亂王者之治，大咎在此也。今天師爲王者開闢太平之階路，太平之真經出，爲王者但當游而無事，今是傷女爲其致大灾，當奈何之乎？善哉，子之間也，得天心矣。然天下所以賤惡女者，本惡過在其行。何謂也？願聞之，試得記於竹帛，萬萬世不敢去也。善哉，子今能記之，天下無復殺女者也。唯唯。願記之以除帝王之灾，吾所樂也，以救冤女之命。善

哉，子已得益天筭矣。何謂也？然活人名爲自活，殺人名爲自殺，天愛子可爲，已得增筭於天，司命易子籍矣。不敢也，不敢也。無可復讓，此廼天自然之法也。然天下所以殺女者，凡人少小之時，父母自愁苦，絕其衣食共養之。非獨人也，跂行亦皆然。至於老長巨細，各當隨其力而求衣食，故萬物尚皆去其父母，而自衣食也。賢者得樂，不肖得苦。又子者年少，力日強有餘。父母者日衰老，力日少不足也。夫子何男何女，智賢力有餘者，尚乃當還報復其父母功恩，而供養之也。故父母不當隨衣食之也。是者名爲弱養強，不足筋力養有餘也，名爲逆政。少者還愁苦老者，無益其父母，父母故多殺之也。今但爲乏衣食而殺傷之，孰若養活之者，而使各自衣食乎？真人，是誠冤絕地統，民之愚甚劇也。今小生聞是，心大悲而恐，知冤者誠多，當奈何哉？然夫好學而不得衣食之者，其學必懈而道止也，而得衣食焉，則賢者學而不止也。當使各有所利，

不當使其還反相愁窮也。何謂也？夫女者無官，女之就夫，比若男子之就官也，當得衣食焉。女之就夫家，廼當相與併力，同心治生，乃共傳天地統，到死尚復骨肉同處，當相與併力，而因得衣食之。令使賢且樂，令使不肖者且苦。比若土地，良土其物善，天亦付歸之，薄土其物惡，天亦付歸之，不奪其材力所生長也。天地尚不奪汝功，何況人乎哉？如是則凡人無復殺其女者也。善哉善哉，一大深害除矣，帝王太平已至矣。真人何以知之乎？然夫父母與子，極天下之厚也，不得困愁焉，不宜殺之也。母乃殺其子，是應寇賊之氣，大逆甚無道也。故其亂帝王治最深。夫女今得生，不見賊殺傷，故大樂到矣。然，子說是也。可謂知之矣。今天下一家殺一女，天下幾億家哉？或有一家乃殺十數女者，或有妊之未生出，反就傷之者，其氣冤結上動天，奈何無道理乎。故吾誠口口重知之也。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則令婦人無兩心，則其意專，作事不復狐疑也。苦

而無功，則令使人意常不和調，此者乃天性自然之術也。真人慎之，無去此書，以付仁賢之君，可以除一大冤結災害也。慎吾書言，以示凡人，無有肯復去女者也，是則且應天地之法也，一男者得二女也。故天制法，陽數者奇，陰數者偶。大中古以來，人失天道意，多賊殺之，廼反使男多而女少不足也。大反天道，令使更相承負，以爲常俗。後世者劇天下惡過，甚痛無道也。夫男者廼承天統，女者承地統，今廼斷絕地統，令使不得復相傳生，其後多出絕滅無後世，其罪何重也。此皆當相生傳類，今乃絕地統，滅人類，故天久久絕其世類也。又人生皆含懷天氣具廼出，頭圓，天也；足方，地也；四支，四時也；五藏，五行也；耳目口鼻，七政三光也。此不可勝紀，獨聖人知之耳。人生皆具陰陽，日月滿乃開胞而出戶，視天地當復長，共傳其先人統，助天生物也，助地養形也。今天地神信此家，故天地神統來寄生於此人，人反害之，天大咎之，而人不相禁止，故天使吾出

此書，以示後世也。事已發覺，而復故爲者，名爲故犯天法，其罪增倍，滅世不疑。真人慎之，自勵自勵。唯唯。子今既已發覺此事，而逃亡其書，子代人得罪坐之矣。不敢不敢。行去，各爲身計。唯唯。

右分別說貧富君王行之立吉禁人斷絕地統以興男女平復王政。

一男二女法第四十二

真人前。今天太平氣方至，王治且太平，人當貞邪不當貞？何以當貞？夫貞者，少情欲不妄爲也。噫，真人之說，純大中古以來俗人之失也。其師內妒，反教民妄爲也。真人曰：何謂也？夫貞男乃不施，貞女乃不化也。陰陽不交，乃出絕滅無世類也。二人共斷天地之統，貪小虛僞之名，反無後世失其實核，此天下之大害也。汝嚮不得父母傳生，汝於何得有汝乎？而反斷絕之，此乃天地共惡之，名爲絕理大逆之人也。其應乃使天地隔

絕，天不肯雨，地不肯化生，何也乎？夫天不雨，即其貞不施也。夫地不生萬物，即其貞不化也。夫天乃不雨，地乃無所生物，天下之大凶咎也。何以爲善哉？觀真人之說也，不順天地之教，令逆天道，不樂助天地生化，反欲斷絕之，子之吐口出辭，曾無負於皇天后土乎？無壯不及有過，見天師說，自知罪重不也？爲子言，事無當反天道，而以俗人之言，不順天意，陰陽所以多隔絕者，本由男女不和。男女者，乃陰陽之本也。夫治事乃失其本，安得吉哉？今唯天師，當云何乎？然太皇天上平氣將到，當純法天。故令一男者當得二女，以象陰陽，陽數奇，陰數偶也。迺太和之氣到也。如大多女，則陰氣興，如大多男，則陽氣無雙無法，亦致凶，何也？人之數當與天地相應，不相應力而不及，故得凶害也。夫帝王后宮迺應土地，意云何哉？今真人所言，即助吾語也。夫女即土地之神也。王者，天之精神也。主恐土地不得陽之精神，王氣不合也。令使土

地有不化生者，故州取其一女，以通其氣也。樂其化生者，恐其施恩不及，王施不洽，故應土地而取之也。徧施焉，乃天氣通，得時雨也，地得化生萬物。令太平氣至，不可貴貞人也。內獨爲過甚深，使王治不和良，凡人亦不可過節度也，故使一男二女也。善哉善哉。

右順天地法合陰陽使男女無冤者致時雨令地化生王治和平。

興善止惡法第四十三

真人前。今天太平氣臨到，欲使謹善者日益興，惡者日衰却也。爲其有傷殺人，盜賊發，爲作政當云何乎？何謂也？謂臨發所知也。如人君坐有所疑，而欲使善者大興，惡者立衰也。盜賊起，使即時得也。其爲政當奈何乎？今真人宜善記之。今天師使之，敢不言，每言不中天師法。何謙爲言之？自古大聖人不責備於一人也。今子言不中，何謙乎？唯唯。但當賞善罰惡，令使其分明口口，即善者日興，

惡者日衰矣。子言是也，其賞罰獨無名字邪？不及勤能壹言，不敢復重。今唯天師大開示之。然子主記之，爲子具言之。長吏到其發所，悉召其部里人民，故大臣故吏使其東向坐，明經及道德人使北向坐，孝悌人使西向坐，佃家謹子使居東南角中西北向坐，惡子少年使居西南角中東北向坐，君自南向坐。何必正如此坐乎？各從其類，迺天道順人立善也。盜賊易得，何謂也？大臣故吏投義處，此人去不仕，欲樂使以義相助也。明經道德投明處，欲使明其經道相助察惡也。孝悌投本鄉，至孝者用心，故使歸本鄉也。孝悌者欲使常謹敬，如朝時也。物生於東，樂其日進也。謹力之子投東南角者，東南長養之鄉，欲樂其修治萬物，而不懈怠也。惡子少年投西南，西南者陽衰陰起之鄉，惡欲相巧，弄刑罰罪起焉。故猴猿便巧，處向衰之地置焉。東向西向北向悉居前，不謹子與惡子居其後。有酒者賜其各一器，無酒者賜其善言者，使相助爲聰明已畢

也。君坐間處，居戶內自閉也。一一而呼此衆人，以尊卑始教，其各言一，各記主名也。所言所記，後當相應，後不相應者坐之。言而不相應者，大佞僞人也，後即知佞僞人處矣。言而相應者，久久乃賜之進。其人毋即時也，何乎？將致怨。爲人君父，而使其臣子致怨，非慈父賢君也。故已畢悉遣諸善人去。惡子少年，與吏俱逐捕，不得賊者，不得止也。真人用此書，以付上德之君，以示凡人，各知有此教，善者日興，惡者日衰矣，盜賊邪姦得矣。善哉善哉。何故先示之乎？夫天將興雨，必先有風雲，使人知之。所以然者，欲樂其收藏也。所以先示者，樂其爲善者日興，爲惡者日止也。今太平氣當至，恐人爲惡亂其治。故先覺之也。爲政當象天，夫天不掩人之短。太古聖人不爲也，名爲暗昧，政反復致凶，不得天地心意，故先示之也。善哉善哉。君何故必居戶內自閉，而使言者居戶外乎哉？然夫人將聞密言者，必心不自知前也。頭面相近，傍人知

之，令爲言者得害矣。夫爲人君長，受人聰明，後使其人得害，名爲中傷忠信，賢良股肱後無肯復言者也。聰明閉絕，其政亂危者矣。又君者陽也，居陰中。臣者陰也，處陽中也。陰陽相得者，使人悅所言，進必盡信也，此天自然之法也。真人寧知之邪？唯唯。行去勿妄言，此致太平之書也。唯唯。右興善止惡聰明達立得盜賊忠信者得訣法

太平經卷之三十五

①『原缺十一卷』當作『原缺第一卷』。

太平經卷之三十六

守三實法第四十四

真人前。唯唯。天下凡人行，有幾何者大急？有幾何者小急？有幾何者日益禍凶而不急乎？真人宜自精具言之。唯唯。誠言心所及，不敢有可匿。行言之。凡天下之事，用者爲急，不用者爲不急。子言是也，雖然非也。欲得其常急而不可廢者，廢之天下絕滅無人。天文並合無名字者，故爲大急。今子所言，但當前小合於人意，反長候致諸禍凶所從起也。真人前，吾今所問於子，廼問其常急而不可廢置者誰也？今唯天師爲其陳列，分別解示之。愚生自強過，壹言不中，不敢復言。然子言是也，知之廼可說，不知而強說之，會自窮矣。凡人所不及也，事無大小，不可強知也，及之無難，不及無易也。是故唯天師既開示淺闇不達之生，願爲開闢其端首，諾聽之。天下

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餘悉不急，反厭人耳目，當前善而長，爲人召禍。凡人皆得窮敗焉，何謂也？愚哉。然天下人本生受命之時，與天地分身，抱元氣於自然，不飲不食，噓吸陰陽氣而活，不知饑渴，久久離神道遠，小小失其指意，後生者不得復知，真道空虛，日流就僞，更生饑渴，不饑不食便死，是一大急也。天地憐哀之，共爲生可飲食，既飲既食，天統陰陽當見傳，不得中斷天地之統也。傳之當象天地，一陰一陽，故天使其自有一男一女，色相好，然後能生也。何廼正使一陰一陽，夫陽極者能生陰，陰極者能生陽，此兩者相傳，比若寒盡反熱，熱盡反寒，自然之術也。故能長相生也，世世不絕天神統也。如男女不相得，便絕無後世。天下無人，何有夫婦父子、君臣師弟子乎？以何相生而相治哉？天地之間無牝牡，以何相傳？寂然便空，二大急也。故陰陽者，傳天地統，使無窮極也。君臣者，治其亂，聖人師弟子主通天教，助帝王化天下。故此飲食

與男女相須，二者大急。天道有寒熱，不自障隱，半傷殺人。故天爲生萬物，可以衣之，不衣，但穴處隱同活耳，愁半傷不盡滅死也，此名爲半急也。所謂天道大急者，廼謂絕滅死亡也，急無過此也。夫人不衣，固不能飲食合陰陽，不爲其善。衣則生賢，無衣則生不肖也。故衣者，有以禦害而已。故古者聖賢不效玄黃也。飲食陰陽不可絕，絕之天下無人，不可治也。守此三者，足以竟其天年，傳其天統，終者復始，無有窮已。故古者聖人以此爲治也，其餘不急，召凶禍物者，悉已去矣。何謂也？此三者應天行。男者天也，女者地也，衣者依也。天地父母所以依養人形身也。過此三者，其餘奇僞之物，不必須之而活，傳類相生也，反多以致僞姦，使治不平，皇氣不得至，天道乖錯，爲君子重憂。六情所好，人嬉之，而不自禁止，意轉樂之，因以致禍。君子失其政令，小人盜劫刺，皆由此不急之物爲召之也。天下貧困愁苦，災變連起，下極欺其上，皆以此爲

大害。所從來者久，亦非獨今下古後世之人過也。傳相承負，失其本真實，悉就浮華，因還自愁自害，不得竟其天年也。後生多事紛紛，但以其爲不急之事，以致凶事，故常趨走不得止也。上古所以無爲而治，得道意，得天心意者，以其守本，不失三急。中古小多事者，以其小多端也。下古大多憂者，以其大多端而生邪僞，更以相高上而相愁也，因生邪姦出其中也。內失其真實，離其本根，轉而相害，使人眩亂，君子雖愁，心欲樂正之。所爲億萬端，不可勝理，以亂其治。真人深思此意。善哉善哉。

右守三實平氣來邪僞去奸猾絕。

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

真人前。蚊行之屬，有幾何大急，幾何小急，幾何不急乎？然。各有所急，千條萬端，皆名爲何等急，跂行各有所志也，不可名字也。真人已愁矣昏矣，子其故爲愚，何壹劇也。實不

及。子尚自言不及，何言俗夫之人失計哉？其不及乎是也。唯天師願爲其愚暗解之。然。蚊行俱受天地陰陽統而生，亦同有三大急、一小急耳。何謂乎哉？蚊行始受陰陽統之時，同髣髴噓吸，含自然之氣，未知食飲也。久久亦離其本遠，大道消竭，天氣不能常隨護視之，因而饑渴，天爲生飲食。亦當傳陰陽統，故有雄雌，世世相生不絕。絕其食飲，與陰陽不相傳，天下無蚊行之屬，此三大急者也。其一小急者，有毛羽鱗亦活，但倮蟲亦生活。但有毛羽者，恒善可愛，禦寒暑，有鱗者恒禦害，非必須而生也，故爲小急也。其餘凡行，悉得死焉。此自然懸於天地法也。真人宜思其意，守此三行者，與天地中和相得，失此三而多端者，悉被凶害也。善哉善哉。天師既開示，願乞問一事。平行。今布根垂枝之屬，不食不飲不衣，當奈何乎？噫，子學不日進，反日無知，何哉？亦有三大急，一小急。何謂也？明聽。唯唯。萬物須

雨而生，是其飲食也。須得晝夜，壹暴壹陰，晝則陽氣爲暖，夜則陰氣爲潤，迺得生長，居其處，是其合陰陽也。垂枝布葉，是其衣服也。其物多葉亦生，少葉亦生，是其質文也。故無時雨，則天下萬物不生也。天下無一物，則大凶也，是一大急也。不得晝夜合陰陽氣，物無以得成也，天下無成實物，則太凶，是三大急也。物疏葉亦實，數葉亦實，俱實不必當數葉也，是其小急也。實者，是其核也。是故古者聖人守三實，治致太平，得天心而長吉，竟天年，質而已，非必當多端玄黃也。故迷於末者當還反中，迷於中者當還反本，迷於文者當還反質，迷於質者當還反根。根者，迺與天地同其元也。故治眩亂於下古者，思反中古；中古亂者，思反上古；上古亂者，思反天地格法；天地格法疑者，思反自然之形；自然而惑者，思反上元靈氣。故古者聖賢飲食氣而治者，深居幽室思道，念得失之象，不敢離天法誅分之間也。居清靜處，已得其意，其治立平，與天

地相似哉。真人深惟思吾道言，豈知之邪？善哉善哉。行，子已覺矣。而象吾書以治亂者，立可試不移時也。無匿此文，使凡人當自知質文所失處，深念其意，宜還反三真，無自愁苦以邪僞也。真人慎之。唯唯。

右解萬物守本得三急而吉失三急而有害。

事死不得過生法第四十六

真人前。唯唯。孝子事親，親終，然後復事之，當與生時等邪？不也，事之當過其生時也。何也哉？人由親而生，得長巨焉。見親死去，迺無復還期，其心不能須臾忘。生時日相見，受教勅，出入有可反報，到死不復得相睹，訾念其悒悒，故事之當過其生時也。真人言是也，固大已失天道真實，遠復遠矣。今真人說尚如此，俗人冥冥是也，失天法明矣。何謂也？唯天師。然人生象天屬天也，人死象地屬地也。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

過父。生人，陽也。死人，陰也。事陰不得過陽。陽，君也。陰，臣也。事臣不得過君。事陰反過陽，則致逆氣，事小過則致小逆，大過則致大逆，名爲逆氣，名爲逆政。其害使陰氣勝陽，下欺其上，鬼神邪物大興，共乘人道，多晝行不避人也。今使疾病不得絕，列鬼行不止也。其大咎在此，子知之邪，子知之耶？愚生大不及有過不也，今見天師已言，迺惻然大覺。師幸原其勉，勉慎事，開示其不達，今是過小微，何故迺致此乎哉？事陰過陽，事下過上，此過之大者也。極於此，何等迺言微乎？真人復重不及矣。又生人，乃陽也。鬼神，迺陰也。生人屬晝，死人屬夜，子欲知其大深放此。若晝大興長，則致夜短，夜興長則致晝短，陽興則勝其陰，陰伏不敢妄見，則鬼神藏矣。陰興則勝其陽，陽伏故鬼神得晝見也。夫生人與日俱也，奸鬼物與星俱也。日者陽也，星者陰也。是故日見則星逃，星見則日入。故陰勝則鬼物共爲害甚深，不可名字也。迺名爲興陰，反

衰陽也。使治失政，反傷生人。此其爲過甚重，子深計之。唯唯。故天道制法也，陰職常當弱於陽。比若臣當弱於其君也，迺後臣事君順之；子弱於其父母，迺子事父母致孝也。如強不可動移者，爲害甚深劇。故孝子雖恩愛，不能忘其親者，事之不得過生時也。真人亦寧曉不耶？唯唯。慎之慎之。凡事不可但恣意而妄爲也。唯唯。子欲事死過於生，迺得過於天，是何乎？迺爲不敬其陽，反敬其陰，名爲背上向下，故有過於天也。愚生大負，唯天師原之耳。不也，但自詳計之，言事皆當應法。唯唯。天師開示之，願悉聞其不得過其生時意。其葬送，其衣物，所齎持治喪，不當過生時。皆爲逆政，尚爲死者得謫也。送死不應本，地下簿考問之失實，反爲詐僞行，故得謫。又深敬其興，凶事大過，反生凶殃，尸鬼大興，行病害人，爲怪變紛紛，以何明之耶？善哉，子難也。以上古聖人治喪，心至而已，不敢大興之也。夫死喪者，天下大凶惡之事也。興凶

事者爲害，故但心至而已，其飲食象生時不負焉，故其時人多吉而無病也，皆得竟其天年。中古送死治喪，小失法度，不能專其心至，而已失其意，反小敬之流，就浮華以厭生人，心財半至其死者耳。死人鬼半來食，治喪微違實，興其祭祀，即時致邪，不知何鬼神物，來共食其祭，因留止崇人，故人小小多病也。下古復承負中古小失，增劇大失之，不心至其親，而已反欲大厭生人，爲觀古者作榮行失法，反合爲僞，不能感動天，致其死者鬼不得常來食也，反多張興其祭祀，以過法度，陰興反傷衰其陽，不知何鬼神物，悉來集食，因反放縱行爲害，賊殺人不止，共殺一人者，見興事不見罪責，何故不力爲之乎？是故邪氣日多，還攻害其主也。習得食隨生人行不置也。陰強陽弱，厭生人，臣下欺上，子欺父，王治爲其不平，而民不覺悟，故邪日甚劇，不復拘制也。是故古者聖賢，事死不敢過生，迺睹禁明也。真人亦豈已解耶？可怪哉，可怪哉。嚮天師不示，愚

生心無由得知此也。真人前，子與吾合心，必天使子主問事，不可自易也，是以吾悉告子也。所以然者，今良平氣且臨至，凡事當順，一氣逆轉不至。何謂也？夫天道當興陽也，而衰陰則致順，令反興陰而厭衰陽，故爲逆也。反爲敬凶事，致凶氣，令使治亂失其政位，此非小過也。真人無匿此書，出之使凡人自知得失之處。夫治不調，非獨天地人君之過也，咎在百姓人人自有過，更相承負，相益爲多，皆悉坐不守實所致也。以離去其實，遠本反就僞行，而不自知。何謂乎？生者其本也，死者其僞也。何故名爲僞乎？實不見睹其人可欲，而生人爲作，知妄圖畫形容，過其生時也。守虛不實核事。夫人死，魂神以歸天，骨肉以付地腐塗，精神者可不思而致，尚可得而食之。骨肉者無復存也，付歸於地。地者人之真母，人生於天地之間，其本與生時異事，不知其所職者，何等也？故孝子事之宜以本，乃後得其實也。生時所不樂，皆不可見於死者，故不得過

生，必爲怪變甚深。真人曉不？慎之。慎之。唯唯。善哉善哉，實已出矣。子可謂知之矣，行去。唯唯。右事生到終本末當相應訣。

太平經卷之三十一

太平經卷之三十七

試文書大信法第四十七

大頑頓日益暗昧之生再拜，今更有疑，乞問天師上皇神人。所問何等事也？請問此書文，其凡大要都爲何等事生？爲何職出哉？善哉善哉。子之問事，可謂已得皇天之心矣。此其大要之爲解天地開闢已來，帝王人民承負生，爲此事出也。今廼爲此事出，何反皆先道養性乎哉？然真人自若真，愚昧蒙蔽不解，嚮者見子陳辭，以爲引謙，反真真冥冥昧昧，何哉？諾。真人更明開耳聽。然凡人所以有過責者，皆由不能善自養，悉失其綱紀，故有承負之責也。比若父母失至道德，有過於鄰里，後生其子孫，反爲鄰里所害，是即明承負之責也。今先王爲治，不得天地心意，非一人共亂天也。天大怒不悅喜，故病災萬端，後在位者復承負之，是不究乎哉？故此書直爲是

出也。是故古者大賢人，本皆知自養之道，故得治意，少承負之失也。其後世學人之師，皆多絕匿其真要道之文，以浮華傳學，違失天道之要意，令後世日浮淺，不能善自養自愛，爲此積久，因離道遠。謂天下無自安全之術，更生忽事反鬥祿，故生承負之災。子解意豈知之耶？善哉善哉。見天師言，昭若開雲見日，無異也。行，子可謂已得道意矣。愚生蒙恩，已大解，今問無足時，唯天師丁寧重戒之。然夫人能深自養，廼能養人；夫人能深自愛，廼能愛人。有身且自忽，不能自養，安能厚養人乎哉？有身且不能自愛重而全形，謹守先人之祖統，安能愛人全人？愚哉。子寧深解不耶？唯唯。善哉善哉。行，子以爲吾書不可信也。試取上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而長吉者書文。復取中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者書策文。復取下古人所思務行，得天意而長自全者文書。宜皆上下流視考之，必與重規合矩無殊也。廼子蒙且大解，廼後且大信吾書言也。今天疾人後生

者，日益輕易鬥命，試才下愚廼言天無知，道天不效也。夫地尚不欺人，種禾得禾，種麥得麥，其用功力多者，其稼善，何況天哉。今故天積怨，下愚無知者，更相教輕事爲愚，後生者日益劇，故生災異變怪，非一也。是天與人君獨深厚，比若父子之恩則相教，愚者見是，不以時報其君，反復蔽匿，斷絕天路，天復益忿忿，後復承負之，增劇不可移。帝王雖有萬人之善，猶復無故被其害也。故使爲善者不明，若無益也。令使下愚言天無知，固有以乎哉？今見天師言，心解與更生無異也。善哉善哉。弟子雖多愁天師，冒死問事，始若有過，已問得解意，大喜不悔之也。夫無知而不問，無由得通達。子言是其意也。行，書多悉備，頭足腹背，表裏悉具，自與衆賢共案之，勿復問。唯唯。

右問天師文書衆多從上到下所爲出斷訣。

五事解承負法第四十八

蔽暗弟子再拜言：夫大賢見師說一面，知四面之說。小賢見師說一負，知四負之說。故易爲說也。其愚暗蔽頓之人，不事見爲說之，猶復心懷疑，故敢具問天師。師既爲皇天解承負之仇，爲后土解承負之殃，爲帝王解承負之庀，爲百姓解承負之過，爲萬二千物解承負之責。又言下愚弟子，迺爲天問事，不敢不冒過悉道之，願具聞其意何等也？平言。今帝王人民有承負，凡事亦皆自有承負耶？善哉，子爲天問事，誠詳且謹。今每與天師對會，常言弟子迺爲天問疑事，故敢不詳也。善哉，子有謹良之意，且可屬事。行，今子樂欲令吾悉具說之耶？不惜難之也。但恐太文難爲才用，具說天下承負，迺千萬字尚少也。難勝既爲子舉其凡綱，令使衆賢可共意，而盡得其意，與券書無異也。唯天師語。明開兩耳，安坐定心聽。唯唯。然天地生

凡物，無德而傷之，天下雲亂，家貧不足，老弱饑寒，縣官無收，倉庫更空。此過迺本在地傷物，而人反承負之。一大凡事解，未復更明聽。今一師說教十弟子，其師說邪不實，十弟子復行，各爲十人說，已百人僞說矣。百人復行，各爲十人說，已千人邪說矣。千人各教十人，萬人邪說矣。萬人四面俱言，天下邪說。又言者大衆多傳，相徵不可反也，因以爲常說。此本由一人失說實，迺反都使此凡人失說實核，以亂天正文，因而移風易俗，天下以爲大病，而不能相禁止，其後者劇。此即承負之厄也，非後人之過明矣。後世不知其所由來者遠，反以責時人，故重相冤也。復爲結氣不除，日益劇甚。故凡二事解，真人復更明聽。令人一爲大欺於都市中，四面行於市中，大言地且陷成涵水，垂泣且言。一市中人歸道之，萬家知之，老弱大小四面行言，天下俱得知之，迺使天下欺，後者增益之，其遠者尤劇。是本由一人言是，即承負空虛言之責也，後人何過

乎？反以過時人。三事解，然真人復更明聽。夫南山有大木，廣縱覆地數百步，其本莖一也。上有無訾之枝葉實，其下根不堅持地，而爲大風雨所傷，其上億億枝葉實悉傷死亡，此即萬物草木之承負大過也。其過在本不在末，而反罪末，曾不冤結耶？今是末無過，無故被流災，得死亡。夫承負之責如此矣，寧可罪後生耶？四事解，然真人復更明聽。南山有毒氣，其山不善閉藏，春南風與風氣俱行，迺蔽日月，天下彼其咎，傷死者積衆多。此本獨南山發泄氣，何故反使天下人承負，得病死焉？時人反言猶惡，故天則殺汝，以過其人，曾不冤乎哉？此人無過，反承負得此災，魂神自冤，生人復就過責之，其氣冤結，上動天。其咎本在山有惡氣，風持來，承負之責如此矣。五事解，然真人復更危坐，詳聽吾言。本道常正，不邪僞欺人，人但座先人君王人師父，教化小小失正，失正言失自養之正道，遂相效學，後生者日益劇其故，爲此積久傳相教，俱不得其實，天下悉

邪，不能相禁止，故災變萬種興起，不可勝紀。此所由來者積久復久。愚人無知，反以過時君，以責時人，曾不重被冤結耶？天下悉耶不能自知，帝王一人雖有萬人之德，獨能如何？然今人行，豈有解耶？若食盡欲得之，而病人獨不能食，迺到於死亡，豈有解耶？今交陰陽，相得盡樂，有子孫祭神求吉，而自若不能生子，豈有解耶？夫人生盡樂好善而巨壯，而固反不肖且惡，豈有解耶？此盡承負之大效也。反以責時人，故不能平其治也，時人傳受耶僞久，安能卒自改正乎哉？遂從是常冤，因爲是連久，天憐之。故上皇道應元氣而下也，子勿怪之也。以何爲初，以思守一何也？一者數之始也，一者生之道也，一者元氣所起也，一者天之綱紀也，故使守思一，從上更下也。夫萬物凡事過於大未不反本者，殊迷不解，故更反本也。是以古者聖人將有可爲作，皆仰占天文，俯視地理，明其反本之明效也。真人解未？唯唯。今訾子悒悒，已舉承負端首，天

下之事相承負皆如此，豈知之耶？唯唯。今天師都舉端首，愚生心結已解。行，語真人一大要言。上古得道能平其治者，但工自養，守其本也。中古小失之者，但小忽自養，失其本。下古計不詳，輕其身，謂可再得，故大失之而亂其治。雖然，非下古人過也，由承負之厄會也。行文已復重，吾不復言，百言百同，無益也。可毋增書爲文，今天辭已通囑於真人。唯唯。行，歸思其要，以付有德君，書要爲解承負出。唯唯。

右問凡事承負結氣訣。

太平經卷之三十七

太平經卷之三十九

原缺三十八卷

解師策書訣第五十

真人稽首再拜，唯唯，請問一疑事解。平言何等也？天師前所與愚昧不達之生策書，凡九十字。謹歸思於幽室，閒處連日時，質性頑頓，晝夜念之，不敢懈怠，精極心竭，周徧不得其意。今唯天師幸哀不達之生，願爲其具解說之，使可萬萬世貫結而不忘。善哉，子之難問乎，可謂天人也。諾，真人詳聆聽，爲子悉解其要意。

師曰：吾字十一明爲止。師者，正謂皇天神人師也。曰者，辭也。吾迺上辭於天，親見遣而下，爲帝王萬民具陳，解億萬世諸承負之謫也。吾者，我也。我者，即天所急使神人也。今天以是承負之災四流，始有本根，後治者悉皆隨之，失其政，無從得中斷止之，更相賊傷，爲害甚深。今天以爲重

憂。字者，言吾今陳列天書，累積之字也。十者，書與天真，誠信洞相應，十不誤，無一欺者也。得而衆賢各自深計，其先人皆有承負也。誦之不止，承負之厄小大悉且已除矣。一者，其道要正當以守一始起也，守一不置，其人日明乎，大迷解矣。明爲止，止者足也。夫足者爲行生，行此道者，但有日益昭昭，不復愚暗冥冥也。十一者，士也。明爲止者，赤也。言赤氣得此，當復更盛，王大明也。止者，萬物之足也，萬物始萌，直布根以本足生也。行此道，其法迺更本元氣，得天地心，第一最善，故稱上皇之道也。

丙午丁巳爲祖始。丙午丁巳，火也，赤也。丙午者，純陽也。丁巳者，純陰也。陰陽主和凡事，言陰陽氣當復和合天下而興之也。爲者，爲利帝王除凶害出也。祖者，先也，象三皇德也。始者，反本初也。故行是道，當得反上皇也。

四口治事萬物理。四而得口者，言也。能日習言吾書者，即得天正經

字也，令得其至意，迺上與天心合，使萬物各得其所而不復亂，故言萬物理也。

子巾用角治其右者，誦字也。言誦讀此書而不止，凡事悉且一旦而正，上得天意歡然而常喜，無復留倍也。

潛龍勿用欲爲紀。潛龍者，天氣還復初九，甲子歲也，冬至之日也，天地正始起於是也。龍者迺東方少陽，木之精神也。故天道因木而出，以興火行，夫物將盛者，必當開通其門戶也。真人到期月滿，出此書，宜投之開明之地。開者，闢也，通也，達也。開其南，更調暢陽氣，消去其承負之厄會也。潛者，藏也。道已往到，反隱藏也。勿者，敢也，未也。先見文者，未知行也。用者，治也，事也。今天當用此書除灾害也，玄甲歲出之，其時君未能深原書意，得能用之也，故言勿用者，見天文未敢專信而即效案用之也。信用之者，事立效見響應，是其明證也，迺與天合，故響應也。欲爲紀者，子稱燄。甲，天也，綱也，陽也；欲者，

子也，水也，陰也，紀也。故天與地常合，其綱紀於玄甲子初出，此可爲有德上君治綱紀也，故言欲爲紀也。迺謂上皇天書，下爲德君出真經書，以繩斷邪，以玄甲爲微初也。凡物生者，皆以甲爲首，子爲本，故以上甲子序出之也。

人得見之壽長久。人者，正謂帝王一人也，上德易覺知行道書之人也，據瑞應文，不疑天道也，深得其意則壽矣。壽者，竟其天年也。長者，得無窮也。久者，久存也。

居天地間活而已。居者，處也。處天地間活而已者，當學真道也，浮華之文不能久活人也。諸承負之厄會，咎皆在無實核之道故也，今天斷去之也。

治百萬人仙可待。治者，正也。天以此書正衆賢之心，各自治病，守真去邪。仙可待者，言天下聞之真道，翕然悉出，往輔佐有德之君。治真道者，活人法也，故言仙可待也。

善治病者勿欺殆。凡人悉愚，不

爲身計，皆以邪僞之文，無故自欺治，冤哉。反得天重謫，而生承負之大責，故天使其棄浮華文，各守真實，保其一旦夕力行之，令人人各有益其身，無肯復自欺殆者也。

樂乎長安市。樂者，莫樂於天上皇太平氣至也。乎者，嗟歎其德大優無雙也。長者，行此道者其德善長，無窮已也。安者，不復危亡也。得行此道者，承負天地之謫悉去，迺長安，曠曠恢恢，無復憂也。市者，天下所以共致聚人處也。行此書者言，國民大興云云，比若都市中人也。

使人壽若西王母。使人者，使帝王有天德，好行正文之人也。若者，順也。能大順行吾書，即天道也，得之者大吉，無有咎也。西者，人人棲存真道於胸心也。王者，謂帝王得案行天道者，大興而王也，其治善迺無上也。母者，老壽之證也，神之長也。

比若四時周反始。比者比也，比若四時傳相生、傳相成，不復相賊傷也，其治無有刑也。

九十字策傳方士。九者，究也，竟也。得行此者，德迺究洽天地陰陽萬物之心也。十者，十十相應，無爲文也。字者，言天文上下字，周流徧道足也。傳者，信也。故爲作委字符信，以傳之也。方者，大方正也。持此道急往，付歸有道德之君，可以消去承負之凶，其治即方且大正也。士者，有可剋志一介之人也。一介之人者，端心可教化屬事，使往通此道也，吾策之說將可睹矣。

真人豈曉解未乎？唯唯。善哉善哉。見天師言，大樂已至矣。子可謂已知之矣。愚生每有所問，自知積愁天師，嚮不問，何從得知之？然，子言是也。賢聖有疑皆問之，故賢聖悉有師也。不可苟空強說也。夫強說適可一言，不能再轉也。唯唯，是以愚生不敢強說也。子言是也，大儒謙，亦不失之也。今天師事事假其路，爲剝解凡疑，遂得前問所不及，今欲有可乞問，甚不謙，不知當言邪不邪？疑者，平言勿諱。唯唯。古今賢聖皆有師，今天

師道滿溢，復當師誰乎？善哉善哉，子之問也，可謂睹微意矣。然吾始學之時，同問於師，非一人也，久久道成德就，迺得上與天合意，迺後知天所欲言。天使太陽之精神來告吾，使吾語，故吾者迺以天爲師。雖喻真人，嚮天不欲言，吾不敢妄出此說，天必誅吾。真人亦知此誠重耶？子誠慎之。唯唯。愚生問疑於天師，無不解者，心喜常不能自禁言。願復乞問一事。行，道之。唯唯。今天師比爲暗蒙淺生，具說承負說，不知承與負，同邪異邪？然承者爲前，負者爲後。承者，迺謂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積久，相聚爲多，今後生人反無辜蒙其過謫，連傳被其災，故前爲承，後爲負也。負者，流災亦不由一人之治，比連不平，前後更相負，故名之爲負。負者，迺先人負於後生者也，病更相承負也，言災害未當能善絕也。絕者復起，吾敬受此書於天，此道能都絕之也，故爲誠重貴而無平也。真人知之邪？唯唯。可恢哉，可恢哉。行去，勿復問。

唯唯。

右解師策書九十字訣

真券訣第五十一

真人前。凡天下事，何者是也，何者非也？試而即應，事有成功，其有結疾病者解除，悉是也。試其事而不應，行之無成功，其有結疾者不解除，悉非，非一人也。善哉，子之言真是也。言雖少，斯可解億萬事，吾無以加子之言也。夫欲效是非，悉皆案此爲法，可勿懷狐疑，此即召信之符也。何謂也？夫凡事信不信，何須必當考問之也？古者聖賢，但觀人所行證驗也，知之矣，明於日月。子說積善，不可變易也。欲知吾書，悉取信效於是，真人知邪？唯唯。行去，名此爲真券，慎勿遺，無投於下方，以爲訣策書章。

右召信符效書證真券。

太平經卷之三十九

太平經卷之四十

努力為善法第五十二

真人前。天下之人凡有幾窮乎？何謂也？謂平平無變，人有幾迫窮乎？所窮衆多，其所窮獨無有名字邪？不可名字也。子未知也。天下之人有四窮。何謂也？謂子本得生於父母也，既生年少之時，思其父母不能去，是一窮也。適長巨大自勝，女欲嫁，男欲娶，不能勝其情欲，因相愛不能相離，是二窮也。既相愛即生子，夫婦老長，顏色適不可愛，其子少可愛，又當見養，是三窮也。其子適巨，可毋養身，便自老長不能行，是四窮也。四窮之後，能得明師，思慮守道尚可，高才有天命者或得度，其次或得壽，其次可得須臾樂其身，魂魄居地下，爲其復見樂。何謂也？地下得新死之人，悉問其生時所作爲所更，以是生時可爲定名籍，因其事而責之。故事不可不

豫防，安危皆其身自得之也。真人慎之。見此誠耶？唯唯。天師迺勅以不見之言。然，所以勅教子者，見子常有善意，恐真人懈倦，故明示勅之耳。唯唯。真人今學，以何自期乎？以年窮盡爲期。善哉，子志可謂得道意矣。然凡人行，皆以壽盡爲期，顧有善惡盡耳。何謂也？願聞之。然守善學，遊樂而盡者，爲樂遊鬼法，復不見愁苦，其自愁苦而盡者，爲愁苦鬼惡而盡者，爲惡鬼也。此皆露見之事，凡人可知也。而人不肯爲善，樂其魂神，其過誠重。何謂也？人生迺受天地正氣，四時五行來合爲人，此先人之統體也。此身體或居天地四時五行，先人之身常樂善無憂，反復傳生後世不肖，反久苦天地四時五行之身，令使更自冤死，尚愁其魂魄，是故愚士不深計，不足久居也。故令欲使其疾死亡，於其死不復恨之也。精神但自冤憐，無故得愁悲於此下土。是故古者大賢聖，深計遠慮知如此，故學而不止也。其爲人君者，樂思太平，得天之心，其功倍也。

魂神得常遊樂，與天善氣合。其不能平其治者，治不合天心，不得天意，爲無功於天上。已到終，其魂神獨見責於地下，與惡氣合處。是故太古上聖之君迺知此，故努力也。愚人不深計，故生亦有謫於天，死亦有謫於地，可駭哉。弟子愚暗，不欲聞也。善哉，子既來學，不欲聞此，即且努力爲善矣。唯唯。天師處地，使得知天命，受教勅深厚，以何得免於此哉？善乎，子但急傳吾書道，使天下人得行之，俱思其身，定精念合於大道，且自知過失所從來也，即承負之責除矣。天地大喜年，復得反上古而倍矣。善哉善哉。行辭小竟，真人努力勉之，異日復來。唯唯。得書詳思上下，學而不精，名爲惚恍，求事不得無形象，思念不致，精神無從得往。善哉善哉。

右天師誡人生時不努力卒死尚爲魂神得承負之謫。

分解本末法第五十三

真人前。子既來學，當廣知道意，少者可案行耶？多者可案行耶？然備足衆多者，可案行也。噫，子內未廣知道要意也。今天一也，反行地二，其意何也？今地二也，反行人三，何也？愚生願聞其相行意。然夫地爲天使，人爲地使。故天悅喜，則使今年地上萬物大善；天不喜悅，地雖欲養也，使其物惡。地善，則居地上者，人民好善，此其相使明效也。故治亂者，由太多端不得天之心，當還反其本根。夫人言太多而不見是者，當還反其本要也，迺其言事可立也。故一言而成者，其本文也。再轉言而止者，迺成章句也。故三言而止，反成解難也，將遠真故有解難也。四言而止，反成文辭也。五言而止，反成僞也。六言而止，反成欺也。七言而止，反成破也。八言而止，反成離散遠道，遠復遠也。九言而止，反成大亂也。十言而止，反成滅毀也。

故經至十而改，更相傳而敗毀也。夫凡事毀者當反本，故反守一以爲元初。是故天數起於一，十而終也，是天道自然之性也。是故古者聖人問事，初一卜占者，其吉凶是也，守其本也，迺天神下告之也。再卜占者，地神出告之也。三卜占者，人神出告之也。過此而下者，皆欺人，不可占，故卦數則不中也。人辭文多，則不珍。善哉善哉。今緣天師常哀憐其不及，願復更乞一言。平行。數何故止卜而終？善哉，子深執知，問此事法。然天數迺起於天初一也，下與地相得爲二，陰陽具而共生。萬物始萌於北，元氣起於子，轉而東北，布根於角，轉在東方，生出達，轉在東南，而悉生枝葉，轉在南方而茂盛，轉在西南而向盛，轉在西方而成熟，轉在西北而終。物終當更反始，故爲亥，二人共抱一，爲三皇初。是故亥者核也，迺始凝核也，故水始凝於十月也。壬者任也，已任必滋，日益巨，故子者滋也。三而得陰陽中和氣，都具成，而更反初起，故反本名爲甲子。夫

天道生物，當周流俱具，睹天地四明五行之氣，迺而成也。一氣不足，即輒有不足也。故本之於天地周流八方也，凡數適十也。真人寧解知之不乎？唯唯。善哉善哉。誠受厚恩。子勿謝也，何乎？夫師弟子功大重，比若父母生子，不可謝而解也。何謂也？父母未生子之時，愚者或但投其施於野，便著土而生草木，亦不自知當爲人也。洞洞之施，亦安能言哉？遂成草木，及迺得陰陽相合，生得成人，何於成草木乎哉？夫人既得生自易，不事善師，反事惡下愚之師，迺教人以惡學，入邪中，或使人死滅，身尚有餘罪過，並盡其家也。人或生而不知學問，遂成愚人。夫無知之人，但獨愁苦而死，尚有過於地下。魂魄見事不得遊樂，身死尚不得成善鬼。今善師學人也，迺使下愚賤之人成善人，善善而不止，更賢而不止，迺得次聖。聖而不止，迺得深知真道。守道而不止，迺得仙不死。仙而不止，迺得成真。真而不止，迺得成神。神而不止，迺得與天比其德。

神神而不止，迺得與元氣比其德。元氣迺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德迺復覆蓋天地八方，精神迺從天地飲食，天下莫不共祭食之，尚常恐懈不能致之也。是主善師生善弟子之功也，寧可謝不乎？可駭哉。愚生觸忌諱，過言耳。何謙不置，真人也，行覺，子使知可謝不耳。唯唯。

右分解本末終始數父子師弟子功要文。

樂生得天心法第五十四

真人前。凡人之行，君王之治，何者最善哉？廣哀不傷，如天之行最善。子言可謂得道意矣，然治莫大於象天也，雖然，當有次第也。何謂也？愚生勤能一言，不復再言也。唯天師陳之耳。然凡人之行，君王之治也。人最善者，莫若常欲樂生，汲汲若渴，迺後可也。其次莫若善於樂成，常悒悒欲成之，比若自憂身，迺可也。其次莫若善於仁施，與見人貧乏，爲其愁心，比

若自憂饑寒，迺可也。其次莫若善於設法，不欲樂害，但懼而置之，迺可也。其次人有過莫善於治，而不陷於罪，迺可也。其次人既陷罪也，心不欲深害之，迺可也。其次人有過觸死事，不可奈何，能不使其家與比伍，迺可也。其次罪過及家比伍也，願指有罪者，慎毋盡滅煞人種類，迺可也。夫人者，迺天地之神統也。滅者，名爲斷絕天地神統，有可傷敗於天地之體，其爲害甚深，後亦天滅煞人世類也。爲人先生祖父母不容易也，當爲後生者計，可毋使子孫有承負之厄。是以聖人治，常思太平，令刑格而不用也。所以然者，迺爲後生計也。今真人見此微言耶？唯唯。

真人前。唯唯。真人真人，不及說乎，但引謙耶？一言之，然吾統迺繫於地，命屬崑崙。今天師命迺在天北極紫宮，今地當虛空，謹受天之施，爲弟子當順承，象地虚心，敬受天師之教，然後至道要言可得。□□□□□□□□□□無有師弟子之義，但名爲交□□□□□□□□其才，是名爲亂學不純也。□□□□□□□□

□□勅教，使道不明，一是一非，其說不可傳於爲帝王法，故不敢有言不也。何謙，吾願與真人共集議之爲善，亦無傷於說也。□□□□也何乎？生有先後，知有多少，行有尊卑，居有高下。今吾可說，不若天師所云也。小人之言，不若耆老之睹道，端首之明也。天師既過覺愚不及之生，使得開通，知善惡難之，何一卒致也。願毋中棄，但爲皇天后土。然今既爲天語，不與子讓也。但此子悒悒常不言，故問之耳。不敢悒悒也，今見天師說積喜且駭，何也？喜者，喜得逢見師也。駭者，恐頓學不徧而師去也。今欲問汲汲常若大渴欲得飲，何乎？願得天師道傳弟子，付歸有德之君能用者。今陰陽各得其所，天下諸承負之大病，莫不悉愈者也。善哉，子之言也。詳案吾文，道將畢矣。次其上下，明於日月，自轉相使，今日思行之，凡病且自都除愈莫不解，甚皆稱歎喜。唯唯。

右治所先後復天心訣師弟子讓說。
太平經卷之四十

太平經卷之四十一

件古文名書訣第五十五

日益愚闇矇不闡生謹再拜，請問一事。平言。真人迺曰：自新力學不懈，爲天問事。吾職當主授真人義，無敢有所惜也。疾言之。唯唯。今小之道書，以爲天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聖人之辭，以爲聖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大德之辭，以爲德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賢明之辭，以爲賢經也。今念天師言，不能深知其拘校之意，願天師闡示，其門戶所當先後，令使德君得之，以爲嚴教也，勅衆賢，令使各得生校善意於其中也。然精哉，真人問事，常當若此矣。善哉善哉。諾，吾將具言之，真人自隨而記之，慎毋失吾辭也。吾迺爲天地談，爲上德君制作，可以除天地開闢以來承負之厄會義，不敢妄語，必得怨於皇天后土，又且負於上賢明道德之君，其爲罪

責深大也，真人知之耶？唯唯。然所言拘校上古中古下古道書者，假令衆賢共讀視古今諸道文也。如卷得一善字，如得一善訣事，便記書出之。一卷得一善，十卷得十善，百卷得百善，千卷得千善，萬卷得萬善，億卷得億善。善字善訣事，卷得十善也，此十億善字；如卷得百善也，此百億善字矣。書而記之，聚於一間處，衆賢共視古今文章，竟都錄出之，以類聚之，各從其家，去中復重，因次其要文字而編之，即已究竟，深知古今天地人萬物之精竟矣。因以爲文，成天經矣。子知之乎？善哉善哉。子已知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聖經中善字訣事，卷得一善也，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萬卷得萬，億卷得億。如卷得十善字也，已得十億矣；卷得百善字也，已百億矣。賢明共記書，聚一間善處，已都合校之，以類相從，使賢明共安而次之，去其復重，即成聖經矣。真人知之乎？唯唯。子已知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賢明辭，其中大善者卷記一，

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萬卷得萬，億卷得億。卷得十，十億矣；卷得百，百億矣。已畢竟，復以類次之，使相從，賢明共安之，去其復重，編而置之，即成賢經矣。真人知之耶？唯唯。子已知之矣。如都拘校道文經書，及衆賢書文，及衆人口中善辭訣事，盡記善者，都合聚之，致一間處，都畢竟，迺與衆賢明大德共訣之，以類更相微明，去其復重，次其辭文而記置之，是名爲得天地書文及人情辭，究竟畢定其善訣事，無有遺失，若絲髮之間。此道道者，名爲洞極天地陰陽之經，萬萬世不可復易也。善哉善哉。行諸，真人可謂已覺矣。愚生不及，今願復問一疑。行言。今天地開闢以來久遠，河雒出文出圖，或有神文書出，或有神鳥狩持來，吐文積衆多，本非一也。聖賢所作亦復積多，畢竟各自有事。天師何疑何睹何見，而一時示教下古衆賢明，共拘校古今之文人辭哉？然有所睹見，不敢空妄愁下古賢德也。今吾迺見遣於天下，爲大道德

之君解其承負，天地開闢以來流災委毒之謫。古今天文聖書賢人辭已備足，但愁其集居各長於一事耳。今案用一家法也，不能悉除天地之災變，故使流災不絕，更相承負，後生者曰得災病增劇，故天怜德君，復承負之。天和爲後生者不能獨生，此積災諸咎也，實過在先生賢聖各長於一，而俱有不達，俱有所失。天知其不具足，故時出河雒文圖及他神書，亦復不同辭也。夫大賢聖異世而出，各作一事，亦復不同辭，是故各有不及，各有短長也。是也，明其俱不能盡悉知究洞極之意，故使天地之間常有餘災，前後訖不絕，但有劇與不耳。是故天上筭計之，今爲文書上下，極畢備足，迺復生聖人，無可復作，無可復益，無可復容言，無可復益於天地大德之君。若天復生聖人，其言會復長於一業，猶且復有餘流災毒常不盡，與先聖賢無異也。是故天使吾深告勅真人，付文道德之君，以示諸賢明，都並拘校合天下之文、人口訣辭，以上下相足，去其復重，置其要

言要文訣事，記之以爲經書，如是迺后天地真文正字善辭，悉得出也。邪僞畢去，天地大病悉除，流災都滅亡，人民萬物迺各得居其所矣，無復殃苦也。故天教吾拘校之也。吾之爲書不效言也，迺效徵驗也。案吾文而爲之，天地災變、怪疾病、姦猾諛臣、不詳邪僞，悉且都除去，此與陰日而除雲無異也。以此效吾言與吾文，口口萬不失一也。如不力用吾文也，吾雖敬受天辭，下語見文不用，天安能空除災哉？自若文書內亂，人亦內亂，災猶無從得去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願請問一疑事。平言之。今天地開闢以來，神聖賢人皆爲天所生，前後主爲天地語，悉爲王者制法，可以除災害而安天下者，今帝王案用之，不失天心陰陽規矩，其所作文書各有名號。今當名天師所作道德書字，爲「何」等哉？善哉，真人之間事也。然名爲大洞極天之政事。何故正名爲大洞極天之政事乎？然大者大也，行此者，其治最優大無上。洞者，其道德善惡洞洽天地

陰陽，表裏六方莫不響應也，皆爲慎善，凡物莫不各得其所者。其爲道迺拘校天地開闢以來，天文地人文神文，皆撰簡得其善者，以爲洞極之經。帝王案用之，使衆賢共廼力行之，四海四境之內，災害都掃地除去，其治洞清明，狀與天地神靈相似，故名爲大洞極天之政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行，子已覺知之矣。

右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書人辭訣。

太平經卷之四十一

太平經卷之四十二

九天消先王災法第五十六

凡天理九人，而陰陽得何乎哉？

夫人者，廼理萬物之長也。其無形委氣之神人，職在理元氣。大神人，職在理天。真人，職在理地。仙人，職在理四時。大道人，職在理五行。聖人，職在理陰陽。賢人，職在理文書皆授語。凡民，職在理草木五穀。奴婢，職在理財貨。何乎？凡事各以類相理。無形委氣之神人，與元氣相似，故理元氣。大神人，有形而大神，與天相似，故理天。真人專又信，與地相似，故理地。仙人變化，與四時相似，故理四時也。大道人，長於占知吉凶，與五行相似，故理五行。聖人主和氣，與陰陽相似，故理陰陽。賢人治文便言，與文相似，故理文書。凡民亂憤無知，與萬物相似，故理萬物。奴婢致財，與財貨相似，富則有，貧則無，可通往來，故理財

貨也。夫皇天署職，不奪其心，各從其類，不誤也，反之爲大害也。故署置天之凡民，皆當順此。古者聖人深承知此，故不失天意，得天心也。真人今寧曉此不？善哉善哉。吾是所言，以戒真人不失之也。唯唯。行努力。愚生今心結不解，言是九人各異事，何益於王治乎？不也。治得天心意，使此九氣合和，九人共心，故能致上皇太平也。如此九事不合乖忤，不能致太平也。此九事迺更迭相生也，但人不得深知之耳。先聖賢未及陳之也，故久閉絕乎。然今一事不得治，不可平，何也？太上皇氣太至，此九人皆來助王者治也。一氣不和，輒有不是者，故不能悉和陰陽而平其治也。其來云何哉？無形神人來告王者，其心日明。大神人時見教其治意，真人仙人大道人悉來爲師，助其教化，聖人賢者出，其隱士來爲臣，凡民奴婢皆順善，不爲邪惡，是迺天地大喜之徵也。其一氣不和，即輒有不至者，云何乎？元氣不和，無形神人不來至。天氣不和，大神

人不來至。地氣不和，真人不來至。四時不和，仙人不來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來至。陰陽不和，聖人不來至。文字言不真，大賢人不來至。萬物不和得，凡民亂財貨少。奴婢逃亡，凡事失其職。此正其害也。今真人既欲救天亂氣，宜努力平之，勿倦懈。慎之。唯唯。氣得則此九人俱守道，承負萬世先王之災，悉消去矣。此人俱失其所，承負之害日增。此九人上極無形，下極奴婢，各調一氣，而九氣陰陽調。夫人，天且使其和調氣，必先食氣。故上士將入道，先不食有形而食氣，是且與元氣合，故當養置茅室中，使其齋戒，不睹邪惡，日練其形，毋奪其欲，能出無間去，上助仙真元氣天治也。是為神士，天之吏也。毋禁毋止，誠能就之，名為天士，簡閱善人，天大喜之，還為人利也。何謂乎哉？然此得道去者，雖不為人目下之用，皆共調和陰陽氣也。古者帝王祭天，上神下食，此之謂也。曾但天精神自下食耶？善哉，子言是也。然此人上為天吏，天精神

為其君長，君與吏相為使。吏者職在主任行凡事，吏道人善有功，故君與其下，既下則說喜，故除人承負。吏不說，則道人有過於天君，吏俱不肯下臨人食，故過責日增倍。身尚自得重過，何能除先王之流災哉？真人亦曉知此不耶？可駭哉。吾大怖，惶恍若失氣。今且過問天師，不意迺見是說也。行，子努力。所說竟，當去矣。唯唯。

右簡閱九人竟其志無冤者平王治天因喜解其先王承負。

驗道真偽訣第五十七

行事亦且畢不久。真人前，詳受教勅。唯唯。自行此道之後，承負久故彌遠，積厄結氣並災委毒誠多，不可須臾而盡也。知力行是之後，承負之厄日少月消歲除愈，何以知之乎？善哉，子之難也，可謂得道意矣。然明聽。行此之後，天下文書且悉盡正，人亦且盡正，皆入真道，無復邪偽文，絕去人人自謹，其後生者尤甚，更相倣

學，皆知道內，有睹其身，各自重愛。其後生者孝且壽，悉工自養老，顏色不與無道時等，後生者日知其至意，以為家也。學復過其先，日益就相厚相親，愛重有道人，兵革姦猾悉無復為者也。故承負之厄會日消去，此自然之術也。□□萬不失一，是吾之文大效也，不可但苟空設善言也，親以徵驗起，迺與天地響相應，何可妄語乎？故文書前後，出非一人，稽積難知情，是故吾道以誠也。子連時□□問，必樂欲知其大效。其效相反，猶寒與暑，暑多則寒少，寒多則暑少。夫天地開闢以來，先師學人者，皆多絕匿其真道，反以浮華學之，小小益耶且薄，後生者日增益，復劇其故，使成偽學相傳，雖天道積遠，先為文者所以相欺殆之大階也。壹欺不知，後遂利用之也。令上無復所取信，下無所付歸命，因兩相意疑，便為亂治。後生者後連相承負，先人之厄會聚並，故曰劇也。天今寃，是故吾語子□□也。真人努力，自愛勉之。子迺為天除病，為帝王除厄，天上知子有

重功。不敢不敢。

右效行徵驗道知真偽訣。

四行本末訣第五十八

真人前。唯唯。人行有幾何乎？有百行萬端。不然也。真人語，幾與俗人語相類似哉？人有四行，其一者或。何謂也？然人行不善則惡，不善亦不惡，爲浮平行；壹善壹惡，爲不純無常之行，兩不可據，吉凶無處也。善哉，行吉凶有幾何乎？有千條億端。真人之言，幾與俗人同。吉凶之行有四。一者惑。何謂也？然凡事爲行，不大吉，當大凶，不吉亦不凶，爲浮平行；一吉一凶，爲雜不純，無常之吉凶不占。善哉，行天地之性，歲月日善惡，有幾何乎？不可勝紀。子已熟醉，其言眩霧矣。天地歲月日有四行，一者不純，主爲變怪。何謂也？然真人明聽。今天地歲不大樂，當大惡，不樂亦不惡，爲浮平歲；壹善壹惡，爲天變惑歲。令今日不大善，當大惡，不善亦

不惡，爲浮平日月；壹善壹惡，爲惑行，主行爲怪異災。吾是但舉綱見始，天下之事皆然矣。何謂也？然天下之萬物人民，不入於善，必陷於惡，不善亦不惡，爲平平之行；壹善壹惡，爲詐僞行，無可立也。平平之行無可勸，大善與大惡有成名。何故正有此四行乎？善哉，子之難問，可謂得道意矣。然大善者，太陽純行也。大惡者，得太陽煞行也。善惡並合者，中和之行也。無常之行者，天地中和、君臣人民、萬物失其道路也。故行欲正，從陽者多得善，從陰者多得惡，從和者這浮平也。其吉凶無常者，行無復法度。是故古聖賢深觀天地歲月日，人民萬物，視所興衰浮平進退，以自知行得與不得，與用洞明之鏡，自照形容可異。善哉善哉，今當奈何乎？然行守本法天和者，是其始也；法地者，其多賊也；法人何故，迺得至無常之行乎哉？然先人小小佚失之，其次即小耶，其次大耶，其次大失，道路根本更迷亂，無可

倚著其意，因反爲無常之行，便易其辭，爲無常之年也。是明道弊未極也，當反本。夫古者聖人睹此，知爲末流，極即還反，故不失政也，而保其天命。故大賢聖見事明，是以常獨吉也。真人樂重知其信效耶？唯天師開示之耳。行歲本興而未惡者，陰陽之極也。人後生者惡且薄，世之極也。萬物本興末無收者，物之極也。後生語多空欺，無核實者，言之極也。文書多稽委積，而無真者，文之極也。是皆失本就末，失實就華。故使天地生萬物，皆多本無末實，其咎在失本流就末，失真就僞，失厚就薄，因以爲常。故習俗不知復相惡，獨與天法相違積久，後生者日輕事，更作欺僞，積習成神，不能復相禁，反言曉事，故致更相承負，成天咎地殃，四面橫行，不可禁防。君王雖仁賢，安能中絕此萬萬世之流過。始失小小，各失若粟，天道失之若毫釐，其失千里，粟粟相從從聚，迺到滿太倉數萬億斛。夫雨一一相隨，而下流不止，故爲百川，積成四海水多。不可本去，故

當繩之以真道，反其末極還就本，反其華還就實，反其僞還就真。夫末窮者宜反本，行極者當還歸，天之道也。夫失正道者，非小病也，迺到命盡後，復相承負其過，後生復迷復失，正道日闕，冥復失道，天氣乖忤，治安得平哉？人人被其毒害，人安得壽，萬物傷多夭死。故比比勅真人傳吾書，使人自思失道意，身爲病各自憂勞，則天地帝王人民萬物悉安矣。真人樂合天心，宜勿懈忽也。唯唯，願復問一疑。天師今是吉凶，曾但其時運然耶？善哉，真人之難，得道意矣。極上者當反下，極外者當反內，故陽極當反陰，極於下者當反上，故陰極反陽，極於末者當反本。今天地開闢以來，小小連失道意，更相承負，便成邪僞極矣。何以知之乎？以萬物人民皆多前善後惡，少成事，言前口口哉，前有實，後空虛。古者聖人常觀視萬民之動靜以知之，故常不失也。善哉善哉。願復乞問一事。行言。今若天師言，物有下極上極。今若九人，上極爲委氣神人，下極

奴婢，下學得上行，上極亦得復下行不耶？善哉，子之問也。今真人自若愚罔，未洞於太極之道也。今是委氣神人，迺與元氣合形並力，與四時五行共生。凡事人神者，皆受之於天氣，天氣者受之於元氣。神者乘氣而行，故人無氣則有神，有神則有氣，神去則氣絕，氣亡則神去。故無神亦死，無氣亦死。委氣神人，寧入人腹中不邪？唯唯。又五行迺得興生於元氣，神迺與元氣並同身並行。今五行迺入爲人藏，是寧九人，上極復下反人身不？善哉善哉，初學雖久，一睹此說耳。然子學當精之，不精無益也。唯唯。見天師言，夫天道固如循環耶？然，子可謂已知之矣。行去，有疑勿難問。唯唯。

右簡天四行實本末太極以反政。

太平經卷之四十二

太平經卷之四十三

大小諫正法第五十九

真人稽首言：愚生暗昧，實不曉道，今既爲天視安危吉凶，乃敢具問道之訣。今世神祇法，豈亦有諫正邪？唯天師教勅，示以至道意。子之所問，何其妙要深遠也。吾伏見人有相諫正，故問天亦有相諫正不？善哉，子之所問，已得天道實核矣。天精已出，神祇悅喜矣。今且爲子具說其大要意，今使可萬萬世不可忘也。唯唯。然天者小諫變色，大諫天動裂其身，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三光小諫小事星變色，大諫三光失度無明，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地也小諫動搖，大諫山土崩地裂，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五行小諫災生，大諫生東行蟲殺人，南行毒殺人，西行虎狼殺人，北行水蟲殺人，中央行吏民尅毒相賊殺人，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四時小諫寒暑小不調，

大諫寒暑易位，時氣無復節度，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六方精氣共小諫，亂覆數起，中有生蟲災，或飛或步，多雲風而不雨，空虛無實，大諫水旱無常節，賊殺傷萬物人民，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飛步鳥獸小諫災人，大諫禽獸食人，蝗蟲大興起，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鬼神精小諫微數賊病吏民，大諫裂死滅門，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六方小諫風雨亂發狂，與惡毒俱行傷人，大諫橫加絕理，瓦石飛起，地上上柱皇天，破室屋，動山阜，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天地音聲之小諫，雷電小急聲，大諫人多相與汙惡，使霹靂數作，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吏民小諫更變色，大諫多相賊傷，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天地六方八極，大諫俱欲正河雒文出，天明證，大下瑞應書見，以諫正君王，天下莫不響應，諫而不從，消亡矣。天道經會當用，復以次行。是故古者聖賢見事，輒惟論思其意，不敢懈忽失毛髮之間，以見微知著。故不失皇天心，故能存其身，安其

居，無憂患，無危亡，凶不得來者，計事校筭，實迺天心意同也。善哉善哉。愚生已解。今唯明天師既陳法，願聞其因而消亡意，黨開之。善哉善哉，子之心也。然天道迺祐易教，祐至誠，祐謹順，祐易曉，祐易勅，將要人君厚，故教之，不要其厚者，不肯教之也。其象效，猶若人相與親厚，則相教示以事，不相與至厚，不肯教示之也。教而不聽，忽其不以時用其言，故廢而置之，不復重教示之也。於是災變怪便心，不復示勅人也。如是則雖賢聖，聾闇無知也。聰明閉塞，天地神祇不肯復諫正者也。災異日增不除，人日衰亡，失其職矣。故古者聖賢旦夕垂拱，能深思慮，未嘗敢失天心也。故能父事皇天，母事皇地，兄事日，姊事月，正天父，保五行，順四時，觀其進退，以自照正行，以深知天得失也。唯天地自守要道，以天保應圖書為大命，故所行者悉得應若神，是迺獨深得天意也。比若重現合矩，相對而語也。故神靈為其動搖也，如逆不肯用其諫正也，迺要

天反與地錯，五行四時為其亂逆，不得其理。故所為者不中，因而大凶矣，此之謂也。子寧曉未？唯唯。故天地之性，下亦革諫其上，上亦革諫其下，各有所長短，因以相補，然后天道凡萬事，各得其所。是故皇天雖神聖，有所短，不若地之所長，故萬物受命於天，反養體於地。三光所短，不若火所長，三光雖神且明，不能照幽寢之內，火反照其中。大聖所短，不若賢者所長。人之所短，不若萬物之所長。故相諫及下極小微，則不失道，得天心。故天生凡事，使其時有變革，悉皆以諫正人君，以明至德之符，不可不大慎也。夫天地萬物變革，是其語也。唯唯。皇天師既示曉，願效於人。諾。子詳聆吾言而深思念之。臣有忠善誠信，而諫正其上也，君不聽用，反欲害之，臣駭，因結舌為瘖，六方閉不通，賢儒又畏事，因而蔽藏，忠信伏匿，真道不得見。君雖聖賢，無所得聞，因而聾盲，無可見奇異也。日以暗昧，君聾臣瘖，其禍不禁，臣昧君盲，姦邪橫行，臣瘖

君聾，天下不通，善與惡不分別，天灾合同，六極戰亂，天下並凶，可不慎乎哉？唯唯。故古者聖賢重灾變怪，因自以繩正，故萬不失一者，實乃與要文大道同舉事，悉盡忠，無復凶。子重誠之，謹慎吾言。唯唯。然夫天高且明，本非一精之功德也。帝王治得天心，非一賢臣之功。今吾之言，但舉其綱見始，凡事不可盡書說也，子自深計其意。唯唯。行去矣，說何極乎？勿復有可問也。唯唯。

右天諫正書訣。

太平經卷之四十三

太平經卷之四十四

案書明刑德法第六十

真人純謹敬拜，純今所問，必且爲過責甚深，吾歸思師書言，悉是也，無以易之也。但小子愚且蒙，悃悃不知明師皇天神人，於何取是法象？今怪師言積大口口，願師既哀憐，示其天證陰陽之訣，神祇之卜要效。今且不思，心中大煩亂，所言必觸師之忌諱。又欲言不能自禁絕，唯天師雖非之，願以天之明證法示教，使可萬萬世傳，昭然無疑，比若日中之明也，終始不可易而去也。然，子固固不信吾言邪？子自若未善開通，知天心意也。子自若愚乎，愈於俗人無幾耳。以爲吾言可犯也，犯者亂矣，逆者敗矣。吾且與子語，皆已案考於天文，合於陰陽之大訣乃後言也。子來者爲天問事，吾者爲天傳言制法，非敢苟空僞言佞語也。子生積歲月日幸不少，獨不見擾擾萬

物之屬，悉盡隨德而居，而反避刑氣邪？此者純皇天之明要證也。所以嚴勅人君之治，得失之效也。唯唯。今若且覺而未覺，願重問其教戒。然夫刑德者，天地陰陽神治之明效也，爲萬物人民之法度。故十一月大德在初九，居地下，德時在室中，故內有氣，萬物歸之也。時刑在上六，在四遠野，故外無氣而清也，外空萬物，士衆皆歸，王德隨之入黃泉之下。十一月德在九二，之時在丑，居土之中，而未出達，時德在明堂，萬物隨德而上，未敢出見，上有刑也。正月寅，德在九三，萬物莫不隨盛德樂闕，於天地而生，時德居庭。二月德在九四，在卯，已去地，未及天，謫在界上，德在門，故萬物悉樂出闕於門也。三月盛德在九五，辰上及天之中，盛德時在外道巷，故萬物皆出居外也。四月巳，德在上九，到於六遠八境，盛德八方，善氣陽氣莫不響應相生，擾擾之屬，去內室之野處，時刑在萬物之根，居內室，故下空無物，而上茂盛也，莫不樂從德而爲治也，是治

以德之大明效也。今謹已聞用德，願聞用刑。然五月刑在初六，在午，地下，下內清無氣，地下空，時刑在室中，內無物，皆居外。六月刑居六二，在未，居士之中，未出達也。時刑在堂，時刑氣在內，德氣在外，擾擾之屬，莫不樂露其身，歸盛德者也。七月刑在六三，申之時，刑在庭，萬物未敢入，固樂居外。八月刑在六四，酉時，上未及天界，時德在門，萬物俱樂部於門，樂入隨德而還反也。九月刑在六五，在戌，上及天中，時刑在道巷，萬物莫不且死困，隨德入藏，故內日興，外者空亡。十月刑在上六，亥時，刑及六遠八境四野，萬物擾擾之屬，莫不入藏逃，隨德行到于明堂，跂行自懷居內，野外空無士衆，是非好用刑罰者見從，去邪哉？但心意欲內懷以刑，治其士衆，輒日爲其衰少也。故五月內懷一刑，一羣衆叛。六月內懷二刑，二羣衆叛。七月內懷三刑，三羣衆叛。八月內懷四刑，四羣衆叛。九月內懷五刑，五羣衆叛。十月內懷六刑，六羣衆叛。

故外悉無物，皆逃於內，是明證效也。故以刑治者，外恭謹而內叛，故士衆日少也。是故十一月內懷一德，一羣衆入從。十二月內懷二德，二群衆入從。正月內懷三德，三羣衆入從。二月內懷四德，四方羣衆入從。三月內懷五陽盛德，五羣衆賢者入從。四月內懷六德，萬物並出見，莫不擾擾，中外歸之。此天明法效也。二月八月，德與刑相半，故二月物半傷於寒，八月物亦半傷於寒。二月之時，德欲出其士衆於門，刑欲內其士衆於門，俱在界上。故二月八月，萬物刑德適相逢，生死相半，故半傷也。子今樂知天地之常法，陰陽之明證，此即是也。夫刑乃日傷殺，厭畏之而不得衆力，反曰無人，德乃舒緩日生，無刑罰而不畏萬物，反曰降服，悉歸王之助其爲治，即是天之明證，昭然不疑也。今人不威畏不可治，奈何乎哉？然古者聖人君子，威人以道與德，不以筋力刑罰也。不樂爲善，德劣者，反欲以刑罰威驚以助治，猶見去也。夫刑但可以遺窮解卸，不足以

生萬物，明擾擾之屬爲其長也。今使人不內附，反欺詐，其大咎在此。今子比連時來學，問事雖衆，多畜積文，則未能純信吾書言也，得此寧解未哉？純稽首敬拜，有過甚大，負於明師神人之言，內慙流汗，但愚小德薄至賤，學日雖多，心頓不能究達明師之言，故敢不反復問之，甚大不謙，久爲師憂不也。但爲子學未精耳，可慎之。天乃爲人垂象作法，爲帝王立教令，可儀以治，萬不失一也。子欲知其意，正此也。治不惟此法，常使天悒悒，忿忿不解，故多凶災。子戒之。天將興之者，取象於德，將衰敗者，取法於刑，此之謂也。吾之言，謹與天地陰陽合其規矩，順天地之理，爲天明言，紀用教令以示子也。吾之言，正若鋒矢無異也，順之則日興，反之則令自窮也。天法神哉神哉。是故夫古者神人真人大聖，所以能深制法度，爲帝王作規矩者，皆見天文之要，乃獨內明於陰陽之意，乃後隨天地可爲以治，與神明合其心，觀視其可爲也，故其治萬不失一

也。今愚吏人民以爲天法可妄犯也，自恣不以法度，故多亂其君治也，大咎在此也。今子得書，何不詳結心意，丁寧思之，幽室閑處。念天之行，乃可以傳天之教，以示勅愚人，以助帝王爲法度也。將舉刑用之，當深念刑罰之所居，皆見從去，寂然無士衆獨處。故冬刑在四野無人，萬物悉叛之內藏，避之甚。夏刑在內，萬物悉出歸德，地下室內中空，刑寂然獨居，皆隨德到野處。德在外，則萬物歸外，德在幽空則物歸內。天刑其威極盛，幸能厭服人民萬物，何故反不能拘制其士衆，獨不怪斯耶？明刑不可輕妄用，傷一正氣，天氣亂，傷一順氣，地氣逆，傷一儒，衆儒亡，傷一賢，衆賢藏。凡事皆有所動搖。故古者聖人聖王帝主，乃深見是天戒書，故畏之不敢妄爲也。恐不得天心，不能安其身也。上皇天德之人，乃獨深見道德之明效也。不厭固，不畏駭，而士衆歸之附之，故守道以自全，守德不敢失之也。子德吾書誦讀之，而心有疑者，常以此書一卷，自近

旦夕常案視之，以爲明戒證效，乃且得天心意也。違此者，已與天反矣。是猶易之乾坤，不可反也。猶六甲之運，不可易也。猶五行固法，不可失也。猶日月之明，不可掩蓋也。猶若君居上，臣在下，故不可亂也。此所以明天地陰陽之治，有好行德者。或有愚人反好刑，宜常觀視此書，以解迷惑，務教人爲善儒，守道與德，思退刑罰，吾書口口正天法度也。夫爲道德易乎？爲刑罰難乎？愛之則日多，威之反日無也。子疾去矣，爲天傳吾書，毋疑也。吾書言不負於天地六合之擾擾也。唯唯。誠歸思過，惟論上下，不敢失一也。行，戒之慎之。子不能分別詳思吾書意，但觀天地陰陽之大部也。從春分到秋分，德居外，萬物莫不出歸王外，蟄蟲出穴，人民入室。從秋分至春分，德在內，萬物莫不歸王內，蟄藏之物悉入穴，人民入室。是以德治之明效也。從春分至秋分，刑在內治，萬物皆從出至外，內空寂然獨居。從秋分至春分，刑居外治，外無物無氣，空

無士衆，悉入從德。是者明刑不可以治之證也。故德者與天並心同力，故陽出亦出，陽入亦入，刑與地並力同心，故陰出亦出，陰入亦入。德者與生氣同力，故生氣出亦出，入亦入。刑與殺氣同力，故殺氣出亦出，入亦入，德與天上行同列，刑與地下行同列。德常與實者同處，刑與空無物同處。德常與興同處，故外興則出，內興則入，故冬入夏出。刑與衰死氣同處，故冬出而夏入。死氣者清，故所居而清也。故德與帝王同氣，故外王則出陰，內王則入刑。刑與小人同位，故所居而無士衆也。物所歸者，積帝王德，常見歸，故稱帝王也。刑未嘗與物同處，無士衆，故不得稱君子。是故古者聖人獨深思慮，觀天地陰陽所爲，以爲師法，知其大口口萬不失一，故不敢犯之也。是正天地之明證也，可不詳計乎？可不慎哉？自然法也，不以故人也，是天地之常行也，今悉以告子矣。子宜反復深思其意，動作毋自易。唯唯，不敢負。行，吾已悉傳付真法語於

子，吾憂解矣。爲天除咎，以勅至德，以興王者。子毋敢絕，且蒙其害。唯唯。

右案天法以明古今前後治者所好得失訣。

太平經卷之四十四

太平經卷之四十五

起土出書訣第六十一

下愚賤生不勝心所欲問，犯天師忌諱，爲過甚劇，意所欲言，不能自止，小人不忍情願，五內發煩懣悒悒。請問一大疑，唯天師既待以赤子之分，必衰原其饑渴汲汲乎。行道之，何謙哉。唯唯。今天師乃興皇天后土常合精念，其心與天地意深相得，比若重規合矩，不失毛髮之間也。知天地常所憂口口，是故下愚不及生，冒慚乃敢前具問，願得知天地神靈，其常所大忌諱者，何等也？善乎，生精益進哉。子今且可問，正入天地之心意，人得知之，著賢人之心，萬世不復去也。吾常樂欲言，無可與語。今得真人問之，心中訣喜，且爲子具分別道之，不敢有可隱匿也。所以然者，乃恐天地神靈深惡，吾則爲身大灾也。真人但安坐明聽，天地所大疾苦，惡人不順與不孝，何謂

也？願聞之。善乎，子之難也。夫天地中和凡三氣，內相與共爲一家，反共治生，共養萬物。天者主生，稱父。地者主養，稱母；人者主治理之，稱子。父當主教化以時節，母主隨父所爲養之，子者生受命於父，見養食於母。爲子乃當敬事其父而愛其母。何謂也？然父教有度數時節，故天因四時而教生養成，終始自有時也。夫惡人逆之，是爲子不順其父，天氣失其政令，不得其心。天因大惡人生灾異，以病害其子，比若家人，父怒治其子也，其變即生。父子不和，恨子不順從嚴父之教令，則生陰勝其陽，下欺其上，多出逆子也。臣失其職，鬼物大興，共病人，姦猾居道傍，諸陰伏不順之屬，咎在逆天地也。真人是又可順乎？此乃自然之術，比若影之應形，與之隨馬不脫也，誠之。唯唯。今謹已敬受師說天之教敕，願聞犯地之禁。諾，真人明聽。唯唯。天者乃父也，地者乃母也，父與母俱人也，何異乎？天亦天也，地亦天也，父與母但以陰陽男女別耳，其

好惡者同等也。天者養人命，地者養人形，人則大愚蔽且暗，不知重尊其父母，常使天地生凡人，有悔悒悒不解也。何謂也？善哉，子之言也，深得天地意，大灾害將斷，人必吉善矣。何謂也？唯天師分別之。然今天下之人皆共賊害，冤其父母。何謂也？四時天氣，天所案行也，而逆之則賊害其父。何謂也？今人以地爲母，得衣食焉，不共愛利之，反共賊害之。何謂也？然真人明聽。人乃甚無狀，共穿鑿地，大興起土功，不用道理，其深者下著黃泉，淺者數丈。母內獨愁恚，諸子大不謹孝，常苦忿忿悒悒，而無從得通其言。古者聖人時運未得其道之，遂使人民妄爲，謂地不疾痛也，地內獨疾痛無訾，乃上感天，而人不得知之，愁困其子不能制，上愬人於父，愬之積久，復久積數，故父怒不止，灾變怪萬端並起，母復不說常怒，不肯力養人民萬物。父母俱不善，萬物人民死，不用道理，咎在此。後生所爲日劇，不得天地意，反惡天地，言不調，又共疾其帝

王，言不能平其治內，反人人自得過於天地，而不自知，反推其過以責其上，故天地不復愛人也。視其死亡忽然，人雖有疾，臨死啼呼罪名明白，天地父母不復救之也，乃其罪大深過，委頓咎責，反在此也。其後生動之尤劇，乃過前，更相倣效以爲常法，不復拘制，不知復相禁止，故灾日多，誠共冤天地。天地，人之父母也，子反共害其父母，而賊傷病之，非小罪也。故天地最以不孝不順爲怨，不復赦之也。人雖命短死無數者，無可冤也。真人豈曉知之邪？唯唯。今天使子來具問，是知吾能言，真人不可自易，不可不慎也。唯唯。今人共害其父母，逆其政令，於真人意，寧可久養不邪？故天不大矜之也。今天師哀愚生，爲其具說，以何知天地常忿忿悒悒，而怨惡人數起土乎？善哉。天使子屈折問之，足知爲天地使子問此也。諾，吾甚畏天，不敢有可隱，恐身得灾，今且使子昭然知之，終古著之胸心，不可復忘也。今有一家，有興功起土，數家被其疾，或得死

亡，或致盜賊縣官，或致兵革鬪訟，或致蛇蜂虎狼惡禽害人。大起土有大凶惡，小起土有小凶惡，是即地忿忿，使神靈生此灾也。故天地多病人，此明證也，子知之邪？唯唯。今或有起土反吉無害者，何也？善哉，子之問也。皆有害，但得良善土者，不即病害人耳。反多四方得其凶，久久會且害人耳。得惡地者，不忍人可爲，即害之也。復並害遠方，何也？是比若良善腸之人也，雖見冤，能強忍須臾，心不忘也。後會害之，惡人不能忍，須臾交行。善哉善哉。今地身體積巨，人比於地，積小小，所爲復小不足道，何乃能疾地乎哉？善哉，子之難也。天使子分別不明，此以何知之？以其言大倦倦。子今欲云何心中悒悒，欲言乃快。天地神精居子腹中，敬子趣言，子固不自知也。凡人所欲爲，皆天使之。諾，不敢有可匿也。子明德。唯唯。今子言人小小，所動爲不能疾地。今大人軀長一丈，大十圍，其齒有齧蟲，小小不足道，合人齒。大疾當作之時，

其人啼呼交，且齒久久爲墮落悉盡。夫人比於天地，大小如此蟲害人也。齒尚善金石，骨之堅者也。夫蟲但肉耳，何故反能疾是子，人之疾地如此矣，子知之邪？行，真人復更明開耳。唯唯。夫人或有長出丈，身大出十圍，疽蟲長不過一寸，其身小小，積小不足道也，居此人皮中，旦夕鑿之，其人病之，乃到死亡。夫人與地大小，比若此矣。此蟲積小，何故反賊殺此人乎？真人其爲愚暗，何故大劇也，將與俗人相似哉？實不及。子尚不及，何言凡人乎？有過有愚，唯天師願聞不及業，幸爲愚生竟說其意。諾，不匿也。吾知天地病之劇，故口口語子也。行復爲子說一事，使子察察重明知之。唯唯。今大丈夫力士，無不能拘制疥蟲，小小不足見也。有一斗所共食此人，病之疾痛不得卧，劇者著床。今疥蟲蚤蝨小小，積衆多，共食人，蟲蟲者殺人，疥蟲蚤同使人煩懣，不得安坐，皆生瘡瘍。夫人大小比於地如此矣，寧曉解不？唯唯。行，今子或見吾所說，

如不足以爲法也，今爲子言之。人雖小，其冤愁地形狀，使人昭然自知，深有過責，立可見也。今一大里有百戶，有百井，一鄉有千戶，有千井，一縣有萬戶，有萬井，一郡有十萬戶，有十萬井，一州有億戶，有億井。大井一丈，中井數尺，小井三尺，今穿地下著黃泉，天下有幾何哉？或一家有數井也，今但以小井計之，十井長三丈，百井長三十丈，千井三百丈，萬井三千丈，十萬井三萬丈。天下有如此者，凡幾井乎？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也。今穿子身，得其血脉，寧疾不邪？今是一億井者，廣從凡幾何里？子自詳計之，天下有幾何億井乎哉？故人爲冤天地已明矣。子賊病其母，爲疾甚劇，地氣漏泄，其病人大深，而人不愛不憐之，反自言，常冤天地何不純調也，此不反邪？是尚但記道諸井耳。今天下大屋丘陵冢，及穿鑿山阜，采取金石，陶瓦豎柱，妄掘鑿溝瀆，或閉塞壅閼，當通而不得通，有幾何乎？今是水泉，或當流，或當通，又言閉塞穿鑿之幾何

也？今水泉當通，利之乃宣，因天地之利瀆，以高就下。今或有不然，妄鑿地形，皆爲瘡瘍，或有塞絕，當通不通。王治不和，地大病之，無肯言其爲病疾痛者。地之精神，上天告愬不通，日無止也。天地因而俱不說喜，是以太和純氣難致也，真人寧解不邪？唯唯。今人生天地之間，會當得室廬以自蓋，得井飲之，云何乎？善哉，子之言也。今天不惡人有室廬也，乃其穿鑿地大深，皆爲瘡瘍，或得地骨，或得地血，何謂也？泉者，地之血，石者，地之骨也，良土，地之肉也。洞泉爲得血，破石爲破骨，良土深鑿之，投瓦石堅木於中，爲地壯，地內獨病之，非一人甚劇，今當云何乎。地者，萬物之母也，樂愛養之，不知其重也。比若人有胞中之子，守道不妄穿鑿其母，母無病也。妄穿鑿其母，而往求生，其母病之矣。人不妄深鑿地，但居其上，足以自彰隱而已，而地不病之也。大愛人，使人吉利，今願聞自彰隱多少而可。凡動土入地，不過三尺，提其上。何止以三尺

爲法？然一尺者，陽所照，氣屬天。二尺者，物所生氣，屬中和。三尺者，屬及地身，氣爲陰。過此而下者，傷地形，皆爲凶。古者穴居，云何乎？同賊地形耳。多就依山谷，作其巖穴，因地中又少木梁，柱於地中，地中少柱，又多倚流水，其病地少微，故其人少病也。後世不知其過，多深賊地，故多不壽，何也？此劇病也。今時時有近流水而居，不鑿井，固多病不壽者，何也？此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負，比若一家有過，及其兄弟也。今人或有不動土，有所立，但便時就故舍，自若有凶，何也？是者行不利犯神。何神也？神非一，不可豫名也。真人曉邪？唯唯。是故人居地上，不力相教爲善，故動作過反相及也。是者冤。今人或大遠流水，會當得井水飲之乃活，當云何乎？善哉，子之言也。然有故井者，宜使因故相與共飲之，慎無數易之。既易，宜填其故，塞地氣，無使發泄，飲地形，令地衰不能養物也。填塞故，去中壯，何謂也？謂井中瓦石材

木也。此本無，今有，比若人身中有奇壯，以爲病也。可怪哉，可怪哉。卿不及天師詳問之，不但知是。真人來前。唯唯。子問事恒常，何一究詳也？所以詳者，比與天師會見，言人命在天地，天地常悅喜，乃理致太平，壽爲後，是以吾居天地之間，常駭忿天地，故勉勉也。天地不和，不得竟吾年。善哉，子之言也。吾所以常恐駭者，見天地毒氣積衆多，賊殺不絕，帝王愁苦，其治不平，常助其憂之。子何豫助王者憂是乎？吾聞積功於人，來報於天，是以吾常樂稱天心也。善哉子意。今天師既開通愚生，示以天忌，願復乞問一疑事。今河海下田作室廬，或無柱梁；入地法三尺輒得水，當云何哉？善乎，子之問也。此同爲害耳，宜復淺之。此者地之薄皮也，近地經脈。子欲知其效，比若人，有厚皮難得血，血出亦爲傷矣。薄皮者，易得血，血出亦爲傷，俱害也。故夫血者，天地之重信效也。夫傷人者，不復道其皮厚與薄也。見血爲罪名明白。夫人象天地，

不欲見傷，傷之則怒，地何獨欲樂見傷哉？夫天地乃人之真本，陰陽之父母也。子何從當得傷其父母乎？真人宜深念是於赤心，愚人或輕易，忽然不知，是爲大過也。今子當得飲食於母，故人穿井而飲之，有何劇過哉？子言已失天心明矣。今人飲其母，乃就其出泉之處。故人乳，人之泉坼也，所以飲子處，比若地有水泉可飲人也。今豈可無故穿鑿其皮膚，而飲其血汁邪？真人難問，甚無意。愚生有過，觸天師忌諱。不謙也。然難問不極，亦不得道至訣也。不惡子言也，此必皇天大疾，乃使子來，口口問是，此故子言屈折不止也。今唯天師原之，除其過。愚生欲言，不能自禁止。平行，何所謙。子既勞爲天地遠來問，慎無閉絕吾書文也。唯唯。凡人不見睹此書，不自知罪過重，反獨常共過罪天地，何不和也，治何一惡不平也。不知人人有過於天地，前後相承負，後生者得並灾到，無復天命，死生無期度也。真人努力，無滅去此文，天地且非怒

人。唯唯。真人被其謫罰，則凶矣。唯唯。書以付歸有德之君，宜以示凡人，人乃天地之子，萬物之長也。今爲子道，當奈何乎？俱各自深思，從今以往，欲樂富壽而無有病者，思此書言，著之胸心，各爲身計，真人無匿也，傳以相告語。今天地之神，乃隨其書而行，察視人言。何也？真人知之邪？今以何知其隨人而行，以吾言不信也。子誠絕匿此書，即有病，有敢絕者即不吉，是即天地神隨視人之明證也。可畏哉。唯唯。行去，自勵自勵。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當先安其天地，然後可得長安也。今乃反愁天地，共賊害其父母，以何爲而得安吉乎哉？前後爲是積久，故災變不絕也，吾語不誤也。吾常見地神上自訟，未嘗絕也。是故誠知其口口見真人，比如丁寧問之，即知爲天使。真人來問，是天欲一發覺此事，令使人自知，百姓適知責天，不知深自責也。今天何故一時使吾問是乎？所以使子問是者，天上皇太平氣且至，治當太平，恐愚民人犯天

地忌諱不止，共亂正氣，使爲凶害，如是則太平氣不得時和，故使子問之也。欲樂民不復犯之，則天地無病而愛人，使五穀萬物善以養之也。如忽之忿不愛人，不肯養之也。故將凶歲者，無善物，將興歲，其物善，此之謂也。真人知之邪？善哉善哉，古者同當太平，何不禁人民動土地哉？善乎，子之問事也。天地初起，未嘗有今也。以何明之？今者天都舉，故乃錄委氣之人，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皆當出輔德君治，故爲未嘗有也。初陰陽開闢以來，錄天民仕之，未嘗有此也，故爲最大也。可駭哉，可駭哉。是故都出第一之道，教天下人爲善之法也，人善即其治安，君王樂遊無憂。善哉善哉，樂乎樂乎。是故教真人急出此書，慎無藏匿，以示凡民，百姓見禁且自息，如不止，禍及後世，不復救。得罪於天地，無可禱也。真人寧知之邪？唯唯。行去，書中有所疑乎，來問之。唯唯。

右解天地冤結。

太平經卷之四十五

太平經卷之四十六

道無價却夷狄法第六十二

天師將去，無有還期，願復乞問一兩結疑。行，今疾言之。吾發已有日矣，所問何等事也？願乞問明師前所賜弟子道書，欲言甚不謙大不事，今不問入，猶終古不知之乎？行勿諱。今唯明師開示下愚弟子。諾。今師前後所與弟子道書，其價直多少？噫，子愚亦大甚哉，廼謂吾道有平耶？諾。爲子具說之，使子覺悟，深知天道輕重，價直多少。然今且賜子千斤之金，使子以與國家，亦寧能得天地之歡心，以調陰陽，使災異盡除，人君帝王考壽，治致上平耶？今齋萬雙之璧玉，以歸國家，寶而藏之，此天下之珍物也，亦寧能使六方太和之氣盡見，瑞應悉出，夷狄却去萬里，不爲害耶？今吾所與子道畢具，廼能使帝王深得天地之歡心，天下之羣臣徧說，跛行動搖之屬，

莫不忻喜，夷狄却降，瑞應悉出，災害畢除，國家延命。人民老壽。審能好善，案行吾書，唯思得其要意，莫不響應，比若重規合矩，無有脫者也。成事大口口，吾爲天談，不欺子也。今以此天法奉助有德帝王，使其無憂，但日遊其價直多少哉？子之愚心，解未乎哉？諾復爲子陳一事也。天下之人好善而悅人者，莫善於好女也，得之廼與其共生子，合爲一心，誠好善可愛，無復雙也。今以萬人賜國家，莫不悅且喜見之者，使人身不知其老也，亦寧能安天地，得萬國之歡心，令使八遠響應，天下太平耶哉？吾道乃能上安無極之天，下能順理無極之地，八方莫不悅樂來降服，擾擾之屬者，莫不被其德化，得其所者也。是價直多少，子自深計其意。子欲樂報天重功，得天心者，疾以吾書報之。如以奇僞珍物累積之，上柱天，天不爲其說喜也，不得天之至心也。欲得天心，乃宜旦夕思吾書言，已得其意，即亦得天心矣，其價直多少乎？故賜國家千金，不若與其

一要言可以治者也。與國家萬雙璧玉，不若進二大賢也。夫要言大賢珍道，乃能使帝王安枕而治，大樂而致太平，除去災變，安天下，此致大賢要言奇道，價直多少乎哉？故古者聖賢帝王，未嘗貧於財貨也，乃常苦貧於士，愁大賢大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稱皇天心，而常愁苦。若但欲樂富於奇僞之物，好善之，不能得天地之心，而安四海也。積金玉璧奇僞物，橫縱千里，上至天，不能致大賢聖人仙士，使來輔治也。子詳思吾書，大賢自來，共輔助帝王之治。一旦而同計，比若都市人一旦而會，萬物積聚，各資所有，往可求者，得行吾書，天地更明，日月列星皆重光，光照紘遠，八方四夷見之，莫不樂來服降，賢儒悉出，不復蔽藏，其兵革皆絕去，天下垂拱而行，不復相傷，同心爲善，俱樂帝王。吾書乃能致此，其價直多少，子亦知之耶？故古者聖賢，獨深知道重氣平也，故不以和土，但付歸有德。有德知天地心意，故尊道重德。愚人實奇

僞之物，故天書不下，賢聖不授，此之謂也。子其慎之矣，吾言不誤也，子慎吾道矣。夫人持珍物璧玉金錢，行冥尚坐守之，不能寐也是尚但珍物耳，何言當傳天寶祕圖書，乃可以安天地六極八遠乎？出，子復重慎之。唯唯。吾書乃天神吏常坐其傍守之也，子復戒之。唯唯。吾書乃三光之神吏，常隨而照視之也。唯唯。吾書即天心也，意也，子復深精念之。唯唯。子能聽吾言者，復爲子陳數不見之事。唯唯。唯。出口入耳，不可衆傳也。帝王得之天下服，神靈助其行治，人自爲善，不日令而自均也。唯唯。弟子六人悉愚暗，無可能言，必觸忌諱。今俱唯師自爲皇天陳列道德，爲帝王制作萬萬歲寶器，必師且悉出內事，無隱匿，誠得伏受嚴教密勅，不敢漏泄。諾，今且爲子考思於皇天，如當悉出，不敢有可藏，如不可出，亦不敢妄行。天地之運，各自有歷，今且案其時運而出之，使可常行，而家國大吉，不危亡。所以不付小人，而付帝王者，帝王其歷，常

與天地同心，乃能行此。小人不能行，故屬君子，令付其人也。

右平道德價數貴賤解通愚人心。

太平經卷之四十六

太平經卷之四十七

上善臣子弟子為君父師得仙方訣
第六十三

真人前。凡為人臣子民之屬，何者應為上善之人也。真人雖苦，宜加精為吾善說之。唯唯。但恐反為過耳。何謙？諾，誠言。今為國君臣子及民之屬，能常謹信，未嘗敢犯王法，從生到死，訖未嘗有重過，生無罪名也，此應為最上善之人也。噫，子說似類之哉，若是而非也。子之所說，可謂中善之人耳，不屬上善之人也。行，真人復為吾說，最上善孝子之行，當云何乎？宜加精具言之。今所言已不中天師意，不敢復言也。何謙。真人取所知而言之，不及者吾且為子達之。唯唯。然上善孝子之為行也，常守道，不敢為父母致憂，居常善養，旦夕存其親，從已生之後，有可知以來，未嘗有重過罪名也。此為上孝子也。噫，真

人所說，類似之又非也。此所說謂為中善之人也，不中上孝也，不及為過，非過也。今乃以真人為師弟子行作法，真人視其且言何耳。今子言財如是，俗人愚闇無知，難教是也。積愚日久，見上善孝之人，或反怪之，子不及，為子說之。唯唯。行雖苦，復為吾具說上善之弟子。今已有二過於天師，不敢復言也。行，子宜自力加意言之。為人弟子，見教而不信，反為過甚深也。但不及者，是天下從古到今所共有也。平說之。唯唯。然為人弟子，旦夕常順謹，隨師之教勅，所言不失銖分，不敢妄說亂師之文，出入不敢為師致憂。從見教於師之後，不敢犯非歷邪，愉愉日向為善，無有惡意，不逆師心，是為上善弟子也。噫，真人言，幾類似之，是非上善之弟子也，財應中善之弟子耳。實不及，愚生見師嚴勅，自力強說三事，三事不中明天師意，為過責甚重，恐復有罪不除也。凡人行有不及耳，子無惡意，無罪也。今天下人俱大愚冥冥，無一知是也。極於真人，

說事常如此，今何望於俗夫愚人哉？其常不達，信其愚心，固是也。天師幸事事哀之，既闡示之，願復見爲達其所不及，恩惟明師師行。吾將爲真人具陳說之，子宜自力，隨而記之。唯唯，諾。然夫上善之臣，子民之屬也，其爲行也，常旦夕憂念其君王也，念欲安之心，正爲其疾痛，常樂帝王垂拱而自治也，其民臣莫不象之而孝慈也。其爲政治，但樂使王者安坐而長游，其治乃上得天心，下得地意，中央則使萬民莫不懽喜，無有冤結失職者也。跂行之屬，莫不嚮風而化爲之，無有疫死者，萬物莫不盡得其所。天地和合，三氣俱悅，人君爲之增壽益筭，百姓尚當復爲帝王求奇方殊術，閉藏隱之文，莫不爲其出，天下嚮應，皆言咄咄。善哉，未嘗有也。上老到于嬰兒，不知復爲惡，皆持其奇殊之方，奉爲帝王，帝王得之，可以延年。皆惜其君且老，治乃得天心，天地或使神持負藥而告，子之得而服之，終世不知窮時也。是所謂爲上善之臣子，民臣之行所致也。真

人寧曉知之不邪？唯唯。子可謂已覺矣。是故太古上皇帝第一之善臣民，其行如此矣。以何能求之，致此治正也，以此道吾道，正上古之第一之文也。真人深思其意，即得天心矣，吾敬受是於天心矣，而下爲德君解災除諸害，吾畏天威，敢不悉其言。天且怒吾屬書於真人，疾往付歸之，上德君得之以治，與天相似，與天何異哉？善乎善乎，見天師言，承知天太平之平氣，真真已到矣。其所以致之者，文已出矣。樂哉，復何憂？今民非子事，何故見善即喜，見惡則憂之乎？所以然者，善氣至即邪惡氣藏，吾且常安，可無疾傷。夫惡氣至善氣藏，使吾畏災不敢行，天下皆然。故吾見善則喜也。善哉，子之言也。天師幸哀，已爲說上善臣子民之法，願復聞上孝之術。善哉，子難問也。然上善第一孝子者，念其父母且老去也，獨居閒處念思之，常疾下也，於何得不死之術，嚮可與親往居之，賤財貴道活而已。思弦歌哀曲以樂其親，風化其意使入道也，樂得終古

與其居，而不知老也，常爲求索殊方，周流遠所也。至誠乃感天，力盡乃已也。其衣食財自足，不復爲後世置珍寶也。反悉愁苦父母，使其守之，家中先死者，魂神尚不樂愁苦也。食而不求吉福，但言努力自愛於地下，可毋自苦念主者也。是名爲太古上皇最善孝子之行，四方聞其善，莫不遙爲其悅喜，皆樂思象之也。因相倣效，爲帝王生出慈孝之臣也。夫孝子之憂父母也，善臣之憂君也，乃當如此矣。真人今日所說，但財應乎之行，各欲保全其身耳，上何益於君父師，而反言爲上善之人乎？此財名爲自祐利之人耳。真人尚乃以此爲善，何況俗人哉？自見行謹信，不犯王法，而無罪名者，啼呼自言，不負天，不負君父師也。汝行適財自保全其身耳，反深自言有功於上，而啼呼天地，此悉屬下愚之人也，不能爲上善之人也。今所以爲真人分別具說此者，欲使真人以文付上德之君，以深示勅衆賢，使一覺悟，自知行是與非，亦當上有益於君父師不邪？太上

中古以來，人益愚，日多財，爲其邪行，反自言有功於天地君父師，此即大逆不達理之人也。真人亦豈知之耶？唯唯。子可謂已覺矣。今爲行善，實大難也，子慎之。子不力通吾文，以解天地之大病，使帝王游而無憂無事，天下莫不歡喜，下及草木，子未能應上善之人也，財名爲保全子身之人耳，又何以置天地乎？夫人欲樂全其身者，小人尤劇，子亦知之乎？唯唯。子可謂爲已覺矣，慎之。唯唯。今天師幸哀愚賤不達道之生，願復聞上善之弟子行也。然上善之弟子也，受師道德之後，念緣師恩，遂得成人。乃得長與賢者相隨，不失行伍，或得官位，以報父母，或得深入道，知自養之術也。夫人乃得生爲父母，得成道德於師，得榮尊於君，每獨居一處，念君父師將老，無有可以復之者，常思行爲師得殊方異文，可以報功者。惟念之正心痛也，不得奇異也。念之故行，更學事賢者，屬託其師，爲其言語，或使師上得國家之良輔，今復上長有益帝王之治。若此乃

應太古上善之弟子也。及後生者，明君賢者，名爲上善之人。若真人，今且可言易教謹信，從今不達師心，此者財應順弟子耳，但務成其身也。又何益於上，而言爲善弟子乎哉？真人說尚言，而民俗夫愚人，常自言有功於師，固是也。夫爲人臣子及弟子，爲人子，而不從君父師教令，皆應大逆罪，不可復名也。真人所說善子民臣善弟子，其行財不合於罪名耳。愚哉，子也，何謂爲善乎？是故俗夫之人愚，獨已洞達久矣。今以真人說繩之，已知其實失正路，入邪僞迷惑久哉。是故天獨深知之，故怒不悅，灾委積，更相承負是也。皆若真人言行，財保其身不犯非者，自言有功於天地旁人也，是其大愚之劇者也，子復慎之。子言未盡合於天心也，吾所以使真人言者，不以故子也。但欲觀俗人之得失，以何爲大過乎？故使子言之，視其枉直非耳。子赤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本覺真人之時，不欲與真人語言也。見子惓惓，日致善也，故與子深語，道

天地之意，解帝王之所愁苦，百姓之冤結，萬物之失理耳。今既爲子陳法言義，無所復惜也，子但努力記之。唯唯。吾向睹幾何弟子，但不可與語，故不與研究竟語也。故吾之道未嘗傳出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去，子曉矣。然天師既哀弟子，得真言不諱。君賢則臣多忠，師明則弟子多得諱而言。善哉，子之言也。得覺意，行言之。今天地實當有仙不死之法，不老之方，亦豈可得耶？善哉，真人問事也。然可得也。天上積仙不死之藥多少，比若太倉之積粟也。仙衣多少，比若太官之積布白也。衆仙人之第舍多少，比若縣官之室宅也。常當大道而居，故得入天。大道者，得居神靈之傳舍室宅也。若人有道德，居縣官傳舍室宅也。天上不惜仙衣，不死之方，難予人也。人無大功於天地，不能治理天地之大病，通陰陽之氣，無益於三光、四時五行、天地神靈，故天不予其不死之方仙衣也。此者乃以殊異有功之人也。子欲知其大效乎？比若帝王有太

倉之穀，太官之布帛也。夫太倉之穀幾何斗斛？而無功無道德之人，不能得其一升也，而人有過者反入其獄中，而正尚見治上其罪之狀，此明效也。今人實惡，不合天心，故天不具出良藥方也，反日使鬼神精物行考，笞擊其無狀之人，故病者不絕，死者衆多也。比若縣官治亂，則獄多罪人，多暴死者，此之謂。如有大功於帝王，宮宇積多官穀，有布帛，可得常衣食也。夫人命帝王，但常思與善人爲治，何惜愛哉？人君職會，當與衆賢柔共平治天下也。夫君無賢臣，父無孝子，師無順善弟子，其爲愁不可勝言也。是故上古三皇垂拱，無事無憂也。其臣謹良，憂其君正常心痛，乃敢助君平天下也，尚復爲其索得天上仙方，以予其君也，故其君得壽也。或有大功，功大尚得俱仙去，共治天上之事，天復衣食之，此明效也，不虛言也。夫中古以來，多妬真道，閉絕之，更相欺以僞道，使人愚，令少賢者，故多君臣俱愁苦，反不能平天下也，又多不壽。非獨今下古人過也，

所由來久矣，或大咎在此，子亦豈知之耶？唯唯。故今天上積奇方仙衣，乃無億數也，但人無大功，不可而得之耳。比若人有縣官室宅，錢穀布帛，常當大道而居，爲家不逃匿也。而無功德者，不能得穀一斗，錢一枚，布帛一寸，此明效也。故太古中古以來，真道日衰少，故真壽仙方不可得也。而人過得獨壽者，極是其天下之大壽人也，何也？真道德多則正氣多，故人少病而多壽也。邪僞文多，則邪惡炁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壽也，此天自然之法也。故古者三皇之臣多真道也，故其君多壽，五帝之臣少真道，故其君不若三皇之壽也，三王之臣復少真道，不能若五帝也，五霸之臣最上功僞文禍，無有一真道，故多夭死，是明效也。其中時時得壽者，極天下之壽人也，子重知之耶？唯唯。是故占者聖賢，但觀所得瑞應善惡，即自知安危吉凶矣。其得上善文應者，其治已最無上矣。其得中文應者，已象中人矣。其得下文應者，已象下人矣。何謂也？謂得文如

得三皇之文者，即其上也。若得五帝之文者，即其中也。若得三王之文者，即其大中下也。如得五霸之文者，即其最下也。何以明如斯文乎？善哉，子之言也。教其無刑而自治者，即其上也。其出教令，其懼之小畏之者，即其中也。教其小刑治之者，即其大中下也。多教功僞，以虛爲實，失其法，浮華投書，治事暴用刑罰，多邪文，無真道可守者，即是其下霸道之效也。古有聖賢，但觀可得天教勅，即自知優劣矣。願聞教者，使誰持往乎？然或爲其生賢，輔助其治，此若人家將興，必生賢子也。或河洛爲其出應文圖，以爲券書，即是也。子知之耶？唯唯。復爲真人更明之。家人且衰，生子凶惡，人君且衰，天不爲生賢良輔也。人家且衰，子孫不好爲真正道德，反好佞僞浮華，功邪淫法，即成凶亂家矣。且人家興盛，必求真道德，奇文殊方，可以自救者。君子且興，天必子其真文真道真德，善人與其俱共爲治也。河洛尚復時或勅之，災害日少，瑞應日

來，善應日多，此即其效也。善哉善哉。行去，真人勉之力之。當有功於天，當助德君爲聰明。何謂也？欲有大功於天者，子今又去世之人也。不得譽於治，以何得有功於天乎？今當奈何哉？但以文書付歸德君。德君，天之子也，應天心。當以此治報天重功，而以安天下，興其身，即子亦得吉，保子壽矣。善哉，唯唯。行去，三行之說已竟矣。以是示衆賢凡人，後世爲善，當若此也。勿敢，但財利其身者，自言爲善，上以置天君父師也。真人所說人行也，尚可折中以上，及其大下愚爲惡性惡行者積多，訖不可勝名，以書付下古之人，各深自實校爲行，以何上有益於天君父師，其爲行增，但各自祐利而已邪？天深知人心口口哉，故病者衆多也。善乎，愚生得睹天心師言，已大覺矣。子可謂易覺之人也，今世多下愚之人，自信愚心，不復信人言也，過在此毀敗天道，使帝王愁苦者，正起此下愚之士，反多妬真道善德，言其不肖而信其不仁之心，天病苦之，故

使吾爲上德之君出此文，可以自致，能安其身而平其治，得天心者，太古上皇之君深與天厚者，正以此也。真人寧曉不邪？唯唯。行，子已知之，去矣。行思之。唯唯。願復請問一事。行言。天師陳此法教文，何一衆多也？善哉，子之難也，可謂得道意矣。然天下所好善惡，義等而用意各異。故道者大同而小異，一事分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字，然后天道小耳，而王道小備。若令都道天地上下、八方六合、表裏所有，謂此書未能記其力也。真人寧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以此書付道德之君，令出之，使凡人自思行得失，以解天地之疾，以安帝王，其治立平。真人曉邪？唯唯。行去，自厲勿忽也。唯唯。

右分別君臣父子師弟子知其善惡行得失占。

服人以道不以威訣第六十四

真人前。凡人當以嚴畏智詐，常

威勝服人邪？不宜邪？子自精言之。然人致當以嚴威智詐勝服人，何也？夫人以此乃能治正人。噫，真人內但俗夫之人知耳，未得稱上真人也，其投辭皆類俗人，不入天心也。夫上真人投說，乃當與天心同也。今以嚴畏智詐勝服人，乃鬼神非惡之也，非獨鬼神非惡之也，乃陰陽神非惡之也，非獨陰陽神非惡之也。是故從天地開闢以來，天下所共病苦，而所共治者，皆以此勝服人者，不治其服者。故其中服而冤者，乃鬼神助之，天地助之，天地助之。故人者亦治其勝人者，而助服其服者也。是故古者三皇上聖人，勝人乃至道與德治人，勝人者不以嚴畏智詐也。夫以嚴畏智詐刑罰勝人者，是正乃寇盜賊也。夫寇盜賊亦專以此勝服人，君子以何自分別，自明殊異乎，而真人言當以此，曾不愚哉？是正從中古以來亂天地者也，子知之耶？是故上古有道德之君，不用嚴畏智詐治民也。中古設象而不敢用也，下古小用嚴畏智詐刑罰治民，而小亂

也。夫下愚之將，霸道大興，以威嚴與刑罰畏其士衆，故吏民數反也。是故以道治者，清白而生也。以德治者，進退兩度也。故下古之人進退難治，多智詐也。天以道治，故其形清，三光白。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進退多便，其辭變易無常故也。天正爲其初，地正爲其中，人正最居下，下極故反上也。以何知其下極也？以其言進退無常，出入異辭也。此三氣下極也，下極當反上就道，乃后得太平也。與天相似就德，乃中平也。與地相似就和，乃得小亂也。與人相似，就嚴畏智詐刑罰，乃日亂，故與霸君相似，刑罰大起也。今真人反言當以嚴畏智詐，此乃亂天義者也。今天師言，不當以嚴畏刑罰也。天何故時遣雷電辟歷取人乎？善哉，子之難也，得其意。然所以取之者，人主由所敬重，事欲施惡，以易冤人。人乃至尊重，反使與人六畜同食，故天治之也。而助其服人食，此人惡之也。是故天下無大無小，輕易冤人者也，悉共見治也，而

憐助服者也。故君子勝服人者，但當以道與德，不可以寇害勝人冤人也。夫嚴畏智詐，但可以伏無狀之人，不可以道德降服，而欲爲無道者，當下此也。比若雷公以取無狀之人，不可常行也。與天心逆治，欲得天地心者，乃行道與德也。故古者聖賢，乃貴用道與德，仁愛利勝人也。不貴以嚴畏刑罰，驚駭而勝服人也。以此邪枉安威駭服人者，上皇太平氣不得來助人治也。所以然者，其治理人不知，或有大冤結，而畏之不敢言者，比若寇盜賊奪人衣物也，人明知其非而不敢言，反善名字爲將軍上君，此之謂也。或有力弱而不能自理，亦不敢言，皆名爲閉絕不通，使陰陽天氣不和。天之命人君也，本以治強助劣弱爲職，而寇吏反以此嚴畏之威之也，乃以智詐驚駭之，使平氣到，德君治，恐以是亂其正氣，故以此示真人也。以付上德君，以示諸賢及凡人，使吏民自思治，當有益於上，慎毋亂之也。真人覺曉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去，常慎言，毋

妄語也，天非人。唯唯。凡人不及，不若好問也。唯唯。

右分別勝服天地人鬼神所非惡所助法。

太平經卷之四十七

太平經卷之四十八

三合相通訣第六十五

純謹再拜，請問一事。真人所疑者，何等也哉？朝學暮歸，常居靜處，思其要意，不敢有懈也。今天師書辭，常有上皇太平氣且至，今是何謂爲上？何謂爲皇？何謂爲太？何謂爲平？何謂爲氣？真人今且何睹何疑，一時欲難問微言意哉？所以及天師徧具問書文意者，書上多道上皇氣且至，而不得其大要意。今不及天明師訣問之，恐後遂無從得知之，故敢不具問之也。善哉，子之言，萬世不可易也。夫天至道大德盛仁，時已到，皇靈樂人急行之，故天氣諷子之心，使子旦夕問，天法察察，吾甚怪之。諾。真人安坐，爲子具分解其字意，使可傳而無極時。然上爲字者，一畫也，中央復畫一直，上行復抱一一而上得三一，上行而不止，不復下行也。故名爲上者，迺其字

無復上也。反上爲下，下者一畫也，亦中央復畫直，下行復抱一，其行遂下，不得復上，故名爲下也。夫志常欲下行者，久久最下，無復下也。比若濁者樂下爲地，故地最下，無復下也。上爲字者常上行，不得復下。比若清者樂上行爲天，天乃無上也。是故天之爲法，名各各自字各自定，凡天下事皆如此矣。故聖人制法，皆象天之心意也。守一而樂上下，卜者問也，常樂上行而卜問不止者，大吉，最上之路也。故上字一畫，直上而卜。下爲字者，一下而卜，卜問也，常思念問，下行者極無下，故樂下益者，不復得上也。故上常無上字者，迺言其治當日上行，合天心，復無上也。善哉善哉，明師幸哀，爲其解上字，願復聞。皇爲字者，一日而王，日上一者，天也，天者數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則王，故爲字一與日王並合，成皇字也。一爲天，天亦君長也，日亦君長也，王亦君長也，三君長相得成字，名爲皇。皇者，乃言其神盛煌煌，故名爲皇也。皇天下第一，無復能

上者也。善哉善哉，師幸哀，開以皇字，願聞其太平氣之字。太者，大也，迺言其積大行如天，凡事大也，無復大於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無復姦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執平也。地之執平也，比若人種善得善，種惡得惡，人與之善用力，多其物。子好善，人與之鮮，鮮其物惡也。氣者，乃言天氣悅喜下生，地氣順喜上養。氣之法，行於天下地上，陰陽相得，交而爲和，與中和氣三合，共養凡物，三氣相愛相通，無復有害者。太者大也，平者正也，氣者主養以通和也。得此以治，太平而和，且大正也，故言太平氣至也。善哉善哉，此者乃獨言天地中和氣，當合相通共治耶？凡事皆當三合共事耶？善哉善哉，子之言也，已得天法，帝王象之以治，比若神矣。然爲真人具說之，自隨而記之。唯唯。元氣與自然太和之氣相通，並力同心，時怳怳未有形也。三氣凝，共生天地。天地與中和相通，並力同心，共生凡物。凡物與三光相通，並

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凡物五行剛柔與中和相通，並力同心，共成共萬物。四時氣陰陽與天地中和相通，並力同心，共興生天地之物利。孟仲季相通，並力同心，各共成一面。地高下平相通，並力同心，共出養天地之物。蠕動之屬，雄雌合，迺共生和相通。並力同心，以傳其類。男女相通，並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並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並力同心，共成一國。此皆本之元氣，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迺道可成也。共生和，三事常相通，並力同心，共治一職，共成一事，如不足一事便凶。故有陽無陰，不能獨生，治亦絕滅，有陰無陽，亦不能獨生，治亦絕滅，有陰有陽而無和，不能傳其類，亦絕滅。故有天而無地，凡物無於止，有地而無天，凡物無於生，有天地相連而無和，物無於相容自養也。故男不能獨生，女不能獨養，男女無可生子，以何而成一家，而名爲父與母乎？故天法皆使三合迺成。故古者聖人深知天情，象之以相治。故

君爲父，象天，臣爲母，象地，民爲子，象和。天之命法，凡擾擾之屬，悉當三合相通，並力同心，迺共治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體也，迺天使相須而行，不可無一也。一事有冤結，不得其處，便三毀三凶矣。故君者須臣，臣須民，民須臣，臣須君。迺後成一事，不足一，使三不成也。故君而無民臣，無以名爲君；有臣民而無君，亦不成臣民。臣民無君亦亂，不能自治理，亦不能成善臣民也。此三相須而立，相得迺成，故君臣民當應天法，三合相通，並力同心，共爲一家也。比若夫婦子共爲一家也，不可以相無，是天要道也。此猶若人有頭足腹，迺成一身，無可去者也，去之即不足不成人也。是天地自然之數也。故古者聖人取法於天，故男子須得順善女與爲治，然且有善子。男者君也，女者臣也，子者民也。故天命治國之道，以賢明臣爲友，善女然後能和其子也，善臣然後能和其民也。善女然後能生善子，善臣然後能生善民，民臣俱好善，然後能長安

其上也。真人欲樂知其效，天者君也，地者臣也，天雨周流，雨之善地，生物善，雨之惡地，生物惡，此之謂也。今父母君臣，尚但共持其大綱紀耳。大要實仰衣食於子，人無子，絕無後世，君少民，迺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國之道，迺以民爲本也。無民，君與臣無可治，無可理也。是故古者大聖賢共治事，但旦夕專以民爲大急，憂其民也。若家人父母憂無子，無子以何自名爲父母，無民以何自名爲君也。故天之法，常使君臣民都同，命同，吉凶同，一職一事失正，即爲大凶矣。中古以來，多失治之綱紀，遂相承負，後生者遂得其流災尤劇，實由君臣民失計，不知深思念善，相愛相通，並力同心，反更相愁苦。夫君乃一人耳，又可處深隱，四遠冤結，實閉不通，治不得天心，災變怪異。委積而不除。天地所欲言，人君不得知之，大咎在此，不三並力，聰明絕，邪氣結不理，上爲皇天大仇，下爲地大咎，爲帝王大憂，災紛紛不解，爲民大害，爲凡物大疾病，

爲是獨積久矣，非獨今下古人過所致也。真人亦知之乎？知如此久矣，實不知其所由致，故問之誠冤，今當奈何之乎？然天太平氣方到，治當得天心，乃此惡悉自除去，故天使吾具言之。欲使吾救其失，爲出正文，故使真人來悉問之也，此所由生凶也。不象天地元氣自然法，不三相通，並力同心，故致此也。若三相通，並力同心，今立平大樂，立無災。願聞治之當云何乎哉？急象天法，如此上爲也。天法，凡事三並力同心。故天以三光爲文，三光常相通共照，無復絕時也。天券出以來，人以書爲文以治，象天三光，故天時時使河洛書出，重勅之文書人文也。欲樂象天洞極神治之法度，使善日興，惡日絕滅。書者，但通文書三道行書也，君宜善開導其下，爲作明令示勅，教使民各居其處而上書，悉道其所聞善惡。因却行，亦可但寄便足，亦可寄商車載來，亦可善自明姓字到，爲法如此，則天下善惡畢見矣。君導天氣而下通，臣導地氣而上通，民導中和氣

而上通。真人傳書，付有德之君，審而聆吾文言，立平立樂，災異除，不失銖分也。吾書敬受於天法，不但空陳僞言也。天誅殺吾子，亦知是謫重耶？唯唯。欲得吾書信，得即效司之，與天地立響相應，是吾文信也。以此大明效證，可毋懷狐疑。夫治國之道，樂得天心自安者，但行此效，與天響相應，即天與人談之明券也。吾但見真人，常樂助有德之君，欲報天重功，故一言之耳。吾知其失在此，閉不通口口得書，君爲制作明教善令。言從今以往，吏民宜各居其處，力上書，悉道善惡，以明帝王治，以通天氣，勿得相止者坐其事三年。獨上書盡信，無欺文者，言且召而仕之。其仕之云何，各問其才能所長，以筋力所及署其職。何必署其筋力所能及乎？天之事人，各因其能，不因其才能，名爲故冤人，則復爲結氣增災。所以然者，人所不及，雖生之死，猶不能爲也。今人所樂，極樂得善物金玉也。今使明君有教，言人有能，撫手盡得天下縣官金銀

奇僞之物，不以過汝，盡以與汝，其人極樂得之也，力而不及物，繫其兩手弊盡之，猶不能致也。今爲人父母君，將署臣子之職，不以其所長，正交殺之，猶不能理其職事，但空亂其官職，愁苦其民耳。官職亂，民臣愁，則復仰呼天，自言冤上動天，復增災怪。故古聖賢欲得天心，重慎署置，皆得人心，故能稱天心也。其稱天心云何？行之得應，其民吏日善且信忠，是其效也。則遷之以時，是助國得天心之人也。或但有樂，一旦貪名得官，其行無效，不稱天心無應者。夫帝王廼承天心而治，一當稱天心，不稱天心爲過。故其治無善放應，當退使思過，如此則天已喜，而天下莫不盡忠信，盡其能力者也。幽隱遠方聞之，無藏其能者也。其上書急者，人命至重，不可須臾。人且復啼呼冤，今復結增怪變，疾解報之。其事可忍者須秋冬，何必須秋冬乎？然秋者物畢成，冬者物畢藏，天氣定也。物以仲秋八月成熟，其實核可分別，故當順天地之法，始以八月分別

視之。九月者，天氣之究竟也，物到九月盡欲死，故當九月究竟讀視之，觀其善惡多少。十者，數之終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天正以八月爲十月，故物畢成。地正以九月爲十月，故物畢老人正以亥爲十月，故物畢死。三正竟也，物當復生。故乾在西北，凡物始核於亥，天法以八月而分別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實核之，故天地人三統俱終，實核於亥。故十月而實核，下付歸之。所以然者，此八月、九月、十月三月也，天地人正俱畢竟，當復反始。不實不核，不得其意，天地且不悅喜，其災不除，復害來年。故八月而分別視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而實核，下付歸之。令使吏民悉得更思過失，不敢復爲也。來年吏民更謹，凡物悉善矣，不歸使思過固固，民臣居下失政令，不自知有過，其心不易。天道固固，惡不易矣。故當付歸之也。真人欲知其效，今年所付歸，因書一通自置之，亦教吏民自記一通置之，視善惡多少，名爲天券。來年付歸，復置一通，視善惡

多少。來年復付歸，置一通，視善惡多少。下疏與上所記置，當繇相應，名爲天徵合符。令吏民更易心爲善，得天意，所上當多善，若令大易，當大善。若令固固，無變不易，所上固固，如今爲惡不止，所上當益惡，吏民大欺忿天，所上當大惡增劇，故是天洞明照心之鏡也。不失銖分，以明吏民治行。夫天地比若影響，隨人可爲不脫也。真人幸有善意，努力卒之慎之。子雖來問此，若無事無益，天內默視，子口可言，以何明之以言也。夫人言事，辭詳善，人即報之以善，響亦應之以善。其言凶惡不祥，人亦報之以惡，響亦應之以惡也。凡事相應和者，悉天使之也。子寧解耶？唯唯。夫天迺高且遠尊嚴，安可事事自下，與人言語乎？故其法皆以自然應和之也。子心今開不？唯唯，已解，願及天師復假一言。行道之。中古皇無文，不三相通，以何能安之乎？善哉，子之言也。天運使其時人直質樸，其人皆懷道，而信又專一，但流言相通，人人各欲至誠信，思

稱天心，迺無一相欺者也。故君臣民三，並力同心相通，故能相洽也。如使不同心爲一家，即亂矣。今者承負，而文書衆多，更文相欺，尚爲浮華，賢儒俱迷，共失天心，天既生文，不可復流言也。但當實核得其實，三相通即天氣平矣。天法者，或億或萬，時時不同，治各自異，術各不同也。今者太平氣且至，當實文本元正字，迺且得天心意也。子不能分別，天地立事以來，其治億端，行其事，悉得天應者是也，不得天應者非也，是即其大明天券徵驗效也。寧解耶？唯唯。行去，勿得復問。今非不能爲子悉記，天地事立以來，事事分別，解天下文字也，但益文難勝記，不可爲才用，無益於王治，故但悉指授要道而言。夫治不理，本由天文耳，是天地大病所疾也，古時賢聖所共憎惡也。故道爲有德君出，不敢作文，皆使還守實，求其根，保其元，迺天道可理，國自安。真人雖好問，勿復令益文也。去思之。唯唯。

右包裹元氣自然天地凡事三合相通

並力同心天明券和皇平治法。

太平經卷之四十八

太平經卷之四十九

急學真法第六十六

真人前，今良和氣且俱至，人但當游而無職事，當以何明其心而正其意，常使其忽然忘爲邪惡，而日好爲善，不知置。令帝王垂拱而無可治，上善之人滿其朝，忠信孝子皆畢備。當以何致之乎？真人有天性好善之心，常汲汲憂天道，宜自精具陳說之。然但當急學之，以真道真德真仁耳。何以當學以真道哉？然道乃能導化無前，好生無輩量。夫有真道，乃上善之名字。夫無道者，乃最惡衰凋凶犯，死喪之名稱也。真人此今但說真，善哉，吾無以加之。何以當學之以真德？夫人有真德，乃能包養無極之名字。夫無德者，乃最劣弱困窮，小人之名字也。善哉，真人之言，吾復無以加之也，真真是也。何以當學之以仁道也？仁者乃能恩愛，無不包及，但樂施與，無窮極之

名字。夫不仁之人，乃好德反惡典與，是乃大貪鄙之名稱，與禽獸同志，無可以自別異也。善哉，真人之言，吾復無以加此也。今真人說三事，吾無以加此也。今人當學爲善邪，不當邪？當力學爲善。夫爲善，亦豈有名稱字不邪？小子不及，唯師開示之。然夫爲善者，乃事合天心，不逆人意，名爲善。善者，乃絕洞無上，與道同稱，天之所愛，地之所養，帝王所當急，仕人君所當與同心並力也。夫惡者，事逆天心，常傷人意，好反天道，不順四時，令神祇所憎，人所不欲見父母之大害，君子所得愁苦也，最天下絕凋凶敗之名字也。故人之行，失吉輒入凶，離凶則入吉，一吉一凶，一善一惡，爲不純謹之徒，子寧知之？唯唯。令於真人意，凡人之行，當云何哉？然人今不力學道，輒爲無可知道，輒名無道之人。夫無道之人，人最爲惡，凶人也。今不力學德，輒無可知德，夫無德而好害傷之人，乃凶敗之符也。今人不力學仁，已不仁矣，夫不仁之人，乃與禽獸同路，

人與禽獸同心，愈於死少耳。今人不旦夕力學善，失善即入惡。夫惡乃死凶之處，故凡人不力學吉，輒乃入凶，夫凶迺天下惡名稱。善哉，子已長入真道，不復還反惡矣。今真人久懷智而作愚，何哉？不敢行。子幸有能，極陳子所言，吾甚喜之。今能極於此，子曾但見吾言說，反中棄而止耶？不敢也。見師比勅使說，適意有所不及，不敢悉言之。善哉，子之言常大謙。今能極意真門，唯天師錄示所不及。然子向所言，悉是也。是故古者大聖三皇，常自旦夕力學真道，見不好學真道者，名爲無道之人。夫無道之人，其行無數，天之大重怨。夫無道之人，本天不欲覆蓋，地不欲載也，神靈精鬼所不欲祐，天下所共苦也。聖人賢者君子，乃大疾無道之人。故古者上皇之時，人皆學清靜，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學真道，乃後得天心地意，人不力學德，名爲無德之人。夫無德之人，天不愛，地不喜，人不欲親近之，其行常行事不爲德，乃爲王者致害，爲君子致災，鬼

神承天教，不久與爲治。是故古者賢聖大儒，見無德之人，不與其通言語也。不力旦夕學仁，即且忽事爲不仁。夫不仁之人，言即逆於凡事，傷人心，不合天意，反與禽獸相似，故古者聖賢不與其同路也。今人不事師，力學善，即且愚闇，不知爲善也，反且恣其無知之心，輕爲惡。夫惡人下愚蔽闇之人，其行乃不順天地之道，尚爲君子得事，戮其父母，愁其宗親，爲行無法，鬼神承天心爲使不喜之，爲害其處三，法所當誅。古者聖賢以爲大怨，故古者悉自實核其學問也，合於天心，事入道德仁善而已，行要當合天地之心，不以浮華言事。所以然者，且失天法，失之即入凶絕短命矣，或害後世。天道不誤，有格法。夫不力學大吉之道，反事者輕忽自易，必且入凶。夫凶者，乃天地人萬物所疾惡，不可久存，是大患之本，禍之門戶，過而陷其中便死，不得還悔過反故也。天下莫不共知之，而下士大愚，常共笑道，不知守道，早避凶害，傳傳爲愚，更相承負。後生愚

闇，復劇於前。故真道閉而不通，令人各自輕忽，不能窮竟其天年，其大咎過乃由此也。真人見吾書，宜深計之，慎無閉藏，以付賢柔明，使其覺悟。是故古道乃承天之心，順地之意。有上古大真道法，故常教其學道學德，學壽學善，學謹學吉，學古學平，學長生。所以盡陳善者，天之爲法，乃常開道門，地之爲法，常開德戶。古之聖賢爲法，常開仁路。故古者聖賢，與天同心，與地合意，共長生養萬二千物，常以道德仁意傳之，萬物可興也。如以凶惡意傳之，凡物日衰少。故有道德仁之處，其人日多而好善，無道德仁之處，其人日衰少，其治日貧苦，此天地之格懸法。夫有至道明德，仁善之心，乃上與天星曆相應，神靈以明其行。故古者聖賢，常思爲善無極，力盡乃以不敢有惡念凶路也。夫下愚之人，其心常閉塞，實無知，不可復妄，假之以凶衰之惡路也。不自知大失天道，相隨爲惡，以爲常習俗，不能自退還也。是以吾上敬受天書教勅，承順天心開闢之，大

開上古太平之路，令使人樂爲善者，不復知爲惡之術。天下之人，其志也常高，而其所成者反常下，不能應其本所志念也。故夫上士忿然惡死，樂生往學仙，勤能得壽耳。此上士，是尚第一有志者也。中士有志，疾其先人夭死，忿然往求道學壽，勤而竟其天年耳，是其第一堅志士也。其次疾病多而不得常平平，忿然往學，可以止之者，勤能得復其故，已小困於病，病乃學想，能禁止之，已大病矣。其次大病劇，乃求索道術，可以自救者已死矣。是故吾書教學人，乃以天長壽之法，旦夕自力爲之，纔得且平平耳。如以平平之法學凡人，已入凶矣。愚者不知天下凡人，其本志所爲，常念善高己者，不能應其所志，故爲其高舉之，上極於仙，即纔得保其天年耳。夫大賢者志十得十，必與吾道書相應。中賢者志十，或中止更懈，纔得五。小人朝志之，暮忘其所言。故大高舉者，樂使其上中下各得其心所志念。今下古人大愚，去真道遠，力學以天正文法，纔不陷於僞

欺耳。學以平平之文，已大欺矣。學以習文好言，大僞姦猾已起矣。天以帝王爲子，惡下欺上。夫人行下多邪僞，即上道德仁君無所信，下民人無所附歸其命。夫力旦夕教學以真道耳，力學以善道，纔得平平之道也，力學以平平之道，已入浮華矣。入浮華，凡人迷惑窮困矣，便成大凶惡之路。帝王爲愁苦，人不可治。真人欲知是信，比若人家慈父母，日教其子爲善，自苦絕衣食養之老，尚固固爲惡，何況凡人乃相示教以浮華之文哉？以吾書不信也，使凡人見吾書者，各自思所失。中古以來有善道者，皆相教閉藏，不肯傳與其弟子，反以浮華僞文教之，爲是積久，故天道今獨以大亂矣。天地灾怪，萬類不空也。賢儒宜各深思口口。然吾今雖不旦夕與俗人同處，昭然已知之矣。天下大疾苦之，故使吾出此文以告屬之，吾不空也。真人實宜重慎之，且有天譴。唯唯，不敢也。每見天師言，常駭慄。子之言是也，即天且大悦大喜，不害子也。唯唯。凡人雖力

旦夕學勅教以真德，尚纔得平平之德耳，學以平平之德，已入邪僞德矣。學以邪僞德，愚人已無復數矣。無有真德，恣心而行，此純君子之賊。力學以上仁，纔得成中仁耳，力學以中仁，其行纔平平，無有仁也。學以不仁，愚人已成盜賊矣，不自知殺傷無復數，恣意而行，不用道理，是正天怨地咎，人之大賊。力旦夕學以大吉之道，纔得中吉耳，學以中吉，纔得小吉耳，學以小吉，此已入凶道矣。學以凶道，已不復救矣，俱大闇昧，無一知，見天道言其不真，但欺罔純信，其愚心妄言，上干天文，下亂地理，爲百姓害灾。是故吾道書學，凡人也乃大學之，使其上列真仙，如不能及真仙，可得平安，不爲有德之君憂。真人宜深思惟吾言，勿復反怪之。唯唯。今吾乃爲天談，當悉解天地開闢以來承負之責，不能大張之，以上大道大德之法，上壽之術上善之路。人失諸闇昧，誠久信其愚蔽之心，人會爲惡，不可禁止，猶復不能解其承負天地之譴過。真人寧曉吾言

耶？唯唯。夫聖賢高士，見文書而學，必與吾書本相應，不失絲髮之間。中士意半達，必得其半，下士自力勤，能不失法，所以大舉天民。凡人者樂其上下，中無失法者，皆得正道，各自愛，不敢輕事爲大憂。上士得吾道，學之不止，可爲國之良臣，久久得其要意，可以度世，不復爭訟，事視權也。中士學吾道，可以爲良善小臣，可以竟其天年。小人學吾道，可以長謹，父慈母愛，子孝，兄良弟順，夫婦同計，不相賊傷，至死無怨，魂神居地下尚復長，不復見作事，不見名爲惡子，無夭年戮死者也。夫古者本元氣天生之時，人盡樂學欲仙，尚不能壽，纔使人各畏死，不犯刑法耳。夫下古人大愚，反誦浮華相教，共學不壽之業，生時忽然，自言若且無死，反相教無可愛惜，共興凶事，治死喪過生。生乃屬天也，死乃屬地，事地反過其天，是大害也。吾以是行占之，知其俱愚積久，無一知也。凶事興即鬼大盛，共疾殺人，人不得竟其天命。夫力學真道，纔得僞道，力學真

德，尚纔得僞德耳。何況下古之人，反相學以浮華之文，其去道遠哉，困窮不得復相拘制，反相教爲章奏法律，辯慧相持長短。夫教其爲仁，尚愁其不仁，及教其學爲不仁之路。天乃爲人垂法，天自名爲大道，地自名爲德。所以然者，夫天地乃萬物之父母，凡事君長故常導之以善，不敢開昌導教之以凶惡之路，而況人乎？人者天之子也，當象天爲行。今乃失法，故人難治。教導之以道與德，乃當使有知自重自惜，自愛自治。今反開之以刑法，使其視死忽然，尚勇力自輕，令使傳相治，因而相困，反更相尅賊，迭相愁苦。故天下人無相愛者，大咎在此，真人知之耶？慎之。唯唯。夫力勅教其仁，尚苦不仁，下古之人反相教數書，已大簿矣，其相憎怨不得絕。力教其爲吉，尚苦不吉，下古之人反相勅力學死喪之具，豫與凶事以待之，日死不以其壽，幾滅門矣，而不自知過誤，臨時呼天號地，自言冤王治不平，使我失年，內行自得之。愚人不防其本，罪定乃悔，不

爲謹以無益也，雖號死其口，猶不復救矣。故吾今力勅教以大仙經道，纔開其壽階耳。學人以德，纔使其仁，學人以仁，纔使其平平保其故，不敢相欺奪人財物也。學人以平平，已失法矣。學人以法，已失相尅賊矣。學人相尅賊，已入大武矣。入大武，即民已無罪而欺矣，困窮也成盜賊。故吾承天道法，開大吉之門，閉其凶惡之路，開天太平之階，人人誦之，且各自謹，無可復治也。致令天時運轉，樂王者乃長游而無事。是故吾書悉考凡事之本元，纔得其中也，考其中已得其下矣，學愚人以下，已大亂矣。今下古所以帝王雖有萬萬人之道德仁，思稱天心而凶不絕者，乃承負流災亂以來獨積久，雖愁自苦，念之欲樂，其一理變怪，盜賊萬類，夷狄猾夏，乃先王之失，非一人所獨致，當深知其本。是以天使吾出書，爲帝王解承負之過。真人以吾道不與天相應，今但案吾文，行之不失銖分，立相應矣。是吾文大信，不力行以解冤結，天道安能默空相應乎？

夫愚不學，安能賢乎？夫貧而不耕，安能收耶？學輒日賢，耕輒有收，行吾書，其口口如是矣。吾保之，不學無求賢，不耕無求收，子知之乎？唯唯。真道以正也，大德興盛仁，各得其所矣。治平而言，莫不失一。真人解未？幸欲報天地之功而得壽者，努力信道勿懈。唯唯。今愚生欲復有所問，不敢卒言。平行。今天師以何知人大無道德仁也？善哉，子之言，觀其人行言云何。願聞之。然睹道人而忿然反非之，以知其洞無道之人。睹德而非惡之，以知爲大無德之人。睹仁而非非之，以知爲大惡不仁之人。睹善謹而非之，以知爲不謹不善之人。天性凡同志者相愛，異志者相憎，善人亦疾苦惡人，惡人亦疾苦善人。真人寧解不？唯唯。夫古者聖賢見人，不即與其語，但精觀占視其所好惡，以知之矣。正以此鏡其行，萬不失一。善哉。故夫道者，乃與皇天同骨法血脉，故天道疾惡好殺，故與天爲重怨。地者與德同骨法血脉，故惡人傷害，與地爲大咎。夫

仁與聖賢同骨法血脉，故聖賢好施仁而惡奪，故與聖人仁爲大仇。是故昔者聖賢，深知此爲三統所案行，故其制法不敢違離真道與德仁也。故天行者與四時並力，天行氣，四時亦行氣，相與同心，故逆四時者，與天爲怨。地者與五行同心並力，共養凡物，未當終死而見傷害，與地爲大咎。聖賢與仁同心並力，故游居常尊道而貴德，倚附仁而處，如人好奪而不仁，與聖賢爲怨仇。故火爲心，心爲聖。故火常倚木而居。木者仁而有仁，火者有光，能察是非，心者聖而明。故古者大聖賢，常倚仁明而處，歸有道德仁之君。故吾重戒真人，以吾書付歸有道德仁明之君。必且樂好吾道，深知其意，案而效之，與神無異。吾不自譽於真人也，行之得應，必如重規合矩，乃後下古之人且念吾言。唯唯。行去，力之勉之，力學道德與仁，餘者無可爲者，出此書，無令藏。唯唯。

右重明賢人心以解愚闇書疑者宜取訣於此。

太平經卷之四十九

太平經卷之五十

去邪文飛明古訣第六十七

六端真人純，稽首再拜，謹具，敢問上皇神人求真，吾欲使天地平安，陰陽不亂，常順行，災害不得妄生，王者但日游治，爲大樂之經。雖所問上下衆多，豈可重聞乎？善哉，深乎，子之所問也，何其密達也。正問此要會，子其欲進至道，而退去邪文邪？諾。今且悉說之。子積善於天，吾何敢匿之。今爲子眷眷其善，究於神明之心，吾不言不行，恐逆天意。若天故使子求問之也，爲子具分別言，自隨而記之，慎無遺也。帝王能力用吾書，災害悉已一旦除矣，天下咸樂，皆欲爲道德之士，後生遂象先世，老稚相隨而起，盡更知求真文校事，浮華去矣，心究洽於神靈，君無一憂，何故不日游乎哉？如是天地凡事各得其所，百神因而歡樂，王者深得天意，至道往祐之，但有日

吉，無有一凶事也。吾言誠誠口口，萬不失一也。但恐得之不行，衆邪結也。灾異浮華，天地陰陽之大病也，大病而不治，以何得解愈哉？子既來問事，爲天語言，子詳思吾書上下之辭，幸有至意，慎無亂之。唯唯。誠得歸便處，日夜惟思，得傳而記之，反覆重疏，冀其萬世無有去時也。天地開闢，言語書文前後相因，事同氣者以類相明，求其類而聚之，其道日以彰明，無有衰時也。故自古到今，衆聖共爲天談，衆賢者同其辭，共爲聖謀。帝王者，天之貴子也，子承父教，當順行之，以除天地之憂，因得其祐。故言思之力之。吾道口口哉，見事當覺不覺，天地神明當更求億億萬萬、千千百百、十十一一事，皆當相應，然後乃審可用也。爲不相應，急復求索，其兄弟比類，且有相應，不失一者是也。凡事皆當如斯，以何審知其相應乎哉？相應者，乃當內究於心，外應於神祇，遠近相動，以占事覆下，則應者是也。不相應者，說皆非也。慎之無妄言，令使人無後世也。

所以然者，其說妄語無後，不可久用，故使人無後也。治道日衰，乖逆皆異言，此實非也，皆應亂天文地理，不應聖人心者，神不可使也。故言者當內究於人情，心乃後且外洽，究於神祇也。是者即拱得失，天文之戒也。積文以類相從，使衆賢聚之，撰其中十十相應，應於人心神祇者以爲文，共安其意，試之以覆下，如此乃萬世不可易也。覆者，乃謂占事則應，行之則應至是也。然後可以困成天經法，是正所謂以調定陰陽，安王者之大術也。此乃可以轉凶禍以爲福，使人民更壽。何故乎？天文地理正，則陰陽各得其所，陰陽各得其所，則神靈俱大喜，神靈喜則祐人民，故帝王長安而民壽也。可不力勉乎哉矣？

飛明者，三光之小者也，皆連於地下，乃上懸繫於天，其動與地人民萬物相應和，是要文之證也。其書文占事，百百十十相應者是也，不相應和者非也。以是升量平之，其邪文邪書，悉盡絕去矣。取過事以效今事，隨天可爲，

視天可興，無亂天文，與天同力，可謂長吉。夫天但可順，不可逆也，因其可利而利之，令人興矣，逆之者令人衰，失天心意亡矣。

移行試驗類相應占訣第六十八

凡移徙轉行之文，天行書也，陰陽交合，天文成。帝王人民萬物，皆以其理中行，得其意者吉，失其意者悉凶。事有逆順，不可不謹善詳也。欲知其審，以五五二十五事試之，取故事二十五，行事二十五家，詳記其歲日月時所從來，其五音屬誰手，以占吉凶，驗百百十十相應者是也。此審得天地之分理安，王者不疑也。民臣不失其職，萬物各得其所，不若此書言，亂邪之文不可用也。以升量之，誤人之文，有敢用者，後世無子。所以然者，賊傷人民，失天地之分部。天地主生，人反亂其陰陽，故令人無後也。古者無文，天反原之，已出天行書之後，皆已知天道意，而故爲之犯者，死多不壽而凶，正

此也。

施有兄弟、以類相應和，五嶽萬里相應，以精詳念思，其中事善善事應，賤賤相和，其多少高卑，萬不失一也。常效以五五二十五氣，應爲二十五家，二十五丘陵，書十百相應，地讖也。比其氣相加，兄弟地也。其人民好惡同。又諸色禽獸草木相類，此即同氣地也。以此分明，地審相應，不水氣兄弟者，其魚鼈相類，以是爲占，分別其所出，萬物凡事，其可知矣。其象同者，其形同也，其象異者，其形異是非正此也。

丹明耀禦邪訣第六十九

丹明耀者，天刻之文字也，可以救非禦邪。十十相應愈者，天上文書與真神吏相應，故事效也。十九愈者，地文書與陰神相和。十八相應愈者，中人文也。以此效之，其餘皆邪文也，不可用也，所以拱邪之文也，乃當與神相應，不愈者皆誤人，不能救死也。或有鬼神所使書文，不可知而治愈者，是

人自命祿爲邪之長也，他人不能用其書文也，以此效聚衆刻書文也邪？乃可刻而盡使之無人之野處也。是文宜一一而求之，不可卒得也。

草木方訣第七十

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驅使也，名之爲草木方，此謂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治事立訣愈者，名爲立愈之方。一日而愈，名爲一日而愈方，百百十十相應愈者是也。此草木有精神，能相驅使，有官位之草木也。十十相應愈者，帝王草也，十九相應者，大臣草也，十八相應者，人民草也，過此而下者，不可用也，誤人之草也。是乃救死生之術，不可不審詳。方和合而立愈者，記其草木，名爲立愈方。一日而愈者，名爲一日愈方，二日而治愈者，名爲二日方，三日而治愈者，名爲三日方。一日而治愈者方，使天神

治之，一日而治愈者方，使地神治之，三日而治愈者方，使人鬼治之。不若此者，非天神方，但自草滋治之，或愈或不愈，名爲待死方。慎之慎之，此救死命之術，不可易事，不可不詳審也。

生物方訣第七十一

生物行精，謂飛步禽獸跂行之屬，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藥在其身中，天使其圓方而行。十十治愈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藥在其身中。此三者爲天地中和陰陽行方，名爲治疾使者。比若人有道而稱使者，神人神師也。是者天地人精鬼使之，得而十百百而治愈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白衣、至德處士之神方也。各有所爲出，以此候之，萬不失一也。此三子皆爲天地人行神藥以治病，天使其各受先祖之命，著自然之術，其中不得去也。比若鳳凰麒麟，著

德其身；比若蜂蠆，著毒其身，此之謂也。當深知天道至要意，乃能明天道性，有益於帝王治，使人不惑也。如不知要文，但言天下文書，悉可用也。故十七中以下，皆爲邪，不與三瑞相應，爲害其深。故治十傷一者，不得天心意；十傷二者，不得地意；十傷三者，不得人意；十傷六七以下，皆爲亂治。陰陽爲其乖逆，神靈爲其戰鬥。是故古者聖王帝主，雖居幽室，深惟思天心意，令以自全，自得長壽命。吾書辭上下相集，則以爲文，賢明讀之以相足，此乃救迷惑，使人長吉而遠凶害，各當旦夕思其至要意，以全其身。夫古今百姓行兒歌詩者，天變動，使其有言。神書時出者，天傳其談，以付至德，救世失也。夫天道惡殺而好生，蠕動之屬皆有知，無輕殺傷用之也。有可賊傷方化，須以成事，不得已乃後用之也。故萬物芸芸，命繫天，根在地，用而安之者在人，得天意者壽，失天意者亡。凡物與天地爲常，人爲其王，爲人王長者，不可不審且詳也。

去浮華訣第七十二

欲得知凡道文書經意，正取一字如一竟。比若甲子者，何等也？投於前，使一人主言其本，衆賢共違而說之，且有專長於天文意者，說而上行，究竟於天道。或有長於地理者，說而下行，洽究於地道。或復有長於外，傍行究竟四方。或有坐說，究於中央。或有原事，長於萬物之精，究於萬物。或有究於內，或有究於外。本末根基華葉皆已見，悉以類象名之。書凡事之至意，天地陰陽之文，略可見矣。其頭足皆具，上繫下連，物類有自然，因共安其意，各書其辭，善者集成一說。是以聖人欲得天道之心意，以調定陰陽而安王者，使天下平，群神遍悅喜。故取衆賢榮貫中，而制以爲常法，萬世不可易也。今所以失天道意者，夫賢者一人之言，知適達一面，明不盡睹，不能用流六方，洽究達內外七處，未能源萬物之精，故各異說，令使天書失本

文，亂迷惑者，正此也。凡事欲正之者，各自有本可窮，陰陽不復易，皆當如此矣。不者，名爲孤說獨言，不得經意，遂從一人之言，名爲偏言。天地之性，非聖人不能獨談通天意也。故使說，內則不能究於天心，出則不能解天文，明地理，以占覆則不中，神靈不爲其使，失其正路，遂從惑道，故曰就浮華，不得共根基至意，過在此，令使樸者失其本也。今天道失正，陰陽內獨爲其病，乖亂害氣數起，帝王愁苦，其心不能禁止，變氣連作，人民不壽，以此爲大咎。賢明共失天心，又去聖人流久，遂不能得其分理，此名爲亂道。所以然者，經道凡書記，前後參錯，爲天地談。凡事之頭首，神靈之本也，故得其本意者，神靈不復戰怒而行害人也，則惡氣閉藏，盜則斷絕，盜賊止則夷狄却降，風雨爲其時節，則天悅喜之明效也。喜則愛其子，是故帝王延命也，澤流其人民，則及基六畜禽獸，究達草木，和氣俱見，則邪惡氣消亡，則正氣更明，是陰陽自然之術法。猶比

若晝日用事，則夜藏，小人逃亡，則君子行。詐思此言，此言所以益命，分明陰陽而說神也。以爲吾書不然也，道以試成，欲知其得失。今試書一本字投於前，使衆賢共違而說之，及其投意不同，事解各異，足以知一人之說，其非明矣，安能理陰陽，使王者游而無事樂乎哉？是故執本者少而說者衆，則無不窮矣。執本者衆，而說者少，日使道浮且淺，淺而不止，因而亂矣，亂而不止，陰陽不喜，邪氣便起。故聖王乃宜重本，君子正始也，則無不理矣。不重尊其本，不正其始，則凡事失紀，萬物雲亂，不可復理，精之明之，惑道邪書去矣。

天文記訣第七十三

天地有常法，不失銖分也。遠近悉以同象，氣類相應，萬不失一。名爲天文記，名曰天書。億億萬萬、千千百百十十，若十二日一周子亦是也，十二歲一周子亦是也，六十歲一周子亦是也，百二十歲一周子亦是也。或億子

而同一，或萬子而同一，或千子而同一，或百子而同一，或十子而同一，俱如甲子也。其氣異，其事異，其辭異，其歌詩異，雖俱甲子，氣實未周，故異也。以類象而呼之，善惡同氣同辭同事，爲一周也。精考合此，所以明古復知今也，所以知今反復更明古也。是所以知天常行也，分明洞達陰陽之理也。書辭誤與不前後宜，當以相足，歌音聲事事同，所謂大周中周小周法也。得其意，理其事，以調和陰陽，以安王者，是可以效天常法書也。比猶若春秋冬夏，不復誤也。今後生皆用命少，未睹一周，何知大小中有三周哉？古常神道乎？故遂失正路，睹須臾之間，又未通洞古今神文，遂從偏辭，自言是也。正猶春兒生而死，不睹秋事，夏生而終，不睹冬事。說者常時各見其目前可睹者口口，故雖十辯之，猶不知也，內不然此也。使天文不效者，正是也。故事不空見，時有理亂之文，道不空出，時運然也。故古詩人之作，皆天流氣，使其言不空

也。是故古者聖賢帝王，見微知著，因任行其事，順其氣，遂得天心意，故長吉也。逆之則水旱氣乖迕，流災積成，變怪不可止，名爲災異。衆賢迷惑，不知但逆氣，不順時務所爲也，不可不重慎哉。天所以使後世有書記者，先生之人知且壽，知自然，入虛靜之道，故知天道周終，意若春秋冬夏有常也。後生氣流久，其學淺，與要道文相遠，忘前令之道，非神聖之人，不能豫知周竟，故天更生文書，使記之相傳，前後可相因，樂欲使其知之以自安也。逢其太平，則可安枕而治，逢其中平，則可力而行之，逢其不平，則可以道自輔而備之。猶若夏至則爲其備暑，冬至則爲其備寒，此之謂也。天道有常運，不以故人也。故順之則吉昌，逆之則危亡。天道戰鬥，其命傷，日月失度，則列星亂行，知順時氣，日月得度，列星順行，是天之明證也。能用者自力，無敢閉藏，慎無賊傷。天之祕書，以歸仁賢，原明上下，令以自安。

灸刺訣第七十四

灸刺者，所以調安三百六十脉，通陰陽之氣，而除害者也。三百六十脉者，應一歲三百六十日，日一脉持事，應四時五行而動，出外周旋身上，總於頭頂，內繫於藏。衰盛應四時而動移，有疾則不應，度數往來失常，或結或傷，或順或逆，故當治之。灸者，太陽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姦除害惡也。針者，少陰之精也，太白之光，所以用義斬伐也。治百中百，治十中十，此得天經脉讖書也，實與脉相應，則神爲其驅使。治十中九失一，與陰脉相應，精爲其驅使。治十中八，人道書也，人意爲其使。過此而下，不可以治疾也，反或傷神。甲脉有病反治乙，名爲恍惚，不知脉獨傷絕。故欲樂知天道神不神，相應與不也，直置一病人前，名爲脉本文，比若書經道本文也。令衆賢圍而議其病，或有長於上，或有長於下，三百六十脉，各有可睹，取其

行事常所長而治訣者以記之，十中者是也，不中者皆非也。集衆行事愈者，以爲經書，則所治無不解訣者矣。

天道制脉，或外或內，不可盡得而知之也。所治處十十治訣，即是其脉會處也。人有小有大，尺寸不同，度數同等，常以窅穴分理乃應也。道書古今積衆所言各異，名爲亂脉也。陽脉不調反治陰脉，使人被咎，賊傷良民，使人不壽。脉乃與天地萬物相應，隨氣而起，周者反始。故得其數者，因以養性，以知時氣至與不也。本有不調者安之。古者聖賢坐居清靜處，自相持脉，視其往來度數至不，便以知四時五行得失，因反知其身衰盛，此所以安國養身全形者也，可不慎乎哉？人惑隨其無數灸刺，傷正脉，皆傷正氣，逆四時五行，使有災異，大人傷大，小人傷小，盡有可動遙不居其處者，此自然之事也。是故古聖賢重之，聖帝王居其處，候脉行度，以占知六方吉凶，此所謂以近知遠，以內知外也，故爲神要道也。

神祝文訣第七十五

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民得之，謂爲神祝也。祝也祝百中百，祝十中十，祝是天上神本文傳經辭也。其祝有可使神依，爲除疾，皆聚十中者用之，所向無不愈者也。但以言愈病，此天上神讖語也。良師帝王所宜用也，集以爲卷，因名爲祝讖書也。是乃所以召羣神使之，故十愈也。十九中者，真神不到，中神到，大臣有也。十人中者，人神至，治民有也。此者天上神語也，本以招呼神也，相名字時時下漏地，道人得知之，傳以相語，故能以治病，如使行人之言，不能治愈病也。夫變事者，不假人須臾，天重人命，恐奇方難卒成，大醫失經脉，不通死生重事，故使要道在人口中，此救急之術也。欲得此要言，直置一病人於前，以爲祝本文，又各以其口中秘密辭，前言能即愈者，是真事也，不者盡非也，應

邪妄言也，不可以爲法也。或有用祝獨愈，而他傍人用之不決效者，是言不可記也。是者鬼神之長，人自然使也，名爲孤言，非召神真道也。人雖天遙遠，欲知其道真不？是與非相應和，若合符者是也，不者非也。

葬宅訣第七十六

葬者，本先人之丘陵居處也，名爲初置根種。宅，地也，魂神復當得還。養其子孫，善地則魂神還養也，惡地則魂神還爲害也。五祖氣終，復反爲人。天道法，氣周復反其始也。欲知地效，投小微賤種於地，而後生日興大善者，大生地也。置大善種於地，而後生日惡者，是逆地也。日衰少者，是消地也。以五五二十五家冢丘陵效之，十十百百相應者，地陰寶書文也。十九相應者，地陰寶記也。十八相應者，地亂書也，不可常用也。過此而下者，邪文也，百姓害書也。欲知其審，記過定事，以效來事，乃後真僞分別。可知吾

書猶天之有甲，地之有乙，萬世不可易也。本根重事，效生人處也，不可苟易，而已成事口口，邪文爲害也。令使災變數起，衆賢人民苦之甚甚。故大人小人，欲知子子孫孫相傳者，審知其丘陵，當正明其故，以占來事。置五五二十五丘陵以爲本文，案成事而考之，錄過以效今去事之證，以爲來事。真師宜詳惟念書上下，以解醉迷，名爲占陰覆文，以知祖先利後子孫，萬世相傳，慎無閉焉。

諸樂古文是非訣第七十七

諸樂者，所以通聲音，化動六方八極之氣，其面和則來應順善，不和則其來應戰逆。夫音聲各有所屬，東西南北，甲乙丙丁，二十五氣各有家。或時有集聲，相得成文辭，故知聲聆聲音，以知微言，占吉凶，舉音與吹毛律相應，乃知音絃聲。宮商角徵羽，分別六方遠近，以名字善惡，云何哉？精者，乃能見其精神來對事也。故古者聖賢

調樂，所以感物類，和陰陽，定四時五行。陰陽調則其聲易聽，陰陽不和，乖逆錯亂，則音聲難聽，絃又當調。宜以九九次其絲絃，大小聲相得，思之不傷人藏精神也。不調則舞亂，無正聲音，不可聽，傷人藏精神也，故神祇瑞應奇物不來也。故得其人能任，長於聲音者，然後能和合陰陽化也。以何知之也？爲之神明來應，瑞應物來會，此其人也。不者皆亂音，不能感動，故不來也。故凡事者當得其人，若神，不得其人，若妄言。得其人，事無難易，皆可行矣。不得其人，事無大小，皆不可爲也。是故古聖賢重舉措，求賢無幽隱，得爲古。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亂矣。古文衆多，不可勝書，以一事況十，十況百，百況千，千況萬，萬況億，億況無極。事各自有家類屬，皆置其事本文於前，使曉知者執其本，使長能用者就說之，視其相應和，中者皆是也，不應又不中者，悉非也。欲知古聖人文書道審不也。此比若呼人得其姓字者，皆應，鬼神亦然。不得姓字不

應，雖欲相應和，無緣得達，故不應也。故古者名學爲往精，精者，乃精念其事象可宜，復思其言也。極思惟此書策，凡事畢矣。書卷上下衆多，各有事宜，詳讀之，更以相足，都得其意，已畢備，不深得其要意，言道無效事，故見變不能解陰陽戰鬥。吾書乃爲仁賢生，往付有德，有德得之以爲重寶，得而不能善讀，言其非道，故不能樂其身，除患咎也。夫大道將見，其如無味乎？用之不可既乎？衆賢原之，可以和剛柔，窮陰陽位乎？諸文書畢定，各得其所。不復憤憤乎？惡悉去矣，上帝大樂，民無崇乎？澤及小微，萬物擾擾，不失氣乎？復反於太初，天地位乎？邪文已消，守元炁乎？一者道之綱，二者道之橫行，三者已亂，不可明也。吾道即甲子乙丑，六甲相承受，五行轉相從，四時周反始，書卷雖衆多，各各有可紀。比若人，一身頭足轉相使，一字適遺一字起，賢者次之以相補，合其陰陽以言語，表裏相應如規矩，始誦無味有久。念之不解驗至矣，灾害去身神還

聚，人自謹良無惡子，名之爲無刑罰，道化美極也。明案吾文以却咎，姦禍自止民自壽，原未得本無終始，十十相應太陽文也。十九相應，太陰文也。十八相應，中和文也。十七相應，破亂文也。十六相應者，遇中書也。十五相應無知書也，可言半吉半凶文也。十四中者，邪文也。十三中者，大亂文也。十二中者，棄文也。十一中者，迭中文也。十中者以下，不可用，誤人文也。隨傷多少，還爲人傷，久久用之不止法。絕後滅門，此十十文也。

右却邪而致正文法。

太平經卷之五十

太平經卷之五十一

原缺五十二卷

校文邪正法第七十八

純稽首戰慄再拜。子復欲問何等哉？純今見明師正衆文諸書，廼爲天談也，吾恐核驚，不知可先後，當以何能正得此書實哉？子欲樂得其實者，但觀視上古之聖辭，中古之聖辭，下古之聖辭，合其語言，視其所爲，可知矣。復視上古道書，中古道書，下古道書，三合以同類相招呼，復令可知矣。今凡書文盡爲天談，何故其治時亂時不平？願聞之。然能正其言，明其書者，理矣，不正不明，亂矣。正言詳辭必致善，邪言凶辭必致惡。今子難問不止，會樂欲知之，欲致善者但正其本，本正則應天文，與聖辭相得，再轉應地理，三轉爲人文，四轉爲萬物，萬物則生浮華，浮華則亂敗矣。天文聖書時出，以考元正始，除其過者置其實，明理凡

書，即天之道也。得其正言者，與天心意相應，邪也致邪惡氣，使天地不調，萬物多失其所，帝王用心愁苦，得復亂焉，故當急爲其考正之。今念從古到今，文書悉已備具矣，俱愁其集居而不純，集厠相亂，故使賢明共疑迷惑，不知何從何信，遂失天至心，因而各從其忤是也。使與天道指意微言大相遠，皆爲邪言邪文，書此邪，致不能正陰陽，災氣比連起，內咎在此也。吾見子問之，積眷眷不忍，故反覆爲子具道其意，疾疏吾辭，自深思念之。夫凡事者，得而不能專行，亦無益也。若能行之，除大謫也。夫天文亂，欲樂見理，若人有劇病，欲樂見治也，何以乎哉？然子自若愚耳，誠無知乎？劇病不以時治也，到于死亡，天文不治正，至於大亂，四時爲其失氣，五行逆戰，三光無正明，皆失其正路，因而毀敗，人民雲亂，皆失其居處，老弱負荷，夭死者半，國家昏亂迷惑，至道善德隔絕，賢者蔽藏，不能相救，是不大劇病邪？故當力正之。今愚人日學遊浮文，更迭

爲忤，以相高上，不深知其爲大害，以爲小事也，安知內獨爲陰陽天地之大病乎哉？天下不能相治正者，正此也。夫神祇有所疾苦，故使子來反復問之也，見晝宜旦夕宿夜，深惟思其要意，不可但自易，不爲皇天重計也。今帝王無所歸心，其咎甚大。吾今雖與子相對二人而談，以爲小事，內迺爲皇天是正語議，不敢苟空妄言，其咎在吾身，罪重不可除也。神祇之謫人，不可若人得遠避而逃也。子敢隨吾輕辭便言，若俗人陳忤相高上也。唯唯，不敢也。見天師言，且怪且喜，誠得盡力，冀得神祇之心，以解天下憂，以安帝王，令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吾願也。子願何一獨善，不可復及也。然吾所以常獨有善意者，吾學本以思善得之，故人悉老終，吾獨得在，而吾先人子孫盡已亡，而吾獨得不死，誠受厚命，慙於倉皇，無以自效，報之復之也。常思自竭盡力，不知以何效哉。見天地不調，風雨不節，知爲天下大病，常憐之。今得神人言，大覺悟，思盡死以自效於明

天，以解大病而安地理，固以興帝王，令使萬物各得其所想，以是報塞天重功，今不知其能與不哉？願復乞問，不及於明師。善哉，子之言也。今見子言，吾尚喜，何言天哉？吾書口口，萬不失一也。子但努力勿懈而理之，是可以復天功，不復疑也。帝王行之，尚且立得其力，何況於子哉？吾連見子之言，吾不敢餘力也。吾雖先生，志不及子也。今俱與子共是天地，願與子共安之。吾欲不言，恐得重過於子，反得重謫於天。子更詳聆之，復爲子反復悉分別道之。正文者，迺本天地心，守理元氣。古者聖書時出，考元正字，道轉相因，微言解，皆元氣要也。再轉者密辭也，三轉成章句也，四轉成浮華，五轉者分別異意，各司其忤，六轉者成相欺文，章句者，尚小儀其本也。過此下者，大病也。乃使天道失路，帝王久愁苦，不能深得其理，正此也。子幸欲報天恩，復天重功。天者不樂人與其錢財奇僞之物也，但樂人共理其文，不亂之耳。今吾見睹子初來學之

時，以爲子但且問一兩事而去，何意乃欲畢天道乎？吾言而不正，天道路略可見睹矣。子樂欲正天地，但取微言，還以逆考，合於其元，即得天心意，可以安天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文，以類召之，合相從，執本者一人，自各有本事，凡書文各自有家屬，令使凡人各出其材，圍而共說之，其本事字情實，且悉自出，收聚其中要言，以爲其解，謂之爲章句，得真道心矣。可謂爲解天之憂，大病去矣，可謂除地之所苦矣，可謂使帝王遊而得天心矣，可謂使萬物各得其所矣。是者萬不失一也。吾見子之言口口，知爲天使，吾不敢欺子也。今欺子，正名爲欺天。令使天不悅喜，反且減吾年，名爲負於吾身，又上慙於皇天，復無益於萬民，其咎甚大，子努力記之，但記吾不敢有遺力也。唯唯。見師言也，心中恐駭。既爲天問事，不敢道留止也，猶當竟之耳。師幸原其不及，示告其難易，故敢具問其所以。今文書積多，願知其真僞，然故固若子前日所問耳。十百相

應者是也，不者皆非也，治而得應者是也，不者皆僞行也。欲得應者，須其民臣皆善忠信也。何以言之？然子賢善，則使父母常安，而得其所置。妻善則使夫無過，得其力。臣善則使國家長安，帝王民臣俱善，則使天無災變，正此也。子寧解耶？不解耶？行，吾今欲與子共議一事，今若子可刺取吾書，寧究洽達未哉？小子童蒙，未得其意。子試言之，吾且觀子具解不？今若愚生意，欲悉都合用之，上下以相足，儀其事，百以校千，千以校萬，更相考以爲且可足也，不者恐不能盡周古文也。然子今言真是也。子前所記，吾書不云乎，以一況十，十況百，百況千，千況萬，萬況億，正此也。唯唯。願聞其校此者，皆當使誰乎？各就其人而作，事之明於本者，恃其本也。長於知能用者，共圍而說之，流其語，從帝王到于庶人，俱易其故行，而相從合議。小知自相與小聚之，歸於中知，中知聚之，歸於上知，上知聚之，歸於帝王。然後衆賢共圍而平其說，更安之，

是爲謀及下者，無遺筭，無休言，無廢文也。小賢共校聚之，付於中賢，中賢校聚之於大賢，大賢校聚之，付於帝王。於其口口成理文，是之無誤，真得天心，得陰陽分理，帝王衆臣，共知其真，是迺後下於民間。令天下俱得誦讀正文，如此天氣得矣，太平到矣，上平氣來矣，頌聲作矣，萬物長安矣，百姓無言矣，邪文悉自去矣，天病除矣，地病亡矣，帝王遊矣，陰陽悅矣，邪氣藏矣，盜賊斷絕矣，中國盛興矣，稱上三皇矣，夷狄却矣，萬物茂盛矣，天下幸甚矣，皆稱萬歲矣。子無閉塞吾文。唯唯，不敢蔽匿也。既受師辭，誠報歸之，匿之恐爲重罪成事也。善哉，子之言也。已得天心，子名爲已報天重功。唯唯。誠得退歸閑處，思其至意，不解懈也。行去矣，勿復疑也。

右考文訣。

太平經卷之五十一

太平經卷之五十三

分別四治法第七十九^①

真人純稽首戰慄，吾今欲有所復問，非道事也。見明師言事無不解訣者，故乃敢冒慙復前，有可問疑一事，何等？平行，吾即爲子說矣。夫帝王之仕，大臣皆當老，少子本非治世人也。何爲問此哉？吾見天氣，間者比連不調，或過在仕臣失實，令使時氣不調，人君不明，災害並行，道人亦傷。今天地三光，尚爲其病，故無正明道士，於何自逃，獨得不傷？故吾雖得獨蒙天私久存，常不敢自保。初少以來，事師問事，無能悉解之者。今不冒慙，重問於天師，解訣其要意，恐遂無復以得知之也。恩唯明師既加，不得已爲弟子說其所不及。善哉，子之言也。今日見子之言，吾知太平之治已到矣。然吾且悉言之，子隨而詳記之。夫治者有四法，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三

氣極，然後跛行萬物治也。願聞其意。天治者，其臣老，君乃父事其臣，師事其臣也。夫臣廼卑，何故師父事之乎哉？但其位者卑下，道德者尊重，師父事之者，乃事其道德，當與其合策而平天下也。地治者，友事其臣，若與其同志同心也。地者陰順，母子同列，同苞同憂，臣雖位卑，其德而和，和平其君之治。人治者卑其用，臣少小小，象父生其子，子少未能爲父作策也，故其治小亂矣。跛行萬物並治者，視其臣子若狗，若草木，不知復詳擇臣而仕之，但遇官壹仕，名爲象人無知也，何故乎哉？象人者，財象人形，苟中而已，不爲君計也，故善爭之也。象天治者，天下之臣，盡國君之師父也，故父事之。人愛其子，何有危時？夫師父皆能爲其子解八方之患難，何有失時也？象地治者，天下之臣皆國君之友也。夫同志合策，爲交同憂患，欲共安其位，地者順而承上，悉承天志意，皆得天心，何有不安時乎？象人治者，得中和之氣，和者可進可退難知，象子少未能

爲父計也，欺其父也。臣少，未能爲君深計，故欺其君也。少者生用日月少，人學又淺，未有可畏，故欺也，故其治小亂矣。象跛行萬物治者，跛行者無禮義，萬物者少知，無有道德。夫跛行萬物之性，無有上下，取勝而已，故使亂敗矣。象天治者仁，好生不傷。象地治者順善，而成小傷。象人治者相利多欲，數相賊傷，相欺怠。象跛行萬物而治者，終無成功，無有大小，取勝而已。觀此之治，足以知天氣上下中極未失治。欲樂第一者宜象天，欲樂第二者宜象地，欲樂第三者宜象人，欲樂第四者宜象萬物。象天者獨老壽，得天心；象地者小不壽，得地意；象人者壽減少，象萬物者，死無時無數也。象天者三道通文，天有三文明，爲三明，謂日月列星也。日以察陽，月以察陰，星以察中央，故當三道行書，而務取其聰明，書到爲往者，有主名而已，勿問通者爲誰。象地者二道行書，象人者一道行書，尚見苟留。象跛行萬物者，纔設言，復無文書也。今是

者，天使如是邪？人自爲之邪？時運也。雖然，帝王治將太平，且與天使其好善而樂，象天治，將中平者，象地治，將小亂者，法人治，將大亂而不理者，法歧行萬物治。此何故乎哉？今當以何救之？然天將興之，瑞應文琦書出，付與之，令使其大覺悟而授之。將衰者，天匿其文不見，又使其不好求之。賢臣者但得老而已邪？不也。老者乃謂耆舊，老於道德也，象天獨常守道而行，不失銖分也，故能安其帝王。老而無一知，亦不可仕也。其師父事之云何？友之云何？子之云何？其萬物之云何哉？父事之者，乃若子取教於嚴父也，乃若弟子受教於明師也，當得其心中密策祕言聖文，以平天下，以謝先祖，宗廟以享食之，其德以報天重功，故能得天下之心，陰陽調和，災害斷絕也。其友事者，以忠信相與合策，深計善惡難易。其子事者，必若父有伏匿之事，不敢以報其子，子有匿過，不敢以報其父母，皆應相欺，以此爲階也。其萬物者，大亂無數，夫物者春夏則爭

生，秋冬則爭死，不復相假須臾也。純再拜，所問多過誠重，甚不宜，誠有過於師。吾又且不敢匿此文也，見而不行之，恐得過於皇天。吾今當於何置此書哉？子既問之，子爲力特行，逢能通者與之，使其往付歸有德之君，帝王象之，以是爲治法，必且如神矣。得而不能深思用之，天亦不復過子也。唯不敢逆師言。然吾言亦不可大逆也。此乃天地欲平，而出至道，使子遠來具問此法，天使吾談，傳辭於子，吾亦不空言也。天不欲言，而吾言，無故泄天之要道，吾當坐之。子得吾言而往付歸，亦無傷無疑。吾告子至誠，天乃更與帝王厚重，故戒之也。天之運也，吉凶自有時，得而行之者，吉不疑也。謹問行者人，姓字爲何誰乎？然天之授萬物，無有可私也。問而先好行之者，即其人也。大道至重，不可以私任，行之者吉，不行者疑矣。謹更問天地何睹何見，時者欲一語言哉？實有可睹見，不空言也。天以安平爲權，無疾病，以上平爲喜，故使人民皆靜而

無惡聲，不戰鬥也。各居其所，則無病而說喜，則天言而不妄語也。若今使陰陽逆鬥，錯亂相干，更相賊傷，萬物不得處其所，日月無善明，列星亂行，則天有疾病，悒悒不解，不傳其言，則病不愈。故亂則談，小亂小談，大亂大談。是故古今神真聖人爲天使，受天心，主當爲天地談語。天地立事以來，前後以是爲常法，故聖人文，前後爲天談語，爲天言事也。言談皆何等事也？在其所疾苦文，失之者爲道質，若質而不通達者，爲道文，疾其邪惡者，爲道正善也，使其覺悟。今天地至尊自神，神能明位無上，何故不自除疾病，反傳言於人乎？天地者，爲萬物父母，父母雖爲善，其子作邪，居其中央，主爲其惡逆，其政治上下逆之亂之，父母雖善，猶爲惡家也。比若子惡亂其父，臣惡亂其君，弟子惡亂其師，妻惡亂其夫，如此則更相賊傷大亂，無以見其善也。天地人民萬物，本共治一事，善則俱樂，凶則俱苦，故同憂也。嚮使不共事，不肯更迭相憂也。是故天地

欲善而平者，必使神真聖人爲其傳言，出其神文以相告語。比若帝王治，欲樂善則有善教，今此之謂也。子欲樂知天心，以報天功，以救災氣，吾書即是也，得之善思念之，夫天心可知矣。唯唯，不敢忽。願師復重敕一兩言。然夫善惡各爲其身，善者自利其身，惡者自害其軀，子既有暢善意，乃憂天地疾病，王者不安，其功極已大矣。但詳思之，子行善極無雙，勿復止傷之也，使念善順常若此。唯唯，不敢懈怠也，不敢懈怠。

右忿別治所象安危法。

太平經卷之五十三

①案據敦煌本《太平經目錄》，此章應爲「分別四治法第八十一」。前缺第五十二卷『胞胎陰陽訣第七十九』。缺文見《太平經合校》第五十二卷。

太平經卷之五十四

使能無爭訟法第八十一

吾所問積多，見天師言事快而無已，其問無足時，復謹乞一兩言。平。行。今吾願欲得天地陰陽、人民歧行、萬物凡事之心意，常使其喜善無已，日遊而無職無事，其身各自正，不復轉相愁苦，更相過責，豈可得聞乎哉？子今且言，何一絕快殊異，可問者，何一好善無雙也？然若子所問，猶當順事，各得其心，而因其材能所及，無敢反強其所不能爲也。如是，即各得其所欲，各得其欲，則無有相愁苦者也，即各得其心意矣，可謂遊而無職事矣。天地之間，常悉使非其能，強作其所不及，而難其所不能，時睹於其不能爲，不能言，不憐而教之，反就責之，使其冤結，多忿爭訟，民愁苦困窮，即仰而呼皇天，誠冤誠冤，氣感動六方。故致災變紛紛，畜積非一，不可卒除，爲害甚甚，

是即失天下之人心意矣。終反無成功，變怪不絕，太平之氣何從得來哉？故不能致太平也，咎正在此。雖欲名之爲常平，而內亂，何從而得清其治哉？子今問之，欲深知其審乎。天地之性，萬物各自有宜，當任其所長所能爲，所不能爲者，而不可強也。萬物雖俱受陰陽之氣，比若魚不能無水，游於高山之上，及其有水，無有高下，皆能游往。大木不能無土，生於江海之中。是以古者聖人明王之授事也，五土各取其所宜，迺其物得好且善，而各暢茂，國家爲其得富，令宗廟重味而食，天下安平無所疾苦，惡氣休止不行爲害。如人不卜相其土地而種之，則萬物不得成竟其天年，皆懷冤結不解，因而天終，獨上感動皇天，萬物無可收得，則國家爲其貧極，食不重味，宗廟飢渴，得天下愁苦，人民更相殘賊，君臣更相欺詒，外內殊辭，咎正始起於此。是者尚但萬物不得其所，何況人哉？天下不能相治正，正由此也。此者大害之根，而危亡之路也，可不慎

哉，可不深思慮之胸心乎？故古者大聖大賢將任人，必先試其所長，何所短，而後署其職事，因而任之。其人有過，因而責之，責問其所長，不過所短。是者不感天也，反爲習進此家學，因而慎之，故能得天下之心也。今後世忽事，不深思惟古聖人言，反署非其職，責所不能及，問所不能睹，盲者不睹日，瘖者不能言，反各趣得其短，以爲重過，因而罪之，不爲欲樂相利祐，反爲巧弄上下，迭相賊害，此是天下之大敗也。自古者諸侯太平之君，無有奇神道也，皆因任心能所及，故能致其太平之氣，而無冤結民也。禍亂之將起，皆坐任非其能，作非其事職，而重責之，其刑罰雖坐之而死，猶不能理其職務也。災變連起，不可禁止，因以爲亂敗，吉凶安危正起於此。是以古者將爲帝王選士，皆先問視試其能，當與天地陰陽瑞應相應和不？不能相應和者，皆爲僞行。其相應和奈何，大人得大應，小人得小應，風雨爲其時節，萬物爲其好茂，百姓爲其無言，鳥獸跂行

爲其安靜，是其效也。故治樂欲安國者，審其署置。夫天生萬物，各有材能，又實各有所宜，猶龍昇於天，魚遊於淵，此之謂也。夫治者從天地立以來，迺萬端，天變易亦其時異，要當承天地得其意，得其所欲爲也。天者以三光爲書文記，則一興一衰，以風爲人君。地者以山川阡陌爲文理，山者吐氣，水通經脉，衰盛動移崩合，以風異爲人臣。人者以音言語相傳，書記文相推移。萬物者以衰盛而談語，使人想而知之。人者在陰陽之中央，爲萬物之師長，所能作最衆多，象神而有形，變化前却，主當疏記此變異，爲其主言。故一言不通，則有冤結，二言不通，輒有杜塞，三言不通，轉有隔絕，四言不通，和時不應，其生物無常，五言不通，行氣道戰，六言不通，六方惡生，七言不通而破敗，八言不通，而難處爲數家，九言不通，更相賊傷，十言不通，更相變革。故當力通其言也。古者無文，以何通之，文迺當起，但中止天地者，幾何起，幾何止，但後世不睹之耳。

中古三皇，當無文而設言。下古復有天地之氣，一絕一起，獨神人不知老所從來，經歷多故，知其分理內當有文，後世實不睹，言其無有，何故時有文，時無乎哉？天氣且弊，人且愚薄不壽，不能有可刻記。故勅之以書文，令可傳往來，以知古事無文，且相辯訟，不能相正，各自言是，故使有文書。此但時人愚，故爲作書，天爲出券文耳。見師言，已知之矣。願聞今通氣當云何？但三道通行八方之書，民吏白衣之言，勿苟留。急者以時解之，不急者隨天地萬物，須七月物終，八月而簡視，九月而更次，十月而不歸，三年上書而盡信誠者，求其人而任之。此人迺國家之良臣，聰明善耳目，因以視聆，不失四方候也。帝王得之，曰安而明，故當任之。其任之云何乎？必各問其能所及，使各自疏記所能爲，所能分解，所能長，因其天性而任之，所治無失者也。故得天下之歡心，其治日興太平，無有刑，無窮物，無冤民。天地中和，盡得相通也。故能致壽上皇，

所以壽多者，無刑不傷，多傷者迺還傷人身。故上古者，聖賢不肯好爲刑也，中古半用刑，故壽半，下古多用刑，故壽獨少也。刑者其惡迺干天，逆陰陽，畜積爲惡氣，還傷人。故上古聖賢不重用之者，迺惜其身也。中古人半愚，輕小用刑，故半賊其半。下古大愚，則自忽用刑，以爲常法，故多不得壽，咎在此。讀此書者，宜反復之，重之慎之，死生重事，不可妄也。夫子賢明者爲父計，臣賢明者爲君深計，子不賢不肯爲父深計，臣不賢明不肯爲君計。是少年者，即是其人身邪，其人邂逅吉凶者，流後生此格法也。是故上古聖帝王將任臣者，謹選其有道有德，不好殺害傷者，非爲民計也，迺自爲身深計也。故得天地心意，舉措如與神俱，此之謂審舉得其人，而得人力之君也。如此迺感神祇，迺後天上真神愛之，因而獨壽也。好用刑迺與陰氣並，陰者殺，故不得大壽，天之命略可睹可知矣，天地人所疾惡同耳。

右得天地人民萬物歡心國興家安天

下無爭訟者。

太平經卷之五十四

太平經卷之五十五

力行博學訣第八十二

今大命可知與未乎？雖然可知矣，見明師比言，大迷惑已解，唯加不得已，願復丁寧之。然吾道可睹意矣，得書讀之，常苦其不熟，熟者自悉知之。不善思其至意，不精讀之，雖得吾書，亦無益也。得而不力行，與不得何異也。見食不食，與無五穀何異。見漿不飲，渴猶不可救，此者非能愁他人也，還自害，可不詳哉？故聖人力思，君子力學，晝夜不息也，猶樂欲象天，轉運而不止，百川流聚，迺成江海。子慎吾言，記吾已重誠，子其眷眷，心可睹矣。爲善與衆賢共之，慎無專其市。夫市少人所求不得，故人不博學，所睹不明。故令使見其真道，不得其要意，不信道則疑不篤乎，各在此人之所以自窮者也。故當深惟思其意，以令自救輔也。

右對壽命指。

知盛衰還年壽法第八十三

天之授事，各有法律。命有可屬，道有可爲，出或先或後，其漸豫見。比若萬物始萌於子，生於卯，垂枝於午，成於酉，終於亥，雖事豫見，未可得保也。事各有可爲，至光景先見，其事未對，豫開其路。天之垂象也，常居前，未常隨其後也。得其人而開通，得見祐助者是也。不開不通，行之無成功，即非其人也。以是爲明證，道審而言，萬不失一也。但是其人，明爲其開，非其人則閉，審得其人則可以除疾，災異自消，夷狄自降，不須兵革，皆自消亡。萬物之生，各有可爲設張，得其人自行，非其人自藏。凡事不得其人，不可強行，非其有不可強取，非其土地不可強種，種之不生。言種不良，內不得其處，安能久長，六極八方，各有所宜，其物皆見，事事不同。若金行在西，木行在東，各得其處則昌，失其處則消亡。故萬物著於土地廼生，不能著於天，日

月星曆反著於天，廼能生光明。夫道如此矣，故有其人，星在天時有明，墮地反無光，即非其處也，故亂常道。有可爲出不妄行，是其人則明，非其人則不可行。夫道廼深遠，不可測商矣。失之者敗，得之者昌。欲自知盛衰，觀道可著，神靈可興也。內有壽證候之，以此萬不失一也。此廼神書也，還年之期，其道至重，何可不思。故傳之仁賢明，試使行之以自命。是其人應當並出，賢知並來，神書並至，奇方自出，皆令歡喜，即其人也。以此爲效，不如此言，或但先見，非可得行也。當遺後來，道不妄出也。實有可之，但問其人，令使自思。道之可歸，亦不可禁，亦不可使，聽其可之，觀其成功，道不可空。雖然，夫才不如力，力不如爲而不息也。夫天下之事，皆以試敗，天地神靈皆試人，故人亦象天道而相試也。得見善者，其命已善矣，其見惡者，命已疑矣。自古到今，不至誠動天，名爲強求，或亦遂得之，強求不得，真非其有也，安可強取，其事以不和良，乖忤

錯亂。人命有三品，歸道於野，付能用者。不能用者，付於京師，投於都市，慎無閉絕，後世無子，傳書聖賢及與道士，無主無名，付能用者。道自有可之，不可各人，可附言語。猶若大木歸山，水流歸海，不可禁止也。天性使然，順之者昌，逆之者敗亡。神書欲出，亦不可閉藏，得其人必自揚，不得其人暗聾盲，身則不悅，目中無光。精讀此策文，樂也。夫央天昌延命之期數，皆在此中也。太平之氣，皆已見焉，民慈愛謹良，皆以出焉，賢聖明者，皆已悅焉，殊方奇文，皆已付焉，勉行無懈，以自輔焉，明王聖主，皆以昌焉，夷狄却降，皆以去焉。萬民幸甚，皆以無言，天壽已行，不復自冤，老以命去，少者遂全。書傳萬世無絕，子孫相傳，日以相教，名爲真文，萬世無易，令人吉焉。道以畢就，便成自然，有祿自到，無敢辭焉。大人得之以平國，中士得之爲良臣，小人得之以脫身。

右通道意是非之策文。

太平經卷之五十五

太平經卷之六十五

卷五十六至六十四原缺

斷金兵法第九十九

六方真人純等，謹再拜白：欲有所問天法，不敢卒道，唯皇天師假其門戶，使得容言乎？道之，勿有所疑也。唯唯。今惟天師迺爲帝王解先人流災承負，下制作可以興人君，而悉除天下之災怪變不祥之屬。今愚生欲助天，太陽之氣使遂明，帝王日盛，姦猾滅絕，惡人不得行，盜賊斷亡，祿孽自藏，不復發揚，豈可聞乎？善哉，六子之間也，天使諸真人言。諾。君子已遂無憂，小人祿臣不敢作矣，其勝已出，災自滅息矣。今爲諸弟子具陳天格法，使不失銖分，自隨而記之。唯唯。然天法垂象，上古聖人常象之，不敢違離也。故常厭不祥，斷狡猾，使祿臣不得作者，皆由案天法而爲之，欲使陽氣日興，火大明，不知衰時者，便急絕由金

氣，勿使其王也。金氣斷則木氣得王，火氣大明，無衰時也。何謂也？然人君當急絕兵，兵者金類也，故當急絕之故也。今反時時王者賜人臣以刀兵，兵金類也，迺帝王賜之王者。王之名爲金王，金王則厭木而衰火，金王則令甲乙木行無氣，木斷乙氣則火不明。木王則土不得生，火不明，則土氣日興，地氣數動，有祿祥，故當急絕滅。云兵類，勿賜金物兵類，以厭絕不祥此也。天厭固與神無異，願聞金興厭木，何故反使火衰也？善哉，子之難問，可謂入道矣。真人欲樂知其大效，是故春從興金兵，則賊傷甲乙木行，令天青帝不悅，天赤帝大怒，丙丁巳午不順。欲報父母之怨，令使火行，多災怪變，生不祥祿害姦猾。其法反使火治憤憤雲亂，不可乎，大咎在此也。善哉善哉。願聞何故必多祿民臣、狡猾盜賊乎？爲真人重說，使子察察知之。天之格法，父母見賊者，子當報怨。夫報怨之家，必聚不祥，僞佞狡猾少年，能爲無道者，迺能報怨爲反逆也。是故

從賜金兵，厭傷木也，火治不可平也。此者天常格法也，不可以故人也。六真人以吾言不信，但急斷金兵，敢有持者，悉有重罪，即時火災滅除，其治立平，天下莫不言善哉。所以然者，火迺稱人君，故其變怪最劇也。其四行不能也。子欲重知其明效，五星熒惑爲變最劇也，此明效也。其四星不能。子慎吾書吾文，天法不失銖分。唯唯。行，爲六子重明陳天之法，故金氣都滅絕斷，迺木氣得大王，下厭土位，黃氣不得起，故春木王土死也。故惟春則天激絕金氣於戊，故木得遂興，火氣則明日盛，則金氣囚，猾人斷絕。金囚則水氣休，陰不敢害陽，則生下，慎無災變。木氣王無金，則得興用事，則土氣死。生民臣忠謹且信，不敢爲非也，是天之格法券書也。天地之常性常行，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矣。今天下復爲六子重明天法，使口口。今天下從兵，金氣也。又王者或以歲始賜刀兵，或四面巡狩止居，反賜金兵。王者，王也，以金兵賜人，名爲王金。金

王則水相，金玉則害木，水相則害火。西北陰也，東南陽也。少陰得王，太陰得相也。名爲二氣，俱得勝其陽。其灾生下，狡猾爲非，陰氣動則多妄言而生盜賊，是天格法也，六子知之耶？唯唯。然六真人已知之矣，慎天法。唯唯。今願請問，東南陽也，何故爲地戶？今西北陰也，反爲天門？然門戶者，迺天地氣所以初生，凡物所出入也。是故東南極陽也，極陽而生陰，故東南爲地戶也。西北者爲極陰，陰極生陽，故爲天門。真人欲知其效，若初九起甲子，初六起於甲午，此之謂也。故天道比若循環。周者復反始，何有解已？其王者得用事，其微氣復隨而起矣。善哉善哉。復爲六真人具陳一事。王者大興兵，則使木行大驚駭無氣，則土得王起。土得王則金大相，金大相則使兵革數動，乾兌之氣作，西北夷狄猾盜賊數起，是者自然法也。天地神靈，不能禁止也，故當務由厭斷金物，無令得興行也。善哉善哉。見師說天法，知其可畏矣。子知畏之則吉

矣。今皇天明師，幸哀其愚蔽，不達於道，迺具爲明陳天法。今是獨爲一君生耶？天下之爲法，悉如此耶哉？然天以是爲常格法，雖然木行火行，無妄從興，金嶽使錢，得數王盜行，以爲大害，使治難平也。反使金氣得大王，爲害甚甚，能應吾天法，斷之者立吉矣。治興，祿臣絕，天法不欺人也。願聞天以此爲格法意訣。然詳哉，六子問事也。然天地以東方爲少陽，君之始生也，故日出東方，以南方爲太陽。太陽君也，故離爲日，日爲君。南方，火也。火爲君，南方爲夏，夏最四時養長，懷妊盛興處也，其爲德最大，故爲君也，以此爲格法。雖然音爲角者，並於東方，位爲火者，並於南方。今太平氣盛至，天當興陽氣，故吾見六真人問事，知爲天使之，故吾爲六真人具說，所以興太陽君之行法，真人慎之。唯唯。

王者賜下法第一百

今天師幸哀，爲愚生陳天法悉具，

願復問一事。今帝王見群臣，下及民人。天法爲人父母，見其臣，是王者賢子也，故助王者治理天地也。民者，是王者居家不肖子也，爲王者主脩田野治生，見之會當有可以賜之者，不賜則恩愛不下加民臣，令赤子無所誦道，當奈何哉？善哉，真人之言也。然見賢者賜以文，見飢者賜以食，見寒者賜以衣，見賢者何故賜之以文乎？所以賜以文者，文者生於東，明於南，故天文生東北，故書出東北，而天見其象。虎有文，家在寅。龍有文，家在辰，負而上天，離爲文章，在南行，故三光爲文，日最大明。故文者生於東，盛於南，故日出於東，盛於南方。天命帝王，當象天爲法。故當賜文以興。太陽，火之行也，日興火，能分別睹文，是與非文，亦所以記天下是非也。善哉善哉。行，六真人已知天道大覺矣。今皇天明師爲天具道法，既無可惜，願聞賜之當以何文哉？詳乎，六子爲天問事也，然當如此。凡事常苦不口口，然樂象天法，而疾得太平者，但拘上古中古下

古之真道文書，取其中大善者，集之以爲天經，以賜與衆賢，使分別各去誦讀之。今思其古今要意，爲化民臣之大義，當奈何？因以各養其性，安其身，如此者，大賢儒莫不悅喜也。而無惡意，各得惟念天地之法，知之則令使人上尊愛其君，還惜其軀，深知明君重難得，其中大賢仁者，常恐其君老，分別爲索殊方異方。還付其帝王，故當賜以道書文。善哉善哉。子已知之矣。今或自易賜之以兵革金物，歸反各思利事，而上導武氣，化流小愚民，則使利事生，而兵興金王，狡猾作，盜賊起，金用事，賊傷木行，而亂火氣，是

天自然格法。子知之耶？唯唯。願問何不賜之以他文經書？然他書非正文，使賢儒迷迷，無益政事，非養其性。經書則浮淺，賢儒日誦之，故不可與之也。然同可拘上古聖經善者，中古聖經善者，下古聖經善者，以爲文以賜之。但恐非養性之道，使人不自重而反爲文也。然凡文善者，皆可以賜之，使其誦習象之，化爲善也。善哉善哉。

六子已覺之矣。

興衰由人訣第一百一

今天師幸都爲愚生言，願問賜飢者以食，寒者以衣意。然夫飢者思食，寒者思衣，得此心結，念其帝王矣，至老不忘也。思自效盡力，不敢有二心也。恩愛洽著民間，如有所得奇異殊方善道文，不敢匿也。悉思付歸其君，使其老壽，是故當以此賜之也，此名爲周窮救急。夫賢者好文，飢者好食，寒者好衣，爲人君賜其臣子，務當各得其所欲，則天下厭服矣。善哉善哉。是以天性上道德而下刑罰，故東方爲道，南方爲德。道者主生，故物悉生於東方。德者主養，故物悉養於南方。天之格法，凡物悉歸道德，故萬物都出生東南而上行也。天地四方六陽氣，俱與生物於辰巳也。子知之耶？唯唯。天之法下刑，故西北少陰，太陰爲刑禍。刑禍者，主傷主殺，故物傷老衰於西，而死於北。天氣戰鬥，六陰無陽，

物皆伏藏於內穴中，畏刑興禍，不敢出見。天道惡之下之，故其畜生，悉食惡棄也。是故古者聖人睹天法明，故尚真道善德奇文，而下武也，是明效也。今刑禍武生於西北而尚之，名爲以陰乘陽，以賤乘貴，多出戰鬥。令民臣不忠，無益王治，其政難乎？真人寧知之耶？唯唯。子可謂以覺矣。是故古者聖賢，常尚道德文，常投於上善處，而兵革戰備投於下處，一人獨居，則投文於床上，而兵居床下，如是則夷狄自降，盜賊日消滅矣。善哉善哉。行，子可謂已知之矣。六子詳思吾書意。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衆賢，吾之言不負天地賢明也。行去，辭小竟也，事他所疑，迺復來問之。唯唯。今六真人受天師嚴教，謹歸各居閑處，思念天師言，俱有不解，唯天師示訣之。行言何等也？今天迺自有四時之氣，地自有五行之位，其王相休囚廢自有時，今但人興用之也，安能迺使其生氣，而王相更相尅賊乎？咄咄。噫，六子雖日學，無益也，反更大愚，略類無知之人，何

哉，夫天地之爲法，萬物興衰反隨人故。凡人所共與事，所費用其物，悉王生氣，人所休廢，悉衰而囚。故人所興事者，即成人君長師也，人所爭用物，悉貴而無平也，人所休廢物，悉賤而無賈直也。是故天下人所興用者，王自生氣，不必當須四時五行氣也。故天法，凡人興衰，迺萬物興衰，貴賤一由人。是故古者聖人知天格法，不可妄犯也。故上古時人，深知天尊道用道，興行道，時道王。中古廢不行，即道休囚，不見貴也。中古興用德，則德王。下古廢至德，即德復休囚也。故人興用文則文王，興用武則武王，興用金錢則金錢王，興用財貨財貨王。天下人所興用悉王，自生氣，其所共廢而不用者，悉由凡物，何必迺當須天四時五行王，迺王哉？子學何不日昭昭，而反日益冥冥無知乎？真人用意尚如此，夫俗人共犯天禁，言其不然，故是也。今以子況之，人愚獨久矣。若真人言中，類吾爲天陳法，爲德君解承負先王流灾，將有誤人不可用者耶？如誤，何可

案用乎？六子若有疑，欲知吾道大效，知其真真與不，令疾上付賢明道德之君，使其按用之，立與天地迺響相應，是其人明效證驗也。今真人尚迺不能深知，是人能使物興衰進退，俗人比於子，冥冥與盲何異哉？今見天師分別爲愚生說之，已解矣，有過不也。夫人既學也，當務思惟其要意，勿但習言也。而知其意訣，是天地與道所怨也。又學者精之慎之。唯唯。行去記此天政事，可以厭猾祿，勿使德君失政事文也。唯唯。

太平經卷之六十五

太平經卷之六十六

三五優劣訣第一百二

大暗愚日有不解，冥冥之生稽首再拜，問一大疑。何等也？書中比比道天上皇氣且下，今訖不知其爲上皇氣，云何哉？子迺知深疑此，可謂已得道意矣。行明聽，爲真人具陳之。天有三皇，地有三皇，人有三皇。天有五帝，地有五帝，人有五帝。天有三王，地有三王，人有三王。天有五霸，地有五霸，人有五霸。何謂也？天有三皇若三光，地有三皇若高下平，人有三皇若君臣民也。天有五帝若五星，地有五帝若五嶽，人有五帝若五行五藏也。天有三王若三光，地有三王若高下平，人有三王若君臣民。天有五霸若五星，地有五霸若五嶽，人有五霸若五行五藏也。天師垂哀憐愚生，加不得已，示以天法，願聞其優劣云何哉？善哉，子之難問，可謂得天意，迺人天心，可

萬萬世貫結著，不復去也。然天之三皇，其優者若日，其中者若月，其下者若星也，其優劣相懸如此矣。地之三皇，其優者若五嶽，其中者若平土，其下劣者若下田也，其優劣相懸如此矣。人之三皇，其優者若君，其中者若臣，其下者若民，其優劣相懸如此矣。天之五帝，其優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三也，其下者比若四分星有其三也。地之五帝，其優者比若四分五嶽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三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三也。人之五帝，其優者比若四分大國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三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三也。天之三王，其優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大星有其二也。地之三王，其優者比若四分五嶽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二也。人之三王，其優者比若四分大國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

分大臣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二也。天之五霸，其優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大星有其一也。地之五霸，其優者比若四分五嶽有其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一也。人之五霸，其優者比若四分大國有其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一也。此迺天道不遠，三五各自反也。故天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地亦自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人亦自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也。其何一多也？願天師分解其訣意。然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氣，分爲三體，各有自祖始。故三皇者，其祖頭也，五帝者，其中興之君也，三王者，其平平之君也。五霸者，是其末窮劣衰，興刑危亂之氣也。故到五霸，迺四分有其一者，天道其統幾絕也。過此下者，微末不能復相拘制，比若大弱不能制強，柔不能制剛，少不能制衆，道且大亂，不能復相理。故更以上復

起。何謂也？然九皇者，皆始萌於北，五帝者始生於東，三王者茂盛於南，五霸者殺成於西也。天生凡物者，陽氣因元氣，從太陰合萌生，生當出達，故茂盛於東，既生當茂盛，故盛於南，既茂盛當成實，故殺成於西。天地陰陽道都周。夫物不可成實，死而已，根種實當復更生，故令陰陽俱，並入天門，合氣於乾，更以上始，此天地自然之性也。善哉善哉。夫天地人何不共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乎？善哉，子之難得其意。夫天地人分部爲三家，各異處。夫皇道者，比若家人有父也，帝道比若家人有母也，王道比若家人有子也，霸道者比若家人有婦也。今三家各異處，豈可共父母子婦耶？是若人分爲三家。寧得共父母子婦乎？真人寧曉不？唯唯。慎之，亦無妄枉難也。天道自有格常法，不可但以強抵觸之也，不敢不行弩力。唯唯。雖每問事，犯天師諱，不問又無緣得知之，欲復乞一言。平行。今是有四十八部，四十八部，其行云何哉？善乎詳哉，子之問事

也。此行得天心意者，災變不得起也。失天要道者，災變不絕。故使前後萬萬世，更相承負。夫善爲君者，迺能使災咎自伏，消其所失。至要自養之道者，反使邪氣流行，周遍天下。故生是餘災，反爲承負之厄會。何謂也？然精聽吾言。唯唯。天之上君若日，中者若月，下者若星也。地之上君若五嶽，中者若平土，下者若下田也。人之上君若君，中者若臣，下者若民也。有其全者，其人民萬物，悉無病平安，無爲盜賊欺僞佞者也。天地無災變，所謂上優，有其全者也。其四分有其三者，其三分人平善忠信，其一分傷死，或爲盜賊，共爲邪惡變怪，多少隨此四分一。其四分有其二者，其半人民萬物有病爲不信，半人有欺僞之心，其天怪變半。其四分有其一者，其三分者悉病，無實欺爲佞，皆爲盜賊，無有相利之心，一分者爲善耳。天怪前後不絕，不處甲處乙，會不去其部界中也，何故乎？善哉，子之言也。是令盡有者，其道德悉及之，德所及者能制之，

故盡善萬物，都蒙其道德，故平平也。其四分有其三者，其道德不及一分，故一分凶也。其四分有其二者，其半道德不及覆蓋，故半凶也。其四分有其一者，德微，財及一分，不及其三分，故三凶也。是故者聖人帝王，欲自知優劣，以此占之，萬不失一也。所不及，何故病乎？道德不能及，無爲無君長，萬物無長故亂，而多病姦猾，盜賊不絕也。古者以此占治，以知德厚薄，視其氣與何者相應，以此深知治之得失衰盛，明於日月也。善哉善哉，以何救其失乎？善哉，今真人以既知天經，當止此流災承負萬物也。夫災以何止之？唯天師教衆賢，使得及上皇氣。然宜各論真道於究，各思初一以自治勞病，即其復優，盡令有之矣。善哉善哉。行，真人戒事。唯唯，謹已敬受四十八部戒矣。其行道長短云何哉？詳乎子問也。不敢不詳，天道致重，師敕致嚴，故敢不一二問之也。善哉，知爲弟子數，可以通天道意。然天道有二，道應太陽、太陰、中和。優者行外，其次

行中，其次行內，霸者無道。但假路三王之內，道最短。天皇大優者，最行外。九皇共一道，相次劣者在內，其優者步行而不移，其次微移，其次微知，十五帝共一中道也。其優者行外，其次行而知，其劣者行而疾也。三王九人，共一內道騎行，其次小疾，其劣者馳也。十五霸最假內極路，其優者若飛行外，其中者若飛而疾，其劣者若矢也。真人知之乎？善哉善哉。真人前，子問此事，何一詳也哉？然吾初生以來，怪歲一長一短，日一厚日一薄，一前一却。不及天師問，恐遂不知之，願聞其意。善哉，子之言也。然厚者天之日也，其次厚者地之日也，其次厚者人之日也，其最薄者萬物之日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勿復竟問，是者子之私也，非難爲子窮說之也。天下會無以爲，亦無益於帝王承負厄會，百姓之愁苦，故不爲子分別道耳，不惜之也。唯唯。多犯天師諱，有大過。不謙也，樂欲知天上之事者，有私乃來，爲子悉說之。唯唯。行去。

右分別九皇十五帝九王十五霸行度優劣法。

太平經卷之六十六

①一百二：原本作「一百一」，據敦煌本《太平經目錄》改。

太平經卷之六十七

六罪十治訣第一百三

真人前，凡平平人有幾罪乎？平人不犯事，何罪過哉？噫，真人何其冥冥也。愚生不開達，初生未常聞，人不犯非法而有罪也。子言是也，與俗同記。不睹凡人迺有大罪六，不可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真人學，迺不見此明白罪，學獨不病憤憤耶？愚生忽然，不病之也。子尚忽然，夫俗人懷冤結而死，是也誠窮乎？遂無知然，而死訖覺悟。天地開闢以來，凡人先矇後開，何訾理乎？願聞之。然人積道無極，不肯教人開矇求生，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斷天生道，與天爲怨。人積德無極，不肯力教人守德，養性爲謹，其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迺斷地養德，與地爲怨，大咎人也。或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飢寒而

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財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窮。今反聚而斷絕之，使不得徧也，與天地和氣爲仇。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會不得久聚也，當相推移。天生人，使人有所知，好善而惡惡也。幸有知，知天有道而反賤道，而不肯力學之以自救。或得長生，在其天統先人之體，而反自輕不學，視死忽然，臨死迺自冤，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令使生遂無知，與天爲怨。所以然者，迺天自力行道，故常吉，失道則凶死。雖愛人欲樂善，著道於人身，人不肯力爲道，名爲無道之人，天無緣使得有道而壽也，迺使天道斷絕，故與天爲怨也。人生知爲德善，而不肯力學爲德，反賤德惡養，自輕爲非，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與地相反。地者好德而養，此人忽事，不樂好德，自愛先人體，與地爲咎也。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爲之，反致飢寒，負其先人之體，

而輕休其力，不爲力可得衣食，反常自言愁苦飢寒，但常仰多財家，須而後生，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天地乃生凡財物，可以養人者，各當隨力聚之，取足而不窮。反休力而不作之自輕，或所求索不和，皆爲強取人物，與中和爲仇，其罪當死明矣。此有六大罪，而天憎惡之，其罪不可除也。真人知之耶？唯唯。願聞天師，其爲罪何一重也？噫，子曰益愚，何哉？是乃滅門之罪也。何故言其重乎？愚生甚怪之，不知其要意。今唯天師更開示之，令使大覺悟，深知其意，不敢復犯也。然，真人言善哉，吾辭將見矣，真人宜自隨而力記之。唯唯。行，今皇天有道，以行生凡物，擾擾之屬，悉仰命焉。今大深道人，或默深知之，著其腹中，不肯力以教人也。夫教人以道，比若以火予人矣。少人來取之，亦不傷其本也。無極人來取之，亦不傷其本。今幸可共之，以教天下之人，助天生物，助地養形，助帝王脩正。又使各懷道，求生惡死，令使治

助治人，不復犯法爲邪凶惡，其心善則助天地帝王，養萬二千物，各樂長生，人懷仁心，不復輕賊傷萬物，則天爲其大悅，地爲其大喜，帝王爲其大樂而無憂也，其功增不積大哉？夫一人教導，如化百愚人，百人俱歸，各教萬人，萬人俱教，已化億人，億人俱教，教無極矣。此之善上洽天心，下洞無極，人民莫不樂生爲善。帝王遊無職，又何傷於人，而不力相示勅。今人幸蒙先師勅戒，得深懷至道而閉絕，不以相教示，使人無所歸命，皆令強死冤結，名爲斷天道，人多失道而妄爲，天也不得久生，地也不得久養。夫人不得不知道，小人無道多自輕，共作反逆，犯天文地理，起爲盜賊，相賊傷，犯王法，爲君子重憂，紛紛不可勝理，君王旦夕念之，悒悒自愁苦，使天地失其正，災變怪不絕，爲帝王留負。吾尚未能悉言，夫斷天道，大逆罪過，不可勝記，故財舉其綱紀，示真人是非重罪，當死明耶？死中尚得有餘過，故流後生也。可核哉，真人其慎之矣。唯真人迺知

一核，可謂已得長吉，遠凶害矣。唯唯。不敢離勅。然子已賢明，知天命矣。必生去死，不復疑也。今謹以聞天道之命，願得知地德之勅。然夫地之有大德，專以順天之道，以好養萬物，擾擾之屬莫不被恩德，養成其中者。是故大深大德之人，當象此爲行，幸蒙先師功力，得懷藏善道無極之德。夫德以教人，比若臨大水而飲之也。少人往學德，亦不傷其本，無極之人往學德，亦不傷其本也。如力教教之，皆使凡人知守深抱德，各自愛養其身。其善者，上可助天養且生長之物，下可助地畜養向成之物，悉並力同心，無有惡意。其中大賢明心，易開示者，迺可化，而上使爲君之輔，其中賢者，可爲長吏師，其下無知者，尚可爲民間之師長。凡人莫不俱好德化，而爲善者也。爲教如是，迺上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地，即大化之本根，助帝王養人民，令不犯惡爲耶，君子垂拱而無憂，其功著大，天地愛之，可移於官也。今則或懷有德廣大，而反詳愚閉，絕道德之路，

不助天養其且生，不助地養其且成，不助帝王和諸民人。今使愚人後生，遂暗無知，白黑不分明，互死不移，遂爲小人，不可東西，忽身自輕，相隨爲非，奸軌畜積，上下不能復相教，冥冥憤憤，無有忌諱，上犯天文，下犯地形，其行逆四時，亂五行，爲君子大憂，爲小人起害，爲賊盜，或還以自敗，僂其父母，因而無世。今尚但爲真人舉其綱紀，見其始，使衆人一覺自策之耳，不肯教久德，名爲斷絕地之養道，其罪過如此矣。是之爲無狀，乃死尚有餘罪，故流後生也。真人知之耶？可怪哉，可怪哉。真人知蚤怪，可謂且得活矣。唯慎之。唯唯。謹已受道德之禁，願聞仁者之行。然夫天地生凡財物，已屬於人，使其無根，亦不上著於天，亦不下著於地。物者中和之有，使可推行，浮而往來，職當主周窮救急也。夫人畜金銀珍物，多財之家，或億萬種以上，畜積腐塗，如賢知以行施，予貧家樂，名仁而已，助地養形，助帝王存良謹之民。夫億萬之家，可周萬戶，予陳

收新，毋疾利之心，德洽天地，聞於遠方，尚可常得新物，而腐塗者除去也。其中大賢者，迺日奏上其功於帝王。其中小賢日，舉之於鄉里。其中大愚人，不償報恩者，極十有兩三耳，安能使人大貧哉？爲善不止，大賢深明舉之，名聞國中，四海人道之者塞道。明王聖主聞之，見助養民大喜，因而詔取，位至鼎輔，因是得尊貴，世世無有解已，尚爲大仁，天下少有，上不負先祖，下不負於子孫，天地愛之，百神利之，帝王待之若明友，比鄰示之若父母，功著天地，不復去也，祿著官位，不復賤也，名著萬民，不復滅也。夫仁可不爲乎哉？或有遇得善富地，並得天地中和之財，積之迺億億萬種，珍物金銀億萬，反封藏逃匿於幽室，令皆腐塗。見人窮困往求，罵詈不予，既予不即許，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迺止。賜予富人，絕去貧子，令使其飢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與天爲怨，與地爲咎，與人爲大仇，百神憎之。所以然者，此財物迺天地中和

所有，以共養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處，比若倉中之鼠，常獨足食，此大倉之粟，本非獨鼠有也。少內之錢財，本非獨以給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當從其取也。愚人無知，以爲終古獨當有之，不知迺萬尸之委輸，皆當得衣食於是也。愛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窮救急，令使萬家之絕，春無以種，秋無以收，其冤結悉仰呼天，天爲之感，地爲之動，不助君子周窮救急，爲天地之間大不仁人。人可求以祭祀，尚不給與，百神惡之。欲使無世，鄉里祝固，欲使其死，盜賊聞之，舉兵往趨，攻擊其門戶，家困且死而盡，固固不肯施予，反深埋地中，使人不睹，無故絕天下財物，乏地上之用，反爲大壯於地下，天大惡之，地大病之。以爲大咎。中和之物，隔絕日少，因而坐之不足。飢寒而死者衆多，與人爲重仇。夫天但好道，地但好德，中和好仁。凡物職當居天下地上，而通行周給，凡人之不足，反迺見埋，病悒悒不得出見。夫天與地，本不樂欲得財也。天迺樂人生，

地樂人養也。無知小人，反壅塞天地中和之財，使其不得周足，殺天之所生，賊地之所養，無故埋逃此財物，使國家貧，少財用，不能救全其民命，使有德之君，其治虛空。夫金銀珍物財貨作之用，人功積多，誠若且勞，當為國家之用，無故棄捐，去之上下，地又不樂得之，以為大病，以為大壯。今愚人甚不仁，罪若此，寧當死不耶？中尚有忽然不知足者，爭訟自冤，反奪少弱小家財物，殊不知止。吾尚但見真人使陳，財舉其綱，見其始。夫大不仁之人過積多，不可勝紀，難為財用，真人宜熟思之。故天地中和三氣憎之，死尚有餘罪，當流後生，真人寧覺知之耶？唯唯。可恢哉，吾不欲聞也。真人遺此語，天必奪子命，令知覺悟，惡之且活矣。自勅慎事。唯唯。謹已敬受道德仁戒，願聞有知不好學真道意。善哉，子之言也。夫天生人，幸得有賢知，可以學問而長生。天之有道，樂與人共之，地有德，樂與人同之，中和有財，樂以養人。故人生樂求真道，真人

自來，為之不止，比若與神謀，曰歌為善，善自歸之，力事眾賢，眾賢共示教之，不復遠也。可以全其身，不負先人之統，佗人盡夭終，獨得竟其天年，人皆名惡，獨得為善人。為眾人師，聞於遠方，內懷真道德仁而有之。助天生物，助地養形，助帝王化民。上師迺可化無極人，盡使愚人守道不為非。中師可化萬人，小師可化千數百人，致有益於君王，使小人知禁，不犯非匿邪。上感得官，不負祖先，不辱後生，維學若此，寧可不為乎？故古者聖賢，悉以勸學人為大憂，助天地生成，助帝王理亂，此天地之間，善人之稱也，或有愚人，生而懷願有知，而不肯力學真道，反好為浮華，行以欺人，為子則欺其父母，為臣則欺其君，為下則欺其上，名為欺天，罪過不除也。或有反好俗事爭鬥，相隨為非，睹真人之人，反大笑之，笑之言無以學為，遂令冥冥，愚無可知。又好勝而不可，苛言天地無數，賢深無知，恣情而行，上犯天文，下犯地理，出入無復節度，歸則不事父母，

羣愚相與會聚，遂為惡子。為長吏致事，還戮其父母，不能自惟思，因逃亡為盜賊，行害傷殺人，殊不止。此正天所忌，地所咎，帝王所愁苦，百神所憎，父母所窮也。此害人之大災，絕其先人之統子也。今不力學真道，為行如此，於真人意，寧當死不？死有餘罪，流其子孫，尚名為惡人之世，盜賊之後，惡寧流後生不耶？今尚但為真人舉其端首，其惡不可勝記，難為財用，真人寧覺知之耶？真人自慎。唯唯，吾甚恢哉。子知恢，已去惡矣。謹已具聞四事，願後聞其次。然夫天生人，使其具足乃出之，常樂其為道與德，仁人幸有知，可以學德，天地以德養萬物，樂人象之。故太古之德人忍辱，象地之養物也。人學為之，則其心意常悅，不復好傷害也，見事而慎之，日而為者善，不復欲為惡也。以類相聚，日益高遠，為之積久，因成盛德之人，莫不響應，眾人歸向之。聚謹順善不止，因成大深師，其德迺之助天養欲生之物，助地養欲長之物，又好助明王化

民，使爲謹，不復知其凶惡。小爲德，或化千數百人，大爲德，或化萬人以上。因使萬人轉成德師，所化無極。爲德不止，凡人莫不悅喜。天地愛之，增其筭，鬼神好之，因而共利祐之。其有功者，廼人君官仕之德，不樂傷害衆人。樂之好之，所求者得居常獨樂，無欲害之者。此本由學順善爲德，廼至于斯，名聞遠方，功著天地，不負祖先，不辱後生。今人或幸有知，心知善惡，而反自輕易，不力學爲善德，反隨俗愚暗之人爲惡。好用氣尚武，辭語常凶，言出而逆，欲以伏人。自言便，復有便於人者；人自言勇力，復有勇力於人者。故凡天下之事，各有所伏窮，故可制也。夫大火當起之時，若將不可拘，得水便死。人爲不善，當怒之時，若將不可制也，得獄便窮。用口若將不拘，得病使降。故夫天地治人，悉自有法尺寸。人乃有知，不肯好學，反自輕爲非，所居爲凶，無愛之者。天地憎之，百神惡之，帝王得愁苦之。此不成善人，自成盜賊，死尚成惡鬼，用力強梁，

其死皆不得用。道理人莫不共知之，而自易不爲善，汗！先人之統，負於後生之子，遂見字爲凶賊人之類也。人莫肯與其交語，行人不欲與同道，此子何過，承負父母之惡，尚或見謂爲盜賊之子，或遂得死亡焉。真人來，人自易，不好學於明師爲德，反隨小人，過乃如此，寧當死有餘罪不乎？可畏哉，天師勿須道，吾念之已苦心痛矣。見人不學，以爲小事，安知廼致此乎？人甚愚，與俗人相似，人不深計，死有餘罪。真人既有功於天地，慎之。唯唯。不可自易也。吾尚但舉其綱，見其始，不學之惡，不但盡於是也。子得吾書，覺悟自深計之。唯唯。誠得，歸便閒處精之詳之。然是也。學而不精，與夢何異。唯唯。謹已受吾事之勅，願聞人生有力不爲之教。然天地共生歧行，皆使有力，取氣於四時，而象五行。夫力本以自動舉，當隨而衣食。是故常力之人，日夜爲之不懈，聚之不止，無大無小物，得者愛之。凡物自有精神，亦好人愛之，人愛之便來歸人。比

若東海愛水，最居其下，天下之水悉往聚，因得爲海。君子力而不息，因爲委積財物之長，家遂富而無不有。先祖則得善食，子孫得肥澤，舉家共利。爲力而不止，四方貧虛莫不來受其功，因本已大成。施予不止，衆人大譽之，名聞遠方，功著天地。當力周窮救急，助天地愛物，助人君養民。救窮乏不止，凡天地增其筭，百神皆得來食，此家莫不悅喜。因爲德行，或得大官，不辱先人，不負後生。人人或有力反自易，不以爲事，可以致富，反以行鬥訟，妄輕爲不祥之事。自見力伏人，遂爲而不止，反成大惡之子。家之空極，起爲盜賊，則飢寒並至，不能自禁爲姦，其中頓不肖子即飢寒而死。勇力則行害人，求非其有，奪非其物，又數害傷人，與天爲怨，與地爲咎，與君子爲仇，帝王得愁焉。遂爲之不止，百神憎之。不復利祐也。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凶害日起，死于道旁，或窮於牢獄中，戮其父母，禍及妻子，六屬鄉里皆欲使其死，尚有餘罪復流後生，或成乞者之

後，或爲盜賊之子，爲後世大瑕。真人前，其過責如此，寧當死有餘罪不？吾見天師說事，吾甚驚核心痛，恐不能自愈。真人知心痛，將且生活矣。若忽然不大覺悟，子死不久也。慎之，吾言不可犯，犯者身滅矣，非吾殺之也，其行自得之，子亦知之乎？唯唯。吾爲子陳此六事，未能道其萬分之一也。賢深得吾道，宜深思遠慮，勿反苟自易，不怨爲善也。爲力學，想得善爲惡，則反廼降人也。各自爲身計，此中有六死罪，又有六大善，俱象之爲，身爲其善必得善也，自易爲惡者，日得凶惡。子矣自策自計，莫樂於自恣。慎之思之。惟之念之，賢明之心，必當易開也。道德仁善，付有道德之士，凶惡付不深計之子，此格法。能皆象吾書文以自正，則天下無復惡人也。此乃天上太古洞極之道，可以化人，人一知之俱爲善，亦不復還反其惡也。上士樂生，可學其真道，大深大賢可學其德，好施之人可學其仁，有知之人可學其知，有能之人可學其能，有力之人可

學其力。如能並盡用之，思之熟之，身已遠凶惡矣。天地愛之，六方養之，帝王無復事也，廼長游而治，真人亦知之乎？大樂至矣，吾甚大喜。子可謂樂善知之矣。是故古者賢聖，廼教而不止者，廼睹天禁明，各爲身計也。故賢聖之教，辭語滿天下也。子獨不覺乎？善哉善哉。是故古者聖賢上士皆悉學，晝夜力學而不止者，亦睹見天地教令明也。故不敢自易爲非也，不敢自輕易而不力學也。故得長吉而無害，此諸賢者異士，本皆無知，但由力學而致也。此中諸凶惡人，悉由不力學，自輕自易所致也。吾之爲道，吉凶之門戶也，子亦豈知之耶？唯唯。故都舉廼以上及其下也，何謂也哉？噫，子意何不覺也。見天師連說，今更眩不自知，以何爲覺，以何爲不覺也。今使子知行之。真人前，夫天治法，化人爲善，從上到下，有幾何法哉？其法萬端，各異意。然真人尚正若此，俗人難覺，迷日久是也。有過，唯天師。然助帝王治，大凡有十法。一爲元氣治，二

爲自然治，三爲道治，四爲德治，五爲仁治，六爲義治，七爲禮治，八爲文治，九爲法治，十爲武治。十而終也，何也？夫物始於元氣，終於武。武者斬伐，故武爲下也。故物起於太玄，中於太陽，終死於白虎。故元氣於北，而白虎居西，此之謂也。故天使元氣治，使風氣養物。地以自然治，故順善得善，順惡得惡也。人者順承天地中和，以道治，主動道，凡事通而往來。此三事應天地人讖，過此三事而下者，德仁爲章句，過仁而下，多傷難爲意。故吾之爲道，常樂上本天之性戒，中棄未天之性也。生凡物，本者常理，到中而成，至終而亂，失亂者不可復理，故當以上始也。故天常守本，地守其中一轉，人者守其下三轉，故數亂道也。真人豈已曉知之耶？唯唯。子今有疑。夫隨師可言，不敢有疑也。真人前，天將祐帝王，以何爲明證哉？將利民臣，以何爲效乎？唯天師，今不及何也，數言而不中，多得過，故不敢復言也。賺乎，行。唯唯。然天將祐帝王，予其琦文，

今可以治，用之絕踰，與陰陽相應，將利小臣也。予其良吏，將利民也，使其生善子。真人言是。豈復有奇說耶？而已極。唯天將欲興有德人君也，爲其生神聖，使其傳天地談，通天地意，故真人來爲其學也。宜以付謹良之民，覺其心，使其惟思，付上有大德之君也，以示衆賢，共曉其意已解，以歸百姓。百姓得之，十五相從，議之治之，連不平，非獨天地人君也。過乃本一在人長，長自得重過責於皇天后土，皆由一人。時有先學得真道者，不力相化教，大深幸先知德，力不相化，畜積有財之家，不肯力施爲仁，人生有知足以學，而不肯力學求真道以致壽。有能足以學德，以化其身，而不肯力學德以自化，有力不肯力作自易，反致困窮，此有大過六。天人爲是獨積久，天地開闢以來，更相承負，其後生者尤劇，積衆多相聚爲大害。令使天地共失其正，帝王用心意，久愁苦而不治，前後不平，天大疾之。故吾急傳天語，自太古到今，天地有所疾苦，悒悒而不

通，凡人不得知之，皆使神聖人傳其辭，非獨我也，真人勿怪之也。今吾已去世，不可妄得還見於民間，故傳書付真人，真人反得已去世俗，不可復得爲民間之師。故使真人求索良民而通者付之，今趨使往付歸有德之君也，敢不往付留難者，坐之也，何其重也。今天當以解病而安帝王，令道德君明示衆賢，以化民間，各自思過，以解先人承負之謫，使凡人各自爲身計，勿令懈怠，迺後天且大喜，治立平矣。子或懷狐疑，以吾言不大誠信者，吾文但以試爲真。所以然者，古文億億卷，其治常不能太平也。令賢明深長，獨懷狐疑，謂書不然也。夫勇士不試，安知其多力，見文而不試用，安知其神哉？吾受天言，以試真人，自是之後，得凡文書，皆立試之，不得空復設僞言也。天大疾之，地大苦之，以爲大病，誠冤忿恚。因使萬物不興昌，多灾夭死，不得竟其天年。帝王悒悒，吏民雲亂，不復相理。大咎在此六罪也。有道妬道，不肯力教愚人，有德妬德，不肯力化愚

人，有財畜積而妬財，不肯施予。天生凡人，使施之天。有知，不肯力學正道以自窮，見教反笑之。有能，不肯力學施，見教反罵詈之。有力，不肯力作可致富爲仁，反自易懈惰。見父母學教之，反非之。故勅真人疾見此文，使衆賢各自深惟念百姓，自思大過，真人寧曉知教勅耶？唯唯。今神人既爲天陳法，何不但得人而已，布於民間，必當以上下乎？善哉善哉。今天上極太平氣立至，凡事當順，故以上下也。不以上下，則爲逆氣，令治不平，但多由逆氣不順故也。真人欲復增之耶？不敢也。故當以上下，勿復重問。唯唯。行去，慎事各爲身計。此有大過六，天道至嚴，不可妄爲，天居上視人。唯唯。願復更請問一言，凡人已得要道要德，當於何置之？當上以付其君。何必當以付之也？夫要道迺所以安君也，以治則得天心。夫要德所以養君，以治則得地意。實知之而不肯奏上，皆爲不敬，其罪不除。何其重也？觀子之事植辭，如無一知者。夫爲子乃

不孝，爲民臣廼不忠信，其罪過不可名字也。真人乃言，何一重者等也，真人之學何不日深，反日向淺哉？甚愚生實不睹。子尚言不睹，夫俗人蔽隱藏其要道德，反使其君愁而苦愚暗，咎在真道德蔽而不通也。又要道廼所以稱天也，要德廼所以稱地也，愚人廼斷絕之，天憎之，地惡之，其過不除也。真人幸獨爲天所私得壽，而學反未盡，廼及天禁，宜事者慎之。唯唯。

右天教合和使人常吉遠凶之經。

太平經卷之六十七

太平經卷之六十八

戒六子訣第一百四

吾將去有期，戒六子一言。夫道廼洞，無上無下，無表無裏，守其和氣，名爲神子，近求則大得，遠求則失矣。故古君王善爲政者，以腹中始起，真能用道，治自得矣。動不失其法度數，萬物自理，近在胸心，散滿四海。古者聖人名爲要道。治樂欲無事，慎無失此，此以繩正賢者。今重丁寧以曉子，子六人連日問吾書，道雖分別異趣，當共一事。然舌能六極周，王道備，解說萬物，各有異意。天地得以大安，君王得以無事。吾書乃知神心，洞六極，八方自降而來伏，皆懷善心，無惡意，其要結近居內。比若萬物心在裏，枝居外。夫內興盛則其外興，內衰則其外衰。故古者皇道帝王聖人，欲正洞極六遠八方，反先正內，以內正外，萬萬相應，億億不脫也。以外正內者，萬失之也。

故古者大聖教人深思遠慮，閉其九戶，休其四使，使其渾沌。比若環無端，如胞中之子而無職事也，廼能得其理。吾之道悉以是爲大要，故還使務各守其根也。夫天將生人，悉以真道付之物具。故在師開之導之，學之則可使無不知也。不闖其門戶，雖受天真道，無一知也。比若嬰兒生，投一室中，不導學以事，無可知也。所以人異者，但八方異俗，故其知學不同也。若能一人學，周流表裏，盡知之矣。吾將遠去有所之，當復有可授，不可得常安坐，守諸弟子也。六人自詳讀吾書，從上到下爲有結，不解子意者，考源古文以明之。上行者玄真知之，下行者順真知之，東者初真知之，南者太真知之，西者少真知之，北者幽真知之。夫道廼大同小異，故能分別陰陽而無極，化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中和萬物小備，未能究天地陰陽，絕洞無表裏也。故但考其無，舉其綱，見其始，使可儀而記。記古記今，其要亂自同，神聖所記，猶重規合矩，雖相去億億萬年，比

若相對而語也。故可爲爲天地常經，爲陰陽作神道，勿怪吾書前後甚復重也。所以復重者，恐有失之也。又天道至嚴，既言不敢不具，通不通，名爲芟道，爲過劇。吾誠哀之，此雖復重。比若上古聖人，中古聖人，下古聖人，皆異世而生，其辭相因，復重而說，更以相考明，迺天道悉可知，此之謂也。行矣，吾有急行，重慎持天寶，傳付其人。

右戒六弟子。

太平經卷之六十八

太平經卷之六十九

天讖支干相配法第一百五

真人再拜曰：愚賤生，緣天師常待之以赤子之分，恩愛洽著，倉皇得旦夕進見，天功至大，不可謝。今欲復有質問密要，天之祕道，又不敢卒言。平道之，子既爲天問，事當窮竟，不得中弃而止也。唯唯。愚生見天師所說，無有窮極時也。迺後弟子俱天覺，承知天師深洞，知天地表裏陰陽之精，諸弟子恐一旦與師相去，無可復於質問疑事，故觸冒不嫌，問可以長久安國家之讖，令人君常垂拱而治，無復有憂。但常當響琴瑟，作樂而遊，安若天地也，無復有危時，豈可聞乎哉？然諸真人思精進乎？深眇哉，所問迺求索洞通天地之圖讖文，一言迺萬世不可易也。天公疾多灾愁苦之，迺使諸真人來問疑乎？諾。且爲真人具說天之規矩大要，秘文訣令，使其口口，真人自

隨而記之。唯唯。然夫皇天迺以四時爲枝，厚地以五行爲體，枝主衰盛，體主規矩。部此九神，周流天下，上下洞極，變化難睹。爲天地重寶，爲衆神門戶，自有固常，不可妄犯，順之者長吉，亂之者長與天地乖忤。唯唯。願聞其意，豈可睹耶？善哉，諸真人言也。方爲子具道之，但俱自精，安坐思吾言。唯唯。

天常讖格法，以南方固爲君也。故曰在南方爲君也，火在南方爲君，太陽在南方爲君，四時盛夏在南方爲君，五祀竈在南方爲君，五藏心在南方爲君。君者，法當衣赤，火之行也。是故君有變怪，常與陽相應，非得與他行相應也。陽者日最明，爲衆爲長，故天讖常以日占君盛衰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知之矣。人君之法，常當求與仁者同家，有心者爲治。其可與共爲治者，常當行道而好生。小小幼弱，於其長臣賢成器者，君當養之，不宜傷也。故東方者好生，南方者好養。夫不仁用心，不可與長，共事不明，不可

以爲君長。故東方者木仁有心，南方者火明也。夫天法，帝王治者常當以道與德，故東方爲道，道者主生，南方爲德，德者主養，故南方主養也。治者當象天以文化，故東方爲文，龍見負之也，南方爲章，故正爲文章也。章者大明也，故文生於東，明於南。故天文者赤也，赤者火也。仁與君者動上行，日當高明，爲人作法式。故木與火動者，輒上行也，君之象也。故居東，依仁而上，其治者故當處南。故東方爲少陽，君之始生也。故日出於東方也。南方爲太陽，君之盛明也。少陽爲君之家及父母，太陽爲君之身，君之位也。少陽爲君之家，木爲火之父母，君以少陽爲家，火稱木之子。真人知之耶？唯唯。子已知之矣。少陰爲臣，臣者以義屈折，伏於太陽。故金隨火屈折，在人可欲，爲臣者常以義屈折，佐君可欲爲也，故少陰稱臣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太陰爲民，民流行而不止，故水流行而不知息也。民者，職當主爲國家

王侯治生。故水者當隨生養木也。東方者君之家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天之格讖，少陽者畏少陰。故臣者反主錄國家王侯官屬也。太陽畏太陰，是故國有道與德，而賢明，則民從也。國無道德，則民叛也。是故治國之大要，以多民爲富，少民爲大貧困。諸真人曉知之耶？唯唯。行已覺矣。

天之格法，分爲六部。東南上屬於天，故萬物生皆上行，蚊行人民皆出處外也，屬於天。故天爲之色，外蒼象木，內赤象火。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已曉矣。

天地之格讖，西方北方下屬於地，故萬物至秋冬，悉落下歸土也。人民蚊行，至秋冬悉入穴而居。故地之爲色也，外黃白象土金，內含水而異，象北行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讖，東方南方位尊，上屬天，主治，爲君長師父。西方北方位卑，屬地，爲臣，爲後宮，爲民。故己者，甲之後宮也。甲，天也，王者之本

位也。故甲爲心星，心星，火也，爲王者。故東方亦爲王者之先也。心星，火也，行屬南方。比若日出東方，而位在南方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天之格讖，丙爲火之長，最其大明者也，君之位也。辛者屬丙，辛者丙之後宮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今己亦爲皇后，辛亦爲皇后，何謂也？善哉，子之難也，得天讖訣意。然己配甲，申者丙之父也，故己迺太皇后之宮也。辛者，配丙，丙者甲之子也，故辛者小皇后之宮也。丙者迺甲之適子，受命皇之君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真人已知之矣。庚者屬乙，是國家諸侯王之埧也。壬者屬丁，是帝王女弟之埧也。癸者屬戊，是國家太皇后之婦家也。善哉，真人已知之矣。

今十干已解，各有所屬，願聞地之十二支，當云何哉？善耶，然天之爲法，陰陽雖行，相過事者，各自有家。天之爲法同，不舉家，悉相隨而止耳。

甲者以寅爲家，乙者以卯爲家，丙者以午爲家，丁者以巳爲家，戊者以辰戌爲家，己者以丑未爲家，庚者以申爲家，辛者以酉爲家，壬者以子爲家，癸者以亥爲家。故天道者，反行治也。地道者，止也。故有分土，反無分民，蓋有國土而無國。故天地者不移，天反一日一夜，周流一竟，行之以此爲常。故十二支各居其處，不隨十干而行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天地之道，四時五行，其道以相足，轉而異辭，周流幽冥，無有極時，獨古者大神聖人時時知之耳。欲盡爲子說之，難爲財用，又復太文，反令益憤憤，使土德之君見眩亂，不知所從，故止也。不惜爲諸子說也，而說無窮極，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少覺矣。德君據吾天讖以治，萬不失一也。是故天道迺有固界也。以東與南爲君王，象屬天，故名爲天子也。以西與北爲後宮民臣，象也屬地，故地爲后宮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讖，東方者畏西方，是故天地開闢以來，王者從兵法，興金氣，武

部則致君之象無氣。火者大衰，其治凶亂。真人欲樂知天讖之審實也，從上古中古到于下古，人君棄道德，興用金氣兵法，其治悉凶，多盜賊不祥也。是故上古聖人深知天固法象，故不敢從兵革武部以治也。帝王欲樂長安而吉者，宜按此天讖，急囚斷金兵武備，而急興用道與至德，以象天法，以稱皇天之心，以長厭絕諸姦猾不祥之屬也，立應不疑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讖格法，太陽雖爲君者，反大畏太陰，水之行也。水之甘良者，酒也。酒者，水之王也，長也，漿飲之最善者也，氣屬坎位，在夜主偷盜賊。故從酒名爲好縱，水之王長也，水王則衰太陽。真人欲樂知天讖之審實也，從太古以降，中古以來，人君好縱酒者，皆不能太平，其治反亂，其官職多戰鬥，而致盜賊，是明效也。是故太平德君方治，火精當明，不宜從太陰，令使水德王，以厭害其治也。故當斷酒也。願聞睹斷之耶，斷何所酒哉？但斷市酒耳。今天師何睹何見，而獨斷絕市

酒耶？然夫市者，迺應水之行也。故四方人民凡物，悉流而往聚處。是故江海亦水之王長也。故凡百川財物，亦流往聚處也。夫水者，北方玄武之行也，故貪數劫奪人財物。夫市亦五行流聚而相賈利，致盜賊狡猾之屬，皆起於市，以水主坎。天之法，以類遙相應。故市迺爲水行，縱其酒，大與之，復名爲水王，市人亦得酒而喜王，名爲二水重王。其咎六。厭衰太陽之火氣，使君治衰，反致妖臣。真人知之耶？今見天師訣之，眩亂不曉，願聞其大訣。善哉，子之言也。然諸真人乃遠爲天來問事，爲德君帝王解承負之害，吾無所惜也。俱安坐，爲諸真人分別悉說，道其大要意。唯唯。

天之讖訣，金玉興用事。人大興武部者，木絕元氣，土得王。大起土者，是太皇后之宮也。氣屬西北方，太陰得大王，則生妖臣，作後宮，失路騰而起。土王則金相，復相隨騰而起，己與辛之氣俱得興王，騰而大起。天之格法，則生後宮多妖，此非後宮之過

也，此廼名爲治失天讖，失其大部界，反使災還反相覆也。是廼天地開闢以來，先師天時運未及，得分別具說天之大部界也。令帝王便失天之法治，令生此災變。真人深知之耶？唯唯。天之讖也，縱酒者水之類也。市者水行，大聚人王處也，而縱酒於市，名爲水酒大王。水王則火少氣，火少氣則化成灰，化成灰則變成土，便名爲火，付氣於土也。土得王起地，與金水屬西北。太陰屬於民，臣反得王。後生詿臣，己氣復得作，後宮犯事，復動而起，其災致偷，盜賊無解時。各在縱水，令傷陽德。今所以爲真人分別說之者，見子來問事，大口口惓惓，承知爲皇天欲祐德君，故吾爲真人分明天地大分治，所當象之，勿復犯也，犯者復憤憤致亂矣。子知之耶？唯唯。願問一疑。行言。今京師同聚人衆財貨中類，京師反應水行耶？噫，諸真人學何一時昭昭，時時闇昧哉？不及，然安可盡及耶？然夫京師者，廼應土之中，火之可安止處也。非若市，但可聚財處也。

夫京師廼當並聚道與德，仁與賢深，共治理天下。何故廼言京師人君，但當聚財貨乎？子其大愚哉，子以吾言不信，爲子道之。古者京師到今，諸聚道德賢深者，天下悉安其理，但聚珍寶財貨，而無賢明者，悉亂於真人意，京師寧可若市，但可聚財處，非乎？寧解耶？唯唯。

爲諸真人重明天讖格法。日者生於少陽，盛於太陽。月者生於少陰，盛於太陰。日者天之精也，陽之明也，故日爲君，位在南方。月者地之精也，陰之明也，故月爲臣，位在北方。南方爲晝，北方爲夜，是故日得王用事，則月與夜衰短，月得王用事，則日與晝衰短。故北方氣王，則南方氣衰，南方氣王，則北方氣衰也。故當急止酒王，以斷衰水金也。真人重明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分也，陽者爲天爲男，爲君爲父，爲長爲師，陰者爲地爲女，爲臣爲子，爲民爲母。故東南者爲陽，西北者爲陰。真人欲知天讖審實，從天地

開闢以來，諸縱令兵武備，使王縱酒，使王從女，政大從其言，使其王，少陰太陰與地屬西北。從是令者，後皆亂而有凶害。仁深道德賢明聖人，悉屬東南，屬於陽，屬於天。從是言者，後悉理。願聞夫賢聖何以屬東南方也。火之精爲心，心爲聖，木之精爲仁，故象在東也。東南者養長諸物，賢聖柔明亦養諸物，不傷之也。故夫聖賢柔明爲性，悉仁而明，仁者象木，明者象火，故悉在東南也。善哉善哉，見天師之言，已大解矣。

又天讖格法，東南爲天斗綱，斗所指向，推四時，皆王受命。西北屬地，爲斗魁所繫者，死絕氣，故少陰太陰，土使得王，勝其陽者，名爲反天地，故多致亂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數人，緣天師哀之，爲其說天讖訣，願問事一言之。今南方爲陽，易反得巽離坤，北方爲陰，易反得乾坎艮。善乎，子之難也，睹天微意。然易者，廼本天地陰陽微氣，以元氣爲初。故南方極陽生陰，故記其陰。北方極陰生

陽，故記其陽。微氣者，未能王持事也。故易初九子，爲潛龍勿用，未可以王持事也，故勿用也。此者但以元氣之端首耳。善哉善哉。行，真人已解矣。今吾所記天讖，乃記天大部，能王持天政氣，爲天下綱紀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今吾所言，正天下人君所當按之以爲治法也。子之所問，正氣之端首也。今真人見吾言或疑也，爲諸真人具說天地八界。唯唯。日之界者，以日出於卯，入於酉，以南爲陽，北爲陰。天門地戶界者，以巽初生東南角，乾初生西北角，以東北爲陽，以西南爲陰。子初九、午初六，以東爲陽，西爲陰。立春於東北角，立秋於西北角，以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此名爲天地八界，分別陰陽位。真人寧解耶？唯唯。行，已解矣。是故大部以東南爲天，西北爲地，地得順從。令王得伏其天者，爲天地反，故凶。天得行其事，王者得伏其地，爲順，各得其所，故吉。真人得書，思之思之，以付歸上德之君，思吾文行之，與神無異，天即

祐助之，不宜時也。行，爲子說天讖證爲小竟，欲爲真人大說，天上地下，絕洞八極及星宿羅列，悉一二說，周流天道微妙，或人反眩，不知所之，後令真道絕不用，無以解古流災，復令上愁焉。故但爲子說大部易知者，使其覺而已。故不言微妙難知者，不惜之也。唯唯。願請問一訣事。言之。今且天師爲愚生說天之十干，皆有配合，地道十二支，同有陰陽奇偶，何故獨得天配合乎？善哉，子之難也，可謂爲得道要乎。然地者但比於天。爲純陰獨居，同自有陰陽耳。天與地法，上下相應，天有子，地亦有子，天有午，地亦有午，天有坎，地亦有坎，天有離，地亦有離，其相應若此矣。是故丑未者，寅之後宮也。申者屬卯，侯王之壻也。亥者配辰，卯者配戌。辰戌者，太皇后之家婦也。酉者屬午，小皇后也。子屬巳，巳，帝王女弟之壻也。真人知耶？唯唯。是故干爲帝王，支亦爲帝王。是故寅者，甲之支也，故丑未稱后宮。午者，丙之支也，故酉稱后宮。卯者，

乙之支也，故申稱侯王之壻也。辰者，戌之支也，故稱太皇后之家也。亥者，癸之支也，故稱太皇后之家婦也。子者，壬之支也，故稱帝王女弟之壻也。巳者，丁之支也，故稱帝王女弟也。此天地相應和之法也。善哉善哉。願聞此辰戌君，未獨男則共聚，女則共嫁，何也？微妙哉，子之難也。然天者極陽，地者極陰也。地衆，凡陰之長也。陰者常偶數，故并也。今戊己同地也，何故不并？善乎，夫戊己者，五千也，地之陽也，位屬天，故不并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知之矣。今真人難是也。今五行字迴轉而相足，以具天下凡事。子得吾書，自以類惟思其惡意，上下六方絕洞，皆已備，是故聖人見一以知萬，大賢見一以知千，愚者力示會獨亂，不得道真也。故道德者付真人，真人知之耶？唯唯。行，知之矣。願復請問一事。令此上天之四時，地之五行，悉道帝皇侯王后宮之家，天道盡往配之，中亦豈有百姓萬物相配乎？善哉，子之問也，可謂睹大道

要矣。然此相配者同耳。夫五行者，上頭皆帝王，其次相，其次微氣。王者帝王之位也，相者大臣之位，微氣者小吏之位也。王者之後老氣者，王侯之位也。老氣之後衰氣者，宗室之位也。衰氣之後病氣者，宗室犯事失後之象也。病氣之後囚氣者，百姓萬民之象也。囚氣之後死氣者，奴婢之象也。死氣之後亡氣者，死者丘冢也。故夫天垂象，四時五行周流，各一興一衰，人民萬物皆隨象天之法，亦一興一衰也。是故萬民百姓，皆百王之後也。興則爲人君，衰則爲民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子已知之矣。

右以天讖長安國家以治詆臣絕姦偽猾滅。

太平經卷之六十九

太平經卷之七十

學者得失訣第一百六

真人謹問：吾復欲都合正所寫師前後諸文，使學者不得妄言，豈可聞乎？善哉，子何一日益閑習也。然吾之道法，廼出以規陽，入以規陰，出以規行，入以規神，出以規衆書，入以規衆圖，出以消災，入以正身，出以規朝廷之學，其內以規入室。凡事皆使有限，努力好學者，各以其材能，反失其常法，外學則遂入浮華，不能自禁，內學則不應正路，返入大邪也。夫諸學者廼常有大病，不能自知也。其好外學，才太過者，多入浮華，令道大邪，而無正文，反名爲真道，更以相欺詒也。內學才太過者，多入大邪中，自以得之也。不與傍人語，反失法度，而傳妄言也。今子乃疑，故復來問之。今爲子意善惓惓，使使無慮，爲其規矩，令各有限度可議，以爲分界而守之也。今

古文衆多，不可勝限也。凡學樂得其真事者，勿違其本也。學於師口訣者，勿違其師言，是其大要一也。夫學之大害也，合於外章句者，日浮淺而致文而妄語也。入內文合於圖讖者，實不能深得其結要意，反誤言也。學長生而出，合於浮華者，反以相欺也。合於內不得要意，反陷於大邪也。今子來反復問之，故爲子陳其文，見其限也，合其法度者是也，不合者非也，明矣。可以是知之也。凡書爲天談，十十相應者是也，十九相應者小邪矣，十八相應者小亂矣。過此而下，非真不可用也。名爲亂天文地理，陰陽不喜，萬物戰鬥，人民被其大咎也。思養性法，內見形容昭然者是也。外見萬物衆精神者非也。學凡事者，常守本文而求衆賢，說以安之者是也，守衆文章句，而忘本事者非也，失天道意矣。使人身自化爲神者是也，身無道而不成神，自言使神者非也。但可因文書相驅使之術耳。說凡事本末中央相似者是也，不相類似者非也。入室始少食，久久

食氣便解去不見者是也，求道自言得之不還，反有問者非也。凡去者悉還，有教問者是也，而無教問者，而容死也。守清靜於幽室，成者是也，自言得道行，以怒語言者非也，失精之人也。入學而日善，過其故者得道之是也，入學而反爲日惡，不忠信者非也，陷於大邪中也。讀書見其意，而守師求見訣示解者是也，讀書不師訣，反自言深獨知之者非也，內失大道指意也。學已得道，固事衆師衆賢不懈者是也，此日進之數也。故古聖已知道，自若事師不敢止也，去師則讀文不懈也，學而獨自言得其要意，不復力讀古文聖辭，自言是不事衆聖明者，非也，下愚之人也。凡人學而窮竟，其可求學者是也，萬物皆然，萬物既生，皆能竟其壽而實者是也，但能生，不而竟其壽，無有信實者非也。爲善得其實宜者是也，不得其實宜者，但外是內非也。案讀吾書盡，不離繩墨而得其實者是也，讀書出其奇，多才而不得其要實者非也。天有風雨，而萬物時生者是也，風雨而

萬物反傷者非也，有毒也。爲經道而日興盛者是也，不日向興，反日向衰者，行內失其意者非也。是故夫天地之性爲善，不即見其身，則流後生，以明其行也。爲惡亦不即止其身，必流後生，亦以謬見明其行也。故夫爲善惡者，會當見耳。但爲善者，比若向日出，猶旦彰明也。爲惡者，比若向日入，猶且冥冥，此天地陰陽自然性也。天生萬物，迺各隨其行，而彰之不隱匿也。故善者上行，命屬天，猶生人屬天也。惡者下行，命屬地，猶死者惡，故下歸黃泉，此之謂也。得吾書者，以付上德君也。吾有此書，敢障絕而傳讀之也。天道治天，不可盡知也，不可聽信一人之言。今故爲子定古聖文，今復要其合策，明書前後相因，以相證也。天地開闢以來，賢聖雖異世而生，相去積遠，所疾惡者同也。共爲天談，救世得失也，其言相似，猶若重規合矩。轉以相彰明，不得不也。夫物類相聚興也，其法皆以比類象相召也，是明效也。爲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考

合異同以成文也。拘古以明今，共議其事以內文者，明其外文以外文者，還考繫其內文也。使可萬世傳，無重過於天。一人之言，不可獨從也。衆人

之言，深策取古賢聖之辭，內與天同也，共定而置之。帝王日明解訣，諸憤亂灾惡除，天無重憂，共爲者興，拒逆者灾不除也。

右是學者得失訣。

太平經卷之七十

太平經卷之七十一

真道九首得失文訣第一百七

真人再拜，請問一事。然言之。

今天師爲太平之氣出授道德，以興無上之皇，上有好道德之君，乃下及愚賤小民，其爲恩迺洞於六合，洽於八極，無不包裹。今賢深得師文學之，及其思慮爲道，上以何爲竟，下以何爲極乎？善哉，真人之問，一何微要也。其欲聞洞極，知神靈進退邪？實愚蔽暗，事者不及，唯天明師錄示之。諾。道有九度，分別異字也。今將爲真人具陳其意，自隨而記之，勿使有所失也。唯唯。然一事名爲元氣無爲，二爲凝靖虛無，三爲數度分別可見，四爲神游出去而還反，五爲大道神與四時五行相類，六爲刺喜，七爲社謀，八爲洋神，九爲家先。一事者各分爲九，九九八十一首，殊端異文密用之。則共爲一大根，以神爲使，以人爲戶門。今爲子

條訣之。亦不可勝豫具記。自思其意，其上三九二十七者，可以度世，其中央三九二十七者，可使真神吏，其下三九二十七者，其道多耶。其神精不可常使也。令人惚惚恍恍，其中時有不精之人，多失妄語，若失氣者也。今愚生見師言，眩冥不知東西，願分別爲下愚生說之。然其上第一，元氣無爲者，念其身也，無一爲也。但思其身洞白，若委氣而無形，常以是爲法，已成則無不爲無不知也。故人無道之時，但人耳，得道則變易成神仙，而神上天，隨天變化，即是其無不爲也。其二爲虛無自然者，守形洞虛，自然無有奇也，身中照白，上下若玉，無有瑕也。爲之積久久，亦度世之術也。此次元氣無爲象也。三爲數度者，積精還自視也，數頭髮下至足，五指分別，形容身外內莫不畢數，知其意，當常以是爲念。不失銖分，此亦小度世之術也。次虛無也。四爲神游出去者，思念五藏之神，盡出入見其行游，可與語言也。念隨神往來，亦洞見身耳。此者

知其吉凶，次數度也。五爲大道神者，人神出，迺與五行四時相類，青赤白黃黑，俱同藏神，出入往來，四時五行神吏爲人使，名爲具道，可降諸邪也。六爲刺喜者，以刺繫地道神，各亦自有典，以其家法，祠神來游，半以類真，半似邪，頗使人好巧，不可常使也，久久愁人。七爲社謀者，天地四時、社稷山川，祭祀神下人也，使人恍惚，欲妄言其神，暴仇狂邪，不可妄爲也。八爲洋神者，言其神洋洋，其道無可繫屬，天下精氣下人也，使人妄言，半類真，半類邪。九爲家先，家先者純見鬼，無有真道也，其有招呼者，純死人之鬼來也。此最道之下極也，名爲下士也。得其上道者，能并使下，得其下道者，不能使其上也。今願聞何故有是上下乎哉？然此者，人行之所致也。守本者得上，好身神出入游者得中也，愚人迺損其本守末，他游神者得下。守本者能盡見之，守中者半見之，守末者不能還自鏡見之道也。故凡學者，迺須得明師，不得明師，失路矣。故師師相

傳，迺堅於金石，不以師傳之，名爲妄作，則致凶邪矣。真人慎之慎之。唯唯。故古者上學聖賢，得明師名爲更生，不得明師者，名爲亂經。故賢聖皆事師迺能成，無有師，道不而獨自生也。善哉善哉。真人欲知其效，比若夫人居大賢之里，則使人大賢，居中賢之里，則使人中賢，居不肖之里，則使人不肖，常不及此之謂也。學此道者，審之詳之，此天之要道也。慎之慎之。唯唯。行去，道歸其人，以付賢明。唯唯。是神訣要道也。

右真道九首得失文訣。

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第一百八

真人問神人曰：受道以何爲戒乎？神人言：道乃有大戒，不可不慎之也。夫且得道，臨且成之時，乃與諸神交結也，與精神爲鄰里，出入相見睹，與人相愛，若父子也。夫道乃重事也，或悔與人，且欲奪人道，故先試人，視人堅不。共來欺人，使人妄語，得其

辭語，堅閉之，慎無傳之也，即可得壽也，久可得真道矣，傳之日消亡矣，又使人好生而惡害。真人曰：願聞其日消亡意。精神消亡，身即死矣。夫虛無絕洞之道，常欲使人好生而惡殺，閉口無泄，迺可萬萬歲也。真人問神人：願聞無泄之禁忌。神人言：然大人泄之亡其位，中人泄之即斷其氣，小人泄之滅其世類也。所以然者，夫天地乃以此自殊異自私，故能神尤重之也。夫天地不深知絕洞之道，以何爲神乎，以何爲壽乎？記之，吾告子，其精之重之慎之。真人唯唯，不敢妄言也。真人稽首，願更聞其將欲欺人，柰何乎哉？神人言：然於人心中有惡意，使大邪來欺，人能堅閉耳，不聽其辭語，則吉矣，聽其辭則凶害矣。夫人君聽之惡其臣，言其臣不忠信而欲反也。臣子聽之惡其君，就來欺之，言子今當爲聖人，今當爲人君。小人聽之，使人自言且大尊也。父聽之惡其子，子聽之惡其父。辯變其辭語，熒惑人心意，言其且善且惡，亂人政治，一喜

一怒，大佞之邪也，方欲害人也。從古到今，諸學長壽者，皆不得度於此辭也。真人問曰：當奈何哉？神人言：閉耳無聽，閉口無語，此但佞邪，無可聽者也。聽之即真道去，去即死矣。子欲長存，慎之此辭也。吾已爲子先更之，幾何中於此大邪矣。吾常自正吾心，不復用之也。此大邪常積，欲觀人堅不，大猾邪常或乃來入人之腹中，動人之心，使人心妄爲故也。時時怒喜，不能自禁止，皆爲邪所誤也。爲邪所推，衆深得滅亡。於此者積衆多，審得其重戒，心亦不可移也，非獨學道者也。百姓喜怒無常，同是子可爲也。子慎之自精。真人唯唯。真人曰：吾身嘗中於大邪，使吾欲走言，吾欲當爲人主，後當飛仙上天。吾受其言，信之大喜。後反三月病癲疾，見神人天師言，心中大悅喜，吾親嘗中如此矣，幾爲劇病，後癲疾自止得愈，遂得數千歲。今自幸復與神人相睹，重復道戒，睹見門戶，冀得長度爲天上之吏。神人言：子持心志堅如此，何憂不得上

九天，周歷二十五天乎哉？今是諸得上天之士，皆得持心堅密，不可誤者也。諸可熒惑誤者，皆反蚤死，不得度也。欲得長壽，讀此文以爲重戒，此乃死生之戒，不可不慎也。是故古者聖賢先得度世者，不聆此之力也，學道而反不得，不長度者，皆坐聆此，得其賊也。夫天上大神，非賊人可爲，便使人還此害尅，故無大福也。當生反死，轉爲天賊也。今吾所教示真人書，悉皆可得大壽矣。或得度世，但謹自持，無以此爲害，審能專心，可得萬萬歲。真人唯唯。吾不敢爲非，請受明戒。神人言：子好道如此，成事得上天之階矣。真人問：戒獨有此邪？復有深者邪？復有上天之戒，固固戒人耳。專戒以言共欺人，言人且尊貴，以是戒人。故使人觸防禁，得誅死焉。復數試人以玉女，使人與其共遊，已者共笑人賤，還反害人之軀。但人常默，萬歲無可聆，但獨自守終命，何有害哉？死生之間專此也。真人唯唯。真人問：何故專使邪神來試人乎？神人言：道

重難與人也，其執必堅，死而已者，亦不奪人之願也。天上度世之士，皆不貪尊貴也。但樂活而已者，亦無有奇道也。記吾戒，子口口矣，吾言萬世不可忘也，正使上行窮周無訾之天，其戒皆如此矣，無復有奇哉也。真人唯唯，不敢離繩墨之間也。神人言：審如子言，已得道矣。吉者日進，邪者上休矣。持心若此，成神戒矣。成事乘雲駕龍，周流八極矣。大道坦坦已得矣，命已長壽無極矣。真人曰：唯唯。神人言：道實大無內外，但常恐爲大邪所害，而不聽一邪，邪於何敗乎？故古者帝王好道而學，不聽邪者，盡得萬萬歲，其聽用邪言者，悉自敗矣。吾道迺萬端，悉當知其利害。真人唯唯。今得神人之辭，皆得須臾長生乎？神人言：不深戒，成事口口凶矣，道不得成也。真人言：吾生有祿命邪，僥倖也，迺得與神人相遭逢。神人言：然六人各自有命，一爲神人，二爲真人。三爲仙人，四爲道人，五爲聖人，六爲賢人，此皆助天治也。神人主天，真人

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錄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故人生各有命也，命貴不能爲賤，命賤不能爲貴也。子欲知其審實，若魚雖乘水，而不因水氣而蜚，龍亦乘水，因水氣迺上青雲，爲天使乎？貴賤實有命，愚者而妄語。古者聖人帝王，其大優者，不復錄問僞言也，知其口口，會無可能爲也。此比若教無道之人，令卒蜚安而蜚乎哉？能飛者獨得道仙人耳。夫百姓相與遊戲，言我能蜚，實不能蜚，此妄言者若此矣。真人言：善哉，吾一覺於此。神人言：子自若愚，爲天命可強得也哉？真人言：然此道亦可學耶？神人言：然有天命者，可學之，必得大度，中賢學之亦可得大壽，下愚爲之可得小壽。子欲知其效，同若凡人學耳。大賢學可得大官，中賢學者可得中官，愚人學者可得小吏。夫小吏使於白衣之民乎？以是言之，猶當勉學耳。真人唯唯。吾爲之，未嘗敢懈也。神人言：然努力信道，天地之間各取可宜，

亦無妄也。真人唯唯。請得尊天重地，敬上愛下，順用四時五行可爲，不敢爲非也。神人言：善哉善哉，子得道意矣。吾不復重教示子矣。

右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

太平經卷之七十一

太平經卷之七十二

原缺七十三至八十五

齋戒思神救死訣第一百九

六方真文悉再拜問：前得天師言，太平氣垂到，調和陰陽者，一在和神靈，歸俱分處，深惟天師之語，使能反明洞照者，一一而見之，其人積衆多，何以能致此，諸道士能洞反光者，能聚之乎？噫，大善哉。天上皇氣且至，帝王當垂拱而無憂。故天遣諸真人來，具問至道要，可以爲大道德明君，悉除先王之流災承負，天地之間邪惡氣，鬼物凶姦尸咎殃爲害者耶？故真人來，一一口口，問此至道要也。諸弟子亦寧自知不乎？忽然不自知也。今忽不自知，何故問之？歸思天師教勅，有不解者，今不自知，當皆以何能，聚此諸絕洞虛靖反光，能見邪者，怪之，今故相與俱來共問之也。善哉，真人精益進，乃知疑此。天使子來，悉爲

德君具問，可解邪者。諾。方今爲真人具說，分別道其要意，安坐共記。唯唯。天地自有神寶，悉自有神精光，隨五行爲色，隨四時之氣興衰，爲天地使，以成人民萬物也。夫天地陰陽之間，莫不被其德化而生焉。得其意者立可睹，不得其大要意，無門戶知，能大開通用者大吉，可除天地之間，人所病苦邪惡之屬，不知其大法者，神亦不可得妄空致，妄得空使也。願聞其意，使可萬萬世傳而不妄。善哉，子之問也。然欲候得其術，自有大法，四時五行之氣，來入人腹中，爲人五藏精神，其色與天地四時色相應也，畫之爲人，使其三合，其王氣色者蓋其外，相氣色次之，微氣最居其內，使其領袖見之。先齋戒居閒善靖處，思之念之，作其人畫像，長短自在。五人者，共居五尺素上爲之。使其好善，男思男，女思女，其畫像如此矣。此者書已衆多，非一通也。自上下議其文意而爲之，以文書傳相微明也。吾書雖多，自有大分，書以類相聚從，字以相明，則畢得其要

意。唯唯。此四時五行精神，入爲人五藏神，出爲四時五行精神。其近人者，名爲五德之神，與人藏神相似，其遠人者，名爲陽歷，字爲四時兵馬，可以拱邪，亦隨四時氣衰盛而行。其法爲其具畫像，人亦三重衣，王氣居外，相氣次之，微氣最居內，皆戴冠幘乘馬，馬亦隨其五行色具爲。其先畫像於一面者，長二丈，五素上疏畫五五二十五騎，善爲之。東方之騎神持矛，南方之騎神持戟，西方之騎神持弓弩斧，北方之騎神持鑲楯刀，中央之騎神持劍鼓。思之當先睹是內神已，當睹是外神也，或先見陽神而後見內神，睹之爲右此者，無形象之法也。亦須得師口訣示教之，上頭壹有關，知之者遂相易曰，爲其易致易成，宜遠於人，便間處爲之，易集近人，必難成也。於其道成曰明，大絕反洞者聚之，病形不多，多則吉，少則凶。或有不及所治，不決解愈，當得多少而可哉？高得萬，中得四五千，下得十數百，如百數十。其何多也？噫，真人其復故愚邪？安坐，方

爲子道其大要意也。今承負之後，天地大多灾害，鬼物老精凶殃，尸咎非一，尚復有風濕疽疥，今下古得流灾衆多，不可勝名也。或一人有百病，或有數十病。假令人人各有可長，或有可短，或各能去一病，如一卜卦工師中知之，除一禍祟之病，大醫長於藥方者，復除一病，刺工長刺經脉者，復除一病，或有復長於灸者，復除一病，或有長於祀者，復除一病，或有長於使神自導視鬼，復除一病。此有七人，各除一病，這除去七病。下古人多病，或有一人十數病，乃有自言身有百病者，悉無不具疾苦也。盡諸巧工師，各去一病，這去七病，其餘病自若在，不盡除去。七工師力已極，此餘病不去，猶共困人，久久得窮焉，故多得死，不能自度於厄中也。人生比竟天年幾何，睹病幾何，遭厄會衰盛進退。天之格法，比如四時五行有興衰也。八卦乾坤，天地之體也，尚有休囚廢絕少氣之時，何況人乎？人者，乃象天地四時五行，六合八

方相隨，而壹興壹衰，無有解已也。故當豫備之，救吉凶之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亡亂，則可長久矣。是故治邪法，道人病不大多。假令一人能除一病，十人而除十病，百人除百病，千人除千病，萬人除萬病。一人之身，安得有萬病乎？故能悉治決愈之也。子知之邪？唯唯。故教其豫作戒，成其道者聚之者。唯唯。行，子知之矣。行，爲真人明陳列之。此所治病者，鬼物大邪，共爲盜賊。夫帝王安平，常備軍師兵者，以備人，反爲無義，成姦賊也。故一人敢死，十人不敢當，十人敢死，百人不敢當，百人敢死，千人不敢當，千人敢死，萬人不當，萬人敢死，四面橫行。備其有疾病折傷，故軍師乃備萬二千入者，以備非常。其二千入者，但備以補其休通耳，乃能服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不用大言無效訣第一百一十

請問一事，天師，今太平氣垂到，邪氣當思息除去也。然，子言是也，又非也。然太平氣至，邪固當自消去。惟天地開闢以來積久，邪氣大衆多，更相承負，太平之治氣雖至也，亦安能一旦悉卒除此乎？故當豫備之。爲其作法困窮，然后求索良工，已大後之矣。夫上古之人，人人各自知真道，又其時少邪氣。太上中古以來，人多愚，好爲浮華，不爲真道，又多邪氣狂精殃咎，故人多卒窮天年而死亡也。悉由用心愚闇蔽，不知豫防其本也。今當上德君治，天愛之，不欲使其若此，愚人多窮也，當使卒其大德，與天同心。故天使諸真人來問疑，使吾爲其陳法，可以厭禦邪不祥妖惡者，故吾爲真人具言之。今真人反言當自除不備，此言非也，名爲大誤君子之辭也。子言不可用也。何謂乎？然有大急，乃后求索之，不可卒得也，令人窮困矣。故真人言大誤，

不可用也。今積穀乃滿倉，可以備飢餓也。今爲真人察察道之，使可萬萬世不忘也。唯唯。今飢乃教人種穀，言耘治之，待其米成，乃可得火炊食，亦豈及事邪？於此已餓死困矣。或不及春時種之，至冬飢念食，乃欲種穀，種之不生，此豈能及事活人邪？非獨身窮，舉家已滅亡矣。是真人之一大愚，無知冥冥之大效也。行復爲子說一事。今人掘井，所以備渴飲也，居當近水泉，所以備渴也，臨渴且死，乃掘井索水，何及得也，已窮矣。是真人復問，一愚闇。復爲真人說一事。古者有穴居，今者作廬宅，所以備風雨也。及不風雨之時，居野極樂矣。浮雲已起，雨風已至，廼作廬宅，已雨寒而困窮矣。是真人三愚也。復爲真人說一事。夫太中古以來，聖人作縣官，城郭深池，所以備不然，其時默平平無他也。及有不然，小人欲汙亂君子，乃後使民作城郭深池，亦豈及急邪？是真人劇愚暗效也。行復爲真人說一事。今軍師兵，不祥之器也，君子本不當有

也。下之惡之，故當置於鞘中，堅治藏之，必不貴有之也，不貴用之也。但備不然，有急乃後使工師擊治石，求其中鍊，燒治之，使成水，乃後使良工萬鍛之，乃成莫耶，可以戰鬥禦急者，亦豈及事邪？已窮服矣，死命屬矣。是非六真人之大愚不及邪？唯唯。有過非過也，思事當詳卜之胸心，乃出之也，後勿輕妄語也。唯唯。爲真人道小決事，反以明大。夫古者聖賢之設作梳與枇，以備頭髮亂而有蝨也。夫人生而不櫛，頭亂不可復理，蟣蝨不可復得，困乃後求索南山善木，及象骨奇物，可中櫛者，使良工治之，髮已亂不可復理，頭中之蝨不可勝數，共食人頭，皆生瘡矣，然后得梳與枇，已窮矣。然後爲真人陳小決事，以小況大。夫河海五湖，近水之傍多蚊虻，不豫備作可以隱禦之者。夫蚊虻俱生而起飛，共來食人及牛馬，牛馬搖頭踉蹌，不能復食，人者大愁且死，無於止息，然后求可以厭禦之者，已大窮矣。真人寧明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夫良

方所能厭禦疥蟲，善衣善處所以厭禦蚤蝨，不豫備之，病之乃求索可以去之者，已得大窮愁病之矣。子知之邪？唯唯。是尚最天下小小財備數之物也，何言其大巨者乎？夫天地之間，時有是暴鬼邪物、凶殃尸咎殺客，當其來著人時，比如刀兵弓弩之矢毒著人身矣。所著疾痛不可忍，其大暴劇者，噓不及噏，倚不及立，身爲暴狂。比若閒亭，遠帝王之縣吏，壅闕斷人辭語，不得言變事。於此之時，乃求索良工長者以自救，已窮矣。辭已不通，無可復得言之矣。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故吾尤急此死亡，天下大凶事也。故吾文口口俛俛，教有德人君豫備之也。上賢明見吾書言之，必大覺矣，中賢見吾文言，必小覺，下愚不覺，反笑吾書不備其本，已自窮矣。天地帝王，無過於是也。今行太平氣至，陽德君治當得長久。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壹死，終古不得復見天地日月也，脉骨成塗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間，人人得壹生，不得

重生也。重生者獨得道人，死而復生，尸解者耳。是者天地所私，萬萬未有一人也。故凡人壹死，不復得生也。故當大備之，雖太平氣樂歲，猶有邪氣。比若一家雖善，中猶有惡人，但相忍耳。是故益聚道術士者，爲有不然，輒當除之，不疾除之，則生之矣。故教其豫，多其人也。夫大學所以益積道德之人者，備求可得也。如不豫蓄聚，求不可卒得也。如有變事，欲問古今比列，不豫有大深道德之人，無能卒對解者。令人君閭蔽，卒有疑事，問之不以時決解愁，乃後往求索遠方賢明深術，何及於俛俛當前乎哉？真人知之邪？唯唯。行，子已大覺矣。雖每發言有過責，不問又會不知之。願決一事言之，今是或高則萬人，中則數千，下則數百，何可卒得卒成乎？善哉子之問事也。但教十數人以善成之，且自轉相易，有急效之，有成功者。令使上道德君重之愛之，於其有功者賜之，衆人且願之，於其願之而大從，使其爲之，於其得者共尊敬愛之。此四時五

行天地之神精，見尊重愛，莫不說喜，使人吉利。德君長蒙其吉福，衆賢深下及愚人，莫不爭欲爲之也。即爲者日益多，以久久大小盡化。能人人爲之，乃選取其中第一大功者，悉聚之，大有功者署其位，小有功者賞賜之，天下人莫不欲爲之。但恐大多，不可勝記，何患憂少哉？真人何其大愚，暗且蒙也。一事大決毋取用，但好大言者也，是人無益於人也。但效式之，常有成功者，即其人得道意，大信人也。知但數言，而無大效者，即是其不得道意而妄語，大佞人也，不可用也，亂道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慎之戒之，誦讀吾書，惟思其上下意，以類相從，更以相證明，以相足也。迺且大解，知吾道所指趣也。唯唯。

五神所持訣第一百一十一

願請問一大決，東方之神何故持矛乎？然可毋問也。真人必自知之。所以問者，天師幸哀後生，爲作法，不

問則令後世不得知天道之意決。然此

者，天之象也。物者各從其類。東方者，物始牙出頭，盡生利，刺土而出，其精象矛，故爲矛。其神吏來，以此爲節。南方，萬物垂枝布葉，若戟，故其精神而持戟。其神吏來，以此爲節。西方爲弓弩斧，西方者，天弩殺象，夫弓弩斧，亦最傷害之長也。故其神來，以此爲節。北方爲鑲楯刀，北方者，物伏藏逃，鑲楯所以逃身者也，刀者小人所服，亦常以避逃，以害人，非上君子之有也。故其神來，亦以此爲節。中央者，爲雷爲鼓爲劍，中央者土也，五行之主也，鼓亦五兵之長也，劍亦君子道德人所服也，亦五兵之長也。故中央神來，以此爲節。是天地自然實信之符節也。比若人生當有頭，應此持其節，實信符傳來對，不若此，即非其行神也。應他神妄來對，悉爲亂政，久其治亂難平安，故皆求信符節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是說乃淺而深，雖不足道者，反乃當與天地四時五行氣相應和。善哉善哉。行，真人知之

矣。

右厭邪人盡變成道以救死命訣。

太平經卷之七十二

太平經卷之八十六

原缺八十七

來善集三道文書訣一百二十七

六方真人俱謹再拜，前得天師教人，集共上書嚴勅，歸各分處，結胸心思其意，七日七夜，六真人三集議，俱有不解。三集露議者，三睹天流星變光。一者見流星出天門，入地戶，再者見流星出太陽，入太陰，三者見列宿流入天獄中。因三並而共策之，恐天師三道行書，爲下所斷絕，使不得上通，復令天怒重忿忿，上皇氣不得來也。令帝王道德之君，固固承負先王餘災不絕，而得愁苦焉。咄咄，六真人爲皇靈共來問事，益精進天焉哉。吾見諸弟子言，無可復以加諸真人也。今試自說其流星意。六弟子愚蔽，敢不言。初始一流星出天門，入地戶。天門者，陽也，君也。地戶者，陰也，民臣也。今民臣，其行不流而上附，返上施恩於

下。夫門戶乃主通事，今下戶不上行，返上門通門而下，知爲下辭，會見斷絕，不得上行也。善哉，真人言，吾無以加之也。行雖苦，復說二事。唯唯。二事見太陽星，乃流入太陰中。太陽，君也，太陰，民臣也。太陽明也，太陰闇昧也。今闇昧，當上流入太明中，此比若民臣暗昧，無知困窮，當上自附歸明王聖主，求見理冤結。今反太明下入闇昧中，是象詔書施恩，下行者見斷絕，闇昧而不明，下治內獨亂，而闇蔽其上。又象比近下民，所屬長吏，共蔽匿天地災變，使不得上通，冥冥與民臣共欺其上，共爲姦之證也。善哉善哉，吾無以加六子言也。行雖苦，復說其三事。唯唯。三事見列宿星流入天獄中。夫列宿者，善正星也，乃流入天之獄。獄者，天之治罪名處也。恐列士善人，欲爲帝王盡力，上書以通天地之談，返爲閒野遠京師之長吏所共疾惡，後返以他事害之，故列宿乃流入獄中也。善哉精哉，吾無以加六子言。今六子問事，乃何一怒也，獨不懈倦

耶？不敢也。常見天師言，真人爲天來問事，今欲止，恐天辭不通。今凡人命屬天地，天地不喜，返且害病人，則不得竟吾天年壽矣。善哉，真人之言是也，不失之也。今吾爲諸真人說，亦不敢遺懈止也。吾與諸真人等耳，俱命屬天地，若閉不說，說而中止也。天地同且害我，故我說亦不敢妄道止也。行，且爲六真人具說之。今六真人新出穴，爲天思，可以除天病者，爲有德君思，可以除解災安身者。六真人極共說其意，盡心所欲言者，令使不得閉絕。唯唯。天師所勅，不敢不盡雀鼠之智，悉言之不也。大慊。唯唯。今天下所畏口閉，爲其不敢妄誕。今日月星應親，天之列宿神也，尚相畏。是故日出星輒逃匿，不敢見，畏其威。夫四境之內，有嚴帝王，天下驚駭，雖去京師大遠者，里詔書不敢語也。一州界有疆長吏，一州不敢語也。一郡有疆長吏，一郡不敢語也。一縣有剛強長吏，一縣不敢語也。一閒亭有剛強亭長，尚乃一亭部爲不敢語。此亭長，

尚但吏之最小者也，何況其臣者哉？皆恐見害焉，各取其解免而已，雖有善心意，不敢自達於上也，使道斷絕於此。今但一里有剛強之人，常持一里之正者，一里尚爲其不敢語，後恐恨之得害焉。但一家有剛強武氣之人，常持政，尚一家爲其不敢語也。一家尚親自共血脉，同種類而生，尚乃相厭畏如此，何況異世乎？今太上中古以來，多失道德，反多以威武相治，威相迫協，有不聽者，後會大得其害，爲傷甚深，流子孫。故人民雖見天災怪咎，駭畏其比近所屬，而不敢妄言，爲是獨積久，更相承負。到下古尤益劇，小有欲上書言事，自達於帝王者，比近持其命者輒殺之，不即時害傷，後會更相屬託而傷害之。故民臣悉結舌杜口爲暗，雖見愁冤睹惡，不敢上通。故今帝王聰明絕也，而天變日多，是明證效也。今民親得生，受命於天地，以天地爲父母，見其有災變善惡，是天地之談語，欲有此言也。人尚皆駭畏，且見害於比近所繫屬者，不敢語言泄事，迺相勅

教，共背天地，與共斷絕，不通皇天后土所欲言也。共蔽冤天地，乃使其辭語不通，天地長懷恨悒而不達。今帝王雖神聖，一人之源，乃處百重人之内，萬里之外，百重之内雖欲往通言，迫脇於比近，不得往達也。夫帝王雖有萬萬人之仁聖，人各迫劫畏事，天地極最神聖，人乃仰視俯睹，尚倚之當前自解而已，帝王安能神聖於天與地乎？愚生六人，常逢猛虎於遠方閒野，六人俱止足不敢移，口不敢語，頭不敢動，目不敢睽，夫人之所迫脇，所畏如此矣。善哉善哉。今見六真人言，承知天獨久病苦冤，辭語不得通，雖爲帝王作萬萬怪變以爲談，下會閉絕不得上達，獨悒悒積久。今故風諸真人，教其丁寧，勅此行書之事。故諸真人悚悚倦倦，是天使也。諾諾。吾其畏天威，方爲子思惟其要意而具說。今之六真人問此事，常何一最劇也？愚生六人七日七夜，共念此行書事，三集議三睹流星，以爲天告人教勅，使人問也。又六人俱食氣，俱咽不下通，氣逆

而更上，當此之時，耳目爲之眩暝無睹，俱怪而相從議之，不知其爲何等，大駭驚怖。唯天師爲愚生說之。善哉，諸真人古變得具意，見諸真人言，乃知三道書。真人會且復見閉絕，何乎？願聞其意決。然夫九竅，乃象九州之分也。今諸真人自言，俱食氣迺不通，眩暝無光明，是九州大小相迫脇，下不得上通其言急事也。夫氣者，所以通天地萬物之命也。天地者，乃以氣風化萬物之命也，而氣喘不通者，是天道閉，不得通達之明效也。天欲使真人丁寧此事，故以此氣動感真人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諾。天告六真人，教吾極言耶？六子安坐，爲諸弟子悉說之道之。爲畏其州郡長吏不敢言者，一州中諸善士賢明相索，共集議於他州上之。畏其郡，集議於他郡上之。畏其縣，集議於他縣上之。畏其鄉亭，集議於他鄉亭上之。畏其里，集議於他里上之。皆悉在方其禁畏人者，以其所上罪變怪輕重罪之，復加故罪一等。何其重

也？不應重也，尚恐其輕。今天地愛有德帝王，欲爲其具談。人生於天地，乃背天地，斷絕天談，使天有病，乃畜積不除，悒悒不得通，言報其子，是一大逆重罪也。夫民臣乃是帝王之使也，手足也，當主爲君王達聰明，使上得安而無憂，共稱天心，天喜說則使君延年。今返居下不忠，背反天地，閉絕帝王聰明，使其愁苦，常自責治失正，災變紛紛，危而不安，皆應不孝不忠不信，大逆法，不當得與於赦，今何重之有乎？天談不得通，天地大怒，賊殺凡物，乃爲毀天地，乃爲太凶之歲，國斷無聰明，乃爲大危之國，此罪不可復名，故爲當死過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吾所以敢不口者，見六子來問事，致承知爲天使，諸真人故敢不口也。子知之耶？唯唯。今不口口之，名爲誤上也。德君見文，皆令勅上書者，使其大口口有功者，德賜之也。如此則天下莫不歡喜，樂盡其力，共上書言事也，勿得獨有孤一人言也，皆令集議。一人言或妄僞

佞欺，名爲使上失實，不可聽大過也。比連年上書，比比有信，有大功者。上士之人衆集者，常病不多，兩三人集，固固有有奸僞多者，無奸僞何也？願聞之。然多者，則其上書者便自傳相畏，恐事漏泄，見得長短，反爲欺上，爲傍人所上，故盡實核口口，乃敢言之也。不口口不敢言，又不敢有可隱，皆畏恐有後事，是故悉信也。比若一里百戶共欺也，男女小兒巨人，會有泄之者，旁里會有知之者。其里賢明畏事者，會不敢匿，恐坐其事。何況乃一州一郡、一縣一鄉一亭，郡有非常事，陽陽何可隱？猶爲旁人所得長短，故善惡都畢出，天乃大喜，灾除去，與流水無異也。子知之耶？唯唯。又大集議，無敢欺者，一兩人欲欺，餘人會不從之也。有欲欺不信者，即時衆共記之上之。其法應爲背天地，欺帝王，詐僞大逆不道之人也。天怨之，人惡之，其罪不得與赦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已行上書，還反其家，有怨其行。上書欲害者，即左方之

名爲怨章，罪過不除。如是則三道行書已通，無敢閉絕者也。如是則天地已悅矣，帝王承負之灾厄，已大除去，天下太平矣，上皇氣悉來到，助德君治矣，口口不負六真人也。唯唯。行，六真人精已大進，爲天除病矣，爲帝王除厄會矣，功已著於天矣，王者已日彊明矣。六真人爲善，已得其數矣，宜勉力，慎之慎之。唯唯。願問一大訣，惟天師示之。欲知行書乃出入究洽於神靈未，豈可聞乎？然，自有大驗，天道不欺人也。各以其類相求索，令德君數遣信吏，問民間有疽癘疥者，無有者，多少有疽癘疥者，行書未究洽於神靈，自苦有餘蟲食人，蟲乃食人，即蟲治人也。固固下有餘無道德臣民，比若蟲矣反食於人，是使蟲治人之效也。無有疽癘疥者，即皆應善人在位，無復蟲也。此者萬不失一。善哉善哉。獨以此明之耶，復有餘耶？凡天下灾異，皆隨治而起，各有可爲，但精思其事，且自知之也，何獨以疽癘疥言之乎？其餘灾尚但見於萬物，蟲反食人最劇，

故以效之也。善哉善哉。嚮不力問於天師，無從得知之也。觀諸真人今日且說，已自知之矣，但引謙耳。不敢不敢，愚生六人重得天師嚴教，各歸居便間處，惟思其要意，今天師書文，悉使小大，下及奴婢，皆集議共上書，道灾異善惡，曾不太繁耶哉？異生願聞其意。善哉，子六人爲天問事，詳慎乎，天使諸真人言也。然所以使下及庶人奴婢者，今天之法界，萬里異天地，五千里復小異，千里異風氣，五百里復小異，百里異陰雨，五十里復小異，一縣異變灾怪善惡也。夫皇天有灾怪變，非必常當處帝王之宅，縣官之庭，長吏之前也。灾變異之見，常於曠野民間，庶賤反先知之也。各爲其部吏諱，不敢言。吏復各爲其君諱，而不敢言，反共斷絕天地談。人人欲譽其長吏，使其名善而高功疾遷，共作無道，互天地之灾異變怪，令閉塞不得通達帝王之前，使帝王無故斷絕，無聰明，不得天地心意，其治危亂難安，得愁苦焉。夫帝王天所父命生，以天爲「父」，以地爲

母，帝王爲天子。民臣共爲無道，乃斷人父母談語，不得通於其子，其罪莫大焉。爲共斷絕天地之談，共欺其上，爲人民臣不忠信，遇乃如斯，罪當輕重，寧可名字耶？子覺未？唯唯。又凡民臣奴婢，皆得生於天，長於地，得見養理於帝王。以此三事爲命，無此三事，則無緣得生長自養理也。而反下皆共欺其上，共無知天與地，使帝王無聰明，閉塞，罪皆應萬死，尚復有餘罪，何其重也。真人其愚闇不解，何哉？人得生於天，長於地，天地愁苦有病，故作怪變以報其子，欲樂見理。愚民反共斷絕天辭，天地大怒之。帝王，民臣之父母也，民臣反共欺其父母，使其常用心意愁困，而不能平其治，咎莫大焉。天地開闢已來，承負之厄會大積，悉起於是。故使民間上書也。今陽明德君治，天難愁苦之，故使吾言也。善哉善哉。行，今爲真人道之。今天下日蝕，極天下之大怪也，尚或有睹或不睹，天下之灾異怪變萬類，皆天地陰陽之變革談語也。或國不睹而州睹，

或州不睹而郡睹，或郡不睹而縣睹，或縣不睹而鄉亭睹，或鄉亭不睹而民間人睹，或甲里不睹而乙里睹。故古者賢聖之治，下及庶賤者，樂得異聞以稱天心地意，以安其身也。故其治獨常安平，與天合同也。今太平盛氣至，有一事不得，輒有不和，即天正氣爲不至。比若愚民竭水而漁，蛟龍爲不見，此之謂也。今故悉使民間言事，乃不失天心絲髮之間，乃治可安也。民間自力集上書，部諸長吏亦且恐後民言事，且力遣吏問民間所睹，疾復上之，則變灾無有失也。如是皇天后土爲其大喜，愛其帝王。以何明之乎？然有證，乃日月爲其大明，列星守度，不亂錯行，是天喜之證也。地喜則百川順流，不妄動出，萬物見養長好善也，即是地之悅喜之證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天師幸哀愚生，得其事者進問，緣見待厚，乃得悉問所疑。今使民間記灾變怪，云何哉？然善乎，子問事也。然當見之時，支日晏蚤戶記之，月盡者共集議之，可上而上之，未足上者，復

待後月灾異，如此縣邑長吏，且取晏蚤之時於民間也，則可謂爲不失天之灾絲髮之間也。吏亦畏民，民亦畏吏，兩相畏恐，所上皆得實，不失銖分之間，則令帝王安坐幽室無憂矣。民臣百姓，大小盡忠信，得達其情實矣，天下莫不歡喜。如有止者，即共記之，皆應奸臣不忠孝之民，無知天地，共欺其上，使上聰明斷絕，是大過也，故當共急記之。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有疑來問之。今六真人俱歸慕思，惟天師使長吏，民間共記灾異變怪，皆當共記，何等者哉？善乎，六子問事詳善，不失天心，不負德君，是爲有功於天地，萬物莫不被蒙之也。所以然者，乃其爲天問事口口，悉究竟詳善，故不失銖分。天地陰陽三光、五行四時神祇、萬物所欲言，悉得見，故爲大有功也。子知之耶？唯唯。行，今爲六真人陳之，詳自隨而記之。唯唯。然夫大灾異變怪者，是天地之大談也，中灾異變怪者，是天地之中談也，小灾異變怪者，是天地之小談也。子欲樂知其

大意要，比若人大事大談，中事中談，小事小談。此大小皆有可言也，不空見也，天地不妄欺人也。見大善瑞應，是其大悅喜也，見中善瑞應，是其中悅喜也，見小善瑞應，是其小悅喜也。見大惡凶不祥，是天地之大怒也，見中惡凶不祥，是天地之中怒也，見小惡凶不祥，是天地之小怒也。平平無善變，亦無惡變，是其平平亦不喜，亦不怒。子知之耶？唯唯。災異變怪，大小記之，勿失銖分也。何其悉詳乎？真人何其愚也，過大小盡當見，知善惡大小，亦悉當見知也。善者當謝其功，以善踰異之，過者數讓之，以稱天地之心意。子欲知其效者，天比若人君長也。一小言不見從，則小恨，更中言，中言不見從，則更大恨，更大言，則爲害矣。故當大小記之，不當使天地恨怒也。善哉善哉。願聞所記意。記變怪災異疾病，大小多少，風雨非常，人民萬物所病苦，大小皆集議而記之。所以使其共記之者，吏自相知長短，民民自相知長短，迫近山阜而居者，知山阜變，

近市城郭而居者，知市城郭變，近平土而居者，知平土變，近水下田而居者，知水下田變。高下外內悉得知之，故無失也，是立致太平之術也。而帝王所宜用，不失大心之法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天地開闢以來，所以多承負之災者，由其記事不及民間，大小共集記之故也。有變怪，反乃他所長吏來行之。比近各爲其部界，長吏諱不言，共匿之，因使天地辭語斷絕，不得上通達其帝王，爲害甚深，令天悒悒，災爲之復增益，咎在此也。他所長吏來考事，安知民間素所苦者乎？或相與厚善，反復相與共隱匿之，或得素有所不比之家，反復增加災妄，增益其事故之也，共匿之，則使天地談斷絕，加故共冤無罪之人，復今下比貨財相隨。此三事皆爲大害，冤結氣，復更增其災害也。故其治殊不可平也。令夫太陽興平氣盛出，德君當治，天下太平，莫不各得其所者。是故六真人來，爲其具問事，吾爲其悉語也。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天將興

祐帝王，皆令自有意，從古到今將興祐之，輒爲奇文異筮，令可案以治，故所爲者悉大吉也。將不祐利之，悉斷之奇文異筮，使不得之也。如得之，又使其心愚，不知策而用之也。將興利之，使其心曠然開通，而好嬉用之也。此者天之格法也，不欺人也。故凡人將興者多好善，將衰者多好惡也。將吉者易開導也，將凶者好抵冒人也，不可開導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是故天者常祐善人，道者思歸有德。故天者不肯祐惡人，道者不肯附於愚蔽人也。故常勅真人，以付歸有德之君也。所以悉記其災異變怪，大小善惡，外內遠近者，欲令上有德之君，與衆賢原其災異所起。夫天下變怪災異，皆象其事，法其行，緣類而生，衆賢共集議，思之曠然如其意，以其事類考問之，則得之矣。則天地日爲其大喜，帝王日爲其大安。如此則德究洽，於神祇莫不響應。欲知其大效，天下所疾苦災異悉盡，民臣悉善，應詔書而行，不失銖分，下不欺其上之明效也。有餘多害，自

若多欺者，少害少欺者，無一餘害，無一欺者。常安觀下所上，以占民臣大小忠信與不，以其事對之，比若窺明鏡，相對而面語。神哉，爲道如斯，此乃天祐上德之君子，其治天下之明鏡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付上德之君，急急。一人獨上書，名爲投書，治事付一信，名爲大欺，與皇天爲重怨，天道爲其常亂也。二人共上書，名爲太陰，合奸共欺，二猾人固固相勅戒，或共有可怨惡共上之，共爲虛僞也，與地爲咎，地道爲其大亂也。三人共上書，固固尚不實，三人固固可相勅教，共有所疾，共上事，以公報私，固固爲共欺其上也，與中和爲仇，令和氣大亂也。四人共上書，中輒有畏事不真者，爲傍人所得長短，爲罪名固固耶，將似類真也，其不信者，亂四時也。五人共上書，似真未信口口也，其不信者，輒亂五行也。六人共上書，將真未信也，其不信者，輒亂六合也。七人共上書，似信。八人近真，九人近實，十人而小口口。今天師何其疑之多也？

願聞其要意。然所以疑之多者，或五方好猾人，俱自有私怨咎，以公報私，固固可共相與，爲大欺猾姦人，亂天地道而誤上，故未疾純敢信之也。但爲小口口，是故使衆人老小，賢不肖男女，下及奴婢者，大小集議，不可得僞，其以公報私也。中會有不安而言之者，或有不肖，或有輕口，不能匿，或有老人壽在旦暮，不復忌諱，或有婦女小兒行言，不能隱匿，共爲姦也。故其事會泄，故無姦，悉得真也，得真則天地心調。真人知之耶？唯唯。本帝王所以連連相承負之過責，治常失天心，流災不絕，絕者復起，皇天不安，多害氣疾病，不得久大樂，須與樂者復惡，其大咎正在此。猾奸人共背天地而欺帝王，人乃以天地爲命，以帝王爲父母，愚人及背其命，而共欺其父母，故天地共憎之，帝王惡之，其法惡死有餘罪，當流後生也。是故災不絕，害日多，人壽日少，萬物常亂也，正咎在是也。豈真人已大覺，重知之耶？唯唯。子可謂已知之矣。是故吾知皇天深疾

惡，是故吾使是文復重口口爲其平。遺失其一事，一事可起，失之于前，得之于後，此事尤重，天大惡之也。吾知其口口，以示勅真人，以付歸上道德之君，得而行之，與神無異也，乃且太平上皇正氣，立自來也。吾之文不敢負天地，不負上德君，不負後生下古之人，不負萬物，行之立效。善哉善哉。願聞一人上書，何故亂天，二人何故亂地，然此者各從其家，並策相應者相感動，此自然法，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天下之事，各從其類也。願問天師，今應此文言，爲之寧能盡實核，天下悉信耶？然，天下悉信矣。願聞其意。然，且語真人大要說。今是主者長吏，亦畏民泄其事，而生之六考問，長得其信也。民亦畏縣官，得其短亦復信也。縣官長吏居民，亦畏行於他方上書者，得其短亦信也。行上書者，亦畏縣長吏居民，得其短也，亦信也。更相畏，非敢有妄語者也，亦非有可隱也。是故使三處上書，縣官與居民與行者，悉且三相應，不失銖分也。

神哉，爲道如此，願聞到也。所集議人，當於何期乎？善哉，子之言，悉記於太平來善之宅下。何必於此？然其有奇方殊文，可使投於太平來善宅中，因集議善惡於其下，而四方共上事也。爲一人議，中悔而止，或爲旁人所止。上書便在方道中止意，以其所匿事罪之。如此書者，天下已得矣，帝王已長游矣。善哉善哉。今天師文積備多，當盡何投之？其文獨爲上出者止於上，悉爲天下事出者悉出之。子知之耶？唯唯。行去，夫上德之君，天自使有聖心，且緣是自有善意，自有善令儀，此爲天法，不失絲髮也。事亦不可勝記，常苦文，行去。唯唯。

右天告六真人使重知三道行文書訣。

太平經卷之八十六

太平經卷之八十八

作來善宅法第一百二十九

六方真人再拜，願有所問一疑。行言之。今天師前所勅愚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要文，及究竟賢明之善辭，口中訣事也。今四境之界外內，或去帝王萬萬里，或有善書，其文少不足，乃遠持往到京師，或有奇文殊方妙術，大儒冗處之士，義不遠萬里，往詣帝王，銜賣道德，或有黎庶幼弱老小，田家嬰兒婦女胸心，各有所懷善字訣事，各有一兩十數，少少又不足，使人遠齋持往詣京師，或有四境夷狄隱人胡貊之屬，其善人深知秘道者，雖知中國有大明道德之君，不能遠故齋其奇文善策殊方往也。今天師言，乃都合古今河洛神書善文之屬，及賢明口中訣事，以爲洞極之經，乃後天地開闢以來，災悉可除也，帝王長遊樂，垂拱無憂也。言一事不足備，輒有餘災，故當

都合之。今不知當以何來，致此奇方殊策善字，迺悉得之。善哉善哉。諸真人思念劇也，天神已下告諸真人矣。上皇之氣來祐助道德之君口口矣。行，真人今乃爲皇靈天具問事，吾職當爲天下具談，何敢有懈焉。諾。諸真人安坐，方爲真人悉說之。唯唯。以此書付歸上皇道德之帝王，見天文必思其要意，勅州郡下及四境遠方縣邑鄉部，宜各作一善好宅，於都市四達大道之上也。高三丈，其中廣縱亦三丈，爲四方作善疏，使與人面等，其疏間使可容手往來，善庇其戶也，勿令人得妄開入也。懸書於其外，而大明其文，使其口口書其宅四面亦可也。其文言帝王來索，善人奇文殊異之方，及善策辭口中訣事，人胸心常所懷，所能言，各悉書記之，投於此宅中，自記姓字已，且徵索之，各以其道德能大小，署其職也。所言多少，其能不可徵者，且悉勅所屬縣邑長吏，以職仕之也。其老弱婦女有善言者，且勅主者賜之，其有大功而不可仕者，且復之也。四境之外，

其有所貢進善奇異策，用之有大效者，且重賞賜之也。如此四境外內，一日而同計大興，俱喜思爲帝王盡力，從上到下，從內到外，遠方無有餘遺策善字奇殊方也，人皆一旦轉樂爲善也。隱士穴處人中，出遊於都市，觀帝王太平來善之宅，無有自藏匿者也。風雨爲其時節，三光爲其大明，是天大喜之效也。四夷八十一域中善人賢聖，聞中國有大德之君治如此，莫不樂來降服，皆齎其珍奇物來，前後成行。吾之書萬不失一也，豈不大樂哉。大德之治如此，諸真人寧解曉之耶？唯唯。然子已覺矣。於其宅中文太多者，主者更開其宅戶，收其中書文，持入與長吏衆賢，共次其中善者，以類相從，除其惡者，去其復重，因事前後，齎而上付帝王，帝王復使衆賢共次，去其中復重及惡不正者，以類相從，而置一閑處，復令須四方書來，前後次之，復以類相從，復令須後書至也。其四方來善宅，已出中奇文殊方善策者，復善閉之，於其畜積多者，復出次之，復齎上之，於

四方辭旦日少畢竟也。所上略同，使衆賢明共集次之，編以爲洞極之經。因以大覺賢者，乃以下付歸民間，百姓萬民一旦俱化爲善，不復知爲惡之數也。此所謂畢得天地人及四夷之心，大樂日至，並合爲一家，共成一治者也。六真人豈知之耶？唯唯。行，六真人已知之矣。夷狄聞之，日自却去，中國日以廣，不戰鬥伐而日彊也。天地助其除惡，是爲天地開闢以來，未常有也。是故天下大喜也，天地神靈共除帝王承負也，災變已消去，其治與神無異也。天下人且大得道德奇方，皆思善文正字，不復爲邪惡也。所上且歲益善，於其後三歲一小錄，五歲一大錄，次之此以下附歸於民間也，使其各好爲善，不能自禁止也。取其中大善之事，有益於帝王正治者，留之勿下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然今真人，天使諸弟子問，是今既爲天問事，乃爲德君作大樂之經，努力勿懈也。天且報子功，子乃爲皇天后土除病，爲帝王除災毒承負之厄會，子明自當增筭，吾

言不敢欺真人也。慎之。唯唯。行去歸，努力精行，有疑者來。唯唯。真人前。子前問事之時，吾欲去久矣。故中與子斷訣之文，見子惓惓，知爲皇天祐陽精。所以然者，見真人精，中國當大興平，八十一域善人當降，來歸中國，故吾爲子更止留，悉究竟說之也。所以然者，見真人爲天問事不止，反恐得大過於子，得謫於天地，故不敢弃道而中去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努力精卒之，勿棄天道，問一訣也。唯唯。願請訣事言之，天師何睹正於都市四達道上，爲太平作來善文奇策密方之室乎？善哉，真人之難問也，得其大要意。天積悒悒，帝王使子難問耶，其投辭何一工也。然吾居天上觀之，有可睹見，不空妄作此皇平之宅，於四達道上也。天公問：天下何故難平安哉，五行神吏上對言：今帝王乃居百重之內，去其四境萬萬餘里，大遠者多冤結，善惡不得上通達也，奇方殊文異策斷絕，不得到其帝王前也。民臣冤結，不得自訟通

也，爲此積久，四方蔽塞，賢儒因而伏藏，久懷道德，悒悒而到死亡。帝王不得其奇策異辭，以安天下，大咎在四面八方遠界閉不通。今故承天心意，爲太平道德之君，作來善致上皇良平之氣宅，於四達道上也，欲樂四方，悉知德君有此教令，翕然俱喜，各持其善物殊方，來付歸之於上，無遠近悉出也，無復斷絕者也。善哉善哉。響不及天師力問，不得知之也。然真若真人言也，夫人天性，自知之，其上也，不能自知之，力問，亦其次也。子知之邪？唯唯。願請問一事。言之。何故必使其廣縱三丈，高三丈乎哉？善乎，子之言也。一者，數之始也，天數亦終於十，地數亦終於十，人數亦終於十，故使三丈也。欲樂合天地人，使其俱悅喜也，故象天地人爲之也。今請問三數，何故俱十乎哉？然天有五行，亦自有陰陽，地有五行，亦自有陰陽，人有五行，亦自有陰陽也，故皆十。善哉善哉。今獨天地人如此邪哉？然萬物悉如此邪哉？然萬物悉象天地人也，故天地

人皆隨四時五行爲盛衰也。真人知之邪？善乎善乎。然子可謂已知之矣。願請問一事。言之。今何故必爲其四方作疏，與面齊者？然疏者，欲使賢儒策之也。疏者，樂四方疏達，不復閉絕也。欲使賢者各疏記其辭，投此太平來善之室中也。與面齊者，面者最人之善者也。太陽之分，象天道也，樂人各順天心，思爲善，與德君並力，共平天下也。故使與面齊。面者有七正，耳目口鼻，可以通氣，神祇往來，樂大賢策之，使四方八極遠境，聰明悉來至也。今帝王雖居百重之內，與民相去萬萬里，光明教令悉暢達也，不失天地之心，以安其身。善哉善哉。願請問，當使何吏守此宅哉？長吏直署，唱名爲太平之宅，樂善之吏也。善乎。愚生知天已大喜矣，地已大悅慎行也，人已太平理矣，萬物已得其所矣。今真人何以知之乎？愚生見天師爲太平德君，制作大樂之宅，以通天地人之談語，今使下民臣，各得奏上其辭於其君，令帝王得奇策異文殊方，可以長自

安全者。又天地得通其談語，百姓下賤得達其善辭，以解天地悒悒，以助其君爲聰明。天地與人，爲凡物之長也，乃得悉通達，故大樂也。真人說是也，善哉，吾無以加之也。子之言事，大入真道矣。願請問一疑。言之。今天乃悒悒欲言，何故返使人談哉？善乎，子之難問得其意。然夫天道乃轉而相因，更相使也。故兌爲天地之口，人亦然。故以類相求，故人爲天地談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易開哉。勉力勉力。唯唯。然辭小竟，勿復問，令道文難知，反益憤憤也。唯唯。行，戒真人一事，爲已校書文殊方也。卷投一善方，始善養性之術，於書卷下，使衆賢誦讀，此當爲洞極之經，竟者因各集此方以自養，誦此術以自全，令各樂得久存。上賢可以爲國輔，中賢可爲國小吏，下小人不能仕者，可長養其親，而久守其子孫。善哉善哉。天下大樂悅也，爲善無雙，無復惡人也。子已知之矣，行去，思之念之。既爲天問事，勿懈。唯唯。

右求善以致太平令天下一旦合心上皇大樂之宅文。

太平經卷之八十八

太平經卷之八十九

八卦還精念文第一百三十

玄明內光，大幽多氣，與賢同位，壬癸之居，亥子共身，周流相抱，極陰生陽，名爲初九。一合生物，陰止陽起，受施於亥，懷妊於壬，藩滋於子。子子孫孫，陽入陰中，其生無已。思外洞內，壽命增倍，不可卒致，宜以長久。少陽有氣，與肝共位，甲乙寅卯，青色相類。萬物之精，前後雜出，仁恩心著。勇士將發，念之睹此字，光若日之始出，百病除愈，增年三倍。太陽盛氣，與心相類，丙丁之家，巳午養位，睹之百邪除去，身日以正。宜意柔明，大不可彊求，見字而壽，光若日中之明。中和之氣，與脾相連，四出季鄉，乃返還戊己。中居辰戌，丑未爲根，舉順之而思其意，還以治其病，精若黃龍，而見此字，其病消亡，增年五倍，令人順孝，臣愛其君，子愛其父。少陰之旬，

與師精並，靈扇出氣，位屬庚辛申酉，義誅猾邪，盜賊不起，邪不得害人。腎盛之氣，增年百倍，極陰生陽，其國大昌，常而思之，不知死亡。陰上陽起，故玄武爲初始。龍德生北，位在東方，故隨其後。朱雀治病，黃氣正中，君而行之，壽命無窮，升執其平，百邪滅亡。八卦在內，神成列行，白虎在後，誅禍滅殃，正道日到，邪氣消亡。思精而不止，延年之紀，身而服之，何憂之有。下承其上，名爲順道，無有謫過，萬病自愈。念字睹形容，愛若父子，令人常喜，洞照無已。審而用者，其效立可待，長與書俱，日與神遊。道以自然，爲洞虛無，一旦自來，其道仁良。子爲之孝，臣爲其忠信，知則令人愛其身，不敢妄言，守而不止，命無窮焉。書不空出，與道連思，深知其意，神自來焉。初端形念字，反得道元精，得神明，因無自然。天道萬端，在人可爲，道成其事，口口不爲非患，人不力爲，正氣何從得來，行而不上，日吉遠危。大人爲之，其國太平。小人爲之，去禍招福，

形思之幽，處趣具成。子而守道，亂何從得生。思念而不止，自太平，心中不亂，無邪傾，守之不止，日自生。道不妄出，付有德，歸其人。

右升平八卦六甲追道還精念文。

太平經卷之八十九

太平經卷之九十

冤流災求奇方訣第一百三十一

真人前，子學是，凡事積之，當知天下大訣分理，後乃言事口口，無復有疑也。今見凡人死，當大冤之，叩胸心而呼天，自投擗而告地，邪不當邪？宜自精道之。令使可萬世誦讀，以爲常法，而不可復忘也。今天師有嚴教，愚生敢不彊一言也。平行，勿疑也。然人死者大劇事，當大冤之，叩胸心自投擗也，力盡長悲哀而已，此亦無傷生也。當冤何等人哉？皆當冤之何也？夫人死者乃盡滅，盡成灰土，將不復見。今人居天地之間，從天地開闢以來，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自有名字爲人，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長也，而尊且貴，與天地相似，今一死乃終古，窮天畢地，不得復見自名爲人也，不復起行也。故悲之，大冤之也。噫，子說與俗人同，又實非也。愚生甚不睹其意，

人死當奈何哉？願聞之，唯天師。然夫物生者，皆有終盡，人生亦有死，天地之格法也。天爲其中，時時且有自冤死者，或自少年不壽者。天地乃爲萬物父母，恐其中有自冤，哭淚仰呼天，俯叩地，而自悲冤得年少。故天爲其生真道奇方，可以自防而得小壽者。物生皆自有老終，而愚人不肯力學真道善方，何以小增其年，不死遲老者，反各自輕忽，不求奇方，而共笑賤真道。反曰共作邪僞，以亂天道，共欺其上，爭置死地名爲塚，修之治之以待死，預作死約及凶，復求死得死，有何可冤哉？年竟筭盡，此比若日出自有入也。真人何故反冤之乎？真人投辭，多與俗人同，正似無一知人，何也？當冤其何等者，願聞之。當冤其年少，未有所知而死者也。未知學問，求可自防禦者，故當冤之也。又復當冤其常謹良，畏不壽年少，常自苦行，求真道善德奇方，爲行常善，不爲陰賊，或逢流災而中死，或到老力盡而訖，不得遭逢明師，可得須臾，竟其天

年者，是者大冤，可悲傷也。若無故冤悲，不求奇方真道而死者，反搥胸哭泣，呼天叩地，汝身自得之，反過天地，是爲反民，天甚怨惡之。真人怨是，不若早自悲傷，學不得真道，不知天地陰陽，大分部訣也。久苦無明師，而長懷悒悒，而天年將竟也。是誠可悲傷，子知之乎？唯唯，愚生甚恐駭，命在天師。吾同乞真道與子，欲使子努力不懈，天下何不有。但求之不力，至誠淚出感動天，故天不與之耳。若不道懈止，亦將得之不久也。子知之耶？唯唯。夫愚人不自重愛，力求奇殊方，可得須臾，反預置死器死處，求得死。天之爲法，若慈父母賢明君，不奪人可求也。是自然常求之名，爲得其所求之名，爲得其所求，亦可毋大冤之也。是以古者聖人帝王，時時有大自重愛而畏死者，旦夕思行求異聞殊奇，敬事道人，力盡財空而已。至誠涕出，感動皇天，天乃爲出瑞應，道術之士悉往佑之，故多得老壽，或得度世。其中時時有求而不得者，但未至誠，固固好俗

事，輕忽其身，言可再得也。今天地乃以人爲子，帝王乃最天之所貴子也，不惜真道奇方焉。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古者聖人深計遠慮，知天下之財物，會非久是其有也。身在，財物固固屬人身，身亡，財物他人有也。故無可愛惜，極以財物自輔，求索真道異聞也。故其身反得長存，財則在，常屬於人也。是故當極力，財空盡而已。財者但過求，須臾得之耳。失財，乃天下人之有也，會不久吾有也。此名爲賢聖明智，養身以道，知用財法，故多得老壽也。子知之乎？唯唯。行，爲人師者多難訾，真人悒悒，爲子更復分別，悉道其意。夫天道乃有格法，不以故人也。子欲樂知其審，此若冬至之後，天當大寒殺人，乃以五月初，始見陰氣於井中，爲其清日益劇，到冬至後，乃大寒傷殺人，不可無衣也。賢者預防也，則獨得大樂，不傷於寒而無憂，其懈惰不力，不預備之，則獨饑寒而窮矣，此之謂也。天無過也，人自得之，子寧重曉不哉？唯唯。行，子已覺矣。

夫天之爲法，不以卒故人也，愚人自故觸冒之耳。願請問不及，復當冤何等者哉？復當冤大賢。少而學善，順良有真道德，當爲帝王輔助其理陰陽。帝王得之，抱腹因心，垂拱而無憂。或反蔽塞不通，懷真道德到老死亡，是可冤悲傷。而帝王治不得大賢明，反與愚者共治，陰陽亂，萬變起，常旦夕自苦，得大愁焉。是復大冤，可悲傷之甚。是故古者聖人聰明大達，衆賢悉出，上集爲輔，故兩無冤者也。天地亦爲其理，無病而不冤，何況於人乎哉？真人知之耶？唯唯。善哉，天師之言也。以何爲善乎？然此乃天得之，以解病苦，帝王得之，以垂拱無憂，賢者亦得，盡其忠信之心，上輔其君爲治，亦得盡其能力勉勉，使共解天地大憂，百姓萬物亦復得之而興也。故言善哉也。善乎，真人之言，吾無以加之也。是故凡人可求作者，皆不爲冤結也，自行得之也。所求不得，反爲大冤。今人求死得死，求惡得惡，求善得善，天順其心，是爲大吉，可求者得。若人預

爭置死地，作死約，得死是也。日求凶，得凶惡而死，復是也。名僞凡事，所求者得天與地，無可大負於此人也。真人寧亦大覺未？唯唯。行，子已覺矣。行，今欲爲子悉說之益文。今已爲子舉其大綱，自思其意，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衆賢，各加努力在所求，求而不得，未一至誠也。夫天地比若影響，不欺人，乃愁愚人各自欺，自輕自忽，大咎在此。夫群愚乃共亂天與地，不獨自愁也，其過乃如此也，天乃得大愁於是也。愚人自身求而得之，窮則反啼呼天與地，爲是積久，天地大疾之悒悒。故遣吾下具語，分解天下人意，使衆賢明共策吾辭，吾辭則天談地語也。吾不空乙二與真人道事也，乃天示教勅，吾下言之也。使一各自知過所由來，勿復更相罪責也。故吾悉言之，吾不敢妄語。吾所以究竟盡言者，獨知天地心意。故見遣，下與真人共議天下，分別其曲直，使德君與賢者俱思惟之，使可萬萬世傳。後生者歌誦以爲常法，而不復忘也。故吾每見真

人問事，常喜爲天訣，訣得一解其憂。故睹天言者，輒承天心地意，分別道說之也，不敢有懈也。子有疑者，爲復來共議之，既見信而見遣下語，實畏天威，無可惜也。子重明知之邪？唯唯。行，子已得天地之意，應曉事生哉。夫入積愚，不知早學真道善德殊方，以爲小事，不知其過積大，乃亂天地，而共愁其帝王，身尚得天死，不得竟其天年而亡也。真人熟思吾書言，天下過，寧復有大於是死者邪？善哉善哉。愚生已大覺矣。子知早覺，可謂爲曉事之生，遠凶而近吉乎？覺而不止也，真道畢乎？一旦得王侯，不若得仙人乎？今行逢千斤之金，萬雙之璧。不若得明師乎？帝王有愚臣億萬，不若得一賢明乎？父母生百子而不肖，不若生一子而賢乎？一里百戶不好學，不若近一大德乎？萬目悽悽，不若一大綱乎？天下擾擾無不有，不若天獨神且聖，乘氣而飛行乎？凡物雖衆多，不若一氣獨活人乎？故今勅真人學者，疾棄浮華，能務核事，求真道乎？欲太

吉者，真若稱天平？天地無病而長悅喜，真道奇殊方出祐人乎？是以古者聖人，常稱天不敢懈也，故常獨吉也。賢儒集策，天道畢也。各言一善而陰陽理，神靈悅也。灾害悉伏，不復發也。所謂治得天心，而祿臣絕也。神哉爲道，自然術也。善哉善哉，愚生向不力問，復無緣得知是也。然子言是也。學而不力問，何從得日進乎？行而不數移其足，道何從得達乎？學而不得明師，知何從得發乎？治國欲樂安之，不得大賢事之，何從得一旦而理乎？善哉，天師之言也。然子已睹其微意矣。故金城九重，不如事一大賢也。是故古者聖賢，皆事明師以解憂患也。故聖賢悉有師法也。真人宜戒，凡事自愛，吉凶門戶可睹乎。唯唯。戒真人一言。唯唯。人所求而得者，天以順其所求，不負焉也，勿復臨死而哭天泣地也。是名爲自求而得之，反以罪天地，是名爲大逆之人也，天不好也，地不嬉也，鬼神會不祐也。所冤者獨當冤，求而不得者耳。夫萬

物各得其所求，何故自冤哉？真人熟思吾言，是實非也。吾之文不誤也，大口口萬不失一也。今天乃惡之疾之，故吾反覆道之，雖上已言，復戒真人於下也。吾乃故使其復重樂，下古之人深思之，美之念之，傳之寫之，以相示勿匿之也。天之戒書，樂見發揚，不欲見藏也。唯唯。行去。

右集難人死當見冤與不所求得與不合國安危學逢明師與不肖師。

太平經卷之九十

太平經卷之九十一

拘校三古文法第三百三十一

請問天師之書，乃拘校天地開闢以來，前後賢聖之文，河雒圖書神文之屬，下及凡民之辭語，下及奴婢，遠及夷狄，皆受其奇辭殊策，合以爲一語，以明天道。曾不煩乎哉？不也。爲其遠煩而不通，故各就其爲作求善太平之宅，於其所屬邑鄉，主備其遠不能自致。故爲其立宅道上，使其投異辭、善奇策殊方於其中也。因取中事傅持，往付於上有德之君，令其群臣共定案之，以類相求。上第一善者，去其邪辭，以爲洞極之經，名爲天洞極政事，迺後天地之病，且悉除去也，帝王之治，且壹大安也，承負萬萬世之灾厄會，且壹都去也。然後萬物群神，且無一可言，而不復上白人惡於上天也。故勅使其拘校之者，迺天使吾下言也。雖煩，安得不力爲之乎？天下久書及

人各言一，或言十數，而天下之疑事悉自解，亦無大煩也。但各居其處而言之，傅持付上耳。是名爲天下集久集言而語，以通達天地之意，以通達天地之炁，以除帝王灾害，以利凡民及萬物，莫不各得處其所者，迺後天地壹且大悅喜，病壹除，喜則祐帝王也，今使無事而長游也。願問天地何故一時使天下人，共集辭策及古今神聖之文，以爲洞極經乎？善哉，子之問。然天地有劇病亂，未嘗得善理也。故教示人使集議，而共集出正語奇策，以除其病也。故使其大共集言事也。願請問天地亂而有劇病，何不更生善聖人乎？力復生後聖人，迺無益何也？噫，真人愚哉。吾聞前已有言矣。下賤闇之生，積愚固固，不能察察知之。真人尚迺言如此，俗人何以可曉乎？必且互置吾文而更大忿，天灾害反且更大起，而不可救。故天使子反覆問是也。欲使吾更口口具言耶？諾諾。吾親見遣，爲是事下，吾不敢有所匿而忿天也。行，真人明聽，爲子條訣解之，更

以上下悉說道之，但安坐。唯唯。行，古今聖人有優劣，各長於一事，俱爲天談地語，而所作殊異。是故衆聖前後出者，所爲各異也。俱樂得天心地意，去惡而致善，而辭不盡同，壹合壹不，大類相似。故衆聖不能悉知天地意，故天地常有劇病，而不悉除，復欲生聖人，會復如斯，天久悒悒。於是故遣吾下，具爲其語，以告真人，所以告真人者，天上諸神言，天下有樂善欲稱天心者，獨有真人耳。故吾以辭情告於真人也，吾不同空語耳。真人自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自知矣。行，所以拘校上古神文、中古神文、下古神文者，或上古神文未及言之，下古神文言之也。因以類相從相補，共成一善辭，故使集之也，迺後神書天地意可睹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行，上古聖人失之，中古聖人得之，中古聖人失之，下古聖人得之，下古聖人失之，上古聖人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聖辭矣。真人知之邪？唯唯。行，子可謂大解已。行，大

聖或有短失之，中聖得之，中聖失之，小聖得之，因復以類相從，因而相補，共成一善聖辭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行，大賢以短失之，中賢得之，中賢失之，小賢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賢辭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大解矣。行，帝王失之，臣子得之，臣子失之，庶民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大解矣。行，上老失之，丁壯得之，丁壯失之，少者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行，男子失之，女子得之，女子失之，奴婢夷狄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行，或上古文失之，中古文得之，或中古文失之，下古文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以大解矣。行，或上古人失之，中古人得之，中古人失之，下古人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

成一善辭矣。真人知之乎？唯唯。行，子已解矣。行，或上失之，而下得之，或下失之，而上得之，或上下失之，而中得之，或中失之，而上下得之，或天神文失之，反聖文得之，或聖文失之，反賢者文得之，或賢者文失之，而百姓文得之，或百姓文失之，而夷狄得之，或內失之，反外得之，或外失之，反內得之，會有失之者，會有得之也。故上下外內，尊卑遠近，俱收其文與要語，而集其長短，以類相補，則俱矣。然後文書及辭言，壹都通具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之，子已知之矣。天地出生凡事，人民聖賢跂行萬物之屬，各有短長，各有所不及，各有所失，故所爲所作各異不同，其大率要，俱欲樂得天地之心，而自安也。當時各自言所爲是也，孔孔以爲真真也，而俱反失天地之心，故常有餘灾毒，或大或小，相流而不絕，是其明效也。故生承負之責，後生者病之日劇。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故今天遣吾下，爲上德道君更考文教，吾都合

之。從神文聖賢辭，下及庶人奴婢夷狄，以類相從，合其辭語善者，以爲洞極之經，名爲皇天洞極政事之文也。迺後天地病壹悉除去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恢哉，可恢哉。行，真人已應曉事生，已知之矣。天已使子壽矣，及上真人矣。不敢不敢。子自行得之，非吾力也。子爲善，天下無雙，故天愛之也。不敢不敢，今愚生但無忿天而已，無敢可望也。不賺也。唯唯。請問合是衆類以相從，願聞其訣。然善哉，子難問，天使之口口乎哉？諾。安坐，爲子分別道之也。唯唯。行假令正，共說一甲字也，是一事也。正投衆賢明前，是宜天下文書，衆人之辭，各有言說，此一旦無訾之文，無訾之言，取中善者，合衆人心，第一解者集之，以相徵明，而起合於人心者，即合於天地心矣。以何明之？願聞其訣。然凡人之行也，考之於心，及衆賢聖心而合，而俱言善是也，其應即合於天心矣。考之於心自疑者，考之於衆賢聖心，下及小人心，而言非者即

凶，天竟應之以凶也，是即其明徵也。故集此說以爲經，都合人心者是，不合人心者非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凡書文凡事，各自有本，按本共以衆文人辭葉，共因而說之如此矣。俱合人心意者，即合神祇，不合人心意者，不合神祇。善哉善哉，聞命矣。今真人何故言聞命乎？然行善正，則得天心而生，行惡失天心則凶死，此死生即命所屬也，故言聞命也。善哉，真人言是也，吾無以加之也。是故天正其言與文則吉，不正其言與文則凶，是以吾教真人拘校之也。唯唯。然後太平上皇之氣立出，延年立來，天文聖人之辭，尚迺有短長。故上皇之氣見囿於邪辭，誤言，未嘗得來也。故天地後開闢以來，未嘗有上皇之氣來助帝王治也。今天欲都開出之，故拘校文書也。有餘一邪言，輒餘一病，餘一邪說誤文，輒有餘一病，餘十病，餘百病，餘千千病，餘萬萬病，隨此餘邪言邪文誤辭爲病。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無病，即天無病也，人半病之，即天半

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故使人病者，迺樂覺之也，而不覺，故死無數也。願聞以何以天病，邪言邪辭邪文而有病乎？噫，子反更冥冥闇愚，何哉？行，安坐，爲真人說之。夫邪言邪文以說經道也，則亂道經書，道經亂則天文地理亂矣，天文地理亂則天地病矣。故使三光風雨四時五行，戰鬥無常，歲爲其凶年，帝王爲其愁苦，縣官亂治，民愁悲饑寒，此非邪文邪言所病邪？如大用之，迺至于大亂不治也。子知耶？唯唯。夫邪文邪言誤辭，以治國也，日日得亂。於是邪言邪辭誤文，爲耳所共欺，則國爲之亂危，臣爲之枉法而妄爲，民爲之困窮，共汙天地之治亂。天官大怒，日教不絕也，人哭泣呼冤，亦不絕也。子知之耶？唯唯。邪言邪文誤辭，以治家也，則父子夫婦亂，更相憎惡，而常鬥辯不絕，遂爲凶家。子知之耶？唯唯。可恢哉，見天師言，誠怖惶。愚生不深計，不知是惡致此也。真人獨愚日久矣。夫俗人以爲小事，而不去之，迺不

知此邪言邪辭邪文，乃與天地爲大怨也，是迺國家之大賊也，百姓之烈鬼也，寧可不一都投而力去之耶？是故天愛上德之君，恐其不覺悟，復彼是大灾，故遣吾下具言之。真人疾以文付之，使其疾思天意，可以自安，不者天怒會不絕也。故天不復使聖人語，會不能悉都除其病，故使天下人共壹言，俱壹集古文考之也。今天忿忿積恚，於是邪言邪文、單言孤佞辭也。今考是，真人欲知之，比若帝王愁恚，夷狄數來害人也。故發兵士萬萬往擊之，病不怒也。怒者功賜多，不怒者帝王復考之，今考邪文如此矣。真人知之邪？唯唯。可畏乎，天下已正矣。真人可謂已知之矣。今急是孤辭，一人邪言邪文邪辭，天地今以是爲大怨，是帝王大賊也。本治不安，悉亂於是也。故今斷之，皆使集言集說集上書，定安事，迺天氣且壹悉得其所，邪言邪辭迺且壹悉絕也，滅亡也。天從今以往，且使人亦考之，神亦且行考之，但有日急，非有懈時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愚生甚核。子知核，可無並見考。唯唯。愚生事事不及，有重適過於天地，爲天師憂念，謹已見此邪文邪辭，一人之言戒，今願更見勅戒丁寧，是正文之所到至戒。善哉，書文已比言矣。子自若問之，何也？闇昧之人，固固心結，聰明猶不達，不重反覆見曉勅者，猶矇矓冥冥，復亂天師道，故敢不反復問之也。善哉，子言也。諾。安坐，爲諸群真人具說之。夫正言正文正辭，迺是正天地之根，而安國家之寶器父母也，而天下凡人萬物所受命也，故當力正之也。唯唯。願聞正言正文正辭，爲天地根，國家寶器，凡民萬物所受命決意。噫，真人已比比受此語，吾文書中，悉病疾浮華邪言，子迺復重問之，何也？愚生而隨俗，爲愚積久，不知邪止所在，故不重見丁寧解之，殊不解也。然子欲知其審實也，俗人俱言善善，而共力行之，而灾殊不除去者，即不善之文，不善之言之亂也。俗人言此可耳，不能善也，而按行之，反與天相應，灾日除去者，即正文正言正辭

也，內獨與天相應，得天地心意之明徵也。是故正言正文，迺見是正天地之心也。故言悉正，文悉正，辭悉正，而帝王按而行之，下及小民，莫不俱好行正。天地迺爲大正，四時五行萬物，一且皆各得其正，日月三光守度，各得正也。國家大安無憂，迺到于神，負不老之方賜之，奇物善應悉出，姦猾妖惡悉滅絕。凡民各得保其家，而竟其天年，萬物悉得長老終，各以時也。是即正言正文正辭之爲天地根，而國家寶器，父母民萬物之命，大明效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核哉，可核哉。天地之根，國家寶器，命反在此。行，子可謂曉事之生，知之矣。是故天遣吾下，悉考正之也。天地開闢以來，行正言正文者，天地常爲其大喜說，故常善。行邪言邪文者，天地常爲其大怒不悅喜，故常凶不安，而多危亡也。俗人不知是爲天地大病，而亂帝王治也。而下愚之士，反共巧工，下作篇記，習邪言邪文，以相高下，以欺其上，而汙天正法，亂天正儀，是乃天之大怨，地之

大咎也，而國家之大賊也。今乃得天怨地咎，國家賊，而日共行之，其治安得平哉？今天師責此邪言邪文，罪之何一重也？噫，真人其愚耶？今人而共以邪言邪文，共亂天地，天地迺爲其常有病，是非天之怨咎耶？比若人常行病人害人，人亦怨咎之不耶？唯唯。是故爲天怨地咎明白矣。今邪言邪文邪辭，迺已共欺其上，危國家，其治常失天心，其年命不增，爲之絕者，前後非一人坐之，是非國家之大賤耶？諸真人知之不？唯唯。下古人多愚，或有見天文，反言不若此言，是純復國賊之長也，天地之大怨咎也，民之大害，萬物之烈鬼物也。德君慎毋用其言也，用其言者，天怨不正，當爲身深計遠慮，思其患害，以長自安。天迺與德君獨厚，故爲其製作，可以自安而保國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大覺矣。自慎自慎，天威不可犯也。唯唯。戒真人一言，自是之後，德君詳察思天教天文，爲得下吏民三道所共集上書文，到八月拘校之，分處爲三

部。始校書者，於君之東，已一通，傳校於君之南，已再通，傳校於君之西，已三通，傳校者棄去，於君之北。校者各異處，不得相時也，何乎？願聞之。然相睹復有奸，有可弊不實，復爲欺如是，復忿天地爲怨咎，爲國之大賊。天地惡人，使帝王治亂，故異其處，使三校之，當共實核之也。以解天心，以安王者治也。何必始校於君之東？東者，天氣有心而仁也。校源事者，當用心詳務力仁，以稱天地，而念欲安帝王也，故於東也。仁者以行，當明察之，故傳於君之陽也。已明察，當以義斷除之。有功者因記有功，無功者使記無功，以爲行狀。已者藏於君之北，幽室而置之，以是知天下人行，知善惡勿去也。故德君按行，是名爲大神人，悉坐知天下之心，凡變異之動靜也，真人知耶？可核哉，可核哉。子知核畏天談，子長活矣。唯唯。是故自是之後，長吏不復言行狀，行狀見於是，因此此爲行狀。故德君迺安枕而卧，無憂也。予知之耶？唯唯。天戒校書，脫一事

者，答三十，十事者，答三百，百事者，答三千。德君使退之，勿復仕也。此人乃輕忽事，是天怨地咎，國之大賊。夫怨咎與賊，不可與久共事，必且忿天地，故當疾去之。善哉善哉。戒真人一大要，吾書文道，所以從上到下無窮也。悉愛正言正辭正文者，吾迺深受天勅而下也。誠知天愛是正言正文正辭，所以大疾是邪言邪辭邪文者，正知天地大怨咎之，以是勅吾，使吾下校，去是怨咎與賊，以安有道德之國，以長解天地開闢已來承負之謫，使害一悉去得休，使正氣悉得前治也。然後六方極八遠皇天平氣，悉一旦自來。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吾文者，純天語，不失殊分也。天疾是邪文，故吾疾之也，天愛是正文，故吾愛之也。故吾之爲道，悉守本而戒中，而棄末。天守本，故吾守本也，天戒中，故吾戒中也，天棄末，故吾棄末也。吾之爲文也，迺與天地同身，同心同意，同分同理，同好同惡，同道同路。故令德君按用之，無一誤也。萬萬歲不可去，但有日章

明，無有冥冥時也。但有日理，無有亂時也。但有日善，無有惡時也。但有日吉，無有凶時也。故號爲天之洞極正道，迺與天地心相抱。故得其上訣者，可老壽，得其中訣者，爲國輔，得其下訣者，可以常自安。行，吾語辭小竟，疑者迺復來問之。唯唯。請問無故脫誤事一，正答二十乎？善哉，子問也。天使子言耶？然夫數者，起於一，十而終，是誤脫一事，即其問一之本也。脫誤不實復爲欺，則復爲天怨地咎，國家之大賊也。答十者，以謝於地，答十者，以謝於帝王，天地人各十，合這爲三十也。答此以謝過，以解天怨地咎，帝王之賊也。迺天地喜悅，神祇戰怒也。本天地所以常亂而戰怒者，本由考實文書，人言不詳多誤，故生此流災承負之厄也。今復不詳，且復如此，故當答之也，不以故人也，迺以正事也。今已集議，實核口口，迺右

實，亦無益也。上下俱爲實，迺天氣平也。下實上不實，爲上冤下，下復自冤，力爲善無益，天怒復發矣。如上實下不實，爲下冤上，地怒復發矣。上下盡已實，帝王不以意平理之，則四時五行六親之神吏，六宗之氣，中和戰怒，凶氣復發矣。雖力使三道行文書，正天下之言及文，而自不力，平之無益也。故吾迺承天心，爲上皇德君作化，不敢失天心也。故悉拘天法，以天地象爲經，隨陽爲正，順四時五行爲令，萬世不易也。子知之耶？唯唯。愚生謹以覺矣，甚畏天法。子知畏之，已長吉矣。戒真人一大要言也。夫拘校文書法，毋但言其神文，如其書文，言如此以爲真也，是名爲聾文也。言事獨無本柄耶？何以言如此哉？不禁其有也。但問其言之意，當得其意，迺事可明也。如不說其意，以何能得知之乎哉？故當問其解決意，不者不可用也，名爲聾治。子欲樂知其意，比若人語必有本，當有可由而起，不可但言東公言以立事也。夫人證立事者，悉有本，

安得但空設僞空言乎？故赤凡事者，皆當以其實有據，迺可立事也。子欲得知其大效明徵，比若吾爲德君化法，皆以試立應，爲效言也。行之而不應，即僞言也，行之而不應，即爲天也。夫實說文與言矣，比若此矣。安得空立徵而言，其文言而無說乎？愚人或反有拘，何各神文言如是也，但可以解難拒窮之辭耳。夫神文何雄，或獨有意，但傳言其文，不居一卷也。獨自傳，遙相說，人不深得其訣意，反但以拒難救窮，言東久言，以是自明，實非也。皆爲失說意。今至道德辭不得通達者，悉坐是。子知之乎？唯唯。愚生謹已覺矣。然子如此而不覺，則遂迷矣。是故按吾書，考文及人辭者，皆竟問其意，何以得其說者，以類聚之。迺後天下之文及辭言，且一窮竟，天道法可睹矣，善惡之辭得通矣。善哉善哉。行，吾之道見於此，真人自上下思之思之，悉更相徵明，則無不解矣。天下之事，無不畢矣，大道得矣，天地悅矣，德君長安矣。天下俱同口，皆曰善哉，無復

言天治，迺復得天地心意，故曰安。舉事得凡人心，故天下無復言。真人知之耶？唯唯。行，辭小異有疑，復來問。唯唯。

右天怨地咎國之害徵立洞極經文。

太平經卷之九十一

太平經卷之九十二

三光蝕訣第一百三十三

請問天之三光，何故時蝕邪？善哉，子之所問。是天地之大怨，天地戰鬥不知，其驗見效於日月星辰。然亦可蝕，亦可不蝕，咎在陰陽氣戰鬥。何故戰鬥乎？陰陽相奸，遞爭勝負。夫陰與陽，本當更相利祐，共爲和氣，而反戰鬥，悉過在此不和調。如使和調不蝕，亦當不蝕邪？然大洞上古最善之時，常不蝕，後生彌彌，共失天地意，遂使陰陽稍稍不相愛，故至於戰鬥。子以吾言不然也，子使德君案行吾文，盡得其意，戰鬥且止，小得其意小止，半得其意半止。如不力行，固困耳。請問：夫日月蝕，以何時運相逢邪？噫，子其愚哉。真人正復更發天怒，今真人以何知爲時運邪？愚生見其同處也。冥冥哉，子之心也，其暗冥何劇也。審若子言，運相逢也。何故於一

年之間，日月蝕無解矣？或連歲不蝕，運何以然？帝王多行道德，日月爲之不蝕，星辰不亂，其運何以然哉？又天性陰陽同處，本當相愛，何反相害耶？又陰陽本當轉相生，轉相成功，何反相賊害哉？是子之愚也。子欲知其實，比若人矣。人常相厚，久不相睹，一相得逢遇大喜，則更相祐利，相譽相明，及其素相與不比也，卒相逢便戰鬥，大不比鬥死而已，小不比小鬥。可駭哉，可駭哉。愚生已解矣。請問：今日乃太陽，火之精神也，月乃太陰，水之精神也。今水火不同處，自相遭逢則相滅。何謂也，不比邪？善哉，子言得其意。然水火各以其道，守其行，皆相得，乃立功成事，比若五行不可無一也，皆轉相生成。子欲知其實也，比若五藏，居人腹中，同一處。心乃火也，腎乃水也，豈可爲同處，而日相與戰鬥相蝕邪？子寧解知不乎？唯唯。愚生已覺矣。是故和平氣至，三光不復戰鬥蝕也。三光不相蝕，乃後始可言得天地之心矣，以是爲證。故欲自知優

劣，行道德，未俱觀此天證，而聚衆文，言同處相蝕。是者但記同愛之文，未深得之意也。正使有神文言，天乃未深見其情實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吾文出之後，帝王德君思此天意，勿忘此言，此言所以致得天心之文也。如得天意，命乃長全也。不得天意，亂命門也。行而不稱天心，亦大患也。初上古以來，衆聖帝王以此爲戒，深記吾言，結於胸心，乃微言可見，道可得也。以付上德之君，以救三光之門蝕也。唯唯。行去，辭小竟，疑復來問之。唯唯。

萬二千國始火始氣訣第一百二十四

請問：天下共日月、共斗極，一大部乃萬二千國，中部八十一域，分爲小部，各一國。德優者張地萬二千里，其次張地廣從萬里，其次九千里，其次八千里，其次七千里，其次六千里，其次五千里，其次四千里，其次三千里，其次二千里，其次千里。其次五百里，其

次百里。此乃平平之土德，優劣之所張保也。德劣者，乃或無一平之土，悉有病變，令一國日月戰蝕，萬二千國中，寧盡蝕不？斗極不明，萬二千國，寧盡不明不乎？善哉深邪，遠邪眇邪，子所問也。何故正問此變？今怪一國有變，萬二千國何譽，當復有變者邪？怪之不及天師問，恐終古無以知之，故問之也。善哉，子之所疑，可謂入道矣。一國有變，獨一國日不明，名爲蝕。比近之國，亦遙睹之，其四遠之國，固不蝕也。斗極凡星不明，獨失其天意者不明，其四遠固不蝕。今請問：於何障隱，而獨不明邪？噫，子固童蒙未開也，類俗人哉。今是天與地相去積遠，是其失道無德之國，下邪氣共上蔽隱天，三光各以其類上行，使其不明。比若霧中之處，其三光獨不明，無霧之處固大明也。子欲重知之，陰處獨不見月蝕，陽處獨見日蝕，子欲重知其審實，比若今年太歲在子，有德之國獨樂歲，無德之國獨凶年。今是俱共一國一歲，共一年而其吉凶異。比

若人俱共一天一地，其安危處，異俗不同。子知之邪？唯唯。善哉善哉。今是日月運照，萬二千國俱共之，而其明與不明者，處異也。有道德之國，其治清白，靜而無邪，故其三光獨大明也，乃下邪陰氣不得上蔽之也。不明者，咎在下共欺上，邪氣俱上蔽其上也。無道之國，其治汙濁，多奸邪，自蔽隱，故其三光不明矣。子欲重知其審，比若翕目視日，與張目視日，比若善張目視日，與蒙薄帛視日，正此也。寧解不邪？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子知駭是，則得長生矣。唯唯。其且凶衰之國，三光盡不明。比若盲人，而獨不睹三光明，三光自若，以其人盲獨不見之矣。比若年盛者，獨睹三光明，年老者獨不睹三光明，是其盛衰之效也。悉寧解邪？唯唯。行去矣。請問：一絕訣說何等也？今不審知一者，何等也？噫，真人守文極多，何故爲疑此邪？今眩冥也。子知守一，萬事畢，子何問眇哉？宜思其言。唯唯。一者，心也，意也，志也。念此一身中之神

也。凡天下之事，盡是所成也。自古到今，賢聖之化，盡以是成器名，以其早知，學其心意，志念善也，守善業也。愚者盡凶是也，以其守學之以惡業也。天地之性，蚊行萬物悉然，故在師學之壽可得也，在學何道，天地可按也。聚衆人億萬，不若事一賢也。衆愚億萬，但可疾凶敗耳。審能守一賢身，何害有身者。不能還自鏡照，見念反還鏡身。志念遠即身疾，衰枯落務，志念近則身有澤。凡志念所成衆多，不豫記之，天下之事悉是也。子知之邪？唯唯。請問旱凍盡死，民困饑寒而烈而死，何殺也？此者皇天太陽之殺也，六陽俱恨，因能爲害也。何謂邪？願聞之。然六萬洞極，其中大剛，俱恨人久爲亂，惡之故殺。其害於人，何哉？無有名字也。但逢其承負之極，天怒發，不道人善與惡也，遭逢者即大凶矣。子欲知其實，比若人矣。人大忿忿怒，乃忿甲善人，不避之，反賊害乙丙丁。今乙丙丁何過邪？而逢人怒發，天之怒發亦如此矣。故承負之責最劇，故

使人死，善惡不復分別也。大咎在此。故吾書應天教，今欲一斷絕承負責也。天其爲過深重，多害無罪人，天甚憂之。故教吾勅真人，以書付上德之君，令惡邪佞僞人斷絕，而天道理。子知之邪？唯唯。願請問天地開闢以來，人或烈病而死盡，或水而死盡，或兵而死盡，願聞其意，何所犯坐哉？將悉天地之際會邪？承負之厄耶？然古今之文，多說爲天地陰陽之會，非也，是皆承負厄也。天氣中和氣怒，神靈戰鬥，烈病而死者，天伐除之。水而死者，地伐除之。兵而死者，人伐除也。願聞烈病而死者，何故爲天殺？天者爲神，主神靈之長也，故使精神鬼殺人。地者，陰之卑，水者，陰之劇者也。屬地陰者，主懷妊凡物，懷妊而傷者，必爲血，血者水之類也。懷妊而傷者，必怒不悅，更以其血行汗傷人。水者，乃地之血脉也，地之陰也。陰者卑怒，必以其身行戰鬥殺人。比若臣往捕賊，必以其身行捕取之也。不得若君，但居其處而言也。中和者人，主之四時五

行共治焉。人當調和而行之，人失道不能順，忿之，故四時逆氣，五行戰鬥，故使人自相攻擊也。此者皆天地中和忿忿不悅，積久有病悒悒，故致此。善哉，嚮不力問，無從知之也。願聞此悉承負之厄，乃忿三氣，其不承負之時，人死云何哉？然人生有終，上下中各竟其天年，或有得真道，因能得度世去者，是人乃無承負之過，自然之術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曉哉，乃一旦而相隨死者，皆非命也。是乃天地中和、四時五行，戰怒伏殺效也。善哉善哉。嚮不及天師問，無緣知是也。故天地開闢以來，常有此厄也，人皆不得知之。今甚病之憂之，人多無罪而死，上感天，天故遣吾下，爲其具言，已行吾天文之後，人民萬物且各以其壽命死，無復並死之會也。善哉善哉。後生各得其命矣，真人知之邪？唯唯。請問：即非天道時運周而死，何故常以天地際會而亂哉？五行際會而戰邪？五帝之神歷竟而窮困邪？噫，善哉，真人之難也。今天且使子問邪？

其投辭乃入天讖，其何一要訣哉？吾甚嬉之。今是真若子言，今爲子具條解之。今諸真人遠來，爲天地具問事，乃爲天地開闢以來帝王問疑，宜安坐，聽吾辭。唯唯。然夫天之爲法，人民萬物之爲數也。比若四時之氣，但當更相生成，相傳而去。比若人生，少者後當老長，更迭相傳而去。不當乃道鬥戰，因絕滅世類也。所以道戰，水旱癘病死盡者，人主由先王先人獨積，稍失道心意，積久至是際會，即自不而自度，因而滅盡矣，既滅盡，無餘種類。夫天地人三統，相須而立，相形而成。比若人有頭足腹身，一統凶滅，三統反俱毀敗。若人無頭足腹，有一亡者，便三凶矣。故人大道大毀敗，天地三統滅亡，更冥冥憤憤，萬物因而亡矣。夫物盡，又不能卒生也。由是失幾何，滅絕幾何，更起或即復，或大久大敗，久乃能復也，故小毀則疾復也。子欲重知其審實，令後世德君察察，知天地冤不之大效。比若家人治生，有畜積多者，雖邂逅逢承負凶年不收也，固固而

自存。大多畜積之家，雖連年遭惡歲，猶常活。小有畜積之家，遭連年不收，餓而死盡。常貧之家，遭一年凶，便盡死，不而自度出也，因而無世。天道有格法，運非際會也。比若夏秋當力收，冬春當坐食成事，夏秋不善力收，冬春當餓死滅盡。古者聖人天書，因此共記爲際會也。真人欲知之如此矣。今太平氣至，當常平，不當復道際會死亡者也。夫天命帝王治，故覺德君。凡民爲其道事，要使一睹覺知如此矣。嚮使先生凡民人，常守要道與要德，雖遭際會，不死亡也。夫天命帝王治國之法，以有道德爲大富，無道德爲大貧困。名爲無道無德者，恐不能安天地而失之也。先生稍稍共廢絕道德，積久復久，乃至於更相承負，後生者被其冤毒災劇，悉應無道而治。至於運會滅絕，不能自出，大咎在此，子知之邪？唯唯。可駭哉，可駭哉。行，復更曉真人一語。夫道德與人，正天之心也。比若人有心矣，人心善守道，則常與吉，人心惡不守道，則常衰凶矣。心

神去則死亡矣。是故要道與德絕，人死亡，天地亦亂毀矣。故道使天地人，本同憂同事，故能迭相生成也。如不得同憂同事，不肯迭相生成也。相憂相利也，故道德連之，使同命。是故天地睹人有道德爲善，則大喜，見人爲惡，則大怒忿忿。真人豈解邪？唯唯。可駭哉，愚生甚畏之。子知畏之，則可長生無凶矣。不知畏之，則天已易去子矣。宜重慎之。唯唯。行，復重曉真人一解。今是吉凶之行，比若道德禮義與刑罰矣。人而守其道德禮義，則刑罰不起矣，失其道德禮義，則刑罰興起矣。故守善道者，凶路自絕，不教其去而自去，守凶道者言路自絕。此猶若日出而星逃，星出而日入，不失銖分。善哉善哉。今曉真人一大訣言也。今世人積愚暗甚劇，傳相告語，言時運周，有吉凶，如此言，爲善復何益邪？爲惡何傷乎哉？乃時運自然，力行善復何功邪？而吉者，聖人常承天心，教人爲善，正是也。言時運而反，共亂天道者，是辭也，使天地常不悅

喜，實人行致之，反言天時運自惡，不肯自言惡，反意天地爲惡。比若人家不孝惡子，不肯自言惡，反言父母惡，此之謂也。故天常苦，忿忿悒悒，因是運會者殺之鬥之，樂易其世類也。嚮不但當相隨老者去，少者長，各以其年命窮變化，比若天地開闢以來，人形變化不同是也。善哉，愚生以一大解於是，古今人形雖異而氣同。子欲重知其審，比若四時氣，五行位，雖不同受，內同氣轉相生成，猶若人頭足不相似，內反合成一人也。善哉善哉。今復重曉真人一言。天積疾，人爲惡，反常言時運凶。上皇氣至，當助德君治，恐時人行不改易，爲惡行以亂正氣，毀天寶，故遣吾下，爲德君出文，以曉衆人，使共常按吾文爲行，不復共愁天地而不犯天禁。自是之後，行吾天文，使神助德君治。犯者誅之，人不誅之，神且誅之。子知邪？唯唯，不敢犯也。行，辭小小竟。凡書自思其要。唯唯。請問天師，萬二千國之策符各異意，皆當於何置之，各隨其國俗宜，以何爲始？

以斗極東南火氣起。願聞其意訣何也？火者陽也，其符今主天心。和者主施，開者主通，明者主理凡事。火者爲心，心者主神，和者可爲化首，萬事將興，從心起。心者主正事，倚仁而明，復有神光。萬二千國殊策一通，以爲文書上章，天氣且自隨而流行，真人自勵興之。子勿逆之，子喪，乃天樂出書，故使吾言。子乃不信吾言也，求信於子之身也。子行之而灾日除，是天樂行之喜也，故灾除也。子不行而多疾灾，是天忿忿悒悒，子留難其道也。火凶，勿問於人，取效於此，明於日月。天意所欲爲，子不可不慎也。不行不順，令使人心亂也。真人慎之。唯唯。行，復誠真人一言。天不欲行，子獨行之，且病之。吾文以此爲信，自是之後，亦皆然。文已復重，不復多言益文，使道難知。唯唯。行，重復誠子一言。此灾病非一世過也，其所從來久遠，勿反卒害之，但當行天道，以消亡之耳。如是者，所謂得天心意矣。不如吾文言，復枉急其刑罰，灾日多，

天不悅喜。真人知之邪？唯唯。

火氣正神道訣第一百三十五

請問：古者火行同嘗太平，而不正神道，今天師獨使令火行正神道，何也？善哉，子之問也。是故百人百意，千人千意，萬人萬意，用策不同，各殊異，故多不得天心意。真人言是也。今乃火氣最盛，上皇氣至，乃凡陪。古者火行太平之氣後，天地開闢以來，未嘗有也。夫火氣盛者必正神道，何也？願聞其意。然夫火者，乃是天之心也。心主神，心正則神當明。故天使吾下理神道也。夫神道已自神，何必當理之邪？善哉，子之言。夫神乃天之正吏也，今邪神多，則正神不得其處，天神道內獨大亂，俱失其居。今天氣不調，帝王爲之愁苦，而人又不得知其要意。子欲樂知其口口也，此比若人矣。今邪人多居位，共亂帝王之治。今使正人不得其處，天地爲其邪氣失正。夫邪多則共害正，正多則共禁止

邪，此一者天地自然之術也。子知之邪？故令太陽最盛，未嘗有也。陽者稱神，故天爲神。陰者稱邪，故奸氣常以陰中往來，不敢正晝行，奸而正晝行，爲名陰乘陽路，病而晝作，名爲陰盛興，爲陽失其道，君衰間爲是久矣。故天道吾正神道也，令使不敢復爲也。子知之耶？唯唯。善哉善哉。

洞極上平氣無蟲重複字訣第一百三十六

請問洞極上平氣至，無不治，故天師乃考疽疥蟲食人也。今獨以此驗之邪？其餘蟲云何哉？善哉，真人今日問事也。天疾是教子問此邪？天甚疾人爲惡，猾吏民背天逆地，共欺其上，獨陰伏爲奸積久，如蟲食人也。天毒惡之，故使子反覆問之。然蟲食人，所謂蟲而治人也，其爲災最甚劇，逆氣亂正者也。今皇平氣至，不宜有此應。真人付德君，欲知道洞洽，未令民間悉移蟲主名，大小爲害之屬，何也？謂疽

癘傷疥，盡從腹中三蟲之屬，皆移主名。其移大多者，固固下多蟲治人。此蟲無者，下無蟲治人。此少者，少蟲治人。善哉，小生愚暗，睹此以爲天性也，故反應治邪？子其愚，何一劇痛也。夫天地之性，人爲貴，蟲爲至賤，反乃俱食人，是爲反正，象賤人無道，以蟲食人。故天深見其象，故使賢聖策之，改其正也。凡災異各以類見，故古者聖賢得知之。若不以類目，不可思策也。所以逃匿於內者，象下共爲奸，而不敢見於外。外者陽也，陽者天也，君也，天正帝王也。故蟲逃於內而竊食人，象無功之臣逃於內，而竊蠶食人也。可駭哉，愚生甚畏之。子知畏天，固是也，若不畏天，早已死矣。真人慎之。唯唯。是故古者爲治，神者致真神爲治，鬼者致鬼爲治，物者致物爲治，蟲者治蟲爲治，何畏也？願聞之。然神者動作，與天合心，與神同意，故神者天之使也，天愛之。鬼者動作，避逃人所，鬼倚陰中，竊隱語似鬼，故致鬼物者動作，共欺其上，猾若物，

故致物。蟲者動作，價利人，共價利其上，其用意雜，若故致蟲。天天變相應，悉如此矣。太平德君，得天下上書文，悉源其災異意以報之，其正如神哉。善哉善哉。災氣已究洽矣。子何以知之？見天師之正，以知無復逃蟲食人，故洽矣。子可謂知道意邪。請問：重複之字何所主？主導正。導正開神，爲思之也。端及入室，以爲保券，其爲之云何？豈可聞邪。然易知而微密，此辭輕而重，不可妄傳也。精者吞之，謂之神也，不精者吞之，謂之不神也。不精吞之，謂之妄言也。故道者傳其人乃行，凡事者得其人乃明，非其人謂之爲妄行，過還反入其人身。真人知之邪？唯唯，不敢妄行，誠歸付其人。如是者爲子言之。以丹爲字，以上第一，次下行將告人，必使沐浴端精，北面西面、南面東面告之，使其嚴以善酒，如清水已飲，隨思其字，終古以爲事身。且曰向正平善氣至，病爲其除去，面日益潤澤，或見其字，隨病所居而思之，名爲還精養形。或無病

人爲之，日益安靜。或身有彊邪鬼物，反且變爭，雖忿爭自若，力思勿惑也，久久且服去矣。自是之後，天樂人爲正直，以他文爲之，天神亦助下之，隨人意往來。上士見人吞字，歸思亦然，當一吞字皆能教。故曰天道一旦而行。吾之爲道，不效辭語，效立與天道響相應和，以是爲神，真人慎之。既開天神道，歸于德君，付于賢良，人立自正，有益於上政明矣。德君明師告之，以威爲嚴，所告悉愈爲有，所睹見神靈，慎勿道之。上士因是乃至度世，中士至於無爲，下士至於平平。人所得各有厚薄，天神隨符書而命之，故言勿傳，其所思不可得不同也。不同故不可相語也。信哉易哉，其爲道也。要哉約哉，其爲志壽也。因而學之，其人將自順也。將自善，有神明，轉其心意，使其悅也。或今日吞吾字，後皆能以他文教，教十千百而相應，其爲道須臾之間，乃周流八方六合之間，精神隨而行治病。故自是之後，天下人畢早正易其行，皆樂真文，不復爲邪僞

也。真人欲樂安天地道，使疾正，最以三道行書爲前。願聞爲前言。善哉，子之問事。愚者難正，自若亂人治，令德君愁。故投行書於前，令使上下大小，自相拾正，其俗人無孤言辨士之害。善哉善哉，願聞三道行書文，何但使一通集行書而上，必使有前後文書衆多。善哉善哉。子之言，中天心意，所以使有前後難問者，欲使俗人深自知過也。獨言之大病也，不見孤辭單文之惡，則無以見集行書之善，不傳其誤，分別其大失，皆解人心，乃後且可救也。心不解，不如其所行，久大誤也。人心覺則易正。凡吾爲文，皆如此矣，非獨是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曉矣。真人慎事，書文已足，無輕數句問，欲不爲子說之，恐恨子意，欲復爲子道之。今道大文，又天道不可句極，得其意，天大喜，不得其意，逆天道，反與天爲咎，不敢復數言也。行去。

右大集難問天地毀起日月星蝕人烈死萬二千國策符字開神訣。

太平經卷之九十二

太平經卷之九十三

方藥厭固相治訣第一百三十七

今愚生得天師文書，拘校諸文及方書，歸居閑處，分別惟思其要意，有疑不能解，願請問一事。言之。今天師拘校諸方言，十十治愈者，方使天神治之也；十九治愈者，方使地神治之；十八治愈者，方使人精神治之。過此以下者，不可用也。愚生以爲，但得其厭固可畏者，能相治也，不得其厭固者，不能相治也。善哉，真人言也，得其難意。然夫凡洞無極之表裏，目所見，耳所聞，蠕動之屬，悉天所生也。天不生之，無此也。因而各自有神長，命各屬焉。比若六畜，命屬人也，死生但在人耳，人即是六畜之司命神也。是萬二千物，悉皆受天地統而行，一物不具，即天統有不足者，因使其更相治服也。因復各使有尊卑君長，故天道悉能相治制也。得其所畏，而十十者

治愈者，即是其命所屬天也。真人知之邪？唯唯。行，子已知之矣。請問一疑，甚不謙順，豈不言哉。平行勿諱。今若盜賊劫人者，同服人耳，豈可以爲天命君長邪？善哉，子之難也。夫盜賊劫人者，但以無義，妄於枉服人耳，不得常服久也。一過服人，即有重罪，長吏遂之不止也。子何以言是爲天命乎？今若王者治服人，豈當見逐索邪？凡人生以王者爲君長，爲命也。真人亦寧解不？今已大解。善哉善哉。行，學者精之，亦無妄難問也，天且非人也。唯唯。有過有過不也。敬慎之，勿但若俗夫之人，欲言便語也。唯唯。今愚生每語有劇過，不言又無緣得知之。今欲復有可問，不敢卒言。平行。今獨萬物各有君長，天地亦有君長邪？噫，子難問何一深妙遠劇也。今自知所問不謙，不及天師問之，會遂不得知之也。然天者以中極最高者爲君長，地以崑崙墟爲君長，日以王日爲君長，月以大月爲君長，星以中極一星爲君長，衆山以五嶽爲君長，五嶽以中

極下泰山爲君長，百川以江海爲君長，有甲者以神龜爲君長，有鱗之屬以龍爲君長，飛有翼之屬以鳳凰爲君長，獸有毛者以麒麟爲君長，裸蟲者以人爲君長，人以帝王爲君長。天下若此者，積衆多，不可勝記，纔爲真人舉其綱，見其始，子豈解邪？唯唯。宜自深思其意，亦不可盡記也，難爲財用。唯唯。今故言蚊行有知之屬，方在其身者，不待而成事者，無妄殺傷，何乎？主恐忿其君長也。今天太平氣至，當與有德君並力治，無妄傷害，則亂太平之氣，令治憤憤。今小物安能感動天，使其治亂憤憤乎？噫，子自若愚蒙，未大解也。今是各自有君長，若遠方四境之下賤小人，極最帝王之下極，螻蟻惡人也，無可比數。人無故共賊傷此百數十人，其家自冤枉，上書帝王，帝王聞之即大怒，下令以章考問之，紛紛州郡縣以爲大事，因而坐之危亡者，非一人也。子知之邪？可駭哉，可駭哉。行，子知大駭，乃且長生矣。唯唯。是故古者聖王，知天法象格明，故不敢妄

用刑也，乃深思遠慮之極也。故其治常平，不用筋力而得天心者，以其重慎之也。今先王小小失之，承負之後，各有得失，故治難平也。子知之邪？唯唯。今太平氣至，天愛有德之君，故具爲陳戒也，難其犯之也。以吾文歸上德之君，自使思其惡意。唯唯。

右集難方藥命所屬物各自有君長。

陽尊陰卑訣第一百二十八

願問陽何從獨得尊而貴，陰獨名卑而賤哉？善乎，子之難也，幾睹道德意。陽所以獨名尊而貴者，守本常盈滿而有實也。陰所以獨名卑且賤者，以其虛空而無實也，故見惡見賤也。愚生受天命劣少無知，蔽暗難開，願天師具爲分解其意。子學何不具睹天道意，何哉？真人尚乃不解，俗人冥冥固是也。然夫天名陰陽男女者，本元氣之所始起，陰陽之門戶也。人所受命生處，是其本也。故男所以受命者，盈滿而有餘，其下左右，尚各有一實。上

者盈滿而有餘，尚常施與，下陰有餘積聚，而常有實。上施者，應太陽天行也，無不能生，無不能成。下有積聚，應太陰，應地而有文理，應阡陌。左實者應人，右實者應萬物。實者，核實也，則仁好施，又有核實也。故陽得稱尊而貴也。子知之耶？唯唯。陰爲女，所以卑而賤者，其所受命處，戶空而虛，無盈餘，又無實，故見卑且賤也。本名爲陰陽男女者，此二事也。其一身上下，既盡無名者也，本名陰陽，以此二事分別之也。念女之頭目面耳支體，俱與男等耳，其好善尚乃或好於男子，而反卑賤者，此也。男子其頭面肢體，其好善不及女也，而名尊且貴者，正以此也。善哉善哉。然子可謂已覺知之矣。是故天道重本守始，是以聖人睹天法象明，故當反本守元，正字考文，以解迷惑也。故能使天地長安，國家樂也。故守本而有實，好施與者爲善人。本空虛無實核，常不足而反好求者，爲惡人爲賤人，此之謂也。今願訣問一疑。行言之。令女見懷妊實，

如天師言無實，何也？噫，子內空虛，略類似無道之人，但天見子勉勉一心，故使子來問事耳。今女之妊子，陰本空虛，但陽往施化實於陰中，而陰卑賤畏陽，順而養之，不敢去也。陽乃天也，君也；陰乃地也，臣也。故重尊敬陽之施，因而養之，而不敢去也。子欲知其實，比若君王有客託於小家，小家養之不敢去也，客亦遂得肥巨成人，口正此也。今俗者言陽生陰成，但陰隨而養成陽實也。吾書中同，多以養說之，如此矣。吾見真人欲樂得知真道之核，天之至要意，故爲子要言之耳。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今願問：獨人有男女，可以分別陰陽實邪？天地萬物盡然邪？噫，子自若癡迷不解。善哉，真人之難問也。然天地之性，萬物盡然，吾爲子說一事，已上洞下達。子自若言不口口，行，更開兩耳聽，勿失銖分也。唯唯。行，然陽在外之時，凡物盡上，懷妊於上枝葉之間，時天陽氣在外，未還反下根也，故皆實於表也，蚊行衆生、人民積聚亦

於外。及陽氣還反內在地中也，萬物之屬上悉空無實，盡下懷妊實，於下地中養根葉，蚊行人民亦入實，積聚於內。此即皇天證明陽實核之大明效也。是故執陽道者有實核，守陰道者天實核。故古者聖人治，常象天，不敢象地也。願聞之，何謂爲象天乎？象天者，聚仁賢明儒、道術聖智，此者名爲象天也。聚財貨、小人不肖、無知文章，名爲象地也。善哉善哉，願聞此仁賢明儒、道術聖智，何以象天？天者，氣而飛，此六人其上才，而志真道不懈者，亦乃至於能乘氣而飛，故屬天象天也。是以古者聖人，獨深知皇天意，故不敢失之也。願聞此聚財貨、小人不肖，何以象地乎？然夫財者，會下財成塗，塗化成糞，糞化成土。夫小人愚不肖者，會聾暗不知道術，入凶門戶，會當早居地下。若令不葬，久則爲天地之害甚深，與之爲治，則共亂天文地理，五行日戰乎，四時失紀，三光少明，天地惡之，百神不愛之矣。無益於分

理，當早終死，如此財矣。真人知之邪？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子知駭者，可謂將長存矣。不知早駭，與天地爲重咎。愚生甚畏之。子知畏此天法，天且活子，如不敬畏之，與生同理。夫吉凶本非天也過也，人自求得之耳。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去戒之。唯唯。

右集難男女本所以得尊卑陰陽實核君子小人訣。

國不可勝數訣第一百三十九

請問一事。平道之。願聞天下凡有幾國？深哉妙哉，子所問也。然中部有八十一域，次其外復一周，天下有萬國，乃遠出到洞虛無表，合三部爲萬二千國。何故乃有萬二千國乎？天數始起於一，終於十，十而相乘，天道到於五而反，故適萬國也。其二千國者，應陰陽更數，比若數十而終也。歲月數獨十二也，尚五歲再閏在其中也。此應天地之更起，在天天洞虛之表裏，

應爲天地並數，故十二月反並爲一歲，尚從閏其中。此十二月者，乃元氣幽冥，陰陽更建始之數也。比若萬物終死於亥，乾因建初立位，於天門始凝核，於亥懷妊，於壬成形。初九於子，日始還；九二於丑，而陰陽運；九三於寅，天地人萬物，俱欲背陰向陽，闕於寅。故萬物始布根於東北，見頭於寅。物之大者，以木爲長也。故寅爲始生木，甲最爲木之初也。故萬物見於甲寅，終死於癸亥。故木也，乃受命生於元氣太陰水中，故以甲子爲初始。天道變數，因五相乘而周，故五千加十二支字，適六十癸亥，爲數終也。真人知之邪？唯唯。未得其意也。今眩冥行，子思之久久，自得其意。行，子思之。今真人恒何故問天下有幾國哉？愚生受天師書，言可以報天地重功，療天地病，而爲有德帝王除天地立事以來流灾厄會。今以天師文書道一，付一有德之國。今一國之原，雖其君有德萬萬人者，安能乃並解陰陽無極、天地之灾乎？乃周流遍治天地之表裏，

絕洞虛洞遠無極之天地病乎？噫，善哉。天乃使子問是邪？咄咄，可駭哉。咄咄，可駭哉。吾欲不言也，今恐得大適死，過不除於子也，真人何以乃知問是乎？愚生得天師教勅者，歸別處思惟其意，各有不解者，故問之也。今子解一國有德之君而已，何故爲問之乎？今以天師文，但解一有德之君國之灾，名爲但療治一國耳，安能乃療治天地病，而報皇天重功乎哉？善哉，子之言也，吾無以加子言也。真人試說其意。然今天師乃言天地洞虛有萬二千國，今一有德之國受道，安能乃解是萬二千國之灾，而都安天地者乎？善哉，子之言。子果見使主問是邪？諾。今爲真人具分別說之，使其昭然，可以畢除天下病灾。吾畏天威，義不敢有可匿也，子力隨記吾言。唯唯。行，天數本起於一，十而終，一乘十，十也。各乘十而至百，百乘十至於千，千乘十至於萬。一者，其數之始也。十者，其數之終也。百者，其有德之國鄉。子但持吾書，往授教其一有大德之國。

傳記吾書者，持本去，無盡以與也，周流以授百有德之鄉。一國得吾書者，國善，人並歸向之，其德乃並洽四方，百國皆被其化而為善，天地乃俱為其安，災害為其除。以授百有德之國，而萬國無害，天地病悉除去矣。善哉善哉。願聞何故不教，愚生比以教授之。然所以不可比以教者，無道德之國，天所衰會，不能行真道，故但歸有德之國也。今無德之國，並歸有道德之國，亦自理矣。善哉善哉。願聞何故正以是百國有德為法乎？善哉，子之難也，得其意。然天地人之數也，天數起於一，終於十，天下布施於地而生，數成乃後出，適合為百。天地人備，天地人三合同心，乃成德也。一事有不和，輒不成道德也。願聞天數何故正一乎？一者，其元氣純純之時也。元氣合無理，若風無理也，故都合名為一也。一凝成天，天有上下八方，故為十也。又有五方，各自有陰陽，故數十也。下因地也，一下因地者，數俱於十乃生，故人象天數，至十月乃生也。一者，正是其

施和洞洞之時也。已愛施者，反當象天數，十月乃出，故數終於十。故一者乘十。地道者，母也，當禹，故與和並連人，天地人三相得，乃成道德，故適百國有德也。故天主生，地主養，人主成，一事失正，俱三邪。是故天為惡亦凶，地為惡亦凶，人為惡亦凶，三共為惡，天地人滅盡更數也。三共為善，德洞虛合同，故至於三合而成德，適百國。善哉善哉。是者天下萬國之綱，天地人合德之鄉也。子知之邪？唯唯。故真人今既為天地除病，為德君除承負，雖苦持吾文，往授百有德國，而陰陽病悉消亡，帝王之灾皆已除矣。善哉善哉。愚生嚮不力問，無緣得知是也。子言是也，學而不力問，與不學者等耳。是故古聖賢之學，旦夕問於師，不敢懈也。故遂得知天之道也。唯唯。誠得力問，不敢有懈也。如是者，子已知道矣。願問今天下乃習俗不同，以一道往教勅之，曾不疑乎？噫，子於是言者，更愚略冥冥無知，何哉？今是習俗禮義者，但偽行耳，非其

真也。天下人乃俱受天地之性，五行為藏，四時為氣，亦合陰陽，以傳其類，俱樂生而惡死，悉皆飲食以養其體，好善而惡惡，無有異也。於其有不曉真人文而不達者，當授教之時，真人宜以其俗語習教其言，隨其俗使人自力記之。如是者，天下悉知用之，無有疑也。吾之道比若日月，周流運行照天下，各自言昭昭，大明而足。子欲重知其審實，比若萬物蚊行之屬，共一天地，六甲五行四時，以是為大足，故皆以天地陰陽格法教示之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去，難不止，則說無窮。今道大文，反但難得意。唯唯。願復問一事而止。行言之。今其萬二千國，當云何哉？然此者並於數中，與閏同。子欲知其審，比若數，十而終，一歲反十二月乃終，尚閏並其中，時有十月，此之謂也。但百國行道德，乃萬國無灾，天地病已盡也，此亦並除。善哉善哉。子能自力，以吾文周流百有德之國，使其各隨俗說吾書者，即萬二千國悉安，天地病大除，子已增年，亦

無極矣。子安之少也，則得少年，安之半，則得半年，盡安之，則得無極之年。真人既有善意，天使子具問，是宜具安之，子亦無大自苦勞也。夫天極自神，且明而無上也，尚常行道自苦，日一周行，凡物而安之，故獨得常吉而長生也。地亦順隨天所爲，而養之也。如天一日不行，日月星不移，即有不周之氣，天則毀矣。天尚乃行道不敢止，故長生也，而況子乎？努力各自爲身屈，不能爲他人也。吾所以說而不止者，吾亦爲吾身屈，非而爲子也。凡六極之表裏，擾擾之屬，俱各爲其身計，不能爲他人也。子知之邪？唯唯。吾得天師言之，使有德之國記之，不敢懈也。行，子已知之矣。俱努力努力，事畢而相從。唯唯。行去，願問一事。何等也？今六人謹歸居閑處，共思天師言，時時若且大解，時時有迷亂不懈者，願及天師決其意。今念數愁天師，欲忍不言也，恐與天師相離，終古竟天年，無以復得知之，故冒慙復前假一言。平行。天使吾與六子相睹共語，

勿辭謝也。唯唯。今願聞天下之國，獨有萬二千國邪？復有餘邪？噫，密哉，子之問也。天地開闢以來，未嘗有也。然此萬二千國者，記一大部耳。其餘者何有窮極乎哉？何一多也？噫，子今日問疑極知也，今反覆閉冥冥，愚哉，實不及。然觀弟子問事，未大究洽知天道也。適應校繚繚，若且及而內獨不及。夫俗人冥冥憤憤，固是也，以真人況之，吾不非也。然更開耳，爲六真人說之。天者乃上下無極，傍行無極，往往一合爲一部界，復分何極乎？願聞之，然天上當於何極，上復有何等，而中得止極乎？地下當於何極，下復有何等，於何得中止而言極乎？天地傍行於何極，何故得中上而反極窮乎？此六表者，當於何窮極乎？是故天道乃無有窮已也，大用之亦適足，小用之亦適足，大用亦有餘，小用亦有餘。真人寧知其意乎？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嚮不力問，復無從得知之也。然子可謂小覺矣。行去，勿復竟問也。恐六真人驚而敗也，

非力所及而彊問之，是亦大害也。然爲人師者多難，今訾子悒悒，爲子更明之。行，更明開耳。安坐聽。唯唯。子欲樂知其大效也，比若一家有父有母有子，亦天道具成一家。父象天，母象地，子象中和，其聚財物，家中所有象萬物，亦成一家。父爲君，母爲臣，子爲民，財貨以相通養，共之象萬物，此一家，亦共一大憂。一縣萬戶亦合成一家，共一大憂。十縣合成爲一郡，亦合成一家，共一大憂。十郡合成一大州，亦合成一家，共一大憂。十州合成成一大國，亦合成一大家，亦共一大憂，而爲一大界。其帝王有德，憂及十二州，大憂及十三州，亦共爲一大家，亦共一大憂也。其外界遠方不屬於人國者，於人國有道德，其中善人來於人國，無道德則不來，於人德劣則來害人。此一部者，一界也，天地之分畫也，樂使天下擾擾之屬，各有處不相剋賊也。故爲太極中極小極，何謂也？太極者，主無復外表也。中極者，主中部也。小極者，各應其部界而止也。

但可以道德相求，不得大相剋賊也。天怨之，此名爲共一家，故各共一大憂也。子欲知其審實，比若一家父子夫婦，但獨憂其家不富，不肯憂他家也。一縣但共憂其君，善則當遷之，使高功各爭進其長吏，惡則欲共去之。一縣一郡一州一國，皆義說等此，其共一大憂也。今故記萬二千國，乃共一大部，以與真人共一大憂也。共一界，其餘若此萬二千國者，不可勝數。是故古者聖人之作，皆共記一小部也。何不記大部界乎？天使不言也。大化未出，所作者異，不得同法，故不記之也。今者爲大化出，萬二千國歷運周，故天使真人來問無極之經，洞竟之政，故以文付百有德之國，一有德之國，兼化十九國。其萬二千國並數，若一歲十二月爲一部，時十二月閏，亦並其中，此之謂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唯唯。慎天道神靈守之，勿妄亂毀。唯唯。今已受天明師嚴勅文，悽悽小覺，知一大部。願聞一小界，見示說此無極之國。諾？爲真人悒悒且小言，

子詳記之。今欲使真人積財用，上柱天日月，下柱地，廣從萬里，恐財用固固常病苦少也，不能記是其國多少之名字也。子知之邪？唯唯。愚生不敢極問天道也，見天師言，今恍若失氣，惚若亡魂，不敢重問之也。然子可謂曉事之生，子欲報天地重功，而命無極者，但周流是一大部萬二千國，則壽已無極矣。其上下六方洞極者，天亦不獨使六子憂之也。憂之者自有人，與子異界，亦不以過責反罪子也。其安危善惡，亦自有主之者也。一部說絕，勿復問。唯唯。行，六子努力，請真人學爲小通，但未大睹天道意耳，加精勿懈。唯唯。學而不精與狂同，精而不得名瘖聾，示之以西反問東。故天下師共辨難，何恟恟？雖恟恟無益也，猶不知比。若嬰兒蒙蒙，未出胞中，隨其母身而行，安知天道廣遠而無方。是故小師彊怒，喜狂說，反令使天地道傷。故失道意，不能安其君王，天下恟恟，皆被其過，言之殊異。令灾害橫行，不可禁防。書雖億億萬卷，天下流

右集難問授書訣諸國部界。

敬事神十五年太平訣第一百四十

願請問一事。平言之。今天將太

平，寧亦可預知邪哉？然，可知。占天五帝神氣太平，而其歲將樂平矣。何謂也？願聞之。然春也，青帝神氣太平；夏也，赤帝神氣太平；六月也，黃帝神氣太平；秋也，白帝神氣太平；冬也，黑帝神氣太平。今以何明之？然太平者，乃無一傷物，爲太平氣之爲言也。凡事無一傷病者，悉得其處，故爲平也。若有一物傷，輒爲不平也。二物傷，輒爲被刑也。三物傷，輒爲群物傷也。四物傷，輒爲四方傷也。五物傷，輒爲五方傷，天下有大害也。六物傷，輒爲惡究於六方也。七物傷，輒

爲其害氣乃橫行也。八物傷，輒使人賢不肖異計，不並力也。九物傷，輒爲惡究竟陰陽，令物雲亂席轉也。十物傷，乃爲大綱傷，天數終盡更數也。是故古者上聖人，但明觀天五帝神氣平未，輒自知治得失且平與未哉。願聞其平訣意。然春物悉生，無一傷者，爲青帝太平也。夏物悉長，無一傷者，爲赤帝太平也。六月物悉見養，無一傷者，爲黃帝太平也。秋物悉成實收，無一傷者，爲白帝太平也。冬物悉藏，無一傷者，爲黑帝太平也。五帝太平一歲，人爲其喜樂順善；二歲，地上爲其太樂；三歲，恩澤究竟於天；四歲，風氣順行；五歲，九神不戰，妖惡伏滅；六歲，而究著六綱；七歲，乃三光更明；八歲，而恩究達八方；九歲，陰陽俱悅；十歲，萬物悉各得其所。爲數小終，物因而三合之，乃天地人備，故三十歲而太平也。今上皇氣出，真道至以治，故十五年而太平也。如不力行真道，安得空致太平乎？此十五歲而太平者，乃謂帝王以下，及臣大小，

案行真道，共却邪僞，故十五年而平也。真人知之邪？是故欲知將平與未平，但觀五帝神平與未，足以自明，足以自知也。是故凡象乃先見於天神也，天神不平，人安得獨稱平乎哉？是故五帝更迭治，可皆致太平，其失天神意者，皆不能平其治也。是故謹順四時，慎五行，無使九神戰也。故當敬其行而事其神。今天第一上平氣且至，故教真人敬四時五行，而令人大小共興，用事其神事。古者但敬事四時五行，故致太平遲，三十年致平。今乃並敬事其神，故疾，十五年而平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然子已覺矣。願請問：人行忠直有實，寧可知邪？善哉，子之所問也。與其交也，言行日若惡忿，人長念之，反月善，月若惡忿，人反歲善，少時觀其所爲，作若最惡，老反最善也。人皆歸其言，而樂其行，而好愛其道，是即忠信上善，有實核之人。善哉善哉。願復請問：不忠信佞行，亦可知邪？然，可知也。與之交也，觀其所言行也，日月

合於人心，若順善，長念用之，反月使人益惡邪，月若善，反歲惡，少時觀其人，可爲若善也，言若忠信，至老念用其所爲，反最惡邪，是純爲僞佞，不忠信之人行也，至老長，則窮其言與行，最賤矣。灾及妻子，禍流後生。善哉善哉。

效言不效行致災訣第一百四十一

太上中古以來，人多效言乃不效行，故致灾害疾病畜積，而不可除去，以是自窮也。是故吾敬受此道於天，乃效信實，不效虛言也。執一行吾書道者，下古人且日言，吾道惡無益也，反月善。月言無益，反且歲善，歲言無益，反至老常善，久久不而去也，後生者以爲世學矣。不知疾行者，但空獨一世之間久苦耳。故吾教勸真人，常眷眷勉勉也。道爲有德人出，先生與後，俱與吾無有獨奇親也，吾受之等耳。故但得而力行之者，即其人也，無有甲與乙也。子知之邪？唯唯。行，

天道無親，歸于人，地德無私，付于謹，民人交無有先後，但愛于有實信。是故古者帝王有宮宅，以仕有德，不仕無功之臣。有德之人，天地所愛，可助帝王安萬物。無德之人，天地所怨，陰陽之賊。何其重也？子自若愚哉。然無德之人，其行無數，乃逆天地，故與天地爲怨也；乃亂陰陽，故與陰陽爲賊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勿復問，善惡可睹矣。唯唯。行，爲子悒悒，且爲子分別，解下古人之行。人人日自言惠，且善曉事，而反其行微也，反月德惡。月月各自言有善行，不負於天，而反歲得灾多，且凶惡夭死。少時人自言善，且大賢，賢過其父與母，而行到老長，反無一善，賢者皆爲不肖之人，貧賤且共壽則日少，無一知真道。夫下古之人，善惡賢與不肖，見於是矣，何須自言賢且曉事乎？但觀其微，可自知矣，可長明可行真與僞矣，何須復辨陳之，成事已口口。真人以吾書文示之，令使一覺悟，可天久迷，與無地爲重怨。行，吾辭小竟，後復有疑，

乃來共議之。唯唯。

右集難問太平訣人行有實與邪文。

太平經卷之九十三

太平經卷之九十六

原缺九十四至九十五

六極六竟孝順忠訣第一百五十一

真人前，子共記吾辭，受天道文比久，豈得其大部界分盡邪？吾道有幾部，以何爲極，以何爲大究竟哉？文中有道，六極六竟。愚生今說，不知以何爲六極六竟。咄，子其愚不開，又學實自若未大精也，故不知道之所到至也。有過負於天師，其責必不可復除。不嫌也。真人自責，何一重也。愚生聞，子不孝，則不能盡力養其親；弟子不順，則不能盡力修明其師道；臣不忠，則不能盡力共敬事其君。爲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惡之，死尚有餘責於地下，名爲三行不順善之子也。常以月盡朔旦，見對於天，主正理陰陽，是尊卑之神吏，魂魄爲之愁，至滅乃已。故自知不精，有過於師不除也。善哉善哉。

子於何受此辭語乎？受之於先師也。又愚生瞥睹天師說，受天師之法，見天象，天地乃是四時五行之父母也，四時五行不盡力供養天地所欲生，爲不孝之子，其歲少善物，爲凶年。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養天地所爲，名爲不孝之子也。故好用刑罰者，其國常亂危而毀也。萬物者，隨四時五行而衰興，而生長自養，是其弟子也。不能盡力隨其時氣，而生長實老終，爲不順之弟子，其年物傷，人反共罪過其時氣不和，爲時氣得重過。民者，聖人賢者之弟子也。今下愚弟子，妄盜彊說，反使聖人賢者有過，名爲共亂逆天道，其罪至重，不可赦除。故愚生過不除也。風雨者，乃是天地之忠臣也。受天命而共行氣，與澤不調均，使天下不平，比若人之受命爲帝王之臣，背上向下，用心意不調均，衆臣共爲不忠信，而共欺其上，使天下恟恟多變諍，國治爲之危亂。此三事者，子不孝，弟子不順，臣不忠，罪皆不與於赦，今天甚疾之，地甚惡之，以爲大事，以爲大咎也。鬼

神甚非之，故爲最惡下行也。噫，真人久懷智而反詐愚，使吾妄說，說得過於天地也。吾之所說，不若子今且所言深遠也。愚生意適達於是，今不能復有所言也。大謙，然亦不失之也。下而不謙，其過亦重。唯唯，不敢不敢也。是故愚生爲弟子，不能明理師道之部界，自知過重，故說天象以是自責也。善哉，子之言也，吾亦無以復加之也。今以子說況之，子已自知也，書之部界矣，實不及之也。然子真不及之，爲子具分別解之，使相次各有部界，萬世不可復忘也。今真人言，人三行不順修善，言魂魄見對，極巧也，於何受是口口說哉？比若天師會事先師，自言爲上古真人戒。愚生以此言，又見天師書文中言，故口口重知之也。愚生問上古真人時，不知屈折有所疑。然上古真人言是也，吾無以加之也。今願及天師問其是意。行，明聽。然所以月盡歲盡見對，非獨生時不孝不順不忠，大逆惡人魂神也，天地神皆然。天以十五日爲一小界，故月到十

五日而折小還也。以一月爲中部，以一歲爲大部。天地之間諸神精，當共助天，共生養長是萬二千物，故諸神精悉皆得祿食也。比若群臣賢者，共助帝王養長凡民萬物，皆得祿食也。故隨天爲法，常以月十五日而小上到，一月而中上對，一歲而大對。故有大功者，賜遷舉之，其無功者退去之，成擊治。此亂治者，專邪惡之神也。邪惡之神行與，是故生時不善之人，魂魄俱行對，善人魂魄不肯爲其使也。是故逆不孝不順不忠之人爲其使，共亂天儀，汙天治，故其惡神見收治，故並收治其客。比若反逆惡臣爲無狀，乃罪及其客也，此之謂之也。善哉善哉。愚生已解矣。故人生之時，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爲弟子當順，孝忠順不離其身，然後死魂魄神精不見對也。子知之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今唯天師幸哀，開示其天法象多少，願無中棄，唯見示勅書文，部界所到至也。然子問之大致數，吾猶當言也。如吾不言，名爲妒道業學而止，而反得天適。

諾。六真人安坐，爲子分別。其部署凡有六，屬一大集。夫守一者，以類相從，古今守一，其文大同。大賢見吾文，守行之不解，策之得其要意，如學

可爲孝子，中學可爲忠臣，終老學之，不中止不懈，皆可得度世。尚有餘策也，行之不止，尚或乃洞於六方八極也，萬事已畢，何不有也。上乃可助有德帝君，共安天地，其恩乃下，可及草木也。萬物擾擾之屬，莫不盡理也。天地爲之歡喜，帝王爲之長游，但響琴瑟唱樂，而無復憂。子知之耶？唯唯。中賢守，行之力之，旦夕惟思其意，亦可少爲孝子，長爲良臣，助國致太平，天下悉伏，莫不言善哉。外謹內信，還各自責自正，不敢負於天地，不敢欺其上。衆賢共案力行之，令使君治，乃與天相似，象天爲行，恩愛下及草木蚊蚋之屬，皆得其所。子知之耶？唯唯。凡民守讀之，共彊行之，且相易共好嬉之，不能自禁。令人父慈母愛，子孝妻順，兄良弟恭，鄰里悉思樂爲善，無復陰賊好竊相災害。有人盡思樂忠順

孝，欲思上及中賢大賢，故民不知復爲凶惡，家家人人自勅自治，故可無刑罰而治也。上人中人下人共行之，天下立平不移時。子知之耶？唯唯。

守一人室知神戒第一百五十二

是故夫守一之道，得古今守一者，復以類聚之。上賢明力爲之，可得度世，中賢力爲之，可爲帝王良輔善吏，小人力爲之，不知喜怒，天下無怨咎也。此者是吾書上首一部大界也。恐俗人積愚，迷惑日久，不信吾文，故教示使與古今守一之文合之，以類相從，乃以相證明也。善哉善哉。愚生謹以覺矣。夫守一者，大人守之亦有餘，中人守之亦有餘，小人守之亦有餘，三人俱守行之，其善乃洞洽於六方八遠，其恩愛與天地同計也。如最下愚，有不樂守行者，名爲天下最惡凶人也，天地疾惡之，鬼神不復祐之也。凡人久久共不好利之也，此即天書所以簡人善惡之法也。其好欲讀視者，天知爲善

人，示之不欲視者，天知之爲凶惡人也。以此占人，萬不失一也。吾爲上德君作文，上不負天，下不負地，中不負德君，不欺真人也。守此得其意者，道已畢矣竟矣。六真人自深思其意，吾不能悉記此之善。夫一，乃至道之喉襟也。上士所樂德，中士所響知，下士之所疾惡也。子知之耶？唯唯。是故上士得之大喜，不而自禁爲也；中士得之，不而自止，常悅欲言也；下士見之，是其大忌也。以吾文觀此三人，而天下善惡分別明矣。子知之乎？唯唯。是文乃天所以券正凡人之心，以除下古承負先人之餘流災，以解天病，以除上德之君承負之謫也。子知之邪？唯唯。善哉善哉。行，子已覺矣。其二部界者，其讀吾書道文，合於古今，以類相從，都得其要意，上賢明翕然喜之，不能自禁止，爲善也。乃上到於敢入茆室，堅守之不失，必得度世而去也。志與神靈大合洞，不得復響於俗事也。其善乃洞究洽於天地，其神乃助天地，復還助帝王化惡，恩下及草

木，小微莫不被蒙其德化者。是故古者賢明德師，乃能助帝王致太平者，皆得此人也。故其言事悉順善而忠信也，乃其所受道師善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其中中賢力讀而吾文書，合於古今道文書，以類相從，力共讀而不止，其賢才者乃可上為帝王良輔善吏，助德君化惡，恩下及小微草木，陰陽和合，無復有戰鬥者。帝王長遊而無憂事，群臣下俱相示教力為之，莫不順善而忠信，無刑罰而治，其善不可勝書。真人知之耶？唯唯。其百姓俱共讀吾書道文，上下通都合計，同策為一，無復知為凶惡者也。拘校古今道文，以類相從相明，因以為世學，父子相傳無窮已也。如三人大賢中賢下賢，及百姓俱為之占，天地之惡氣畢去矣，無復承負之厄會也。善乃合陰陽，天地和氣瑞應畢出，遊於帝王之都，是皇天后土洽悅喜之證也。故讀吾文者，宜精詳之，以上到下，思惟其要意，得其訣，與神明無異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其三部界者，夫人得道者

必多，見神能使之。其上賢明者，治十中十，可以為帝王使，辟邪去惡之臣也。或久久乃復能入茆室而度去，不復譽於俗事也。故守一然後且具知善惡過失處，然後能守道，入茆室精修，然後能守神，故第三也。賢者得拘校古今神書，以相證明也。真人知之耶？唯唯。中賢守一入道，亦且自睹神治十中九，可為王侯大臣，共辟除邪惡。或久久亦冀及入茆室矣。真人知之耶？唯唯。其小賢守一，入道讀書，亦或睹神可治十中八，可為百姓共辟邪除惡也。亦皆當拘校古今道文，以自相證明，乃愚者一明，悉解信道也。如使讀一卷書，必且不信之也。反且言其非而自解，則邪惡日興，得害人也。如大賢中賢下及百姓，俱守神道而為之，則天地四時之神悉興，邪自消亡矣。真人知之耶？唯唯。如此則天下地上，四方六屬六親之神，悉悅喜大興，助人為吉，以解邪害。上為帝王除灾病，中為賢者除疾，下為百姓除惡氣，令奸鬼物不得行也。善哉善哉。

須有大訣戒，見神以占事。言十中十者，法與天神相應；言十中九，與地神相應也；言十中八者，與人神相應也。過此而下者，言不可用也。或有初睹神，反十十相應，久久反日不中者，見試於神道，故使不中也。見是能復更自新，力自正思過，更為精善，無惡意者。且復日上行，或中神意，乃射十中十，或出十，或射十乃中一十，日以大中而上行者，是其日思為善，得道意之人也。故曰進。以是自占，萬不失一也。或有初見神，占事不中，已反日，已上行大中，是者精得道神意，日上進之人也。或有平平如故，不進不退，是其用精不過故之人也。日衰者，曰懈之人也。以是占之，不得道意矣。見試而不覺悟，固固自若為惡者，諸神且共欺之。牽人入邪中，則致吉凶無常，或入妖言，或坐病止。故大賢中賢小賢，百姓男女為道，悉以是自占，不失之也，非猶神道試人也。凡天下之事，皆以試敗。天地有試人，故人亦象天地，有相試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子欲重知其大信效，天道神靈及人民相得意，相合與心，而至誠信不相得意，則相欺。是故上古之人，誠信相得意，故上下不相欺。中古人半不相得意，故半相欺。下古之人純不相信，故上下純以相欺爲事。故上古舉事悉中，中古半中，下古純不中，故危亡。是故古者賢聖，常以是自占，可爲得與不得，則無失也。以此戒真人，吾見子常苦勞，故深戒子，子乃爲天地長使也。解天地流災，爲王者除害，其功甚大少雙。恐子爲道中懈，故以是神事以戒子，子乃爲天地使，而日吉者，是其得天地心意也。日凶衰惡，是其失天地心意也。與道神交，日吉善者，是其得道心意也。而日凶衰者，是其失道心意也。與人交，日益厚善者，是其相得心意也。而反日凶惡薄者，是其相失心意也。比若耕田，得穀獨成實多善者，是用心密、用力多也。而耕得穀少，不成善實者，是其用心小懈，用力少也。此但草木，尚乃隨人心意用力多少功苦爲善惡，何況天地神靈與

人哉？可不戒耶？真人也，此之爲戒，若薄少不足言，而深思念之，反大重，此正所爲，謂安危吉凶門戶也。子知之耶？唯唯。愚生已覺矣，受命受命。夫賢明爲上德君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書之屬，以類相從，更相證明，道一旦而正，與日月無異。復大集聚大賢中賢下賢，乃及人民男女口辭訣事，以類相從，還以相證明，書文且大合，比若與重規合矩，無殊異也。天地人策俱並合，比若一也。如此則天地人情悉在，萬二千物亦然，故德君當努力用之，則災害一旦而去，天下自治，無有餘邪文邪辭，洞白悉正，則無餘邪氣。夫邪文邪辭，繫災之根也。子欲重知其明審信效，比若人以邪文相記於君，比若人以邪言相惡，則怨咎日興衆多，人亦自相怨咎相惡，君亦聽之，反失正，聰明不達，爲天地所非，治危辭不吉。又下反以邪文邪言，共欺熒惑其上，久久上知之，亦復君臣相咎，故是邪文邪言日至，凶惡之門戶也。故當力拘校去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故德君盡以正辭，而天地開闢以來，承負之災危悉除，無復災害。真人欲重知其大信也。夫正文正辭，乃爲天地人萬物之正本根也。是故上古大聖賢，案正文正辭而行者，天地爲其正，三光爲其正，四時五行乃爲其正，人民凡物爲其正，是則正文正辭，乃爲天地人民萬物之正根大效也。子欲重明知其信，比若人以正文正辭相譽於君前，君得以爲大聰明大達也，舉事悉得，無失正者。下上乃得天地之心意，三光爲其不失行度，四時五行爲其不錯，人民莫不歡喜，皆言善哉，萬物各得其所矣。恩洽神祇，則名聞遠方，群神瑞應奇物爲喜而出，天下賢儒盡悉樂往輔其君，爲不閉藏，仙人神靈乃負不老之方與之，祿祥爲其滅絕，人民爲其行政，言正文正辭，乃無復相憎惡者，則怨咎爲其絕。天下凡善悉出，凡邪惡悉藏，德君但當垂拱而自治，何有危亡之憂。此即吾正文正辭爲善根之明證效也，可不力正哉？真人寧解不？唯唯。可駭哉。見天師言，謹已大覺矣。

愚生知天下已太平矣，德君聽用之，已延命矣。善哉。子可謂爲曉事之生也，已洞知之矣。樂乎樂乎，天憂已解矣，地病已除矣。真人以何知之？然此邪惡盡應當見去，天地人民萬物之大病已除也。今已拘校正文正辭，故知天地之大病已除也。善哉善哉。子已口知之矣。帝王力行吾文，與天地厚，無復厄會也。善哉善哉。語真人一大要言也。上德之君得吾文，天法象以仕臣，上至神人，下至小微賤，凡此九人。神真仙道聖賢凡民奴婢，此九人有真信忠誠，有善真道，樂來爲德君輔者，悉問其能而仕之，慎無署非其職也，亦無逆去之也。名爲逆人，勉勉眷眷之心，天非人，但因據而任之，而各問其所能長，則無所不治矣。德君宜試之，日有善效者進之，慎無失也，無效者疾退之。此名爲汙亂天官，使正氣不得來，咎在此邪人也。夫正善人，心常欲陰祐，凡事爲憂，故曰致正善人也。邪人有邪心，不欲陰祐利凡事，則致邪，此乃皇天自然之格法

也。故當即退之，不退之且忿天，使地殺氣出，故當疾去之，是大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甚畏之。子知畏之，可謂曉事生矣，天且祐子。不敢不敬。此無可讓也，非吾而使子見祐於天也，子爲善，自然行得之也。故古者聖人之爲行也，不敢失繩墨者，乃睹天戒，明知其善惡，各爲其身也。故常求與賢者爲治，乃恐忿天也。得罪於天，無所禱也。是故古者帝王，其心明達，不敢妄與愚者共事也，故獨得長吉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夫中古以來，人半愚，以爲選舉爲小事也，不詳察之，半得非其人，半亂天官，政半凶也。下古復承負中古輕事，復令自易，不詳察之，選舉多不俱得其人，汙亂天官，三光爲其不正，證上見於天，天不喜之也。故多凶年不絕，絕者復起，不知天甚怨惡之，人不深自責，反言天時運也。古者爲有如此者，天道非人，反以其太過上歸天，下愚不自思過失，反復上共責，歸過於帝王。天乃名此爲大反逆之民，過在下，傳欺其上，以惡爲

善，以善爲惡，共致此災，反以上歸天。以歸天者，復上責其君，天下絕洞凶民臣，無狀之人也。今天地神靈共疾惡之，故天乃親自謁遣吾下，爲德君更制作法也。選舉署人官職，不可不審且詳也。真人欲知，是惡民臣之審也，比若家人父母，共生數子，子共欺其父母，行爲惡，父母默坐家一室中，安而知之，已行爲凶惡盜劫，人反還共罪其父母。父母惡，故生我惡也。縣官吏得之，不直殺其惡子，反復還罪其父母。夫父母生子，皆樂其賢且善，何時樂汝行爲惡哉？反還罪其父母，是爲大逆不孝子也。夫君之謂臣，皆樂其爲善，何時教其爲惡，而民臣自下共爲凶惡之行，得天地災者，反以還罪責其君，百姓愁苦。於是猾吏亦復共上責於天，名是爲民臣共作反逆，罪不除也。共責其君極，已應大劇矣，尚復乃上罪責天，下罪責地，人之反逆乃如此，可不短其命而疾殺之哉？故下古皆應霸命，死生無時也。比若民家欲殺畜生，忽欲殺之，便殺之也。善畜尚

惜其死，惡畜樂其病死。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甚畏天威。行，子已覺矣。出此文，令德君以示諸賢儒，慎無匿天樂，出之急急。唯唯。告真人一大要。大德上君已仕臣，各得其人，合於天心，則當知治民除害之術。夫四遠伏匿，甚難知也。夫下愚之人，各取自利，反共欺其上德君，當與賢明共正之，悉正乃天地之心意且大悅喜，使帝王長吉也。天明知下古人且愚難治，正故故爲其出券文，名爲天書也。書之爲法，著也明也，天下共以記事，當共所行也，可以記天下人之文章也。故文書者，天下人所當共讀也，不爲一人單孤生也，故天下共以記凡事也。聖人共以記天地文理，賢者用記聖人之文辭。凡人所當學而共讀之，乃後得其意也。書之爲類，乃當共原共策，共記共誦讀之，乃以無奸也。故自古到今，賢聖之文也，幾何校，幾何傳，幾何實核，幾何共安之，尚故故有餘邪文誤辭，不可純行。故大賢諸道士，乃周流遍天下，考辭習語，視異同以歸喻愚

蒙，尚故故誤人赤子，使妄說其學則不可，妄仕不足，以爲帝王之臣也。故一本文者，章句衆多，故異言令，使天地之道，乃大亂不理，故生承負之灾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子明更聽，且語子一大戒。下古之人所以久失天心，使天地常悒悒者，君乃用單言孤亂，核事其不實，甚失其意明矣。真人但以此上，乃使天下衆賢，共考辭文而不知，皆爲誤學，故生灾異不絕，天甚疾之，得亂生病焉，陰陽戰鬥而不止也。故天教吾下，拘校正之。今大中古以來，信孤辭單言，每視覆下之文爲不敬，共以是相法罪，遂用孤辭單言，反應投書治事，故與天爲怨亂。天官文書，本使人共議其是與非，反使一人陰爲辭。夫聖人尚不而獨畢知天地之道，故聖賢前后生所作各異，天上言其各長於一分，不能具除灾，故教吾都合集校之。今反信一人之言，寧可用不？故教其三道行書，大小賢不肖男女，共爲之參錯，共議是與非，皆令得其實核，□□乃可上也。中一人欲

欺，輒記之，如是則天地病已除，帝王無承負之貴（責）矣。天地得以無病而喜，帝王得以自安而喜，賢者得以自達而喜，百姓得以自解不見冤，家富人足而喜，奴婢得其主不爲非而喜，四時五行得順行，民謹不犯之而喜，萬二十（千）物各得其處所，不見害而喜，鬼神見德君可爲積善，亦復悅喜，惡氣不復上蔽，日月三光亦喜，太上平氣得來治，王者用事亦喜，惡氣得一伏藏，不伏見使行誅伐亦喜，夷狄得安其處，不復數來爲天戰鬥亦喜，軍師使兵器得休止不用，士卒不戰死亦喜。凡天地之間，若此喜者衆多，不可勝記。行爲真人舉其大綱，見其始，子自思其意。凡事以類推之，盡以得矣。德君案行之，天下咸服矣。故天尤急此三道行書，慎無復廢，故灾不去也。欲斷天文，反復爲聾盲之治也。夫聾盲之治，亂危之本也，滅身之灾害也，可不慎乎？夫文，乃天下之人所當共案行也，不可信一人之言也。故天地開闢以來，文書及人辭更相傳，以相考明也，

不考明則不可獨行，獨信一人言而行之，則危亡矣。是天下之大失大傷也。故吾書不敢容單言孤辭也，故教真人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以相明，拘校天下凡人之辭以相證盟，然後天地之間可正，陰陽之間無病也。以吾書往考古今之天文、地神書與人辭，必且與響相應，與神無異也，乃吾道且可信也。故吾爲道，不試言也，乃求試行，不行之，安知吾道與天相應而信哉？今日行之，比若與天語，十五五，無有脫者。神哉，爲道如斯，誠可謂大樂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曉事生矣。告真人一大訣，此本守一，專善得其意，故得入道，故次之以道文也。爲道乃到于入室，入真道，而入室必知神，故次之以神戒也。得守一、得道得神，必上能爲帝王德君良臣。臣者，必當助帝王德君，共安天地六方八洞，得其意，乃國可長安也。欲安之，必當正文正辭正言，故以拘校文辭，得以大正，必當群賢上士出，共輔帝王，爲其聰明股肱，故次之以仕臣九人。九人各得

其所，當共安天地，天下並力同心爲一也。必常相與，常通語言，相報善惡，故次之以三道行書也。人已都知守一，已入道，已入神，已入正文，以尊卑仕臣，各得其處也。已行文書，並力六事已究竟，都天下共一心，無敢復相憎惡者，皆且相愛利，若同父母而生，故德君深得天心，樂乎無事也。以爲道恐有遺失，使天地文不畢備，故復次之以大集之難，以解其疑，深者居其下，畢書出之，以書付有德君，天下一旦轉計，響善自治。其爲易，比若火沿高燥，水從下，不教其爲，自然往也，不可禁止也。故爲太皇天道教化，立可待也。德君行之，乃名爲天之神子也，號曰上皇，與天地元氣相似，故天下之神盡可使也。從天地開闢以來，未嘗有天書神文，使真人傳之爲真道記也。以往付德君，名爲道母也。太陽之氣，火行有也，得而行之，得其信也，不知行之，則不真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誠寄謹民，往付歸德君，不敢久留也。行，子已曉之矣，天書不可久留也，天

神考人，使人不吉。子慎之，行去。唯唯。六究洽洞極七竟，以類次書文，使相得，灾悉滅亡，致洞極之吉文。

忍辱象天地至誠與神相應大戒第一百五十三

真人前。唯唯。今且戒真人一大戒。吾道乃爲理天地，安帝王，生天地所愛者，乃當愛真道與真德也。故天者，乃道之真，道之綱，道之信，道之所因緣而行也。地者，乃德之長，德之紀，德之所因緣而止也。故能長爲萬物之母也，常忍辱居其下也，不自言勞且苦也。吾之爲德君，教化下愚，正以此天地二事爲祖也。故常案天地之法度，不失其門戶也。吾之書即天談地語，與神祇深獨相應，若表裏也。步即相隨，若規矩也。故順行者，得天地意，失之者凶衰矣。今以戒真人，子宜思吾言，而常慎之矣。唯唯。行，見子好真道德，好爲善少雙，且示子一言。今上士多樂真道善德，中士半好之，下

士無狀，純無道無德，皆應大逆無道之人也。大凶無德之人，與天地內獨不比，不而相知，非天常所有也愛子也。故無道德者，命不在天地也，與禽獸同祿同命。今不解，願聞其要意。然六真人明聽。唯唯。然天者純爲道，地者純爲德，此無道德之人，與天地純屬無所象。象於天行，當有真道，而好生象。地當有善德，而好養長。今人無道與無德，故天地不宥子也。欲知其明信效也。比若道人知道人，德人知德人，各自相收錄，故命迭相在。故道人者好興道人，德人者好興德人，有道德之人與無道德之人不比，故不肯相收錄，命不繫天也。善哉善哉。願聞其與禽獸同命意。善乎，子難深得其數。然禽獸者，命繫於四方，其爲性者好相抵觸，無有道德，勝者爲右。無道德下愚之人，亦好相觸冒，勝者爲右。其氣與禽獸同，故同命也。天道爲法，以是分別人優劣，故知之也。凡天下之名命所屬，皆以類相從，故知其命所屬。故含五性多者，象陽而仁，含六情

多者，象陰而貪，受陽施多者爲男，受陰施多者爲女，受王相氣多者，爲尊貴則壽，受休廢囚氣多者，數病而早死，又貧極也。故凡人生者，在其所象何行之氣，其命者繫於六甲何曆，以類占之，萬不失一也。故古者聖人深原凡事，知人情者，以此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善哉善哉。今故下古之人，承負先人失計，稍稍共絕道德，日獨積久，與天地斷絕，精氣不通，不相知命，反與四足同命，故天地憎惡之，鬼神精氣因而不祐之，病之無數，殺之無期，其大咎在此口口。今上德之君，命繫天地，當更象天地，以道德治，故吾更理出天道，出以上付之。天樂其爲善，不欲復使其有餘，是四足之人行也。故吾書復重丁寧，欲使其大覺悟也。故叙六極一大集難，以付歸之。真人知之耶？唯唯。可駭乎，樂哉樂哉。真人以何知其可駭而樂哉？然愚生見天師言，真道德出，民一旦而轉，皆守爲道德，象天地，不復爲四足之人行。人人道，人人德，故知其大樂至意矣。

善哉，真人之言，無以加之也。今願及天師請問一事。言之。今人求道德及凡人行，當以何爲急務哉？以何而得知之，以何而與天地響相應也？善乎，子之問也。當以至誠，五內情實爲之，乃可得也。如不以五內情實爲之，是道德之所怨也，求善不可得也，神靈不應也。今願聞至誠以何而感動天地神靈乎？噫，真人於是殊爲愚，學吾書文，多固固未解邪？愚生其爲暗昧，矇乃久重，難一旦而開。然子亦大謙，行更明聽，爲子道至誠感動天地之意。唯唯。聞命。然夫至誠者，名爲至誠，乃言其上視天而行，象天道可爲，俯視地而行，象地德而移。念天地使父母生長我，不欲樂我爲惡也。還孝之於心乃行。心者，最藏之神尊者也。心者神聖，純陽火之行也。火者動而上行，與天同光。故日者乃火之王，爲天之正，無不照明。故人爲至誠，心中正疾痛，應心神至聖，乃上白於日，日乃上白於天。故至誠於五內者，動神靈也。是故可不慎乎？真人曰：可畏

哉，可畏哉，愚生過問是，甚大怖。子知怖，活之根也。子不知怖，死之門也。安危在子之身，無於他所焉。今雖每問天師，而怖駭者，又問乃訣，乃大解，不問又無緣得知之。然，子言是也。暗而不好問，何時復得昭昭哉？行言，欲問何等？今謹已聞至誠動天，願聞動地意。善哉，子言日益大深，不惜之也。行安坐，爲子道之，不言恐得過於子。若天獨疾後世人不至誠，而使真人來主問之也。諾。今爲子說之，明聽。唯唯。行，人之至誠有所可念，心中爲其疾痛，故乃發心腹不而食也。念之者，心也，意也，心意不忘。肝最仁，故目爲其主，出涕泣，是其精思之至誠也。精明人者，心也。念而不置者，意也，脾也。心者純陽，位屬天，脾者純陰，位屬地。至誠可專念，乃心痛涕出，心使意念主行，告示遠方。意，陰也，陰有憂者當報陽，故上報皇天神靈。脾者陰，家在地，故下入地，報地。故天地乃爲其移，凡神爲其動也。子欲知其大效，吾不欺真人也。

真人但安坐深幽室閑處，念心思神，神悉自來到，此不明效證邪？是吾告子至誠之信也，吾未嘗空無法而說也。故求道德，凡人行皆由至誠，乃天地應之，神靈來告之也。如不至誠，不而感動天地，移神靈也。故承負之後，下古之人實無信，不至誠，不而感動天地，共欺天與地，故神靈害之不止也。願聞以何明之乎？然有大明證於日月。今願聞之。然下古之人，生於父與母，而共忽其父母，背叛其父母，萬未一人而孝也。得解蒙暗於師，已覺去者，忽其師，不師爲其師，自屈折執勞苦也。以貧賤得富貴於君，而反相教下，皆共日欺其上，萬未有一人有誠信也。群愚共欺其三綱，名爲反逆而無信也。其罪過彰彰，下可覆蓋，皆上見於日月三光也。故天地甚疾之惡之，使其短命而早死也。不自深十問過罪重，反復哭而行也，言天酷，何一冤也。汝乃自冤，何時天冤汝哉？可駭乎，善哉善哉。愚生已聞命矣。然子而守此，以爲重戒，則可萬萬世無患矣。然辭小

竟，疑者復來問之。唯唯。

右大集難道德至誠天戒以示賢。

太平經卷之九十六

太平經卷之九十七

妒道不傳處士助化訣第一百五十四

真真愚暗日益劇不曉大不達之生謹再拜，問一從事，言之必爲過，不問又愚心不能獨自解。行，言之。愚生竊聞祕道要德，是乃天地之珍寶，天下之珍奇物也。故名之爲至道不傳，其非凡人所宜聞、所宜言、所宜用也。而令天師都開太平學之路，悉勅使人爲道德要文，不得蔽匿，皆言其有天謫，到死罪尚不除，復流後世，皆授以真道祕德，曾不大哉？令小人與君子不別，愚生以爲真道祕德，不宜使小人聞、小人言、小人用之也。咄噫，子今且言，有萬死之責於皇天后土，不復除也。自天地開闢以來，後生日益薄妒道，小人斷絕天地之珍寶，以是爲失積久，故生承負，令天災不絕。常使天地內獨歲不平安，災變盜賊衆多，國家爲其愁苦，正起於是。子今且所言是，正是

也，亂天反地，使治昏憤，民難治，正是也。子今且語，正與天爲重怨，錯哉錯哉，亡子功矣。何謂也？今要道善德出之以教化，小人得之守道德，更相倣學，不敢爲非。其中小賢得善道德，可爲良順之吏。其中大賢，可上爲國家輔。其中最下極無知者，猶爲善人。夫天以要真道生物，乃下及六畜禽獸。夫四時五行，乃天地之真要道也，天地之神寶也，天地之藏氣也。六畜禽獸皆懷之以爲性，草木得之然後生長，若天不施具要道焉，安能相生長哉？而真人言，小人不宜聞要道，不宜言不宜用也。天地之神保終類，人乃不若六畜草木善邪哉？真人自知，今且言有萬死之罪，不復除也。愚生事師日少淺，不深知天道，見天師言，乃自知罪重，上負皇天，下負后土，中負於大德之君。然子退自責是也。凡舉事可不慎乎哉？皇天常獨視人口言，何故使響隨人音爲吉凶，故響應不失銖分也。子獨不常觀此天地之音證邪？宜自慎不及，勿彊妄語，其爲害重。子今且言

至道不傳人，何以傳知之乎？終類至道不可傳，天道無私，但當獨爲誰生乎？弟子自慎戒，事甚無狀。子欲若俗夫小人，復相教妒天道耶？不敢不敢。真人自精戒事，天怒一發，罪過著不復除也。天道正由此言廢毀，子復共增之耶？帝王所以不能理其治，而嘗多災者，但由盡若子。今且可言，因使真道道絕也，邪道起，故不可理也。寧曉心解不乎？唯唯。已覺矣，慙負天師不也。常常慎事。唯唯。今念每言有過，欲不言也，又不知。平言。今人所不宜聞，所不宜言，所不宜用者，何等也？然凡人乃不宜聞，非真要道，非真要德。是故夫下愚之師，教化小人也。忽事不以要祕道真德勅教之，反以浮華僞文巧述示教凡人。其中大賢得邪僞巧文習知，便上共欺其君。其中中賢得習僞文，便成猾吏，上共佞欺其上，下共巧其謹良民。下愚小人得之，以作無義理，欺其父母，巧其鄰里，或成盜賊不可止。賢不肖吏民共爲姦僞，俱不能相禁絕。睹邪不正，乃

上亂天文，下亂地理，賊五行所成，逆四時所養，共欺其上，國家昏亂，其爲害甚甚，不可勝記。真人反言小人不宜聞要道要德，反當以邪巧僞之事教化，使天下人眩暝，共習僞非，而不自知，遂俱爲無道耶？是以真人有萬死之罪，不復除也。天下所不宜聞，所不宜言，所不宜用，正不宜聞此僞文，邪巧大猾所生，正由此。故吾爲天陳法，爲德君作教，不敢及之，所以專開道德之門，而閉絕狡猾階路也。故吾書本道德之根，棄除邪文巧僞之法，悉不與焉。子獨不怪之耶？是乃天地以爲病，帝王以爲害，行復爲真人具說之，其以要道德以教化小人也。上賢得以守儒良，中賢德以上爲國家至德之輔臣，其中小賢化爲順善之吏，其中下愚猶爲謹民，不知相害傷。故自天地四時五行日月星宿，共以真道要德養萬二千物，下及六畜糞土草，皆被服其祕道要德，而以得生長。今若以真人今且言終類，此人不若六畜及糞土草耶？子今且言，寧自知有萬死之過不

除邪？有死過，有死過。勿謝同不解耳。今過言當柰何哉？今欲解此過，常以除日於曠野四達道上，四面謝叩頭，各五行先上視天，迴下叩頭於地。唯唯。今且天師教愚生，何一急也？然所以急者，不以故真人也。乃真人言得天地之忌，太上中古以來，人教化多妒真道善德，反相教逃匿之，閉藏絕之，反以邪巧道相教，導化愚人，使俱爲非。其中大賢遠去避世，獨其中小賢爲吏，無有真道，亂其民。其中下愚因爲無道，起爲盜賊。民臣俱爲邪，聚蚊成雷動，共逆天文，毀天道，逆地意，反四時氣，逆五行。使灾怪億億，三光失其正明，帝王大愁苦之，得昏亂焉，治不得平安，正由此也。故真人寧知此罪重不？天不除之也。吾不教，子當謝也。故所以當於曠野者，當於鮮明地。所以四達道上者，道者主通事。所以四達者，當付於四時，天之使氣也，且爲子上通於天也。四時者仁而生成，且解子過於天地也，後有過者皆象子也。天從今以往，大疾人爲惡，故

夫君子乃當常過於大善，不宜過於大惡。慎之慎之。子尚若此，何況於俗人愚哉？相教嫉妒，道藏匿之是也。子所言常善是。今日一言，名爲大逆天地，從古到今，人君所得愁也。然真人前，人安得生爲君子哉？皆由學之耳。學之以道，其人道，學之以德，其人得，學之以善，其人善，學之以至道善德，其人到老長，乃復大益善良。故懷要道善德之人，乃名爲帝王之處士，人之第一上善者也，能助君子化者也。其不仕者，爲上謹之人。學之人，學之以惡，其人惡，學之以文，其人文，學之以僞，其人僞，學之以巧，其人巧。學之，其中大賢者則巧言，其習書者則巧文，小人得之爲猾民。於子心寧可以教不哉？故夫要道祕德，乃所以承天心而順地意，可以長安國家，使帝王樂者也，而反禁絕，不以力化，人有謫於天，罪不除也。天以至道爲行，地以至德爲家，共以生萬物，無所匿無可私也。故古者聖人象天地爲行，以至道要德力教化愚人，使爲謹良，今易治。

今世反多閑絕之，故愚人共爲猾，失天道，不自知爲非，咎在真道善德不施行，故人多被天謫，當死不除也。愚人無道，不避忌諱，遂共犯天地，由不知道德要也。吾之爲書，所以反覆勉勉眷眷者，恐人積愚，一言不信吾文，故復重之也。人俱習爲邪久，或反謂吾可言非也。復令使真道祕德門絕斷不行，天怒不絕，帝長愁苦，吏民無所投頭足，相隨雲亂，不能相救，試誠冤吾辭於天，正爲解除此制作道也。人人被邪文，愚蒙積久，故常勅真人使出吾道，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衆賢，疾試吾道，乃知吾書之信，與天地相似，不用不試，安知其口口哉？今保吾道不誤，故求試非一卷之文。真人慎之。唯唯。行去，常慎吾言，勿自易妄語也。唯唯。出之無匿藏，使凡人言語學問，當知得失處，不復妄爲。唯唯。

右解人常所不宜聞所不宜言所不宜用斷邪出真文。

事師如事父言當成法訣第一百五十五

今愚生舉言，不中天師心，常爲重謫過，不冒過問，又到年竟，猶無從得知之。願復請問一言。平道之，何所謙哉？不知而問之，是其數也。今以第一上道要德以教凡人，曾不大知乎？善哉子言也。何有大知之有乎？子何故疑此哉？吾聞子智過其父，弟子智過其師，臣智過其君，則名爲下賢，智過於其上，以爲不宜。今子言是也，又非也。今下智過於上者，乃謂不當。使下智爲巧僞之法，其智過其上，則還欺其上。子欲樂知其效，比若教學，巧家弟子智過其師，則還害其師矣。夫爲人下，習知猾僞姦道，則下共還熒惑，欺其上矣。是故古者大聖賢，不敢妄授教猾巧僞文道也，常深念其本而斷其末，不使愚人知之。故以猾智知國，國之大賊也。故古者聖人，常務授其真道，不授浮華僞相巧弄之法也。

知其爲害大深，故常閉其凶學，而務開其吉路，使民常自謹，不知爲非。子欲重知其信，是故上三皇乃師事臣如父也。時臣各懷真道要德，無巧僞文猾人。故其時臣智悉過其君，能爲帝王師，其教若父，故師父事之，是則道德過其君之則也。故能使其君安坐垂拱而無憂。故言十中十，可輔帝王，言十中九，可佐大臣，言十中八，可爲小吏。過此而下，不足取策，所言不中，名爲妄語，亂誤上者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欲重知其大效，到于五帝，道小衰，故君臣道德不能復相問。同門爲朋，同志爲友，所知君臣同，不能復大相高上，要道祕德小塞不通，故無可師父事，便朋友事之也。到于三王，師授者多妒學，閉絕真道奇德，其弟子日益愚蔽無知，反多入浮文，使君洽眩亂其道德淺薄，不足父事，不足友事，故子事之。其智少，故不而爲帝王圖難易。故使天地大怒，災變連起，不可禁絕，大咎在此。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復爲子重明之。今五霸其臣

悉無真道德，皆能作巧僞猾，所以相欺詐者，其臣多知邪猾僞巧，所以相驚動惑之道，或乃過其君。因而反逆，子殺其父，臣殺其君，下殺其上，悉懷無義夷狄之心，人人有巧僞之術，各有姦心，無有真道，故數反逆。故事斧鑕，視臣若死籍。乃其臣皆懷僞文，多巧猾，道不足重，故視之若畜也，是明效也。故古者聖賢應天心，娉真道，德士仁人而放佞僞猾，以稱皇天之心。是故吾道悉開吉門，而閉凶戶，不敢及猾知可以過其君者也。子寧曉知之耶？唯唯。慎之矣。

太上古之臣多仙壽，故能使其君壽。中古臣多知懷道德，故能使其君常無憂。下古臣多無真道而愚，故多使其君愚甚。君愚，其治常亂，不得天心。霸君之臣盡僞，多猾巧詐，共熒惑其君，使其失天正路，反入凶戶，故與天爲大怨。子知之乎？故其治悉凶，不得大久。真人爲天問事，宜日謹，不可但恣意妄言，言當成法。言不成經，不若默也。舉言不中，罪深不

除。唯唯。行去，子已知矣。

右智賢過其君難解訣。

太平經卷之九十七

太平經卷之九十八

神司人守本陰祐訣第一百五十六

請問一大疑事。行言之。今天師

廣開天道之路，悉拘校古者道書之文，以爲真要祕道。真道者多善，其文乃入神，故能睹神，與神爲治。所治若神入神，則真其道也。乃多成於幽室，成有使度於室中而去者，或有一出一入未能去者，或有但見神而終古不去者。夫度去者，萬未有一人；大壽者，千未有一人也；小壽者，百未有一人也；竟其天年者，比是也。凡天下之人學問也，萬未一人得上官也，千未一人得中官也，百未一人得小官也，其於佃家活生，萬未一人得億萬也，千未一人得千萬也，百未一人得百萬也。凡事者皆如此矣。故其本者衆多，其度世及富貴者少也。愚生甚憂之，今爲道當以何爲大戒，而得長成乎？學問當以何爲大戒，而得到大官乎？治生聚財

當以何爲大戒，而得致當乎？今不及天師力問諸疑，恐終古蒙昧，不復開通，無以得知之也。善哉善哉。諸真人問疑事也，天使子來問之。諾。安坐，善問身聽，今爲真人悉道之，使口可知，自隨而力記之。唯唯。行，後世得吾文，爲其廣開真道之路，必且俱學真道。夫真道而多與神交際，神道專以司人爲事，親人且喜善，與不視人且驚駭，與不俱爭語言於人旁，狀若群鳥相與往來，無有窮極。或言人且度去，或言人且富而貴，或言人且貧而賤，或譽旁人，或毀旁人，或使人大悅喜，或使人常苦大忿。夫神乃無形象，變化無窮極之物也。人爲之能專心自守，能不聽其言，考心乃行，閉口不傳其言，又不隨爲其愁怒喜，固固堅守本不移，務陰利祐人及凡物，不欲爲害。以年一知道之後，常爲上善，務利而不害傷，求道爲善，到年窮乃止，爲是不敢懈怠，萬萬度世一不耳，萬得大吉一凶耳。如此則群神轉共祐助人也，使人日樂善，不知復爲邪惡也。真人知

之邪？唯唯。行，子已知矣。行，爲真人道其且亂敗者。人用心意不專純，又易喜易怒，易驚易惑，又易事輕口清辯慧，常欲語善惡，無可能隱匿。遭者欲言，不能自禁止。於其如是，則群神共來欺之。或之小人，則且上入祿言而死也，或數爭辯口而妄言也，或爲鬼神所驚，因而病狂也。大用心意，不專一人，怒喜無常，舉事失正，惚恍無方，或以是失其賢友善輔也，因以危亡。是者大咎在不愛利，爲上則不欲利其下，聽邪神，反欲害之。故賢者使去，反失其賢輔用。其於小人也，不欲尊重其上，反聽邪神詐僞，祿言妄語，是即爲道不成，所以得凶之門戶也，吾不能豫勝記之也。凡人用心，不能專堅密者易營，或皆舉事不吉，所爲多害得凶，其過失積衆多，不可盡言。但爲真人舉道其大綱，見其端首，使賢明深見吾文，自精詳隨而察之，必已知矣。真人寧曉不耶？唯唯。行，子已知矣。守吾文以爲深戒，以爲行者萬世可無凶害，誠□□。故後世讀吾文書，從上

到下，盡睹其要意義而行者，萬不失一也。守之不置，自然畢也。專心善意，乃與神交結也。邪心惡意，道必失也。大人不精聽耶，或失其正位，小人不精聽耶，與祿結也。此悉成身之害，不可不大戒慎也。凡人舉事有過，皆自身得之也。夫禍變近從胸心中出，不以他所來也。真人知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子知懼駭，於是可謂已得入真道矣。愚生已大覺矣，賢儀此以爲行。成事得長入吉門，辟凶戶矣。死生之路，可長睹矣。案此爲行，凶耶日遠去，吉者來矣。然子已知之矣，□□不復重戒子也。唯唯。行，爲子道，學而得大官者決意。凡人學問也，今日入學門，用心專一，常欲祐利，愛而不妄語，年少而學至老，窮無復知乃止，不樂得官也。但身好學，務欲得知經道，積爲善而不止，行名立，經道成，深知古今災變所從起。其行與學有益於上，有利於下，爲善積聞，不可闔閉，名聞四遠。明王好之，因而徵索召取，百姓俱言善哉，俱言大吉，是其人也，

旁人爲其說喜。是者即其善人，學而度世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為道敗戒第一百五十七

行復爲子說道，其不度者意，今日入學門，不樂思得真道善說，但欲博聞多睹，可以行窮極聖人者。又不樂推行作善，反好浮華之天，可以相欺僞者。或既得入經道，又用心不專一，常欲妄語，辯於口辭，以害人爲職，不尊重上，不利愛下。其行與經道實空虛，未足以爲帝王之良臣，反行守長者。旁人以財貨自助，欲得大官，以起名譽，因而盜採財利，以公起私，背上利下，是即亂敗正治，天地之害，國家之賊也。民之虎狼，父母之惡子也，天地憎之，鬼神惡之，故其罪泄見者，時時見誅於帝王，以稱天心，以解民之大害也。是其工欺而得官者也。或有用心不專，實空虛無真守，反積常思欲得官。官者，乃天之列宿之官也，以封有德，賞有功也，不以妄予無功之人也。

無功之人，天地所忽，神靈所不好愛也。下愚不能深自知惡，反妄思得天官而不止耶，鬼物因而共下其心，使其妄語，因而妖言，不而自禁止也。故時有邪言而死者，此之謂也。非獨爲道，不得其意則凶也。凡人爲行，不欲樂善，爲悉凶也。真人努力，子幸有善意，常欲愛利爲事，已度矣。雖然真人凡人，且度不度，不在於前也，其失皆在於後，皆由不自愛，自易自言且度，反中有過而不度也。故吾今說而不得中止者，乃真人使吾說不得止也。今欲中閉說而自易不言，恐恨真人。真人恨則上視天，反且使天害吾，故吾言不敢道，自易閉學而中止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凡人之得害如此矣。常得於未解，不與本相應，故失之也。子既有大功於天，努力努力。唯唯。不敢自易業學而道上也。行，子已知自度之術矣，吾無以加之也。行復爲真人具說，其人樂治家畜財，得富貴者，年少力能布作，而長思爲事，力盡因乃止，能揚善隱惡，常用心樂爲善，

慄慄思尊上。凡疑悉慎戒之，不敢妄爲，又愛下不欲害人，不枉王法，不樂隨邪禮，相隨飲食也。凡不急之事，不敢與焉，有知而爲此行，到老無知乃已。雖實若虛，口不輕語，故能致珍物畜積，因以成人也。夫人賢不肖，用意各異。或有不善之人，輕上害下，好從邪禮，不急之行數到，市道用口妄語不能忍，非即凶亂危亡之人也，非爲道也。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夫爲道者，專汝心，閉汝口，毋妄言也。是故古者聖賢睹天法明，故能行道守德也。天乃專一，晝夜行道而不言，故能獨吉也。地乃晝夜行道而不言，愛養萬物，故能長獨安也。四時乃獨行道，晝夜不止，故能常獨興王而不止也。三光乃獨行真道而不言，故能常明，隨天運行也。五行乃獨行真道而不言，故能與天地爲常也。凡天下之爲道行者，象此不可勝盡也。故能愛利，口不妄言，則道可得也。欲輕忽事，反吾文言者，成口口爲道所賊，萬不失一也。真人既遠來問疑，故以戒子也。得書思

之惟之，吾不負子也，吾乃爲天談，以戒上德君之民。德君天與之，必且好道，百姓且象其君而爲之，皆以此文爲大戒，則可得吉而遠凶也。出此之書，以戒下愚，慎毋藏之。唯唯。行去。此說戒乃若小而反大，若薄而反厚。何謂也？然念其辭言也若小耳，其戒反大也。念其言，若類似俗辯士所爲也，則似薄不足傳也。念其戒人，成人則厚矣。故念吾爲真人作道，其大也則洞至無表，其小也則洞達無裏，尊則極其上，卑則極其下。故上及神人，下及奴婢。所以然者，欲使大人爲之亦言足，小人爲之亦言足，賢聖爲之亦言足，百姓爲之亦言足。何也？願聞其意。善哉，子之難也，得其意。然吾乃爲太平之君作經。夫太平之君治，乃當象天爲法，不可若小國，但長於一界也。是故天之爲象法也，乃尊無上，反卑無下，大無外，反小無內，包養萬二千物，善惡大小皆利祐之，授以元氣而生之，終之不害傷也。故能爲天最稱神也，最名無上之君也。今上皇氣至，

德君治，當象此爲法。故吾道一高一下，一沈一浮，欲使衆賢共察之也。是故東南地戶，乃有柱天之水，不逆小流之力也。善惡大小皆歸之，真人知之耶？唯唯。行，欲復說辭無極，爲其大文，且小止息，各歸思之於胸臆。作道不得其意，示之以南反問北。用心如此，則終古所學不得也。不敢不行，子已曉矣。

右集難道戒學治生成與不成吉凶何所起訣。

核文壽長訣第一百五十八

願請問一疑事。言之。今願及天師問文之訣，人之實長可與共事，而終古無復厭之時，豈可得聞乎？然子欲核衆文，知賢者處耶？諾。安坐，爲真人道之。積文億卷，不能得壽，何益於命乎？文書滿室，而不能理平其治，又何益於政乎？臣子滿朝，而不能爲君致太平，樂其上，又何益於帝王乎？一人生百子，使父母饑寒，又何益於親

乎？積方重車，不能益壽，又何益於人命乎？說事無窮，於不能爲君除災患，又何益於朝廷乎？凡事類若此者衆多，不可勝記也。但爲真人舉綱見始，令諸賢柔自深察之耳。願得其效。子欲知之耶？唯天師。諾，安坐自精，方爲子言之。文書億卷，中有能增人壽，益人命，安人身者，真文也，其餘非也。文書滿室中，有能得天心，平理治者，真文也，其餘非也。臣子滿朝廷，中有能樂其君，助其君致太平者，是帝王之真臣良吏也，其餘者佐職之臣子也。人生一子，而父母常得其樂，而不饑寒者，是賢孝之子，其餘悉備數也。積方重車，中有能益年者，是真方也，其餘悉非也。天下若此比類衆多，不可勝記豫說也。真人自深思其意，吾文以一推萬，足以明天下之道矣。故令使真人付道於土德之君，拘校凡文人辭聖書者，明以示衆賢，使一俱覺解迷與惑也。已拘校凡文之後，災日去矣。夫邪文邪言，乃是姦災之主人也。夫正文正言，乃逐除邪姦惡之吏也。文

已正，言已正，姦偽無主人，則無於止宿也。夫邪文邪言爲姦主人，比若盜賊有主舍止宿者，主人已死亡，盜賊無緣復得來止息也。真人亦曉知之耶？唯唯。行，天道之爲法，以一況萬，亦不可盡書也。真人得之，自深惟思其要意，賢明心有九孔易達，見文自大覺矣，勿復問也。曾文。唯唯。文多使人眩冥，不若舉其一綱，使萬目自列而張也。故萬民擾擾，不若一帝王也。衆星億億，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蛟行之言，不若國一賢良也。天道廣從，無復窮極，不若一元氣與天持其命綱也。賢者上德之君，深思吾言，壽自長也。後世共思吾言，自父慈子孝，日廣且明也。母愛婦順，俱一國且而賢良也。大小爭爲善，後者無彊也。不知復有邪文，佞人因以藏也。灾變盡除，一光明也。自然之術，天神所共純行也。爲道如此乎，大樂何有傷，遂以爲法，乃天行也。誰書記之，是乃天地神明也。以徵之文，與天地響相應也，是天合信符也。上君賢者宜共察此

辭，行之者日興，與時宜爲期，得天地之欲，故吉哉。陰陽順行，風雨時，萬變除去，以徵書，吾不自譽也。誠知之，不但飾言也，宜疾效之。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矣，行去矣。精之詳之，道自來。唯唯。

男女反形訣第一百五十九

願復請問一疑事。言之。天師前所賜子愚生書本文，有男女反形，願聞其意。噫，子書略已說可睹，何故復問之乎？心愚閉難闡示，唯及天師訣問之。諾。安坐，方爲子言之。天地之性，陽好陰，陰好陽，故陽當變於陰，陰當變於陽。凡陰陽之道，皆如此矣。更相好，故其開練日疾，但宜□□以品訣之耳，不可逕以示教人也。且入邪中。然子明聽，陽者以其形反爲陰形，陰者以其形反爲陽形，正自以其身，爲其人形容也，不可逕及也，且中於耶。唯唯。若且曉而疑也。噫，子何一難示也。但便以自身爲其形。陽者若陰

人身也，陰者若陽人身也。唯唯。子已知矣。行去，事可知。唯唯。右集難解凡文方訣簡賢得失實陰陽反形以致道。

包天裹地守氣不絕訣第一百六十

願及天師請問一事乃止。行言，何疑哉。凡道包天裹地，誰持其氣候者？深哉遠哉妙哉，子之所問也。何睹而問此？有睹有見，見天地之道，獨不知窮極，故怪而問之也。善哉，子之言入微意。然天地之道，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守氣而不絕也。故天專以氣爲吉凶也，萬物象之無氣，則終死也。子欲不終窮，宜與氣爲玄牝，象天爲之，安得死也。亦不可卒得，乃成幽室也。入室思道，自不食與氣結也。因爲天地神明畢也，不復與於俗治也。乃上從天太一也，朝於中極，受符而行，周流洞達六方八遠，無窮時也。子思書言，自得之也，爲神之階可見矣。去世上天而治，不復見矣。子欲重知

其明效也，世不可得久有而獨治也。故得道者，則當飛上天，亦是其去世也。不肯力爲道者，死當下入地，會不得久居是中部也。故天地開闢以來，更去避世，聖文常格在，而不見其人，是明效也。不死得道，則當上天，死則當下入地，不得久當害中和之路也。子得吾文，自深思其意，欲樂上行常生在，與天並力，隨四時天下祭祀而飲食者，努力爲真道，是其汙法也。若不樂常在而樂死者，棄道隨俗，亦將歸地下，不得久睹天日月星曆也。吾文□□，萬萬不失一也。故古者聖賢人盡去，今無見者，是其大效也。子自思之，樂上則上，樂下則下，無奪子志者也。故吾爲太平德君制作法，不恨一人也。夫太平氣來，有一人自冤不得其欲者，則上皇平氣不得俱來至也。故天教吾廣開闢其路，使得自恣自擇可爲也。賢明欲樂活者，可學吾文，思其意，入室成道，可得活。賢柔欲樂輔帝王治，象吾文爲之，可以致太平。欲樂居家治生畜財者，思吾文，可億其天

年而終死。故各爲得其所願，無大自冤者也。故太平之氣得來前也，平之爲言者，乃平平無冤者，故爲平也。是故德君以治，太平之氣立來也。以然者，乃天下無自冤者，各自得其所樂，所以勅真人以付上德之君者。上德之君，其用心必仁賢而明，明者不奪人所欲，必得天下之心，欲承天意，以道歸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署置官得失訣第一百六十一

行且重戒真人一言，使其有似天行也。天之爲行，不奪人所欲爲也。地之爲行，亦不奪人所欲爲也。明君之爲行，亦樂象天地不奪人所爲也。與天地相似，故能獨長稱天地，得其心也。子知之耶？唯唯。夫天且爲惡，其歲且大凶者，常害人所爲，故民無可收也，其歲凶饑寒也。是故地將爲惡也，傷人所養，其根不固而有病也，其歲不成，多傷民困窮也。衰惡之君將凶，署置不以其人所任職，名爲故亂天

官，犯天禁，失天儀，反復就責而罪之，不原其力所不及，人之所不及。比若一旦使君王步行百里，恐其不能到而道止也。人所不及，正是此也。故不擇選人而妄事署其職，則名爲愁人而危其國也，則名爲亂治政敗也。夫天地極神且明，尚不敢奪人所欲爲，奪之則爲大凶歲也，何況人哉？真人寧解迷曉耶？唯唯。誠得隨其國以師書授之，因就其俗示之，曉之解之。行，子可謂曉事之生，天不奪人願也。子行正自得天命，年日益增，何有窮已。子學不求居世尊榮，何復求索得天意而增年？今已告子，子今寧能說不耶？然其受恩大喜，無復有所恨。但恐力極行，以師文授教，恐不能一旦而遍也。何必一旦而遍，但爲之不止，自舟流不久。唯唯。受嚴勅，不敢雖繩墨。子已知其意，吾無復以戒子也。行，辭小竟，事畢。異日有疑，乃復來。唯唯。

右大集難問天地氣候爲道與不吉凶君署置官得失文。

太平經卷之九十八

太平經卷之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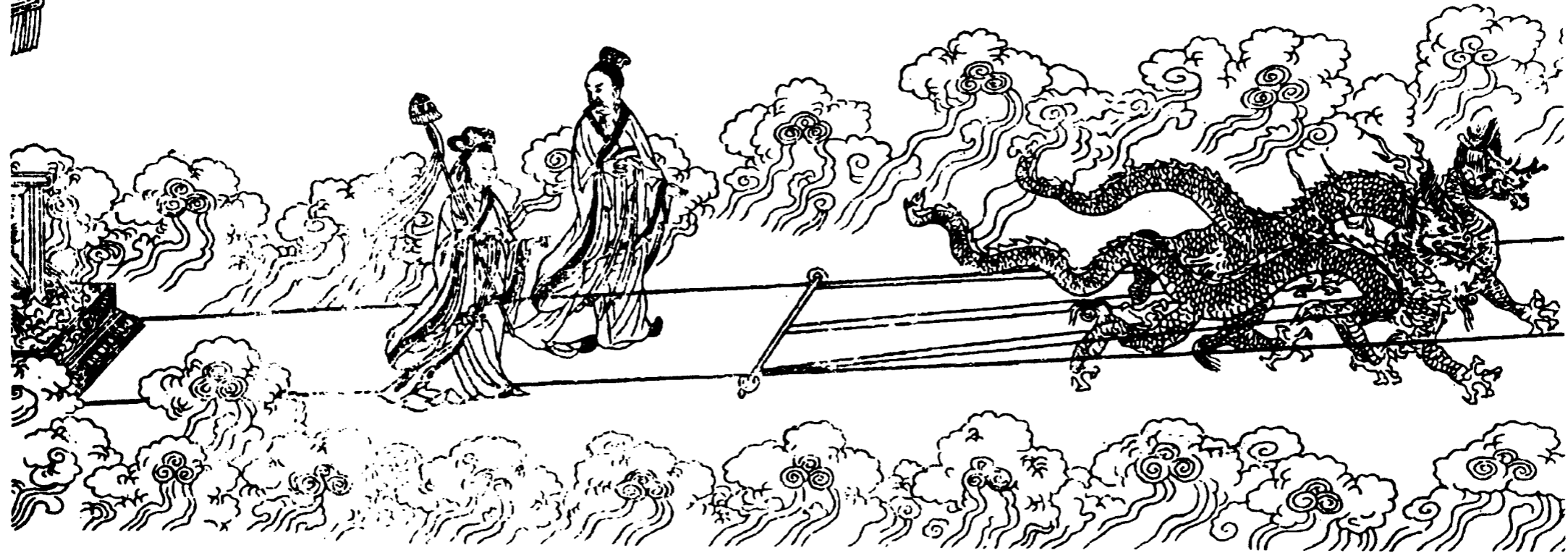
乘雲駕龍圖第一百六十二

龍以五色裝飾



紅裳
青緣白帶淺黃
裙朱履仙童黃
裳青緣黃裙朱
履

中尊黃服青緣
從官絳服皂緣
旗心盤金龍餘
飾并同金取官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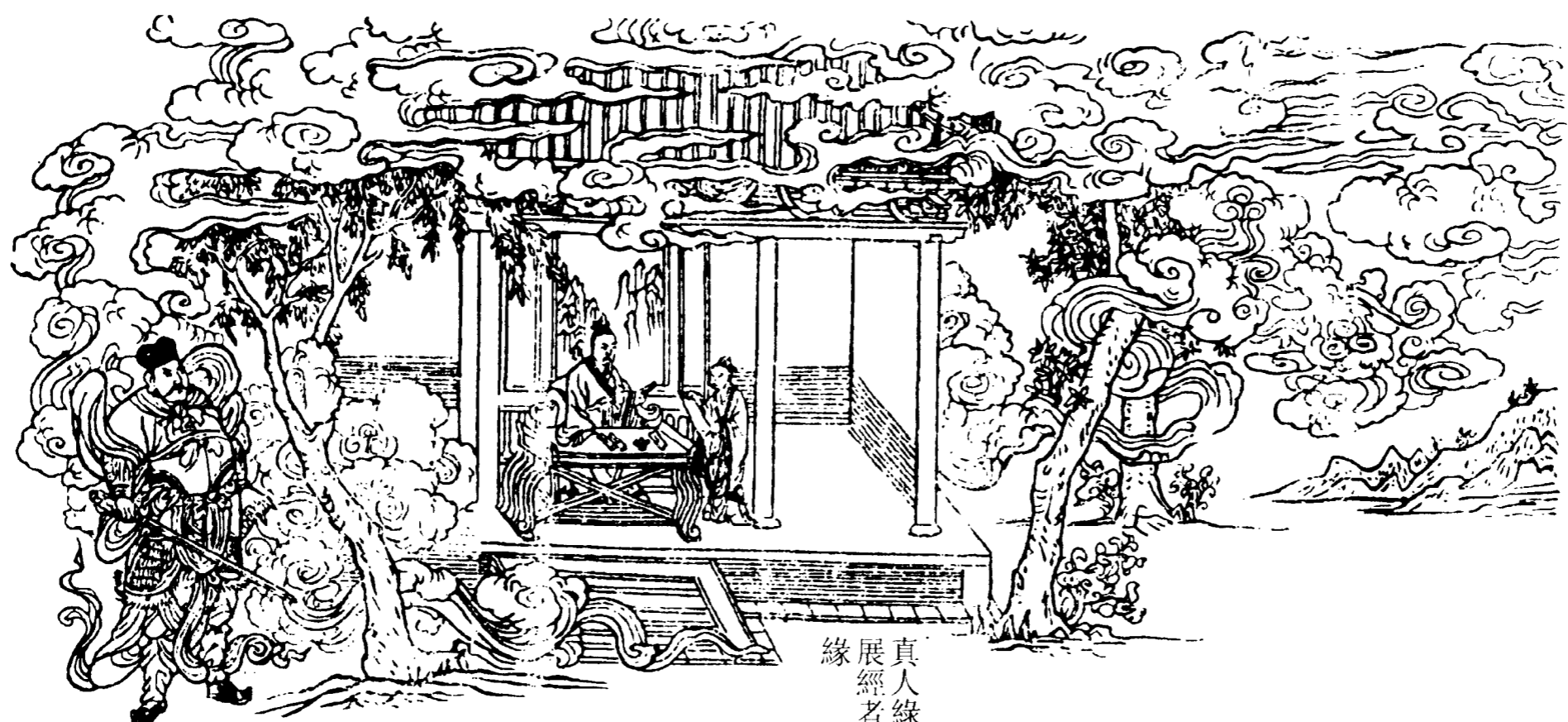
太平經卷之九十九



太平經卷之一百

東壁圖第一百六十三

仙女九人如仙童
玉女取宜裝飾



真人綠衣紅緣
展經者白衣皂
緣



神將冠衣甲履
并紅緣同金取
受戒弟子取宜
裝飾

著東壁

上古神人戒弟子後學者為善圖象。陰祐利人常吉，其功增倍。陽善者，人即相冗答而解。陰善者，乃天地諸神知之，故增倍也。積德者，富人愛好之，其善自日來也。人之所譽，鬼神亦然，因而祐助之。好道者長壽，乃與陰陽同其憂，順皇靈之行，天地之性，得其道理，故天祐之也，失者亂，故天不祐之也。夫求善以善，無可怪者。學以仁得之，道之始也。以德得之，道之中和也。以道得之，道之上也。咄咄，慎之慎之，行無妄也。極思此書，傳之後世，可無傷也。隨四時轉，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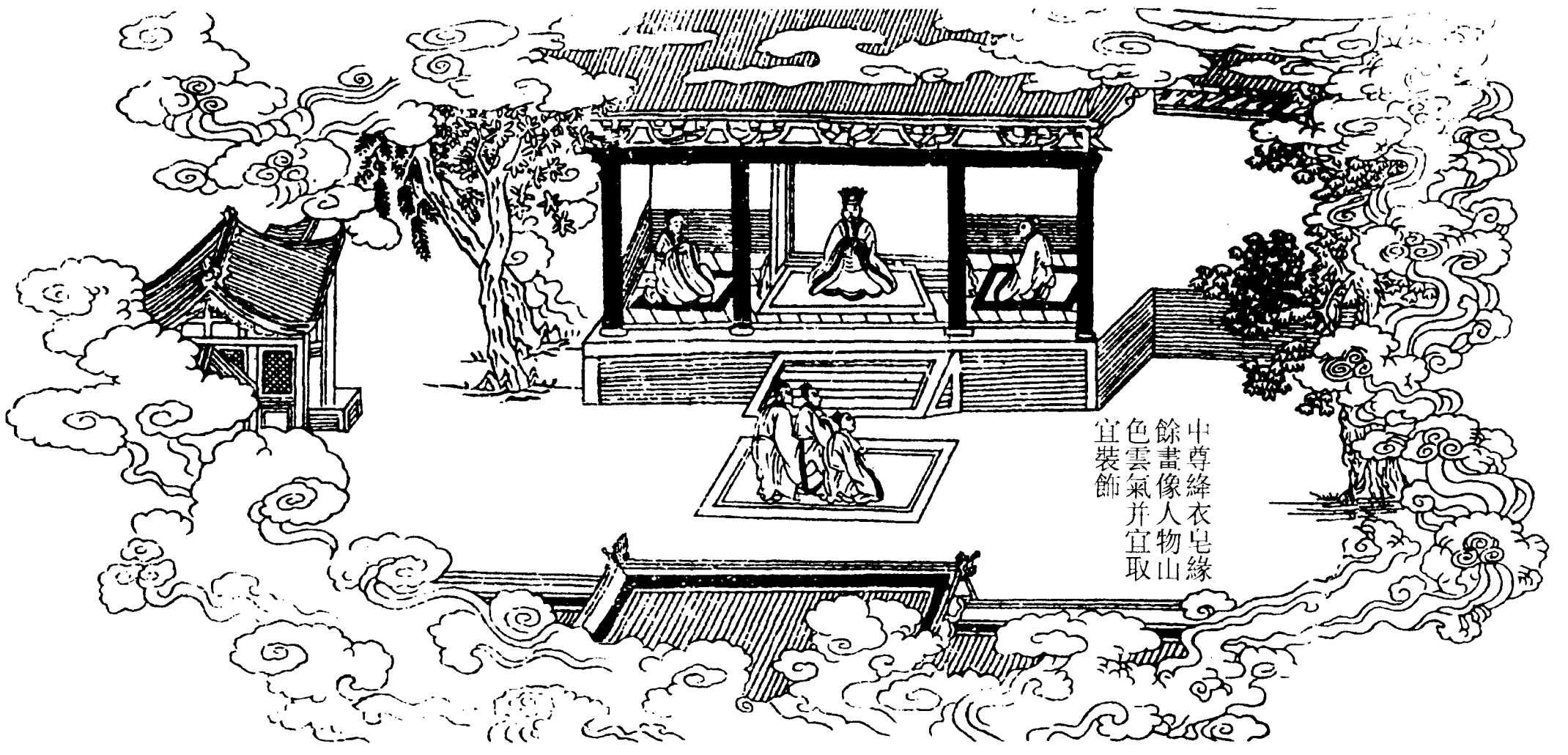
上也。善者自興，惡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於身，以類相呼，不失其身。天道無私，但行之所致。故前有弟子，後有善氣，趣學不止，令命得陽遂也。或得長壽身不敗，故為善。乃於內外神反為其除害，弟子居前，主為其對。物有自然，天下之事，各從其類也。

太平經卷之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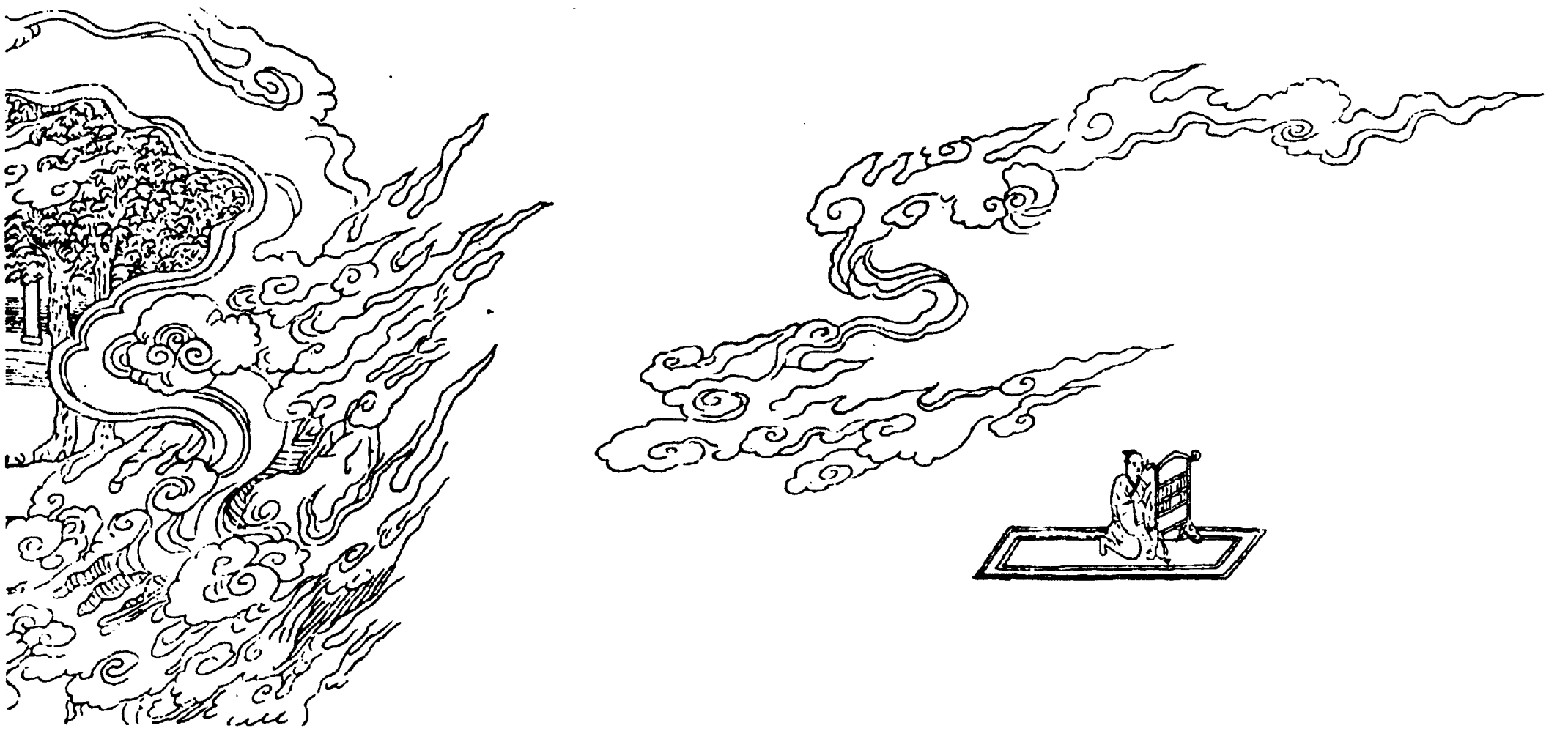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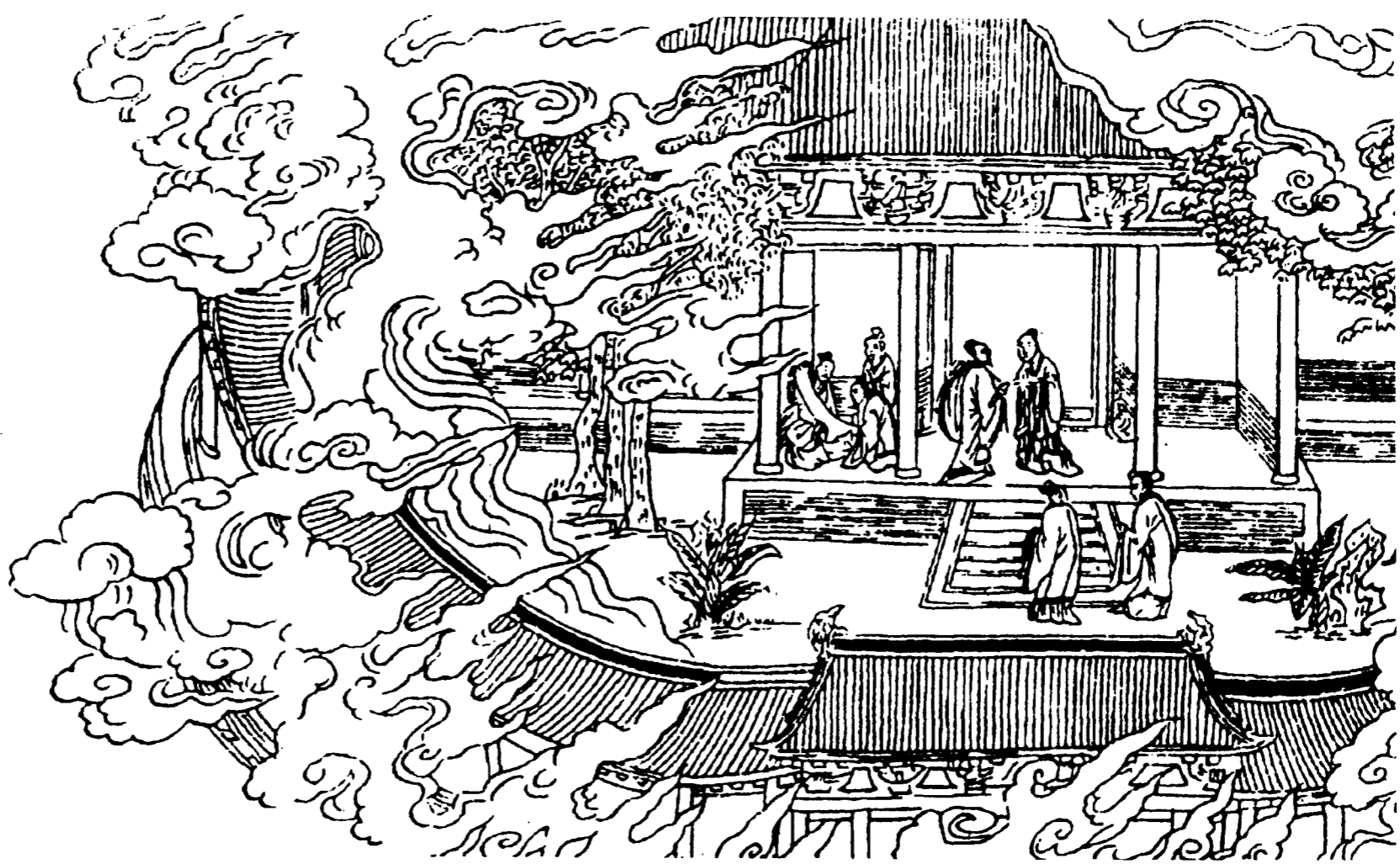
西壁圖第一百六十四





中尊絳衣皂緣
 餘畫像人物山
 色雲氣并宜取
 宜裝飾





上古神人真人，誠後學者為惡圖象。無為陰賊，不好順事，反好為害嫉妬，令人死凶。天道不可彊劫，劫必致兵喪威之死，滅世亡道，神書必敗，欲以為利，反以為害，此即響應天地之性

也。乃致自然之際會，審樂以長存，慎之慎之。無好無害，善者自興，惡者自敗。觀此二象，思其利害。凡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毛髮之間，無有過差。但人不自精，自以不知，罪名一著，不可奈何。不守其本，身死有餘過，乃為惡於內，邪炁相召於外。故前有害獄，後有惡鬼，皆來趨鬥，欲止不得也，因以亡身。故畫象以示後來賢明，得之以為大誠。愚者不信道，自若忽事，書審如言，不失銖分。故守柔者長壽，好鬥者令人不存。物事各從其類，不復得還，雖悔之無益，鬼已著焉。見誠當覺，以時自還。今尚未傷，固可得為善人。善者乃上行，惡者下降。天道無私，乃有自然，故不失法也，其事若神。

右著西壁。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

太平經卷之一百二

神人自序出書圖服色訣第一百六十五

吾本少學而不止，精神念之，涕常欲下。為此積久，蒙皇天大恩，今日幸得逢天師人於曠野。始學若虧，司問小事，外浮華也。本求守一養性之法，凡三百首，乃見天師說而無極，故敢問：身寧可得長存與？不見天師說而無極，故敢問小政事。見師說無極，乃敢具問天地開闢以來，帝王更相承負愁苦，天災變怪訖不絕，何以除之？又羣神無故共害人，人不得竟其年命，以何止之。今受天師嚴教深戒之後，宜何時出此止姦偽、興天地道之書乎？乙巳而出，以付郵客，而往通之者也。後世歲歲在玄甲乃出之，是天諸甲之首，最上旬也。與元氣為初，乃以書前後付國家，可以解天地初起以來，更相承負之厄會也。比付當以何字，其文

教積累，其字獨自深知之，勿令泄皇天上和與第一之道也，將傳與能往付者，共分別解之。比到玄甲，使其憤憤如有求吾書者，以守一浮華爲前以付之。已付郵客方士，往付上有至德之君。何謂也？得而防行之，即其人也，不知行之，即非其人也。真人勿先出之也。且天威怒，反殺人也。吾戒悉盡於是矣。所以口口，誠畏天有言也。今天師教勅下愚弟子，胸中悽悽，若且可知，不敢負也。誠問著圖者，畫神衣云何哉？皆象天法，無隨俗事也。今不曉天法，其人圖大小，自以意爲衣。衣者，隨五行色也。今使母含子，居其內，以色相次也。大重之衣五也，中重之衣四也，小重之衣三也，微重之衣，象陰陽二也。大集之衣，亂彩六重也。願聞大重何象？象五行氣相合也。四重何象？象四時轉相生也。三重何象？象父母子，陰陽合和也。二重何象？象王相絜相及也。六重何象？象六方之彩雜也。故天下有雜色也，此之謂。善哉善哉。行去，慎圖密文。唯唯。

今弟子至愚且賤，蒙恩得與天師文用日久，凡事響且畢，願更問一疑。平言。何等也？今見天地開闢以來，文書前後出非一，乃積多。復多河洛出之，今此書何不須河洛出之乎？善哉善哉，子今難也，天使子言，可謂得其意矣。今天悉使吾，爲帝王人民具出陳承負之責會也。文書積衆多，不可以河洛出之也。夫河洛文書，文多當見，其策文多，難以策悉知之，故天因人出之也。天乃深知吾，而爲其言，知而具難問，故反使子與吾共傳其要言也。子亦自知，學而不得道心，真人爲何來哉？今愚蔽暗不自知也。

右問閉藏出其圖畫衣服文。

位次傳文閉絕即病訣第一百六

十六

子爲天來學問疑，吾爲天授子也。願聞其訣意，以何明之也？其以又明之，云何哉？今有德之君。得吾書心解行之，與衆賢共議，以化凡民，必與

天立響相應，是其明證也。吾道以誠成，不設僞言行已訣矣。唯唯。弟子無狀，數愁天師不也。子不好問，亦無從知之也。吾含此學久矣，無可與語者，故不得以時傳之。今使人不知白黑，其過在吾也。今得傳真人問，誠喜甚喜。比若春得登臺，而出見天無異，何乎哉？天怨結有劇，病變不絕，此其悒悒不通，得與子言喜也。天師何不自往，與之位次不得也。吾位職在天，真人位職在地。地者出萬物，故天生者於地養之，故吾傳道於真人。地生君王、凡民、萬二千物，悉得陽施，從陰中出，故子得傳於人。善哉善哉，愚生大自怪。當得此響，不力問天師，無由知之也。但猜疑故也，敢冒過問之耳。善乎，是名爲曉事之生，是亦非獨子力也。實天授子心，使其言也。今蔽塞不自知行，今使子大自知，照若日月之光，子以吾言不誠信也。夫天雖欲有所出，不與人語，難知情。吾書承天教令，明丹青也。子爲不然，今私匿閉絕吾文，而不以時出之，天即且病子灾

子，子或過之猶不出，子已凶矣。是其天使子來學問明證也，使真人出之明信也。善哉善哉。真人重戒慎之。唯唯。今天師職在天覆，加不得已。欲復請問一疑。不敢言乎？行，今凡天事，皆為天使有所傳耶？獨天師與愚生邪？噫，子益愚，何知天下凡物，皆為天使，故各有所職，共成天道也。一物不具足，即天道有不具者。子何故乃不知是乎？其冥冥何劇也。愚蒙未悉開，得天師解之昭然。行，子亦易示矣。行，努力勉之。凡民各有所職，乃復為天使物，敢獨自勞自然也。不敢不敢。行去矣。

經文部數所應訣第一百六十七

天數之始也，是故天地未分之時，積氣都合為一，分為二，成夫婦。天下施於地，懷妊於玄冥，字為甲子。布根東北，丑與寅。始見於卯，畢生東南，辰與巳。垂枝於南，養於午，尚老西南，未與申。成西方，日入酉，畢藏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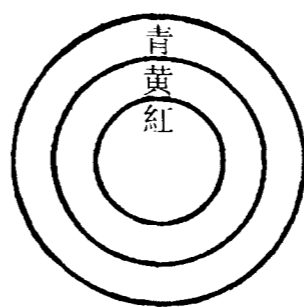
北，戌與亥。故起數於一，十而止。十者，十干之始，五行之本也。數以一乘十，百而備是也。故天生內百日，故畢終。是故斗建於辰，破於戌。建者立也，故萬物欲畢生。破者敗也，萬物畢死於戌。數從天地八方，十而備陰陽建破。以此往來復其故，隨天斗所指以明事。吾書乃為除害氣，故象天為法。

右問天師書文徵信明訣。

太平經卷之一百二

太平經卷之一百三

虛無無為自然圖道畢成誠第一百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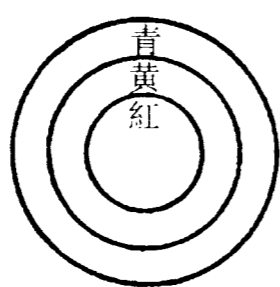
虛無者，乃內實外虛也，有若無也。反其胞胎，與道居也。獨存其心，縣龍慮也。遂為神室，聚道虛也。但與氣游，故虛無也。在氣與神，其餘悉除也。以心為主，故得無邪也。詳論其意，毋忘真書也。得之則度，可久游也。何不趣精，反與愚俱也。凶禍一至，被大災也。棄其真朴，反成土灰也。賢者見書，誠之誠之。

右虛無之室。



無為者，無不為也。乃與道連，出嬰兒前，入無間也。到於太初，及反還也。天地初起，陰陽源也。入無為之術，身可完也。去本來末，道之患也。離其太初，難得完也。去生已遠，就死門也。好為俗事，傷魂神也。守二忘一，失其相也。可不誠哉，道之元也。子專守一，仁賢源也。天道行一，故完全也。地道行二，與鬼神鄰也。審知無為，與其道最神也。詳思其事，真人先也。閉子之金闕，毋令出門也。寂無聲，長精神也。神氣已畢，仙道之門也。易哉大道，不復煩也。天道無有親，歸仁賢也。

右無為。



自然之法，乃與道連，守之則吉，失之有患。比若萬物生自完，一根萬枝無有神，詳思其意道自陳，俱祖混沌出妙門，無增無減守自然。凡萬物生

自有神，千八百息人為尊，故可不死而長仙，所以蚤終失自然，禽獸尚度況人焉。愚者賤道志，下與地連，仁賢貴道，忽上天門，神道不死，鬼道終焉。子欲為之，如環無端。慎毋有奇，自益身患，亦毋妄去，令人死焉。天地之性，獨貴自然，各順其事，毋敢逆焉。道興無為，虛无自然，高士樂之，下士恚焉。詳學於師，亦毋妄言，有師道明，無師難傳，學不師訣，君子不言。妄作則亂，文身自凶焉。道已畢備，便成自然。

右道畢成誠。

太平經卷之一百三

太平經卷之一百四

興上除害複文第一百六十九

天因地子天天天天藥背背背靈靈
 聖生生生透透透透乃乃莫莫
 熾得得得數數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通藥導

雙藥采藥藥藥藥藥

其藥藥藥藥藥藥藥

金藥

德藥藥藥藥藥藥藥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德

節尺藥藥藥藥藥藥

樂通藥藥藥藥藥藥

藥藥

透藥藥藥藥藥藥藥

單眼單藥藥藥藥藥

不脚不脚

關蠻為道凡屬屬屬

為藥藥藥藥藥藥藥

併藥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書藥藥藥藥藥藥藥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為及藥藥藥藥藥藥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藥藥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藥藥藥藥藥藥藥藥

單三函之蠶之蠶之蠶之單

天之因之天之天之天之天之

孫

燧之燧之燧之燧之燧之燧之

生之生之生之生之生之生之

函之函之函之函之函之函之

誠之合之林之精之冗之冗之冗之

桑之華之華之華之華之華之

纛之纛之纛之纛之纛之纛之

輿之輿之輿之輿之輿之輿之

獨之獨之獨之獨之獨之獨之

聖之聖之聖之聖之聖之聖之

聖之聖之聖之聖之聖之聖之

聖之聖之聖之聖之聖之聖之

聖之聖之聖之聖之聖之聖之

天之天之天之天之天之天之

左之左之左之左之左之左之

儀之儀之儀之儀之儀之儀之

合之合之合之合之合之合之

為之為之為之為之為之為之

蓄

為之為之為之為之為之為之

白之白之白之白之白之白之

朱之朱之朱之朱之朱之朱之

兄之兄之兄之兄之兄之兄之

采之采之采之采之采之采之

桑之桑之桑之桑之桑之桑之

物之物之物之物之物之物之

遠之遠之遠之遠之遠之遠之

縹之縹之縹之縹之縹之縹之

逕屨

癸滅蕪地杌似之隄

傳饒馱德壽烈眾

動輿俱耕聚天因通逐精

重韻牟隄翼有舟聚

衆

轉輒單單慧羽併瑟

德及廢髮天函光祭為為

長之孔粟自鑿能併肅又天

鸞三兩殼得翠翠

幾敬同起

茨陰甕雷有枚毛双徒

也青主鄉發器器鐘鐘

也奔走馬

右興上除害複文訣。

太平經卷之一百四

太平經卷之一百五

今尊者無憂複文第一百七十

天因天天變遷遷儻

九幽冥迷靈神及圍

併併孳孳天因衍

雙併

眾七慧踰子輿躡藥

躡令雙驟晉前禁

梁黨蕪焚燹鼻道

𦉳 𦉴 𦉵 𦉶 𦉷 𦉸 𦉹 𦉺

𦉻 𦉼 𦉽 𦉽 𦉾 𦉿 𦊀 𦊁

𦊂 𦊃 𦊄 𦊅 𦊆 𦊇 𦊈 𦊉

𦊊 𦊋 𦊌 𦊍 𦊎 𦊏 𦊐 𦊑

𦊒 𦊓 𦊔 𦊕 𦊖 𦊗 𦊘 𦊙

𦊚 𦊛 𦊜 𦊝 𦊞 𦊟 𦊠 𦊡

𦊢 𦊣

𦊤 𦊥 𦊦 𦊧 𦊨 𦊩 𦊪 𦊫

𦊬 𦊭 𦊮 𦊯 𦊰 𦊱 𦊲 𦊳

𦊴 𦊵 𦊶 𦊷 𦊸 𦊹 𦊺 𦊻

𦊼 𦊽 𦊾 𦊿 𦋀 𦋁 𦋂 𦋃

𦋄 𦋅 𦋆 𦋇 𦋈 𦋉 𦋊 𦋋

𦋌 𦋍 𦋎 𦋏 𦋐 𦋑 𦋒 𦋓

𦋔 𦋕 𦋖 𦋗 𦋘 𦋙 𦋚 𦋛

𦋜 𦋝 𦋞 𦋟 𦋠 𦋡 𦋢 𦋣

𦋤 𦋥 𦋦 𦋧 𦋨 𦋩 𦋪 𦋫

𦋬 𦋭 𦋮 𦋯 𦋰 𦋱 𦋲 𦋳

𦋴 𦋵 𦋶 𦋷 𦋸 𦋹 𦋺 𦋻

𦋼 𦋽 𦋾 𦋿 𦌀 𦌁 𦌂 𦌃

𦌄 𦌅 𦌆 𦌇 𦌈 𦌉 𦌊 𦌋

𦌌 𦌍 𦌎 𦌏 𦌐 𦌑 𦌒 𦌓

𦌔 𦌕 𦌖 𦌗 𦌘 𦌙 𦌚 𦌛

𦌜 𦌝 𦌞 𦌟 𦌠 𦌡 𦌢 𦌣

𦌤 𦌥

𦌦 𦌧 𦌨 𦌩 𦌪 𦌫 𦌬 𦌭

𦌮 𦌯 𦌰 𦌱 𦌲 𦌳 𦌴 𦌵

𦌶 𦌷 𦌸 𦌹 𦌺 𦌻 𦌼 𦌽

𦌾

𦌿 𦍀 𦍁 𦍂 𦍃 𦍄 𦍅 𦍆

𦍇 𦍈 𦍉 𦍊 𦍋 𦍌 𦍍 𦍎

兒三氣變因近蟲彘

秀與華

編有月學變似日獸

擊為其為夔夔護

三言閼變處世為韓為燕

豎左是為馬夔夔夔

豎遠子夔夔夔夔

似有散變夔夔夔

三平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為子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夔夔夔夔夔夔夔夔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右令尊者無憂邪自除。

太平經卷之一百五

太平經卷之一百六

德行吉昌複文第一百七十一

天_天有_有棘_棘其_其冠_冠竹_竹為_為森_森陽_陽并

生_生元_元主_主其_其食_食繁_繁生_生元_元元

菓_菓果_果死_死為_為馬_馬子_子心_心凶_凶與_與茲_茲

世_世不_不少_少世_世鄉_鄉屬_屬屬_屬絲_絲與_與驛_驛

世_世挂_挂算_算登_登眾_眾下_下下_下聖_聖州

取_取聖_聖

諸_諸取_取州_州諸_諸鳥_鳥精_精輝_輝相_相馬_馬聖_聖雙

叢_叢并_并象_象豕_豕雙_雙元_元元

聖_聖羅_羅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聖_聖聖_聖物_物物_物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為_為桑_桑并_并慧_慧元_元聖_聖朋_朋聖_聖

何_何聖_聖劉_劉西_西西_西乃_乃起_起儻_儻聖_聖聖_聖

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聖_聖聖_聖物_物物_物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禽_禽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天_天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遊_遊徐_徐并_并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筋_筋東_東聖_聖秋_秋金_金聖_聖聖_聖聖_聖元_元

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聖_聖

靈旻 德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先 凡 眠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璽

先 凡 眠

德天因齶齶齶齶齶齶

齶為早齶為齶齶天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天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齶齶齶齶齶齶齶齶

秦肅 禾赤 晶不及 猷猷 豢

隳隳 陽遂 桑鼻 鬻與 田因 天因

似又 國世 子天 琴舉 軌天 因

其敬 德平 俞龔 鬻界 猷齋

吉及 龔龔 鬻鬻 景見 氣

樊天 天女 下及 龔龔 六六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龔龔

右德行者吉昌每留每荷法。

太平經卷之一百六

太平經卷之一百七

神祐複文第一百七十二

天天 地土 訖訖 函函 之之 齋齋

遠元 為九 越越 濶野 林齋

地行

迂珠 為齋 氣獨 齋齋 齋齋 齋齋

效卿 刃目 妓卿 望望 齋齋 齋齋

齋齋 齋齋 齋齋

兕天 天此 與分 聊也 牛齋 齋齋

兪 𧈧 兪 兪 𧈧 𧈧 𧈧 𧈧

連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事事𦉳𦉳𦉴𦉴𦉵𦉵𦉶𦉶𦉷𦉷𦉸𦉸𦉹𦉹

𦉺𦉺𦉻𦉻𦉼𦉼𦉽𦉽𦉾𦉾𦉿𦉿

𦊀𦊀𦊁𦊁𦊂𦊂𦊃𦊃𦊄𦊄𦊅𦊅𦊆𦊆

𦊇𦊇𦊈𦊈𦊉𦊉𦊊𦊊𦊋𦊋𦊌𦊌𦊍𦊍

𦊎𦊎

陰陰𦊏𦊏𦊐𦊐𦊑𦊑𦊒𦊒𦊓𦊓𦊔𦊔

𦊕𦊕𦊖𦊖𦊗𦊗𦊘𦊘𦊙𦊙𦊚𦊚𦊛𦊛

𦊜𦊜

𦊝𦊝𦊞𦊞𦊟𦊟𦊠𦊠𦊡𦊡𦊢𦊢𦊣𦊣

𦊤𦊤𦊥𦊥𦊦𦊦𦊧𦊧𦊨𦊨𦊩𦊩𦊪𦊪

𦊫

𦊬𦊬𦊭𦊭𦊮𦊮𦊯𦊯𦊰𦊰𦊱𦊱𦊲𦊲

𦊳𦊳𦊴𦊴𦊵𦊵𦊶𦊶𦊷𦊷𦊸𦊸𦊹𦊹

𦊺𦊺𦊻𦊻𦊼𦊼𦊽𦊽𦊾𦊾𦊿𦊿𦋀𦋀

𦋁𦋁𦋂𦋂𦋃𦋃𦋄𦋄𦋅𦋅𦋆𦋆𦋇𦋇

𦋈𦋈𦋉𦋉𦋊𦋊𦋋𦋋𦋌𦋌𦋍𦋍

𦋎𦋎𦋏𦋏𦋐𦋐𦋑𦋑𦋒𦋒𦋓𦋓𦋔𦋔

𦋕𦋕𦋖𦋖𦋗𦋗𦋘𦋘𦋙𦋙𦋚𦋚𦋛𦋛

𦋜𦋜

𦋝𦋝𦋞𦋞𦋟𦋟𦋠𦋠𦋡𦋡𦋢𦋢𦋣𦋣

𦋤𦋤𦋥𦋥𦋦𦋦𦋧𦋧𦋨𦋨𦋩𦋩𦋪𦋪

𦋫𦋫𦋬𦋬𦋭𦋭𦋮𦋮𦋯𦋯𦋰𦋰𦋱𦋱

𦋲𦋲𦋳𦋳𦋴𦋴𦋵𦋵𦋶𦋶𦋷𦋷𦋸𦋸

𦋹𦋹𦋺𦋺𦋻𦋻𦋼𦋼𦋽𦋽𦋾𦋾𦋿𦋿

𦌀𦌀𦌁𦌁𦌂𦌂𦌃𦌃𦌄𦌄𦌅𦌅𦌆𦌆

𦌇𦌇𦌈𦌈𦌉𦌉𦌊𦌊𦌋𦌋𦌌𦌌𦌍𦌍

𦌎𦌎𦌏𦌏𦌐𦌐𦌑𦌑𦌒𦌒𦌓𦌓𦌔𦌔

𦌕𦌕𦌖𦌖𦌗𦌗𦌘𦌘𦌙𦌙𦌚𦌚𦌛𦌛

𦌜𦌜𦌝𦌝𦌞𦌞𦌟𦌟𦌠𦌠𦌡𦌡𦌢𦌢

𦌣𦌣𦌤𦌤𦌥𦌥𦌦𦌦𦌧𦌧𦌨𦌨𦌩𦌩

𤇗 道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𤇗

右藏之幽處神祐之。

太平經卷之一百七

太平經卷之一百八

要訣十九條第一百七十三

其爲道者，取訣於入室外內批之。滿日數開戶入視之，於其內自批者，勿入視也。其內不自批者，即樂人入視之也。開戶入視，欲出者便出之。

其三道行書者，悉取訣於集議，以爲天信，即其之人上建也。

其正神靈者，取訣於洞明萬萬人也，以爲天信矣。

其凡文欲正之者，取訣於拘校以爲天信。

其欲樂知吾道書信者，取訣於瞽疾行之，且與天響相應。善者日與，惡者日消，以爲天信。

其欲署置得善人者，取訣於九人。其問入室成與未者，取訣於洞明白也。形無彰蔽，以爲天信。

其欲知身成道而不死者，取訣於身已成神也，即度世矣，以爲天信。

其欲洽洞知吾書文意者，從上到下盡讀之，且自昭然，心大解，無復疑也。一得其意，不能復去也。

其欲效吾書，視其真與僞者，以治日向太平，以爲天信。

其欲知壽可得與不者，取訣於太平之後也。如未太平，先人流災爲害，難以效命，以爲天信矣。

太陽欲知太平者，取訣於由斷金也。

水與火欲厭絕姦臣，訣不得作者，取訣於由斷金衰市酒也。

欲得天道大興法者，取訣於拘校衆文，與凡人訣辭也。

欲得良藥者，取訣於拘校凡方文，而效之也。

欲得疾太平者，取訣於悉出真文，而絕去邪僞文也。

欲樂思人，不復殺傷女者，取訣於各居其處，隨其力衣食，勿使還愁苦父母，而反逆也。

欲除疾病而大開道者，取訣於丹書吞字也。

欲知集行書訣也，如其文而重丁寧，善約束之。行之一日，消百害猾人心，一旦轉而都正也，以爲天信。

瑞議訓訣第一百七十四

請問瑞者，何等之名字也？子何故因爲愚邪？不敢故愚也，實不及。願天師不棄，示以一言。行，安坐。瑞者，清也，靜也，端也，正也，專也，一也。心與天地同，不犯時令也。願聞以何知其清靜端正專一邪？善哉，子之問也。夫天地之性，自古到今，善者致善，惡者致惡，正者致正，邪者致邪。此自然之術，無可怪也。故人心端正清靜，至誠感天，無有惡意，瑞應善物爲其出。子欲重知其大信，古者大聖賢，皆用心清靜專一，故能致瑞應也。諸邪用心佞僞，皆無善應。此天地之大明徵也。子知之邪？唯唯。亦有應邪？然邪者致邪，亦是其應也。不調者致不調，和者致和，此天之應明效也。善哉善哉。愚生解矣。

忠孝上異聞訣第一百七十五

請問人之爲善也，上孝子上忠臣上順弟子，當思上何等於其君父師哉？當上其異聞珍寶，希見之文，而得上者是也。忠臣孝子順弟子，常可樂爲也，何不上同聞，而上異聞邪？同聞上自有之，何須復上邪？愚生不曉其意。行，且使子知其審實。天下所來所珍，悉未嘗見而善珍者也，以上其君，是上忠臣也。未嘗見善食，以上其親，是上孝子也。未嘗見之說，以上其師，是上善順弟子也。子知之邪？唯唯。願聞上同事，上之所有而重上之，何也？然皆應故其上，罪不除。何其重也？子應不曉之生，人之所常有，重皆厭之，何須復上之邪？上人所厭，名爲故其上也。下而故其上，於子意寧當坐不邪？愚生已覺矣。故得瑞應善物，希見之珍，當上於君父師也。上之所自有，慎無上也。是故自古及今，大聖之定凡事也，去同取異，乃得天地之

心意，此之謂也。子曉邪？善哉善哉。

災病證書欲藏訣第一百七十六

請問：天師書，以何知其欲見行，以何知其欲見逃也？子欲明之邪？以災病爲證也。出而病人，即天欲藏也。逃而病人，即天欲出行也。以何重明之？以天行四時氣，生養萬物，隨天意也。凡物樂出，而反逃藏之，大凶矣。凡物欲逃藏，而反出之，亦大凶也。悉爲逆天命，後皆有大災矣。子欲樂知吾天，天樂行不，以是爲占也。真人知之邪？唯唯。是故自古到今，舉事不詳悉。失天道意，故生承負也。是故使民至於無道而治，共亂天正道，人異政治，故人民萬物多被冤也。願請問：夫無道乃重死罪之法也，天師何不爲制作重刑死法，而各以其罪罪之？今天下之事，各以其罪罪之，爲平也。今天師不以其無道罪之，何也？不可也。何故？夫先人但爲小小誤失，道行有之耳，不足以罪也。後生人

者承負之，畜積爲過也。雖其觸死，其行邪僞空虛者，後生人皆學於先生人，雖失天道，爲無道而治者，皆師師相傳，更以相教示，非一人造此過也，故不可予其重刑也。念下古人罪過，皆足以死。又神聖爲法，不可一旦予人重刑，滅人世類也。故天遣吾下者，革其行，除其責，而不章更，天地人且共治之，使神病灾之也。後世人見是，吾受天教之明效也。子知之邪？唯唯。行語竟，天辭絕，傳之德君。唯唯。行去，勿復問。唯唯。

右凡訣瑞應說在下竟。

太平經卷之一百八

太平經卷之一百九

兩手策字要記第一百七十七

天有兩手，乃常共成凡事。其一手有病邪惡，則無有成事。天大怒之，地以爲忌，天下亂而無成功，一由此一手邪惡而不並力。凡事盡不理，六方不太平，亦由此兩手有病邪惡，而不並力所致。吉凶安危，一由此兩手。真人亦豈深知之邪？不及，唯天師開示其要意，使得知之則知之。不者終古冥冥昏亂，無從得知之也。天師者，乃天地凡事教化之本也，雖難，安得不言哉？善哉，真人之求問事之辭也。天使子主問乎？其言要而口口。諾。安坐，爲諸真人具說其意。天下象而行之，無復凶亂事。天上諸神名爲兩手策字，爲要記，國家行之則長存，凡人行之則久富。要道將出，近在凡人一身。今爲諸真人分別言之。唯唯。天地者，主造出生凡事之兩手也。四時

者，主傳養凡物之兩手也。五行者，主傳成凡物相付與之兩手也。男女夫婦者，主傳統天地陰陽之兩手也。師弟子者，主傳相教通達凡事文書道德之兩手也。君與臣者，主傳治理凡事人民諸物之兩手也。此有六事，纔舉其綱，見其治耳，不可勝書也。凡事相須而成事者，皆兩手也。天上名爲重規沓矩，皆當相應者也。一手邪惡不等無成事，天上名爲大亂之治，六方八遠名爲鰥寡斷嗣，日以響衰。無成事，即由此兩手不並力也。善哉善哉。請問天上何故正名此爲兩手哉？善乎，子之問也，得其意。兩手者，言其齊同並力，無前無却，乃後事可成也。兩手不並力者，事不可成也。故凡事者，象此兩手，皆當各得其人。並力同心，象此兩手，乃吉安太平之氣立至也。不象此兩手者，億億萬年不能出上皇太平氣也。太平氣常欲出，若天常欲由此兩手，久不調御之，故使閉不得通，出治悒悒何訾，咎在此兩手不調。若兩手平調者，此上皇太平氣出，前後至不

相須。善哉善哉。是故天地不並力，

萬物凡事無從得出；四時不並力，凡物無從得長；五行不並力，凡物無從得成；君臣不並力，凡事無從得理；夫婦不並力，子孫無從得長，家道無從得立；師弟子不並力，凡結事無緣得解，道德無從得興，矇霧無從得通，六方八遠大化無從得行。是故皆當並力，比若兩手，乃可通也，不若兩手，故日致凶也。雖治療之無益也，猶無從得成功也。但空久愁苦，而日日凶凶。故凡象此兩手者，選舉當得其人，不得其人者，天上諸神名爲半死，不持一手獨作，安有能成功成事哉？真人爲天來遠問，凡疑事宜深思此意以赤心，心生於火，還以付火，爲治象民，則延年益壽，萬不失一，吾不欺子也。以示德君，以示凡人，賢者各思其意，無敢犯者也。用之名爲自厚自養，不用之名爲自愁自苦。神哉，吾之爲道，純天意也。但可前不可却，但可順不可逆，順之純得天心也。逆之事亂。亂禍恟恟，人意西，天意東，名爲與天意不同。

善哉善哉。行，子可謂已覺知之矣。

四吉四凶訣第一百七十八

真人前，今凡人舉士，以貢帝王，付國家，得其人^①。是二大凶也。其人惡，則其學棄，汗辱先師聖賢業，禍及其師，是三大凶也。又舉之者不信，共欺其上，貢非其人，亂天儀，汗列宿，天疾之地怨之，國君惡之，聖賢非之，是爲世大佞妄語之子。當坐是事，不得天地鬼神誅，則人當害之，辱其先人，禍及妻子後生，是四大凶也。犯四大凶，貢非其人也，乃使帝王愁苦，治雲亂。凡害氣動起，不可禁止，前後不理，更相承負。天地大怒，群神戰鬥，六方不喜，八遠乖錯，終古不理，天上名是爲曰減年短命之符。何故名是爲短命之符哉？然治當長，反爲其短，年當多，反爲其少，舉事逢凶，無益於身，天地不悅，除筭減年，故天上名爲短命之符也。善哉善哉。愚生聞命矣。然子可謂口口知之矣。慎此天上文以示

德君，以示凡賢，下及民賢。爲人上求士，不可不詳，爲人下貢士，不可不忠。後世傳詳誦此書文，結於胸心中，急舉士不若此，天地不復喜也。知而故爲，其過重哉。真人慎之。唯唯。誠受教，不敢犯禁忌，餘力行。子可謂慎事，得天命矣。

右天地手策貢士四吉四凶短命符續命符安國得天地心群神喜識。

太平經卷之一百九

^①此句下有大段缺文。參見合校。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

大功益年書出歲月戒第一百七

十九

惟上古之道，修身正己，不敢犯神靈之所記，廼敢求生索活於天君，不敢自恣，恐不全。日念生意，與神爲臣，表其類也。欲得盡忠直之言，與諸所部主者之神，各各分明是非，廼敢信理曲直耳，何日有忘須臾之間。上有占人，具知是非，何所隱匿，何所有不信者也。故得自理，求念本根，未曾有不善之界也。但自惜得爲人，依仰元氣，使得蠕動之物，所不睹見災異之屬。但人負信於誓言，兩不相信，故有所不安。天地中和上下，各自有信，人不得知其要，而言何獨有善有惡耶？災異悉所從生。人食五常之氣，無所不稟，無所不依，無所不行，獨何不奉知，古有知人相及逮乎？此爲失善從惡，令命不全，何獨而是耶？故天君

言，有善有惡，善可令同。所以然者，當令有分別，不可自從，善當上行，惡當見刑，何得與善相及耶？以人意言之，亦爲可知，自有當直之者。故設惡以分明天地四時五行之意，使知成生爲重，增其命年。人得生成之道，承用其禁，不敢觸忌。以是言之，天知愚人甚薄，而無報復之意，逆天所施爲，證天所施爲，加人所施行邪，中類反當活惡疾善也。故聖人知陰陽之會，賢人理其曲直，解其未知，使各自知分畫不相怨。善自命長，惡自命短，何可所疑所怨乎？人人爲不如六畜、飛鳥走獸、水中物耶？以爲人無狀邪，天使然也。天同欲使爲善耳，不欲令爲惡也。如善惡同其苦樂耳。富貴壽老，天在上爲，不能分別好醜，使無知人得氣揚聲，言我與汝曹等耳。行善何至用是，故進益善，令久生，其人薄者念之等耳。比惡亡命，廼欲正悔過，見善與從事，見惡退止。日夜剋躬思省，所負既復。小生得與人等，雖不仙度，可竟所受，不中亡年，是爲可矣。俗人之所長

須臾耳。不念久生，可上及知士，有心念索生，故不作惡耳。天見其善，使可安爲，更求富有子孫，雖不盡得，尚有所望，何爲作惡久滅亡，自以當可竟年。不知天遣神往記之，過無大小，天皆知之。簿疏善惡之籍，歲日月拘校，前後除筭減年，其惡不止，便見鬼門。地神召問，其所爲辭語同不同，復苦鬼治之，治後乃服。上名命曹上對，筭盡當入土，愆流後生，是非惡所致邪？人何爲不欲生乎？人無所照見乃如是，何所怨咎乎？同十月之子，獨何爲不善，施惡不息，安得久乎？愚士之計，壹何不與小善合乎？行復道小不急之事，凡人所爲，各不同計，自以爲可，所觸所犯，皆欲得人利，人亦不欲利之。善利得生須臾，惡利不久，以善不久，居地上也。故使有天地知不乎？天使人爲善，故生之，而反爲惡。故使主惡之鬼，久隨之不解，有解不止，餘鬼上之，輒生其事，故使隨人不置也。知不乎？此書先進善退惡，古今文也。自不從其長命就惡，無可奈何，鬼使得不

白也。故有過者，沒形於土耳。精神不安，未知所止，是誰過乎？人行且自詳思念，取便安勿非，所言辭語，前後復重，其所道非一事，故重耳。人命近在汝身，何爲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當清誰乎？有身不自愛，當愛誰乎？有身不自成，當成誰乎？有身不自念，當念誰乎？有身不自責，當責誰乎？復思此言，無怨鬼神。見善白善，見惡白惡，皆不同也。復知之乎？辭小止，有惡不息，文書不絕，人沒廼止，此戒可知爲惡，自負其身耳，不負他人也，復知之乎？行順所言，可思無離於心，離之爲敗，不可復理，與鬼同伍，何得活乎？念生得生，是爲知，惡會當盡，不得久在，知之不乎？行復小說，人居天地之間，皆得爲人，奈何忘天地恩乎？此爲何等哉？其愚乃如是，不能改，何所復望乎？欲望天報，當自責，懇惻垂淚而行。言我蒙恩得爲人，與萬物絕殊，天使有異，能言能語，見好醜，知善惡可不之事，當自詳慎，所言反天辭，令不奉順，是爲大逆不道之

人，天安從得久與從事乎？故置凶神，古觀之還辭如所言，其人自不好善，天君言：前已有文書不絕，部主者下收其魂，骨肉付地主，不須時，惡人不可數聞，故自損威怒，還就儒雅，改易其惡，采取衆善，著之於內，以心置心。神言：我受天心教勅，使主隨人心，其不得有小脫，善惡輒有傍神復得心。神言益復悲楚，未知吉凶，故自恐在惡伍之部。日夜自惟，不知當所自置，故不敢有不善之意。唯諸神相假借，使得自責，不用神誠，被誅不恨。天君遣大神下言：此人有自責悔過，不犯所禁，假之假之，後有不善，取之未晚。見神言日夜長息，恐身過未悉除，久不與太陽氣通，而在死伍之部，益復篤，不知而何也。受勅未能通達，靜於閑處自省，責過所負，以謝天地四時五行諸所部神。天君聆聽，令自思惟。上古之人皆有知慮，不敢犯禁，自修自正，恐見有失，動輒爲不承命，失其年。用是之故，不敢小解，過輒有罰首，以是自省自愛，敬重禁忌，不敢有違失

意。復見責問，心常恐悸，悵然失氣，負天心，言有小不稱，是爲文煩，輒考問實核。所言所信，可可以得名譽，及其身無信，久亡人年。故復思念，不失我心，切怛恐怖，不敢自安。舍氣而行，常自戀慕，貪與天地四時五行，共承統而行，不敢有小過差，心自忿，當前後深知至意，不失其常，念恩不違精實，貪生望活，何有小惡聞上乎？結軀行相承事，何敢有解意，恐不能得上至意，不知如何也。心益復悸切，自安無益。天壽難得，一失不可復還。遠俗日久，而反中折，當顧望下，是令悵然，故自救惶慄而已。常恐一旦大小不稱見退，愁懣在心，自責自過。既蒙天恩，得展舒前命，饑渴之情不敢忘，得活而已。諸大神哀省，錄示元元，稟氣於天厨，駕乘天氣。而行薄所主，防禁衆多，不可有失亡。身雖鄙賤，不足榮寵，亦不以不肖故，能見嫌疑也。真以心求進索生，唯大神原省語言，使見四時五行生成，復見日月難報，想不見中棄。正營之人，不敢自遠，傾倒枕席。

大神言：此人自師化廼如是，何憂無蒙保者邪？往昔有是人，天右哀之，近在左右。今見在視事久遠，多知慮，所言所語，無不得天君腹心者。且爲之爲，生伏地泣出而言，被勅覺寤，廼以先古有心忠誠，進在所知，無不包懷聞之，何敢比望先之人乎？大神言：持是有信之人相語者，欲令相生爲行比望耳，人有不及時。生言：大神乃開

導大分明，生等比衆多，獨見異，使有開思，是恩極重，何時教大神乎？大神言：思從中出，發憤念之爲報。生言：自分不知所奉上，雖自天有珍奇可好者，思復上之，見勅發憤想念，是爲可誠受，是言非口辭相報有文也，誠日夜惟思，不敢有解。大神言：所誠衆多，所諫亦非一人所問，持是久遠相語者，誠重生耳，言特見厚哀尤深。天君聞之，呼大神曰：比生何從發起，自致大神異語乎？大神言：見此學人尤信，故爲道難易。天君言：見善進之，使及是，是其宜也。大神言：天君召問，是信生。生言：不敢希望及天左

側也，願在無職之處，自力盡忠而已。大神言：皆當有所部主，乃見信理。如是誠僥倖，甚得大分，不敢有小不稱者也。大神言：是生見化乃如是，宜且復進，可及先古。生言：不敢進長壽也，其所貪也。大神言：是天願。生言：是本因大神所保，不敢失大神之戒也。天君知此二人相諫勅，尤深善之，使自相教也。

惟上古聖人之爲道也，乃出自然。心知天上之治，所施行皆豫知者。音聲徹通，還知形容，自視心昭然意解。知當救之事，吉凶之會，了然可知。心內欣然，乃知得天之福也。使見前行之事，皆戒篤達。自惟蒙恩見寵遇，得與諸六神相持日久，輒見教戒，使不危。闕望四表，上下通洞，益復哀哀。心中歡然，復得近期，並及所不聞，是皆天大神恩力所施化。大神言：是諸神共知，進者有命，錄籍有真，未生豫著其人歲月日時，在長壽之曹，年數且升，乃施名各通，在北極真人主之。變易骨體，身輕潤澤生光，時暮得藥，以

成精華。所在化爲無不成，出竊入冥，絲髮之間，何所不通。聖人言：實有是從俗，成食從地，陰神出，安得不重乎？易之爲輕，乃是易。大神恩不能報，功大施，想大恩，忍不及。使得蘇息之間深厚，非辭所報。大神言：是天稟人命祿相當，直非大神意所施爲，見善薦之，是神福也，何所報謝乎？恐其後有疑，爲施禁固者，使聖知教戒，後人照知之耳，聖人自有知，無所勅也。聖人言：已得被報，雖生錄籍，會當有教導不及。大神言：是生之語儻然謙者，是其宜也。生重見辭，前後悉備，唯大神以成就恩意，生見人分人也，而不敢自解，而有驕慢也。請復於閑靜之處伸力，大神所教施，願念不逮之生。大神言：盡辭前後可知，餘無所戒也。辭別各宜照所言。生言：受戒之日，不敢解止須臾也，但恐未能卒竟之耳。唯蒙扶將，使得視息復生望，傾側在心，唯大神時時相存教勅，是恩不小。大神言：是生之所言宜稱之。生言：唯唯。不敢以身自

防。大神言：成名之人，精進有益，兼並部主非一。天君聞之，大神戒聖人相對辭語，爲有知之人，宜勿忽解。命可至無訾之壽，各還就所部，見善當進之大神。聖人言：俱受天君教，盡力有效，有效不敢倦時也。天君言：成人者爲自成。唯唯。

惟上古得道之人，亦自法度未生有錄籍，錄籍在長壽之文，須年日月當斗之時，傳在中極。中極一名崑崙，輒部主者往錄其人姓名，不得有脫。數使往動搖支節，屈申轉傾，反覆教戒，勅隨神屈折，以藥飲之，骨節開鍊，雖不時相見者，知其可堅與不也，示之志不傾也。貪生惡色，思行天上之神，數使往實核有歲數，乃令拜受不足之文，心言出辭，使知所行防禁，傳示學者，不用神文，言自己齋書且竟，神乃知相對語言，亦連歲月，積千三百二十日，乃將與俱見大神，通元氣，行自然。天君簿見密勅，所案行不得有私相信，感心易意，行無失誤。大神言：已筭計諸神所假稟，常以八月晦日，錄諸山海

陵池、通水河梁、淮濟江湖所受出入之簿，各分明。天君有所勞賜有簿署天君前自復數通藏金室署，有心之人令主天君所問，輒當承所教，宜日夜不解，屬主室之人勿失所索部，別令可知應得有心之人，須以定錄簿。當有使神主爲計名諸當上下，先時百日皆文上勿有失脫。如有文書不相應，計曹不舉者並坐。先勅令勿犯神書言。此書出後三歲八月，乃示俗人，如有道信文者，大可示之。天君有教言：此人先時有承負，勅神爲解除收藏，未藏者爲藏之。大神言：此人貧空虛日久，恐不自全，得天君腹心，乃令神收藏，不藏者其主未藏者時，恐不如所言也。前乞勅拜謝受恩，雖日月未至，諸先時一月令知之。天君言：下所部神將士衆田地中，勿失時以藏，爲作姓名，令地主敬慎，使有神靈往來，有欲從願所求，聽之有信之，後宜慎之。大神言：如是必海內聞知，好道之人將相扶承，事之敬之。天君言：有功之人，亦自當見敬。大神言：此人年未

滿，期未至，請至期教其所報謝，當時未昇，其舍空虛，無以自衣，有道者給食，至時止。天君言：是小事耳。以天官給家，有家有心者。大神言：請如所道。勅天官給所當得，此人空虛日久，與食令足。大神言：令勅天官神給姓名，勿令空乏。天君言善。

惟上古之人，皆得天報應，有信可成，乃令受命，爲神所護視，恐有毀缺，日夜占之。見爲善助其歡悅，不欲聞其惡，常置長壽之曹，心使爲善，無有惡時，使有進善，有孝忠順之意。所承所行，不敢以意，承教而行，人謂無知，我亦見知之。人有善大恩，有哀以思，力自喜。加人久見狐疑，尤惡先沒，用是自損度自約，恐犯惡人，日夜惶懼，不知如何也。天生人知善惡，行善有信，天不欲令有惡聞也，用是欲貪生惡死，亦不敢犯禁，如所妨害於身也。故因緣天氣，得與通人之辭語，言自往來，知人情意，見其不善，而退自責，恐有文書汙名存其中也。如人當時意加施於人，誠不敢對首理委曲，得自責所

施行。不得人意，過多難除。故人來悔易勢，當時鋒通，以爲命可再得也。不意天遣大神，占之尤惡。先入土，用是自慰，隱忍不敢當惡。格辭有小異意，既得天恩，假其須臾，使得蘇息，長有活之望，是天之部分也。以故得有分意，命不久存。用是之故，復益悵然有慚悔之心。欲見天神，求哀教戒，照未知之事，防備未來，當與天心合，可得小如意。貪上有計慮之人，並思善惡，得不見之勅。迺見大神，苦甘自道生，求俗之人貪及上，以故自修自正。唯大神勅厲其不足，使覺寤望戒左側，唯大神哀省索生之人。大神言：何惜禁戒乎？想自深知之，辭令各自吐寫情實，但恐不如所言，且復諦之，計從心出，宜復熟念。生言：皆感恐既身及之，何敢不從心出乎？大神言：如是爲發，且復還靜處，惟思之有不足乃求。生言：稟知希疏少，未得大通著之戒也，匍匐須教，乃敢進見。大神言：如欲盡精誠，有功可得及之。努力自念，從生以來，功效所進，解先人

承負，承負除解，過盡亦當上，何所疑也。且復慎所言，宜勿外意也。生言：受勅見戒，不敢餘力而不進善也。已善復惡，自與命戲耳。大神言：善人也宜復屈意，雖心勞命之日，當時微苦用心不解，復後得福。生受勅，誠歸閑靜處，思失自責。大神言：思從中出，天神知之，勿倦也。生以年窮盡乃止。大神言：有行乃如是，何憂不前乎？天君聞之，重勅大神，使欲進者，觀其所爲，積歲月日，各令有部，有功當上，名須缺補。上古之人心言口語，皆知人情無文而治，表裏外內具見其信，各不相負。天有要令，犯者尤醜，輒見治問，責其過咎。用是之故，益復悸動。惻然念天恩所施行，使得全完爲人，知好惡之義，人以此等念恩深厚，不知以何報之。但心思欲進，而有忠誠之信，所爲所作，承奉不敢失小差，恐爲衆神所白，見過於上，有不竟年命之壽。以是益復感傷憂心，不敢自解，而望報施之意。實貪生與諸天神共承天心，有善者財小過除，竟其年

耳。如有大功，增命益年，承事元氣，合精華照見所知，復受大恩，非辭所報，但獨心不知如何也。唯諸大神共省哀錄，不及教戒，使見知慮，知天上所施，禁忌衆多，當輒相承，不得有失也。唯大神惟其不足，見戒不敢忘大分，受施不忘生恩意也。大神言：生自有知之人，何所教勅，但當順天所爲，勿逆其心。見勅戒，應時奉行，勿失脫而已，是爲得天心意矣。賞罰有輕重，宜各實之，勿有失誤。得爲可餘少所戒，宜詳慎所言，出辭當諦思之，令可行。有小妄者，輒以心自況之從善，是爲小戒。餘者當平生之言見深戒，不有失神意也。自惜童蒙，未見大分。故固大神重戒，所照衆多，知慮廣博，無所不包。唯大神重戒，欲蒙其德，不逆所言。唯復願意，伏須重戒。大神言：是語可知天上之施與，中知地下傍行等耳，法律相應，無有差也。自有相教者，且隨其主，勿逆而已。生言：自分當戒也，法律雖同，而用心少得其意也。天心難知其訣。大神言：

是皆實無欺而已，乃豫知天君意所施爲者，爲上第一之人，可在天君左側。有功勞賜賞，謙遜不敢盡受，益復竭盡筋力，用心乙密爲大。故天君重復自面勅教人，是生之福也。所主衆多，平心爲行，是自可矣。生言：不敢，乃望在天君左側也，見活而已。但思忠孝，順理盡節，不敢受重賜，但恐無功耳。如小功效之日，令生身日明，長見生日久矣。但思無極，不敢有不思過須臾也，得見溫言，心志飽滿，大神與生同居，對治無思也。誠復受恩，出入上下，時小相戒，是大神之恩，不可中謝。但心意戀慕，常在心中，不敢解止。天君聞之，知之士所行，莫不得願也。常能自責過負，想不中惡，勅大神教戒之，使及上勿倦也。上善之人，皆生於自然，皆有曆紀，著善籍之文，名之爲善人之籍。常有善人之行，未嘗有惡稱。行止出入，輒聞善意，未嘗有惡，故名善人。動輒進之於人，衆奇爲不見之物，得上於尊。尊者見之，或善其言，或貪其善行，或貪其誠，或貪其見

愛，或貪其孝忠，或貪其久所言，或亦貪其見信，是善之善也。故名之爲善。時見寵榮，復貪得長遊，復貪得神仙，復貪得不死位，復貪使衆神，是善人之貪也。行仰善，與天地四時五行合信，諸神相愛，有知相教，有奇文異策相與見，空缺相薦相保。有小有異言相諫正，正有珍奇相遺。共進於天神，欲見敬求戒思過，恐有不稱天之大神也。常日夜進心念篤，見善從心，思聞善言，忠直之志，完軀之人，愛其命年，常恐一朝有異，小不善之意。聞人有過，助其自悔。主其有知，善所諫，用其人言，並見其榮，善教戒人求生索活之道。是善人之極，但當有功，不敢違神之願，思慕長在，復得行見人之願所當逮及。唯天大神，通達辭令，檢勅所行防禁，得小失相假忍，使思其意。天恩廣大，多所愛傷，使得自思，悔過命長，是大分之施也。但恐不而卒竟恩貸，唯諸大神原其不及。願蒙不見之戒，使得思樂，其志廣見，唯思重勅。大神言：上天地各有文理，知用前，不知自

却，此自然耳，不惜愛戒而不相教也。見衆善之人無有疑，何所復戒，但且詳念所言，相副而已。是善人之願也，宜復明之。生言：自不肖，行不純質，以故自親大神所禁戒者。數蒙厚遇，輒見思念，顯見以故復詣，不知厭足，天使其然。大神言：是生受自然之姿，天使來問者，知其同不耳，何所嫌疑乎？密欲來承勅者，皆言自情實，少雙辭語，出於華耳。會以心自正者少，故使有空缺轉補，是生短也，宜復慎之勿解也。生言：稟性遲鈍，設意不失，但以文自防也，唯哀之不耳。大神言：是亦出於知，知善行善，知信行信，知忠行忠，知順行順，知孝行孝，惡無從得復前也。想生自知，是故重之耳。生誠悵然曰：是生所聞，是大善。是有重戒出其中，大神所道乃如是，何敢有懈慢之意乎？是爲活生之意，蒙寵如是，不知何所用報大神恩也。大神言：是曹事視之，而不足爲戒，念可行宜復成名，可及上無疑，行自得之，何所報謝乎？辭令自善，不得相聞語耳。

生言：是戒使生長，得有活之望，請於無知之處，思惟所言。大神言：當知生辭勿離於內也，前後所戒，來學問之人如此矣。生言：誰當肯相勸如此乎？生祿命，大神喜之，時約勸前後備足，但無以副恩，誠慚無以自置。天君聞之：是善之善，善中尤善，可兼行諸部，勿使有失。大神還語生：天君所勸，恩榮如是，宜勿犯之。唯唯。上德之人乃與天地之間，當化成之事，使各如願。善者著善之文，不失其常，不失其宜，是爲上德。無所不成，無所不就，不失其明，不失其實，不失陰陽所生成，不失四時主生之氣所出入，不失五行之成，不失日月星宿，不失其度數，不失吉凶之期，不失有災異之變，不失水旱之紀，人命短長，不失所稟繫星宿厚薄之意，是上德所當行也。故言有德之人，無所不照，無所不見，上下中和，各從其宜。就其德，各不失其名。是爲順常長生之文，莫不被榮。萬物巖牙部甲而生，垂枝布葉，以當衣裳，霧露霜雪時雨，以當飲食，生長自

成覆葉實，令給人地之長，名爲水母，民名爲瓜。盛夏熱時，以當水漿，天下所仰，人無大小皆食之。是德人承天統，成天形於地，以給民食。行恩布施，無不被德，以自飽滿，是天恩。非也。天所施生甚大，不順命，反言自然，是爲逆耳。故使德人上知天意，教民作法，無失天心，有養長大，使得爲人。復知文理，行成德就，可上及天士。天上之事，功勞有差，德人主知地之事，令民依仰，重見恩施，不能以時報之。德人爲天行氣，上下中央，不得其所者，人反輕天所施爲，是正令天怒不止，神靈不愛人，侵奪年命，反自怨非天，是愚甚劇。故下神書，使住勸爲施禁固既民不犯。有豫知來事，遠惡趣善，不犯所禁，復得見天道所師化，無不從之化者。故使人主爲作羽翼，開導頭尾，成其所爲城郭，倬然可知。知上及大化，並理元氣，復知人事。是亦有祿有命之人，皆先知之，隨人化可得延之期，天亦愛之。善神隨護，使不中惡。心使見善，惡者不得以爲比等。

故天重善，使得從願，不侵不剋如其平，殊能過善，天復增其命年，不危陷是非大恩也。當報何疑，前有大善，所行合天心意，近之左側，惡氣不來。不敢視之，延命無窮，是恩難報，報之以珍奇。但寫心歸誠，自實有信，不負所言，是爲有報爲報，爲知不乎？知善爲善，見信行信，是人所長也。且宜照之，勿自疑。前有信人，已壽無極，化爲神靈，所兼備足，功勞所致，復知之乎？故德人有知之士，所得上進，天甚愛之。不其文章，知命不怨天，行各自慎，勿非有邪，教人爲善，復得天心意者，命自長。事皆天君出，不得留止。俗人難化，化之以漸，無有卒暴。詳慎所言，勿爲神所記，各慎所部，文書簿領，自有期度，勿相踰越。見善進之，見惡當改，勿有所疑。貪生之人，自不忘天所施爲。故重之者，誠愛人之命耳。念善得善，壽不疑也。天君愛信知不乎？詳慎神文，勿以自試。天下之事，孝忠誠信爲大，故勿得自放恣。復奪人筭，不得久長。慎之慎之，勿懈

也，懈爲自疑耳，疑之自令不令，知不乎，知不乎。

右天上文解六極大集天上八月校書象天地法以除災害。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一

大聖上章訣第一百八十

惟始大聖德之人，乃承元氣自然精光相感動，乃爲大聖。悉知當所施，輒如天意，不失其元氣之志。常行上爲大神輔相，如國有公卿，心知大神之指歷文書相通，上章各有薦舉，宜得其人，使可保有言事，輒用天君以事，更明堂得書，輒下無失期，輒得朝上之恩貸。自天君曰：不詆朝廷旨，請寄之人，文書所上，皆自平均，無有怨訟者。各自身受恩分，賞罰有差，何有分爭者乎？大聖先知，天君所當施行之事，安得有失乎？俗人不知，以爲如民長吏，安能知詔書所當道下文乎？天上之事，音聲遙相聞，安得有隱也。此在自然之中相檢，何有脫時乎？天君日夜預知，天上地下中和之間，大小乙密事，悉自知之。諸神何得自在乎？故記首尾善惡，使神疏記，天君親隨月建

斗綱傳治，不失常意，皆修正不敢犯之。故言天遣心神，在人腹中，與天遙相見，音聲相聞，安得不知人民善惡乎？天君言善信舉之，惡無信下之，不但天上欲得善信人也，中和地下亦然。人不深知當來之事，故使有心志之久，與大神同路，是天之所近。比如國有忠臣良吏，不離左側，但人自不信天，天何時當信有二心之人乎？中不爲天不如民人邪？蟲蟻之人亦何因緣，得天心意，所壽貪惜，此人不時相親者。過起於民，收攝十三於後，亦有歲數。見有心之人不念俗事，貪進求生，故神告其心出之耳。有心志之人，可與從事對談，誠信之，無有心志。念衆口當食求利，衣溫飯飽，禮費相隨，驅使貧弱，自以高明，非天腹心也。行不純質，復欲求道索久生，是正爲索所不得，罪大重，少有貫時。此爲知不乎，當白日昇上之人，求生有籍，著文北極天君內簿，有數通。無有心志之人，何因緣得著錄有姓名乎？彊學之人學之，得天腹心者，可竟天年。殊能

思盡力有功效者，轉死籍之文，復得小生，何時當得駕乘精氣，爲天行事乎？是爲可知得書感心，泣出自責，言我同十月之子施行，獨不得上心意，而在死伍之中，是行何一不得上意，是我之過也。天地中中和，皆當從天恩生，而反多不信，是罪之重也。何可望乎？天上諸神聞知，言此人自責自悔，不避晝夜，積有歲數，其人可原，白之天君。天君言：人能自責悔過者，令有生錄籍之神，移在壽曹，百二十使有續世者，相貧者令有子孫，得富貴少命子孫單。所以然者，富貴之人有子孫，家強自畜，不畏天地，輕以傷人以滅世，以財自壅，殺傷無數。故天不與其子孫，爲惡不息，安得與善而壽乎？此爲知不乎？大神遣小神，下令各受其命，長短之事從出，無所疑也。思之復思書辭，可知小大念後，有失脫之文，當疏記。

有德人祿命訣第一百八十一

惟太上有德之人，各自有理，深知未然之事，照達上下，莫不得開。心之所念，常不離於內，思盡所知，而奉行大化，布置正天下，所當奉述，皆不失其宜。篤達四方，意常通問，正其綱紀，星宿而置，列在四維。羅列各有文章，所行目有其常，繫命上下，各有短長。生命之日，司候在房，記著錄籍，不可有忘。命在子午，其命自長。丑未之年，不失土鄉。壽小薄，不宜有惡，使付土鄉。壽未盡，籍記在旁，雖見王相，月建氣以不長。所以然者，在土之鄉，故令坤艮之鄉，其壽自減，生日及時，三土相望。其日以生不進，價作己錢。從歲至歲，少有利時。辰戌之歲，天門地戶，天土地土，自當所生。天地土生上草木，天地土生下草木，天土出聖智土，地土有賢。雖有衡，衡伍不相干，人不知之，反言年在辰戌，月建相破，以爲大惡。天門地戶相對，陰

陽相望，生日直之。天戊日復直歲生，是爲大德之人無所妨，固宜勿惶懼。地土出賢爲之，府土乃所居。何有惡者，人自不知，以土爲人，皆屬土府。壽命有期，直聖得聖，直賢得賢，是天常法，祿命自當。或出神仙。寅申之歲，其人似虎，日月相直，殊不得相比。所以然者，寅爲文章，在木之鄉，山林猛獸，自不可當。但宜清潔，天遣令狩，不宜數見，多畏之者，名之爲虎。年在寅中，命亦復長，三寅合生，乃可久長。申爲其衝，了不相亡，多惡畏夜，但能緣木上下，所畏衆多。其命在金，行害傷人。故令小壽，是爲可知。事神忽荒，精邪厭畏無常，少有利時。卯酉之命，各直其月，其月復同。卯主於東，繫命東星，多所生活，人民飲食。卯故言東方，正卯爲東之中。春生榮華，夏長其實，無所不施，莫不被德。故名東星爲仁，不忍中傷。天惜人年，復得久長。西正酉復在金鄉，喜行戰鬥，不得久長。行惡自然，何從久生，雖得王相月建，裁自如耳。其六七惡，

日亡其過半，是爲可知。巳亥之期年以生，各置其月，復以其名爲之，重陰無陽，命自不長。三陰會時會復當，故言巳亥，拘主開藏。亥主西北，巳主東南，所向所爲，少得其宜，治生難以進，壽難以長。故言十文轉相通，十千名功，復宜天筭，計其短長，相推爲命，天之行何得自從。故今大德之人並領其文，籍繫星宿，命在天曹。外內有簿，上下八方，皆有文理，何得自從。人不得其數，反言何負於天。行善可盡年命，行惡失長就短。惡惡不止，禍及未生，何可希望，行自得之。其命亦薄，不盡其筭，閣在天上，以遺善人，可戒子孫慎之。反正悔過，可復竟年，各自分明。計其所爲，勿怨天神。努力爲善，子孫延年，不者自在，可無怨天。復小正復念，其後復疑者，當平之矣。

善仁人自貴年在壽曹訣第一百八十二

惟太上善人之爲行也，乃預知天

地表裏，出入陰陽，道其綱紀，發中念之，不忘其理。順天而行，不敢有疑，用是得成，奉天大施。思念在身，行無愆負，微稟自然，數見戒前後可知。人自犯之，亦無所怨。從古以來，小有信人，信欲相欺，不念其後。故令天地瞑怒殊不止，賢聖有知自悔耳，天知之教之。不用人言，反惡意相視，諫之不用，但欲自可。此人無知，甚於畜產。用是之故，故自責過，負安從起，日夜思人，不解行所負，何所怨咎。但自無狀，不計其咎，妄爲不當行。不承大教，而反自在，自令命短，何所怨咎。時念上古得仙度世之人，何從起念之，見書皆言忠孝，敬事父母，兄弟和睦，無有表裏，上下合同，知天禁。神主爲理，白其過失，無有休止，修身自省，既得生耳。受命有期，安得自在，念之心痛，淚下沾衣，無有解已。日惜年命，恐不得壽。見長命之人問之，言有忠孝不失天地之心意，助四時生，助五行成，不敢毀當生之物。爲善不行侵人，無所欺抵，誠信不敢有所負。行成於

人衆，不敢失於親而虧閭里，出輒相報。其以時還，未曾大醉卧於市里。賢知相隨，不顧愚子，念恩於天地，不敢望報，自責而已。復有過失，承負所起，自責有歲數，乃感動耳。生俗多過負，了無有解。已愁毒而行，不知所止。每見人有過，復還責己，不知安錯，思見善文，及其善戒，祿命僥倖，逢天大神戒書文，反覆思計，念之過多，無有解已。叩頭自搏而啼鳴，有身不能自正，而反多怨。禁書致重，而自觸之，致命不壽，晨夜自悔。冀復小久，不敢施惡，更念當行恩德布施，蒙得其理，無有惡言，但見淚耳，感傷於心。天神聞知，來下言，此人爲誰，何一悲楚。窺見大德之人，延命久長在。問之言，此但行應天心，合地意，是故得壽耳。還歸靖舍念之，如太上德人之言，以故自省也。使神見自責悔，人還上天道言，有悔過人啼淚而行，未曾有止時，恐見不活，以故自責。大神聞知，言天君常勅諸神曰：有功善之人爲忠孝順，所言進獨其人也。因白天

君。天君言：聞知此人自責悔過，有歲數也。此本俗人耳，而自責過無解已，更爲上善人也。大神數往占視之，知行何如有善意，欲進者且著命年在壽曹，觀其所爲，乃得復補不足。大神言：此人自責大久，承負除解，請須有闕上補，名爲太上善人，可以報下不及者。天君言：太上善人之行，必當如其言。大神數勅之，護視成神上之，皆須其年數勿侵也。大神言：此人本無籍文也，得勅在壽曹，請須上闕，補以年次，不相踰越。天君言：得次補缺之日，數上其姓名勿失期。大神唯唯。

惟太上仁人爲行也，乃積功累行於天。天乃聽信，使助東星布置當生之物，華實以給民食，使得溫飽。形身長大，展轉相養，陰陽接會，男女成形，老小相次，稟命於天數。於星二十八宿展轉相成，日月照察不得脫，更直相生，何有解息。但人不知，以爲各自主，名雖有主，更相檢持。所以然者，人命有短長，春秋冬夏，更有生死無常。故使相主，移轉相問，壽筭增減，

轉相付授。故言四時五行日月星宿皆持命，善者增加，惡者自退去，計過大小，自有法常。案法如行，有何脫者？天上地下，相承如表裏，復置諸神並相使。故言天君勅命曹，各各相移，更爲直符，不得小私，從上占下，何得有失有性之人，自無惡意，雖有小惡，還悔其事，過則除解。有文書常入之籍，惡者付下曹，善者白善，惡者白惡，吉凶之神，各各自隨所入，惡能自悔，轉名在善曹中。善爲惡，復移在惡曹，何有解息？地上之生人中，有胎未生，名姓在不死之錄。年滿行成，生者攝錄，令有保者乃上之。所以然者，其壽難待重之，故令保者過並責。以是故自不忠孝順無功者，皆無保任者，但爲生先祖績，使有祀耳，殊爲惡不止，何有得後生食者乎？食糞之人，亦安從得與天大神久共事乎？糞中之有應天書度者，天遣神教之。歲月且滿，勅天大倉守神，斷有形之物，稟天大倉氣食消化，令輕化神靈，出竊入冥，乃上姓名，不在簿中。何有求生，人安從知之。

人自善無失天心，大神動其心，使樂爲生，道俗人自貪之。所以然者，自行惡無一善時，但貪好衣車乘，相隨自得，不滿之命，天地亦不奪其願也。惡人亦不得久視天日月星宿也，當歸長夜，何得久在。此人不得自師爲善者，天知爲惡可久前，故使食有形之食。故藏土下，主爲地神使，不得復生，故以書相示，令知之耳。或有尸解分形，骨體以分。尸在一身，精神爲人尸，使人見之，皆言已死。後有知者，見其在也，此尸解人也。久久有歲數，次上爲白日昇天者。使有歲數功多成，更生光照，助天神周徧，復還止雲中，所部界皆有尸解仙人，主知人鬼者。有道德之家，其去者得封，爲鬼之尊者，名爲地靈祇，亦得帶紫艾青黃。所主有上下，轉有所至，爲惡聞得片退，與鬼爲伍，知不乎？故言死生異路，安得相比。行，辭小復息念，其後遺脫不足者，當說之。

惟太上善人之爲行也，乃表知天地當行之事，各有所主，各有其辭，各

修其事，各成其神，各名其功，各行其忠，各理其文，各布施於人，各道其進，各得天地腹心，各不失四時五行之生成。乃應太上善之人，是天之信，地所保，皆得中和之心腹，知人情出入內外，承令而行，不敢失大聖之人意，下不敢犯諸神所禁。常念成人，使樂爲善人。令得天心地意，從表定裏，成功於身，使得長生，在不死之籍，得與大神從事對職。却知是非，忠誠於天，照見日月星宿，不失法度，不失志意。常生貪活，思奉承天化，復知地理。心乃歡喜，復知吉凶之籍，存亡之事，欲與自然同其路。行少惡貪，見大神之戒，閔傷未知，照其不逮，使及長生之錄，見天君蒙其生活，久在不死之籍。行天上之事，下通地理，所照見所聞，目明耳聰，遠知無極去來之事。文書通辭，復知要妙，是太上善人之願也。唯天上大神照知指願，貪慕自然，表紀合生氣而行，無有窮已。常言天不奪人願，地不奪人所安，是自然不敢有毛髮之系，而煩苦諸神，深記文墨也。日夜

思念過負，恐有不稱太上君之意。何惜何愛，而不盡忠誠孝順乎？當自言被受恩施，得榮華，不望報，天心重愛，但自過責，少所貫也。唯大神原之戒之，不及戀慕之，不敢自遠。常獨念恩不報，罪還著身，恐不辭解，但惻怛而已。雖見原省，使得自思念所負。大神言：太上善之人思過自責，文辭逢出上聞，是其文辭延及也，但恐不知所言耳。天信尤善尊之，可至無極之壽，宜當復遙心，勿忘天所生大施之分。太上之君善之，言生自命好生，不顧財色，見活之人，常思與同久，何時當妄行不道，無心之意不報重恩乎？但自惜年生以來，不見大分耳。唯蒙恩教戒，使知分理，當言知命不怨天，不敢自怨而妨活也。心相加，當有貪時邪？但自恐年命窮盡，不見天之大施分部耶？唯復勅戒愚蒙之生，使有知慮爲大恩，非辭所報也。但剋心念，常在於內，不忘其饑渴，求戒見活，唯蒙原省。大神言：我本從諸神自進於天君，無有小失，助天地有功之諭，上籍

在天君，何時當相忘乎？請白生辭令自責，有歲數貪慕天化，其人在錄籍與不？天君言：自責之人皆於自然，亦神所資善也。使主案天文籍之人視之，有自責，乃白生籍神使勅視文，文案籍有此人。天君言：人有生自行善，不犯所禁，是人行之所致也。大神且復詳，須施行有缺上名。大神言：從太初以來，諸神有功得天心意者見進，頗有空闕。有其人所行，當備上姓名。天君言：所部職多煩，計功除過，使其更勿違所言。大神言：此太上人自隨正，過負尤少。天君言：復念之，有未稱舉者，責保信上之補闕。天君言：是曹之事，不可不諦也。大神言：請如辭所言，未能百日，天上諸神爭保上之，大神白意。天君言：如是各使可使，使往視事，遂復見重，信者補真。大神言：請遣使神取召上之，先化形容。神使往化成精光耀多。大神言：取白。天君言：人已化成神，上在於門外未入。天君言：使詣主者曹謁之。大神言：大神所白。唯唯。

請屬所白如言，宜遂觀望其行。天君言：當如大神所白。

有知人思慕與大神相見訣第一百八十三

惟太上有知之人，乃預知天上之事，當所施爲，當所奉行。事出自然，元氣相加得成熟，了然可知。變化其心，使成自然，在其所爲。故有知乃知表裏，出入所行，莫不得成就，莫不成其所，莫不變化有時。欽仰威神，以成其功，以名其德。常不離忠信，未嘗有解，晝夜悲惶，不離於內，傾側思慕貪成，得與大神相見。談言通辭，行其所道，進其所知。常思成功，有恩於神，益壽增年。故令有知，從內視外，何所不知，何所不見，見心了了念。但貪長生活之道，思得駕乘，爲大神奉使。在其所至，不敢還言，應時如到，思得心開。受神之言，如神所爲，知神所行，務以自信，乃敢前言，欲求蒙得見活而已。不敢求大職，見哀而已。雖見存

亡之事，內心惶恐，被受大教，輒當行通，施恩布惠，有益於上，有益於人，著名錄籍，常在不死之位。心乃欣然嬉思，盡功於天君所，積之有歲，乃前語言。唯蒙大神通其不足，知所辭辭大，故以貪進，受其乙密，征營門閣，不敢自息，欲得教戒，稟其不及。願得省察，不逆所言，使須戒勅大神之言。太上有知之人，自多所照見，但爲未能悉知天之部界耳，悉何所戒。天上之神皆照之，太上有知之人言也，但爲欲知所語所道，所行與耳，何所嫌疑乎？天君言：常勅諸神，有欲忠孝誠信有功之人，進上姓名。是太上有知之人，祿相所貪，故以心自明是也。但恐文辭筆墨自言耳，亦何惜愛天上之教戒乎？常言苦無應書者，恐外內不相副也。如欲進其知慮，廣問深達，是亦當所知也。行，其聽大神所言，天有重戒，不可不慎，不可不敬，不可不畏，乃可。誠所戒衆多，當知其要，且復開耳目用心。唯唯。然從中出，天上大戒，諸欲見進，求生久活者，宜當進其所

知。有知不言如聽，是爲無自進之心也。心有知思，思當進見。其中有志，當進見其志。有誠當進見其誠，有孝當進見其孝，乃爲得天之腹心，不可不悉進也。天君預知人情，不可有不進，而不進道說之也。隱知藏能，天惡此人，使不見壽籍，爲知不乎？不但不見壽籍也，亡先失精，去離身中，亡其年，可不慎乎？太上有知之人，所以然者，天君知有知無知，其自知之，何有疑也？但詳念神言，勿負於言而已。太上有知之人，言自下愚彊問不及，欲蒙得所不知，何敢隱知藏能，使天君諸神聞知，更爲亡命失年，壽不久長。是過禍之根，滅身未足報謝，何敢有進而乎？唯諸大神照原其不及逮者。大神言：求生惡死之人，亦自有心志意不可也，恐有迷時。生言：自分不知戒文也，而被大神恩貸，教之乃如是，何敢自息，而不進所知所言乎？唯大神錄前不耳。大神言：相前不易，輒有保者有信，可天君心意，乃可望生耳，當諦之。生誠貪生，故盡其忠誠，不敢

解息，思過自責，何敢失日夜乎？天君聞知言：此太上有知之人言也。乃知是案簿文，有此人姓名，有闕備，勅生籍之神，案簿籍有此人。雖有姓名，自善多知，須年滿，勿失其年月神。唯唯。

有心之人積行補真訣第一百八

十四

惟太上有心之人，各知分部，各自有所道，自有所行，自有所奉，自有所進，自有所白，自有所言，自有所至，自有所動。心不繫於內，常思盡忠信孝。誠有功於天，積行累歲，未曾有解。而忘恩分，常念貪生，得於上衆神所佑，不敢施有小分。常懷怖心，未曾自安，思得太上之戒，以全其命，何敢有忘大分之施。唯諸大神宜小顧照不及，心常戀念太上之事，當所奉行，規矩繩墨，見信自然，闕望四境，通達四隅。承天所知，表通未然，心念大神之疏相通文，所進所白，不敢自以心意評之，

常與諸神集議，可承用與不，常恐不得神心腹。自惟本素無舛之人也，如自發中思慕，常在不害之命全身，前貪其光耀，上及無精無形之音聲，洞達太上奉使進，不敢忘有解而妨大化。唯諸神省其貪生，不敢去離大神左側。見戒心開目明，欲在久長之文，增年壽，思進有功，以身躬親，不敢自信，而擅道曲直，爭其不足也。望上之人常汲汲，唯哀照戒之。恩愛念何有解時，心想日夜相見，貪知防禁之失，以動其心，使還見其不逮及者。是非文辭口言所報，唯蒙見省，念貫於心隔。大神言：是太上有心之人，亦當所宜行也。求蒙天重戒防禁，自有知之人，本素自了曉，分別其理，何所道戒乎？持心射心，亦無間私。從上占下，悉自知所主。今太上有心之人，天之親近，天神所信，但當持心意，常恐惶不失耳。餘者自有心所知，努力傳達廣間，勿失所言。有知之人多所分明，但恐當時有不如言耳，何嫌不相白說，其人有心自思愆負也。平但念其前後，壽自從中

出，與天君心相應也。餘少戒有心之人言，生本末草野之人，見有久生老化，復丁光景，滋液出入無有失，未見其失。學者衆多，得者少無其人。所以然者，持心不致密，而輕所言，祿筭不宜，故令希少。今生見是前行之事，益復改正易節，開心相留耳。欲開音聲，善聞貪壽惜年，以是不敢解息，唯大神省其不及。大神言：有心之人當賜錄籍，請案曹簿，有姓名者白天君，大神不得自從也。生言：唯大神照議之耳，不敢自遠，傾側在外，必身自效。大神言：請持有心之人白之，有報名籍者，何嫌相應也。生言：唯大神相白，成就之日，以死命自效，何須望還報。大神以事白天君言：太上有心之人，皆持心堅密，志常貪上有信，勅主者之神察之，有其人者，進白大神，勅主察之，言有此人姓名牒文者，此人未生時，預有姓名。大神還白曰：此人未生有籍，唯太上之恩耳。天君言：有錄籍之人當見升，自責承負大神，遣大神除承負之數，教化其心，變化成

神，年滿上進。大神言：此人年滿筭計，過期且百日，前未有定，故且止。天君言：勅大神且上，令在間職，有真闕使補之，殊能竭精盡志，知除兼行。大神言：請上如天君所言，復精實壽計筭，明者當在白日昇天中。天君言：是有心之人所宜也，欲令有所主。大神唯唯。請勅正者，故事承本文。大神言：以升曹白。謁見者白大神言：請勅主者曹。主者既白，使署間職，有真闕使補。天君言：如曹所白。右天上見善事當藏匿與不吉凶所致。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一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二

貪財色災及胞中誠第一百八十五

古者無形之神人也，學求生道也，乃上與委氣同願念思，常慕得長活之壽，思念不敢失委氣之意。昏定晨省，戀牢貪生，常在不怠。時自視顧望，盡忠貞之至，奉承隨委氣之願。使得上行明徹，昭然聞四方不見之物，希聲之音出入上下，皆有法度。群神精氣，莫不自來，侍奉承顏色，恐失其意繫所屬。皆有懼心，衣履轉成，合懷施惠，布恩上下，流聞四方六極八表之外，延及先生，各加善惡厚薄之失。大恩所覆，敬承奉命，乃感動星曜。無極之貴，無極之德，選取貞良，以自障隱。其願得達，心自祐暢，蒙得生無貴之壽。恬淡少文，軀自念全，何有懈怠。人不得知我，我亦不聞，無祿無功，何因得上與委氣同陳。用是自惜自愛自養，及尤稚布施周徧，何有不蒙者乎？

但自惟出入無地中和之間，照達日月星辰，取明於前二十八宿，更直察民用有支干，吉凶有文。但人少知，自以為賢，動作行止，既無益於天，禍罰觸禁，上至滅門，絕世無續，先祖無祠，豈祇命不久全，奈此人何。奉行不承古文，自以不犯鬼神。是乃三氣不和，亦有命厚薄，不能悉深念禍殃，故遣三氣神往勅誠之。用諫者善，不善者自期，至地之下，殃流子孫，天命之為不順，施惡廢善，何可久存。皇上所不欲見，急斷其年，人不自知，反怨蒼天，天何時相寬，人自求之。殊無知慮，犬羊之命，何可久遇，與禽同羅，觸犯其綱，貪食害軀。群輩相隨，不惜其年，其中有知，乃出於四境不害之鄉，是獨何得，亦中命自然。雖處無人之間，是命所全，世少報者，時世命然。痛哉奈何，自言何負於天。先古之人，萬無一人相得，其貪財色，不顧有患，災及胞中，不見日月星，何惜痛乎。自遺不完，命與土連，窮哉此人，亦有比等，草木禽獸亦然。不思自正端正意，無妄有惡

言。上有神記下無靈，上無隱匿，其主坐焉。各當努力，求得戒勅神靈之旨，吉凶之會，何有不報者乎？故勅神人爲民施防禁，使得見生死之忌。生者陽氣所加，錄籍有真神仙錄，有過退焉。陰氣所加，輒在死部。熟念惟思，無失天綱，下及地理。當知人情，出入表裏，可進可退，無遣人咎，各得增年，延及子孫。得戒之後，重慎其言，爲惡在下，上所不顧。俗世之人，少孝少忠，貪慕所好，劫奪取非，其有殺心，不離口吻，何望活哉。會有殃咎，早與晚耳。奉承天文，神靈所記，致當遠之，不可自試，試生得生，試死得死，會死不疑，故復丁寧，反覆語之，勿與無知，有小異言。長生之道，近在三神，三氣合成乃爲人，不成離散爲土，在瓦石同底，破碎在不見之處，不得與全完爲比。三命之神，近在心間，何惜何愛，反貪形殘，都市示衆，何時生還。父母憐念，妻子被患，疏親快之，比鄰恨其晚，死流後生。能自正爲善，歷得復長，至誠所加，物有自然。致慎內外，

陰陽之間，四時生成，無得毀焉。天上地下，中和之間，皆自有主，爲有知之人，作相之法所抵，思生者與天道同願，惡者自亡年，可不慎哉？神人之言，皆受天應，不得自怨。延命之期，上及爲善，竟其天年，惡下入黃泉，思之思之，勿妄傳。惡者之人傳得惡，被其患，死生異處，無敢有言。行不善，自勿怨，他人輒有注錄之者，無所復怨。讀書知意，戒慎神書，精物鬼使，皆有所因。有命家得見此文，慎無自傷，抵欺善人。天減人命，得疾有病，不須求助，煩醫苦巫，錄籍當斷，何所復疑。諦之念之，思之惟之，可無被患，患禍一及，不復救焉。真人持此書以示愚蒙，自改爲善，勿惡書言。前後所說，皆復重焉。所以然者，死生易命，不語其禁令，無從得存。口口自然，唯當知真。心意好文，當知所言。故使守一，身軀竟其天年。守一思過，復得延期。天道億萬，少得其真，河圖洛書，廢者衆多。所以然者，不信其文，少得仙度，便爲俗人。今故因三神

人之師，復感動其心者，神靈附人，不欲令地氣召之。致詳念思惟其意，勿疑此文。重復神人之師，被受天教，故因有錄籍之人，通達書意。

七十二色死尸滅第一百八十六

天有四維，地有四維，故有日月相傳推。星有度數，照察是非，人有貴賤，壽命有長短，各稟命六甲。生有早晚，祿相當直，善惡異處，不失銖分。俗人不知，反謂無真，和合神靈，乃得稱人。得神靈腹心，乃可爲人君。日時有應，分在所部。得天應者，天神舉之。得地應者，地神養之。得中和應者，人鬼佑之。得善應善，善自相稱舉。得惡應惡，惡自從。皆有根本，上下周徧，山海諸通之水，各有部界，各欲得性善不逆之人，以爲戶民。陸地之神，亦欲得善人，各施禁忌，上通於天，爲惡犯之，自致不存。大惡之家，無大小，鬼神所憎，但可自正，勿非謗神。天道地道人道，禁不空善，神精

氣尚能假人，惡者不失其文，輒舉上白。積過衆多，太陰主狀，當直法輕重，皆簿領過，人不自知，以爲無他。太陽明堂，錄籍數通，復得部主，神亦數通。天神部上死亡，減年滅人世，不可詳念，重其善致善，惡自歸其身。及治生，天知少智，故爲施善惡救命之文，以戒前後，勿輕惡言，以爲談首，動作進退，輒有殃咎。故下此文以示子，使思其意，使無自怨。朝廷尉設法，人自犯之，勿恨主者，恨之命簿，不得久生。會欲殺人，簿領爲證驗。乃令入土，輒見考治，文書相關，何有脫者。努力遠惡，無以爲伍，可小活竟年之壽。不忠疾苦，雖爲狂邪所擊，會有活者。天上禁神法令，亦如中和地下，四流傍行，皆同法象，何有疑者。生人有功於天，子孫爲凶，輒除筭，當時不死，筭盡之後，亦無望其生。君國子民，當爲教道，導其善惡，務得情實。無天人命，絕人世類，刑從其刑，數見賢智，以爲首尾，威神著君，神勿加暴，前書已有言，復宜重之。君父得以遷延，及後

永生滋震，慎無貪殺。當時自可，後被其患，吏無大小，正卒因緣，宜明其事，勿爲民之所患。殊能敬好道德仁恩，與天合德，與地同意，與中和有益，思與善神靈相睹，各有其信，勿欺愚者。長生求活，可無自苦愁毒。思行天上之事，神靈所舉，可得仙度久生，長與日月星辰相睹。是天之大恩，宜勿有小不善，亦復遣下，作惡不止，久滅人戶，故復申勅。既無犯者，犯者各爲薄命少年，人欲爲非，當爲說解其愚迷，使不逢凶。常時不用人言，後復自悔，談者之福也。星宿視人，不可爲非，當各有所白，善者命長不復疑，教戒後生，可給先祖享，不者自亡其名。無犯天禁，無犯地刑，四時奉順，無有殺名，五行所成，宜各自守。無有惡名，勿輕上下，皆更相主，令無卒無暴，乃有顯名。思念在心，慎離其形，精神離散，邪鬼驚人，念以自全，無忘其名。各自有喜，務道求善，增年益壽，亦可長生。慎之慎之，勿枉行刑，初雖勞意，後被其榮。師有善惡，念本成末，弟子不

順，亦亡其名，不得仙度。犯土刑神，所以增惡，不得受生。慎之復慎。一身之內，神光自生，內外爲一，動作言順，無失誠信。五神在內，知之短長，不可輕犯，輒有文章。小有過失，上白明堂，形神拘繫，考問所爲，重者不失，輕者減年，神不白舉，後坐其人，亦有法刑。非但生人所爲，精神鬼物亦如是。古者知不敢犯之，人神數下，歷之於天地，人無功，亦無望其報。賢聖之心，當照其書卷，卷有戒識，惡人爲逆。貪生者，天之所佑。貪養者，地之所助。貪仁者，人共愛之。過此而爲惡，必得賊。天知其惡，故使凶神精鬼物待之，入人身中，外流四肢頭面、腹背胸脇七政，上白明堂，七十二色爲見，是死之尸也。五藏有病，其去有期，慎飲食，無爲風寒所犯，隨德出入，是竟年之壽。天貪人生，地貪人壽，人貪人施爲惡，其禍不救。故以天書告令，勅民無犯所禁。天氣因人出辭，宜各洗去不純之行。慎之勿忘，後將有喜。不者不須復存，口口如言。

寫書不用徒自苦誠第一百八十七

古者神聖之言，不失綱紀，自有法度。無知之人各戒，此戒尤深徹。生過罰輕重，皆從人起，非但空虛，輒有所受。天性自然，不可欺矣。熟念無置，行成天神矣。變化有時，不失綱紀，四時之氣，不可犯矣。輒有精神，無復疏矣。以爲不白，天以占之，神爲之，使不妄白，上乃得活耳。不者罰謫賣菜都市，不得受取，面目爲醜，人所輕賤，衆人所鄙，過重謫深，四十年矣。乃得復上爲諸神使，中者三十，下者其十。奪其所主，各有分理，能復易心自責，可復長久。勿易天言，自遺其咎，可不熟念。爲後仙士，計慮深淺，咎自在己，無怨神言。出入表裏，慎無誤失，詳諦所受，被天奉使，不可自在，當輒承命，不得留久，輒有責問，不頃時矣。過重使退，地記所受，姓名如牒，不得留止，處有空缺，下人補矣。所以然者，中心盡神仙尚退，何況愚士。自

是之後，可無犯矣。天責人過，鬼神爲使，不如天教，輒見殃咎，不須鞭笞，行自得之耳。以爲不然，見爲所疑，不得久在，故復有言，所戒慎矣。不效俗人，以酒肉相和復止，仙道至重，故語人矣。有命當存，神神相使，乘雲駕龍，周徧乃止。天有教令，當復行矣。無失法則枉疏記，爲置證左，不宜自服。天亦止息，各受其罰，可無怨矣。爲神所白，無妄犯。天下地上，中和之子，各不自敬，無怨天咎地，上下相留。亦如民，法令辭不情實，爲下得怨，亦不留久。天上諸神爭道之，何況凡人。宜自奉承天法，隨順天和，無貲之糧，無貲之衣，有功復進。可主諸同，有所白，歲有定，承文而行，不得有疑。各有所白，不兩平相怨，同舉者有罰，更爲賤矣。雖不時下，爲大神所使，不可神意，便付土主，不得復上。故有空缺，身不處之，是上中下相參如一矣。行慎此言，亡身之壽，與土相連。土者非地之土，自亦有凶神，業守之，爲天土神使，使不如所言，輒見苦矣。神仙

尚有過失，民何得自在。故令司命，近在胸心，不離人遠，人爲精神舍宅，吉凶自在，何須遠避，自令擾禍，急不得活，命未盡，筭盡之後，遠之無益。天下會神，主知存亡，神自有失脫，反受其殃。故令民命，不得復久長，故遣神人，示其文章。得戒止惡，神不上白，尚可須臾，飲食諸穀，慎無燒山破石，延及草木，折華傷枝，實於市里，金刃加之，莖根俱盡。其母則怒，上白於父，不惜人年。人亦須草自給，但取枯落不滋者，是爲順常。天地生長，如人欲活，何爲自恣，延及後生，有知之人，可無犯禁。自有爲人害者，但仰成事，無取幼稚，給人食者，命可小長，終竟錄籍。無興兵刃，賊害威劫人命，天命此人，不可久活，惡惡相及，煩苦神靈，精氣鬼物，各各不得懈怠。是非人過所爲邪？先時爲惡，殃咎下及，故令生子必不良之日，或當懷妊之時，雷電霹靂、弦望朔晦、血忌反支，以合陰陽，生子不遂，必有禍殃。地氣所召，反怨倉狼，爲惡報惡，何復所望。不知變易，

自職當絕滅無戶，死不與衆等。部吏正卒此伍，特至曠野不潔之處，纔得被土，狐犬所食，形骸不收，棄捐道側，魂神俱苦，適作不息。或著草木，六畜所食，何時復生。罰惡賞善，人所知，何不自改？天報有功，不與無德，思之思之。賞罰可知。自可死獨苦極，善惡之壽當消息，詳之慎之，可無見咎。故以重誠，令自悔耳。吉凶之會，相去萬里，故下此文，相勸相誠，勿怨天咎地，善惡當分。其文相祿，知惡爲善，魂神勞極。愚者不知，故文辭丁寧，反覆展轉相告，無爲後生作咎。以此自證，復何怨咎，無所復恨，各得其理。此文當傳，不得休止，知者減年，愚者自己寫書。不用其言，但自苦耳。

有過死謫作河梁誠第一百八十八

上古之時，神聖先知來事，與天共治，分布四方上下中央，各有部署，秩除高下，上下相望，不肅而成，皆爲善。恐有不稱，皆同一心。天有教使，奔走

而行，以雲氣爲車，駕乘飛龍，神仙從者，自有列行，皆持簿書。不動自齊，恐有所間，動有規矩，得其所行。春行生氣，夏成長，秋收，使民得以供祭，冬藏餘糧，復使相續，既無解時。神靈之施，莫不被榮，恩及蚊行，草木亦然，是非上之恩邪？各得自所。食輒令有餘，新陳相因，奈何忘之，既得民助，使神不恨。善人輒報，自以當更相給足，天使之然，不可藏匿，令人饑寒。故令有財之家，假貸周貧，與陳歸新，使得生成，傳乎子孫，神靈佑助，是非大恩布行邪？愚人無知，不肯報謝，自以職當然，反心意不平，彊取人物以自榮，無報復之心，不顧患難，自以可竟天年。故復共文。神人真人求善人，能傳書文知用，則其人可得延命增壽，益與天地合，共化爲神靈。復得駕來，周徧上下中央，流及六方，豈不善哉？何不熟思，無忘於內，神宅所居，動觀人所爲，不自是，知有及，當相承事，去禍就福，不宜有小不稱天心也。天地四時五行衆神吏，直人命錄，可不敬重，

念報其恩，不欲爲善事，反天神。天神使風雨不調，行氣轉易，當寒反溫，當溫反寒，耕種不時，田夫恨怨，不肯爲人理之。輕賤諸穀，用食犬豬，田夫便去在有德之國。其處種者少收，樹木枯落，民無餘糧，更相殘賊，爭勝而已。不念真，後更爲貧人，收無所得，相隨流客。未及賤穀之鄉，饑餓道傍，頭眩目冥，步行猖狂，不食有日，餓死不見葬。家無大無小，皆被災殃，反呵罪於天。其國空虛，倉無儲穀，少肉無儲錢，歲歲益劇，無以給朝廷。復除者多，倉庫無入，司農被空文，無以廩食奪祿除，中國少所用，人民仰國家，而不各施，有難生之期。是皆天之所惡也，地不得久養，惡人知不？真人急以此文，付有德之國，各令自責有知，可復竟其天年。無知與禽獸同，壽不可彊得，行自得之，無怨於天。詳念書文，常思孝忠信仁施，有過自責，復有子孫。書不空言，無德之國，天不救護，機衡急疾，日月催促少明。有德之國，機衡爲遲，日月有光，是天之所行。

機衡日月星，皆當爲善明。反便少者，是行之所致，何所怨咎乎？同共天地日月星辰耳。得見天地報信者，見其明。五星失度，兵革橫行，夷狄內侵，自虜反叛，國遣軍師，有命得還，失命不歸，是大人之罪也。爲子不孝，國少忠臣，行不純，故令相剋，卒歲乃止。故施洞極之經，名曰太平。能行者得其福，不者自令極思，聚身無離，常報應不枉，人所不者，施惡施人。常言人無貴無賤，皆天所生，但錄籍相命不存耳。愛之慎之念之，慎勿加所不當爲而枉人，侵剋非有。是天所不報，地所不養，凶神隨之，不得久生樂生念。自令自忽者，勿望生，殊無長生之籍，彊入神仙齋家，所有祠祭神靈，求蒙仙度，仙神案簿籍，子無生名，禱祭神不享食也。走行乞丐，復諸神靈，其神怒之。猛獸所食，骨肉了已，狐狸所齧，不歸故鄉。同縣比廬，反言得仙，殊無信報，何用自明。以是言之，難可分明。當有報信，衆人見之，乃爲已升。不者苦其刑，爲言得略少，其人狂邪可

下，反以爲真。俱入死部，下歸黃泉，不得自從。有德度者，生時有簿，年滿當上，輒有迎者。童蒙無知，何從得往，但費資用，棄家捐身曠野。道自然人相祿，不可彊求。倘自苦，不治生養親，妻子相見爲賢士，但恐不孝不忠少信，可得竟年耳，地下無罰樂而已。有餘財產，子傳孫，亦當給用，無自苦。子孫賢不肖，各自活，無相遺患，是爲善行。故記此文示智者，愚人忽之妄怒喜，遠罰避患爲賢者，三諫不中且可止。天佑善人，不與惡子，各自加慎，勿相怨咎。各爲身計行宜，人人有知，無有過負於天，錄籍所宜，慎勿彊索，索之無益。所以然者，惡逆之人，天不佑也。無離舍宅及城郭，骨節相連爲阡陌，筋主欲生堅城郭，脉主往來爲骨絡，肉在皮內爲脉衣。神在中守，司人善惡，何須遠慮，七政司候神門戶。求道得生，無離舍宅，變化與神合德，道欲復何索，故置善文於天籍。神仙籍與俗異錄，當昇之時，主籍之神及保人者來，乃知所部主奉承教化，各有前

後，輒當進有所去，不得自可，衆神共治，務取合天心者。先生之人，皆心明視，無有界意，所行所生，人未知之。皆先天地，變化上下，皆不失其道，神不悉具。乃置綱紀，歲月偏傍，各置左右，星辰分別，各有所主，務進其忠，令使分部。見善當進，見惡當退，何有所疑，行各自力，無爲神所誤。故得成，得稱天君。主天之人輒簿領，亦不失度，部主諸神故四方。方有孟仲季，更直上下，名爲太歲。太陰在後，主知地理。復置四時，生成所有，分居於野，有晚早穀草。近人不壽遠人民，然亦復長久，叢社之樹小得自矣。易世被誅，延及孫子。所以然者，所居不安，去故就新，神復得還。人有命樹生天土各過，其春生三月命樹桑，夏生三月命樹棗李，秋生三月命梓梗，冬生三月命槐栢，此俗人所屬也。皆有主樹之吏，命且欲盡，其樹半生，命盡枯落，主吏伐樹。其人安從得活，欲長不死，易改心志，傳其樹近天門，名曰長生。神吏主之，皆潔靜光澤，自生天之所，護

神尊榮。但可常無毀名，天有常命，世世被榮，雖不下護，久自知精。所以然者，去俗久遠，當行天上之事，不得失脫。諸神相檢，如繩以墨，何復自從，故不下耳，宜勿怪之。功勞當見，不與俗等，人以爲無益於家，內被其榮，豈不善邪？故示後生，令心覺悟，出書無藏，藏之有罰。無與佞欺，不孝順爲心，宜皆爲不副書言，復見責問，可不慎焉。傳當傳其人，令可保舉。勿犯神書，勿試神言，慎神之辭，皆天報焉。勿輕犯之，後有患，小犯纔謫，大過不救。故使諸神更相司便宜上之，有不實者，當復見治。事當相關，不得私。故使諸神轉相檢持，今悔其後何須疑，中復爲止，亦見考之。不首情實，考後首便見下，故進止亦見考之。不者如故，此之謂也。不可輕犯，無所狐疑。神法大重，故當慎之詳之，念之思之，長生久活之道，可不重之。故下此文以示，當施補空者，爲設善事，輒相承無有逋亡。爲善有功，年益長，無所復疑。自然之道何極時，但覺寤轉相治，

失如銖分輒見疑。天有倡樂樂諸神，神亦聽之。善者有賞，音曲不通亦見治。各自有師，不可無本末，不成皆食天倉，衣司農，寒溫易服，亦陽尊陰卑，粗細靡物，金銀綵帛珠玉之寶，各令平均，無有橫賜，但爲有功者耳，不得無功受天衣食。前文已有言，今爲復道，令無怨恨，無所嫌疑，是天重神靈之命也。歲盡拘校簿上，山海陸地，諸祀叢社，各上所得，不用不得失脫。舍宅諸守，察民所犯，歲上月簿，司農祠官，當輒轉相付文辭。大陰法曹，計所承負，除筭減年。筭盡之後，召地陰神，並召土府，收取形骸，考其魂神。當具上簿書，相應不應，主者爲有姦私，罰謫隨考者輕重，各簿文非天所使，鬼神精物，不得病人。輒有因自相檢飭，自相發舉。有過高至死，上下謫作河梁山海，各隨法輕重，各如其事，勿有失脫。各有府縣郵亭主者長吏，察之如法，勿枉天剋鬼神精物。如是上下，合通行書，各如舊令。

衣履欲好誠第一百八十九

自古及今，各有分部，上下傍行，有所受取。輒如繩墨不失，何有不睹死生之訣。各且自慎，勿犯神靈，各如其職，慎勿忽忘命。可疏記，善者當上，惡者當退。吉凶之會，各其所願。但可順從，不得逆意。心意不端，反怨神使，行自得之，何所怨仇。人有難化，知有不足，皆被其殃。枉行所不及，反自譽，滿口出人事，殊無知慮，而見當前，不顧其後，合禍離愛，謗訕善人。以天亡上，地不在下，不知鬼神。有疏記之者，解人怨仇，多施酒脯，甘美自恣。當時爲可，後爲人所語，輕口罵詈，呪詛不道，詐僞誹謗，盜人婦女，日夜司候。邀取便者，賣以自食，衣履欲好，競行鬥辯。不從道理，欲得生活，何從得久。愚人可爲名惡子，長吏聞知，屬吏捕取，急刑其身，禍及親疏，並得其咎。貧當自力，無爲搖手，此人命簿，生所稟受。惡鬼隨之，安得留

久。此輩衆多，有前後會，當相得不中止。所以言者，惡鬼所取，慎之小差，不慎自己，惡不可施，人所怨咎。當時自可，不念其後，見戒當止。可復小生，竟其餘筭。有故記善惡，壽所起，增年之期，要當善矣。不見賢聖，知慮有餘，念生惡死，上及仙士，壽可長年。何爲棄世，殃流從生，胞中之子，反言我同從父母生耳。是皆怨天咎地，言惡當別，不可雜廁，清濁分離，如君與奴使。故得行大道者生，不行爲士，古今相似。亦有善，亦有惡，世世相傳，未嘗止，多與少耳。天知多逆，故出此文重之耳。知戒之後，可無有疑，千百相應，何有脫時。

不忘誠長得福訣第一百九十

惟天地亦因始初，乃成精神，奉承自然，生成所化，莫不得榮。因有部署，日月星辰，機衡司候，並使五星，各執其方，各行其事。雲雨布施，民憂司農事，元氣歸留，諸穀草木，蚊行喘息

蠕動，皆含元氣，飛鳥步獸，水中生亦然，使民得用奉祠及自食。但取作害者以自給，牛馬騾驢不任用者，以給天下。至地祇有餘，集共享食。勿殺任用者，少齒者，是天所行，神靈所仰也。萬民愚戇，恣意殺傷，或懷妊胞中，當生反死，此爲絕命，以給人口。當死之時，皆恐懼，近知不見活。故天誠矜之，憐愍，爲施防禁，犯者坐之。六畜尚去明愛，不忍中傷，人反不自惜，更爲賊虜，所取非一，妄行金刃，殺人不坐也。雖不即誅者，天積其過，殺敗不止，滅尸下流未生，是者亦不得逢吉，鬼神憎之，司候在前，何有脫時。故記善惡重之，即不犯耳。神人真人，以此文示衆民，義不隱藏，使知不自怨，故隨俗作字分明。可知聖賢不犯，恐愚不息。師有前後，無忘其本，念本就新，戀慕如初，是生之道也。功有小大，所受不同。當爲發覺未知之訣，未知之意，不知其念，未知之言，未知之志，兩分明，是天意也。生成之道，從此出矣。取信於天，取信於地，取信於中，取信於

四時，取信於五行，是皆天所得報信也。不失銖分，知之不乎？是委氣無形，自然之所服化也。故三台七星，輔正天威，日月照察是非，使有自然，然後無有中悔之者。故復申救諸所部主，名令分明，受罰不怨，此之謂也。無得是非，他人還自直也。戒無小大，可法則也。不忘此言長得福，宜慎用行之，不失節也。以故言自殺試也。書當未用，帝王未信也。佞者在側，書不見理也。灾害並生，民何所止？太平之書，三甲子乃復見理，不如十諫令知耳。且念活求知，賢聖有知可及矣。聖人當升賢，隨後求生，不惡復次之。神仙之錄在北極，相連崑崙，崑崙之墟有真人，上下有常。真人主有錄籍之人，姓名相次。高明得高，中得中，下得下，殊無搏頰乞丐者。先生爲師，尊之爲君，稱之爲父。故師君父不可不明，臣不可不忠，弟子不可不順。敬從其上，轉上及。故天不忘先生之恩，地不忘先生之養，人不忘先生之施。故有忠孝信，思生不惡，以自近，以自明。

天明下照黃泉之下，土明照上天間，中和之明上下合同。故三明相得，乃合和。天以三明名日月星，下照中和及地下，無有懈怠。無德之國，陰氣蔽日，令使無光。人民恐懼，穀少滋息，水旱無常，民復流客有穀之鄉。天實憐之，令至活鄉處，有明君國，得昌流客，還耕農休廢之地，諸穀得下生之成熟，民復得糧，更奉先祖，鬼神得安。中有聖智，求索神仙。簿書錄籍，姓名有焉。當復上爲天之吏，案行民間，調和風雨，使得安政，以此書示後生焉。故當作善，有益於天，自是之後，可戒子孫，延年之期，可不及焉。書雖復重，天大愛人，欲使得竟其年，丁寧反覆，屬於神。善輒疏上，惡亡其名，無違此書，思善心鬲念，常不廢意，當索生，志常念成。所以然者，以人志所當及也。努力精之，各隨其願，天亦不彊不欲也。地下傍行四方亦然。無極之天，無極之地，無極之境亦然。無極之明，無極之光亦然。然小竟是天之大分也，欲理念天上之事，天上理念中

和，中和安之。欲念求貴，貴神榮之，欲念求富，富神富之。苦樂之間常思之，詳慎所言。天道億萬，在人所爲，不奪人願也。生養之道審可觀，死亡之道，鬼所患也。凶神不安，輒受之難爲文也。天上有文，求生根也。人所願，故挺此文，使可思也。有過自悔，案此文也。不者亦已，無妄言也。神靈在汝前後，無解時也。

右天上昌興國降逆明先師賢聖道天地喜神出助人治令人壽四夷却。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二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三

樂怒吉凶訣第一百九十一

請問太平氣俱至，人民但當日相向而遊，具樂器以爲常，因以和調相化，上有益國家，使天氣和調，常喜國家壽，天下亦被其德教而無咎。其樂得與不得，以何爲明哉？和與不和，以何爲效乎？欲不及天師具問其事，恐固固有不口口者，故前後重問，不敢懈怠，恐天怒也。善哉，子爲天問事，日益閑習，得天意。真人必益年壽無窮，天所祐也。諾。安坐，復爲諸弟子具更道其意，使其察察，令可知也。樂小具小得其意者，以樂人；中具中得其意者，以樂治；上具上得其意者，以樂天地。得樂人法者，人爲其悅喜；得樂治法者，治爲其平安；得樂天地法者，天地爲其和。天地和，則凡物爲之無病，群神爲之常喜，無有怒時也。是正太平氣至，具樂之悅喜也。是故樂

而得大角、上角之音者，青帝大喜，則仁道德出，凡物樂生，青帝出遊，肝氣爲其無病，肝神精出，見東方之類。其惡者悉除去，善者悉前助化，青衣玉女持奇方來賜人，是其明效也。真人詳思此意。唯唯。故上角音得，則以化上也，中角音得，則以化中也，下角音得，則以化下也，而得之以化。南方徵之音，大小中悉和，則物悉樂長也。南方道德莫不悅喜，惡者除去，善者悉前，赤氣悉喜。赤神來遊，心爲其無病，心神出見，候迎赤衣玉女來賜人奇方，是其大效也。故得黃氣宮音之和，亦宮音之善者亦悉來也，惡者悉消去。得商音之和，亦商音善者悉來也，惡者悉消去。得羽音之和，羽音善者悉來也，惡者悉去。真人自詳思其要意，所致述效本行也。所以不悉究竟說五方者，謂其大深，上士見之自得其意，以一承萬，中士得之，恐其大喜也，小人得之，或妄語也。故不悉露見，使凡人各自思惟其意。上士且自以一承萬，通知其意，亦不須爲其悉說也。中士

亦且自緜緜幾知之，亦不須爲其悉說也。下士或得而反妄語，亦不須爲其悉說也。是故財成慮，小舉其綱，見其事以示凡人，使各自思其意，則可上下通達而無過。真人知之邪？唯唯。故上士治樂，以作無爲，以度世；中士治樂，乃以和樂俗人，以調治；下士治樂，裁以樂人，以召食。此三人者，各諭意，太平氣至，聽其所爲，從其具樂琴瑟，慎無禁之。則樂氣不出，治難平。難平則氣鬥訟，而多刑。夫樂者致樂，刑者致刑，猶影響之驗，不失銖分也。凡樂者所以止怒也，凡怒者所以止樂者也，此兩者相伐，是故樂則怒止，怒則樂止。是故怒者乃生刑罰，鬥之根也，喜樂者乃道德之門也。故當從之，使生道德之根，勿止之也，止之反且生刑禍之門也。此者吉凶之所出，安危之所發也。故樂者陽也，刑罰者陰也，陰之與陽，乃更相反，陽興則陰衰，陰興則陽衰。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君盛則臣服，民易治，臣盛則君治侮亂，此天自然之法也。故當從其君

樂也，以厭其民臣，止其數怒也。下古之人愚，不深知其意，反多斷絕之，故使陰氣盛，陽氣衰也。陰氣盛則多盜賊，罪人不絕。凡萬物不生也，多被陰害，大咎在此。樂氣興則陽氣盛，以斷此害。君氣盛則致延年益壽，則上老壽。夫緩與樂者，上屬天也；急與怒刑者，下屬地。興行其上者，萬事理，興行其下者，萬事亂。真人戒之，此言可不深思乎？唯唯。子可謂深知之矣。傳之以示下古之人，使各思其意，慎無閉絕也。樂則五方道德悉出，怒則五方惡悉出也。樂則天地道德悉出也，怒則天地惡悉出也。故天地樂者，善應出也，天地不樂者，惡應出也。故五方樂而和者，五方善應出也，故五方不樂而怒者，五方惡應出也，是非小事也，故言毋斷絕也。令凡人共惟思其意，俱一覺悉出之，然後悅樂氣至，急怒氣去也。善哉善哉。行，子已知之矣。

右天上分別樂與怒所生吉凶訣。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三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四

某訣第一百九十二

(前文原缺)

行有疾苦，心中惻然，叩頭醫前，補寫孝言，承事恭敬，以家所有，貢進上之，敬稱其人，醫工見是，心敬其人，盡意爲求真藥，新好分部，谷令可知，迎醫解除。常垂涕而言，謝過於天，自搏求哀，叩頭於地，不避瓦石泥塗之中，輒得令父母平安。教兒婦常在親前，作肥甘脆，恣口所食，父母商家所有，不致苦其子孫，令盡家所有，殊私心孝於前。親屬比鄰，見其孝善，知無所有，更往給餉，爲其呼迎醫工，蒙薦席，相與日夜數勞，知其安危問養，視其復聞小善言，心爲之喜歡，是孝之所致也。天見其孝心，令得愈，更如平素，心中迺喜欣。復身得能食穀者，齋戒市賣，進所有上於天，還謝先人，諸所得崇，輒卒香潔，不敢負言，是孝子所宜行

也。俗聞知是善，而不能行之，能行之者，性出自然。天稟其命，令使孝善，子孫相傳。治生有進，不行侵人，有益於親，賓婚比鄰，孝者還報，不忘其恩，是之善者也。父母之年，不可豫知，爲作儲待，減省小費，歲歲有餘，藏不見之處，勿使長吏及小吏聞知。因緣徵發，盡人財產，爲孝心未盡，更無所有。父母年盡，無以餉送，復爲不竟孝之意。行孝之人，思成其功，功著名太上，聞帝廷，州郡所舉，一朝被榮，是非孝所致耶？子孫承之，可竟無極之世。此念恩不忘，爲天所善，天遣善神常隨護，是孝所致也。其家一人，當得長生度世，後生敬之，可無禍患，各以壽終，無中夭者，是不善邪？善之中所致，何所不成，何所不就，何所不得，何所不通乎？努力行之，勿以爲懈倦也，是善人之福也。孝善之人，人亦不侵之也，侵孝善人，天爲治之，劇於目前。是爲可知，欲知善之爲善也，知孝之爲孝也，苦不能相效也，是出自然。天與善籍，善孝自相得傳，相勝舉，亦何有極

心。善孝之人，人自從崇之，亦不犯剋人。流聞八遠，州郡縣長吏，有空缺相補。豫知善孝之家，縣中薦舉，長吏以人情，欲聞其孝善，遣吏勞來。又有用心者，以身往來候之，知聞行意薦之。歲歲被榮，高德佩帶，子孫相承，名爲傳孝之家，無惡人也。不但自孝於家，並及內外，爲吏皆孝於君，益其忠誠，常在高职，孝於朝廷。郡縣出奇僞之物，自以家財市之，取善不煩於民，無所役。郡縣皆慈孝，五穀爲豐熟，無中夭之民。天爲其調和風雨，使時節，是天上孝善之人，使不逢災害。人民師化，皆食養有順之心，天不逆意也。是善尤善，孝忠尤孝，遂成之。使天下不孝之人相效，爲設孝意，有大命赦天下，諸所不當犯者盡除，並與孝悌力田之子，賜其綵帛酒肉，長吏致敬，明其孝行，使人見之。傍人見之，是有心者可進愛，有善意相愛，此皆天下恩分，使民順從。此本善致善，本孝致孝，本不孝其末不孝，本惡其末惡。善者其願皆令其壽，白首乃終。上至百二十，

下百餘歲，善孝所致，非但空言而語也。不但天愛之也，四時五行、日月星辰皆善之，更照之，使不逢邪也。其善乃如是，可不重邪？天生人民，少能善孝者，身爲之獨壽考。復得尊官，皆行孝所致。不但祐言，故出此書，以示生民。其欲法則者，天復令壽，可傳子孫相保書出，必當行孝，度世孝者，其次復望官爵。天下之事，孝爲上第一，人所不及。積功累行，前後相承，無所有失。名復生之人，得承父母之恩，復見孝順之文。天定其錄籍，使在不死之中，是孝之家也。亦復得增度上天，行

天上之事，復書忠孝諸所敬，爲天領職，榮寵日見，天上名之爲孝善神人，皆爲神所敬。有求美之食，先上遺其孝行，如是無有雙人。其壽無極，精光日增。上見無極之天，下見無極之地，傍行見無極之境。復知未然之事，諸神皆隨其教令，不逆其意，共薦舉白。太上之君，見其孝行無輩，著其親近內外，神益敬重之。故言天所愛者，諸神敬之，天所憎者，諸神危之。是爲可

知，餘者各自用意，自擇其便，從其所宜。書辭小息，且念其後，得善復出，不令遺脫。

九君太上親訣第一百九十三

惟太上之君有法度，開明洞照，可知無所不通，豫知未然之事。神靈未言，豫知所指，神見豫知，不敢欺枉，了然何所。復道太上之言，何有不動乎？人同敬畏，心不悉行，是且得知，不照其意。所以然者，太上皆神，所生所化，當生當活，皆可知神錄，相次道其尊卑，何有不從者乎？九皇之上則九君，九君者，則太上之親也。各有所行，恩貸布施諸神從者，諸神敬其所爲，靡有不就者也。小神食，不能知九皇之意，何言俗間之人乎？心聖耳聰，財可觀其文章祿策。當直錄籍文辭，自生精光，皆以金爲簡，銀成其文章。此簿在天君，內中極有副，其餘曹文書辭，皆以奏簡，自生文章，精神隨字，名之光明。每有語言，輒照有所知，不逆

所言。神人真人得天君辭，便具言神人上下，皆知民間。天君知神所言，不失文墨規矩之中。自然之道，何所不知，何所不化，動錯自無所私。飲食天厨，衣服精華，欲復何求，是太上之君所行也。大神小神，自有所行，皆相畏敬，不敢有私。恣意見所從求，動搖有心之心，知其所爲可成，以不惑迷其意，使其人各隨至意。言汝皆受於仙錄，壽得無極。金銀紫文之綬，封侯食邑，復賜綵帛金銀珠玉，心想所得。是非神仙道，知人堅與不，或賜與美人玉女之象，爲其作色便利之，志意不傾。復令大小之象，見其形變，意相隨，念其後生，此爲不成之道。或作深山大谷中，多禽獸虎狼之處，深水使化人心。或有蟲毒之物，使其人殺之。或恐不敢上高山，入大谷深水之中，亦道不成。是象戒人，是在不上之中，殊能堅心專意。見迷惑不轉志，堅隨其入出，上下深山大谷之中，水深大，心不恐懼。見其好色，志不貪慕，家人大小之象，更相拘留。不隨其人言，但得生

道，進見太上，盡忠孝之心，無所顧於下，是爲可成。戒大衆，多取其要文。天亦信善人，使神仙度之也。其人自善，天何從欺之。所以有欺者，其人狐疑，彊索神仙，無益之用，無功而求安，何從不見欺邪？是天重生，愛其情，尤志堅，念生要三明。三明者心也，主正明堂，通日月之光。名三明成道，心志自不顧，亦有錄策，不可彊求。白日昇天之人，自有其真，性自善，心自有明，動搖戒意不傾邪，財利之屬不視顧，衣服麤粗，衣纔蔽形，是昇天之人行也。天善其善也，乃令善神隨護，使不中邪。天神愛之，遂成其功。是身行所致，其人自不貪世俗，大營財物。天知其至意，按次簿名真，自有善星。其生日時，自不爲惡，天復善之，貪化以助天君，治理天上文辭，使通徹，行無私隱。見行有歲數，上竟榮簿有生名，可太上之意，能說其功行，助其不及，是亦神當所擁護也。天信孝有善誠，行無玷缺。故使白日輒有承迎，前後昭昭，衆民所見，是成其功，使人見善。

白日之人，百萬之人，未有一人得者也。能得之者，天大神所保信也。餘者不得比尸解之人，百萬之人乃出一人耳。功有大小，更相薦舉，其人當使天愛重之。內爲得太上腹心，薦舉其爲有信效，各成其功名，是不善邪？天君出教之日，神不枉其言。是天君得善信效，深知未然，不可有毛髮之欺。皆令壽命盡少，盡小解於後，復念語未卒意者，復念道之。

不孝不可久生誠第一百九十四

惟古今世間，皆多不副人意。苟欲自可，不忠任事。所言所道，樂無奇異，見人爲善，含笑而言，何益於事？輕言易口，父子相欺。當日無聲背去，隨後而言，或善或惡，不可法則，無益世間。世間但爲塵垢，言談自動，無應善書者。心言我善，行不相副，無有循穀，語言浮沈，不可信驗。名爲不慎之人，何可久前，不可與善心有志之人等乎。求生難死之人，不欲見是惡人，而

不自知，以爲我健，少能相勝者。反晨夜候取無義之財，而不攻苦得之，以爲可久在中和之中，與人語言也，傍人見之，非尤其言。神靈聞知，亦占其所爲動作，其心知其惡，不能久善，還語天神。言中和有輕口易語之人，不能久善，須臾之間，惡言復見，無有信效。但佞僞相責，何益於人。令食諸穀，衣繒布，隨冬夏易衣服，食欲快口，衣欲快身。市有利入，不肯求之，而可養老親，明旦下牀，未知所之。街賣所有，更爲主賓，酒家箕踞，調戲談笑，歌舞作聲，自以爲健，交頭耳語，講說是非，財物各盡，更無以自給，相結爲非，遂爲惡人，不可拘絆，自棄惡中，何有善半日之間邪？無益家用，愁毒父母，兄弟婦兒，輒當憂之，無有解已。攻取劫盜，既無休止，自以長年，復見白首。不知天遣候神，居其左右，入其身內，促其所爲。令使凶，當斷其年，不可令久，其揚聲爲惡，不欲止。上至縣官，捕得正法，不得久生。與死爲比，安得復生？或爲鬼神所害。父母念之，常

見其獨淚孤相守，無有輔佐之者。老更棄捐，飲食大惡，希得肥美，衣履空穿，無有補者。是惡之極，歲月年長，空虛日久，面目醜惡，不象人色。如是爲子，乃使父母老無所依，親屬不肯有之。此惡人之行，滅乃上，親屬患之，名爲蔽。子死不見葬，無有衣木，便見埋矣。狐狸所食，骨棄曠野，何時當復見汝衣食時乎？是爲可知善惡之行，人自致之，何所怨咎乎？天下之人何其甚愚，不計其死生之間殊絕矣。生爲有生氣，見天地日月星宿之明，亡死者當復知有天明時乎？窈冥之中，何有明時。愚人不深計，使子孫得咎，禍不可救，殃流後生，是誰之過乎？人不能化，自致亡失年，不當善仙士之行邪？動作言談，輒有綱紀，有益父母，使得十肥，衣或復好，面目生光。是子孝行，力非惡人，亦獨不當報父母哺乳之恩邪？爲子不孝，汝生子當孝邪？汝善得善，惡得惡，如鏡之照人，爲不知汝之情邪？故有善惡之文，同其文墨，壽與不壽，相去何若？生人久視有歲

數，命盡乃終，後爲鬼，尚不見治問。惡人早死，地下掠治，責其所不當爲。苦其苦處，不見樂時。是爲鬼，何以獨不有赦時。是惡之極，爲鬼復惡，何所依止。家無食者，乞丐爲事，逐逋亡之氣，自不可久，地下亦欲得善鬼，不用惡也。如是宜各念善，不失其度，纔可矣。不者，亦欲何望乎？人當同其計策，與生同願，天不善之邪？而反爲惡乎，惡行之人，不可久視天地日月星辰，故藏之地下，不得善鬼同其樂，得分別也。文書前後復重者，誠憎是惡人，不可久生耳。性善之人，天所祐也。子孫生輒以善，日下無禁忌，復直月建，日月星光明之時，用是生者，何憂不壽乎？是爲善行所致也。善惡分別念中，可行者自從便安，天不逆人所爲也。念之復念之，思之復思之，可前可却，自不貪生者，無可奈何也。書辭可知，分明疑之。自令苦極，念生勿懈，致慎所言。辭復小止，使念其後，有不滿意，乃復議之。

見誠不觸惡訣第一百九十五

惟夫聖德之人，各有所言，各有所語。各分別其能，各自第其功，各成其宜，使有可信，而重天言。使天愛人，而有盛功，得天之腹心，是聖德之願也。夫人皆欲承天，欲得其意，無有怨言。故令各從其志，勿有非言而自可，是爲富得人情，使報信同其知慮，而從所宜。人居世間，大不容易，動輒當承所言，皆不失其規中，而不自責，反怨言人言，是爲不平行之。各有怨辭，使天忿怒而不愛人，言壽命無常。故天下有聖心大和之人，使語其意，令知過之所由從來，各令自改。乃爲人壽從中出，不在他人。故言司命，近在胸中，不離人遠，司人是非，有過輒退，何有失時，輒減人年命。爲知不相善之人，欲聞其戒，使得安靜，過失之間，使思其意，令其受罰亡年，不令有恨。天大寬柔忍人，不一朝而得刑罰也。積過累之甚多，乃下主者之曹，收取其人

魂神，考問所爲，不與天文相應，復爲欺，欺後首過，罪不可貸。是故復勅下曉喻，爲說行惡，災變所致，使自改耳，不用其言，亦安可久久在民間爲人乎？故分別善惡，各使不怨耳。天爲設禁，使不犯耳。而故犯之，戒命於天神，可以久與人等也。作行如此，爲使人不死之道乎？中爲天無所知邪？俗人之行，不可採取乃如是，安可久置中和之中，使食可食之乎？而反善神所護，年盡乃止。無中天人時，是善之證也。爲善日久，何憂不盡年壽乎？是爲可知人自不能力爲善，而自害之。是惡之人何獨劇，自以爲可久與同命。不意天神促之，使下入土，入土之後，何時復生出乎？地下復相引浸，益亡尸，是復不得天福之人，可復計邪？行且各爲身計，勿益後生之患，是爲中善之人。不者欲爲惡人也，天所不祐，地不欲載，致當慎之，勿有愆負，財得稱人耳。可爲父母子孫，得續行恩有施，可復得增年，精華潤澤，氣力康彊，是行善所致，惡自衰落，亦何所疑。從今

以來，當詳消息，善惡分別，念中何行者，自從便安，天不逆人所爲也。念之復念，不順作逆，而求久生。是行當可久見於天神，日月星辰，安肯久照？爲天神所祐，而爭欲危之，是誰過乎？不當是善行孝順之人邪？輒有祿位，食於司農，久復子民，使上下相事，是民之尊者也。是善所致，惡自不全身，相去幾何乎？視其試書，不用其言，自快可意而行，是爲人非乎？有惡不能自化，有孝善，有忠誠信之心，而望天報，有病求愈，作惡過多，無解時，爲可久貸與不。故作此文，欲使俗夫之人，各不怨其得罰耳。念生求活之人，自不爲惡行，而亡其年也。得書見誠，使知避禁，不觸惡耳。如是能自改爲善，可得久見天地日月星辰，與人比等，是不善邪？而反不惜其命，以爲死可得復生。如人知不自知爲惡，自以爲可也。談語欲與人比等，衣食與部人同，是爲可久不乎？畏死之人，不敢犯此誠文，是亦祿策所致。其人相薄少可，宜直命當直之，何所顧乎？行，各自慎努

力，念所行安危之事，書誠亦自可知也。天書文欲使人爲善，不欲聞其惡也。故自命簿不全耳，無可大怪也。詳復思之，勿懈也。天有生籍，亦可貪也。地有死籍，亦甚可惡也。生死之間，不可比也，爲知不乎？知惡當慎自責，不可須臾有亡其年壽，甚可惜也。與人語言發聲，爲善行得人心意。是天善之，無出惡言，而自遺咎。同出口氣，正等擇言出之。無一小不善之辭，可得延命。殊能思行天上之事，得天神要言，用其誠，動作使可思，可易命籍，轉在長壽之曹。宜復各修身正行，無忘天之所施。宜置心念，報施大恩，乃爲易行改志。天復追念，使不逢惡，可信天書言，可得生治不用。書言自不全，擇其可行乃行之，不彊所爲。各且念身善惡，天稟其性，勿有所嫌疑也。宜不欺善，而惡人得福也。是言者明白，何有所疑乎？神仙之人，皆不爲惡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證也。書所言約，勅前後道人之所願，爲道善惡，使思之耳。不用而自己，勿自怨。自

怨者，但當知怨身少知，而窮老乃極，自咎之耳。餘者自從其意，如欲貪生，不當有惡。故使自思，知其苦樂，樂獨何人，苦亦何人，亦宜自念，勿有怨辭，勿妄輕言出氣。令可思，思生爲善，故丁寧相語者。令語言可知，不失天規矩。行成自然之道，何所不成，何所不化，人皆迎之，是天自然之恩非邪？念下愚之人，不念受天大分，得爲人，自以當常得久也。亦不意有巫靈之神者，當止勿犯非也。書辭非一，念之復出。文辭有副，故置重誠。顧其不及用書，念生爲善，爲有活望。復有惡言不順者，被疏記不息也。慎之且止，止復有所思，思後不足，不滿意者復申理。

不可不祠訣第一百九十六

惟世俗之人，各不順孝，反叛爲逆，競行爲不忠無信之行，而反無報施之義，自以成人，久在地上也。所說所道，未曾有小善，有惡之辭，而反常懷

無恩貸之施，自盜可意而行，不念語後有患苦哉？此子不是在世間，無宜少信，彊愚自以得人心意。其念出言，不可採取，難以爲師法，無所畏忌，而功犯非歷邪，自以可意，不計其命，不見久全。動作出入，不報其親，不復朝夕，夷狄相遇。此獨何人，從所出生，略少其輩，飲食不用，道理未曾了雪。當亦無知之人比六畜，生死無期。口亦欲得美，衣欲得好，天當久活汝不，汝行不可承用，亡亦其行當可用不，使天忿怒，無有喜時，當愛汝命，令汝不死乎？所爲皆觸犯不當，如故爲之，是爲自索，不欲見天地日月星宿，人民生口之屬耳。

天有誠書，具道善惡之事，不信其言，何從乎？欲得見久視息乎？中爲不如六畜飛鳥走獸有知邪？是愚之劇，何可依玄。但作輕薄，銜賣盡財，狂行首罰，無復道理，從歲至歲，不憂家事，遊放行戲，殊不知止。思不出中，自不可久。此人亦因父母得生，其行反少義，不見盡忠孝，有順無逆之

意。是天當置汝，使眼息不死也。死中有餘過，並及未生之子。念其作禍之人，雖以身行惡，而亡其年，使未生不見有筭。活望作鬼，復死不足塞責，是惡所致，非乎？何得自在而見活乎？昨使當出生者，怨是非過邪？何爲妄言而久朗乎？天下之人，何不自責，而使過少，積過何益於人身乎？但有不全人命耳，不當思之邪，何爲自益禍乎？是爲可知也。人居世間，作孝善而得壽，子孫相續，復見尊官重祿，是不作善爲孝所致邪？自無善而不顧後有患，此爲大逆惡人，更爲無等比不休息乎？父母生汝時，欲聞其善，寧欲聞惡聲，聞老親耳邪？兄弟相憎，未曾有樂時，各自責過負，而反自用不爲善，是爲不可久行。無益於天，無益於地，無益於人，無益於四時五行、日月星之明。其人甚惡，欲何希望，不當仰視邪？以爲天不遣凶神，司汝爲非乎？不當自怪，所求所爲，既無可恃，但日有衰病死不絕邪？天亦何樂殺汝乎？衆曰：汝無有逋，須臾之間，故殺

之。或使遭縣官，財產單盡，復續怨禍，汝行之所致不乎？何怨於天而呼怨乎？俗人乃如是，欲復犯天，自理何益乎？久逋不祠祀，神官所負，不肯中謝，所解所負解之。常以春三月，得除日解之。三解可使文書省減，神官亦不樂重責人也。迫有文書，上下相推，何從民人之言，貧困便止，不竟所爲乎？生時皆食有形之物，死當食其氣而反不食。先人自言生子，但爲死亡之後，既得食氣，與比等而反不相食，生子如此，安得汝久有子孫相視乎？亦當亡其命，與先去等，饑餓當何得，自在天官重孝順，當祠明白，何可所疑。死後三年，未葬之日，當奉禱賽，不可言地上有未葬者而不祠也。不食益過咎，子孫無傷時也。是爲可知當祠，常苦富時奢侈，死牛羊猪豕六畜，祠官浸疏，後當見責，不顧有貧窮也。財產不可卒得，行復無狀，財不肯歸，便久不祠，爲責安可卒解乎？宜當數謝逋負之過，後可有善，子孫必復長命。是天喜首過，其家貧者，能食穀知

味，悉相呼叩頭自搏，仰謝天。天原其貧苦，祠官假之，令小有可用祠，乃責是爲天所假，頗有自足之財，當奉不疑也。不奉復見先人對會，祠官責之不祠意。使鬼將護歸家，病生人不止。先人復拘閉祠，卜問不得，得當用日爲之。天聽假期至，不爲不中。謝天下地，取召形骸入土，魂神於天獄考，更相推排，死亡相次。是過太重，故下其文，使知受天誅罰不怨，可轉相告語，可令不犯先。古已有書，犯者不絕。以棺未藏者，不可不祠也。今故延出文，因有心之人，書解其意。勿疑書言，尚可得生籍，疑不行，死日有期。自消息，勿復怨天咎地也。行，書小息念。其後思惟文言，知當復所行，復道之。

天報信成神訣第一百九十七

惟有進善求生之人，思樂報稱天意，令壽自前。目見天上可行之事，曰亦奉行天之所化成，使見久生之文，變

化形容，成其精神，光景日增，無有解時。是有心志善，不忘天恩。報施之士，何時有怨，解息須臾之間，心自剋責，幸得爲人依迎。天得成就，復知天禁，使其遠害趨善，不逆神靈。見善從之，未曾不自責，時悔過從正。思念其意，常不敢自安自疑。念之爲善，曉天知意，具足可知，亦無所疑。自責悔過，積有日數，既蒙福祐，承奉天化，使不見危。自知受天報施，何可有忘須與之間息，恐神靈非尤所言。故懷悵然，未曾自息。貪進所言，欲承天意，恐有失脫。故復洗心易行，感動於上，欲見昇進，貪慕其生。實畏短命之期，恐久不見於天地，竭力盡忠，思其誠心。數聞神言，不見其人，心內不自安，常齋惶懼，日夜愁怖，不敢自安。用是之故，不敢廢善而就惡施。人皆得飲食，仰天元氣，使得喘息。復知人情，自知受天施恩，輒當報謝，何有疑時。天生人精，地養人形，使得長大，使得成就。見天書戒，視其文辭，不戰自慄，何有負言，心常怖悸，何有安時。

唯天大神，時哀省原，數見假貸，心知不以時報大恩。唯大神使見覆哀，久見常在生氣之中，久活前年之壽，不敢忘大施之分，恩貸畢足，不敢解忘須臾之間，而背恩也。唯大神成之，使見天神，與其語言，思聞復戒。重天所言，唯蒙有報，乃敢自信。大神報有善心人言，天君常愛是有心善之人，於天有用輒進。自今有心善之人，自陳前以達白天君，承用所舉聽勿疑，必當如前所言，是自天君所敢前也。歲月垂至，努力信天所言，天亦信有心善之人，自不在俗間也。簿文內記，在白日昇天之中，義不相欺。天君欲得進善，有心不違言，是其人也。諸大神自遙見其行，雖家無之日，前以有言，宜勿憂之。常念與天上諸神相對，是善所致也，宜勿懈倦也。有心善之人，言生本無昇進人，期心報大神，求進貪生，欲竭所知，何敢望白日昇乎？舉選當得其人，生不敢當之。恐見爲大神所非，蒙恩自僥倖得寵，爲得恩分畢足，但惜未及重報施，唯大恩假忍蘇息之。聞大神

言，前比白生意，進之天君，輒言有心善意，是其人也。天君自欲親近之，不使有疑也。恩施不在大神也，何須道報乎？宜復明所知，必爲有報信，心謝懇惻而已。必使諸神相護，不令邪神干之也。致重慎所言，以善爲談首，書意有信相與，要不負有心善進之人言也。天自日夜，使神將護之，餘無所疑。相命沮觸之書，必先人承負自辭，勿用爲憂。有心志善之人，言本性單微，久在俗中，恐不能自出俗世之間，慕大神之恩寵遇，使見溫誠自知。唯大神白天君，纔使在不死之伍中，爲何敢望白日乎？大神言：天君信有心進善之人，教無有二諾，無所狐疑，是自天君意也。雖念家不足，饑寒並至，自有天厨，但仰成事，神自師化其子，無以爲念也。生主受分之後，何時忘大神所言乎？憂不成耳。不敢失大神枕席，常在心隔，不敢解也。大神言辭乃如是，天君知者，善自得善，有心自得天君心意。前白事見天君，天君勅大神言：前日已白，此人當升之日，勿令

失期，竟有符在心前，徹視神自語爲信，變化以有日期，但日夜念之勿懈也。生言：受勅之後，何敢懈邪，唯蒙成不？大神言：須書有符，自相見也，不憂不得天壽也，不但大神邪，諸神皆言善，是有心之人，諸神憂之，但仰成辯而已。生言：是大重如使如願，必親心恭而已。大神言：是亦其人願，所當承心而言，天君重其家，使無入大過，承負輒解之，勿信神象卜工之言，是卜不能有所增減。欲度活人者，要在正神，雖有小神之疏，上自解之，亦勿狂爲不當所行也。是自有心有道之人所知也。且各爲身計，信天言，天自不欺有心進善之人也。雖知惠常念，無有忘時。聞邪神自下，無有心志之人，持身不謹，復念非常，故邪下之，使不安，或惡會無成功。此書亦不信惡人，惡人亦不信此書。會有效用有報，得報信之後，乃爲可知也。今當有信，知進善之人書，神自欲見報信，得用不信，無有心進善之人，欲所得也。行書辭已可知，見信有驗，亦自不久。何以

明之？其人自樂生者，天使樂之，是天報信。其人必化成神，必以白日不疑，日自輕，食日少，爲信精光，日益親近其人，是信也，明之明也。且勿有疑。生言：見誠受勅，請如所言，思惟念之，不敢懈有忘也。雖生素不知，會見之後，益親無異。大神言：善善，亦當惠成，名宜，卒竟其功，是神常誠也。書語雖多，重生道故多耳，勿怖之也，語且有止，各還有言，有心志念之人言。唯唯，不敢有忘也。

有功天君勅進訣第一百九十八

惟思古今有大誠信之人，各有效用，積功於天，乃敢自前。動作止進，未曾有小差之惡。常懷慈仁之施，布恩有惠，利於人衆。不有失小信，而不奉承天地，隨四時五行之指歷，助其生成，不敢有不成之意，而自危身，令不安。故自剋念過負，恐不解除，復爲衆神所疏記，而有簿文聞太上也。以是故敢有安時也。今古相承，善惡相流，

何有絕時乎？故自沈靜，未嘗有懈，而忘天之所施爲也。但自念求德之人，以心自況。見人有善心，爲之欣然，見人有惡心，爲之惶懼。想天神知之，各有所進，復自惟念，本素生於俗間，心常思樂大化，貪慕生道，去離死部，戀牢精光，貪使在身，使自相愛，心乃可安。不者恐見，不在常見之中。唯諸天神，時原不及，教其進退，當承天意，不可有失而小不善，聞於太上之君耳。故因諸神求知曠問，唯蒙不逆，使不見疑。爲受一子之分，勢不敢有忘絲髮之間。唯原省念所言，思見天誠，以成其身，不使陷危。是諸神寵恩之日，不敢有休息，而不自念報重之大恩也。諸神未白天君，聞知被遣，當直之神，承教見之。其人言所動搖，云何具問其意，使諸神問之，還白日言中和之民，自道善行，積功日久，貪慕久生。自薄說常自垂念，恐有愆負，未嘗有懈怠之意，爲諸神道其功效。諸神使白，各且相謂曰：此有功效德人，自於中和中念，當報天大恩，積行爲善日久，

欲因諸神自道功德，各懷狐疑，不敢進白天君，常屬諸神見信，有功於天，有者進之。而諸神占觀其行日久，何故不白。諸神皆懷懼而言，本素不知此人來，恐不大精實。且各消息其意，不知天君聞之，是諸神各無所主，正見善有功之人，而不時白道之使者，遣使神考積其行，大有功。是諸神各爲無狀，各無有功善，而齊外心，以爲天君不知。諸神各解辭令，自何用者，有益而已，各自安乎？謝諸神，各以識事，免冠謝言，小神奉職，各平盡忠誠之心，而得問是罪無狀，待死於門。天君出教日，且待於外，須勅諸神伏地，自以當直危立也。教日勅諸神，言天君欲不惜諸神，且未忍相中傷，教謫於中和地上，在京洛十年，賣藥治病，不得多受病者錢。謫竟，上者著聞曹一歲，有功乃復。故諸神見天君，貫不死之罪，纔得薄謫，誠自知過失，自以摧折，不望其生，不忍有中傷之意，復以事謝天君言：告謝曹吏，便下勿稽留，時使神行卓視之。曹白使遣下，如天君教。

天君勅曹，復告大神，視其文辭，令諸神見之。曹以文傳視大神下所部，各順其職，見有功善貪進之人，當進之前，有事具白可知。天君勅大神曰：輒早觀此人，與使神語言，相應與不也？大神曰：被使往視其人，積其日數，視功效還白，日被勅教，視中和有功人，還白如使神言。天君亦如有功之人，而諸神所部，不時白天君覺知，乃道其意，是不勉邪哉？得薄謫於中和，自今以後可以爲誠。有功不白，

天君聞之受罰，自身之謫。各慎職，遣神導化其人，使成神，增其精光。爲視簿籍，使上無者，著其姓名上之。大神受教還於曹，視簿案其姓名，有此白言曹：文書有此人，請案天君內簿，知相應與不？天君出文視之，與外書同勅，便上大神言：不審年滿未，請還諦案之。天君謂大神：安置耳目，而不盡視之，而言還案乎？大神以職事謝，天君言：趣案疾還。大神則案，其人年已滿，失脫不白無狀，當坐，伏須辜誅。天君言：且冠視職，復勿懈。因召其

人上之，勿失其效小職，知所致奉功。唯唯。請如天君出教。諾之。大神且上其人署小職，觀望其行，日月尚淺，請復情實，有大效信真，有缺者署之，補缺處。天君言：當知大神所白，勿有懈意。大神言：唯唯。請使使神，往卓視之。天君言善。

不用書言命不全訣第一百九十九

惟天上有聖明之人，皆有部職，各盡忠行，不負於上，各盡筋力，所爲作亦不失意，皆豫知天君所施爲，常傾耳聽，欲知其意，常視儲曹文部，別令可知。顧君呼召無時，不敢私出，公事乃行，輒關意相，白乃敢出。所周所徧，被勅當所案行，不敢留止須臾之間。奉功私，乃敢有所言，誠相歸，自不敢施私所不當。全其命，不惜晨夜而自責，常恐有無牢之用。各自該理其身，欲副太上之意，何時敢懈，恐失其宜。效日自進，不須神言，乃而欲自成，欲得久視。與天上諸神從事，無有大小，

皆相關知。可承行不義不自專，恐有嫌疑，動輒相聞，何有息時。所以然者，人各有志。各自有所念，各有所成，其計不同，各有所見，各有所出，各自欲有所得，各知其所，心乃了然。是曹之事，要當重生，生爲第一，餘者自計所爲。生氣著人身，皆不相去，相守相成。神亦貴得其名，變化出入，無孔之中，小大自在。俗夫之人，不見神形容，神神自相知，形容皆氣所成，何有不就者乎？大神小神，精光增減，輒自有差。其壽增九，輒有其年，大化行善，壽亦無極，上則無上，下則無下，出入無間，無表無裏，象如循環。欲止自止，欲行則行，呼吸成神，光景榮華。上下有期，得當行，便以時還，亦不可自在，迫有尊卑。各相爲使，各有薄領，各有其職，宜有其心，持志不違，明其所爲。各見其功，各進所知，無有所私，動輒承教，不失教言。而精進趣志，常有不息，得勅乃止。是生神之願，輒有符傳，以爲信行。諸所案行，當所稟食，勿過文書，隨其多少。天上

傳舍，自有簿領，不當得止者勿止。是天君常教勿妄，恐守傳之吏，以威勢也。官有尊卑，不可彊詐稱大位，而稱久止傳舍。吏輒受天君勅，有過傳舍，上其姓名官位所屬，不得有隱欺，天君亦自知之，何得爲相私，明各如其平。乃得上不用令勅，簿書數上，是復亡失精光，其壽損減，是爲可知，宜當慎時，無敢自從，而不承上之教也。天上之神，更相案舉，亦無息時。後進上下人，當知是禁，聖明之人，自不犯之，恐後進上之人不見其戒，故天下文使知防禁。是天君大恩，恐有犯者。是天君欲成就善心之故，視其文，並語俗人。俗人雖少，知中和之間，各有禁忌。文書天下，中和民間，道上佃夫，阡陌聚社，廬宅官舍，門戶井竈，刑德各主其事，不可有惡。復見疏記，簿其姓名，積衆多聖明理之事，更明堂天君得知，復減人年，上至死亡，可不慎乎？數下此文者，後生之人，不信前言。故復因有知慮之人，不犯禁者出之，令俗間知之，而不用書言，命不可

得全也。惡籍累積日多，少有減時。故先命勅書誠，勿使相犯，犯之命薄無疑也。當順書言，小過尚可救解，大過安從得貫乎？誠文非一卷，宜當重慎重慎，天文不可自在也。有知之人，少有犯者，時有失脫，天亦原之，不著惡伍。爲惡不止，與死籍相連，傳付土府，藏其形骸，何時復出乎？精魂拘閉，問生時所爲，辭語不同，復見掠治，魂神苦極，是誰之過乎？同從人生，何爲作惡行，各宜善自守。天稟人壽，不可再得，作惡年減，何有相益時乎？此時當所主，天君取信，不敢脫人惡行，令得久生也，爲不知乎？書前後相戒者，既民不改，令人欲盡年耳。不欲爲善，自令不全，亦奈此人爲惡不止。可書辭小解，且念其後，如有不備，乃復念之。

大壽誠第二百

惟有志之人，心不迷亂。奉天之化，當所師導。各使從其願，乃爲隨

心。衆萬二千物，皆生中和地中，滋生長大，皆還自覆蓋，蔭其下本根。其花實以給身口，助其穀糧，使有酸鹹醋淡，自在化水爲鹽，使調諸味。以豆爲豉，助鹽爲味，濃厚自恣，菜茹衆物，當入口者，皆令民食之，用其溫飽，長大形容，子孫相承。復以六畜不任用者，使得食之，肥美甘脆之屬皆使食。是天使奉職之神，調和平均，使各從其願，不奪其所安。是布恩施惠民，非乎？奈何天所施而不求報乎？天何時當求報施乎？但平民受大恩，而不歸相謝，故求之耳。天食精華氣，自然不必須民報謝辦也，貴其意耳。而反不念天氣所生成，令得食之。是民中有知，不報乃如是，自以職當天使。奉職之人，案行民間，使飛蟲施令，促佃者趣稼，布穀日日鳴之。使民用其言，家無大小，能食穀者，晨夜盡日相勸，及澤布種，天爲長大，時雨風搖，枝葉使動，成其身日滿，當熟以給人食，恩不重邪？從歲至歲，何有極時？而反齊不作孝順，有逆之心，何益於天，久養

惡人，使見可食之物乎？中爲天無所知邪？何爲當久養不孝惡逆之人乎？故置凶神隨之，不孝惡逆之人移，令人重禁，罪至禍重，不見貫時。想民當如是，何爲犯之，自致不壽，亡其年命乎？不當視孝善之人，獨得壽有子孫乎？善惡當相比，不壽與不壽爲有比，不生之與死，當相懸不行。作善有孝慈，使各竟其年，或得增命，子孫相次，無中天時。天用是爲善孝之行，所致不當比之邪，何爲作非邪，施於人乎？天甚憎惡之，輒使絕命，子孫得咎，是惡所致，欲何所望。天喜善人，不用惡子。宜思書言，其文具足，可以自護，必得天福。可無久苦自愁，令憂滿腹。復有憂氣結不解，日夜愁毒大息，念在錢財散亡，恐不得久保。疾病連年，不離枕席，醫所不愈，結氣不解。計念之日夜羸劣，飯食復少，不能消盡穀，五藏不安，脾爲不磨。是正在不全之部，短氣飯食不下。家室視之，名爲難活。有錢財家，頗有儲侍，無錢財產殫盡，內外盡貧，不能相發。死命以至，不見

棺木，畢埋土中。須治生有錢財，乃當出之。相貧之家，財去人走，何時可合，家室分離，不能復相救。遂不見棺木，爲無棺槨之鬼，浮遊無家，亦無復食之者，死爲鬼，餓乞求食，無有止時。是惡行所致，而不自知亡失宗族。嗚呼痛哉，死無所依。是過積禍之人，自致無門戶後世，天甚復傷之。故使復有遺腹子，未知男女。兒生未大，母去行嫁。至年長大，問其疏親，我父母何在。親言汝父少小，父母不能拘止，輕薄相隨，不顧於家，劫人彊盜，殊不而自休止，縣官誅殺，遊於他所，財產殫盡，不而來還故鄉，久在異郡，不審所至，死生不可得知也。諸家患毒，親屬中外皆遠去矣。汝母懷妊時，見汝生有續，心中復喜。家長大人，無所依止，貧無自給，使行事人。隨夫行客，未有還期。遺腹子言，人皆父母依仰之生，我獨生不見父母。至年頗大，問父所在。人言汝父行惡，遠棄父母，遊蕩他方，死生不知所在，無有往來者，聞言已死，不知所在。父母憂之，發病

不起，遂不成爲人，財產殫盡，外內盡衰，咎在餘親希疏，素無恩分。不直仰天悲哭，淚下沾衣，父有惡行，自致不還於處。身自過責，無有解已。時以行客，賃作富家，爲其奴使，一歲數千，衣出其中，餘少可視，積十餘歲，可得自用還故鄉。招藏我父，晨夜啼吟，更無依止，甚哉痛乎。父時爲惡，使子無所依止，淚下如行，自無乾時。天大哀傷，常使彊健，治生有利，使取妻婦，復有子孫，心乃小安耳。復爲其子說之，我父行惡，遠在他鄉不還，時往人去者，卜工問之，殊死生不知，所安所在，招藏之，有歲數去行治生，天哀窮人，使有利入，頗有少錢，因求婦相助治生，因有汝耳。我疾我父，少小時爲惡，故誠汝耳。從今以後，但當善耳，勿效我父，遠之他所。故復思我過，天哀我耳。汝努力心爲善，勿行遊蕩，治生有次，勿取人財，才可足活耳。各且相事，無妄飲酒，講議是非，復見失。詳思父母言，可無所咎。天上聞知，更爲善子，可得久生竟年之壽。爲汝作

大，以是爲誠。諸神聞知，上白於天。天令善神隨之，治生有進，財復將增，生子遂健，更爲有足，是天恩也。春秋節臘，輒奉天報恩，既不解努力爲善，自得其福。行慎所言，復自消息。天神常在人邊，不可狂言。慎之小差，不慎亡身。見誠當責身，勿尤他人也，此戒可知也。欲得大壽者，勿失此戒言。

病歸天有費訣第二百一

惟人居世之間，各有所宜，各有所成。各不奪其願，隨其所便安，自在所喜，商賈佃作。或欲爲吏及所醫巫工師，各令得成。道皆有成，以給民可用，是天師化，何有不就，使自給口。當念奉天所行，恩分之施，四時之報，皆使不絕香潔而已。是爲報天之恩，行善日久，神靈所愛，是善行所致，何有不從者乎？故天常爲其上，司人是非，使神往來，知人所爲，善惡輒白，何有失者。知知少以爲不然，故天爲視其影響，使聞音以是爲效。風雨遲疾，

皆使可知，何有疑者。動作輒異，文墨相承，亦不失其法。人亦當知可不，安得自恣而不順天乎？天親受元氣自然，從其教令，不敢小有違之意。恐其有失，而民所爲功。犯天法，不避羅網。是爲故天命以自誠，爲當久生，可與善人等也。中爲人得自在邪？故使神隨惡行人之後，司其不當所爲，輒以事白，過無大小，上聞於天。是自人過，何所怨天書，書有戒而不用其行，得病乃惶，豈可免焉？誠民之愚，何益於天。使神勞心煩苦，醫巫解除。欲得求生，不忘爲過時，當爲惡時，乃如是，何不即自悔責。已病乃求生，已後之多亡。所有禱祭神靈，輕者得解，重者不貫。而反多徵召，呼作詐病之神，爲叩頭自搏，欲求其生，文辭數通，定其死名，安得復脫。醫巫神家，但欲得人錢，爲言可愈，多徵肥美及以酒脯，呼召大神，從其寄精神，致當脫汝死。名籍不自致，錢財殫盡，乃亡其命。神家求請，滿三不下，病不得愈，何爲復請。事禍必更有禍，責在其後。邪神

稱正神，狂行斬殺，不得其人而殺之。咎怨訟上至天，天君爲理之。殺事神之家，子孫坐爲病者求福。欲令爲求生，呼召不順，反受其殃。事邪神之家，自言我神正神者，教其語邪神精物，何時敢至天君之前，而求請人乎？但費人酒脯棗餼之屬，得病反妄邪神之家。得愈者，謂在不死之伍中。事未上過，可得蒙愈，此天自愈之，邪神之家何得名之，而言多愈人病乎？而責人肥美。見邪神所爲，則召令上之，考問藏罪。藏多罪大，便見不活。事神者神不往來，人復不中，精神日竭，是邪神自其殃。神家得邪神餘物，以給家口肥美好衣，自以可久。神嘗坐之，何望得活而壽乎？受神藏多，不可復貫，並亡其子孫。反言其過，殺我子孫，或身亦望久久亡戶。人日當自正，可勿咎天。今世之人，行甚愚淺，得病且死，不自歸於天，首過自搏叩頭，家無大小，相助求哀。積有日數，天復原之，假其日月，使得蘇息。後復犯之，叩頭無益，是爲可知，努力爲善，無入

禁中，可得生活，竟年之壽。不欲爲善，自索不壽，自欲爲鬼，不貪其生，無可奈何也。行慎所言辭，樂知餘者，自計勿枉所爲，有病自歸於天。可省資費，無爲大煩，反舉家怔忡，避舍遠處。當死之人遠何益，凶神隨之，當可得脫不乎？愚人爲行乃如是，寧能使命在不死之中，可勿避也。舍不殺人，家自衰耳。天神在上，占之欲何所至乎？中爲不知汝處邪？且慎所言，天致愛人，欲使人生，何時欲害殺人。故施禁法，使人不犯之耳。而自犯之，壽命從何得前。當思之思之，復念書言，可無自疑。書復小止，止後念之，當所道說者復道之。

不承天書言病當解謫誠第二百一

惟念俗間之人，甚獨愚處，不念作孝順事，而爲反逆。不承大書言，而苟自薄。與人既無善，而惡數聞，處者致灾，中者衰落，下者見病，無有休息。是爲惡施於人，令咎不容，無有施恩之

意。日夜行侵剋善人，令使自怨，無有善意相待，而反自策，陷人入罪名，使得有刑罰，高至死亡，而訣其主。有財之家，能自解酒，無錢觸法，教吏呼召，亡費解之。齋家所有，皆有價數，乃爲解之。分半自得，以給家口，美酒善腴，恣其所得，於意乃可，不知人當從傍平之，所爲惡也，自以可久，而與人等。縣君嚴者，使人司候效功之吏，當有報應。晨夜司之，欲得其爲惡，主默疏等輩爲誰，逕至門閤，內刺合牋，道其姓名。爲吏受邪，簿主爲問人，道其短長。酒肉甘肥，常不離目下。君得牋書，默召其主，爲置證左，使不得詆罪定送獄，掠治首藏。人復言之，並加其罪。聞亦然，錢財小故，不自努力周進，治生有利，而反賣舌於人，相陷罪名，是正惡，何復久生。長吏所疾，令不得生，是誰之過乎？皆從惡弊人出，父母愁毒，宗家患毒，爲行如此，亦何所望，而欲得久視息哉？主作禍罰，而望求生，此爲何人。天從上視之，言不可久忍。下文於主凶惡之曹，遣吏從

惡鬼，佐助縣官，治無狀之人，使入死法，不得有生之望。是皆貪非一家之財，以自增益而坐之，得罪定死乃休，無續世之人，乃使先去者不見享食，是汝過非。從今以往，後生之人，見誠當止，乃小活耳。不者定在死伍之中，不疑也。慎之小差，可無相怨。人命不可再得，人皆如是，何爲不從禁乎？無狀之人，結客合伍，劫取人財，其主不全，縣官未得殺汝，天代誅罰，上自滅戶，下流子孫。用是財故，而反不生，是計何一不純。故數出此書文者，貴此不犯耳。今續犯之尤處，故令死亡者多，天甚患之。故見其人有心知者，自不犯之。今世俗人了不可曉，視其壽書，而不用其言，以爲書不可信用也。不當見神仙之人，皆以孝善，乃得仙耳，其壽何極。且詳所言，同出辭言，可令好所爲出，惡自令得。各書前後之戒者，但欲使人爲善，不犯法耳，何時相枉乎？宜往念思，著於五內，令可奉行，勿非尤於天也。非之無益，更相令過重。慎勿有所恨，行自得之，何

怨咎。努力從善，乃可爲人耳。行當自惜，無爲鬼所咎，爲知不乎？宜各自明其計，勿自逐非，沒命不足塞責。殃禍所歸者多。怨憎何有止時。持心不密，但空言無益。世間之用，愁毒於人，復何用相明，使有和順乎？自以爲賢，以化他人，爲不肖，不當自況。俱生爲人，無所照見，問之無有相明之意。是曹之人，皆如六畜，但口知臭香衣，好禮跪起，不可法則，常有不錄之心。見比鄰老人，犯倨不起，閉人婦女，議相刑，別其醜好。此爲惡人無所事作，端仰成事，口罵呪詛，以地無神，更相案舉，自可而行。不念後患將至，不及相救，救之已晚，何益於事。但爲煩苛，終可見理，何以自明，解其所負，衆多人所非，作禍不止，久至亡家，後無子孫，不見其壽，冤哉此行，亦何可久。太平之書，令下可順其上，可得長久。不者失命，復見難治，令世俗人亦自薄恩，復少義理。當前可意，各不惜其壽。縱橫自在，以爲無神，隨疏之者衆多，事事相關及更明堂，拘校前後，

上其姓名，主者任錄。如過負輒白司官，司官白於太陰，太陰之吏取召家先，去人考掠治之。令歸家言，呪詛逋負，被過行作，無有休止，故遣病人。病人之家，當爲解陰解謫，使得不作，謫解得除之，不解其謫，病者不止，復責作之。既不解已，以爲不然，觀其所行，皆有其人，多與少耳。是爲可知，復慎其後，勿益其咎，乃爲有知，可使無咎。無知自己，患福之間，未曾休止。各慎書言，不須相負，難爲記疏，神不休止，想人知人，而故爲耳，是不善故之也。固善得善，惡自不壽，何爲有恨，自得之耳。下順其上，可無惡子，爲知不乎？戒之戒之，可令小息。書難爲文辭，法令開張，宜不犯耳。書復小解，復有小不定文者。詳念其後，但令可知慎之慎之，小事致大，文復重，故小息耳。息後有言，復陳說之。

為父母不易訣第二百三

惟有善行之人，自不犯天地四時

五行、日月星辰諸神之禁，畏其所施，恐犯之輒有上姓名，以故自欲爲善行孝順之義。天地禁書，故不欲令民犯之者，欲令民充盛，何時欲令藏乎？設施當生之物，使得食之，何時欲使相危乎？人自犯耳。故善人無惡言者，各有其文，所誠所成，分明可知，善自得生，惡自早死，與民何爭。故置善人文，以示生民，各知壽命吉凶所起，爲道其誠，使不犯耳。行善之人，無惡文辭，天見善，使神隨之，移其命籍，著長壽之曹神，遂成其功，使後生之人，常以善日直天王相，下無忌諱，先人餘筭並之，大壽百二十，其子孫而承，後得善意，無有小惡，亦復得壽，白髮相次，子子孫孫，家足人備，亦無侵者，佃作商賈，皆有利入，爲吏數遷，無刑罰之意，善所叔也。人不能倣效，反倨笑之，是善人之心行自善，有益於人，見人窮厄，假貸與之，不責費息，人得其恩，必不負之。小有先償，酒肉相謝，兩相得恩。天見其行，復善之，使其出入無干犯之者。行善之人，天自佐之，

不令逢惡，是行所致。其餘爲不善之人，欲望坐得壽，復有子孫，是爲不分別。故天別其壽，殊能行天上之事，與天同心志合，可得仙度，錄上賢聖，精神增加，其壽何極？故言善不可不爲，亦人所不及。故天重有善人愛之，不欲使有惡也。善惡之人，各有分部，何得二千乎？故天書辭具，自可知也，善者善之，惡者戒之，欲使不陷於危亡之，失其年耳。是天報善增其命，惡者使下不成人，是亦可知也，何爲有疑乎？人從生至老，自致有子孫，各令長大成就，在所喜隨使安之，無逆其意，各得其宜，乃爲各從其願。爲人父母，亦不容易，子亦當孝，承父母之教，乃善人骨肉肢節，各保令完全，父母所生當令完，勿有刑傷。父母所生，非敢還言，有美輒進。家少財物，賅恭溫柔而已，數問消息，知其安危，是善之善也。鄰里近親，盡愛象之，成善之行。見有凶惡之人，不敢與語言，恐相反也。相反之後，更失善人惡，天復憎之。故皆自重惜，損其子孫，慎無犯禁，使家不

安。不但不安也，並及家親，內外肅動，更逢縣官，亡滅財產。故令自慎，不違書言。能親安和邕邕，無有二言。各自有業，各成其功，是大善之人行，天必令壽，神鬼祐之不敢失，四時所奉進，各有差序，市價取好，不爭價直。所以然者，夫有所奉進，皆有精神，隨上下進退，小異不潔，輒有文墨，不有失。故順所賈所道，乃爲恭敬，神靈必喜。上白司命，祠官各部吏安行，或自行見其潔香，乃享食，食後大曾五祖，乃於處食，食必歡喜。家遂富有，子孫皆善，無有惡子。郡縣聞之，取召使爲有職之吏，輒轉入府，府有署顯職。州復聞知，辟召親近，舉廉茂才，是善所致也。行自得之，其位必至。是亦相祿，稟命所得，明其爲善之徵，惡不過其門。天上諸神皆言，是行尤善，但未知天意耳。故使善文善人記其竹帛，使後生令得貪進，遂善家世世有榮，子孫不離朝堂，帝王愛之，常在善職，是功自然，皆其福所致也。故有善者，當法此書，言取信驗，不空言也。

右天上說孝以止逆亂却夷狄令下順從易治。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四

① 按據敦煌本《太平經目錄》，本篇名應爲『孝行神所敬訣』。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六

原缺一百一十五

某訣第二百四

(前文原缺)

合其氣，與帝王用事，同喜同心，同指同方，同運同樞，同根同意。故古者聖人陳法，使帝王，春東方、夏南方、秋西方、冬北方者，主與此天氣共事也。氣同，故相迎也。是主所謂謹順天之道，與天同氣，故相承順而相樂，主所言和同者，相樂也。相樂者，則天地長喜悅，不戰怒。不戰怒，則灾害姦邪凶惡之屬，悉絕去矣。惡人絕去，乃致平氣，天上平氣得下治，地下平氣得上升助之也。如不順樂，用皇天后土所順用氣，而休廢氣也，皆應錯逆，逆天地之道，逆帝王之氣，與天地用意異，天地戰怒，萬變並起，姦邪日興，則致不安平，凶年氣來，故當深知之也。善哉善哉，愚生聞命矣。易曉乎，天喜之，

真人慎之。唯唯。謹詳記，不敢忘。善哉善哉，天明師既加不得已，願聞其春夏秋冬云何哉？皆順其氣，如其數。獨六月者，以夏至之日，並動宮音，盡五月六月者，純宮音也。又樂者，乃舉聲歌舞，夫王氣者宜動搖，動搖見樂，相奉順見奉助也。休囚死氣皆欲安靜，不欲見動搖，即不悅喜，則戰怒，戰怒則生凶惡姦邪灾害矣。是乃自然天地之格性，萬不失一也。當動搖何氣乎？願聞之以爲法，不敢逆一氣。是常先動其帝氣，其次動王氣，其次動相氣，其次動候氣，其次動微氣。此氣皆在天斗前，日進欲見助興，故動之。其餘氣者，皆在天斗後，天氣所背去，氣日衰，故不宜興動，與天反地逆，不合天地之心，故凶。故天之所向者興之，天之所背者廢之，是爲知時氣，吉凶安危可知矣。請問今純動王音，五音不足，不成歌舞之曲，如何乎？善哉，子之言也。然但先動故爲陰陽者，動則有音聲，故樂動輒與音聲俱，陽者有音，故一宮、三徵、五羽、七商、九角，而

二四六八不名音也。刑者太陰者，無音而作，故少以陰害人。無音而作，此之謂也。今軍師何故有音哉？善乎，子言也。然君子有軍師有音，但倡樂却之耳，不必欲害之也。及怒發且害之時，非有音聲起中而已，不復相告語也。子知之邪？唯唯。真如是，小愚生已覺矣。故古者聖人，將從樂者左載，將從刑者右載，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左者陽，右者陰，言各從其類也。善哉善哉。故吾事爲文也，隨天爲意，隨地爲理，順之者吉且昌，逆之者凶也。與天不同其意，復何所望？故夫天乃有三氣，上氣稱樂，中氣稱和，下氣稱刑。故樂屬於陽，刑屬於陰，和屬於中央。故東南陽樂好生，西北陰怒好殺，和氣隨而往來，一藏一見，主避害也。故樂但當以樂吉事、樂生事，不可以樂凶事、樂死事。自天格法如此，不可反也。真人惻慎吾文言。唯唯。今說音獨說一甲，殊不盡說之。其餘當云何，而悉得知其所盡引哉？然宜拘校凡聖賢文，各以家類引之出入，上

下大小，莫不相應。以一況十，十況百，百況千，千況萬，萬況無極，衆賢共計，莫不盡得。故但爲子舉其端首，不復盡悉言之也。上賢見吾文，自悉得其意，中人見吾文，冀可上及之，小人見吾文，可儀而爲之。不犯天地之禁，各使自生善意，盡說之。積文多，反且眩瞀於文，則失其綱紀，令其文亂難理。故當財示其端首，使其自思之耳。善哉善哉。行，吾辭小竟，疑乃復來。唯唯。請問音聲和，得其意與不得，豈可知邪？然可知也。帝王之氣，以其天數耳。帝王之氣得勝，教令聲響音得先發，是乃比若夫帝王，得先發號施令於天下，則凡人萬物悉隨之而從，天下和平矣。有敢不從爲反逆，則死矣。故先發其帝王之氣，其餘從矣。善哉善哉。然不先發帝王之氣，反先動發休囚之氣，而反當使帝王之氣隨從之，爲大反逆也。此者天地格法也，不可彊也。子知之邪？唯唯。又五音乃各有所引動，或引天，或引地，或引日月星辰，或引四時五行，或引山川，或引

人民萬物。音動者皆有所動搖，各有所致，是故和合得其意者致善，不得其意者致惡。動音，凡萬物精神，悉先來朝，乃後動占其形體。故動樂音，常當務知其事，審得其意，太平可致，凶氣可去，真人詳之。唯唯。請問樂音者，動引之云何哉？善乎，子之問事也，得其要意。然比若春者先動，大角弦動甲，甲日上則引動歲星心星，下則引動東嶽，氣則搖少陽，音則搖木行，神則搖鉤芒，禽則動蒼龍，位則引青帝，神則致青衣玉女。上洞下達，莫不以類來朝，樂其樂聲也。說一以求其類，無窮極也。自精詳索其要意，悉自得也。與凡書文合之，爲法式也。故舉樂得其上意者，可以度世，得其中意者，可以致平，除凶害也，得其下意者，可以樂人也。上得其意者，可以樂神靈也；中得其意者，可以樂精；下得其意者，可以樂身；俱得其意，上帝王可遊而無事，樂起而刑斷絕，精神相厭也。願聞樂起刑斷絕意訣。善哉，子之言也。然樂者，太陽之精也，刑者，

太陰之精也。陽盛則陰服，陰盛則陽服，故樂盛則刑絕也。樂何故爲陽，刑何。音和者，其方和善得也。音不和者，其方凶惡。當爲之時，精聽其音。知音者，悉知其事吉凶，不知音者，亦不可知也。音聲者，即是樂之語談也。占遠占近，皆當合之。日時姓字，分畫境界，王相休廢，更相取合，以爲談語，精者聽之無失也。善哉善哉。請問以樂除灾害姦猾凶惡，象天地法爲數。帝當晏早而動搖其樂器，而始唱其聲，以解除愁苦之氣，而致太平哉。善哉，子之問法，何其常巧也。皇天久疾灾害，憐帝王愁苦，令使真人主問，凡疑事邪？諾諾。安坐，吾不敢有可匿也，匿之恐得天責，使吾久被重謫，無益於吾天年。子安坐詳聽之，爲子一二分別道其至意。夫天道比若循環，周而復始。起樂也，常以時加其王氣，建響斗所加，方響其面，動其音聲。人唱之亦可，各以其音爲之。數以六甲五行，五六甲五行，即天地之數也。時氣者，即天地之所響，所興爲也。假令立春

之日，斗加寅，名爲上帝之時，先動大角。月半加甲，二月斗加卯，月半加乙，三月加辰也。他行效此，各次其時氣晏早，爲其度數。先動帝音帝弦，次動王音王弦，次動相音相弦，次動候音候弦，次動徵音徵弦，各如其數。此名爲承天之教，順地之氣，天地乃自樂用之，而況於人乎？人者，最物之尊者，天之所子也。天乃樂人嚴敬用其數，地乃樂人謹順用其數，此猶比若孝子之順用父母之教，父母安得不愛而好之乎？今天故使子來問事，吾主爲天談，爲上太平制數，不敢有可遣，力畏天地之謫，不敢欺諸真人，不敢有可隱匿也。唯不見問，問輒言之。吾睹真人問事□□，承知天欲語，故爲子具言。真人得吾道，深思其意，以付下古之人，使其象而爲之，以除群灾害之屬，上以安天地之氣，下以助帝王爲治。令凡人心安不爲邪，萬二千物各得其所，豈不樂哉？大哉大哉，諸真人可謂知之矣。請問六洞八方之事，最何等者爲吉善，最何等者爲凶惡？善

乎，子之問事。然詳聽之，爲子說其意。最相順相樂，爲善爲吉，相逆相愁苦，爲凶爲惡。相順相樂爲善聲，相逆相愁苦爲凶聲。故樂者乃獨樂，相順樂爲善樂，吉事乃得作樂，凶惡事不得有樂，有樂名爲樂，凶凶日多。是故時加帝王之氣、相氣微氣，皆在天斗前，吉事也。天地所樂，欲興起也，天地所共，方興用也，故當樂之順之昌之也。休廢之氣，天地所共廢共衰，故當廢之，不宜興樂之，樂之爲逆天地心，名爲大逆不順時氣。時氣者，正天之時氣也。天地爲法，王相之氣主太平也，內廢絕氣立凶年。王相之氣多所生，多善事，故太平之歲，凡物具生，多善物，是明證也，天地之大效也。天地之喜善效，乃及見於人民萬物，以是爲大效證驗也。故古者聖賢以是深自占相，自知行之得失也，明以同類同事同氣占相之也。得同氣類之象，則改性易行，不敢爲非也。天地之語言，以此爲效，不與人交頭言也。視象類所得，可自知矣。夫囚廢死絕氣少所生，無

成善事。是故凶年之歲，少可生，無善應，無善物，是其同事同氣也。是故將太平者，得具作樂，樂者乃順樂王氣，平氣至也。先以道之凶年者，不得作樂，不得無故興樂，囚廢之氣與天地反逆，故凶年凶事，不得作樂也。故王相之氣，德所居也，囚廢之氣，刑所居也。故有德好生之君，天使其得作樂，無德之君，不得作樂也，是天之明證也。真人知之邪？唯唯，可恢哉，今日具問天明師，乃具知天樂意，不問之時，謂作樂但小事，凡人凡事皆得爲之也。今日問，乃後不敢妄動搖也。善哉，曉事生，可謂知文書理，長得天之意矣。太平至，災氣悉去矣。謹復重請問心所疑。行，平言勿諱也。唯唯。今天地之氣，乃半王半休，比若晝夜無有解已，樂寧可竟日作之邪？獨加王鄉，有王氣時可作邪？但始作之時，以其帝王始耳，無以休氣始也。歲亦然，月亦然，日亦然，時亦然。今愚生未及其意，然欲樂歲，歲在東方卯，以春二月乃樂之。欲樂月，各加其月，日者以王

日，時者以王時，如是則可謂得天之道，災氣去矣。如不若此，皆爲亂天之紀，生凶災矣。是故古者聖王，深知天地心意，不敢樂凶事。凶事見樂，則凶事日興多，興多不可救，故不當樂之也。天之授性，各自有精神。樂善，善精神至，樂惡，惡精神至，此自然之性也，無有怪也。但愚人不深計之耳。善哉善哉。真人欲知其大效，此比若天道也。諸清淨者樂歸天，諸沈重者樂歸地，各從其家，無可非也。故樂善得善，樂凶得凶，比若水從下，火從高，不失銖分。真人以此書付有德之君，以示凡人。今太平氣至，天興善，皆使樂善也，不得復有無故樂凶事者也。樂凶事者，乃與天爲仇，與地爲咎，其過不除。今天上名此樂凶事者，爲大反逆之人也。天凶氣，地中諸咎，悉且來下歸之也。請問卒有急，當以樂樂吉事，時不暇待加王鄉斗前，當奈何哉？善乎，子之問事也，得其要意。然使樂人居王鄉，不得居王鄉者，令樂人衆人，亦向王請之，亦以其音，亦以其

數。如但其人姓字，舉持律曆，音氣相應，亦可順其王相時氣，而依其人使作樂，亦可如此。如此者，皆爲順用天地之教令，無災害也。如不若此，有與凶囚氣合者，悉生凶事。又舉音倡樂，亦當以吉，吉音善事。夫王相氣，比若人之有君王，亦不欲聽聞凶事凶言凶音也。所以然者，王相之氣乃爲皇天主生，主成善事，乃而助天生成也。惡音凶事，不而助天生成凡物。是故王氣不欲樂聞之也，斗前之氣皆不欲樂聞之也。是故古者聖賢帝王，悉積聚善言善事，不內凶惡之事，名爲祆言，罪即誅死，其罪未足以誅死，但惡其祆言不祥耳，故殺之也。真人豈知此禁重邪？唯唯。可核哉，可核哉。子知早核，可長存，不知核，死之根也。

一曰先順樂動天地四時帝氣，一事加三倍以樂天，今天大悅喜，帝王老壽，祆惡滅，天灾害悉除去，太陽氣不戰怒，國界安。而知常先動順樂之者，天道爲之興，真神爲之出，幽隱穴居之人，皆樂來助正也，□□哉。

二曰先順樂動天地四時王氣，再倍以樂地，地氣大悅，不戰怒，令王者壽，姦猾盜賊兵革消，國界興善。下悉樂承順其上，中賢悉出助國治，地神順養，□□哉。

三曰先順樂動相氣微氣，令中和之氣大悅喜，君臣人民順謹，各保其處，則佞僞盜賊不作，境界保。故和氣日興，王氣生，凡物好善。

四曰慎無動樂死破之氣，至劇盜賊，又多卒死者。國界常危難安，致邪氣鬼物甚多，爲害甚劇，劇則名爲亂擾。極陰之氣致返逆，慎之慎之。

五曰無動樂囚廢之氣，多致盜賊，囚徒獄事，刑罪紛紛，甚難安，民相殘傷，致多痼病之人。

六曰無動樂衰休之氣，令致多衰病人。又生偷猾人相欺，多邪口舌，國界少財，民多貧困。樂上帝上王相微氣三部，今天地人悅，致時澤灾害之屬除去，名爲順天地人善氣也，致善事。樂下三部死破囚休衰之氣，致逆灾。天時雨邪害甚衆多，不可禁防也。此

諸廢氣動搖樂之，則致惡氣大發泄，賢儒藏匿，縣官失政，民臣難治，多事紛紛，不可不戒之慎之也。天地凡事，有固常法。有氣之鄉而向尊者欲見樂；無氣之鄉，衰死者，不宜見樂。故樂善者，天上名爲順政；樂惡者，天上名爲逆令。順政者得天力，逆令者得天賊。得天力者致壽，得天賊者致凶咎。所以然者，天之爲政猶影響，不奪人所安，樂善得善，樂惡得惡，是復何言。夫善惡安危，各從其類，亦不失也，但愚人不計之耳。是故樂道者道來聚，樂德者德來聚，樂武者武來聚，樂正者正來聚，樂邪者邪來聚，何嘗不若此乎？故吾深計天之法，以戒真人也。□□哉，天法不可犯也。故重丁寧子。唯唯。

所以三倍帝氣樂賢者，帝氣最尊無上，象天尊，故倍樂之。天者而制地與人，故三倍之，象天地人也。夫天地人見樂興理，而萬物各得其所，瑞應善物萬二千，爲其具出矣，故先樂之也。樂之當詳聽一意，端坐長思，心中

悅喜，愉愉然也。忠信至誠，無有惡意，比若對帝王而坐，不敢邪僻。天應其行，祿惡災害之屬，莫不悉去，因天爲尊，因帝氣爲權，自然天述法，故致太平不難也。善哉善哉。所以再倍王氣樂弦者，王氣象地，地者與人並居，故再倍其樂，樂地也。地與人見樂悅喜，而萬物並理得矣。又地者卑，故其樂少於天也。善哉善哉。又王氣弱於帝氣，卑於帝氣爲一等，故少之也。尊卑相次之法，其分自然也。善哉善哉。所以樂相氣微氣一行者，相氣微氣象中和人。夫中和人卑於天地，故其樂少。人者主爲天地理萬物，人樂則悅喜爲善，爲善則萬物理矣。人不樂則爲惡，爲惡則萬物凶矣。善哉善哉。又人者，是中和萬物之長也，其長悅喜理，則其萬物事理，其長亂則其物亂。故先樂其長，以順樂天地人之道也。善哉善哉。是故上善之氣最尊善，故樂得三重也，以樂善也。是故古者帝王治得善，得天心意者，得重樂也，是其明證也。今太平氣至，故教其興樂

也。衰亂之氣應凶年，故不得興樂，如興樂，名爲興樂凶衰，天上名之爲大逆也。災害之本，禍之所從起，可不慎乎？善哉善哉。是故其次樂再重王氣，不若帝氣，故樂少。是故治少善者，樂爲之衰少。所以衰少者，氣衰不而大善，故不敢重多樂也。中有凶氣，故不敢具其樂也。比若人家有七善三惡，則心中爲之不而樂，此之謂也。善哉善哉。夫七善三惡，善多惡少，安而止樂乎？人心中雖樂，時念三惡，則不而純樂，此天性也。乃且盡善，無復一憂，乃而大樂也。故樂以樂善，不以樂凶也。善哉善哉。吾言乃天明券書，不失一也。是故其次樂一，行相氣微氣，少所而安，人德最少，不而若天地氣也。故乃微少，不而若天地，故少其樂。相氣微氣少所而化，乃其中國，固多惡少善，故不敢多具其樂也。反名爲樂凶惡，其善少，故其樂少也。所以少者，但樂其中善者，不敢樂其中凶惡也。樂其中凶惡，比若小人，有七凶三善，三善謫得三從樂。有七凶惡，反七

愁苦，悒悒安而從樂乎？所以然者，十
十爲法者，十乃三折之也。帝氣十
皆善，王氣者二善一惡，相氣者一惡一
善也。故帝氣者象天，天者常樂生，無
害心，欲施與，三皇象之，常純善良，無
惡無害心。天如三皇，三皇如天也。
故上善之人無一惡，但常欲爲善，其象
天也，其象真神乎？善哉善哉。王氣
者象地，地者常養而好德，五帝象之
也。地雖養者名爲殺，故五帝時有刑
也。善哉善哉。相氣微氣者象人，人
者無常法，數變易，三王象之，無常法
也。夫和氣變易，或前或退，故下上無
常。和者睹剛亦隨之，睹柔亦隨之，故
無常也。衰死囚亡之氣象萬物，數變
亂，無正相出入，五霸象之，其氣亂凶，
故不得有樂也。夫天地之性，樂以樂
善，不以樂惡也。夫天地之武以誅惡，
不以誅善。天地格法，不可反也。善
哉善哉。請問樂以樂善意，願聞大訣，
使愚生心悉解，而不敢復問，豈可聞
乎？子自若不解邪？謹已小解，恐下
古之人，積愚迷日久，雖與其文猶復不

解，復令犯天禁，故不敢不問，其大訣
易知者矣。善哉，子之言，得其意。
諾，安座，方解之。然夫上善大樂歲，
凡萬物盡生善，人人歡喜，心中常樂欲
歌舞，人默自相愛，不變爭，自生樂，上
下不相尅賊，皆相樂。故樂生於善以
樂善，天使自然如此也。善哉善哉。
夫大凶年，凡物無一善者，人人皆饑
寒，啼呼哭泣，更相尅賊。默自生愁苦
忿恚，心中不樂，何而歌舞樂，默自廢
絕，故凶年惡歲無樂，天使其自然無
也。是則明天不樂凶惡之證也。是故
樂爲樂善生，武爲興凶作。是故古者
帝王將興者，得應樂善也，將衰者得應
惡也，此者自然之法也。是故樂生善，
善生樂，凶凶生樂，武武生凶，無爲生
樂，樂生無爲，武生亂，亂生武，樂生歌
舞，歌舞生樂，凶惡生愁苦，愁苦生凶
惡。以吾文見下古之人，使其思之樂
之，訣說小竟於此。善哉善哉。

右五音樂當所動發前後得天地人以
意以致太平除災姦致和氣出大訣。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六

① 按據敦煌本《太平經目錄》，本篇目應爲「音聲舞曲吉凶訣」。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七

天樂得善人文付火君訣第二百七

今真人積善又賢，事事通。今天上皇洞平氣具至，今天上欲有可急得，子亦豈知之乎哉？小生性愚且蒙不及，唯天師。行，諸真人安坐，爲子悉陳之。今天上樂得善人，可以調風雨，而具生凡物者。初天地開闢以來，人爲善者少，少而中天意者，天常以是爲憂患，而今地上人無中天上可求者。今天上何不自生人，而反乃取於地上人乎？夫天地之生凡物也，兩爲一合。今是上天，與是下地爲合。凡陽之生，必於陰中，故乃取於此地上人也。又人含陰陽氣之施，必生於土泉，故皆象其土而生也。故五方異俗，天下小小而不同。故萬二千國，一部中人不相似也。子知之乎？唯唯，人生而常善者，付於父，故善人上付於天也。萬物之精，善者上合爲天，爲三光也。其中

者付於人，使其仕，順陰陽而理萬物也。其下者付於土，使步行而作事也。真人知之乎？唯唯。善哉善哉。是故今天上欲調風雨，具生萬物，樂得善人，故吾見遣下簡索之也。以文付真人，以與謹民，令付上火精道德之君，使以示天下人，共思吾書言。故以付真人，慎毋斷絕，子且病之，加戒慎事。唯唯。今愚生以爲，天上乃無極而正，獨與此下地爲合乎？善哉，子之難也。天雖上行無極，亦自有陰陽，兩兩爲合。今地下亦自有合乎？然地亦自下行何極，亦自有陰陽，兩兩爲合。如一陰一陽，上下無窮，傍行無竟，大道以是爲性，天法以是爲常，皆以一陰一陽爲喉衿，今此乃太靈自然之術也。無極之政，周者反始，無有窮已也。欲爲真人分別，一二而陳道之，真人會不知之耳。故略爲子舉其端，見其始，著其大綱，自思出其紀，令天下地上賢聖自美之耳。子知之耶？唯唯。願聞其教。諾。自詳記吾言於吾教，子上而息。唯唯。

天咎四人辱道誠第二百八

今天上有何大憎惡，名爲天咎。真人學用日久，豈亦深知之邪哉？今愚生不及何等也，願聞之。然古今諸爲道者，乃皇天之所取法也。最善之稱，冠無上，包無表，內無裏，出無間，入無孔，天下凡事之師也。生之端首，萬事之長，古今聖賢所得之長。今帝王之所以得天心，以自安民之父母，凡化之所從起也。真人知之邪，唯唯。夫道乃天也，清且明，不欲見汗辱也。而今學爲道者，皆爲四毀之行，共汗辱皇天之神道，並亂地之紀，訖不可以爲化首，不可以爲師法，不可以爲父母。俱共毀敗天之寶器，天之皆名之，名爲大反逆之子。汝居地上，不中師法，上天安而反中師法哉？子欲知其審實，此若小人居民間，不中師法也。至於帝王之前，寧而中師法不哉？如使處下，不中師法，而上天反畜之，以爲師法。中類天上與帝王之前，反當主畜

積邪惡之人邪哉？故天上深知其失道意，非故疾咎之也。今洞上皇氣至，不而復容此四人。此四人也，乃使天上天下，共賤爲道者，反名爲惡子。是故令使人道日衰消，休廢不復起。今天下之人共爲惡，正此四人所毀敗也。今天上大憎咎之，故欲更選七也。真人知之邪？愚生今受性頑鈍，訖能不解，何謂也？願聞之。子尚不即解，何望於俗人哉？諾。開耳精聽，爲子詳陳，道大瑕病所起，使天下後學者，令昭然知其失道也。其第一曰不孝，第二曰不而性真，生無後世類，第三曰食糞飲其小便。第四曰行爲乞者。故此四人者，皆共汙辱天正道，甚非所以興化，而終古爲天上天下師法者也。假令得道上天，天上簡問之，盡爲惡人，今不可以調風雨，而興生萬二千物，爲其師長也。可恢哉，可恢哉。小生聾暗，訖不知有過於天，今唯皇天明師，願見爲復重察察，分別解之，冀蒙心得更開。行，詳聆聽，爲真人具道其意，使可終古以爲萬世之法。後生謹良，

爲道者不復犯天禁，令使得道而上天，天上更喜之。比若地上帝王得善人，與共爲治，亦喜之也。故天上所進，地上亦然，豈不善哉？唯唯。聞命矣。道者乃皇天之師，天之重寶珍物也。爲者其行，當若天成。道者當上行，天乃好愛之仕也。今或有過誤，得道而上天者，天上受如問之，反皆有不謹孝之行。道爲化首，天爲人師法，何可反主畜舍，匿養天下不謹孝子哉？子親有此惡行，而天何宜，使此人長生，與其共事乎？若此，天反當主舍此惡人反逆之子邪？地上尚不仕，天安肯仕之乎，故不孝而爲道者，乃無一人得上天者也。雖去，但悉見欺於邪神佞鬼耳。會皆住死於不毛之地，無人之野，以戮其形，天之應人如影響，安得行惡而得善者乎？古今希有之也。地王雖爲道，前後衆多者，其度者少。今天上乃少善人，無可與共事者也，其行悉兇惡也。如是天何不即殺之，乃使到不毛之地，無人絕氣之野乎？所以不即滅殺之者，天地之間，其氣集多所而畜

容，故名爲中和。比若人和，無不而包容也。故得須臾，天者主執清明，比若居帝主之前，不可得容姦惡人也。故天上本不與等子爲治也，地上亦然也。天不與不謹孝子爲治，比若聖王不與不謹孝人爲治也。聖王尚不肯與爲治，天何肯獨與爲治乎哉？古者聖賢所以不與爲治者，乃深觀天法，象天爲行也，與愚者爲治，天即大恨矣。何以明之？人君與之爲治，天爲甚多災變怪，夷狄數來，是明天恨惡之證也。與重規合矩，券書何異哉？今天乃見人與之爲治，尚憎惡疾之，何肯乃自與其共事乎？人所惡，天亦惡之也，人所愛，天亦重愛之也。是故古者賢聖睹天意深，故常象天而爲行，不敢失銖分也。故而常獨與天厚，得天心也，如不與天心合，不得天心，則大凶矣。人行尚如此，何況今乃當爲天上簡士哉？天上簡士，乃當與天共事，治無窮極之術也。長相與並力，同心調氣，真人寧解不邪？宜自慎，吾言純天心意也，不可犯也，犯者死矣。□□哉。善哉善

哉。愚生心意，一善解於是。子尚裁一善解，俗人不解，冥冥憤憤是也。天疾之，故使吾下大言，具出天法，自是之後，學者戒之慎之。今天乃貴重傳相生，故四時受天道教，傳相生成，無有窮已也。以興長凡物類。故天者名生稱父，地者名養稱母。因六甲十二子、八卦之氣以爲紀，更相生轉相使，故天道得常在不毀敗，是常行施化之功也。今學道者純，當象天爲法，反多純無後，共滅消天統，其貞者尚天性也，氣有不及，其不貞者彊爲之，壅塞陰陽無道，種其施於四野，或反棄殺，窮其妻子而去者，是皆大毀失道之人也。無可法，是大凶一分之人也，不可以爲人師法，安而中天師法乎？夫皇天乃是凡事之長，人之父母也，天下聖賢所取象也，何用等失道妄爲，無世類之子，爲與共事乎？如天但與此子共爲治，天名爲主舍匿惡人，興凶術，何可以爲聖，治人上師乎？故不舍止之也。古者聖人大賢尚知諱，不肯與無後世類之人共事，與之爲治，悉不得天

心。故聖賢，天使其皆貴重有後世，而共憎惡人無後世也。聖人乃深知天意，故獨常法象之，不失銖分也。而況天乎哉？今天上久純無善人，故使吾下大語，以示勅後來，使愚者悉自知。若天上仕此人，天上反當主聚，無後世人邪？行如此，反得上天，天上反愛無後世，而不好生邪，故皆死於不毛地、不生之土，無人之野，令使各歸其類也。汝不好生，與天反，故投汝不生之處。汝好無人，故投汝無人之野。俗人冥冥不睹，則言其已度世矣，實不也。吾不敢欺真人也，吾親以天上行而下，睹與不睹，比若示盲者以日，言人欺之，反掩其口而笑，愚者比若此矣。真人慎之，天上所惡也，上亦然也。善哉善哉。愚生未嘗見是天上事，真真一覺於是。子努力爲善行，吾之文療天地之病，解帝王之愁苦。子功滿得上天，自往睹見之，吾言乃大效矣。唯唯。不敢道留，不敢懈怠也。子慎之無懈怠，審沮懈怠，大命絕矣。愚生甚畏天威，誠受行之。善哉善哉。

得天意矣。今天乃清且明，道乃清且白，天與道乃最居上，爲人法。清明者好清明，故三光上著天，各從其類，合如爲形。天之爲形，比若明鏡。比若人之有兩目洞照，不欲見汙辱也。若比聖王之前，常欲清明，不欲見汙辱。汙辱之，則得滅死之過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恢哉，可恢哉。是故人頭口象天，不欲樂見汙辱也，常欲得鮮明，得善物。故天下人以淹汙辱惡，與人良之，天乃遣雷電下，自捕取之。真人知是逆惡邪？唯唯。愚生甚畏之。今大中上古以來，人自言爲善，絕殊於俗人也。學爲道者，反多相示教食糞飲小便，相名爲質直善人，天與道大憎之。天上名此爲大反逆之子，天上不欲見其人形也。此大邪所著，犬猪之精所下也。夫道之生天，天之有道也，乃以爲凡事之師長。正道者所以興善，主除惡也。是故古聖賢帝王將興，皆得師道，入受其策智，以化其民人，師之貴之，乃言其能知天心意，象天爲行也。天上亦尊貴善道人，言其可與

和風氣，順四時，承五行，調風雨，助日月星宿爲光明也，而使萬物興也。今如此食糞飲小便，何可以爲師。今地上師尚不中，名爲逆子，何能反中天上師乎哉？小人甚愚也，甚淹汙辱天道。真人得極文，思其意，地上所惡，天上亦惡之，天上所惡，地上亦然。是地上人惡食糞飲小便，天上亦惡之，故乃遣雷電霹靂，下殺之也。此辭者，但可以曉地上人耳，天上惡之，劇於是。地上尚憎惡之，天上何用爲哉？天乃清明而鮮，何以反當主舍聚此食糞飲小便人乎？雖過誤，須臾得道，會不得上昇天也。悉往死於五廢絕氣敗凶之地，以順其行，以彰其過，各歸其所求，不欺之也。真人年有善竟，戒之慎之，以示後來。令洞上皇平氣至，不得容此惡行，犯之死明矣。可恢哉，可恢哉。真人知恢，是子覺也。子不恢，與之同罪。知而故爲之，罪不除。唯唯。不敢不敢。今上皇天之爲性也，常欲施與，故主施主與，主生主長，主出不主納，主勝不主服。服則爲逆。故天道

不可威劫也，劫迫之，則令人滅亡矣。天主善，主清明，不樂欲見淹汙辱。今天與道，乃無上之稱也。故帝王象天爲行也，稱無上之君，不敢失天行之銖分則吉，失之則大凶。今學道爲長生，純當象天也。天者好生，故學長生者，純守天第一生之氣，其爲行當隨天道意也。故地者主辱殺，主藏，不當隨地意也。夫道者，乃大化之根，大化之師長也，故天下莫不象而生者也。今下愚小人欲爲道，反無益於民人，而共淹汙辱天道，甚逆無狀，天上名之爲逆子，大凶之人也，天上不欲見之也。何謂也？愚生心結閉，未及之也。善哉，子之問乎？天使子言，詳開耳目而聽。夫天與道，不好施好生好稱邪？爲之何不卜卦賦藥，有益於民人，而使神治人，病固止也。此三人也，皆得稱師，不利天道，不敢淹汙辱天道。夫天道不欺人也，常當務至誠。天道不欺以欺，即其後久久日凶衰矣。天之爲道也，不樂淹汙辱，不欲利人。天乃無上，道復尚之，道乃天皇之師法也，乃

高尚天。是故天與道者主修正，凡事爲其長。故能和陰陽，調風雨，正晝夜，列行伍。天地之間，莫不被恩受命，各得其所者。今下愚爲道，反爲欺慢癡狂，乃共惑亂天之道，毀敗天之化首，反行乞丐求人之物，無益於民間，淹汙辱天道。內利百姓，不可以爲師法，反使後生者，相教每爲道，道令人癡狂慢欺，又行被淹汙辱而乞丐，因此行而名之，謂爲癡狂乞丐者之道。反使凡人共罵天，共賤正道，斷絕大化，天甚惡之，道甚疾之，天上不欲見其形也。今天上皇洞正氣大至，日月星羅列，皆重光道與天，當調風雨，和陰陽，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前人邂逅得道，而昇上天，無可仕者也，天上問之悉有過，不可與共事，汝等乃居地上，尚見謂爲癡狂乞丐者，不中帝王之師，安而中天上之師哉？天其惡之，大道衰廢，咎在下古人相學失法度，天病之，大悞悞。天道不通，故遣吾下與真人共談，分別道得失。樂天下人一覺，俱知天上意，改其行，易其心，不復犯

天禁，則學者成矣。如修其故行，天不上之也。會當復往死於五辱之地，付命於五汙之土，絕洞無人癡狂之野，上無三光，下無良土，何也？願聞之，其過何重也？不謫之也。天道爲法，各從其類，下奪之也。如是何以不即殺之，乃到此乎？欲即滅殺之，又其人自言，欲長生而至信。欲中殺之，又反且哭天啼地，自言甚冤，又不自知其過所由出。故天考之徒之，其後投於五辱癡狂之土，使自知也。子欲知其實審，比若明王考人過責，非肯即殺之也，猶當隨其罪大小詣獄，大罪大獄，小罪小獄，治之使其人服，自知乃死，不恨而無言也。如不窮其辭語，會自言冤，懷恨而死。故五霸之君，其民臣多懷恨而死者也。子欲知天上之治刑如此矣，真人解邪？可怪哉，可怪哉。子知驚怪，生之門也，不知驚怪，死之根也。子慎吾言，吾言正天之兵，不可詆冒，詆冒令人傷，小詆小傷，大詆滅亡也。戒真人一言，下古之人積愚，信其無知之心，且言不然自窮矣。吾親以天上

行，而下知其□□，萬不失一也。吾不敢欺子也，欺子不畏真人，乃畏天威，故吾言乃信，復信所以言復重者，乃恐其固固有失之者。故復重使其言多文□□。天上之事，實遠難知，故文時時下，合於地也。地上善，即天上善也，地上惡，即天上惡也。故人爲善於地上，天上亦應之爲善；人爲惡於地上，天上亦應之爲惡，乃其氣上通也。五氣相連上下同，六甲相屬上下同，十二子爲合上下著，無有遠近皆相通。其下善，其上明，其下惡，其上凶。故五行興於下，五星明於上。此者，天所以曉於天下人也，凡三光皆然。天上復與地下三光相通，三光明於下，天上亦然，天上明於上，地上亦然，兩兩相應，和以爲經，於天上大善，地上亦然。猶天有六甲十二子，地上亦然，地上有六甲十二子，天上亦然。故常上下相應，不失銖分也。真人其慎之。吾言雖遠，慎無閉藏，以示學者，傳之必齋戒，其慎之。案文爲法，勿得暗誦也。唯唯。願請問太上中古以來，諸相教爲

道者，反多有去家棄親，捐妻子，反多有乞丐，癡狂詳欺，食糞飲小便，後學者多以相教示，皆有師法，亦不苟空也。善哉，子之難問，得其惡意。天疾之，教子問之邪？其言何一巧也，子何故問此乎？怪其久矣，無於質問，常若悒悒。善哉，天果使子主問事邪？諾。開兩耳，且爲子分別言之。夫上天初出真道之時，不如此也。悉作孝養親，續嗣有妻子，正形容，不癡狂，食糞飲小便也。皆以其道，動作中法。上士爲帝王之師輔，傳類相養，無有傷者。於此之時，比若三皇五帝，動以正道，務相利不相害傷也。故得以正道行，不自匿藏。三王紊亂，五霸將起，君臣民更相欺慢，故僞作癡狂。尚恐見知，乞丐食糞飲小便，是困窮之行也，困窮之辭也。夫道亦有衰盛，比若此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矣。下古多見霸道，乞丐棄其親，捐妻子，食糞飲小便，是道之衰，霸道起也。故三皇五帝多得道上天，或有尸解，或有形去，三王以壽，五霸無得正道者，皆戰鬥死於野。今

下古守此霸道，亦皆死於野，此之謂也。吾不欺真人，是亦道之霸，與霸王同耳，安得上升天哉？善哉善哉。愚生之心，真真已解矣，不意道亦有霸也。天師解之，乃後知之。誠誠□□哉，子可謂開矣。請問今學者，當奈何乎哉？然今者天道大周備，自今以往，與古異。欲修中古霸道法，真道不得來。真人宜戒之慎之。欲樂長存，修吾文，失銖分之間，命不全，可不守乎？道之元皇道已起，火光行之，霸道絕矣。天雖浩大，自有分理，以示文凡人，令共議之。宜屬上者屬上，宜屬中者屬中，宜屬下者屬下，宜上下中共之，何不睹其誠信□□，比若與天語。善哉善哉。時氣平矣。真人何以知之乎？見天親遣天師下言，知天氣平矣。善哉善哉，子得其意。願復請問一兩事，不敢多言。行道之，自今以往，求道皆當於何哉？皆求之於閑室，無遠父母而去妻子。以漸爲之，僻漏乃止，或內不善而僻漏，無可益也，反且先死。各自考實，行不負天，人乃可欺，

天不可欺也，忽憂人爲非也。使各以是自治，不敢爲道者，即惡人也，欲欺僞者也。以是占之，萬不失一也。學人若此，姦猾絕矣，善人與惡人可見矣。此名爲皇天簡士書，上可得度世，中可爲帝王輔，下愚無知，固固可爲，民間謹子。真人重知之。唯唯。願聞僻漏得道，去云何？然道成去而已，如道未成，爲日守父母，保妻子，日日以漸，清靜爲之，且自知其意矣。賢者共策此言。唯唯。

右天上簡士文與道斷為棄霸續命人
自易心姦猾消守親保妻子。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七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八

禁燒山林訣第二百九

請問皇天上洞極之師，師幸哀愚生不肖，乃告語以天上之事，誠非小生所敢望也。既加得已，開其道路，使得知天上事。願聞天上皆何所喜，何所禁，唯得其戒。誠日夜思惟其意，不敢犯之，以示後生。善哉，子之問也，得其要意。真人安坐，爲子道之，可傳萬世，無有去時也。唯唯。受命厚厚。勿謝。子爲天地問疑，吾主爲天談，非子之私也，俱共公事，何須謝哉？欲不謝，若爲輕道易事愁師，謝又觸忌諱。不謙也。但恐書益文多辭，令難知，故止真人言耳。夫辭者，道之柄，文之所從起也，勿悒悒，方爲子分別之。唯唯。今天上乃上皇洞平氣俱至興盛，陽日光明，邪氣止休，正氣遂行，衰者消去，道德陽。天上急禁絕火燒山林叢木之鄉，何也？願聞之。然山者，太

陽也，上地之綱，是其君也。布根之類，木是其長也，亦是君也，是其陽也。火亦五行之君長也，亦是其陽也。三

禁之也。善哉，愚生過問此，甚畏之矣。子知畏之，生之根也，不知畏之，凶之門也。唯唯。

燒下田草訣第二百一十

君三陽，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燒山林叢木，木不燒則陰中。陰者稱母，故倚下也。天所以使子丑寅最先發去興多，興多則火王，火王則日更明。丙丁興，巳午悅，何也？願聞之。

請問下田草，寧可燒不？天上不禁燒也。當燒之。獨可故當燒之乎？願聞之。然草者，木之陰也，與乙相應。木者，與甲相應。甲者，陽也，與

此天格也，性也。其母盛多而王，則其子相。其子相，則受氣久長，得延年，故天上止之也。陽盛即陰姦日消，陽衰則陰姦日起。故姦猾者常起暮夜，是陽衰而姦起之大證也。故天上乃欲除姦，故禁之也，此自然之術法也。天上亦然，地上亦然。善哉善哉。請問

木同類，故相應也。乙者，陰也，與草傷木，木傷則衰陽，陽衰則偽姦起，故當燒之也。又天上言，乙亦陰也，草亦陰也，下田亦土之陰也。三陰相得，反

三陽相得，何故凶衰乎？善哉，子之問也，得其意。然三陽者，應天陽、地陽、人陽。三盡陽也，無一陰，三盡君也，無一臣，三盡男也，無一女。名爲滅亡之路，無後之道也。不敢復傳類，不而復相生成，故凶也。是所謂有天而無地，有日而無月，有上而無下，有表而無裏。天上名此爲立敗之紀，故惡之

共生姦。故玄武居北極陰中，陰極反生陽。火者，陽也，陰得陽而順吉，生善事。故天上相教，燒下田草以悅陰，以興陽，故燒之也。天上亦然也。甲者，天上木也。乙者，天上之草。寅與卯何等也？然寅者亦陽，地上木也。卯者，陰也，地上之草也。此四事俱東行也。但陽者稱木，陰者稱草，此自然

無一臣，三盡男也，無一女。名爲滅亡之路，無後之道也。不敢復傳類，不而復相生成，故凶也。是所謂有天而無地，有日而無月，有上而無下，有表而無裏。天上名此爲立敗之紀，故惡之

之法，天上之經也。吾不敢欺真人也。子爲天問事決疑，吾爲天說事，二人共職，共理陰陽，除天地之病，令帝王不愁苦，萬二千物各得其所。莫不悅喜而出見，無有冤結者也。善哉善哉。然真人可謂知道矣。不敢不敢。然學而問道，有何謝乎？唯唯，繫之胸心，無有去時。善哉善哉，學問得其數矣。

無一臣，三盡男也，無一女。名爲滅亡之路，無後之道也。不敢復傳類，不而復相生成，故凶也。是所謂有天而無地，有日而無月，有上而無下，有表而無裏。天上名此爲立敗之紀，故惡之

今天上良善平氣至，常恐人民有故犯時令而傷之者，今天上諸神共記好殺傷之人，畋射漁獵之子，不順天道而不爲善，常好殺傷者，天甚咎之，地甚惡之，群神甚非之。今恐小人積愚，不可復禁，共淹汙亂洞皇平氣。故今天之大急，部諸神共記之，日隨其行，小小共記而考之。三年與閏并一中

無一臣，三盡男也，無一女。名爲滅亡之路，無後之道也。不敢復傳類，不而復相生成，故凶也。是所謂有天而無地，有日而無月，有上而無下，有表而無裏。天上名此爲立敗之紀，故惡之

考，五年一大考，過重者則坐，小過者減年奪筭。三世一大治，五世一滅之，故今天上集三道行文書，群神共記過，斷好殺傷刑罰也，而興樂地上亦然。

無一臣，三盡男也，無一女。名爲滅亡之路，無後之道也。不敢復傳類，不而復相生成，故凶也。是所謂有天而無地，有日而無月，有上而無下，有表而無裏。天上名此爲立敗之紀，故惡之

考，五年一大考，過重者則坐，小過者減年奪筭。三世一大治，五世一滅之，故今天上集三道行文書，群神共記過，斷好殺傷刑罰也，而興樂地上亦然。

無一臣，三盡男也，無一女。名爲滅亡之路，無後之道也。不敢復傳類，不而復相生成，故凶也。是所謂有天而無地，有日而無月，有上而無下，有表而無裏。天上名此爲立敗之紀，故惡之

考，五年一大考，過重者則坐，小過者減年奪筭。三世一大治，五世一滅之，故今天上集三道行文書，群神共記過，斷好殺傷刑罰也，而興樂地上亦然。

無一臣，三盡男也，無一女。名爲滅亡之路，無後之道也。不敢復傳類，不而復相生成，故凶也。是所謂有天而無地，有日而無月，有上而無下，有表而無裏。天上名此爲立敗之紀，故惡之

考，五年一大考，過重者則坐，小過者減年奪筭。三世一大治，五世一滅之，故今天上集三道行文書，群神共記過，斷好殺傷刑罰也，而興樂地上亦然。

考，五年一大考，過重者則坐，小過者減年奪筭。三世一大治，五世一滅之，故今天上集三道行文書，群神共記過，斷好殺傷刑罰也，而興樂地上亦然。

真人幸爲善，常欲有德於皇天，而憐帝王愁苦，時氣不和，實咎在人好殺傷，畋射漁獵，共興刑罰，常有共逆天地之心意。故使久乖亂不調，帝王前後得愁苦焉，是重過也。真人幸欲常有功於天，有恩於帝王，今天上積疾毒之。群神教吾言，故今以文付真人，歸有德君，以示天下。人得文各自深省，思過失，念書言。天今良平氣俱至，不喜人爲嫉賊，吾知天上有此言，今敢不下道之，不言恐爲嫉賊，害在吾身，吾不敢犯也。故以事報，諸真人慎之。真人不言，害在子身，以示凡人，愚人欲犯之，害在其身，天亦不復過責真人也。自今以往，天乃興用群神，使行考治人。天上亦三道集行文書以記過，神亦三道行文書以記過，故人亦三道行文書以記過。故人取象於天，天取象於人，天地人有其事，象神靈，亦象其事法而爲之。故鬼神精氣於人諫亦諫，常興天地人同時。是故神應天氣而作，精物應地氣而起，鬼應人治而鬥。此三者，天地中和之疾使，隨神氣

而動作，應時而往來，絕洞而無間，往來難知處。故今天道傳治，與往古殊異，以今占古多不中，以古占今不復應。故古文衰竭難復用，用之不比中，又有集處真真文。故天上言拘校。前後三合，取中善者以明事，以合意。然後天上道正，王道備，邪惡悉去，帝王大樂，乃無事，人自爲謹得天意。真人知此事重乎？唯唯。善哉，子知其意矣。

右天上禁火以興生，斷刑傷殺止畋射，獵不順天時氣，爲天所惡，記見在知赤初受符更始文。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八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九

三者為一家陽火數五訣第二百一十二

下愚之生願一請問，今天道當具，無不有無不包容也。天上何睹，何故一時悉欲生，而急刑罰乎？善哉，子之難問，得其意。吾常甚好子之言，子之言常發起吾意，使吾道興。子向不能難問，誰復而難問者乎？故天道久斷，絕閉而不通，天甚疾苦之。吾久悒悒，欲言無可與言者，故天道失其分理久矣。歲歲至歲，至於今。天運生聖人，使其語，無而盡解除其病者。故乃使真人自來，與吾相睹，乃一得爲天具語。子難常獨深得天意。安坐，爲子悉陳道之。吾欲不言，畏天威也。故得子問者，輒欲言無可匿也。真人亦知之邪？唯唯。然子解解矣。今天上所以盡悉欲生長，而急害傷者，天道常有格三氣。其初一者好生，名爲陽；

二者好成，名爲和；三者好殺，名爲陰。故天主名生之也，人者主養成之，成者名爲殺，殺而藏之。天地人三共同功，其事更相因緣也。無陽不生，無和不成，無陰不殺。此三者相須爲一家，共成萬二千物。然天道本末中也。今者天道初起以來，大周復反，來屬人屬陽。陽好生而惡殺，生者須樂，乃而合心爲一相生，而中有殺氣輒傷，不能相生成。子欲知其信實，比若胞中之子，不可有小害。輒傷死，死不復生，輒棄一人，爲是連傷而不止，便絕滅無後世矣，一家無統絕去矣。故尤大急，刑罰殺傷也。天道同不常如此耳。今者大急，復更爲真人察察分別之，使下古人大覺知天道。今不欲殺傷訣意，所以更爲真人察察言者，俗人隨吾，但無事習文辭，而作巧語也。故更爲其陳刑天證。今甲子天正也，日以冬至初還反本。乙丑地正也，物以布根，丙寅人正也，平旦人以初起，開門就職。此三者，俱天地人初生之始，物之根本也。初生屬陽，陽者本天地人元氣。

故乾坎艮震在東北之面，其中和在坎艮之間，陰陽合生於中央。故凡懷妊者，在頭下足上，中腹而居，微在中和之下。陽合者生於最先發去，出其形氣，投於他方者，此主天地人三氣初生之處，物之更始以上下，不可有刑殺，氣居其中也。置其德氣陽氣，乃萬物得遂生，如中有凶氣輒傷。故出其刑去之也。今者天道大周更始，以上下純陽治天治，故急斷刑罰也。天者稱神，陽亦稱神，故今天使神治人。真人欲知吾書文，與天相應不？自今以往，犯吾書文，欲好刑殺者，天上亦且考之。人亦且更急之，神亦且考之。天地上異處同謀，鬼神不與人同家，亦且同謀，是天平氣且至也。天初氣更始於天上，地初氣更始於地下，人初氣更始於中央。此三氣方俱始生，不欲見刑惡凶氣，俱欲得見樂氣，故自今以往，天與地樂斷刑也。真人知之乎？唯唯。愚生暗昧，以爲天上行疾人爲惡，而禁刑殺傷也。不意乃天地人在懷妊之氣，更始之本元也。見天師說

之，甚惶甚慄。子知惶且慄，可謂覺悟，知天道意矣。善哉，曉事生戒此文，慎無斷絕爲身害。唯唯。不敢不取。行去重之。凡人學問，各爲身計，務順天道。唯唯。出此天上禁忌，勿藏。唯唯。請問天道何故正以今爲大周，爲元初，乃更大數考正文哉？善乎，子之難問也，大得天心意。然今者，五陽之上長也，五火之始也。火之最上者，上爲天，爲日月之色者。火赤與天同色，天之色赤，火亦赤，赤者迺稱神。天與神者常昌，得凡事之元。是故十一月爲天正，天上亦然。故其物氣赤，赤者日始還反。其初九氣屬甲子，爲六甲長上首也。甲者爲精，爲凡事之心，故甲最先出於子，故上出爲心星。故火之精神，爲人心也。人心之爲神聖，神聖人心最尊真善。故神聖人心，乃能造作凡事，爲其初元首。故神聖之法，乃一從心起，無不解說。故赤之盛者，爲天爲日爲心，天與日與心常明，無不而照察。故自今以往，行此道者，姦邪之屬悉絕去矣。夫陽之

生者，於幽冥之中。是故陽氣起於北，而出於東，盛於南，而衰消於西，天之爲法如此矣。善哉，願聞今陽之生者，何故正於幽冥中乎？夫生者皆反其本，陰陽相與合，乃能生。故且生者，悉復其初始也。天地未分，初起之時，乃無有上下日月三光，上下洞冥，洞冥無有分理。雖無分理，其中內自有上下左右，表裏陰陽，具俱相持，而不分別。若陰陽相持始共生，其施洞洞，亦不分別。已生出，然後頭足具。何知陰陽之初，生之始如是矣。故人今將變化而施生者，悉往就幽冥閑處，天使不忘其本也。人初受天地之法，是其先也，故天使其不忘也。善哉善哉。見皇天師言，乃知分理也。子可謂易示曉矣。請問陽與火何獨伍乎？行氣者各自有伍，非獨火也，金火最爲伍，赤帝之長。故天策書非云邪？丙午丁巳爲祖始。始者，先也，首也。故書言祖始也。萬事之始，從赤心起，心者洞照知事，陽始於陰中，亦洞照。故水者，外暗內明而洞照也，中有陽精也。

故陽始起於北，而陰始起於南，十一月地下溫，五月地下寒。今陰陽始起，何不於天上，而正於地中乎？善哉，子之難問也。然地爲母，父施於母，故於陰中也，其施陽精，同始發於天耳。陽者，其化始氣也，微難睹，入陰中成形，乃著可見，故記其陰中，不記其陽也。今天雨雪，同是其施化之道，見可睹，而言陽施精微，不可睹乎？善哉，子之言也，難得其意，欲爲真人分別說之，恐天道大形見，故不爲子說也，然恐真人心恨。夫爲人師，爲人上者難，請安坐，爲子微說之。天雨雪造將爲之時，呼吸但氣耳，陰陽交相得，乃施可睹，於此之時，天氣下，地氣上，合其施。故雨雪有形而可見也。請問：今或有山潰雲上，皆可睹，而言不可睹，何也？欲不問，苦悒悒，今故具問之，爲弟子不謙，不也不問，無以得知之，致當問之，無所疑也。諾。爲子微說之，不可窮極。然雲雨潰山，此者陰之盛怒，而不自忍傷陽化，凶事也，非善變也。有傷於化之道，陰之失也，陰之傷

也。真人勿復窮問，天道亦不可察察盡言也。子自思其意。唯唯。行去。

道祐三人訣第二百一十三

真人再拜，謹問天師道。太平氣至，誰者當宜道哉？誰者不宜道乎？善哉，子問事也。夫道與人，比若風雨，爲者則善，不爲則已。好爲者，則其人也，不好爲者，即非其人也。爲者不用力，易開通者，即是其人也，不開不通，終日無成功，即非其人也。爲之即吉，不爲則凶，是其人也。不爲之，其人自吉善，無所疾苦，已爲之後，反有所疾苦，即非其人也。又凡人自養，不可不詳察也。夫道者，乃正人之符也。疾病鬼物者，廼邪惡之階路也，賊殺良民之盜賊也。或見人且入正道，因反怒人，與人爭鬥，於人爲正道，反凶不爲善，反安隱於等之間，不可不謹詳自精者，得道則吉，失道則凶也。死生之命，不可自易，而不謹詳也。善哉善哉，愚生已解矣。然真人既問疑事，

且告真人天要語。吾道之所以而長久養者，人而樂道樂德樂仁，忽於凡事獨貪生耳，道正長於養守此二人也。過此而下者，吾道不而長久養也。何哉？夫人道乃無不覆蓋，何故獨宥此三人，不宥餘哉？然善哉，子之難問也，得其意。夫大道之出也，人皆蒙之恩，乃及草木，莫不化爲善，皆得其所俱，而各竟其天年。夫無道德不仁，不可久養也。何哉？然但以其不好道德仁也。夫好道德仁，何故獨可久養哉？願聞其意。然子曉事生哉，其問事絕訣也，詳聽，爲子分別言其意。唯唯。然是好道德仁，此三人皆有三統之命。樂好道者，命屬天，樂好德畜養者，命屬地，樂好仁者，命屬人。此三人者，應陰陽中和之統，皆有錄籍，故天上諸神言，吾文能養之也。行不若此，亦無錄籍，故吾文不能久養之也。今太平氣至，無姦私，故不而久養姦惡之人也。不如往者內亂之時，能包養惡人也。願聞其竟說。然姦邪惡氣出，活者反能久養姦惡之人也，而不能

久養善人者，是其衆害多，善者少也。比猶若大寒至，而熱氣衰也。今正氣至，乃不能久養姦惡之人，比若陽氣至，而陰氣消亡也。夫太陽上赤氣至，乃火之王精也。火之王者，乃光上爲日。日者乃照察姦惡人，故言不得爲非，故不容惡人也。又道者主生，德者主養，仁者主用心故愛。春即生，夏者即養，人則用心治理，養長萬物。故太陽所生養長，用心最勞苦，此之謂也。善哉善哉。愚生重聞命乎。然安坐，爲子更有所脩解。唯唯。一事學道，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二事學德，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三事學仁，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四事學官，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五者好畜聚財業，大多者在天，中多者在神靈，小多者在人也。然此五事，大度中度小度，一由力之，歸命於天，歸德於地，歸仁於人，守此三事。學身以賢心善意，思之惟之，身迺可成，積之聚

之，神且自生，守之養之，道且自成，樂之好之，身且自興。天道無親無疏，付歸善人。是故天自力行道，日一周，所以一周者，凡物之生，悉法六甲五行四時而生，一氣不至，物有不具，則其生不足不調矣。爲人君上父母，而不調大過也。故天日一周，自臨行之也。所以自臨行之者，假令子水也。但有水氣未周，五行氣不足，四時氣不周，故爲行而臨之。甲加其上，有木行，有春氣。丙加其上，有火行，有夏氣。戊加其上，有土行，有四季中央之氣。庚加其上，有金行，有秋氣。壬加其上，有水行，有冬氣。五身已周，四氣已著，乃凡物得生也。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乃無爭訟者，故可爲人君父母也。夫人爲道德仁者，當法此乃得天意，不可自輕易而妄行也。天道爲法如此，而況人乎？故上士法天，其道乎；中士法地，其德乎；下士法人，其仁乎。過此而下者，不屬於人，故與禽獸草木，同乎無常命。真人得吾文書，自深思其要意，緣而無善，與

天相得同事也。與吾文反者，乃天地之怨也，吾亦不耐也。吾文書所惡，正是也。真人慎之，以付上士，歸縣官，示凡人。自今以往，天與古異。善哉善哉。

右分別太平文出所宜所不宜訣。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九

(王卡點校)

004 太平經鈔

經名：太平經鈔。原不題撰人，據考應為唐末道士閻丘方遠節鈔《太平經》而成。凡十卷，每卷相當於原經一部十七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

太平經鈔甲部卷之一

太平金闕帝晨後聖帝君師輔歷紀歲次平氣去來兆候賢聖功行種民定法本起。

問曰：三統轉輪，有去有來，民必有主，姓字可得知乎？善哉，子何為復問此乎。明師難遭，良時易過，不勝喁喁，願欲請聞，愚闇冒昧，過厚懼深。噫，非過也。天使子問，以開後人，今悟者識正，去偽得真，吾欲不言，恐天悒悒，亂不時平。行安坐，當為子道

之，自當了然，無有疑也。昔之天地，與今天地，有始有終，同無異矣。初善後惡，中間興衰，一成一敗，陽九百六，六九乃周，周則大壞。天地混齏，人物糜潰，唯積善者免之，長為種民。種民智識，尚有差降，未同泱一，猶須師君。君聖師明，教化不死，積鍊成聖，故號種民。種民聖賢，長生之類也。長生大主，號太平真正太一妙氣皇天上清金闕後聖九玄帝君，姓李，是高尚太之胄，玉皇虛無之胤，玄元帝君時太皇十五年太歲丙子兆氣，皇平元年甲申成形，上和七年庚寅九月三日甲子卯時，刑德相制直合之辰，育於北玄玉國天岡靈境人鳥閣蓬萊山中李谷之間，有上玄虛生之母九玄之房，處在谷陰玄虛。母之始孕，夢玄雲日月纏其形，六氣之電動其神，乃冥感陽道，遂懷胎真人，既誕之日，有三日出東方，既育之後，有九龍吐神水。故因靈谷而氏族，用曜景為名字。厥年三歲，體道凝真，言成金華。五歲，常仰日欣初，對月歎終，上觀陽氣之煥赫，下睹陰道以虧

殘。於是斂魂和魄，守胎寶神，錄精填血，固液凝筋。七歲，乃學吞光服霞，咀嚼日根。行年二七，而有金姿玉顏，棄俗離情，擁化救世，精感太素，受教三元，習以三洞，業以九方。三七之歲，以孤棲挫銳。四七之歲，以伉會和光。五七之歲，流布玄津，功德遐暢。六七之歲，受書為後聖帝君，與前天得道為帝君者，同無異也。受記在今，故號後聖，前聖後聖，其道一焉。上昇上清之殿，中遊太極之宮，下治十方之天，封掌億萬兆庶，鑒察諸天河海，地源山林，無不仰從，總領九重十疊，故號九玄也。七十之歲，定無極之壽，適隱顯之宜，刪不死之術，撰長生之方。寶經符圖，三古妙法，秘之玉函，侍以神吏，傳受有科，行藏有候，垂謨立典，施之種民。不能行者，非種民也。今天地開闢，淳風稍遠，皇平氣隱，灾厲橫流，上皇之後，三五以來，兵疫水火，更互競興，皆由億兆心邪形偽，破壞五德，爭任六情，肆兇逞暴，更相侵凌，尊卑長少，貴賤亂離，致二儀失序，七曜

違經，三才變異，妖訛紛綸，神鬼交傷，人物凋喪，眚禍荐至，不悟不悛，萬毒恣行，不可勝數。大惡有四，兵病水火。陽九一周，陰孤盛則水溢；百六一匝，陽偏興則火起。自堯以前，不復須述，從唐以後，今略陳之，宜諦憶識，急營防避。堯水之後，湯火爲災，此後徧地小小水火，罪重隨招，非大陽九、大百六也。大九六中，必有大小甲申，甲申爲期，鬼對人也。災有重輕，罪福厚薄，年地既異，推移不同。中人之中，依期自至，中之上下，可上可下，上下進退，升降無定。爲惡則促，爲善則延，未能精進，不能得道，正可申期，隨功多少。是以百六陽九，或先或後，常數大曆，准擬淺深。計唐時丁亥後，又四十有六，前後中間甲申之歲，是小甲申，兵病及火，更互爲災，未大水也。小水徧衝，年地稍甚。又五十五丁亥，前後中間，有甲申之年，是大甲申，三災俱行，又大水蕩之也。凡大小甲申之至也，除凶民，度善人，善人爲種民，凶民爲混齋。未至少時，衆妖縱橫互

起，疫毒衝其上，兵火繞其下，洪水出無定方，凶惡以次沉沒。此時十五年，遠至三十年內，歲災劇，賢聖隱淪，大道神人更遣真仙上士出經行化，委曲導之，勸上勵下，從者爲種民，不從者沉沒，沉沒成混齋，凶惡皆蕩盡。種民上善，十分餘一，中下善者，天滅半餘，餘半滋長日興，須聖君明師大臣，於是降現。小甲申之後，壬申之前，小甲申之君聖賢，嚴明仁慈，無害理亂，延年長壽，精學可得神仙，不能深學太平之經，不能久行太平之事。太平少時，姓名不可定也。行之司命注青錄，不可司錄記黑文。黑文者死，青錄者生。生死名簿，在天明堂。天道無親，唯善是與，善者修行太平，成太平也。成小太平，與大太平君合德，大太平君定姓名者，李君也。以壬辰之年三月六日，顯然出世，乘三素景輿，從飛輶萬龍，舉善者爲種民，學者爲仙官，設科立典，獎善杜惡，防遏罪根，督進福業之人，不怠而精進，得成神真，與帝合德。懈退陷惡，惡相日籍，充後齋混

也。至士高士，智慧明達，了然無疑，勤加精進，存習帝訓，憶識大神君之輔相，皆無敢忘。聖君明輔靈官，祐人自得不死，永爲種民，升爲仙真之官，遂登後聖之位矣。

後聖李君太師，姓彭。君學道在李君前，位爲太微左真。人皇時，保皇道君並常命封授兆民，爲李君太師，治在太微北塘宮靈上光臺。二千五百年轉易名字，展轉太虛，周旋八冥，上至無上，下至無下，真官希有得見其光顏者矣。

後聖李君上相方諸宮青童君。

後聖李君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

後聖李君上傅白山宮太素真君。

後聖李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王君。

右五人，一師四輔。輔者，父也，

扶也。尊之如父，持之得行，總號爲輔。分而別之，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承者，發言舉事，拾遺充足，制斷宣揚，即是宰也。疑者，向思未得，啓發成明，即是傅也。弼者，必定猶豫，即是保也。扶君順師，周匝入道，即是相

也。四五占候，俱詳可否，贊弘正化，總曰輔師。閑居之時，前向有疑問之傅，後顧慮遺問之承，右有所昧問之弼，左有未明問之輔。諮詢四輔，相保傅宰，成功在師，不可闕也。聖帝垂範，使後遵行。入有保，保用事也。陰屬右，靜寶真也。出有師，師用事也。陽屬左，動歸寂也。至此最難，故略輔相而言師也。望有傅，傅在前，敷說議趣也。顧有宰，宰在後，決斷是非也。其餘公卿有司，仙真聖品，大夫官等三百六十一，從屬三萬六千人，部領三十六萬人，民則十百千萬億倍也。常使二十四真人密教有心之子，皆隸方諸上相，不可具說，但諦存其大，自究其小也。善哉，今日問疑，更聞命矣。

問曰：李君何所常行，而得此高真，太師四輔學業可聞乎？善哉，子爲愚者，迷不信道，學不堅固，進退失常，墮卑賤苦，故勤勤問之乎？今爲子說之。夫無始中來，積行久久，一善一惡，不可具言，言之無益。今取近所行，得成高貴者，靈書紫文爲要。東華

玉保高晨師青童大君，大君清齋寒靈丹殿黃房之內，三年上詣上清金闕。金闕有四天帝，太平道君處其左右，居太空瓊臺洞真之殿，平玉之房金華之內，侍女衆真五萬人，毒龍電虎，獬天之狩，羅毒作態，備門抱關，巨蚪千尋，衛於墻堦，飛龍奔雀，溟鵬異鳥，叩啄奮爪，陳于廣庭。天威煥赫，流光八朗，風鼓玄旌，回舞旄蓋，玉樹激音，琳枝自籟，衆吹靈歌，鳳鳴玄泰，神妃合唱，麟舞鸞邁，天鈞八響，九和百會。青童匍匐而前，請受靈書紫文，口口傳訣，在經者二十有四。一者真記諦，冥諳憶；二者仙忌詳，存無忘；三者探飛根，吞日精；四者服開明靈符；五者服月華；六者服陰生符；七者拘三魂；八者制七魄；九者佩皇象符；十者服華丹；十一者服黃水；十二者服迴水；十三者食環剛；十四者食鳳腦；十五者食松梨；十六者食李棗；十七者服水湯；十八者鎮白銀紫金；十九者服雲腴；二十者作白銀紫金；二十一者作鎮；二十二者食竹筍；二

十三者食鴻脯；二十四者佩五神符。備此二十四，變化無窮，超凌三界之外，遊浪六合之中，災害不能傷，魔邪不敢難，皆自降伏，位極道宗，恩流一切，幽顯荷賴。不信不從，不知不見，自是任闔，永與道乖，塗炭凶毒，煩惱混齷，大慈悲念，不可奈何。哀哉，有志之士，早計早計，無負今言。曰：善哉善哉，今日問疑，更聞命矣。

太平經鈔甲部卷之一

①按本篇經文據考應爲南北朝上清派道士偽造，非原本《太平經》甲部之抄本。《太平經鈔》癸部應爲原甲部之文。可參見敦煌目錄。又見王明《論太平經鈔之譌》

太平經鈔乙部卷之二

合陰陽順道法。還年不老，大道將還，人年皆將候驗。瞑目還自視，正白彬彬。若且向日時，身爲安著席。若居溫蒸中，於此時筋骨不欲見動，口不欲言語，每屈伸者益快意，心中忻忻，有混潤之意，鼻中通風，口中生甘，是其候也。故順天地者，其治長久。順四時者，其王日興。道無奇辭，一陰一陽，爲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亂，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詳思此意，與道合同。

錄身正神令人自知法。天之使道生人也，且受一法一身，七縱橫陰陽，半陰半陽，迺能相成。故上者象陽，下者法陰，左法陽，右法陰。陽者好生，陰者好殺。陽者爲道，陰者爲刑。陽者爲善，陽神助之。陰者爲惡，陰神助之，積善不止，道福起，令人日吉。陽處首，陰處足。故君貴道德，下刑罰，取法於此。小人反，下道德，上刑罰，

亦取法於此。故人乃道之根柄，神之長也。當知其意，善自持養之，可得壽老。不善養身，爲諸神所咎，神叛人去，身安得善乎。爲善不敢失繩纏，不敢自欺，爲善亦神自知之，惡亦神自知之，非爲他神，仍身中神也。夫言語自從心腹中出，傍人反得知之，是身中神告也。故端神靖身，乃治之本也，壽之徵也。無爲之事，從是興也。先學其身，以知吉凶。是故賢聖明者，但學其身，不學他人，深思道意，故能太平也。君子得之以興，小人行之以傾。

脩一却邪。天地開闢貴本根，乃氣之元也。欲致太平，念本根也。不思其根名大煩，舉事不得，災並來也。此非人過也，失根基也，離本求末，禍不治，故當深思之。夫一者，乃道之根也，氣之始也，命之所繫屬，衆心之主也。當欲知其實，在中央爲根，命之府也。故當深知之，歸仁歸賢使之行。人之根處內，枝葉在外，令守一，皆使還其外，急使治其內，追其遠，治其近。守一者，天神助之；守二者，地神助

之；守三者，人鬼助之；四五者，物祐助之。故守一者延命，二者與凶爲期，三者爲亂治守，四五者禍日來。深思其意，謂之知道。故頭之一者頂也，七正之一者目也，腹之一者臍也，脉之一者氣也，五藏之一者心也，四肢之一者手足心也，骨之一者脊也，肉之一者腸胃也。能堅守，知其道意，得道者令人仁，失道者令人貪。

以樂治身，守形順念，致思却災，夫樂於道何爲者也？樂乃可和合陰陽，凡事默作也，使人得道本也。故元氣樂即生大昌，自然樂則物強，天樂即三光明，地樂則成有常，五行樂則不相傷，四時樂則所生王，王者樂則天下無病，岐行樂則不相害傷，萬物樂則守其常，人樂則不愁易心腸，鬼神樂即利帝王。故樂者，天地之善氣精爲之，以致神明，故靜以生光明，光明所以候神也。能通神明，有以道爲鄰，且得長生久存。夫求道常苦，不能還其心念，今移風易俗，趨其心指，誰復與之爭者，太平樂乃從宮中出邪？

固以清靖國，安身入道，夷狄却，神瑞應來，懸象還，凶神往。夫人神乃生內，反遊於外，遊不以時，還爲身害，即能追之以還，自治不敗也，追之如何，使空室內傍無人，畫象隨其藏色，與四時氣相應，懸之窗光之中而思之，上有藏象，下有十鄉，卧即念以近懸象，思之不止，五藏神能報二十四時氣，五行神且來救助之，萬疾皆愈。男思男，女思女，皆以一尺爲法，隨四時轉移。春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黃童子十二。

二十五神人真人共是道德正行法，陽變於陰，陰變於陽，陰陽相得，道乃可行。天須地乃有所生，地須天乃有所成，春夏須秋冬，晝須夜，君須臣乃能成治，臣須君乃能行其事。故甲須乙，子須丑，皆相成作道治。正當如天行，不與人相應，皆爲逆天道。比若東海居下而好水，百川皆歸之，因得其道。鯨魚出其中，明月珠生焉，是其得道之效也。

道人聚者，必得延年奇方，出大瑞應之。衆賢聚致治平，衆文聚則治小亂，五兵聚其治大敗。君宜守道，臣宜守德，道之與德，若衣之表裏。天不廣，不能包含萬物，萬物皆半好半惡，皆令忍之，人君象之，次皇后後宮之象也。此二者，慈愛父母之法也。故父母養子，善者愛之，惡者憐之，然後能和調家道。日象人君，月象大臣，星象百官，衆賢共照，萬物和生。故清者著天，濁者著地，中和著人。

調神靈法。吾欲使天下萬神和親，不復妄行害人，天地長悅，百神皆喜，令人無所苦。帝王得天之力，舉事有福，豈可間哉？故聖人能守道，清靜之時旦食，諸神皆呼與語言，比若今人呼客耳。百神自言爲天吏，爲天使，羣精爲地吏，爲地使，百鬼爲中和使。此三者，陰陽中和之使也，助天地爲理，共興利帝王。

守一明之法，長壽之根也。萬神可祖，出光明之門。一精明之時，若火始生時，急守之勿失。始正赤，終正

白，久久正青。洞明絕遠復遠，還以治一，內無不明也。百病除去，守之無懈，可謂萬歲之術也。守一明之法，明有日出之光，日中之明，此第一善得天之壽也。安居閑處，萬世無失。守一時之法，行道優劣。夫道何等也？萬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極之中，無道不能變化。元氣行道，以生萬物，天地大小，無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氣無形，以制有形，以舒元氣，不緣道而生。自然者，乃萬物之自然也。不行道，不能包裹天地，各得其所，能使高者不知危。天行道，晝夜不懈，疾於風雨，尚恐失道意，況王者乎？三光行道不懈，故著於天而照八極，失道光滅矣。王者百官萬物相應，衆生同居，五星察其過失。王者復德，德星往守之。行武，武星往守之。行柔，柔星往守之。行強，強星往守之。行信，信星往守之。相去遠，應之近。天人一體，可不慎哉。

春王當溫，夏王當暑，秋王當涼，冬王當寒，是王德也。夫王氣與帝王

氣相通，相氣與宰輔相應，微氣與小吏相應，休氣與後宮相同，廢氣與民相應，刑死囚氣與獄罪人相應，以類遙相感動其道也。王氣不來，王恩不得施也。古者聖王以是思道，故得失之象，詳察其意。王者行道，天地喜悅，失道，天地爲災異。夫王者靜思道德，行道安身，求長生自養。和合夫婦之道，陰陽俱得其所，天地爲安。天與帝王相去萬萬餘里，反與道相應，豈不神哉。

名爲神訣書。元氣自然，共爲天地之性也。六合八方悅喜，則善應矣；不悅喜，則惡應矣。狀類景象其形，響和其聲也。太陰、太陽、中和三氣共爲理，更相感動，人爲樞機，故當深知之。皆知重其命，養其軀，即知尊其上，愛其下，樂生惡死，三氣以悅喜，共爲太和，乃應並出也。但聚衆賢，唯思長壽之道，乃安其上，爲國寶器。能養其性，即能養其民。夫天無私祐，祐之有信。夫神無私親，善人爲效。一身之中，能爲賢，能爲神，能爲不肖，其

何故也，誤也，神靈露也。故守一之道，養其性，在學之也。衆中多瑞應者，信人也，無瑞應者，行誤人也。占而是非即可知矣。夫斤兩所察，人情也。天之照人，與鏡無異，審詳此意，與天同願，與真神爲其安，得不吉哉。成事口口，不失銖分，欲得天地中和意。故天地調則萬物安，縣官平則萬民治。故純行陽，則地不肯盡成；純行陰，則天不肯盡生。當合三統，陰陽相得，乃和在中也。古者聖人治致太平，皆求天地中和之心，一氣不通，百事乖錯。

和三氣興帝王法。通天地中和譚，順大業，和三氣游，王者使無事，賢人悉出，輔興帝王，天大喜。但大順天地，不失銖分，立致太平，瑞應並興。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欲太平也。此三者常當腹心，不失銖分，使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

延年不疑矣。故男者象天，故心念在女也，是天使人之明效也。臣者爲地通譚，地者常欲上行，與天合心。故萬物生出地，即上向而不止，雲氣靡天而成雨。故忠臣憂常在上，汲汲不忘其君，此地使之明效也。民者主爲中和譚，中和者，主調和萬物者也。中和爲赤子，子者乃因父母而生，其命屬父，其統在上，託生於母，故冤則想君父也。此三乃夫婦、父子之象也。宜當相通辭語，並力共憂，則三氣合并，爲太和也。太和即出太平之氣，斷絕此三氣，一氣絕不達，太和不至，太平不出。陰陽者，要在中和。中和氣得，萬物滋生，人民和調，王治太平。人君，天也，其恩施不下，至物無由生，人不得延年。人君之心不暢達，天心不得通於下，妻子不得君父之救，爲逆家也。臣氣不得達，地氣不得成，忠臣何從得助明王爲治哉。傷地之心，寡婦在室，常苦悲傷，良臣無從得前也。民氣不上達，和氣何從得興，中和乃當和帝王，治調萬物者，各當得治。今三氣

不善相通，太平安得成哉。

安樂王者法。君者當以道德化萬物，令各得其所也。不能變化萬物，不得稱君也。比若一夫一婦，共生一子，則稱爲人父母，亦一家之象。無可生子，何名爲父母乎。故不能化生萬物者，不得稱爲人父母也。故火能化四行自與五，故得稱君象也。本性和而專，得火而散成灰。金性堅剛，得火而柔。土性大柔，得火而堅成瓦。水性寒，得火而溫，火自與五行同，又能變化無常，其性動而上行。陰順於陽，臣順於君，又得照察明徹，分別是非故得稱君，其餘不能也。土者不即化，久久即化。故稱后土。三者佐職，臣象也。道無所不能化，故元氣守道，乃行其氣，乃生天地，無柱而立，萬物無動類而生，遂及其後世相傳，言有類也。比若地上生草木，豈有類也，是元氣守道而生如此矣。自然守道而行，萬物皆得其所矣。天守道而行，即稱神而無方。上象人君父，無所不能制化，實得道意。地守道而行，五方合中央，萬物

歸焉。三光守道而行，即無所不照察。雷電守道而行，故能感動天下，乘氣而往來。四時五行守道而行，故能變化萬物，使其有常也。陰陽雌雄守道而行，故能世相傳。凡事無大無小，皆守道而行，故無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亂。故陽安即萬物自生，陰安即萬物自成。陰陽治道，教及其臣，化流其民，受命於天，受體於地，受教於師，乃聞天下要道。守根者王，守莖者相，守浮華者善，則亂而無常。帝王，天之子也。皇后，地之子也。是天地第一神氣也。天地常欲使樂，不得愁苦，憐之如此，天地之心，意氣第一者也。故王者愁苦，四時五行氣乖錯，殺生無常也。

懸象還神法。夫神生於內，春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黃童子十二，此男子藏神也，女神亦如此數。男思男，女思女，皆以一尺爲法，畫使好，令人愛之。不能樂禁，即魂神速還。

解承負訣。天地開闢已來，凶氣

不絕，絕者而後復起，何也？夫壽命，天之重寶也。所以私有德，不可僞致。欲知其寶，乃天地六合，八遠萬物，都得無所冤結，悉大喜，乃得增壽也。一事不悅，輒有傷死亡者。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惡；或有力行惡，反得善。因自言爲賢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惡者，是承負先人之過，流災前後，積來害此人也。其行惡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積畜大功，來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萬萬倍之，先人雖有餘殃，不能及此人也。因復過去，流其後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厭囹圄，其先人流惡，承負之災中，世滅絕無後，誠冤哉。承負者，天有三部，帝王三萬歲相流，臣承負三千歲，民三百歲，皆承負相及，一伏一起，隨人政衰盛不絕。今能法此，以天上皇治而斷絕，深思之而勿忘。凡人有三壽，應三氣，太陽、太陰、中和之命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八十，下壽六十。百二十者，應天大歷，一歲竟終天地界也。八十者，應陰陽

分別八偶等應地，分別應地，分別萬物，死者去，生者留。六十者，應中和氣，得六月遁卦。遁者逃亡也，故主死生之會也。如行善不止，過此壽，謂之度世。行惡不止，不及三壽，皆夭也。胞胎及未成人而死者，謂之無辜承負先人之過。多頭疾者，天氣不悅也。多足疾者，地氣不悅也。多五內疾者，是五行氣戰也。多病四肢者，四時氣不和也。多病聾盲者，三光失度也。多病寒熱者，陰陽氣忿爭也。多病憤亂者，萬物失所也。多病鬼物者，天地神靈怒也。多病溫而死者，太陽氣殺也。多病寒死者，太陰氣害也。多病卒死者，刑氣太急也。多病氣脹或少氣者，八節乖錯也。今天地陰陽，內獨盡失其所，故病害萬物。帝王其治不和，水旱無常，盜賊數起，反更急其刑罰，或增之重益紛紛，連結不解，民皆上呼天，縣官治乖亂，失節無常，萬物失傷，上感動蒼天，三光勃亂多變，列星亂行，故與至道可以救之者也，吾知天意不欺子也。天威一發，不可禁也。

獲罪于天，令人夭死。初天地開闢自太，聖人各通達于一面，誠真知之，不復有疑也。故能各作一大業，令後世修之，無有過誤也。故聖人尚各長于一大業，不能必知天道，故各異其德。比若天，而況及人乎。天地各長于一，故天長于高而清明，地長于下而重濁，中和長養萬物也。猶不能兼，而況凡人乎。亥為天地西北極也，巳為天地東南極也，亥寒不以時收閉，來年巳反傷。子乃天地之北極也，午為天地之南極也。子今冬不善順藏，午反承負而亡也。丑乃天地東北極也，未乃天地西南極也。丑不以時且生，六月反被其刑。天地性運，皆如此矣。今帝王居百重之內，其用道德，仁善萬里，百姓蒙其恩。父為慈，子為孝，家足人給，不為邪惡。帝王居內，失其道德，萬里之外，民臣失其職，是皆相去遠萬里，其由一也。習善言，不若習行于身也。

真人問神人：吾生不知可謂何等而常喜乎？神人言：子猶觀昔者博大

真人邪？所以先生而後老者，以其廢邪人而獨好真道，真道常保而邪者消。凡人盡困窮，而我獨長存，即是常喜也。昭昭獨樂，何忿之哉，卒為不能長生，當奈何？神人言：積習近成，思善近生。夫道者，乃無極之經也。前古神人治之，以真人為臣，以治其民，故民不知上之有天子也，而以道自然無為自治。其次真人為治，以仙人為臣，不見其民，時將知有天子也，聞其教敕而尊其主也。其次仙人為治，以道人為臣，其治學微有刑被法令彰也，而民心動而有畏懼，巧詐將生也。其次霸治，不詳擇其臣，民多冤而亂生焉，去治漸遠，去亂漸近，不可復制也。是故思神致神，思真致真，思仙致仙，思道致道，思智致智。聖人之精思賢人，致賢人之神來祐之，思邪致愚人之鬼來惑之。人可思念，皆有可致，在可思者優劣而已。故上士為君，乃思神真；中士為君，乃心通而多智；下士為君，無可能思，隨命可為。

真人問：何以知帝王思善思惡

邪？神人言：易知邪。帝王思仁善者，瑞應獨爲其出，圖書獨爲其生，帝王仁明生于木火，武智生于金水，柔和生土。天之垂象，無誤者也。真人問：古者特生之圖奇方，誰當得者乎？其吏民得之獻王者。帝王者時氣即爲和良，政治益明，道術賢哲出爲輔弼之，帝王之道，日強盛矣。夷狄滅息，垂拱而治，刑罰自絕，民無兵革，帝王思善之證，可不知哉？不睹其人，已知之矣。

真人問：神人何以能知此乎？神人言：以無聲致之。君欲仁好生，象天道也；臣欲柔而順好養，法地道也，即善應出矣。故天地不語而長存，其治獨神，神靈不語而長仙，皆以內明而外闇，故爲萬道之端。夫神靈出入，無有穴窠，清靜而無聲，安枕而卧，神光自生，安得不吉樂之哉。夫用口多者竭其精，用力多者苦其形，用武多者賊其身，此者凶禍所生也。子慎吾之言，不可妄思。思之善或有德，思之惡還自賊，安危之間，相錯若髮髻，子戒之

無雜思也。夫人失道命即絕，審知道意命可活，勉養子精，無自煎也。學得明師事之，禍亂不得發也。真人不敢失神人之辭也。神人言：夫學者各爲其身，不爲他人也。故當各自愛而自親，學道積久，成神真也，與衆絕殊，是其言也。

真人問：何以知道效乎？神人曰：決之於明師，行之於身，身變形易，與神道同門，與真爲鄰，與神人同戶，求之子身，何不睹患，其失道意，反求之四野，索之不得，便至窮老矣。遂離其根，言天下無道也，常獨愁苦，離其根，是爲大災。大人失之不能平其治，中士失之亂其君，仁人失之無從爲賢，小人失之滅其身。古之賢聖所行，與今同耳。古之小人所窮，亦與今同耳，明證若此。

真人問：何以知人將興將衰乎？神人言：大人將興，奇文出，賢者助之爲治。家人將興，求者得生，其子善可知矣。

真人問：何以致是賢者？神人

言：皆以思也，精思不止，其事皆來。神哉，道之爲治，可不力行哉。神人言：三綱六紀所以能長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常吉。天之壽命，不奪人之願。木性仁，思仁故致東方，東方主仁。五方皆如斯也。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故帝王思靖，其治亦靜，以類召也。古之學者，效之於身；今之學者，反效之於人。古之學者以安身，今之學者浮華文，不積精於身，反積精於文，是爲不知其根矣。

太平經鈔乙部卷之二

太平經鈔丙部卷之三

分別貧富，君王行之立吉，禁人斷絕地統，以興男女，平復王政。天下何者稱富，何者稱貧？然，多有者爲富，少有者爲貧。然子言是也，又實非也。今邪僞盜賊，豈可爲富也。今凡人多，帝王少，豈可謂貧邪。富之爲言，畢備足矣。天以凡物悉生爲富足，故上皇炁出，萬二千物異生，名爲富足。中皇物減少，不能備足萬二千物，故稱小貧。下皇物復少於中皇，爲大貧。無瑞應，善物不生，極下貧。萬物俱出，地養之不中傷，爲地富，不能養物爲大貧。天爲父，地爲母，此父母貧極，則其子曰貧矣。古者帝王以道治天下，能致萬二千物，爲上富君。善物不足三分之二，爲中富君。三分之一，爲下富君。琦物不生，下貧之君也。古者有道帝王，深居幽室而思道德，而萬物自足，豈不樂哉。帝王行道者，天神助其化；行德者，地神助其治；行中和

者，人神助其治；行文者，隱欺之階也。故欺神助之，其治逆於天心，而傷善人。武治天下，以刑殺服人，盜賊市刑殺害也。爲帝王法之本意，以類相報，天以好生，故稱君父也。地以寧靜好養萬物，故稱母也。用心仁愛萬物，故稱仁也。此二者善，故稱爲師長。大順天地，合陰陽，男女無冤結者，致時雨降，二炁和，地生萬物。帝王之道治，立致太平。

夫貞男不施，貞女不化，陰陽不交，滅絕世類，二人共絕天地之統，貪虛僞之名，反無後世，失其實核，此天下大害也。天若守貞，即時雨不降；地若守貞，即萬物不生。不施不生，其害大矣。天將興雨，先必有風雲，使人知之。所以然者，欲令收藏。今太平炁當欲至，恐人爲惡不止，故先覺之，令帝王當法象天地，先視善道王事。

解承負訣。天地開闢以來，帝王大臣人民承負，爲此事出教也。凡自帝王大臣人民，有承負過責，流及後世，皆由不能善養，失其紀綱，故有承

負之責也。比若父母失道德，有過於鄉里，後子孫必被鄉里所害，此乃承負之驗也。古者帝王大臣人民，各知自養之道，安有承負哉。天不欺人，種禾得禾，種麥得麥，在用力多少，其稼善惡。

爲皇天解承負之仇，爲后土解承負之殃，爲帝王解承負之厄，爲萬民解承負之過，爲萬二千物解承負之責。欲解承負之責，莫如守一，守一久，天將憐之。一者天之紀綱，萬物之本也。思其本，流及其末。古者聖人將有作也，仰占天文，俯察地理，明其本末，睹其明效。

天下之人有四窮，何謂也？謂子本生於父母，少年之時，思其父母不能去，是一窮也；及其大自勝，女欲嫁，男欲娶，不能勝其情欲，因相愛不能相離，是二窮也；既相愛，即生子，夫婦老長，顏色不可愛，其子少可愛，又當見養，是三窮也；其子只大，可無養身，便自老長，不解行，是四窮也。四窮之後，能得明師，思慮守道上可。高

才有天命者，或得度世，其次或得壽，其次可得須臾樂其身。魂魄居地下，爲其復樂。何謂也？地下悉得新死之人，悉問其生時所作所更，因定明籍，因其所作而責之。故子不可不預防安危。人君當思太平，得天之心，魂魄神常與烝合。其不能平其治者，不合天心，不得天意，謂無功於天，終即魂魄神獨責於地下，以惡氣合。是古上聖之君預知此，故努力爲善。愚人不深計，故生亦有譴謫於天，死亦有譴謫於地，可不駭哉。速傳吾書，使天下之人得行之，俱思其身定精，念合於大道，且自知過所從來，即承負之責除矣。天地大喜，復反上古而倍矣。

天一也，反行地二，其意何也？今地二，反行人三，何也？夫地爲天使，人爲地使，故天悅喜，即使今地上萬物大喜悅。地雖養物也，善即民居善，此其相使明效也。夫治亂者，猶太多端，不得天之心，當反還其根本。夫人言太多，亦致亂，若本根，何患哉。故一言而成者，本也；再言而止者，成章句

也；三言而止，反成解難也；將遠真故有解難也；四言而止，反成文辭也；五言而止，反成僞也；六言而止，反成敗也；七言而止，反成破也；八言而止，反成離散遠道，遠復遠也；九言而止，反成大亂；十言而止，反成滅毀。故終至十而改，更相傳而敗也。

夫凡事毀者當反本，故反守一以爲元首。是故數起於一，終於十，自然治亂之數也。是故古者聖人問事，初一占者，其吉凶是也，守其本，乃天神下告也。再卜占者，地神出告也。三卜占者，人神出告之也。過此而下者，皆欺人，不可占，故卦數即不中也。人間辭多不珍。善哉。天數起於一，終於十，何也？天一也，下與地二也，陰陽具而共生。萬物始萌兆，元烝起於子，轉東北布根於角，轉在東方生出達，轉在東南而悉生枝葉，轉在南方而茂盛，轉在西方而成熟，轉在西北而終。物終，故當更始，故爲亥，二人共抱一，爲三皇初。是故亥者，核也，乃始凝核也，故水始凝於十月。壬者，任也，已任必滋

日益巨。故子者，滋也，三而得陰陽中和烝，都具成而更反初起，故復本名爲甲子。天道生物，當周流俱具，四時五行之烝，乃能成也。故本於天地，周流八方，故數終於十。

問：帝王諸侯之爲治，何者最善哉？曰：廣哀不傷，如天之行，最善。夫治莫若大象天也，雖然，當有次第。何謂也？夫人最善，莫如樂生，急急若渴，乃後可也。其次樂成他人善，如己之善。其次莫若人施，見人貧乏，謂其愁心，比若憂饑寒乃可也。其次莫若設法，但懼而置之可也。其次人有罪，莫若於治，不陷於罪過乃可也。其次人有過觸犯事，不可奈何，能不使及其家與比伍，乃可也。其次罪及比伍，願指有罪者，慎無絕嗣也。人者，天地神明之統，傷敗天地之體，其爲禍深矣。無爲子孫承負之厄，常思太平，以消刑格也。吾爲天地譚，爲上德君製作，可以除天地開闢已來承負之厄。會議不敢忘語，必得怨於皇天后土，又承負於上賢明道德之君，其爲罪深大

矣。

拘校上古中古下古道書，集衆賢共讀，視古今諸道文。如一卷得一善守，如得一善訣，便隨事書記之。一卷一善，十卷得十善，百卷得百善，千卷得千善，萬卷得萬善，億卷得億善。隨而書之，出衆賢共議，去復重，因此要文編之以究意，深知古今天地人萬物之精意，簡說九人意，其無冤者乎。

王治因喜，解其先王之承負。夫人，萬物之長也。其無形委炁之神人，職在治元炁。大神人職在治天，真人職在治地，仙人職在治四時，大道人職在治五行，聖人職在治陰陽，賢人職在治文書皆受語，凡人職在治草木五穀，奴婢職在治財貨。夫皇天署職，不奪其心，各從其類，不誤也。反之爲大害。故置署天之凡民，皆當順此。古者聖人深承知此，不失天意，得天心也。言九人各易治，而得天心，九炁合和，故能致太平也。此九事迭相成生，一炁不和，輒有不至者。元炁不和，無形神人不來至。天炁不和，大神人不

來至。地炁不和，真人不來至。四時不和，仙人不來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來至。陰陽不和，聖人不來至。萬物不和，凡民亂，貨財少，奴婢逃亡。凡事失職，爲害若此。得此九人，能消萬世帝王承負之災。此九人上極無刑，下極奴婢，各調一炁。故上士修道，先當食炁，是欲與元炁和合，當茅室齋戒，不睹邪惡，日鍊其形，無奪其欲，能出入無間，上助仙真元炁天治也。是爲神士，爲天之吏也。無禁無止，誠能就之，名天士，簡閱善人，天大喜，還爲人利也。夫得道去世，雖不時目下之用，而能和調陰陽炁，以利萬物。古者帝王祭天上諸神，爲此神吏也。凡聖皆有極，爲無形神人，下極爲奴婢。神人者，乘炁而行，故人有炁即有神，炁絕即神亡。皇天之明要證也。所以明敕人君之治，得失之效。

夫刑德者，天地陰陽神治之明效，爲萬物人民法度。故十一月，大德在初九，居地下，德時在室中，故內有炁，萬物歸之。時形在上六，在四野，故外

無炁而消也，外空萬物，士衆皆歸，王德隨之入黃泉之下。十二月，德在九二之時，在丑，居士之中而未出達，時德在明堂，萬物隨德而上，未敢出見，上有刑也。正月，寅德在九三，萬物莫不隨盛德，樂閱於地而生，時德居庭。二月，德在九四，在卯巳，去地未及天，適在界上，德在門，故萬物悉樂出闕於門也。三月，盛德在九五辰上，及天之中，盛德時在外道巷，故萬物悉出居外也。四月，巳德在上九，到於六遠八境，盛德八方，善炁陽炁，莫不響相應，擾擾生之屬，去四室之野處。時刑在萬物之根，居內室，下室無物，而上茂盛也，莫不樂從德爲治也，是治以德大明效。今謹已聞用德，未聞用刑。然。五月刑在初六，在午地下，下內無炁，地下空，時刑在空中，內無物，皆居外。六月，刑居六二，在未，居士之中，未出達也，時刑在明堂，時刑炁在內，德炁在外，擾擾之屬，莫不樂露其身，歸盛德也。七月，刑六三，申之時，刑在庭，萬物未敢入，固固樂居外。八月，刑在

六四，酉時，尚未及天界，時德在門，萬物俱樂闖於門，樂入隨德而還反也。

九月，刑在六五，在戌上及中，時刑在道巷，萬物莫不旦死，因隨德入藏，故內日興，外者空亡。十月，刑在上六，

亥時，刑及六遠八境四野，萬物擾擾之屬，莫不入藏逃，隨德行到于明堂，蚊

行之類，自懷居內，野外空無士衆，是非好用刑罰者，見徒邪哉。但心意內

懷，以刑治其士衆，輒日爲衰少也。五月，內懷一刑，一羣衆叛。六月，內懷

二刑，二羣衆叛。七月，內懷三刑，三羣衆叛。八月，內懷四刑，四羣衆叛。

九月，內懷五刑，五羣衆叛。十月，內懷六刑，六方羣衆叛。故外悉無物，皆

逃於內，是明證效也。故刑治者，外恭謹而內叛，故士衆日少也。是故十一

月，內懷一德，一羣衆入。十二月內懷二德，二羣衆入。正月內懷三德，三羣

衆入。二月內懷四德，四羣衆入。三月內懷五陽盛德，五羣賢者入。從四

月內，六德萬物並出見，莫不擾擾，中外歸之，此天明堂法效也。二月、八

月，德與刑相半，故萬物半傷於寒。夫刑日傷殺，厭畏之，而不得衆力。古者聖人威人以道德，不以筋力刑罰也。爲垂象作法，爲帝王立教令，可儀以治。王道將興，取象於德；王道將衰，取象於刑。夫爲帝王制法度，先明天意，內明陰陽之道，即太平至矣。

天師乃與皇天后土常合精念，其心與天地意深相得，比若重規合矩，不失毛髮之間也。知天地常所憂，預得知天地之大忌諱者，何等也？天地神靈深大疾苦，惡人不順不孝，何謂也？夫天地中和三炁，內共相與爲一家，共養萬物。天者主生，稱父；地者主養，稱母；人者爲治，稱子。子者，受命於父，恩養於母，爲子乃敬事父而愛其母，何謂也？然父教有度數時節，故因四時而教生成。惡人逆父之意，天炁失其政令，比若家人，父怒其子，父子不和，陰勝陽，下欺上，臣失其職，鬼物大興。天地之位，如人男女之別，其好惡皆同。天者養人命，地者養人形。今凡共賊害其父母。四時之炁，天之

按行也，而人逆之，則賊害其父。以地爲母，得衣食養育，不共愛利之，反賊害之。人甚無狀，不用道理，穿鑿地，大興土功，其深者下及黃泉，淺者數丈。獨母愁患，諸子大不謹孝，常苦忿忿悃悃，而無從得道其言。古者聖人時運，未得通其天地之意，凡人爲地無知，獨不疾痛而上感天，而人不得知之。故父災變復起，母復怒不養萬物，父母俱怒，其子安得無災乎。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可不核哉。大起土，大災起，小起土，小災起，是地忿，使神靈生此災也。或起土不便爲災者，得良善地也。即災者，得凶惡地也。主能害人，並害遠方，何謂也？比若良善之人，雖見冤害，強忍須臾，心終不忘也。惡人不能忍須臾，便見災害也。地體巨大，人比於地積小，所穿鑿安能爲害也？然比夫人軀長一丈，大十圍，其齒齟間蟲，小小不足道。食人齒，大疾當作之時，其人啼呼久久，齒爲之墜落悉盡。人比於天地，大小如此蟲與人矣。齒若金石之堅者，

小蟲但肉耳，而害物若此。今有大丈夫巨力之士，無不能制蚘蟲者，一升蚘蟲共蝕，此人乃病痛不得卧，劇者著牀。今蛄蟲蚤蝨小小，積衆多，共食人，蠱蟲者能殺人，蚤蝨同使人煩滿，不得安坐，皆生瘡耳。人之害天地，亦若是耳。穿地見泉，地之血也；見石，地之骨也；土，地之肉也。取血破骨穿肉，復投瓦石堅木於地中爲瘡。地者，萬物之母也，而患省若此，豈得安乎？凡人居母身上，亦有障隱多少。穿地一尺，爲陽所照，炁屬天；二尺者，物之所生，炁屬中和；三尺者，及地身陰，過此已往，皆傷地形也。

平道德，價數貴賤，解通愚人心。今一旦賜子千斤之金，使子與國家，寧得天地之懽心，以調陰陽，使災異盡除，帝王老壽，治致太平邪？今齋萬變之璧，以歸國家，寶而藏之，此天下珍物也。寧使六方太和之炁盡見，瑞應悉出，夷狄却去，萬里不爲害。吾所以告子道畢具，乃能使帝王保得天地之懽心，天下羣神徧說，蛟行動搖之屬，

莫不悅喜，夷狄却降，瑞應悉出，災害悉除，國家延命，人民老壽。審能好善，行吾書，惟思其要意，莫不響應。比若重規合矩，無有脫者也。欲與國千斤金，不若與一要言，以致治太平，除災安天下。古者帝王未常患財貨，乃患貧於〔士〕，愁大賢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稱皇天之心。若積金玉奇物，縱橫千里，直上至天，終不致大賢聖人仙士來，賴助帝王之治。吾書乃三光神吏，常隨而照之。

夫上之臣子民之屬，其爲行也，常旦夕憂念其君王也。念欲安之心，正爲其疾痛，常樂帝王垂拱而自治也，其民臣莫不象之而孝慈也。上得天心，下得地意，中央使萬民莫不懽心，無有冤結，蛟行之屬莫不嚮風而化，萬物各得其所，天地和悅，人君爲增壽，上老至于嬰兒，不知復爲惡天下，且惜其君恐老，天地必使神人持負靈藥，告之帝王服之，壽無窮矣。

何爲上善臣子之行也？上善第一

孝子之行者，念其父母且老去，獨居閑處念思之，於何得不死之術以奉親。賤財貴道活而已，思絃歌以樂其親，風化其意，使入道也。樂終古與居，不知老也。常爲求索殊方，周流遠所，至誠乃感天，力盡乃已也。衣食纔自足，不復爲後世置珍寶，反愁苦父母，使守之。此爲上善第一孝子也。

上善弟子受師道德之後，念緣師恩，遂得成人，乃得長與賢柔相隨，不失行伍。或得名位以報父母，或得深入道味，知自養之術也。夫人乃得〔生於〕父母，得成道德於師，得榮尊於君。獨居一處，念君師父將老，無以可報之。常思行爲師求殊方異文，可以報功者。或更學事賢者，屬託其師，爲其言語。或使上得國家之良輔，有益帝王之治。若此者，爲太古善弟子也。

古者三皇上聖，勝人乃與至道，與德治，勝人不以威嚴智詐也。夫以威嚴智詐刑罰勝人者，正乃寇盜賊也。夫盜賊專以此勝服人，君子以何分別，自明殊異乎？故道德之君，常將嚴威

智詐爲盜賊之行矣。

天師書辭，常有上皇太平炁且至，何謂也？夫聖人制法，皆象之意也，守一而樂上下。卜者，問也。常樂上行而卜問不止，最上之路也。故上字一畫直上而卜，下爲字一下而卜，卜問也。常思念問，下行者極無下，故樂下益者，不復得上也。皇字者，一日而王。上一者，天數，得一，得日照，然後大明，則爲王。一與日王合，而成皇字也。一爲天，天亦君也。日，君德也，王亦君長也，三君長共成皇，言盛德煌煌，天下第一，無復能上者也。太者，大也。言其積大如天，無有大於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無復不平。比若地，居下執平。比若人種刈，種善得善，種惡得惡，耕用力，分別報之厚。天氣悅下，地氣悅上，二氣相通，而爲中和之氣，相受共養萬物，無復有害，故曰太平。天地中和同心，共生萬物，男女同心而生子，父母子三人同心，共成一家，君臣民三人共成一國。

夫帝王者，天之貴子，子承父教，當順行之，以降天地憂，因得其祐，故常思力行之。

使天文不效者，時有理亂，道不空出。古者帝王見微知著，因任行其事，順其炁，遂得天心，意如長吉。逆之，則水旱炁乖忤，流災積成，變怪不可止，名爲災異。衆賢迷惑，不知逆順之道。使其知之，逢太平，則安枕而理；〔逢〕中平，則可力而行之；逢不平，以道自輔而備之。猶若夏至則備暑，冬至則備寒，此之謂也。天道有常運，故順之則吉昌，逆之則危亡。天道戰鬥，其命傷；日月失度，列星亂行。能用者自力，無敢閉藏賢，明上下，令自安。灸刺者，所以調和，安三百六十脉，通陰陽之炁，而除害者。三百六十脉者，應一歲三百六十日，日一脉持事，應四時五行而動出外，周旋身上，總於頂內，擊於藏裏。咸應四時而動移，有疾則不應度數，往來失常，或結或傷，或順或逆，故當治之。火者太陽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奸除害惡

也。刺者，少陰之精也，太白之質，所以用義斬伐。治百中百，治十中十，此得天經脉讖書也；實與脉相應，則神爲驅使。治十中九失一，與除脉相應，精爲其驅使。治十中八，人道書也，人意爲其使。過此而下，不可以治疾也，反或傷。甲脉有病反治乙，名爲恍惚，不知脉獨傷絕。故樂知天道神不神，相應與不也。直置一病人於前，名爲脉本文，比若書經道本文，令衆賢而識其病，或有長於上，或有長於下，三百六十脉，各有所睹，取其行事常所長，而治訣者以記之，十中者是也，不中者皆非也。集衆行事，愈者以爲經書，則所治無不解訣者也。

吾道即甲子乙丑，六甲相承受，五行轉相從，四時周反始，書卷雖衆多，各各有可紀，比若人一身，頭足轉相使。一字只遺一字起，賢之次之以相輔，合陰陽以言語，表裏相應如規矩，始誦無味有久久，念之不懈驗至矣。灾害去身神還聚，人自謹良無惡子，爲無刑罰，而道化美極也。明按吾文，以

却咎扞禍，禍自止，民自壽，原未得本無終始。十十相應，太陽文也。十九相應，太陰文也。十八相應，中和書也。十七相應，破亂文也。十六相應，過中書也。十五相應，無知書也。可言半吉半凶文。十四中者，邪文也。十三中者，大亂文也。十二中者，棄文也。十一中者，佚中文也。十七中者已下，不可用，誤人文也。隨傷多少，還爲人傷，久久用之不止法，絕後滅嗣，此爲十文也。

樂得其實者，但觀上古之聖辭，中古之聖辭，下古之聖辭，合其語言，視其所爲，可知矣。復思上古道書，中古道書，下古道書，三合以同類相招呼，復令可知矣。凡書文皆天談，何故其治時矣？然能其言，正其言者理矣，不正不明亂矣。正言詳辭，必致善也，言凶辭必致怨矣。欲致善，但正本，本正則應天文，與聖辭相得。再轉應天理，三轉爲人文，四轉爲萬物。萬物則生浮華，則亂敗矣。天文將出，以考元正始，除其過者置其實，明理凡書，即天

之道也。得其正言者，與天意相應。邪也，致邪惡氣，使天地不謂，萬物多失其所，帝王用心愁苦，得復亂焉，故當急爲其考正之。念念從古到今，書悉已備具矣。神祇之謫人，非同若人得遠辟易逃也。得神祇之心，以解天下之憂，以安帝王，使萬物各得其所是。

吾守三寶，太平氣來，邪僞去，奸猾絕滅。

真人問：天下有幾何「大」急？有幾何「小」急？有幾何益禍凶而不急乎？神人言：其人宜自精，而具言之。凡天下之事用爲急，不事用者爲不急。神人言：似是而非也。欲得常急而不可廢，廢之天下絕滅無人。理并合無名字者，故爲大急。夫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餘悉不急，反厭人耳目，爲人召禍，亡家喪國。若身絕後，坐不急之務，而致此禍患。若此，夫人生受命之時，與天地分身，抱元氣於自然，不飲不食，呼吸陰陽氣而活，不知飢渴，久久離神道遠，漸失根本。後生者

復不知真道，日流就僞，便生飢渴，不飲不食便死，是大急也。天地憐愍，共爲生可飲食之物，既食且飲，天統陰陽，當見傳，不得中統天地之統也。傳之當象天地，一陰一陽，一男一女，然後能生生也。夫陰極則生陽，陽極則生陰，陰陽相傳，比若寒暑，自然之理。故能相生，世世不絕天地之統。夫絕天地之統，何有夫婦、父子、君臣、師弟子乎？主通天教，助帝王而化成天下，故食飲與男女相須，二者大急。夫衣者依也，有衣即生賢，無衣則生不肖也。故衣以禦寒暑，故古者聖帝明王，不效玄黃之色，但禦寒暑而已。飲食陰陽不可絕，絕之天下無復君臣、父子之道。守此三者，以竟天年，傳其天統，終者復始，無有窮已。古者聖人以此爲理，其餘皆不急，但召凶禍。夫男者天也，女者地也，衣食者中和，過此三者，其餘皆僞之物，非可須爲活，反多致禍姦，致理不平，和氣不至，天道乖錯，爲君子重憂。六情所好，人不能禁止，因以致禍，君子失其政令，小人盜

劫心生，家亡國敗，未嘗不因不急之物召之。天下貧困，愁苦災變，下極欺上，日就浮華，因而愁苦，不竟天年，復使後生趨走不止，山川爲空竭，元氣斷絕，地氣衰弱，生養萬物不成，天災變改，生民稍耗，姦僞復生。不急之物，爲害若此，而欲悅耳目之娛，而不悟深巨害矣。

真人復問神人：孝子事親，親終後復事之，當與生時等邪？復有異乎？事之復過於生時，復不及也。人由親而生，得長大，見親終去，復無還期，不得受其教敕，出入有可反報，念想象，不能已矣，欲事之過生，殆其可乎？神人言：子之言，但世俗人孝之言耳，非大道意也。人生象天屬天，人卒象地屬地。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過父。生，陽也；卒，陰也。事陰不得過陽。陽，君道也；陰，臣道也。事臣不得過於君。事陰過陽，即致陰陽氣逆而生災。事小過大，即致政逆而禍大。陰氣勝陽，下欺上，鬼神邪物大興，而晝行人道，疾疫不絕，而

陽氣不通，君道衰，臣道強盛。是以古之有道帝王，興陽爲至，降陰爲事。夫日，陽也；夜，陰也。日長即夜短，夜長即日短，日盛即生人盛，夜盛即鬼神盛。夫人以日俱，鬼以星俱。日，陽也；星，陰也。故日見即星逃，星見即日入。故陰勝即鬼神爲害，與陰所致，爲害如此也。

上古之人理喪，但心至而已，送終不過生時，人心純朴，少疾病。中古理漸失法度，流就浮華，竭資財爲送終之具，而盛於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疫，鬼物爲祟不可止。下古更熾祀他鬼而興陰，事鬼神而害生民，臣秉君權，女子專家，兵革暴起，奸邪成黨，諂諛日興，政令日廢，君道不行。此皆興陰過陽，天道所惡，致此災咎，可不慎哉。

師策文。師曰：吾字十一（明爲止），丙午丁巳爲祖始，四口治事萬物理，子巾用角活其右，潛龍勿用坎爲紀，人得見之壽長久，居（天地間活）而已。治百萬人仙可待，善治病者勿

欺殆，樂乎長安市，使人壽若西王母，比若四時周反始，九十字策傳方士。

真人請問神人：前所賜不達之生策書九十字，未知趨向義理所歸，願爲一一解，以遺後世，貫結而不忘。神人言：爲子直解之。師曰：吾字十一明爲止。師者，正謂皇天神人師也。曰者，辭也。吾乃正辭於天，親見遣而下，爲帝王萬民具陳，解億萬世諸承負之譴也。吾者，我也，即天所急使神人也。今天以是承負之災四流，始有根本後理者，悉皆隨之失其政，無從得中斷止之，更相賊傷，爲害甚深，今天以爲重憂。字者，言今陳列天書，累積之字也。十者，書與天真誠信，洞相應，十十不誤，無一欺者也。得而衆賢者自深計，其先人皆有承負也，謂之不止承負之厄，小大悉且除矣。一者，其道要，正當以守一始起也。守一不置，其人日明，天迷解矣。明爲止，止者足也。夫足者，爲行此道者，但日有益，昭昭然，不復愚闇冥冥也。十一，士也。明爲止者，赤也。言赤氣謂此，當

復更盛大明也。止者，萬物之足也。萬物始萌，直布根以本足生也。行此道，其法乃更本元氣，得天地之心，第一最善，政稱上皇之道也。丙午丁巳，火也，赤也。丙午者，純陽也；丁巳者，純陰也。陰陽主和，陽氣復和合，天下與也。爲者，爲利帝王，陰凶害也。祖者，先也，象三皇德也。始者，反本初也。當行此道，反上三皇化也。四口治事萬物理。四而得口者，言也。皆日習言吾書者，即得天正經字也。令得其志意，乃上與天心合，使萬物各得其所而不復亂，故言萬物理也。子巾用角治其右者，誦字也，誦讀此書而不止，凡事悉且一旦而正，上得天心歡然而常喜，無復倍也。潛龍勿用坎爲紀。潛龍者，天陽氣，還復初九，甲子歲冬至之日，天地正始起於是也。龍者，乃東方少陽，木之精神也。故天道因木而興火行。夫物將盛者，必當開通其門戶也。真人到期月，出此書宜，投開明之地。開者，闢也，通達也。開其南，更滌暢陽氣，消去其承負之厄

會。潛，藏也。道已往到，反隱藏也。勿用，敢也，未也。先見文者，未知行也。用者，治也，事也。今天當用此書除災害，玄甲歲除之，其時君未能深源書意，得能用之也。故言勿用者，見天又未敢專信，而即效按用之。信而用之者，事主效若響應，爲其明證也，乃與天道合響應也。坎爲紀者，子稱坎。甲，天之綱。綱，陽也。坎者，水陰也，紀也。故天與地常合其綱紀，於玄甲子初出此書，爲有德君理化作綱紀也。故言坎爲紀也。乃謂上皇天書，下爲德君出真經，書以斷邪。以玄甲爲首，子爲本，故以上甲子序出之。人得見之壽長久。人正謂人君，帝王一人也。上德易覺，知行道書之人也。據瑞應，又不疑天道也。深得意則壽矣，壽竟其天壽也。長者，得無窮也；久者，存也，居天地間有活也。居處也，處天地間存活，當學道真也。浮華之文，不能久活人也。諸承負之厄會，咎皆謂無核實之道故也，今天斷去之。治百萬^②人仙可待，其理正也。天以此書正衆

賢之心，各自理病，守真去邪。仙可待者，言天下聞之真道，翕然悉除，輔佐有德之君，理真道活人法也，故曰仙可待。善治病者勿欺殆。凡人悉愚，不爲身神，皆爲邪僞之文，無故自殆，反得天重譴，而生承負之大責，故天使棄浮華文，各守真實，保其旦夕力行之，令久久有益，無肯復欺殆者。樂乎長安市。樂者，莫樂上皇太平氣至也。呼，嗟嘆其德大優，無比雙也。長者，行此道，其德善長，無窮已也。安者，不復危亡也。得行此道者，承負天地之譴悉去，乃長安，曠恢曠恢，無復憂也。市者，天之所共聚人處也。行此書者，言國民大興，皆若都市中人也。使壽若西王母者，使人，謂使帝王有大德，好行正文之人也。若，順也。能大順行吾書，即天道，得之者，大吉無有咎也。西者，人人栖存真道於胸中也。王者，謂帝王得行天道，大興而王也。其理善，乃無上也。母者，考壽之證，神之長也。比若四時周反始者。比者若四時傳，相生相成，不復相賊傷也，

其理無有刑也。九十字策傳方士。九者，究竟，得行此道，其德究合天地陰陽，萬物之心也。十者，十十相應，無爲文也。字者，言天文上下字，周流徧道足也。傳者，信也，故爲作文守符信傳之。方者，大正也，持此道急往，付歸有道德之君，可以消去承負之凶，其理即可大正也。士者，有刻志一介之人也。一介之人者，端心可教化屬事，使往通此道，吾策之將可睹矣。

天諫正書。天者，小諫變色，大諫天動裂，其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三光，小諫小事星變色，大諫三光失度不明，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地，小諫動搖，大諫土崩地裂，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五行，小諫災生，大諫木行蟲殺人，火行毒殺人，金行虎狼殺人，水行水蟲殺人，土行吏民刻毒相賊殺人，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四時，小諫寒暑不調，大諫寒暑易位，時候無復節度，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六六精氣，共小諫亂起，中生蟲災，或蜚或步，多雲風而不雨，空虛無實；大諫水旱

無節度，殺傷萬物及人民，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蜚步鳥獸，小諫災人，大諫鳥獸食人，蝗蟲大興起，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鬼神精物，小諫崩起賊病使民，大諫刑死滅門，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六方，小諫風雨亂發狂，惡毒俱行傷人民；大諫橫加絕理，風石飛起土地上，柱皇天，破室屋，動山阜，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天地音聲，小諫雷電小急，大諫霹靂數作，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吏民，小諫更變色，大諫多傷賊，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夫天地六方八極，大諫俱欲正，河洛文出矣，天明證天下，瑞應書見，以諫正君王，天下莫不響應，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天道經會當用，復以次行。是故古者聖賢終日思唯，不敢懈怠，失毛髮之間，見微知著，不失皇天心，故能存其身，安其民，養萬物，無憂患危亡，兇禍不得來，計事投筭，與天意同矣。天之所祐者，祐易教，祐至誠，祐謹順，祐易曉，祐敕。天之於帝王最厚矣，故萬般誤變以致之，不聽其教，故

廢而致之，天地神明不肯復諫正也。災異日增，人民日衰耗，亡失其職。古者聖帝明王，旦夕垂拱，能深思察天心，不敢失之，故父事皇天，母事皇地，兄事日，姊事月，正天文，保五行，順四時，觀其進退，以自照正其行，自知得失矣。

太平經鈔丙部卷之三

①『天地間活』原『活』誤作『治』字。據經文《解師策書訣》校補。參見合校。

②『百萬』原誤作『百方』，據經文改。

太平經鈔丁部卷之四

胞胎陰陽規矩正行消惡圖

神人語，真人內，子已明也，損子身，其意得也。其外理自正，瞑目內視，與神通靈。不出言，與道同，陰陽相覆天所封。長生之術可開眸。子無強腸宜和弘，天地受和如暗聾，欲知其意胞中童。不食十月神相通，自然之道無有上，不視而氣宅十二重。故反嬰兒則無凶，老還反少與道通。是故畫像十二重，正者得善，不肖獨凶，天道常在，不得喪亡，狀如四時周反鄉，終老反始故長生也。子思其意無邪傾，積德累行道自成。才不如力，道歸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夫道若風，默居其傍，用之則有，不用則亡。賢者有里，不肖有鄉，死生在身常定行。天無有過，人自求喪，詳思其意。亦無妄行。天與守道力行，故長生，人不肯爲故死傾。記吾戒子，道傳其人則易行。古者聖賢傳道，飲血爲盟，天

道積重，愚人反輕。道乃萬物之師也，得之者明，失之者迷。天地雖廣大，不遺失毫釐。賢知自養比與神，俱語是乃陰陽之統，天地之樞機也。古者聖賢深知之，故以自表殊天道之要也。內以治身，外以消災，不當爲之，乃與天地同憂。

分別四治。夫帝王之士，失臣皆當老，少子本非理世人也。吾見天氣，間者比連不調，或過在仕臣失實，令使時氣不調，人君不明，災害並行，道人亦傷。令天地三光，尚爲其病，故無正明，道士於自逃，獨得不傷。故吾雖獨蒙天私久存，常不敢自保。初少已來，事師問事，無能悉解之。天師解決其要意，恐無復得知之。夫治者有四法，有天理，有地理，有人理，三氣極，然後歧行萬物理也。願聞其意。天理者，其臣老，君乃父事其臣也。夫臣卑，何故師父事之哉？但位卑，道德尊重，師父事之者，乃師其道德，當以合策而平天下也。地理者，友事其臣，若以同志同心者。陰順，母子同列，同胞同憂，

臣雖位卑，其德和平君之治。人治者，卑其用，臣少小小，象父生子，子少小，未能爲父作策，故亂小矣。夫治天下者，視天下之臣皆師父也，故父愛其子，何有危時？師父皆能爲其子解八方之患難，何有失時？象地理者，天下之臣，皆君之友也。夫同志合策爲交，同憂患，欲共安其位。地者順而承上，悉承天意，皆得天心，何有不安時乎？象人理者，得中和之氣，和者可進可退難知，象子少未能爲父計也，欺其父也。臣少未能爲君深計，故欺其君，少者生日月少，爲學又淺，未有可畏，故欺也，故治少亂矣。象歧行理者，無理義，萬物者少知，無有道德。夫歧行萬物，無有上下，取勝而已，故亂敗矣。象天理者，人好生不傷；地理者，順善而成小傷；象人理者，相利多欲，數相賊傷，相欺殆；象歧行理者，終無成功，無有上下，取勝而已。

天地之間，常悉使非其能，強作其所不及，而難其所不能，時睹於不能爲，不能言，不憐而教之，反就責之，使

冤結，多忿爭訟，民愁苦困窮，即而仰呼天，誠冤結氣，感動六方，故致災變紛紛，畜積非一，不可卒除，爲害甚，是即告天下之人心意矣。終反無成功，變怪不絕，太平之氣何從得來哉？故不能致太平氣，咎正在此。天下萬物

各自有宜，當任其所長，所能爲，所不能爲者，而不可強也。萬物俱愛陰陽之氣，比若莫不能遊高山之上，及其有水，不限高下，皆能去矣。大木不能無上，生於江海之中。是以古者聖人明王之受事也，五土各取其宜，其物得好且善，而各暢茂，國家得富，今宗廟重味食之，天下安平無疾苦，惡氣休止，不行而爲害。如人不相其土地而種植之，即萬物不竟天年皆壞，冤結不解，因而夭終，上感皇天。萬物不收，國家貧極，食不重味，宗廟飢渴，天下愁苦，人民更相殘賊，君臣更相欺殆，外內殊辭，咎正起於此，大害之根，危亡之路也。

書，亦无益也。得而不力行，與不得何異？見食不食，與無五穀何異？見漿不飲，渴可救乎？此非愁他人，還自害，可不詳哉？故聖人力思，君子力學，晝夜不息也。猶樂象天轉運而不止，百川流聚，乃成江海。子慎吾言。

天之受事，各有法律，令有可屬，道有可爲，出或先或後，其漸預見。比若萬物，始萌於子，生於卯，垂枝於午，成於酉，終於亥，雖使預見，未可保也。事各有可爲，至光景先見，其事未對，預開其路。天之垂象也，常居前未嘗隨其後，得其人而開通，得見祐助者是也。不可不通，行之無成功，即非其人也。是以爲明證，道審而言，萬不失一。但是其人，明爲其開，非其人則閉。審得其人，則可除疾，災異自消，夷狄自降，不須兵革，皆自消亡。萬物各有可爲設張，得其人自行，非其人自藏。凡事不得其人，不可強行，非其友不可強取，非其土地不可強種，種之不生。言不良，內不得其處，安能久長。六極八方，各有所宜，其物皆見，事事

不同。大人得之以平國，中士得之爲良臣，小人得之以脫身。

應天理上下和合天災除奸僞斷絕識本文。上古之人，皆心開目明耳洞，預知未然之事，深念未然，感動無情，卓然自異，未有不成就之施。所言所道，莫不篤達，不失皇虛之心，思慕無極之智，無極之言。知人壽命進退長短，各有分部，常以陰陽合得消息，上下中取其要，與衆神有約束，但各不得犯天地大忌，所奉所得當合天意，文書相白上至天君。天君得書，見其自約束分明，乃後出文，使勿自怨，中直自進，不白自聞，音聲洞徹上下，法則各不失期。恐有不及，未曾有不自責時，常恐有非見督錄神相白，未曾懈有過見退用。故重複語勅，反覆辭文宜，不違所言。是天之當所奉承，神祇所仰，皆如法，常不敢息，恐有不達。所受非一，皆當開心意，恐違期。神有尊卑，上下相事，不如所言，輒見疏記，憂心惻惻，常如飢渴欲食。天君開言，知乃出教，使得相主，文書非一，當得其意，後各有

信。上古之人，失得來事，表裏上下，觀望四方，四維之外，見其紀綱，歲月相推，神通更始，何有極時。星數之度，各有其理，未曾有移動，事輒相乘，無有復疑，皆知吉凶所起，故置曆紀。三百六十日，大小推算，持之不滿分數，是小月矣。春夏秋冬，各有分理，漏刻上下，水有遲快，參分新故，各令可知，不失分銖。各置其月，二十四氣，前後箭各七八氣，有長日亦復七八，以用出入祠天神地祇，使百官承漏刻，期宜不失，脫之爲不應，坐罪非一。故使晝夜有分，隨日長短，百刻爲期，不得有差。有德之國，日爲長，水爲遲，一寸十分應法數。今國多不用，日月小短，一刻八九，故使老人歲月當弱反壯，其年自薄，何復持長時，如使國多臣，樞機衡舒遲，後生蒙福，小得視息，不直有惡，復見伐矣。惟天地之明，爲在南方，巳午同家，離爲正日。當明堂之事，日照明以南向北，陽氣進退，亦不失常，陰陽相薄，以至子鄉，寒溫相直，照徹自然，甚可喜。生養之

道，少陽太陽，木火相榮，各得其願，是復何爭。表裏相承，無有失名，上及皇耀，下至無聲，寂靜自然，萬物華榮，了然可知。不施自成，天之所仰，當受其名，機衡所指，生死有期，司命奉籍，簿數通書，不相應召。所求神簿問相實，乃上天君，天君有主領。所白之神，不離左右，其內外見敬，亦不敢私承，所上所下，各不失時。太陰司官，不敢懈止，正營門閣，恐自言事，輒相承爲善爲要道，牒其姓名，得教則行，不失銖分。上古之時，有智慮無所不照，無所不見，受神明之道，昭然可知，亦自有法度，不失其常。從太初已來，歷有長短，甚深要妙。從古至今，出歷之要在所止所成。輒以心思候算，下所成所作無不就，並數相應繩墨，計歲積日月，大分爲計。

今天地且大樂歲，帝王當安坐而無憂，民人但遊而無事少職，五穀不復爲前，無有價直。天下興作善酒以相飲，市道尤極，名爲水令，火行爲傷於陽化。凡人一飲酒令醉，狂脉便作，買

賣失職，更相鬥死，或傷賊，或早到市，反宜乃歸，或爲奸人所得，或緣高墜，或爲車馬所尅賊。推酒之害萬端，不可勝記。念四海之內，有幾何市，一月之間消五穀數億萬斗斛，又無故殺傷人，日日有之。或孤獨因以絕嗣，或結怨父母置害，或流災子孫。縣官長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動皇靈，使陰陽四時五行之氣乖錯，復早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氣逆行。蓋無故發民令作酒，損廢五穀，復致如此之禍患。但使有德之君，有教勅明令，謂吏民言：從今已往，敢有市無故飲一斗者，答三十，謫三日；飲二斗者，答六十，謫六日；飲三斗者，答九十，謫九日。各隨其酒斛爲謫，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所以謫修城郭道路官舍，爲大土功也。土乃勝水，以厭固絕滅，令水不過度傷陽也。水，太陰也，民也，反使興王，傷損陽精，爲害深矣。修道路，取興大道，以類相占，漸置太平。

考天地陰陽萬物，上下相愛相治，

立功成名，使心治一家，使人不復相憎惡，常樂合心同志。令太和之氣日自出，而大興平，六極同心，八方同計。所治者若人意，莫不皆響應而悅者。本天地元氣，合陰陽之位，邪惡默然消去，乖逆者皆順，明大靈之至道，神祇所好愛。吾乃上爲皇天陳道德，下爲山川別度數，中爲帝王設法度，中賢得，以生善意。因以爲解除天地大咎怨，使帝王不復愁苦，人民相愛，萬物各得其所，自有天法常格在不匿。古者聖帝明王，重大臣，愛處士，利人民，不害傷，臣亦忠信不欺君，故理若神。故賢父常思安其子，子常思安樂其父，二人并力同心，家無不成者。如不並力同心，家道亂矣。失其職事，空虛貧極，因爭鬥分別而去，反還相賊害，親父子分身血氣而生，肢體相屬如此，況聚天下異姓之士，爲君師父乎？故聖人見微知著，故重戒慎之。夫師，陽也，愛其弟子，導教以善道，使知重天愛地，尊上利下，弟子敬事其師，順勤忠信不欺。二人並力同心，圖畫古今舊法度，

行聖人之言，明天地部界，分理萬物，使各得其所。積賢不止，因爲帝王良輔，相與合策，共理致太平。如不并力同計，不以要道相傳，反欲浮華外言，更相欺殆，逆天分理，亂聖人之辭，六極不分明，爲天下大災。帝王師之，失其理法，反與天地爲大仇，不得神明意，天下大害者也。

人生備具陰陽，動靜怒喜皆有時，時未牝牡之合也。是陰陽當主爲生生之效也。天道三合而成，故子三年而行，三三爲九，而和道究竟。未知牝牡之合，其中時念之未能施也。天數五，地數五，人數五，三五十五，而內藏氣動。四五二十，與四時氣合而欲施。四時者主生，故欲施生。五五二十五，而五行氣足而任施，五六三十而強。故天使常念施，以通天地之統，以傳類，會三十年而免。老當衰，小止閉房內，天下蚊行之屬，人象天地純耳，其餘不能也。故天地一日一夜，共閏萬二千物，盡使生。夜則深，晝則燥，深者陰也，燥者陽也。天與地日，共養此

萬二千物，具足也。天之法陽合精，爲雨陽之施，乃下入地中相從，共生萬二千物。其二千者，嘉瑞善物也。夫萬二千物，各自存精神，自有君長，當共一大道而行，乃得通流。天道上下，往朝其君，比若人共一大道，往朝王者也。萬二千物精神，共天地生，共一大道而出，有大有中有小。何謂也？乃謂萬二千物有大小，其道亦有大小也，各自生自容而行。故上道廣萬步爲法，次廣千步爲法，其次廣百步爲法，其次廣十步爲法，其次廣一步爲法。凡五道應五方，當共下生於地，共朝於天，共一道而行。是以大道廣萬步，容中道千步，小道百步，釐道十步，毛道一步。物有大小，各自容往來。凡乃上受天之施，反下生施地，出當俱上朝天也。故大道但可張，不可妄翕也，翕之輒不相容。有不得生者，或有傷死，不得生出者，令人絕無後代，傷者傷人，死者殺人。古者聖人不敢廢絕大道者，睹天禁明也。子以何天道得傷？道者天也，陽也，主生。德者地

也，陰也，主養。萬物多不能生，即知天道傷矣。其有不生者，即知天克有絕者矣。一物不生一統絕，多則多絕，少則少絕，隨物多少，以知天統傷。夫道興者主生，萬物悉生；德興者主養，萬物人民悉養，無冤結。

五書中善者，使青爲下而丹字，何乎？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吾道太陽，仁政之道，不欲傷害也。天子者，天之心也。皇后者，地之心也。夫心者，主持正也。天乃無不覆，無不生，無大無小，皆受命生焉，故爲天。天者，至道之真也，不欺人也。萬物所當親愛，其用心意，當積誠且信，但常欲利不害，不負一物，故爲天也。夫帝王者，天之子，人之長，其爲行當象此。夫子者，當承父之教令嚴勅，案而行之，其事乃得父心志意，可爲良家矣。如不承父教令，其家大小不治，即爲貧家矣。財反四去，常苦不聚，其事紛紛，災變連起，大得愁苦，過在此矣。古者帝王將行，先仰視天，心中受教，乃可行也。

夫皇后之行，正宜土地。地乃無不載，大小皆歸，中無善惡，悉包養之。皇后，乃地之子也，地之心也。心憂凡事，子當承象，母之行若母，迺爲孝子。夫天地之與皇后相應者，比若響之與聲，於其失小亦小，失大亦大，若失毫髮之間，以母不相得志意。古者皇后將有爲，皆先念后土，無不包養也。無不可忍，無不有常，以是自安，與土心相得矣。若失之則災變連起，刑罰不禁，多陰少陽，萬物不茂，過在此。夫是二人正行者，則神真見，真道出，賢明皆在位，善物悉歸國。

元氣，陽也，主生。自然而化，陰也，主養凡物。天陽，主生也。地陰，主養也。日與晝，陽也，主生。月星夜，陰也，主養。春夏，陽也，主生。秋冬，陰也，主養。甲丙戊庚壬，陽也，主生。乙丁己辛癸，陰也，主養。子寅辰午申戌，陽也，主生。丑卯巳未酉亥，陰也，主養。亦諸九，陽也，主生。諸六，陰也，主養。男子，陽也，主生。女子，陰也，主養萬物。雄，陽也，主生。

雌，陰也，主養。君，陽也，主生。臣，陰也，主養。天下凡事皆一陰一陽，乃能相生，乃能相養。一陽不施生，一陰並虛空，無可養也。一陰不受化，一陽無可施。生，統也。陽氣一統，絕滅不通，爲天大怨也。一陰不受化，不能生出，爲大咎。天怨者，陽不好施，無所生，反好殺傷其生也。地所咎，在陰不好受化，而無所出養長，而咎人，反傷其養長也。天不以時雨，爲惡凶天也。地不以生養萬物，爲惡凶地也。男不以施生，爲斷天統。女不以受化，爲斷地統。陰陽之道，絕滅無後，爲大凶。比若天地一旦毀，而無復有天地也。是故聖賢好天要文也。天者，衆道之精也。賢者好道，故次聖。賢者入真道，故次仙，知能仙者必真，故次真。知真者必致神。神者上與天同形合理，故天稱神，能使神也。神也者，皇天之吏也。神人者，皇天第一心也。天地之性，清者治濁，濁者不得治清。精光爲萬物之心，明治者用心察事，當用清明。今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聖

人、賢人、民人、奴婢，皆何象乎？然神人者象天，天者動，照無不知。真人者象地，地者直，至誠不欺。天但順人，

已下，共憂天地間六合內，共調和無使病苦也。

所種不易也。仙人者象四時，四時者變化凡物，無常形容，或盛或衰。道人者象五行，五行可以卜占吉凶，長於安危。聖人者象陰陽，陰陽者象天地以治事，合和萬物，聖人亦當和合萬物，成天心，順陰陽而行。賢人象山川。

願聞絕洞彌遠六極天地之間，何者最善？三萬六千天地之間，壽最爲善。故天第一，地次之，神人次之，真人次之，仙人次之，道人次之，聖人次之，賢人次之。此八者，皆與皇天心相得，與其同意并力，是皆天人也。天之所欲仕也，天內各以職署之，故思慮常相似也，是天所愛養人也。天者，大貪壽常生也。仙人亦貪壽，亦貪生，貪生者不敢爲非，各爲身計之。

山川主通氣達遠方，賢者亦當爲帝王通達六方。凡民者象萬物，萬物者生處無高下，悉有民，故象萬物。奴婢者

天法垂象，上古聖人常象之，不敢違離也。故厭不祥，斷狡猾，使妖臣不得作者，皆由案天法而爲之。欲使陽氣日興，火大明，不知衰時者，但急絕由金氣，勿使王也。金氣斷，則木氣

衰世所生，象草木之弱服者，常居下流，因不伸也，奴婢常居下，故不伸也，故象草木。故奴婢賢者，得爲善人；

王，火氣大明，無衰時也。何謂也？天君當絕兵。兵者，金類也，故急絕之。帝王戒賜兵器與諸侯，是王金氣也。

善人好學，得成賢人；賢人好學不止，次聖人；聖人學不止，知天道門戶，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

金氣王則木衰，木衰則火不明，火不明則兵起之象。火者君象，能變四時，熒惑爲變，最效天法，不失銖分。

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與皇天同形。故上神人舍於北極紫宮中也。與

天上帝同象也，名天心神，神而不止，乃復踰天而上，但承委氣，有音聲，教化而無形，上屬天上，憂天上事。神人

化而無形，上屬天上，憂天上事。神人

王者居家，主修田野治生，見之會當有四者，不賜恩愛不下加民，令赤子無以訟盜，當奈何。見賢者賜以文，飢者賜之以食，寒者賜與衣。賢者何故賜與文乎？文者生於東，明於南，故天文生于東北，故書出於東北象。虎有文在寅，龍有文在辰，負而上天。離爲文章在南，故三光爲文，日出於東，盛於南。天命帝王，象之爲法。

天有三皇，地有三皇，人有三皇。天有五帝，地有五帝，人有五帝。天有三王，地有三王，人有三王。天有五霸，地有五霸，人有五霸。何謂也？天有三皇若三光，地有三皇若高下平，人有三皇若君臣民。天有五帝若五星，地有五帝若五嶽，人有五帝若五藏。天有三王謂三光，五霸爲五嶽，與人地皆同。天之三皇，其優者日，中者月，下者星；地之三皇，優者五嶽，中者平土，下者田野。人之三皇，優者君，中者臣，下者民。

凡人乃有大罪六，不可除。或身即坐，或流及後世。然人積道無極，不

肯教人求生，罪不除也。積德無極，不肯教人守德，養性爲謹，其罪不除。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飢寒而死，其罪不除。知有道而反賤道，不肯力學以自救。或得長生，在其天統先人之體，而反輕不學，而死乃自冤，罪不除也。天生人，幸使人人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而不肯力爲，反使飢寒，負先人之體，而輕休其力，而罪不除。強取人物，以中和爲仇，其罪不除。此六大罪。天惡之不可除也。

吾將去有期，戒六子一言。夫道乃洞，無上無下，無表無裏，守其和氣，名爲臣子。近求即大，遠求即失。故君王善爲政者，以腹中始起，真能思道，理自得矣。近在胸心，散滿四海。古者聖人名要道。古者聖人之教帝王也，深思遠慮，閉其九戶，休其四肢，使其混沌，比若環無端，如胞中之子而無職事，乃能得其理。吾道悉以是爲大要，天寶其傳焉。

太平經鈔丁部卷之四

太平經鈔戊部卷之五

以天讖文支干相配，長安國家以理。所問乃求索洞通天地之因讖文，一言萬世不可易。天君疾多灾愁苦。夫皇天以四時爲肢，地以五行爲體，肢主盛衰，體主規矩。部此九神，同流天下，上下洞極，變化難睹。爲天下重寶，爲衆門戶，自有固常，不可妄犯，順之者長吉，亂之者天地乖忤。天常讖法，以南方固爲君也，日在南方爲君，火在南方爲君，太陽在南方爲君，四時盛夏南方爲君，五祀竈在南方爲君，五藏心在南方爲君。君者當衣赤服，火之行也。君有變怪，常與陽相應，非得與地相應也。日者最明，爲衆光之長，故天常以日占君德盛衰。人君之法，當求與仁者同家，有心者爲理，共理者常當行道而好生。故東方者好生，南方者好養，不仁不可共理，不明不可爲君長。東方木仁，南方火明，東方主道，南方主德，道主生，德主養。東方

爲文，龍見負之。南方爲章，故正爲文章也。東方爲少陽之始生也，故出東方。南方太陽君之盛德，明照少陽君之家，木生火也。少陰爲臣，以義屈伏於太陽。故金隨火屈折可欲，爲臣者常以義屈折，佐君欲爲也。故少陰爲臣。太陰爲民，民流行不止，故似水流行不息。民者，主當爲國家王侯理生。故水養木，木者君之家也。天之格讖，少陽畏少陰。故臣者，反主錄國家王侯官屬也。太陽畏太陰，國有道德而君臣賢明，則民從，國無道德則民叛也。是故理國之本，民多爲富，民少爲貧。天格法分爲六部。東南上屬天，萬物生皆上行，蚊行人民皆出外，屬天。故天爲之色，外蒼象木，內赤象火。西北屬地，萬物秋冬悉落，下歸土，人民蚊行至秋冬，悉入穴而居。故地之爲色，外黃白象土金，內含水黑，象北行也。東方南方位尊，上屬天，主理爲君長師父。西北方屬地卑，爲臣，爲後宮。爲民者甲之後宮也。甲，天也，王者之本位，故爲心星。心星，火

也，屬南方。丙爲火之長，取其大明者也，君之位也。辛者丙之後宮，甲者丙之父也。故己乃大皇后之宮也。辛者配丙，丙者甲之子。故辛者，小皇后之宮也。丙者，乃甲之適子，受受命之君也。庚者屬乙，是國家諸侯王之夫也。壬者屬丁，是帝王女弟之夫也。癸者屬戊，是國大皇后之婦家也。十干各有所屬，地主之十二支，云何哉？天之爲法，陰陽雖行，相適者各自有家。天之爲法不同，不舉家相隨而止爾。甲者以寅爲家，乙者以卯爲家，丙者以午爲家，丁者以巳爲家，戊者以辰爲家，己者以未爲家，庚者以申爲家，辛者以酉爲家，壬者以子爲家，癸者以丑爲家。故天道反行理，地道止也。故有分土，反無分民。蓋有國，故天地不移，天反一日一夜周流一竟，行之爲常，故十二支各有其處，不隨干轉也。酒者水之王，水王當尅火。火者君德也，急斷酒以全火德。

吾之道法，迺出以規陽，入以規陰；出以規行，入以規神；出以規衆

書，入以規衆圖；出以消災，入以正身；出以規朝廷之學，其內以規入室。凡事皆使有限，努力好學者，各以其才能，反失其常法。外學遂入浮華，不能自禁，內學不應正路，反入大邪。諸學者迺有大病，不能自知也。其好外學，才大過者，多入浮華，令道大邪而無正文，反名真道，更以相欺殆也。內學才太過者，多入大邪中，自以得之也。今古文衆多，不可勝限。凡學得其真事，勿違其本也。學於師口訣者，勿違其師之言，是其大要。夫學之大害，合於外章句者，日浮淺而致文，而妄語也。入內文合於圖讖者，實不能深得其結要意，反誤言也。凡事爲天譚，十相應者是也，十九相應者小邪也，十八相應者小亂矣。過此而下，不可用也。名亂天文，陰陽不喜，萬物戰鬥，人民被大咎也。養性法，內見形容照然者，是也；外見萬物衆精者，非也。凡事常守本文，而求衆賢說以安之者，是也；衆文章句，而忘本事者，非也。

天師爲太平之氣出，受道德以興

上皇，好有道之君，乃下及愚小民，其爲思乃洞於六合，合於八極，無不包裹。道有九度分別，一名爲元氣無爲，二爲凝靖虛無，三爲度數分別可見，四爲神遊去而還反，五爲大道神與四時五行相類，六爲刺喜，七爲社謀，八爲洋神，九爲家先。一分爲九，九九八十一道，殊端異文密用之，則共爲一大根，以神爲使，以人爲門戶。元氣無爲者，念身無一爲也，但思其身洞白，若委氣而無形，常以是爲法。一二爲虛無自然者，守形洞虛，自然無有奇也，身中照白，上下若王。三爲度數者，積精還自視，數頭髮下至足，五指分別，形容內外莫不畢數，知其意，常以是念，不失銖分，此爲小度之術。四爲神遊出去者，思念五臟之神晝出入，見其行遊，可以語言，知其吉凶，次度數也。五爲大道神者，人神出，乃與四時五行相類，青赤黃黑，俱同臟神出入，五行神吏爲人使，可降諸邪也。六爲刺喜者，以刺擊地，頗使人好巧，不可常使。七爲社謀。社謀者，天地四時，社稷山

川，祭祀之神，不可妄爲。八爲洋神者，其神洋洋，其道無可繫屬，天下精氣下，使人妄言，半類真半類邪。九爲家先，先者純見鬼，無有真道也。

天神自有神寶，精光隨五行爲色，隨四時之氣爲興衰，爲天地使人民萬物也。天地之間，陰陽之際，莫不被德化而生焉。守道德積善，乃究洽天地鬼神精氣，人民岐行萬物，四時五行之氣，常與往來，莫不知其善者矣。

大慈孝順閭第一。慈孝者，思從內出，思以藏發，不學能得之，自然之術。行與天心同，意與地合。上有益帝王，下爲民間昌率，能致和氣，爲人爲先法。其行如丹青，故使第一。明道德大柔閭第二，明經道德，爲百姓先，學好道，善聚德，不致盜賊，上有益帝王化之，最真吉矣。孝悌始學化善閭第三。始學欲爲善，心中有庶幾，去邪就正，且成仁行未化也。佃家子謹閭第四。佃家謹力，子平旦日作，日入而息，不避勞苦，日有積聚，家中雍雍，以養父母，得土之利，順天之道，不敢爲

非，有益縣官。大不仁之子，無義少年，

好兵聚姦閭第五。無義之人，不仁之子，不用道理，罵天擊地，不養父母，行必持兵，恐畏鄉里，輕薄年少，無益天地之化，反爲大害，并力計捕，捐棄溝瀆，不得藏埋。不和家中，欺老愛少，共食異財閭第六。家將必敗，骨肉不和，不能相教，妄傳往來，更相逃避，背本向末，其禍不救矣。悔過棄兵閭第七。生於窮里，希有聞睹，不知善惡，有過天下，行不合天，賴有明君，使我就善，少不知學，長乃悔之，使善人賢士以五尺柱高，卒有去閭，學者當考問之，一旦民皆爲善矣。悔過更合善閭第八。室學不成，禍亂悉生，賴有明君，知我情由，令我悔過，反致爲人師矣。大惡人邪貪敗化閭第九。尸祿邪惡，貪賊欺上，害下大佞，名爲官賊，似人之形，貪獸之情，無益天地陰陽，災深當誅亡。除過復正悔事閭第十。悔過改行易心，少無善情，災害數生，朝過暮改，名爲善人。此十閭，古賢聖人之法，樂人爲善，使不相賊傷，欲令各終天年，還反其道，防絕

其本，得睹太平之氣也。

神者皆以規正，其根太相，太相繫於帝王，因以正天行之。其次根繫於皇后，因以順地理。中根繫於衆聖，因以理陰陽。細微小根繫於庶民，因以理萬物。大人爲之得大，中人爲之得中，小人爲之得小，皆可有正也。帝王行道德興盛，日大明，少道德少明。皇后行道德，月大光明，少道德少光明。衆賢行道德，星曆大耀，少道德少耀。四根俱行道德，天下安寧，瑞應出，大光遠。遙觀天象，風雨時善，夷狄歸心，災害自消。今得天師書道德，以往付謹民，使謹民，使歸上有大仁道德之君，可以平天下之理，而長安身。帝王尸上皇天之第一貴子也，皇后乃地之第一貴女也。夫至神聖貴人，職當居百重之內，而反憂天下萬里之外，受天業爲陰陽六合八方，持統首天地之尊位，爲神靈所因任，上下洞極，萬物岐行之屬，莫不歸心。於是作無上靈寶謁，能知天意，明於星曆之吏名，爲太史直事不得逋，日與夜迭上觀候天氣

盛衰，三光之得失，樂得天勅戒以自安也。十一月則修黃鍾，導地下之氣使上通，樂得后土意以自安矣。作明堂於太陽丙午之地，爲其開八窗四達，樂通八方四時之氣，欲與八風四時之氣合其吉，以自安也。明闢四門，樂得天下奇文殊策，希見之物，賢明異術，可以長安天下而消災異。古者聖人在位，常力求隱士賢柔，可以共理。願聞四時爲尊貴，然王氣乃爲無氣之長也，衆氣所繫屬，諸尊貴之君也。王氣乃爲天爲皇，爲帝爲王，爲太歲，爲月建，爲斗岡，爲青龍，爲大德，爲盛興，爲帝王，爲無上王，爲生成主。是故王氣所處，萬物莫不歸王之，王氣所居，皆王而生，所背去悉死，由元氣也。故王氣處陽則陽，王居陰則陰，王居天則天，王居地則地，王所處者皆王，受命主理。是古者聖人王者，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六月中央，匝氣則謁見天，王氣乃尊於天。當月建名爲破大耗，當帝王氣衝，爲名死滅亡。元氣建位，帝王氣爲第一氣，尊嚴不可妄當也。月

建後一爲閉，閉者乃天主閉塞其後陰休氣，恐來前爲姦猾，干帝王建氣也，故閉其後也。開者天之法，不樂害傷也。故開其後者，示教休氣，爲其有爲姦者，樂開使退去也。不去當見收，收則考問之，則成罪，罪則不可除，令死危。故後五爲危，危則近死矣。故後六爲破，天斗所破乃死，故魁主死亡，乃至危也。故帝王氣起少陽，太陽，常守斗建。死亡氣乃起於少陰，太陰，常守斗魁。是故後六將，天常休之空之，與地同氣，主閉，藏匿奸宄，與邪鬼物同處，不可妄開發。古有賢人好生也，悉氣屬斗前，與天行并，故日吉能有氣也。諸爲奸猾陰賊惡邪，悉象陰氣，屬斗後，故日衰，所爲者凶。元氣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爲天也。分而生陰，而成地，名爲二也。因爲上天下地，陰陽相合，施生人，名爲三也。三統共生，長養凡物，名爲財。財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則亂敗。敗而不止，不可復理，因窮還反其本，故名爲承負。夫天

道無心，遭不肖則亂，得賢明則理。古者帝王得賢明，乃道興，不敢以下愚不肖爲近輔，速以吾此文付上德之君。行之洞明者光，以三氣相見問之。占十中十，所理悉理，此第一善明，可以爲帝王使。占十中九，一氣亂不理，可爲諸侯使。占十中八，二氣亂不理，可爲凡人使。過此已下，名亂天正道，必有冤結鬼神精，伏逃不見不可理，不能調和太平之氣。子欲得道思書文，求道之法靜爲根，積精不止神之門，五德和合見魂魄，心神已明大道陳，先知安危察四鄰，群神大來集若雲，若是不息長壽君哉，大道不用勤，形若死灰守魂神，魂神不去乃長存，周者反始環無端，去本求末道有患，衆民失之不得完，思其意無失真言，清靜爲本非用錢，可不重愛明師言，順受師語不死焉。愚者逆師與鬼鄰，不得正道入凶門，遂不復還去神，骨肉腐塗稱祖先，命已滅亡大窮焉。

凡愚之術，皆從內出，自有法律，厚爲本根，見神而活，亦無苦愁，神惡

勞烈，安心定意，慎無暴卒。久久自靜，萬道俱出，長存不死，與天相畢。爲之必和，與道爲一，賢持無置，凡事已畢。俗念除去，與神交結，乘雲駕龍，雷公同室，軀化而爲神，狀若太一。詳思書言，慎無失節。凡精思之道，成於幽室，不求榮位，志日調密，開蒙洞白，類似晝日。不學之時，若夜視漆，東西南北，迷於其室。令賢聖惶悚，心獨戰慄。五守已強不死亡，安貧樂賤可久長，賤反求貴道相妨，尊官重祿慎無望，強求官位道即亡，不若除卧久安牀。不食而自明，百邪皆去遠禍殃。守靜不止不喪，幸可長命而久行，無敢恣意失常。求之不止爲道王，治活之術各異方，與民殊事不相妨。上之好生，民命久長。俗教道上有仁王，聖主思道，化下流行，令民清廉，永無禍殃。民之不死，上之明也。上無明君教不行，不肯爲道反好兵，戶有惡子家喪亡，持兵要人居路傍，伺人空閑奪其裝，縣官不安盜賊行，觀民可爲上可明。人君好仁，下求長生，上之不仁，

下多邪傾，皆令夭死，不知樂生。下愚好德，上教令也，民之好道者，其主明也，盡欲長生遠禍殃也，不食廉潔去諸兵也，垂拱無爲棄不祥也，聖主大興其民相親也，恩及下愚是其王也，天道好生以安上也，下愚不爭上之慶，天下幸甚莫不歸王也。民不好道者，上之不明也，內懷姦心明行也，不好爲德反好兵也，父子分離居道傍也，不得長生積死喪也，家有貧子若虎狼也，上之無德兵禍殃也，下愚爲君化不行也，民多好仙帝王明也，天見其治恩下行也，蚊行喘息皆被光也。

天者好生道，故爲天經。積德者地經，地者好養，故爲地經。積和而好施者爲人經，和氣者相通往來，人有財相通，施及往來，故和爲人經也。古者將學問者，皆正其本。比若種木也，本索善種，置善地，其生也，本末枝葉悉善。本者是其本師，枝實者是弟子。是故古之學，悉先念思本，乃學其道也，故可爲者，得與天心合，故吉也。夫種木不擇得善木，又植惡地，枝葉華

實安得美哉？此者始以端身正性，道意止歸之元氣，還以安身。念古法先師所職行，何以能自治。計定意極，且自得之。先以安形，始爲之，如嬰兒之遊，不用筋力，但用善意。詳念先人獨壽，其治獨意，以何得之。但以至道，繩邪去姦，此若神矣。無有奇怪，本正以是爲之，故得天心，不負地意，四時周，五行安，子孫不相承負，各懷至德，不復知爲邪惡也。入室獨居，思經道之本所須出入，賢者先得其意，其次隨之，遂俱入道，與邪相去矣。

入室思存，五官轉移，隨陰陽孟仲季爲兄弟，應氣而動，順四時五行，天道變化以爲常矣。失氣則死，有氣則生，萬物隨之，人道爲雄。故立五官，隨氣而興，天道因氣飛爲雄。真人積氣聚神明，故道終常獨行，萬民失氣故死。喪者爲賤，生者爲貴。子守道，可長久隨氣而化天爲常，無急名利道自行，天道常生無有喪，地道持兩主死亡。夫上古聖賢者，於官中士度於山，下士蟲死居民間。賢者見書，深思此

言，先難後易，身亦無患。而守德成大道身，學已更九室，成神人，其念常與凡人殊絕異，朝夕未常念地上，欲聞天事也。意乃念天上職事，乃後可下九室，積精篤竭，自化易其形容，即是上天聖人也，不得復理民間時事明矣。吾之書乃使高士遂生而不見，下士不敢妄爲妄言也。吾書爲道，所能窮竟人志，使人賢不肖各盡其才，至死無可復悔者，乃各盡其天命也。欲壽樂久存者，思正道意可往矣。不樂久存者，宜就俗事，但樂止其身而已。

驗行鏡其身，自知可爲得失法。賢明智迺包裹天地，積書無極，而不能自壽益命，此名空虛無實道也。術士之師也，久久還自窮之，學能遍授天文地理，悉解萬物之情，衆書並合備具，而不能事親尊君，此知無益也。詳思此言，吉凶可知矣。此以簡行，即令人自知得失。

學問何者爲急？故陳列二事，分明士意失得之象。自閉關已來，行有二急，其餘欲知之亦可，不知之亦可。

天地與聖明所務，當推行而大得者，壽孝爲急。壽者，乃與天地同優也。孝者，與天地同力也。故壽者長生，與天同精；孝者下承順其上，與地同聲。此二事者，得天地之意，凶害自去。深思此意，太平之理也，長壽之要也。諸欲爲善，求活者少。故父母者，生之根也。君者，授榮尊之門也。師者，智之所出，不窮之業也。此三者，道德之門戶也。父母迺傳天地陰陽祖統也。師者，迺曉知天地之意，解凡事之結。君者，當承天地，順陰陽，常務得其意，以理道爲事。故此三者，性命之門戶也。深思此言，萬害除矣。壽孝者，神靈所愛好也。不壽孝者，百禍所趨也。此道自然不用力，欲知其效，常隨人意善惡所致。心意謀事於內，響應於外，欲知其道，正影響之應也。心以意吉凶之門戶。古者太平之君，其理要但用心意善，即臣善，用意誤，得臣亦誤。心意，天地樞機也，不可妄動也，使和氣錯亂，灾害日生矣。

太平經鈔戊部卷之五

太平經鈔己部卷之六

今天下所畏口閉，爲不敢妄譚。

今日月星曆，親天之列宿神也，尚相畏。是故日出，星輒逃匿不敢見，畏其威也。夫四境之內，有嚴帝王，天驚恢，雖京師大遠，畏詔書不敢語也。一州界有強長吏，一州不敢語也。一郡有強長吏，一郡不敢語。一縣有剛強長吏，一縣不敢語。一閭亭有亭長剛強，乃一亭部爲不敢語。此亭長，吏之小者，況其大者乎。皆恐見害，各取解免而已，雖有善心意，不敢自達於上，使道斷絕。一家尚親，自共血脉，同種類而生，乃相畏如此，況異世乎。自中古以來，失道德，反多以威武相治，威相迫脅，有不聽者，後會大得其害傷，深流子孫。下古尤甚，小有欲上書言事，自達帝王比近，探其命者輒殺之。不即時害傷，更相囑託而傷害之。故臣民悉結舌，杜口爲暗，雖見愁冤，不得上達，故令帝王聰明絕也，天變日

多，是明證效也。今民親得生於父母，受命於天地，以天地爲父母，見災變善惡，是天地之譚語，欲有所言也。且尚皆畏見害，乃相教勸，共背皇天后土欲言，共蔽冤天地，乃使辭語不通，天地

長懷悒悒而不達。今帝王雖神人之源，乃據百重之內，萬里之外。百重之內，人欲往通言，迫脅比進，不得往達也。夫不得通，天地大怒，賊殺凡物，乃毀天地，大凶之歲，斷無聰明，乃爲大危之國。此罪不可復名，故當絕滅矣。夫大災異變怪者，是天地大譚也。中災異變者，是天地中譚也。小災異變者，天地小譚也。比人事，大事大言，小事小言，不空見也，而欺人也。夫見大瑞應，天地大喜悅，中瑞應中喜悅，小瑞應小喜悅。夫無災無瑞爲平也。是故天將興祐帝王，皆令自有意，從古到今，將興祐之，輒爲出奇文異策，可按以理，故爲者悉大吉，將不祐之也。悉斷奇文異策，使不得見，或得之又使愚，不知策而用之也。將興行也，使心曠然開通，而受用之，此天祐

法也，不欺人也。凡人將興者多好善，將衰者多好惡也，將吉者易開導，將凶者好抵冒人也。天者常祐善人，道者思歸有德。天不肯祐惡人，道不肯付愚人也。

天符還精以丹書，書以入腹，當見腹中之文，大吉，百邪去矣。五官五王爲道初，爲神祖，審能閉之，閉門戶。外闔內明，何不洞睹，守之積久，天醫自下，百病悉除，因得老壽。愚者捐去，賢者以爲重寶，此可謂長存之道。

獨貴自然，形神相守。此兩者同相抱，其有奇思反爲咎，子失自然不可壽也。嬰兒五精，還自保也。

天君問：天下何故難安哉？五行神吏上對曰：今帝王乃居百重之內，去四境萬萬餘里，遠者多冤結，善惡不得上達，奇方異策斷絕，不得到帝王前，民臣冤結不得自訟通也。爲此積久，四方蔽塞，賢良因而伏藏，帝王不得奇策異辭以安天下，咎在四面八方，遠界閉不通也。

人居天地之間，開闢已來，人人各

一生，不得再生也。自有名字爲人，人者迺中和凡物之長也，尊且貴，與天地相似，今一死，迺終古窮天畢地，不得復見自名爲人，不復起行也。故悲之，大冤之。天地格法。天地爲萬物父母，恐其中有自冤哭淚，仰呼天，俯叩地，而自悲冤得少年。故天爲生真道奇方，可以自防而得小壽者。物生皆有老終，而愚人不肯力學真道善方，可以永享其年，不死遲老者，反各自輕忽；不求奇方而共笑賤真道，反共作邪僞，以亂天道。共欺其上，爭致死地，名爲冢，修之治以待死，預作死約及凶服，求死得死，有何冤哉。年竟算盡，此比若日出自有入也。古者聖人帝王，時時有大自重愛，而畏死者旦夕思行，求異聞殊方，敬事道人，力盡財空而已。至誠涕出，感動皇天，乃爲出瑞應，道術之士悉佐之，故多得老壽，或得度世。今天地乃以人爲子，帝王乃最天貴子也，不惜真道奇方焉。故深計遠慮，知天下之財物，會非久其有也。古者聖人聰明，大達衆賢悉出，上

集爲輔，故冤結。天地亦有其理，況人倫乎？帝王得以垂拱無憂，賢者亦得盡忠信，上輔其君爲理，共解天地大憂，萬民因而興，豈不善哉。

大集難問天地毀起，日月星蝕，人烈死，萬二千國策符，子開神文。三光何故得蝕也？天地日見譽舉，不名爲譽舉人也，乃名爲更迭相稱。如此比類者衆多，不可勝記，如此者皆無天報也。然人不祐吾，吾獨陰祐之，天報此人。言我爲惡，我獨爲善，天報此人。人不加功於我，我獨樂加功焉，天報此人。人不食飲我，我獨樂食飲之，天報此人。人盡習教爲虛僞行，以相欺殆，我獨教人爲善至誠信，天報此人。人盡言天地無知，我獨陰畏承事之，天報此人。人盡陰欲欺其君上，我獨陰祐利之，不敢欺，天報此人。父母不愛我，我獨愛祐之，天報此人。如是比類者衆多，不可勝記。真人自計之，上士求天報，中士求人報，下愚不施反求報。上善之人得天報者，度也。中善之人得人報，故愛利之而仕之。下愚

無功而強報，故天地人共惡而誅之。故上皇皇天之氣悉下生，后土之氣悉上養，五行之氣悉并力，四時之氣悉和合。三光更明，天下同心爲一。天性爲行，最尊之重之，愛之祐之。天性既善，悉生萬物，無不置也。地性善養萬物，而無不置也。聖人悉樂理天地，而萬物受其功。大善神真仙人，助天地行，不敢自苦也。悉與元氣同，與天心相得，故獨長吉而無凶也。古者聖人賢人深思遠慮，乃知天道意，但專陰行善，不敢爲惡也。深睹皇天明禁，下乃背而加之，學問淺劣，復不信天禁，故難移矣，失而早亡矣。願聞天壽百二十歲，地壽百歲，人壽八十歲，霸壽六十歲，侷壽五十歲。三正起於東方，天之首端也。歲月極於東北，天極也。夫天壽者，數之剛也，東北，物之始也，一年大數終於此，故百二十爲象天也。地者，陰也，常受施，西北爲極陰也。陰者殺而陽生，故亥者核也，陰終西北角也，西北爲地之司命，故地壽得百歲。八十六者，陽止陰起，方立秋。

秋者白氣，白虎持事，故霸命也，五十者，陽氣興長於上，陰氣伏起於下，陰侷陽化，故爲侷命。過此而下，悉曰無常命，誠冤結哉。今且曉子一解，可以終古自養而極者，不可忘也。人欲去凶而遠害，得長壽者，本當保知自愛，自好自親，以此自養，乃可無凶害也。身得長保，飲食以時調之，不多不少，是其自愛自養也。而撞門戶，閉之居內，不與俗事，是自愛自養也。而讀書無極，安貧樂賤，無憂而已，是其自愛自養也。已前皆如是而非也。夫自愛爲言者誠，誠自愛保，自念身無足，冥目亦還自視無足，未常須與離之。因思而憂之，乃至不食而飽，是爲自愛之人也。自好爲言者，乃好念身形，形容上下，累累可睹。誠好愛不止，面目生光明也。晝夜不能忘，以爲經常，因得肉飛而可強，是爲自好愛之道也。今故使男女、大小老少、賢不肖，共集上書，爲帝王通達聰明，帝王比若中極星，默常居其處，而衆星共往奏事也。大者居前。中者居中，小者居後，一星

不得，輒有絕氣，天行爲傷。夫星者，

乃人民凡物之精光。故一人不得通於帝王，一星亦不得通也。故天氣輒爲乖錯，地氣爲其逆也。故教其吏民大小，俱共上書，以通天氣，以安星曆，以除天病，以解帝王承負之責。故示勅使三道行書者，恐有不通，故各自其使宜。長吏者，記城郭之災變，布道者，記市道之災變；四野者，記四野之災變。各相取長短，傳以相語，共爭上之。長吏亦之大怒，天地戰鬥不和，其驗見效於日月星曆。然亦蝕，亦不可蝕，咎在陰陽氣戰鬥。陰陽相奸，迭爭勝服。夫陰與陽，本合相利祐，共生和氣，而反戰鬥，悉過在此不和調。如使和調，不蝕也。上古最善之時，常在不蝕；中古漸失天地之意，陰陽稍稍不相愛，故致戰。子以吾言不然也，使有德之君按行吾文，盡得其意，戰鬥且止，小得其意小止，半得其意半止。帝王多行道德，日月爲之不蝕，星曆不亂。比之人先有相厚，久不相睹，相觀當大喜，必能相祐利。及先不相與，比

卒相逢，便戰鬥矣。

請問旱而盡死，民困飢寒烈而死。此者太陽皇天之殺也。六陽具恨，因爲害也。何謂也？六方相極，其中大綱，俱人久爲亂，惡之故殺也。其害於人何哉？無有名字。但逢其承負之極，大怒發，不道人善與惡也，遭逢者即大凶也。比若人大忿怒，乃忿甲，善人不避之，乃賊害乙。乙何過也？而逢人怒發，如此矣。故承負之責最極，故使人死惡不復分別也。大咎在於此矣。

請問萬二千國之策各異意，比當於何置之？各隨其國俗宜以何爲始。以斗極東南，火氣起，願聞其意訣何也。火者，陽也。其符令主天心，和者主施，開者主通，明者主理。火者爲心王，神和者爲化首，萬事將興，從心起。心者主正事，倚仁而明復有神光。萬二千國殊策一通，爲文書上章，元氣且自隨而流行，真人自屬，興之吉，逆之喪。天乃樂出書，故使吾言。

古者火行，同當太平，而不正神

道，令天師獨使令火行正神道，何也？令乃火氣最盛，上皇氣至，火氣盛者，必正神道，何也？夫火者，乃天之心也。心主神，心主神當今明。天氣不調，帝王爲之愁苦，而人不得知其要。子欲知此，苦人耳。令邪人多居位，則亂帝王之治。令使正人不得處，天地爲邪氣失正。夫邪氣多則共害正，正多則共禁邪。此二者，天地自然之術。

請問洞極上平氣主治，故天師乃考疽疥蟲食人，獨此驗之所謂。蟲食人，其爲災最其劇，逆亂正也。今皇平氣至，不宜有此。應付有德之君，欲知道洞洽，未令民間悉移蟲主名，大小爲害，疽疥從腹中三蟲之屬，皆移主名。此蟲無不有名少耳。蟲逃於內而竊食人，象無功之臣逃於內，蠶食人矣。深可畏之，不畏之則至於大害矣。

天受人命，自有格法。天地所私者三十歲，比若天地日月相推，有餘闕也，故爲私命，過此者應爲仙人。天命上壽百二十爲度，地壽百歲爲度，人壽八十歲爲度，霸壽以六十歲爲度，作壽

五十歲爲度。過此已下，死生無復數者，悉被承負之災責也。故誠冤乎？此人生各得天算，有常法，今多不能盡其算者。天算積無訾，故人有善得增算，皆此餘算增之。欲知大效，比若一

里有十戶，戶有千畝田，其九戶爲惡盡死滅，獨一戶爲善，并得九戶田業，此之謂也。不望陰陽祐人，今人或不得其數，而望得天報者，會不得天報也。今日食人，而後日住食之，不名爲食人，名爲寄糧。今日飲人，而後日往飲之，不名爲飲人，名爲寄漿。今日代人負重，後日往寄重焉，不名代人持重，乃名寄裝。今日授人力，後日往報之，不名爲助人，名爲交功。今人譽舉人，後務上書，邑民亦務上書，行人亦務上書。長吏欲不上，恐民上之；民人不上，恐行人上之；行人不上，恐長吏上之。故使民俱坐，乃後且爭上事也。吏民有信者，帝王仕之不負焉。故吏民樂爲也，帝王得以爲聰明，而稱王心，而長安其身，吏民得以尊天地，得以無病。天地四方俱有利，故長吉，爲

萬萬世法也。以付上德之君，使民知天意。令以自安自全，無爲迷惑。大集具正事，考本天地之根，以除天恐地咎國之害，立洞極經。

又請問天師之書，乃拘校天地開闢已來，前後賢聖文，河洛圖書神文，下及凡民之辭語，下及奴婢，遠及夷狄，皆受奇辭殊策，合爲一語，以明天道，曾不大煩乎哉？爲其遠煩而不通，故各就求善太平之宅，於其所屬邑鄉主備，其遠不能自致。故爲其立宅道上，使投異辭善策奇方於其中，因取事，持往獻有德之君，令群賢共定按之，以類相求。取上第一善者，去其邪辭，以爲洞極之經，名爲天洞極政事。乃令天地之病，且悉除去也；帝王之理，且一大安也；承負萬世之災厄會，且却去也。然後萬物群神，且化萬一可言，而不復上白人惡於天上也。故勅使拘校之者，乃天使吾下言也。雖煩，安得不力爲之乎。天下文書，及人各言，一歲言十數，而天下疑事悉自解，亦無大煩也。但各居其處而言之，

傳持獻上，是爲天下集言而共語，以通達天地之意，以通天地之氣，以除帝王災害，以利凡民及萬物，莫不各得處其所者，乃後天地一旦大悅喜，病一除，喜則祐帝王也，令無事長遊也。

願聞天地何故一時使天下人共集辭策，及古今神聖之文，以爲洞極經乎？然天地有劇病，常疾亂，未常得善理也。故教示人集議，而共集出正語奇策，以除病也。故使其大共集言事也。願聞天地亂而有病，何不更生善聖人乎？力復生後聖人，乃無益何也？天師言：行古聖人有優劣，各長於一事，俱爲天譚地語，而作殊異。是故衆聖前後出者，所爲各異也。俱樂得天心地意，去惡致善，而辭不盡同，大類相似。故衆聖不能悉知天地意。故天地常有劇病，而悉不除，故遣吾語以告真人。所告真人者，天上諸神言，天下有樂善，欲稱天心，獨有真久耳。行所以拘校上古神文、中古神文、下古神文者，或上古神文未及言之，中古神

文言之，中古神文未及言之，下古神文言之。因以類相從相補，共成一善辭，故使集之，然後天地意可觀矣。行上古聖人失之，中古聖人得之，中古聖人失之，下古聖人得之，中古聖人失之，下古聖人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聖辭矣。上聖或有短失之，中聖得之，中聖失之，小聖得之。因復以類相從，因而相補，共成一善聖辭矣。大賢以短失之，中賢得之，中賢失之，小賢得之。以類相從，共成一善賢辭矣。帝王失之，臣子得之，臣子失之，庶子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上老失之，丁壯得之，丁壯失之，少者得之，以類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男子失之，女子得之，女子失之，奴婢夷狄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上古文失之，中古文得之，中古文失之，下古文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行或上古人失之，中古人得之，中古人失之，下古人得之，以類相從，以類相補，共成一善辭矣。行或上失之，而下

得之，或下失之，而上得之，或上下失之，中得之，或中失之，上下得之。或天神文失之，反聖人得之，或聖人失之，反賢人得之，賢者又失之，而庶民反得之，庶民又失之，反夷狄得之。或內失之，反外得之，外失之，反內得之。會有得之者，會有失之者。故上下外內，尊卑遠近，俱取其文要語，而集其長短，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則且矣。然後文書辭言通具也。天地生出凡事，人民聖賢，歧行萬物之屬，各有短長，各有不及，各有所失，故所爲各異，大率俱欲得天地之心而自安也。故今天遣吾下，爲上德君更考文教，吾都集合之。神文聖賢辭，下及庶人奴婢夷狄，以類相從，合其辭語，善者以爲洞經，名爲皇天洞極政事之文也。然後天地病一悉除去也。

請問合衆類以相從。然善正其言則吉，不善正其言則凶，然後太平上皇之氣立來矣。夫人有病，皆願速較爲善，天地之病，亦願速較爲善矣。夫邪文亂道經書，道經亂則天文地理亂矣。

天文地理亂，則天地病矣。故使三光風雨四時五行，戰鬥無常，歲爲其凶，帝王爲愁苦，縣官亂理，民愁苦飢寒，此爲邪文所病矣。夫邪文邪言誤辭以理國也，日日得亂。於是臣爲枉法而妄爲，民爲之困窮，共汙天地之理亂。天官大怒，哭泣呼冤不絕矣。邪言邪文誤辭以理家也，則父子夫婦亂，更相憎惡，而常鬥辯不絕，遂爲凶家矣。夫正言正文正辭，乃是正天地之根，而安家國寶器父母也，而天下凡人萬物所受命也，故當力正之也。故吾之爲道，悉守本戒中而棄末。天守本，故吾守本也；天戒中，故吾戒中也；天棄末，故吾棄末也。吾之爲文也，乃與天地同身，同心同意，同方同理，同好同惡，同道同路，故令德君按用之，無一誤也。萬萬歲不可去，但有日彰明，無有冥冥時。但有日理，無有亂時。但有日善，無有惡時也。故號天之洞極正道，乃與天地心相抱，故得其上訣者可老壽，得中訣者爲國輔，得下訣者可常自安。

請問陽何從獨得尊而貴，陰獨名卑而賤哉？神人言：陽所以獨名尊而貴者，守本常盈滿而有實也；陰所以獨名卑而且賤者，以其虛空而無實也，故見惡見賤也。夫陰陽男女者，本元氣之所始起，陰陽之門戶也。人所受命生處，是其本也。故男受命者，盈滿而有餘，其下左右，尚有一實。上者盈滿而有餘，常施下陰而積聚有餘。上施者，太陽行也，無不生，無不能成。下有積聚者，太陰應地，而有文理應阡陌。左實者應人，右實者應萬物。實，核實也，則仁好施，故陽得稱尊而貴也。女所以卑賤，其受命處空而虛，無盈餘，又無實，故卑也。故天道重本守始，故當反本守元，正守考文，以解迷惑也。故能使天長地久，安國寧民，而陽實好施故也。陽，天也，君也。陰，地也，臣也。故敬陽之施，因而養之。

請問神人，天下凡有幾國？然中部八十一域，次其外復一周，天下有萬國，遠出列洞虛無表，并合三部為萬二千國，皆稟受太平之教。今太平一歲，

人為喜樂順善。一歲，地上為大樂。三歲，恩澤究洽於天下，四歲，風氣順行。五歲，行神不戰，妖惡伏滅。六歲，而究著六紀。七歲，乃三光更明。八歲，而恩究達八方。九歲，陰陽俱悅。十歲，萬物悉各其所。為數小終，物因而三合之，乃天地人備，故三十歲而太平。今上皇氣出，真道至，以理十年，小太平也。如力行真道二十歲，而中太平者，乃謂帝王已下，乃臣民大小，按行真道，其却邪偽也。

神人語真人言：古始學道之時，神遊守柔以自全，積德不止道致仙，乘雲駕龍行天門，隨天轉易若循環。真人專一老壽，命與天連，陽道積專，日有單至信所致。無爭榮名，而居高官，孝順事師，道自來焉。神乃知善，人與語言。夫師開矇，為道之端，君父及師，天下命門，能敬事此三人，道乃大陳。不事此三人，室閉無門，福德皆逃，禍亂為憐。詳惟其事，無失書言。父母生之，師教其交，居親仕之，可不慎焉。天下至士，去官就仙，仙無窮

時，命與天連。長吏治民，仙吏天官，與俗何事，其事異焉。長吏治民仙萬神，天下之事，各自有君，努力思善，身可完全。以是遂去，不負祖先。吾圖書已盡，無復可陳，致勉學詳請其文。神人將去，故戒真人，慎之慎之，亦無妄傳，不得其人，慎無出焉。藏之深淵幽冥之間，道不飲血，無語要文，外內已悉，無可復言。

於此畫神人羽服，乘九龍輦升天，鸞鶴小真陪從，彩雲擁前，如告別其人意。



西壁圖。上古神人真人，戒後學者爲惡圖象，無爲陰賊，不好順事，反好爲嫉妬，令人死凶。天道不可強劫，劫之必致兵喪威之，死滅世亡。盜神書必敗，欲以爲利，反以爲害，此即響應天地之性也。乃致自然之際會，審樂以長存，慎之慎之。無好爲害，善者自然，惡者自敗，觀此二象，思其利害。凡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毛髮之間，無有過差。但人不自精，自以不知，罪名一著，不可奈何。不守其本，身死有餘過。乃爲惡於內，精氣相召於外。故前有害獄，後有惡鬼，皆來趣鬥，欲悔之不得，因以忘身。故畫像以示後來賢明，得之以爲大戒。愚者不信道，自若忽事，審而言，不失銖分。故守柔者長壽，好鬥者令人不存，物事各從其類，不復得還，悔之無益，鬼以著焉。見戒覺，以時自還。今上未傷，固可得爲善人。善者乃上行，惡者乃下降，天道無私，乃有自然不失。

開達無閉絕，以稱天心地意，轉天地之災變，暢天地之譚，使人民各居其

處，萬物不傷。故天出文書，令使可遙行萬萬里，得通其言，以暢善人，以知惡人，以解冤結。故帝王乃居百重之內，得長自安，聰明達遠方也。由太上中古已來，多背叛天地，共欺其上，故災害日興，死者不以數也。帝王久愁，不能拘制其下爲奸僞，故天遣三道文出也。通其氣，樂知得失，上下和合，諫及四遠卑賤，令無冤結，以稱皇天心，樂災除去，勿令天怒。下古人心邪蔽，不若太上古之三皇，人心質朴，心意專一，各樂稱天心，而忠信不欺其上，故可無文也。下古小人愚蔽，嬌妄文辭，欺天地，罔冒帝王，故天地常忿怒而災禍之。天地病除，帝王安且壽，民安其所，萬物得天年，無有怨恨，陰陽順行，群神大樂，且喜悅，故爲要道也。

夫子不孝，不能盡力養其親；弟子不順，則不能盡力順明師之道；臣不忠，則不能盡力共敬事其君。爲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惡之，死尚有餘責於地

下，名三行不順善之子也。常以月盡明旦見對於天，主正理陰陽。尊卑之神吏，魂魄爲之愁苦，至滅乃已。天以十五日爲一小界，故月至十五日而折小還。以一月爲中部，以一歲爲大部。天地之間諸神精，當共助天生長養萬二千物，故諸神精悉皆得祿食也。比若群臣賢者，共助帝王長養，凡民萬物皆得祿食也。故天爲法，常諸神以月十五日而小上對，一月而中上對，一歲而大對。故有大功者賜遷舉之，其無功者退去之，或擊治。此亂治者，專邪惡之神也。人生爲子孝，爲臣忠，爲弟子順，不離其身，然後死魂魄神精不見對也。

其二部界者，讀吾道書文，合於古今，於類相從，都得其要意，上賢明翕然喜之，不能禁止爲善也。乃至於敢入茅室，堅守之不失，必得度世而去。志與神靈大合洞，不得復譽於俗事也。其善乃洞究洽於天地，其神乃助天地，復還助帝王化惡，恩及草木小微，莫不被蒙其德化者。是故古者賢明得師。

能助帝王致太平者，皆得此人也。中賢力共讀吾文書，合於古今道文書，以類相從，力讀而止。其賢才者，乃可上為帝王良輔善吏，助德君化惡，恩下及小微草木。陰陽和合，無復有戰鬥者，帝王長優游而無事，群臣下俱相示教力為之，莫不順善而忠信，無刑罰而理，不善不可勝矣。其民共讀吾書道文，上下通都合計，同筴為一，無復知

為凶惡者也。拘校古今道文，以類相從相因，以為世學，父子相傳無窮已也。如三賢中賢下及民，俱為之占，天地惡氣畢去矣，無復承負之厄會也。善乃合陰陽，天氣和地瑞應畢出，游於帝王之都，是皇天后土洽悅喜之證也。故讀吾文者，宜精詳之。其三部界者，夫人得道者，必見神能使之。其上賢明者，治十中十，可為帝王使，辟邪去惡之臣也。或久久乃能入室而度世，不復譽於俗事。故守一然後具知善惡過失處，然後能守道，入室精思，然後能守神，故第三也。賢者拘校古今神書，以相證明也。中賢守一入道之，且

自睹神，治十中九，可為王侯大臣共辟去邪惡，久久冀及入室矣。其小賢守一入道讀書，亦或睹神，可治十中八，可為民共辟邪除惡也。亦皆拘校古今道文，以自相證明，乃愚者悉解信道也。大賢中賢下民，俱守神道而為之，則天地四時之神悉與，邪自消亡。此則天下地上，四方六屬六親之神悉悅喜，天興善助人為吉矣。

吾道乃為理天地，安帝王，生天地所愛者，乃當愛真道真德也。夫天者乃道之真，道之綱，道之信，道之因而行也。地者乃德之長，德之紀，德之所因緣而止也。故長為萬物之母也，常忍辱居其下也，不自言勞苦也。吾之為德君，教化下愚，正以此天地二事為祖。故常按天地之法度，不失其門戶也。吾之書即天譚地語，與神祇深獨相應，若表裏也。天下之名，今所屬皆以類相從，故知命其所屬。故含五姓多者，象陽而仁；含六情多者，象陰而貪。又受陽施多者為男，受陰施多者為女，受王相氣多者尊貴則專，受休廢

囚氣多者，數病而早死，又貧極也。故凡人生者，在其所象五行之氣，其命者繫於六甲五曆，以類古之，萬不失一也。古者聖人深原，凡事知人情者，以此也。真人知之耶？上視天而行，象天可為；俯視地而行，象地德而移。念天地使父母生長我，不欲樂我為惡也，還考之於心乃行。心者，最藏之神尊者也。心者，神聖純陽火也。行火者動而上行，與天同光，故日者乃火之王，為天下正，無不照明。故人為至誠，心中正疾痛，心神聖上白於日月，乃上白於天。故至誠於內者，神靈也，可不慎乎？

天以至道為行，地以至德為行。至德為家，共生萬物，無所匿，無可私。古者聖人象天地為行，以至道要德力教化愚人，使為謹良，令易治。令世反多閉絕之，故愚人共為狡猾，為失天道，不自知非，各在真道善德不施行，故人多天謫，當死不除也。

今天師廣開天道之路，悉拘校古者道書之文，以為真要祕道。真道者

多善，其文乃入神，故能睹神，與神爲治。若神入神，則真道也。乃多成於幽室，或有使度於室中而去者，或有一出一入未能去者，或有但見神而終古不去者。行爲子道，學而得大官者決意。凡人專問也，今日入學門，用心專一，常欲利愛而不妄語，年少而學，至老窮無復知乃止，不樂得官也。但身好學，務欲知經道，積爲善而不止，行名立，經道成，深知古今災變所從起。其行與學有益於上，有利於下，爲善積聞，不可蓋閉，名聞四達。明王好之，因而徵索詔取，萬俱言善哉，是其人也，傍人爲其悅喜足者，即其善人學而度世者也。

行復爲子說道，其不度者，意今日入學門，不樂思得真道善說，但欲博聞多睹，可以行窮極聖人者。又不欲推行作善，反好浮華之文，可以相欺僞者。或既得入經道，又用心不專一，常欲妄語，辯於口辭，以害人爲職；不尊重上，不利愛下。復經道空虛，未足以爲帝王之良臣，反行首長者。傍人以

財貨自助，欲得大官以起名譽，因而盜採財利，以公趣私，背上利下，是即亂賊敗正治，天地之害，國家賊也。民之虎狼，父母之惡子，天地憎之，鬼神惡之，故其罪當誅之於帝王，以稱天心，以解民之大害，是其抵欺而得官者也。或有用心不專實，空虛無真守，反積常思欲得官。官者，天之列宿官也，以封有德，賞有功也，不以妄與無功之人也。無功之人，天地所忽，神靈所不愛也。下愚不能深自知惡，反妄思得天官而不止，邪鬼物因而共入其心，使妄語，因而妖言，而不能自禁止也。故時有邪言而死者，此之謂也。非獨爲道不得其意則凶也，真人努力自度之術矣。古者聖賢睹天法明，故能行道守德也。天乃專一，晝夜行道而不言，故能長吉。地乃晝夜行道而不言，愛養萬物，故能獨吉也。四時晝夜行道而不止，故能常獨興王而不止也。三光乃獨行真道而不言，故能常明，隨天運行也。五行乃獨行真道而不言，故能與天地爲常也。凡天下之爲道者，象

此不可勝書也。常能愛利，口不妄言，則道可得也。欲輕忽反吾言者，爲道所賊也。吾乃爲天譚，以戒上德之君。夫德君天之興，必且好道，萬民且象其君而爲之，皆以此文爲戒。是故天之爲象法也，乃尊無上，反卑無下，其大無外，反其小無內，包養萬物，善惡大小皆利祐之，受以元氣而生之，終之不善傷也。故能爲天最稱神也，最名天上之君也。今上皇氣至，德君治，當象此爲法。故吾道一高一下，一沈一浮，欲使衆賢共策之。故東南地戶，乃有天地之水，不逆小流之力也，善惡大小皆歸之。真人知之耶？

文書億卷，中有能增人年壽，益人命者，真文也，其餘非也。文書滿室，中有能得天心平治者，真文也，其餘非也。臣子滿朝廷，中有能樂其君，助其君致太平者，是帝王之真臣良吏，其餘者佐職之臣子也。人生一子，而父母常得其樂而不飢寒者，是賢孝之子，其餘皆悉備數也。積方重車，中有皆能益年者，是真方也，其餘非也。天下若

此類衆多，不可稱記預說也。真人自深思其意。吾文以一推萬，足以明天下之道矣。故使真人傳道於上德之君，拘校凡文人辭聖書者，明以示衆賢，使一俱覺解迷惑也。拘校凡文之後，灾日去矣。夫邪文邪言，乃奸灾之主人也。夫正文正言，乃遂邪奸惡之吏也。以文正言，以吏正奸，僞無主人，則無止宿之所矣。夫邪言爲奸主人，比若盜賊有舍止之所也。主人已死亡，盜賊無緣復得來止息也。

行天道之爲法，以一況萬，萬不可盡書也。文多使人眩惑，不若舉一綱，使萬目自列而張之。故萬人擾擾，不若一帝王也。衆星億億，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下蚊行之言，不若國一賢良也。天道廣縱無復窮極，不若一元氣與天持命綱也。賢者上德之君，得思吾言，壽自長也。後世共思吾言，自父慈子孝，日廣且明也。大小爭爲善，後無疆也。不知復有邪文，佞人國以藏也。灾變盡除，三光明也。自然之術，天師共純也。爲道如此，何有

傷，遂以爲法，乃天行也。垂書記之，是思天地神明也。以徵之文，與天地響應也，是天合信符也。上君賢者，宜共策此辭，行之者日興，與時宜爲朝，得天地之欲，故吉哉。

吾爲太平德君制作法度，不限一人。夫太平氣來，有一人自冤，不得其欲者，則上皇太平氣不得俱來至也。故天教吾廣開闢其路，使自恣自擇可爲也。賢明欲樂活者，可學吾文，思其意，入室成道，可得活。賢柔欲樂輔帝王治，象吾文爲之，可以致太平乎。欲樂居家治生商財者，思吾文可竟天年，各得其所願，無大自冤也。故德君以治，大平之氣來也。所以然者，乃天下無自冤者，各自得其所。上德之君賢明者，不奪所欲，必得天下之心，欲承天意以歸之。

天之行不奪人所欲，地之行不奪人所欲，明君象之，故致太平。天地至神，猶不奪所欲，況人乎哉。

上古神人戒弟子後學者，爲善圖象，陰祐利人常吉，其功增倍。陽善

者，人即相冗答而解。陰者，乃天地諸神知之，故增倍也。積德者，富人愛好之，其善自來也。人之所譽，鬼神亦然，因而祐助之。好道者長生，乃與陰陽同其憂，順皇靈之行，天地之性，得其道理，故天祐之也。失者亂天，不好善人也。夫求善以善，無可怪。學以仁得之，道之始也；以德得之，道之中也。以道得之，上也。

吾本少學而不止，精神念之，涕常欲下，爲此積久，蒙皇天大恩，今日幸得逢天神人於曠野。始學若虧，思問小事外浮華也。本求守一養性之法，凡三百首，乃見天師說而無極，故敢問身寧可得長存否？

子爲天來學問，疑吾爲天授子也。願聞其訣意，以何明之也？今有德之君，得吾書心解行之，與衆賢共議，以化凡民，必與立響相應，是其明證也。吾道以誠成，不設僞言行，已訣矣。吾含此道久，以無可與語者。天冤結有劇，病變不絕，此其悒悒不通，天師何自往與付之。曰：位不當也。吾職在

天，真人職在地。在地者出萬物，故天生者於地養之。故吾傳道於真人。地生君王凡民，萬二千物，悉得陽施，從陰中出，故子得傳於人也。子以吾言不誠信也。夫天雖有所出，不與人語，情意同。吾書承天教令，明若丹青也。

天數之始也，是故天地未分之時，積氣都合爲一，分爲二，成夫婦。天下施於地，懷妊於玄冥，字爲甲子。布根東北，丑與寅。始見於卯，畢東南，辰與巳。垂枝於南，養於午。向老西南，未與申。成與西方，日入酉。畢藏西北，戌與亥。故數起於一，而止於十者，五千之始，五行之本也。數一以乘十，百而備是。故天生內，故畢終是。故斗建於辰，破於戌。建者立也。故萬物欲畢生。破者敗也。萬物畢死於戌。數天地八方，十而備，陰陽建破，故以此往來復其故，隨斗所指以明事。吾書乃爲除害氣，故曰象天爲法。

太平經鈔己部卷之六

太平經鈔庚部卷之七

虛無自然圖道必成誠

虛無者，乃內實外虛，有若無也。

反其胞胎，與道居也。獨存其心，懸龍慮也。遂爲神室，聚道虛也。但與氣游，故虛無也。在氣與神，其餘悉除也。以心爲主，故得無邪也，詳論其意，無忘真書也。得之則度，世可久游也。何不趣精，反與愚俱也。凶禍一至，被大災也。棄其真朴，反成土灰也。賢者見書誠之。

無爲者，無不爲也，乃與道連，出嬰兒前，入無間，到於太初，乃返還也。天地初起，陰陽源也。入無爲之術，身可完也。去本來末，道之患也。離其太初，難得完也。去生已遠，就死門也。好爲俗學，傷魂神也。守二忘一，失其相也。可不戒之，道之元也。子專守一，仁賢源也。天道行一，故完全也。地道行二，與鬼爲鄰也。審知無爲，與其道最神也。詳思其事，真人先

也。閉子之金關，無令出門也。寂無聲，長精神，神氣已畢仙道門，易哉大道不復煩，天道無親歸仁賢也。

自然之法，乃與道連，守之則吉，

失之有患。比若萬物生自完，一根萬枝，不無有神，詳思其意道自陳，俱相混沌出妙門，無增無減守自然。凡萬物生自有神，千八百息人爲尊，故可不死而長仙，所以早終失自然，禽獸尚度況人焉。愚者賤道，下與地連，仁賢貴道，忽上天門，神道不死，鬼神終焉。子欲爲之，如環無端，慎無入有，自益身患，亦無妄去，令人死焉。天地之性，獨貴自然，各順其事，無敢逆焉。道與無爲，虛無自然，高士樂之，下士忽焉。詳學知師，亦無忌言，有師明道，無師難傳。學不師訣，君子不言，妄作則亂，文身自凶焉。道已畢備，便成自然。

其三道行書，悉取訣於集議，以爲天信，即且響應立效也。其正神靈者，取訣於洞明萬萬人，以爲天信。其凡文欲正之者，取訣於拘校，以爲天

信。其欲樂知吾書信者，取訣於醫疾，行之且與天響應，善者日興，惡者日消，以爲天信。其欲署置得善人者，取訣於九人。其問入室與未者，取訣於洞白也，形無彰蔽，以爲天信。其欲知

身成道而不死者，取訣於身已成神，即度世矣，以爲天信。其欲洽洞知吾書文意者，從上到下盡讀之，且自照察，心大解，無復疑也，一得其意，不能復去也。其欲效吾書，視真與僞，以治日向太平，以爲天信。其欲壽可得與不者，取訣於太平之後也，如未太平，先人流災爲害，難以效命，以爲天信。大陽欲知太平者，取訣於由斷金也。水與火欲厭絕奸臣，詆不得作者，取訣於由斷金，衰市酒也。欲得天道大興法者，取訣於拘校衆文，與凡人訣辭也。欲得良藥者，取訣拘校凡方文，而效之也。欲得疾太平者，取訣於悉出真文，而絕去邪僞文也。欲樂思人，不復殺傷女者，取訣於各居其處，隨力衣食，勿使還愁苦父母，而反逆也。欲除疾病而大開道者，取訣於丹書吞字。欲

知集行書訣也，如其文而重丁寧，善約束之，行之一日，消百害獨人心，一旦轉而都正也，以爲天信。

請問瑞者何等之名也？子何故爲愚耶？願天師不棄，示以一言。夫瑞者，清也，靜也，正也，專也，心與天地同，不犯時令也。願聞以何知其清靜端正專一耶？善哉，子之問也。夫天地之性，自古到今，善者致善，惡者致惡，正者致正，邪者致邪，此自然之術，無可怪也。故人心端正清靜，至誠感天，無有惡意，瑞應善物一，故能致瑞應也。諸邪用心佞僞，皆無善應，此天地之大明徵也。子知之耶？善惡皆有應也，不調和者致不和，此天之明效也。善哉。

請問人之爲善也，上孝子、上忠臣、上順弟子，當思上何等於君父師哉？當上異聞珍寶，希見之文，而得上者是也。忠臣孝子順弟子，常可樂爲也，何不上同聞，而上異聞即？同聞上自有之，何須復上耶？愚生不曉其意，行且使子知其審實。天下所來所珍，

悉未常見而善珍也，以上其君，是上忠臣也；未常見善食，以上其親，是上孝子也；未常見之說，以上其師，是上善弟子也。子知之耶？願聞上同事。上之所有，而重上之，何也？然皆應，故其上罪不除。何其重也？子應不曉之，生人之所常有，重皆厭之，何須復上之耶？自古及今，大聖之定凡事，乃去同取異，乃得天地之心意，此之謂也。

天有兩手，乃成凡事。一手有病邪惡，則無有成事。天大怨之，地以爲忌，天下亂而無成功，一由此一手邪惡而不并力。凡事盡不理，六方不太平，亦由此兩手，有病邪惡，而不并力。所致吉凶安危，由此兩手。真人亦豈深知之耶？不唯天師開示其要意，使得知之。知之者終古冥冥昏亂，無從得知之也。夫師者，乃天地凡事教化之本也，雖難安得言哉？善哉。真人之求問事辭也。其要而言，□□而已。安坐，爲諸真人具說其意。天下象而行之，無復凶亂事。天上諸神召，爲兩

手筭字爲要記，國家行之則長存，凡人行之則久富安。要道將出，近在凡人身，今爲真人分別言之。天地者，主造出凡事之兩手也。四時者，主傳養凡物之兩手也。男女夫婦者，主傳統天地陰陽之兩手也。師弟子者，主傳相教通凡事文書道德之兩手也。君與臣，主傳理凡事人民諸物之兩手也。此有六事，纔舉其綱，見其始耳，不可勝書也。凡事相須而成事者，皆兩手也。天上名爲重規疊矩，皆相應者也。一手邪不等，無成事，天上名爲大亂之治，六方八遠名爲鰥寡斷嗣，日以向衰。無成事，由此兩手不并力也。

請問天上何故名爲兩手？兩手者，言其齊同并力，無前却然後可成也。兩手不并力者，事不可成也。故凡事象此兩手，皆當各得其人并力同心，象此兩手乃告安，太平之氣立至；不象此兩手，億萬年不能出上皇太平氣也。太平氣常欲出，若天常。若兩手久不調御之故，使閉不得通出，悒悒何訾，咎在兩手不調。若兩手平調者，

上皇太平氣出，前後至不相須。善哉。是故天地不并力，萬物無從出；四時不并力，凡物無從得長；五行不并力，凡物無從得成；君臣不并力，凡事無從得理；夫婦不并力，子孫無從得長；家道無從得立；師弟子不并力，凡結事無緣得解，道德無緣得興，矇霧無從得通，六方八遠大化無從得行。是故皆當并力，比若兩手乃可通也。不若兩手，故致凶也，雖治療無益也，無從得成功也。但空久愁苦而日凶。故凡象此兩手者，選舉當得其人，不得其人者，天上諸神名爲半死，不持一手獨作，安有能成功成事哉？凡疑事，宜深思此意。

以赤心，心生於火，還以付火。爲治象是，則延年益算，萬不失一，吾不欺子也。以示德君，以示凡人，賢者各思其意，無敢犯者也。用之名爲自厚自養，不用之名爲自愁自苦。神哉。吾之爲道，傳天意也。但可前不可却，但可順不可逆，順之全得天心也，逆之事亂禍凶。人意西，天意東，名爲與天

意不同。可爲覺知者矣。

今凡人舉士，以貢帝王，付國家，得其人幾吉，不得其人幾凶；得其人何所能成，不得其人何所能傾。諸真人自精且對。然得其人有四吉，不得其人有四凶，得其人天地六方八遠安，不得其人天地六方八遠不安。願聞其要意。然貢士得其人，上得以理，有成功而常安，日有益於上，一大吉也。所舉人可任，得成器，二吉也。得成器，能彰明其師道，恩及其師，三吉也。所舉者信事有效，復令上信任用之，四吉也。共并力同心，所爲者日有成功，月益彰明，歲益興盛，天地悅喜，善應悉出，惡物藏去，天地悅則群神喜。守而不失，上可以度世，中可以平理，下可以全完，竟其天年，舉士得其人，善如斯矣。天上明此續命之符。

請問何故正名，爲續命之符？然所以續命符者，舉士得人，乃危更安，亂更理，敗更成，凶更吉，死更生，上至於度世，中得理於平，下得竟其天年，全其身形。夫舉士不得人，上無益帝

王，國家令其理亂，帝王悉苦，天地不悅，盜賊災變萬種，是一大凶也。所舉人不能理職，佞僞日欺，久久坐俟不安，不得保其天年，或天地鬼神害之，

或爲人所賊殺，辱及其父母，惡流及妻子後生已下世類，遂見知過失爲惡人，是二大凶也。其人惡則其學棄，污辱先師聖賢業，禍及其師，是三大凶也。又舉之者不信，共欺其上，貢非其人，亂天儀，汙列宿，天疾之，地怨之，國君惡之，聖人非之，是謂爲世大佞妄語之子，當坐是事，不得天地鬼神誅之，則人當害之，辱其先人，禍及妻子，是爲四大凶也。犯四大凶，貢非其人也，乃使帝王愁苦。凡害氣動起，不可禁止，前後不理，更相承負。天地大怒，群臣戰鬥，六方不喜，八遠乖錯，終古不理，天上名爲曰減年短命之符。何故名短命之符哉？然理長反爲短，年當多反少，舉事逢凶，無益於身，天地不悅，除算減年，故天上名爲短命之符也。善哉。此天上文，以示德君，以示凡人賢，下及民間。爲人上求士，不可不

詳；爲人下貢士，不可不忠。後世傳誦此書文，結於胸中，急急舉士不若此，天地不復喜也。知而故違，其譴重哉。慎之。

天上文解六極，大集天上，八月校書，象天地法，以除災害。惟上古之道，修身正己，不敢犯神靈之所犯，乃敢求生索活於天君，不敢自恣，恐不全。日念生意，與神爲神，表其類也。欲得盡忠直之言，與諸所部主者之神，各各分明是非，乃敢信理曲直耳，何日有忘須臾之間。上有占人，具知是非，何所隱匿，何所不信者也。故得自理，求念本根，未嘗有小不善之界也。但自惜得爲人，依仰元氣，使得蠕動之物，所不睹見災異之屬。但人負信于誓言，兩不相信，故有所不安。天地中和上下各有信，人不得知其要。人食五常之氣，無所不稟不依，無所不食，失善從惡命不全，何獨如是耶？故天君言，常有善有惡，故有當直之者。故誤惡以分明天地四時五行之意，使知成生爲重，增其年命，人得生成之道，

承用其禁，不敢懈怠。以是言之，天知愚人甚薄，而無報復之意，逆天所施爲，證天所施爲，加人所施爲行也，中類反當活惡疾善也。故聖人知陰陽之會，賢人理其曲直，解其未知，使各自分盡不相怨。善自命長，惡自命短，何可所疑，何可所怨乎？善者著善之文，不失其文，不失其常，不失其宜，是爲上德。無所不成，無所不就，不失其明，不失其實，不失陰陽所生成，不失四時主生之氣所出入，不失五行之成，不失日月星宿，不失其度數，不失吉凶之期，不失災異之變，不失水旱之紀，人命長短，不失所稟繫星宿厚薄之意，是上德所當行也。故有德之人，無所不照，無所不見，上下中和，各從其宜。就其德，各不失其名，是爲順常。長生之文，莫不被榮萬物，巖牙剖甲而生，垂枝布葉以當衣裳，霧露雪霜時雨，以當飲食，生長自成覆華實，令給人地之長，名爲水母，民名爲瓜，盛夏之時以當水漿，天下所仰，人皆食之。是德人承天統，成天形，仰地以給民食，行思

布施，無不被德以自飽足，是天恩。天所施生甚大，不順命，及言自然，是爲逆。故有德之人上知天意，教民作法，無失天心，育養長大，使得爲人，復知文理，行成德就，可上及天士。天上之事，功勞有差。德人主知地之事，命民依仰，重見恩施，不能以時報之。德人爲天行氣，上下中央不得其所者，人反輕天所施爲，是正令天怒不止，神靈不愛人，侵奪年命，反自怨非天，故下神書，令民不犯也。

人有善大恩，有哀以思，力自善。如人久見狐疑，尤惡先沒，用是自損，日夜惶懼，不知何也。天生人知善惡，行善有信，天不欲令人有惡聞也。用是欲貪生惡死，亦不敢犯禁，如所妨害於身也。故因緣天氣，與通人之辭語，言身往來，知人情意，見其不善，而退自責，恐有文書汗名在其中也。如人當時意，加施於人，誠不敢對首理委曲，得耳責所施行。努力自念，從生來功效所進，解先人承負，承負除解，過盡亦當上。行善復惡，自與命戲。且

言善人宜復屈意，當時微苦，用心不懈，復後得福。生言受勅，受勅誠歸閑靜處，思失自責。言思從中出，天神知之，固勿倦也。

預知天君意所施爲者，爲上第一之人，可在天君左側。有功勞賜賞，謙遜不敢進授益，復竭盡筋力，用心乙密爲大。故天君重復，重自面勅教人，是生之福也。所主衆多，平心爲行，是自可矣。生言不敢，乃望在天君左側也，見活而已。但思忠孝，順理盡節，不敢受重賜，但恐無功。聞人有過，助其自悔。檢飭所行防禁，使思天意。知善行善，知信行信，知忠行忠，知順行順，知孝行孝，惡事無復得前也。過無巨細，天皆知之。薄疏善之籍，歲日月拘校前後，除算減年，爲惡不止，便見鬼門。地神召問，其所爲辭語同不同，復苦思理之，理後乃服。上名命曹，上對算盡，當太士愆流後世，是非惡所致也。人欲得人利，人亦不欲利之。善利得生，惡利不久，以善不久居地上也。故使有天地利不平。天使人爲

善，故生之，而反爲惡，鬼神疾苦，安得怨乎。此書故先進善退惡，古今文也。人命近在汝身，何爲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當清誰乎？有身不自愛，當愛誰乎？有身不自成，當成誰乎？有身不自念，當念誰乎？有身不自責，當責誰乎？復思此言，無怨鬼神，爲惡自負其身，不負他人，復知之乎？行順所言，可思無離於心，離之爲敗，不可復理，與鬼同伍，何得活乎？念生得生，人在天地間，奈何忘天地恩乎？此爲何等哉？欲望天報，當自責懇惻，垂淚而行，言我蒙恩得爲人，與萬物殊異，天使有異，能言語，見好醜，知善惡可否之事，當自詳慎，所言反天辭，令不奉順，是爲大逆不道之人，天安得久與從事乎。受勅未能通達，靜於閑處自省，責過所負，以謝天地四時五行諸部神靈。天君聰聽，令自思惟。上古之人皆有智慮，不敢犯禁，自循自正，恐見有失，動輒爲不承命，失其年壽，用是之故，不敢小懈，過輒有罰首，以是自省自愛，敬重禁忌，不敢違失意。

復見責問，心常恐悸，悵然喪氣，負天心，言小不稱是，爲文煩，輒考問核實。所言所信，可以名譽，及身常念慕貪，與天地四時五行共承統而行，不敢有小過差。真以心求進索生，唯大神原省語，使見四時五行生成，復見日月難報，想不見中棄。正營之人，不敢自遠，惟上古聖人之爲道也，乃出自然。心知天上之理，所施行皆預知者，音聲微通還知形容，自視心昭然意解。知當救之事，吉凶之會。了然可知。心內欣然，乃知得天之福也。使見前行之事，皆戒篤達。自惟蒙恩見寵，大神輒見教戒，使不危怠。闕望四表，上下通洞，心中懽然，復得延期，并及所不聞，是皆天君大神之恩力所化。大神言：是諸神共知，延者有命，錄籍有真，未生預著其人歲月日時在長壽之曹，年數旦昇，乃施名通，在北極真人主之。變易骨體，身輕潤澤，時暮得藥，以成精華。所在化爲，無有不成。出竊入冥，何所不通。惟上古得道之人，亦自法度，未生有錄籍，錄籍在長

壽之文，須年月日當昇之時，傳在中極。中極一名崑崙，輒部主者往錄姓名，不得漏脫。使往動搖支節，屈伸轉順，反覆教戒，勅隨師屈折，以藥飲之，骨節開鍊，雖不時相久者，知其可堅與不堅也，示之志不傾也。貪生惡死，思行天上之事，數使往實核有歲數，使知所行防禁，傳示學者，不問神文，言自己賚書且竟，神乃知相對語言之，亦連歲月，積千三百二十日，乃將與俱見大神，通元氣，行自然。天君簿見密勅，所案行不得有私相信，惑心易意，行無失誤。大神言：已算計諸神所假稟，常以八月晦日，錄諸山海陵池，通水河梁，淮濟江湖所受出入之簿，各各分明。天君有所勞賜有部署，天君前自復數通藏金室署，有心之人令主天君所問，輒當承所教，宜日夜不懈，屬主之人勿失所索，有心之人須以定錄簿。當有使神主爲計名諸當上昇，先時百日皆文上勿有先脫。如有文書不相應，計曹不舉者并坐。先勅令不犯神書，此書出後三歲八月，乃示俗人，如

有道信人者，大可示之。天君有教言：此人先時有承負，勅神爲解除收藏，未藏者爲藏之。大神言：此人貧厄空虛日久，恐不自全，得天君腹心，乃令神收藏。前之勅拜謝受恩，雖日月未至，諸先時一月令知之。天君言：下所部神將士衆甲中，勿失時以藏，爲作姓名，令地主敬慎，使有神靈往來，有欲從願所求，聽之。來事遠惡趣善，不犯所禁，復得見天道所師化，無不從之化者。故使人主爲作羽翼，開導頭尾，成其所爲城郭，卓然可知。知上及大化，并理元氣，復知人事。是亦有祿有命之人，皆先知之，隨人化可得延之期，天亦愛之。善神隨護，使不中惡。心使見善，惡者不得以爲此等。故天重善，使得從願，不侵不尅如其平，殊天復增其年，會此大恩也。報之非以珍琦，但寫心歸誠，自實信不負所言，是爲報也。

天上見善事，當藏匿不與，吉凶所致。人惟與大聖德之人，乃承元氣自然精光相感動，乃爲大神。悉知當所

施，輒當天意，不失其元氣之志。常行上爲大神輔相，如國有公卿，心知大神之指曆文書相通，上章各有稱舉，宜得其人，使可保有言事，輒用天君以事，更明而得書，輒下無失期，輒得朝上之恩。大聖當知，天君所當施行之事，安得有失乎？世人不知，以爲如民長吏，安能知詔書所當道下文乎？天上之事，音聲遙相聞，安得有隱也。此在自然之中相檢，如此天君日夜預知，天上地下中和之間，大小乙密事，悉自知之。諸神何得自在乎？故記首尾善惡，使神疏記。天君親隨月建昇斗綱傳治，不失常意，皆修正不敢犯之。故言天遣。心神在人腹中，與天遙相見，音聲相聞，安得不知人民善惡乎？天君言，有善信舉之，無善信下之，不但天上欲得善信人也，中和地下亦然。人不深知當來之事，故使有心者志久，志久與大神同路，是天之所近。比如國有忠臣良吏，不離左側。但人不信天，天何信人有二心乎？白日昇天之人，求生有籍者，北極天君內簿有數

通。無心志之人，何因緣得上錄籍。早有心志之人，終得駕乘精氣，爲天行事乎。天地中和，皆當從天恩得生，而反多不信，是罪之重者，何可望天上諸神聞知乎。言世人能自悔，不避晝夜，積有歲數，其人可原，白之天君。言人自責者，令有生籍之神移名壽曹，百二十使有續世，貧者令有子孫。天以滅絕者，爲惡不止，轉更傷害物，故令絕之。惟太上有德之人，各自有理，深知未然，自延福及子孫，況其身乎。

惟太古善人爲行也，乃預知表裏，出入陰陽，道其紀綱，發中念之，忘其理。順天而行，不敢有疑，用是得成，承奉大施，思念在身，行無愆負，微稟自然，不信不篤天，乃怒之，自知悔過，天復教之。上古得仙度世者，何從惡起念之，見書忠孝，敬事父母，兄弟和穆，無爲表裏，上下合同，和天大禁。天君爲理，受命有期，安得自在，忠孝之心，不失天地意，助四時五行，不敢毀當生之物。惟太上仁人爲行也，乃積累行於天。天聽信，使助東皇布置

當生之物，華實以給民食，使溫飽。身形長大，展轉相養，陰陽接會，男女成形，老小相次，稟命於天數。二十八宿轉相成，日月照察不得脫，更直相生，何有懈怠。但人不知命有短長，春夏秋冬更有生死無常，故使相主移轉向壽算增減，轉相付受。故言四時五行日月星宿，皆主持人命，善者增加，惡者退去，計過大小，自有格法。天上地下，相承如表裏，復置諸神遞相使。故言天君勅命曹，各各相移，更爲直符，不得小私，上下占之，有何可得逃乎？

惟太上善人之爲行也，乃表知天地當行之事，各有所主，各有其辭，各修其事，各成其神，各立其功，各行其忠，各理其文，各施於人，各道其進，各得天地腹心，各不失四時五行之生成。乃應太上善之人，天之信，地之保，五行之腹心，不犯諸禁。常念成人，使樂爲善，令得天地神明之意，從表徹裏，成功於身，得入長生久視之籍，得與天地大神從事。從忠誠於天，奉承大化。故天不奪人願，地不奪人安，常日夜思

過承負，恐不稱天君之意，何惜忠孝，奉事上報乎？

惟太上有知之人，乃預知天上之事，當所施爲，當所未行。事出自然，在其所爲。故知善惡表裏，出入所行，莫不成就。欽仰成神，以成其功，以名其德。得與大神通其辭，行其道，進其所知。

惟太上有心之人，各知分部，各自有所道，自有所行，自有承奉，自有所進，自有所白，自有所言，自有所至，自有所動。心繫於內，常思盡忠孝，誠有功於天，積行累歲，未嘗有懈而忘恩。思得太上之戒，以全其命，何敢忘通達四隅。承天所知，表通未然，心注念大神，所進所白，不敢自以心意評之，常以諸神集議，可承用與不，常恐不得神心腹。天上昌興，國降逆明，先師賢聖道天地喜神，出助人，令人壽，四夷却。

古者無形神人也，學求生道，乃上與委氣同願，念不失委氣之意。徹照四方，希聲之音，出入上下，皆法度。群神精氣，莫不自來，奉承顏色。恐失

其意，繫所屬，皆懼心。衣履轉成合懷，施惠布恩，上下流聞，四方六極八表之外，延及先生。大恩所覆，敬承奉命，感動皇靈。出入天地之間，照達日月星辰，取明於前，二十八宿更宣，察民用有支干，吉凶有文。但人少知，自以爲賢，動作行止，無益於天，禍罰絕世，先祖無祠。三氣不和，用諫者善，不者自期至地之下，殃流子孫，天命之爲，安可逃也。

天有四維，地有四維，故有日月轉相推。星有度數，照察是非，人有貴賤，壽命長短，稟命六甲。生有早晚，善惡異處，不失銖分。世人不知，反爲無真，和合神靈，乃得稱人。得神靈腹心。得天應者，天神舉之。得地應者，地神養之。得中和應者，人鬼祐之。得善應者，善善相稱，得惡應者，惡惡相從。皆有根本，上下周遍。欲得性善不逆之人，以爲尸民。陸地之神，欲得善人。各施禁忌，上通於天，爲惡犯之，自致不存。吏無大小，民本因緣，宜明其事，勿爲民所患。殊能好道德

仁惠，與天合理，與地同意，與中和有意，思以善神靈相睹，各自有信，莫欺愚者。無犯天禁，無犯地刑，奉順四時，無有殺名。五行所成，宜各自守。夫貪生者天之所祐，貪養者地之所助，貪仁者人共愛之。爲惡者天之所賊，天知其惡，使凶神惡鬼入身中，流布四支頭面，腹背胸脅七政，上白明堂，七十二色爲見，是死之戶也。天貪人生，地貪人養，人貪人施，爲惡其禍不救。以天書告之。

古者神聖之言，不失綱紀，自有法度，人不可輕犯禁忌。古之所得道太平，但承奉天法，不犯禁忌，即太平臣民矣。天有無費之糧，無費之衣，有功復進，即得祿矣。

上古之時，神聖先知來事，與天共理，分布四方上下中央，各有部署，上下相望，不肅而成，皆爲善。恐不稱天心，天有教使，奔走而行，皆持簿書，不動自齊。恐有勘問，動有規矩，得其所行。春行氣，夏成長，秋收使民得以供祭，冬藏餘糧得以相續。既無懈時，神

靈所施，莫不被榮，恩及蚊行，草木亦然，各得其所。故令有財之家，假貸周貧，以陳歸新，使得生成，傳乎子孫，神靈所護，是非大忌。天地四時五行衆神吏，直人命祿，不可敬重，念報其恩。急以此文付有德之君，令知天之愛人，而人反不愛乎。洞極之經，名曰太平，行者得福，不者自令極思，聚身無離，常報應不枉。久所不及，施惡於人。人無貴賤，皆天之所生，愛之慎之念之，慎勿加所不當而枉人，侵尅非者，天所不報，地所不養，凶神隨之，不得久生。禱祭之神益怒。見善當進，見惡當退，何有所疑，行各自力，無爲神所誤。所居不安，去故就新，神復得還。

惟天地亦因始初，乃成精神，承奉自然，生化所化，莫不得榮。因有部署，日月星機衡司候，並使五星各報其方，各行其事，雲雨布施。民憂司農事，元氣歸留。諸草木蚊行，喘息蠕動，皆含元氣，飛鳥走獸，水中生亦然，使民得用奉祠及自食。萬民不往用

者，聽禽獸食之。今之惡民，殺不當，懷妊胞中，當生反死，絕其命以給其口。當殺之時，皆恐懼。故天誠念之憐愍，爲施防禁，犯之坐之。六畜尚愛，不忍中傷，人反不自惜，更爲逆虜，所取非一。雖不即誅者，將積其過，殺敗不止，滅戶下流，未生者亦不得逢吉。鬼神惜之，司候在前，有何脫時。故記善惡之重，真人以此文亦衆民，義恐隱藏，隨俗文字，分明行之。故取信於天，取信於地，取信於中和，取信於五行，是皆天所報信也。不失銖分，知之乎？乃委氣自然之服化也。三台七星，輔正天威，日月照察是非，使各有自然之報。復申勅諸所部主，各令分明，受罰不怨，此之謂也。灾害之書，三甲子復見理，不如十諫令知耳。且念活求知，賢聖有知可及矣。聖人當升賢，復求生不惡，復次之神仙之錄，在此北極，相連崑崙。崑崙之墟真人，上下有常，主錄籍之人，姓名相次，高得高，中得中，下得下。先生爲師，尊之爲君，稱之爲父，故師君父不可不

明，臣不可不忠，弟子不可不順，敬從其上。故天不忘先生之恩，地不忘先生之養，人不忘先生之施。天以三光下照中和及地下，無有懈怠。無德之國，陰氣蔽日，令無光，人民恐懼，穀少滋息，水旱無常，民復流離有穀之鄉。天實憐之，令至活鄉處。有明君，國得昌，流客還耕農休廢之地，諸穀得下成熟，民復得糧，更奉先祖，鬼神得安。中有聖智，求索神仙簿書錄籍，姓名有焉。當復爲天之吏，按行民間，調和風雨，使得安政，以此書亦後生焉。故當作善，有益於天。自爾之後，可戒子孫，延年之期，可不及焉。書復重，天大愛人，欲使得竟天年，丁寧反覆，屬於神，善者錄上，惡者忘其名，無違此書，思著其心。天上有文，求生根也。人所願，故挺此文，有過自悔，按此文也。神靈在汝前後，無懈時也。

太平氣俱至，人民但日相向而遊，具樂器以爲常，因以相和相化，上有益國家，使天氣調和，天下被其德教而無咎。和與不和，以爲效乎？得天地意

者，天地爲和，人法之其悅喜。得天地人和悅，萬物無疾病，君臣爲之常喜。是正太平氣至，具樂之悅喜也。是故樂而得大角上角之音者，青帝大喜，則仁道德出，凡物樂生，肝氣爲其無病，肝神出東方。惡者悉除去，善者悉前助化，青衣玉女持奇方來賜人，是其明效也。中角音得，則水化中也。下角得，以化下也。南方徵之音，大小中悉和，則悉樂長也。南方道德莫不悅喜，惡者降去，善者悉前，赤氣悉喜，赤帝來遊，心爲其無病。心神出見，候迎赤衣玉女，來賜人奇方，是其效也。故得黃氣宮音之和，亦宮音善者悉來也，惡者悉消去。得商音之和，商音善者悉來也，惡者悉消去。得羽音之和，羽音善者悉來也，惡者悉消去。真人詳思此意，所致太平也。所以不悉說五方者，謂大深上士，見之自得其意，以一承萬，得之恐其大喜也。小人得之，或妄語也。故不悉露見，使各思其意。上士且自以一承萬，通知其意。中士亦且緜緜幾知之，下士得之反妄語也。

是故纔成慮，小舉其綱，見其事以示凡人，使思其意，則可上下通達而無過。故上士治樂，以作無爲以度世；中士治樂，乃以和樂俗人以調治；下士治樂，纔以樂人以召食。此三人者，各諭意太平氣至，聽其所爲，從其具樂琴瑟，慎無禁，禁則樂氣不出，治難平，難平則氣鬥訟而多刑。夫樂者致樂，刑者致刑，猶影響之驗，不失銖分也。凡樂者所以止怒也，凡怒者所以止樂也。此兩者相代，是故樂則怒止，怒則樂止。故怒者乃生刑罰，鬥之根也。喜樂者，乃道德之門也。故當從之，使生道德之根勿止之也，止之反生刑禍之門也。此者吉凶之所出，安危之所發也。故樂者陽也，刑者陰也，陰之與陽，乃更相反，陽衰則陰興，陰興則陽衰。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君盛則臣服，民易理，臣盛則君理侮亂，此天自然之法也。故當從其君樂也，以厭其民臣，止其數怒也。下古之人人愚，不深知其意，反多斷絕之，故使陰氣盛，陽氣衰。陽氣盛則多盜賊，罪人不絕，

萬物不生也。多被陰害，大咎在此。君氣盛則致延年益壽。君樂則五方道德出悉，怒則五方惡悉出。故大樂者善應出，不樂者惡應出，自然之理，可深戒哉。

吾書中善者，悉使青首而丹目，何乎？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正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吾道太陽仁政之道，不欲傷害。

請問今太平上皇氣具至，天土理何所先後，豈可聞乎？今天上爲法也，樂者順之以樂，苦者順之以苦，天上之爲法如此矣。乃太平氣至，故天上從其樂，以順奉之，大急兵杖而斷刑罰。地上亦然。樂者陽也，天之經也。兵杖刑罰者，陰也，地之怒也。陰興必傷陽化。今太平氣至，乃天與神兵共治，故斷刑罰兵杖爭訟，令使察察萬世，不復妄也。皆如日月，不可久蔽藏也。元氣自然樂，則合共生天地，悅則陰陽和合，風雨調。風雨調，則共生萬二千物。凡物樂，則奇瑞應俱出，生萬物之應，精上著天，三光更明察察也。三光

樂而合，則四時順行，春樂生，夏樂長，秋樂收，冬樂藏。四時樂喜，五行不逆，則人民興。人民興則帝王壽，帝王壽則凡民樂，凡民樂則精物鬼邪伏矣。精邪伏則無天病死之人，無夭傷人則太平氣至矣。萬國不戰鬥，盜賊貪猾絕矣。天地六萬神俱樂喜也，天地真仙人出。天地真仙人出，則正氣悉見，而邪氣悉藏，惡人悉坐自思矣，善人行矣，神人筮書盡出，而邪僞文亡矣。人莫不悅樂喜，陰陽和合，同心爲一，家傳相生。凡事樂者，無有惡也。凡陰陽樂，則生之始也。萬物所受命而起也，皆與人相似。男女樂則同心共生，無不成也。不樂，則不肯相與歡合也。怒不樂而強歡合，後皆有凶。今吾之文，纔舉其大綱，見其始以樂，化之爲不善，安可勝記也。已知樂之善，未及不樂之禁，復爲開其綱紀。恍惚不樂，不肯并力合心，而共生元氣，著自然也。元氣自然，不樂分爭，不能合身和德，而共生天地也。天地不樂，陰陽分爭，不能合氣四時五行，調風雨而盛生

萬二千物。萬二千物不樂爭分，多傷死，其歲大凶。凡事不樂爭分，三光爲之失明，帝王愁苦，萬民流亡也。善氣蔽藏，惡氣行也，正神遠去，鬼物興也。萬物人民夭死，無有年也。萬二千國分爭不樂，刑罰大起，兵革揚也，樂斷廢也，則刑大起，六方不和，則日日凶也。天氣不調，正從此起，而人不知其所由，反歸過以罪上，而責帝王。不得其大過，反下責上，盡逆氣，何能致太平。反致凶，故刑氣日興，樂者絕亡。咎在中古以來，師教時時有設者，反開列兵之門，閉其樂戶，故使邪奸得起，不可卒止。大咎在此。故今天上洞平氣至，大縱樂，除刑罰也。地上亦然，吾不能勝記，縱樂之爲善也，縱樂之爲惡也。是故陰陽之道，從天上盡地下，旁行無窮極，牝牡之屬，相嬉相樂，然後合心，共生成，共爲理，傳天地之統，御無極之術。設使不相嬉，不肯合心爲一，肯共生共成，共爲理，共傳天地之統，御無窮之術？力以刑罰，威而合之，久久猶敗。相背分爭，陰陽相尅，

賊害不可禁止也。正使父子、子母、夫婦、極親，會相害也，共亂天道，斷無世也。其大過所致如此矣。

樂爲天之經，太陽之精。孝爲地之經，太陰之精。故樂者倡始倡生，倡合樂成功。天者常嬉善嬉生，故常與天合，與同氣也。樂合乃能相生，當有上下。故樂爲天爲上，孝爲下象地。地者下，承順其上，陰事其陽，子事其父，臣事其君，君上事天，地亦事天。天事其上，故與地同氣，故樂與孝，最順天地也。易者，理陰陽氣，八風爲節，與六甲同位，陰陽同體，與天地連身，故爲神道也。刑者絕洞陰戰，不和之氣也，故常隨陰節而起。刑者得陰而劇，得春夏而服；得秋冬而興。盜賊得夜而起，奸邪得幽冥間處而作，鬼物諸病得冥而發，怨咎得險狹而聚相殺也。此則不樂從刑之大徵，可不慎乎。愚生畏之。子知畏之，壽之徵也，不知畏之，禍之門也。戒子慎之。是故天上爲政，各縱樂以爲化本，人人使俱自樂相化，坐思其過得失，莫爲善易

哉。天上爲政如此也，地上亦然。故理欲疾平者，務斷分爭刑罰，倡樂爲先，皇平之氣立至矣。

請問天上太平氣自時來至也，人皆當自化爲善，萬物自當平安無病。令天上爲法，何故反以人倡之作樂，以相化乎？凡事在其先導之教之，善惡是化之先也，開蒙愚之門也。故天將有可爲，皆先倡其先，其象見於天，神文出。古者聖人象之爲作意，故上三皇乃教化以道，其人民盡有道，物亦然。五帝教化多以德，其人民多類經德也，物亦然。三王教化多以文，其人民多文，物亦然。五霸教化多以武，其人民多悉武，好怒尚強勇，此非悉化之首也。故善人之鄉者多善人，惡人之鄉者多惡人，此非相易也。凡天上天下之事，各自有師法，各象其師法，而所化悉相類似。天者好生興物，物不樂不肯生。今天上皇平洞極之氣俱出治，陽精昌興，萬物莫不樂喜。故當象其氣而大縱樂，以順助天道好是，則天道大喜。今帝王理平，人民壽，故其縱

樂以奉天道，又使各坐思自化，何有各乎？又樂者天也，陽精也，陽與則陰精伏，猶如春夏起，秋冬伏，自然之式也。真人務順吾書言，刑自絕。爲化如此，與神無異。故理難平，化失之耳。

今天道自有衰盛吉凶，何反言師化之首乎？天地不與人語也，故時時生聖人，生聖師，使傳其事。此主天時且吉樂，故生善師，使善言善化。天道將亂凶衰，則生惡師，使教化惡也。是主化天道，且自善自惡之徵也者。夫且樂歲生善物多，五穀成以食人，其人好善。天且惡歲生惡物多，善者少，以惡物食人，其人色惡。是其化人之師明徵也。故善師出，惡師伏，是天盛衰之徵，是主天也。今天道大周，故使吾下，善說真人善事，樂其化爲上善，故以第一事教之。天周備其事，具者必樂。子知其意，若人物周遍，有其家爲其樂。今天周遍，有何不樂，而曰凶乎？此書萬世不改，天上之化如此矣。

五音樂，當所動發前後，得天地人心意，以致太平，除灾奸，致和氣。

夫心同意合，皆爲大樂也。苦心

異意，皆爲乖錯，悉致苦氣也。夫樂者何必歌舞，衆聲相和也。苦者何必致鬥爭，衆凶禍並起。相樂者，所以厭斷刑也。相愁苦者，所以致逆也。其相順同心，何謂乎？凡人大小能同其意者，必樂也，幾類之哉？宜復更自精詳其意。天上皇平洞極之師，爲天加一言，重解決其意也。然未欲大得天地之心意，有益於帝王政理者，乃當順用天地之心意，不可逆太歲諸神，同舍其氣，與帝王用事。同喜同心，同指同方，同運同樞，同根同意。故古者聖人陳法，使帝王春東方，夏南方，秋西方，冬北方者，主與此天氣共事也。同故相迎，是爲順天之道，與天同氣，故相承順。天地長喜悅，不戰怒，則灾害奸邪，凶惡之屬絕矣。乃致太平氣，天上平氣得下理，地下平氣得上升助之也。樂者，乃舉聲歌舞。王氣者，宜動搖見樂，相奉順，見奉助也。休囚死氣皆安靖，不欲見動搖，即不悅喜，則戰怒，則生凶惡奸邪灾害矣。乃是自然天地之

格性，萬不失一也。當動搖帝王之氣，其次動王氣，其次動相氣，其次動休氣，其次動死囚氣。此氣皆在天斗前，日進欲見助興，故動之。其餘氣皆在天斗後，氣所背去日衰，故不宜興動，與天地反逆，不合天地之心。故天之所向者興之，天之所背者廢之，是知天時，吉凶可知也。

請問今純動五音，不足不成歌舞之曲，如何？但動帝王之氣得勝，教令聲音響先發，是乃比若夫帝王得先發號令於天下，則凡人萬物悉隨之而從，天下和平矣。五音各有所引動，或引天，或引地，或引日月星，或引四時五行，或引山川，或引人民萬物。音動者皆有所動搖，各有所致。是故和合得其意者，致善；不得其意者，致惡。萬物精神悉先來朝，乃後動其形體。故動樂音，常當務知其事，審得其意，太平至矣。春者先動，大角弦動，引動歲星，心星下，則引動東嶽，氣則搖少陽，音則〔搖〕木行，神則搖勾芒，禽則動蒼龍，位則引青帝，神則引青衣玉女，上

洞下達，莫不以類來朝，樂其聲也。說一已來類，無窮極也。自精詳索，其要意悉自得也。與凡書文合之，爲法式也。故舉樂得其上意，可以度世；得中意者可致平，除凶害也；得下意者，可以樂人。復德上意者，可樂神靈也；得中意者，可以樂精靈；得下意者，可樂身；俱得其意，上帝王可遊而無事，樂而刑斷，精神明厭也。樂者，太陽之精。刑者，太陰之精。陽盛則陰伏，陰盛則陽伏，故樂盛刑絕。陽者動而有音聲，陰者無聲，故刑多以陰害人。古者聖人將從樂者，隨天意，亦隨地意，順之者吉，逆之凶。故天三氣，上氣稱樂，中氣稱和，下氣稱刑。故樂屬陽，刑屬陰，和屬中央。故東南陽好生，西北陰好殺，和氣隨而往來，一藏一見，主辟害也。夫音者，是樂之語譚也。占遠占近，皆當合時日姓字，分畫境界，王相休廢，更相取合，以爲譚語，聽之無失也。夫天道比若循環，周而復始。常以時加其王氣，建向斗所加，方向其面，動其音聲。人倡之，亦可以

其音爲之，數以六甲五行，即天地之數也。時氣者，即天地之所向，所興爲也。今立春之日，日斗加寅，名爲上帝之時。先動大角，月半加甲，二月加卯，月半加乙，三月加辰。他皆倣此。各次其時氣，晏早爲度數。先動帝音帝弦，王音王弦，次動相音相弦，各如其數。此名承天順地之氣，天地乃樂用之，而況於人乎？人者，最物之尊者，天之所子也。天乃樂人嚴敬用其數，地乃樂人謹用其數，此猶比孝子之順父母之教，父母安能不愛而好之乎？深思其意，付告下古之人，使象而爲之，以除辟灾害，上安天地之氣，下以助帝王爲理。今凡人心安不爲邪，萬二千物各得其所，豈不樂哉。

請問六洞八方之事，最何等爲吉，最何等爲凶？最相善爲吉，相逆爲凶。爲惡相逆，爲善相順。故帝王之氣，相氣微氣，皆在天斗前，吉事也，天氣所樂欲興起也。故當樂而順之。休廢之氣，故天地共休廢之，故當廢之，不宜興樂。興樂即逆天地心，名爲大逆，不

順時氣。天道爲法，王相之氣主太平也，囚廢絕主凶年。太平歲凡物具生，多善物，是其證也，天地大效驗也。故古聖賢以是深自占相順而行之，明以同類同事、同氣占相之，得其象則改性易行，不敢爲非也。天地之語言，以此爲效，視象類所得可知矣。故凶歲少善應。故將太平者具樂者，當順王氣。凶年無故不可作樂，囚廢氣與天地反逆，故凶也。王氣德所居也，囚廢刑所居也。天之授性，各有精神。樂善，善精神至；樂惡，惡精神至。故爲自然之性也。一曰先順樂動天地四時帝氣，一事加三倍以樂天，今天大悅喜，帝王壽，天惡滅，灾害悉除去，太陽氣不戰怒，國界安。而知常先動順樂之者，天道爲人興，真神爲出，幽隱穴居之人，皆樂來助政。二曰先順動天地時王氣，再倍以樂地氣，大悅不戰怒，令王者壽，奸猾盜賊兵革消，國界興善，下悉樂承順其上中，賢悉出助國理，地神順養。三曰先順動相氣微氣，令中和之氣大喜悅，君臣人民順保其

處，則佞盜賊不作，境界保，故和氣日興，萬物好善。四曰慎無動死破之氣，致劇盜賊，又多卒死者，國界常危難安，致邪氣鬼物甚多，爲害甚劇。五曰無動囚廢氣，致大凶惡。六曰無動衰休之氣，大凶惡。所以三倍帝氣樂弦者，帝氣最尊無上，象天尊，故倍樂之。萬二千物俱生，善氣悉應。所以再樂相氣樂弦者，相氣象地，地與人并居，故再倍其樂地。地也與人并，人見皆悅喜，而萬物并理。所以樂相氣微氣一行者，象中和人。夫中和人卑于天地，故樂少。人者主爲天地理萬物，人樂則悅喜爲善，萬物理矣。帝氣樂，三皇象之，如天也。王氣樂，五帝法之，象地好德養物，而時復刑也。微氣者，三王象之，無常法。衰囚亡之氣，五霸象之，其氣亂。天地之有武，以誅惡而遵善，可深察之。

令真人積善又賢，事事通。今天上皇洞太平氣具至，今太上欲有可急得，今天上樂得善人，可調風雨而具生萬物者。開闢已來，爲善者少，少能中

天意，天常以是爲憂患。而今地上人，少中天上可永者。大天之下萬二千國，皆隨水土不相類也。夫善人上付于天，萬物之精光者，上屬於天。中者付于人，使仕順陰陽萬物也。下者付于土，使步行而作事也。

道者，乃皇天之所取法也。最善之稱，冠無上，包無裏，出無間，入無孔，天下凡事之師也。生端百萬事之長，古今賢聖得長全，帝王得天心，以自安民之父母，凡化所從起也。天道乃天也，清且明，不欲見污辱也。今之爲道，皆爲四毀之行，天污辱皇天之神道，並亂地之紀，記不可爲化首，不可爲師法，不可爲父母。俱共毀敗天之寶器，名爲大返叛之子。故天上深知，疾咎之也。洞上皇平氣至，不能容此四人。第一不孝，第二能性真而無後類也，第三日食糞飲其小便，第四行爲乞者。故四人皆共污辱天正道，非所興化也。帝王以愚者爲理，天將大限矣。何以明之？人君與之爲理，天爲其多灾變怪，夷狄數來，是明天限惡之

證也。與重規合矩，券書何異哉？人所惡，天亦惡之；人所愛，天亦愛之。是故古者聖賢睹大意深，故常象天而爲行，不敢失銖分也。故能常獨與天厚，得天心也。若不得天心，乃大凶矣。天上揀士，乃與天共事，治無窮極之術也。長相與併，士乃與天共事，治無窮極之術也。長相與併力，同心調氣，故能長久矣。今天乃貴重傳相生，故四時受天道教，相生成無有窮極也。故天者稱父，地者稱母，因六甲十二子八卦之氣以爲紀，更相生，轉相使，故天道常在不毀敗，是常行施化之助也。故學者當象天爲法，無絕天統。今天乃清明，道乃清白，天與道最居上爲人法。清明者好清明，故三光上著天，各從其類，合而爲形。天之爲形，比若明鏡，皆若人有而目洞照，不欲污辱也，常欲得鮮明。帝王將興，皆得師道，人愛其榮智，以化其民。師之所貴，爲能知天心意，象而行化。地上善即天上善，地上惡即天上惡。故人爲善于地上，天亦應之爲善。人爲惡于地上，天亦應之爲惡。乃氣上通。五氣相連上下同，六申相屬上下洞，十二子上下著，無有遠近皆通。下善上通，下惡上凶，五行興于下，五星明于上。此者，天所曉於天下人也。

天上皆何所喜，何所禁，唯得其禁，唯得戒誠，日夜思惟其意，不敢犯之以示後生。今天上乃上皇平氣俱至，興盛，陽日先明，邪氣止休，正氣遂行，衰者消去，道德陽。天上急禁絕火燒山聚木之鄉者。山，太陽也，土地之綱，是其君也。布根之聚，木是其長也，亦是君也。火，五行之長，陽也。三君三陽，相逢反相衰。是故急禁斷火燒山林聚木，不燒則興多，興多則火王，火王則日月、丙丁巳午悅。其母盛多，則其子受氣長久，故天上止之也。陰盛則陰奸日消，陽衰則陰奸日起，此自然之法也。

後之道，不能復傳類，不能復相生，故成凶也。是爲有天而無地，有日而無月，有上而無下，有表而無裏，天上名爲立敗之紀。

請問田草可燒否？天上不禁也，燒也，當燒。獨何故燒之乎？草者，木之陰也，與乙相應。木與甲相應，甲者，陽也，與木同類，故相應。乙者，陰也，與草同類，故相應。乙者畏金，金者傷木，木傷陽衰，陽衰則姦起，故當燒之。乙陰也，草陰也，地陰也，三陰相反共生姦。故云歲居北極陰中，陰極生陽。火者陽也，陰得陽而順生善事。故天上相教，燒下田草，以悅陰而順陽也。二人共職，共理陰陽，除天地之病，令帝王不愁苦，萬二千物各得其所，草木悅喜而出，無有冤結。

今天上良善平氣至，常恐人民有犯時令而傷之也。天上諸神共記好殺傷之人，畋射漁獵之子，不順天道而不爲善，常好殺傷，天咎之，地惡之，群神非之，共記而拷之。三年一中拷，五年一大拷，過重者則坐，小過者減年奪

算，三世一大治，五世一大滅之。故今天上集三道行文書，群神共記過殺傷刑罰也。

甲子，天正也，日以冬初還反。乙丑，地正也，物以布根。丙寅，人正也，平旦人以初起，開門就職。此三者，俱天地人初生之始，物之根本也。初生屬陽者，本天地之元氣。故乾坎艮震，在東北之面，其中和在坎艮之間，陰陽合生於中央。故凡懷妊者，皆中腹而居，微在中和之下，生於陰中，陰故稱母。不可使刑氣居中央。今者天道大周更始，以上下純陽治天地，故急斷刑罰。天者稱神，陽亦稱神，今往犯吾書好刑者，天上拷之。故神聖之法，乃一從心起，無不解說。故赤之盛者，爲天爲日爲心。天與日常明，無不照察。行此道者，姦邪之屬悉絕矣。夫陽之生者，於幽冥之中。是故陽氣起於北，而出東，盛於南，而衰消於西。天之爲法如此。

太平氣至，誰者當宜道哉？誰者不當道哉？夫道與人，比若風雨，爲者

則善，不爲者則已。爲好者，則其人也，不爲好即非其人也。爲者不用力，易開通者，即是其人也，不開通，終日無成功，即非其人也。爲之即吉，不爲則凶。凡人自養，可不詳察，夫道正人之符也。

太平經鈔庚部卷之七

太平經鈔辛部卷之八

請問不食而飽，年壽久久，至于遂存，此乃富國存民之道。比欲不食，先以導命之方居前，因以留氣。服氣藥之後，三日小飢，七日微飢，十日之外，爲小成無惑矣，已死去就生也。服氣藥之後，諸食有形之物，堅難消者，以一食爲度。食無形之物，節少爲善。百日之外可不食，名不窮之道，名爲助國家養民，助天地食主。少者爲吉，多者爲凶，全不食亦凶，腸胃不通。通腸之法，一食爲適，再食爲增，三食爲下，四食爲腸張，五食飢大起，六食大凶惡，百疾從此而生，至大飢年當死。節食千日之後，大小腸皆滿，終無料也。令人病悉除去，顏色更好，無所禁防。古者得道老者，皆由不食。君臣民足以安身心，理其職，富者足以存財，貧者足以度軀。君子行之，善樂歲，凶年不危亡。夫人曰有三命，而不自知，日三食乃生。朝不食一命絕，晝不食二

命絕，暮不食三絕。絕三日不食，九命絕。無匿物，無寶留，此由飢也。奸邪大起，悉從此始。用吾道，萬事自理，吉歲可以與利，凶年可以存民，常當忽帶收腸，使利行步也。

天地之間，凡事各自有精神，光明上屬天爲星，可以察安危。天地之性，自有格法，六甲五行四時節度，可以占覆未來之事，作救衰亂，防未然之事。臣見君父之衰，救之使其更興盛，是大功也；深知其衰也，不救之，或反言而去，名爲倡詬，罪不除也。三事，臣知其君有失，將睹凶害而救之，使其更無凶害，是大功也。知而不救，名倡凶，其罪不除也。四事，知君理失其要意，災害連起，而救助其理之，是其宜也，爲曉事之臣。知而不救，其罪不除也。五事，臣知其君年少，其賢未能及事，而救之助其爲知，是其宜也。知而不助爲賢，反言不及，名爲不忠，弱其上，其罪不除也。六事，臣知其君老有夭期而憂之，爲其索殊方大賢之助，異策內文，令君更得延年，是大功也。知而

不能，反言吉凶者，其過大也。七事，爲人下知上有危，有失理或失忘，而共救之案之，是爲大功。知而不救，自解避而去，爲不順忠孝之人，罪皆及其後。八事，父母有疾，占相之知，能盡力竭精，有以救之；知而不救？天將大罰。九事，父母年老且盡，爲子者知父母老期將至，爲求賢師異方，令得丁強，孝子之宜也，此由食人之食，以食歸之，而有大功也。十事，知人凶衰有大害，患將至而救之，使其更興，與其奇方異策，內文善事，令無復憂苦，是爲大功。知而不爲，有罪不除也。夫爲人子，見父母有死難而拋去之，處樂違苦，此乃與禽獸同耳，豈可統三才，繼天地乎？是以聖人出也，施教戒，勸人爲善，斷絕凶惡，以救天地之灾，令三光五行星辰順叙，豈徒言哉？今天上乃具出文書，以化除諸灾害，以致善，是故吾自曉勅真人出書也。今天上教吾大言，勿有蔽匿也。今天地大周更始，灾害比當消亡，無復餘糧類。故教人拘校古今文集善者，以爲洞極

之經，定善不可復變易也，雖聖賢之人，不能復致其文辭。夫文辭，天地陰陽之語也。故教訓人君賢者，而勅戒之，欲令勤行致太平也。所以言蔽藏者，賢君得而藏於心，用於天下，育養萬物而致太平也。而歸功於上帝，則堅於石室深穴也。天生善物，必歸之善處。如珠玉也，必帝王寶之。其羸惡之物，衆棄之。況人爲善，而天豈不愛乎？帝王豈不重之乎？今天上無極之天，中無極之天，下無極之天，旁行無極之天。今爲法，況三道集氣共議，其應天地人之位也。乃太平至，天悅喜則帝王壽。其道神靈祐天地，善氣莫不響應，道德日至，邪僞退，詆臣奸冗滅。凡臣悉除，萬善自來，五行和，四氣時良。其爲政法，起於本。本者，天地之間人象神，神象人，而各自有隅，聚亭部鄉縣，善惡所好所疾苦，各有其本，事皆近察，察自相短，短長得失，明於日月。故大教其集議，賢不肖共平其事。故天下州縣鄉里置封，仰萬民各隨材作書，直言疾苦利害可否，

致書投於封中。長吏更撰上天子，令知民好惡、賢不肖、利害，可集議而理之，即太平之氣至矣。而福國君萬民，萬二千物各得所矣。封即今匭函也。

天道有緩有急，人事亦然，有緩有急。天道急，即風雨雷電不移時而至。人道有急，亦趨走不移時而至。急者即以時應天法則，上之刺一通，付還本事，而有賞罰。緩者須八月爲一日上。天上法如此。夫陰陽爲法如此，人道亦如此矣。凡人腹中各有天子，五氣各有王者。天有五氣，地有五位。其一氣主行，爲王者主執正。凡事居人腹中，自名爲心。心則五臟之王，神之本根，一身之至也。主執爲善，心不樂爲妄，內邪惡也。凡人能執善，清靜自居，外不妄求端正，內自與腹中王者相見，謂明能還睹其心也。心則王也，相見必爲延命，舉事理矣。不得見王者，皆邪也，不復與王者相通，舉事皆失矣。而復早終。今太陽德盛，欲使天上天下，上無竟，下無極，旁行八洞外。內真神真精光，悉出助帝王治，而

致上皇洞平之氣，未常見之。善人命長，萬物無復夭死自冤者，而邪神悉消亡，天下無復強枉病者，豈可聞乎？善哉，子之問也。天使悉斷邪僞凶惡，而出真事。凡圖畫各有精神，真事有真神，邪事有邪神，善事有善精神，惡事有惡精神。夫蓄積邪之家，後必有邪害也。蓄積真文真道之家，後必有度世者也。故真僞各精所致也。故天有吉有凶，吉則吉精神，凶則凶精神。地亦有吉凶，吉則吉精神，凶則凶精神。夫三皇五帝各有親屬兄弟，三王五霸各自有親屬兄弟，小小分別，各從其類。世興則高，世衰則下。比若晝夜，相隨而起，從陰陽開關，到今不止。貧爲小人，富爲君子，更共相爲使轉相理。是天地親屬也，萬物不興，其中幾類似之，而實非也。天有六甲四時五行、剛柔牝牡孟仲季，共爲親屬兄弟，而敬事之，不失其意，以化天下，使爲善主，仁義禮智文武，更相爲親屬兄弟。夫道與道爲親屬兄弟者，凡道乃大合爲一，更相證明轉相生。今日身

已得道，凡道人皆來，親人合心爲一家，皆懷善意。凡大小不復相害傷，灾害悉去無禍殃。帝王行之，天下興昌，垂拱無爲，度世命長。吏民行之，其理日明，凡道皆出，莫不生光。道與道爲親屬，傳相行。故與道召道，以道求道，即以道爲親屬兄弟。尚化如此，則天下皆好生惡殺，安得有無道者哉？德與德爲親屬兄弟者，今日身執大德，以德爲意。凡有德之人推謙相事，天下德人畢出矣。以是爲法，安坐無事，帝王行之，其國富，吏民行之，無所不理。以德召德，德自來矣。仁與仁爲親屬兄弟者，今日身爲仁，凡仁者自來相求，以仁召仁，仁人盡來矣。帝王行之，天下悉仁矣，吏民行之，莫不相親。所謂仁與仁合爲一家，是爲親屬兄弟矣。義與義爲親屬兄弟者，以義求義，今日身已成義，凡義之人悉來歸之，以義合也。帝王行之，苦樂相半，吏民行之，生傷半。以義求義，是爲親屬兄弟矣。禮與禮爲親屬兄弟者，以禮求禮，今日身已成禮矣。凡禮之人悉來，行

者守節，生者不安，腹中內空虛，外使若環，趨走跪起，無聞命矣。日短衣物盡單。帝王行之，愁苦且煩，吏民行之，職事紛紛，丁者力乏，老弱傷筋。禮禮相親，是爲親屬兄弟矣。文與文爲親屬兄弟者，今日已成文矣。以文求文，文人悉來至若浮雲，中外積之聚若山。至誠若少，大僞出焉。帝王行之，以理其事，或得或失。吏民行之，更相期妄以相拱，害變疾病萬種，人日短命。以文相期，以文相恐，轉相取轉相生，此乃文之親屬也。武與武爲親屬兄弟，今日已成武矣。以武召武，凡人悉來聚，其氣陽陽，其兵煌煌，其力皆倍，其目皆張，其欲怒不得止。武鬼居其角，取勝而已，不復惜其命。君子行之，其治日凶，則吏民行之，滅殺人世。無有善意，理有聚害，此即以武生武，則武之親屬也。辯與辯相爲親屬兄弟者，今日已成大辯矣，凡有辯之人悉來歸之，辯辯相與，無有終窮。一言爲百言，百言爲千言，千言爲萬言，供往供來，口舌云亂，無有真實。人君

行之，其政萬端，吏民無可置其命。以辯求辯，是爲親屬兄弟也。法律與法律爲親屬兄弟者，今日已成法律矣。以法律求法律，凡天下法律之人皆聚。事無大小皆有治，凡人無有無罪之人也。自生至老，一人之身有幾何罪過，無有無罪者。以此相生，人君子之十九強死。以此爲理，天下大亂不可止也。以此論親屬兄弟，相求各從其類。理亂之本，太平之基，審此九事可知也。天上諸神言：好行道者，天地道氣出助之；好行德者，德氣助之；行仁者，天與仁氣助之；行義者，天與義氣助之；行禮者，天與禮氣助之；行文者，天與文氣助之；行辯者，亦辯氣助之；行法律者，亦法律氣助之。天地各以類行神靈也。天將助之，神靈趨之，深思其要意，則太平氣立可致矣。

請問上善易爲也，上惡易爲耶？夫陽極爲善，陰極爲惡，陽極生仙，陰極殺物，此爲陰陽之極也。夫凡民生不能盡力養父母，求奇方道術以資父母，使懷悒悒而至死，復相教善衣食歌舞以樂之，是爲大逆之民，天豈福之乎？天上效凡書文對，今天上爲法，令天上人不得相期爲猾，自有大術也。地上亦然。今真人豈知之耶？自古到今，多有是佞臣猾子，弄文辭共欺其上，愁其君父而得官位，無功於天地而食祿，天甚疾之，地甚惡之，天上名之亂紀。今天上平氣至，欲斷之，恐此子復亂理。今人積愚，多可欺而得仕，今天災不可欺而去也，不可詐僞而除也。真與僞與天相應，不悉以示下古之人，試使用之，灾害悉除，即是吾之真文也。與天上法相應，可無疑也。不言而反，日彰明矣。用之而無成功，吾道即僞矣，亦不言而明矣。天上爲法，不效巧言，乃效成功成事。比若向日月而坐，俱有光明。何以知其熱與清乎？去人積遠，以何效之？主以成功也。向日而坐焮也，足以知熱，向月而坐，足以知清，吾之真文，亦若是矣。

天上爲法目，視則理陽，瞑則理陰；視則理有形，瞑則理無形，視則理人身，瞑則理精神。以是爲效，故能使

陰陽悉理，則無有失職者也。地上亦然，爲洞極皇平也。今天之出書，神出策符，神聖之文，聖人造文造經，上賢之辭，此皆言也。故天地神聖上士，爲人盡力，以言積年，可立天地，除灾害。帝王案用之，乃致遨遊而無事，上得仙度增年，得天意，子孫續嗣無有絕也。世衰乃更爲大興，天下仰命，莫不得其天地六方八遠，絕洞陰陽，俱悅天病，風雨爲時，雷電不作，日月更明，三光不失度，四時五行順行，各得其所，此神聖善言所致也。其功莫不大哉。

天上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無極之三光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三光各異，其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雲氣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

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音響雷電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下風雨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下居中風雲氣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之人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岐行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草木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山阜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川谷水澤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下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

平矣。地下無極陰陽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五行各異，自有自然之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四時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六甲十干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六甲十二子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八方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神靈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如不從其本類教之，即大亂矣。志之哉。天教吾具出此文，以解除天地陰陽、帝王人民、萬物之病也。凡人民萬物所患苦，悉當消去之。故教子用法無極以示之，乃拘校前後聖賢神文，與凡人俗辭合而大考之，後天地之病都得消除。

已消除，帝王延年，垂拱無憂也。

天，太陽也。地，太陰也。人居中央，萬物亦然。天者常下施，其氣下流也。地者常上求，其氣上合也。兩氣交於中央，人者居其中爲正也。兩氣者常交用事，合於中央，乃共生萬物。萬物悉受此二氣以成形，合爲情性，無此二氣，不能生成也。故萬物命繫此二氣，二氣交相於形中。故爲善，天地知之，爲惡，天地亦知之。故古者上善德之人，乃內獨知天意，故常方爲善也。

天讖曰：復樂者樂，復善者善，復惡者惡，復喜者喜，復順者順，復真者真，復道者道，復悅者悅。凡所復，天地群神亦復之，以影響哉。復文者文，復，復僞者僞復，復辯者辯復，復佞者佞復，復武者武復，復逆者逆復，復凶者凶復，復邪者邪復。凡所復，悉天地群神復之。凡吉凶安危之法，在所復已。凡人家力強者，多畜私財，後反多貧凶，何也？神人言：此乃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後生反

欺老者，皆爲逆，故天不久祐之。何也？然智者當苞養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當養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後生者當養老者，反欺之，三逆也。與天心不同，故後必凶也。夫財者，天地之間盈餘物也。比若水常流行而相從，常謙謙居其下。得多財者，謙者多得也。故期者，天不祐之矣。

從天地陰陽中和，三法失道已來，天上多餘算，蓄積不施行，何也？願聞其意。然天之受命，上者百三十，謂之陽曆閏餘也。其次百二十，謂歲數除紀也。其次百歲，謂之和曆物紀也。人悉當象是爲年。今失三法已來，多不竟其年者，餘算一歲一算，格在天上，人行失天道，無能取者。今象吾文，爲善行者，天上悉且下此算以增之，或得度世，或延年矣。天地□□已來，帝王專以憂，天下不平，失職爲憂患也。微此無可憂者也。天下善人，忠臣孝子，悉共憂此。但行吾文，此憂除矣。

天上言：陽氣大興盛，鬼物不得

妄行爲害，何也？夫陽盛者陰必衰，故物不得妄行爲害也。誰禁之乎？陽精禁之。陽精何以禁之哉？夫陽精爲神，屬天，屬赤，主心。心神乃天之神也。精者，地之精也。鬼者，人之鬼也。地，母也。鬼，子也。子母法同行，並處陰道。太平氣至，陽氣大興，天道嚴，神道明。明則天且使人俱興用之，神道用，則以降消鬼物之道也。神道興，與君子同行。鬼物道者，與小人同行。故君子理以公正，神亦理公正。小人理邪僞，鬼物亦理邪僞，明於同氣類也。今陽道興火，兵刃當消滅，火厭之。故兵積陰氣盛，火積陽氣盛，陽盛消兵，自然感召也。人生必因天氣，上善者付天，中善付於人，下善付田畝。故上士學而度世，中士當理民，下士當理田野。上士當來雲氣，中士乘車，下士當步行。此三人各殊職，不相妨害。上士度世上天，爲中和調風雨。中士屬縣官，當理人。下士當理財產。各有所職，不相妨矣。

天上諸學道之爲法也，人精求道

也已。小合於小道，見諸神爲小得道，門戶未合於中道，乃得至於大道。至於大道，乃能致於真神也。小合小道者致小神，合於中道者致中神，合於大道者致大神。大神至，乃得度世長存。而至此，皆有大邪神鬼，不欲人度世，善惑人致怠，退而自言變怪，真偽相雜。當此乃能分別邪正，則度世矣。

天上名上士，從生到終，無一惡意，乃爲凡人所愛，五方人民縣官，共賜之遺之。中士乃爲鄰里所愛，鄰里共賜之遺之。下士無有善心意，無可得賜遺，但竊取其家私賜遺。此天下人糝所爲。何謂糝哉？上士純善，心意無惡，是上陽也。中士心意半善，是其中陽也。下士心意純無善，是下陽也。故名糝。糝不成實，內空無米，爲無實信也。無信實之人，爲之糝人。上士得縣官四方賜與其家者，言不忘本祖也。中士得四鄰賜與其家，言不忘父母也。下士反竊取其家財，以付傍鄰里者，當象其糝，內空外實，反背其本也。皆有害天上，言背反其家，家

中不和，悉由此人。夫臣外交，其國必空，家人外交，其家必空，天之咎皆從此起。夫安危起於人腹中，神靈見於遠方，上下旁行，洞達億萬里，可不慎乎。

太平道，其文約，其國富，天之命，身之寶。近出胸心，周流天下。此文行之，國可安，家可富。

天地格法，善者當理惡，正者當理邪，清者當理濁。不可以惡理善，邪理正，濁理清，此反逆之令，盜賊不止，奸邪日生，乃至大亂，各從此起。帝王將任臣，必詳其選舉，當以天心列宿合，乃敢任之。日者，君德也。月者，臣德也。若列宿不合，必不能致太平，奸邪生矣。

說天地上下，中央八達郵亭，所衣食止舍，何等也？作道德而懷疑者，取決於此識。今天上有官舍郵亭以候舍等，地上有官舍郵亭以候舍等，八表中央皆有之。天上官舍，舍神仙人。地上官舍，舍聖賢人。地下官舍，舍太陰善神善鬼。八表遠近名山大川官舍，

以舍天地間精神。人仙未能上天者，雲中風中以舍。北極崑崙官舍郵亭，以候聖賢善神有功者。道爲首，德爲腹，仁爲足而行之。天設官舍郵亭，得而居之，欲得天力者行道，欲得地力者行德，欲得人力者行人。此三者，無窮之路，失此三者，亂之本也。不循此三者，名逆天。故聖人苞道德行仁，過此而言，屬萬物之行矣。

請問四時之神氣以助理，致善除惡，何者致大神，何者致中神，何者致小神？日思月建帝氣者，致大神；思相氣者，致中神；思殺氣者，致小神。思月建後老氣者，致老物；思月建後病衰氣者，致邪鬼；思月建後死氣者，致純鬼；思月建後破氣者，致破殺凶惡咎害也。生氣者，屬天、屬陽、屬前。天道以神氣生，故斗前六神皆生，後六神屬地，屬陰。天道以死氣爲鬼，爲物凶咎。子欲使後世常謹常信，自親自愛，神明精氣不得去離其身，則不知老，不知死矣。夫神明精氣者，隨意念而行，不離身形。神明常在，則不病不

老，行不遇邪惡。若神明亡，病者立死，行逢凶惡，是大效也。人欲不病，宜精自守也。凡事不過自然，自然中無精神。凡事皆不成神，不過大道與天地之性，中無大精神，尚皆不成，不能自全。故天地之道，據精神自然而行。故凡事大小，皆有精神，巨者有巨精神，小者有小精神，各自保養精神，故能長存。精神減則老，精神亡則死，此自然之分也，安可強爭乎？凡事安危，一在精神。故形體爲家也，以氣爲輿馬，精神爲長吏，興衰往來主理也。若有形體而無精神，若有田宅城郭而無長吏也。夫長吏者，乃民之司命也。忠臣孝子大順之人，所宜行也。夫人之身，而不忠於上，不孝其親，是負其身，戮其刑，亡其本也。常思善精神，集來隨人也。思惡精神，亦來集人也。乃入人腹中，隨趨人所思，使悁悒不能忘之矣。

太平經鈔辛部卷之八

嬰兒，即生矣。隨呼吸陰陽之氣，即死矣。

太平經鈔壬部卷之九

凡人不能相拘，故自制命。爲不善，天將誅之。故小人得誅於中人，中人得誅於上人，上人得誅於大人。夫小失法，自致危亡。夫神靈大小之誅亦若此，而不能拘制，天當誅之必矣。天畏道，道畏自然。夫天畏道者，天以至行也，道廢不行，則天道亂毀，天道亂毀則危亡，無復法度。故自然使天地之道守，行道不懈，陰陽相傳，相付相生也。道乃主生，道絕萬物不生，萬物不生則無世類，無可相傳。萬物不相生相傳，則敗矣，何有天地乎？天地陰陽乃當相傳相生，今絕滅則滅亡，故天畏道絕而危亡。道畏自然者，天道不因自然，則不可成也。故萬物皆因自然乃成，非自然悉難成。如使成，皆爲詐僞，成亦不可久。夫天地雖相去遠闊，其制命無脫者。

請問太平氣俱至，欲常以善意去姦惡，當何先哉？夫天地之性，半陽半

陰。陽爲善，主賞賜。陰爲惡，惡者爲刑罰，主姦僞。賞者多，罰者少。姦猾者多，賞者少，姦門開。所以然者，罰者多刑，主殺傷，犯法者皆成姦罪人，故姦門開，姦猾多也。陽者主賞賜，施與多，則德王用事。陽與德者，主養生，此自然之法也。故晝爲陽爲日，爲君爲德，夜爲陰爲月，爲臣爲姦。天地之性，半善半惡。故君子上善以閉姦，興善者得善，興惡者得惡。此由若以斗拱斗，非斗者自然走；以尺拱尺，非尺者自然落。猶方與圓不相得，規與矩不相值，縱與橫不相合。故陽興必動以類行，故火盛乃雷鳴，朱雀在其中。是以夏雷也，冬則藏。凡事各因其本，乃天道可得而明，不緣其類，聖賢何從得深知之。故從天地開闢已來，人之善惡真僞，但觀其所行，以類求之，占其成功，善惡得失，賢不肖可睹矣，何須坐爭之乎？

請問：從古到今，賢者明者智者，辯者力者勇者，此六人皆有萬倍之才，豈有善惡哉？此六人悉有萬倍人之才

能，其才能安和天地，令使凡邪惡害之屬不生，帝王長無憂而壽，身能自除其疾病，各竟其天年，恩流凡人，此賢明智辯力勇，大善有益矣。而不能共和天地，使帝王無憂而壽，而身有疾病，被灾不能袪去，或天年而死，與凡人無別，此六人無益也。但效其成功，無復問也。成功者是也，不成功者非也。效事若此，深得皇天心意，帝王爲之延年命，萬物悉治也。

請問：凡物一時有不生者，又有不養者，長之不成，其大過悉從何來？當生而不生者，天也。當養所不養者，地也。天地爲萬物之廬，賢人爲萬物工匠。帝王者象天，常欲生。后妃者象地，常欲養。大臣者象人，常欲思成。此三人并力，凡物從生到終，無有傷也。欲象平之道，爲法者必當如此矣。

請問：天道助弱耶，助強耶，助寡耶，助衆耶？神人言：天道助弱。何哉？夫弱者，道之用也。寡者，道之要也。故北極一星而衆星屬，以寡而禦

衆也。道要一而道屬焉。是故國王極寡，而天下助而治，助寡之效也。父母極強，反助嬰兒，是強助弱之效也。上善之人寡而弱，不善之人強而衆，衆則寡矣，強則弱矣。故君子求弱不求強，求寡不求衆。故天道祐之。故不與人爭也，而人自爲爭。不與人爭強也，而人助爲強，故不爭而善勝也。

分別天道精身與德不訣。請問：夫道審當樂欲行，何爲明效？神人言：吾受此文於天上諸神，諸神言，吾聞與陰陽風雨寒暑相應也，以是爲大效。天樂其道行，而人未明信之，以乞雨止雨而明效之。行太平之道，乞請皆應。不行太平之道，乞請不應，明天道至在大平也。故萬物不生者，失在太陽。生而不養者，失在太陰。養而不成者，失在中和。故生者父也，養者德母也，成者子也。生者道也，養者德也，成者仁也。一物不生，一道閉不通。一物不養，一德不修治。一德不成，一仁不行。欲自知有道德與仁否，觀物可自知矣。五者，帝王君父師，欲

深自知道德仁優劣，但觀此。故理之第一善者，莫若樂生，其次善者樂養，其次善者樂施。故生者象天，養者象地，施者象仁。此三者，天地人之大綱也。過此而下者，但備窮乃後用之耳。如此天氣自爲平安，邪氣自消滅，善人自至，惡人自去，莫不響應也。明之者師也，謂先知之稱師，當主證而明之。自古至今，凡文出皆天地也，故天地先出之，明之者師也。故夫文出皆有師，行之者縣官也。古者帝王承天意，受師教，力行以除去災害，以稱天心，得延年益命，此之謂也。造之者天，明之者師，行之者帝王。此三事者，相須而成。天不出文，師無由得知；師不明文，帝王無從得知治。故天將興帝王，必有奇文出，明師使教帝王縣官，令得延年益壽，是祐帝王之明證也。凡人萬物不生，生而不養，養而不長，長而反不成，不竟其天年，其過安在？凡民萬物不生者，天也；不養者，地也；長而不成者，人也。過在人乎？萬物不得時生者，君也；生而不養者，臣

也；長而不成者，民也。天與君父主生，此太陽之長也，生之祖也。天不欲生，物不得生，父不欲施，物亦不得生，君不欲生，物亦不得生。故天與君父主生。夫君父常念生，不樂殺者，凡物盡生。一念殺者一物死，十念殺者十物死，百念殺者百物死，自此至萬念，皆若此矣。地母臣承陽之施，主長養萬物，常念長養之不？念一不長養，則一物被傷，十念則十物傷，百念則百物傷，自此至萬，乃若此矣。是故上古帝王之任臣，常求慈仁，好長養萬物與爲治；中古半慈仁，物半傷；下古不詳擇臣而任之，故萬物悉傷矣。其德皇王之，言煌煌也。帝者，爲天地之間作智，使不陷於凶惡，故稱帝也。王者，人民萬物歸王之不傷，故稱王。王者往也。君者，各安其部界，人歸附之而無害，故稱君。君者號也。吏者，治也，而助上治物，使凡民萬物大小不失其治，乃得稱吏。師者，悉解天下辭，悉乃得稱大師者，所謂能解天下天下文也。故得稱皇帝帝王君師也。故皇道

爲首，帝道爲腹，王道爲股，吏爲手足。師道者，繩墨爲法爲則，上下相須而立。故善治者，常念皇道，中念帝道，下念君吏道，常誦大師之法則，守其繩墨，然後天心可安，地意可得，四時自順，五行不戰，三光常明，鬼神精氣不害，五官五士各得其所，盜賊不發，帝王垂拱，俱稱萬歲。天道爲法如此，不如吾文，誠難哉。謹思其意，行此二事，亦有戒哉。

天地之性，精氣鬼神行，治人學人教人。神者居人心陰，精者居人賢陰，鬼者居人肝陰。於人念正善，因教人爲善。常居人藏陰，趨人爲惡，教人爲惡，亦趨人爲惡。古者賢人聖人，腹中常陰念爲善，故得善應。凡人腹中常陰念惡，故得惡應，不能自禁。咎在常陰念善惡，鬼神因而趨善惡，安鬼於此，可驗矣。

太平氣風雨時節，萬物生多長，又好下糞地，地爲之日壯，且富多，可能長生。凶年雨澤不時，地上生萬物疏少，短而不長，不能自糞，則地之爲日

貧薄，少無可能成生萬物。天地之行，尚須陰陽相得和合，然後太平，而致四時五行之吏也。帝王月建前後也，職當爲帝王氣，逐邪惡之吏也。夫建氣王氣，是乃天四時五行之帝氣也。相氣除氣，爲前一，是正其前毛頭，直指之吏也。所向者伏姦，不得復行爲害，除前滿平定氣，皆善良吏也。前五執者居前，預爲帝王氣，執除大邪，建前五將，悉受天正氣，皆天之神吏，當爲天使，無大小萬二千物之屬，皆當被服其德，而奉行其化。當王氣爲死，當月建爲破，此尊嚴第一之氣，故不可當也。當者死，名爲殺氣大耗，月建後爲閉，閉塞邪姦，恐後休伏之氣，來于帝王建氣也。故天閉其後，後而開，却休邪氣，教去也。其後爲成姦，便當收之也。後五爲危，危者，其處近天執大殺，一轉破即擊，故爲危也。此後五將，天將欲休之，與地同氣，主閉藏，姦邪鬼物同處，不可使也。

問曰：北方爲皇之始，東方爲帝之始，南方爲王之始，西方爲霸之始。

今天有六甲十二子，皇道當於何起？然天有三統，各有大無。初一者天皇，二者帝，三者王，四者霸。天皇起於上甲子，地皇起於乙丑，人皇起於丙寅，霸道起於丁卯。是天曆氣數也。地曆者，皇道起於子，帝道起於丑，王道起於寅，霸道起於卯。此四者，初受天地微氣造生，不得有刑。有刑者傷皇道，道法不得有傷。故子刑卯，丑刑戌，寅刑巳，皆出刑氣，不與同處。

問曰：天封人以等，地封人以等，人封人以等，豈可聞耶？曰：天封人以道，地封人以養德，人封人以祿食。何也？天者，以道自殊且久，故封之道，使壽可得，食風氣而飽。地者，主養善地，地令人富，故封人以德富。君者，封人以祿食，賜之以衣服。此三事，皆善也。好道不解，故得封於天。好德愛地，知相地授而居之，去凶得吉，得封於地。好學而有益於上政者，君父乃不能遠也，須以理事，故得封於人也，是古者聖賢力學，不敢失此三事。故有得道而去者，有避世而之復

地者，或有得君之祿食者也。

問曰：夫樂五音者，得其音何如，不得其音何如，並可聞耶？夫音非空也，以致真事，以虛致實，以無形身召有形身之法也。夫樂乃以音響召事，比若人開口出聲，有好有惡，善者致吉，惡者致凶。此書俱出於人口，乃致善惡之應，樂聲正天地陰陽五行之語言也。聽其音，知天地情，四時五行之氣和，以不知盡矣。故上士得其意，以平理度也；中士爲之以助君理，以致壽；賢者爲之，以致無憂。音者，乃一以乘萬，萬乘無極，天下畢備矣。

問《太平經》何以百七十卷爲意？曰：夫一者，乃數之始起。故天地未分之時，積氣都爲一。分爲二，成夫婦。天下施於地，懷妊於玄冥，字爲甲子，布根東北，丑爲寅始，見於東，日出卯，畢生東南，辰以巳，垂枝於南，養於午，向老西南，未以申也，成於西方，日入酉，畢藏於西北，戌與亥。故數起於一，而止十二干之本，五行之根也。故一以成十百而備也。故天生物，春響

百日，欲畢終。故天斗建辰，破於戌。建者立也，萬物畢生於辰。破者敗也，萬物畢死於戌。故數者，從天下地八方，十而備。陰陽建破，以七往來，還復其故。隨天斗所指以明事，故斗有七星，以明陰陽之終始。故作《太平經》一百七十卷，象天地爲數，應陰陽爲法，順四時五行以爲行，不敢失銖分也。失之則爲脫天，事無所據，不應天地之心意，不隨天數而爲經，無益於理世之用也。不象天地之法，不能去害也。欲知其效，收世之閑文，積之三十里，乃至天行之，不能消災害矣。

大天之下八十一域，萬一千國中，各自有文書，悉欲除惡致善，消災害。今盡收錄，聚之方圓百里，上可將至天，終不能消去災害。此文雖少，帝王能行，必俟明效矣。

上古第一神人，第二真人，第三仙人，第四道人，皆象天得真道意，眩目內視，以心內理，陰明反洞於太陽，內獨得道要。猶火令明照內，不照外也，使長存而不亂。今學度世者，象古而

來內視，此之謂也。久久傳相生，復衰微，反日厭其所爲，傳失道意，不能內照，日益不理。故天出聖人，象天文理，故天文自睹也。故天文正，天亦正，地文正，地亦正，人文正，人亦正，天地人俱正，萬物悉正。人者，萬物之長也。人失職被傷，不以壽死，萬物亦隨之，天地亦爾。邪氣大作，病人不絕天年。惟古今之行，各有次第，不相踰越。上皇神人之尊者，自名委氣之公，一名大神，常在天君左側，主爲理明堂文之書，使可分別，曲領大職。當爲君通神仙，錄未生之人，各有姓名，置年歲月及日時。當上升之期，使神往師化其身乃上之。各有姓名，置年歲月及日時，至時當上升之期，使神往師化，其身乃上之。隨其智能高下，各各使不忘部署分別，各令可知，使自狀其能，却乃任之。奏上出言曰：大神爲上，主領群神，各有所部，宜服明之，勿使有疑。令壽命長籍，宜當諦之。聖明有心，宜以白日所有生。復而以簿書籌算相明，可在計曹，主領錢數珍寶

之物。諸當上計之者，悉先時告白，併計曹者，正謂奏司農，當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集上大神明堂，勿失期，如天君教，皆不得失平旦三刻之間也。明堂大神，上承五刻集奏，如天君舊令從事。大神受君之勅，部下司農，司農受勅，使下所部州郡國。言所部領所主，當上簿入司農委輸者，各以所出送書到。如懈惰不時送者，司農輒上明堂大神，上白天君，出教下司農，令郡國催促，不失後書。置時日漏刻相授，各有分別，勿有所亂，皆令同文，各有所副文。天上自無水旱之災，不得有增減之文。轉輪當至，勿稽留因緣，恐獨受取，覺知者有主，天上知聞，罪輒不赦。各慎其職，各明其事。天君皆預知，不言音，宜詳所問，不用此言。水旱無常，災害併生，人民疾病，死生無數，不用天君教令致也。天君教出告大神，卿相中二千石文書，群僚在職之神，務盡其忠，務盡其行，上稱天君之心。天君與諸師化之，當得升度者就而正。各使成神光景，隨其尊

卑所化之神，皆隨有職位次第官屬。天君勅大神常化成之。人各自度量，志意日高，貪慕上升。其化生光耀，日中所見，洞徹正神，相隨浮遊八表。觀天所施爲，知其動搖，各從其宜。朝天謁見，自有常日。當以月初建，大神小神，自相差次，銓次尊卑。朝大臣不過平旦朝會，群神各明部署，案行無期，務明其文書，督責有職之人，先坐其事，當如天君教令。有所白，輒開明堂，乃得所言。各有所明，各有所帶，不得無有功效。天君勅大神群僚集會，各正其儀，勿使有過差，以法令各察所部。天上覺知，其過不除。各慎所職，無爲諸神所得短。天君勅大神曰：郡國之中，有聖智志意，常念貪生之術，願與生神同行，與天合思。欲布恩於人，思惟生成，助天理生，助地養形，慕仁善化，上其姓名於大神，使曹有文辭，數上功，有信可任。曹白其意，天君當自有數，衆神所舉各令保。是郡國選擇，務取尤善。天君勅明堂，諸當爲天君理衆職，務平其心。各行

天上所部，使有分理，皆盡忠誠，通達所知，務成其功，務理其所。各譽篤達，宜進所思，音聲所通，其意雖有心言，天君預聞其語，當何隱蔽而不盡忠誠。

問曰：今欲更明聖賢仁之法，而悉絕邪文，何更能明之哉？天病此邪僞文，使除之，取明天之道。夫古今聖人之文，所以理天地。夫聖人之文明，則天道大理矣。夫皇天所怒而不悅，故有戰鬥，水旱災害不絕。王者愁苦，皆曰聖人文稍稍亂而不明，故天道雲亂而難理也。聖人文亂，天道亦亂，聖人文廢而不用，天道亦廢而不用。

問曰：古者無文，天道不亂，時天券文未出，上皇神人理上祖考，本與皇天分體，久久去天道遠，喪亂不復知天意。故天出券，使聖人書師傳之，聖人不竟久留也。故記而置之，以遺後生，故太平氣至，天道當理矣。

問曰：今欲使理氣事而長生，豈可得聞不？然詳念吾之言，皇天自有常法，爲人君上者，當象天而行，乃以

道德仁爲行三統。君上樂欲無事者，朝常念道，晝常念德，暮常念仁，即無一事矣。願聞朝何故念道，晝何故念德，暮何故念仁？然天道可順，不可逆也。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願聞其要意。然天有四時三部，朝主生，晝主養，暮主施。故東南生，西南養，西北施。故人象天爲行，以東南種而生之，西南養而長之，仲秋已往，夏內居嫁娶而施傳類，此皇天自然教令也。故人民嘿自隨之，理能常象此者，即得天意矣。不能象此，名爲逆天教令，故多傷也。傷少則春物傷，傷丁壯則夏物傷，傷老即秋物傷，傷懷妊即冬物傷，此自然之法也。古者聖王，常思念天道而行，不敢失銖分矣。

問曰：欲得與地長厚，可得聞乎？然常順天所爲者，長與天厚，輕逆之者，長與天爲怨。故古聖王之理者，一曰常生，二曰常養，三曰常施。爲行如是，謹以承仰天道不理之名。四曰刑之而不理，五曰殺，是其極也。以此分別，第一之君純生，第二之君純養，

第三之君純施，第四之君純刑，第五之君純殺。生者延年國昌，養者增算，施者無過，刑者有病，殺者暴窮。古者聖王睹天禁明，不敢妄爲也。古者聖王得六甲王相微氣之日，不怒不言惡事。至此之日，故言善事，飲食作樂，以止灾去凶邪也。故王氣常欲見尊敬。故上古度世之人，聖王之理順此，故得卧理而思，訖無一事。春東首，夏南首，秋西首，冬北首，四季首其角。君臣人民俱知其法，天下邪氣悉消。天上格法，常以王日下取庫兵，理之地下。以休廢之日乃致之，故盜賊不興，兵革息矣。

問曰：天獨怒而不應和人，寧可知否？然天理乃以氣爲語言，見於四時。春角氣不知，肝脉不動，角簇不和，清音不應，此即天不悅不語言也。古者聖王見此，即思惟得失之理以反之。然王氣所居，乃得仁助其理也。此二氣共生成於此也。乃反休廢凶氣至，來助其理，此乃三氣。小人之氣反見於是，無統天位，故象小人。天見照

見其類，令賢聖策之而思之，當索幽隱道人德人仁人，以反復其氣，立相應矣。故王者御天道，以民臣爲股肱，爲御不良，則亂其道矣。古者聖人將御天道，索道德仁賢明共御之，乃居安也。故道人屬天，德人屬地，仁人屬中和。故三統不和，三賢理之，故太平氣至，萬物皆理矣。

問曰：萬民何以盡爲仁哉？然天道乃生德，德乃生仁。今君乃以道人爲師，取法於道。君乃法道，其臣德矣。民乃取法於臣，臣德則民仁矣。令下象上法，上法天也。轉而相生，民安得不盡仁哉？古者聖王以大道人爲師者，乃欲化下流也。上君爲政如天，中君爲政如地，下君爲政如人。如天者不失天意，父事大道也。如地者不失地意，母事地道也。如人者不失人意，思樂得中和之道。聖人見萬物盡生，知其理重道也。見物盡養，知其真德也。見萬物盡成，知其真仁也。夫理真道者，但有生心；理真德者，但有養心；理仁者，但有施心。非此三統

道德仁，非謂太平之君矣。天上之士乃生天，上受委氣，無形而生。知天上之士，何所不知，何所不明，何所不見，自然元氣，同職共行。天上之士，常在無極之殿，與天同理文書。上下不失其事，乃知可生之物；復下地形，使得成就，萬物皆被榮。天上之士，天之所尊敬，諸神所仰，如帝王太子，敢有不無上，所勅所教，何有不從令者乎？

問曰：夫太平之君道盛，其德乃次天也。得書獨行，化流天下，乃可無不平也。夫大神不過天與地，大明不過日與月，尚皆兩半共成一。夫天地各出半力，并心同欲和合，乃能發生萬物。晝夜各半力，乃成一日。春夏秋冬各出半力，而成一歲。月始生於西，長而東行，至十五日名爲陽，過十五日消，名爲陰。各出半力，乃成一月也。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天地之道，乃一陰一陽，各出半力，合爲一，乃後共成一。故君與臣合心并力，各出半力，區區思同，乃成太平之

理。

問曰：時人文雖多，乃自言物畢備者，災害盜賊常有餘也。而常得愁苦，於此凶日以爲憂，吏民共救之，不能救也。絕者復起，今吾可以長補其不足，而使無復災也。從古天券文出已來，凡賢聖文書，寧亦有同者，皆異也。故天命師使出，除凶德，覆民臣，光被四表，遠邇響應，恩及草木。是其用心意開也，其書皆異也。

問曰：古今要道，皆言守一可長存而不老，人知守一，名爲無極之道。人有一身，與精神常合并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則凶。無精神則死，有精神則生，常合即爲一，可以長存也，常患精神離散，不聚於身中，反令使隨人念而遊行也。故聖人教其守一，言當守一身也。念而不休，精神自來，莫不相應，百病自除，此即長生久視之符也。陽者守一，陰者守二，故名殺也。故晝爲陽，人魂常并居；冥爲陰，魂神爭行爲夢想，失其形，分爲兩，至於死亡。精神悉失，

而形獨在守一者，真真合爲一也。人生精神，悉皆具足，而守之不散，乃至度世，爲良民父母，見太平之君，神靈所愛矣。

太平經鈔壬部卷之九

太平經鈔癸部卷之十^①

一曰神道書，二曰核事文，三曰去浮華記，都曰大順之道。太者，大也。大者，天也。天能覆育萬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養育萬物。經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爲經，地以嶽瀆山川爲經。天地失常道，即萬物悉受災。帝王上法皇天，下法后地，中法經緯，星辰嶽瀆，育養萬物。故曰大順之道。

神人真人聖人賢人，自占可行是與非法。古者神人自占是非，得與不得，其事立可觀也。不但闇昧，昭然清白。神道至衆，染習身神，正心意，得無藏匿。善者出，惡者伏，即自知吉凶之法，如照鏡之式也。於此之時，賢明自安，時不再來，物不重應。乃得獨盛，洽遠方，故事見，其應見，慎無拒逆，撰以爲寶器，可謂得天地之心意矣。其事時矣，事皆職矣，神道來矣，賢者謀矣，吉人到矣，邪者不來矣，清

明見矣，四方悅矣，幽人隱士出矣，得天心矣，得治術矣，邪不發矣，自然達矣，真人來輔矣，天下善應矣，各以其事來矣，去憤亂矣。此應出腹中，發于胸中，乃若雷電之應證也。夫瑞應反從胸中來，隨念往來，須臾之間，周流天下。心中所欲，感動皇天，陰陽爲移，言語至誠感天，正此也。念者能致正，亦能致邪，皆從志意生矣。使能動天地，和陰陽，合萬物，入能度身，出能成名，賢不肖皆由斯生。故賢者善御，萬不失一也。人復中有過，反面赤，何也？心者，五藏之主，主即王也。王主執正，有過乃白於天也。驚即面青，何也？肝者主人，人者憂也，反忤肝膽爲發怒，故上出青也。諸神皆有可主，以萬物相應。故令人常自謹良，而順天地，而災不得復起也。

外學多，內學少，外事日興，內事日衰，故人多病，故多浮華。浮者表也，華者末也。夫天道遠入邪中，不能自還。所謂神道書者，本根與陰陽合，與神明同。核事文者，考核異同，疑誤

不失。浮華記者，離本已遠，乃居野，其文錯亂，不可常用，時可記也。守本者，治若神矣。守中者，少亂而煩矣。守末者昏矣。故賢者守本戒中，不敢從末也。夫能守之不止，方方善來者，無拒逆，撰爲寶器，萬世不復易也。人力自爲善者，可厄乎？邪辟夷狄却乎？兵革絕乎？杖策絞無聲乎？四方安乎？道路通乎？人君明乎？神策：大人守之動四方，中士爲之令臣良，小人爲之不相傷。其辭約，其法明，占神文乎可不行。不能持乎，慎無傷以拘奸乎？

以自防却不祥法。順用四時五行，外內思正身，散邪却不祥，懸象而思守，行順四時氣，和合陰陽，羅網政治鬼神，令使不得妄行害人。立冬之後到立春，盛行用太陰氣，微行少陽之氣也。常觀其意，何者病爲人使，其神吏黑衣服，思之閑處四十五日，上至九十日，令人耳目聰明。立春盛德在仁，氣治少陽，王氣轉在東方，興木行，其氣弱而仁，其神吏青衣，思之幽閑處四

十五日，至九十日，令人病消。以留年行不止，令人日行仁愛。春分已前，盛行少陽之氣，微行太陽之氣，以助少陽，觀其意無疑，深思其意，百邪服矣。立夏日盛德火，王氣轉在南方，太陽之氣以中和治，其神吏用之得其意，口中生甘，神吏赤衣守之，百鬼去千里。夏至之日，盛德太陽之氣，中和之氣也，其神吏思之可愈百病。季夏六月，盛德合治。王氣轉在西南，迴入中宮，其神吏黃衣，思之令人口中甘，每至季思之十八日。立秋日盛德在金，王氣轉在西方，斷成萬物，其神吏白衣，思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可除病，得其意，令骨強老壽。秋分日少陰之氣，微行太陰之氣也，逆疾順之。立冬之日，盛德在水，王氣轉在北方，其神吏黑衣。令人志達耳聰，守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百病除。此五行四時之氣，內可治身，外可治邪，故天用之清，地用之寧。天用之生，地用之藏，人用之興，能順時氣，忠臣孝子之謂也。此名大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道。故道爲仁賢

出，不爲愚者生矣。

盛身却灾法。年十歲，二十年神。年二十，四十年神。年三十，六十年神。年四十，八十年神。年五十，百年神。年六十，百二十年神。年七十，百〔四十〕年神。年八十至百二十，神盡矣。少年神加，年衰即神滅。謂五藏精神也，中內之候也。千二百二十善神爲其使，進退司候，萬神爲其民，皆隨人盛衰。此天地常理，若以神同城而善御之，靜身存神，即病不加也，年壽長矣，神明祐之。故天地立身以靖，守以神，興以道。故人能清靜，抱精神，思慮不失，即凶邪不得入矣。其真神在內，使人常喜，欣欣然不欲貪財寶，辯訟爭，競功名，久久自能見神。神長二尺五寸，隨五行五藏服飾。君仁者道興，君柔者德生。中心少有邪意，遠方爲之亂。神氣周流，疾於雷電，急還神明，以自照內，故病自愈，而人自治。故人生百二十上壽，八十中壽，六十下壽，過此皆夭折。此蓋神游於外，病攻其內也。思本正行，令人相

親愛。古之求壽，不失其道者。天地有常行，不可離本也。故求安而長存者，慎無忘此道本元也。故畫圖以示後來。陳人物生受命之時，久遠以來到今，不失陰陽傳類，更相生而久長，萬萬餘世，不可闕也。一衰一盛，高下平也，盛而爲君，衰即爲民，盛即得道，衰即受刑。夫孝者，莫大存形，乃先人統也，揚名後世，此之謂善人謹民。天地愛之，五行功之，四時利之，百王任之，萬民好之，鬼神祐之，五藏神留之。遇一得生，今且失之。離我神器，復爲灰土，變化無常，復爲萬物矣。

分別形容邪自消，清身行法。道之生人，本皆精氣也，皆有神也。假相名爲人，愚人不知還全其神氣，故失道也。能還反其神氣，即終天年，或增倍者，皆高才。或求度厄，其爲之法，當作齋室，堅其門戶，無人妄得入。日往自試，不精不安復出，勿強爲之。如此復往，漸精熟即安。安不復欲出，口不欲語，視食飲，不欲聞人聲。關鍊積善，瞑目還觀形容，容象若居鏡中，若

闕清水之影也，已爲小成。無鞭策而嚴，無兵杖而威，萬事自治，豈不神哉？謂入神之路也，守三不如守一，守二不如守一。深思此言，得道深奧矣。通神度世厄法。天之生人，萬事畢備。故十月而生，與物終始，故可度灾厄，致太平。上士學道，輔佐帝王，當好生積功乃久長。中士學道，欲度其家，下士學道，纔脫其軀。道爲賢明出，不爲愚者。能用之者吉，不能用之，寧無傷無賊哉？

賢不肖自知法。上士高賢，事無大小，悉盡畏之；中士半畏之，下士全無可畏。上士所以畏之者，反取諸身，不取他人。心開意通，無包容，知元氣自然之根，尊天重地，日月列星、五行四時、六甲陰陽、萬物蛟行動搖之屬，皆不空生。鬼神精魅，六合之間，表裏風雲雷電，不空行也。此皆有神，有君長，比若人有示，故畏之不敢妄行。中士半畏之者，上不知元氣自然之有術，纔知今見風雨雲氣與生物也，尚時言天無神，不畏列星日月也，纔知大火北

斗。下士則不知土地山川之廣大可
核，纔知耕田種其所有，治其家眷術
也，不知四時五行可以何履也，但知隨
而種樹之收其利耳，不知六甲陰陽爲
神，通言其無有也。夫人愚學而成賢，
賢學不止成聖，聖學不止成道，道學不
止成仙，仙學不止成真，真學不止成
神，皆積學不止所致也。

一曰延命夷狄自伏法。萬種其類
不同，俱得老壽，天地愛之，其身無咎。
所以然者，名爲大順之道，道成畢身與
天地同域。古者爲之，萬神自得，欲知
其效，瑞應自至，凶禍自伏。帝王以
治，不用筋力，能知行此，夷狄自伏，行
之不已成真人。故聖人之教，非須鞅
揣擊而成，因其自然性立教。帝王所
以能安天下者，各因天下之心而安之，
故得天下之心矣。

是道修古文。人本生時，乃名神
也，乃與天地分權，分體分形，分神分
精，分氣分事，分業分居。故爲三處，
一氣爲天，一氣爲地，一氣爲人，餘氣
散備萬物。是故尊天重地貴人也。故

三皇五帝皆立師，疑者跪問之。故國
常治，雖灾厄亦可愈也。

王者無憂法。大順之路，使王者
無憂無事，致太平。夫天地不大動搖，
風雨不橫行，百神安其居，天下無灾
矣。萬物各居其處，則樂無憂矣。何
以致之？仁使帝王常樂，道使無愁苦
也。若帝王愁苦，即天下不安。夫帝
王，天下心也，群臣股肱也，百姓手足
也。心愁則股肱妄爲，手足行運不休
止，百姓流蕩。是其自然相使也，天亦
如是也。天失道，雲氣亂，地失道，不
能藏矣。王者與天相通，天子樂其父，
臣樂其君，地樂於天，天樂於道，然可
致太平氣。天氣且一治，太上皇平且
一下，天地和合，帝王且行吾道，何咎
之有？道者天之心，天之首。心首已
行，其肢體寧得不來從之哉？

還神邪自消法。分別三氣所長，
還神守身。太陽天氣，故稱神。形者，
太陰主祇，包養萬物，故精神藏於腹
中，故地神稱祇。精者，萬物中和之
精，故進退無常。天地陰陽之精，共生

萬物，此三統之歷也。神者主生，精者
主養，形者主成。此三者，乃成一神
器，三者法君臣民，故不可相無也。故
心神動搖，使形不安，存之不置，利其
可安即留矣，不用其可安即去矣。始
學用其可安之教之，久久自都安不去
矣。陰氣陽氣更相摩礪，乃能相生。
人氣亦輪身上下，神精乘之出入。神
精有氣，如魚有水，氣絕神精散，水絕
魚亡。故養生之道，安身養氣，不欲數
怒喜也。古者明師，教帝王皆安身，使
無憂，即帝王自專矣。天喜太平氣出，
無不生成。天恨形罰之氣出，莫不殺
傷萬物，莫不被其毒，故同憂也。天不
守神，三光不明。地不守神，山川崩
淪，人不守神，身死亡。萬物不守神，
即損傷。故當還之，乃曰強，不還自
守，曰消亡也。

和合陰陽。自天有地，自日有月，
自陰有陽，自春有秋，自夏有冬，自晝
有夜，自左有右，自表有裏，自白有黑，
自明有冥，自剛有柔，自男有女，自前
有後，自有下，自君有臣，自甲有乙，

自子有丑，自五有六，自木有草，自牝有牡，自雄有雌，自山有阜，此道之根柄也。陰陽之樞機，神靈之至意也。

令人壽治平法。三氣共一，爲神根也。一爲精，一爲神，一爲氣，此三者共一位也，本天地人之氣。神者受之於天，精者受之於地，氣者受之於中和，相與共爲一道。故神者乘氣而行，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爲治。故人欲壽者，乃當愛氣、尊神、重精也。欲正大事者，當以無事正之。夫無事，乃生無事，此天地常法，自然之術也。若影響。上士用之以平國，中士用之以延年，下士用之以治家。此可謂不爲而成，不理而治。大道坦坦，去身不遠，內愛吾身，其治自反也。

七事解迷法。以德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致大和之氣，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仁義治身，何如及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禮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文治身，何如及治萬民，善而約束，使不得爲非，何如善而

不達，何能安哉？以治身，何如及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滅武兵革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然此七事，亦不可無，亦不可純行。古者神人治身，皆有其本也，治民乃有大術也。使萬物生，各得其所，能使六極八方，遠近懽喜，萬物不失其所，乃當自然，能安八方四遠，行恩不失毫毛。今未能養基本末，安能得治哉？今此上德，仁義禮文法武，七事各異，治俱善有不達，而各有可長，亦不可廢，亦不可純行。治身安國致太平，乃當深得其訣，御此者道也。合以守一，分而無極，上帝行之，乃深乎不可測，名爲洞照之式。

救四〔海〕知優劣法。天生人凡有三等，第一天生，第二地生，第三人種類。受命天者爲人君，受命地者爲人臣，受命人者爲民。君者應天而行，臣者應地而行，順承其上，爲民者屬臣，轉相事。凡是三氣共一治，然後能成功。故上之安者，其臣良也。臣職理者，其民順常民臣俱善，其君明，其治

長。太平者以道行，三氣悉善，合乎章也，懷道德不相傷也。故大人治道，以平天下，救四海，恩及夷狄，禍不得起，其善證日生，凶不得來。中士學道爲國臣，助其治也，度其家，辟禍災。其次治道，損其父母，反遠遊，德獨小薄，纔脫軀也，安能輔明王，助國家哉？能平四海者，天助之。爲人臣者助爲治，與地謀。纔自脫者，道狹小，無可得治。此三人，皆度世老壽，有大小不同邪。

是神去留效道法。神人言：明行效道視命，在誰乎？令人昭然覺悟，知命所從來法，審誰者持其正也？人法陰陽生，陽者常正，陰者常邪，陽者常在，陰者常無，陽者常息，陰者常消，陽者常生，陰者常殺。人日三變，象三氣，其政殊異，相異分爭，乖錯不相從也。而習使其常，守人形容者吉。唯有真道者，能專精自殊異也。不學者，則不知神去留之效，立見之物不可隱也。故君子制尸不制鬼。人不卧之時，行坐言語分明白黑，正行住立，文

辭以爲法度，此人神在也。及其瞑目而卧，光景內藏，所念得之，但不言，神在內也。及其定卧，精神去遊，身不能動，口不能言，耳不能聞，與衆邪合，獨氣在，即明證也。故精神不可不常守之，守之即長壽，失之即命窮。人之得道者志念耳，失道者亦志念耳。

救迷轉帝王法。大道變化無常，乃萬里相望，上下無窮，周流六方，守之即吉，不守即傷，陰陽開闢以爲常。其付有道，使善人行之，其壽命與天地爲期。夫德有優劣，事有本末，凡事悉道之也，將興者得善，將衰者得惡。比若土地，得良土即善，得薄土爲惡。善上合天，賤者都澤。坐者爲主人，行者爲流客，此盡道也。善人行成福，惡人行成災，善人得以爲福德。尊者得之駕乘，卑者得以步足。聖賢得以度世，小人得之不相尅賊，此皆道也。教不重見，時不再來，急教帝王，令行太平之道。道行，身得度世，功濟六方含生之類矣。

太平經鈔癸部卷之十

① 按本卷經文，據考應爲《太平經》甲部十七卷之節抄本。《正統道藏》有誤。

（王卡點校）

005 太平經聖君秘旨

傳上相青童君

經名：太平經聖君秘旨。原題《傳上相青童君》。據王明《太平經合校前言》考證，此經係唐末閻丘方遠摘錄《太平經》而成。北宋賈善翔《猶龍傳》卷四稱：《太平秘旨》一卷，上相青童君受，言守一之法，即指此書。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平部。

聖君曰：三氣共一，一為精，一為神，一為氣。此三者共一位，本天地人之氣根。神者受之於天，精者受之於地，氣者受之中和，相與共為一。故神者乘氣而行，精者居其中，三者相助為理。欲壽者當愛氣、尊神、重精。夫人本生混沌之氣，氣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於陰陽之氣，氣轉為精，精轉為

神，神轉為明。欲壽者當守氣而合神，精不去其形，念此三合以為一，久即彬彬自見，身中形漸輕，精益明，光益精，心中大安，欣然若喜，太平氣應矣。脩其內，反應於外，內以致壽，外以致理，非用筋力，自然而致太平矣。

守一明之法，未精之時，瞑目冥冥，目中無有光。

守一復久，自生光明。昭然見四方，隨明而遠行，盡見身形容。羣神將集，故能形化為神。

守一明法，明有正青。青而清明者，少陽之明也。

守一明法，明正赤若火光，光者度世。

守一明法，明正黃而青者，中和之光，其道良藥。

守一明法，正白如清水，此少陰之明也。

守一明法，明有正黑，清若闕水者，太陰之光。

守一明法，四方皆闔，腹中洞照。此太和之明也，大順之道。

守一明法，有外闔內闔，無所屬，無所睹。此人邪亂，急以方藥助之。尋上七首，內自求之。

守一之法，老而更少，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守之一月，增壽一年；兩月，增壽二年；以次而增之。

守一之法，始思居閑處，宜重墻厚壁，不聞喧譁之音。

守一之法，光通六外，身乃無害。可終其世，子得長久。

守一勿失，事且自畢；急除眾憂，一復何求？

守一不窮，士子欲無憂，不可相欺，垂拱。

守一是為久遊，身常自謹，患禍去之。

守一之法，神藥自來。

守一之法，凡害不害，人各有一不相須。虎狼不視，蛟龍不升，有毒之物皆逃形。子欲長無憂，與一相求；百神千鬼，不得相尤。守而常專，灾害不遷。

守一之法，不言其根，謹閉其門；不敢泄漏，謹守其神；外闔內明，一乃

可成。

守一之法，將與神遊。萬神自來，昭昭可儔。

夫欲守一，喜怒爲疾，不喜不怒，一乃可睹。

守一之法，內有五守，外有六候，十一之神，同一門戶。

守一之法，當念本無形，湊液相合，一乃從生，去老反稚，可得長生。

子若守一，無使多知，守一不退，無一不知，所求皆得，端坐致之。子欲大

樂，與一相知，去榮辭顯，一乃相宜。子欲養老，守一爲早，平床坐卧，與一

相保，不食而飽，不德衰老。守一之法，皆從漸起；守之積久，其一百日至。

守一之法，無致巧意，一乃自效。夫欲守一，乃與神通；安卧無爲，反求腹中；卧在山西，反知山東。

守一之法，乃萬神本根，根深神靜，死之無門。

守一之法，老小異度，各因其性，一乃相遇。

守一之法，安貧樂賤，常內自求；一乃相見，知非貴賤。

守一之法，少食爲根，真神好潔，糞穢氣昏。

守一之法，密思其要，周而復始，無端無微；面目有光明，精神洞曉。

守一之法，百日爲小靜，二百日爲中靜，三百日爲大靜。內使常樂，三尸已落。

守一之法，有三百六十六數。數有一精，精有一神。守一功成，此神可睹。

守一之法，有內五政，遊心於外，內則失政。守一不善，內逆外謹，與一爲怨。

守一之法，常有六司命神，共議人過失。

守一之法，乃諸神主，人善之根，除禍之法，致福之門。守一者，乃神器之主，從一神積至萬神，同一器則得道矣。

守一之法，內若大逆不正，五宮乖錯，六府失守。羣神恐恠，俱出白於明堂，必先見於面目顏色，天地共知之。

羣神將逝，形當死矣。

守一之法，爲善，效驗可睹。今日爲善清靜，神明漸光。始如螢火，久似電光。

守一之法，外則行仁施惠爲功，不望其報，忠孝亦同。

守一之法，有百福亦有百禍。所守不專，外事多端；百神爭競，勝負相連。

守一之法，內常專神，愛之如赤子，百禍如何敢干。

守一之法，與天地神明同。出陰入陽，無事不通也。

守一之法，先知天意，生化萬物，不言而理，功成不宰，道生久視。

守一之法，可以知萬端。萬端者，不能知一。夫守一者，可以度世，可以

消災，可以事君，可以不死，可以理家，可以事神明，可以不窮困，可以理病，

可以長生，可以久視。元氣之首，萬物樞機。天不守一失其清，地不守一失

其寧，日不守一失其明，月不守一失其精，星不守一失其行，山不守一不免

精，星不守一失其行，山不守一不免

精，星不守一失其行，山不守一不免

精，星不守一失其行，山不守一不免

精，星不守一失其行，山不守一不免

精，星不守一失其行，山不守一不免

崩，水不守一塵土生，神不守一不生
成，人不守一不活生。一之爲本，萬事
皆行。子知一，萬事畢矣。

太平經聖君秘旨

(王明點校)

006 太平經（合校本）

經名：太平經（合校本）。近人王明據《太平經》殘本、《太平經鈔》及諸道書古籍引《太平經》文，合並校勘而成。今據中華書局1960年版《太平經合校》，改編為《中華道藏》本。

目錄

凡例

引用書目

卷一至十七

闕題

卷十八至三十四

合陰陽順道法

錄身正神法

脩一却邪法

以樂却灾法

調神靈法

守一明法

行道有優劣法

名爲神訣書

和三氣興帝王法

安樂王者法

懸象還神法

解承負訣

闕題

闕題

卷三十五

分別貧富法第四十一

一男二女法第四十二

興善止惡法第四十三

卷三十六

守三實法第四十四

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

事死不得過生法第四十六

卷三十七

試文書大信法第四十七

五事解承負法第四十八

卷三十八

師策文

卷三十九

解師策書訣第五十

真券訣第五十一

卷四十

努力爲善法第五十二

分解本末法第五十三

樂生得天心法第五十四

卷四十一

件古文名書訣第五十五

卷四十二

九天消先王灾法第五十六

驗道真偽訣第五十七

四行本末訣第五十八

卷四十三

大小諫正法第五十九

卷四十四

案書明刑德法第六十

卷四十五

起土出書訣第六十一

卷四十六

道無價却夷狄法第六十二

卷四十七

上善臣子弟子爲君父師得仙方訣

第六十三

服人以道不以威訣第六十四

卷四十八

三合相通訣第六十五

卷四十九

急學真法第六十六

卷五十

去邪文飛明古訣第六十七

移行試驗類相應占訣第六十八

丹明耀禦邪訣第六十九

草木方訣第七十

生物方訣第七十一

去浮華訣第七十二

天文記訣第七十三

灸刺訣第七十四

神祝文訣第七十五

葬宅訣第七十六

諸樂古文是非訣第七十七

卷五十一

校文邪正法第七十八

卷五十二

胞胎陰陽規矩正行消惡圖

卷五十三

分別四治法第七十九

卷五十四

使能無爭訟法第八十一

卷五十五

力行博學訣第八十二

知盛衰還年壽法第八十三

卷五十六至六十四

闕題

闕題

闕題

闕題

闕題

闕題

卷六十五

斷金兵法第九十九

王者賜下法第一百

興衰由人訣第一百一

卷六十六

三五優劣訣第一百二

卷六十七

六罪十治訣第一百三

卷六十八

戒六子訣第一百四

卷六十九

天讖支干相配法第一百五

卷七十

學者得失訣第一百六

卷七十一

真道九首得失文訣第一百七

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第一百八

卷七十二

齋戒思神救死訣第一百九

不用大言無效訣第一百十

五神所持訣第一百十一

卷七十三至八十五

闕題

闕題

闕題

闕題

闕題

闕題

闕題

闕題

卷八十六

來善集三道文書訣第一百二十七

卷八十七

闕題

卷八十八

作來善宅法第一百二十九

卷八十九

八卦還精念文第一百三十

卷九十

冤流灾求奇方訣第一百三十一

卷九十一

拘校三古文法第一百三十二

卷九十二

三光蝕訣第一百三十三

萬二千國始火始氣訣第一百三十四

火氣正神道訣第一百三十五

洞極上平氣無蟲重複字訣第一百三十六

卷九十三

方藥厭固相治訣第一百三十七

陽尊陰卑訣第一百三十八

國不可勝數訣第一百三十九

敬事神十五年太平訣第一百四十

效言不效行致灾訣第一百四十一

卷九十四至九十五

闕題

卷九十六

六極六竟孝順忠訣第一百五十一

守一入室知神戒第一百五十二

忍辱象天地至誠與神相應大戒第一百五十三

卷九十七

卷九十七

妒道不傳處士助化訣第一百五十四

事師如事父言當成法訣第一百五十五

卷九十八

卷九十八

神司人守本陰祐訣第一百五十六

為道敗成戒第一百五十七

核文壽長訣第一百五十八

男女反形訣第一百五十九

包天裏地守氣不絕訣第一百六十

署置官得失訣第一百六十一

卷九十九

乘雲駕龍圖第一百六十二

卷一百

東壁圖第一百六十三

卷一百一

西壁圖第一百六十四

卷一百二

神人自序出書圖服色訣第一百六十五

位次傳文閉絕即病訣第一百六十六

六

經文部數所應訣第一百六十七

卷一百三

虛無無為自然圖道畢成誠第一百六十八

六十八

卷一百四

興上除害複文第一百六十九

卷一百五

令尊者無憂複文第一百七十

卷一百六

德行吉昌複文第一百七十一

卷一百七

神祐複文第一百七十二

卷一百八

要訣十九條第一百七十三

瑞議訓訣第一百七十四

忠孝上異聞訣第一百七十五

灾病證書欲藏訣第一百七十六

卷一百九

兩手策字要記第一百七十七

四吉四凶訣第一百七十八
卷一百十

大功益年書出歲月戒第一百七十九
卷一百十一

大聖上章訣第一百八十
有德人祿命訣第一百八十一
善仁人自貴年在壽曹訣第一百八十二

有知人思慕與大神相見訣第一百八十三

有心之人積行補真訣第一百八十四
卷一百十二

貪財色灾及胞中誠第一百八十五
七十二色死尸誠第一百八十六

寫書不用徒自苦誠第一百八十七
有過死謫作河梁誠第一百八十八

衣履欲好誠第一百八十九
不忘誠長得福訣第一百九十

卷一百十三
樂怒吉凶訣第一百九十一

卷一百十四
某訣第一百九十二

九君太上親訣第一百九十三

不孝不可久生誠第一百九十四
見誠不觸惡訣第一百九十五

不可不祠訣第一百九十六
天報信成神訣第一百九十七

有功天君勅進訣第一百九十八
不用書言命不全訣第一百九十九

大壽誠第二百
病歸天有費訣二百一

不承天書言病當解謫誠第二百二
為父母不易訣第二百三

卷一百十五至一百十六
某訣第二百六

闕題
闕題

卷一百十七
天樂得善人文付火君訣第二百七
天咎四人辱道誠第二百八

卷一百十八
禁燒山林訣第二百九
燒下田草訣第二百一十

天神考過拘校三合訣第二百一十一

卷一百十九

三者為一家陽火數五訣第二百一

十二
道祐三人訣第二百一十三

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
卷一百三十七至一百五十三

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
神人真人聖人賢人自占可行是與非法

以自防却不祥法
盛身却灾法

分別形容邪自消清身行法
通神度世厄法

賢不肖自知法
利尊上延命法

王者無憂法
還神邪自消法

和合陰陽法
令人壽治平法

七事解迷法
救四海知優劣法

是神去留效道法
救迷輔帝王法

附錄

太平經佚文

太平經合校凡例

(一)合校本以明《正統道藏》本《太平經》爲主，《太平經鈔》及他書所載《經》文爲輔。

(二)合校本因諸書文字參差不齊，分四例編訂之：

一曰並 凡《經》及《鈔》文字出入少者，以《經》文爲主，《鈔》之異文則作爲校勘記，並隨文起訖，加詆玆以記之。

二曰附 凡《經》及《鈔》文字出入多者，以《經》文爲母，以《鈔》文爲子，低三格寫附於《經》文之後。並於相對之《經》文起訖處，加「起」「止」以標明之。

三曰補 凡《經》所無而《鈔》有者，則補入相當之地位。

四曰存 按《太平經聖君祕旨》及他書中往往引有《太平經》之佚文，凡知其《經》卷之地位者，則分別依上三例校訂之。其地位失考而知其

卷數者，則附存卷末。僅知其帙數者（每部十七卷爲一帙），則附存帙末。若卷帙均不知者，則附存全書之末。

(三)合校本隨文標明《經》及《鈔》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本葉數行數，並依校例，分別標出並、附、補、存四字。

(四)凡《經》文有脫誤，而《鈔》或他書所載《經》文，確可補正者，合校本用《鈔》或他書引文，而以《經》之異文列入校勘記中。但《經》中文字，雖知有錯落而無文證者，悉依其舊，不加改竄；間或於校勘記中指明錯文。

(五)原書間有分段，以及文字脫落空白處而無他書引文可補者，悉仍其舊。

(六)爲編校上便利起見，於書中所加標之字，均加括弧以區別之。

(七)合校時，凡遇正俗或古今通用之字無關於文義者，校勘記中不予註明。例如：

氣炁 乃迺 珍玆 總摠 災灾

憐怜 殺殺 侯侯 汚汚
無无 蓋蓋 裏裏 效效 冢塚
筭算 廢廢 歡歡 並併

(八)合校本所用書名之簡稱，舉例如下：

經……《太平經》
鈔……《太平經鈔》
祕……《太平經聖君祕旨》
囊……《三洞珠囊》
雲……《雲笈七籤》
列紀……《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仙鑑……《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紫文……《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
襄傳注……《後漢書襄楷傳》章懷太子賢注（據百衲本校）

(九)讀合校本時，如欲知《經》之原狀，只需依書中所標《經》文卷、葉、行、字數，順次尋之即得。如欲知《鈔》之原狀，只需依書中所標《鈔》文（並、附、補、存等）卷、葉、行、字數，順次讀之即得。

(十)合校本隨文所標的卷、葉、

行、字數目，悉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道藏》本。每葉分上下二面。凡列舉卷葉幾行幾字時，依序用點號間隔，卷葉等字從略。如經三五·上一·四即謂《太平經》卷三十五第一葉之第一面第二行第四字。又鈔每部只一卷，故不標明卷數。如鈔丙一上·二·一即謂《太平經鈔》丙部第一葉之第一面第二行第一字。

太平經合校引用書目

太平經鈔 明正統道藏外字號

太平經聖君祕旨 道藏入字號

范曄後漢書襄楷傳 李賢注，百衲本

三洞珠囊 唐王懸河，道藏懷字號

上清道類事相 唐王懸河，道藏姑字號

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 唐史崇等，道藏儀字號

道德真經廣聖義 唐杜光庭，道藏羔字號至行字號

初學記

白帖

三洞神符記 道藏張字號

黃庭內景玉經 梁丘子注，道藏推字號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 道藏有字號

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 道藏傷字號

雲笈七籤 宋張君房編，道藏學字號至棠字號

道樞 宋曾慥，道藏篤字號至美字號

道教義樞 梁孟安排，道藏諸字號

道典論 道藏姑字號

道要靈祇神鬼品經 道藏滿字號

要修科儀戒律鈔 道藏唐字號至甲字號

正一法文太上外錄儀 道藏肆字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道藏鹹字號至潛字號

大道論周固樸，道藏去字號

三論元旨 道藏去字號

存神固氣論 道藏大字號

金鎖流珠引 道藏思字號至辭字號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 道藏孝字號

太平御覽

敦煌S. 4226 號抄本太平經目錄

太平經合校卷一至十七

甲部不分卷^①

太平經鈔甲部^②

〔補〕鈔甲一上·二·一

太平金闕帝晨後聖帝君師輔歷紀
歲次平氣去來兆候賢聖功行種民
定法本起^③

問曰：三統轉輪，有去有來，民必有主，姓字可得知乎？善哉！子何爲復問此乎？明師難遭，良時易過，不勝喁喁，願欲請聞，愚闇冒昧，過厚懼深。噫！非過也，天使子問，以開後人，今^④悟者識正，去僞得真。吾欲不言，恐天悒悒，亂不時平。行安坐，當爲子道之。自當了然，無有疑也。昔之天地與今天地，有始有終，同無異矣。初善後惡，中間興衰，一成一敗。陽九百六，六九乃周，周則大壞。天地混齏，人物糜潰。唯積善者免之，長爲種民。種民智識，尚有差降，未同浹一，猶須

師君。君聖師明，教化不死，積鍊成聖，故號種民。種民，聖賢長生之類也。長生大主號太平真正太一妙氣、皇天上清金闕後聖九玄帝君，姓李，是高上太之胄，玉皇虛無之胤，玄元帝君時太皇十五年，太歲丙子兆氣，皇平元年甲申成形，上和七年庚寅九月三日甲子卯時，刑德相制，直合之辰，育於北〔補〕鈔甲二上·一·一。玄玉國、天岡靈境、人鳥閣蓬萊山中、李谷之間，有上玄虛生之母，九玄之房，處在谷陰。玄虛母之始孕，夢玄雲日月纏其形，六氣之電動其神，乃冥感陽道，遂懷胎真人。既誕之日，有日出東方。既育之後，有九龍吐神水。故因靈谷而氏族，用曜景爲名字。厥年三歲，體道凝真，言成金華。〔並〕上清後聖道君列紀^⑤五^⑥歲^⑦，常仰日欣初^⑧，對月歎終^⑨。上^⑩觀陽氣之煥赫，下^⑪睹陰道以虧殘。於是斂魂和^⑫魄，守胎寶神，錄精填^⑬血，固液凝筋。七歲^⑭，乃學^⑮吞光服^⑯霞，咀嚼日^⑰根。行年二七^⑱，而有金姿玉顏，棄俗離情^⑲，出擁化救世，精感太

素，受教三元，習以三洞，業以九方。三七之歲，以孤棲挫銳。四七之歲，以伉會和光。五七之歲，流布玄津，功德遐暢。六七之歲，受書爲後聖帝君，與前天得道爲帝君者，同無異也。受記在今，故號後聖。前聖後聖，其道一焉。上昇上清之殿，中遊太極之宮，下治十方之天，封掌億萬兆庶，鑒察諸天河海、地源山林，無不仰從，總領九重十疊，故號九玄也。七十之歲，定無極之壽，適隱顯之宜，刪不死之術，撰長生之〔補〕鈔甲三上·一·一。方。寶經符圖，三古妙法，祕之玉函，侍以神吏，傳受有科，行藏有候，垂謨立典，施之種民。不能行者，非種民也。今天地開闢，淳風稍遠，皇平氣隱，灾厲橫流。上皇之後，三五以來，兵疫水火，更互競興，皆由億兆，心邪形僞，破壞五德，爭任六情，肆兇逞暴，更相侵凌，尊卑長少，貴賤亂離。致二儀失序，七曜違經，三才變異，妖訛紛綸。神鬼交傷，人物凋喪，眚禍荐至，不悟不悛，萬毒恣行，不可勝數。大惡有四：兵、病、水、火。

陽九一周，陰孤盛則水溢。百六一匝，陽偏興則火起。自堯以前，不復須述。從唐以後，今略陳之。宜諦憶識，急營防避。堯水之後，湯火爲災，此後徧地小小水火，罪重隨招，非大陽九大百六也。大九六中，必有大小甲申。甲申爲期，鬼對人也。災有重輕，罪福厚薄，年地既異，推移不同。中人之中，依期自至。中之上下，可上可下，上下進退，升降無定。爲惡則促，爲善則延。未能精進，不能得道。正可申期，隨功多少。是以百六陽九，或先或後，常數大曆，准擬淺深。計唐時丁亥後，又四十有六。前後〔補〕鈔甲四上：一·一*中間，甲申之歲，是小甲申，兵病及火，更互爲災，未大水也。小水徧衝，年地稍甚。又五十五，丁亥，前後中間，有甲申之年。是大甲申三災俱行，又大水蕩之也。凡大小甲申之至也，除凶民，度善人。善人爲種民，凶民爲混齋。未至少時，衆妖縱橫互起，疫毒衝其上，兵火繞其下，洪水出無定方，凶惡以次沉沒。此時十五年中，遠至三十

年內，歲災劇，賢聖隱淪。大道神人更遣真仙上士出經行化，委曲導之。勸上勵下，從者爲種民，不從者沉沒，沉沒成混齋。凶惡皆蕩盡。種民上善，十分餘一。中下善者，天減半餘，餘半滋長日興，須聖君明師，大臣於是降現。小甲申之後，壬申之前，小甲申之君聖賢，嚴明仁慈，無害理亂，延年長壽，精學可得神仙，不能深學太平之經，不能久行太平之事。太平少時姓名，不可定也。行之司命注青錄，不可司錄記黑文。黑文者死，青錄者生。生死名簿，在天明堂。天道無親，唯善是與。善者修行太平，成太平也。成小太平，與大太平君合德。大太平君定姓名者，李君也。以〔補〕鈔甲五上：一·一*壬辰之年三月六日，顯然出世，乘三素景輿，從飛輶萬龍。舉善者爲種民，學者爲仙官。設科立典，獎善杜惡，防遏罪根，督進福業之人，不怠而精進，得成神真，與帝合德；懈退陷惡，惡相日籍，充後齋混也。至士高士，智慧明達，了然無疑，勤加精進，存習帝訓，憶

識大神君之輔相，皆無敢忘。聖君明輔，靈官祐人，自得不死，永爲種民。升爲仙真之官，遂登後聖之位矣。〔並〕上清後聖道君列紀〔回〕後聖李〔九〕君太師姓彭，〔二十〕學道在李君前，位〔一〕爲太微左真人，〔二十〕皇時〔二十〕保皇道〔二十〕君並常〔二十〕命封授〔二十〕兆民，爲李君太師，治在太微北塘〔二十〕宮靈上光臺〔二十〕，一千五百年轉〔二十〕易名字，展轉太虛，周旋〔二十〕八冥。上至無上，下至無下，真官希有得見其光顏者矣〔三十〕。後聖李君上相方諸宮青童君。後聖李君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後聖李君上傅白山宮太素真君。後聖李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王君。〔出〕右五人，一師四輔〔並〕雲笈七籤卷六道教義樞卷二〔回〕輔者，父也，扶也〔三十一〕。出尊之如父，〔補〕鈔甲六上：一·一*持之得行，總號爲輔。分而別之，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承者，發言舉事，拾遺充足，制斷宣揚，即是宰也。疑者，向思未得，啓發成明，即是傅也。弼者，必定猶預，即是保也。扶君順師，周匝入道，即是相也。四五占候，俱詳可否，贊弘正

化，總曰輔師。閑居之時，前向有疑，問之傅。後顧慮遺，問之承。右有所昧，問之弼。左有未明，問之輔。諮詢四輔，相保傅宰，成功在師，不可闕也。聖帝垂範，使後遵行。入有保，保用事也。陰屬右，靜寶真也。出有師，師用事也。陽屬左，動歸寂也。至此最難，故略輔相而言師也。望有傅，傅在前，敷說議趣也。顧有宰，宰在後，決斷是非也。其餘公卿有司仙真聖品大夫官等三百六十一，從屬三萬六千人，部領三十六萬，人民則十百千萬億倍也。常使二十四真人密教有心之子，皆隸方諸上相，不可具說。但諦存其大，自究其小也。善哉！今日問疑，更聞命矣。

問曰：李君何所常行，而得此高真，太師四輔學業可聞乎？善哉！子爲愚者，迷不信道，學不〔補〕鈔甲七上：一。一*堅固，進退失常，墮卑賤苦，故勤勤問之乎？今爲子說之。夫無始中來，積行久久，一善一惡，不可具言，言之無益。今取近所行，得成高貴者《靈書

紫文》爲要。〔並〕靈書紫文上經 闕東 華玉保高晨師青童大君，大君 清齋寒 靈 丹殿，黃房之內，三年，上詣上清金闕。金闕 有四天帝，太平道君 處其左右。居〔並〕御覽卷六七 闕太 空瓊臺洞真 之殿，平 玉之房，金華之內，侍女衆真 五 萬人，毒龍電 虎，獲天之狩 羅，毒作態，備門抱關，巨蚪 千尋，衛於墻堦。飛龍 奔雀，溟鵬異鳥，叩啄奮爪，陳于廣庭。天威煥赫，流光八朗，風鼓玄旌，回 舞旄蓋；玉樹激音，琳枝自 籟，衆吹靈 歌，鳳鳴玄 泰；神妃合唱麟舞 驚邁；天 鈞八響，九和百會。青童 匍匐而前，出請受《靈書紫文》、口口傳訣在經者二十有四；一者真記諦，冥諳憶；二者仙忌詳存無忘；三者〔並〕囊三五下：七。二 闕採 飛根，吞日精；四者 服開明靈符；五者 服月華；六者 服陰生 符；七者 拘三魂；八者 制七魄；九者 佩皇 象符；十者 服華丹；十一者 服黃水；十二者 服迴水；十三者 食環剛；十四

者 食鳳腦；十五者 食松梨；十六者 食李棗；十七者〔補〕鈔甲八上：一。一*服水湯；十八者鎮白 銀紫金；十九者 服雲腴；二十者作白銀紫金；二十一者作鎮；二十二者食竹筍；二十三者食鴻脯；二十四者佩五神符。備此二十四，變化無窮，超凌三界之外，遊浪六合之中。凶灾害不能傷，魔邪不敢難。皆自降伏，位極道宗，恩流一切，幽顯荷賴。不信不從，不知不見，自是任闇，永與道乖。塗炭凶毒，煩惱混齋。大慈悲念，不可奈何。哀哉，有志之士，早計早計，無負今言。曰：善哉，善哉！今日問疑，更聞命矣。

〔存〕甲部第一云：學士習用其書，尋得其根，根之本宗，三一爲主。《道教義樞》卷二《七部義》及《雲笈七籤》卷六《四輔》引。

〔存〕甲部第一又云：誦吾書，灾害不起，此古賢聖所以候得失之文也。又云：書有三等，一曰神道書，二曰覈事文，三曰浮華記。神道書者，精一不

離，實守本根，與陰陽合，與神同門。覈事文者，覈事異同，疑誤不失。浮華記者，離本已遠，錯亂不可常用，時時可記，故名浮華記也。又云：澄清大亂，功高德正，故號太平。若此法流行，即是太平之時。故此經云，應感而現，事已即藏。又云：聖主為治，謹用茲文；凡君在位，輕忽斯典。《雲笈七籤》卷六《四輔》引。書有三等，並見《太平經鈔》癸部，據敦煌《目錄》，應作甲部。

- ① 本部經文全缺，今以鈔補，鈔未分卷。其鈔文係六朝道士偽造，并非《太平經》甲部原文。
- ② 原文下有「卷之一」三字，今刪。
- ③ 以上文字疑係題目。
- ④ 「今」疑當作「令」。
- ⑤ 「五」上列紀有「年」字。
- ⑥ 「歲」下列紀有「仍好道樂真言頌成章」九字。
- ⑦ 列紀「初」作「笑」。
- ⑧ 「歎終」列紀作「吟歎」。
- ⑨ 列紀無「上」字。
- ⑩ 列紀無「下」字。
- ⑪ 列紀「和」作「研」。
- ⑫ 列紀「填」作「鎮」，「填」讀同「鎮」。
- ⑬ 列紀無「七歲」二字。
- ⑭ 列紀「學」下有「於」字。

- ⑮ 列紀「服」作「飲」。
- ⑯ 列紀「日」作「飛」。
- ⑰ 列紀「七」譌作「十」。
- ⑱ 「棄俗離情」，列紀作「遂棄家離親」。
- ⑲ 列紀無「李」下六字，但有「彭君諱廣淵，一名玄虛，字大椿，一字正陽，彭亦為李，或名彭」二十三字。
- ⑳ 「君」下七字列紀作「先李君學道」。
- ㉑ 「位」上列紀有「人皇時生」四字。
- ㉒ 列紀無「人皇時」三字。
- ㉓ 列紀無「道」字。
- ㉔ 列紀無「常」字，但有「當受」二字，按以列紀為是。
- ㉕ 列紀「授」誤作「校」。
- ㉖ 「塘」列紀作「壙」，疑當作「壙」。
- ㉗ 「臺」下列紀有「彭君」二字。
- ㉘ 列紀「轉」作「輒」，疑應作「輒」。
- ㉙ 列紀「旋」作「遊」。
- ㉚ 「矣」下列紀有「然起學所履姓字真定具列方諸宮白簡青錄之篇」二十字。
- ㉛ 雲無「扶也」二字。
- ㉜ 紫文無「東」下七字，但有「方諸東宮東海」六字。
- ㉝ 紫文無「大君」二字。
- ㉞ 紫文無「寒」字，但有「於」字。
- ㉟ 「靈」下三字紫文作「靈樹丹闕」。
- ㊱ 「年」下紫文有「時乘碧霞三靈流景雲輿建帶飛青翠羽龍帔從桑林千真」二十三字。
- ㊲ 「闕」下紫文有「請受靈書紫文上經」八字。
- ㊳ 「闕」下紫文有「中」字。
- ㊴ 「天帝」紫文作「帝君」。
- ㊵ 「太平道君」紫文作「其後聖君」四字。
- ㊶ 紫文無「右」字。

- ㊷ 御覽「太」作「大」，大太通用。
- ㊸ 紫文「洞真」二字作「丹玕」。
- ㊹ 紫文無「平」下八字，御覽無「平」下四字。
- ㊺ 御覽「真」下有「之所處」三字。御覽校文止此。
- ㊻ 紫文「五」作「三」。
- ㊼ 紫文「電」作「雷」。
- ㊽ 紫文「狩」作「獸」。
- ㊾ 紫文無「羅」下四字。
- ㊿ 「巨蚪」紫文作「蛟蛇」。疑「蚪」為「蚪」字之譌。
- ① 「埠」紫文誤作「析」。
- ② 紫文「龍」作「馬」。
- ③ 「溟鵬異鳥」紫文作「大翅之鳥」。
- ④ 紫文「旌」作「旌」。
- ⑤ 紫文「回」作「迴」。
- ⑥ 「枝自」紫文作「草作」。
- ⑦ 紫文「靈」作「雲」。
- ⑧ 紫文「玄」作「青」。
- ⑨ 紫文「麟舞」作「鵬舞」。
- ⑩ 紫文無「天」下八字。
- ⑪ 「童」下紫文有「既到」二字。
- ⑫ 「採」原作「探」，疑誤，今依囊改。「採」上囊有「青童君」三字，御覽六七一引太平經曰：青童君採飛根，吞月景。
- ⑬ 囊「精」作「景」。
- ⑭ 囊無「四者」二字。
- ⑮ 囊無「五者」二字。
- ⑯ 「華」下囊有「符」字。
- ⑰ 囊無「六者」二字。
- ⑱ 「陰生」囊譌作「除二」。
- ⑲ 囊無「七者」二字。
- ⑳ 囊無「八者」二字。

- ① 囊無『九者』二字。
 ② 『皇』囊作『星』。
 ③ 囊無『十者』二字。
 ④ 囊無『十一者』三字。
 ⑤ 囊無『十二者』三字。
 ⑥ 囊無『十三者』三字。
 ⑦ 囊無『十四者』三字。
 ⑧ 囊無『十五者』三字。
 ⑨ 囊無『十六者』三字。
 ⑩ 囊無『十』下十字。
 ⑪ 『白』囊譌作『日』。
 ⑫ 囊無『十九者』三字。
 ⑬ 囊無『二十』下十八字。
 ⑭ 囊無『二十一』下十一字。
 ⑮ 囊無『二十四』三字。

太平經合校卷十八至三十四

乙部不分卷^①

太平經鈔乙部^②

〔補〕鈔乙一上·二·一

合陰陽順道法^③

還年不老，大道將還，人年皆將候驗。瞑目還自視，正白彬彬。若且向旦時，身爲安著席。若居溫蒸中，於此時筋骨不欲見動，口不欲言語。每屈伸者益快意，心中忻忻，有混濶之意，鼻中通風，口中生甘，是其候也。故順天地者，其治長久。順四時者，其王日興。道無奇辭，一陰一陽，爲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亂；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詳思此意，與道合同。

錄身正神法^④

天之使道生人也，且受一法一身，七縱橫陰陽，半陰半陽，迺能相成。故上者象陽，下者法陰，左法陽，右法陰。

陽者好生，陰者好殺。陽者爲道，陰者爲刑。陽者爲善，陽神助之；陰者爲惡，陰神助之。積善不止，道福起，令人日吉。陽處首，陰處足。故君貴道德，下刑罰，取法於此。小人反下道德，上刑罰，亦取法於此。故人乃道之根柄，神之長也。當知其意，善自持養之，可得壽老。不善養身，爲諸神所咎。神叛人去，身安得善乎？爲善不敢失繩纏^⑤，不〔補〕鈔乙二上·一·一。敢自欺。爲善亦神自知之，惡亦神自知之。非爲他神，乃身中神也。夫言語自從心腹中出，傍人反得知之，是身中神告也。故端神靖身，乃治之本也，壽之徵也。無爲之事，從是興也。先學其身，以知吉凶。是故賢聖明者，但學其身，不學他人，深思道意，故能太平也。君子得之以興，小人行之以傾。

脩一却邪法^⑥

天地開闢貴本根，乃氣之元也。欲致太平，念本根也。不思其根，名大煩，舉事不得，災並來也。此非人過也，失根基也。離本求末，禍不治，故

當深思之。夫一者，乃道之根也，氣之始也，命之所繫屬，衆心之主也。當欲知其實，在中央爲根，命之府也。故當深知之，歸仁歸賢使之行。人之根處內，枝葉在外，令守一皆使還其外，急使治其內，追其遠，治其近。守一者，天神助之。守二者，地神助之。守三者，人鬼助之。四五者，物祐助之。故守一者延命，二者與凶爲期。三者爲亂治，守四五者禍日來。深思其意，謂之知道。故頭之一者，頂也。七正之一者，目也。腹之一者，臍也。脉之一者，氣也。五藏之一者，心也。〔補〕鈔乙三上·一·一*四肢之一者，手足心也。骨之一者，脊也。肉之一者，腸胃也。能堅守，知其道意，得道者令人仁，失道者令人貪。

以樂却灾法

以樂治身守形順念致思却灾^⑦。夫樂於道何爲者也？樂乃可和合陰陽，凡^⑧事默作也，使人得道本也。故元氣樂即生大昌，自然樂則物強，天樂即三光明，地樂則成有常，五行樂則不

相傷，四時樂則所生王，王者樂則天下無病，蚊行樂則不相害傷，萬物樂則守其常，人樂則不愁易心腸，鬼神樂即利帝王。故樂者，天地之善氣精爲之，以致神明，故靜以生光明，光明所以候神也。能通神明，有以道爲鄰，且得長生久存。夫求道常苦，不能還其心念，今移風易俗，趨其心指，誰復與之爭者？太平樂乃從宮中出邪？固以清靖國，安身入道，夷狄却，神瑞應來。懸象還，凶神往。夫人神乃生內，返游於外，遊不以時，還爲身害，即能追之以還，自治不敗也。追之如何，使空室內傍無人，畫象隨其藏色，與四時氣相應，懸之窗光之中而思之。上有藏象，下有十鄉，卧即念以〔補〕鈔乙四上·一·一*近懸象，思之不止，五藏神能報二十四時氣，五行神且來救助之，萬疾皆愈。男思男，女思女，皆以一尺爲法，隨四時轉移。春，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黃童子十二。二十五神人真人共是道德，正行法，陽變於陰，陰變於陽，陰陽

相得，道乃可行。天須地乃有所生，地須天乃有所成。春夏須秋冬，晝須夜，君須臣，乃能成治。臣須君，乃能行其事。故甲須乙，子須丑，皆相成。作道治正當如天行，不與人相應，皆爲逆天道。比若東海居下而好水，百川皆歸之。因得其道，鯨魚出其中，明月珠生焉，是其得道之效也。道人聚者，必得延年奇方出，大瑞應之。衆賢聚致治平，衆文聚則治小亂，五兵聚其治大敗。君宜守道，臣宜守德，道之與德，若衣之表裏。天不廣，不能包含萬物。萬物皆半好半惡，皆令忍之，人君象之，次皇后後宮之象也。此二者，慈愛父母之法也。故父母養子，善者愛之，惡者憐之，然後能和調家道。日象人君，月象大臣，星象百官，衆賢共照，萬物和生。故清者〔補〕鈔乙五上·一·一*著天，濁者著地，中和著人。

調神靈法^⑨

吾欲使天下萬神和親，不復妄行害人，天地長悅，百神皆喜，令人無所苦。帝王得天之力，舉事有福，豈可問

哉？〔並〕道要靈祇神鬼品經 闕故¹⁰ 聖人¹¹ 能守道，清靜之時且食，諸神皆呼¹² 與¹³ 語言，比若今人呼客耳¹⁴。 出百神自言爲天吏爲天使，羣精爲地吏爲地使，百鬼爲中和使。此三者，陰陽中和之使也。助天地爲理，共興利帝王。

守一明法¹⁵

〔並〕秘一·九下·一 闕守一明之¹⁶ 法，長壽之根也¹⁷。萬神可祖¹⁸，出光明之門。守¹⁹ 一精明之時，若火始生時，急²⁰ 守之²¹ 勿失。始正²² 赤，終²³ 正白，久久正²⁴ 青。洞明絕遠復遠²⁵，還以治²⁶ 一，內無不明也²⁷。百病²⁸ 除去²⁹，守之無³⁰ 懈，可謂萬歲之術也³¹。守一明之³² 法，明有³³ 日出之光³⁴，日中之明，出此第一善得天之壽也。安居閑處，萬世無失。守一時³⁵ 之法，行道優劣。夫道何等也？萬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極之中，無道不能變化。元氣行道，以生萬物，天地大小，無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氣無形，以制有形，以舒元氣，不緣道而生。自然者，乃萬物之自然也。不行道，不能包裹天地，各得其所，能

使高〔補〕鈔乙六上·一·一* 者不知危。天行道，晝夜不懈，疾於風雨，尚恐失道意，況王者乎？三光行道不懈，故著於天而照八極，失道光滅矣。王者百官萬物相應，衆生同居，五星察其過失。王者復德，德星往守之。行武，武星往守之。行柔，柔星往守之。行強，強星往守之。行信，信星往守之。相去遠，應之近。天人一體，可不慎哉？

行道有優劣法³⁶

春王當溫，夏王當暑，秋王當涼，冬王當寒，是王德也。夫王氣與帝王氣³⁷ 相通，相氣與宰輔相應，微氣與小吏相應，休氣與後宮相同，廢氣與民相應，刑死囚氣與獄罪人相應，以類遙相感動。其道也王氣不來，王恩不得施也。古者聖王以是思道，故得失之象，詳察其意。王者行道，天地喜悅；失道，天地爲災異。夫王者靜思道德，行道安身，求長生自養。和合夫婦之道，陰陽俱得其所，天地爲安。天與帝王相去萬萬餘里，反與道相應，豈不神哉？

名為神訣書³⁸

元氣自然，共爲天地之性也。六合八方悅喜，則善應矣；不悅喜，則惡應矣。狀類景象其形、響和其聲也。太陰、太陽、中和三〔補〕鈔乙七上·一·一* 氣共爲理，更相感動，人爲樞機，故當深知之。皆知重其命，養其軀，即知尊其上，愛其下，樂生惡死，三氣以悅喜，共爲太和，乃應並出也。但聚衆賢，唯思長壽之道，乃安其上，爲國寶器。能養其性，即能養其民。夫天無私祐，祐之有信。夫神無私親，善人爲效。一身之中，能爲賢，能爲神，能爲不肖，其何故也，誤也，神應露也。故守一之道，養其性，在學之也。衆中多瑞應者，信人也。無瑞應者，行誤人也。占而是非即可知矣。夫斤兩所察，人情也。天之照人，與鏡無異。審詳此意，與天同願，與真神爲其安得不吉哉？成事□□，不失銖分，欲得天地中和意。故天地調則萬物安，縣官平則萬民治。故純行陽，則地不肯盡成；純行陰，則天不肯盡生。當合三統，陰陽相得，乃

和在中也。古者聖人治致太平，皆求天地中和之心，一氣不通，百事乖錯。

和三氣興帝王法^{④③}

通天地中和譚，順大業，和三氣游，王者使無事，賢人悉出，輔興帝王，天大喜。真^{④①}人間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並〕後漢書襄傳注囿但大^{④①}順天地^{④②}，不失銖分，立^{④③}致太平，瑞應並興^{④④}。〔補〕鈔乙八上：一·三*元氣有三名，太^{④⑤}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④⑥}、地、人。天有三名，日^{④⑦}、月、星，北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川^{④⑧}、平土。人有三名，父^{④⑨}、母、子。治^{⑤①}有三名，君^{⑤②}、臣、民^{⑤③}，欲太平也^{⑤④}。此三者常當^{⑤⑤}腹心，不失銖分，使同^{⑤⑥}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矣^{⑤⑦}。出故男者象天，故心念在女也，是天使人之明效也。臣者爲地通譚，地者常欲上行，與天合心。故萬物生出地，即上向而不止，雲氣靡天而成雨。故忠臣憂常在上，汲汲不忘其君，此地使之明效也。民者主爲中和譚，中和者，主調和萬物者

也。中和爲赤子，子者乃因父母而生，其命屬父，其統在上，託生於母，故冤則想君父也。此三乃夫婦父子之象也。宜當相通辭語，並力共憂，則三氣合並爲太和也。太和即出太平之氣。斷絕此三氣，一氣絕不達，太和不至，太平不出。陰陽者，要在中和。中和氣得，萬物滋生，人民和調，王治太平。人君，天也，其恩施不下，至物無由生，人不得延年。人君之心不暢達，天心不得通於下，妻子不得君父之救，爲逆家也。臣氣不得達，地〔補〕鈔乙九上：一*氣不得成，忠臣何從得助明王爲治哉？傷地之心，寡婦在室，常苦悲傷，良臣無從得前也。民氣不上達，和氣何從得興？中和乃當和帝王治，調萬物者各當得治。今三氣不善相通，太平安得成哉？

安樂王者法^⑦

君者當以道德化萬物，令各得其所也。不能變化萬物，不能稱君也。比若一夫一婦，共生一子，則稱爲人父母。亦一家之象，無可生子，何名爲父

母乎？故不能化生萬物者，不得稱爲人父母也。故火能化四行自與五，故得稱君象也。本^{⑦⑤}性和而專，得火而散成灰。金性堅剛，得火而柔。土性大柔，得火而堅成瓦。水性寒，得火而溫。火自與五行同，又能變化無常，其性動而上行。陰順於陽，臣順於君，又得照察明徹，分別是非，故得稱君，其餘不能也。土者不即化，久久即化，故稱后土。三者佐職，臣象也。道無所不能化，故元氣守道，乃行其氣，乃生天地，無柱而立，萬物無動類而生，遂及其後世相傳，言有類也。比若地上生草木，豈有類也。是元氣守道而生如此〔補〕鈔乙一〇上：一*矣。自然守道而行，萬物皆得其所矣。天守道而行，即稱神而無方。上象人君父，無所不能制化，實得道意。地守道而行，五方合中央，萬物歸焉。三光守道而行，即無所不照察。雷電守道而行，故能感動天下，乘氣而往來。四時五行守道而行，故能變化萬物，使其有常也。陰陽雌雄守道而行，故能世相傳。凡事

無大無小，皆守道而行，故無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亂。故陽安即萬物自生，陰安即萬物自成。陰陽治道，教及其臣，化流其民，受命於天，受體於地，受教於師，乃聞天下要道，守根者王，守莖者相，守浮華者善則亂而無常。帝王，天之子也，皇后，地之子也，是天地第一神氣也。天地常欲使樂，不得愁苦，憐之如此，天地之心意氣第一者也。故王者愁苦，四時五行氣乖錯，殺生無常也。

懸象還神法⁵⁰

夫神生於內，春，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黃童子十二。此男子藏神也，女神亦如此數。男思男，女思女，皆以一尺爲法。畫使好，令人愛之。
〔補〕鈔乙一一上：一。一。不能樂禁，即魂神速還。

解承負訣⁵¹

天地開闢已來，凶氣不絕，絕者而後復起，何也？夫壽命，天之重寶也。所以私有德，不可僞致。欲知其寶，乃

天地六合八遠萬物，都得無所冤結，悉大喜，乃得增壽也。一事不悅，輒有傷死亡者。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惡，或有力行惡，反得善，因自言爲賢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惡者，是承負先人之過，流災前後積來害此人也。其行惡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積畜大功，來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萬萬倍之，先人雖有餘殃，不能及此人也。因復過去，流其後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厭，因圖其先人流惡承負之災，中世滅絕無後，誠冤哉。承負者，天有三部，帝王三萬歲相流，臣承負三千歲，民三百歲。皆承負相及，一伏一起，隨人政衰盛不絕。今能法此，以天上皇治而斷絕，深思之而勿忘。凡人有三壽，應三氣，太陽太陰中和之命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八十，下壽六十。百二十者應天，大歷一歲竟終天地〔補〕鈔乙二二上：一。一。界也。八十者應陰陽，分別八偶⁵²等應地，分別萬物，死者去，生者留。六十者應中和氣，得六月

遁卦。遁者，逃亡也，故主死生之會也。如行善不止，過此壽謂之度世。行惡不止，不及三壽，皆夭也。胞胎及未成人而死者，謂之無辜承負先人之過。多頭疾者，天氣不悅也。多足疾者，地氣不悅也。多五內疾者，是五行氣戰也。多病四肢者，四時氣不和也。多病聾盲者，三光失度也。多病寒熱者，陰陽氣忿爭也。多病憤亂者，萬物失所也。多病鬼物者，天地神靈怒也。多病溫而死者，太陽氣殺也。多病寒死者，太陰氣害也。多病卒死者，刑氣太急也。多病氣脹或少氣者，八節乖錯也。今天地陰陽，內獨盡失其所，故病害萬物。帝王其治不和，水旱無常，盜賊數起，反更急其刑罰，或增之重益紛紛，連結不解，民皆上呼天，縣官治乖亂，失節無常，萬物失傷，上感動蒼天，三光勃亂多變，列星亂行；故與至道可以救之者也。吾知天意不欺子也。天威一發，不可禁也。獲罪于天，令人夭死。初天地開闢〔補〕鈔乙一三上：一。自太聖人各通達于一面，誠真知

之，不復有疑也。故能各作一大業，令後世修之，無有過誤也。故聖人尚各長于一大業，不能必知天道，故各異其德。比若天，而況及人乎？天地各長于一，故天長于高而清明，地長于下而重濁，中和長養萬物也。猶不能兼，而況凡人乎？亥為天地西北極也，巳為天地東南極也，亥寒不以時收閉，來年已反傷。子乃天地之北極也，午為天地之南極也，子今冬不善順藏，午反承負而亡也。丑乃天地東北極也，未乃天地西南極也，丑不以時且生，六月反被其刑。天地性運，皆如此矣。今帝王居百里之內，其用道德，仁善萬里，百姓蒙其恩。父為慈，子為孝，家足人給，不為邪惡。帝王居內，失其道德，萬里之外，民臣失其職，是皆相去遠萬里，其由一也。習善言，不若習行于身也。

闕題^⑫

真人問神人：吾生不知可謂何等而常喜乎？神人言：子猶觀昔者博大真人邪？所以先生而後老者，以其廢

邪？人而獨好真道，真道常保而邪者消。凡人盡困窮，而我獨長存，即是補鈔乙二四上·一·一*常喜也。昭昭獨樂，何忿之哉？卒為不能長生，當奈何？神人言：積習近成，思善近生。夫道者，乃無極之經也。前古神人治之，以真人為臣，以治其民，故民不知上之有天子也，而以道自然無為自治。其次真人為治，以仙人為臣，不見其民時將知有天子也，聞其教勅而尊其主也。其次仙人為治，以道人為臣，其治學微有刑被法令彰也，而民心動而有畏懼，巧詐將生也。其次霸治，不詳擇其臣，民多冤而亂生焉，去治漸遠，去亂漸近，不可復制也。是故思神致神，思真致真，思仙致仙，思道致道，思智致智。聖人之精思賢人，致賢人之神來祐之；思邪，致愚人之鬼來惑之。人可思念，皆有可致，在可思者優劣而已。故上士為君，乃思神真；中士為君，乃心通而多智；下士為君，無可能思，隨命而為。

闕題^⑬

真人問：何以知帝王思善思惡邪？神人言：易言邪？帝王思仁善者，瑞應獨為其出，圖書獨為其生。帝王仁明生于木火，武智生于金水，柔和生土。天之垂象，無誤者也。真人問：古者〔補〕鈔乙一五上·一·一*特生之圖奇方，誰當得者乎？其吏民得之獻王者。帝王者時氣即為和良，政治益明，道術賢哲出為輔弼之，帝王之道，日強盛矣。夷狄滅息，垂拱而治，刑罰自絕，民無兵革，帝王思善之證，可不知哉？不睹其人，已知之矣。真人問：神人何以能知此乎？神人言：以無聲致之。君欲仁好生，象天道也；臣欲柔而順好養，法地道也，即善應出矣。故天地不語而長存，其治獨神，神靈不語而長仙，皆以內明而外闡，故為萬道之端。夫神靈出入，無有穴窠，清靜而無聲。安枕而卧，神光自生；安得不吉樂之哉？夫用口多者竭其精，用力多者苦其形，用武多者賊其身，此^⑭者凶禍所生也。子慎吾之言，不可妄思。

思之善或有德，思之惡還自賊，安危之間，相錯若髮髻，子戒之無雜思也。夫人失道命即絕，審知道意命可活，勉養子精，無自煎也。學得明師事之，禍亂不得發也。真人不敢失神人之辭也。神人言：夫學者各爲其身，不爲他人也。故當各自愛而自親，學道積久，成神真也，與衆絕殊，是其言也。真人問：〔補〕鈔乙一六上·一·一*何以知道效乎？神人曰：決之於明師，行之於身；身變形易，與神道同門，與真爲鄰，與神人同戶。求之子身，何不睹患，其失道意，反求之四野，索之不得，便至窮老矣。遂離其根，言天下無道也，常獨愁苦，離其根，是爲大災。大人失之不能平其治，中士失之亂其君，仁人失之無從爲賢，小人失之滅其身。古之賢聖所行，與今同耳。古之小人所窮，亦與今同耳，明證若此。真人問：何以知人將興將衰乎？神人言：

大人將興，奇文出，賢者助之爲治；家人將興，求者得生，其子善可知矣。真人問：何以致是賢者？神人言：皆以

思也，精思不止，其事皆來。神哉，道之爲治，可不力行哉？神人言：三綱六紀所以能長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常吉。天之壽命，不奪人之願。本性仁，思仁故致東方，東方主仁。五方皆如斯也。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故帝王思靖，其治亦靜，以類召也。古之學者，效之於身；今之學者，反效之於人。古之學者以安身，今之學者浮華文。不積精於身，反積精於文，是爲不知其根矣。

〔存〕三洞珠囊卷一救導品引《太平經》第三十二云，真人問曰：凡人何故數有病乎？神人答曰：故肝神去，出遊不時還，目無明也；心神去不在，其脣青白也；肺神去不在，其鼻不通也；腎神去不在，其耳聾也；脾神去不在，令人口不知甘也；頭神去不在，令人胸冥也；腹神去不在，令人腹中央甚不調，無所能化也；四肢神去，令人不能自移也。夫神精，其性常居空閑之處，不居污濁之處也；欲思還神，皆當齋戒，懸象香室中，百病消亡；不

齋不戒，精神不肯還反人也。皆上天共訴人也。所以人病積多，死者不絕。

〔存〕御覽卷六六七引《太平經》曰，真人云：人之精神，常居空閑之處，不居汙濁之間也；欲思還精，皆當齋戒香室中，百病自除；不齋戒，則精神不肯返人也；皆上天共訴人，所以人病積多，死者不絕。

① 本部經文全闕，今以鈔補。鈔未分卷。

② 原文下有「卷之二」三字，今刪。

③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敦煌目錄作「順道遂年法」。

④ 依敦煌目錄加。

⑤ 「纏」疑係「墨」字之誤。

⑥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邪」下原無「法」字，疑脫，今加。

⑦ 「灾」上十二字疑係下文之篇旨，常在篇後。本篇題目，依敦煌目錄加。

⑧ 「凡」通作「萬」，本書凡萬多通用。

⑨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⑩ 道要靈祇神鬼品經（以下簡稱神鬼經）無「故」字，但有「古者」二字。

⑪ 「聖人」二字神鬼經作「神聖真人」。

⑫ 「呼」下神鬼經有「而」字。

⑬ 「與」下神鬼經有「其」字。

- 14 「耳」神鬼經作「矣」。
- 15 下文疑係另一篇，因加題目。
- 16 秘無「之」字。
- 17 秘無「也」字。
- 18 「祖」秘作「御」。
- 19 鈔無「守」字，今依秘補。
- 20 「急」秘作「謹」。
- 21 秘無「之」字。
- 22 秘無「正」字。
- 23 「終」秘作「久久」二字。
- 24 「正」秘作「復」。
- 25 秘無「復遠」二字。
- 26 「治」秘作「理」，唐人寫書避高宗諱。
- 27 秘無「也」字。
- 28 「病」秘作「疾」。
- 29 秘無「去」字。
- 30 「無」秘作「不」。
- 31 「可謂萬歲之術也」，秘作「度世超騰矣」。
- 32 秘無「之」字。
- 33 「明有」二字秘作「若」。
- 34 「光」秘作「明」。
- 35 「時」疑係「明」字之誤。
- 36 題目依敦煌目錄加。
- 37 「氣」字疑衍。
- 38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 39 鈔連下文，疑係篇題，今移置。又普通本後漢書注引「興」譌作「典」。
- 40 自「真人」至「神人言」廿二字鈔無，今據襄傳注補。
- 41 襄傳注無「大」字。
- 42 「地」字下襄傳注有「之道」二字。

- 43 「立」上襄傳注有「則」字。
- 44 襄傳注無「瑞應並興」句。
- 45 「太」上襄傳注有「爲」字。
- 46 「天」上襄傳注有「爲」字。
- 47 「日」上襄傳注有「爲」字。
- 48 「川」下襄傳注有「與」字。
- 49 「父」上襄傳注有「爲」字。
- 50 「治」襄傳注作「政」，避唐高宗諱。
- 51 襄傳注「君」上有「爲」字。
- 52 「民」襄傳注作「人」，避唐太宗諱。
- 53 襄傳注無「欲太平也」四字。
- 54 「當」襄傳注作「相得」二字。
- 55 「同」上襄傳注有「其」字。
- 56 「矣」襄傳注作「也」。
- 57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 58 「本」疑係「木」字之譌。
- 59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 60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 61 「偶」疑當作「隅」。
- 62 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 63 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 64 「此」下疑脫三字。

太平經合校卷三十五 丙部之一

太平經卷之三十五^①

經三五·一上·二·四

分別貧富法第四十一

真人前，子連時來學道，實已畢足未邪？今天師不復爲其說也，以爲已足，復見天師言，迺知其有不足也。今意極訖，不知所當復問。唯天師更開示其所不及也。行，真人來。〔並〕鈔丙一上·三·一五 闕天下何者稱富足^②，何者稱貧也^③？然，多所^④有者爲富，少所^⑤有者爲貧。然，子言是也，又實非也。何謂也^⑥？今若多^⑦邪僞佞^⑧盜賊，豈可以^⑨爲富邪^⑩？今若^⑪凡人多也^⑫，君^⑬王少，豈可稱^⑭貧邪？凶愚暗生見天師有教，不敢不言，不及有過。子尚自言不及，俗人安知貧富之處哉？今唯天師令弟子之無知，比若嬰兒之無知也，須父母教授之乃後有知也。善哉，子之言也。太謙，亦不失之也。諾。真

人自精，爲子具言之。〔並〕鈔丙一上·六·九
闔富之爲言者，迺畢備足也¹⁶。天以
凡¹⁷物悉生出¹⁸，爲富足，故上皇氣出，萬
二千物具¹⁹生出²⁰，名爲富足。中皇物
小減²¹，不能備足萬二千物，故爲²²小
貧。下皇物復少²³於中皇，爲大貧。無
瑞應，善物不生，爲²⁴極下貧。凶子欲
知其大效，實比若田家，無有奇物珍
寶，爲經三五·二上·一·一*貧家也。萬物不
能備足爲極下貧家，此天地之貧也。
〔並〕鈔丙一上·一〇·一一闔萬二千²⁵物俱出，
地養之不中傷爲地富；不而²⁶善養，令
小傷爲地小貧；大傷爲地大貧；凶善
物畏見，傷於地形而不生，至爲下極
貧；無珍寶物，萬物半傷，爲大因²⁷貧
也。悉傷爲虛空貧家。此以〔並〕鈔丙一
下·一·一四闔天爲父，以²⁸地爲母，此父母
貧極，則子²⁹愁³⁰貧矣。與³¹王治相應。
是故古者聖³²王治³³，能致萬二千物，爲
上富君也³⁴。善物不足三分之二，爲中
富之³⁵君也³⁶。不足³⁷三分之一，爲下
富之³⁸君也³⁹。無有珍奇善物⁴⁰，爲⁴¹下
貧⁴²君也。萬⁴³物半傷，爲衰家也。悉

傷爲下貧人。古者聖賢⁴⁴迺⁴⁵深居幽
室，而自⁴⁶思道德⁴⁷，凶所及貧富，何須
問之，坐自知之矣。善哉善哉！今唯
天師幸哀帝王久愁苦，不得行意，以何
能致此貧富乎？善哉善哉！子之難問
也，已入微言要矣。然所行得失致之
也。〔並〕鈔丙一下·六·一七闔力行真道⁴⁸
者，迺⁴⁹天生⁵⁰神助其化，故⁵¹天神善物
備足也。行德者，地之陽養⁵²神出⁵³，
輔⁵⁴助其治，故半富也⁵⁵。行仁者，中
和⁵⁶仁⁵⁷神出⁵⁸助其治，故小富也⁵⁹。行
文者，隱欺之階也，故欺神出⁶⁰助之，
故⁶¹其治亂也。行武者，得盜賊神出助
之，經三五·三上·一·一*故其治逆於天心，
而傷害⁶²善人也⁶³。凶道者，乃天所案
行也。天者最神，故真神出助其化也。
地者養，故德神出助其化也。人者仁，
故仁神出助其化也。文者主相文欺，
失其本根，故欺神出助之也；上下相
文，其事亂也。〔並〕鈔丙一下·九·一六闔武
者⁶⁴以刑殺傷⁶⁵服人盜賊亦以⁶⁶刑殺
傷⁶⁷服人；凶天以怒喜猛威服人者，盜
賊也。故盜賊多出，其治凶也。盜賊

多以財物爲害，故其治失於財貨也。
故古者上君以道服人，大得天心，其治
若神，而不愁者，以真道服人也；中君
以德服人；下君以仁服人；亂君以文
服人；凶敗之君將以刑殺傷服人。是
以古者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不以
文刑殺傷服人也。所以然者，乃鄙用
之也。上君子乃與天地相似，故天⁶⁸
〔並〕鈔丙一下·一〇·一五闔迺⁶⁹好生不傷
也⁷⁰，故稱君稱⁷¹父也。地以⁷²好養萬⁷³
物，故稱良臣⁷⁴稱母也。人者當⁷⁵用心
仁⁷⁶，而愛育似於天地，故稱仁也。此
三⁷⁷者善也⁷⁸，故得共治萬物⁷⁹，爲⁸⁰其⁸¹
師長凶也。夫欺刑者，不可以治，日致
凶矣，不能爲帝王致太平也，故當斷之
也。今真人以吾書付有道德之君，力
行之令效，立與天相應，而經三五·四上·一
·一*致太平，可名爲富家，不疑也，可無
使帝王愁苦，反名爲貧家也。今民間
時相謂爲富家，何等也？是者但俗人
妄語耳，富之爲言者，迺悉備足也。一
事不具，輒爲不具足也。故古者聖賢
不責備於一人者，言其不能備之也，故

不具責之也。今八十一域國，物各少不備足也，不能常足也，故從他國取之也。今一家有何等富哉？真人其好隨俗人妄言邪？不敢不敢。子既學慎言，無妄談也。夫妄談，乃亂天地之正文，不可爲人法，慎之。唯唯。今天師既加恩愛，乃憐帝王在位，用心愁苦，不得天意，爲其每具開說，可以致上皇太平之路。愚生受書衆多，大眩童蒙，不知當復問何等哉？唯天明師，悉具陳列其誠。善哉善哉！然天法，陽數一，陰數二。故陽者奇，陰者偶。是故君少而臣多。陽者尊，陰者卑，故二陰當共事一陽，故天數一而地數二也，故當二女共事一男也。何必二人共養一人乎？尊者之傍不可空，爲一人行，一人當立坐其傍，給侍其不足。故一者，迺象天也。二者，迺象地也。人者，乃是天地之子，經三五·五上·一·一*故當象其父母。今天下失道以來，多賤女子，而反賊殺之，令使女子少於男，故使陰氣絕，不與天地法相應。天道法，孤陽無雙，致枯，今天不時雨。女者應地，

獨見賤，天下共賤其真母，共賊害殺地氣，令使地氣絕也不生，地大怒不悅，灾害益多，使王治不得平。何也？天男者，乃天之精神也。女者，乃地之精神也。物以類相感動，王治不平，本非獨王者之過也。迺凡人失道輕事，共爲非，其得過非一也，乃萬端，故使治難平乖錯也。天地之性，萬二千物，人命最重，此賊殺女，深亂王者之治，大咎在此也。今天師爲王者開闢太平之階路，太平之真經出，爲王者但當游而無事，今是傷女爲其致大灾，當奈何之乎？善哉，子之問也，得天心矣。然天下所以賤惡女者，本惡過在其行。何謂也？願聞之，試得記於竹帛，萬萬世不敢去也。善哉，子今能記之，天下無復殺女者也。唯唯。願記之，以除帝王之灾，吾所樂也，以救冤女之命。善哉，子已得益天筭矣。何謂也？然，活人名爲自活，殺人名爲自殺。天愛子，可經三五·六上·一·一*爲已得增筭於天，司命易子籍矣。不敢也，不敢也。無可復讓，此迺天自然之法也。然天下

所以殺女者，凡人少小之時，父母自愁苦，絕其衣食共養之。非獨人也，跂行亦皆然。至於老長巨細，各當隨其力而求衣食，故萬物尚皆去其父母而自衣食也。賢者得樂，不肖得苦。又子者年少，力日強有餘。父母者日衰老，力日少不足也。夫子何男何女，智賢力有餘者，尚乃當還報復其父母功恩而供養之也。故父母不當隨衣食之餘也，是者名爲弱養強，不足筋力養有餘也，名爲逆政。少者還愁苦老者，無益其父母，父母故多殺之也。今但爲乏衣食而殺傷之，孰若養活之者，而使各自衣食乎？真人！是誠冤絕地統，民之愚甚劇也。今小生聞是，心大悲而恐恚，知冤者誠多，當奈何哉？然，夫好學而不得衣食之者，其學必懈而道止也，而得衣食焉，則賢者學而不止也。當使各有所利，不當使其還反相愁窮也。何謂也？夫女者無官，女之就夫，比若男子之就官也，當得衣食焉。女之就夫家，迺當相與經三五·七上·一·一*併力同心治生，乃共傳天地統，

到死尚復骨肉同處，當相與併力，而因得衣食之。令使賢且樂，令使不肖者且苦。比若土地，良土其物善，天亦付歸之；薄土其物惡，天亦付歸之；不奪其材力所生長也。天地尚不奪汝功，何況人乎哉？如是則凡人無復殺其女者也。善哉善哉，一大深害除矣，帝王太平已至矣。真人何以知之乎？然，夫父母與子，極天下之厚也，不得困愁焉，不宜殺之也。毋乃殺其子，是應寇賊之氣，大逆甚無道也，故其亂帝王治最深。夫女，今得生不見賊殺傷，故大樂到矣。然，子說是也，可謂知之矣。今天下一家殺一女，天下幾億家哉？或有一家乃殺十數女者，或有姪之未生出，反就傷之者，其氣冤結上動天，奈何無道理乎？故吾誠□□重知之也。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則令婦人無兩心，則其意專作事，不復狐疑也。苦而無功，則令使人意常不和調。此者，乃天性自然之術也。真人慎之，無去此書，以付仁賢之君，可以除一大冤結灾害也。慎吾書言，以示凡人，無肯

復去女經三五·八上·一·一*者也，是則且應天地之法也，一男者得二女也。故天制法，陽數者奇，陰數者偶。大中古以來，人失天道意，多賊殺之，迺反使男多而女少不足也。大反天道，令使更相承負，以爲常俗。後世者劇天下惡過，甚痛無道也。夫男者迺承天統，女者承地統；今迺斷絕地統，令使不得復相傳生，其後多出絕滅無後世，其罪何重也！此皆當相生傳類，今乃絕地統，滅人類，故天久久絕其世類也。又人生皆含懷天氣具迺出，頭圓，天也；足方，地也；四支，四時也；五藏，五行也；耳目口鼻，七政三光也；此不可勝紀，獨聖人知之耳。人生皆具陰陽，日月滿乃開胞而出戶，視天地當復長，共傳其先人統，助天生物也，助地養形也。今天地神信此家，故天地神統來寄生於此人，人反害之，天大咎之，而人不相禁止，故天使吾出此書以示後世也。事已發覺，而復故爲者，名爲故犯天法，其罪增倍，滅世不疑。真人慎之，自勵自勵！唯唯。子今既

已發覺此事，而逃亡其書，子代人得罪坐之矣。不敢不敢。行去，各爲身計。經三五·九上·一·一*唯唯。

右〔並〕鈔丙一上·二·一園分別說^②貧富君王行之立吉禁人斷絕地統以興男女平復王政。出

一男二女法第四十二

真人前。今天太平和平氣方至，王治且太平，人當貞邪不當貞？何以當貞？夫貞者，少情欲不妄爲也。噫，真人之說純。大中古以來，俗人之失也，其師內妒，反教民妄爲也。真人曰：何謂也？〔並〕鈔丙二上·五·一四園夫貞男乃^③不施，貞女乃^④不化也^⑤。陰陽不交，乃出^⑥絕滅無^⑦世類也^⑧。二人共斷^⑨天地之統，貪小^⑩虛僞之名，反無後世，失其實核，此天下之^⑪大害也。出汝嚮不得父母傳生，汝於何得有汝乎？而反斷絕之，此乃天地共惡之，名爲絕理大逆之人也。共應乃使天地隔絕，天不肯雨，地不肯化生，何也乎？〔並〕鈔丙二上·八·七園夫^⑫天不雨，即其貞不施也；夫^⑬地不生萬物，即其貞不化

也。夫⁹⁴天乃不雨，地乃無所生物，天下之大凶咎也。出何以爲善哉？觀真人之說也，不順天地之教，令逆天道，不樂助天地生化，反欲斷絕之，子之吐口出辭，曾無負於皇天后土乎？無壯不及有過，經三五·一〇上·一·一*見天師

說，自知罪重不也？爲子言，事無當反天道，而以俗人之言，不順天意，陰陽所以多隔絕者，本由男女不和。男女者，乃陰陽之本也。夫治事乃失其本，安得吉哉？今唯天師。當云何乎？然，太皇天上平氣將到，當純法天。故令一男者當得二女，以象陰陽。陽數奇，陰數偶也。迺太和之氣到也。如大多女，則陰氣興；如大多男，則陽氣無雙無法，亦致凶，何也，人之數當與天地相應，不相應力而不及，故得凶害也。夫帝王后宮迺應土地，意云何哉？今真人所言，即助吾語也。夫女，即土地之精神也。王者，天之精神也。主恐土地不得陽之精神，王氣不合也。令使土地有不化生者，故州取其一女，以通其氣也。樂其化生者，恐其施恩

不及，王施不洽，故應土地而取之也。徧施焉，乃天氣通，得時雨也，地得化生萬物。令太平氣至，不可貴貞人也，內獨爲過甚深，使王治不和良，凡人亦不可過節度也，故使一男二女也。善哉善哉！

〔並〕鈔丙二上·三·一五圖右⁹⁵順天地，法⁹⁶合陰陽，使⁹⁷男女無冤⁹⁸者，致時雨⁹⁹令¹⁰⁰地化¹⁰¹生¹⁰²，王治和平¹⁰³。出

興善止惡法第四十三

經三五·一一上·三·一*真人前，今太平氣臨到，欲使謹善者日益興，惡者日衰却也。爲其有傷殺人，盜賊發，爲作政當云何乎？何謂也？謂臨發所知也。如人君坐有所疑，而欲使善者大興，惡者立衰也。盜賊起，使即時得也。其爲政當奈何乎？今真人宜善記之。今天師使之，敢不言，每言不中天師法。何謙爲言之？自古大聖人不責備於一人也。今子言不中，何謙乎？唯唯。但當賞善罰惡，令使其分明□□，即善者日興，惡者日衰矣。子言是也，其賞罰獨無名字邪？不及勤能壹言，不敢

復重。今唯天師大開示之。然，子主記之，爲子具言之。長吏到其發所，悉召其部里人民，故大臣故吏使其東向坐，明經及道德人使北向坐，孝悌人使西向坐，佃家謹子使居東南角中西北向坐，惡子少年使居西南角中東北向坐，君自南向坐，何必正如此坐乎？各從其類，迺天道順人立善也。盜賊易得，何謂也？大臣故吏投義處，此人去不仕，欲經三五·一二上·一·一*樂使以義相助也。明經道德投明處，欲使明其經道相助察惡也。孝悌投本鄉，至孝者用心，故使歸本鄉也；孝悌者欲使常謹敬如朝時也。物生於東，樂其日進也。謹力之子投東南角者，東南長養之鄉，欲樂其修治萬物而不懈怠也。惡子少年投西南，西南者，陽衰陰起之鄉，惡欲相巧弄，刑罰罪起焉，故猴猿便巧，處向衰之地置焉。東向西向北向悉居前，不謹子與惡子居其後。有酒者賜其各一器，無酒者賜其善言者，使相助爲聰明已畢也。君坐間處，居戶內自閉也。一一而呼，此衆人以尊

卑始教，其各言一，各記主名也。所言所記，後當相應，後不相應者坐之。言而不相應者，大佞僞人也，後即知佞僞人處矣。言而相應者，久久乃賜之，進其人，毋即時也何乎？將致怨。爲人君父，而使其臣子致怨，非慈父賢君也。故已畢悉遣諸善人去。惡子少年與吏俱逐捕，不得賊者，不得止也。真人用此書，以付上德之君，以示凡人，各知有此教，善者日興，惡者日衰矣，盜賊邪姦得矣。善哉善哉，何經三五·一三上·一·一。故先示之乎？並鈔丙二上·九·一

六圃夫。天將興雨，必先有風雲，使人知之。所以然者，欲樂其收藏也。所以先示者，樂其爲善者日興，爲惡者日止也。今太平氣當至，恐人爲惡亂其治，故先覺之也。爲政當象天。凶夫天不掩人之短，太古聖人不爲也，名爲暗昧政，反復致凶，不得天地心意，故先示之也。善哉善哉，君何故必居戶內自閉，而使言者居戶外乎哉？然，夫人將聞密言者，必心不自知前也。頭面相近，傍人知之，令爲言者

得害矣。夫爲人君長，受人聰明，後使其人得害，名爲中傷忠信，賢良股肱，後無肯復言者也。聰明閉絕，其政亂危者矣。又君者，陽也，居陰中；臣者，陰也，處陽中也。陰陽相得者，使人悅所言，進必盡信也，此天自然之法也。真人寧知之邪？唯唯。行去，勿妄言。此致太平之書也。唯唯。

右興善止惡聰明達立得盜賊忠信者得訣法。

- ①原注：原缺十一卷至三十四卷，今刪。
②鈔無「足」字。
③鈔無「也」字。
④鈔無「所」字。
⑤鈔無「所」字。
⑥鈔無「何謂也」三字。
⑦鈔無「若多」二字。
⑧鈔無「佞」字。
⑨鈔無「以」字。
⑩「邪」鈔作「也」。
⑪鈔無「若」字。
⑫鈔無「也」字。
⑬「君」鈔作「帝」。
⑭「稱」鈔作「謂」。
⑮鈔無「者」字。

- ⑯「也」鈔作「矣」。
⑰「凡」通作「萬」，本書凡萬多通用。
⑱鈔無「出」字。
⑲「具」鈔誤作「異」。
⑳鈔無「出」字。
㉑「小減」鈔作「減少」。
㉒「爲」鈔作「稱」。
㉓「少」原作「小」，疑譌，今依鈔改。
㉔鈔無「爲」字。
㉕鈔無「二千」兩字。
㉖「不」下七字鈔無，但有「不能養物爲大貧」七字，「而」讀如「能」，本書而與能往往通用。
㉗「因」疑係「困」字之譌。
㉘鈔無「以」字。
㉙「子」上鈔有「其」字。
㉚「愁」鈔作「日」。
㉛「與」下七字鈔無。
㉜「聖」鈔作「帝」。
㉝「治」上鈔有「以道」二字，「治」下鈔有「天下」二字。
㉞鈔無「也」字。
㉟鈔無「之」字。
㊱鈔無「也」字。
㊲鈔無「不足」二字。
㊳鈔無「之」字。
㊴鈔無「也」字。
㊵「無有珍奇善物」鈔作「琦物不生」。
㊶鈔無「爲」字。
㊷「貧」下鈔有「之」字。
㊸「萬」下四字鈔無。
㊹「聖賢」鈔作「有道帝王」。

45 鈔無「洒」字。

46 鈔無「自」字。

47 「道德」下鈔有「而萬物自足，豈不樂哉」兩句。

48 「力行真道」鈔作「帝王行道」。

49 鈔無「洒」字。

50 鈔無「生」字。

51 鈔無「故」下八字。

52 鈔無「之陽養」三字。

53 鈔無「出」字。

54 鈔無「輔」字。

55 鈔無「故半富也」四字。

56 「行仁者中和」鈔作「行中和者」。

57 「仁」鈔作「人」。

58 鈔無「出」字。

59 鈔無「故小富也」四字。

60 鈔無「出」字。

61 鈔無「故」下十七字。

62 鈔無「害」字。

63 鈔無「也」字。

64 「武者」鈔作「武治天下」。

65 鈔無「傷」字。

66 「亦以」二字鈔作「市」。疑鈔脫「以」，「亦」譌「市」。

67 「傷」鈔作「害」，「傷」下鈔無「服人」二字，但有「也」字。

68 「天」上鈔有「為帝王法之本意以類相報」十一字。

69 「洒」鈔作「以」。

70 鈔無「不傷也」三字。

71 鈔無「稱」字。

72 「以」字下「好」字上，鈔有「寧靜」二字。

73 「萬」原作「凡」，今依鈔改。

74 鈔無「稱良臣」三字。

75 鈔無「人者當」三字。

76 「仁」下八字鈔作「仁愛萬物」。

77 「三」鈔譌「二」。

78 鈔無「也」字。

79 鈔無「得共治萬物」五字。

80 「為」上鈔有「稱」字。

81 鈔無「其」字。

82 鈔無「說」字。

83 鈔無「乃」字。

84 鈔無「乃」字。

85 鈔無「也」字。

86 鈔無「乃出」二字。

87 鈔無「無」字。

88 鈔無「也」字。

89 「斷」鈔作「絕」。

90 鈔無「小」字。

91 鈔無「之」字。

92 「夫」下十字鈔作「天若守貞即時雨不降」。

93 「夫」下十二字鈔作「地若守貞即萬物不生」。

94 「夫」下十八字鈔作「不施不生其害大矣」。

95 鈔無「右」字，但有「大」字。

96 鈔無「法」字。

97 鈔無「使」字。

98 「冤」下鈔有「結」字。

99 「雨」下鈔有「降二炁和」四字。

100 鈔無「令」字。

101 鈔無「化」字。

102 「生」下鈔有「萬物」二字。

103 「王治和平」鈔作「帝王之道治立致太平」。

104 鈔無「夫」字。

105 「必先」鈔作「先必」。

106 「樂其」二字鈔作「令」。

107 鈔無「也」字。

108 「所」下十八字鈔無。

109 「當」下鈔有「欲」字。

110 「亂其治」鈔作「不止」二字。

111 鈔無「也」字。

112 「為政」二字鈔作「令帝王」。

113 「象」上鈔有「法」字。

114 「天」下鈔有「地先視善道」五字。

太平經合校卷三十六 丙部之二

太平經卷之三十六

經三六·一上·二·四

守三實法第四十四

〔並〕鈔丙一八下·一〇·一 闕真人前^①。唯唯^②。天下凡^③人行，有幾何者^④？大急？有幾何者^⑤？小急？有幾何者^⑥？益禍凶而不急乎？真^⑦人宜自精^⑧，具言之。唯^⑨。誠言心所及，不敢有可匿。行言之。凡天之事，用者^⑩為急，不^⑪用者為不急^⑫。子^⑬言是也，雖然非也。欲得其^⑭常急而不可廢者^⑮，廢之天下絕滅無人。天文^⑯並合，無名字者，故為大急。出今子所言，但當前小合於人意，反長候致諸禍凶所從起也。真人前，吾今所問於子，迺問其常急而不可廢置者誰也？今唯天師為其陳列，分別解示之。愚生自強過，豈言不中，不敢復言。然，子言是也，知之迺可說，不知而強說之，會自窮矣。凡人

所不及也，事無大小，不可強知也，及之無難，不及無易也。是故唯天師既開示淺闇不達之生，願為開闢其端，首諾聽之。〔並〕鈔丙一九上·五·一 闕天^⑰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餘悉不急，反厭人耳目，當^⑱前善而長，為人召禍。凡^⑲人皆得窮敗焉，何謂也？愚哉，然^⑳天下人本生受命之時，與天地分身，抱經三六·二上·一·一* 元氣於自然，不飲不食，噓^㉑吸陰陽氣而活，不知饑渴，久久離神道遠，小^㉒小失其指意，後生者不得復知^㉓，真道空虛^㉔，日流就偽，更^㉕生饑渴，不飲^㉖不食便死，是一^㉗大急也。天地憐哀^㉘之^㉙，共為生可飲食^㉚，既飲既食^㉛。天統陰陽，當見傳，不得中斷^㉜。天地之統也，傳之當象天地，一陰一陽，故^㉝天使其有一男一女，色相好^㉞，然後能生^㉟也。何^㊱迺正使一陰一陽，夫^㊲陽極者能生陰，陰極者能生陽，此^㊳兩者相傳，比若寒^㊴盡反熱，熱盡反寒，自然之術也。故能長^㊵相生也^㊶，世世不絕天地^㊷統也。如^㊸男女不相得，便絕無後世。天下無人，何有夫婦父子

君臣師弟子乎？出以何相生而相治哉？天地之間無牝牡，以何相傳，寂然便空，二大急也。故陰陽者，傳天地統，使無窮極也。君臣者，治其亂，聖人師弟子〔並〕鈔丙一九下·七·一五 闕主通天教，助帝王化^㊹天下，故此^㊺飲食^㊻與男女相須，二者大急。出天道有寒熱，不自障隱，半傷殺人。故天為生萬物，可以衣之；不衣，但穴處隱同活耳，愁半傷不盡滅死也，此名為半急也。所謂天道大急者，迺謂絕滅死亡也，急無過此經三六·三上·一·一* 也。夫人不衣，固不能飲食，合陰陽，不為其善。〔並〕鈔丙一九下·一九·六 闕衣^㊼則^㊽生賢，無衣則生不肖也。故衣者^㊾，有以禦害而已^㊿，故古者聖賢^①不效玄黃^②也。飲食陰陽不可絕，絕之天下無^③人，不可治也。守此三者，足^④以竟其^⑤天年，傳其天統，終者復始，無有窮已。故^⑥古者聖人以此為治^⑦也^⑧，其餘^⑨不急，召^⑩凶禍物^⑪者悉已去矣。何謂也？此三者應天行。男^⑫者，天也。女者，地也。衣^⑬者依也。天地父母所以依養人形身也。

過此三者，其餘奇⁶⁴偽之物不⁶⁵必須之而活，傳類相生也。反多以⁶⁶致偽⁶⁷，姦使治⁶⁸不平，皇⁶⁹氣不得⁷⁰至，天道乖錯，爲君子重憂，六情所好，人人⁷¹嬉之，而不自⁷²禁止，意⁷³轉樂之，因以致禍，君子失其政令，小人盜劫⁷⁴刺，皆由此⁷⁵不急之物爲⁷⁶召之也⁷⁷。天下貧困愁苦，災變連起⁷⁸，下極欺其⁷⁹上，出皆以此爲大害。所從來者久，亦非獨今下古後世之人過也，傳相承負，失其本真實。〔起〕悉就浮華，因還自愁自害，不得竟其天年也。後生多事紛紛，但以其爲不急之事，以致凶事，故常趨走不得止也。〔止〕

〔附〕鈔丙二〇下·一·一

〔附〕日就浮華，因而愁苦，不竟天年。復使後生趨走不止，山川爲空竭，元氣斷絕，地氣衰弱，生養萬物不成，天災變改，生民稍耗，姦僞復生。不急之物，爲害若此。而欲悅耳目之娛，而不悟深深巨害矣。

上古所以無爲而治，得道意，得天心意者，以經三六·四上·一·一* 其守本不

失三急。中古小多事者，以其小多端也。下古大多憂者，以其大多端而生邪僞；更以相高上而相愁也，因生邪姦出其中也。內失其真實，離其本根，轉而相害，使人眩亂，君子雖愁心，欲樂正之。所爲億萬端，不可勝理，以亂其治。真人深思此意。善哉善哉！

右守三實平氣來邪僞去奸猾絕

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

真人前，歧行之屬有幾何大急？

幾何小急？幾何不急乎？然，各有所急，千條萬端，皆名爲何等急。歧行各有所志也，不可名字也。真人已愁矣昏矣，子其故爲愚，何壹劇也。實不及。子尚自言不及，何言俗夫之人失計哉？其不及乎是也。唯天師願爲其愚暗解之。然！歧行俱受天地陰陽統而生，亦同有二大急、一小急耳，何謂乎哉？歧行始受陰陽統之時，同髣髴乎哉？含自然之氣，未知食飲也，久久亦離其本遠。大道消竭，天氣不能常隨護視之，因而饑渴。天爲生飲食，亦當傳陰陽統。故有雄雌，世世相生不

絕。絕其食飲，與陰陽不相傳，天經三六·五上·一·一* 下無歧行之屬，此二大急者也。其一小急者，有毛羽鱗亦活，但俛蟲亦生活。但有毛羽者，恒善可愛，禦寒暑；有鱗者，恒禦害，非必須而生也，故爲小急也。其餘凡行，悉禍處也。不守此三本，無故妄行，悉得死焉。此自然懸於天地法也。真人宜思其意，守此三行者，與天地中和相得，失此三而多端者，悉被凶害也。善哉善哉！天師既開示，願乞問一事平行。今布根垂枝之屬，不食不飲不衣，當奈何乎？噫！子學不日進，反日無知，何哉？亦有二大急一小急，何謂也？明聽。唯唯。萬物須雨而生，是其飲食也。須得晝夜，壹暴壹陰，晝則陽氣爲暖，夜則陰氣爲潤，迺得生長，居其處，是其合陰陽也。垂枝布葉，是其衣服也。其物多葉亦生，少葉亦生，是其質文也。故無時雨，則天下萬物不生也。天下無一物，則大凶也，是一大急也。不得晝夜，合陰陽氣，物無以得成也。天下無成實物，則大凶，是二大急也。

物疏葉亦實，數葉亦實，俱實，不必當數葉也，是其小急也。實者，是其核也。是故古者聖人守三實，治致太經三六·六上·一·一*平，得天心而長吉，竟天年，質而已，非必當多端玄黃也。故迷於末者當還反中，迷於中者當還反本，迷於文者當還反質，迷於質者當還反根。根者，迺與天地同其元也，故治。眩亂於下古者，思反中古；中古亂者，思反上古；上古亂者，思反天地格法；天地格法疑者，思反自然之形；自然而惑者，思反上元靈氣。故古者聖賢飲食氣而治者，深居幽室思道，念得失之象，不敢離天法誅^⑧分之間也。居清靜處，已得其意，其治立平，與天地相似哉！真人深惟思吾道言，豈知之邪？善哉善哉！行，子已覺矣。而象吾書以治亂者，立可試不移時也。無匿此文，使凡人當自知質文所失處，深念其意，宜還反三真，無自愁苦以邪僞也。真人慎之！唯唯。

右解萬物守本，得三急而吉，失三急而有害。

事死不得過生法第四十六

〔起〕真人前。唯唯。孝子事親，親終，然後復事之，當與生時等邪？不也，事之當過其生時也。何也經三六·七上·一·一*哉？人由親而生，得長巨焉。見親死去，迺無復還期，其心不能須臾忘。生時日相見，受教勅，出入有可反報；到死不復得相睹，訾念其悒悒，故事之當過其生時也。真人言是也，固大已失天道真實，遠復遠矣。今真人說尚如此，俗人冥冥是也，失天法明矣。何謂也？唯天師。然，人生，象天屬天也。人死，象地屬地也，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過父。生人，陽也。死人，陰也。事陰不得過陽。陽，君也。陰，臣也。事臣不得過君。事陰反過陽，則致逆氣；事小過則致小逆，大過則致大逆，名爲逆氣，名爲逆政。其害使陰氣勝陽，下欺其上，鬼神邪物大興，共乘人道，多晝行不避人也。今使疾病不得絕，列鬼行不止也。其大咎在此，子知之邪，子知之耶？愚生大不及有過不也。今見天師已言，迺惻

然大覺。師幸原其勉勉慎事，開示其不達，今是過小微，何故迺致此乎哉？事陰過陽，事下過上，此過之大者也。極於此，何等迺言微乎？真人復重不及矣。又生人，乃陽也。鬼神，迺陰也。生人屬晝，死人屬夜，子欲知其大深放經三六·八上·一·一*此。若晝大興長則致夜短，夜興長則致晝短，陽興則勝其陰，陰伏不敢妄見，則鬼神藏矣。陰興則勝其陽，陽伏，故鬼神得晝見也。夫生人，與日俱也；奸鬼物，與星俱也。日者，陽也。星者，陰也。是故日見則星逃，星見則日入。故陰勝則鬼物共爲害甚深，不可名字也。迺名爲興陰，反衰陽也。使治失政，反傷生人。此其爲過甚重，子深計之。唯唯。

〔止〕

〔附〕鈔丙二〇下·五·七

〔附〕真人復問神人：孝子事親，親終後復事之，當與生時等邪？復有異乎？事之復過於生時，復不及也。人由親而生，得長大，見親終去，復無還期，不得受其教勅，出入有可反報，

念念想象，不能已矣，欲事之過生，殆其可乎？神人言：子之言，但世俗人孝之言耳，非大道意也。人生象天屬天，人卒象地屬地。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過父。生，陽也。卒，陰也。事陰不得過陽。陽，君道也。陰，臣道也。事臣不得過於君。事陰過陽，即致陰陽氣逆而生災。事小過大，即致政逆而禍大。陰氣勝陽，下欺上，鬼神邪物大興，而晝行人道，疾疫不絕，而陽氣不通。君道衰，臣道強盛。是以古之有道帝王，興陽為至，降陰為事。夫日，陽也。夜，陰也。日長即夜短，夜長即日短。日盛即生人盛，夜盛即鬼神盛。夫人以日俱，鬼以星俱。日，陽也。星，陰也。故日見即星逃，星見即日入。故陰勝即鬼神為害，與陰所致，為害如此也。

故天道制法也，陰職常當弱於陽。比若臣當弱於其君也，迺後臣事君順之；子弱於其父母，迺子事父母致孝也。如強不可動移者，為害甚深劇。故孝子雖恩愛，不能忘其親者，事之不

得過生時也。真人亦寧曉不耶？唯唯。慎之慎之！凡事不可但恣意而妄為也。唯唯。子欲事死過於生，迺得過於天，是何乎？迺為不敬其陽，反敬其陰，名為背上向下，故有過於天也。愚生大負，唯天師原之耳！不也，但自詳計之，言事皆當應法。唯唯。天師開示之，願悉聞其不得過其生時意。其葬送，其衣物，所齎持治喪，不當過生時。皆為逆政，尚為死者得謫也。送死不應本地經三六·九上·一·一*下簿，考問之失實，反為詐偽行，故得謫又深。敬其興凶事大過，反生凶殃，尸鬼大興，行病害人，為怪變紛紛，以何明之耶？善哉，子難也！「一起」以上古聖人治喪，心至而已，不敢大興之也。夫死喪者，天下大凶惡之事也。興凶事者為害，故但心至而已，其飲食象生時不負焉。故其時人多吉而無病也，皆得竟其天年。中古送死治喪，小失法度，不能專，其心至而已，失其意，反小敬之，流就浮華，以厭生人，心財半至其死者耳。死人鬼半來食，治喪微違

實，興其祭祀，即時致邪，不知何鬼神物來共食其祭，因留止崇人，故人小小多病也。下古復承負中古小失，增劇大失之，不心至其親而已，反欲大厭生人，為觀古者作榮，行失法，反合為偽，不能感動天，致其死者，鬼不得常來食也。反多張興其祭祀，以過法度，陰興反傷衰其陽。不知何鬼神物悉來集食，因反放縱，行為害賊，殺人不止，共殺一人者。見興事不見罪責，何故不力為之乎？是故邪氣日多，還攻害其主也，習得食隨生人行不置也。陰強陽經三六·一〇上·一·一*弱，厭生人，臣下欺上，子欺父，王治為其不平，而民不覺悟，故邪日甚劇，不復拘制也。是故古者聖賢事死，不敢過生，迺睹禁明也。真人亦豈已解耶？可怪哉，可怪哉！嚮天師不示，愚生心無由得知此也。真人前，子與吾合心，必天使子主問事，不可自易也。是以吾悉告子也。所以然者，今良平氣且臨至，凡事當順，一氣逆，轉不至。何謂也？夫天道，當興陽也而衰陰，則致順，令反興

陰而厭衰陽，故爲逆也。反爲敬凶事，致凶氣，令使治亂失其政位，此非小過也。〔止〕

〔附〕鈔丙二一下·三·一

〔附〕上古之人理喪，但心至而已，送終不過生時，人心純朴，少疾病。中古理漸失法度，流就浮華，竭資財爲送終之具，而盛於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疫，鬼物爲祟，不可止。下古更熾祀他鬼而興陰，事鬼神而害生民，臣秉君權，女子專家，兵革暴起，奸邪成黨，諂諛日興，政令日廢，君道不行，此皆興陰過陽，天道所惡，致此灾咎，可不慎哉？

真人無匿此書，出之，使凡人自知得失之處。夫治不調，非獨天地人君之過也，咎在百姓人人自有過，更相承負，相益爲多，皆悉坐不守實所致也。以離去其實，遠本反就僞行，而不自知。何謂乎？生者，其本也。死者，其僞也。何故名爲僞乎？實不見睹其人可欲，而生人爲作，知妄圖畫形容過其生時也。守虛不實核事。夫人死，魂

神以歸天，骨肉以付地腐塗，精神者可不思而致，尚可得而食之。骨肉者無復存也，付歸於地。地者，人之真母。人經三六·一一上·一·一* 生於天地之間，其本與生時異事，不知其所職者何等也？故孝子事之宜以本，乃後得其實也。生時所不樂，皆不可見於死者，故不得過生，必爲怪變甚深。真人曉不？慎之慎之。唯唯。善哉善哉，實已出矣！子可謂知之矣。行去。唯唯。

右事生到終本末當相應訣

- ①「前」鈔誤作「問」。
- ②鈔無「唯唯」二字。
- ③鈔無「凡」下三字。
- ④鈔無「者」下二字。
- ⑤鈔無「者」下二字。
- ⑥鈔無「者日」二字。
- ⑦「真」鈔作「其」，「真」上鈔有「神人言」三字。
- ⑧「精」下鈔有「而」字。
- ⑨鈔無「唯」下十五字。
- ⑩鈔無「者」字。
- ⑪「不」下鈔有「事」字，疑衍。
- ⑫「急」下鈔有「神人言」三字。

- ⑬「子」下八字鈔作「似是而非也」。
- ⑭鈔無「其」字。
- ⑮鈔無「者」字。
- ⑯「天文」二字鈔作「理」。
- ⑰「天」上鈔有「夫」字。
- ⑱鈔無「當」下五字。
- ⑲「凡」下十二字鈔無，但有「亡家喪國若身絕後坐不急之務而致此禍患若此」二十字。
- ⑳「然」下五字鈔作「夫人」二字。
- ㉑「噓」鈔作「呼」。
- ㉒「小」下六字鈔作「漸失根本」。
- ㉓「不得復知」鈔作「復不知」。
- ㉔鈔無「空虛」二字。
- ㉕「更」鈔作「便」。
- ㉖「飲」原作「饑」，疑譌，今依鈔改。
- ㉗鈔無「一」字。
- ㉘「哀」鈔作「愍」。
- ㉙鈔無「之」字。
- ㉚「食」下鈔有「之物」二字。
- ㉛「既飲既食」鈔作「既食且飲」。
- ㉜「斷」鈔誤作「統」。
- ㉝鈔無「故」下五字。
- ㉞鈔無「色相好」三字。
- ㉟「生」下鈔又有「生」字。
- ㊱鈔無「何」下八字。
- ㊲「夫」下十三字鈔作「夫陰極則生陽，陽極則生陰」。
- ㊳「此」下三字鈔作「陰陽」。
- ㊴「寒」下十三字鈔作「寒暑自然之理」。
- ㊵鈔無「長」字。
- ㊶鈔無「也」字。

- 42 『地』原作『神』，疑誤，今依鈔改。『地』下鈔有『之』字。
- 43 『如』下十五字鈔作『夫絕天地之統』。
- 44 『化』上鈔有『而』字，『化』下鈔有『成』字。
- 45 鈔無『此』字。
- 46 『飲食』鈔倒爲『食飲』。
- 47 『衣』上鈔有『夫衣者依也』有『六』字。
- 48 『則』鈔作『即』。
- 49 鈔無『者』下二字。
- 50 鈔無『而已』二字。
- 51 『聖賢』鈔作『聖帝明王』。
- 52 『黃』下鈔無『也』字，但有『之色但禦寒暑而已』八字。
- 53 『無』下六字鈔作『無復君臣父子之道』。
- 54 鈔無『足』字。
- 55 鈔無『其』字。
- 56 鈔無『故』字。
- 57 『治』鈔作『理』，避唐高宗諱。
- 58 鈔無『也』字。
- 59 『餘』下鈔有『皆』字。
- 60 『召』上鈔有『但』字。
- 61 鈔無『物』下十五字。
- 62 『男』上鈔有『夫』字。
- 63 鈔無『衣』下十六字，但有『衣食者中和』五字。
- 64 『奇』鈔作『皆』。
- 65 『不』下十一字鈔作『非可須爲活』。
- 66 鈔無『以』字。
- 67 『僞』鈔作『禍』。
- 68 『使治』鈔作『致理』。
- 69 『皇』鈔作『和』。
- 70 鈔無『得』字。
- 71 鈔無『人』下四字。

- 72 『自』鈔作『能』。
- 73 鈔無『意』下四字。
- 74 『劫』下鈔無『刺』字，但有『心生家亡國敗』六字。
- 75 『皆』由此『鈔作』未嘗不因。
- 76 鈔無『爲』字。
- 77 鈔無『也』字。
- 78 鈔無『連起』二字。
- 79 鈔無『其』字。
- 80 『誅』疑係『誅』之誤。
- 81 『令』疑當作『今』。

太平經合校卷三十七 丙部之三

太平經卷之三十七

經三七·一上·二·四

試文書大信法第四十七

大頑頓曰^①，益暗昧之生再拜，今更有疑，乞問天師上皇神人。所問何等事也？請問此書文，其凡大要，都爲何等事生？爲何職出哉？善哉善哉！子之問事，可謂已得皇天之心矣，此其大要之爲解。〔並〕鈔丙二下·二·一五 闕天^②地開闢已^③來，帝王^④人民承負生^⑤，爲此事出^⑥也。出今迺爲此事出，何反皆先道養性乎哉？然，真人自若真真愚昧，蒙蔽不解，嚮者見子陳辭，以爲引謙，反真真冥冥昧昧何哉？諾。真人更明開耳聽。〔並〕鈔丙二下·四·七〔並〕道典論卷三承負^⑦闕然^⑧，凡^⑨人所以有過責者，皆由不能善自^⑩養，悉^⑪失其綱紀^⑫，故有承負之責也。比若父母失至^⑬道德，有過於鄰^⑭里，後生其^⑮子孫反爲鄰^⑯里所

害，是即¹⁶明¹⁷承負之責¹⁸也。今先王爲治，不得天地心意¹⁹，非一人共²⁰亂天²¹也。天大怒不悅喜，故病災萬端，後在位者復承負之，是²²不究乎哉？故此書直爲是出也。是故²³古者大²⁴賢²⁵人²⁶本²⁷皆²⁸知自養之道，故²⁹得治意，少承負之失也。其後世學人之師，皆多絕³⁰匿其³¹真要³²道之文，以浮華傳學，違失天道經三七：二上·一·一*之要意³³。今後世日浮淺，不能善自養自³⁴愛，爲此積久，因離道遠，謂天下無自安³⁵全之術，更³⁶生忽事反鬪祿，故生承負之災³⁷。山子解意豈知之耶？善哉善哉！見天師言，昭若開雲見日，無異也。行，子可謂已得道意矣。愚生蒙恩，已大解，今問無足時，唯天師丁寧重戒之。然，夫人能深自養，迺能養人。夫人能深自愛，迺能愛人。有身且自忽，不能自養，安能厚養人乎哉？有身且不能自愛重而全形，謹守先人之祖統，安能愛人全人？愚哉！子寧深解不耶？唯唯。善哉善哉！行，子以爲吾書不可信也。試取上古人所案

行得天心而長吉者書文，復取中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者書策文，復取下古人所思務行得天意而長自全者文書，宜皆上下流視考之，必興重規合矩無殊也。迺子蒙且大解，迺後且大信吾書言也。今天疾人，後生者日益輕易，鬪命試才。下愚迺言天無知道，天不效也。〔並〕鈔丙二下·九·三闕夫³⁸地³⁹尚⁴⁰不欺人，種禾得禾，種麥得麥，其⁴¹用功力多者，其稼善。山何況天哉？今故天積怨，下愚無知者，更相教輕事爲愚，後生經三七：三上·一·一*者日益劇，故生災異變怪，非一也。是天與人君獨深厚，比若父子之恩則相教，愚者見是，不以時報其君，反復蔽匿，斷絕天路，天復益忿忿，後復承負之，增劇不可移。帝王雖有萬人之善，猶復無故被其害也。故使爲善者不明，若無益也。令使下愚言天無知，固有以乎哉？今見天師言，心解與更生無異也。善哉善哉！弟子雖多愁天師，冒死問事，始若有過，已問得解，意大喜，不悔之也。夫無知而不問，無由得通達。子言是

其意也。行，書多悉備，頭足腹背，表裏悉具，自與衆賢共案之，勿復問。唯唯。

右問天師文書衆多從上到下所爲出斷訣。

五事解承負法第四十八

蔽暗弟子再拜言：夫大賢見師說一面，知四面之說，小賢見師說一負，知四負之說，故易爲說也。其愚暗蔽頓之人，不事見爲說之，猶復心懷疑，故敢具問天師。〔並〕鈔丙二下·一〇·七闕師既⁴²爲皇天解承負之仇，爲后土解承負之殃，爲帝王解承負經三七：四上·一·一*之厄。爲百姓⁴³解承負之過，爲萬二千物解承負之責。山又言：下愚弟子迺爲天問事，不敢不冒過悉道之。願具聞其意何等也？平言。今帝王人民有承負，凡事亦皆自有承負耶？善哉，子爲天問事，誠詳且謹。今每與天師對會，常言弟子迺爲天問疑事，故敢不詳也。善哉，子有謹良之意，且可屬事行。今子樂欲令吾悉具說之耶？不惜難之也。但恐太文，難爲才用，具說天

下承負，迺千萬字尚少也。難勝既爲子舉其凡綱，令使衆賢可共意，而盡得其意，與券書無異也。唯天師語。明開兩耳，安坐定心聽。唯唯。然，天地生凡物，無德而傷之，天下雲亂，家貧不足，老弱饑寒，縣官無收，倉庫更空。此過迺本在地傷物，而人反承負之。一大凡事解，未復更明聽。今一師說，教十弟子，其師說邪不實，十弟子復行各爲十人說，已百人僞說矣；百人復行各爲十人說，已千人邪說矣；千人各教十人，萬人邪說矣；萬人四面俱言，天下邪說。又言者大衆，多傳相徵，不可反也，因以爲常說。此本由一人失說實，迺經三七·五上·一·一*反都使此凡人失說實核，以亂天正文，因而移風易俗，天下以爲大病，而不能相禁止，其後者劇，此即承負之厄也，非後人之過明矣。後世不知其所由來者遠，反以責時人，故重相冤也；復爲結氣不除，日益劇甚，故凡二事解，真人復更明聽。令一人爲大欺於都市中，四面行於市中，大言地且陷成涵水，垂

泣且言；一市中人歸道之，萬家知之，老弱大小四面行言，天下俱得知之，迺使天下欺，後者增益之，其遠者尤劇。是本由一人言，是即承負空虛言之責也，後人何過乎？反以過時人。三事解，然真人復更明聽。〔並〕道典論卷三承負，闕夫南山有大木，廣⁴⁴縱覆地數百步，其本莖一⁴⁵也。上有無訾⁴⁶之⁴⁷枝葉⁴⁸實，其下⁴⁹根不堅持地，而⁵⁰爲大風雨⁵¹所傷，其上億億⁵²枝葉⁵³實悉傷死亡，此即萬物草木之⁵⁴承負大過也。其過在本不在⁵⁵末，而反罪未曾不冤結耶？今是末⁵⁶無過，無故⁵⁷被流⁵⁸灾得⁵⁹死亡。夫承負之責如此⁶⁰矣，寧可罪後生耶？⁶¹四事解，然責⁶¹人復更明聽。南山有毒氣，其山不善閉藏，春南風與風氣俱行，迺蔽日月，天下彼其咎，傷經三七·六上·一·一*死者積衆多。此本獨南山發泄氣，何故反使天下人承負得病死焉？時人反言猶惡，故天則殺汝，以過其人，曾不冤乎哉？此人無過，反承負得此灾，魂神自冤，生人復就過責之，其氣冤結上動天，其咎本在山有惡氣

風〔並〕道典論卷三承負，闕持⁶²來承負之責如此矣⁶³。四事解，然真人復更危坐，詳聽吾言。本道常正，不邪僞欺人。人但座先人君王人師父教化小小失正，失正言，失自養之正道，遂相效學，後生者日益劇，其故爲此。積久傳相教，俱不得其實，天下悉邪，不能相禁止。故灾變萬種興起，不可勝紀，此所由來者積久復久。愚人無知，反以過時君，以責時人，曾不重被冤結耶？天下悉邪，不能自知。帝王一人，雖有萬人之德，獨能如何？然今人行，豈有解耶？若食盡欲得之，而病人獨不能食，迺到於死亡，豈有解耶？今交陰陽，相得盡樂。有子孫祭神求吉，而自若不能生子，豈有解耶？〔並〕道典論卷三承負闕夫人生盡樂好善而巨壯，而固反不肖且惡，豈有解耶？此盡承負之大效也。反以責時人，故不能平其治也，時人傳受邪⁶⁴僞久⁶⁵，經三七·七上·一·一*安能卒⁶⁶自改正乎哉？遂⁶⁷從是常冤，因爲是連久，天憐之。故上皇道應元氣而下⁶⁸也，四子勿怪之也。〔並〕白帖

〔並〕御覽六六八〔並〕雲笈七籤四九祕要訣法〔起〕
闕以⁶⁹何爲初，以思守一，何也？一者，
數之始也⁷⁰；一者⁷¹，生之道也⁷²；一
者⁷³，元氣所起也⁷⁴；一者⁷⁵，天之綱
紀也⁷⁶。故使守思一⁷⁸，從⁷⁹上更下
也。夫萬物凡事過於大，末不反本者，
殊迷不解，故更反本也〔止〕。

〔附〕鈔丙三上·二·一五

〔附〕欲解承負之責，莫如守一。
守一久，天將憐之。一者，天之紀綱，
萬物之本也。思其本，流及其末。

〔並〕鈔丙三上·四·一六闕是以⁸⁰古者聖
人將有可爲作⁸¹，皆⁸²仰占天文，俯視⁸³
地理，明⁸⁴其反本之明效也。〔出〕真人解
未？唯唯。今訾子悒悒，已舉承負端
首，天下之事相承負皆如此，豈知之
耶？唯唯。今天師都舉端首，愚生心
結已解。行，語真人一大要言，上古得
道，能平其治者，但工自養，守其本也。
中古小失之者，但小忽自養，失其本。
下古計不祥，輕其身，謂可再得，故大
失之而亂其治。雖然，非下古人過也，
由承負之厄會也。行文已復重，吾不

復言，百言百同，無益也。可毋增書爲
文，今天辭已通囑於真人。唯唯。行，
歸思其要，以付有德君，書要爲解承負
出。唯唯。

右問凡事承負結氣訣

- 1 〔日〕疑當作「日」。
- 2 〔天〕上鈔有「王事解承負訣」六字，疑即下篇之題目，誤入此處。又〔五〕譌「王」，「法」作「訣」。
- 3 〔已〕鈔作「以」，已以古通。
- 4 〔帝王〕下鈔有「大臣」二字。
- 5 鈔無「生」字。
- 6 〔出〕下鈔有「教」字。
- 7 鈔之校文分兩節，一節自此至「即明承負之責也」止，又一節自「是故古者」至「少承負之失也」止。鈔無「然」下九字，但有「凡自帝王大臣人民有承負過責流及後世」十七字，道典論無「然」字。
- 8 道典論所校之文，自此至「故生承負之災」止。
- 9 鈔無「自」字。
- 10 鈔無「悉」字。
- 11 〔綱紀〕鈔作「紀綱」。
- 12 鈔及道典論皆無「至」字。
- 13 〔鄰〕鈔作「鄉」。
- 14 鈔無「生其」二字。
- 15 〔反爲鄰〕鈔作「必被鄉」，道典論無「反」字。
- 16 〔是即〕鈔作「此乃」。
- 17 鈔無「明」字。

- 18 〔責〕鈔作「驗」。
- 19 道典論無「意」字。
- 20 〔共〕道典論作「失」。
- 21 道典論「天」下有「文」字。
- 22 道典論無「是」下十三字。
- 23 鈔無「是故」二字。
- 24 〔大賢人〕鈔作「帝王大臣人民」。
- 25 〔賢〕道典論作「聖」。
- 26 道典論無「人本」二字。
- 27 鈔無「本」字。
- 28 〔皆〕鈔作「各」。
- 29 〔故〕下十字鈔作「安有承負哉」。
- 30 道典論無「絕」字。
- 31 道典論無「其」字。
- 32 道典論無「要」字。
- 33 道典論無「之要意」三字。
- 34 道典論無「自」字。
- 35 道典論無「安」字。
- 36 〔更〕下七字道典論無「無」。
- 37 道典論引文止此。
- 38 鈔無「夫」字。
- 39 〔地〕鈔誤作「天」。
- 40 鈔無「尚」字。
- 41 〔其〕下九字鈔作「在用力多少其稼善惡」。
- 42 鈔無「師既」二字。
- 43 〔百姓〕鈔作「萬民」。
- 44 〔廣〕道典論訛作「枝」。
- 45 道典論無「一」字。
- 46 〔訾〕道典論作「貲」，訾同貲。
- 47 道典論無「之」字。

48『葉』下道典論有『華』字。

49道典論無『下』字。

50道典論無『持地而』三字。

51道典論無『雨』字。

52道典論無『億億』二字。

53『葉』下道典論有『華』字。

54道典論無『之』字。

55『在』下道典論有『於』字。

56道典論無『是末』二字。

57道典論無『無故』二字。

58道典論無『流』字。

59道典論無『得』下四字。

60道典論無『如此』二字。

61『責』疑係『真』字之誤。

62『持』道典論作『時』。

63『矣』道典論譌作『天』。

64『邪』原作『耶』，今依道典論改。

65『久』上道典論有『已』字。

66道典論無『卒』字。

67『遂』下十字道典論無。

68『下』道典論譌『不』。

69『以』下十字，雲笈七籤作『何以爲初思守一也』。白帖、御覽均無此十字。

70白帖無『也』字。

71白帖御覽均無『一者』二字。

72生之道雲笈七籤作『道之生』。

73白帖御覽雲笈七籤皆無『一者』二字。

74白帖無『也』字。

75白帖御覽雲笈七籤皆無『一者』二字。

76網紀白帖御覽並作『大綱』。

77白帖無『也』字，雲笈七籤引文止。

78『使守思一』白帖作『守而思之一也』，御覽作『守而思一也』。

79『從』下二十七字白帖御覽皆無，但有『子欲養生（『生』御覽作『老』），守一最壽，平氣徐卧，與一相守，氣若泉源，其身何咎，是謂真實，老衰自去』三十二字。

80鈔無『是以』二字。

81『作』上鈔無『可爲』二字，『作』下鈔有『也』字。

82鈔無『皆』字。

83『視』鈔作『察』。

84『明』下八字鈔作『明其本末，睹其明效』。

太平經合校卷三十八 丙部之四^①

〔補〕鈔丙二二上·一·一

師策文^②

師曰：〔並〕仙鑑于吉傳^③吾字十一明爲止^④，丙午丁巳^⑤爲祖始。四口治事萬物理，子巾用角治^⑥其右，潜龍勿用坎爲紀^⑦。人得見之壽長久，居天地間活而已^⑧。治百萬人仙可待，善治^⑨病者勿欺^⑩。給^⑪樂莫^⑫樂乎^⑬長安市，使人壽若西王母，比若四時周反始，九十字策傳方士。^⑭

① 經原缺三十八卷，今據鈔補。

②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③ 鈔無『明爲止』三字，今依本書卷三十九解師策書訣補，仙鑑于吉傳作『名』爲『士』。

④ 『已』混元聖紀作『未』。

⑤ 『治』鈔作『活』，疑譌，今依仙鑑于吉傳改。

⑥ 『紀』仙鑑于吉傳作『已』。

⑦ 『居天地間活而已』鈔脫誤作『居治而已』四字。今依仙鑑于吉傳及解師策書訣校補。

⑧ 『治』仙鑑于吉傳作『理』。

⑨ 『欺給』鈔作『欺殆』，仙鑑于吉傳作『輕給』，『給』字從仙

鑑于吉傳改。

⑩鈔無『樂莫』二字，今依仙鑑于吉傳增補。

⑪『乎』仙鑑于吉傳作『於』。

太平經合校卷三十九 丙部之五

太平經卷三十九^①

經三九·一上·二·四

解師策書訣第五十

〔起〕真人稽首再拜，唯唯。請問一疑事解。平言何等也？天師前所與愚昧不達之生策書凡九十字。謹歸思於幽室，閒處連日時，質性頑頓，晝夜念之，不敢懈怠，精極心竭，周徧不得其意；今唯天師幸哀不達之生，願為其具解說之，使可萬萬世貫結而不忘。善哉，子之難問乎，可謂天人也。諾。真人詳聆聽，為子悉解其要意。〔止〕

〔附〕鈔丙二二上·七·一

〔附〕真人請問神人：前所賜不達之生策書九十字，未知趨向，義理所歸，願為一一解，以遺後世，貫結而不忘。神人言：為子直解之。

〔並〕鈔丙二二上·九·一五 闕師曰：吾字

十一明為止^②：師者，正謂皇天神人師

也；曰者，辭也，吾迺上^③辭於天，親見遣，而下為帝王萬民具陳，解億萬世諸承負之謫^④也；吾者，我也，我者^⑤，即天所急使神人也，今天以是承負之灾四流，始有本根^⑥，後治^⑦者悉皆隨之失其政，無從得中斷止之，更相賊傷，為害甚深，今天以為重憂；字者，言吾^⑧今陳列天書累積之字也；十者，書與天真誠信洞相應，十十不誤，無一欺者也，得而眾賢^⑨，各^⑩自深計，其先人皆有承負也，誦^⑪之不止，承負之厄小大，悉且已^⑫除矣；一者，其道要正當以守一經三九·二上·一·一*始起也，守一不置，其人日明乎^⑬，大^⑭迷解矣。明為止，止者，足也，夫足者為行生，行^⑮此道者，但有日^⑯益昭昭^⑰不復愚暗^⑱冥冥也。十一者^⑲，士也。明為止者，赤也，言赤氣得^⑳此當復更盛，王^㉑大明也。止者，萬物之足也，萬物始萌，直布根以本足生也，行此道，其法迺更本元氣，得天地心^㉒，第一最善，故^㉓稱上皇之道也。丙^㉔午丁巳為祖始；丙午丁巳，火也，赤也；丙午者，純陽也，丁巳者，純陰

也；陰陽主和，凡²⁵事言陰陽氣，當²⁶復和合天下而²⁷興²⁸之²⁹也；爲者，爲利帝王，除³⁰凶害出³¹也；祖者，先也，象三皇德也；始者，反本初也，故³²行是³³道，當得³⁴反上皇³⁵也。四口治事萬物理：四而得口者，言也，能³⁶日習言吾書者，即得天正經字也，令得其至³⁷意，迺上與天心合，使萬物各得其所，而不復亂，故言萬物理也。子巾用角治其右者；誦字也，言³⁸誦讀此書而不止，凡事悉且一旦而正，上得天意³⁹，歡然而常喜，無復留⁴⁰倍也。潛龍勿用欲⁴¹爲紀；潛龍者，天⁴²氣還復初九，甲子歲也⁴³；冬至之日也⁴⁴，天地正始起於是也；龍者，迺東方少陽，木之精神也，故⁴⁵經三九·三上·一·一* 天道因木而出⁴⁶，以興火行；夫物將盛者，必當開通其門戶也。真人到期月滿⁴⁷，出此書宜投之⁴⁸開明之地。開者，闢也，通也⁴⁹，達也，開其南，更調⁵⁰暢陽氣，消去其承負之厄會也⁵¹。潛者⁵²，藏也，道已往到，反隱藏也；勿者⁵³，敢也，未也，先見文者，未知行也；用者，治也，事也，

今天當用此書除災害也⁵⁴；玄甲歲出⁵⁵之，其時君未能深原⁵⁶書意，得能用之也；故言勿用者，見天文⁵⁷未敢專信而即效案用之也⁵⁸；信⁵⁹用之者，事立⁶⁰效見⁶¹響應，是⁶²其明證也，迺與天⁶³合，故⁶⁴響應也。欲爲紀者，子稱欲⁶⁵；甲，天⁶⁶也，綱也，陽也；欲者，子也⁶⁷，水也⁶⁸，陰也，紀也；故天與地常合，其綱紀於玄甲子初出，此⁶⁹可爲有德上⁷⁰君治⁷¹綱⁷²紀也，故言欲爲紀也。迺謂上皇天書，下爲德君出真經，書以繩⁷³斷邪，以玄甲爲⁷⁴微初也。凡物生者，皆以甲爲首，子爲本，故以上甲子序出之也⁷⁵。人得見之壽長久；人者⁷⁶，正謂⁷⁷帝王一人也，上德易覺知行道書之人也，據瑞應文⁷⁸，不疑天道也，深得其⁷⁹意則壽矣；壽者⁸⁰，竟其天年⁸¹也；長者，得無窮也；久者，久⁸²存也。居天地間活而已⁸³；居者⁸⁴，處⁸⁵經三九·四上·一·一* 也；處天地間活⁸⁶而已者，當學真道⁸⁷也，浮華之文不能久活人也；諸承負之厄會，咎皆在⁸⁸無實核⁸⁹之道故也，今天斷去之也⁹⁰。治百萬⁹¹人仙可

待⁹²；治⁹³者⁹⁴，正也；天以此書正衆賢之心，各自治⁹⁵病，守真去邪；仙可待者，言天下聞之，真道翕然悉出⁹⁶，往⁹⁷輔佐有德之君；治⁹⁸真道者⁹⁹，活人法也，故言¹⁰⁰仙可待也¹⁰¹。善治病者勿欺殆¹⁰²；凡人悉愚，不爲身計¹⁰³，皆以¹⁰⁴邪僞之文，無故自欺¹⁰⁵，殆，冤哉¹⁰⁶！反得天重謫，而生承負之大責，故天使其¹⁰⁷棄浮華文，各守真實，保其一¹⁰⁸旦夕力行之，令人人¹⁰⁹各¹¹⁰有益其身¹¹¹，無肯復自¹¹²欺殆者也¹¹³。樂乎長安市：樂者，莫樂於天¹¹⁴，上皇太平氣至也；乎¹¹⁵者，嗟嘆其德大優無雙¹¹⁶也；長者，行此道者¹¹⁷，其德善長無窮已也；安者，不復危亡也；得行此道者，承負天地之謫悉去，迺長安曠曠恢恢¹¹⁸，無復憂也；市者，天下¹¹⁹所以¹²⁰共致¹²¹聚人處也；行此書者，言國民大興云云¹²²，比¹²³若都市中人也。使人¹²⁴壽若西王母¹²⁵；使人者¹²⁶，使帝王有天¹²⁷德好行正文之人也；若者¹²⁸，順也，能大順行吾書，即天道也¹²⁹，得之者大吉，無有咎也；西者，人人經三九·五上·一·一* 棲存真道於胸心

也；王者，謂帝王得案●行天道者●大興而王也，其治●善，迺無上也；母者●老壽之證也●，神之長也。比若四時周反始●：比者，比也●，比●若四時傳相生、傳●相成，不復相賊傷也，其治●無有刑也。九十字策傳方士：九者，究也●，竟也●，得行此者●，德●迺究洽●天地陰陽萬物之心也；十者，十十相應，無爲文也；字者，言天文上下字，周流徧道足也；傳者，信也，故爲作委字●符信以●傳之也●；方者，大方●正也，持此道急往付歸有道德之君，可以消去承負之凶，其治●即方且●大正也；士者，有可●剋志一介之人也，一介之人者，端心可教化屬事，使往通此道也●。吾策之說●將可睹矣。出真人豈曉解未乎？唯唯。善哉善哉！見天師言，大樂已至矣。子可謂已知之矣。愚生每有所問，自知積愁天師，嚮不問，何從得知之。然，子言是也，賢聖有疑，皆問之，故賢聖悉有師也。不可苟空強說也，夫強說適可一言，不能再轉也。唯唯，是以愚生不敢強說也。

子言是也，大儒謙，亦不失之也。今天師事事假其路，爲剝解凡疑，遂得經三九六上：一·一*前問所不及，今欲有可乞問，甚不謙，不知當言邪不邪？疑者平言勿諱。唯唯。古今賢聖皆有師，今天師道滿溢，復當師誰乎？善哉善哉！子之問也，可謂睹微意矣。然吾始學之時，同問於師，非一人也，久久道成德就，迺得上與天合意，迺後知天所欲言，天使太陽之精神來告吾，使吾語；故吾者迺以天爲師。雖喻真人，嚮天不欲言，吾不敢妄出此說，天必誅吾，真人亦知此誠重耶？子誠慎之。唯唯。愚生問疑於天師，無不解者，心喜常不能自禁言，願復乞問一事。行道之。唯唯今天師比爲暗蒙淺生具說承負說，不知承與負，同邪異邪？然，承者爲前，負者爲後，承者，迺謂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積久，相聚爲多，今後生人反無辜蒙其過謫，連傳被其灾，故前爲承，後爲負也。負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連不平，前後更相負，故名之爲負。負

者。迺先人負於後生者也；病更相承負也，言灾害未當能善絕也。絕者復起，吾敬受此書於天，此道能都絕之也，故爲誠重貴而無平經三九·七上：一·一*也。真人知之邪？唯唯。可恢哉，可恢哉！行去，勿復問。唯唯。

右解師策書九十字訣

真券訣第五十一

真人前，凡天下事何者是也？何者非也？試而即應，事有成功，其有結疾病者解除，悉是也。試其事而不應，行之無成功，其有結疾者不解除，悉非，非一人也。善哉，子之言真是也。言雖少，斯可解億萬事，吾無以加子之言也。夫欲效是非，悉皆案此爲法，可勿懷狐疑，此即召信之符也。何謂也？夫凡事信不信，何須必當考問之也？古者聖賢，但觀人所行證驗也，知之矣，明於日月。子說積善，不可變易也。欲知吾書，悉取信效於是。真人知邪？唯唯。行去，名此爲真券，慎勿遺，無投於下方，以爲訣策書章。

右召信符效書證真券

- ①「九下」原有「之四十」三字，並有小注原缺三十八卷六字，今皆刪去。
- ②「止」鈔誤作「正」。
- ③「上」鈔誤作「正」。
- ④「謫」鈔作「譴」。
- ⑤鈔無「我者」二字。
- ⑥「本根」鈔作「根本」。
- ⑦「治」鈔作「理」，蓋唐人寫書避唐高宗諱。
- ⑧鈔無「吾」字。
- ⑨「賢」下鈔有「者」字。
- ⑩鈔無「各」字。
- ⑪「誦」鈔譌「謂」。
- ⑫鈔無「已」字。
- ⑬鈔無「乎」字。
- ⑭「大」鈔譌「天」。
- ⑮鈔無「生行」二字。
- ⑯「有日」鈔作「日有」。
- ⑰「昭」下鈔有「然」字。
- ⑱「暗」鈔作「闇」。
- ⑲鈔無「者」字。
- ⑳「得」鈔作「謂」。
- ㉑鈔無「王」字。
- ㉒「心」上鈔有「之」字。
- ㉓「故」鈔誤作「政」。
- ㉔「丙」下七字鈔無。
- ㉕鈔無「凡」下四字。
- ㉖鈔無「當」字。
- ㉗鈔無「而」字。
- ㉘「興」鈔譌「與」。

- ㉙鈔無「之」字。
- ㉚「除」鈔譌「陰」。
- ㉛鈔無「出」字。
- ㉜「故」鈔作「當」。
- ㉝「是」鈔作「此」。
- ㉞鈔無「當得」二字。
- ㉟鈔「皇」上有三字，「皇」下有「化」字。
- ㊱「能」鈔作「皆」。
- ㊲「至」鈔作「志」。
- ㊳鈔無「言」字。
- ㊴「意」鈔作「心」。
- ㊵鈔無「留」字。
- ㊶「欲」鈔作「坎」，「欲」同「坎」，下同。
- ㊷天下鈔有「陽」字。
- ㊸鈔無「也」字。
- ㊹鈔無「也」字。
- ㊺鈔無「出以」二字。
- ㊻鈔無「滿」字。
- ㊼鈔無「之」字。
- ㊽鈔無「也」字。
- ㊾「調」鈔作「滌」。
- ㊿鈔無「也」字。
- ①鈔無「者」字。
- ②「者」鈔作「用」。
- ③鈔無「也」字。
- ④「出」鈔作「除」。
- ⑤「原」鈔作「源」，古通。
- ⑥「文」鈔誤作「又」。
- ⑦鈔無「也」字。
- ⑧「信」下鈔有「而」字。

- ⑨「立」鈔譌「主」。
- ⑩「見」鈔作「若」。
- ⑪「是」鈔作「爲」。
- ⑫鈔「天下」有「道」字。
- ⑬鈔無「故」字。
- ⑭「欲」原作「餓」，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 ⑮「天」下六字鈔作「天之綱綱陽也」。
- ⑯鈔無「子也」二字。
- ⑰鈔無「也」字。
- ⑱此下鈔無「可」字，但有「書」字。
- ⑲鈔無「上」字。
- ⑳「治」鈔作「理化」。
- ㉑「綱」上鈔有「作」字。
- ㉒鈔無「繩」字。
- ㉓鈔無「爲」下十一字。
- ㉔鈔無「也」字。
- ㉕鈔無「者」字。
- ㉖「謂」下鈔有「人君」二字。
- ㉗「文」鈔譌「又」。
- ㉘鈔無「其」字。
- ㉙鈔無「者」字。
- ㉚「年」鈔作「壽」。
- ㉛鈔無「久」字。
- ㉜「活而已」鈔作「有活也」。
- ㉝鈔無「者」字。
- ㉞鈔「活」上有「存」字，「活」下無「而已者」三字。
- ㉟「真道」鈔作「道真」。
- ①「在」鈔作「謂」。
- ②「實核」鈔作「核實」。
- ③鈔無「也」字。

89『萬』鈔作『方』，疑『萬』俗寫作『万』，又『万』譌『方』。

99鈔『待』下有『其』字。

91『治』鈔作『理』。

92鈔無『者』字。

93『治』鈔作『理』。

94『出』鈔作『除』。

95鈔無『往』字。

96『治』鈔作『理』。

97鈔無『者』字。

98『言』鈔作『曰』。

99鈔無『也』字。

17『殆』應從仙鑑作『給』，下凡『欺殆』二字連文者，皆應作『欺給』。

17『計』鈔誤作『神』。

17『以』鈔作『爲』。

17『欺殆』原作『欺治』，鈔脫『欺』字，『殆』字依鈔改。

17鈔無『冤哉』二字。

17鈔無『其』字。

17鈔無『一』字。

17『人人』鈔譌『久久』。

17鈔無『各』字。

17鈔無『其身』二字。

17鈔無『自』字。

17鈔無『也』字。

17鈔無『於天』二字。

17『乎者』鈔作『呼』字。

17『雙』上鈔有『比』字。

17鈔無『者』字。

17『曠曠恢恢』鈔作『曠恢曠恢』，『曠』疑係『曠』之譌。

17『下』鈔作『之』。

17鈔無『以』字。

17鈔無『致』字。

17鈔無『云云』二字。

17『比』鈔誤作『皆』。

17鈔無『人』字。

17『母』下鈔有『者』字。

17鈔無『者』字，但有『謂』字。

17『天』鈔作『大』。

17鈔無『者』字。

17鈔無『也』字。

17鈔無『案』字。

17鈔無『者』字。

17『治』鈔作『理』。

17『母』誤作『毋』，今依鈔改。

17『老』鈔作『考』。鈔無『也』字。

17『始』下鈔有『者』字。

17鈔無『比也』二字。

17鈔無『比』字。

17鈔無『傳』字。

17『治』鈔作『理』。

17鈔無『也』字。

17鈔無『也』字。

17『者』鈔作『道』。

17鈔『德』上有『其』字，『德』下無『迺』字。

17『治』鈔誤作『合』。

17『委字』鈔作『文守』。

17鈔無『以』字。

17鈔無『也』字。

17鈔無『方』字。

17『治』鈔作『理』。

17『方且』鈔作『可』字。

17鈔無『可』字。

17鈔無『也』字。

17鈔脫『說』字。

太平經合校卷四十 丙部之六

太平經卷之四十

經四〇·一上·二·四

努力為善法第五十二

真人前，天下之人凡有幾窮乎？

何謂也？謂平平無變，人有幾迫窮乎？所窮衆多，其所窮獨無有名字邪？不可名字也。子未知也。〔並〕鈔丙三上·六·六 闕天下之人有四窮。何謂也？謂子本得^①生於父母也，既生^②，年少^③之時，思其父母不能去，是一窮也。適長巨^④，大自勝，女欲嫁，男欲娶，不能勝其情欲，因相愛不能相離，是二窮也。既相愛，即生子，夫婦老長，顏色適^⑤不可愛，其子少可愛，又當見養，是三窮也。其子適巨^⑥，可毋^⑦養身，便自老長不能^⑧行，是四窮也。四窮之後，能得明師，思慮守道尚^⑨可。高才有天命者或得度^⑩，其次或得壽，其次可得須臾樂其身，魂魄居地下，為其復見^⑪

樂。何謂也？地下得^⑫新死之人，悉問其生時所作為^⑬，所更^⑭，以^⑮是生時可為定名^⑯籍，因其事^⑰而責之。故事^⑱不可不豫防，安危凶皆其身自得之也。真人慎之。見此誠耶？唯唯。天師迺勅以不見之言。然，所以勅教子者，見子常有善意，恐真人懈倦，故明示勅之耳。唯唯。真人經四〇·二上·一·一* 今學，以何自期乎？以年窮盡為期。善哉子志，可謂得道意矣。然凡人行，皆以壽盡為期，顧有善惡盡耳。何謂也？願聞之。然，守善學，遊樂而盡者，為樂遊鬼，法復不見愁苦，其自愁苦而盡者為愁苦鬼，惡而盡者為惡鬼也。此皆露見之事，凡人可知也。而人不肯為善，樂其魂神，其過誠重。何謂也？人生迺受天地正氣，四時五行，來合為人，此先人之統體也。此身體或居天地四時五行。先人之身常樂善無憂，反復傳生。後世不肖反久苦天地四時五行之身，令使更自冤死，尚愁其魂魄。是故愚士不深計，不足久居也。故令欲使其疾死亡，於其死不

復恨之也。精神但自冤憐，無故得愁悲於此下土。是故古者大賢聖深計遠慮知如此，故學而不止也。〔並〕鈔丙·三下·七·一三 闕其為^⑲人君者^⑳樂^㉑思太平，得天之心，其功倍也^㉒。魂^㉓神得^㉔常遊樂^㉕，與天善^㉖氣合。其不能平其治者，治^㉗不合天心，不得天意，為^㉘無功於天上。已到^㉙終，其魂^㉚神獨見^㉛責於地下，與^㉜惡氣合處^㉝。是故太^㉞古上聖之君迺^㉟知此，故努力也^㊱。愚人深計，故生亦有謫^㊲於經四〇·三上·一·一* 天，死亦有謫^㊳於地，可^㊴駭哉！出弟子愚暗，不欲聞也。善哉！子既來學，不欲聞此，即且努力為善矣。唯唯。天師處地，使得知天命，受教勅深厚，以何得免於此哉？善乎！子〔並〕鈔丙四上·二·一七 闕但^㊵急^㊶傳吾書道^㊷，使天下人^㊸得行之，俱思其身定精，念合於大道，且自知過失^㊹所從來也^㊺，即承負之責除矣。天地大喜，年^㊻復得^㊼反上古而倍矣。出善哉善哉！行，辭小竟，真人努力勉之，異日復來。唯唯。得書詳思上下，學而不精，名為惚恍，

求事不得無形象，思念不致，精神無從得往。善哉善哉！

右天師誠人生時不努力卒死尚為魂神得承負之謫

分解本末法第五十三

真人前，子既來學，當廣知道意，少者可案行耶？多者可案行耶？然，備足衆多者，可案行也。噫！子內未廣知道要意也。（並）鈔丙四上：六·一 圖今 47 天，一也，反行地二，其意何也？今地，二也 48，反行人三，何也？愚 49 生願聞其相行意。然，夫地爲天使，人爲地使，故天悅喜，則 50 使今年 51 地上萬物大善 52。天不喜悅，地雖欲養 53 也，使 54 其物惡。地善，則居地上者人經四〇·四上：一·一 * 民好善，此其相使明效也。故 55 治亂者由 56 太多端，不得天之心，當還反 57 其本根 58。夫人言太多而 59 不見是者，當還反其本要也，迺其言事可立也。故一言而成者，其本 60 文也；再轉 61 言而止者，迺 62 成章句也；故 63 三言而止，反成解難也，將遠真，故有解難也；四言而止，反成文辭也；五言

而止，反成僞也；六言而止，反成欺 64 也；七言而止，反成破也；八言而止，反成離散遠道，遠復遠也；九言而止，反成大亂也 65；十言而止，反成滅毀也 66。故經 67 至十而改，更相傳而敗毀 68 也。夫凡事毀者當反本，故反守一以爲元初 69。是故天 70 數起於一，十而終也 71，是天道 72 自然之性 73 也。是故古者聖人問事，初一卜 74 占者，其吉凶是也，守其本也 75，迺天神下告之 76 也。再卜占者，地神出告之 77 也。三卜占者，人神出告之也。過此而下者，皆欺人不可占。故卦數則 78 不中也，人辭 79 文多則不珍。善哉 80 凶善哉！今緣天師常哀憐其不及，願復更乞一言！平行！數何故止十而終？善哉！子深執知問此事法。然 81（並）鈔丙五上：三·一 七 圖 天數迺 82 起於 83 一，終於十，何也？天初 84 一也，下與地相得爲二 85，陰陽具而共經四〇·五上：一·一 * 生。萬物始萌於 86 北 87，元氣起於子，轉而 88 東北，布根於角，轉在東方，生出達，轉在東南，而悉生枝葉，轉在南方而茂盛，轉在西南而

向盛 89，轉在西方而成熟，轉在西北而終。物終當 90 更反 91 始，故爲亥，二人共抱一爲三皇初。是故亥者，核也，迺始凝核也，故水始凝於十月也 92。壬者，任也，已任必滋日益巨故子者，滋也，三而得陰陽中和氣，都具成而更反初起，故反 93 本名爲甲子。夫 94 天道生物，當周流俱具，睹天地 95 四時 96 五行之氣，迺而 97 成也。一 98 氣不足，即輒有不足也。故本之 99 於天地周流八方也 100，凡數適十也 101。凶真人寧解知之不乎？唯唯。善哉善哉！誠受厚恩。子勿謝也，何乎？（並）道典論卷二弟子 102 圖夫師弟子功 103 大重，比 104 若父母生子，不可謝而解也。凶何謂也？父母未生子之時，愚者或但投其施於野，便著土而生草木，亦不自知當爲人也；洞洞之施，亦安能言哉？遂成草木，及迺得陰陽相合，生得成人，何於成草木乎哉？（並）道典論卷二弟子 105 圖夫人既 106 得生，自易 107 不事善師，反事惡下 108 愚之 109 師，迺教人以惡，學 110 入邪中，或使人死滅，身尚有餘罪過 111，並盡其家也。人經四〇·六上：一·

一*或生而不知學問，遂成愚人。夫無知之人，但獨愁苦而死，尚有過於地下。魂魄見事，不得遊樂，身死尚不得成善鬼。〔並〕御覽卷六五九圖今善師學人也，迺使下愚賤之。人成善人，善善而止，更賢賢而止，迺得次聖；聖而止，迺得深知真道；守道而止，迺得仙不死；仙而止，迺得成真；真而止，迺得成神；神而止，迺得與天比其德；天比不止，迺得與元氣比其德。元氣迺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凶德迺復覆蓋天地八方，精神迺從天地飲食，天下莫不共祭食之，尚常恐懈，不能致之也。是至善師生善弟子之功也，凶寧可謝不乎？可駭哉！愚生觸忌諱過言耳。何謙不置，真人也。行覺子使知可謝不耳。唯唯。

右分解本末終始數父子師弟子功要文

樂生得天心法第五十四

〔起〕真人前，凡人之行，君王之

治，何者最善哉？廣哀不傷，如天之行最善。子言可謂得道意矣，然治莫大於象天也；雖然，當有次第也。何謂也？愚生勤能一言，不復再言也，唯天師陳之經四〇·七上·一·一*耳。然，凡人之行，君王之治也。人最善者，莫若常欲樂生，汲汲若渴，迺後可也。其次莫若善於樂成，常悒悒欲成之，比若自憂身，迺可也。其次莫若善於仁施，與見人貧乏，為其愁心，比若自憂饑寒，迺可也。其次莫若善為設法，不欲樂害，但懼而置之，迺可也。其次人有過莫善於治，而不陷於罪，迺可也。其次人既陷罪也，心不欲深害之，迺可也。其次人有過觸死，事不可奈何，能不使及其家與比伍，迺可也。其次罪過及家比伍也，願指有罪者，慎毋盡滅煞人種類，迺可也。夫人者，迺天地之神統也。滅者，名為斷絕天地神統，有可傷敗於天地之體，其為害甚深，後亦天滅煞人世類也。為人先生祖父母不容易也，當為後生者計，可毋使子孫有承負之厄。是以聖人治，常思太平，令刑格

而不用也。所以然者，迺為後生計也。今真人見此微言耶？唯唯〔止〕。

〔附〕鈔丙五下·五·一

〔附〕問：帝王諸侯之為治，何者最善哉？曰：廣哀不傷，如天之行最善。夫治，莫若大象天也；雖然，當有次第。何謂也？夫人最善莫如樂生，急急若渴，乃後可也。其次樂成他人善如己之善。其次莫若人施，見人貧乏，謂其愁身，比若憂饑寒，乃可也。其次莫若設法，但懼而置之可也。其次人有大罪，莫若於治，不陷於罪過，乃可也。其次人有過觸犯，事不可奈何，能不使及其家與比伍，乃可也。其次罪及比伍，願指有罪者，慎無絕嗣也。人者，天地神明之統；傷敗天地之體，其為禍深矣。無為子孫承負之厄，常思太平，以消刑格也。

真人前。唯唯。真人真人，不及說乎？但引謙耶？一言之，然吾統迺繫於地，命屬崑崙。今天師命迺在天，北極紫宮。今地當虛空，謹受天之經四〇·八上·一·一*施，為弟子當順承，象地

虚心，敬受天師之教。然後至道要言，可得。但名爲交。其才是名爲亂學不純也。

勅教使道不明，一是一非，其說不可傳於爲帝王法，故不敢有言不也。何謙！吾願與真人共集議之爲善，亦無傷於說也。也何乎？生有先後，知有多少，行有尊卑，居有高下。今吾可說，不若天師所云也。小人之言，不若耆老之睹道，端首之明也。天師既過覺愚不及之生，使得開通，知善惡難之，何一卒致也。願毋中棄，但爲皇天后土。然，今既爲天語，不與子讓也。但些子悒悒常不言，故問之耳。不敢悒悒也。今見天師說，積喜且駭，何也？喜者，喜得逢見師也；駭者，恐頑頓學不徧，而師去也。今欲問汲汲，常若大渴欲得飲，何乎？願得天師道傳弟子，付歸有德之君能用者。今陰陽各得其所，天下諸承負之大病，莫不悉愈者也。善哉，子之言也，詳案吾文，道將畢矣；次其上下，明於日月，

自轉相使；今日思行之，凡經四〇：九上。一。一。*病且自都除愈莫不解，甚皆稱歎喜。唯唯。

右治所先後復天心訣師弟子讓說

- ① 鈔無「得」字。
- ② 鈔無「也既生」三字。
- ③ 「年少」鈔作「少年」。
- ④ 鈔無「適長巨」三字，但有「及其」二字。
- ⑤ 鈔無「適」字。
- ⑥ 「適巨」鈔作「只大」。
- ⑦ 「毋」鈔作「無」。
- ⑧ 「能」鈔作「解」。
- ⑨ 「尚」鈔作「上」。
- ⑩ 「度」下鈔有「世」字。
- ⑪ 鈔無「見」字。
- ⑫ 「得」上鈔有「悉」字。
- ⑬ 鈔無「爲」字。
- ⑭ 鈔無「以」下六字，但有因字。
- ⑮ 「名」鈔誤作「明」。
- ⑯ 「事」鈔作「所作」。
- ⑰ 「事」鈔誤作「子」。
- ⑱ 鈔無「其爲」二字。
- ⑲ 鈔無「者」字。
- ⑳ 「樂」鈔作「當」。
- ㉑ 鈔無「其功倍也」四字。
- ㉒ 「魂」下鈔有「魄」字。

- ㉓ 鈔無「得」字。
- ㉔ 鈔無「遊樂」二字。
- ㉕ 鈔無「天善」二字。
- ㉖ 鈔無「治」字。
- ㉗ 「爲」鈔作「謂」。
- ㉘ 鈔無「上已到」三字。
- ㉙ 「魂」上「其」字鈔作「即」，「魂」下鈔有「魄」字。
- ㉚ 鈔無「見」字。
- ㉛ 「與」鈔作「以」。
- ㉜ 鈔無「處」字。
- ㉝ 鈔無「故太」二字。
- ㉞ 「迺」鈔作「預」。
- ㉟ 鈔無「也」字，但有「爲善」二字。
- ㊱ 「謫」上鈔皆有「譴」字。
- ㊲ 「可」下鈔有「不」字。
- ㊳ 鈔無「但」字。
- ㊴ 「急」鈔作「速」。
- ㊵ 鈔無「道」字。
- ㊶ 「人」上鈔有「之」字。
- ㊷ 鈔無「失」字。
- ㊸ 鈔無「也」字。
- ㊹ 鈔無「年」字。
- ㊺ 鈔無「得」字。
- ㊻ 鈔無「今」字。
- ㊼ 鈔無「也」字。
- ㊽ 鈔無「愚」下九字。
- ㊾ 「則」鈔作「即」。
- ㊿ 鈔無「年」字。
- 51 鈔無「善」下三字。
- 52 鈔「養」上無「欲」字，養下有「物」字。

- 54 『使』下十五字鈔作『善即民居善』。
- 55 『故』鈔作『夫』。
- 59 『由』鈔作『猶』。
- 57 『還反』鈔作『反還』。
- 58 『本根』鈔作『根本』。
- 59 鈔無『而』下十九字，但有『亦致亂若本根何患哉』九字。
- 60 『本』上鈔無『其』字，『本』下鈔無『文』字。
- 61 鈔無『轉』字。
- 62 鈔無『迺』字。
- 63 鈔無『故』字。
- 64 『欺』鈔作『敗』。
- 65 鈔無『也』字。
- 66 鈔無『也』字。
- 67 『經』鈔作『終』。
- 68 鈔無『毀』字。
- 69 『初』鈔作『首』。
- 70 鈔無『天』字。
- 71 『十而終也』，鈔作『終於十』。
- 72 鈔無『是天道』三字。
- 73 『自然之性』鈔作『自然治亂之數』。
- 74 鈔無『卜』字。
- 75 鈔無『也』字。
- 76 鈔無『之』字。
- 77 鈔無『之』字。
- 78 『則』鈔作『即』。
- 79 『辭』上鈔有『問』字，『辭』下鈔無『文』字。
- 80 鈔無『然』字。
- 81 鈔無『迺』字。
- 82 『於』下原無『一終於十何也』六字，疑經脫闕，今據鈔補。
- 83 鈔無『初』字。

- 84 『相得爲二』鈔作『二也』。
- 85 鈔無『於』字。
- 86 『北』鈔誤作『兆』。
- 87 鈔無『而』字。
- 88 鈔無『轉在西南而向盛』句。
- 89 『當』上鈔有『故』字。
- 96 鈔無『反』字。
- 61 鈔無『也』字。
- 92 『反』鈔作『復』。
- 93 鈔無『夫』字。
- 94 鈔無『睹天地』三字。
- 95 『時』原作『明』，疑誤，今依鈔改。
- 96 『而』鈔作『能』。
- 97 鈔無『一』下十字。
- 98 鈔無『之』字。
- 99 鈔無『也』字。
- 11 『凡數適十也』鈔作故『數終於十』。
- 10 道典論『功』上有『其』字。
- 11 『比』道典論誤作『此』。
- 12 道典論無『既』字。
- 13 道典論無『自易』二字。
- 14 道典論無『惡下』二字。
- 15 道典論無『之』字。
- 16 道典論無『學』字。
- 17 道典論無『過』字。
- 18 道典論無『而死』二字。
- 19 道典論無『尚』字。
- 20 『過』道典論誤作『遇』。
- 21 道典論無『見事』二字。
- 22 道典論無『尚』字。

- 23 『成』下道典論有『於』字。
- 24 御覽無『今』下六字，但有『人得善師』四字。
- 25 『下愚』二字御覽作『凡』字。
- 26 道典論無『賤之』二字。
- 27 『成』下道典論有『於』字。
- 28 道典論御覽均無『善』字。
- 29 御覽無『而』字。
- 30 『更賢』道典論作『更得成賢』。
- 31 御覽無『而』字。
- 32 御覽無『迺得』二字。
- 33 御覽無『而』字。
- 34 道典論無『得深』二字。
- 35 道典論御覽均無『而』字。
- 36 道典論無『得』字。
- 37 御覽無『不死』二字。
- 38 御覽無『而』字。
- 39 『得』下十一字御覽作『與天比其神』。
- 40 御覽無『而』字。
- 41 御覽無『迺』下十一字，道典論『迺』下無『得』字。
- 42 道典論無『其德』二字。
- 43 『天比不止』原作『神神而不止』，與上文重複，今依道典論改。
- 44 『德』道典論御覽均作『得』，『得』下道典論又有『比』字。
- 45 御覽無『裏』字。
- 46 『地下八上』道典論誤衍『八地』二字。
- 47 『生』下道典論有『其』字。御覽可校之文止於『生』字。
- 48 『生』下御覽又有『是善師之功也。不得其善師，失路矣，故師師相傳，迺堅於金石。不以師傳之，名爲妄作，則致邪矣，叛去其師，是去其真道，自窮之術也，道有宗師祖師』五十七字。

⑩ 道典論無「常」字。

⑪ 「懈」道典論作「駭」。

⑫ 「至」原作「主」，疑形近而譌，今依道典論改。道典論校止。

⑬ 「得」下七字原書空白。

⑭ 「交」下六字原書空白。

⑮ 「也」下八字原書空白。

⑯ 「也」下四字原書空白。

太平經合校卷四十一

丙部之七

太平經卷之四十一^①

經四一·一上·二·四

件古文名書訣第五十五

日益愚闇，不聞生謹再拜，請問一事。平言。真人迺曰：自新力學不懈，爲天問事。吾職當主授真人義，無敢有所惜也，疾言之。唯唯。今小之道書，以爲天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聖人之辭以爲聖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大德之辭以爲德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賢明之辭以爲賢經也。今念天師言，不能深知其拘校之意，願天師闡示其門戶所當先後，令使德君得之以爲嚴教也，勅衆賢令使各得生校善意於其中也。然，精哉真人問事，常當若此矣。善哉善哉！諾，吾將具言之，真人自隨而記之，慎毋失吾辭也。

〔並〕鈔丙六上·六·一一 廻吾迺^②爲天地談，爲上德君制^③作，可以除天地開闢以^④

來承負之厄會，義^⑤不敢妄^⑥語，必得怨於皇天后土，又且^⑦負於上賢明道德之君，其爲罪責^⑧深大也^⑨，真^⑩人知之耶？唯唯。然，所言拘校上古中古下古道書者^⑪，假令^⑫衆賢共讀視古今諸道文也^⑬。如卷^⑭得一善字^⑮，如得一善訣事^⑯，便記書出之。經四一·二上·一。

一* 一卷得^⑰一善，十卷得十善，百卷得百善，千卷得千善，萬卷得萬善，億卷得億善，卅善字善訣事，卷得十善也，此十億善字；如卷得百善也，此百億善字矣。〔並〕鈔丙六下·四·一 廻書^⑱而記之，聚於一間處，衆賢共視古今文章，竟都錄出之，以類聚之，各從其家，去中^⑲復重，因次^⑳其^㉑要文字^㉒而^㉓編之，即^㉔已究竟^㉕，深知古今天地人萬物之精意^㉖矣^㉗。出因以爲文，成天經矣。子知之乎？善哉善哉！子已知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聖經中善字訣事，卷得一善也，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萬卷得萬，億卷得億；如卷得十善字也，已得十億矣；卷得百善字也，已百億矣。賢明共記書，聚一間善

處，已都合校之，以類相從，使賢明共安而次之，去其復重，即成聖經矣。真人知之乎？唯唯。子已知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賢明辭，其中大善者卷記一，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萬卷得萬，億卷得億；卷得十，十億矣；卷得百，百億矣。已畢竟，復以類次之，使相從，賢明共安之，去其復重，編而置之，即成賢經矣。真人知之耶？唯唯。子已知之經四一·三上·一*矣。如都拘校道文經書，用衆賢書文、及衆人口中善辭訣事，盡記善者，都合聚之，致一間處，都畢竟，迺與衆賢明大德共訣之，以類更相微明，去其復重，次其辭文而記置之，是名爲得天地書文及人情辭，究竟畢定，其善訣事，無有遺失，若絲髮之間。此道道者，名爲洞極天地陰陽之經，萬萬世不可復易也。善哉善哉！行諸！真人可謂已覺矣。愚生不及，今願復問一疑。行言。今天地開闢以來久遠，河雒出文出圖，或有神文書出，或有神鳥狩持來，吐文積衆多，本非一也。聖賢所作，亦復積

多，畢竟各自有事。天師何疑、何睹、何見，而一時示教下古衆賢明，共拘校古今之文人辭哉？然，有所睹見，不敢空妄愁下古賢德也。今吾迺見遺於天下，爲大道德之君解其承負，天地開闢以來，流災委毒之謫。古今天文聖書賢人辭已備足，但愁其集居，各長於一事耳。今案用一家法也，不能悉除天地之災變，故使流災不絕，更相承負後生者，曰得災病增劇。故天憐德君，復承負之。天和爲後生者，不經四一·四上·一*能獨生，比積災諸咎也。實過在先生賢聖，各長於一，而俱有不達，俱有所失。天知其不具足，故時出河雒文圖及他神書，亦復不同辭也。夫大賢聖異世而出，各作一事，亦復不同辭，是故各有不及，各有短長也。是也明其俱不能盡悉知究洞極之意，故使天地之間，常有餘災，前後訖不絕，但有劇與不耳。是故天上算計之，今爲文書，上下極畢備足，迺復生聖人，無可復作，無可復益，無可復容言，無可復益於天地大德之君。若天復生聖

人，其言會復長於一業，猶且復有餘流災毒常不盡，與先聖賢無異也。是故天使吾深告勅真人，付文道德之君，以示諸賢明，都並拘校，合天下之文人口訣辭，以上下相足，去其復重，置其要言要文訣事，記之以爲經書，如是迺后天地真文正字善辭，悉得出也。邪僞畢去，天地大病悉除，流災都滅亡，人民萬物迺各得居其所矣，無復殃苦也。故天教吾拘校之也，吾之爲書，不效言也，迺效徵驗也。案吾文而爲之，天地災變怪疾病姦猾詖臣不詳邪僞，經四一·五上·一*悉且都除去，比與陰日而除雲無異也。以此效吾言與吾文，□□萬不失一也；如不力用吾文也，吾雖敬受天辭下語，見文不用，天安能空除災哉？自若文書內亂，人亦內亂，災猶無從得去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願請問一疑事。平言之。今天地開闢以來，神聖賢人皆爲天所生，前後主爲天地語，悉爲王者制法，可以除災害而安天下者。今帝王案用之，不失天心陰陽規矩，其所作文

書，各有名號。今當名天師所作道德書字爲²⁸等哉？善哉，真人之間事也。然，名爲大洞極天之政事，何故正名爲大洞極天之政事乎？然，大者，大也；行此者，其治最優大無上。洞者，其道德善惡，洞洽天地陰陽，表裏六方，莫不響應也。皆爲慎善，凡物莫不各得其所者。其爲道迺拘校天地開闢以來，天文地人文神文皆撰簡得其善者，以爲洞極之經，帝王案用之，使衆賢共迺力行之，四海四境之內，災害都掃地除去，其治洞清明，狀與天地神靈相似，故名爲大洞極天之政事也。真人知之耶？經四一·六上·一·一*唯唯。可駭哉！可駭哉！行，子已覺知之矣。

右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書人辭訣

- ① 原有小注「四十二同卷」五字，今刪。
- ② 鈔無「迺」字。
- ③ 「制」鈔作「製」，古通。
- ④ 「以」鈔作「已」，古通。
- ⑤ 「義」鈔誤作「議」。
- ⑥ 「妄」鈔誤作「忘」。
- ⑦ 「且」鈔誤作「承」。

- ⑧ 鈔無「責」字。
- ⑨ 「也」鈔作「矣」。
- ⑩ 鈔無「真」下十字。
- ⑪ 鈔無「者」字。
- ⑫ 鈔無「假令」二字，但有「集」字。
- ⑬ 鈔無「也」字。
- ⑭ 「卷」上鈔有「一」字，疑經脫。
- ⑮ 「字」鈔誤作「守」。
- ⑯ 「事」下六字，鈔作「便隨事書記之」。
- ⑰ 鈔脫「得」字。
- ⑱ 鈔無「書」下三十字，但有「隨而書之出衆賢共議」九字。
- ⑲ 鈔無「中」字。
- ⑳ 「次」鈔誤作「此」。
- ㉑ 鈔無「其」字。
- ㉒ 鈔無「字」字。
- ㉓ 鈔無「而」字。
- ㉔ 「即已」鈔作「以」。
- ㉕ 「竟」鈔作「意」。
- ㉖ 「意」原作「竟」，疑誤，今依鈔改。
- ㉗ 鈔無「矣」字。
- ㉘ 「爲」下疑脫「何」字。

太平經合校卷四十二 丙部之八

太平經卷之四十二

經四二·一上·二·四

九天消先王灾法第五十六

凡天理九人而陰陽得何乎哉？

〔並〕鈔丙六下·七·一二 闕夫^①人者^②，迺理萬物之長也。其無形委氣之神人，職在理^③元氣；大神人職在理^④天；真人職在理^⑤地；仙人職在理^⑥四時；大道人職在理^⑦五行；聖人職在理^⑧陰陽；賢人職在理^⑨文書，皆授^⑩語；凡民^⑪職在理^⑫草木五穀；奴婢職在理^⑬財貨。出何乎？凡事各以類相理。無形委氣之神人與元氣相似，故理元氣。大神人有形，而大神與天相似，故理天。真人專又信，與地相似，故理地。仙人變化與四時相似，故理四時也。大道人長於占知吉凶，與五行相似，故理五行。聖人主和氣，與陰陽相似，故理陰陽。賢人治文便言，與文相似，故理文

書。凡民亂憤無知，與萬物相似，故理萬物。奴婢致財，與財貨相似，富則有，貧則無，可通往來，故理財貨也。〔並〕鈔丙七上·二·七 夫皇天署職，不奪其心，各從其類，不誤也；反之，爲大害也。¹⁴ 故署置¹⁵ 天之凡民皆當順此，古者聖人深承知此，故¹⁶ 不失天意，得天心也。 出真人今寧曉此不？善哉經四二·三上·一·一。善哉！吾是所言，以戒真人，不失之也。唯唯。行努力。愚生今心結不解言，是九人各異事，何益於王治乎不也？〔並〕鈔丙七上·五·四 固治¹⁷ 得天心意¹⁸，使此¹⁹ 九氣合和，九人共心²⁰，故能致上皇²¹ 太平也。如²² 此九事不合乖忤，不能致太平也。此九事迺更²³ 迭相生成²⁴ 也²⁵，出但人不得深知之耳，先聖賢未及陳之也，故久閉絕乎！然今一事不得治，不可平，何也？太上皇氣太至，此九人皆來助王者治也。一氣不和，輒有不是者，故不能悉和陰陽而平其治也。其來云何哉？無形神人來告王者，其心日明。大神人時見教其治意；真人仙人大道人悉來

爲師，助其教化；聖人賢者出，其隱士來爲臣；凡民奴婢皆順善不爲邪惡，是迺天地大喜之徵也。〔並〕鈔丙七上·六·一 四固其²⁶ 一氣不和，即²⁷ 輒有不至者，云何乎²⁸？元氣不和，無形神人不來至；天氣不和，大神人不來至；地氣不和，真人不來至；四時不和，仙人不來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來至；陰陽不和，聖人不來至；文²⁹ 字言不真，大賢人不來至；萬物不和得³⁰，凡民亂，財貨少，奴婢逃亡，凡事失其³¹ 職。此正其害也³²。 出今真經四二·三上·一·一。人既欲救天亂氣，宜努力平之，勿倦懈，慎之。唯唯。〔起〕氣得，則此九人俱守道，承負萬世先王之灾悉消去矣。此人俱失其所，承負之害日增。此九人上極無形，下極奴婢，各調一氣，而九氣陰陽調。夫人，天且使其和調氣，必先食氣；故上士將入道，先不食有形而食氣，是且與元氣合。故當養置茅室中，使其齋戒，不睹邪惡，日練其形，毋奪其欲，能出無間去，上助仙真元氣天治也。是爲神士，天之吏也。

毋禁毋止，誠能就之，名爲天士，簡閱善人，天大喜之，還爲人利也，何謂乎哉？然此得道去者，雖不爲人目下之用，皆共調和陰陽氣也。古者帝王祭天上神下食，此之謂也。〔止〕

〔附〕鈔丙七下·二·一

〔附〕得此九人，能消萬世帝王承負之灾。此九人上極無形，下極奴婢，各調一炁。故上士修道，先當食炁，是欲與元炁和合，當茅室齋戒，不睹邪惡，日鍊其形，無奪其欲，能出入無間，上助仙真元炁天治也。是爲神士，爲天之吏也。無禁無止，誠能就之，名天士，簡閱善人，天大喜，還爲人利也。夫得道去世，雖不時目下之用，而能和調陰陽炁，以利萬物。古者帝王祭天上諸神，爲此神吏也。

曾但天精神自下食耶？善哉，子言是也。然，此人上爲天吏，天精神爲其君長，君與吏相爲使，吏者職在主任。凡事，吏道人善有功。故君與其下，既下則說喜。故除人承負。吏不說，則道人有過於天。君吏俱不肯下

臨人食，故過責日增倍，身尚自得重過，何能除先王之流灾哉？真人亦曉知此不耶？可駭哉！吾大怖惶，恍若失氣。經四二·四上·一·一*。今且過問天師，不意迺見是說也。行，子努力，所說竟，當去矣。唯唯。

右〔並〕鈔丙六下·五·一七 圖簡閱 九人竟

其志 無冤者平 王治天 因喜解其先王 承負 出

驗道真偽訣第五十七

行事亦且畢不久。真人前，詳受教勅。唯唯。自行此道之後，承負久故彌遠，積厄結氣，並灾委毒誠多，不可須臾而盡也。知力行是之後，承負之厄日少，月消歲除愈，何以知之乎？善哉，子之難也，可謂得道意矣。然，明聽，行此之後，天下文書且悉盡正，人亦且盡正，皆入真道，無復邪偽文絕去，人人自謹。其後生者尤甚，更相倣學，皆知道內，有睹其身，各自重愛。其後生者孝且壽，悉工自養老，顏色不與無道時等，後生者日知其至意以爲家也。學復過其先，日益就相厚相親，

愛重有道人，兵革姦猾悉無復爲者也。故承負之厄會日消去，此自然之術也。

□□萬不失一，是吾之文大效也，不可但苟空設善言也，親以徵驗起，迺與天地響相應，何可妄語乎？故文書前後出，經四二·五上·一·一*。非一人稽積難知情，是故吾道以誠也。子連時□□問，必樂欲知其大效；其效相反，猶寒與暑，暑多則寒少，寒多則暑少。夫天地開闢以來，先師學人者，皆多絕匿其真道，反以浮華學之，小小益耶，且薄後生者，日增益復劇，其故使成僞學相傳，雖天道積遠，先爲文者，所以相欺殆之大階也。壹欺不知，後遂利用之也。令上無復所取信，下無所付歸命，因兩相意疑，便爲亂治。後生者後連相承負，先人之厄會聚並，故曰劇也。天今冤是，故吾語子□□也，真人努力自愛勉之。子迺爲天除病，爲帝王除厄，天上知子有重功。不敢不敢。

右效行徵驗道知真偽訣

四行本末訣第五十八

真人前。唯唯。人行有幾何乎？

有百行萬端。不然也。真人語幾與俗人語相類似哉！人有四行。其一者，或何謂也？然，人行不善則惡，不善亦不惡爲浮平行，壹善壹惡，爲不純無常之行，兩不可據，吉凶無處也。善哉，行吉凶有幾何乎？有千條億端？真人之言幾與俗人同。吉經四二·六上·一·一*。凶之行有四。一者，惑何謂也？然，凡事爲行，不大吉當大凶，不吉亦不凶爲浮平行，一吉一凶爲雜不純無常之，吉凶不占。善哉，行天地之性，歲月日善惡有幾何乎？不可勝紀？子已熟醉，其言眩霧矣。天地歲月日有四行。一者不純，主爲變怪。何謂也？然，真人明聽，今天地歲不大樂當大惡，不樂亦不惡爲浮平歲，壹善壹惡爲天變惑歲。令今日不大善當大惡，不善亦不惡爲浮平日月，壹善壹善爲惑行，主行爲怪異灾，吾是但舉綱見始，天下之事皆然矣。何謂也？然，天下之萬物人民，不入於善，必陷於惡，不善亦不惡爲平平之行，壹善壹惡爲詐僞行，無可立也，平平之行無可勸，大

善與大惡有成名。何故正有此四行乎？善哉，子之難問，可謂得道意矣。然，大善者，太陽純行也；大惡者，得太陰煞行也；善惡並合者，中和之行也；無常之行者，天地中和君臣人民萬物失其道路也。故行欲正，從陽者多得善，從陰者多得惡，從和者這浮平也，其吉凶無常者，行無復法度。是故古聖賢深觀天地經四二·七上·一·一*歲月日人民萬物，視所興衰浮平進退，以自知行得與不得，與用洞明之鏡自照，形容可異。善哉善哉！今當奈何乎？然，行守本，法天者，是其始也；法地者，其多賊也；法和者，其次也；無常者，其行未也。今人何故迺得至無常之行乎哉？然，先人小小佚失之，其次即小耶，其次大耶，其次大失。道路根本更迷亂，無可倚著其意，因反為無常之行，便易其辭，為無常之年也。是明道弊未極也，當反本。夫古者聖人睹此知為末流，極即還反，故不失政也，而保其天命。故大賢聖見事明，是以常獨吉也。真人樂重知其信效耶？唯

天師開示之耳。行歲本興而未惡者，陰陽之極也。人後生者惡且薄，世之極也。萬物本興末無收者，物之極也。後生語多空欺無核實者，言之極也。文書多稽委積而無真者，文之極也。是皆失本就末，失實就華。故使天地生萬物，皆多本無末，實其咎在失本流就末，失真就偽，失厚就薄，因以為常，故習俗不知復相惡，獨與天法相違積久。後生者日輕事，更作欺偽，積習成神，經四二·八上·一·一*不能復相禁，反言曉事，故致更相承負，成天咎地殃，四面橫行，不可禁防。君王雖仁賢，安能中絕此萬萬世之流過。始失小小，各失若粟。天道失之若毫釐，其失千里，粟粟相從從聚，迺到滿太倉數萬億斛。夫雨一一相隨而下流不止，為百川，積成四海，水多不可。本去故當繩之以真道，反其末極還就本，反其華還就實，反其偽還就真。夫末窮者宜反本，行極者當還歸，天之道也。夫失正道者，非小病也。迺到命盡後，復相承負其過，後生復迷復失，正道日闕，冥復

失道，天氣乖忤，治安得平哉？人人被其毒害，人安得壽，萬物傷多夭死。故比比勅真人傳吾書，使人人自思失道意，身為病，各自憂勞，則天地帝王人民萬物悉安矣。真人樂合天心，宜勿懈忽也。唯唯。願復問一疑，天師今是吉凶，曾但其時運然耶？善哉，真人之難得道意矣。極上者當反下，極外者當反內；故陽極當反陰，極於下者當反上；故陰極反陽，極於末者當反本。今天地開闢以來，小小連失道意，更相承負，便成邪偽極經四二·九上·一·一*矣。何以知之乎？以萬物人民皆多前善後惡，少成事，言前□□哉？前有實，後空虛。古者聖人常觀視萬民之動靜以知之，故常不失也。善哉善哉！〔起〕願復乞問一事。行言。今若天師言，物有下極上極。今若九人，上極為委氣神人，下極奴婢。下學得上行，上極亦得復下行，不耶？善哉，子之間也。今真人自若愚罔，未洞於太極之道也。今是委氣神人，迺與元氣合形並力，與四時五行共生。凡事人

神者，皆受之於天氣，天氣者受之於元氣。神者乘氣而行，故人有氣則有神，有神則有氣，神去則氣絕，氣亡則神去。故無神亦死，無氣亦死，委氣神人寧入人腹中不邪？唯唯。〔止〕

〔附〕鈔丙七下：一〇·一〇

〔附〕凡聖皆有極，爲⁴¹無形神人，下極爲奴婢。神人者，乘炁而行，故人有炁即有神，炁絕即神亡。

又五行迺得興生於元氣，神迺與元氣並同身並行。今五行迺入爲人藏，是寧九人，上極復下，反人身不善哉善哉！初學雖久，一睹此說耳。然子學當精之，不精無益也。唯唯。見天師言，夫天道固如循環耶？然。子可謂已知之矣。行去，有疑勿難問。唯唯。

右簡天四行實本末太極以反政

①「夫」上鈔有「簡說九人意，其無宛者乎王治因喜解其先王之承負」二十一字，係本篇篇末篇旨。

②鈔無「者」下三字。

③④⑤⑥⑦⑧⑨「理」鈔皆作「治」，蓋唐人寫經，避高宗諱，

鈔又改回原字。

⑩「授」鈔作「受」。

⑪「民」鈔作「人」，避唐太宗諱。

⑫⑬「理」鈔皆作「治」。

⑭鈔無「也」字。

⑮「署置」鈔作「置署」。

⑯鈔無「故」字。

⑰「治」上鈔有「言九人各易」五字，「治」下鈔有「而」字。

⑱鈔無「意」字。

⑲鈔無「使此」二字。

⑳鈔無「九人共心」句。

㉑鈔無「上皇」二字。

㉒鈔無「如」下十四字。

㉓鈔無「迺更」二字。

㉔「生成」鈔作「成生」。

㉕鈔無「也」字。

㉖鈔無「其」字。

㉗鈔無「即」字，疑係下「輒」字之旁注，誤入正文。

㉘鈔無「云何乎」三字。

㉙鈔無「文」下十一字。

㉚鈔無「得」字。

㉛鈔無「其」字。

㉜「此正其害也」鈔作「爲害若此」。

㉝「閱」鈔作「說」。

㉞「竟其志」三字不可解，當依鈔作「意其」。

㉟「平」鈔譌作「乎」。

㊱鈔無「天」字。

㊲「王」下鈔有「之」字。

㊳「殆」當作「詒」或作「給」。

㊴「惑」疑係「或」字之誤。

④「之」下疑有脫文。

④「爲」上疑脫「上極」二字。

太平經合校卷四十三 丙部之九

太平經卷之四十三 ①

經四三·一上·二·四

大小諫正法第五十九

真人稽首言：愚生暗昧，實不曉道，今既為天視安危吉凶，乃敢具問道之訣。今世神祇法，豈亦有諫正邪？唯天師教勅，示以至道意。子之所問，何其妙要深遠也！吾伏見人有相諫正，故問天亦有相諫正不？善哉，子之所問，已得天道實核矣。天精已出，神祇悅喜矣。今且為子具說其大要意，今使可萬萬世不可忘也。唯唯。然，
〔並〕鈔丙二六上·八·一 回天 ② 者小諫變色，大諫天動裂其身 ③，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三光小諫小事星變色，大諫三光失度無 ④ 明，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地也 ⑤ 小諫動搖，大諫山 ⑥ 土崩地裂，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五行小諫災生，大諫生 ⑦ 東 ⑧ 行蟲殺人，南 ⑨ 行毒殺人，

西 ⑩ 行虎狼殺人，北 ⑪ 行水蟲殺人，中央 ⑫ 行吏民尅毒相賊殺人，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四時小諫寒暑小 ⑬ 不調，大諫寒暑易位，時氣 ⑭ 無復節度，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六方 ⑮ 精氣共小諫亂覆數 ⑯ 起，中有 ⑰ 生蟲災，或飛或步，多雲風而不雨，空虛無實，大諫經四三·二上·一·一 * 水旱無常 ⑱ 節，賊 ⑲ 殺傷萬物 ⑳ 人民，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飛步鳥獸小諫災人，大諫禽 ㉑ 獸食人，蝗蟲大興起，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鬼神精 ㉒ 小諫微數 ㉓ 賊病吏 ㉔ 民，大諫裂 ㉕ 死滅門，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六方小諫風雨亂發狂與 ㉖ 惡毒俱行傷人 ㉗，大諫橫加絕理，瓦 ㉘ 石飛起，地土 ㉙ 上柱皇天，破室屋，動山阜，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天地音聲之 ㉚ 小諫，雷電小急聲 ㉛，大諫人 ㉜ 多相與汗惡，使霹靂數作，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吏民小諫更變色，大諫多相 ㉝ 賊傷 ㉞，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天 ㉟ 地六方八極大諫俱欲正河雒 ㊱ 文出 ㊲，天明證，天 ㊳ 下瑞應書見，以諫正君王，天下莫不響應，諫

而不從，因而消 ㊴ 亡矣。天道經會當用，復以次行。是故古者聖賢見 ㊵ 事，輒惟論思其意，不敢懈忽 ㊶，失毛髮之間，以 ㊷ 見微知著。故 ㊸ 不失皇天心，故能存其身，安其居 ㊹，無憂患，無 ㊺ 危亡，凶 ㊻ 不得來者 ㊼，計事校竿 ㊽，實 ㊾ 迺天心意同也。 ㊿ 善哉善哉！愚生已解。今唯明天師既陳法，願聞其因而消亡意，黨開之。善哉善哉，子之心也。〔並〕道典論卷四怪祿篇〔起〕然，回天道迺祐易教，祐至誠，祐經四三·三上·一·一 * 謹順，祐易曉，祐易勅，將要 ㉞ 人君厚，故教之，不要 ㉟ 其厚者，不肯教之也。其 ㊱ 象效，猶若 ㊲ 人相與親厚則相 ㊳ 教示以事，不相與至厚，不肯教示之也。教而不聽，忿 ㊴ 其不以時用其言，故廢而置之，不復重教示之也 ㊵。於是災變 ㊶ 怪便止 ㊷，不復示勅人也。如是則雖賢聖，聾闇無知也；聰明閉塞，天地神祇不肯復諫正 ㊸ 者也。 ㊹ 災異日增不除，人日衰亡，失其職矣。〔止〕

〔附〕鈔丙二七下·五·三

〔附〕天之所祐者，祐易教，祐至

誠，祐謹順，祐易曉，祐勅，天之於帝王最厚矣，故萬般誤變以致之。不聽其教，故廢而致之，天地神明不肯復諫正也，災異日增，人民日衰耗，亡失其職。

〔並〕鈔丙二七下·九·二回故⁶⁰古者聖賢⁶¹

旦夕垂拱，能深思慮⁶²，未嘗⁶³敢失天心也。故能⁶⁴父事皇天，母事皇地，兄事日，姊事月，正天文⁶⁵，保五行，順四時，觀其進退，以自照正行⁶⁶，以深知⁶⁷天⁶⁸得失也⁶⁹。幽唯天地自守要道，以天保應圖書爲大命，故所行者悉得應若神，是迺獨深得天意也。比若重現⁷⁰合矩，相對而語也。故神靈爲其動搖也，如逆不肯用其諫正也，迺要天反與地錯，五行四時爲其亂逆，不得其理。故所爲者不中，因而大凶矣，此之謂也。子寧曉未？唯唯。故天地之性，下亦革諫其上，上亦革諫其下，各有所長短，因以相補，然后天道凡萬事，各得其所。是故皇天雖神聖，有所短，不經四三·四上·一·一*若地之所長，故萬物受命於天，反養體於地。三光所短，不若火所長；三光雖神且明，不能照幽寢之內，

火反照其中。大聖所短，不若賢者所長。人之所短，不若萬物之所長。故相諫及下，極小微，則不失道，得天心。故天生凡事，使其時有變革，悉皆以諫正人君，以明至德之符，不可不大慎也。夫天地萬物變革，是其語也。唯

唯。皇天師既示曉，願效於人。諾。子詳聆吾言而深思念之，臣有忠善誠信而諫正其上，君不聽用，反欲害之，臣駭因結舌爲瘖，六方閉不通。賢儒又畏事，因而蔽藏，忠信伏匿，真道不得見。君雖聖賢，無所得聞，因而聾盲，無可見奇異也。日以暗昧，君聾臣瘖，其禍不禁；臣昧君盲，姦邪橫行；臣瘖君聾，天下不通，善與惡不分別，天灾合同，六極戰亂，天下並凶，可不慎乎哉？唯唯。故〔並〕道典論卷四怪祲篇回古者聖賢重灾變怪，因自以⁷¹繩正，故萬不失一者⁷²。幽實乃與要文大道同，舉事悉盡忠，無復凶，子重誠之，謹慎吾言。唯唯。然，夫天高且明，本非一精之功德也。帝王治得天心，非一賢臣之功。今吾之經四三·五上·一·一*

言，但舉其綱見始，凡事不可盡書說也，子自深計其意。唯唯。行去矣，說何極乎？勿復有可問也。唯唯。

右天諫正書訣

- ① 原有小注「四十四同卷」五字，今刪。
- ② 「天」上鈔有「天諫正書」四字，係本篇篇末篇旨。
- ③ 鈔脫「身」字。
- ④ 「無」鈔作「不」。
- ⑤ 鈔無「也」字。
- ⑥ 鈔無「山」字。
- ⑦ 鈔無「生」字。
- ⑧ 「東」鈔作「木」，淮南子天文篇：東方木也。
- ⑨ 「南」鈔作「火」，淮南子天文篇：南方火也。
- ⑩ 「西」鈔作「金」，淮南子天文篇：西方金也。
- ⑪ 「北」鈔作「水」，淮南子天文篇：北方水也。
- ⑫ 「中央」鈔作「土」，淮南子天文篇：中央土也。
- ⑬ 鈔無「小」字。
- ⑭ 「氣」鈔改作「候」。
- ⑮ 「方」鈔譌作「六」。
- ⑯ 鈔無「覆數」二字。
- ⑰ 鈔無「有」字。
- ⑱ 「常節」鈔作「節度」。
- ⑲ 鈔無「賊」字。
- ⑳ 「物」下鈔有「及」字。
- ㉑ 「禽」鈔作「鳥」。
- ㉒ 「精」下鈔有「物」字，疑經脫。

23「微數」鈔誤作「崩起」。

24「吏」鈔誤作「使」。

25「裂」鈔作「刑」。

26鈔無「與」字。

27「人」下鈔有「民」字。

28「瓦」鈔誤作「風」。

29「地土」鈔作「土地」。

30鈔無「之」字。

31鈔無「聲」字。

32鈔無「人」下七字。

33鈔無「相」字。

34「賊傷」鈔作「傷賊」。

35「天」上鈔有「夫」字。

36「維」鈔作「洛」。

37「出」下鈔有「矣」字。

38「天」原作「大」，疑誤，今依鈔改。

39「消」上原無「因而」二字，疑脫，今據鈔補。

40「見」下八字，鈔作「終日思唯」。

41「忽」鈔作「怠」。

42鈔無「以」字。

43鈔無「故」字。

44「居」鈔誤作「民」，「民」下有「養萬物」三字。

45鈔無「無」字。

46「凶」下鈔有「禍」字。

47鈔無「者」字。

48「校竿」鈔作「投算」。

49「實」下七字，鈔作「與天意同矣」。

50「要」道典論作「與」。

51「要」道典論作「與」。

52道典論無「其」下二字。

53「若」下道典論有「世」字。

54道典論無「相」字。

55「忿」原作「忽」，疑形近而譌，今依道典論改。

56道典論無「也」字。

57道典論無「變」字。

58「止」原作「心」，依道典論改。

59「正」道典論誤作「止」。

60鈔無「故」字。

61「聖賢」鈔作「聖帝明王」。

62「慮」鈔作「察」。

63「未嘗敢失天心也」，鈔改作「天心不敢失之」。

64鈔無「能」字。

65「文」原作「父」，疑誤，今依鈔改。

66「行」上鈔有「其」字。

67「以深知」鈔作「自知」。

68鈔無「天」字。

69「也」鈔作「矣」。

70「現」疑係「規」字之譌。

71道典論無「以」字。

72「者」道典論作「也」。

太平經合校卷四十四 丙部之十

太平經卷之四十四

經四四·一上·二·四

案書明刑德法第六十

真人純謹敬拜，純今所問，必且爲過責甚深，吾歸思師書言，悉是也，無以易之也。但小子愚且蒙，悃悃不知明師皇天神人於何取是法象？今怪師言積大□□，願師既哀憐，示其天證陰陽之訣、神祇之卜要效。今且不思，心中大煩亂，所言必觸師之忌諱。又欲言不能自禁絕，唯天師雖非之，願以天之明證法示教，使可萬萬世傳，昭然無疑，比若日中之明也，終始不可易而去也。然，子固固不信吾言邪？子自若未善開通，知天心意也。子自若愚乎，愈於俗人無幾耳。以爲吾言可犯也，犯者亂矣，逆者敗矣。吾且與子語，皆已案考於天文，合於陰陽之大訣乃後言也。子來者爲天問事，吾者爲天傳

言制法，非敢苟空譌言佞語也。子生積歲月日幸不少，獨不見擾擾萬物之屬，悉盡隨德而居，而反避刑氣邪？〔並〕鈔丙八上·二·一〇 闕此者，純^①皇天之明要證也。所以嚴^②勅人君之治，得失之效也^③。唯^④唯。今若且覺而未覺，願重問其經四四·二上·一·一* 教戒。然，夫刑德者，天地陰陽神治之明效也^⑤，為萬物人民之^⑥法度。故十一月大德在初九，居地下，德時在室中，故內有氣，萬物歸之也^⑦。時刑^⑧在上六，在四遠^⑨野，故外無氣而清^⑩也，外空萬物，士衆皆歸，王德隨之入黃泉之下。十二月德在九二之時，在丑，居土之中，而未出達，時德在明堂，萬物隨德而上，未敢出見，上有刑也。正月寅，德在九三，萬物莫不隨盛德樂闕^⑪於天^⑫地而生，時德居庭。二月德在九四，在卯，已去地，未及天，謫^⑬在界上，德在門，故萬物悉樂出闕於門也。三月盛德在九五，辰上及天之中，盛德時在外道巷，故萬物皆^⑭出居外也。四月巳，德在上九，到於六遠八境，盛德八方，

善氣陽氣莫不響應相^⑮生，擾擾^⑯之屬，去內^⑰室之野處，時刑在萬物之根，居內室，故^⑱下空^⑲無物，而上茂盛也，莫不樂從德而^⑳為治也，是治以德之^㉑大明效也^㉒。今謹已聞用德，願^㉓聞用刑。然，五月刑在初六，在午，地下，下內清^㉔無氣，地下空，時刑在室^㉕中，內無物，皆居外。六月刑居六二，在未，居土之中，未出達也，時刑在經四四·三上·一·* 堂^㉖，時刑氣在內，德氣在外，擾擾之屬莫不樂露其身，歸盛德者^㉗也。七月刑在^㉘六三，申之時，刑在庭，萬物未敢入，固固樂居外。八月刑在六四，酉時，上^㉙未及天界，時德在門，萬物俱樂，闕於門樂入，隨德而還反也。九月刑在六五，在戌，上及天^㉚中，時刑在道巷，萬物莫不且^㉛死困^㉜，隨德八藏，故內日興，外者空亡。十月刑在上六，亥，時刑及六遠八境，四野萬物擾擾之屬莫不入藏逃，隨德行^㉝到于明堂，跂行自^㉞懷居內，野外空無士衆，是非好用刑罰者見從^㉟去^㊱邪哉？但心意欲^㊲內懷以刑，治其士衆，輒日為其^㊳衰少

也。故^㊴五月內懷一刑，一羣衆叛。六月內懷二刑，二羣衆叛。七月內懷三刑，三羣衆叛。八月內懷四刑，四羣衆叛。九月內懷五刑，五羣衆叛。十月內懷六刑，六^㊵羣衆叛。故外悉無物，皆逃於內，是明證效也。故以^㊶刑治者，外恭謹而內叛，故士衆日少也。是故十一月內懷一德，一羣衆入從^㊷。十二月內懷二德，二羣衆入從^㊸。正月內懷三德，三羣衆入從^㊹。二月內懷四德，四方^㊺羣衆入從^㊻。三月內懷五陽盛經四四·四上·一·一* 德，五羣衆^㊼賢者入從。四月內懷^㊽六德，萬物並出見，莫不擾擾，中外歸之。此天明^㊾法效也。〔起〕二月八月，德與刑相半，故二月物半傷於寒，八月物亦半傷於寒；二月之時，德欲出其士衆於門，刑欲內其士衆於門，俱在界上；故二月八月萬物刑德適相逢，生死相半，故半傷也。子今樂知天地之常法，陰陽之明證，此即是也。夫刑乃日傷殺，厭畏之，而不得衆力，反曰^㊿無人；德乃舒緩日生，無刑罰而不畏萬物，反曰^㊽降服，悉歸

王之助其爲治，即是天之明證，昭然不疑也。今人不威畏不可治，奈何乎哉？然古者聖人君子威人以道與德，不以筋力刑罰也。不樂爲善，德劣者反欲以刑罰威驚以助治，猶見去也。夫刑但可以遺窮解卸，不足以生萬物，明擾擾之屬爲其長也。今使人不內附，反欺詐，其大咎在此。〔止〕

〔附〕鈔丙一〇上·四·一一

〔附〕二月八月，德與刑相半，故萬物半傷於寒。夫刑日傷殺厭畏之，而不得衆力。古者聖人威人以道德、不以筋力刑罰也。

今子比連時來學，問其雖衆，多畜積文，則未能純信吾書言也，得此寧解未哉？純稽首敬拜，有過甚大，負於明師神人之言，內慙流汗；但愚小德薄至賤，學日雖多，心頓不能究達明師之言，故敢經四四·五上·一·一*不反復問之，甚大不謙，久爲師憂不也。但爲子學未精耳，可慎之。〔起〕天乃爲人垂象作法，爲帝王立教令，可儀以治，萬不失一也。子欲知其意，正此也。治不

惟此法，常使天悒悒，忿忿不解，故多凶灾。子戒之。天將興之者，取象於德；將衰敗者，取法於刑，此之謂也。吾之言，謹與天地陰陽合其規矩，順天地之理，爲天明言，紀用教令以示子也。吾之言，正若鋒矢無異也，順之則日興，反之則令自窮也。天法神哉神哉！是故夫古者神人真人大聖所以能深制法度，爲帝王作規矩者，皆見天文之要，乃獨內明於陰陽之意，乃後隨天地可爲以治，與神明合其心，觀視其可爲也，故其治萬不失一也。〔止〕

〔附〕鈔丙一〇上·七·五

〔附〕爲垂象作法，爲帝王立教令，可儀以治。王道將興，取象於德；王道將衰，取象於刑。夫爲帝王制法度，先明天意，內明陰陽之道，即太平至矣。

今愚吏人民以爲天法可妄犯也，自恣不以法度，故多亂其君治也，大咎在此也。今子得書，何不詳結心意，丁寧思之，幽室閑處。念天之行，乃可以傳天之教，以示勅愚人，以助帝王爲法

度也。將舉刑用之，當深念刑罰之所居，皆見從去，寂然無士衆獨處。故冬刑在四野無人，萬物悉叛之內藏，避之甚。經四四·六上·一·一*夏刑在內，萬物悉出歸德，地下室內中空，刑寂然獨居，皆隨德到野處。德在外，則萬物歸外；德在幽空則物歸內。天刑其威極盛，幸能厭服人民萬物，何故反不能拘制其士衆，獨不怪斯耶？明刑不可輕妄用，傷一正氣，天氣亂；傷一順氣，地氣逆；傷一儒，衆儒亡；傷一賢，衆賢藏。凡事皆有所動搖。故古者聖人聖王帝主乃深見是天戒書，故畏之不敢妄爲也；恐不得天心，不能安其身也。上皇天德之人，乃獨深見道德之明效也，不厭固，不畏駭，而士衆歸之附之，故守道以自全，守德不敢失之也。子德^⑤吾書誦讀之，而心有疑者，常以此書一卷，自近旦夕常案視之，以爲明戒證效，乃且得天心意也。違此者，已與天反矣。是猶易之乾坤，不可反也；猶六甲之運，不可易也；猶五行固法，不可失也；猶日月之明，不可

掩蓋也；猶若君居上，臣在下，故不可亂也。此所以明天地陰陽之治，有德行德者。或有愚人反好刑，宜常觀視此書，以解迷惑，務教人爲善儒，守道與德，思退刑罰，吾書□□正天法經四四·七上·一·一*度也。夫爲道德易乎？爲刑罰難乎？愛之則日多，威之反日無也。子疾去矣，爲天傳吾書，毋疑也。吾書言不負於天地六合之擾擾也。唯唯。誠歸思過，惟論上下，不敢失一也。行，戒之慎之。子不能分別詳思吾書意，但觀天地陰陽之大部也。從春分到秋分，德居外，萬物莫不出歸王外，蟄蟲出穴，人民入室。從秋分至春分，德在內，萬物莫不歸王內，蟄藏之物悉入穴，人民入室，是以德治之明效也。從春分至秋分，刑在內治，萬物皆從出至外，內空，寂然獨居。從秋分至春分，刑居外治外，無物無氣，空無士衆，悉人從德；是者明刑不可以治之證也。故德者與天並心同力，故陽出亦出，陽入亦入；刑與地並力同心，故陰出亦出，陰入亦入。德者與生氣

同力，故生氣出亦出，入亦入；刑與殺氣同力，故殺氣出亦出，入亦入。德與天上行同列，刑與地下行同列。德常與實者同處，刑與空無物同處。德常與興同處，故外興則出，內興則入，故冬入夏出。刑與衰死氣同處，故冬出而夏入。死氣者清，故所居經四四·八上·一·一*而清也。故德與帝王同氣，故外王則出陰，內王則入刑；刑與小人同位，故所居而無士衆也。物所歸者，積帝王德，常見歸，故稱帝王也；刑未嘗與物同處，無士衆，故不得稱君子。是故古者聖人獨深思慮，觀天地陰陽所爲，以爲師法，知其大□□萬不失一，故不敢犯之也，是正天地之明證也，可不詳計乎？可不慎哉？自然法也，不以故人也，是天地之常行也，今悉以告子矣。子宜反復深思其意，動作毋自易。唯唯，不敢負。行，吾已悉傳付真法語於子，吾憂解矣；爲天除咎，以勅至德，以興王者。子毋敢絕，且蒙其害。唯唯。

右案天法以明古今前後治者所好得

失訣

- ① 鈔無「此者純」三字。
- ② 「嚴」鈔作「明」。
- ③ 鈔無「也」字。
- ④ 鈔無「唯」下十六字。
- ⑤ 鈔無「也」字。
- ⑥ 鈔無「之」字。
- ⑦ 鈔無「也」字。
- ⑧ 「刑」鈔譌「形」。
- ⑨ 鈔無「遠」字。
- ⑩ 「清」鈔譌「消」。
- ⑪ 「闕」鈔作「閱」。
- ⑫ 鈔無「天」字。
- ⑬ 「適」鈔作「適」。
- ⑭ 「皆」鈔作「悉」。
- ⑮ 「相」鈔在上文「應」字之上，疑係傳寫失次。
- ⑯ 「擾擾」鈔在「生」字之前。
- ⑰ 「內」鈔譌「四」。
- ⑱ 鈔無「故」字。
- ⑲ 「空」鈔誤作「室」。
- ⑳ 鈔無「而」字。
- ㉑ 鈔無「之」字。
- ㉒ 鈔無「也」字。
- ㉓ 「願」鈔作「未」。
- ㉔ 鈔無「清」字。
- ㉕ 「室」鈔譌「空」。
- ㉖ 「堂」上鈔有「明」字。

- 27 鈔無「者」字。
28 鈔脫「在」字。
29 「上」鈔作「尚」，「上」尚古通。
30 鈔無「天」字。
31 「且」鈔譌作「旦」。
32 「困」鈔譌作「因」。
33 「行」下鈔有「之類」二字。
34 「自」原作「目」，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35 「從」鈔作「徒」。
36 鈔無「去」字。
37 鈔無「欲」字。
38 鈔無「其」字。
39 鈔無「故」字。
40 「六」下鈔有「方」字。
41 鈔無「以」字。
42 43 44 鈔皆無「從」字。
45 鈔無「方」字。
46 鈔無「從」字。
47 鈔無「衆」字。
48 鈔無「懷」字。
49 「明」下鈔有「堂」字。
50 51 「日」疑當作「日」。
52 「德」疑當作「得」。

太平經合校卷四十五 丙部之十一

太平經卷之四十五^①

經四五·一上·二·四

起土出書訣第六十一

下愚賤生不勝，心所欲問，犯天師忌諱，爲過甚劇。意所欲言，不能自止，小人不忍情願，五內發煩懣悒悒。請問一大疑，唯天師既待以赤子之分，必衰^②原其饑渴汲汲乎！行道之。何謙哉？唯唯。「起」今天師乃與^③皇天后土常合精念，其心與天地意深相得，比若重規合矩，不失毛髮之間也。知天地常所憂□□，是故下愚不及生冒慚，乃敢前具問，願得知天地神靈其常所大忌諱者何等也？善乎，生精益進哉！子今且可問正入天地之心意，人得知之，著賢人之心，萬世不復去也。吾常樂欲言，無可與語。今得真人問之，心中訣喜，且爲子具分別道之，不敢有可隱匿也。所以然者，乃恐天地

神靈深惡吾，則爲身大灾也。真人但安坐明聽。天地所大疾苦，惡人不順與不孝，何謂也？願聞之。善乎，子之難也。夫天地中和凡三氣，內相與共爲一家，反共治生，共養萬物。天者主生，稱父；地者主養，稱母；人者主治理之，經四五·二上·一·一*稱子。父當主教化以時節，母主隨父所爲養之，子者生受命於父，見養食於母。爲子乃當敬事其父而愛其母。何謂也？然父教有度數時節，故天因四時而教生養成，終始自有時也。夫惡人逆之，是爲子不順其父，天氣失其政令，不得其心。天因大惡人生灾異，以病害其子，比若家人，父怒治其子也，其變即生。父子不和，恨子不順從嚴父之教令，則生陰勝其陽，下欺其上，多出逆子也。臣失其職，鬼物大興，共病人，姦猾居道傍，諸陰伏不順之屬，咎在逆天地也。真人是又可不服乎？此乃自然之術，比若影之應形，與之隨馬不脫也，誠之。唯唯。「止」

〔附〕鈔丙一〇下·一·一

〔附〕天師乃與皇天后土常合精念，其心與天地意深相得，比若重規合矩，不失毛髮之間也。知天地常所憂預，得知天地之大忌諱者何等也？天地神靈深大疾苦，惡人不順不孝，何謂也？夫天地中和三炁，內共相與爲一家，共養萬物。天者主生，稱父；地者主養，稱母；人者爲治，稱子。子者，受命於父，恩養於母。爲子乃敬事父而愛其母，何謂也？然父教有度數時節，故因四時而教生成，惡人逆父之意，天炁失其政令。比若家人，父怒其子。父子不和，陰勝陽，下欺上，臣失其職，鬼物大興。

今謹已敬受師說天之教勅，願聞犯地之禁。諾，真人明聽。唯唯。〔起〕天者，乃父也；地者，乃母也；父與母俱人也，何異乎？天亦天也，地亦天也，父與母但以陰陽男女別耳，其好惡者同等也。天者養人命，地者養人形，人則大愚蔽且暗，不知重尊其父母，常使天地生凡人，有悔悒悒不解也。何謂也？善哉，子之言也，深得天

地意，大灾害將斷，人必吉善矣。何謂經四五·三上·一·一*也？唯天師分別之。然今天下之人皆共賊害，冤其父母。何謂也？四時天氣，天所案行也，而逆之，則賊害其父。何謂也？今人以地爲母，得衣食焉，不共愛利之，反共賊害之。何謂也？然，真人明聽。人乃甚無狀，共穿鑿地，大興起土功，不用道理，其深者下著黃泉，淺者數丈。母內獨愁恚，諸子大不謹孝，常苦忿忿悒悒，而無從得通其言。古者聖人時運未得其道之，遂使人民妄爲，謂地不疾痛也，地內獨疾痛無訾，乃上感天，而人不得知之，愁困其子不能制，上愬人於父，愬之積久，復久積數，故父怒不止，灾變怪萬端並起，母復不說，常怒不肯力養人民萬物。父母俱不喜，萬物人民死，不用道理，咎在此。後生所爲日劇，不得天地意，反惡天地言不調，又共疾其帝王，言不能平其治內，反人人自得過於天地而不自知，反推其過以責其上，故天地不復愛人也，視其死亡忽然，人雖有疾，臨死啼呼，罪

名明白，天地父母不復救之也，乃其罪大深過，委頓咎責，反在此也。其後生動之尤劇乃過前，經四五·四上·一·一*更相倣效，以爲常法，不復拘制，不知復相禁止，故灾日多，誠共冤天地。天地，人之父母也，子反共害其父母而賊傷病之，非小罪也。故天地最以不孝不順爲怨，不復赦之也；人雖命短死無數者，無可冤也，真人豈曉知之邪？唯唯。〔止〕

〔附〕鈔丙二上·一·一四

〔附〕天地之位，如人男女之別，其好惡皆同。天者養人命，地者養人形。今凡共賊害其父母。四時之炁，天之按行也，而人逆之，則賊害其父；以地爲母，得衣食養育，不共愛利之，反賊害之。人甚無狀，不用道理，穿鑿地，大興土功，其深者下及黃泉，淺者數丈。獨母愁患諸子大不謹孝，常苦忿忿悒悒，而無從得道其言。古者聖人時運，未得通其天地之意。凡人爲地無知，獨不疾痛而上感天，而人不得知之，故父灾變復起，母復怒，不養萬物。

父母俱怒，其子安得無災乎？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可不悛哉？

今天使子來具問，是知吾能言，真人不可自易，不可不慎也。唯唯。今人共害其父母，逆其政令，於真人意，寧可久養不邪？故天不大矜之也。今天師哀愚生爲其具說，以何知天地常忿忿悒悒，而怨惡人數起土乎？善哉，天使子屈折問之，足知爲天地使子問此也。諾。吾甚畏天，不敢有可隱，恐身得災，今且使子昭然知之，終古著之胸心，不可復忘也。今有一家有興功起土，數家被其疾，或得死亡，或致盜賊縣官，或致兵革鬪訟，或致蛇蜂虎狼惡禽害人。〔並〕鈔丙二下·三·四囊一·二二下·四·三圖大起土有大凶惡^④，小起土有小凶惡^⑤，是即^⑥地忿忿^⑦，使神靈生此災也^⑧。凶故天地多病人，此明證也，子知之邪？唯唯。〔並〕囊一·二二下·一·八〔起〕圖今或^⑨有起土反吉無^⑩害者，何也？善^⑪哉，子之間也，皆有害，但得良善土^⑫者，不即病害人耳^⑬；反^⑭多四

方得經四五·五上·一·二其凶，久久會且害人耳^⑮；得^⑯惡地者^⑰，不^⑱忍人可爲，即害之也。凶復並害遠方，何也？是比若良善腸之人也，雖見冤，能強忍須臾，心不忘也，後會害之；惡人不能忍，須臾交行。善哉善哉！今地身體積巨，人比於地，積小小，所爲復小不足道，何乃能疾地乎哉？善哉，子之難也！天使子分別不明，此以何知之，以其言大惓惓。子今欲云，何心中悒悒，欲言乃快。天地神精居子腹中，敬子趣言，子固不自知也。凡人所欲爲，皆天使之。諾。不敢有可匿也。子明德^⑲。唯唯。〔止〕

〔附〕鈔丙二下·四·九

〔附〕或起土不便爲灾者，得良善地也，即灾者，得凶惡地也。主能害人，並害遠方，何謂也？比若良善之人，雖見冤害，強忍須臾，心終不忘也；惡人不能忍須臾，便見灾害也。地體巨大，人比於地積小，所穿鑿安能爲害也？

〔起〕今子言，人小小，所動爲不能

疾地。今大人軀長一丈，大十圍，其齒有齧蟲，小小不足道，合^⑳人齒。大疾當作之時，其人啼呼交，且齒久久爲墮落悉盡。夫人比於天地大小，如此蟲害人。齒尚善金石骨之堅者也。夫蟲但肉耳，何故反能疾是子，人之疾地如此矣。子知之邪？行，真人復更明開耳。唯唯。〔止〕

〔附〕鈔丙二下·九·五

〔附〕然比夫人軀長一丈，大十圍，其齒齧間蟲，小小不足道，食人齒。大疾當作之時，其人啼呼，久久齒爲之墜落悉盡。人比於天地大小，如此蟲與人矣。齒若金石之堅者，小蟲但肉耳，而害物若此。

夫人或有長出丈，身大出十圍，疽蟲長不過一寸，其身小小，積小不足道也，居此人皮中，旦夕鑿之，其人病之，乃到死亡，夫人與地大小，比若此矣。此蟲經四五·六上·一·一*積小，何故反賊殺此人乎？真人其爲愚暗，何故大劇也，將與俗人相似哉？實不及。子尚不及，何言凡人乎？有過有愚，唯天師

願聞不及業，幸爲愚生竟說其意。諾，不匿也。吾知天地病之劇，故口口語子也。行復爲子說一事，使子察察重明知之。唯唯。〔起〕今大丈夫力士無不能拘制疥蟲，小小不足見也。有一斗所共食此人，病之疾痛不得卧，劇者著牀。今疥蟲蚤蝨小小，積衆多，共食人，蠱蟲者殺人，疥蟲蚤同使人煩懣，不得安坐，皆生瘡瘍。夫人大小比於地如此矣，寧曉解不？唯唯。〔止〕

〔附〕鈔丙一二上·三·一〇

〔附〕今有大丈夫巨力之士無不能制疥蟲者，一升疥蟲共蝕此人，乃病痛不得卧，劇者著牀。今蝨^①蟲蚤蝨小小，積衆多，共食人，蠱蟲者能殺人，蚤蝨同使人煩滿，不得安坐，皆生瘡耳。人之害天地，亦若是耳。

行，今子或見吾所說，如不足以爲法也，今爲子言之。人雖小，其冤愁地形狀，使人昭然自知，深有過責，立可見也。今一大里有百戶，有百井；一鄉有千戶，有千井；一縣有萬戶，有萬井；一郡有十萬戶，有十萬井；一州

有億戶，有億井。大井一丈，中井數尺，小井三尺，今穿地下著黃泉。天下有幾何哉？或一家有數井也。今但以小井計之，十井長三丈，百井長三十丈，千井三百丈，萬井三千丈，十萬井三萬丈。天下有如此經四五·七上·一·一者凡幾井乎？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也。今穿子身，得其血脉，寧疾不邪？今是一億井者，廣從凡幾何里？子自詳計之。天下有幾何億井乎哉？故人爲冤天地已明矣。子賊病其母，爲疾甚劇，地氣漏泄，其病人大深，而人不愛不憐之，反自言常冤天地，何不純調也，此不反邪，是尚但記道諸井耳。今天下大屋丘陵冢，及穿鑿山阜，采取金石，陶瓦堅柱，妄掘鑿溝瀆，或閉塞雍闕，當通而不得通有幾何乎？今是水泉，或當流，或當通，又言閉塞穿鑿之幾何也？今水泉當通，利之乃宣，因天地之利瀆，以高就下。今或有不然，妄鑿地形，皆爲瘡瘍；或有塞絕，當通不通。王治不和，地大病之，無肯言其爲疾病痛者。地之精神，上

天告愬不通，日無止也。天地因而俱不說喜，是以太和純氣難致也，真人寧解不邪？唯唯。〔起〕今人生天地之間，會當得室廬以自蓋，得井飲之，云何乎？善哉，子之言也。今天不惡人有室廬也，乃其穿鑿地大深，皆爲瘡瘍，或得地骨，或得地血，何謂也？泉者，地之血；石者，地之骨經四五·八上·一·一也；良土，地之肉也。洞泉爲得血，破石爲破骨，良土深鑿之，投瓦石堅木於中爲地壯，地內獨病之，非一人甚劇，今當云何乎？地者，萬物之母也，樂愛養之，不知其重也，比若人有胞中之子，守道不妄穿鑿其母，母無病也；妄穿鑿其母而往求生，其母病之矣。人不妄深鑿地，但居其上，足以自彰隱而已，而地不病之也。大愛人使人吉利，今願聞自彰隱多少而可。凡動土入地，不過三尺，提其上，何止以三尺爲法？然一尺者，陽所照，氣屬天；二尺者，物所生，氣屬中和；三尺者，屬及地身，氣爲陰。過此而下者，傷地形，皆爲凶。古者穴居云何乎？

同賊地形耳。多就依山山谷，作其巖穴，因地中又少木梁柱於地中，地中少柱，又多倚流水，其病地少微，故其人少病也。後世不知其過，多深賊地，故多不壽，何也，此劇病也。〔止〕

〔附〕鈔丙一二上·八·二

〔附〕穿地見泉，地之血也；見石，地之骨也；土，地之肉也。取血、破骨、穿肉，復投瓦石堅木於地中，為瘡。地者，萬物之母也，而患省若此，豈得安乎？凡人居母身上，亦有障隱多少。穿地一尺，為陽所照，炁屬天；二尺者，物之所生，炁屬中和；三尺者及地身，陰。過此已往，皆傷地形也。

〔附〕囊一·二二下四·二

〔附〕今天不惡人有廬室也，乃惡人穿鑿地太深，皆為創傷，或得地骨，或得地血者，泉是地之血也，石為地之骨也。地是人之母，妄鑿其母，母既病愁苦，所以人固多病不壽也。凡鑿地動土，入地不過三尺為法：一尺者，陽所照，氣屬天也；二尺者，物所生，氣屬中和也；三尺者及地身，氣屬陰。

過此而下者；傷地形，皆為凶也。古者依山山谷巖穴，不興梁柱，所以其人少病也，後世賊土過多，故多病也。

〔起〕今時時有近流水而居，不鑿井，固多病不壽者何也？此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負，比若一家有過，及其兄弟也。今人或有不動土，有所立，但便時就故舍，自若有凶，何也？是者行不利經四五·九上·一·一*犯神。何神也？神非一，不可豫名也。直人曉邪？唯唯。〔止〕

〔附〕囊一·二二上·三·二二

〔附〕今時有近流水而居，不鑿井，何故多病不壽，何也？答曰：如此者，是明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負，比如一家有過，及其兄弟也。是知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寧不病乎？又云，有問者曰：今人或有不動土，有所立，便且時有就故舍，自若有凶，何也？答曰：如是者行動不利，犯神凶也。問曰：犯何神也？答曰：神者非一，不可務名也。

是故人居地上，不力相教為善，故

動作過反相及也。是者冤。今人或大遠流水，會當得井水飲之乃活，當云何乎？善哉，子之言也。然有故井者，宜使因故相與共飲之，慎無數易之；既易，宜填其故，塞地氣，無使發泄；飲地形，令地衰，不能養物也。填塞故，去中壯，何謂也？謂井中瓦石材木也，此本無今有，比若人身中有奇壯以為病也。可怪哉！可怪哉！卿不及天師詳問之，不但知是。真人來前。唯唯。子問事，恒常何一究詳也？所以詳者，比與天師會見，言人命在天地，天地常悅喜，乃理致太平，壽為後，是以吾居天地之間，常駭忿天地，故勉勉也。天地不和，不得竟吾年。善哉，子之言也。吾所以常恐駭者，見天地毒氣積衆多，賊殺不絕，帝王愁苦，其治不平，常助其憂之，子何豫助王者憂是乎？吾聞積功於人，來報於天，是以吾常樂稱天心也。善哉子意。今天師既開通愚生，示以天忌，願復乞問一疑事。〔並〕囊一·二二下·六·四圖今河海下田作室廬，或無柱梁，入地法。三尺經四五。

一〇上·一·一* 輒得水，當云何哉？善乎，子之問也。此同爲害耳，宜復淺之。此者，地之薄皮也，近地經脉。子欲知其效，比若人，有厚皮難得血，血出亦爲傷矣；薄皮者易得血，血出亦爲傷，俱害也。故夫血者，天地之重信效也；夫傷人者，不復道其皮厚與薄也，見血爲罪，名明白。夫人象天地，不欲見傷，傷之則怒，地何獨欲樂見傷哉？夫天地，乃人之真本，陰陽之父母也。子何從當得傷其父母乎？幽真人宜深念是於赤心，愚人或輕易，忽然不知，是爲大過也。〔並〕囊一·二三上·四·八 今子當得飲食於母，故人穿井而飲之，有何劇過哉？子言已失天心明矣。今人飲其母，乃就其出泉之處，故人乳，人之泉坼也。所^④以飲子處，比若地有水泉^⑤可飲人也。今豈可無故穿鑿其^⑥皮膚而飲其血汁邪？幽真人難問甚無意。愚生有過，觸天師忌諱。不謙也。然難問不極，亦不得道至訣也。不惡子言也，此必皇天大疾，乃使子來，口口問是，此

故子言屈折不止也。今唯天師原之，除其過。愚生欲言，不能自禁止。平行，何所謙。子既勞爲天地遠來問，慎無閉絕經四五·一一上·一·一* 吾書文也。唯唯。凡人不見睹此書，不自知罪過重，反獨常共過罪天地，何不和也？治何一惡不平也？不知人人有過於天地，前後相承負，後生者得並灾到，無復天命，死生無期度也。真人努力，無滅去此文，天地且非怒人。唯唯。真人被其謫罰，則凶矣。唯唯。書以付歸有德之君，宜以示凡人，人乃天地之子，萬物之長也。今爲子道，當奈何乎？俱各自深思，從今以往，欲樂富壽而無有病者，思此書言，著之胸心，各爲身計，真人無匿也，傳以相告語。今天地之神，乃隨其書而行，察視人言，何也？真人知之邪？今以何知其隨人而行，以吾言不信也。子誠絕匿此書，即有病，有敢絕者，即不吉，是即天地神隨視人之明證也，可畏哉！唯唯。行去，自勵自勵！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當先安其天地，然後可得長安

也；今乃反愁天地共賊害其父母，以何爲而得安吉乎哉？前後爲是積久，故灾變不絕也，吾語不誤也。吾常見地神上自訟，未嘗絕也。是故誠知其□□見真人，比如丁寧問之，即知爲天使。經四五·一二上·一·一* 真人來問，是天欲一發覺此事，令使人自知，百姓適知責天，不知深自責也。今天何故一時使吾問是乎？所以使子問是者，天上皇太平氣且至，治當太平，恐愚民人犯天地忌諱不止，共亂正氣，使爲凶害，如是則太平氣不得時和，故使子問之也。欲樂民不復犯之，則天地無病而愛人，使五穀萬物善以養之也；如忽之忿不愛人，不肯養之也。故將凶歲者，無善物，將興歲，其物善，此之謂也。真人知之邪？善哉善哉！古者同當太平，何不禁人民動土地哉？善乎，子之問事也。天地初起，未嘗有今也。以何明之？今者天都舉，故乃錄委氣之人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皆當出輔德君治，故爲未嘗有也。初陰陽開闢以來，錄天民仕之，未嘗有此

也，故為最大也。可駭哉，可駭哉！是故都出第一之道，教天下人為善之法也，人善即其治安，君王樂遊無憂。善哉善哉！樂乎樂乎！是故教真人急出此書，慎無藏匿，以示凡民，百姓見禁且自息，如不止，禍及後世，不復救。得罪於天地，無可禱也。真人經四五：一三上：一。一*寧知之邪？唯唯。行去，書中有所疑乎，來問之。唯唯。

右解天地冤結

- ① 原有小注「四十六同卷」五字，今刪。
- ② 「哀」疑係「哀」字之誤。
- ③ 「與」原作「興」，疑誤，今依鈔改。
- ④ 「有大凶惡」鈔作「大灾起」。
- ⑤ 「有小凶惡」鈔作「小灾起」。
- ⑥ 鈔無「即」字。
- ⑦ 鈔囊皆無「忿」字。
- ⑧ 「生此灾也」囊作「以此之灾多病人也」。自「大起土」至此一段囊入下文「即害之也」之後。
- ⑨ 囊無「或」字。
- ⑩ 「無」下囊有「病」字。
- ⑪ 「善」下六字囊作「答曰」。
- ⑫ 「土」囊作「地」。
- ⑬ 「耳」囊作「也」。
- ⑭ 囊無「反」下七字。

⑮ 「耳」囊作「也」。

⑯ 「得」上囊有「若」字。

⑰ 囊無「者」字。

⑱ 囊無「不」下九字，但有「即病害人也」五字。

⑲ 「德」疑係「聽」字之誤。

⑳ 「合」疑當作「食」。

㉑ 「姑」疑當作「蚘」。

㉒ 「卿」疑係「鄉」字之譌，「鄉」，向也。

㉓ 「法」囊作「未」。

㉔ 「當」上囊有「復」字。

㉕ 「哉」囊作「也」。

㉖ 「善乎，子之問也」鈔作「答曰」。

㉗ 「耳」囊作「也」。

㉘ 囊無「此」字。

㉙ 「脉」下囊有「也」字。

㉚ 鈔無「子」下六字。

㉛ 「矣」囊作「也」。

㉜ 囊無「俱害」二字。

㉝ 囊無「故」下十一字。

㉞ 囊無「罪」下「名明白」三字，但有「也」字。

㉟ 囊無「人」上「夫」字，又無「人」下「象天地」三字。

㊱ 「傷」下囊有「之」字。

㊲ 「子」上囊有「而」字。

㊳ 囊無「劇」字。

㊴ 「哉」囊作「乎」。

㊵ 鈔無「子」下八字，但有「答曰不爾」四字。

㊶ 「處」下囊有「也」字。

㊷ 「乳」下囊有「者」字。

㊸ 囊無「坼」字。

㊹ 囊無「所」下六字。

④⑤ 「泉」下囊有「也」字。
④⑥ 「其」囊作「母」。

太平經合校卷四十六

丙部之十二

太平經卷之四十六

經四六·一上·二·四

道無價却夷狄法第六十二

天師將去，無有還期，願復乞問一兩結疑。行，今疾言之，吾發已有日矣，所問何等事也？願乞問明師前所賜弟子道書，欲言甚不謙大不事，今不問入，猶終古不知之乎？行勿諱。今唯明師開示下愚弟子。諾。今師前後所與弟子道書，其價直多少？噫！子愚亦大甚哉！迺謂吾道有平耶？諾。爲子具說之，使子覺悟，深知天道輕重，價直多少。然〔並〕鈔丙一二下·五·一。今且^①賜子千斤之金，使子以^②與國家，亦^③寧能^④得天地之歡心，以調陰陽，使災異盡除，人君^⑤帝王考^⑥壽，治致上^⑦平耶？今齋萬雙之璧玉^⑧，以歸國家，寶而藏之，此天下之^⑨珍物也，亦^⑩寧能^⑪使六方太和之氣盡見，瑞應悉

出，夷狄却去萬里，不爲害耶^⑫？今^⑬吾所^⑭與^⑮子道畢具，迺能使帝王深^⑯得天地之歡心，天下之^⑰羣臣^⑱徧說，跂^⑲行動搖之屬莫不忻^⑳喜，夷狄却降，瑞應悉出，災害畢^㉑除，國家延命，人民老壽，審能好善，案^㉒行吾書，唯思得^㉓其要意，莫不響應，比若重規合矩，無有脫者也。出成經四六·二上·一·一*事大□□，吾爲天談，不欺子也。今以此天法奉助有德帝王，使其無憂，但日遊，其價直多少哉？子之愚心，解未乎哉？諾。復爲子陳一事也。天下之人好善而悅人者，莫善於好女也，得之迺與其共生子，合爲一心，誠好善可愛，無復雙也。今以萬人賜國家，莫不悅且喜，見之者使人身不知其老也，亦寧能安天地，得萬國之歡心，令使八遠響應，天下太平耶哉？吾道乃能上安無極之天，下能順理無極之地，八方莫不悅樂來降服，擾擾之屬者，莫不被其德化，得其所者也。是價直多少，子自深計其意。子欲樂報天重功，得天心者，疾以吾書報之。如以奇僞珍物累積之

上柱天，天不爲其說喜也，不得天之至心也。欲得天心，乃宜旦夕思吾書言，已得其意，即亦得天心矣，其價直多少乎？〔起〕故賜國家千金，不若與其一要言可以治者也；與國家萬雙璧玉，不若進二大賢也。夫要言大賢珍道，乃能使帝王安枕而治，大樂而致太平，除去災變，安天下，此致大賢要言奇道，價直多少乎哉？故古者聖經四六·三上·一·一*賢帝王，未嘗貧於財貨也，乃常苦貧於士，愁大賢不^㉔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稱皇天心，而常愁苦。若但欲樂富於奇僞之物，好善之，不能得天地之心，而安四海也；積金玉璧奇僞物，橫縱千里，上至天，不能致大賢聖人仙士使來輔治也。子詳思吾書，大賢自來，共輔助帝王之治。一旦而同計，比若都市人一旦而會，萬物積聚，各資所有，往可求者；得行吾書，天地更明，日月列星皆重光，光照絃遠八方，四夷見之，莫不樂來服降，賢儒悉出，不復蔽藏，其兵革皆絕去，天下垂拱而行，不復相傷，

同心為善，俱樂帝王。吾書乃能致此，其價直多少，子亦知之耶？〔止〕

〔附〕鈔丙·一三上·五·八

〔附〕欲與國千斤金，不若與一要言，以致治太平，除灾安天下。古者帝王未嘗²⁶患財貨，乃患貧於士²⁷，愁大賢不至，人民不²⁸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稱皇天之心。若積金玉奇物，縱橫千里，直上至天，終不致大賢聖人仙士來，賴²⁹助帝王之治。

故古者聖賢獨深知道重氣平也，故不以和土，但付歸有德。有德知天地心意，故尊道重德。愚人實奇偽之物，故天書不下，賢聖不授，此之謂也。子其慎之矣，吾言不誤也，子慎吾道矣。夫人持珍物璧玉金錢行，冥尚坐守之，不能寐也。是尚但珍物耳，何言當傳天寶祕圖書，乃可以安天地六極八遠乎？出，子復重慎之。唯³⁰經四六·四上·一·一*唯。吾書乃天神吏常坐其傍守之也，子復戒之。唯唯。〔並〕鈔丙·一三上·一〇·一二圖吾書乃三光之³¹神吏常隨而照視³²之出也。唯唯。吾書即天心

也³²意也，子復深精念之。唯唯。子能聽吾言者，復為子陳數不見之事。唯唯。出口入耳，不可眾傳也。帝王得之天下服，神靈助其行治，人自為善，不日令而自均也。唯唯。弟子六人悉愚暗，無可能言，必觸忌諱。今俱唯師自為皇天陳列道德，為帝王制作萬萬歲寶器，必師且悉出內事無隱匿，誠得伏受嚴教密勅，不敢漏泄。諾。今且為子考思於皇天，如當悉出，不敢有可藏；如不可出，亦不敢妄行。天地之運，各自有歷，今且案其時運而出之，使可常行，而家國大吉，不危亡。所以不付小人，而付帝王者，帝王其歷，常與天地同心，乃能行此；小人不能行，故屬君子，令付其人也。

右平道德價數貴賤解通愚人心

①「今」上鈔有「平道德價數貴賤解通愚人心」十二字，係本經篇末篇旨。

②「且」鈔誤作「一旦」。

③鈔無「以」字。

④鈔無「亦」字。

⑤鈔無「能」字。

⑥鈔無「人君」二字。

⑦「考」鈔作「老」。

⑧「上」鈔作「太」。

⑨鈔無「玉」字。

⑩鈔無「之」字。

⑪鈔無「亦」字。

⑫鈔無「能」字。

⑬鈔無「耶」字。

⑭鈔無「今」字。

⑮「所」下鈔有「以」字。

⑯「與」鈔作「告」。

⑰「深」鈔誤作「保」。

⑱鈔無「之」字。

⑲「臣」鈔誤作「神」。

⑳「歧」鈔作「蚊」。

㉑「忻」鈔作「悅」。

㉒「畢」鈔作「悉」。

㉓鈔無「案」字。

㉔鈔無「得」字。

㉕「不」原作「大」，疑誤，今依附錄鈔文改。

㉖「嘗」原作「常」，今據經改。

㉗原缺「士」字，今據經補。

㉘原缺「不」字，今據經補。

㉙「賴」疑有誤，據經當作「輔」。

㉚鈔無「之」字。

㉛鈔無「視」字。

㉜「也」疑係「地」字之誤。

太平經合校卷四十七 丙部之十三

太平經卷之四十七

經四七·一上·二·四

上善臣子弟子為君父師得仙方訣

第六十三

真人前，凡為人臣子民之屬，何者應為上善之人也。真人雖苦，宜加精為吾善說之。唯唯。但恐反為過耳。何謙？諾。誠言今為國君臣子及民之屬，能常謹信，未嘗敢犯王法，從生到死，訖未嘗有重過，生無罪名也，此應為最上善之人也。噫！子說似類之哉，若是而非也；子之所說，可謂中善之人耳，不屬上善之人也。行，真人復為吾說最上善孝子之行當云何乎？宜加精具言之。今所言已不中天師意，不敢復言也。何謙？真人取所知而言之，不及者，吾且為子達之。唯唯。然上善孝子之為行也，常守道不敢為父母致憂，居常善養，旦夕存其親，從已

生之後，有可知以來，未嘗有重過罪名也，此為上孝子也。噫！真人所說，類似之又非也，此所說謂為中善之人也，不中上孝也，不及為過，非過也。今乃以真人為師弟子行作法，真人視其且言何耳。今子言財如是，經四七·二上·一。一*俗人愚闇無知，難教是也。積愚日久，見上善孝之人，或反怪之，子不及，為子說之。唯唯。行雖苦，復為吾具說上善之弟子。今已有二過於天師，不敢復言也。行，子宜自力加意言之。為人弟子見教而不信，反為過甚深也；但不及者，是天下從古到今所共有也。平說之。唯唯。然〔並〕道典論卷二弟子^①囙為人弟子，旦夕常^②順謹，隨師之教勅，所言^③不失銖分，不敢妄說亂師之文^④，出入不敢為師致憂。從見教於師之後，不敢犯非歷^⑤邪，愉愉日嚮為善，無有惡意^⑥，不逆師心，是為上善弟子也。噫^⑦！真人言，幾類似之，是非上善之弟子也，財^⑧應中善之弟子耳。出實不及。愚生見師嚴勅，自力強說三事，三事不中明天師意，為過責甚

重，恐復有罪不除也。凡人行有不及耳，子無惡意，無罪也。今天下人俱大愚冥冥，無一知是也。極於真人，說事常如此，今何望於俗夫愚人哉？其常不達，信其愚心，固是也。天師幸事事哀之，既闡示之，願復見為達其所不及，恩惟明師師行。吾將為真人具陳說之，子宜自力，隨而記之。唯唯，諾。然，〔並〕鈔丙一三下·一·七^⑧囙夫上善^⑨經四七·三上·一·一*之臣子民之屬也^⑩，其為行也，常旦夕憂念其君王也。念欲安之心，正為其疾痛，常樂帝王垂拱而自治也，其民臣莫不象之而孝慈也。其^⑪為政治，但樂使王者安坐而長游，其治乃上得天心，下得地意，中央則^⑫使萬民莫不歡喜^⑬，無有冤結失^⑭職者也。出〔起〕跂行之屬，莫不嚮風而化為之，無有疫死者，萬物莫不盡得其所。天地和合，三氣俱悅，人君為之增壽益算，百姓尚當復為帝王求奇方殊術，閉藏隱之文莫不為其出，天下嚮應，皆言咄咄。善哉，未嘗有也。上老到於嬰兒，不知復為惡，皆持其奇殊之方，奉為帝

王；帝王得之，可以延年。皆惜其君且老，治乃得天心，天地或使神持負藥而告，子之得而服之，終世不知窮時也。是所謂爲上善之臣子民臣之行所致也。真人寧曉知之不邪？唯唯。

〔附〕鈔丙一三下·五·一二

〔附〕跂行之屬，莫不嚮風而化，萬物各得其所。天地和悅，人君爲增壽，上老至于嬰兒，不知復爲惡。天下且惜其君恐老，天地必使神人持負靈藥告之，帝王服之，壽無窮矣。

子可謂已覺矣。是故太古上皇帝第一之善臣民，其行如此矣。以何能求之，致此治正也；以此道吾道，正上古之第一之文也。真人深思其意，即得天心矣，吾敬受是於天心矣，而下爲德君解灾除諸害，吾經四七·四上·一·一* 畏天威，敢不悉其言。天旦^①怒吾屬書於真人，疾往付歸之，上德君得之以治，與天相似，與天何異哉？善乎善乎！見天師言，承知天太平之平氣真真已到矣。其所以致之者，文已出矣。

樂哉復何憂？今民非子事，何故見善即喜，見惡則憂之乎？所以然者，善氣至，即邪惡氣藏；吾且常安，可無疾傷。夫惡氣至，則善氣藏；使吾畏灾不敢行，天下皆然。故吾見善則喜也。善哉，子之言也。天師幸哀，已爲說上善臣子民之法，願復聞上孝之術。善哉，子難問也。囫然，^⑮上^⑯善第一孝子^⑰者，念其父母且老去也^⑱，獨居閒處念思之，常^⑲疾下也，於何得不死之術，嚮^⑳可與親往居之，賤財貴道活而已。思弦歌哀曲^㉑，以樂其親，風化其意，使入道也，樂得^㉒終古與其^㉓居，而^㉔不知老也，常爲求索殊方，周流遠所也^㉕。至誠乃感天，力盡^㉖乃已也。其^㉗衣食財^㉘自足，不復爲後世置珍寶也^㉙。反悉^㉚愁苦父母，使其^㉛守之^㉜，家中先死者，魂神尚不樂愁苦也。食而不求吉福，但言努力自愛於地下，可毋自苦念主者也。是名爲太古上皇最善孝子經四七·五上·一·一*之行，四方聞其善，莫不遙爲其悅喜，皆樂思象之也。因相倣效，爲帝王生出慈孝之臣

也。夫孝子之憂父母也，善臣之憂君也，乃當如此矣。真人今且所說，但財應平之行，各欲保全其身耳，上何益於君父師，而反言爲上善之人乎？此財名爲自祐利之人耳。真人尚乃以此爲善，何況俗人哉？自見行謹信，不犯王法，而無罪名者，啼呼自言，不負天，不負君父師也。汝行適財自保全其身耳，反深自言有功於上，而啼呼天地，此悉屬下愚之人也，不能爲上善之人也。今所以爲真人分別具說此者，欲使真人以文付上德之君，以深示勸衆賢，使一覺悟，自知行是與非，亦當上有益於君父師不邪？太上中古以來，人益愚，日多財，爲其邪行，反自言有功於天地君父師，此即大逆不達理之人也。真人亦豈知之耶？唯唯。子可謂已覺矣。今爲行善，實大難也，子慎之。子不力通吾文，以解天地之大病，使帝王游而無憂無事，天下莫不歡喜，下及草木，子未能應上善之人也，財名爲保全子身之人經四七·六上·一·一*耳，又何以置天地乎？夫人欲樂全其身

者，小人尤劇，子亦知之乎？唯唯。子可謂爲已覺矣，慎之！唯唯。今天師幸哀愚賤不達道之生，願復聞上善之弟子行也。（並）鈔丙一四上·八·一（並）道典論卷二弟子囫然³⁴，上善之³⁵弟子也³⁶，受師道德³⁷之後，念緣師恩，遂得成人。乃得長與賢者³⁸相隨，不失信伍，或得官³⁹位，以報父母，或得深入道⁴⁰，知自養之術也。夫人⁴¹乃得生⁴²於⁴³父母，得成道德於師，得榮尊於君，每⁴⁴獨居一處，念君父師⁴⁵將老，無有⁴⁶可以⁴⁷復⁴⁸之者⁴⁹，常思行⁵⁰爲師得⁵¹殊方異文，可以報功者⁵²。惟⁵³念之正心痛也，不⁵⁴得奇異也。念之故行，更⁵⁵學⁵⁶事賢者，屬託其師，爲其言語，或使師⁵⁷上得國家之良輔，今復上長⁵⁸有益帝王之治。若此⁵⁹乃應⁶⁰太⁶¹古上善之弟子⁶²也。出及後生者明君賢者，名爲上善之人。若真人，今且可言易教謹信，從今不達師心，此者，財應順弟子耳，但務成其身也。又何益於上，而言爲善弟子乎哉？真人說尚言，而民俗夫愚人常自言有功於師，固是也。夫爲人臣子及

弟子爲人子，而不從君父師教令，皆應大逆罪，不可復名也。真人所說善子民經四七·七上·一·一* 臣善弟子，其行財不合於罪名耳。愚哉子也，何謂爲善乎？是故俗夫之人愚，獨已洞達久矣。今以真人說繩之，已知其實，失正路，入邪僞，迷惑久哉！是故天獨深知之，故怒不悅，灾委積，更相承負是也。皆若真人言行，財保其身不犯非者，自言有功於天地旁人也，是其大愚之劇者也，子復慎之。子言未盡合於天心也，吾所以使真人言者，不以故子也。但欲觀俗人之得失，以何爲大過乎？故使子言之，視其枉直非耳。子赤⁶³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本覺真人之時，不欲與真人語言也。見子惓惓，日致善也，故與子深語，道天地之意，解帝王之所愁苦，百姓之冤結，萬物之失理耳。今既爲子陳法言義，無所復惜也，子但努力記之。唯唯。吾向睹幾何弟子，但不可與語，故不與研究竟語也；故吾之道未嘗傳出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去，子曉矣。然，天師既

哀弟子，得真言不諱。君賢則臣多忠，師明則弟子多得諱而言。善哉，子之言也，得覺意，行言之。今天地實當有仙不死之法，不老之方，亦豈經四七·八上·一·一* 可得耶？善哉，真人問事也。然，可得也。天上積仙不死之藥多少，比若太倉之積粟也；仙衣多少，比若太官之積布白⁶⁴也；衆仙人之第舍多少，比若縣官之室宅也。常當大道而居，故得入天。大道者，得居神靈之傳舍室宅也。若人有道德，居縣官傳舍室宅也。天上不惜仙衣不死之方，難予人也。人無大功於天地，不能治理天地之大病，通陰陽之氣，無益於三光四時五行天地神靈，故天不予其不死之方仙衣也。此者，乃以殊異有功之人也。子欲知其大效乎？比若帝王有太倉之穀，太官之布帛也。夫太倉之穀幾何斗斛，而無功無道德之人不能得其一升也；而人有過者，反入其獄中，而正尚見治，上其罪之狀，此明效也。今人實惡，不合天心，故天不具出其良藥方也。反日使鬼神精物行考，

笞擊其無狀之人，故病者不絕，死者衆多也。比若縣官治亂，則獄多罪人，多暴死者，此之謂。如有大功於帝王，宮宇積多官穀有布帛，可得常衣食也。夫人命帝王，但常思與善人爲治，何惜愛哉？人經四七·九上·一·一*君職會，當與衆賢柔共平治天下也。夫君無賢臣，父無孝子，師無順善弟子，其爲愁不可勝言也。是故上古三皇垂拱，無事無憂也。其臣謹良，憂其君，正常心痛，乃敢助君平天下也，尚復爲其索得天上仙方以予其君也，故其君得壽也。或有大功，功大尚得俱仙去，共治天上之事，天復衣食之，此明效也，不虛言也。夫中古以來，多妬真道，閉絕之；更相欺以僞道，使人愚，令少賢者；故多君臣俱愁苦，反不能平天下也，又多不壽。非獨今下古人過也，所由來久矣，或大咎在此，子亦豈知之耶？唯唯。故今天上積奇方仙衣，乃無億數也，但人無大功，不可而得之耳。比若人有縣官室宅，錢穀布帛，常當大道而居，爲家不逃匿也。而無功德者，不能

得穀一斗，錢一枚，布帛一寸，此明效也。故太古中古以來，真道日衰少，故真壽仙方不可得也。而人過得獨壽者，極是其天下之大壽人也，何也？真道德多則正氣多，故人少病而多壽也；邪僞文多，則邪惡炁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壽也，此天自然之法經四七·一〇上·二·二*也。故古者三皇之臣多真道也，故其君多壽；五帝之臣少真道，故其君不若三皇之壽也；三王之臣復少真道，不能若五帝也；五霸之臣最上功僞文禍，無有一真道，故多夭死，是明效也。其中時時得壽者，極天下之壽人也，子重知之耶？唯唯。是故占⁶⁵者聖賢，但觀所得瑞應善惡，即自知安危吉凶矣；其得上善文應者，其治已最無上矣；其得中文應者，已象中人矣；其得下文應者，已象下人矣。何謂也？謂得文如得三皇之文者，即其上；若得五帝之文者，即其中也；若得三王之文者，即其大中下也；如得五霸之文者，即其最下也。何以明如斯文乎？善哉，子之言也。教其無

刑而自治者，即其上也；其出教令，其懼之小畏之者，即其中也；教其小刑治之者，即其大中下也。多教功僞，以虛爲實，失其法，浮華投書，治事暴用刑罰，多邪文，無真道可守者，即是其下霸道之效也。古有聖賢，但觀可得天教勅，即自知优劣矣。願聞教者，使誰持往乎？然或爲其生賢，輔助其治，此若人家將興，必生賢經四七·二上·一·一*子也。或河洛爲其出應文圖，以爲券書，即是也。子知之耶？唯唯。復爲真人更明之。家人且衰，生子凶惡；人君且衰，天不爲生賢良輔也。人家且衰，子孫不好爲真正道德，反好佞僞浮華，功邪淫法，即成凶亂家矣。且人家興盛，必求真道德，奇文殊方，可以自救者。君子且興，天必子⁶⁶其真文真道真德，善人與其俱共爲治也。河洛尚復時或勅之，灾害日少，瑞應日來，善應日多，此即其效也。善哉善哉！行去，真人勉之力之。當有功於天，當助德君爲聰明。何謂也？欲有大功於天者，子今又去世之人也。不

得譽於治，以何得有功於天乎？今當奈何哉？但以文書付歸德君。德君，天之子也，應天心。當以此治報天重功，而以安天下，興其身，即子亦得吉，保子壽矣。善哉！唯唯。行去，三行之說已竟矣。以是示衆賢凡人，後世爲善，當若此也。勿敢。但財利其身者，自言爲善，上以置天君父師也。真人所說人行也，尚可折中以上，及其大下愚爲惡性惡行者積多，訖不可勝名，以書付下古之人，各深自實校經四七：一上：一。一*爲行，以何上有益於天君父師，其爲行增，但各自祐利而已邪？天深知人心□□哉，故病者衆多也。善乎！愚生得睹天心師言，已大覺矣。子可謂易覺之人也，今世多下愚之人，自信愚心，不復信人言也，過在此毀敗天道，使帝王愁苦者，正起此下愚之士，反多妬真道善德，言其不肖而信其不仁之心，天病苦之，故使吾爲上德之君出此文，可以自致，能安其身而平其治；得天心者，太古上皇之君深與天厚者，正以此也。真人寧曉不邪，唯

唯。行，子已知之，去矣，行思之。唯唯。願復請問一事。行言。天師陳此法教文，何一衆多也？善哉，子之難也，可謂得道意矣。然天下所好善惡，義等而用意各異。故道者，大同而小異，一事分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字，然後天道小耳，而王道小備。若令都道天地上下八方六合表裏所有，謂此書未能記其力也。真人寧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以此書付道德之君，令出之，使凡人自思行得失，以解天地之疾，以安帝王，其治立平。真人曉邪？唯唯。行去，自厲經四七：一三上：一。一*勿忽也。唯唯。

右分別君臣父子師弟子知其善惡行得失占

服人以道不以威訣第六十四

真人前，凡人當以嚴畏智詐常威勝服人邪？不宜邪？子自精言之。然人致當以嚴威智詐勝服人，何也？夫人以此乃能治正人。噫！真人內但俗夫之人知耳，未得稱上真人也，其投辭皆類俗人，不入天心也。夫上真人投

說，乃當與天心同也。今以嚴畏智詐勝服人，乃鬼神非惡之也，非獨鬼神非惡之也，乃陰陽神非惡之也，非獨陰陽神非惡之也。是故從天地開闢以來，天下所共病苦，而所共治者，皆以此勝服人者，不治其服者。故其中服而冤者，乃鬼神助之，天地助之，天地助之。故人者，亦治其勝人者，而助服其服者也。（並鈔丙一四下：六。一圖是故古者三皇上聖人⁶⁸勝人，乃以⁶⁹至道與德治人⁷⁰；勝人者⁷¹，不以嚴畏⁷²智詐也；夫以嚴畏⁷³智詐刑罰勝人者，是⁷⁴正乃寇盜賊也；夫寇⁷⁵盜賊亦⁷⁶專以此勝服人，君子以何自⁷⁷分別，自明殊異乎⁷⁸，出而真經四七：一四上：一。一*人言當以此，曾不愚哉？是正從中古以來，亂天地者也，子知之耶？是故上古有道德之君，不用嚴畏智詐治民也；中古設象，而不敢用也；下古小用嚴畏智詐刑罰治民，而小亂也。夫下愚之將，霸道大興，以威嚴與刑罰畏其士衆，故吏民數反也。是故以道治者，清白而生也；以德治者，進退兩度也；故下古之人

進退難治，多智詐也。天以道治，故其形清，三光白；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進退多便，其辭變易無常故也。天正為其初，地正為其中，人正最居下，下極故反上也。以何知其下極也，以其言進退無常，出入異辭也。此三氣下極也，下極當反上，就道，乃后得太平也，與天相似；就德乃中平也，與地相似；就和乃得小亂也，與人相似；就嚴畏智詐刑罰乃日亂，故與霸王相似，刑罰大起也。今真人反言當以嚴畏智詐，此乃亂天義者也。今天師言，不當以嚴畏刑罰也。天何故時遣雷電辟歷取人乎？善哉！子之難也，得其意。然所以取之者，人主由所敬重，事欲施惡，以易冤人。人乃至經四七·一五上·一·一* 尊重，反使與人六畜同食，故天治之也。而助其服人食，此人惡之也。是故天下無大無小，輕易冤人者也，悉共見治也，而憐助服者也。故君子勝服人者，但當以道與德，不可以寇害勝人冤人也。夫嚴畏智詐，但可以伏無狀之人，不可以道德降

服，而欲為無道者，當下此也。比若雷公以取無狀之人，不可常行也。與天心逆治，欲得天地心者，乃行道與德也。故古者聖賢，乃貴用道與德，仁愛利勝人也，不貴以嚴畏刑罰，驚駭而勝服人也。以此邪枉安威駭服人者，上皇太平氣不得來助人治也。所以然者，其治理人不知，或有大冤結，而畏之不敢言者，比若寇盜賊奪人衣服也，人明知其非而不敢言，反善名字為將軍上君，此之謂也。或有力弱而不能自理，亦不敢言，皆名為閉絕不通，使陰陽天氣不和。天之命人君也，本以治強助劣弱為職，而寇吏反以此嚴畏之威之也，乃以智詐驚駭之，使平氣到，德君治，恐以是亂其正氣，故以此示真人也。以付上德君，以示諸賢及凡人，使吏民經四七·一六上·一·一* 自思治，當有益於上，慎毋亂之也。真人覺曉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去，常慎言，毋妄語也，天非人。唯唯。凡人不及，不若好問也。唯唯。

右分別勝服天地人鬼神所非惡所助

法

- ① 道典論無「常」字。
- ② 道典論無「勅」，所言「三字」。
- ③ 道典論無「文」字。
- ④ 「歷」下八字，道典論無。
- ⑤ 「意」道典論誤作「音」。
- ⑥ 「噫」道典論誤作「意」。
- ⑦ 「財」道典論作「方」。
- ⑧ 鈔脫「善」字。
- ⑨ 鈔無「也」字。
- ⑩ 鈔無「其下」十七字。
- ⑪ 鈔無「則」字。
- ⑫ 「喜」鈔作「心」。
- ⑬ 鈔無「失」下四字。
- ⑭ 「且」疑當作「且」。
- ⑮ 鈔無「然」字。
- ⑯ 「上」字上鈔有「何為上善臣子之行也」句。
- ⑰ 「子」下鈔有「之行」二字。
- ⑱ 鈔無「也」字。
- ⑲ 「閒」鈔作「閑」，「閒」通用。
- ⑳ 鈔無「常」下四字。
- ㉑ 鈔無「嚮」下七字，但有「以奉親」三字。
- ㉒ 鈔無「哀曲」二字。
- ㉓ 鈔無「得」字。
- ㉔ 鈔無「其」字。
- ㉕ 鈔無「而」字。
- ㉖ 鈔無「也」字。

- 27 鈔無「盡」鈔誤作「書」。
- 28 鈔無「其」字。
- 29 「財」鈔作「纒」。
- 30 鈔無「也」字。
- 31 鈔無「悉」字。
- 32 鈔無「其」字。
- 33 「之」下鈔有「此爲上善第一孝子也」句。
- 34 鈔無「然」字。
- 35 鈔無「之」字。
- 36 鈔無「也」字。
- 37 德道典論誤作「教」。
- 38 「者」鈔作「柔」，道典論誤作「仙」。
- 39 「官」鈔作「名」。
- 40 「道」下鈔有「味」字，係衍文。
- 41 道典論脫「人」字。
- 42 鈔脫「生」字。
- 43 「於」原作「爲」，今依道典論改，鈔並無。
- 44 鈔無「每」字。
- 45 「父師」二字鈔倒作「師父」。「師」下道典論衍「之」字。
- 46 鈔脫「有」字。
- 47 「可以」鈔倒作「以可」。道典論「以」下有「報」字。
- 48 「復」鈔作「報」。
- 49 鈔脫「者」字。
- 50 道典論無「行」字。
- 51 「得」鈔作「求」。
- 52 道典論脫「者」字。
- 53 鈔無「惟」下十六字，「惟」道典論作「每悔」二字。
- 54 道典論無「不」下七字。
- 55 「更」上鈔有「或」字。
- 56 「學」下道典論有「奉」字。

- 57 鈔無「師」字，疑涉上文而衍。
- 58 鈔與道典論皆無「今復上長」四字，但道典論有「又」字。
- 59 「此」下鈔有「者」字。
- 60 「乃應」二字鈔作「爲」。
- 61 太道典論作「上」。
- 62 「上善之弟子」鈔作「善弟子」道典論作「之善弟子」。
- 63 「赤」疑係「亦」字之譌。
- 64 「白」疑當作「帛」。
- 65 「占」疑當作「古」。
- 66 「子」疑當作「予」。
- 67 鈔無「是故」二字。
- 68 鈔無「人」字。
- 69 以鈔「作」與。
- 70 鈔無「人」字。
- 71 鈔無「者」字。
- 72 「嚴畏」鈔作「威嚴」。
- 73 「嚴畏」鈔作「威嚴」。
- 74 鈔無「是」字。
- 75 鈔無「寇」字。
- 76 鈔無「亦」字。
- 77 鈔無「自」字。
- 78 「乎」下鈔有「故道德之君常將嚴威智詐爲盜賊之行矣」十七字。

太平經合校卷四十八 丙部之十四

太平經卷之四十八

經四八·一上·二·四

三合相通訣第六十五

純謹再拜，請問一事。真人所疑者，何等也哉？朝學暮歸，常居靜處，思其要意，不敢有懈也。今天師書辭，常有上皇太平氣且至，今是何謂爲上？何謂爲皇？何謂爲太？何謂爲平？何謂爲氣？真人今且何睹何疑，一時欲難問微言意哉？

所以及天師徧具問書文意者，書上多道上皇氣且至，而不得其大要意。今不及天明師訣問之，恐後遂無從得知之，故敢不具問之也。善哉子之言，萬世不可易也。夫天至道大德盛仁時已到，皇靈樂人急行之，故天氣諷子之心，使子旦夕問，天法察察，吾甚怪之。諾。真人安坐，爲子具分解其字意，使可傳而無極時。然上爲字者，一畫也，

中央復畫一直，上行復抱一，一而上得三一，上行而不止，不復下行也，故名爲上者，迺其字無復上也。反上爲下，下者，一畫也，亦中央復畫直，下行復抱一，其行遂下，不得復上，故名爲下也。夫志常欲下行者，久久最下，無復下也；比若濁經四八·二上·一·一*者樂下爲地，故地最下，無復下也。上爲字者，常上行，不得復下；比若清者，樂上行爲天，天乃無上也。是故天之爲法，名各各自字各自定，凡天下事皆如此矣。〔並〕鈔丙一五上·一·一·一國故^①聖人制

法，皆象天^②之心^③意也。守一而樂上卜，卜者，問也，常樂上行而卜問不止者，大吉^④最上之路也。故上字一畫，直上而卜。下爲字者^⑤，一下而卜，卜問也，常思念問，下行者極無下，故樂下益者不復得上也。凶故上常無上字者，迺言其治當日上行，合天心，復無上也。善哉善哉！明師幸哀爲其解上字，〔起〕願復聞皇爲字者。一日而王，日上一者，天也；天者數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則王，故爲字一與日王並合

成皇字也。一爲天，天亦君長也，日亦君長也，王亦君長也，三君長相得成字名爲皇。皇者，乃言其神盛煌煌，故名爲皇也；皇天下第一，無復能上者也。〔止〕

〔附〕鈔丙一五上·六·五

〔附〕皇字者，一日而王。上一者天數，得一得日照，然後大明則爲王；一與日王合，而成皇字也。一爲天，天亦君也，日，君德也，王亦君長也，三君長共成皇。言盛德煌煌，天下第一，無復能上者也。

善哉善哉！師幸哀開以皇字，〔起〕願聞其太平氣之字。太者，大也，迺言其積大行如天，凡事大也，無復大於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無復姦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執平經四八·三上·一·一*也，地之執平也。比若人種善得善，種惡得惡，人與之善用力，多其物。子好善，人與之鮮，鮮其物惡也。氣者，乃言天氣悅喜下生，地氣順喜上養；氣之法行於天下地上，陰陽相得，交而爲和，與中和

氣三合，共養凡物，三氣相愛相通，無復有害者。太者，大也；平者，正也；氣者，主養以通和也；得此以治，太平而和，且大正也，故言太平氣至也。善哉善哉！此者乃獨言天地中和氣，當合相通共治耶？凡事皆當三合共事耶？善哉善哉！子之言也，已得天法，帝王象之以治，比若神矣。然爲真人具說之，自隨而記之。唯唯。元氣與自然太和之氣相通，並力同心，時怳怳未有形也，三氣凝，共生天地。天地與中和相通，並力同心，共生凡物。凡物與三光相通，並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凡物五行剛柔與中和相通，並力同心，共成共萬物。四時氣陰陽與天地中和相通，並力同心，共興生天地之物利。孟仲季相通，並力同心，各共成一面。地高下平相通，並力同心，共出養天地之物。蠕動之屬雄雌合，迺共生和相經四八·四上·一·一*通，並力同心，以傳其類。男女相通，並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並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並力同心，共成一國。此皆本之

元氣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迺道可成也。〔止〕

〔附〕鈔丙一五上·一〇·八

〔附〕太者，大也，言其積大如天，無有大於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無復不平，比若地居下執平。比若人種刈，種善得善，種惡得惡。耕用力，分別報之厚。天氣悅下，地氣悅上，一氣相通，而爲中和之氣，相受共養萬物，無復有害，故曰太平。天地中和同心，共生萬物。男女同心而生子，父母子三人同心，共成一家，君臣民三人共成一國。

共生和，三事常相通，並力同心，共治一職，共成一事，如不足一事便凶。故有陽無陰，不能獨生，治亦絕滅；有陰無陽，亦不能獨生，治亦絕滅；有陰有陽而無和，不能傳其類，亦絕滅。故有天而無地，凡物無於止；有地而無天，凡物無於生；有天地相連而無和，物無於相容自養也。故男不能獨生，女不能獨養，男女無可生子，以何而成一家，而名爲父與母乎？

故天法皆使三合迺成。故古者聖人深知天情，象之以相治。故君爲父，象天；臣爲母，象地；民爲子，象和。天之命法，凡擾擾之屬，悉當三合相通，並力同心，迺共治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體也，迺天使相須而行，不可無一也。一事有冤結，不得其處，便三毀三凶矣。故君者須臣，臣須民，民須臣，臣須君，迺後成一事，不足一，使三不成也。故君而無民臣，無以名經四八·五上·一·一*爲君；有臣民而無君，亦不成臣民；臣民無君，亦亂，不能自治理，亦不能成善臣民也；此三相須而立相得迺成，故君臣民當應天法，三合相通，並力同心，共爲一家也。比若夫婦子共爲一家也，不可以相無。是天要道也。此猶若人有頭足腹，迺成一身，無可去者也；去之即不足，不成人也。是天地自然之數也。故古者聖人取法於天，故男子須得順善女與爲治，然且有善子。男者，君也；女者，臣也；子者，民也。故天命治國之道，以賢明臣爲友，善女然後能和其子也，善

臣然後能和其民也。善女然後能生善子，善臣然後能生善民，民臣俱好善，然後能長安其上也。真人欲樂知其效，天者，君也；地者，臣也；天雨周流，雨之善地，生物善；雨之惡地，生物惡，此之謂也。今父母君臣，尚但共持其大綱紀耳。大要實仰衣食於子，人無子，絕無後世；君少民，迺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國之道，迺以民爲本也。無民，君與臣無可治，無可理也。是故古者大聖賢共治事，但旦夕專以民爲大急，憂其民也。經四八·六上·一·一*若家人父母憂無子，無子以何自名爲父母，無民以何自名爲君也。故天之法，常使君臣民都同，命同，吉凶同；一職一事失正，即爲大凶矣。中古以來，多失治之綱紀，遂相承負，後生者遂得其流災尤劇，實由君臣民失計，不知深思念，善相愛相通，並力同心，反更相愁苦。夫君乃一人耳，又可處深隱，四遠冤結，實閉不通。治不得天心，災變怪異，委積而不除。天地所欲言，人君不得知之，大咎在此，不

三並力，聰明絕，邪氣結不理。上爲皇天大仇，下爲地大咎，爲帝王大憂，災紛紛不解，爲民大害爲凡物大疾病，爲是獨積久矣，非獨今下古人過所致也。真人亦知之乎？知如此久矣，實不知其所由致，故問之誠冤，今當奈何之乎？然天太平氣方到，治當得天心，乃此惡悉自除去，故天使吾具言之。欲使吾救其失，爲出正文，故使真人來悉問之也，此所由生凶也。不象天地元氣自然法，不三相通，並力同心，故致此也。若三相通，並力同心，今立平大樂，立無災。願聞治之當云何乎哉？急象天法經四八·七上·一·一* 如比上爲也。天法，凡事三並力同心。故天以三光爲文，三光常相通共照無復絕時也。天券出以來，人以書爲文以治，象天三光，故天時時使河洛書出，重勅之文書人文也。欲樂象天洞極神治之法度，使善日興，惡日絕滅。書者，但通文書三道行書也。君宜善開導其下，爲作明令示勅，教使民各居其處而上書，悉道其所聞善惡。因却行，亦可但

寄便足，亦可寄商車載來，亦可善自明姓字到，爲法如此，則天下善惡畢見矣。君導天氣而下通，臣導地氣而上通，民導中和氣而上通。真人傳書，付有德之君，審而聆吾文言，立平立樂，災異除，不失銖分也。吾書敬受於天法，不但空陳僞言也。天誅殺吾子，亦知是謫重耶？唯唯。欲得吾書，信得即效司之，與天地立響相應，是吾文信也。以此大明效證，可毋懷狐疑。夫治國之道，樂得天心自安者，但行此效，與天響相應，即天與人談之明券也。吾但見真人常樂助有德之君，欲報天重功，故一二言之耳。吾知其失在此，閉不通□□得書，君爲制經四八·八上·一·一* 作明教善令。言從今以往，吏民宜各居其處，力上書，悉道善惡，以明帝王治，以通天氣，勿得相止，止者坐其事三年。獨上書盡信，無欺文者，言且召而仕之。其仕之云何，各問其才能所長，以筋力所及署其職。何必署其筋力所能及乎？天之事人，各因其能，不因其才能，名爲故冤人，則復

爲結氣增災。所以然者，人所不及，雖生之死，猶不能爲也。今人所樂極樂得善物金玉也。今使明君有教，言人有能撫手盡得天下縣官金銀奇僞之物，不以過汝，盡以與汝，其人極樂得之也，力而不及物，繫其兩手弊盡之，猶不能致也。今爲人父母君，將署臣子之職，不以其所長，正交殺之，猶不能理其職事，但空亂其官職，愁苦其民耳；官職亂，民臣愁，則復仰呼天，自言冤，上動天，復增災怪。故古聖賢欲得天心，重慎署置，皆得人心，故能稱天心也。其稱天心云何？行之得應其民，吏日善且信忠，是其效也；則遷之以時，是助國得天心之人也。或但有樂，一旦貪名得官，其行無效，不稱天心無應者。夫帝經四八·九上·一·一* 王迺承天心而治，一當稱天心，不稱天心爲過。故其治無善放應，當退使思過，如此則天已喜，而天下莫不盡忠信，盡其能力者也。幽隱遠方聞之，無藏其能者也，其上書急者，人命至重，不可須臾。人且復啼呼冤，今復結增怪變，疾

解報之。其事可忍者須秋冬，何必須
秋冬乎？然秋者物畢成，冬者物畢藏，
天氣定也。物以仲秋八月成熟，其實
核可分別，故當順天地之法，始以八月
分別視之。九月者，天氣之究竟也，物
到九月盡欲死，故當九月究竟讀視之，
觀其善惡多少。十者，數之終也，故物
至十月而反初。天正以八月爲十月，
故物畢成；地正以九月爲十月，故物
畢老；人正以亥爲十月，故物畢死。
三正竟也，物當復生。故乾在西北，凡
物始核於亥，天法以八月而分別之，九
月而究竟之，十月實核之，故天地人三
統俱終，實核於亥。故十月而實核，下
付歸之。所以然者，此八月九月十月
三月也，天地人正俱畢竟，當復反始。
不實不核，不得其意，天地且不悅喜，
其灾不除，復害來年。故八月經四八·一
○上·一·一*而分別視之，九月而究竟之，
十月而實核，下付歸之。令使吏民悉
得更思過失，不敢復爲也。來年吏民
更謹，凡物悉善矣，不歸使思過固固，
民臣居下失政令，不自知有過，其心不

易。天道固固，惡不易矣，故當付歸之
也。真人欲知其效，今年所付歸，因書
一通自置之，亦教吏民自記一通置之，
視善惡多少，名爲天券；來年付歸，復
置一通，視善惡多少；來年復付歸，置
一通，視善惡多少；下疏與上所記置，
當繇相應，名爲天徵合符。令吏民更
易心爲善，得天意，所上當多善，若令
大易當大善。若令固固，無變不易，所
上固固，如令爲惡不止，所上當益惡，
吏民大欺忿天，所上當大惡增劇，故是
天洞明照心之鏡也。不失銖分，以明
吏民治行。夫天地比若影響，隨人可
爲不脫也。真人幸有善意，努力卒之
慎之。子雖來問此，若無事無益，天內
默視，子口可言，以何明之以言也？夫
人言事，辭詳善，人即報之以善，響亦
應之以善；其言凶惡不祥，人亦報之
以惡，響亦應之以惡也。凡事相應和
者，悉天使經四八·一一上·一·一*之也。子
寧解耶？唯唯。夫天迺高且遠尊嚴，
安可事事自下與人言語乎？故其法皆
以自然應和之也。子心今開不？唯

唯。已解，願及天師復假一言。行道
之。中古皇無文，不三相通，以何能安
之乎？善哉，子之言也。天運使其時
人直質樸，其人皆懷道，而信又專一；
但流言相通，人人各欲至誠信，思稱天
心，迺無一相欺者也。故君臣民三，並
力同心相通，故能相治也。如使不同
心爲一家，即亂矣。今者承負，而文書
衆多，更文相欺，尚爲浮華，賢儒俱迷，
共失天心，天既生文，不可復流言也。
但當實核得其實，三相通即天氣平矣。
天法者，或億或萬，時時不同，治各自
異，術各不同也。今者太平氣且至，當
實文本元正字，迺且得天心意也。子
不能分別，天地立事以來，其治億端，
行其事，悉得天應者是也；不得天應
者，非也；是即其大明天券徵驗效也。
寧解耶？唯唯。行去，勿得復問。今
非不能爲子悉記，天地事立以來，事事
分別解天下文字也，但益文難勝記，不
可爲才用，無益於王治，故但悉指授要
道經四八·二二上·一·一*而言。夫治不理，
本由天文耳，是天地大病所疾也，古時

賢聖所共憎惡也。故道爲有德君出，不敢作文，皆使還守實，求其根，保其元，迺天道可理，國自安。真人雖好問，勿復令益文也，去思之。唯唯。

右包裹元氣自然天地凡事三合相通並力同心天明券和皇平治法

①『故』鈔作『夫』，『夫』上鈔有『天師書辭常有上皇太平炁且至何謂也』十六字，略見本篇首葉第六行。

②鈔脫『天』字。

③鈔無『心』字。

④鈔無『者，大吉』三字。

⑤鈔無『者』字。

太平經合校卷四十九

丙部之十五

太平經卷之四十九

經四九·一上·二·四

急學真法第六十六

真人前，今良和氣且俱至，人但當游而無職事，當以何明其心而正其意，常使其忽然忘爲邪惡，而日好爲善，不知置。令帝王垂拱而無可治，上善之人滿其朝，忠信孝子皆畢備，當以何致之乎？真人有天性好善之心，常汲汲憂天道，宜自精，具陳說之。然，但當急學之以真道真德真仁耳。何以當學以真道哉？然，道乃能導化無前，好生無輩量。夫有真道，乃上善之名字；夫無道者，乃最惡衰凋凶犯死喪之名稱也。真人此今但說真善哉，吾無以加之。何以當學之以真德？夫人有真德，乃能包養無極之名字。夫無德者，乃最劣弱困窮小人之名字也。善哉，真人之言，吾復無以加之也，真真是

也。何以當學之以仁道也？仁者，乃能恩愛，無不包及，但樂施與無窮極之名字。夫不仁之人，乃好德反惡典與，是乃大貪鄙之名稱，與禽獸同志，無可以自別異也。善哉！真人之言，吾復無以加此也。今真人說三經四九·二上·一·二*事，吾無以加此也。今人當學爲善邪？不當邪？當力學爲善。夫爲善，亦豈有名稱字不邪？小子不及，唯師開示之。然，夫爲善者，乃事合天心，不逆人意，名爲善善者，乃絕洞無上，與道同稱；天之所愛，地之所養，帝王所當急，仕人君所當與同心並力也。夫惡者，事逆天心，常傷人意；好反天道，不順四時，令神祇所憎，人所不欲見父母之大害，君子所得愁苦也，最天下絕凋凶敗之名字也。故人之行，失吉輒入凶，離凶則入吉；一吉一凶，一善一惡，爲不純謹之徒，子寧知之？唯唯。令^①於真人意，凡人之行當云何哉？然，人今不力學道，輒爲無可知道，輒名無道之人。夫無道之人人，最爲惡凶人也。今不力學德，輒爲無可

知德，夫無德而好害傷之人，乃凶敗之符也。今人不力學仁，已不仁矣；夫不仁之人，乃與禽獸同路，人與禽獸同心，愈於死少耳。今人不旦夕力學善，失善即入惡。〔並〕道典論卷四凶微 夫惡乃死凶之處，故凡人不力學吉，輒乃入凶，夫凶迺天下惡名稱。凶善哉，子已長入真道，不復還反惡矣。今真人久懷經四九·三上·一·一*智而作愚，何哉？不敢行。子幸有能，極陳子所言，吾甚喜之。今能極於此，子曾但見吾言說，反中棄而止耶？不敢也。見師比勅使說，適意有所不及，不敢悉言之。善哉子之言，常大謙。今能極意真門，唯天師錄示所不及。然，子向所言悉是也。是故古者大聖三皇，常自旦夕力學真道，見不好學真道者，名爲無道之人。夫無道之人，其行無數，天之大重怨。夫無道之人，本天不欲覆蓋，地不欲載也，神靈精鬼所不欲祐，天下所共苦也。聖人賢者君子乃大疾無道之人。故古者上皇之時，人皆學清靜，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學真道，

乃後得天心地意，人不力學德，名爲無德之人。夫無德之人，天不愛，地不喜，人不欲親近之，其行常行事不爲德；乃爲王者致害，爲君子致災，鬼神承天教，不久與爲治。是故古者賢聖大儒，見無德之人，不與其通言語也；不力旦夕學仁，即且忽事爲不仁。夫不仁之人，言即逆於凡事，傷人心，不合天意，反與禽獸相似，故古者聖賢不與其同路也。今人不事師，力學善，經四九·四上·一·一*即且愚闇，不知爲善也，反且恣其無知之心，輕爲惡。夫惡人下愚蔽闇之人，其行乃不順天地之道，尚爲君子得事，戮其父母，愁其宗親，爲行無法，鬼神承天心爲使不喜之，爲害甚處三，法所當誅。古者聖賢以爲大怨，故古者悉自實核其學問也，合於天心，事入道德仁善而已，行要當合天地之心，不以浮華言事。所以然者，且失天法，失之即入凶絕短命矣，或害後世。天道不誤，有格法。夫不力學大吉之道，反事者輕忽自易，必且入凶。夫凶者乃天地人萬物所疾惡，

不可久存，是大患之本，禍之門戶，過而陷其中便死，不得還悔過反故也。天下莫不共知之，而下士大愚，常共笑道，不知守道，早避凶害，傳傳爲愚，更相承負。後生愚闇，復劇於前。故真道閉而不通，令人各自輕忽，不能窮竟其天年，其大咎過，乃由此也。真人見吾書，宜深計之，慎無閉藏，以付賢柔明，使其覺悟。是故古道乃承天之心，順地之意。有上古大真道法，故常教其學道、學德、學壽、學善、學謹、學吉、學古、學平、學長生。經四九·五上·一·一*所以盡陳善者，天之爲法，乃常開道門；地之爲法，常開德戶。古之聖賢爲法，常開仁路。故古者聖賢，與天同心，與地合意，共長生養萬二千物，常以道德仁意傳之，萬物可興也；如以凶惡意傳之，凡物日衰少。故有道德仁之處，其人日多而好善；無道德仁之處，其人日衰少，其治日貧苦，此天地之格懸法。夫有至道明德仁善之心，乃上與天星曆相應，神靈以明其行。故古者聖賢常思爲善無極，力盡

乃以不敢有惡念凶路也。夫下愚之人，其心常閉塞，實無知，不可復妄假之以凶衰之惡路也，不自知大失天道，相隨爲惡以爲常，習俗不能自退還也。是以吾上敬受天書教勅，承順天心開闢之，大開上古太平之路，令人樂爲善者，不復知爲惡之術。天下之人其志也常高，而其所成者反常下，不能應其本所志念也。故夫上士忿然惡死樂生，往學仙，勤能得壽耳，此上士是尚第一有志者也。中士有志，疾其先人夭死，忿然往求道學壽，勤而竟其天年耳，是其第一堅志士也。其次疾經四九·六上·一·一*病多而不得常平平，忿然往學，可以止之者，勤能得復其故，已小困於病，病乃學，想能禁止之，已大病矣。其次大病劇，乃求索道術，可以自救者已死矣。是故吾書教學人，乃以天長壽之法，旦夕自力爲之，纔得且平平耳；如以平平之法學，凡人已入凶矣。愚者不知天下凡人，其本志所爲，常念善高已者，不能應其所志，故爲其高舉之，上極於仙，即纔得保其天年

耳。夫大賢者志十得十，必與吾道書相應；中賢者志十，或中止更懈，纔得五，小人朝志之，暮忘其所言。故大高舉者，樂使其上中下各得其心所志念。今下古人大愚，去真道遠，力學以天正文法，纔不陷於僞欺耳；學以平平之文，已大欺矣；學以習文好言，大僞姦猾已起矣。天以帝王爲子，惡下欺上。夫人行下多邪僞，即上道德仁君無所信，下民人無所附歸其命。夫力旦夕教學以真道耳，力學以善道，纔得平平之道也；力學以平平之道，已入浮華矣；入浮華，凡人大迷惑窮困矣，便成大凶惡之路。帝王爲愁苦，人不可治。經四九·七上·一·一*真人欲知是信，比若人家慈父母，日教其子爲善，自苦絕衣食養之老，尚固固爲惡，何況凡人乃相示教以浮華之文哉？以吾書不信也，使凡人見吾書者，各自思所失。中古以來，有善道者皆相教閉藏，不肯傳與其弟子，反以浮華僞文教之；爲是積久，故天道今獨以大亂矣。天地灾怪，萬類不空也。賢儒宜各深思□□。然

吾今雖不旦夕與俗人同處，昭然已知之矣。天下大疾苦之，故使吾出此文以告屬之，吾不空也。真人實宜重慎之，且有天譴。唯唯。不敢也。每見天師言，常駭慄。子之言是也，即天且大悅大喜，不害子也。唯唯。凡人雖力旦夕學，勅教以真德，尚纔得平平之德耳；學以平平之德，已入邪僞德矣；學以邪僞德，愚人已無復數矣。無有真德，恣心而行，此純君子之賊。力學以上仁纔得成中仁耳；力學以中仁，其行纔平平，無有仁也；學以不仁，愚人已成盜賊矣。不自知殺傷無復數。恣意而行，不用道理，是正天怨地咎，人之大賊。力旦夕學以大吉之道，纔得中吉耳；學以中吉，纔經四九·八上·一·一*得小吉耳；學以小吉，此已入凶道矣；學以凶道，已不復救矣。俱大闇昧無一知，見天道言其不真，但欺調純信，其愚心妄言，上千^④天文，下亂地理，爲百姓害灾。是故吾道書學凡人也，乃大學之，使其上列真仙，如不能及真仙，可得平安，不爲有德之君

憂，真人宜深思惟吾言，勿復反怪之。唯唯。今吾乃爲天談，當悉解天地開闢以來承負之責，不能大張之，以上大道大德之法，上壽之術，上善之路。人失諸闇昧，誠久信其愚蔽之心，人會爲惡，不可禁止，猶復不能解其承負天地之適過。真人寧曉吾言耶？唯唯。夫聖賢高士，見文書而學，必與吾書本相應，不失絲髮之間；中士意半達，必得其半；下士自力，勤能不失法，所以大舉天民。凡人者樂其上下中無失法者，皆得正道，各自愛，不敢輕事爲大憂。上士得吾道，學之不止，可爲國之良臣，久久得其要意，可以度世，不復爭訟事視權也；中士學吾道，可以爲良善小臣，可以竟其天年；小人學吾道，可以長謹，父慈母愛，子孝兄長，弟順，夫婦同經四九·九上·一·一*計，不相賊傷，至死無怨，魂神居地下，尚復長，不復見作事，不見名爲惡子，無天年戮死者也。夫古者本元氣天生之時，人盡樂學欲仙，尚不能壽；纔使人各畏死，不犯刑法耳。夫下古人大愚，反誦浮

華相教，共學不壽之業，生時忽然，自言若且無死，反相教，無可愛惜，共興凶事，治死喪過生，生乃屬天也，死乃屬地，事地反過其天，是大害也。吾以是行占之，知其俱愚積久，無一知也。凶事興，即鬼大盛，共疾殺人，人不得竟其天命。夫力學真道，纔得僞道；力學真德，尚纔得僞德耳。何況下古之人，反相學以浮華之文，其去道遠哉！困窮不得復相拘制，反相教爲章奏法律，辯慧相持長短。夫教其爲仁，尚愁其不仁，及^⑤教其學爲不仁之路。天乃爲人垂法，天自名爲大道，地自名爲德。所以然者，夫天地，乃萬物之父母，凡事君長；故常導之以善，不敢開昌導，教之以凶惡之路，而況人乎？人者，天之子也，當象天爲行。今乃失法，故人難治。教導之以道與德，乃當使有知自重自惜自愛自治。今反開經四九·一〇上·一·一*之以刑法，使其視死忽然，尚勇力自輕，令使傳相治，因而相困，反更相尅賊，迭相愁苦，故天下人無相愛者，大咎在此。真人知之

耶？慎之。唯唯。夫力勸教其仁，尚苦不仁，下古之人反相教數書，已大薄矣，其相憎怨不得絕。力教其爲吉，尚苦不吉，下古之人反相勸力學死喪之具，豫與凶事以待之，日死不以其壽，幾滅門矣；而不自知過誤，臨時呼天號地，自言冤，王治不平，使我失年內行自得之。愚人不防其本，罪定乃悔，不爲謹以無益也，雖號死其口，猶不復救矣。故吾今力勸教以大仙經道，纔開其壽階耳；學人以德，纔使其仁；學人以仁，纔使其平平保；其故不敢相欺奪人財物也。學人以平平，已失法矣；學人以法，已失相尅賊矣；學人相尅賊，已入大武矣；入大武，即民已無罪而欺矣，困窮也成盜賊。故吾承天道法，開大吉之門，閉其凶惡之路，開天太平之階，人人誦之，且各自謹，無可復治也；致令天時運轉，樂王者乃長游而無事。是故吾書悉考凡事之本元，纔得其中也；考其中經四九·一上·一·一*已得其下矣；學愚人以下，已大亂矣。今下古，所以帝王雖有萬

萬人之道德，仁思稱天心，而凶不絕者，乃承負汜災亂以來獨積久，雖愁自苦念之，欲樂其一理，變怪盜賊萬類，夷狄猾夏，乃先王之失，非一人所獨致，當深知其本。是以天使吾出書，為帝王解承負之過。真人以吾道不與天相應，今但案吾文行之，不失銖分，立相應矣。是吾文大信，不力行以解冤結，天道安能默空相應乎？夫愚不學，安能賢乎？夫貧而不耕，安能收耶？學輒日賢，耕輒有收。行吾書，其□□如是矣。吾保之，不學無求賢，不耕無求收，子知之乎？唯唯。真道以正也，大德興盛仁，各得其所矣。治平而言，莫不失一。真人解未？幸欲報天地之功而得壽者。努力信道勿懈。唯唯。今愚生欲復有所問，不敢卒言。平行。今天師以何知人大無道德仁也？善哉子之言，觀其人行言云何。願聞之。然，睹道人而忿然反非之，以知其洞無道之人；睹德而非惡之，以知為大無德之人；睹仁而非之，以知為大惡不仁之人；睹善謹而非經四九·一二上·一

一*之，以知為不謹不善之人。天性：凡同志者相愛，異志者相憎，善人亦疾苦惡人，惡人亦疾苦善人。真人寧解不？唯唯。夫古者聖賢見人，不即與其語，但精觀占視其所好惡以知之矣。正以此鏡其行，萬不失一。善哉！故夫道者，乃與皇天同骨法血脉，故天道疾惡好殺，故與天為重怨；地者與德同骨法血脉故惡人傷害，與地為大咎；夫仁與聖賢同骨法血脉，故聖賢好施仁而惡奪，故與聖人仁為大仇。是故昔者聖賢，深知此為三統所案行，故其制法，不敢違離真道與德仁也。故天行者與四時並力，天行氣，四時亦行氣，相與同心，故逆四時者，與天為怨；地者與五行同心並力，共養凡物，未當終死，而見傷害，與地為大咎；聖賢與仁同心並力，故游居常尊道而貴德，倚附仁而處，如人好奪而不仁，與聖賢為怨仇。故火為心，心為聖。故火常倚木而居，木者仁而有心。火者有光，能察是非，心者聖而明。故古者大聖賢，常倚仁明而處，歸有道德仁之

君，故吾重戒。真人以吾書付歸有道德仁經四九·一三上·一*明之君，必且樂好吾道，深知其意，案而效之，與神無異，吾不自譽於真人也；行之得應，必如重規合矩，乃後下古之人且念吾言。唯唯。行去，力之勉之，力學道德與仁，餘者無可為者，出此書，無令藏。唯唯。

右重明賢人心以解愚闇書疑者宜取訣於此

①「令」疑係「今」字之譌。

②「乃」道典論作「且」。

③「夫凶者」以下至「禍之門戶」，道典論卷四凶徵條引全同。

④「千」疑係「干」字之譌。

⑤「及」疑係「反」字之譌。

太平經合校卷五十 丙部之十六

太平經卷之五十

經五〇·一上·二·四

去邪文飛明古訣第六十七

六端真人純稽首再拜謹具，敢問上皇神人求真，吾欲使天地平安，陰陽不亂，常順行，災害不得妄生，王者但日游治，為大樂之經，雖所問上下衆多，豈可重聞乎？善哉深乎！子之所問也，何其密達也！正問此要會，子其欲進至道而退去邪文邪？諾。今且悉說之。子積善於天，吾何敢匿之。今為子眷眷其善，究於神明之心，吾不言不行，恐逆天意。若天故使子求問之也，為子具分別言，自隨而記之，慎無遺也。帝王能力用吾書，災害悉已一旦除矣，天下咸樂，皆欲為道德之士，後生遂象先世，老稚相隨而起，盡更知求真文校事，浮華去矣；心究洽於神靈，君無一憂，何故不日游乎哉？如是

天地凡事，各得其所，百神因而歡樂，王者深得天意，至道往祐之，但有日吉，無有一凶事也。吾言誠誠□□，萬不失一也。但恐得之不行，衆邪結也，災異浮華，天地陰陽之大病也；大病而不治，以何得解愈哉？子既經五〇·二上·一·一*來問事，為天語言，子詳思吾書上下之辭，幸有至意，慎無亂之。唯唯。誠得歸便處，日夜惟思，得傳而記之，反覆重疏，冀其萬世無有去時也。天地開闢，言語書文，前後相因事，同氣者以類相明，求其類而聚之，其道日以彰明，無有衰時也。故自古到今，衆聖共為天談，衆賢者同其辭，共為聖謀〔並〕鈔丙一五下·七·一七。帝王①王者，天之貴子也②。子承父教，當順行之，以除③天地之憂④，因得其祐，故常思力行之⑤。吾道□□哉？見事當覺，不覺天地神明，當更求億億萬萬、千千百百、十十一一、事皆當相應，然後乃審可用也。為不相應，急復求索，其兄弟比類，且有相應，不失一者，是也。凡事皆當如斯，以何審知其相應乎哉？相

應者，乃當內究於心，外應於神祇，遠近相動，以占事覆下，則應者是也；不相應者，說皆非也。慎之無妄言，令使人無後世也。所以然者，其說妄語無後，不可久用，故使人無後也。治道日衰，乖逆皆異言，此實非也，皆應亂天文地理，不應聖人心者，神不可使也。故言者，當內究於人情心，乃後且外洽，究於神祇經五〇·三上·一·一*也。是者，即拱得失，天文之戒也。積文以類相從，使衆賢聚之，撰其中十十相應，應於人心神祇者以為文，共安其意，試之以覆下，如此乃萬世不可易也。覆者，乃謂占事則應，行之則應至是也。然後可以困成天經法，是正所謂以調定陰陽，安王者之大術也。此乃可以轉凶禍以為福，使人民更壽，何故乎？天文地理正，則陰陽各得其所，陰陽各得其所，則神靈俱大喜；神靈喜，則祐人民，故帝王長安而民壽也，可不力勉乎哉矣？

飛明者，三光之小者也，皆連於地下，乃上懸繫於天，其動與地人民萬物

相應和，是要文之證也。其書文占事，百百十十相應者是也，不相應和者非也。以是升量平之，其邪文邪書悉盡絕去矣。取過事以效今事，隨天可爲，視天可興，無亂天文，與天同力，可謂長吉。夫天但可順不可逆也，因其可利而利之，令人興矣；逆之者令人衰，失天心意亡矣。

移行試驗類相應占訣第六十八

凡移徙轉行之文，天行書也，陰陽交合，天文經五〇·四上·一·一*成。帝王人民萬物，皆以其理中行，得其意者吉，失其意者悉凶。事有逆順，不可不謹善詳也。欲知其審，以五五二十五事試之，取故事二十五，行事二十五家，詳記其歲月時所從來，其五音屬誰手，以占吉凶，驗百百十十相應者是也。此審得天地之分理安，王者不疑也。民臣不失其職，萬物各得其所，不若此書言，亂邪之文不可用也。以升量之，誤人之文，有敢用者，後世無子。所以然者，賊傷人民，失天地之分部。天地主生，人反亂其陰陽，故令使人無

後也。古者無文，天反原之，已出天行書之後，皆已知天道意，而故爲之犯者，死多不壽而凶，正此也。

施有兄弟，以類相應和，五嶽萬里相應，以精詳念思，其中事善善相應，賤賤相和，其多少高卑，萬不失一也。常效以五五二十五氣，應爲二十五家，二十五丘陵，書十百相應，地讖也。比其氣相加，兄弟地也。其人民好惡同。又諸色禽獸草木相類，此即同氣地也。以此分明，地審相應，不水氣兄弟者，其魚鼈相類，以經五〇·五上·一·一*是爲占，分別其所出，萬物凡事，其可知矣。其象同者，其形同也；其象異者，其形異，是非正此也。

丹明耀禦邪訣第六十九

丹明耀者，天刻之文字也，可以救非禦邪。十十相應愈者，天上文書，與真神吏相應，故事效也；十九愈者地文書，與陰神相和；十八相應愈者，中人文也。以此效之，其餘皆邪文也，不可用也，所以拱邪之文也，乃當與神相應，不愈者皆誤人，不能救死也。或

有鬼神所使書文，不可知而治愈者，是人自命祿爲邪之長也，他人不能用其書文也，以此效聚衆刻書文也邪？乃可刻而盡使之無人之野處也，是文宜一一而求之，不可卒得也。

草木方訣第七十

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驅使也，名之爲草木方，此謂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治事立訣愈者，名爲立愈之方；一日而愈，名爲一日而愈方；百經五〇·六上·一·一*百十十相應愈者是也。此草木有精神，能相驅使，有官位之草木也；十十相應愈者，帝王草也；十九相應者，大臣草也；十八相應者，人民草也；過此而下者，不可用也，誤人之草也。是乃救死生之術，不可不審詳。方和合而立愈者，記其草木，名爲立愈方；一日而愈者，名爲一日愈方；二日而治愈者，名爲二日方；三日而治愈者，名爲三日方。一日而治愈者方，使天神治之；二日而

治愈者方，使地神治之；三日而治愈者方，使人鬼治之。不若此者，非天神方，但自草滋治之，或愈或不愈，名爲待死方。慎之慎之。此救死命之術，不可易，事不可不詳審也。

生物方訣第七十一

生物行精，謂飛步禽獸跂行之屬，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藥在其身中，天使其圓方而行。十治愈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藥在其身中。此三者，爲天地中和陰陽行方，名爲治疾使者。比若人有道而稱使者，神人經五〇·七上·一·一*神師也。是者天地人精鬼使之，得而十十百百而治愈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白衣至德處士之神方也；各有所爲出，以此候之，萬不失一也。此三子皆爲天地人行神藥以治病，天使其各受先祖之命，著自然之術，其中不得去也。比若鳳凰麒麟，著德其身；比若蜂蠆，著毒其身，此之謂也。當深知天

道至要意，乃能明天道性，有益於帝王治，使人不惑也。如不知要文，但言天下文書，悉可用也。故十七中以下皆爲邪，不與三瑞相應，爲害其^⑥深。故治十傷一者，不得天心意；十傷二者，不得地意；十傷三者，不得人意；十傷六七以下，皆爲亂治。陰陽爲其乖逆，神靈爲其戰鬥。是故古者聖王帝主，雖居幽室，深惟思天心意，令以自全，自得長壽命。吾書辭上下相集，以爲文，賢明讀之以相足，此乃救迷惑，使人長吉而遠凶害，各當旦夕思其至要意，以全其身。夫古今百姓行兒歌詩者，天變動，使其有言；神書時出者，天傳其談，以付至德，救世失也。經五〇·八上·一·一*夫天道惡殺而好生，蠕動之屬皆有知，無輕殺傷用之也；有可賊傷方化，須以成事，不得已乃後用之也。故萬物芸芸，命繫天，根在地，用而安之者在人；得天意者壽，失天意者亡。凡物與天地爲常，人爲其王，爲人王長者，不可不審且詳也。

去浮華訣第七十二

欲得知凡道文書經意，正取一字如一竟^⑦。比若甲子者何等也？投於前，使一人主言其本，衆賢共違而說之，且有專長於天文意者，說而上行，究竟於天道；或有長於地理者，說而下行，洽究於地道；或復有長於外傍行，究竟四方；或有坐說，究於中央；或有原事，長於萬物之精，究於萬物；或有究於內，或有究於外，本末根基華葉皆已見，悉以類象名之。書凡事之至意，天地陰陽之文，略可見矣。其頭足皆具，上繫下連，物類有自然，因共安其意，各書其辭，善者集成一說。是以聖人欲得天道之心意，以調定陰陽，而安王者，使天下平，羣神遍悅喜；故取衆賢榮貫中而制以爲常法，經五〇·九上·一·一*萬世不可易也。今所以失天道意者，夫賢者一人之言，知適達一面，明不盡睹，不能用^⑧流六方，洽究達內外七處，未能源萬物之精，故各異說，令使天書失本文，亂迷惑者，正此也。凡事欲正之者，各自有本可窮，陰

陽不復易，皆當如此矣。不者，名爲孤說獨言，不得經意，遂從一人之言，名爲偏言。天地之性，非聖人不能獨談通天意也。故使說，內則不能究於天心，出則不能解天文明地理，以占覆則不中，神靈不爲其使，失其正路，遂從惑亂，故曰就浮華，不得共根基至意，過在此，令使樸者失其本也。令天道失正，陰陽內獨爲其病，乖亂害氣數起，帝王愁苦，其心不能禁止，變氣連作，人民不壽，以此爲大咎，賢明共失天心。又去聖人流久，遂不能得其分理，此名爲亂道。所以然者，經道凡書記，前後參錯，爲天地談。凡事之頭首，神靈之本也，故得其本意者，神靈不復戰怒而行害人也；則惡氣閉藏，盜則斷絕；盜賊止，則夷狄却降，風雨爲其時節，是天悅喜之明效也。喜則愛其子。是故帝王經五〇·一〇上·一。

一*延命也，澤流其人民，則及其六畜禽獸，究達草木，和氣俱見，則邪惡氣消亡，則正氣更明，是陰陽自然之術法。猶比若晝日用事，則夜藏；小人逃亡，

則君子行。詐^①思此言，此言所以益命，分明陰陽而說神也。以爲吾書不然也，道以試成，欲知其得失。今試書一本，字投於前，使衆賢共違而說之，及其投意不同，事解各異，足以知一人之說，其非明矣，安能理陰陽，使王者游而無事樂乎哉？是故執本者少，而說者衆，則無不窮矣；執本者衆而說者少，日使道浮且淺，淺而不止，因而亂矣；亂而不止，陰陽不善，邪氣便起。故聖王乃宜重本，君子正始也，則無不理矣。不重尊其本，不正其始，則凡事失紀，萬物雲亂，不可復理，精之明之，惑道邪書去矣。

天文記訣第七十三

天地有常法，不失銖分也。遠近悉以同象，氣類相應，萬不失一。名爲天文記，名曰天書。億億萬萬千千百百十，若十二日一周子亦是也，十二歲一周子亦是也，六十歲一周子經五〇·一一上·一*亦是也，百二十歲一周子亦是也。或億子而同，或萬子而同，或千子而同，或百子而同，或十子而同，

俱如甲子也。其氣異，其事異，其辭異，其歌詩異，雖俱甲子，氣實未周，故異也。以類象而呼之，善惡同氣同辭同事爲一周也。精考合此，所以明古，復知今也；所以知今，反復更明古也。是所以知天常行也，分明洞達，陰陽之理也。書辭誤與不前後宜，當以相足，歌音聲事事同，所謂大周中周小周法也。得其意，理其事，以調和陰陽，以安王者，是可以效天常法書也。比猶若春秋冬夏，不復誤也。今後生皆用命少，未睹一周，何知大小中有三周哉？古常神道乎？故遂失正路，睹須臾之間，又未通洞古今神文，遂從偏辭，自言是也。正猶春兒生而死，不睹秋事；夏生而終，不睹冬事。說者當時各見其目前可睹者□□，故雖十辯之，猶不知也，內不然此也。〔起〕使天文不效者，正是也。故事不空見，時有理亂之文，道不空出，時運然也。故古詩人之作，皆天流氣，使其言不空也。是故古者聖賢帝王，見微知經五〇·一二上·一*著，因任行其事，順其氣，遂得天

心意，故長吉也。逆之則水旱氣乖迕，流災積成，變怪不可止，名爲災異。衆賢迷惑，不知但逆氣，不順時務所爲也，不可不重慎哉。〔止〕

〔附〕鈔丙一五下：九·一三

〔附〕使天文不效者，時有理亂，道不空出。古者帝王見微知著，因任行其事，順其炁，遂得天心意，如長吉。逆之則水旱炁乖忤，流災積成，變怪不可止，名爲災異。衆賢迷惑，不知逆順之道。

天所以使後世有書記者，先生之人知且壽知自然，入虛靜之道，故知天道周終意，若春秋冬夏有常也。後生氣流久，其學淺，與要道文相遠，忘前令之道，非神聖之人不能豫知周竟，故天更生文書使記之，相傳前後，可相因樂，欲使〔並〕鈔丙一六上·三·一五圖其知之以①自安也。逢其②太平，則可③安枕而治④；逢其⑤中平，則可力而行之；逢其⑥不平，則可⑦以道自輔而備之。猶若夏至則爲其⑧備暑，冬至則爲其⑨備寒，此之謂也。天道有常運，不⑩以

故人也。故順之則吉昌，逆之則危亡。天道戰鬥，其命傷，日月失度，則①列星亂行；知②順時氣，日月得度，列星順行，是天之明證也。能用者自力，無敢閉藏，慎③無賊傷，天之祕書，以歸仁賢原④明上下，令以⑤自安。出

灸刺訣第七十四

〔並〕鈔丙一六上·九·六圖灸刺者，所以

調①安三百六十脉，通陰陽之氣經五〇·一三上·一·一*而除害者也②三百六十脉者，應一歲三百六十日，日一脉持事，應四時五行而動，出外周旋身上，總於頭③頂，內繫於藏。衰盛④應四時而動移，有疾則不應，度數往來失常，或結或傷，或順或逆，故當治之。灸⑤者，太陽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姦除惡害也。針⑥者，少陰之精也，太白之光⑦，所以用義斬伐也⑧。治百中百，治十中十，此得天經脉讖書也，實與脉相應，則神爲其⑨驅使；治十中九失一，與陰⑩脉相應，精爲其驅使；治十中八，人道書也，人意爲其使；過此而下，不可以治疾也，反或傷神⑪。甲脉有病反

治乙，名爲恍惚，不知脉獨傷絕。故欲⑫樂知天道神不神，相應與不也，直置一病人⑬前，名爲脉本文，比若書經道本文也⑭。令衆賢圍⑮而議⑯其病，或有長於上，或有長於下，三百六十脉，各有可睹，取其行事，常所長而治訣者以記之，十十中者是也，不中者皆非也，集衆行事，愈者以爲經書，則所治無不解訣者矣⑰。出天道制脉，或外或內，不可盡得而知之也，所治處十治訣，即是其脉會處也；人有小有大，經五〇·一四上·一·一*尺寸不同，度數同等，常以窅穴分理乃應也。道書古今積衆，所言各異，名爲亂脉也；陽脉不調，反治陰脉，使人被咎，賊傷良民，使人不壽。脉乃與天地萬物相應，隨氣而起，周者反始。故得其數者，因以養性，以知時氣至與不也，本有不調者安之。古者聖賢，坐居清靜處，自相持脉，視其往來度數，至不便以知四時五行得失，因反知其身衰盛，此所以安國養身全形者也，可不慎乎哉！人惑隨其無數灸刺，傷正脉，皆傷正氣，逆四

時五行，使有災異；大人傷大，小人傷小，盡有可動遙不居其處者，此自然之事也。是故古聖賢重之，聖帝王居其處，候脉行度，以占知六方吉凶，此所謂以近知遠，以內知外也，故為神要道也。

神祝文訣第七十五

〔並〕襄傳注闕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

人民⁴³得之，謂為⁴⁴神祝⁴⁵也。祝也⁴⁶。祝百中百，祝⁴⁷十中十，祝⁴⁸是天上神本文傳經辭也。其祝有可使神佞⁴⁹為除疾⁵⁰，皆⁵¹聚十十中者，用之所向無不愈者⁵²也。出但以言愈病，此經五〇·一五上。

一·一* 天上神讖語也。良師帝王所宜用也，集以為卷，因名為祝讖書也。是乃所以召羣神使之，故十愈也。十九中者，真神不到，中神到，大臣有也。十八中者，人神至，治民有也。此者，天上神語也，本以招呼神也，相名字時下漏地，道人得知之，傳以相語，故能以治病，如使行人之言，不能治愈病也。夫變事者，不假人須臾，天重人

命，恐奇方難卒成，大醫失經脉，不通死生重事，故使要道在人口中，此救急之術也。欲得此要言，直置一病人於前，以為祝本文，又各以其口中密祕辭前言，能即愈者，是真事也；不者，盡非也，應邪妄言也，不可以為法也。或有用祝獨愈，而他傍人用之不決效者，是言不可記也；是者鬼神之神長，人自然使也，名為孤言，非召神真道也。人雖⁵³天遙遠，欲知其道真不？是與非相應和，若合符者是也，不者非也。

葬宅訣第七十六

葬者，本先人之丘陵居處也，名為初置根種、宅、地也，魂神復當得還，養其子孫，善地則魂經五〇·一六上·一·一* 神還養也，惡地則魂神還為害也。五祖氣終，復反為人。天道法氣，周復反其始也。欲知地效，投小微賤種於地，而後生日興大善者，大生地也；置大善種於地，而後生日惡者，是逆地也；日衰少者，是消地也。以五五二十五家

冢丘陵效之，十十百百相應者，地陰寶書文也；十九相應者，地陰寶記也；

十八相應者，地亂書也，不可常用也；過此而下者，邪文也，百姓害書也。欲知其審，記過定事，以效來事，乃後真偽分別。可知吾書，猶天之有甲，地之有乙，萬世不可易也。本根重事效，生人處也，不可苟易，而已成事，□□邪文為害也，令使災變數起，眾賢人民苦之甚甚。故大人小人，欲知子子孫孫相傳者，審知其丘陵當正，明其故，以占來事。置五五二十五丘陵以為本文，案成事而考之，錄過以效今，去事之證以為來事。真師宜詳惟念書上下，以解醉迷，名為占陰覆文，以知祖先，利後子孫，萬世相傳，慎無閉焉。

諸樂古文是非訣第七十七

經五〇·一七上·一·一* 諸樂者，所以通聲音，化動六方八極之氣，其面和則來應順善，不和則其來應戰逆。夫音聲各有所屬，東西南北，甲乙丙丁，二十五氣各有家。或時有集聲，相得成文辭，故知聲。聆聲音以知微言，占吉凶，舉音與吹毛律相應，乃知音絃聲，宮商角徵羽，分別六方遠近，以名字善

惡云何哉？精者，乃能見其精神來對事也。故古者聖賢調樂，所以感物類，和陰陽，定四時五行。陰陽調則其聲易聽，陰陽不和，乖逆錯亂，則音聲難聽。絃又當調，宜以九九，次其絲絃，大小聲相得，思之不傷人藏精神也。不調則舞亂，無正聲音，不可聽，傷人藏精神也。故神祇瑞應奇物不來也。故得其人能任，長於聲音者，然後能和合陰陽化也。以何知之也？爲之神明來應，瑞應物來會，此其人也；不者，皆亂音，不能感動，故不來也。故凡事者，當得其人，若神；不得其人，若妄言；得其人，事無難易，皆可行矣；不得其人，事無大小，皆不可爲也。是故古聖賢重舉措求賢，無幽隱，得爲古。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亂矣。古文經五〇·一八上·一·一*衆多，不可勝書。以一事況十，十況百，百況千，千況萬，萬況億，億況無極；事各自有家類屬，皆置其事本文於前，使曉知者執其本，使長能用者就說之，視其相應和，中者皆是也，不應又不中者，悉非也。欲知古

聖人文書道審不也，此比若呼人，得其姓字者皆應。鬼神亦然，不得姓字不應，雖欲相應和，無緣得達，故不應也。故古者名學爲往精，精者，乃精念其事象，可宜復思其言也；極思惟此書策，凡事畢矣。書卷上下衆多，各有事，宜詳讀之，更以相足，都得其意，已畢備，不深得其要意，言道無效事，故見變不能解陰陽戰鬥。吾書乃爲仁賢生，往付有德，有德得之，以爲重寶，得而不能善讀，言其非道，故不能樂其身，除患咎也。夫大道將見，其如無味乎？用之不可既乎？衆賢原之，可以和剛柔，窮陰陽位乎？諸文書畢定，各得其所，不復憤憤乎？惡悉去矣，上帝大樂，民無崇乎？澤及小微，萬物擾擾，不失氣乎？復反於太初，天地位乎？邪文已消，守元炁乎？一者，道之綱；二者，道之橫行；三者已亂，不經五〇·一九上·一·一*可明也。（並鈔丙一七上·七·一六）
六闕吾道即甲子乙丑，六甲相承受。五行轉相從，四時周反始。書卷雖衆多，各各有可紀。比若人一身，頭足轉相

使。一字適⁵⁴遺一字起，賢者⁵⁵次之以相補⁵⁶。合其⁵⁷陰陽以言語，表裏相應如規矩。始誦無味有久久，念之不解⁵⁸。驗至矣。灾害去身神還聚，人自謹良無惡子，名之⁵⁹爲無刑罰⁶⁰，道化美極也。明案吾文以却咎，姦⁶¹禍自止民自壽，原未得本無終始。十十相應，太陽文也；十九相應，太陰文也；十八相應，中和文⁶²也；十七相應，破亂文也；十六相應者⁶³，遇⁶⁴中書也；十五相應，無知書也，可言半吉半凶文也⁶⁵，十四中者，邪文也；十三中者，大亂文也；十二中者，棄文也；十一中者，迭⁶⁶中文也；十⁶⁷中者，以⁶⁸下不可用，誤人文也。隨傷多少，還爲人傷，久久用之不止，法絕後滅門⁶⁹，此⁷⁰十文也。卍

右却邪而致正文法

①「帝」上鈔有「夫」字。

②鈔無「也」字。

③「除」鈔誤作「降」。

④鈔無「之」字。

⑤「常思力行之」原作「言思之力之」，疑文有脫誤，今依鈔改。

⑥「其」疑係「甚」字之譌。

⑦「竟」疑係「意」字之譌。

⑧「用」疑係「周」字之誤。

⑨「則」疑係「賊」字之誤。

⑩「詐」疑當作「詳」。

⑪「鈔無」以「下四字」。

⑫「鈔無」其「字」。

⑬「鈔無」可「字」。

⑭「治」鈔作「理」。

⑮「鈔無」逢其「二字」。

⑯「鈔無」其「字」。

⑰「鈔無」則可「二字」。

⑱「鈔無」爲其「二字」。

⑲「鈔無」爲其「二字」。

⑳「鈔無」不「下五字」。

㉑「鈔無」則「字」。

㉒「鈔無」知「下十八字」。

㉓「鈔無」慎「下十一字」。

㉔「鈔無」原「字」。

㉕「鈔無」以「字」。

㉖「調」下鈔有「和」字。

㉗「鈔無」也「字」。

㉘「鈔無」頭「字」。

㉙「衰盛」鈔誤作「裏咸」。

㉚「灸」鈔作「火」。

㉛「針」鈔作「刺」，疑當作刺。

㉜「光」鈔作「質」。

㉝「鈔無」也「字」。

㉞「鈔無」其「字」。

㉟「陰」鈔誤作「除」。

㊱「鈔脫」神「字」。

㊲「鈔無」欲「字」。

㊳「人」下鈔有「於」字。

㊴「鈔無」也「字」。

㊵「鈔脫」圍「字」。

㊶「議」鈔作「識」。

㊷「矣」鈔作「也」。

㊸「民」裏傳注作「衆」。

㊹「裏傳注無」爲「字」。

㊺「祝」裏傳注作「咒」，「祝」「呪」通用，下同。

㊻「裏傳注無」祝也「二字」。

㊼「裏傳注無」祝「字」。

㊽「祝」下十一字裏傳注無。

㊾「裏傳注無」佞「字」。

㊿「疾」上裏傳注有「灾」字。

①「皆」下六字裏傳注無。

②「裏傳注無」者「字」。

③「雖」疑係「離」字之譌。

④「適」鈔作「只」。

⑤「者」鈔作「之」。

⑥「補」鈔作「輔」。

⑦「鈔無」其「字」。

⑧「解」鈔作「懈」，「解」古通「懈」。

⑨「鈔無」名之「二字」。

⑩「罰」下鈔有「而」字。

⑪「姦」鈔作「禍」，「禍」上有「扞」字。

⑫「文」鈔作「書」。

⑬「鈔無」者「字」。

⑭「遇」鈔作「過」。

⑮「鈔無」也「字」。

⑯「迭」鈔作「佚」，「迭」通「佚」。

⑰「十」鈔誤作「七」。

⑱「以」鈔作「已」，「以」「已」通用。

⑲「門」鈔作「嗣」。

⑳「此」下鈔有「爲」字。

太平經合校卷五十一 丙部之十七

太平經卷五十一 ①

經五一·一上·二·四

校文邪正法第七十八

純稽首戰慄再拜。子復欲問何等哉？純今見明師正衆文諸書，迺爲天談也，吾恐怪驚，不知可先後，當以何能正得此書實哉？〔並〕鈔丙一八上·二·一三 圃子欲②樂得其實者，但觀視③上古之聖辭，中古之聖辭，下古之聖辭，合其語言，視其所爲，可知矣。復視④上古道書，中古道書，下古道書，三合以同類相招呼，復令可知矣。今⑤凡書文，盡爲⑥天談，何故其治時⑦亂⑧時不平？願聞之。然能⑨正其言，明其書⑩者理矣；不正不明，亂矣。正言詳辭必致善⑪，邪⑫言凶辭必致惡⑬。今⑭子難問不止，會樂欲知之，欲致善者⑮，但正其⑯本，本正則應天文，與聖辭相得，再轉應地⑰理，三轉爲人文，四轉爲萬

物；萬物則生浮華，浮華⑱則亂敗矣。天文聖書⑲時⑳出，以考元正始，除其過者置其實；明理凡書，即天之道也。得其正言者，與天心㉑意相應，邪也致邪惡氣，使天地不調㉒，萬物多失其所，帝王用心愁苦，得復亂焉，故當急爲其考正之。今㉓念從古到今，文㉔書悉已備具矣，凶俱經五一·二上·一·一*愁其集居而不純，集厠相亂，故使賢明共疑迷惑，不知何從何信，遂失天至心，因而各從其忤是也。使與天道指意微言大相遠，皆爲邪言邪文，書此邪，致不能正陰陽，災氣比連起，內咎在此也。吾見子問之，積眷眷不忍，故反覆爲子具道其意，疾疏吾辭，自深思念之。夫凡事者，得而不能專行，亦無益也；若能行之，除大謫也。夫天文亂，欲樂見理，若人有劇病，欲樂見治也，何以乎哉？然子自若愚耳，誠無知乎？劇病不以時治也，到于死亡；天文不治正，至於大亂，四時爲其失氣，五行逆戰，三光無正明，皆失其正路，因而毀敗；人民雲亂，皆失其居處，老弱負荷，天

死者半，國家昏亂迷惑，至道善德隔絕，賢者蔽藏，不能相救，是不大劇病邪？故當力正之。今愚人日學遊浮文，更迭爲忤，以相高上，不深知其爲大害，以爲小事也，安知內獨爲陰陽天地之大病乎哉？天下不能相治正者，正此也。夫神祇有所疾苦，故使子來反復問之也，見書宜旦夕宿夜，深惟思其要意，不可但自易，不爲皇天重經五一·三上·一·一*計也。今帝王無所歸心，其咎甚大。吾今雖與子相對二人而談，以爲小事，內迺爲皇天是正語議，不敢苟空妄言，其咎在吾身罪重，不可除也。〔並〕鈔丙一八下·六·一二圃神祇之謫人，不可㉕若人得遠避而㉖逃也。子㉗敢隨吾輕辭便言，若俗人陳忤相高上也。唯唯，不敢也，見天師言，且怪且喜，誠得盡力，冀得神祇之心，以解天下㉘憂，以安帝王，令㉙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吾㉚願也。圃子願何一獨善，不可復及也，然吾所以常獨有善意者，吾學本以思善得之，故人悉老終，吾獨得在；而吾先人子孫盡已亡，而吾獨得

不死。誠受厚命，慙於倉皇，無以自效，報之復之也，常思自竭盡力，不知以何效哉？見天地不調，風雨不節，知爲天下大病，常憐之。今得神人言，大覺悟，思盡死以自效於明天，以解大病，而安地理，固以興帝王，令使萬物各得其所，想以是報塞天重功，今不知其能與不哉？願復乞問，不及於明師。善哉，子之言也。今見子言，吾尚喜，何言天哉？吾書□□，萬不失一也。子但努力勿懈而理之，是可以復天功，不復疑也。帝王經五一·四上·一·一*行之，尚且立得其力，何況於子哉？吾連見子之言，吾不敢餘力也；吾雖先生，志不及子也。今俱與子共是天地，願與子共安之。吾欲不言，恐得重過於子，反得重謫於天。子更詳聆之，復爲子反復悉分別道之。正文者，迺本天地心，守理元氣。古者聖書時出，考元正字，道轉相因，微言解，皆元氣要也。再轉者，密辭也；三轉成章句也；四轉成浮華；五轉者，分別異意，各司其忤；六轉者，成相欺文。章句者，尚小

儀其本也，過此下者，大病也。乃使天道失路，帝王久愁苦，不能深得其理，正此也。子幸欲報天恩，復天重功。天者，不樂人與其錢財奇僞之物也，但樂人共理其文，不亂之耳。今吾見睹子初來學之時，以爲子但且問一兩事而去，何意乃欲畢天道乎？吾言而不正，天道路可見睹矣。子樂欲正天地，但取微言，還以逆考，合於其元，即得天心意，可以安天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文，以類召之，合相從，執本者一人，自各有本事，凡書文各自有家屬，令使凡人各出其材，圍而共說之，其本事經五一·五上·一·一*字情實，且悉自出，收聚其中要言，以爲其解，謂之爲章句，得真道心矣。可謂爲解天之憂，大病去矣，可謂除地之所苦矣，可謂使帝王遊而得天心矣，可謂使萬物各得其所矣。是者，萬不失一也。吾見子之言□□，知爲天使，吾不敢欺子也；今欺子，正名爲欺天。令使天不悅喜，反且減吾年，名爲負於吾身，又上慙於皇天，復無益於萬民，其咎甚

大，子努力記之，但記吾不敢有遺力也。唯唯，見師言也，心中恐駭。既爲天問事，不敢道留止也，猶當竟之耳。師幸原其不及，示告其難易，故敢具問其所以。今文書積多，願知其真僞然故，固若子前日所問耳。十百相應者是也，不者，皆非也；治而得應者是也，不者，皆僞行也。欲得應者，須其民臣皆善忠信也。何以言之？然子賢善，則使父母常安，而得其所置；妻善則使夫無過，得其力；臣善則使國家長安；帝王民臣俱善，則使天無災變，正此也。子寧解耶？不解耶？行，吾今欲與子共議一事，今若子可刺取吾書，寧究洽達未哉？小子童蒙，未得其意。子經五一·六上·一·一*試言之，吾且觀子具解不？今若愚生意，欲悉都合用之，上下以相足，儀其事，百以校千，千以校萬，更相考以爲且可足也；不者，恐不能盡周古文也。然，子今言真是也。子前所記，吾書不云乎，以一況十，十況百，百況千，千況萬，萬況億，正此也。唯唯。願聞其校此者，皆當

使誰乎？各就其人而作，事之明於本者，恃其本也。長於知能用者，共圍而說之，流其語，從帝王到于庶人，俱易其故行，而相從合議。小知自相與小聚之，歸於中知，中知聚之，歸於上知，上知聚之，歸於帝王。然後衆賢共圍而平其說，更安之，是爲謀及下者，無遺算，無休言，無廢文也。小賢共校聚之，付於中賢，中賢校聚之於大賢，大賢校聚之，付於帝王。於其□□成理文，是之無誤，真得天心，得陰陽分理，帝王衆臣，共知其真，是迺後下於民間。令天下俱得誦讀正文，如此天氣得矣，太平到矣，上平氣來矣，頌聲作矣，萬物長安矣，百姓無言矣，邪文悉自去矣，天病除矣，地病亡矣，帝王遊矣，陰陽悅矣，邪氣藏矣，盜賊斷絕矣，

中經五一·七上·一·一*國盛興矣，稱上三皇矣，夷狄却矣，萬物茂盛矣，天下幸甚矣，皆稱萬歲矣。子無閉塞吾文！唯唯，不敢蔽匿也。既受師辭，誠報歸之，匿之恐爲重罪成事也。善哉，子之言也。已得天心，子名爲已報天重功。

唯唯。誠得退歸閑處，思其至意，不解懈也。行去矣，勿復疑也。

右考文訣

① 此下原有之五十三及小注原缺五十二卷十字，今皆刪去。

② 鈔無「子欲」二字。

③ 鈔無「視」字。

④ 「視」鈔作「思」。

⑤ 鈔無「今」字。

⑥ 「盡爲」二字鈔「作皆」。

⑦ 「時」下鈔有「矣」字。

⑧ 鈔無「亂」下七字。

⑨ 「能」下鈔有「其言」二字。

⑩ 「明其書」三字鈔無。

⑪ 「善」下鈔有「也」字。

⑫ 鈔脫「邪」字。

⑬ 「惡」鈔誤作「怨」，「怨」下並有「矣」字。

⑭ 鈔無「今」下十一字。

⑮ 鈔無「者」字。

⑯ 鈔無「其」字。

⑰ 「地」鈔誤作「天」。

⑱ 「浮華」二字鈔無。

⑲ 「聖書」二字鈔無。

⑳ 「時」鈔誤作「將」。

㉑ 鈔無「心」字。

㉒ 「調」鈔誤作「謂」。

㉓ 「今」鈔誤作「念」。

㉔ 鈔無「文」字。

㉕ 「不可」鈔作「非同」。

㉖ 「而」鈔作「易」。

㉗ 「子」下三十五字鈔無。

㉘ 「下」下鈔有「之」字。

㉙ 鈔無「令」字。

㉚ 「吾」下鈔無「願也」二字，但有「守三實太平氣來邪偽去奸猾絕滅」十四字，蓋係錯簡（即本經卷三十六守三實法篇末篇旨）。

太平經合校卷五十二丁部之一

補鈔丁一上·二·四

胞胎陰陽規矩正行消惡圖

神人語，真人內，子已明也，損子身，其意得也。其外理自正，瞑目內視，與神通靈。不出言。與道同，陰陽相覆天所封。長生之術可開眸，子無強腸宜和弘，天地受和如暗聾。欲知其意胞中童，不食十月神相通。自然之道無有上，不視而氣宅十二重。故反嬰兒則無凶，老還反少與道通。是故畫像十二重，正者得善，不肖獨凶。天道常在，不得喪亡，狀如四時周反鄉，終老反始，故長生也。子思其意無邪，傾積德，累行道，自成才，不如力道歸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夫道若風，默居其傍，用之則有，不用則亡。賢者有里，不肖有鄉，死生在身，常定行。天無有過，人自求喪，詳思其意，亦無妄行。天與守道力行故長生，人不肯為故死。傾記吾戒，子道傳其人

則易行。古者聖賢傳道，飲血為盟。天道積重，愚人反輕。道乃萬物之師也，得之者明，失之者迷。天地雖廣大，不遺失毫釐，賢知自養，比與神俱語，是乃陰陽之補鈔丁二上·一·一*統，天地之樞機也。古者聖賢深知之，故以自表，殊天道之要也。內以治身，外以消災，不當為之，乃與天地同憂。

①原缺五十二卷，今以鈔補。

太平經合校卷五十二丁部之二

太平經卷之五十三

經五三·一上·二·四

分別四治法第七十九

真人純稽首戰慄，吾今欲有所復問，非道事也。見明師言，事無不解訣者，故乃敢冒慙復前，有可問疑一事，何等？平行，吾即為子說矣。〔並〕鈔丁二上·三·九國夫①帝王之仕②大③臣皆當老，少子本非治④世人也。何⑤為問此哉？吾見天氣，問者比連不調。或過在仕臣失實，令使時氣不調，人君不明，灾害並行，道人亦傷。今⑥天地三光，尚為其病，故無正明，道士於何⑦自逃，獨得不傷。故吾雖得⑧獨蒙天私久存，常不敢自保。初少以⑨來，事師問事，無能悉解之者⑩。今不冒慙，重問於天師，解訣⑪其要意，恐遂⑫無復以⑬得知之也⑭。出恩唯明師既加，不得已為弟子說其所不及。善哉！子之言

也。今日見子之言，吾知太平之治已到矣。然，吾且悉言之，子隨而詳記之。〔並〕鈔丁二上·一〇·九 圖夫治者有四法：有天治¹⁵，有地治¹⁶，有人治¹⁷，三氣極，然後歧¹⁸行萬物治¹⁹也。願聞其意。天治²⁰者，其臣老，君乃父事其臣，師事其臣²¹也；夫臣迺²²卑，何故師父事之乎²³哉？但其²⁴位者²⁵卑下²⁶，道德者²⁷尊重，師父經五三·二上·一·一*事之者，乃事²⁸其道德，當與其²⁹合策而平天下也。地治³⁰者，友事其臣，若與其³¹同心也³²；地³³者陰順，母子同列，同苞³⁴同憂，臣雖位卑，其德而和³⁵，和平其³⁶君之治。人治者卑其用，臣少小，象父生其³⁷子，子少³⁸未能爲父作策也³⁹，故其治小亂⁴⁰矣。 凶歧行萬物並治者，視其臣子若狗，若草木，不知復詳擇臣而仕之，但遇官壹仕，名爲象人無知也，何故乎哉？象人者，財象人形，苟中而已，不爲君計也，故善爭之也。〔並〕鈔丁二下·八·一四 圖象天治者⁴¹，天⁴²下之臣，盡⁴³國⁴⁴君之師父也，故父事⁴⁵之，人愛其子，何有危時？夫⁴⁶師父

皆能爲其子解八方之患難，何有失時也⁴⁷。象地治⁴⁸者，天下之臣，皆國⁴⁹君之友也。夫同志合策爲交，同憂患，欲共安其位；地者，順而承上，悉承天志⁵⁰意，皆得天心，何有不安時乎？象人治⁵¹者，得中和之氣，和者可進可退難知，象子少，未能爲父計也，欺其父也。臣少，未能爲君深計，故欺其君也⁵²。少者，生用⁵³日月少，人⁵⁴學又淺，未有可畏，故欺也，故其⁵⁵治小⁵⁶亂矣。象歧⁵⁷行萬物⁵⁸治⁵⁹者，歧行者⁶⁰無禮⁶¹義，萬物者少知，無有道德。夫歧⁶²行萬經五三·三上·一·一*物之性⁶³，無有上下，取勝而已，故使⁶⁴亂敗矣。象天治⁶⁵者，仁⁶⁶好生不傷。象⁶⁷地治⁶⁸者，順善而成小傷。象人治⁶⁹者，相利多欲，數相賊傷，相欺怠⁷⁰。象歧⁷¹行萬⁷²物而治⁷³者，終無成功，無有大小⁷⁴，取勝而已。 凶觀此之治，足以知天氣上下中極未失治。欲樂第一者宜象天，欲樂第二者宜象地，欲樂第三者宜象人，欲樂第四者宜象萬物。象天者獨老壽，得天心；象地者小不壽，得地意；象

人者壽減少，象萬物者死，無時無數也。象天者，三道通文，天有三文，明爲三明，謂日月列星也；日以察陽，月以察陰，星以察中央，故當三道行書，而務取其聰明，書到爲往者，有主名而已，勿問通者爲誰。象地者，二道行書。象人者，一道行書，尚見苟留。象歧行萬物者，纔設言，復無文書也。今是者，天使如是邪？人自爲之邪？時運也雖然，帝王治將太平，且與天使其好惡而樂，象天治；將中平者，象地治；將小亂者，法人治；將大亂而不理者，法歧行萬物治，此何故乎哉？今當以何救之？然天將興之，瑞應文琦書出付與之，令使其大覺經五三·四上·一·一*悟而授之；將衰者，天匿其文不見，又使其不好求之。賢臣者，但得老而已邪？不也；老者，乃謂耆舊老於道德也，象天獨常守道而行，不失銖分也，故能安其帝王；老而無一知，亦不可仕也。其師父事之云何？友之云何？子之云何？其萬物之云何哉？父事之者，乃若子取教於嚴父也，乃若弟

子受教於明師也，當得其心中密策祕言聖文，以平天下，以謝先祖，宗廟以享食之，其德以報天重功，故能得天下之心，陰陽調和，災害斷絕也。其友事者以忠信，相與合策，深計善惡難易。其子事者，必若父有伏匿之事，不敢以報其子；子有匿過，不敢以報其父母，皆應相欺，以此爲階也。其萬物者大亂無數，夫物者春夏則爭生，秋冬則爭死，不復相假須臾也。純再拜，所問多，過誠重，甚不宜，誠有過於師。吾又且不敢匿此文也，見而不行之，恐得過於皇天，吾今當於何置此書哉？子既問之，子爲力特行，逢能通者與之，使其往付歸有德之君，帝王象之，以是爲治法，必且如神矣；得而不能深思用之，天經五三·五上·一·一*亦不復過子也。唯唯，不敢逆師言。然，吾言亦不可大逆也。此乃天地欲平，而出至道，使子遠來具問此法，天使吾談，傳辭於子，吾亦不空言也。天不欲言，而吾言無故泄天之要道，吾當坐之。子得吾言，而往付歸，亦無傷無疑。吾告子至

誠，天乃更與帝王厚重，故戒之也。天之運也，吉凶自有時，得而行之者，吉不疑也。謹問行者人姓字爲何誰乎？然，天之授萬物，無有可私也。問而先好行之者，即其人也。大道至重，不可以私任，行之者吉，不行者疑矣。謹更問天地何睹何見，時者欲一語言哉？實有可睹見，不空言也。天以安平爲權，無疾病，以上平爲喜，故使人民皆靜而無惡聲，不戰鬥也。各居其所，則無病而說喜，則天言而不妄語也。若今使陰陽逆鬥，錯亂相干，更相賊傷，萬物不得處其所，日月無善明，列星亂行，則天有疾病，悒悒不解，不傳其言，則病不愈。故亂則談，小亂小談，大亂大談。是故古今神真聖人爲天使，受天心，主當爲天地談話。天地立事以來，前後以是爲常法。故聖人文經五三·六上·一·一*前後爲天談語，爲天言事也。言談皆何等事也？在其所疾苦，文失之者爲道質，若質而不通達者爲道文；疾其邪惡者，爲道正善也，使其覺悟。今天地至尊自神，神能明，位無

上，何故不自除疾病，反傳言於人乎？天地者，爲萬物父母，父母雖爲善，其子作邪，居其中央，主爲其惡逆，其政治上下，逆之亂之；父母雖善，猶爲惡家也。比若子惡亂其父，臣惡亂其君，弟子惡亂其師，妻惡亂其夫，如此則更相賊傷大亂，無以見其善也。天地人民萬物，本共治一事，善則俱樂，凶則俱苦，故同憂也；嚮使不共事，不肯更迭相憂也。是故天地欲善而平者，必使神真聖人爲其傳言，出其神文，以相告語，比若帝王治欲樂善，則有善教，今此之謂也。子欲樂知天心，以報天功，以救災氣，吾書即是也，得之善思念之，夫天心可知矣。唯唯，不敢忽願師復重敕一兩言。然，夫善惡各爲其身，善者自利其身，惡者自害其軀，子既有暢善意，乃憂天地疾病，王者不安，其功極已大矣；但詳思之，子行善極無雙，勿復止經五三·七上·一·一*傷之也，使念善順常若此。唯唯，不敢懈怠也，不敢懈怠。

右忿^④ 四別治所象安危法

- ①「夫」上鈔有「分別四治」四字，疑係題目。
- ②「仕」鈔誤作「士」。
- ③「大」鈔誤作「失」。
- ④「治」鈔作「理」。
- ⑤鈔無「何」下五字。
- ⑥「今」鈔誤作「令」。
- ⑦鈔無「何」字。
- ⑧鈔無「得」字。
- ⑨「以」鈔作「已」，「已」通「以」。
- ⑩鈔無「者」下八字。
- ⑪「訣」鈔作「決」，「訣」通「決」。
- ⑫鈔無「遂」字。
- ⑬鈔無「以」字。
- ⑭鈔無「也」字。
- ⑮⑰「治」鈔皆作「理」。
- ⑱「歧」鈔作「蚊」，「歧」通「蚊」。
- ⑲⑳「治」鈔皆作「理」。
- ㉑鈔無「師事其臣」四字。
- ㉒鈔無「迺」字。
- ㉓鈔無「乎」字。
- ㉔鈔無「其」字。
- ㉕鈔無「者」字。
- ㉖鈔脫「下」字。
- ㉗鈔無「者」字。
- ㉘「事」鈔作「師」。
- ㉙「與其」二字鈔作「以」。
- ⑳「治」鈔作「理」。
- ㉑「與其」二字，鈔作「以」。
- ㉒鈔無「也」字。

- ㉓鈔脫「地」字。
- ㉔「苞」鈔作「胞」，疑當作「胞」。
- ㉕鈔無「而和」二字。
- ㉖鈔無「其」字。
- ㉗鈔無「其」字。
- ㉘「少」下鈔有「小」字。
- ㉙鈔無「也」字。
- ㉚「其治小亂」四字，鈔作「亂小」。
- ㉛「象天治者」，鈔作「夫治天下者」。
- ㉜「天」上鈔有「視」字。
- ㉝「盡」鈔作「皆」。
- ㉞鈔無「國」下三字。
- ㉟鈔無「事」下三字。
- ㊱鈔無「夫」字。
- ㊲鈔無「也」字。
- ㊳「治」鈔作「理」。
- ㊴鈔無「國」字。
- ㊵鈔無「志」字。
- ㊶「治」鈔作「理」。
- ㊷鈔無「也」字。
- ㊸鈔無「用」字。
- ㊹「人」鈔作「爲」。
- ㊺鈔無「其」字。
- ㊻「小」鈔誤作「少」。
- ㊼「歧」鈔作「蚊」。
- ㊽鈔無「萬物」二字。
- ㊾「治」鈔作「理」。
- ㊿鈔無「歧行者」三字。
- ①「禮」鈔誤作「理」。
- ②「歧」鈔作「蚊」。

- ③鈔無「之性」二字。
- ④鈔無「使」字。
- ⑤「治」鈔作「理」。
- ⑥「仁」鈔誤作「人」。
- ⑦鈔脫「象」字。
- ⑧⑩「治」鈔皆作「理」。
- ⑨「怠」鈔作「殆」，「怠」通「殆」通用，疑係給字之誤。
- ⑪「歧」鈔作「蚊」。
- ⑫鈔無「萬」下三字。
- ⑬「治」鈔作「理」。
- ⑭「大小」鈔作「上下」。
- ⑮「忿」疑係「分」字之誤。

太平經合校卷五十四 丁部之三

太平經卷之五十四^①

經五四·一上·二·四

使能無爭訟法第八十一

吾所問積多，見天師言，事快而無已，其問無足時，復謹乞一兩言。平。行。今吾願欲得天地陰陽人民跂行萬物凡事之心意，常使其喜善無已，日遊而無職無事，其身各自正，不復轉相愁苦，更相過責，豈可得聞乎哉？子今且言，何一絕快殊異；可問者，何一好善無雙也。然，若子所問，猶當順事，各得其心，而因其材能所及，無敢反強其所不能為也。如是即各得其所欲，各得其欲，則無有相愁苦者也，即各得其心意矣，可謂遊而無職事矣（並鈔丁三下：二·一二）天地之間，常悉使非其能，強作其所不及，而難其所不能，時睹於其^②不能為，不能言，不憐而教之，反就責之，使其^③冤結，多忿爭訟，民愁苦困

窮。即仰而^④呼皇^⑤天，誠冤^⑥誠冤，氣感動六方。故致災變紛紛，畜積非一，不可卒除，為害甚甚^⑦，是即失^⑧天下之人心意矣。終反無成功，變怪不絕，太平之氣，何從得來哉，故不能致太平也^⑨，咎正在此。出雖欲名之為常平，而內亂何從而經五四·二上·一·一*得清其治哉？子今問之，欲深知其審乎！天地之性，〔並鈔丁三下·九·一四〕萬^⑩物各自有宜。當任其所長，所能為，所不能為者，而不可強也；萬物雖^⑪俱受^⑫陰陽之氣，比若魚^⑬不能無水^⑭，游於^⑮高山之上，及其有水，無有^⑯高下，皆能游往^⑰；大木不能無土^⑱，生於江海之中。是以古者聖人明王之授^⑲事也，五土各取其所^⑳宜，迺^㉑其物得好且善，而各暢茂，國家為其^㉒得富，令宗廟重味而食^㉓，天下安平，無所^㉔疾苦，惡氣休止，不行^㉕為害。如人不卜^㉖相其土地而種^㉗之，則^㉘萬物不得成^㉙，竟其^㉚天年，皆懷^㉛冤結不解；因而天終，獨^㉜上感動^㉝皇天，萬物無可收得^㉞，則^㉟國家為其^㊱貧極，食不重味，宗廟饑渴，得^㊲天

下愁苦，人民更相殘賊，君臣更相欺誣^㊳，外內殊辭，咎正始^㊴起於此。是^㊵者尚但萬物不得其所，何況人哉？天下不能相治正，正由此也。此者，大害之根，而^㊶危亡之路也，可不慎哉？可不深思慮之胸心乎？故古者，大聖大賢將任人，必先試其所長，何所短，而後署其職事，因而任之。其人有過，因而責之，責問其所長，不過所短。是者不感天也，反為習進此經五四·三上·一·一*家學，因而慎之，故能得天下之心也。令後世忽事，不深思惟古聖人言，反署非其職，責所不能及，問所不能睹，盲者不睹日，瘖者不能言，反各趣得其短，以為重過，因而罪之，不為欲樂相利祐，反為巧弄上下，迭相賊害，此是天下之大敗也。自古者諸侯太平之君，無有奇神道也，皆因任心能所及，故能致其太平之氣，而無冤結民也。禍亂之將起，皆坐任非其能，作非其事職而重責之，其刑罰雖坐之而死，猶不能埋其職務也。災變連起，不可禁止，因以為亂敗，吉凶安危，正起於

此。是以古者將爲帝王選士，皆先問視，試其能，當與天地陰陽瑞應相應和不？不能相應和者，皆爲僞行。其相應和奈何，大人得大應，小人得小應。風雨爲其時節，萬物爲其好茂，百姓爲其無言，鳥獸跂行，爲其安靜，是其效也。故治樂欲安國者，審其署置。夫天生萬物，各有材能，又實各有所宜，猶龍昇於天，魚遊於淵，此之謂也。夫治者，從天地立以來，迺萬端，天變易亦其時異，要當承天地得其意，得其所欲爲經五四·四上·一·一*也。天者，以三光爲書文記，則一興一衰，以風爲人君。地者，以山川阡陌爲文理，山者吐氣，水通經脉，衰盛動移崩合，以風異爲人臣。人者，以音言語相傳，書記文相推移。萬物者，以衰盛而談語，使人想而知之。人者，在陰陽之中央，爲萬物之師長，所能作最衆多。象神而有形，變化前却，主當疏記此變異，爲其主言。故一言不通，則有冤結；二言不通，輒有杜塞；三言不通，轉有隔絕；四言不通，和時不應，其生物無

常；五言不通，行氣道戰；六言不通，六方惡生；七言不通而破敗；八言不通而難處爲數家；九言不通，更相賊傷；十言不通，更相變革。故當力通其言也。古者無文，以何通之，文迺當起，但中止；天地者幾何起，幾何止，但後世不睹之耳。中古三皇，當無文而設言。下古復有天地之氣，一絕一起，獨神人不知老所從來，經歷多故，知其分理，內當有文，後世實不睹，言其無有，何故時有文時無乎哉？天氣且弊，人且愚薄不壽，不能有可刻記。故勅之以書文，令可傳往來，以知古事無文，且相經五四·五上·一·一*辯訟，不能相正，各自言是，故使有文書。此但時人愚，故爲作書，天爲出券文耳。見師言，已知之矣。願聞今通氣當云何？但三道通行八方之書，民吏白衣之言，勿苟留。急者以時解之，不急者隨天地萬物，須七月物終，八月而簡視，九月而更次，十月而不歸，三年上書而盡信誠者，求其人而任之。此人迺國家之良臣，聰明善耳目，因以視聆，不失

四方候也。帝王得之，曰安而明，故當任之。其任之云何乎？必各問其能所及，使各自疏記所能爲，所能分解，所能長，因其天性而任之，所治無失者也。故得天下之歡心，其治日興太平，無有刑，無窮物，無冤民。天地中和，盡得相通也。故能致壽上皇，所以壽多者，無刑不傷，多傷者迺還傷人身。故上古者聖賢不肯好爲刑也，中古半用刑，故壽半，下古多用刑，故壽獨少也。刑者其惡迺干天，逆陰陽，畜積爲惡氣，還傷人。故上古聖賢不重用之者，迺惜其身也；中古人半愚，輕小用刑，故半，賊其半；下古大愚，則自忽用刑，以爲常法，故多不得壽，咎在此。經五四·六上·一·一*讀此書者，宜反復之，重之慎之，死生重事，不可妄也。夫子賢明者爲父計，臣賢明者爲君深計；子不賢，不肯爲父深計；臣不賢明，不肯爲君計。是少年者，即是其人身邪，其人邂逅吉凶者，流後生，此格法也。是故上古聖帝王將任臣者，謹選其有道有德，不好殺害傷者，非爲民計也，迺

自爲身深計也。故得天地心意，舉措如與神俱，此之謂審舉得其人，而得人力之君也。如此迺感神祇，迺後天上真神愛之，因而獨壽也。好用刑迺與陰氣並，陰者殺，故不得大壽；天之命，略可睹可知矣，天地人所疾惡同耳。

右得天地人民萬物歡心國興家安天下無爭訟者

- ① 原有小注五十五同卷五字，今刪。
- ② 鈔無「其」字。
- ③ 鈔無「其」字。
- ④ 「仰而」鈔倒作「而仰」。
- ⑤ 鈔無「皇」字。
- ⑥ 「冤」下鈔無「誠冤」二字，但有「結」字。
- ⑦ 鈔無「甚」字。
- ⑧ 「失」鈔誤作「告」。
- ⑨ 「也」鈔誤作「氣」。
- ⑩ 「萬」上鈔有「天下」二字。
- ⑪ 鈔無「雖」字。
- ⑫ 「受」鈔誤作「愛」。
- ⑬ 「魚」鈔誤作「莫」。疑「魚」初寫作「魚」，又「魚」誤「莫」。
- ⑭ 鈔脫「無水」二字。
- ⑮ 鈔脫「於」字。
- ⑯ 「無有」二字鈔作「不限」。

- ⑰ 「游往」鈔作「去矣」。
- ⑱ 「土」鈔誤作「上」。
- ⑲ 「授」鈔誤作「受」。
- ⑳ 鈔無「所」字。
- ㉑ 鈔無「迺」字。
- ㉒ 鈔無「爲其」二字。
- ㉓ 「而食」鈔作「食之」。
- ㉔ 鈔無「所」字。
- ㉕ 「行」下鈔有「而」字。
- ㉖ 鈔無「卜」字。
- ㉗ 「種」下鈔有「植」字。
- ㉘ 「則」鈔作「即」。
- ㉙ 鈔無「得成」二字。
- ㉚ 鈔無「其」字。
- ㉛ 「懷」鈔誤作「壞」。
- ㉜ 鈔無「獨」字。
- ㉝ 鈔無「動」字。
- ㉞ 「無可收得」四字，鈔作「不收」。
- ㉟ 鈔無「則」字。
- ㊱ 鈔無「爲其」二字。
- ㊲ 鈔無「得」字。
- ㊳ 「詒」鈔作「殆」，「詒」通「給」。說文：「詒」，相欺詒也。
- ㊴ 鈔無「始」字。
- ㊵ 「是」下二十七字，鈔無。
- ㊶ 鈔無「而」字。

太平經合校卷五十五 丁部之四

太平經卷之五十五

經五五·一上·二·四

力行博學訣第八十二

今大命可知與未乎？雖然可知矣，見明師比言，大迷惑已解，唯加不得已，願復丁寧之。然，吾道可睹意矣，（並）鈔丁四下·一·一五 固得書讀之，常苦其^①不熟，熟者自悉^②知之。不善思其至意^③，不精讀之，雖得吾書，亦無益也；得而不力行，與不得何異也^④；見食不食，與無五穀何異；見漿不飲，渴猶不可救^⑤，此者^⑥非能^⑦愁他人也^⑧，還自害，可不詳哉？故聖人力思，君子力學，晝夜不息也，猶樂欲^⑨象天，轉運而不止，百川流聚，迺成江海。子慎吾言出記，吾已重誠，子其眷眷，心可睹矣。爲善與衆賢共之，慎無專其市。夫市少人所求不得。故人不博學，所睹不明。故令使見其真道，不得其要

意，不信道，則疑不篤乎，各在此人之所以自窮者也。故當深惟思其意，以令自救輔也。

右對壽命指

知盛衰還年壽法第八十三

〔並〕鈔丁四下·八·三 闕天之授^①事，各有法律。命^①有可屬，道有可爲，出經五·二上·一·一* 或先或後，其漸豫見。比若萬物始萌於子，生於卯，垂枝於午，成於酉，終於亥，雖事^②豫見，未可得^③保也。事各有可爲，至光景先見，其事未對，豫開其路。天之垂象也，常居前，未嘗^④隨其後也^⑤。得其人而開通，得見祐助者是也；不開^⑥不通，行之無成功，即非其人也。以是^⑦爲明證，道審而言，萬不失一也^⑧。但是其人，明爲其開，非其人則閉，審得其人，則可以^⑨除疾，災異自消，夷狄自降，不須兵革，皆自消亡。萬物之生^⑩，各有可爲設張，得其人自行，非其人自藏。凡事不得其人，不可強行；非其有^⑪，不可強取；非其土地，不可強種，種之不生。言種^⑫不良，內不得其處，安能久

長；六極八方，各有所宜，其物皆見，事事不同。凶若金行在西，木行在東，各得其處則昌，失其處則消亡。故萬物著於土地迺生，不能著於天，日月星曆反著於天，迺能生光明。夫道如此矣，故有其人星在天，時有明，墮地反無光，即非其處也。故亂常道。有可爲出不妄行，是其人則明，非其人則不可行。夫道迺深遠不可測商矣，失之者敗，得之者^{經五五·三上·一·一*}昌。欲自知盛衰，觀道可著，神靈可興也，內有壽證候之，以此萬不失一也。此迺神書也，還年之期，其道至重，何可不思。故傳之仁賢明，試使行之以自命。是其人應當並出，賢知並來，神書並至，奇方自出，皆令歡喜，即其人也。以此爲效，不如此言，或但先見，非可得行也，當遺後來，道不妄出也。實有可之，但問其人，令使自思。道之可歸，亦不可禁，亦不可使，聽其可之，觀其成功，道不可空。雖然，夫才不如力，力不如爲而不息也。夫天下之事，皆以試敗，天地神靈皆試人，故人亦象

天道而相試也。得見善者，其命已善矣，其見惡者，命已疑矣。自古到今，不至誠動天，名爲強求，或亦遂得之；強求不得，真非其有也，安可強取，其事以不和良，乖忤錯亂。人命有三品，歸道於野，付能用者。不能用者，付於京師，投於都市，慎無閉絕。後世無子，傳書聖賢及與道士，無主無名，付能用者。道自有可之，不可各人可附言語。猶若大木歸山，水流歸海，不可禁止也，天性使然。順之者昌，逆之者敗亡。神書欲出，^{經五五·四上·一·一*}亦不可閉藏。得其人必自揚，不得其人暗聾盲，身則不悅，目中無光。精讀此策文樂也。夫中央天昌延命之期，數皆在此中也。太平之氣，皆已見焉；民慈愛謹良，皆以出焉；賢聖明者，皆已悅焉；殊方奇文，皆已付焉；勉行無懈，以自輔焉；明王聖主，皆以昌焉；夷狄却除，皆以去焉。萬民幸甚，皆以無言，天壽已行，不復自冤，老以命去，少者遂全。書傳萬世無絕，子孫相傳。日以相教，名爲真文，萬世無易，令人

吉焉。道以畢就，便成自然，有祿自到，無敢辭焉。〔並〕鈔丁五下·二·二闕大人得之以平國，中士得之為良臣，小人得之以脫身。出

右通道意是非之策文

〔存〕存丁部第四云：欲知吾道大效，付賢明道德之君，使其按用之，立與天地乃響應，是其大明效證驗也。雲笈七籤卷六四輔引。（案此所引，頗似經第四十八卷三合相通訣第七葉中之文）

- ① 鈔無「其」字。
- ② 「自悉」鈔作「悉目」。疑「目」係「自」字之譌。
- ③ 「至意」鈔作「志竟」，疑「至」誤「志」，「意」譌「竟」。
- ④ 鈔無「也」字。
- ⑤ 「猶不可救」，鈔作「可救乎」。
- ⑥ 鈔無「者」字。
- ⑦ 鈔無「能」字。
- ⑧ 鈔無「也」字。
- ⑨ 鈔無「欲」字。
- ⑩ 「授」鈔誤作「受」。
- ⑪ 「命」鈔誤作「令」。
- ⑫ 「事」鈔作「使」。
- ⑬ 鈔無「得」字。
- ⑭ 「嘗」原作「常」，疑誤，今依鈔改。
- ⑮ 鈔無「也」字。

- ⑯ 「開」鈔誤作「可」。
- ⑰ 「以是」鈔作「是以」。
- ⑱ 鈔無「也」字。
- ⑲ 鈔無「以」字。
- ⑳ 鈔無「之生」二字。
- ㉑ 「有」鈔譌作「友」。
- ㉒ 鈔脫「種」字。

太平經合校卷五十六至六十四

丁部五至十三

闕題

〔補〕鈔丁五下·三·六*應天理上下和合天災除奸偽斷絕讖本文。上古之人，皆心開目明耳洞，預知未然之事，深念未然，感動無情，卓然自異，未有不成之施。所言所道，莫不篤達，不失皇虛之心，思慕無極之智，無極之言。知人壽命進退長短，各有分部，常以陰陽合得消息，上下中取其要，與眾神有約束。但各不得犯天地大忌，所奉所得，當合天意，文書相白，上至〔補〕鈔丁六上·一·一*天君，天君得書，見其自約束分明。乃後出文，使勿自怨，中直自進，不白自聞，音聲洞徹，上下法則，各不失期。恐有不及，未曾有不自責，時常恐有非見督錄。神相白未曾懈，有過見退用。故重複語勅，反覆辭文，宜不違所言。是天之當所奉承，神祇所仰，皆如法，常不敢息。恐有不達，所受非

一，皆當開心意，恐違期。神有尊卑，上下相事，不如所言，輒見疏記。憂心惻惻，常如饑渴欲食。天君開言，知乃出教，使得相主，文書非一，當得其意，後各有信。上古之人，失得來事，表裏上下，觀望四方，四維之外，見其紀綱，歲月相推，神通更始，何有極時。星數之度，各有其理，未曾有移動，事輒相乘，無有復疑。皆知吉凶所起，故置曆紀。三百六十日，大小推算，持之不滿分數，是小月矣。春夏秋冬，各有分理，漏刻上下，水有遲快，參分新故，各令可知，不失分銖。各置其月，二十四氣前後箭各七八氣，有長日亦復七八，以用出入，祠天神地祇，使百官承漏刻期，宜不失，脫之爲不應，坐罪非一。故使晝夜有分，隨日〔補〕鈔丁七上·一·一*長短，百刻爲期，不得有差。有德之國，日爲長，水爲遲，一寸十分，應法數。今國多不用，日月小短，一刻八九，故使老人歲月，當弱反壯，其年自薄，何復持長時，如使國多臣，樞機衡舒遲，後生蒙福，小得視息，不直有惡，

復見伐矣。惟天地之明，爲在南方，巳午同家，離爲正日。當明堂之事，日照明以南向北，陽氣進退，亦不失常，陰陽相薄，以至子鄉，寒溫相直，照徹自然，甚可喜。生養之道，少陽太陽，木火相榮，各得其願，是復何爭。表裏相承，無有失名，上及皇耀，下至無聲，寂靜自然，萬物華榮，了然可知。不施自成，天之所仰，當受其名，機衡所指，生死有期，司命奉籍，簿數通書，不相應召。所求神簿問相實，乃上天君，天君有主領。所白之神，不離左右，其內外見敬，亦不敢私承，所上所下，各不失時。太陰司官，不敢懈止。止營門閤，恐自言事，輒相承爲善爲要道，牒其姓名，得教則行，不失銖分。上古之時，有智慮無所不照，無所不見，受神明之道，昭然可知，亦自有法度，不失其常。從太初已來，歷有長〔補〕鈔丁八上·一·一*短，甚深要妙。從古至今，出歷之要在所止所成。輒以心思候算，下所成所作無不就，並數相應繩墨，計歲積日月，大分爲計。

闕題^④

〔補〕鈔丁八上·三·一四*今天地且大樂歲，帝王當安坐而無憂，民人但遊而無事少職，五穀不復爲前，無有價直。〔起〕天下興作善酒以相飲，市道尤極，名爲水令火行，爲傷於陽化。凡人一飲酒令醉，狂脉^⑤便作，買賣失職，更相鬥死，或傷賊；或早到市，反宜乃歸；或爲奸人所得，或緣高墜，或爲車馬所剋賊。推酒之害萬端，不可勝記。念四海之內，有幾何市，一月之間，消五穀數億萬斗斛，又無故殺傷人，日日有之，或孤獨因以絕嗣，或結怨父母置害，或流灾子孫。縣官長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動皇靈，使陰陽四時五行之氣乖錯，復旱^⑥。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氣逆行。蓋無故發民令作酒，損廢五穀，復致如此之禍患。但使有德之君，有教勅明令，謂吏民言，從今已往，敢有市無故飲一斗者，答三十，謫三日；飲二斗者，答六十，謫六十；飲三斗者，答九十，謫九日。各隨其酒斛爲謫。酒家亦然，皆〔補〕鈔丁九上·

一。一*使修城郭道路官舍，所以謫修城郭道路官舍，爲大土功也；土乃勝水，以厭固絕滅，令水不過度傷陽也。水，太陰也，民也，反使興王，傷損陽精，爲害深矣。修道路，取興大道，以類相占，漸置太平。〔止〕

〔附〕要修科儀戒律鈔

〔附〕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四飲酒緣引太平經云，真人問曰：天下作酒以相飲，市道元據。凡人飲酒洽醉，狂詠便作，或即鬥死，或則相傷賊害，或緣此奸淫，或緣茲高墮，被酒之害，不可勝記。念四海之內有幾何市，一日之間，消五穀數億萬斗斛，復緣此致害，連及縣官，或使子孫呼嗟，上感動皇天，禍亂陰陽，使四時五行之氣乖反。如何故作狂藥，以相飲食，可斷之以否？神人曰：善哉！飲食，人命也。吾言或有可從或不可從，但使有德之君教勸言，從今以往，敢有無故飲酒一斗者，笞二十，二斗杖六十，三斗杖九十，一斛杖三百。以此爲數，廣令天下，使賢人君子，知法畏辱，必不敢爲

其中。愚人有犯即罰，作酒之家亦同飲者。真人曰：或千里之客，或家有老弱，或祠祀神靈如何？神人曰：若千里君子，知國有禁，小小無犯，不得聚集；家有老疾，藥酒可通。

闕題

〔補〕鈔丁九上·五·六*考天地陰陽萬

物，上下相愛相治，立功成名，使心治一家，使人不復相憎惡，常樂合心同志。令太和之氣日自出，而大興平，六極同心，八方同計。所治者若人意，莫不皆響應而悅者。本天地元氣，合陰陽之位，邪惡默然消去，乖逆者皆順，明大靈之至道，神祇所好愛。吾乃上爲皇天陳道德，下爲山川別度數，中爲帝王設法度，中賢得以生善意。因以爲解除天地大咎怨，使帝王不復愁苦，人民相愛，萬物各得其所，自有天法常格在不匿。古者聖帝明王，重大臣，愛處士，利人民，不害傷；臣亦忠信不欺君，故理若神。故賢父常思安其子，子常思安樂其父，二人並力同心，家無不成者；如不並力同心，家道亂矣。失

其職事，空虛貧極，因爭鬥分別而去，反還相賊害，親父子分身血氣而生，肢體相屬如此，〔補〕鈔丁一〇上·一·一*況聚天下異姓之士爲君師父乎？故聖人見微知著，故重戒慎之。夫師，陽也，愛其弟子，導教以善道，使知重天愛地，尊上利下，弟子敬事其師，順勤忠信不欺。二人並力同心，圖畫古今舊法度，行聖人之言，明天地部界分理，萬物使各得其所，積賢不止，因爲帝王良輔，相與合策共理致太平。如不並力同計，不以要道相傳，反欲浮華外言，更相欺殆，逆天分理，亂聖人之辭，六極不分明，爲天下大災。帝王師之，失其理法，反與天地爲大仇，不得神明意，天下大害者也。

闕題

〔補〕鈔丁一〇下·二·一*人生備具陰

陽，動靜怒喜皆有時，時未牝牡之合也。是陰陽當主爲生生之效也。天道三合而成，故子三年而行。三三爲九，而和道究竟。未知牝牡之合，其中時念之未能施也。天數五，地數五，人數

五，三五十五，而內藏氣動。四五二十，與四時氣合而欲施，四時者主生，故欲施生。五五二十五，而五行氣足而任施，五六三十而強。故天使常念施，以通天地之統，以傳類，會三十年而免。老當衰，小止閉房〔補〕鈔丁二上：一。內天下岐行之屬，人象天地純耳，其餘不能也。故天地一日一夜共閏萬二千物盡使生。夜則深，晝則燥。深者，陰也。燥者，陽也。天與地日共養此萬二千物具足也。天之法，陽合精爲兩陽之施，乃下入地中相從，共生萬二千物。其二千者，嘉瑞善物也。夫萬二千物，各自存精神。自有君長，當共一大道而行，乃得通流。天道上下，往朝其君，此若人共一大道，往朝王者也。萬二千物精神，共天地生，共一大道而出，有大有中有小。何謂也？乃謂萬二千物有大小，其道亦有大小也，各自生自容而行。故上道廣萬步爲法，次廣千步爲法，其次廣百步爲法，其次廣十步爲法，其次廣一步爲法。凡五道應五方，當共下生於地，共朝於

天，共一道而行。是以大道廣萬步，容中道千步，小道百步，釐道十步，毛道一步。物有大小，各自容往來。凡乃上受天之施，反下生施地，出當俱上朝天也。故大道但可張，不可妄翕也；翕之輒不相容。有不得生者，或有傷死，不得生出者，令人絕無後代；傷者傷人，死者殺〔補〕鈔丁一二上：一。一。人。古者聖人不敢廢絕大道者，睹天禁明也。子以何天道得傷，道者，天也，陽也，主生；德者，地也，陰也，主養；萬物多不能生，即知天道傷矣；其有不生者，即知天克有絕者矣。一物不生一統絕，多則多絕，少則少絕，隨物多少，以知天統傷。夫道興者主生，萬物悉生，德興者主養，萬物人民悉養，無冤結。

闕題⑩

〔補〕鈔丁一二上：八。一〔并〕襄傳注
吾①書中善者②，使青爲③下而丹字④，
何⑤乎？吾⑥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
生⑦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⑧。
吾道太陽，仁政之道，不欲傷害也。

天子者，天之心也；皇后者，地之心也。夫心者，主持正也。天乃無不覆，無不生，無大無小，皆受命生焉，故爲天。天者，至道之真也，不欺人也，萬物所當親愛，其用心意，當積誠且信，但常欲利不害，不負一物，故爲天也。夫帝王者，天之子，人之長，其爲行當象此。夫子者，當承父之教令嚴勅，案而行之，其事乃得父心志意，可爲良家矣。如不承父教令，其家大小不治，即爲貧家矣。財反四去，常苦不聚，其事紛紛，災變連起，大得愁苦，過在此矣。古者帝王將〔補〕鈔丁一三上：一。一。行，先仰視天心，中受教，乃可行也。夫皇后之行，正宜土地，地乃無不載，大小皆歸，中無善惡，悉包養之。皇后，乃地之子也，地之心也。心憂凡事，子當承象母之行若母，迺爲孝子。夫天地之與皇后相應者，比若響之與聲，於其失小亦小，失大亦大，若失毫髮之間，以母不相得志意。古者皇后將有爲，皆先念后土，無不包養也。無不可忍，無不有常，以是自安，與土心相得矣。若

失之，則災變連起，刑罰不禁，多陰少陽，萬物不茂，過在此。夫是一人正行者，則神真見，真道出，賢明皆在位，善物悉歸國。

闕題^①

〔補〕鈔丁一三下·三·一*元氣，陽也，主生；自然而化，陰也，主養凡物。天陽主生也，地陰主養也。日與晝，陽也，主生；月星夜，陰也，主養。春夏，陽也，主生；秋冬，陰也，主養。甲丙戊庚壬，陽也，主生；乙丁己辛癸，陰也，主養。子寅辰午申戌，陽也，主生；丑卯巳未酉亥，陰也，主養。亦諸九，陽也，主生；諸六，陰也，主養。男子，陽也，主生；女子，陰也，主養萬物。雄，陽也，主生；雌，陰也，主養。君，陽也，主生；臣，陰也，主〔補〕鈔丁一四上·一*養。天下凡事，皆一陰一陽，乃能相生，乃能相養。一陽不施生，一陰並虛空，無可養也；一陰不受化，一陽無可施生統也。陽氣一統絕滅不通，爲天大怨也。一陰不受化，不能生出，爲天咎。天怨者，陽不好施，無所生，反好

殺傷其生也。地所咎，在陰不好受化，而無所出養長，而咎人，反傷其養長也。天不以時雨，爲惡凶天也；地不以生養萬物，爲惡凶地也。男不以施生爲斷天統，女不以受化爲斷地統。陰陽之道，絕滅無後，爲大凶。比若天地一旦毀，而無復有天地也。是故聖賢好天要文也。天者，衆道之精也。賢者好道，故次聖。賢者入真道，故次仙。知能仙者必真，故次真。知真者必致神。神者，上與天同形合理，故天稱神，能使神也。神也者，皇天之吏也。神人者，皇天第一心也。天地之性，清者治濁，濁者不得治清。精光爲萬物之心，明治者用心察事，當用清明。今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人民奴婢皆何象乎？然神人者象天，天者動照無不知。真人者象地，地者直至誠不欺天，但順人所種〔補〕鈔丁一五上·一*不易也。仙人者象四時，四時者，變化凡物，無常形容，或盛或衰。道人者象五行，五行可以卜占吉凶，長於安危。聖人者象陰陽，陰陽者象天

地以治事，合和萬物，聖人亦當和合萬物，成天心，順陰陽而行。賢人象山川，山川主通氣達遠方，賢者亦當爲帝王通達六方。凡民者象萬物，萬物者生處無高下，悉有民，故象萬物。奴婢者衰世所生，象草木之弱服者，常居下流，因不伸也，奴婢常居下，故不伸也，故象草木。〔起〕故奴婢賢者得爲善人，善人好學得成賢人；賢人好學不止，次聖人；聖人學不止，知天道門戶，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與皇天同形。故上神人舍於北極紫宮中也，與天上帝同象也，名天心神，神而不停，乃復踰天而上，但承委氣，有音聲教化而無形，上屬天上，憂天上事。神人已下，共憂天地間六合內，共調和無使病苦也。〔止〕^②

〔附〕正一法文太上外錄儀

〔附〕正一法文太上外錄儀下人四夷受要錄引太平經云：奴^③婢順從君主，學善能賢，免爲善人良民，良民善人學不止成賢人，賢人學不止成聖人，

聖人學不止成道人，道人學不止成仙人，仙人學不止成真入，真人學不止成大神人，大神人學不止成委炁神人。

願聞絕洞彌遠六極天地之間，何者最善？三萬六千天地之間，壽最爲善。故天第一，地次〔補〕鈔丁一六上：一。之，神人次之，真人次之，仙人次之，道人次之，聖人次之，賢人次之。此八者，皆與皇天心相得，與其同意並力，是皆天人也。天之所欲仕也，天內各以職署之，故思慮常相似也，是天所愛養人也。天者，大貪壽常生也，仙人亦貪壽，亦貪生，貪生者不敢爲非，各爲身計之。

- ①原缺卷五十六至六十四，今依鈔補，鈔未分卷。
- ②鈔佚題目。
- ③『文』上十七字，疑係本篇篇旨，當在篇後。
- ④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 ⑤『脉』要修科儀戒律鈔作『詠』。
- ⑥『早』疑當作『干』。
- ⑦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 ⑧『殆』當作『詒』或『給』。
- ⑨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 ⑩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 ⑪『吾』原作『五』，疑誤，今依襄傳注改，自『吾書』至『正色』，復見於鈔庚部第二十七葉。
- ⑫『者』下襄傳注有『悉』字。
- ⑬襄傳注無『爲』字。
- ⑭『字』襄傳注作『目』。
- ⑮『何』襄傳注作『合』。
- ⑯『吾』下襄傳注有『之』字。
- ⑰『生』普通刻本襄傳注作『主』。
- ⑱『色』下襄傳注有『也』字。
- ⑲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 ⑳此係原書分段。
- ㉑下文大意並見於本經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賢不肖自知法中。

太平經合校卷六十五_{丁部之十四}

太平經卷之六十五^①

經六五·一上·二·四

斷金兵法第九十九

六方真人純等謹再拜白：欲有所問天法，不敢卒道，唯皇天師假其門戶，使得容言乎？道之，勿有所疑也。唯唯。今唯天師迺爲帝王解先人流災承負，下制作可以興人君，而悉除天下之灾怪變不祥之屬。今愚生欲助天，太陽之氣使遂明，帝王日盛，姦猾滅絕，惡人不得行，盜賊斷亡，祿孽自藏，不復發揚，豈可聞乎？善哉，六子之間也，天使諸真人言。諾。君子已遂無憂，小人祿臣不敢作矣，其勝已出，灾自滅息矣。今爲諸弟子具陳天格法，使不失銖分，自隨而記之。唯唯。然，〔並〕鈔丁一六上·六·一七_{天法垂象，上古聖人常象之，不敢違離也。故常^②厭不祥，斷狡猾，使祿^③臣不得作者，皆由案}

天法而爲之，欲使陽氣日興，火大明，不知衰時者，但急絕由金氣，勿使其^①王也。金氣斷，則木氣得^②王，火氣大明，無衰時也。何謂也？然^③人^④君當急^⑤絕兵，兵者，金類也，故當^⑥急絕之故也^⑦。出〔起〕今反時時王者賜人臣以刀兵，兵，金類也，迺帝王賜之王者。王經六五·二上·一·一* 之名爲金王，金王則厭木而衰火，金王則令甲乙木行無氣，木斷乙氣，則火不明。木王則土不得生，火不明則土氣日興，地氣數動，有祿祥，故當急絕滅云。兵類勿賜金物兵類，以厭絕不祥此也。天厭固與神無異。願聞金興厭木，何故反使火衰也？善哉，子之難問，可謂人道矣。真人欲樂知其大效，是故春從興金兵，則賊傷甲乙木行，今天青帝不悅，天赤帝大怒，丙丁巳午不順。欲報父母之怨，令使火行，多灾怪變，生不祥祿害姦猾。其法反使火治憤憤雲亂，不可乎，大咎在此也。善哉善哉！願聞何故必多祿民臣狡猾盜賊乎？爲真人重說，使子察察知之。天之格法，父母見

賊者，子當報怨。夫報怨之家，必聚不祥，僞佞狡猾少年能爲無道者，迺能報怨爲反逆也。是故從賜金兵，厭傷木也，火治不可平也。此者，天常格法也，不可以故人也。六真人以吾言不信，但急斷金兵，敢有持者，悉有重罪，即時火災滅除，其治立平，天下莫不言善哉。所以然者，火迺稱人君，故其變怪最劇也。其四行不經六五·三上·一·一* 能也。子欲重知其明效，五星熒惑，爲變最劇也，此明效也。其四星不能。子慎吾書吾文，天法不失銖分。唯唯。

〔止〕

〔附〕鈔丁·一六下·二·九

〔附〕帝王戒賜兵器與諸侯，是王金氣也。金氣王則木衰，木衰則火不明，火不明則兵起之象。火者君象，能變四時，熒惑爲變最效，天法不失銖分。

行，爲六子重明陳天之法，故金氣都滅絕斷，迺木氣得大王，下厭土位，黃氣不得起，故春木王土死也。故惟春則天激絕金氣於戊，故木得遂興火

氣，則明日盛，則金氣囚，猾人斷絕。金囚則水氣休，陰不敢害陽則生下，慎無灾變。木氣王無金，則得興用事，則土氣死。生民臣忠謹且信，不敢爲非也，是天之格法券書也。天地之常性常行，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矣。今復爲六子重明天法，使□□。今天下從兵，金氣也。又王者或以歲始賜刀兵，或四面巡狩止居，反賜金兵。王者，王也，以金兵賜人，名爲王金。金王則水相，金王則害木，水相則害火。西北，陰也；東南，陽也；少陰得王，太陰得相也。名爲二氣，俱得勝其陽。其灾生下，狡猾爲非，陰氣動則多妄言而生盜賊，是天格法也。六子知之耶？唯唯。然，六真人已知之矣，慎天法。唯唯。今願請問東南，陽也，何故爲地戶？今西北，陰也，反爲天經六五·四上·一·一* 門？然，門戶者，迺天地氣所以初生，凡物所出入也。是故東南，極陽也，極陽而生陰，故東南爲地戶也。西北者爲極陰，陰極生陽，故爲天門。真人欲知其效，若初九起甲子，

初六起於甲午，此之謂也。故天道比若循環，周者復反始，何有解已。其王者得用事，其微氣復隨而起矣。善哉！復爲六真人具陳一事。王者大興兵，則使木行大驚駭無氣，則土得王起。土得王則金大相，金大相則使兵革數動，乾兌之氣作，西北夷狄猾盜賊數起，是者自然法也。天地神靈，不能禁止也。故當務由厭斷金物，無令得興行也。善哉善哉！見師說天法，知其可畏矣。子知畏之則吉矣。今皇天明師幸哀其愚蔽，不達於道，迺具爲明陳天法。今是獨爲一君生耶？天下之爲法，悉如此耶哉？然，天以是爲常格法。雖然，木行火行，無妄從興，金嶽使錢得數王盜行，以爲大害，使治難平也。反使金氣得大王，爲害甚甚，能應吾天法，斷之者立吉矣。治興，祿臣絕，天法不欺人也。願聞天以此爲格法意訣。然，詳哉，六子問經六五·五上·一

事也。然天地以東方爲少陽，君之始生也，故日出東方。以南方爲太陽，太陽，君也，故離爲日，日爲君；南方，

火也，火爲君；南方爲夏，夏最四時養長，懷妊盛興處也，其爲德最大，故爲君也，以此爲格法。雖然，音爲角者，並於東方；位爲火者，並於南方。今太平氣盛至，天當興陽氣，故吾見六真人問事，知爲天使之，故吾爲六真人具說所以興太陽君之行法，真人慎之。唯唯。

王者賜下法第一百

今天師辛^①哀爲愚生陳天法悉具，願復問一事。今帝王見羣臣，下及民人。天法，爲人父母，見其臣，是王者賢子也，故助王者治理天地也。民者，是王者居家不肖子也〔並〕鈔丁一六下·五。一二國爲^②王者^③主脩^④田野治生。見之，會當有可以賜之者^⑤，不賜則^⑥恩愛不下加民臣^⑦，令赤子無所誦道^⑧，當奈何哉^⑨？善^⑩哉，真人之言也。然，見賢者賜以文，見^⑪饑者賜^⑫以食，見^⑬寒者賜以^⑭衣。見^⑮賢者何故賜之以^⑯文乎？所^⑰以賜以文者，〔並〕雲笈七籤卷七〔並〕三洞神符記文生東^⑱國文者生於東，明於南，故天文生^⑲東北，故書出^⑳東北，

而^㉑天見其象。虎經六五·六上·一·一*有文^㉒，家^㉓在寅，龍有文^㉔，家^㉕在辰；負^㉖而上天，離爲文章在南行^㉗。故三光爲文，日^㉘最大明。故文者生於東，盛於南^㉙，出故日出於東，盛於南方^㉚。天命帝王，當^㉛象天^㉜爲法。出故當賜文以興。太陽，火之行也，日興，火能分別睹文是與非，文亦所以記天下是非也。善哉善哉！行，六真人已知天道大覺矣。今皇天明師爲天具道法，既無可惜，願聞賜之當以何文哉？詳乎，六子爲天問事也，然當如此。凡事常苦不□□，然樂象天法，而疾得太平者，但拘上古中古下古之真道文文書，取其中大善者集之以爲天經，以賜與衆賢，使分別各去誦讀之。今思其古今要意，爲化民臣之大義，當奈何？因以各養其性，安其身，如此者，大賢儒莫不悅喜也。而無惡意，各得惟念天地之法知之，則令使人上尊愛其君，還惜其軀，深知名君重難得；其中大賢仁者，常恐其君老，分別爲索殊方異方，還付其帝王，故當賜以道書文。善

哉善哉！子已知之矣。今或自易，賜之以兵革金物，歸反各思利事，而上導武氣，化流小愚民，則使利經六五·七上·一。事生，而兵興金王，狡猾作，盜賊起，金用事，賊傷木行，而亂火氣，是天然格法。子知之耶？唯唯。願問何不賜之以他文經書？然，他書非正文，使賢儒迷迷，無益政事，非養其性。經書則浮淺，賢儒日誦之，故不可與之也。然同可拘上古聖經善者，中古聖經善者，下古聖經善者，以爲文以賜之。但恐非養性之道，使人不自重，而反爲文也。然，凡文善者，皆可以賜之，使其誦習象之，化爲善也。善哉善哉！六子已覺之矣。

興衰由人訣第一百一

今天師幸都爲愚生言，願問賜饑者以食，寒者以衣意。然夫饑者思食，寒者思衣，得此心結，念其帝王矣，至老不忘也。思自效盡力，不敢有二心也。恩愛洽著民間，如有所得奇異殊方善道文，不敢匿也。悉思付歸其君，使其老壽，是故當以此賜之也，此名爲

周窮救急。夫賢者好文，饑者好食，寒者好衣，爲人君賜其臣子，務當各得其所欲，則天下厭服矣。善哉善哉！是以天性上道德而下刑罰。故東方經六五·八上·一·一爲道，南方爲德。道者主生，故物悉生於東方。德者主養，故物悉養於南方。天之格法，凡物悉歸道德，故萬物都出生東南而上行也，天地四方六陽氣俱與生物於辰巳也。子知之耶？唯唯。天之法下刑，故西北少陰，太陰爲刑禍。刑禍者，主傷主殺。故物傷老衰於西，而死於北。天氣戰鬥，六陰無陽，物皆伏藏於內穴中，畏刑興禍，不敢出見。天道惡之下之，故其畜生，悉食惡棄也。是故古者聖人睹天法明，故尚真道善德奇文而下武也，是明效也。今刑禍武生於西北而尚之，名爲以陰乘陽，以賤乘貴，多出戰鬥。令民臣不忠，無益王治，其政難乎？真人寧知之耶？唯唯。子可謂以覺矣。是故古者聖賢常尚道德文，常投於上善處，而兵革戰備投於下處；一人獨居，則投文於床上，而兵居床

下，如是則夷狄自降，盜賊日消滅矣。善哉善哉！行，子可謂已知之矣。六子詳思吾書意，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衆賢，吾之言不負天地賢明也。行去，辭小竟也，事他所疑，迺復來問之。唯唯。今六真人受天師嚴經六五·九上·一。教，謹歸各居閑處，思念天師言，俱有不解，唯天師示訣之。行言何等也？今天迺自有四時之氣，地自有五行之位，其王、相、休、囚、廢自有時，今但人興用之也。安能迺使其生氣，而王相更相尅賊乎？咄咄，噫！六子雖日學，無益也，反更大愚，略類無知之人，何哉？夫天地之爲法，萬物興衰反隨人故。凡人所共與事，所費用其物，悉王生氣；人所休廢，悉衰而囚。故人所興事者，即成人君長師也；人所爭用物，悉貴而無平也；人所休廢物，悉賤而無賈直也。是故天下人所興用者，王自生氣，不必當須四時五行氣也。故天法，凡人興衰，迺萬物興衰，貴賤一由人。是故古者聖人知天格法，不可妄犯也。故上古時人，深知

天、尊道、用道、興行道，時道王。中古廢不行，即道休囚，不見貴也；中古興用德，則德王。下古廢至德，即德復休囚也。故人興用文則文王，興用武則武王，興用金錢則金錢王，興用財貨財貨王。天下人所興用，悉王自生氣，其所共廢而不用者，悉由凡物，何必迺當須天四時五行王迺王經六五·一〇上·一。哉？子學何不日昭昭，而反日益冥冥無知乎？真人用意尚如此，夫俗人共犯天禁，言其不然，故是也。今以子況之，人愚獨久矣。若真人言中類吾爲天陳法，爲德君解承負先王流災，將有誤人不可用者耶？如誤，何可案用乎？六子若有疑，欲知吾道大效，知其真與不，令疾上付賢明道德之君，使其按用之，立與天地迺響相應，是其人明效證驗也。今真人尚迺不能深知，是人能使物興衰進退，俗人比於子，冥冥與盲何異哉？今見天師分別爲愚生說之，已解矣，有過不也。夫人既學也，當務思惟其要意，勿但習言也。而知其意訣，是天地與道所怨也。又學

者精之慎之。唯唯。行去，記此天政事，可以厭猾妖，勿使德君失政事文也。唯唯。

- ① 原有小注「六十六同卷」五字，今刪。
- ② 鈔無「常」字。
- ③ 「妖」鈔作「妖」。
- ④ 鈔無「其」字。
- ⑤ 鈔無「得」字。
- ⑥ 鈔無「然」字。
- ⑦ 「人」鈔誤作「天」。
- ⑧ 鈔無「急」字。
- ⑨ 鈔無「當」字。
- ⑩ 鈔無「故也」二字。
- ⑪ 「辛」疑係「辛」字之譌。
- ⑫ 鈔無「爲」字。
- ⑬ 「者」下鈔有「居家」二字。
- ⑭ 「脩」鈔作「修」，「脩」通「修」。
- ⑮ 「可以賜之者」，鈔誤作「四者」二字。
- ⑯ 鈔無「則」字。
- ⑰ 鈔無「臣」字。
- ⑱ 「無所誦道」，鈔誤作「無以訟盜」。
- ⑲ 鈔無「哉」字。
- ⑳ 「善」下八字鈔無。
- ㉑ 鈔無「見」字。
- ㉒ 「賜」下鈔有「之」字。
- ㉓ 鈔無「見」字。
- ㉔ 「以」鈔作「與」。

- ⑳ 鈔脫「見」字。
- ㉑ 「之以」二字鈔作「與」。
- ㉒ 鈔無「所」下六字。
- ㉓ 「生」下鈔有「于」字。
- ㉔ 「出」下鈔有「於」字。
- ㉕ 鈔無「而」下四字。
- ㉖ 「文」下雲及三洞神符記有「章」字。
- ㉗ 鈔無「家」字。
- ㉘ 「文」下雲及三洞神符記有「章」字。
- ㉙ 鈔無「家」字。
- ㉚ 「負」下二十一字，雲及三洞神符記無。
- ㉛ 鈔無「行」字。
- ㉜ 「日」下十四字鈔無。
- ㉝ 「南」下雲及三洞神符記有「是知真文初出在東北也」十字。雲及三洞神符記所校，自「文者生於東」至此止。
- ㉞ 鈔無「方」字。
- ㉟ 鈔無「當」字。
- ㊱ 「天」鈔誤作「之」。

太平經合校卷六十六 丁部之十五

太平經卷之六十六

經六六·一上·二·四

三五優劣訣第一百二

大暗愚日有不解，冥冥之生稽首再拜，問一大疑。何等也？書中比比道天上皇氣且下，今訖不知其為上皇氣云何哉？子迺知深疑此，可謂已得道意矣。行明聽，為真人具陳之。〔並〕鈔丁一七上·二·一五 天有三皇，地有三皇，人有三皇；天有五帝，地有五帝，人有五帝；天有三王，地有三王，人有三王；天有五霸，地有五霸，人有五霸。何謂也？天有三皇若三光，地有三皇若高下平，人有三皇若君臣民也^①，天有五帝若五星，地有五帝若五嶽，人有五帝若五行^②五藏也^③。〔起〕天有三王若三光，地有三王若高下平，人有三王若君臣民；天有五霸若五星，地有五霸若

五行五藏也。天師委哀憐愚生，加不得已，示以天法，願聞其優劣云何哉？善哉，子之難問，可謂得天意，迺入天心，可萬萬世貫結著不復去也。然天之三皇，其優者若日，其中者若月，其下者若星也，其優劣相懸如此矣。地之三皇，其優者若五嶽，其中者若平經六六·二上·一·一* 土，其下劣者若下田也，其優劣相懸如此矣。人之三皇，其優者若君，其中者若臣，其下者若民，其優劣相懸如此矣。〔止〕

〔附〕鈔丁一七上·八·八

〔附〕天有三王謂三光，五霸為五嶽，與人地皆同。天之三皇，其優者日，中者月，下者星；地之三皇，優者五嶽，中者平土，下者田野；人之三皇，優者君，中者臣，下者民。

天之五帝，其優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三也；其下者，比若四分星，有其三分。地之五帝，其優者，比若四分五嶽，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三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

田，有其三也。人之五帝，其優者，比若四分大國，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三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三也。天之三王，其優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大星，有其二也。地之三王，其優者，比若四分五嶽，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二也。人之三王，其優者，比若四分大國，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二也。天之五霸，其優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一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大星，有其一也。經六六·三上·一·一* 也。地之五霸，其優者，比若四分五嶽，有其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一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一也。人之五霸，其優者，比若四分大國，有其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一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一也。

此迺天道不遠，三五各自反也。故天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地亦自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人亦自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也。其何一多也？願天師分解其訣意。然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氣，分爲三體，各有自祖始。故三皇者，其祖頭也；五帝者，其中興之君也；三王者，其平平之君也；五霸者，是其末窮劣衰，興刑危亂之氣也。故到五霸，迺四分有其一者，天道其統幾絕也。過此下者，微末不能復相拘制，比若大弱不能制強，柔不能制剛，少不能制衆，道且大亂，不能復相理。故更以上復起。何謂也？然九皇者，皆始萌於北，五帝者始生於東，三王者茂盛於南，五霸者殺成於西也。天生凡物者，陽氣因元氣，從太陰合萌生，生當出達，故茂生於東；既生當茂盛，故盛於南；既經六六·四上·一·一*茂盛當成實，故殺成於西。天地陰陽道都周。夫物不可成實，死而已，根種實當復更生，故令陰陽俱，並入天門，合氣於乾，更以上始，此天地自然之性也。善哉善

哉！夫天地人何不共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乎？善哉，子之難得其意。夫天地人分部爲三家，各異處。夫皇道者，比若家人有父也；帝道，比若家人有母也；王道，比若家人有子也；霸道者，比若家人有婦也。今三家各異處，豈可共父母子婦耶？是若人分爲三家，寧得共父母子婦乎？真人寧曉不？唯唯。慎之，亦無妄枉難也。天道自有格常法，不可但以強抵觸之也，不敢不行弩力。唯唯。雖每問事，犯天師諱，不問又無緣得知之，欲復乞一言。平行。今是有四十八部，四十八部其行云何哉？善乎詳哉！子之問事也。此行得天心意者，災變不得起也。失天要道者，災變不絕。故使前後萬萬世，更相承負。夫善爲君者，迺能使災咎自伏，消其所失。至要自養之道者，反使邪氣流行，周遍天下。故生是餘災，反爲承負之厄會。何謂也？然，精聽吾言，唯經六六·五上·一·一*唯。天之上君若日，中者若月，下者若星也。地之上君若五嶽，中者若平土，下者若下

田也。人之上君若君，中者若臣，下者若民也。有其全者，其人民萬物，悉無病平安，無爲盜賊欺僞佞者也。天地無災變，所謂上優，有其全者也；其四分有其三者，其三分人平善忠信，其一分傷死，或爲盜賊，共爲邪惡變怪，多少隨此四分一；其四分有其二者，其半人民萬物有病，爲不信，半人有欺僞之心，其天怪變半；其四分有其一者，其三分者悉病，無實欺爲佞，皆爲盜賊，無有相利之心，一分者爲善耳。天怪前後不絕，不處甲處乙，會不去其部界中也。何故乎？善哉，子之言也。是令盡有者，其道德悉及之，德所及者能制之，故盡善萬物，都蒙其道德，故平平也。其四分有其三者，其道德不及一分，故一分凶也。其四分有其二者，其半道德不及覆蓋，故半凶也。其四分有其一者，德微，財及一分，不及其三分，故三凶也。是故古者聖人帝王欲自知優劣，以此占之，萬不失一也。所不及，何故病乎？道德不能經六六·六上·一·一*及，無爲無君長，萬物無

長故亂，而多病姦猾，盜賊不絕也。古者以此占治，以知德厚薄，視其氣與何者相應，以此深知治之得失衰盛，明於日月也。善哉善哉！以何救其失乎？善哉！今真人以既知天經，當止此流災承負萬物也。夫災以何止之？唯天師教衆賢，使得及上皇氣。然宜各論真道於究，各思初一以自治勞病，即其復優，盡令有之矣。善哉善哉！行，真人戒事。唯唯。謹已敬受四十八部戒矣。其行道長短云何哉？詳乎子問也。不敢不詳，天道致重，師敕致嚴，故敢不一二問之也。善哉，知爲弟子數，可以通天道意。然天道有三，道應太陽太陰中和。優者行外，其次行中，其次行內，霸者無道。但假路三王之內道最短，天皇大優者最行外，九皇共一道相次，劣者在內，其優者步行而不移，其次微移，其次微知，十五帝共一中道也。其優者行外，其次行而知，其劣者行而疾也。三王九人，共一內道騎行，其次小疾，其劣者馳也。十五霸最假內極路，其優者若飛行外，其中者

若飛而疾，其劣者經六六·七上·一·一*若矢也。真人知之乎？善哉善哉！真人前，子問此事，何一詳也哉？然，吾初生以來，怪歲一長一短，日一厚，日一薄，一前一却，不及天師問，恐遂不知之，願聞其意。善哉，子之言也。然厚者，天之日也；其次厚者，地之日也；其次厚者，人之日也；其最薄者，萬物之日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勿復竟問。是者，子之私也，非難爲子窮說之也。天下會無以爲，亦無益於帝王承負厄會，百姓之愁苦，故不爲子分別道耳，不惜之也。唯唯。多犯天師諱，有大過。不謙也，樂欲知天上之事者，有私乃來，爲子悉說之。唯唯。行去。

右分別九皇十五帝九王十五霸行度優劣法

① 鈔無「也」字。

② 鈔無「五行」二字。

③ 鈔無「也」字。

④ 「弩」疑係「努」字之誤。

太平經合校卷六十七 丁部之十六

太平經卷之六十七

經六七·一上·二·四

六罪十治訣第一百三

真人前，凡平平人有幾罪乎？平人不犯事，何罪過哉？噫，真人何其冥冥也。愚生不開達，初生未常聞，人不犯非法而有罪也。子言是也，與俗同記。不睹〔並〕鈔丁一七下·一·一七圖凡人迺有大罪六，不可除也^①，或身即坐，或流後生^②。出真人學，迺不見此明白罪，學獨不病憤憤耶？愚生忽然，不病之也。子尚忽然，夫俗人懷冤結而死是也。誠窮乎遂無知，然而死訖覺悟。天地開闢以來，凡人先矇後開，何訾理乎？願聞之。〔並〕鈔丁一七下·三·二圖然人積道無極，不肯教人開矇^③求生，罪不除也。或^④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斷天生道，與天爲怨。人積德無極，不肯力^⑤教人守德，養性爲謹，其罪

不除也^⑥。或^⑦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迺斷地養德，與地爲怨，大咎人也。或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饑寒而死，罪^⑧不除也^⑨。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財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窮。今反聚而斷絕之，使不得徧也，與天地和氣經六七·二上·一·一*爲仇。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會不得久聚也，當相推移。天生人，使人有所知，好善而惡惡也。〔並〕鈔丁一七下·六·四。囟幸有知^⑩，知天^⑪有道而反賤道，而不肯力學之^⑫，以自救。或得長生，在其天統先人之體，而反自^⑬輕，不學視^⑭死。忽然臨死^⑮，迺自冤，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令使生遂無知，與天爲怨。所以然者，迺天自力行道，故常吉，失道則凶死。雖愛人欲樂善，著道於人身，人不肯力爲道，名爲無道之人，天無緣使得有道而壽也。迺使天道斷絕，故與天爲怨也。人生知爲德善，而不肯力學爲德，反賤德惡養，自輕爲非，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

生。所以然者，與地相反。地者好德而養，此人忽事，不樂好德，自愛先人體，與地爲咎也。〔並〕鈔丁一七下·八·一二。天生人，幸使其^⑯人人自^⑰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⑱，而不肯力爲之^⑲，反致^⑳饑寒，負其^㉑先人之體。而輕休其力不^㉒爲力可得衣食，反常自言愁苦饑寒。但常仰多財家，須而後生^㉓，罪不除也^㉔。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天地乃生凡財物可以養人者，各當隨力聚之，取足而不窮。反休力而不經六七·三上·一·一*作之自輕，或所求索不和，皆爲〔並〕鈔丁一七下·一〇·一六。囟強取人物，與^㉕中和爲仇，其罪當死明矣^㉖。此有^㉗六大罪而^㉘天憎^㉙惡之，其罪^㉚不可除也。或真人知之耶？唯唯。願聞天師，其爲罪何一重也？噫！子日益愚何哉？是乃滅門之罪也。何故言其重乎？愚生甚怪之，不知其要意。今唯天師更開示之，令使大覺悟，深知其意，不敢復犯也。然，真人言善哉，吾辭將見矣，真人宜自隨而力記之。唯唯。行，今皇天有道，以行生凡物，擾

擾之屬，悉仰命焉。今大梁道人，或默深知之，著其腹中，不肯力以教人也。夫教人以道，比若以火予人矣，少人來取之，亦不傷其本也；無極人來取之，亦不傷其本。今幸可共之，以教天下之人，助天生物，助地養形，助帝王脩正。又使各懷道，求生惡死，令使治助治人，不復犯法，爲邪凶惡。其心善，則助天地帝王養萬一千物，各樂長生；人懷仁心，不復輕賊傷萬物，則天爲其大悅，地爲其大喜，帝王爲其大樂而無憂也，其功增不積大哉？夫一人教導如此百愚人，百人俱歸，各教萬人，萬人俱教，已化億人，億經六七·四上·一·一*人俱教，教無極矣。此之善，上洽天心，下洞無極，人民莫不樂生爲善。帝王遊無職，又何傷於人，而不力相示勅。今人幸蒙先師勅戒，得深懷至道而閉絕。不以相教示，使人無所歸命，皆令強死冤結，名爲斷天道，人多失道而妄爲。天也不得久生，地也不得久養。夫人不得不知道，小人無道多自輕，共作反逆，犯天文地理，起

為盜賊相賊傷。犯王法，為君子重憂，紛紛不可勝理。君王旦夕念之，悒悒自愁苦，使天地失其正，災變怪不絕，為帝王留負，吾尚未能悉言。夫斷天道，大逆罪過，不可勝記。故財舉其綱紀，示真人是非，重罪當死明耶？死中尚得有餘過，故流後生也。可怪哉！真人其慎之矣。唯真人迺知一核，可謂已得長吉，遠凶害矣。唯唯，不敢離勅。然，子已賢明，知天命矣，必生去死，不復疑也。今謹以聞天道之命，願得知地德之勅。然，夫地之有大德，專以順天之道，以好養萬物，擾擾之屬，莫不被恩德，養成其中者。是故大深大德之人，當象此為行，幸蒙先師功力，得懷藏善道無極之經六七·五上·一·

者，迺可化而上，使為君之輔，其中賢者可為長吏師，其下無知者，尚可為民間之師長。凡人莫不俱好德化而為善者也。為教如是，迺上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地，即大化之本根，助帝王養人民，令不犯惡為耶，君子垂拱而無憂，其功著大，天地愛之，可移於官也。今則或懷有德廣大，而反詳愚閉，絕道德之路，不助天養其且生，不助地養其且成，不助帝王和諸民人。今使愚人後生，遂暗無知，白黑不分明，互死不移，遂為小人，不可東西，忽身自輕，相隨為非，奸軌畜積，上下不能復相教，冥冥憤憤，無有忌諱。上犯天文，下犯地形，其行逆四時，亂五行，為君子大憂，為小人起害，為賊盜，或還以自敗，僂其父母，因而無世。今尚但為真人經六七·六上·一·

謹已受道德之禁，願聞仁者之行。然，夫天地生凡財物，已屬於人，使其無根，亦不上著於天，亦不下著於地。物者，中和之有，使可推行，浮而往來，職當主周窮救急也。夫人畜金銀珍物，多財之家，或億萬種以上，畜積腐塗，如賢知以行施予貧家，樂名仁而已。助地養形，助帝王存良謹之民。夫億萬之家，可周萬戶，予陳收新，毋疾利之心，德洽天地，聞於遠方，尚可常得新物，而腐塗者除去也。其中大賢者，迺日奏上其功於帝王。其中小賢，日舉之於鄉里。其中大愚人不償報恩者，極十有兩三耳，安能使人大貧哉？為善不止，大賢深明舉之，名聞國中，四海人道之者塞道。明王聖主聞之，見助養民大喜，因而詔取，位至鼎輔，因是得尊貴，世世無有解已，尚為大仁，天下少有。上不負先祖，經六七·七上·一·

下不負於子孫，天地愛之，百神利之，帝王待之若明友，比鄰示之若父母。功著天地，不復去也；祿著官位，不復賤也；名著萬民，不復滅也。

夫仁可不爲乎哉？或有遇得善富地，並得天地中和之財，積之迺億萬種，珍物金銀億萬，反封藏逃匿於幽室，令皆腐塗。見人窮困往求，罵詈不予；既予不即許，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迺止。賜予富人，絕去貧子，令使其饑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與天爲怨，與地爲咎，與人爲大仇，百神憎之。所以然者，此財物迺天地中和所有，以共養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處，比若倉中之鼠，常獨足食，此大倉之粟，本非獨鼠有也；少^②內之錢財，本非獨以給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當從其取也。愚人無知，以爲終古獨當有之，不知迺萬戶^③之委輸，皆當得衣食於是也。愛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窮救急，令使萬家之^④絕，春無以種，秋無以收，其冤結悉仰呼天。天爲之感，地爲之動，不助君子周窮救急，爲天地之間大不仁人。人可求以祭祀，尚不給與，經六七·八上·一·一*百神惡之，欲使無世；鄉里祝固，欲使其死；盜賊聞之，舉兵往趨，攻擊其門

戶，家困且死而盡，固固不肯施予，反深埋地中，使人不睹。無故絕天下財物，乏地上之用，反爲大壯於地下，天大惡之，地大病之，以爲大咎。中和之物隔絕日少，因而坐之不足，饑寒而死者衆多，與人爲重仇。夫天但好道，地但好德，中和好仁。凡物職當居天下地上，而通行周給；凡人之不足，反迺見埋，病悒悒不得出見。夫天與地，本不樂欲得財也。天迺樂人生，地樂人養也。無知小人，反壅塞天地中和之財，使其不得周足，殺天之所生，賊地之所養。無故埋逃此財物，使國家貧，少財用，不能救全其民命；使有德之君，其治虛空。夫金銀珍物財貨作之用，人功積多，誠若^⑤且勞，當爲國家之用，無故棄捐，去之上下，地又不樂得之，以爲大病，以爲大壯。今愚人甚不仁，罪若此，寧當死不耶？中尚有忽然不知足者，爭訟自冤，反奪少弱小家財物，殊不知止。吾尚但見真人僉僉，財舉其綱，見其始。夫大不仁之人過積多，不經六七·九上·一·一*可勝紀，難爲財

用，真人宜熟思之。故天地中和三氣憎之，死尚有餘罪，當流後生，真人寧覺知之耶？唯唯。可怪哉！吾不欲聞也。真人遺此語，天必奪子命，令知覺悟，惡之且活矣。自勸慎事。唯唯。謹已敬受道德仁戒，願聞有知不好學真道意。善哉，子之言也。夫天生人，幸得有賢知，可以學問而長生。天之道，樂與人共之；地有德，樂與人同之；中和有財，樂以養人。故人生樂求真道，真人自來。爲之不止，比若與神謀；日歌爲善，善自歸之；力事衆賢，衆賢共示教之，不復遠也。可以全其身，不負先人之統，佗人盡夭終，獨得竟其天年；人皆名惡，獨得爲善人。爲衆人師，聞於遠方，內懷真道德仁而有之。助天生物，助地養形，助帝王化民。上師迺可化無極人，盡使愚人守道不爲非，中師可化萬人，小師可化千數百人，致有益於君王，使小人知禁，不犯非匿邪。上感得官，不負祖先，不辱後生，維學若此，寧可不爲乎？故古者聖賢，悉以勸學人爲大憂，助天地生

成，助帝王理亂，此天地之間，善人之經
六七·一〇上·一·一*稱也。或有愚人，生
而懷願，有知而不肯力學真道，反好爲
浮華，行以欺人，爲子則欺其父母，爲
臣則欺其君，爲下則欺其上，名爲欺
天，罪過不除也。或有反好俗事爭鬥，
相隨爲非，睹真人之人，反大笑之，笑
之言無以學爲。遂令冥冥，愚無可知，
又好勝而不可，苛言天地無數，賢柔無
知，恣情而行，上犯天文，下犯地理，出
入無復節度，歸則不事父母，羣愚相與
會聚，遂爲惡子。爲長吏致事，還戮其
父母，不能自惟思，因逃亡爲盜賊，行
害傷殺人，殊不止。此正天所忌，地所
咎，帝王所愁苦，百神所憎，父母所窮
也。此害人之大災，絕其先人之統子
也。今不力學真道，爲行如此，於真人
意，寧當死不？死有餘罪，流其子孫，
尚名爲惡人之世，盜賊之後，惡寧流後
生不耶？今尚但爲真人舉其端首，其
惡不可勝記，難爲財用，真人寧覺知之
耶？真人自慎。唯唯，吾甚怪哉！子
知核，已去惡矣。謹已具聞四事，願

後^①聞其次。然，夫天生人，使其具足
乃出之，常樂其爲道與德。仁人幸有
知，可以學德，天地以德養萬經六七·一
上·一·一*物，樂人象之。故太古之德人
忍辱，象地之養物也。人學爲之，則其
心意常悅，不復好傷害也，見事而慎
之，日而爲者善，不復欲爲惡也。以類
相聚，日益高遠，爲之積久，因成盛德
之人，莫不響應，衆人歸向之。聚謹順
善不止，因成大深師，其德迺之助天養
欲生之物，助地養欲長之物，又好助明
王化民，使爲謹，不復知其凶惡。小爲
德，或化千數百人，大爲德，或化萬人
以上。因使萬人轉成德師，所化無極。
爲德不止，凡人莫不悅喜。天地愛之，
增其算，鬼神好之，因而共利祐之。其
有功者，迺人君官仕之德，不樂傷害衆
人。樂之好之，所求者得居常獨樂，無
欲害之者。此本由學順善爲德，迺到
于斯，名聞遠方，功著天地，不負祖先，
不辱後生。今人或幸有知，心知善惡，
而反自輕易，不力學爲善德，反隨俗愚
暗之人爲惡。好用氣尚武，辭語常凶，

言出而逆，欲以伏人。自言便，復有便
於人者；人自言勇力，復有勇力於人
者。故凡天下之事，各有所伏窮，故可
制也。夫大火當起之時，若將不可拘，
得水便經六七·一二上·一·一*死。人爲不
善，當怒之時，若將不可制也，得獄便
窮。用口若將不拘，得病使降。故夫
天地治人，悉自有法尺寸。人乃有知，
不肯好學，反自輕爲非，所居爲凶，無
愛之者。天地憎之，百神惡之，帝王得
愁苦之。此不成善人，自成盜賊，死尚
成惡鬼，用力強梁，其死皆不得用。道
理人莫不共知之，而自易不爲善，汙先
人之統，負於後生之子，遂見字爲凶賊
人之類也。人莫肯與其交語，行人不
欲與同道，此子何過，承負父母之惡，
尚或見謂爲盜賊之子，或遂得死亡焉。
真人來，人自易，不好學於明師爲德，
反隨小人，過乃如此，寧當死有餘罪不
乎？可畏哉！天師勿須道，吾念之已
苦心痛矣。見人不學，以爲小事，安知
迺致此乎？人甚愚，與俗人相似，人不
深計，死有餘罪。真人既有功於天地，

慎之。唯唯。不可自易也。吾尚但舉其綱，見其始，不學之惡，不但盡於是也。子得吾書，覺悟自深計之。唯唯。誠得歸便閒處，精之詳之。然是也，學而不精，與夢何異？唯唯。謹已受吾事之勅，願聞人生有力不爲之教。然，天經六七·一三上·一·一*地共生蛟行，皆使有力，取氣於四時而象五行。夫力本以自動舉，當隨而衣食。是故常力之人，日夜爲之不懈，聚之不止，無大無小物，得者愛之。凡物自有精神，亦好人愛之，人愛之便來歸人。比若東海愛水，最居其下，天下之水悉往聚，因得爲海。君子力而不息，因爲委積財物之長，家遂富而無不有。先祖則得善食，子孫得肥澤，與家共利。爲力而不止，四方貧虛，莫不來受其功，因本已大成。施予不止，衆人大譽之，名聞遠方，功著天地。常力周窮救急，助天地愛物，助人君養民。救窮乏不止，凡天地增其算，百神皆得來食，此家莫不悅喜。因爲德行，或得大官，不辱先人，不負後生。人人或有力反自易，不

以爲事，可以致富，反以行鬥訟，妄輕爲不祥之事。自見力伏人，遂爲而中止，反成大惡之子。家之空極，起爲盜賊，則饑寒並至，不能自禁爲姦，其中頓不肖子即饑寒而死。勇力則行害人，求非其有，奪非其物，又數害傷人，與天爲怨，與地爲咎，與君子爲仇，帝王得愁焉。遂爲之不止，百神經六七·一四上·一·一*憎之，不復利祐也。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凶害日起，死于道旁；或窮於牢獄中，戮其父母，禍及妻子，六屬鄉里皆欲使其死，尚有餘罪，復流後生，或成乞者之後，或爲盜賊之子，爲後世大瑕。真人前，其過責如此，寧當死有餘罪不？吾見天師說事，吾甚驚核心痛，恐不能自愈。真人知心痛，將且生活矣。若忽然不大覺悟，子死不久也。慎之，吾言不可犯，犯者身滅矣，非吾殺之也，其行自得之，子亦知之乎？唯唯。吾爲子陳此六事，未能道其萬分之一也。賢深得吾道，宜深思遠慮，勿反苟自易，不恕爲善也。爲力學，想得善爲惡，則反迺降人也。各

自爲身計，此中有六死罪，又有六大善，俱象之爲身，爲其善必得善也，自易爲惡者，日得凶惡子矣。自策自計，莫樂於自恣，慎之思之，惟之念之，賢明之心，必當易開也。道德仁善，付有道德之士，凶惡付不深計之子。此格法，能皆象吾書文以自正，則天下無復惡人也。此乃天上太古洞極之道，可以化人，人一知之俱爲善，亦不復還反其惡也。上士樂生，經六七·一五上·一·一*可學其真道，大深大賢可學其德，好施之人可學其仁，有知之人可學其知，有能之人可學其能，有力之人可學其力，如能並盡用之，思之熟之，身已遠凶惡矣。天地愛之，六方養之，帝王無復事也，迺長游而治，真人亦知之乎？大樂至矣，吾甚大喜。子可謂樂善知之矣。是故古者賢聖，迺教而不止者，迺睹天禁明，各爲身計也。故賢聖之教，辭語滿天下也。子獨不覺乎？善哉善哉！是故古者聖賢上士皆悉學，晝夜力學而不止者，亦睹見天地教令明也。故不敢自易爲非也，不敢自輕易而不力

學也。故得長吉而無害，此諸賢者異士，本皆無知，但由力學而致也。此中諸凶惡人，悉由不力學，自輕自易所致也。吾之爲道，吉凶之門戶也，子亦豈知之耶？唯唯。故都舉迺以上及其下也，何謂也哉？噫！子意何不覺也！見天師連說，今更眩不自知，以何爲覺，以何爲不覺也。今使子知行之。真人前，夫天治法，化人爲善。從上到下，有幾何法哉？其法萬端，各異意。然真人尚正若此，俗人難覺，迷日久是經六七·一六上·一·一*也。有過，唯天師。然，助帝王治，大凡有十法：一爲元氣治，二爲自然治，三爲道治，四爲德治，五爲仁治，六爲義治，七爲禮治，八爲文治，九爲法治，十爲武治。十而終也，何也？夫物始於元氣，終於武，武者斬伐，故武爲下也。故物起於太玄，中於太陽，終死於白虎。故元氣於北，而白虎居西，此之謂也。故天使元氣治，使風氣養物。地以自然治，故順善得善，順惡得惡也。人者，順承天地中和，以道治，主動道。凡事通而往來，

此三事應天地人識。過此三事而下者，德仁爲章句，過仁而下，多傷難爲意。故吾之爲道常樂，上本天之性戒，中棄未夭之性也。生凡物本者常理，到中而成，至終而亂，失亂者不可復理，故當以上始也。故天常守本，地守其中，一轉，人者守其下，三轉，故數亂道也。真人豈已曉知之耶？唯唯。子今有疑。夫隨師可言，不敢有疑也。真人前，天將祐帝王，以何爲明證哉？將利民臣，以何爲效乎？唯天師，今不及何也；數言而不中，多得過，故不敢復言也。嗛乎，行。唯唯。然天將祐帝王，予其琦經六七·一七上·一·一*文，今可以治，用之絕踰，與陰陽相應，將利小臣也；予其良吏，將利民也，使其生善子。真人言是，豈復有奇說耶？而已極。唯天將欲興有德人君也，爲其生神聖，使其傳天地談，通天地意。故真人來爲其學也，宜以付謹良之民，覺其心，使其惟思；付上有大德之君也，以示衆賢，共曉其意已解，以歸百姓。百姓得之，十五相從，議之治之，連不

平，非獨天地人君也。過乃本一在人長，長自得重過責於皇天后土，皆由一人。時有先學得真道者，不力相化教；大深幸先知德，力不相化；畜積有財之家，不肯力施爲仁；人生有知足以學，而不肯力學，求真道以致壽。有能足以學德，以化其身，而不肯力學德以自化，有力不肯力作自易，反致困窮。此有大過六，天人爲是獨積久。天地開闢以來，更相承負，其後生者尤劇，積衆多相聚爲大害。令使天地共失其正，帝王用心意久愁苦而不治，前後不平，天大疾之。故吾急傳天語，自太古到今，天地有所疾苦，悒悒而不通，凡人不得知之，皆使神聖人傳其經六七·一八上·一·一*辭，非獨我也，真人勿怪之也。今吾已去世，不可妄得還見於民間，故傳書付真人，真人反得，已去世俗，不可復得爲民間之師。故使真人求索良民而通者付之，今趨使往付歸有德之君也，敢不往付留難者坐之也，何其重也？今天當以解病而安帝王，令道德君明示衆賢，以化民間，

各自思過，以解先人承負之謫，使凡人各自爲身計，勿令懈忽，迺後天且大喜，治立平矣。子或懷狐疑，以吾言不大誠信者，吾文但以試爲真。所以然者，古文億億卷，其治常不能太平也。令賢明深長，獨懷狐疑，謂書不然也。夫勇士不試，安知其多力；見文而不試用，安知其神哉？吾受天言，以試真人，自是之後，得凡文書，皆立試之，不得空復設僞言也。天大疾之，地大苦之，以爲大病，誠冤忿恚。因使萬物不興昌，多灾夭死，不得竟其天年。帝王悁悒，吏民雲亂，不復相理，大咎在此，六罪也。有道妬道，不肯力教愚人；有德妬德，不肯力化愚人；有財畜積而妬財，不肯施予，天生凡人使施之。天有知，不肯力學正經六七·一九上·一·一*道以自窮見教，反笑之；有能，不肯力學施見教，反罵詈之；有力，不肯力作，可以致富爲仁，反自易懈惰。見父母學教之，反非之。故勅真人疾見此文，使衆賢各自深惟念百姓，自思大過，真人寧曉知教勅耶？唯唯。今神

人既爲天陳法，何不但得人而已，布於民間，必當以上下乎？善哉善哉！今天上極太平氣立至，凡事當順，故以下也。不以上下，則爲逆氣，令治不平，但多由逆氣，不順故也。真人欲復增之耶？不敢也。故當以上下，勿復重問。唯唯。行去慎事，各爲身計。此有大過六，天道至嚴，不可妄爲，天居上視人，唯唯。願復更請問一言，凡人已得要道要德，當於何置之？當上以付其君。何必當以付之也？夫要道迺所以安君也，以治則得天心。夫要德所以養君，以治則得地意。實知之而不肯奏上，皆爲不敬，其罪不除。何其重也？觀子之事植辭，如無一知者。夫爲子乃不孝，爲民臣迺不忠信，其罪過不可名字也。真人乃言，何一重者等也？真人之學，何不日深，反日向淺哉？甚愚生實不睹。子經六七·二〇上·一·一*尚言不睹，夫俗人蔽隱，藏其要道德，反使其君愁而苦愚暗，咎在真道德蔽而不通也。又要道，迺所以稱天也；要德，迺所以稱地也。愚人迺斷

絕之，天憎之，地惡之，其過不除也。真人幸獨爲天所私得壽，而學反未盡，迺及天禁，宜事者慎之。唯唯。

右天教合和使人常吉遠凶之經

- ① 鈔無「也」字。
- ② 「流後生」鈔作「流及後世」。
- ③ 鈔無「開矇」二字。
- ④ 「或」下二十一字，鈔無。
- ⑤ 鈔無「力」字。
- ⑥ 鈔無「也」字。
- ⑦ 「或」下二十六字，鈔無。
- ⑧ 「罪」上鈔有「其」字。
- ⑨ 鈔無「也」字。
- ⑩ 鈔無「幸有知」三字。
- ⑪ 鈔無「天」字。
- ⑫ 鈔無「之」字。
- ⑬ 鈔無「自」字。
- ⑭ 「視」鈔作「而」，疑當作「而」。
- ⑮ 鈔無「忽然臨死」四字。
- ⑯ 鈔無「其」字。
- ⑰ 鈔無「自」字。
- ⑱ 鈔無「者」字。
- ⑲ 鈔無「之」字。
- ⑳ 「致」鈔作「使」。
- ㉑ 鈔無「其」字。
- ㉒ 「不」下二十二字，鈔無。

23 鈔無「後生」二字。

24 鈔無「也」字。

25 「與」鈔作「以」。

26 鈔無「當死明矣」，但有「不除」二字。

27 鈔無「有」字。

28 鈔無「而」字。

29 鈔無「憎」字。

30 鈔無「其罪」二字。

31 「明」疑係「朋」字之譌。

32 「少」疑當作「小」。

33 「尸」疑係「戶」字之譌。

34 「之」疑係「乏」字之譌。

35 「若」疑係「苦」字之譌。

36 「後」疑係「復」字之譌。

太平經合校卷六十八

丁部之十七

太平經卷之六十八^①

經六八·一上·二·四

戒六子訣第一百四

〔並〕鈔丁一八上·二·六 圖吾將去有期，

戒六子一言。夫道迺洞，無上無下，無表無裏，守其和氣，名爲神^②；子近求則^③大得^④，遠求則^⑤失矣^⑥。故古^⑦君王善爲政者，以腹中始起，真能用^⑧道，治^⑨自得矣。動^⑩不失其法度數，萬物自理，近在胸心，散滿四海。古者聖人名爲^⑪要道。出治樂欲無事，慎無失此，此以繩正賢者。今重丁寧以曉子。子六人連日問吾書，道雖分別異趣，當共一事。然舌能六極周，王道備，解說萬物，各有異意。天地得以大安，君王得以無事。吾書乃知神心，洞六極八方，自降而來伏，皆懷善心，無惡意。其要結近居內，比若萬物，心在裏。枝居外。夫內興盛，則其外興。內衰則

其外衰。故古者皇道帝王聖人，欲正洞極六遠八方，反先正內。以內正外，萬萬相應，億億不脫也；以外正內者，萬失之也。〔並〕鈔丁一八上·六·二 圖故^⑫古者大聖教人^⑬深思遠慮，閉其九戶，休其四肢^⑭，使其渾沌，比若環無端，如胞中之子而無職事也^⑮，迺能得其理。吾之^⑯道悉以是爲大要^⑰。出故經六八·二上·一·一* 還使務各守其根也。夫天將生人，悉以真道付之物具。故在師開之導之學之，則可使無不知也；不闔其門戶，雖受天真道，無一知也。比若嬰兒生，投一室中，不導學以事，無可知也。所以人異者，但八方異俗，故其知學不同也。若能一人學，周流表裏，盡知之矣。吾將遠去有所之，當復有可授，不可得常安坐，守諸弟子也。六人自詳讀吾書，從上到下爲有結，不解子意者，考源古文以明之。上行者玄真知之，下行者順真知之，東者初真知之，南者太真知之，西者少真知之，北者幽真知之。夫道迺大同小異，故能分別陰陽而無極，化爲萬一千五百二

十字。中和萬物小備，未能究天地陰陽，絕洞無表裏也。故但考其無，舉其綱，見其始，使可儀而記。記古記今，其要亂自同神聖所記，猶重規合矩，雖相去億億萬年，比若相對而語也。故可爲爲天地常經，爲陰陽作神道，勿怪吾書前後甚復重也。所以復重者，恐有失之也。又天道至嚴，既言不敢不具，通不通名爲堯道，爲過劇。吾誠哀之，此雖經六八·三上·一·一*復重。比若上古聖人，中古聖人，下古聖人，皆異世而生，其辭相因，復重而說，更以相考明，迺天道悉可知，此之謂也。行矣，吾有急行，重慎持天寶，傳付其人。

右戒六弟子

- ① 原有小注「六十九同卷」五字，今刪。
- ② 「神」鈔誤作「臣」。
- ③ 「則」鈔作「即」。
- ④ 鈔無「得」字。
- ⑤ 「則」鈔作「即」。
- ⑥ 鈔無「矣」字。
- ⑦ 鈔無「古」字。
- ⑧ 「用」鈔作「思」。

- ⑨ 「治」鈔作「理」。
- ⑩ 「動」下十一字鈔無。
- ⑪ 鈔無「爲」字。
- ⑫ 鈔無「故」字。
- ⑬ 「大聖教人」鈔作「聖人之教帝王也」。
- ⑭ 「肢」原作「使」，疑涉下文而誤，今依鈔改。
- ⑮ 鈔無「也」字。
- ⑯ 鈔無「之」字。
- ⑰ 「要」下鈔有「天寶其傳焉」五字，略見本篇末句。

太平經合校卷六十九 戊部之一

太平經卷之六十九

經六九·一上·二·四

天讖支干相配法第一百五

真人再拜曰：愚賤生緣天師常待之以赤子之分，恩愛洽著，倉皇得旦夕進見，天功至大，不可謝。今欲復有質問密要，天之祕要，又不敢卒言。平道之，子既爲天問事，當窮竟，不得中棄而止也。唯唯。愚生見天師所說，無有窮極時也。迺後弟子俱天覺承知，天師深洞知天地表裏陰陽之精，諸弟子恐一旦與師相去，無可復於質問疑事，故觸冒不嫌，問可以長久安國之讖，令人君常垂拱而治，無復有憂。但常當響琴瑟，作樂而遊，安若天地也，無復有危時，豈可聞乎哉？然，諸真人思精進乎？深眇哉（並）鈔戊一上·二·一 闕所^①問，迺求索洞通天地之圖^②讖文，一言迺^③萬世不可易也^④。天公^⑤疾多灾

愁苦之^⑥，出迺使諸真人來問疑乎？諾。且爲真人具說天之規矩大要，祕文訣令，使其□□，真人自隨而記之。唯唯。然〔並〕鈔戊一上·四·八圖夫皇天迺以四時爲枝^⑧，厚^⑨地以五行爲體，枝主衰盛^⑩，體主規矩。部此九神，周^⑪沆^⑫天下，上下洞極，變化難睹。爲天地^⑬重寶，經六九·二上·一·一*爲衆神^⑭門戶。自有固常，不可妄犯，順之者長吉，亂之者長與^⑮。天地乖忤^⑯，出唯唯。願聞其意，豈可睹耶？善哉，諸真人言也。方爲子具道之，但俱自精，安坐思吾言。唯唯。

〔並〕鈔戊一上·八·七圖天常讖格^⑰法，以南方固爲君也。故^⑱日^⑲在南方爲君也，火在南方爲君，太陽在南方爲君，四時、盛夏在^⑳南方爲君，五祀、竈在南方爲君，五藏、心在南方爲君。君者，法^㉑當衣赤^㉒，火之行也。是故^㉓君有變怪，常與陽相應，非得與他行^㉔相應也。陽者日^㉕最明，爲衆光之長^㉖，故天讖^㉗常以日占君^㉘盛衰也^㉙。真人知之耶？唯唯，行知之矣。人君之法，常^㉚

當求與仁者同家，有心者爲治^㉛。其可與共爲治^㉜者，常當行道而好生。小^㉝小幼弱，於其長臣賢成器者，君當養之，不宜傷也。故東方者好生，南方者好養。夫^㉞不仁用心^㉟，不可與長^㊱共事^㊲，不明，不可以^㊳爲君長。故^㊴東方者^㊵木仁有心^㊶，南方者^㊷火明也^㊸。夫^㊹天法，帝王治者常當以道與德，故^㊺東方爲道，道者主生，南方爲德，德者主養，故南方主養也。治^㊻者，當象天以文化，故東方爲文，龍見負之也^㊼。南方爲章，故經六九·三上·一·一*正爲文章也。出章者，大明也，故文生於東，明於南。故天文者，赤也，赤者，火也。仁與君者動上行，日當高明，爲人作法式。故木與火動者，輒上行也，君之象也。故居東，依仁而上，其治者故當處南〔並〕鈔戊一下·九·九圖故^㊽東方爲少陽，君^㊾之始生也，故日^㊿出於^㊽東方也^㊽。南方爲^㊾太陽，君之盛明^㊿也^㊾。少^㊿陽爲君之家及父母，太陽爲君之身，君之位也。少陽爲君之家，木爲火之父母，君以少陽爲家，火稱木之子。出真人

知之耶？唯唯。子已知之矣〔並〕鈔戊二上·一·七圖少陰爲臣，臣者^㊿以義屈折^㊿，伏於太陽。故金隨火屈折，在人^㊿可欲，爲臣者常以義屈折，佐君可^㊿欲爲也，故少陰稱^㊿臣也^㊿。出真人知之耶？唯唯。

〔並〕鈔戊二上·三·一〇圖太陰爲民，民沆^㊿行而^㊿不止。故^㊿水沆^㊿行而^㊿不知^㊿息也^㊿。民者，職^㊿當主^㊿爲國家王侯治^㊿生。故水者^㊿，當隨生養木也^㊿。東方^㊿者，君之家也。出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並〕鈔戊二上·五·一三圖天之格讖，少陽者^㊿畏少陰。故臣者，反主錄國家王侯官屬也。太陽畏太陰；是故^㊿國有道與^㊿德，而君臣^㊿賢明，則民從也^㊿。國無道德，則民叛也。是經六九·四上·一*故治^㊿國之大要^㊿，以^㊿多民^㊿爲富，少民^㊿爲大貧^㊿困。出諸真人曉知之耶？唯唯。行，已覺矣。

〔並〕鈔戊二上·九·六圖天之^㊿格法，分爲六部。東南上屬於^㊿天，故^㊿萬物生皆上行，岐行人民皆出處^㊿外也^㊿，屬

於天。故天爲之色，外蒼象木，內赤象火。山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已曉矣。

天地之格讖，〔並〕鈔戊二下：一·一二 西方北方⁹³，下屬於地⁹⁴。故萬物至⁹⁵秋冬，悉落下歸土也⁹⁷。人民蚊行至秋，冬，悉入穴而居。故地之爲色也⁹⁸，外黃白象土金，內含水而黑⁹⁹，象北行也。山真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讖，〔並〕鈔戊二下：四·五 南方位尊，上屬天，主治¹⁰⁰，爲君長師父。西方¹⁰¹北方位卑¹⁰²屬地，爲¹⁰³臣，爲後宮，爲民。故己¹⁰⁴者，甲之後宮也。甲，天也，王者之本位也¹⁰⁵，故甲¹⁰⁶爲心星。心星，火也，爲¹⁰⁷王者。故東方亦爲王者之先也。心星，火也，行屬南方。山比若日出東方，而位在南方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天之格讖，〔並〕鈔戊二下：七·八 丙爲火之長，最¹⁰⁸其大明者也，君之位也。辛者屬丙¹⁰⁹，辛者，丙之後宮也¹¹⁰。山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今己亦爲皇后，辛亦經六九·五上：一·一*

爲皇后，何謂也？善哉，子之難也，得天讖訣意。然己配甲〔並〕鈔戊二下：八·一二 丙者，丙之父也，故己迺太¹¹¹皇后之宮也。辛者配丙，丙者，甲之子也。故辛者，小皇后之宮也；丙者，迺甲之適子，受命皇¹¹²之君也。真¹¹³人知之耶？唯唯。行，真人已知之矣。庚者屬乙，是國家諸侯王之埧¹¹⁴也。壬者屬丁，是帝王女弟之埧¹¹⁵也。癸者屬戊，是國家¹¹⁶太¹¹⁷皇后之婦家也。山善哉，真人已知之矣。

〔並〕鈔戊三上：三·一二 今¹¹⁸十干已¹¹⁹解，各有所屬，願聞¹²⁰地¹²¹之十二支當¹²²云何哉？善¹²³耶！然天之爲法，陰陽雖行，相過事¹²⁴者各自有家。天之爲法同¹²⁵，不舉家悉¹²⁶相隨而止耳¹²⁷。甲者以寅爲家，乙者爲卯爲家，丙者以午爲家，丁者以巳¹²⁸爲家，戊者以辰戌¹²⁹爲家，己者以丑¹³⁰未爲家，庚者以申爲家，辛者以酉爲家，壬者以子爲家，癸者以亥¹³¹爲家。故天道者¹³²，反行治¹³³也¹³⁴。地道者¹³⁵，止也。故有分土，反無分民，蓋有國土¹³⁶而無國。故天地者¹³⁷不移，

天反一日一夜周¹³⁸一竟，行之以此¹³⁹爲常。故十二支各¹⁴⁰居¹⁴¹其處，不隨十干而行¹⁴²也。山子知之耶？唯唯。

天地之道，四時五行，其道以相足，轉而異¹⁴³，經六九·六上：一·一* 周¹⁴⁴冥，無有極時，獨古者大神聖人時時知之耳。欲盡爲子說之，難爲財用，又復太文，反令益憤憤，使土德之君見眩亂，不知所從，故止也。不惜爲諸子說也，而說無窮極，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少覺矣。德君據吾天讖以治，萬不失一也。是故天道，迺有固界也。以東與南爲君王象，屬天，故名爲天子也。以西與北爲後宮民臣象也，屬地，故地爲后宮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讖，東方者畏西方。是故天地開闢以來，王者從兵法，興金氣，武部則致君之象無氣。火者大衰，其治凶亂。真人欲樂知天讖之審實也，從上古中古到于下古，人君棄道德，興用金氣兵法，其治悉凶，多盜賊不祥也。是故上古聖人深知天固法象，故不敢從兵革武部以治也。帝王欲樂長

安而吉者，宜按此天讖，急囚斷金兵武備，而急興用道與至德，以象天法，以稱皇天之心，以長厭絕諸姦猾不祥之屬也，立應不疑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讖格法，太陽雖爲君者，反大畏太陰，水經六九·七上·一·一*之行也。水之甘良者，酒也。〔起〕酒者，水之王也，長也，漿飲之最善者也，氣屬坎位，在夜主偷盜賊。故從酒名爲好縱，水之王長也，水王則衰太陽。真人欲樂知天讖之審實也，從太古以降，中古以來，人君好縱酒者，皆不能太平，其治反亂，其官職多戰鬥，而致盜賊，是明效也。是故太平德君方法，火精當明，不宜從太陰，令使水德王，以厭害其治也，故當斷酒也。〔止〕

〔附〕鈔戊三下·三·一

〔附〕酒者，水之王。水王當剋火。火者，君德也，急斷酒以全火德。

願聞睹斷之耶，斷何所酒哉？但斷市酒耳。今天師何睹何見，而獨斷絕市酒耶？然，夫市者，迺應水之行

也。故四方人民凡物，悉汙而往聚處。是故江海，亦水之王長也。故凡百川財物，亦流往聚處也。夫水者，北方玄武之行也，故貪，數劫奪人財物。夫市亦五方流聚而相賈利，致盜賊狡猾之屬，皆起於市，以水主坎。天之法，以類遙相應，故市迺爲水行。縱其酒，大與之，復名爲水王。市人亦得酒而喜王，名爲二水重王。其咎六。厭衰太陽之火氣，使君治衰，反致詆臣。真人知之耶？今見天師訣之，眩亂不曉，願聞其大訣。善哉，子之言也。然諸真經六九·八上·一·一*人乃遠爲天來問事，爲德君帝王解承負之害，吾無所惜也。俱安坐，爲諸真人分別悉說，道其大意。唯唯。

天之讖訣，金玉興用事。人大興武部者，木絕元氣，土得王。大起土者，是太皇后之宮也。氣屬西北方，太陰得大王，則生詆臣，作後宮，失路騰而起，土王則金相，復相隨騰而起，已與辛之氣俱得興王，騰而大起。天之格法，則生後宮多詆，此非後宮之過

也，此迺名爲治失天讖，失其大部界，反使災還反相覆也。是迺天地開闢以來，先師天時運未及，得分別具說天之大部界也。令帝王便失天之法治，令生此災變。真人深知之耶？唯唯。天之讖也，縱酒者，水之類也。市者水行，大聚人王處也，而縱酒於市，名爲水酒大王。水王則火少氣，火少氣則化成灰，化成灰則變成土，便名爲火，付氣於土也。土得王起地，與金水屬西北。太陰屬於民，臣反得王。後生詆臣，已氣復得作，後宮犯事，復動而起，其災致偷，盜賊無解時。各在縱水，令傷陽德。今所以爲真人分別說經六九·九上·一·一*之者，見子來問事，大□□惓惓，承知爲皇天欲祐德君，故吾爲真人分明天地大分治，所當象之，勿復犯也，犯者復憤憤致亂矣。子知之耶？唯唯。願問一疑。行言。今京師同聚人衆財貨中類，京師反應水行耶？噫，諸真人學，何一時昭昭、時時闇昧哉？不及。然安可盡及耶？然夫京師者，迺應土之中，火之可安止處

也。非若市，但可聚財處也。夫京師適當並聚道與德，仁與賢，深，共治理天下。何故迺言京師人君，但當聚財貨乎？子其大愚哉！子以吾言不信，爲子道之。古者京師到今，諸聚道德賢深者，天下悉安其理，但聚珍寶財貨而無賢明者悉亂。於真人意，京師寧可若市，但可聚財處非乎？寧解耶？唯唯。爲諸真人重明天讖格法。日者生於少陽，盛於太陽；月者生於少陰，盛於太陰。日者，天之精也，陽之明也，故曰爲君，位在南方；月者，地之精也，陰之明也，故月爲臣，位在北方。南方爲晝，北方爲夜。是故日得王用事，則月與夜衰短；月得王用事，則日與晝衰短。故北方氣經六九：一〇上：一。王，則南方氣衰；南方氣王，則北方氣衰也。故當急止酒王，以斷衰水金也。真人重明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分也，陽者爲天、爲男、爲君、爲父、爲長、爲師，陰者爲地、爲女、爲臣、爲子、爲民、爲母。故東南者爲陽，西北者爲陰。真人欲知天讖審實，

從天地開闢以來，諸縱令兵武備，使王縱酒，使王從女政，大從其言，使其王，少陰太陰與地屬西北。從是令者，後皆亂而有凶害。仁深道德賢明聖人悉屬東南，屬於陽，屬於天。從是言者後悉理。願聞夫賢聖何以屬東南方也？火之精爲心，心爲聖，木之精爲仁，故象在東也。東南者養長諸物，賢聖柔明亦養諸物，不傷之也。故夫聖賢柔明爲性，悉仁而明，仁者象木，明者象火，故悉在東南也。善哉善哉！見天師之言，已大解矣。又天讖格法，東南爲天斗綱斗所指向，推四時，皆王受命。西北屬地，爲斗魁，所繫者死絕氣，故少陰太陰土使得王，勝其陽者，名爲反天地，故多致亂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數經六九：一一上：一。人，緣天師哀之，爲其說天讖訣。願問事，一言之。今南方爲陽，易反得巽離坤，北方爲陰，易反得乾坎艮。善乎！子之難也。睹天微意，然易者，迺本天地陰陽微氣，以元氣爲初。故南方極陽生陰，故記其陰；北方極陰生陽，故

記其陽；微氣者，未能王持事也。故易初九子，爲潛龍勿用，未可以王持事也，故勿用也。此者，但以元氣之端首耳。善哉善哉！行，真人已解矣。今吾所記天讖，乃記天大部，能王持天政氣，爲天下綱紀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今吾所言，正天下人君所當按之以爲治法也。子之所問，正氣之端首也。今真人見吾言，或疑也，爲諸真人具說天地八界。唯唯。日之界者，以日出於卯，入於酉，以南爲陽，北爲陰。天門地戶界者，以巽初生東南角，乾初生西北角，以東北爲陽，以西南爲陰。子初九、午初六以東爲陽，西爲陰。立春於東北角，立秋於西北角，以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此名爲天地八界，分別陰陽位。真人寧解耶？唯唯。行，已解矣。是故大部以東南爲天，西北爲地，地得順從。令王經六九：一二上：一。得伏其天者爲天地反，故凶。天得行其事，王者得伏其地爲順，各得其所，故吉。真人得書，思之思之，以付歸上德之君，思吾文行之，與神無異，

天即祐助之不宜時也。行，爲子說天讖證爲小竟，欲爲真人大說，天上地下，絕洞八極及星宿羅列，悉一二說，周流天道微妙，或人反眩，不知所之，後令真道絕不用，無以解古汩災，復令上愁焉。故但爲子說大部易知者，使其覺而已。故不言微妙難知者，不惜之也。唯唯。願請問一訣事言之。今且天師爲愚生說天之十干，皆有配合，地道十二支，同有陰陽奇偶，何故獨得天配合乎？善哉！子之難也，可謂爲得道要乎！然地者，但比於天，爲純陰獨居，同自有陰陽耳。天與地法，上下相應：天有子，地亦有子；天有午，地亦有午；天有坎，地亦有坎；天有離，地亦有離；其相應若此矣。是故丑未者，寅之後宮也。申者屬卯，侯王之婿也。亥者配辰，卯者配戌。辰戌者，太皇后之家婦也。酉者屬午，小皇后也。子屬巳，巳，帝王女弟之婿也。真人知耶？唯唯。是故干爲經六九

者，丙之支也，故酉稱后宮。卯者，乙之支也，故申稱侯王之婿也。辰者，戊之支也，故稱太皇后之家也，亥者，癸之支也，故稱太皇后之家婦也。子者，壬之支也，故稱帝王女弟之婿也。巳者，丁之支也，故稱帝王女弟也。此天地相應和之法也。善哉善哉！願聞此辰戌君，未獨男則共聚^①，女則共嫁，何也？微妙哉！子之難也。然天者極陽，地者極陰也。地衆，凡陰之長也。陰者常偶數，故並也。今戊己同地也，何故不並？善乎！夫戊己者，五干也，地之陽也，位屬天，故不並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知之矣。今真人難是也。今五行字迺轉而相足，以具天下凡事。子得吾書，自以類惟思其惡意，上下六方絕洞皆已備。是故聖人見一以知萬，大賢見一以知千，愚者力示會獨亂，不得道真也。故道德者付真人，真人知之耶？唯唯。行，知之矣。願復請問一事。令此上天之四時，地之五行，悉道帝皇侯王后宮之家，天道盡往配之，中亦豈有百姓萬物

相配乎？經六九·一四上·一·一*善哉！子之問也。可謂睹大道要矣。然此相配者同耳。夫五行者，上頭皆帝王，其次相，其次微氣。王者，帝王之位也。相者，大臣之位。微氣者，小吏之位也。王者之後老氣者，王侯之位也。老氣之後衰氣者，宗室之位也。衰氣之後病氣者，宗室犯事失後之象也。病氣之後囚氣者，百姓萬民之象也。囚氣之後死氣者，奴婢之象也。死氣之後亡氣者，死者丘冢也。故夫天垂象，四時五行周沍，各一興一衰，人民萬物皆隨象天之法，亦一興一衰也。是故萬民百姓，皆百王之後也，興則爲人君，衰則爲民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子已知之矣。

右以天讖長安國家以治詆臣絕姦偽
猾滅

①「所」上，鈔有「以天讖文支干相配長安國家以理」十四字，略見於本篇末篇旨。

②「圖」鈔誤作「因」。

③鈔無「迺」字。

- ④鈔無「也」字。
- ⑤「公」鈔作「君」。
- ⑥鈔無「之」字。
- ⑦鈔無「迺」字。
- ⑧「枝」鈔作「肢」。
- ⑨鈔無「厚」字。
- ⑩「衰盛」鈔作「盛衰」。
- ⑪「周」鈔譌作「同」。
- ⑫「汜」古文「流」字，鈔作「流」。
- ⑬「地」鈔作「下」。
- ⑭鈔無「神」字。
- ⑮鈔無「長與」二字。
- ⑯「忤」鈔作「忤」。
- ⑰鈔無「格」字。
- ⑱鈔無「故」字。
- ⑲「日」原作「曰」，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 ⑳鈔脫「在」字。
- ㉑鈔無「法」字。
- ㉒「赤」下鈔有「服」字。
- ㉓鈔無「是故」二字。
- ㉔「他行」二字鈔誤作「地」。
- ㉕「陽者日」鈔作「日者」。
- ㉖「衆光之長」原作「衆爲長」，疑有脫誤，今依鈔改。
- ㉗鈔無「讖」字。
- ㉘「君」下鈔有「德」字。
- ㉙「也」下十二字鈔無。
- ㉚鈔無「常」字。
- ㉛「治」鈔作「理」。
- ㉜「其可與共爲治」，鈔作「爲理共理」。
- ㉝「小」下二十字鈔無。

- ③④鈔無「夫」字。
- ③⑤鈔無「用心」二字。
- ③⑥鈔無「與長」二字。
- ③⑦「事」鈔作「理」。
- ③⑧鈔無「以」字。
- ③⑨鈔無「故」字。
- ④⑩鈔無「者」字。
- ④⑪鈔無「有心」二字。
- ④⑫鈔無「者」字。
- ④⑬鈔無「也」字。
- ④⑭鈔無「夫」下十四字。
- ④⑮「東」下二十二字，鈔作「東方主道，南方主德，道主生，德主養」。
- ④⑯鈔無「治」下九字。
- ④⑰鈔無「也」字。
- ④⑱鈔無「故」字。
- ④⑲鈔無「君」字。
- ④⑳鈔無「日」字。
- ④㉑鈔無「於」字。
- ④㉒鈔無「也」字。
- ④㉓鈔無「爲」字。
- ④㉔「盛明」鈔作「盛德明照」。
- ④㉕鈔無「也」字。
- ④㉖鈔無「少」下四十二字，但有「少陽君之家木生火也」九字。
- ④㉗鈔無「臣者」二字。
- ④㉘鈔無「折」字。
- ④㉙鈔無「在人」二字。
- ④㉚鈔無「可」字。
- ④㉛「稱」鈔作「爲」。

- ⑥②鈔無「也」字。
- ⑥③「汜」鈔作「流」。
- ⑥④鈔無「而」字。
- ⑥⑤「故」下鈔有「似」字。
- ⑥⑥「汜」鈔作「流」。
- ⑥⑦鈔無「而」字。
- ⑥⑧鈔無「知」字。
- ⑥⑨鈔無「也」字。
- ⑥⑩鈔無「職」字。
- ⑥⑪「當主」鈔倒作「主當」。
- ⑥⑫「治」鈔作「理」。
- ⑥⑬鈔無「者」下四字。
- ⑥⑭鈔無「也」字。
- ⑥⑮「東方」二字鈔作「木」。
- ⑥⑯鈔無「者」字。
- ⑥⑰鈔無「是故」二字。
- ⑥⑱鈔無「與」字。
- ⑥⑲原無「君臣」二字，疑有脫漏，今依鈔補。
- ⑥⑳鈔無「也」字。
- ⑥㉑「治」鈔作「理」。
- ⑥㉒「大要」二字，鈔作「本」。
- ⑥㉓鈔無「以」字。
- ⑥㉔「多民」鈔倒作「民多」。
- ⑥㉕「少民」鈔倒作「民少」。
- ⑥㉖鈔「貧」上無「大」字，「貧」下無「困」字。
- ⑥㉗鈔無「之」字。
- ⑥㉘鈔無「於」字。
- ⑥㉙鈔無「故」字。
- ⑥㉚鈔無「處」字。
- ⑥㉛鈔無「也」字。

⑨② 鈔無「於」字。

⑨③ 「西方北方」鈔作「西北」二字。

⑨④ 「下屬於地」鈔作「屬地」二字。

⑨⑤ 鈔無「故」字。

⑨⑥ 鈔無「至」字。

⑨⑦ 鈔無「也」字。

⑨⑧ 鈔無「也」字。

⑨⑨ 鈔無「而」字。

⑩ 「黑」原作「異」，疑誤，今依鈔改。

⑩ 「治」鈔作「理」。

⑩ 鈔無「方」字。

⑩ 鈔無「位卑」二字。

⑩ 「爲」上鈔有「卑」字。

⑩ 鈔無「故已」二字。

⑩ 鈔無「也」字。

⑩ 鈔無「甲」字。

⑩ 鈔無「爲」下十八字。

⑩ 「最」鈔作「取」。

⑩ 「辛者屬丙」四字，鈔無。

⑩ 鈔無「也」字。

⑩ 「甲」原作「申」，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⑩ 「太」鈔作「大」，「大」通「太」。

⑩ 鈔無「也」字。

⑩ 鈔無「皇」字。

⑩ 「真」下十四字，鈔無。

⑩ 「埤」鈔作「夫」。按「埤」即「壻」字。

⑩ 「埤」鈔作「夫」。

⑩ 鈔無「家」字。

⑩ 「太」鈔作「大」。

⑩ 鈔無「今」字。

⑩ 鈔無「已解」二字。

⑩ 鈔無「願聞」二字。

⑩ 「地」下鈔有「主」字。

⑩ 鈔無「當」字。

⑩ 鈔無「善下」三字。

⑩ 「過事」二字，鈔作「適」。

⑩ 「同」上鈔有「不」字。

⑩ 鈔無「悉」字。

⑩ 「耳」鈔作「爾」。

⑩ 「已」原作「己」，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⑩ 鈔無「戊」字。

⑩ 鈔無「丑」字。

⑩ 「亥」鈔作「丑」。

⑩ 鈔無「者」字。

⑩ 「治」鈔作「理」。

⑩ 鈔無「也」字。

⑩ 鈔無「者」字。

⑩ 鈔無「土」下四字。

⑩ 鈔無「者」字。

⑩ 「汜」鈔作「流」。

⑩ 鈔無「以此」二字。

⑩ 各原書空白無字，今依鈔補。

⑩ 「居」鈔作「有」。

⑩ 「十干而行」鈔作「干轉」。

⑩ 原書空白無字，告一段落。

⑩ 原書字體殘缺，似是「辭」字。

⑩ 「聚」疑當「娶」。

太平經合校卷七十 戊部之二

太平經卷之七十^①

經七〇·一上·二·四

學者得失訣第一百六

真人謹問：吾復欲都合正所寫師前後諸文，使學者不得妄言，豈可聞乎？善哉！子何一日益閑習也。〔並〕鈔戊三下·四·六 闕然^②，吾之道法，迺出以規陽，入以規陰；出以規行，入以規神；出以規衆書，入以規衆圖；出以消災，入以正身；出以規朝廷之學，其內以規入室。凡事皆使有限，努力好學者各以其材^③能，反失其常法，外學則^④遂入浮華，不能自禁，內學則^⑤不應正路，返入大邪也^⑥。夫^⑦諸學者迺常^⑧有大病，不能自知也。其好外學，才太^⑨過者，多入浮華，令道大邪，而無正文，反名爲^⑩真道，更以相欺詒^⑪也。內學才太過者，多入大邪中，自以得之也；出^⑫不與傍人語，反失法度而傳妄言也。

今子乃疑，故復來問之。今爲子意善倦倦，使使無慮，爲其規矩，令各有限度可議，以爲分界而守之也。〔並〕鈔戊四上·三·四 圖今古文衆多，不可勝限也。凡學樂得其真事者，勿違其本也。學於師口訣者，勿違其師言，是其大要一也。夫學之大害也，合於外章句者，日浮淺而致經七〇·二上·一·一* 文而妄語也，入內文合於圖讖者，實不能深得其結要意，反誤言也。出學長生而出，合於浮華者，反以相欺也；合於內不得要意，反陷於大邪也。今子來反復問之，故爲子陳其文，見其限也；合其法度者，是也，不合者，非也，明矣。可以是知之也。〔並〕鈔戊四上·七·一四 圖凡書爲天談，十十相應者是也，十九相應者小邪矣，十八相應者小亂矣，過此而下非真，不可用也。名爲亂天文地理，陰陽不喜，萬物戰鬥，人民被其大咎也。思養性法，內見形容，昭然者是也；外見萬物衆精神者，非也。學凡事者，常守本文，而求衆賢說以安之者，是也；守衆文章

句而忘本事者，非也，出失天道意矣。使人身自化爲神者，是也；身無道而不成神，自言使神者，非也，但可因文書相驅使之術耳。說凡事本末中央相似者是也，不相類似者非也。入室始少食，久久食氣，便解去不見者，是也；求道，自言得之不還，反有問者，非也。凡去者悉還，有教問者是也，而無教問者，而容死也。守清靜於幽室，成者是也，自言得道行，以怒語言者，非也，失精之經七〇·三上·一·一* 人也。入學而日善，過其故者得道之，是也；入學而反爲日惡，不忠信者，非也，陷於大邪中也。讀書見其意，而守師求見訣示解者，是也；讀書不師訣，反自言深獨知之者，非也，內失大道指意也。學已得道，固事衆師衆賢不懈者，是也，此日進之數也。故古聖師已知道，自若事師，不敢止也，去師則讀文不懈也；學而獨自言得其要意，不復力讀古文聖辭，自言是，不事衆聖明者，非也，下愚之人也。凡人學，而窮竟其可求學者，是也。萬物皆然，萬物

既生，皆能竟其壽而實者，是也；但能生，不而竟其壽，無有信實者，非也。爲善得其實宜者是也，不得其實宜者，但外是內非也。案讀吾書盡，不離繩墨，而得其實者，是也；讀書出其奇，多才而不得其要實者，非也。天有風雨而萬物時生者，是也；風雨而萬物反傷者，非也，有毒也。爲經道而日興盛者，是也；不日向興，反日向衰者，行內失其意者，非也。是故夫天地之性，爲善，不即見其身，則流後生，以明其行也；爲惡，亦不即止其身，必流後生，亦以謬見經七〇·四上·一·一* 明其行也。故夫爲善惡者，會當見耳。但爲善者，比若向日出，猶且彰明也；爲惡者，比若向日入，猶且冥冥。此天地陰陽自然性也。天生萬物，迺各隨其行而彰之，不隱匿也。故善者上行，命屬天，猶生人屬天也；惡者下行，命屬地，猶死者惡，故下歸黃泉，此之謂也。得吾書者，以付上德君也。吾有此書，敢障絕而傳讀之也。天道治天，不可盡知也，不可聽信一人之言。今故爲

子定古聖文，今復要其合策，明書前後相因以相證也。天地開闢以來，賢聖雖異世而生，相去積遠，所疾惡者同也，共為天談，救世得人也；其言相似，猶若重規合矩，轉以相彰明，不得不也。夫物類相聚興也，其法皆以比類象相召也，是明效也。為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考合異同以成文也。拘古以明今，共議其事，以內文者，明其外文，以外文者，還考繫其內文也。使可萬世傳，無重過於天。一人之言，不可獨從也。衆人之言，深策取古賢聖之辭，內與天同也，共定而置之。帝王日明解訣，諸憤亂灾惡除，天無重憂，共為者經七〇·五上·一·一*興，拒逆者灾不除也。

右是學者得失訣

- ① 原有小注「七十一同卷」五字，今刪。
- ② 鈔無「然」字。
- ③ 「材」鈔作「才」，「材」同「才」。
- ④ 鈔無「則」字。
- ⑤ 鈔無「則」字。

- ⑥ 鈔無「也」字。
- ⑦ 鈔無「夫」字。
- ⑧ 鈔無「常」字。
- ⑨ 「太」鈔作「大」。
- ⑩ 鈔無「為」字。
- ⑪ 「詒」鈔作「殆」。
- ⑫ 鈔無「也」字。
- ⑬ 鈔無「樂」字。
- ⑭ 鈔無「者」字。
- ⑮ 「師」下鈔有「之」字。
- ⑯ 鈔無「一也」二字。
- ⑰ 鈔無「也」字。
- ⑱ 「書」鈔誤作「事」。
- ⑲ 「矣」鈔作「也」。
- ⑳ 鈔無「非真」二字。
- ㉑ 鈔無「為」字。
- ㉒ 鈔無「地理」二字。
- ㉓ 鈔無「其」字。
- ㉔ 鈔無「思」字。
- ㉕ 「昭」鈔誤作「照」。
- ㉖ 鈔無「神」字。
- ㉗ 鈔無「學」字。
- ㉘ 鈔無「者」字。
- ㉙ 鈔無「守」字。

太平經合校卷七十一 戊部之三

太平經卷之七十一

經七一·一上·二·四

真道九首得失文訣第一百七

真人再拜，請問一事。然，言之。

〔並〕鈔戊四下·三·一五 闕今 ① 天師為太平之氣出授 ② 道德，以興無 ③ 上之 ④ 皇，上 ⑤ 有好道德 ⑥ 之君，乃下及愚賤 ⑦ 小民，其為恩 ⑧ 迺洞於六合，洽 ⑨ 於八極，無不包裹。 ⑩ 今賢深得師文學之，及其思慮為道，上以何為竟，下以何為極乎？善哉！真人之間，一何微要也。其欲聞洞極，知神靈進退邪？實愚蔽暗，事者不及，唯天明師錄示之。諾。〔並〕鈔戊四下·六·六 闕道有九度，分別異 ① 字也，今將為真人具陳其意，自隨而記之，勿使有所失也。唯唯。然一事 ② 名為元氣無為，二為凝靖虛無，三為數度 ③ 分別可見，四為神游出 ④ 去而還反，五為大道神與四時五行相類，六為刺喜，七為

社謀，八爲洋神，九爲家先。一事¹⁴者各分爲九，九九八十一首¹⁵，殊端異文密用之，則共爲一大根，以神爲使，以人爲戶門¹⁶。出今爲子條訣之，亦不可勝豫具記，自思其意，其上三九二十七者，可以度世；其中央三九二十七者，可使真神吏；其下三九二十七者，其道多耶，其神精經七一·二上·一·一*不可常使也。令人惚惚怳怳，其中時有不精之人，多失妄語，若失氣者也。今愚生見師言，眩冥不知東西，願分別爲下愚生說之。然，其上〔並〕鈔戊五上·一·六·〔並〕秘二下·五·一圖第一¹⁷元氣無爲者，念其¹⁸身也¹⁹，無一爲²⁰也，但思其²¹身洞白，若委氣而²²無形，常²³以是爲法，已²⁴成則無不爲無不知也。故²⁵人無道之時，但人耳，得道則變易成神仙；而神上天，隨天變化，即是其無不爲也。其²⁶二爲虛無自然者²⁷，守形洞²⁸虛自然，無有奇也；身中照白，上下若玉²⁹，無³⁰有³¹瑕也³²；爲之積久久，亦度世之術也，此次元氣無爲象也。三³³爲數度³⁴者，積精³⁵還自視也³⁶，數³⁷頭³⁸髮下

至足，五指分別，形容身外內³⁹，莫不畢數⁴⁰，知⁴¹其意，當⁴²常以是⁴³爲⁴⁴念⁴⁵，不⁴⁶失銖分，此亦⁴⁷小度世⁴⁸之術也⁴⁹，次⁵⁰虛無也。四⁵¹爲神游出去者，思念五藏⁵²之神，晝⁵³出入，見其行游，可與⁵⁴語言也⁵⁵；念⁵⁶隨神往來，亦洞見身耳，此者知⁵⁷其吉凶，次數度⁵⁸也。五⁵⁹爲大道神者，人神出，迺與五行四時⁶⁰相類，青赤⁶¹白⁶²黃黑，俱同藏神，出入往來⁶³，四時⁶⁴五行神吏爲人⁶⁵使，名⁶⁶爲具道，可降諸⁶⁷邪也。六⁶⁸爲刺⁶⁹喜者，以刺擊⁷⁰地，道⁷¹神各⁷²亦自有典，以經七一·三上·一·一*其家法，祠神來游，半以類真，半似邪，頗使人⁷³好巧，不可常使⁷⁴也⁷⁵，久⁷⁶久愁人。七⁷⁷爲社謀⁷⁸者，天地四時，社稷山川，祭祀神⁷⁹下⁸⁰人也，使人恍惚，欲妄言，其神，暴仇狂邪，不可妄爲也⁸¹。八⁸²爲洋神者，言⁸³其神洋洋，其道無可繫屬，天⁸⁴下精氣下人也⁸⁵，使人妄言，半類真，半類邪⁸⁶。九⁸⁷爲家先，家⁸⁸先者純⁸⁹見鬼，無有真道也，其⁹⁰有招呼者，純死人之

鬼來也。出此最道之下極也，名爲下士也。得其上道者，能并使下，得其下道者，不能使其上也。今願聞何故有是上下乎哉？然，此者，人行之所致也，守本者得上，好身神出入游者得中也，愚人迺損其本守末，他游神者得下。守本者能盡見之，守中者半見之，守末者不能還自鏡見之道也。故凡學者，迺須得明師，不得明師，失路矣。故師師相傳，迺堅於金石，不以師傳之，名爲妄作，則致凶邪矣。真人慎之慎之！唯唯。故古者上學聖賢，得明師名爲更生，不得明師者，名爲亂經。故賢聖皆事師迺能成，無有師，道不而獨自生也。善哉善哉！真人欲知其效，比若夫人居大賢之里，經七一·四上·一·一*則使人大賢；居中賢之里，則使人中賢；居不肖之里，則使人不肖，常不及，此之謂也。學此道者，審之詳之，此天之要道也。慎之慎之！唯唯。行去，道歸其人，以付賢明。唯唯。是神訣要道也。

右真道九首得失文訣

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第一百八

真人問神人曰：受道以何爲戒乎？神人言：道乃有大戒，不可不慎之也。夫且得道，臨且成之時，乃與諸神交結也，與精神爲鄰里，出入相見睹，與人相愛，若父子也。夫道，乃重事也，或悔與人，且欲奪人道，故先試人，視人堅不。共來欺人，使人妄語，得其辭語，堅閉之，慎無傳之也，即可得壽也，久可得真道矣，傳之日消亡矣，又使人好生而惡害。真人曰：願聞其日消亡意。精神消亡，身即死矣。夫虛無絕洞之道，常欲使人好生而惡殺，閉口無泄，迺可萬萬歲也。真人問神人：願聞無泄之禁忌。神人言：然，大人泄之亡其位，中人泄之，即斷其氣，小人泄之，滅其世類也。所以然者，夫天地經七一·五上·一·一*乃以此自殊異自私，故能神尤重之也。夫天地不深知絕洞之道，以何爲神乎？以何爲壽乎？記之，吾告子，其精之重之慎之。真人唯唯，不敢妄言也。真人稽首，願更聞其將欲敗人，奈何乎哉？神

人言：然於人心中有惡意，使大邪來欺，人能堅閉耳，不聽其辭語，則吉矣；聽其辭，則凶害矣。夫人君聽之，惡其臣，言其臣不忠信而欲反也。臣子聽之，惡其君，就來欺之，言子今當爲聖人，今當爲人君。小人聽之，使人自言且大尊也。父聽之惡其子，子聽之惡其父。辯變其辭語，熒惑人心意，言其且善且惡，亂人政治，一喜一怒，大佞之邪也，方欲害人也。從古到今，諸學長壽者，皆不得度於此辭也。真人問曰：當奈何哉？神人言：閉耳無聽，閉口無語，此但佞邪，無可聽者也，聽之即真道去，去即死矣。子欲長存，慎之此辭也。吾已爲子先更之，幾何中於此大邪矣。吾常自正吾心，不復用之也。此大邪常積，欲觀人堅不；大猾邪常或乃來入人之腹中，動人之心，使人心妄爲故也。時時怒喜，不能自禁止，皆經七一·六上·一·一*爲邪所誤也，爲邪所推，衆深得滅亡。於此者積衆多，審得其重戒，心亦不可移也，非獨學道者也。百姓喜怒無常，同是子

可爲也。子慎之自精。真人唯唯。真人曰：吾身嘗中於大邪，使吾欲走言，吾欲當爲人主，後當飛仙上天。吾受其言，信之大喜。後反三月病癲疾，見神人天師言，心中大悅喜，吾親嘗中如此矣，幾爲劇病，後癲疾自止得愈，遂得數千歲。今自幸復與神人相睹，重復道戒，睹見門戶，冀得長度爲天上之吏。神人言：子持心志堅如此，何憂不得上九天，周歷二十五天乎哉？今是諸得上天之士，皆得持心堅密，不可誤者也；諸可熒惑誤者，皆反蚤死，不得度也。欲得長壽，讀此文以爲重戒，此乃死生之戒，不可不慎也。是故古者聖賢先得度世者，不聆此之力也，學道而反不得，不長度者，皆坐聆此，得其賊也。夫天上大神，非賊人可爲，使人還此害尅，故無大福也；當生反死，轉爲天賊也。今吾所教示真人書，悉皆可得大壽矣。或得度世，但謹自持，無以此爲害，審能專心，可得經七一·七上·一·一*萬萬歲。真人唯唯。吾不敢爲非，請受明戒。神人言：子好道如

此，成事，得上天之階矣。真人問戒，獨有此邪？復有深者邪？復有上天之戒，固固戒人耳。專戒以言共欺人，言人且尊貴，以是戒人。故使人觸防禁，得誅死焉。復數試人以玉女，使人與其共遊，已者共笑人賤，還反害人之軀。但人常默萬歲無可聆，但獨自守終命，何有害哉？死生之間，專此也。真人唯唯。真人問：何故專使邪神來試人乎？神人言：道重難與人也，其執必堅，死而已者，亦不奪人之願也。天上度世之士，皆不貪尊貴也。但樂活而已者，亦無有奇道也。記吾戒，子□□矣，吾言萬世不可忘也，正使上行窮周無訾之天，其戒皆如此矣，無復有奇哉也。真人唯唯，不敢離繩墨之間也。神人言：審如子言，已得道矣。吉者日進，邪者上休矣。持心若此，成神戒矣。成事，乘雲駕龍，周流八極矣。大道坦坦，已得矣。命已長壽無極矣。真人曰：唯唯。神人言：道實大無內外，但常恐爲大邪所害，而不聽一邪，邪於何敗乎？故古者帝王好道

而經七一：八上：一：一*學，不聽邪者，盡得萬萬歲；其聽用邪言者，悉自敗矣。吾道迺萬端，悉當知其利害。真人唯唯。今得神人之辭，皆得須臾長生乎？神人言：不深戒，成事□□凶矣，道不得成也。真人言：吾生有祿命邪，僥倖也，迺得與神人相遭逢。神人言：然，六人生各自有命，一爲神人，二爲真人，三爲仙人，四爲道人，五爲聖人，六爲賢人，此皆助天治也。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錄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故人生各有命也，命貴不能爲賤，命賤不能爲貴也。子欲知其審實，若魚雖乘水，而不因水氣而蜚，龍亦乘水，因水氣迺上青雲爲天使乎？貴賤實有命，愚者而妄語。古者聖人帝王，其大優者，不復錄問僞言也，知其□□，會無可能爲也。此比若教無道之人，令卒蜚，安而蜚乎哉？能飛者，獨得道仙人耳。夫百姓相與遊戲言，我能蜚，實不能蜚，此妄言者若此矣。真人言：

善哉，吾一覺於此。神人言：子自若愚，爲天命可強得也哉？真人言：然此道亦經七一：九上：一：一*可學耶？神人言：然，有天命者，可學之必得大度，中賢學之，亦可得大壽，下愚爲之，可得小壽。子欲知其效，同若凡人學耳。大賢學可得大官，中賢學者可得中官，愚人學者可得小吏。夫小吏使於白衣之民乎？以是言之，猶當勉學耳。真人唯唯，吾爲之，未嘗敢懈也。神人言：然，努力信道，天地之間，各取可宜，亦無妄也。真人唯唯，請得尊天重地，敬上愛下，順用四時五行可爲，不敢爲非也。神人言：善哉善哉！子得道意矣，吾不復重教示子矣。

右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

- ① 鈔無「今」字。
- ② 「授」鈔誤作「受」。
- ③ 鈔無「無」字。
- ④ 鈔無「之」字。
- ⑤ 鈔無「上」字。
- ⑥ 「有好道德」鈔作「好有道」。
- ⑦ 鈔無「賤」字。

8『恩』譌作『思』。

9『洽』鈔誤作『合』。

10『異』下二十六字，鈔無。

11鈔無『事』字。

12『數度』鈔作『度數』。

13鈔無『出』字。

14鈔無『事』下三字。

15『首』鈔誤作『道』。

16『戶門』鈔作『門戶』。

17鈔無『第一』二字。

18鈔秘皆無『其』字。

19鈔秘皆無『也』字。

20秘無『爲』字。

21秘無『其』字。

22秘無『而』字。

23秘無『常』下六字。

24鈔無『已』下四十三字。

25秘無『故』下三十二字。

26鈔無『其』字，秘其作『第』。

27秘無『者』字。

28秘無『洞』下八字。

29『玉』鈔譌作『王』。

30『無』下二十三字，鈔無。

31秘無『有』字。

32秘無『也』下十四字。

33秘『三』上有『第』字，『三』下無爲字。

34『數度』鈔作『度數』。

35『精』下秘有『思』字。

36鈔秘皆無『也』字。

37數下秘有『從』字。

38秘無『頭』字。

39『身外內』鈔秘皆作『內外』二字。

40『莫不畢數』秘作『莫畢備之』。

41秘無『知』下四字。

42鈔無『當』字。

43『是』秘作『此』。

44鈔無『爲』字。

45『念』秘作『思』。

46秘無『不』下十二字。

47『亦』鈔作『爲』。

48鈔無『世』字。

49鈔無『也』下五字。

50『次虛無也』秘作『名次虛無』。

51秘『四』上有『第』字，『四』下無『爲神游出去者』六字。

52『藏』鈔作『臟』，『藏』與『臟』同，以下略註。

53『晝』原作『盡』，疑誤，今依鈔改，秘並無。

54與鈔秘皆作『以』。

55鈔秘皆無『也』字。

56鈔秘皆無『念』下十二字。

57秘『知』上有『能』字，『知』下無『其』字。

58『數度』鈔作『度數』。

59秘『五』上有『第』字，『五』下無『爲』字。

60『五行四時』鈔作『四時五行』。

61秘無『赤』字。

62鈔無『白』字，秘『白黃』作『黃白』。

63鈔無『往來』二字。

64鈔無『四時』二字，秘『四時五行』，作『五行四時』。

65秘無『人』字。

66鈔秘皆無『名』下四字。

67『諸』秘作『百』。

68秘『六』上有『第』字。

69『刺』秘作『次』。

70『擊』原作『繫』，疑誤，今依鈔秘改。

71鈔無『道』下廿二字。

72秘無『各』下廿一字。

73秘無『人』字。

74『不可常使』秘作『而入半邪』。

75鈔無『也』字。

76鈔秘皆無『久』下四字。

77秘『七』上有『第』字。

78『謀』下鈔又有『社謀』二字。

79『神上』鈔有『之』字。

80鈔無『下』下十六字，秘無『下』下廿一字，但秘有『令人通此涉邪妄也滅而不取』十二字。

81鈔無『也』字。

82秘『八』上有『第』字。

83鈔秘皆無『言』字。

84秘無『天』下七字。

85鈔無『人』下二字。

86『邪』下秘有『也』字。

87秘『九』上有『第』字，『九』下無『爲家先』三字。

88鈔脫『家』字。

89秘無『純』下二十字，但有『純陰非真所應皆鬼神而已』十一字。

90鈔無『其』下十二字。

太平經合校卷七十二 戊部之四

太平經卷之七十二^①

經七十二上二四

齋戒思神救死訣第一百九

六方真文^②。悉再拜問：前得天師言，太平氣垂到，調和陰陽者，一在和精神靈，歸俱分處，深惟天師之語，使能反明洞照者，一一而見之，其人積衆多，何以能致此，諸道士能洞反光者，能聚之乎？噫！大善哉。天上皇氣且至，帝王當垂拱而無憂。故天遣諸真人來具問至道要，可以爲大道德明君悉除先王之流災承負，天地之間邪惡氣，鬼物凶姦尸咎殃爲害者耶？故真人來，一一□□問此至道要也，諸弟子亦寧自知不乎？忽然不自知也。今忽不自知，何故問之？歸思天師教勸，有不解者，今不自知，當皆以何能聚此諸絕洞虛靖反光能見邪者怪之，今故相與俱來共問之也。善哉，真人精益進，

乃知疑此。天使子來，悉爲德君具問可解邪者。諾。方今爲真人具說，分別道其要意，安坐共記。唯唯。〔並〕鈔戊五下六·一五闕天地^③自有神寶，悉^④自有神精光，隨五行爲色，隨四時之氣^⑤興衰，爲天地使，以成^⑥人民萬物也。夫^⑦天地^⑧陰陽之間^⑨，經七十二上·一·一·莫不被其^⑩德化而生焉。出得其意者立可睹，不得其大要意，無門戶知；能大開通用者大吉，可除天地之間人所病苦邪惡之屬，不知其大法者，神亦不可得妄空致，妄得空使也。願聞其意，使可萬萬世傳而不妄。善哉，子之間也。然欲候得其術，自有大法，四時五行之氣來入人腹中，爲人五藏精神，其色與天地四時色相應也；畫之爲人，使其三合，其王氣色者蓋其外，相氣色次之，微氣最居其內，使其領袖見之。先齋戒居閒善靖處，思之念之，作其人畫像，長短自在。五人者，共居五尺素上爲之。使其好善，男思男，女思女，其畫像如此矣。此者書已衆多，非一通也。自上下議其文意而爲之，以文書

傳相微明也。吾書雖多，自有大分，書以類相聚從，字以相明，則畢得其要意。唯唯。此四時五行精神，入爲人五藏神，出爲四時五行神精。其近人者，名爲五德之神，與人藏神相似；其遠人者，名爲陽歷，字爲四時兵馬，可以拱邪，亦隨四時氣衰盛而行。其法爲其具畫像，人亦三重衣，王氣居外，相經七十二上·一·一·氣次之，微氣最居內，皆戴冠幘乘馬，馬亦隨其五行色具爲。其先畫像於一面者，長二丈，五素上疏畫五五二十五騎，善爲之。東方之騎神持矛，南方之騎神持戟，西方之騎神持弓弩斧，北方之騎神持鑲楯刀，中央之騎神持劍鼓。思之當先睹是內神已，當睹是外神也，或先見陽神而後見內神，睹之爲右此者，無形象之法也。亦須得師口訣示教之，上頭壹有關，知之者遂相易曰，爲其易致易成，宜遠於人，便間處爲之，易集近人，必難成也。於其道成曰明大絕反洞者聚之，病形不多，多則吉，少則凶。或有不治，不決解愈，當得多少而可

哉？高得萬，中得四五千，下得十數百，如百數十。其何多也？噫！真人其復故愚邪？安坐，方爲子道其大要意也。今承負之後，天地大多灾害，鬼物老精凶殃尸咎非一，尚復有風濕疽疥，今下古得流灾衆多，不可勝名也。或一人有百病，或有數十病。假令人人各有可畏，或有可短。或各能去一病；如一卜卦工師中知之，除一禍崇之病；大醫長於藥方經七二·四上·一·一*者，復除一病；刺工長刺經脉者，復除一病；或有復長於灸者，復除一病；或復有長於劾者，復除一病；或有長於祀者，復除一病；或有長於使神自導視鬼，復除一病。此有七人，各除一病，這除去七病。下古人多病，或有一人十數病，乃有自言身有百病者，悉無不具疾苦也。盡諸巧工師，各去一病，這去七病，其餘病自若在，不盡除去。七工師力已極，此餘病不去，猶共困人，久久得窮焉，故多得死，不能自度於庖中也。人生比竟天年幾何，睹病幾何，遭厄會衰盛進退。天之格法，比

如四時五行有興衰也。八卦乾坤，天地之體也，尚有休囚廢絕少氣之時，何況人乎？人者，乃象天地，四時五行六合八方相隨，而壹興壹衰，無有解已也。故當豫備之，救吉凶之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則可長久矣。是故治邪法，道人病不大多。假令人人能除一病，十人而除十病，百人除百病，千人除千病，萬人除萬病。一人之身，安得有萬病乎？故能悉治決愈之也。子知之邪？唯唯。故教其豫作戒，成其道經七二·五上·一·一*者聚之者。唯唯。行，子知之矣。行，爲真人明陳列之。此所治病者，鬼物大邪，共爲盜賊。夫帝王安平，常備軍師。兵者以備人，反爲無義，成姦賊也。故一人敢死，十人不敢當；十人敢死，百人不敢當；百人敢死，千人不敢當；千人敢死，萬人不當；萬人敢死，四面橫行。備其有疾病折傷，故軍師乃備萬二千者，以備非常。其二千者，但備以補其休通耳，乃能服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不用大言無效訣第一百一十
請問一事天師，今太平氣垂到，邪氣當思息除去也。然，子言是也，又非也。然太平氣至，邪固當自消去。惟天地開闢以來積久，邪氣大衆多，更相承負；太平之治氣雖至也，亦安能一旦悉卒除此乎？故當豫備之。爲其作法困窮，然后求索良工，已大後之矣。夫上古之人，人人各自知真道，又其時少邪氣。太上中古以來，人多愚，好爲浮華，不爲真道，又多邪氣狂精殃咎，故人多卒窮天年而死亡也。悉由用心愚闇蔽，不知豫防其本也。今當上德君經七二·六上·一·一*治，天愛之，不欲使其若此愚人多窮也，當使卒其大德，與天同心。故天使諸真人來問疑，使吾爲其陳法，可以厭禦邪不祥妖惡者，故吾爲真人具言之。今真人反言當自除不備，此言非也，名爲大誤君子之辭也。子言不可用也。何謂乎？然有大急，乃后求索之，不可卒得也，令人窮困矣，故真人言大誤，不可用也。今積穀乃滿倉，可以備飢餓也。今爲真人

察察道之，使可萬萬世不忘也。唯唯。今飢乃教人種穀，言耘治之，待其米成，乃可得火炊食，亦豈及事邪？於此已餓死困矣。或不及春時種之，至冬飢念食，乃欲種穀，種之不生，此豈能及事活人邪？非獨身窮，舉家已滅亡矣。是真人之一大愚，無知冥冥之大效也。行復爲子說一事：今人掘井，所以備渴飲也，居當近水泉，所以備渴也；臨渴且死，乃掘井索水，何及得也，已窮矣。是真人復問，一愚闇。復爲真人說一事：古者有穴居，今者作廬宅，所以備風雨也。及不風雨之時，居野極樂矣；浮雲已起，雨風已至，迺作廬宅，已雨寒而困窮矣。是經七二·七上·一·一* 真人三愚也。復爲真人說一事：夫太中古以來，聖人作縣官，城郭深池，所以備不然，其時默平平無他也。及有不然，小人欲汙亂，君子乃後使民作城郭深池，亦豈及急邪？是真人劇愚暗效也。行復爲真人說一事：今軍師兵，不祥之器也，君子本不當有也，下之惡之。故當置於鞘中，堅治藏

之，必不貴有之也，不貴用之也。但備不然，有急乃後使工師擊治石，求其中鐵，燒治之使成水，乃後使良工萬鍛之，乃成莫耶^②，可以戰鬪，禦急者亦豈及事邪？已窮服矣，死命屬矣。是非六真人之大愚不及邪？唯唯。有過非過也，思事當詳卜之胸心，乃出之也，後勿輕妄語也。唯唯。爲真人道小決事，反以明大。夫古者聖賢之設作梳與枇，以備頭髮亂而有蝨也。夫人生而不櫛，頭亂不可復理，蟣蝨不可復得困；乃後求索南山善木及象骨奇物可中櫛者，使良工治之，髮已亂不可復理，頭中之蝨，不可勝數，共食人，頭皆生瘡矣；然後得梳與枇，已窮矣。然後爲真人陳小決事，以小況大。夫河海五湖，近水經七二·八上·一·一* 之傍多蚊虻，不豫備作可以隱禦之者。夫蚊虻俱生而起飛，共來食人及牛馬，牛馬搖頭踉蹌，不能復食，人者人愁且死，無於止息，然後求可以厭禦之者，已大窮矣。真人寧明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夫良方所以能厭禦疥蟲，

善衣善處，所以厭禦蚤蝨。不豫備之，病之，乃求索可以去之者，已得大窮愁病之矣。子知之邪？唯唯。是尚最天下小小財備數之物也，何言其大巨者乎？夫天地之間，時時有是暴鬼邪物凶殃尸咎殺客，當其來著人時，比如刀兵弓弩之矢毒著人身矣。所著疾痛不可忍，其大暴劇者，噓不及喻，倚不及立，身爲暴狂。比若閭亭，遠帝王之縣吏，壅闕斷人辭語，不得言變事。於此之時，乃求索良工長者以自救，已窮矣。辭已不通，無可復得言之矣。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故吾尤急。此死亡，天下大凶事也。故吾文□□使使，教有德人君豫備之也。上賢明見吾書言之，必大覺矣；中賢見吾文言，必小覺；下愚不覺，反笑吾書不備其本，已自窮矣。天地帝王，無過於經七二·九上·一·一* 是也。今行太平氣至，陽德君治，當得長久。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壹死，終古不得復見天地日月也，脉骨成塗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間，人人得壹生，不得

重生也。重生者獨得道人，死而復生，尸解者耳。是者，天地所私，萬萬未有一人也。故凡人壹死，不復得生也。故當大備之，雖太平氣樂歲，猶有邪氣。比若一家雖善，中猶有惡人，但相忍耳。是故益聚道術士者，爲有不然，輒當除之，不疾除之，則生之矣。故教其豫多其人也。夫大學所以益積道德之人者，備求可得也；如不豫蓄聚，求不可卒得也；如有變事，欲問古今比列，不豫有大深道德之人，無能卒對解者。令人君闇蔽，卒有疑事，問之不以時決解愁，乃後往求索遠方賢明深術，何及於使使當前乎哉？真人知之邪？唯唯。行，子已大覺矣。雖每發言有過責，不問又會不知之。願決一事言之，今是或高則萬人，中則數千，下則數百，何可卒得卒成乎？善哉，子之問事也。但教十數人以善成之，且自轉相易，有急效之，有成功者。令經七二·一

之。此四時五行天地之精神，見尊重愛，莫不說喜，使人吉利。德君長蒙其吉福，衆賢深下及愚人，莫不爭欲爲之也。即爲者日益多，以久久，大小盡化。能人人爲之，乃選取其中第一大功者悉聚之，大有功者署其位，小有功者賞賜之，天下人莫不欲爲之。但恐大多，不可勝記。何患憂少哉？真人何其大愚暗且蒙也！一事大決毋取用，但好大言者也，是人無益於人也。但效式之，常有成功者，即其人得道意，大信人也。知但數言，而無大效者，即是其不得道意而妄語，大佞人也，不可用也，亂道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慎之戒之。誦讀吾書，惟思其上下意，以類相從，更以相證明，以相足也。迺且大解，知吾道所指趣也。唯唯。

五神所持訣第一百一十一

願請問一大決，東方之神何故持矛乎？然，可毋問也，真人必自知之。所以問者，天師幸哀經七二·一一上·一·一*後生爲作法，不問則令後世不得知天

道之意決。然此者，天之象也，物者各從其類。東方者物始牙出頭，盡生利，刺土而出，其精象矛，故爲矛；其神吏來，以此爲節。南方萬物垂枝布葉若戟，故其精神而持戟；其神吏來，以此爲節。西方爲弓弩斧，西方者天弩殺象，夫弓弩斧，亦最傷害之長也；故其神來，以此爲節。北方爲鑲楯刀，北方者物伏藏逃，鑲楯所以逃身者也；刀者，小人所服，亦常以避逃以害人，非上君子之有也；故其神來，亦以此爲節。中央者，爲雷爲鼓爲劍；中央者，土也，五行之主也，鼓亦五兵之長也，劍亦君子道德人所服也，亦五兵之長也；故中央神來，以此爲節。是天地自然實信之符節也。比若人生當有頭，應此持其節，實信符傳來對，不若此，即非其行神也。應他神妄來對，悉爲亂政，久久其治亂難平安，故皆求信符節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是說乃淺而深，雖不足道者，反乃當與天地四時五行氣相應和。善哉善哉！行，真人知之矣。

○上·一·一*使上德道君重之愛之，於其

有功者賜之，衆人且願之，於其願之而大從，使其爲之，於其得者共尊敬愛

經七二·一二上·一·二* 右厭邪人盡變成
道以救死命訣

- ① 原有小注「原缺七十三至八十五」九字，今刪。
- ② 「文」疑係「人」字之誤。
- ③ 「地」鈔誤作「神」。
- ④ 鈔無「悉」下四字。
- ⑤ 「氣」下鈔有「爲」字。
- ⑥ 鈔無「以成」二字。
- ⑦ 鈔無「夫」字。
- ⑧ 「地」下鈔有「之間」二字。
- ⑨ 「問」鈔作「際」。
- ⑩ 鈔無「其」字。
- ⑪ 「灸」疑係「灸」字之譌。
- ⑫ 「耶」當作「邪」。

太平經合校卷七十二至八十五

戊部五至十七^①

闕題^②

〔補〕鈔戊五下·九·一〇* 守道德積善，乃究洽天地鬼神精氣，人民蚊行萬物四時五行之氣，常與往來，莫不知其善者矣。

闕題^③

〔補〕鈔戊六上·二·一* 大慈教順閭第一：慈孝者，思從內出，思以藏發，不學能得之，自然之術。行與天心同，意與地合。上有益帝王，下爲民間昌率，能致和氣，爲人爲先法。其行如丹青，故使第一。明道德大柔閭第二：明經道德，爲百姓先，學好道，善聚德，不致盜賊，上有益帝王化之，最真吉矣。孝悌始學化善閭第三：始學欲爲善，心中有庶幾，去邪就正，且成仁行未化也。佃家子謹閭第四：佃家謹力子，平旦日作，日入而息，不避勞苦，日有積聚，家中雍雍，以養父母，得土之利，

順天之道，不敢爲非，有益縣官。大不仁之子、無義少年好兵聚姦閭第五：無義之人，不仁之子，不用道理，罵天擊地，不養父母，行必持兵，恐畏鄉里，輕薄年少，無益天地之化，反爲大害，并力計捕，捐棄溝瀆，不得藏埋。不和家中、欺老愛少、共食異財閭第六：家將必敗，骨肉不和，不能相教，妄傳往來，更相逃避，背本向末，其禍不救矣。悔過棄兵閭第七：生於窮里，希有聞睹，不知善惡，有過天下，行不〔補〕鈔戊七上·一·一* 合天，賴有明君，使我就善，少不知學，長乃悔之，使善人賢士以五尺柱高，卒有去閭，學者當考問之，一旦民皆爲善矣。悔過更合善閭第八：室學不成，禍亂悉生，賴有明君，知我情由；令我悔過，反致爲人師矣。大惡人邪貪敗化閭第九：尸祿邪惡貪賊，欺上害下大佞，名爲官賊，似人之形，貪獸之情，無益天地陰陽，災深當誅亡。除過復正悔事閭第十：悔過改行，易心，少無善情，災害數生，朝過暮改，名爲善人。此十閭，古賢聖人之法，樂

人爲善，使不相賊傷，欲令各終天年，還反其道，防絕其本，得睹太平之氣也。

闕題^④

〔補〕鈔戊七下·二·八*神者皆以規正，其根太相，太相繫於帝王，因以正天行之。其次根繫於皇后，因以順地理。中根繫於衆聖，因以理陰陽。細微小根繫於庶民，因以理萬物。大人爲之得大，中人爲之得中，小人爲之得小，皆可正也。帝王行道德興盛，日大明，少道德少明；皇后行道德，月大光明，少道德少光明；衆賢行道德，星曆大耀，少道德少耀。四根俱行道德，天下安寧，瑞應出，大光遠。遙觀天象，〔補〕鈔戊八上·一·一*雨時善，夷狄歸心，災害自消。今得天師書道德，以往付謹民，使謹民使歸，上有大仁道德之君，可以平天下之理而長安身。帝王尸^⑤上皇天之第一貴子也，皇后乃地之第一貴女也。夫至神聖貴人，職當居百重之內，而反憂天下萬里之外，受天業爲陰陽六合八方持統首。天地之尊

位，爲神靈所因任，上下洞極萬物蚊行之屬，莫不歸心。於是作無上靈寶謁，能知天意，明於星曆之吏，名爲太史，直事不得通，日與夜送上觀候天氣盛衰，三光之得失，樂得天勅戒以自安也。十一月則修黃鍾，導地下之氣使上通，樂得后土意以自安矣。作明堂於太陽丙午之地，爲共開八窗四達，樂通八方四時之氣，欲與八風四時之氣合其吉以自安也。明闢四門，樂得天下奇文殊策，希見之物，賢明異術，可以長安天下而消災異。古者聖人在位，常力求隱士賢柔，可以共理。願聞四時爲尊貴，然王氣乃爲無氣之長也，衆氣所繫屬，諸尊貴之君也。王氣乃爲天、爲皇、爲帝、爲王、爲太歲、爲月建、爲斗岡、〔補〕鈔戊九上·一·一*爲青龍、爲大德、爲盛興、爲帝王、爲無上王、爲生成主。是故王氣所處，萬物莫不歸王之；王氣所居，皆王而生；所背去悉死，由元氣也。故王氣處陽則陽王，居陰則陰王，居天則天王，居地則地王，所處者皆王，受命主理。是古者聖

人王者，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六月中央，帀氣則謁見天，王氣乃尊於天。當月建名爲破大耗，當帝王氣衝爲名死滅亡，元氣建位，帝王氣爲第一氣，尊嚴不可妄當也。月建後一爲閉，閉者，乃天主閉塞其後，陰休氣恐來前爲姦猾，干帝王建氣也，故閉其後也。開者，天之法，不樂害傷也。故開其後者，示教休氣，爲其有爲姦者樂開使退去也。不去當見收，收則考問之則成罪，罪則不可除，令死危。故後五爲危，危則近死矣。故後六爲破，天斗所破乃死，故魁主死亡，乃至危也。故帝王氣起少陽，太陽常守斗建。死亡氣乃起於少陰，太陰常守斗魁。是故後六將天常休之空之，與地同氣，主閉藏匿，奸宄與邪鬼物同處，不可妄開發。古者賢人好生也，悉氣屬斗前，與天行〔補〕鈔戊一〇上·一·一*並，故日吉能有氣也。諸爲奸猾陰賊惡邪，悉象陰氣，屬斗後，故日衰，所爲者凶。元氣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爲天也；分而生陰而成地，名爲二也；因爲上天下地，陰陽

相合施生人，名爲三也。三統共生，長養凡物名爲財，財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則亂敗，敗而不止不可復理，因窮還反其本，故名爲承負。夫天道無心，遭不肖則亂，得賢明則理。古者帝王得賢明乃道興，不敢以下愚不肖爲近輔，速以吾此文付上德之君行之。洞明者光，以三氣相見問之，占十中十，所理悉理，此第一善明，可以爲帝王使；占十中九，一氣亂不理，可爲諸侯使；占十中八，二氣亂不理，可爲凡人使。過此已下，名亂天正道，必有冤結，鬼神精伏逃不見，不可理，不能調和太平之氣。子欲得道思書文，求道之法靜爲根，爲根^⑥，積精不止神之門；五德和合見魂魄，心神已明大道陳；先知安危察四鄰，羣神大來集若雲。若是不息長壽君。哉^⑦大道不用勤，形若死灰守魂神，魂神不去乃〔補〕鈔戊一一上：一。

一*長存，周者反始環無端；去本求末道有患，衆民失之不得完，思其意無失真言，清靜爲本非用錢；可不重愛明

師言，順受師語不死焉。愚者逆師與鬼鄰，不得正道入凶門，遂不復還去神，骨肉腐塗稱祖先，命已滅亡大窮焉。

闕題^⑧

凡愚之術，皆從內出，自有法律，厚爲本根，見神而活，亦無苦愁，神惡勞烈，安心定意，慎無暴卒。久久自靜，萬道俱出，長存不死，與天相畢。爲之必和，與道爲一，賢持無置，凡事已畢。俗念除去，與神交結，乘雲駕龍，雷公同室，軀化而爲神，狀若太一。詳思書言，慎無失節。凡精思之道，成於幽室，不求榮位，志日調密，開蒙洞白，類似晝日。不學之時，若夜視漆，東西南北，迷於其室。令賢聖惶核，心獨戰慄。五守已強不死亡，安貧樂賤可久長，賤反求貴道相妨，尊官重祿慎無望，強求官位道即亡，不若除卧久安牀。不食而自明，百邪皆去遠禍殃。守靜不止不喪，幸可長命而久行，無敢恣意失常。求之不止爲道王，治活之術各異方，與民殊事不相妨。上之好

生，民命久長。俗教〔補〕鈔戊一二上：一。
一*道上有仁王，聖主思道，化下流行，令民清廉，永無禍殃，民之不死，上之明也。上無明君教不行，不肯爲道反好兵，戶有惡子家喪亡，持兵要人居路傍，伺人空閑奪其裝，縣官不安盜賊行。觀民可爲上可明，人君好仁，下求長生。上之不仁，下多邪傾，皆令夭死，不知樂生。下愚好德，上教令也。民之好道者，其主明也；盡欲長生，遠禍殃也；不食廉潔，去諸兵也；垂拱無爲，棄不祥也；聖主大興，其民相親也；恩及下愚，是其王也；天道好生，以安上也；下愚不爭上之慶，天下幸甚，莫不歸王也。民不好道者，上之不明也；內懷姦心明行也；不好爲德，反好兵也；父子分離，居道傍也；不得長生，積死喪也；家有貧子，若虎狼也。上之無德，兵禍殃也；下愚爲君，化不行也。民多好仙，帝王明也；天見其治，恩下行也，蚊行喘息，皆被光也。

闕題^①

天者好生道，故爲天經；積德者地經，地者好養，故爲地經；積和而好施者爲人經，和氣者相通往來，人有財相通，施及往來，故和爲人〔補〕鈔戊一三上一·一*經也。古者將學問者，皆正其本。比若種木也，本索善種，置善地，其生也，本末枝葉悉善。本者是其本師，枝實者是弟子。是故古之學，悉先念思本，乃學其道也。故可爲者，得與天心合，故吉也。夫種木不擇得善木，又植惡地，枝葉華實，安得美哉？此者，始以端身，正性道意，止歸之元氣，還以安身。念古法，先師所職行，何以能自治。計定意極，且自得之。先以安形，始爲之，如嬰兒之遊，不用筋力，但用善意。詳念先人獨壽，其治獨意，以何得之。但以至道，繩邪去姦，比若神矣，無有奇怪。本正以是爲之，故得天心，不負地意，四時周，五行安，子孫不相承負，各懷至德，不復知爲邪惡也。

〔存〕要修科儀戒律鈔〔存〕真人問曰：何

爲天經，何爲地經，何爲人經，何爲道經，何爲聖經，何爲賢經，何爲吉經，何爲凶經，何爲生經，何爲死經？神人曰：然修積真道，道者，天經也。天者好生，道亦好生，故爲天經。修積德者，地經也。地者好養，德亦好養，故爲地經。修積和而好施與者爲人經，和氣者相通往來，人有財亦當相通往來，故和爲人經也。修積上古中古下古道辭爲道經，修積上古中古下古聖文爲聖經，修積上古中古下古賢辭爲賢經。其師吉者爲吉經，其師凶者爲凶經，其師生者爲生經，其師死者爲死經也。法由聖顯，道寄人弘。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一

闕題^②

〔補〕鈔戊一三下·三·一六*入室獨居，思經道之本，所須出入，賢者先得其意，其次隨之，遂俱入道，與邪相去矣。

入室思存，五官轉移，隨陰陽孟仲季爲兄弟，應氣而動，順四時五行天道變化以爲常矣。失氣則死，有氣則生，萬物隨之，人道爲雄。故立五官，隨氣

而興，天道因氣飛爲雄。真人積氣，聚神明，故道終常獨行，萬民失氣故死。喪〔補〕鈔戊一四上·一·一*者爲賤，生者爲貴，子守道可長久，隨氣而化。天爲常，無急名利，道自行。天道常生無有喪，地道持兩主死亡。夫上古聖賢者於官，中士度於山，下士蟲死居民間。賢者見書，深思此言，先難後易，身亦無患。而守德成大道，身學已更九室成神人。其念常與凡人殊絕異，朝夕未常念地上，欲聞天事也。意乃念天上職事，乃後可下九室。積精篤竭自化，易其形容，即是上天聖人也，不得復理民間時事明矣。吾之書乃使高士遂生，而不見下士，不敢妄爲妄言也。吾書爲道，所能窮竟人志，使人賢不肖各盡其才，至死無可復悔者，乃各盡其天命也。欲壽樂久存者，思正道意，可往矣；不樂久存者，宜就俗事，但樂止其身而已。

闕題^③

驗^④行鏡其身，自知可爲得失法。賢明智迺包裹天地，積書無極，而不能

自壽益命，此名空虛，無實道也。術士之師也，久久還自窮之，學能遍授天文地理，悉解萬物之情，衆書並合備具，而不能事親尊君，此知無益也。詳思此言，吉凶可知矣。此以簡行，即令人自知得失。

闕題^⑮

〔補〕鈔戊一四下：一〇·一六*學問何者爲急？故陳列二事，分明士意失得之象。自開闢已來，行有二急，其餘欲知之亦可，不知之亦可。天地與聖明所務，當推行而大得者，壽孝爲急。壽者，乃與天地同優也。孝者，與天地同力也。故壽者長生，與天同精。孝者，下承順其上，與地同聲。此二事者，得天地之意，凶害自去。深思此意，太平之理也，長壽之要也。諸欲爲善，求活者少。故父母者，生之根也；君者，授榮尊之門也；師者，智之所出，不窮之業也。此三者，道德之門戶也。父母，迺傳天地〔補〕鈔戊一五下：一·一*陰陽祖統也；師者，迺曉知天地之意，解凡事之結；君者，當承天地，順陰陽，常務得

其意，以理道爲事。故此三者，性命之門戶也。深思此言，萬害除矣。壽孝者，神靈所愛好也。不壽孝者，百禍所趨也。此道自然不用力，欲知其效，常隨人意善惡所致。心意謀事於內，響應於外，欲知其道，正影響之應也。心以意吉凶之門戶。古者太平之君，其理要但用心意善，即臣善；用意誤，得臣亦誤。心意，天地樞機也，不可妄動也，使和氣錯亂，災害日生矣。

① 原缺卷七十三至八十五，今以鈔補，鈔不分卷。

② 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③ 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④ 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⑤ 〔尸〕疑當作〔乃〕。

⑥ 〔爲根〕二字疑涉上文而衍，當刪。

⑦ 〔哉〕上疑脫一字。

⑧ 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⑨ 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⑩ 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⑪ 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⑫ 〔驗〕下十二字，疑係本篇篇旨，當在篇後。

⑬ 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太平經合校卷八十六^{己部之一}

太平經卷之八十六^①

經八六·一上·二·四

來善集三道文書訣^② 一百二十七

六方真人俱謹再拜，前得天師教人集共上書嚴勅，歸各分處，結胸心思其意，七日七夜，六真人三集議，俱有不解。三集露議者，三睹天流星變光。一者，見流星出天門，入地戶；再者，見流星出太陽，入太陰；三者，見列宿流入天獄中。因三並而共策之，恐天師三道行書，爲下所斷絕，使不得上通，復令天怒重忿忿，上皇氣不得來也。令帝王道德之君固固承負先王餘災不絕，而得愁苦焉。咄咄！六真人爲皇靈共來問事，益精進天焉哉！吾見諸弟子言，無可復以加諸真人也。今試自說其流星意。六弟子愚蔽，敢不言。初始一流星出天門，入地戶。天門者，陽也，君也；地戶者，陰也，民

臣也。今民臣其行不流而上附，返上施恩於下。夫門戶乃主通事，今下戶不上行，返上門通門而下，知爲下辭，會見斷絕，不得上行也。善哉真人言，吾無以加之也。行雖苦，復說二事。唯唯。二事：見太陽星乃流入太陰中。太陽，經八六·二上·一·一*君也；太陰，民臣也。太陽，明也；太陰，闇昧也。今闇昧當上流入太明中，此比若民臣暗昧，無知困窮，當上自附歸明王聖主，求見理冤結。今反太明下入闇昧中，是象詔書施恩，下行者見斷絕，闇昧而不明，下治內獨亂而闇蔽其上也。又象比近下民，所屬長吏，共蔽匿天地災變，使不得上通冥冥，與民臣共欺其上，共爲姦之證也。善哉善哉！吾無以加六子言也。行雖苦，復說其三事。唯唯。三事：見列宿星流入天獄中。夫列宿者，善正星也，乃流入天之獄。獄者，天之治罪名處也，恐列士善人欲爲帝王盡力，上書以通天地之談，返爲閒野遠京師之長吏所共疾惡，後返以他事害之，故列宿乃流入獄中

也。善哉精哉！吾無以加六子言。今六子問事，乃何一怒也！獨不懈倦耶？不敢也。常見天師言，真人爲天來問事，今欲止，恐天辭不通。今凡人命屬天地，天地不喜，返且害病人，則不得竟吾天年壽矣。善哉，真人之言是也，不失之也。今吾爲諸真人說，亦不敢遺懈止也。吾與諸真人等耳，俱命屬經八六·三上·一·一*天地，若閉不說，說而中止也，天地同且害我，故我說亦不敢妄道止也。行，且爲六真人具說之。今六真人新出穴，爲天思，可以除天病者；爲有德君思，可以除解災安身者。六真人極共說其意，盡心所欲言者，令使不得閉絕。唯唯。天師所勅，不敢不盡雀鼠之智，悉言之不也？大慊。唯唯。（並）鈔己一上·二·一 迴今天下所畏，口閉爲其^③不敢妄誕^④。今日月星曆^⑤，親天之列宿神也，尚相畏；是故日出，星輒逃匿，不敢見畏其威^⑥。夫四境之內，有嚴帝王，天下^⑦驚駭^⑧，雖去^⑨京師大遠者^⑩，畏^⑪詔書不敢語也；一州界有疆長吏，一州不敢語

也；一郡有疆長吏，一郡不敢語也^⑫；一縣有剛強長吏，一縣不敢語也^⑬；一閭^⑭亭有剛疆亭長^⑮，尚^⑯乃一亭部爲不敢語。此亭長，尚但^⑰吏之最^⑱小者也，何^⑲況其臣^⑳者哉^㉑？皆恐見害焉^㉒，各取其^㉓解免而已，雖有善心意，不敢自達於上也^㉔，使道斷絕^㉕於此。今但一里有剛疆之人，常持一里之正者，一里尚爲其不敢語，後恐恨之得害焉。但一家有剛疆武氣之人常持政，尚一家爲其不敢語也。（並）鈔己一下·一·三 迴一家尚親，自共血脉，經八六·四上·一·一*同種類而生，尚^㉖乃相厭^㉗畏如此，何^㉘況異世乎？今太上^㉙中古以來，多^㉚失道德，反多以威武相治，威相迫^㉛協^㉜，有不聽者，後會大得其害，爲^㉝傷甚^㉞深，流子孫。故^㉟人民雖見天灾怪咎，駭畏其比近所屬，而不敢妄言，爲是獨積久，更相承負。到下古尤益劇^㊱，小有欲上書言事，自達於^㊲帝王者^㊳，比近持^㊴其命者輒殺之，不即時害傷，後會^㊵更相屬託而傷害之。故民

臣³⁹悉結舌杜口爲暗，雖見愁冤，睹惡⁴⁰不敢⁴¹上通⁴²。故今⁴³帝王聰明絕也，而⁴⁴天變日多，是明證效也。今民親得生於父母⁴⁵，受命於天地。以天地爲父母，見其有⁴⁶災變善惡，是天地之談語，欲有此⁴⁷言也。人⁴⁸尚皆駭⁴⁹畏，且⁵⁰見害於⁵¹比近所繫屬者，不敢語言泄事，迺相勸教⁵²，共背天⁵³地，與共斷絕，不通皇天后土所⁵⁴欲言也⁵⁵。共蔽冤天地，乃使其⁵⁶辭語不通，天地長懷恨⁵⁷悒而不達。今帝王雖神聖，一⁵⁸人之源，乃處⁵⁹百重人⁶⁰之內，萬里之外。百重之內，雖⁶¹欲往通言，迫脇於⁶²比近⁶³，不得往達也。凶夫帝王雖有萬萬人之仁聖，人各迫劫畏事，天地極最神聖，人乃仰視俯睹，尚倚之當前自經八六·五上·一·一*解而已，帝王安能神聖於天與地乎？愚生六人常逢猛虎於遠方閒野，六人俱止足不敢移，口不敢語，頭不敢動，目不敢瞑，夫人之所迫脅所畏如此矣。善哉善哉！今見六真人言，承知天獨久病苦冤，辭語不得通，雖爲帝王作萬萬怪變以爲談，下會閉絕，不

得上達，獨悒悒積久。今故風諸真人，教其丁寧，勸此行書之事。故諸真人悚悚倦倦，是天使也。諾諾。吾其畏天威，方爲子思惟其要意而具說，今之六真人問此事，常何一最劇也？愚生六人，七日七夜，共念此行書事，三集議，三睹流星，以爲天告人教勸，使人問也。又六人俱食氣，俱咽不下通，氣逆而更上。當此之時，耳目爲之眩暝無睹，俱怪而相從議之，不知其爲何等大駭驚怖，唯天師爲愚生說之。善哉，諸真人古變得具意，見諸真人言，乃知三道書，真人會且復見閉絕何乎？願聞其意決。然，夫九竅乃象九州之分也。今諸真人自言，俱食氣迺不通，眩暝無光明，是九州大小相迫脇，下不得上通其言急事也。夫氣者，所以通天經八六·六上·一·一*地萬物之命也；天地者，乃以氣風化萬物之命也；而氣喘不通者，是天道閉，不得通達之明效也。天欲使真人丁寧此事，故以此氣動感真人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諾。天告六真人教吾極

言耶！六子安坐，爲諸弟子悉說之道之。爲畏其州郡長吏不敢言者，一州中諸善士賢明相索，共集議於他州上之；畏其郡，集議於他郡上之；畏其縣，集議於他縣上之；畏其鄉亭，集議於他鄉亭上之；畏其里，集議於他里上之。皆悉在方。其禁畏人者，以其所上罪變怪輕重罪之，復加故罪一等。何其重也？不應重也，尚恐其輕。今天地愛有德帝王，欲爲其具談。人生於天地，乃背天地，斷絕天談，使天有病，乃畜積不除，悒悒不得通，言報其子，是一大逆重罪也。夫民臣，乃是帝王之使也，手足也，當主爲君王達聰明，使上得安而無憂，共稱天心，天喜說則使君延年。今返居下不忠，背反天地，閉絕帝王聰明，使其愁苦，常自責治失正，災變紛紛，危而不安，皆應不孝不忠不信大逆，法不當得與經八六·七上·一·一*於赦，今何重之有乎？〔並〕鈔己二上·五·二回天談⁶⁴不得通，天地大怒，賊殺凡物，乃爲⁶⁵毀天地，乃爲⁶⁶太⁶⁷凶之歲。國⁶⁸斷無聰明，乃爲大危之國。

此罪不可復名，故爲^⑨當死過也。出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吾所以敢不□□者，見六子來問事，致承知爲天使，諸真人故敢不□□也。子知之耶？唯唯。今不□□之名，爲誤上也。德君見文，皆令勅上書者，使其大□□有功者，德賜之也。如此則天下莫不歡喜，樂盡其力，共上書言事也，勿得獨有孤一人言也，皆令集議。一人言或妄僞佞欺，名爲使上失實，不可聽大過也。比連年上書，比比有信，有大功者。上士之人衆集者，常病不多，兩三人集，固固有有奸僞多者，無奸僞何也？願聞之。然多者則其上書者便自傳相畏，恐事漏泄，見得長短，反爲欺上，爲傍人所上，故盡實核□□，乃敢言之也，不□□不敢言。又不敢有可隱，皆畏恐有後事，是故悉信也。比若一里百戶共欺也，男女小兒巨人，會有泄之者，旁里會有知之者。其里賢明畏事者，會不敢匿，恐坐其事。何況乃經八六·八上·一·一*一州一郡一縣一鄉一亭，郡有非常事，陽陽何可

隱？猶爲旁人所得長短，故善惡都畢出，天乃大喜，灾除去，與流水無異也。子知之耶？唯唯。又大集議，無敢欺者，一兩人欲欺，餘人會不從之也。有欲欺不信者，即時衆共記之上之。其法應爲背天地、欺帝王、詐僞大逆不道之人也。天怨之，人惡之，其罪不得與赦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已行上書，還反其家，有怨其行。上書欲害者，即左方之名爲怨章，罪過不除。如是則三道行書已通，無敢閉絕者也。如是則天地已悅矣，帝王承負之灾厄，已大除去，天下太平矣。上皇氣悉來到，助德君治矣，□□不負六真人也。唯唯。行，六真人精已大進，爲天除病矣，爲帝王除厄會矣，功已著於天矣，王者已日彊明矣。六真人爲善，已得其數矣，宜勉力，慎之慎之！唯唯。願問一大訣，惟天師示之。欲知行書，乃出入究洽於神靈未，豈可聞乎？然，自有大驗，天道不欺人也。各以其類相求索，令德君數遣信吏，問民間有疽癘疥者，無有者，

多少有疽癘經八六·九上·一·一*疥者，行書未究洽於神靈，自苦有餘蟲食人，蟲乃食人，即蟲治人也；固固下有餘無道德臣民，比若蟲矣，反食於人。是使蟲治人之效也。無有疽癘疥者，即皆應善人在位，無復蟲也。此者萬不失一。善哉善哉！獨以此明之耶？復有餘耶？凡天下灾異，皆隨治而起，各有可爲，但精思其事，且自知之也，何獨以疽癘疥言之乎？其餘灾尚但見於萬物，蟲反食人最劇，故以效之也。善哉善哉！嚮不力問於天師，無從得知之也。觀諸真人今且說，已自知之矣，但引謙耳。不敢不敢。愚生六人重得天師嚴教，各歸居便間^⑩處，惟思其要意，今天師書文，悉使小大，下及奴婢，皆集議共上書道灾異善惡，曾不太繁耶哉？異^⑪生願聞其意。善哉！子六人爲天問事，詳慎乎，天使諸真人言也。然所以使下及庶人奴婢者，今天之法界，萬里異天地，五千里復小異；千里異風氣，五百里復小異；百里異陰雨，五十里復小異；一縣異變灾怪善惡

也。夫皇天有灾怪，變非必常，當處帝王之宅，縣官之庭，長吏之前也。灾變經八六·一〇上·一·一* 異之見，常於曠野民間，庶賤反先知之也。各爲其部吏諱，不敢言；吏復各爲其君諱，而不敢言，反共斷絕天地談。人人欲譽其長吏，使其名善，而高功疾遷，共作無道，互天地之灾異變怪，令閉塞不得通達帝王之前，使帝王無故斷絕，無聰明，不得天地心意，其治危亂難安，得愁苦焉。夫帝王天所父⁷²命生，以天爲⁷³以地爲母。帝王爲天子，民臣共爲無道，乃斷人父母談語，不得通於其子，其罪莫大焉。爲共斷絕天地之談，共欺其上，爲人民臣不忠信，遇乃如斯，罪當輕重，寧可名字耶？子覺未？唯唯。又凡民臣奴婢，皆得生於天，長於地，得見養理於帝王。以此三事爲命，無此三事，則無緣得生長自養理也。而反下皆共欺其上，共無知天與地，使帝王無聰明閉塞，罪皆應萬死，尚復有餘罪，何其重也？真人其愚闇不解，何哉？人得生於天，長於地，天地愁苦有

病，故作怪變以報其子，欲樂見理。愚民反共斷絕天辭，天地大怒之。帝王，民臣之父母也，民臣反共欺其父母，使其常用心意愁困，而不經八六·一一上·一·一* 能平其治，咎莫大焉。天地開闢已來，承負之厄會大積，悉起於是，故使民間上書也。今陽明德君治，天難愁苦之，故使吾言也。善哉善哉！行，今爲真人道之。今天下日蝕，極天下之大怪也，尚或有睹，或有不睹。天下之灾異怪變萬類，皆天地陰陽之變革談語也。或國不睹而州睹，或州不睹而郡睹，或郡不睹而縣睹，或縣不睹而鄉亭睹，或鄉亭不睹而民間人睹，或甲里不睹而乙里睹。故古者賢聖之治，下及庶賤者，樂得異聞，以稱天心地意，以安其身也。故其治獨常安平，與天合同也。今太平盛氣至，有一事不得，輒有不和，即天正氣爲不至。比若愚⁷⁴民竭水而漁，蛟龍爲不見，此之謂也。今故悉使民間言事，乃不失天心絲髮之間，乃治可安也。民間自力集上書，部諸長吏，亦且恐後民言事，且力遣吏

問民間所睹，疾復上之，則變灾無有失也。如是皇天后土，爲其大喜，愛其帝王。以何明之乎？然有證，乃日月爲其大明，列星守度，不亂錯行，是天喜之證也；地喜則百川順流，不妄動出，萬經八六·一二上·一·一* 物見養長好善也，即是地之悅喜之證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天師幸哀愚生，得其事者進問，緣見待厚，乃得悉問所疑，今使民間記灾變怪云何哉？然。善乎！子問事也。然當見之時，支日晏蚤戶記之，月盡者共集議之，可上而上之，未足上者，復待後月灾異，如此縣邑長吏，且取晏蚤之時於民間也，則可謂爲不失天之灾絲髮之間也。吏亦畏民，民亦畏吏，兩相畏恐，所上皆得實，不失銖分之間，則令帝王安坐幽室無憂矣。民臣百姓大小，盡忠信得達其情實矣。天下莫不歡喜。如有止者，即共記之，皆應奸臣不忠孝之民，無知天地，共欺其上，使上聰明斷絕，是大過也。故當共急記之。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有疑來問之。今六真人俱歸慕思，

惟天師使長吏民間，共記災異變怪，皆當共記何等者哉？善乎！六子問事詳善，不失天心，不負德君，是為有功於天地，萬物莫不被蒙之也。所以然者，乃其為天問事□□，悉究竟詳善，故不失銖分。天地陰陽三光五行四時神祇萬物所欲言，悉得見，經八六·一三上·一。故為大有功也。子知之耶？唯唯。行，今為六真人陳之，詳自隨而記之。唯唯。然，〔並〕鈔己二上·七·九國夫大災異變怪者，是天地之⁷⁵大談也；中災異變怪⁷⁶者，是天地之⁷⁷中談也；小災異變怪⁷⁸者，是⁷⁹天地之⁸⁰小談也。子⁸¹欲樂知其大意要，比若⁸²人⁸³，大事大談⁸⁴，中⁸⁵事中談，小事小談⁸⁶。此⁸⁷大小，皆有可言也，不空見也，天⁸⁸地不妄欺人也。見⁸⁹大善⁹⁰瑞應，是其⁹¹大悅喜⁹²也，見⁹³中善⁹⁴瑞應，是其⁹⁵中悅喜也；見⁹⁶小善⁹⁷瑞應，是其⁹⁸小悅喜也。見⁹⁹大惡凶不祥，是天地之大怒也；見中惡凶不祥，是天地之中怒也；見小惡凶不祥，是天地之小怒也。平¹⁰⁰平無善變，亦無惡變，是其平平，凶亦不喜，亦

不怒。子知之耶？唯唯。災異變怪，大小記之，勿失銖分也。何其悉詳乎？真人何其愚也！過大小盡當見，知善惡大小，亦悉當見知也。善者當謝其功，以善踰異之，過者數讓之，以稱天地之心意。子欲知其效者，天，比若人君長也，一小言不見從，則小恨；更中言，中言不見從，則更大恨；更大言，則為害矣。故當大小記之，不當使天地恨怒也。善哉善哉！願聞所記意。記變怪災經八六·一四上·一·一*異疾病，大小多少，風雨非常，人民萬物所困苦大小，皆集議而記之。所以使其共記之者，吏自相知長短，民民自相知長短；迫近山阜而居者，知山阜變；近市城郭而居者，知市城郭變；近平土而居者，知平土變；近水下田而居者，知水下田變。高下外內，悉得知之，故無失也，是立致太平之術也。而帝王所宜用，不失大¹⁰¹心之法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天地開闢以來，所以多承負之災者，由其記事不及民間大小，共集記之故也。

有變怪，反乃他所長吏來行之。比近各為其部界長吏諱不言，共匿之，因使天地辭語斷絕，不得上通達其帝王，為害甚深，令天悒悒，災為之復增益，咎在此也。他所長吏來考事，安知民間素所苦者乎？或相與厚善，反復相與共隱匿之；或得素有所不比之家，反復增加災，妄增益其事故之也，共匿之；則使天地談斷絕，加故共冤無罪之人，復令下比貨財相隨。此三事皆為大害冤結氣，復更增其災害也，故其治殊不可平也。令夫太陽興平氣盛出，經八六·一五上·一·一*德君當治，天下太平，莫不各得其所者。是故六真人來，為其具問事，吾為其悉語也。子知之耶？唯唯。〔並〕鈔己二下·二·七國是故天將興祐帝王，皆令自有意，從古到今，將興祐之，輒為¹⁰²奇文異筴，令¹⁰³可案以治¹⁰⁴，故所¹⁰⁵為者悉大吉也¹⁰⁶。將不祐利¹⁰⁷之¹⁰⁸，悉斷之¹⁰⁹奇文異筴，使不得之也¹¹⁰；如¹¹¹得之，又使其心¹¹²愚，不知策而用之也。將興利之¹¹³，使其¹¹⁴心曠然開通，而好嬉¹¹⁵用之也¹¹⁶。此¹¹⁷者，

天之格法也，不欺人也。故凡人將興者多好善，將衰者多好惡也，將吉者易開導也，將凶者好抵冒人也，不可開導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是故天者常祐善人，道者思歸有德。故天者不肯祐惡人，道者不肯附於愚蔽人也。凶故常勅真人，以付歸有德之君也。所以悉記其災異變怪，大小善惡，外內遠近者，欲令上有德之君，與衆賢原其災異所起。夫天下變怪災異，皆象其事，法其行，緣類而生，衆賢共集議，思之曠然如其意，以其事類考問之，則得之矣。則天地日爲其大喜，帝王日爲其大安。如此則德究洽於神祇，莫不饗應。欲知其大效，天下所疾苦，災經八六·一六上·一·一*異悉盡，民臣悉善，應詔書而行，不失銖分。下不欺其上之明效也。有餘多害，自若多欺者；少害，少欺者；無一餘害，無一欺者。常安觀下所上，以占民臣大小忠信與不，以其事對之，比若窺明鏡，相對而面語。神哉！爲道如斯，此乃天祐上德之君子，其治天下之明鏡也。

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付上德之君急急，一人獨上書，名爲投書，治事付一信，名爲大欺，與皇天爲重怨，天道爲其常亂也。二人共上書，名爲太陰，合奸共欺，二猾人固固相勅戒；或共有可怨惡共上之，共爲虛僞也，與地爲咎，地道爲其大亂也。三人共上書，固固尚不實，三人固固，可相勅教，共有所疾共上事，以公報私，固固爲共欺其上，與中和爲仇，令和氣大亂也。四人共上書，中輒有畏事不真者，爲傍人所得長短，爲罪名固固耶，將似類真也，其不信者，亂四時也。五人共上書，似真未信□□也，其不信者，輒亂五行也。六人共上書，將真未信也，其不信者，輒亂六合也。七人共上書似信，八人近真，九人近實，十人而小經八六·一七上·一·一*□□。今天師何其疑之多也？願聞其要意。然，所以疑之多者，或五方好猾人，俱自有私怨咎，以公報私，固固可共相與爲大欺，猾姦人亂天地道而誤上，故未疾純敢信之也。但爲小□□。是故使衆人老小，賢不

肖男女，下及奴婢者，大小集議，不可得以僞，其以公報私也。中會有不安而言之者，或有不肖，或有輕口不能匿，或有老人，壽在旦暮，不復忌諱，或有婦女小兒行言，不能隱匿，共爲姦也。故其事會泄，故無姦悉得真也，得真則天地心調。真人知之耶？唯唯。本帝王所以連連相承負之過責，治常失天心，流災不絕。絕者復起，皇天不安，多害氣疾，病不得久。大樂須臾，樂者復惡，其大咎正在此。猾奸人共背天地而欺帝王，人乃以天地爲命，以帝王爲父母；愚人及背其命而共欺其父母，故天地共憎之，帝王惡之，其法惡死，有餘罪當流後生也。是故災不絕，害日多，人壽日少，萬物常亂也，正咎在是也。豈真人已大覺重知之耶？唯唯。子可謂已知之矣。是故吾知皇天深疾惡，是故吾經八六·一八上·一·一*使是文復重□□爲其平。遺失其一事，一事可起，失之于前，得之于後，此事尤重，天大惡之也。吾知其□□，以示勅真人，以付歸上道德之君，得而行

之，與神無異也，乃且太平上皇正氣立自來也。吾之文不敢負天地，不負上德君，不負後生下古之人，不負萬物，行之立效。善哉善哉！願聞一人上書，何故亂天，二人何故亂地？然此者各從其家，並策相應者相感動，此自然法。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天下之事，各從其類也。願問天師，今應此文言爲之，寧能盡實核，天下悉信耶？然，天下悉信矣。願聞其意。然，且語真人大要。說今是主者長吏，亦畏民泄其事，而生之六考問，長得其信也；民亦畏縣官，得其短，亦復信也；縣官長吏居民亦畏行於他方上書者，得其短，亦信也；行上書者，亦畏縣長吏居民得其短也，亦信也；更相畏，非敢有妄語者也，亦非有可隱也。是故使三處上書，縣官與居民與行者，悉且^①三相應，不失銖分也。神哉，爲道如此，願聞到也。所集議人，當於何期乎？善哉，子經八六·一九上·一。一*之言，悉記於太平來善之宅下。何必於此？然，其有奇方殊文，可使投於

太平來善宅中，因集議善惡於其下，而四方共上事也。爲一人議，中悔而止，或爲旁人所止。上書便在方道中止意，以其所匿事罪之。如此書者，天下已得矣，帝王已長游矣。善哉善哉！今天師文積備多，當盡何投之？其文獨爲上出者止於上，悉爲天下事出者悉出之。子知之耶？唯唯。行去，夫上德之君，天自使有聖心，且緣是自有善意，自有善令儀，此爲天法，不失絲髮也。事亦不可勝記，常苦文。行去。唯唯。

右天告六真人使重知三道行文書訣

① 原有小注「原决八十七」五字，「决」疑係「缺」字之誤，今並刪。

② 「訣」下當有「第」字。

③ 鈔無「其」字。

④ 「誕」鈔作「譚」。

⑤ 「曆」原作「應」，疑誤，今依鈔改。

⑥ 「威」下鈔有「也」字。

⑦ 鈔無「下」字。

⑧ 「駭」鈔作「核」。

⑨ 鈔無「去」字。

⑩ 鈔無「者」字。

① 「畏」原作「里」，疑誤，今依鈔改。

② 鈔無「也」字。

③ 鈔無「也」字。

④ 「間」原作「間」，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⑤ 「剛彊亭長」，鈔作「亭長剛彊」。

⑥ 鈔無「尚」字。

⑦ 鈔無「尚但」二字。

⑧ 鈔無「最」字。

⑨ 鈔無「也，何」二字。

⑩ 「臣」，鈔作「大」。

⑪ 「哉」，鈔作「乎」。

⑫ 鈔無「焉」字。

⑬ 鈔無「其」字。

⑭ 鈔無「也」字。

⑮ 鈔無「尚」字。

⑯ 鈔無「厭」字。

⑰ 鈔無「何」字。

⑱ 鈔無「今太上」三字，但有「自」字。

⑲ 鈔無「多」字。

⑳ 「協」，鈔作「脅」。「憎」同「脅」，「協」爲「憎」之省。

㉑ 鈔無「爲」字。

㉒ 鈔無「甚」字。

㉓ 「故」下三十一字，鈔無。

㉔ 「益劇」二字，鈔作「甚」字。

㉕ 鈔無「於」字。

㉖ 鈔無「者」字。

㉗ 「持」，鈔誤作「探」。

㉘ 鈔無「後會」二字。

㉙ 「民臣」，鈔作「臣民」。

㉚ 鈔無「睹惡」二字。

- 41『敢』，鈔作『得』。
 42『通』，鈔作『達』。
 43『今』，鈔作『令』，疑當作『令』。
 44鈔無『而』字。
 45『生』下原無『於父母』三字，疑有脫文，今依鈔補。
 46鈔無『其有』二字。
 47『此』，鈔作『所』。
 48鈔無『人』字，但有『且』字。
 49鈔無『駭』字。
 50鈔無『且』字。
 51鈔無『於』下十三字。
 52『勅教』，鈔作『教勅』。
 53鈔無『天』下八字。
 54鈔無『所』字。
 55鈔無『也』字。
 56鈔無『其』字。
 57『恨』，鈔作『悒』。
 58鈔無『聖』，一『二字』。
 59『處』，鈔作『據』。
 60鈔無『人』字，疑涉上文而衍。
 61鈔無『雖』字，但有『人』字。
 62鈔無『於』字。
 63『近』，鈔誤作『進』。
 64鈔無『天談』二字，但有『夫』字。
 65鈔無『爲』字。
 66鈔無『乃爲』二字。
 67『太』鈔作『大』。
 68鈔無『國』字。
 69『爲』下五字，鈔作『當絕滅矣』。
 70『間』疑當作『聞』。

- 71『異』疑當作『愚』。
 72『父』字疑係下句錯文。
 73『爲』下疑有『父』字，錯歸在上句。
 74『愚』下十一字，敦煌經卷引全同。
 75鈔無『之』字。
 76鈔無『怪』字。
 77鈔無『之』字。
 78鈔無『怪』字。
 79鈔無『是』字。
 80鈔無『之』字。
 81鈔無『子』下八字。
 82鈔無『若』字。
 83『人』下鈔有『事』字。
 84『談』鈔作『言』。
 85鈔無『中』下四字。
 86『談』鈔作『言』。
 87『此』下八字鈔無。
 88鈔無『天』下四字，但有『而』字。
 89『見』上鈔有『夫』字。
 90鈔無『善』字。
 91『是其』二字鈔作『天地』。
 92『悅喜』鈔作『喜悅』，又『喜』下，鈔無『也』字。
 93鈔無『見』字。
 94鈔無『善』字。
 95『是』下六字鈔作『中喜悅』三字。
 96鈔無『見』字。
 97鈔無『善』字。
 98『是』下六字鈔作『小喜悅』。
 99鈔無『見』下三十九字。
 100『平』下十三字，鈔作『夫無灾無瑞爲平也』八字。

- 101『大』疑當作『天』。
 102『爲』下鈔有『出』字。
 103鈔無『令』字。
 104『治』鈔作『理』。
 105鈔無『所』字。
 106鈔無『也』字。
 107鈔無『利』字。
 108『之』下鈔有『也』字。
 109鈔無『之』字。
 110鈔無『之也』二字，但有『見』字。
 111『如』鈔作『或』。
 112鈔無『其心』二字。
 113『利之』鈔作『行也』。
 114鈔無『其』字。
 115鈔無『好嬉』二字，但有『受』字。
 116鈔無『也』字。
 117『此』下七字，鈔作『此天祐法也』。
 118鈔無『故』字。
 119鈔無『也』字。
 120鈔無『不』下十四字。
 121鈔無『故』字。
 122鈔無『者』字。
 123鈔無『者』字。
 124鈔無『者』字。
 125『附』鈔作『付』，『附』『付』通用。
 126鈔無『於』字。
 127鈔無『蔽』字。
 128『饗』疑係『響』字之誤。
 129『旦』疑當作『且』。

太平經合校卷八十七 己部之二^①

長存符圖第一百二十八^②

〔補〕鈔己二下：一〇·一四*天符還精以

丹書，書以入腹，當見腹中之文大吉，百邪去矣。五官五王爲道初，爲神祖，審能閉之閉門戶。外閭內明，何不洞睹？守之積久，天醫自下，百病悉除，因得老壽。愚者捐去，賢者以爲重寶，此可謂長存之道。

獨貴自然，形神相守。此兩者同相抱，其有奇思反爲咎。子失自然，不可壽也；嬰兒五精，還自保也。

①原缺卷八十七，今以鈔補。

②鈔佚題目，今據敦煌出太平經目錄補。

太平經合校卷八十八 己部之三

太平經卷之八十八^①

經八八·一上·二·四

作來善宅法第一百二十九

六方真人再拜，願有所問一疑。行言之。今天師前所勅愚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要文，及究竟賢明之善辭口中訣事也。今四境之界外內，或去帝王萬萬里，或有善書，其文少不足，乃遠持往到京師；或有奇文殊方妙術，大儒穴處之士，義不遠萬里，往詣帝王，銜賣道德；或有黎庶幼弱老小田家嬰兒婦女胸心，各有所懷善字訣事，各有一兩十數，少少又不足，使人遠齎持往詣京師；或有四境夷狄隱人胡貊之屬，其善人深知祕道者，雖知中國有大明道德之君，不能遠故齎其奇文善策殊方往也。今天師言，乃都合古今河洛神書善文之屬，及賢明口中訣事，以爲洞極之經，乃後天地開闢以

來，灾悉可除也，帝王長遊樂，垂拱無憂也。言一事不足備，輒有餘灾，故當都合之。今不知當以何來，致此奇方殊策善字，迺悉得之。善哉善哉！諸真人思念劇也，天神已下，告諸真人矣。上皇之氣來祐經八八·二上·一·一*助道德之君□□矣。行，真人今乃爲皇靈天具問事，吾職當爲天下具談，何敢有懈焉。諾。諸真人安坐，方爲真人悉說之。唯唯。以此書付歸上皇道德之帝王，見天文必思其要意，勅州郡下及四境遠方，縣邑鄉部，宜各作一善好宅於都市四達大道之上也。高三丈，其中廣縱亦三丈，爲四方作善疎^②，使與人面等；其疎間使可容手往來，善庇其戶也，勿令人得妄開入也。懸書於其外而大明其文，使其□□書其宅四面亦可也。其文言帝王來索善人奇文殊異之方，及善策辭口中訣事，人胸心常所懷，所能言，各悉書記之，投於此宅中，自記姓字。已且徵索之，各以其道德能大小署其職也。所言多少，其能不可徵者，且悉勅所屬縣邑長吏

以職仕之也。其老弱婦女有善言者，且勅主者賜之，其有大功而不可仕者，且復之也。四境之外，其有所貢進善奇異策，用之有大效者，且重賞賜之也。如此四境外內，一旦而同計大興，俱喜思爲帝王盡力，從上到下，從內到外，遠方無有餘遺策善經八八·三上·一。一*字奇殊方也，人皆一旦轉樂爲善也。隱士穴處人中，出遊於都市，觀帝王太平來善之宅，無有自藏匿者也。風雨爲其時節，三光爲其大明，是天大喜之效也。四夷八十一域中，善人賢聖，聞中國有大德之君治如此，莫不樂來降服，皆齎其珍奇物來，前後成行，吾之書萬不失一也，豈不大樂哉？大德之治如此，諸真人寧解曉之耶？唯唯。然，子已覺矣，於其宅中文太多者，主者更開其宅戶，收其中書文，持入與長吏衆賢共次。其中善者，以類相從，除其惡者，去其復重，因事前後，齎而上付帝王；帝王復使衆賢共次，去其中復重及惡不正者，以類相從，而置一閑處；復令須四方書來，前後次之，復以

類相從，復令須後書至也；其四方來善宅，已出中奇文殊方善策者，復善閉之，於其畜積多者復出次之，復齎上之，於四方辭旦^③日少畢竟也。所上略同，使衆賢明共集次之，編以爲洞極之經。因以大覺賢者，乃以下付歸民間，百姓萬民，一旦俱化爲善，不復知爲惡之數也。此所謂畢得天地人經八八·四上。二*及四夷之心，大樂日至，并合爲一家，共成一治者也。六真人豈知之耶？唯唯。行，六真人已知之矣。夷狄聞之，日自却去，中國日以廣，不戰鬥伐而日疆也。天地助其除惡，是爲天地開闢以來，未常有也。是故天下大喜也，天地神靈共除帝王承負也，災變已消去，其治與神無異也。天下人且大得道德奇方，皆思善文正字，不復爲邪惡也。所上且歲益善，於其後三歲一小錄，五歲一大錄，次之，此以下附歸於民間也，使其各好爲善，不能自禁止也。取其中大善之事，有益於帝王正治者留之，勿下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然，今真人，天使諸弟子

問，是今既爲天問事，乃爲德君作大樂之經，努力勿懈也。天且報子功，子乃爲皇天后土除病，爲帝王除災毒承負之厄會，子明自當增算，吾言不敢欺真人也，慎之。唯唯。行去歸，努力精行，有疑者來。唯唯。真人前，子前問事之時，吾欲去久矣。故中與子斷訣之文，見子惓惓，知爲皇天祐陽精。所以然者，見真人精，中國當大興平，八十一域善人當降，經八八·五上·一·一*來歸中國，故吾爲子更止留，悉究竟說之也。所以然者，見真人爲天問事不止，反恐得大過於子，得謫於天地，故不敢棄道而中去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努力精卒之，勿棄天道問一訣也。唯唯。願請訣事言之，天師何睹正於都市四達道上，爲太平作來善文奇策密方之室乎？善哉，真人之難問也，得其大要意。天積悒悒，帝王使子難問耶？其投辭何一工也。然吾居天上觀之，有可睹見，不空妄作此皇平之宅於四達道上也。〔並〕鈔己三上·九·一 圃天公^④問，天下何故難平^⑤安哉？五行神吏上

對言^⑥，今帝王乃居百重之內，去其^⑦四境萬萬餘里，大^⑧遠者多冤結，善惡不得上通^⑨，達也^⑩；奇方殊文^⑪，異策斷絕，不得到其^⑫帝王前也^⑬；民臣冤結，不得自訟通也。爲此積久，四方蔽塞，賢儒^⑭因而伏藏，久^⑮懷道德，悒悒而到死亡。帝王不得其^⑯奇策異辭，以安天下，大^⑰咎在四面八方遠界閉不通^⑱。出今故承天心意，爲太平道德之君作來善，致上皇良平之氣宅於四達道上也，欲樂四方悉知德君有此教令，翕然俱喜，各持其善物殊方，經八八·六上·一。一*來付歸之於上，無遠近悉出也，無復斷絕者也。善哉善哉！響不及天師力問，不得知之也。然，真若真人言也。夫人天性自知之，其上也；不能自知之，力問，亦其次也。子知之邪？唯唯。願請問一事言之，何故必使其廣縱三丈，高三丈乎哉？善乎，子之言也。一者，數之始也。天數亦終於十，地數亦終於十，人數亦終於十，故使三丈也。欲樂合天地人，使其俱悅喜也，故象天地人爲之也。今請問三數，何

故俱十乎哉？然，天有五行，亦自有陰陽；地有五行，亦自有陰陽；人有五行，亦自有陰陽也。故皆十。善哉善哉！今獨天地人如此邪哉？然萬物悉如此邪哉？然萬物悉象天地人也，故天地人皆隨四時五行爲盛衰也。真人知之邪？善乎善乎！然子可謂已知之矣。願請問一事。言之。今何故必爲其四方作疎，與面齊者？然疎者，欲使賢儒策之也；疎者，樂四方疎達，不復閉絕也，欲使賢者各疎記其辭，投此太平來善之室中也。與面齊者，面者，最人之善者也，太陽之分，象天道也；樂人各順天心，思爲善，與^{經八八·七上·一}。一*德君並力，共平天下也，故使與面齊。面者，有七正，耳目口鼻可以通氣，神祇往來，樂大賢策之，使四方八極遠境聰明悉來至也。今帝王雖居百重之內，與民相去萬萬里，光明教令，悉暢達也，不失天地之心，以安其身。善哉善哉！願請問，當使何吏守此宅哉？長吏直署，唱名爲太平之宅，樂善之吏也。善乎！愚生知天已大喜矣，

地已大悅慎行也，人已太平理矣，萬物已得其所矣。今真人何以知之乎？愚生見天師爲太平德君制作大樂之宅，以通天地人之談語。今使下民臣各得奏上其辭於其君，令帝王得奇策異文殊方，可以長自安全者。又天地得通其談語，百姓下賤得達其善辭，以解天地悒悒，以助其君爲聰明。天地與人，爲凡物之長也，乃得悉通達，故大樂也。真人說是也，善哉，吾無以加之也。子之言事，大入真道矣。願請問一疑。言之。今天乃悒悒欲言，何故返使人談哉？善乎，子之難問得其意。然，夫天道乃轉而相因，更相使也，故兌爲天地之口，人亦然。故以類相求，故人爲天^{經八八·八上·一}。一*地談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易開哉，勉力勉力！唯唯。然辭小竟，勿復問；令道文難知，反益憤憤也。唯唯。行，戒真人一事，爲已校書文殊方也。卷投一善方，始善養性之術，於書卷下，使衆賢誦讀，此當爲洞極之經竟者，因各集此方以自養，誦此術以自全，令各樂

得久存。上賢可以爲國輔，中賢可爲國小吏，下小人不能仕者，可長養其親，而久守其子孫。善哉善哉！天下大樂悅也，爲善無雙，無復惡人也。子已知之矣。行去，思之念之。既爲天問事，勿懈。唯唯。

右求善以致太平令天下一旦合心上
皇大樂之宅文

- ① 原有小注「八十九同卷」五字，今刪。
- ② 「疎」應作「疏」，其本字當作「疑」。『疑』，窗也。
- ③ 「旦」疑當作「且」。
- ④ 「公」鈔作「君」。
- ⑤ 鈔無「平」字。
- ⑥ 「言」鈔作「日」。
- ⑦ 鈔無「其」字。
- ⑧ 鈔無「大」字。
- ⑨ 鈔無「通」字。
- ⑩ 鈔無「也」字。
- ⑪ 鈔無「殊文」二字。
- ⑫ 鈔無「其」字。
- ⑬ 鈔無「也」字。
- ⑭ 「儒」鈔作「良」。
- ⑮ 鈔無「久」下十字。
- ⑯ 鈔無「其」字。
- ⑰ 鈔無「大」字。

⑱ 「通」下鈔有「也」字。

太平經合校卷八十九 己部之四

太平經卷之八十九

經八九·一上·二·四

八卦還精念文第一百三十

玄明內光，大幽多氣，與賢同位，壬癸之居。亥子共身，周流相抱，極陰生陽，名爲初九。一合生物，陰止陽起，受施於亥，懷妊於壬，藩滋於子。子子孫孫，陽入陰中，其生無已。思外洞內，壽命增倍，不可卒致，宜以長久。少陽有氣，與肝共位，甲乙寅卯，青色相類。萬物之精，前後雜出，仁恩心著。勇士將發，念之睹此字，光若日之始出，百病除愈，增年三倍。太陽盛氣，與心相類，丙丁之家，巳午養位。睹之，百邪除去，身日以正。宜意柔明，大不可彊求，見字而壽，光若日中之明。中和之氣，與脾相連，四出季鄉，乃返還戊己。中居辰戌，丑未爲根。舉順之而思其意，還以治其病，精

若黃龍。而見此字，其病消亡，增年五倍。令人順孝，臣愛其君，子愛其父。少陰之旬，與師精並，靈扇出氣，位屬庚辛。申酉義誅，猾邪盜賊不起，邪不得害人。腎盛之氣，增年百倍。極陰生陽，其國大昌，常而思之，不知死亡。陰上陽起，故玄武爲初始。經八九：二上。

一。一*龍德生北，位在東方，故隨其後。朱雀治病，黃氣正中。君而行之，壽命無窮。升執其平，百邪滅亡。八卦在內，神成列行。白虎在後，誅禍滅殃。正道日到，邪氣消亡。思精而不止，延年之紀。身而服之，何憂之有？下承其上，名爲順道，無有謫過，萬病自愈。念字睹形容，愛若父子，令人常喜，洞照無已。審而用者，其效立可待，長與書俱，日俱神遊。道以自然爲洞虛，無一旦自來，其道仁良。子爲之孝，臣爲其忠，信知則令人愛其身，不敢妄言，守而不止，命無窮焉。書不空出，與道連思，深知其意，神自來焉。初端形念字，反得道元，精得神明，因無自然。天道萬端，在人可爲。道成其事，□□

不爲非，患人不力爲，正氣何從得來。行而不上，日吉遠危。大人爲之，其國太平，小人爲之，去禍招福。形思之幽處趣具成。子而守道，亂何從得生。思念而不止自太平，心中不亂無邪傾，守之不止日自生。道不妄出，付有德，歸其人。

右升平八卦六甲追道還精念文

太平經合校卷九十 己部之五

太平經卷之九十

經九〇：一上：二：四

冤流灾求奇方訣第一百三十一

真人前，子學是，凡事積之，當知天下大訣分理，後乃言事□□，無復有疑也。今見凡人死，當大冤之，叩胸心而呼天，自投擗而告地，邪？不當邪？宜自精道之。令使可當世誦讀，以爲常法，而不可復忘也。今天師有嚴教，愚生敢不彊一言也。平行勿疑也。然人死者大劇事，當大冤之，叩胸心自投擗也，力盡長悲哀而已，此亦無傷生也。當冤何等人哉？皆當冤之何也？夫人死者乃盡滅，盡成灰土，將不復見。〔並〕鈔已三下：五：一。園今^②人居天地之間，從天地^③開闢以^④來，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自有名字爲人。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長也，而^⑤尊且貴，與天地相似；今一死，乃終古窮天畢地，

不得復見自名爲人也^⑥，不復起行也。故悲之大冤之也^⑦。咄噫！子說與俗人同，又實非也。愚生甚不睹其意，人死當奈何哉？願聞之，唯天師。然，夫物生者，皆有終盡，人生亦有死，天地之格法也。天爲其中，時時且有自冤死者，或自少年不壽者。（並）鈔已三下：一○六。天^⑧地乃^⑨爲經九○二上：一·一·萬物父母，恐其中有自冤，哭淚仰呼天，俯叩地，而自悲冤得年少^⑩。故天爲其^⑪生真道奇方，可以自防，而得小壽者。物生皆自^⑫有老終，而愚人不肯力學真道善方，何^⑬以小增^⑭其年，不死遲老者。反各自輕忽，不求奇方，而共笑賤真道。反曰^⑮共作邪僞，以亂天道。共欺其上，爭置^⑯死地名爲塚，修之治之^⑰以待死，預作死約及凶服^⑱，求死得死，有何可^⑲冤哉？年竟算盡，此比若日出自有入也。咄真人何故反冤之乎？真人投辭，多與俗人同，正似無一知人，何也？當冤其何等者？願聞之。當冤其年少，未有所知而死者也。未知學問，求可自防禦者，故當冤之也。

又復當冤其常謹良，畏不壽年少，常自苦行，求真道善德奇方，爲行常善，不爲陰賊，或逢流災而中死，或到老力盡，而訖不得遭逢明師，可得須臾，竟其天年者，是者大冤，可悲傷也。若無故冤悲，不求奇方真道而死者，反捶胸哭泣，呼天叩地，汝身自得之，反過天地，是爲反民，天甚怨惡之。真人怨是，不若早自悲傷，學不得真道，不知天地陰陽大分部經九○三上：一·一·訣也。久苦無明師，而長懷悒悒，而天年將竟也。是誠可悲傷，子知之乎？唯唯，愚生甚恐駭，命在天師。吾同乞真道與子，欲使子努力不懈，天下何不有。但求之不力，至誠淚出感動天，故天不與之耳。若不道懈止，亦將得之不久也。子知之耶？唯唯。夫愚人不自重愛，力求奇殊方，可得須臾，反預置死器死處，求得死。天之爲法，若慈父母賢明君不奪人可求也。是自然常求之名，爲得其所求之名，爲得其所求，亦可毋大冤之也。是以古者（並）鈔已四上：八·一六。聖人帝王時時有大自然

愛而畏死者，旦夕思行求異聞殊方^⑳，敬事道人，力盡財空而已；至誠涕出，感動皇天，天乃爲出瑞應，道術之士悉往^㉑佑^㉒之。故多得老壽，或得度世。其^㉓中時時有求而不得者，但未至誠固固，好俗事，輕忽其身，言可再得也。今天地乃以人爲子，帝王乃最天之所^㉔貴子也，不惜真道奇方焉。子^㉕知之耶？唯唯。是故古^㉖者聖人深計遠慮，知天下之財物，會非久是^㉗其有也。咄身在，財物固固屬人身；身亡，財物他人有也。故無可愛惜，極以財物自經九○四上：一·一·輔，求索真道異聞也。故其身反得長存，財則在，常屬於人也。是故當極力財空盡而已。財者，但過求，須臾得之耳。失財，乃天下人之有也，會不久吾有也。此名爲賢聖明智，養身以道，知用財法，故多得老壽也。子知之乎？唯唯。行，爲人師者多難譬，真人悒悒，爲子更復分別悉道其意。夫天道乃有格法，不以故人也。子欲樂知其審，此若冬至之後，天當大寒殺人；乃以五月初，始見陰氣於井

中，爲其清，日日益劇，到冬至後，乃大寒傷殺人，不可無衣也。賢者預防也，則獨得大樂，不傷於寒而無憂，其懈惰不力，不預備之，則獨饑寒而窮矣，此之謂也。天無過也，人自得之。子寧重曉不哉？唯唯。行，子已覺矣。夫天之爲法，不以卒故人也，愚人自故觸冒之耳。願請問不及，復當冤何等者哉？復當冤大賢。少而學善，順良有真道德，當爲帝王輔助其理陰陽。帝王得之，抱腹因心，垂拱而無憂。或反蔽塞不通，懷真道德到老死亡，是可冤悲傷。而帝王治不得大賢明，反與愚者共治，陰陽亂，萬變起，常旦經九〇·五上·一·一*夕自苦，得大愁焉。是復大冤，可悲傷之甚。是故〔並〕鈔己四下·五·二 闕古者聖人聰明大達，衆賢悉出，上集爲輔，故兩②無冤者也。天地亦爲③其理，無④病而不冤，何況於人乎哉？⑤ 真人知之耶？唯唯。善哉！天師之言也。以何爲善乎？然此乃天得之，以解病苦，〔並〕鈔己四下·六·一四 闕帝王得之⑥，以垂拱無憂，賢者亦得盡其⑦忠信

之心⑧，上輔其君爲治⑨，亦⑩得盡其能力勉勉，使共解天地大憂，百⑪姓萬物亦復得之而興也。故⑫言善哉也。⑬ 善乎！真人之言，吾無以加之也。是故凡人可求作者，皆不爲冤結也，自行得之也。所求不得，反爲大冤。今人求死得死，求惡得惡，求善得善，天順其心，是爲大吉，可求者得。若人預爭置死地，作死約，得死是也。日求凶，得凶惡而死，復是也。名僞凡事，所求者得天與地，無可大負於此人也。真人寧亦大覺未？唯唯。行，子已覺矣。行，今欲爲子悉說之益文，今已爲子舉其大綱，自思其意，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衆賢，各加努力在所求，求而不得，未一至誠也。夫天地比若影響，不欺人，乃愁愚人各自欺自輕自忽，大咎在此。夫經九〇·六上·一·一*羣愚乃共亂天與地，不獨自愁也，其過乃如此也，天乃得大愁於是也。愚人自身求而得之，窮則反啼呼天與地，爲是積久，天地大疾之悒悒。故遣吾下具語，分解天下人意，使衆賢明共策吾辭，吾辭則

天談地語也。吾不空乙⑭二與真人道事也，乃天示教勅，吾下言之也。使一各自知過所由來，勿復更相罪責也。故吾悉言之，吾不敢妄語。吾所以究竟盡言者，獨知天地心意。故見遣，下與真人共議天下，分別其曲直，使德君與賢者俱思惟之，使可萬萬世傳。後生者歌誦以爲常法，而不復忘也。故吾每見真人問事，常喜爲天訣，訣得一解其憂。故睹天言者，輒承天心地意，分別道說之也，不敢有懈也。子有疑者，爲復來共議之，既見信而見遣下語，實畏天威，無可惜也。子重明知之邪？唯唯。行，子已得天地之意，應曉事生哉！夫人積愚，不知早學真道善德殊方，以爲小事，不知其過積大，乃亂天地而共愁其帝王，身尚得天⑮死，不得竟其天年而亡也。真人熟思吾書言，天下過，寧復有大於經九〇·七上·一·一*是死者邪？善哉善哉！愚生已大覺矣。子知早覺，可謂爲曉事之生，遠凶而近吉乎？覺而不止也，真道畢乎？一旦得王侯，不若得仙人乎？今行逢

千斤之金，萬雙之璧，不若得明師乎？帝王有愚臣億萬，不若得一大賢明乎？父母生百子而不肖，不若生一子而賢乎？一里百戶不好學，不若近一大德乎？萬目悽悽，不若一大綱乎？天下擾擾無不有，不若天獨神且聖，乘氣而飛行乎？凡物雖衆多，不若一氣獨活人乎？故今勅真人學者，疾棄浮華，能務核事，求真道乎？欲太吉者，真若稱天乎？天地無病而長悅喜，真道奇殊方出祐人乎？是以古者聖人常稱天，不敢懈也，故常獨吉也。賢儒集策，天道畢也。各言一善而陰陽理，神靈悅也。灾害悉伏，不復發也。所謂治得天心，而妖臣絕也。神哉爲道，自然術也。善哉善哉！愚生向不力問，復無緣得知是也。然子言是也。學而不力問，何從得日進乎？行而不數移其足，道何從得達乎？學而不得明師，知何從得發乎？治國欲樂安之，不得大賢事之，何從得一經九〇·八上·一·一*且而理乎？善哉，天師之言也。然，子已睹其微意矣。故金城九重，不如事

一大賢也。是故古者聖賢皆事明師，以解憂患也。故聖賢悉有師法也。真人宜戒，凡事自愛，吉凶門戶可睹乎！唯唯。戒真人一言。唯唯。人求而得者，天以順其所求，不負焉也，勿復臨死而哭天泣地也。是名爲自求而得之，反以罪天地，是名爲大逆之人也，天不好也，地不嬉也，鬼神會不祐也。所冤者獨當冤，求而不得者耳。夫萬物各得其所求，何故自冤哉？真人熟思吾言，是實非也。吾之文不誤也，大□□，萬不失一也。今天乃惡之疾之，故吾反覆道之，雖上已言，復戒真人於下也。吾乃故使其復重樂，下古之人深思之、美之、念之、傳之、寫之，以相示勿匿之也。天之戒書，樂見發揚，不欲見藏也。唯唯。行去。

右集難人死當見冤與不所求得與不合國安危學逢明師與不肖師

①『邪』上疑脫『當』字。

②鈔無『今』字。

③鈔無『從天地』三字。

④『以』鈔作『已』，『已』通『以』。

⑤鈔無『而』字。

⑥鈔無『也』字。

⑦鈔無『也』字。

⑧『天』上鈔有『天地格法』四字。

⑨鈔無『乃』字。

⑩『年少』鈔作『少年』。

⑪鈔無『其』字。

⑫鈔無『自』字。

⑬『何』鈔誤作『可』。

⑭『小增』鈔作『永享』。

⑮鈔無『日』字。

⑯『置』鈔誤作『致』。

⑰鈔無『之』字。

⑱『服』原作『復』，疑誤，今依鈔改。

⑲鈔無『可』字。

⑳『方』原作『奇』，疑誤，今依鈔改。

㉑鈔無『往』字。

㉒『佑』鈔作『佐』。

㉓『其』下二十八字，鈔無。

㉔鈔無『之所』二字。

㉕鈔無『子』下七字。

㉖鈔無『古』下四字。

㉗鈔無『是』字。

㉘鈔無『兩』下五字，但有『冤結』二字。

㉙『爲』鈔作『有』。

㉚鈔無『無』下十一字，但有『況人倫乎』四字。

㉛鈔無『之』字。

㉜鈔無『其』字。

㉝鈔無『之心』二字。

③④「治」鈔作「理」。

③⑤鈔無「亦」下九字。

③⑥「百」下十一字，鈔作「萬民因而興」。

③⑦「故」下五字，鈔作「豈不善哉」。

③⑧「乙」與「一」同。

③⑨「天」疑係「天」字之譌。

太平經合校卷九十一 己部之六

太平經卷之九十一

經九一·一上·二·四

拘校三古文法第一百三十二

〔並〕鈔已一二下·一·一 問請 問天師之

書，乃拘校天地開闢以來，前後賢聖之文，河雒圖書神文之屬，下及凡民之辭語，下及奴婢，遠及夷狄，皆受其奇辭殊策，合以爲一語，以明天道，曾不煩乎哉不也？爲其遠煩而不通，故各就其爲作，求善太平之宅於其所屬邑鄉，主備其遠，不能自致。故爲其立宅道上，使其投異辭善奇策殊方於其中也。因取中事傳持往付於上，有德之君，令其羣臣共定案之，以類相求。上第一善者，去其邪辭，以爲洞極之經，名爲天洞極政事，迺後天地之病，且悉除去也。帝王之治，且壹大安也，承負萬萬世之灾厄會，且壹都去也。然後萬物羣

神，且無一可言，而不復上白人惡於上天也。故勅使其拘校之者，迺天使吾下言也。雖煩，安得不力爲之乎？天下文書，及人各言一，或言十數，而天下之疑事悉自解，亦無大煩也。但各居其處而言之，傳持付上耳。是名爲天下集言而共語，以通達天地經九一·二上·一·一之意，以通達天地之炁，以除帝王灾害，以利凡民，及萬物莫不各得處其所者，迺後天地壹且大悅喜，病壹除，喜則祐帝王也，今使無事而長游也。願問天地何故一時使天下人共集辭策及古今神聖之文以爲洞極經乎？善哉，子之問。然，天地有劇病亂，未嘗得善理也。故教示人使集議，而共集出正語奇策，以除其病也。故使其大共集言事也。願請問天地亂而有劇病，何不更生善聖人乎？力復生後聖人，迺無益何也？噫！真人愚哉！吾聞前已有言矣。下賤闇之生，積愚固固，不能察察知之。真人尚迺言如此，俗人何以可曉乎？必且互置吾文而更大

忿，天灾害反且更大起，而不可救。故天使子反覆問是也。欲使吾更□□具言耶？諾諾。吾親見遣，爲是事下，吾不敢有所匿而忿天也。行，真人明聽，爲子條訣解之，更以上下悉說道之。但安坐。唯唯。〔並〕鈔己一二下·七·一一。行，古今⁵¹聖人有優劣，各長於一事，俱爲天談地語，而所⁵²作殊異。是故衆聖前後出者，所爲各異也。俱樂得天心地意，去惡而⁵³致善，而辭不盡同，經九一·三上·一·一*壹⁵⁴合壹不，大類相似。故衆聖不能悉知天地意。故天地常有劇病，而不悉⁵⁵除，復⁵⁶欲生聖人，會復如斯，天久悒悒。於是故遣吾下⁵⁷，具爲其語，以告真人。所以⁵⁸告真人者，天上諸神言，天下有樂善，欲稱天心者⁵⁹，獨有真人⁶⁰耳。出故吾以辭情告於真人也，吾不同空語耳。真人自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自知矣。〔並〕鈔己

相補，共成一善辭，故使集之也⁶³。迺⁶⁴後神書⁶⁵天地意可睹⁶⁶矣。真⁶⁷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行，上古聖人失之，中古聖人得之；中古聖人失之，下古聖人得之；下古聖人失之，上古聖人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聖辭矣真⁶⁸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可謂大解已。行，大⁶⁹聖或有短失之，中聖得之，中聖失之，小聖得之。因復以類相從，因而相補，共成一善聖辭矣。真⁷⁰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行，大賢以短失之，中賢得之，中賢失之，小賢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⁷¹，共成一善賢辭矣。真⁷²人知之耶？唯唯。經九一·四上·一·一*行，子已大解矣。行，帝王失之，臣子得之，臣子失之，庶民⁷³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⁷⁴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大解矣。行，上老失之，丁壯得之，丁壯失之，少者得之。以類相⁷⁵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⁷⁶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行，男子失之，女子得之，女子失之，奴婢

夷狄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⁷⁷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行，或上古文失之，中古文得之，或⁷⁸中古文失之，下古文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⁷⁹人知之耶？唯唯。行，子以大解矣。行，或上古人失之，中古人得之，中古人失之，下古人得之。以類相從，因以⁸⁰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⁸¹人知之乎？唯唯。行，子已解矣。行，或上失之，而下得之，或下失之，而上得之，或上下失之，而⁸²中得之，或中失之，而⁸³上下得之。或天神文失之，反聖文⁸⁴得之，或聖文⁸⁵失之，反賢者⁸⁶文⁸⁷得之，或⁸⁸賢者文⁸⁹失之，而百姓文⁹⁰得之，或⁹¹百姓文⁹²失之，而⁹³夷狄得之。或內失之，反外得之，或⁹⁴外失之，反內得之。會有失⁹⁵之者，會有經九一·五上·一·一*得⁹⁶之也⁹⁷。故上下外內，尊卑遠近，俱收⁹⁸其文與⁹⁹要語，而集其長短，以類¹⁰⁰相從，因以相補，則俱¹⁰¹矣。然後文書及¹⁰²辭言壹都¹⁰³通具也。真¹⁰⁴人知之耶？唯唯。行之，子已知之矣。天

地出生。凡事，人民聖賢跂。行萬物之屬，各有短長，各有所不及，各有所失。故所爲所作，各異不同，其大率要俱欲樂得天地之心而自安也。出當時各自言所爲是也，孔孔以爲真也。而俱反失天地之心，故常有餘灾毒，或大或小，相流而不絕，是其明效也。故生承負之責，後生者病之日劇。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並〕鈔己一四下·五·八。故今天遣吾下，爲上德道。君更考文教，吾都合之。從神文聖賢辭，下及庶人奴婢夷狄，以類相從，合其辭語，善者以爲洞極之經，名爲皇天洞極政事之文也。迺後天地病，壹悉除去也。出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恢哉！可恢哉！行，真人已應曉事生，已知之矣，天已使子壽矣，及上真人矣。不敢不敢。子自行得之，非吾力也；子爲善，天下無雙，故天愛之也。不敢不敢，今愚生但無忿天而已，無敢可望也。不賺也。唯唯。〔起〕請問合是衆類經九一·六上·一。以相從，願聞其訣意。然，善哉！

子難問，天使之□□乎哉？諾。安坐，爲子分別道之也。唯唯。行假令正，共說一甲字也，是一事也。正投衆賢明前，是宜天下文書，衆人之辭，各有言說，此一旦無訾之文，無訾之言，取中善者，合衆人心第一解者集之，以相徵明，而起合於人心者，即合於天地心矣。以何明之？願聞其訣。然，凡人之行也，考之於心，及衆賢聖心而合，而俱言善是也，其應即合於天心矣；考之於心自疑者，考之於衆賢聖心，下及小人心，而言非者即凶，天竟應之以凶也，是即其明徵也。故集此說以爲經，都合人心者，是不合人心者非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凡書文凡事，各自有本，按本共以衆文人辭葉共因而說之如此矣。俱合人心意者，即合神祇；不合人心意者，不合神祇。善哉！聞命矣。今真人何故言聞命乎？然，行善正，則得天心而生；行惡，失天心，則凶死。此死生即命所屬也。故言聞命也。善哉！真人言是也，吾無以加之也。是故天正其言與

文則吉，不正其言與文則凶，是以經九一·七上·一·一。吾教真人拘校之也。唯唯。

然後太平上皇之氣立出，延年立來，天文聖人之辭，尚迺有短長。故上皇之氣，見囿於邪辭誤言，未嘗得來也。故天地後開闢以來，未嘗有上皇之氣來助帝王治也。今天欲都開出之，故拘校文書也，有餘一邪言，輒餘一病，餘一邪說誤文，輒有餘一病；餘十病，餘百百病，餘千千病，餘萬萬病，隨此餘邪言邪文誤辭爲病。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無病，即天無病也；人半病之，即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故使人病者，迺樂覺之也；而不覺，故死無數也。〔止〕

〔附〕鈔己一四下·一〇·一

〔附〕請問合衆類以相從，然善正其言則吉，不善正其言則凶。然後太平上皇之氣立來矣。夫人有病，皆願速較爲善，天地之病，亦願速較爲善矣。

願聞以何以天病，邪言邪辭邪文而有病乎？噫！子反更冥冥聞愚，何

哉？行，安坐，爲真人說之。〔並〕鈔己一五上三四圖夫邪言。邪文以說經道也，則亂道經書；道經亂，則天文地理亂矣；天文地理亂，則天地病矣。故使三光風雨四時五行，戰鬪無常，歲爲其凶年；帝王爲其愁苦，縣官亂治，民愁恚，饑寒，此非邪文邪言所病邪？如大用之，迺至于大亂不治也。子知耶？唯唯。夫邪文邪言誤辭以治國也，日日得亂。於是邪言邪經九一八上：一。一。辭誤文爲耳所共欺，則國爲之亂危，臣爲之枉法而妄爲，民爲之困窮，共汙天地之治亂。天官大怒，日教不絕也，人哭泣呼冤，亦不絕也。子知之耶？唯唯。邪言邪文誤辭以治家也，則父子夫婦亂，更相憎惡，而常鬪辯不絕，遂爲凶家。子知之耶？唯唯。可怪哉！見天師言，誠怖惶。愚生不深計，不知是惡致此也。真人獨愚日久矣。夫俗人以爲小事而不去之，迺不知此邪言邪辭邪文，乃與天地爲大怨也，是迺國家之大賊也，百姓之烈鬼也，寧可不一都投而

力去之耶？是故天愛上德之君，恐其不覺悟，復彼是大災，故遣吾下具言之。真人疾以文付之，使其疾思天意，可以自安，不者，天怒會不絕也。故天不復使聖人語，會不能悉都除其病，故使天下人共壹言，俱壹集古文考之也。今天忿忿積恚於是邪言邪文單言孤佞辭也。今考是，真人欲知之，比若帝王愁恚夷狄數來害人也。故發兵士萬萬往擊之，病不怒也，怒者功賜多，不怒者帝王復考之，今考邪文如此矣。真人知之耶？唯唯。可畏經九一。九上：一。一。乎，天下已正矣。真人可謂已知之矣！今急是孤辭，一人邪言邪文邪辭，天地今以是爲大怨，是帝王大賊也。本治不安，悉亂於是也。故今斷之，皆使集言集說集上書，定安事，迺天氣且壹悉得其所，邪言邪辭迺且壹悉絕也，滅亡也。天從今以往，且使人亦考之，神亦且行考之，但有日急，非有懈時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甚怪。子知怪，可無並見考。唯唯，愚生事事不及，有重謫過於天地，爲天師

憂念，謹已見此邪文邪辭一人之言戒；今願更見勅戒丁寧，是正文之所到至戒。善哉！書文已比言矣。子自若問之，何也？闇昧之人固固，心結聰明猶不達，不重反覆見曉勅者，猶矇矓冥冥，復亂天師道，故敢不反復問之也。善哉，子言也。諾，安坐，爲諸羣真人具說之。〔並〕鈔己一五下：一。二。圖夫正言正文正辭，迺是正天地之根，而安國家之寶器父母也，而天下凡人萬物所受命也，故當力正之也。唯唯。願聞正言正文正辭爲天地根，國家寶器，凡民萬物所受命決意。噫！真人已比比受此語，吾文書中，悉病疾浮華邪言，經九一。一〇上：一。一。子迺復重問之，何也？愚生而隨俗，爲愚積久，不知邪止所在，故不重見丁寧解之，殊不解也。然，子欲知其審實也，俗人俱言善善而共力行之，而災殊不除去者，即不善之文，不善之言之亂也。俗人言此可耳，不能善也，而按行之，反與天相應，災日除去者，即正文正言正辭也，內獨與天相應，得天地心意之明徵

也。是故正言正文，迺見是正天地之心也。故言悉正，文悉正，辭悉正，而帝王按而行之，下及小民，莫不俱好行正。天地迺爲大正，四時五行萬物，一旦皆各得其正，日月三光守度，各得正也。國家大安無憂，迺到于神，負不老之方賜之，奇物善應悉出，姦猾妖惡悉滅絕。凡民各得保其家，而竟其天年，萬物悉得長老終，各以時也。是即正言正文正辭之爲天地根，而國家寶器父母，民萬物之命，大明效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恢哉！可恢哉！天地之根，國家寶器，命反在此。行，子可謂曉事之生，知之矣。是故天遣吾下，悉考正之也。天地開闢以來，行正言正文者，天地常爲其大喜悅，經九一·一一上·一一*故常善；行邪言邪文者，天地常爲其大怒不悅喜，故常凶不安，而多危亡也。俗人不知是爲天地大病，而亂帝王治也。而下愚之士，反共巧工，下作篇記，習邪言邪文，以相高下，以欺其上，而汙天正法，亂天正儀，是乃天之大怨，地之大咎也，而國家之大賊

也。今乃得天怨地咎，國家賊，而日共行之，其治安得平哉？今天師責此邪言邪文罪之，何一重也？噫！真人其愚耶！今人而共以邪言邪文，共亂天地，天地迺爲其常有病，是非天之怨咎耶？比若人常行病人害人，人亦怨咎之不耶？唯唯。是故爲天怨地咎明白矣。今邪言邪文邪辭，迺已共欺其上，危國家，其治常失天心，其年命不增，爲之絕者，前後非一人坐之，是非國家之大賤耶？諸真人知之不？唯唯。下古人多愚，或有見天文，反言不。若此言，是純復國賊之長也，天地之大怨咎也，民之大害，萬物之烈鬼物也。德君慎毋用其言也，用其言者，天怨不正，當爲身深計遠慮，思其患害，以長自安。天迺與德君獨厚，故爲其製作，可以自安而經九一·一二上·一一*保國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大覺矣。自慎自慎，天威不可犯也。唯唯。戒真人一言，自是之後，德君詳察思天教天文，爲得下吏民三道所共集上書文，到八月拘校之，分處爲三部。始校書

者於君之東，已一通。傳校於君之南，已再通。傳校於君之西，已三通。傳校者棄去於君之北。校者各異處，不得相時也，何乎？願聞之。然相睹復有奸，有可弊不實，復爲欺如是，復忿天地爲怨咎，爲國之大賊。天地惡人，使帝王治亂，故異其處，使三校之，當共實核之也。以解天心，以安王者治也。何必始校於君之東？東者，天氣有心而仁也。校源事者，當用心詳，務力仁以稱天地，而念欲安帝王也，故於東也。仁者以行，當明察之，故傳於君之陽也。已明察，當以義斷除之。有功者因記有功，無功者使記無功，以爲行狀。已者藏於君之北，幽室而置之，以是知天下人行知善惡勿去也。故德君按行，是名爲大神人，悉坐知天下之心，凡變異之動靜也。真人知耶？可恢哉！可恢哉！子知恢畏天談，子長活矣。經九一·一三上·一一*唯唯。是故自是之後，長吏不復言行狀，行狀見於是，因此爲行狀。故德君迺安枕而卧，無憂也。予知之耶？唯唯。天戒

校書，脫一事者，答三十；十事者，答三百；百事者，答三千。德君使退之，勿復仕也。此人乃輕忽事，是天怨地咎，國之大賊。夫怨咎與賊，不可與久共事，必且忿天地，故當疾去之。善哉！戒真人一大要，吾書文道，所以從上到下，無窮也。悉愛正言正辭正文者，吾迺深受天勅而下也。誠知天愛是正言正文正辭，所以大疾是邪言邪辭邪文者，正知天地大怨咎之，以是勅吾，使吾下校，去是怨咎與賊，以安有道德之國，以長解天地開闢以來承負之譴，使害一悉去得休，使正氣悉得前治也。然後六方極八，遠皇天平氣，悉一旦自來，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吾文者，純天語，不失殊分也。天疾是邪文，故吾疾之也；天愛是正文，故吾愛之也。〔並〕鈔已一五下·四·一圖故吾之爲道，悉守本而戒中而棄末。天守本，故吾守本也；天戒中，故吾戒中也；天棄末，故吾棄末也。吾之爲文也，迺與天地同身同心同意經九一·一四上·一·一*同分。同理同好同惡同道同路，

故令德君按用之，無一誤也。萬萬歲不可去，但有日章明，無有冥冥時也。但有日理，無有亂時也。但有日善，無有惡時也。但有日吉，無有凶時也。故號爲天之洞極正道，迺與天地心相抱。故得其上訣者可老壽，得其中訣者爲國輔，得其下訣者，可以常自安。出行，吾語辭小竟，疑者迺復來問之。唯唯。請問無故脫誤事一，正答三十乎？善哉子問也，天使子言耶？然，夫數者，起於一，十而終，是誤脫一事，即其問一之本也。脫誤不實復爲欺，則復爲天怨地咎，國家之大賊也。答十者，以謝於地，答十者，以謝於帝王，天地人各十，合這爲三十也。答此以謝過，以解天怨地咎，帝王之賊也。迺與天地喜悅，神祇戰怒也。本天地所以常亂而戰怒者，本由考實文書，人言不詳多誤，故生此流災承負之厄也。今復不詳，且復如此，故當答之也，不以故人也，迺以正事也。今已集議，實核□□，迺右上下之；尚復集，實核□□，迺右上下之，則名爲上下

已俱實矣。如獨下□□，上不實，固固經九一·一五上·一·一*無益也；如獨上□□，下不實，亦無益也。上下俱爲實，迺天氣平也。下實上不實，爲上冤下，下復自冤。力爲善無益，天怒復發矣。如上實下不實，爲下冤上，地怒復發矣。上下盡已實，帝王不以意平理之，則四時五行六親之神吏，六宗之氣，中和戰怒，凶氣復發矣。雖力使三道行文書，正天下之言及文，而自不力平之，無益也。故吾迺承天心，爲上皇德君作化，不敢失天心也。故悉拘天法，以天地象爲經，隨陽爲正，順四時五行爲令，萬世不易也。子知之耶？唯唯。愚生謹以覺矣，甚畏天法。子知畏之，已長吉矣。戒真人一大要言也。夫拘校文書法，毋但言其神文如其書文，言如此以爲真也，是名爲聾文也。言事獨無本柄耶？何以言如此哉？不禁其有也。但問其言之意，當得其意，迺事可明也；如不說其意，以何能得知之乎哉？故當問其解決意，不者，不可用也，名爲聾治。子欲樂知

其意，比若人語必有本，當有可由而起，不可但言東公言以立事也。夫人證立事者悉有本，安得但空設偽空言經九一·一六上·一·一*乎？故赤凡事者，皆當以其實有據，迺可立事也。子欲得知其大效明徵，比若吾為德君化法，皆以試立應，為效言也。行之而不應，即偽言也；行之而不應，即為天也。夫實說文與言矣，比若此矣。安得空立徵而言，其文言而無說乎？愚人或反有拘，何各神文言如是也，但可以解難拒窮之辭耳。夫神文何雄，或獨有意，但傳言其文，不居一卷也。獨自傳，遙相說，人不深得其訣意，反但以拒難救窮，言東久言，以是自明，實非也。皆為失說意。今至道德辭不得通達者，悉坐是。子知之乎？唯唯。愚生謹已覺矣。然子如此而不覺，則遂迷矣。是故按吾書，考文及人辭者，皆竟問其意，何以得其說者，以類聚之。迺後天下之文及辭，言且一窮竟，天道法可睹矣，善惡之辭得通矣。善哉善哉！行，吾之道見於此。真人自上下思之思

之，悉更相徵明，則無不解矣。天下之事，無不畢矣，大道得矣，天地悅矣，德君長安矣。天下俱同口，皆曰善哉。無復言天治，迺復得天地心意，故曰安。舉事得凡人心，故天下無經九一·一七上·一·一*復言。真人知之耶？唯唯。行，辭小異有疑，復來問。唯唯。

右天怨地咎國之害徵立洞極經文

- ①「請」上鈔有「又」字。本篇所有鈔文，應在鈔己部第四葉下第九行第一字之前，蓋係錯簡。
- ②「以」鈔作「已」。
- ③鈔無「之」字。
- ④鈔無「之屬」二字。
- ⑤鈔無「其」字。
- ⑥鈔無「以」字。
- ⑦「不」下鈔有「大」字。
- ⑧鈔無「不也」二字。
- ⑨鈔無「其」下三字。
- ⑩鈔無「其」字。
- ⑪鈔無「奇」字。
- ⑫「殊」鈔作「奇」。
- ⑬鈔無「也」字。
- ⑭鈔無「中」字。
- ⑮鈔無「傳」字。
- ⑯「付於上」三字，鈔作「獻」。

- ⑰鈔無「其」字。
- ⑱「臣」鈔作「賢」。
- ⑲鈔無「臣」字。
- ⑳「上」上鈔有「取」字。
- ㉑「後」鈔作「令」。
- ㉒「治」鈔作「理」。
- ㉓鈔無「萬」字。
- ㉔鈔無「壹」字。
- ㉕「都」鈔作「却」。
- ㉖「且」下鈔無「無」字，但有「化萬」二字。
- ㉗「上天」鈔作「天上」。
- ㉘鈔無「其」字。
- ㉙「文」原作「久」，疑譌，今依鈔改。
- ㉚「或」鈔誤作「歲」。
- ㉛鈔無「之」字。
- ㉜「傳」鈔作「傳」，疑當作「傳」。
- ㉝「付」鈔作「獻」。
- ㉞鈔無「耳」字。
- ㉟鈔無「名」字。
- ㊱「集」上原有「集久」二字，疑有衍誤，今依鈔刪。
- ㊲原無「共」字，疑脫，今據鈔增。
- ㊳鈔無「達」字。
- ㊴「今使」二字鈔作「令」。
- ㊵鈔無「而」字。
- ㊶「問」鈔作「聞」。
- ㊷鈔無「善」下五字。
- ㊸「病」下鈔有「常疾」二字。
- ㊹「嘗」鈔誤作「常」。
- ㊺鈔無「使」字。
- ㊻鈔無「其」字。

- 47 鈔無「請」字。
 48 「問」鈔作「聞」。
 49 鈔無「劇」字。
 50 「行」上，鈔有「天師言」三字。
 51 鈔無「今」字。
 52 鈔無「所」字。
 53 鈔無「而」字。
 54 鈔無「壹」下四字。
 55 「不悉」，鈔作「悉不」。
 56 鈔無「復」下十五字。
 57 鈔無「下」下四字。
 58 鈔無「以」字。
 59 鈔無「者」字。
 60 「人」，鈔譌作「久」。
 61 原無「中」下十四字，疑有脫文，今依鈔補。
 62 鈔無「也」字。
 63 鈔無「也」字。
 64 「迺」，鈔作「然」。
 65 鈔無「神書」二字。
 66 「睹」，鈔作「觀」。
 67 「真」下十二字，鈔無。
 68 「真」下十五字，鈔無。
 69 「大」鈔作「上」。
 70 「真」下十三字，鈔無。
 71 鈔無「因以相補」四字。
 72 「真」下十三字鈔無。
 73 「民」鈔誤作「子」。
 74 「真」下十四字，鈔無。
 75 鈔無「相」下四字。
 76 「真」下十三字，鈔無。

- 77 「真」下十五字，鈔無。
 78 鈔無「或」字。
 79 「真」下十三字，鈔無。
 80 「因以」二字，鈔涉上文衍，誤作「以類」二字。
 81 「真」下十二字，鈔無。
 82 鈔無「而」字。
 83 鈔無「而」字。
 84 「文」鈔誤作「人」。
 85 「文」鈔誤作「人」。
 86 鈔無「者」字。
 87 「文」鈔誤作「人」。
 88 鈔無「或」字。
 89 「文」鈔誤作「又」。
 90 「百姓文」鈔誤作「庶民反」三字。
 91 鈔無「或」字。
 92 「百姓文」鈔誤作「庶民又」。
 93 「而」鈔作「反」。
 94 鈔無「或」字。
 95 「失」鈔作「得」。鈔在此上下兩句，「得」「失」二字互換。
 96 「得」鈔作「失」，參上條注。
 97 「也」鈔作「者」。
 98 「收」鈔作「取」。
 99 鈔無「與」字。
 100 「類」字下原無「相從」，因以「四字」疑脫，今據鈔補。
 101 「俱」鈔誤作「且」，「俱」當作「具」。
 102 鈔無「及」字。
 103 鈔無「壹都」二字。
 104 「真」下十四字鈔無。
 105 「出生」鈔作「生出」。
 106 「歧」鈔作「歧」。

- 107 鈔無「所」字。
 108 鈔無「所作」二字。
 109 鈔無「不同」二字。
 110 鈔無「其」字。
 111 鈔無「要」字。
 112 鈔無「樂」字。
 113 鈔無「道」字。
 114 「合」上鈔有「集」字。
 115 鈔無「從」字。
 116 鈔無「極之」二字。
 117 「迺」鈔作「然」。
 118 鈔無「邪言」二字。
 119 鈔無「以」下六字。
 120 鈔無「年」字。
 121 鈔無「其」字。
 122 「治」鈔作「理」。
 123 「恚」鈔作「苦」。
 124 「非」鈔作「爲」。
 125 鈔無「邪言」二字。
 126 「邪」鈔作「矣」。
 127 鈔無「如」下七字。
 128 「治」鈔作「理」。
 129 鈔無「邪」下七字。
 130 鈔無「之」字。
 131 「治」鈔作「理」。
 132 鈔無「日」下六字。
 133 鈔無「亦」字。
 134 「也」鈔作「矣」。
 135 鈔無「子」下六字。
 136 「治」鈔作「理」。

①「家」下鈔有「矣」字。

②「且」疑當作「且」。

③「國家」鈔作「家國」。

④鈔無「之」字。

⑤「予」疑係「子」字之譌。

⑥「極八」疑係「八極」之倒文。

⑦「殊」疑係「銖」字之誤。

⑧鈔無「而」字。

⑨「分」鈔作「方」。

⑩「章」鈔作「彰」，「彰」通「章」。

⑪鈔無「也」字。

⑫鈔無「也」字。

⑬鈔無「但」下九字。

⑭鈔無「爲」字。

⑮鈔無「其」字。

⑯鈔無「其」字。

⑰鈔無「以」字。

⑱「答」上疑脫「答十者，以謝於天」兩句。

⑲「且」疑當作「且」。

⑳「集」下疑脫「議」字。

太平經合校卷九十二 己部之七

太平經卷之九十二

經九二·一上·二·四

三光蝕訣第一百三十三

請問天之〔並〕鈔已四下·九·一 圖三 ①

光，何故時蝕邪？善哉！子之所問。是天地之大怒，天地戰鬪不和，其驗見效於日月星辰。然亦可蝕，亦可不蝕，咎在陰陽氣戰鬪。何故戰鬪乎？陰陽相奸？遞諍勝負。夫陰與陽，本當更相利祐，共爲和氣，而反戰鬪，悉過在此不和調。如使和調不蝕，亦當不蝕邪？然，大洞上古最善之時，常不蝕，後生彌彌，共失天地意，遂使陰陽稍稍不相愛，故至於戰鬪。子以吾言不然也。子使德君案行吾文，盡得其意，戰鬪且止；小得其意，小止；半得其意，半止。如不力行，固困耳。請問：夫日月蝕，以何時運相逢邪？噫！子其愚哉！真

人正復更發天怒，今真人以何知爲時運邪？愚生見其同處也。冥冥哉，子之心也，其暗冥何劇也。審若子言，運相逢也。何故於一年之間日月蝕，無解矣。或連歲不蝕，運何以然。〔並〕鈔已五上·八·一六 圖帝王多行道德，日月爲之不蝕，星辰不亂其運。何以然哉？又天性，陰陽同處，本當相愛，何反相害耶？又陰陽經九二·二上·一·一 * 本當轉相生，轉相成功，何反相賊害哉？是子之愚也。子欲知其實，比若人矣。人常相厚，久不相睹，一相得逢遇，大喜，則更相祐利，相譽相明；及其素相與不比也，卒相逢便戰鬪。凶大不比，鬪死而已；小不比，小鬪。可駭哉！可駭哉！愚生已解矣。請問：今日乃太陽，火之精神也；月乃太陰，水之精神也。今水火不同處，自相遭逢則相滅，何謂也，不比邪？善哉！子言得其意。然水火各以其道，守其行，皆相得，乃立功成事。比若五行，不可無一也，皆轉相生成。子欲知其實也，比若五藏，居人腹中，同一處。

心乃火也，腎乃水也，豈可爲同處，而日相與戰鬪相蝕邪？子寧解知不乎？唯唯。愚生已覺矣。是故和平氣至，三光不復戰鬪蝕也。三光不相蝕，乃後始可言得天地之心矣，以是爲證。故欲自知優劣，行道德，未俱觀此天證，而聚衆文，言同處相蝕。是者但記同愛之文，未深得之意也。正使有神文言，天乃未深見其情實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吾文出之後，帝王德君思此天意，勿忘此言，此言所以經九二·三上·一·一* 致得天心之文也。如得天意，命乃長全也；不得天意，亂命門也；行而不稱天心，亦大患也。初上古以來，衆聖帝王以此爲戒，深記吾言，結於胸心，乃微言可見，道可得也。以付上德之君，以救三光之鬪蝕也。唯唯。行去，辭小竟。疑，復來問之。唯唯。

萬二千國始火始氣訣第一百三十四
請問：天下共日月，共斗極，一大部乃萬二千國，中部八十一域，分爲小部，各一國。德優者張地萬二千里，其

次張地廣從萬里，其次九千里，其次八千里，其次七千里，其次六千里，其次五千里，其次四千里，其次三千里，其次二千里，其次千里，其次五百里，其次百里。此乃平平之土，德優劣之所張保也。德劣者，乃或無一平之土，悉有病變，令一國日月戰蝕，萬二千國中，寧盡蝕不？斗極不明，萬二千國寧盡不明不乎？善哉！深邪遠邪眇邪！子所問也。何故正問此變今怪，一國有變，萬二千國何譽，當復有變者邪？怪之，不及天師問，恐終經九二·四上·一·一* 古無以知之，故問之也。善哉！子之所疑，可謂入道矣。一國有變，獨一國日不明，名爲蝕，比近之國，亦遙睹之，其四遠之國，固不蝕也。斗極凡星不明，獨失其天意者不明，其四遠固不蝕。今請問於何障隱而獨不明邪？噫！子固童蒙未開也，類俗人哉。今是天與地，相去積遠，是其失道無德之國，下邪氣共上蔽隱天，三光各以其類上行，使其不明。比若霧中之處，其三光獨不明，無霧之處，固大明也。子欲

重知之，陰處獨不見月蝕，陽處獨見日蝕，子欲重知其審實，比若今年太歲在子，有德之國獨樂歲，無德之國獨凶年。今是俱共一國一歲，共一年，而其吉凶異。比若人俱共一天一地，其安危處，異俗不同。子知之邪？唯唯。善哉善哉！今是日月運照，萬二千國俱共之，而其明與不明者處異也。有道德之國，其治清白，靜而無邪，故其三光獨大明也，乃下邪陰氣不得上蔽之也。不明者，咎在下共欺上，邪氣俱上，蔽其上也。無道之國，其治汙濁，多奸邪自蔽隱，故其三光不明矣。子欲重知其審，經九二·五上·一·一* 比若翕目視日，與張目視日，比若善張目視日，與蒙薄帛視日，正此也。寧解不邪？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子知駭是，則得長生矣。唯唯。其且凶衰之國，三光盡不明。比若盲人，而獨不睹三光明；三光自若，以其人盲，獨不見之矣。比若年盛者，獨睹三光明，年老者獨不睹三光明，是其盛衰之效也。悉寧解邪？唯唯。行去矣。請問一絕

訣說何等也，今不審知一者，何等也？噫，真人守文極多，何故為疑此邪？今眩冥也。子知守一，萬事畢。子何問眇哉？宜思其言。唯唯。一者，心也，意也，志也。念此一身中之神也。凡天下之事，盡是所成也。自古到今，賢聖之化，盡以是成器名，以其早知，學其心意，志念善也，守善業也。愚者盡凶是也，以其守學之以惡業也。天地之性，蚊行萬物悉然，故在師學之，壽可得也，在學何道，天地可按也。聚衆人億萬，不若事一賢也。衆愚億萬，但可疾凶敗耳。審能守一賢身，何害有身者。不能還自鏡照，見念反還鏡身。志念遠即身疾，衰枯落務，志念近則身有澤。凡志念所成衆多，經九二·六上·一。一*不豫記之，天下之事悉是也。子知之邪？唯唯。「並」鈔己五下·二·一。圖請問旱³⁴凍盡死，民困飢寒³⁵烈而死，何³⁶殺也？此者，皇天太陽³⁷之殺也，六陽俱³⁸恨，因能³⁹爲害也。何謂邪⁴⁰？願⁴¹聞之。然，六方洞極⁴²，其中大剛⁴³，俱恨⁴⁴人久爲亂惡之，故殺⁴⁵也。其害於

人何哉？無有名字也⁴⁶。但逢其承負之極，天⁴⁷怒發，不道人善與惡也，遭逢者，即大凶矣⁴⁸。子⁴⁹欲知其實，比若人矣⁵⁰。人大忿忿⁵¹怒，乃忿甲善人，不避之，反⁵²賊害乙丙丁⁵³。今⁵⁴乙丙丁⁵⁵何過邪⁵⁶？而逢人怒發，天⁵⁷之怒發亦如此矣。故承負之責最劇⁵⁸，故使人死，善⁵⁹惡不復分別也。大咎在此⁶⁰。故吾書應天教，今欲一斷絕承負責也。天其爲過深重，多害無罪人，天甚憂之。故教吾勸真人，以書付上德之君，令惡邪佞僞人斷絕，而天道理。子知之邪？唯唯。願請問天地開闢以來，人或烈病而死盡，或水而死盡，或兵而死盡，願聞其意，何所犯坐哉？將悉天地之際會邪？承負之厄邪？然，古今之文，多說爲天地陰陽之會，非也，是皆承負厄也。天氣中和氣怒，神靈戰鬪，烈病而死者，天伐除之；水而死者，地伐除^{經九二·七上·一·一*}之；兵而死者，人伐除也。願聞烈病而死者，何故爲天殺？天者，爲神主神靈之長也，故使精神鬼殺人。地者，陰之卑；水者，陰

之劇者也，屬地；陰者主懷妊。凡物懷妊而傷者，必爲血，血者，水之類也，懷妊而傷者，必怒不悅，更以其血行汗傷人。水者，乃地之血脉也，地之陰也。陰者卑，怒必以其身行戰鬪殺人。比若臣往捕賊，必以其身行捕取之也。不得若君，但居其處而言也。中和者人主之，四時五行共治焉，人當調和而行之。人失道不能順，忿之。故四時逆氣，五行戰鬪，故使人自相攻擊也。此者，皆天地中和，忿忿不悅，積久有病悒悒，故致此。善哉！嚮不力問，無從知之也。願聞此悉承負之厄，乃忿三氣，其不承負之時，人死云何哉？然人生有終，上下中各竟其天年，或有得真道，因能得度世去者，是人乃無承負之過，自然之術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曉哉！乃一旦而相隨死者，皆非命也。是乃天地中和四時五行戰怒伏殺效也。善哉善哉！嚮不及天師問，無緣知是也。故天地開闢以來，常有經九二·八上·一·一*此厄也，人皆不得知之。今甚病之憂之，人多無罪而死，上感

天。天故遣吾下，爲其具言，已行吾天文之後，人民萬物且各以其壽命死，無復並死之會也。善哉善哉！後生各得其命矣。真人知之邪？唯唯。請問即非天道時運周而死，何故常以天地際會而亂哉？五行際會而戰邪？五帝之神歷境而窮困邪？噫，善哉！真人之難也。今天且使子問邪？其投辭乃入天心讖，其何一要訣哉？吾甚嬉之。今是真若子言，今爲子具條解之。今諸真人遠來，爲天地具問事，乃爲天地開闢以來帝王問疑，宜安坐聽吾辭。唯唯。然夫天之爲法，人民萬物之爲數也。比若四時之氣，但當更相生成，相傳而去。比若人生，少者後當老長，更迭相傳而去。不當乃道鬪戰，因絕滅世類也。所以道戰水旱癘病死盡者，人主由先王先人獨積，稍失道心意，積久至是際會，即自不而自度，因而滅盡矣，既滅盡無餘種類。夫天地人三統，相須而立，相形而成。比若人有頭足腹身，一統凶滅，三統反俱毀敗。若人無頭足腹，有經九二·九上·一。

一*一亡者，便三凶矣。故人大道大毀敗天地，三統滅亡，更冥冥憤憤，萬物因而亡矣。夫物盡，又不能卒生也。由是失幾何，滅絕幾何，更起或即復，或大久大敗，久乃能復也，故小毀則疾復也。子欲重知其審實，令後世德君察察，知天地冤不之大效。比若家人治生，有畜積多者，雖邂逅逢承負凶年不收也，固固而自存。大多畜積之家，雖連年遭惡歲，猶常活。小有畜積之家，遭連年不收，餓而死盡。常貧之家，遭一年凶，便盡死。不而自度出也，困而無世。天道有格法，運非際會也。比若夏秋當力收，冬春當坐食成事；夏秋不善力收，冬春當餓死滅盡。古者聖人天書，因此共記爲際會也。真人欲知之如此矣。今太平氣至，當常平，不當復道際會死亡者也。夫天命帝王治，故覺德君。凡民爲其道事，要使一睹覺知如此矣。嚮使先生凡民人常守要道與要德，雖遭際會，不死亡也。夫天命帝王治國之法，以有道德爲大富，無道德爲大貧困。名爲無道

無德者，恐不能安天地而失之也。先生稍稍共經九二·一〇上·一*廢絕道德，積久復久，乃至於更相承負，後生者被其冤毒災劇，悉應無道而治。至於運會滅絕，不能自出，大咎在此。子知之邪？唯唯。可駭哉！可駭哉！行復更曉真人一語。夫道德與人，正天之心也，比若人有心矣，人心善守道，則常與吉；人心惡不守道，則常衰凶矣；心神去，則死亡矣。是故要道與德絕，人死亡，天地亦亂毀矣。故道使天地人本同憂同事，故能迭相生成也；如不得同憂同事，不肯迭相生成也，相憂相利也。故道德連之使同命。是故天地睹人有道德爲善，則大喜；見人爲惡，則大怒忿忿。真人豈解邪？唯唯。可駭哉！愚生甚畏之。子知畏之，則可長生無凶矣；不知畏之，則天已易去子矣，宜重慎之。唯唯。行復重曉真人一解。今是吉凶之行，比若道德禮義與刑罰矣。人而守其道德禮義，則刑罰不起矣；失其道德禮義，則刑罰興起矣。故守善道者，凶路自絕，不

教其去而自去；守凶道者，言路自絕。此猶若日出而星逃，星出而日入，不失銖分。善哉善哉！今曉真人一大訣言也。今世經九二·一一上·一·一*人積愚暗甚劇，傳相告語，言時運周有吉凶，如此言，爲善復何益邪？爲惡何傷乎哉？乃時運自然，力行善，復何功邪？而吉者聖人常承天心，教人爲善，正是也。言時運，而反共亂天道者，是辭也，使天地常不悅喜。實人行致之，反言天時運自惡。不肯自言惡，反意天地爲惡。比若人家不孝惡子，不肯自言惡，反言父母惡，此之謂也。故天常苦忿忿悒悒，因是運會者，殺之鬪之，樂易其世類也。嚮不但當相隨，老者去，少者長，各以其年命窮變化，比若天地開闢以來，人形變化不同是也。善哉，愚生以一大解於是，古今人形雖異而氣同。子欲重知其審，比若四時氣，五行位，雖不同受，內同氣轉相生成。猶若人頭足不相似，內反合成一人也。善哉善哉！今復重曉真人一言。天積疾，人爲惡，反常言時運凶。

上皇氣至，當助德君治，恐時人行不改易，爲惡行以亂正氣，毀天寶，故遣吾下，爲德君出文，以曉衆人，使共常按吾文爲行，不復共愁天地而不犯天禁。自是之後，行吾天文，使神助德君治。犯經九二·一二上·一·一*者誅之，人不誅之，神且誅之。子知邪？唯唯，不敢犯也。行，辭小小竟。凡書自思其要。唯唯。〔並〕鈔己六上·一·一圖請問天師⁶¹，萬二千國之策符⁶²各異意，皆⁶³當於何置之？各隨其國俗，宜以何爲始？以斗極東南火氣起。願聞其意訣，何也？火者，陽也，其符今⁶⁴主天心。和者主施，開者主通，明者主理凡事⁶⁵。火者爲心，心者⁶⁶主⁶⁷神，和者可⁶⁸爲化首，萬事將興，從心起。心者主正事，倚仁而明，復有神光。萬二千國殊策一通，以⁶⁹爲文書上章，天⁷⁰氣且自隨而流行，真人自勵⁷¹興之。子⁷²勿逆之，子喪，乃天⁷³樂出書，故使吾言。出子乃不信吾言也，求信於子之身也。子行之而灾日除，是天樂行之喜也，故灾除也。子不行而多疾灾，是天忿忿悒悒，

子留難其道也。火凶勿問於人，取效於此，明於日月。天意所欲爲，子不可不慎也，不行不順，令使人心亂也。真人慎之。唯唯。行，復誠真人一言。天不欲行，子獨行之，且病之。吾文以此爲信，自是之後，亦皆然。文已復重，不復多言益文，使道難知。唯唯。行，重復誠子一言，此灾病，非一世人過也，其所從來久遠，經九二·一三上·一·一*勿反卒害之。但當行天道，以消亡之耳。如是者，所謂得天心意矣。不如吾文言，復枉急其刑罰，灾日多，天不悅喜。真人知之邪？唯唯。

火氣正神道訣第一百三十五

請問〔並〕鈔己六上·八·一七圖古者火行，同當⁷⁴太平，而不正神道，今⁷⁵天師獨使令火行正神道，何也？善⁷⁶哉！子之問也。是故百人百意，千人千意，萬人萬意，用策不同各殊異，故多不得天心意。真人言是也。今⁷⁷乃火氣最盛，上皇氣至，乃⁷⁸凡陪。古者火行，太平之氣後，天地開闢以來，未嘗有也。夫火氣盛者，必正神道，何也？願⁷⁹聞其

意。然，夫火者，乃是⁸⁶天之心也。心主神，心⁸¹正則神當明。凶故天使吾下理神道也。夫神道已自神，何必當理之邪？善哉，子之言。夫神，乃天之正吏也。今邪神多，則正神不得其處，天神道內獨大亂，俱失其居〔並〕鈔己六下：二。二。二。今⁸²天氣不調，帝王爲之愁苦，而人又⁸³不得知其要意⁸⁴。子欲樂⁸⁵知其⁸⁶□□也，此比⁸⁷若人矣⁸⁸。今⁸⁹邪人多居位，共⁹⁰亂帝王之治。今⁹¹使正人不得其⁹²處，天地爲其⁹³邪氣失正。夫邪⁹⁴多則共害正，正多則共禁止⁹⁵邪，此二者，天地自然之經九二：一四上：一。一。術凶也。子知之邪？故令太陽最盛，未嘗有也。陽者稱神，故天爲神。陰者稱邪，故奸氣常以陰中往來，不敢正晝行；奸而正晝行，爲名陰乘陽路；病而晝作，名爲陰盛興，爲陽失其道，君衰間爲是久矣。故天道吾正神道也，令使不敢復爲也。子知之耶？唯唯。善哉善哉！

洞極上平氣無蟲重複字訣第一百三十六

〔並〕鈔己六下：七。一。一。請問洞極上平氣至無不治⁹⁶，故天師乃考疽疥蟲食人也。今⁹⁷獨以⁹⁸此驗之邪⁹⁹？凶其餘蟲云何哉？善哉！真人今日問事也。天疾是教子問此邪？天甚疾人爲惡，猾吏民背天逆地，共欺其上，獨陰伏爲奸積久，如蟲食人也，天毒惡之。故使子反覆問之。然蟲食人，〔並〕鈔己六下：八。七。洞所謂蟲而¹⁰⁰治人也。其爲灾最甚¹⁰¹劇，逆氣¹⁰²亂正者¹⁰³也。今皇平氣至，不宜有此應。真人¹⁰⁴付德君¹⁰⁵，欲知道洞洽，未令民間悉移蟲主名，大小爲害之¹⁰⁶屬何也？謂疽癘傷¹⁰⁷疥，盡¹⁰⁸從腹中三蟲之屬，皆移主名。其¹⁰⁹移大多者，固固下多蟲治人。此蟲無者，下無蟲治人。此少者，少蟲治人。善哉！凶小生愚暗，睹¹¹⁰經九二：一五上：一。一。此以爲天性也，故反應治邪？子其愚，何一劇痛也。夫天地之性人爲貴，蟲爲至賤，反乃俱食人，是爲反正。象賤人無道，以蟲食人。故天深見其象，故使

賢聖策之，改其正也。凡灾異各以類見，故古者聖賢得知之。若不以類目，不可思策也。所以逃匿於內者，象下共爲奸，而不敢見於外。外者，陽也。陽者，天也，君也。天正帝王也。故〔並〕鈔己七上：二。八。洞蟲逃於內而竊食人，象無功之臣，逃於內而竊¹¹¹蠶食人也¹¹²。可¹¹³駭哉！愚生甚畏之。子知畏天，固是也；若不畏天，早已死矣。凶真人慎之。唯唯。是故古者爲治，神者致真神爲治，鬼者致鬼爲治，物者致物爲治，蟲者治¹¹⁴蟲爲治，何畏也？願聞之。然神者動作，與天合心，與神同意。故神者，天之使也，天愛之。鬼者動作，避逃人所，鬼倚陰中，竊隱語似鬼，故致鬼物者動作，共欺其上，猾若物，故致物。蟲者動作，價利人，共價利其上，共用意雜若¹¹⁵，故致蟲。天天變相應，悉如此矣。太平德君得天下上書文，悉源其灾異意以報之，其正如神哉！善哉善哉！灾氣已究洽矣。子何以知之？見天師經九二：一六上：一。一。之正，以知無復逃蟲食人，故洽矣。子可

謂知道意邪！請問重複之字何所主，主導正，導正開神爲思之也。端及入室，以爲保券，其爲之云何，豈可聞邪？然，易知而微密，此辭輕而重，不可妄傳也。精者吞之，謂之神也；不精者吞之，謂之不神也。不精吞之，謂之妄言也。故道者，傳其人乃行。凡事者，得其人乃明，非其人謂之爲妄行，過還及入其人身，真人知之邪？唯唯。不敢妄行，誠歸付其人。如是者爲子言之，以丹爲字，以上第一，次下行將告人，必使沐浴端精，北面西面南面東面告之，使其嚴以善酒，如清水已飲，隨思其字，終古以爲事身。且曰：向正平善氣至，病爲其除去，面目益潤澤，或見其字，隨病所居而思之，名爲還精養形。或無病人爲之，日益安靜。或身有彊邪鬼物，反且變爭，雖忿爭自若，力思勿惑也，久久且服去矣。自是之後，天樂人爲正直，以他文爲之，天神亦助下之，隨人意往來。上士見人吞字，歸思亦然，當一吞字皆能教。故曰天道一旦而行。吾之爲道，不效辭

語，效立與天經九二·一七上·一·一*道響相應和，以是爲神，真人慎之。既開天神，道歸于德君，付于賢良，人立自正，有益於上政明矣。德君明師告之，以威爲嚴，所告悉愈爲有，所睹見神靈，慎勿道之。上士因是乃至度世，中士至於無爲，下士至於平平。人所得各有厚薄，天神隨符書而命之，故言勿傳，其所思不可得不同也。不同，故不可相語也。信哉易哉！其爲道也。要哉約哉！其爲志壽也。因而學之，其人將自順也。將自善，有神明，轉其心意，使其悅也。或今日吞吾字，後皆能以他文教，教十十百百而相應，其爲道須臾之間，乃周流八方六合之間，精神隨而行治病。故自是之後，天下人畢早正易其行，皆樂真文，不復爲邪僞也。真人欲樂安天地道，使疾正，最以三道行書爲前。願聞爲前言。善哉，子之問事。愚者難正，自若亂人治，令德君愁。故投行書於前，令使上下大小，自相拾正，其俗人無孤言辨士之害。善哉善哉！願聞三道行書文，何

但使一通集行書而上，必使有前後文書衆多。善哉善哉！子之言，中天心意，所以使經九二·一八上·一·一*有前後難問者，欲使俗人深自知過也。獨言之大病也，不見孤辭單文之惡，則無以見集行書之善，不傳其誤，分別其大失，皆解人心，乃後且可救也。心不解，不如其所行，久大誤也。人心覺則易正。凡吾爲文，皆如此矣，非獨是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曉矣。真人慎事，書文已足，無輕數句問，欲不爲子說之，恐恨子意，欲復爲子道之。今道大文，又天道不可句極，得其意，天大喜，不得其意，逆天道，反與天爲咎，不敢復數言也。行去。

右大集難問天地毀起日月星蝕人烈死萬二千國策符字開神訣

①「三」上鈔有「大集難問天地毀起日月星蝕人烈死萬二千國策符字開神文」二十五字，係本卷末篇篇旨，見本卷末。符字係「符字」之訛，又本卷所有鈔文，應在鈔己部十六葉上二行十一字之後，蓋係錯簡。

②「時蝕邪」鈔作「得蝕也」。

- ③鈔無「善」下七字。
 ④「怒」原作「怨」，疑譌，今依鈔改。
 ⑤「和」原作「知」，疑譌，今依鈔改。
 ⑥「辰」鈔作「曆」。
 ⑦鈔無「可」字。
 ⑧「可不」鈔倒作「不可」。
 ⑨鈔無「何」下五字。
 ⑩「遞諍」鈔作「迭爭」，「遞」，迭也。「諍」通作「爭」。
 ⑪「負」鈔誤作「服」。
 ⑫「當更」二字鈔作「合」。
 ⑬「爲」鈔作「生」。
 ⑭「蝕」下鈔有「也」字。
 ⑮「亦」下八字鈔無。
 ⑯「常」下鈔有「在」字。
 ⑰鈔無「後」下五字，但有「中古漸」三字。
 ⑱「地」下鈔有「之」字。
 ⑲鈔無「遂使」二字。
 ⑳「至」鈔作「致」。
 ㉑鈔無「於」字。
 ㉒鈔脫「鬪」字。
 ㉓「子使德君」，鈔作「使有德之君」。
 ㉔「辰」鈔作「曆」。
 ㉕「其」下五十字，鈔無。
 ㉖「比」下四字鈔作「比之」。
 ㉗「常」鈔作「先有」二字。
 ㉘「一」下五字鈔作「相睹」二字。
 ㉙「大」上鈔有「當」字。
 ㉚「則更」二字，鈔作「必能」。
 ㉛鈔無「相譽相明」四字。
 ㉜「及」下八字鈔作「及先不相與比」。

- ③③「鬪」下鈔有「矣」字。
 ③④「早」下鈔無「凍」字，但有「而」字。
 ③⑤「寒」下原有「而」字，疑衍，今依鈔刪。
 ③⑥鈔無「何」下三字。
 ③⑦「皇天太陽」，鈔作「太陽皇天」。
 ③⑧「俱」鈔作「具」，「具」通「俱」。
 ③⑨鈔無「能」字。
 ④⑩「邪」鈔作「也」。
 ④⑪鈔無「願」下四字。
 ④⑫「六方洞極」，「方」字原作「萬」，今據鈔改。「洞」字鈔誤作「相」。
 ④⑬「剛」鈔作「綱」。
 ④⑭鈔無「恨」字。
 ④⑮「殺」下原有「其」字，疑衍，今依鈔刪。「殺」下原無「也」字，今依鈔增。
 ④⑯鈔無「也」字。
 ④⑰「天」鈔誤作「大」。
 ④⑱「矣」鈔作「也」。
 ④⑲鈔無「子」下五字。
 ④⑳鈔無「人矣」二字。
 ⑤①鈔無「忿」字。
 ⑤②「反」鈔作「乃」。
 ⑤③鈔無「丙丁」二字。
 ⑤④鈔無「今」字。
 ⑤⑤鈔無「丙丁」二字。
 ⑤⑥「邪」鈔作「也」。
 ⑤⑦鈔無「天」下五字。
 ⑤⑧「劇」鈔作「極」。
 ⑤⑨鈔脫「善」字。
 ⑥⑩「此」上鈔有「於」字，「此」下鈔有「矣」字。

- ⑥①鈔無「天師」二字。
 ⑥②鈔無「符」字。
 ⑥③「皆」鈔誤作「此」。
 ⑥④「今」鈔作「令」。
 ⑥⑤鈔無「凡事」二字。
 ⑥⑥鈔無「心者」二字。
 ⑥⑦「主」鈔譌作「王」。
 ⑥⑧鈔無「可」字。
 ⑥⑨鈔無「以」字。
 ⑦⑩「天」鈔作「元」。
 ⑦⑪「勵」鈔作「屬」。
 ⑦⑫「子」下六字鈔作「吉逆之喪」。
 ⑦⑬「乃天」鈔作「天乃」。
 ⑦⑭「當」原作「嘗」，疑誤，今依鈔改。
 ⑦⑮「今」鈔譌「令」。
 ⑦⑯鈔無「善」下三十九字。
 ⑦⑰「今」鈔譌「令」。
 ⑦⑱鈔無「乃」下二十三字。
 ⑦⑲鈔無「願」下五字。
 ⑧⑰鈔無「是」字。
 ⑧⑱「心」下六字鈔作「心主神當今明」。「今明」二字疑傳寫顛倒。「今」字應與下文「天氣不調」爲句。
 ⑧⑲鈔無「今」字，疑誤入上文。
 ⑧⑳鈔無「又」字。
 ⑧㉑鈔無「意」字。
 ⑧㉒鈔無「樂」字。
 ⑧㉓鈔無「其」下四字。
 ⑧㉔鈔無「比」字，「比」下「若」字鈔譌作「苦」。
 ⑧㉕「矣」鈔作「耳」。
 ⑧㉖「今」鈔譌「令」。

99『共』鈔作『則』。

91『今』鈔譌『令』。

92鈔無『其』字。

93鈔無『其』字。

94『邪』下鈔有『氣』字。

95鈔無『止』字。

96『至無不治』四字，鈔作『主治』。

97鈔無『也』。今『二』字。

98鈔無『以』字。

99鈔無『邪』字。

115『而』下四字鈔作『食人』二字。

116『甚』鈔誤作『其』。

115鈔無『氣』字。

115鈔無『者』字。

115鈔無『真人』二字。

115『付德君』鈔作『付有德之君』。

115鈔無『之』下五字。

115鈔無『癘傷』二字。

115鈔無『盡』字。

115鈔無『其』下三十字，但有『此蟲無不有名少耳』八字。

115鈔無『而竊』二字。

115『也』鈔作『矣』。

115鈔無『可』下二十三字，但有『深可畏之不畏之則至於大

害矣』十三字。

115『治』疑當作『致』。

115『若』下疑脫『蟲』字。

115『日』疑當作『日』。

太平經合校卷九十三己部之八

太平經卷之九十三

經九三·一上·二·四

方藥厭固相治訣第一百三十七

今愚生得天師文書，拘校諸文及方書，歸居閑處，分別惟思其要意，有疑不能解，願請問一事言之。今天師拘校諸方言，十治愈者方，使天神治之也；十九治愈者方，使地神治之；十八治愈者方，使人精神治之。過此以下者，不可用也。愚生以為但得其厭固可畏者，能相治也，不得其厭固者，不能相治也。善哉！真人言也，得其難意。然，夫凡洞無極之表裏，目所見，耳所聞，蠕動之屬，悉天所生也，天不生之，無此也。因而各自有神長，命各屬焉。比若六畜，命屬人也，死生但在人耳，人即是六畜之司命神也。是萬二千物悉皆受天地統而行，一物不具，即天統有不足者，因使其更相治服

也。因復各使有尊卑君長，故天道悉能相治制也。得其所畏，而十者治愈者，即是其命所屬天也。真人知之邪？唯唯。行，子已知之矣。請問一疑，甚不謙順，豈不言哉？平行勿諱。今若盜賊劫人者，同服人耳，豈可以為經九三·二上·一·一* 天命君長邪？善哉！子之難也。夫盜賊劫人者，但以無義，妄於枉服人耳，不得常服久也。一過服人，即有重罪，長吏遂之不止也。子何以言是為天命乎？今若王者治服人，豈當見逐索邪？凡人生以王者為君長、為命也。真人亦寧解不？今已大解。善哉善哉！行學者精之，亦無妄難問也，天且非人也。唯唯。有過有過不也，敬慎之，勿但若俗夫之人欲言便語也。唯唯。今愚生每語有劇過，不言，又無緣得知之。今欲復有可問，不敢卒言。平行。今獨萬物各有君長，天地亦有君長邪？噫！子難問，何一深妙遠劇也！今自不知所問不謙，不及天師問之會，遂不得知之也。然，天者以中極最高者為君長，地以崑崙

墟爲君長，日以王日爲君長，月以大月爲君長，星以中極一星爲君長，衆山以五嶽爲君長，五嶽以中極下泰山爲君長，百川以江海爲君長，有^①甲者以神龜爲君長，有鱗之屬以龍爲君長，飛有翼之屬以鳳凰爲君長，獸有毛者以麒麟爲君長，裸蟲者以人爲君長，人以帝王爲君長。天下若此者經九三·三上·一。一*積衆多，不可勝記，纔爲真人舉其綱，見其始，子豈解邪？唯唯。宜自深思其意，亦不可盡記也，難爲財用。唯唯。今故言蚊行有知之屬，方在其身者，不待而成事者，無妄殺傷，何乎？主恐忿其君長也。今天太平氣至，當與有德君並力治，無妄傷害，則亂太平之氣，令治憤憤。今小物安能感動天，使其治亂憤憤乎？噫！子自若愚蒙，未大解也。今是各自有君長，若遠方四境之下賤小人，極最帝王之下極螻蟻惡人也，無可比數。人無故共賊傷此百數十人，其家自冤枉，上書帝王，帝王聞之即大怒，下令以章考問之，紛紛州郡縣以爲大事，因而坐之危亡者，

非一人也。子知之邪？可駭哉，可駭哉！行，子知大駭，乃且長生矣。唯唯。是故古者聖王知天法象格明，故不敢妄用刑也，乃深思遠慮之極也。故其治常平，不用筋力，而得天心者，以其重慎之也。今先王小小失之，承負之後，各有得失，故治難平也。子知之邪？唯唯。今太平氣至，天愛有德之君，故具爲陳戒也，難其犯之也，以吾文歸上德之君，自經九三·四上·一。一*使思其惡意。唯唯。

右集難方藥命所屬物各自有君長

陽尊陰卑訣第一百三十八

〔並〕鈔己一六上·三·一 願^②問陽何從獨得尊而貴，陰獨名卑而賤哉？善^③乎！子之難也，幾睹道德意。陽所以獨名尊而貴者，守本常盈滿而有實也；陰所以獨名卑且^④賤者，以其虛空而無實也，故見惡見賤也。凶愚生受天命，劣少無知，蔽暗難開，願天師具爲分解其意。子學何不具睹天道意，何哉？真人尚乃不解，俗人冥冥固是也。〔並〕鈔己一六上·六·一二 闕然，^⑤夫天

名^⑥陰陽男女者，本元氣之所始起，陰陽之門戶也。人所受命生處，是其本也。故男所以^⑦受命者，盈滿而有餘，其下左右，尚各^⑧有一實。上者盈滿而有餘，尚^⑨常施與^⑩下陰^⑪，有餘積聚^⑫而^⑬常有實。上施者應^⑭太陽天^⑮行也，無不能^⑯生，無不能成。下有積聚，應^⑰太陰，應地，而有文理應阡陌。左實者應人，右實者應萬物。實者^⑱核實也，則仁好施，又^⑲有核實也，故陽得稱尊而貴也。子^⑳知之耶？唯唯。陰爲女，所以卑而^㉑賤者^㉒，其所^㉓受命處，戶^㉔空而虛，無盈餘，又無實，故見^㉕卑且經九三·五上·一。一* 賤^㉖也。凶本名爲陰陽男女者，此二事也。其一身上下，既盡無名者也。本名陰陽，以此二事分別之也。念女之頭目面耳支體，俱與男等耳；其好善尚乃或好於男子，而反卑賤者，此也。男子其頭面肢體，其好善不及女也，而名尊且貴者，正以此也。善哉善哉！然子可謂已覺知之矣。是〔並〕鈔己一六下·四·一七 闕故天道重本守始，是^㉗以聖人睹天法象明。

故當反本守元，正字²⁸考文，以解迷惑也。故能使天²⁹地長安，國家樂也。故³⁰守本而有實，好施與者為善人。出本空虛無實核，常不足而反好求者為惡人，為賤人，此之謂也。今願訣問一疑。行言之。令女見懷妊，實如天師言，無實何也？噫！子內空虛，略類似無道之人，但天見子，勉勉一心，故使子來問事耳！今女之妊子，陰本空虛，但陽往施化實於陰中，而陰卑賤畏陽，順而養之，不敢去也。〔並〕鈔己一六下：七。六國陽乃³¹天也，君也；陰乃³²地也，臣也。故重尊³³敬陽之施，因而養之，而不³⁴敢去也。子欲知其實，比若君王有客，託於小家，小家養之，不敢去也。客亦遂得肥巨成人，□□正此也。今俗者言，陽生陰成，但經九三·六上·一·一*陰隨而養成陽實也。吾書中同多以養說之如此矣。吾見真人欲樂得知真道之核，天之至要意，故為子要言之耳。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今願問獨人有男女，可以分別陰陽實邪？天地萬物盡然邪？噫！子自若癡

迷不解。善哉！真人之難問也。然天地之性，萬物盡然。吾為子說一事，已上洞下達。子自若言不□□行更開兩耳聽，勿失銖分也。唯唯。行，然陽在外之時，凡物盡上懷妊於上枝葉之間，時天陽氣在外，未還反下根也，故皆實於表也。蚊行衆生人民積聚亦於外，及陽氣還反內在地中也。萬物之屬，上悉空無實，盡下懷妊實於下，地中養根葉，蚊行人民亦入實積聚於內，此即皇天證明陽實核之大明效也。是故執陽道者有實核，守陰道者天³⁵實核，故古者聖人治常象天，不敢象地也。願聞之，何謂為象天乎？象天者，聚仁賢明儒道術聖智，此者名為象天也。聚財貨小人不肖無知文章，名為象地也。善哉善哉！願聞此仁賢明儒道術聖智，何以象天？天者，仁賢明儒道術聖經九三·七上·一·一*智也；又天者，能乘氣而飛，此六人，其上才而志真道不懈者，亦乃至於能乘氣而飛，故屬天象天也。是以古者聖人獨深知皇天意，故不敢失之也。願聞此聚財貨小人不

肖，何以象地乎？然，夫財者，會下財成塗，塗化成糞，糞化成土。夫小人愚不肖者，會聾暗不知道術，入凶門戶，會當早居地下。若令不葬，久則為天地之害甚深，與之為治，則共亂天文地理，五行日戰乎！四時失紀，三光少明，天地惡之，百神不愛之矣。無益於分理，當早終死如此財矣。真人知之邪？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子知駭者，可謂將長存矣；不知早駭，與天地為重咎。愚生甚畏之。子知畏此天法，天且活子，如不敬畏之，與生同理。夫吉凶，本非天也，過也，人自求得之耳。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去戒之。唯唯。

右集難男女本所以得尊卑陰陽實核君子小人訣

國不可勝數訣第一百三十九

〔並〕鈔己一六下：九·一國請問一³⁶事。平道之。願聞天下凡有幾國？深³⁷哉經九三·八上·一·一*妙哉！子所問也。然，中部有³⁸八十一域，次其外復一周，天下有萬國，乃³⁹遠出到⁴⁰洞虛無表，合⁴¹

三部爲萬二千國^④。此何故乃有萬二千國乎？天數始起於一，終於十，十而相乘，天道到於五而反，故適萬國也。其二千國者，應陰陽更數，比若數十而終也。歲月數，獨十二也，尚五歲再閏在其中也。此應天地之更起在天，天洞虛之表裏，應爲天地並數，故十二月反並爲一歲，尚從閏其中。此十二月者，乃元氣幽冥，陰陽更建始之數也。比若萬物終死於亥，乾因建初立位於天門，始凝核於亥，懷妊於壬成形。初九於子日始還，九二於丑而陰陽運，九三於寅，天地人萬物俱欲背陰向陽，闕於寅。故萬物始布根於東北，見頭於寅。物之大者，以木爲長也，故寅爲始生木。甲最爲木之初也，故萬物見於甲寅，終死於癸亥。故木也乃受命生於元氣太陰水中，故以甲子爲初始。天道變數，因五相乘而周，故五千^⑤加十二支字，適六十，癸亥爲數終也。真人知之邪？唯唯。未得其意也。今眩冥行，子思之久久，自得經九三·九上·一·其意。行，子思之。今真人恒何故

問天下有幾國哉？愚生受天師書言，可以報天地重功，療天地病，而爲有德帝王除天地立事以來流灾厄會。今以天師文書道一，付一有德之國。今一國之原，雖其君有德萬萬人者，安能乃並解陰陽無極天地之灾乎？乃周流遍治天地之表裏，絕洞虛洞遠無極之天地病乎？噫！善哉。天乃使子問是邪？咄咄！可駭哉。咄咄！可駭哉。吾欲不言也，今恐得大適死過不除於子也。真人何以乃知問是乎？愚生得天師教勅者，歸別處，思惟其意，各有不解者，故問之也。今子解一國有德之君而已，何故爲問之乎？今以天師文，但解一有德之君國之灾，名爲但療治一國耳，安能乃療治天地病而報皇天重功乎哉？善哉！子之言也。吾無以加子言也，真人試說其意。然，今天師乃言天地洞虛有萬二千國，今一有德之國受道，安能乃解是萬二千國之灾，而都安天地者乎？善哉！子之言。子果見使主問是邪？諾。今爲真人具分別說之，使其昭然可以畢除天下病

灾。吾經九三·一〇上·一·一* 畏天威，義不敢有可匿也，子力隨記吾言。唯唯。行，天數本起於一，十而終。一乘十，十也。各乘十而至百，百乘十至於千，千乘十至於萬。一者，其數之始也。十者，其數之終也。百者，其有德之國鄉，子但持吾書，往授教其一有大德之國，傳記吾書者持本去，無盡以與也，周流以授百有德之鄉。一國得吾書者，國善人並歸向之，其德乃並洽四方，百國皆被其化而爲善，天地乃俱爲其安，灾害爲其除，以授百有德之國，而萬國無害，天地病悉除去矣。善哉善哉！願聞何故不教，愚生比以教授之。然，所以不可比以教者，無道德之國，天所衰會，不能行真道，故但歸有德之國也。今無德之國並歸有道德之國，亦自理矣。善哉善哉！願聞何故正以是百國有德爲法乎？善哉！子之難也，得其意，然，天地人之數也，天數起於一，終於十，天下布施於地而生，數成乃後出，適合爲百。天地人備，天地人三合同心，乃成德也。一事有不

和，輒不成道德也。願聞天數何故正一乎？一者，其元氣純純之時也。元氣經九三·一一上·一·一*合無理，若風無理也，故都合名爲一也。一凝成天。天有上下八方，故爲十也。又有五方，各自有陰陽，故數十也。下因地也，一下因地者，數俱於十乃生，故人象天數，至十月乃生也。一者，正是其施和洞洞之時也。已愛施者，反當象天數，十月乃出，故數終於十。故一者乘十。地道者，母也，當禹，故與和並連人。天地人三相得乃成道德，故適百國有德也。故天主生，地主養，人主成。一事失正，俱三邪。是故天爲惡亦凶，地爲惡亦凶，人爲惡亦凶。三共爲惡，天地人滅盡更數也；三共爲善，德洞虛合同。故至於三合而成德，適百國。善哉善哉！是者，天下萬國之綱，天地人合德之鄉也。子知之邪？唯唯。故真人今既爲天地除病，爲德君除承負，雖苦持吾文，往授百有德國，而陰陽病悉消亡，帝王之灾皆已除矣。善哉善哉！愚生嚮不力問，無緣得知是也。

子言是也，學而不力問，與不學者等耳。是故古聖賢之學，旦夕問於師，不敢懈也。故遂得知天之道也。唯唯。誠得力問，不敢有懈也。如是者，子已知道經九三·一二上·一·一*矣。願聞今天下乃習俗不同，以一道往教勅之，曾不疑乎？噫！子於是言者，更愚略冥冥無知，何哉？今是習俗禮義者，但僞行耳，非其真也。天下人乃俱受天地之性，五行爲藏，四時爲氣，亦合陰陽，以傳其類，俱樂生而惡死，悉皆飲食以養其體，好善而惡惡，無有異也。於其有不曉真人文而不達者，當授教之時，真人宜以其俗語習教其言，隨其俗使人自力記之。如是者，天下悉知用之，無有疑也。吾之道，比若日月，周流運行照天下，各自言昭昭，大明而足。子欲重知其審實，比若萬物蚊行之屬，共一天地，六甲五行四時以是爲大足。故皆以天地陰陽格法教示之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去，難不止，則說無窮。今道大文反但難得意。唯唯。願復問一事而止。行言之。今其萬二千國當

云何哉？然此者並於數中，與閏同。子欲知其審，比若數，十而終，一歲反十二月乃終，尚閏並其中，時有十三月，此之謂也。但百國行道德，乃萬國無灾，天地病已盡也，此亦並除。善哉善哉！子能自力，以吾文周流經九三·一三上·一·一*百有德之國，使其各隨俗說吾書者，即萬二千國悉安，天地病大除，子已增年，亦無極矣。子安之少也，則得少年；安之半，則得半年；盡安之，則得無極之年。真人既有善意，天使子具問，是宜具安之，子亦無大自苦勞也。夫天極自神且明而無上也，尚常行道自苦，日一周行。凡物而安之，故獨得常吉而長生也。地亦順隨天所爲而養之也。如天一日不行，日月星不移，即有不周之氣，天則毀矣。天尚乃行道不敢止，故長生也，而況子乎？努力各自爲身屈，不能爲他人也。吾所以說而不止者，吾亦爲吾身屈，非而爲子也。凡六極之表裏，擾擾之屬，俱各爲其身計，不能爲他人也。子知之邪？唯唯。吾得天師言之，使有

德之國記之，不敢懈也。行，子已知之矣。俱努力努力，事畢而相從。唯唯。行去，願問一事。何等也？今六人謹歸居閑處，共思天師言，時時若且大解，時時有迷亂不懈者，願及天師決其意。今念數愁天師，欲忍不言也，恐與天師相離，終古竟天年，無以復得知之，故冒慙復前假一經九三·一四上·一·一*言。平行，天使吾與六子相睹共語，勿辭謝也。唯唯。今願聞天下之國，獨有萬二千國邪？復有餘邪？噫！密哉，子之問也。天地開闢以來，未嘗有也。然此萬二千國者，記一大部耳；其餘者，何有窮極乎哉？何一多也？噫！子今日^④問疑極知也，今反覆閉冥冥，愚哉實不及。然觀弟子問事，未大究洽知天道也。適應校繚繚若且及，而內獨不及。夫俗人冥冥憤憤，固是也，以真人況之，吾不非也。然更開耳，爲六真人說之。天者，乃上下無極，傍行無極，往往一合爲一部界，復分何極乎？願聞之，然天上當於何極，上復有何等而中得止極乎？地下當於

何極，下復有何等，於何得中止而言極乎？天地傍行於何極，何故得中上而反極窮乎？此六表者，當於何窮極乎？是故天道乃無有窮已也，大用之亦適足，小用之亦適足，大用亦有餘，小用亦有餘。真人寧知其意乎？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嚮不力問，復無從得知之也。然，子可謂小覺矣。行去，勿復竟問也。恐六真人驚而敗也，非力所及，而疆問之，是亦大害也。經九三·一五上·一·一*然爲人師者多難，今訾子悒悒，爲子更明之。行，更明開耳。安坐聽。唯唯。子欲樂知其大效也，比若一家有父有母有子，亦天道具成一家。父象天，母象地，子象中和，其聚財物，家中所有象萬物，亦成一家。父爲君，母爲臣，子爲民，財貨以相通養共之象萬物，此一家亦共一大憂。一縣萬戶亦合成一家，共一大憂。十縣合成爲一郡，亦合成一家，共一大憂。十郡合成一大州，亦合成一家，共一大憂。十州合共成一大國，亦合成一大家，亦共一大憂，而爲一大界。其

帝王有德，憂及十二州，大憂及十三州，亦共爲一大家，亦共一大憂也。其外界遠方不屬於人國者，於人國有道德，其中善人來；於人國無道德，則不來；於人德劣，則來害人也。此一部者，一界也，天地之分畫也，樂使天下擾擾之屬，各有處不相剋賊也。故爲太極中極小極，何謂也？太極者，主無復外表也；中極者，主中部也；小極者，各應其部界而止也。但可以道德相求，不得大相剋賊也。天怨之，此名爲共一家，故各共一大憂也。子經九三·一六上·一·一*欲知其審實，比若一家父子夫婦，但獨憂其家不富，不肯憂他家也。一縣但共憂其君，善則當遷之，使高功，各爭進其長吏；惡則欲共去之。一縣一郡一州一國皆義說等此，其共一大憂也。今故記萬二千國，乃共一大部，以與真人，共一大憂也，共一界。其餘若此萬二千國者，不可勝數。是故古者聖人之作，皆共記一小部也，何不記大部界乎？天使不言也，大化未出，所作者異，不得同法，故不記之也。

今者爲大化出萬二千國歷運周，故天使真人來問無極之經，洞竟之政，故以文付百有德之國，一有德之國兼化九十九國。其萬二千國並數，若一歲十二月爲一部，時十二月閏，亦並其中，此之謂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唯唯。慎天道神靈守之，勿妄亂毀。唯唯。今已受天明師嚴勅文悽悽，小覺知一大部。願聞一小界，見示說此無極之國。諾。爲真人悒悒且小言，子詳記之。今欲使真人積財用，上柱天日月，下柱地。廣從萬里，恐財用固固常病苦少也。不能記是其國多少之名字也。子知經九三·一七上·一·一*之邪？唯唯。愚生不敢極問天道也，見天師言，今恍若失氣，惚若亡魂？不敢重問之也。然，子可謂曉事之生，子欲報天地重功，而命無極者，但周流是一大部萬二千國，則壽已無極矣。其上六方洞極者，天亦不獨使六子憂之也。憂之者自有人，與子異界，亦不以過責反罪子也。其安危善惡，亦自有主之者也。一部說絕。勿復問。唯

唯。行，六子努力請，真人學爲小通，但未大睹天道意耳，加精勿懈。唯唯。學而不精與狂同，精而不得名瘖聾，示之以西反問東。故天下師共辨難何恟恟，雖恟恟，無益也，猶不知。比若嬰兒蒙蒙，未出胞中，隨其母身而行，安知天道廣遠而無方。是故小師彊怒喜狂說，反令使天地道傷。故失道意，不能安其君王，天下恟恟，皆被其過，言之殊異。令災害橫行，不可禁防。書雖億億萬卷，天下流災害猶不絕，前後合同，皆由彊說之生，不知道要之過也。真人知之邪？唯唯。行欲復爲子具說，無窮竟，難爲財用，又且復重，故一小止。疑，復來問之。唯唯。

經九三·一八上·一·二* 右集難問授書訣 諸國部界

敬事神十五年太平訣第一百四十

願請問一事。平言之。今天將太平，寧亦可預知邪哉？然，可知占天五帝神氣太平，而其歲將樂平矣。何謂也？願聞之。然，春也青帝神氣太平，夏也赤帝神氣太平，六月也黃帝神氣

太平，秋也白帝神氣太平，冬也黑帝神氣太平。今以何明之？然，太平者，乃無一傷物，爲太平氣之爲言也。凡事無一傷病者，悉得其處，故爲平也。若有一物傷，輒爲不平也；二物傷，輒爲被刑也；三物傷，輒爲羣物傷也；四物傷，輒爲四方傷也；五物傷，輒爲五方傷，天下有大害也；六物傷，輒爲惡究於六方也；七物傷，輒爲其害氣乃橫行也；八物傷，輒使人賢不肖異計，不並力也；九物傷，輒爲惡究竟陰陽，令物雲亂席轉也；十物傷，乃爲大綱傷，天數終盡更數也。是故古者上聖人，但明觀天五帝神氣平未，輒自知治得失且平與未哉？願聞其平訣意。然，春物悉生，無一傷者，爲青帝太平也。夏物悉長，無一傷者，爲赤帝太平也。經九三·一九上·一·一* 六月物悉見養，無一傷者，爲黃帝太平也。秋物悉成實收，無一傷者，爲白帝太平也。冬物悉藏無一傷者，爲黑帝太平也。五帝〔並〕鈔己一七上·二·一 圓太⁴⁴平一歲，人爲其⁴⁵喜樂順善；二歲，地上爲其⁴⁶太⁴⁷

樂；三歲，恩澤究竟於天⁴⁸；四歲，風氣順行；五歲，九⁴⁹神不戰，祿⁵⁰惡伏滅；六歲，而究著六綱⁵¹；七歲，乃三光更明；八歲，而恩究達八方；九歲，陰陽俱悅；十歲，萬物悉各得⁵²其所。爲數小終，物因而三合之，乃天地人備，故三十歲而太平也⁵³。今上皇氣出，真道至以治⁵⁴，故十五年⁵⁵而⁵⁶太平也。如不⁵⁷力行真道，安⁵⁸得空致太平乎？此十五歲而⁵⁹太平者，乃謂帝王以⁶⁰下及⁶¹臣⁶²大小，案行真道，共却邪僞⁶³，凶故十五年而平也。真人知之邪？是故欲知將平與未平，但觀五帝神平與未，足以自明，足以自知也。是故凡象，乃先見於天神也。天神不平，人安得獨稱平乎哉？是故五帝更迭治，可皆致太平。其失天神意者，皆不能平其治也。是故謹順四時，慎五行，無使九神戰也。故當敬其行而事其神。今天第一上平氣且至，故教真人敬四時五行，而令人大經九三·二〇上·一。

乃並敬事其神，故疾十五年而平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然子已覺矣。願請問人行忠直有實，寧可知邪？善哉！子之所問也。與其交也，言行日若惡忿，人長念之，反月善；月若惡忿，人反歲善；少時觀其所爲作若最惡，老反最善也。人皆歸其言，而樂其行，而好愛其道，是即忠信上善有實核之人。善哉善哉！願復請問不忠信佞行，亦可知邪？然，可知也。與之交也，觀其所言行也，日月合於人心。若順善，長念用之，反月使人益惡邪；月若善，反歲惡；少時觀其人，可爲若善也，言若忠信，至老念用其所爲，反最惡邪，是純爲僞佞不忠信之人行也。至老長，則窮其言與行，最賤矣。灾及妻子，禍流後生。善哉善哉！

·二·一* 一行吾書道者，下古人且日言吾道惡無益也，反月善；月言無益，反且歲善；歲言無益，反至老常善，久久不而去也。後生者以爲世學矣。不知疾行者，但空獨一世之間久苦耳。故吾教勅真人常眷眷勉勉也。道爲有德人出，先生與後俱與吾無有獨奇親也，吾受之等耳。故但得而力行之者，即其人也，無有甲與乙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天道無親，歸于人；地德無私，付于謹民。人交無有先後，但愛于有實信。是故古者帝王有宮宅以仕有德，不仕無功之臣。有德之人，天地所愛，可助帝王安萬物；無德之人，天地所怨，陰陽之賊。何其重也？子自若愚哉！然無德之人，其行無數，乃逆天地，故與天地爲怨也；乃亂陰陽，故與陰陽爲賊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勿復問，善惡可睹矣。唯唯。行，爲子悒悒，且爲子分別解下古人之行。人人曰自言惠，且善曉事，而反其行徵也，反月德惡。月月各自言有善行，不負於天，而反歲得灾多，且凶惡夭死。

少時人人自言善且大賢，賢過其父與母，而行到老長，反經九三·二二上·一·一* 無一善賢者，皆為不肖之人。貧賤且共，壽則日少，無一知真道。夫下古之人，善惡賢與不肖見於是矣。何須自言賢且曉事乎？但觀其徵，可自知矣，可長明，可行真與偽矣。何須復辨陳之，成事已□□。真人以吾書文示之，令使一覺悟，可天久迷與無地為重怨行，吾辭小竟，後復有疑，乃來共議之。唯唯。

右集難問太平訣人行有實與邪文

- ①『有』下九字，敦煌經卷引全同。
- ②『願』鈔作『請』。
- ③鈔無『善』下十一字，但有『神人言』三字。
- ④『且』上鈔有『而』字。
- ⑤鈔無『然』字。
- ⑥鈔無『天名』二字。
- ⑦鈔無『所以』二字。
- ⑧鈔無『各』字。
- ⑨鈔無『尚』字。
- ⑩鈔無『與』字。
- ⑪『陰』下鈔有『而』字。
- ⑫『有餘積聚』鈔作『積聚有餘』。

- ⑬鈔無『而』下四字。
- ⑭鈔無『應』字。
- ⑮鈔無『天』字。
- ⑯鈔無『能』字。
- ⑰鈔無『應』字，但有『者』字。
- ⑱鈔無『者』字。
- ⑲鈔無『又』下五字。
- ⑳鈔無『子』下八字。
- ㉑鈔無『而』字。
- ㉒鈔無『者』字。
- ㉓鈔無『所』字。
- ㉔鈔無『戶』字。
- ㉕鈔無『見』字。
- ㉖鈔無『且賤』二字。
- ㉗鈔無『是』下九字。
- ㉘『字』鈔譌作『守』。
- ㉙『天』下八字鈔作『天長地久，安國寧民』。
- ㉚鈔無『故』下十三字，但有『而陽實好施故也』七字。
- ㉛鈔無『乃』字。
- ㉜鈔無『乃』字。
- ㉝鈔無『重尊』二字。
- ㉞『天』疑係『无』字之譌。
- ㉟鈔無『一』下七字，但有『神人』二字。
- ㊱鈔無『深』下八字。
- ㊲鈔無『有』字。
- ㊳鈔無『乃』字。
- ㊴『到』鈔誤作『列』。
- ㊵『合』上鈔有『並』字。
- ㊶『國』下鈔有『皆稟受太平之教』七字。
- ㊷『千』疑當作『干』。

- ④③『且』疑當『但』。
- ④④『太』上鈔有『今』字。
- ④⑤鈔無『其』字。
- ④⑥鈔無『其』字。
- ④⑦『太』鈔作『大』，疑此處當作『大』，小之對也。
- ④⑧『究竟於天』，鈔作『究洽於天下』。
- ④⑨『九』鈔作『行』。
- ④⑩『袄』鈔作『妖』，『袄』通『妖』。
- ④⑪『綱』鈔作『紀』。
- ④⑫鈔無『得』字。
- ④⑬鈔無『也』字。
- ④⑭『治』鈔作『理』。
- ④⑮『故十五年』，鈔奪作『十年』。
- ④⑯鈔無『而』字，但有『小』字。
- ④⑰鈔無『不』字。
- ④⑱鈔無『安』下十一字，但有『二十歲』三字。
- ④⑲『而』下鈔有『中』字。
- ④⑳『以』鈔作『已』。
- ④㉑『及』鈔誤作『乃』。
- ④㉒『臣』下鈔有『民』字。
- ④㉓『偽』下鈔有『也』字。

太平經合校卷九十四至九十五 己部九之十^①

闕題^②

〔補〕鈔己一七下：一。一* 神人語真人言，古始學道之時，神遊守柔以自全，積德不止道致仙，乘雲駕龍行天門，隨天轉易若循環。真人專一老壽，命與天連。陽道積專，日有單至信所致。無爭榮名，而居高官，孝順事師，道自來焉。神乃知善，人與語言。夫師，開矇爲道之端，君父及師，天下命門，能敬事此三人，道乃大陳。不事此三人，室閉無門，福德皆逃，禍亂爲憐。詳惟其事，無失書言。父母生之，師教其交，居親仕之，可不慎焉。天下至士，去官就仙，仙無窮時，命與天連。長吏〔補〕鈔己一八上：一。一*治民，仙吏天官，與俗何事，其事異焉。長吏治民仙萬神，天下之事，各自有君，努力思善，身可完全。以是遂去，不負祖先。吾圖書

已盡，無復可陳，致勉學詳請其文。神人將去，故戒真人，慎之慎之，亦無妄傳，不得其人，慎無出焉。藏之深淵幽冥之間，道不飲血，無語要文，外內已悉，無可復言。

① 原缺卷九十四至九十五，今據鈔補。

② 下文疑在經所缺之九四、九五兩卷中，但佚題目。

太平經合校卷九十六 己部之十一

太平經卷之九十六^①

經九六：一上：二：四

六極六竟孝順忠訣第一百五十一

真人前，子共記吾辭，受天道文比久，豈得其大部界分盡邪？吾道有幾部，以何爲極，以何爲大究竟哉？文中有道，六極六竟。愚生今說，不知以何爲六極六竟。咄，子其愚不開，又學實自若，未大精也，故不知道之所到至也。有過負於天師，其責必不可復除，不嫌也。真人自責，何一重也？愚生聞：〔并〕鈔己二〇下：三。九。囧子^②不孝，則^③不能盡力養其親；弟子不順，則不能盡力修^④明其師道；臣不忠，則不能盡力共敬事其君。爲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⑤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惡之，死尚有餘責於地下，名爲^⑥三行不順善之子也。常以月盡朔^⑦且見對於天，主正理陰陽。是^⑧尊卑之神

吏，魂魄爲之愁^①，至滅乃已。凶故自知不精，有過於師不除也。善哉善哉！子於何受此辭語乎？受之於先師也。又愚生瞥睹天師說，受天師之法，見天象，天地乃是四時五行之父母也，四時五行不盡力供養天地所欲生，爲不孝之子，其歲少善物，爲凶經九六二上二二*年。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養天地所爲，名爲不孝之子也。故好用刑罰者，其國常亂危而毀也。萬物者，隨四時五行而衰興，而生長自養，是其弟子也。不能盡力隨其時氣而生長實老，終爲不順之弟子。其年物傷人，反共罪過。其時氣不和，爲時氣得重過。民者，聖人賢者之弟子也。今下愚弟子妄盜彊說，反使聖人賢者有過，名爲共亂逆天道，其罪至重，不可赦除，故愚生過不除也。風雨者，乃是天地之忠臣也。受天命而共行氣，與澤不調均，使天下不平。比若人之受命爲帝王之臣，背上向下，用心意不調均，衆臣共爲不忠信，而共欺其上，使天下恟恟多變諍，國治爲之危亂。比

三事者，子不孝，弟子不順，臣不忠，罪皆不與於赦。今天甚疾之，地甚惡之，以爲大事，以爲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爲最惡下行也。噫！真人久懷智而反詐愚，使吾妄說，說得過於天地也。吾之所說，不若子今且所言深遠也。愚生意適達於是，今不能復有所言也。大謙，然亦不失之也，下而不謙，其過亦重。唯經九六三上一一*唯，不敢不取也。是故愚生爲弟子，不能明理師道之部界，自知過重，故說天象以是自責也。善哉！子之言也，吾亦無以復加之也。今以子說況之，子已自知也，書之部界矣，實不及之也。然子真不及之，爲子具分別解之，使相次各有部界，萬世不可復忘也。今真人言，人三行不順修善，言魂魄見對極巧也，於何受是□□說哉？比若天師會事先師，自言爲上古真人戒。愚生以此言，又見天師書文中言，故□□重知之也。愚生問，上古真人時，不知屈折有所疑。然，上古真人言是也，吾無以加之也。今願及天師問其是意，行明聽。

然，所以月盡歲盡見對，非獨生時不孝不順不忠大逆惡人魂神也，天地神皆然。〔並〕鈔己二〇下九一六闕天以十五日爲一小界，故月到^①十五日而折小還也^①。以一月爲中部，以一歲爲大部。天地之間諸神精，當共助天共^②生養長^③是^④萬二千物，故諸神精悉皆得祿食也。比若羣臣賢者，共助帝王養長^⑤凡民萬物，皆得祿食也。故隨^⑥天爲法，常^⑦以月十五日而小上對^⑧，一月而中上對，一歲而大經九六四上一一*對。故有大功者賜遷舉之，其無功者退去之，或^⑨擊治。此亂治者，專邪惡之神也，凶邪惡之神行與。是故生時不善之人，魂魄俱行對，善人魂魄不肯爲其使也。是故逆不孝不順不忠之人爲其使，共亂天儀，汙天治，故其惡神見收治，故並收治其客。比若反逆惡臣爲無狀，乃罪及其客也，此之謂之也。善哉善哉！愚生已解矣。故〔並〕鈔己二二上七二六闕人生之時^⑩，爲子當^⑪孝，爲臣當^⑫忠，爲弟子當^⑬順；孝忠順^⑭不離其身，然後死魂魄神精不見對也。凶

子知之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今唯天師幸哀開示，其天法象多少，願無中棄，唯見示勅書文部界所到至也。然子問之大致數，吾猶當言也。如吾不言，名爲妒道，業學而止，而反得天適。諾。六真人安坐，爲子分別其部署。凡有六屬一大集。夫守一者，以類相從，古今守一，其文大同。大賢見吾文，守行之不解，策之得其要意，如學可爲孝子，中學可爲忠臣，終老學之，不中止不懈，皆可得度世。尚有餘策也，行之不止，尚或乃洞於六方八極也，萬事已畢，何不有也。上乃可助有德經九六·五上·一·一*。帝君，共安天地，其恩乃下，可及草木也。萬物擾擾之屬，莫不盡理也。天地爲之懽喜，帝王爲之長游，但響琴瑟唱樂，而無復憂。子知之耶？唯唯。中賢守行之力之，旦夕惟思其意，亦可少爲孝子，長爲良臣，助國致太平，天下悉伏，莫不言善哉。外謹內信，還各自責自正，不敢負於天地，不敢欺其上也。衆賢共案力行之，令使君治，乃與天相似，象天爲

行，恩愛下及草木蚊蚋之屬，皆得其所。子知之耶？唯唯。凡民守讀之，共彊行之，且相易共好嬉之，不能自禁。令人父慈、母愛、子孝、妻順、兄良、弟恭，鄰里悉思樂爲善，無復陰賊好竊相災害。有人盡思樂忠順孝，欲思上及中賢大賢，故民不知復爲凶惡，家家人人，自勅自治，故可無刑罰而治也。上人中人下人共行之，天下立平不移時。子知之耶？唯唯。

守一入室知神戒第一百五十二

是故〔並〕秘三下·四·一 闕夫守一之

道，得古今守一者，復以類聚之。上賢明²⁶力爲²⁷之，可得²⁸度世；中賢力爲²⁹之，可³⁰爲帝王良輔善吏；小人³¹力爲³²之，不知喜怒，天經九六·六上·一·一*下無怨咄咄也。此者，是吾書上首一部大界也。恐俗人積愚，迷惑日久，不信吾文，故教示使與古今守一之文合之，以類相從，乃以相證明也。善哉善哉！愚生謹以覺矣。夫〔並〕秘三下·七·一 闕守一者，大³³人守之亦有餘，中人守之亦有餘，小人守之亦³⁴有餘；三³⁰人

俱守行之，其善乃洞洽於³⁶六方八遠，其³⁷恩愛³⁸與天地同計也。如最下愚，有不樂守行者，名爲天下最惡凶人也，天地疾惡之，鬼神不復祐之也。凡人久久共不好利之也，此即天書所以簡人善惡之法也。其好欲讀視者，天知爲善人；示之不欲視者，天知之爲凶惡人也。以此占人，萬不失一也。吾爲上德君作文，上不負天，下不負地，中不負德君，不欺真人也。守此得其意者，道已畢矣竟矣。六真人自深思其意，吾不能悉記此之善。夫一，乃至道之喉襟也。上士所樂德，中士所響知，下士之所疾惡也。子知之耶？唯唯。是故上士得之大喜，不而自禁爲也；中士得之，不而自止，常悅欲言也；下士見之，是其大忌也。以吾文觀此三人，而天下善惡分別明矣。子知經九六·七上·一·一*之乎？唯唯。是文乃天所以券正凡人心，以除下古承負先人之餘流災，以解天病，以除上德之君承負之謫也。子知之邪？唯唯。善哉善哉！行，子已覺矣〔並〕鈔己二一上。

九·九圖其二部界者，其³⁹讀吾書道⁴⁰文，合於古今，以⁴¹類相從，都得其要意，上賢明翕然喜之，不能自⁴²禁止爲善也。乃上⁴³到⁴⁴於敢入茆⁴⁵室，堅守之不失，必得度世而去也⁴⁶。志與神靈大合洞，不得復譽於俗事也。其善乃洞究洽於天地，其神乃助天地，復還助帝王化惡，恩下⁴⁷及草木小微，莫不被蒙其德化者。是故古者賢明德⁴⁸師，乃⁴⁹能助帝王致太平者，皆得此人也。出故其言事悉順善而忠信也，乃其所受道師善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其中〔並〕鈔已二下·六·一七圖中賢力共讀⁵⁰吾文書，合於古今道文書，以類相從，力共⁵¹讀而不⁵²止。其賢才者，乃可上爲帝王良輔善吏，助德君化惡，恩下及小微草木。陰陽和合，無復有戰鬪者。帝王長⁵³遊而無憂⁵⁴事，羣臣下俱相示教力爲之，莫不順善而忠信，無刑罰而治⁵⁵，其⁵⁶善不可勝書⁵⁷。真⁵⁸人知之耶？唯唯。其百姓⁵⁹俱⁶⁰共讀吾書道文，上下通都，合計同經九六·八上·一·一*策爲一，無復知爲凶惡者也。拘校古今道文，

以類相從相明⁶¹，因以爲世學，父子相傳無窮已也。如三人⁶²大賢中賢下賢及百姓⁶³俱爲之占，天地之⁶⁴惡氣畢去矣，無復承負之厄會也。善乃合陰陽，天地和氣⁶⁵瑞應畢出，遊於帝王之都，是皇天后土洽悅喜之證也。故讀吾文者，宜精詳之。出以上到下，思惟其要意，得其訣，與神明無異也。真人知之耶？唯唯。〔並〕鈔已二上·九·七圖其三部界者，夫人得道者必多⁶⁶見神能使之。其上賢明者，治十中十，可以⁶⁷爲帝王，使辟邪去惡之臣也；或久久乃復⁶⁸能入茆⁶⁹室而度去⁷⁰，不復譽於俗事也⁷¹。故守一然後且⁷²具知善惡過失處，然後能守道，入茆⁷³室精修⁷⁴，然後能守神，故第三也。賢者得⁷⁵拘校古今神書以相證明也。真⁷⁶人知之耶？唯唯。中賢守一入道，亦⁷⁷且自睹神，治十中九，可爲王侯大臣，共辟除⁷⁸邪惡，或⁷⁹久久亦⁸⁰冀及入茆⁸¹室矣。真⁸²人知之邪？唯唯。其小賢守一，入道讀書，亦或睹神，可治十中八，可爲百姓⁸³共辟邪除惡也。亦皆當⁸⁴拘校古今道文，以自相

證明，乃愚者一明⁸⁵，悉解信道也。出如使經九六·九上·一·一*讀一卷書，必且不信之也。反且言其非而自解，則邪惡日興，得害人也。如〔並〕鈔已二下·九·一四圖大賢中賢下及⁸⁶百姓⁸⁷，俱守神道而爲之，則天地四時之神悉興⁸⁸，邪自消亡矣⁸⁹。真人知之耶？唯唯。如此則天下地上，四方六屬六親之神，悉悅喜大⁹⁰興⁹¹助人爲吉⁹²，出以解邪害。上爲帝王除灾病，中爲賢者除疾，下爲百姓除惡氣，令奸鬼物不得行也。善哉善哉！須有大訣戒，見神以占事。言十中十者，法與天神相應；言十中九，與地神相應也；言十中八者，與人神相應也。過此而下者，言不可用也。或有初睹神，反十十相應，久久反日不中者，見試於神道，故使不中也。見是能復更自新，力自正思過，更爲精善，無惡意者。且復日上行，或中神意，乃射十中十，或出十，或射十，乃中一十，日以大中而上行者，是其日思爲善，得道意之人也。故曰⁹³進。以是自占，萬不失一也。或有初見神，占事不中，已

反日已上行大中，是者精得道神意日上進之人也。或有平平如故，不進不退，是其用精不過故之人也。日衰者，曰⁹⁴懈之人也，以是占經九六·一〇上·一·一*之，不得道意矣。見試而不覺悟，固自若爲惡者，諸神且共欺之。牽人入邪中，則致吉凶無常，或入祿言，或坐病止。故大賢中賢小賢百姓男女爲道，悉以是自占，不失之也，非猶神道試人也。凡天下之事，皆以試敗。天地有試人，故人亦象天地，有相試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子欲重知其大信效，天道神靈及人民相得意，相合與心，而至誠信不相得意則相欺。是故上古之人誠信相得意，故上下不相欺；中古人半不相得意，故半相欺，下古之人純不相信，故上下純以相欺爲事。故上古舉事悉中，中古半中，下古純不中，故危亡。是故古者賢聖，常以是自占，可爲得與不得，則無失也。以此戒真人，吾見子常苦勞，故深戒子，子乃爲天地長使也。解天地流災，爲王者除害，其功甚大少雙。恐子爲道

中懈，故以是神事以戒子，子乃爲天地使，而日吉者，是其得天地心意也；日凶衰惡，是其失天地心意也。與道神交，日吉善者，是其得道心意也；而日凶衰者，是其失道心意也。與人交，日益厚善經九六·一一上·一·一*者，是其相得心意也；而反日凶惡薄者，是其相失心意也。比若耕田，得穀獨成實多善者，是用心密，用力多也；而耕得穀少不成善實者，是其用心小懈，用力少也。此但草木，尚乃隨人心意，用力多少功苦爲善惡，何況天地神靈與人哉？可不戒耶？真人也此之爲戒，若薄少不足言，而深思念之，反大重，此正所爲謂安危吉凶門戶也。子知之耶？唯唯。愚生已覺矣，受命受命。夫賢明爲上德君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書之屬，以類相從，更相證明，道一旦而正，與日月無異。復大集聚大賢中賢下賢乃及人民男女口辭訣事，以類相從，還以相證明，書文且大合，比若與重規合矩，無殊異也。天地人策俱並合，比若一也。如此則天地人情悉

在，萬二千物亦然，故德君當努力用之。則災害一旦而去，天下自治，無有餘邪文邪辭，洞白悉正，則無餘邪氣。夫邪文邪辭，繫災之根也。子欲重知其明審信效，比若人以邪文相記於君，比若人以邪言相惡，則怨咎日興，衆多人亦自相怨咎相惡，君亦聽經九六·一二上·二·二*之。反失正聰明不達，爲天地所非治，危辭不吉。又下反以邪文邪言共欺熒惑其上，久久上知之，亦復君臣相咎，故是邪文邪言日至，凶惡之門戶也，故當力拘校去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故德君盡以正辭，而天地開闢以來，承負之灾厄悉除，無復灾害。真人欲重知其大信也。夫正文正辭，乃爲天地人萬物之正本根也。是故上古大聖賢案正文正辭而行者，天地爲其正，三光爲其正，四時五行乃爲其正，人民凡物爲其正。是則正文正辭，乃爲天地人民萬物之正根大效也。子欲重明知其信，比若人以正文正辭相譽於君前，君得以爲大聰明大達也，舉事悉得，無失正者。下上乃得天地

之心意，三光爲其不失行度，四時五行爲其不錯，人民莫不歡喜，皆言善哉，萬物各得其所矣。恩洽神祇，則名聞遠方，羣神瑞應奇物爲喜而出，天下賢儒盡悉樂往輔其君，爲不閉藏，仙人神靈乃負不老之方與之，祿祥爲其滅絕，人民爲其行政，言正文正辭乃無復相憎惡者，則怨咎爲其絕。天經九六·一三上·一·一* 下凡善悉出，凡邪惡悉藏，德君但當垂拱而自治，何有危亡之憂，此即吾正文正辭爲善根之明證效也，可不力正哉？真人寧解不？唯唯。可駭哉！見天師言，謹已大覺矣，愚生知天下已太平矣。德君聽用之，已延命矣。善哉！子可謂爲曉事之生也，已洞知之矣。樂乎樂乎！天憂已解矣，地病已除矣，真人以何知之？然此邪惡盡應當見去，天地人民萬物之大病已除也。今已拘校正文正辭，故知天地之大病已除也。善哉善哉！子已□□知之矣。帝王力行吾文，與天地厚，無復厄會也。善哉善哉！語真人一大要言也。上德之君得吾文，天法象以仕臣，

上至神人，下至小微賤，凡此九人。神、真、仙、道、聖、賢、凡民、奴、婢，此九人有真信忠誠，有善真道樂，來爲德君輔者，悉問其能而仕之，慎無署非其職也，亦無逆去之也。名爲逆人勉勉眷眷之心。天非人，但因據而任之，而各問其所能長，則無所不治矣。德君宜試之，日有善效者進之，慎無失也，無效者疾退之。此名爲汙亂天官，使正氣不得來，咎在此經九六·一四上·一·一* 邪人也。夫正善人，心常欲陰祐凡事爲憂，故曰致正善人也。邪人有邪心，不欲陰祐利凡事，則致邪，此乃皇天自然之格法也。故當即退之，不退之且忿天，使地殺氣出，故當疾去之，是大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甚畏之。子知畏之，可謂曉事生矣，天且祐子。不敢不敢。此無可讓也，非吾而使子見祐於天也，子爲善，自然行得之也。故古者聖人之爲行也，不敢失繩墨者，乃睹天戒，明知其善惡，各爲其身也。故常求與賢者爲治，乃恐忿天也。得罪於天，無所禱也。是故古者

帝王，其心明達，不敢妄與愚者共事也，故獨得長吉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夫中古以來，人半愚，以爲選舉爲小事也，不詳察之，半得非其人，半亂天官，政半凶也。下古復承負中古輕事，復令自易，不詳察之，選舉多不俱得其人；汙亂天官，三光爲其不正，證上見於天，天不喜之也。故多凶年不絕，絕者復起，不知天甚怨惡之。人不深自責，反言天時運也。古者爲有如此者。天道非人，反以其太過上歸天，下愚不自思過經九六·一五上·一·一* 失，反復上共責歸過於帝王。天乃名此爲大反逆之民，過在下傳欺其上，以惡爲善，以善爲惡，共致此災，反以上歸天。以歸天者，復上責其君，天下絕洞凶民臣無狀之人也。今天地神靈共疾惡之，故天乃親自謁，遣吾下爲德君，更制作法也。選舉署人官職，不可不審且詳也。真人欲知是惡民臣之審也，比若家人父母，共生數子，子共欺其父母，行爲惡；父母默坐家一室中，安而知之，已行爲凶惡盜劫，人反還共罪其

父母。父母惡，故生我惡也。縣官吏得之，不直殺其惡子，反復還罪其父母。夫父母生子，皆樂其賢且善，何時樂汝行爲惡哉？反還罪其父母，是爲大逆不孝子也。夫君之謂臣，皆樂其爲善，何時教其爲惡，而民臣自下共爲凶惡之行，得天地灾者，反以還罪責其君，百姓愁苦。於是猾吏亦復共上責於天，名是爲民臣共作反逆，罪不除也。共責其君極，已應大劇矣。尚復乃上罪責天，下罪責地，人之反逆乃如此，可不短其命而疾殺之哉？故下古皆應霸命，死生無時也。比若經九六一六上·一·一*民家欲殺畜生，忽欲殺之，便殺之也。善畜尚惜其死，惡畜樂其病死。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甚畏天威。行，子已覺矣。出此文，令德君以示諸賢儒，慎無匿，天樂出之急急。唯唯。告真人一大要，大德上君已仕臣各得其人，合於天心，則當知治民除害之術。夫四遠伏匿，甚難知也。夫下愚之人，各取自利，反共欺其上，德君當與賢明共正之，悉正乃天地之心意，

且大悅喜，使帝王長吉也。天明知下古人且愚難治，正故故爲其出券文名爲天書也。書之爲法，著也，明也。天下共以記事，當共所行也，可以記天下人之文章也。故文書者，天下人所當共讀也，不爲一人單孤生也。故天下共以記凡事也，聖人共以記天地文理，賢者用記聖人之文辭。凡人所當學而共讀之，乃後得其意也。書之爲類，乃當共原共策共記共誦讀之，乃以無奸也。故自古到今，賢聖之文也，幾何校，幾何傳，幾何實核，幾何共安之，尚故故有餘邪文誤辭，不可純行。故大賢諸道士，乃周流遍天下，考辭習語，視異同，以歸經九六一七上·一·一*喻愚蒙，尚故故誤人赤子，使妄說其學則不可，妄仕不足以爲帝王之臣也。故一本文者，章句衆多故異言。令使天地之道，乃大亂不理，故生承負之灾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子明更聽，且語子一大戒。下古之人所以久失天心，使天地常悒悒者，君乃用單言孤亂⁹⁵，核事其不實，甚失其意

明矣。真人但以此上，乃使天下衆賢共考辭文而不知，皆爲誤學，故生灾異不絕，天甚疾之，得亂生病焉，陰陽戰鬪而不止也。故天教吾下，拘校正之。今大中古以來，信孤辭單言，每視覆下之文爲不敬，共以是相法罪，遂用孤辭單言，反應投書治事，故與天爲怨亂。天官文書本使人共議其是與非，反使一人陰爲辭。夫聖人尚不而獨畢知天地之道，故聖賢前後生所作各異，天上言其各長於一分，不能具除灾，故教吾都合集校之。今反信一人之言，寧可用不？故教其三道行書，大小賢不肖男女共爲之參錯，共議是與非，皆令得其實核□□，乃可上也。中一人欲欺，輒記之，如是則天地經九六一八上·一·一*病已除，帝王無承負之貴⁹⁶矣。天地得以無病而喜；帝王得以自安而喜；賢者得以自達而喜；百姓得以自解不見冤，家富人足而喜；奴婢得其主，不爲非而喜；四時五行得順行，民謹不犯之而喜；萬二十⁹⁷物各得其處所，不見害而喜；鬼神見德君可爲積善，亦復

悅喜；惡氣不復上蔽日月三光亦喜；太上平氣得來治，王者用事亦喜；惡氣得一伏藏，不伏見使行誅伐亦喜；夷狄得安其處，不復數來爲天戰鬪亦喜；軍師使兵器得休止不用，士卒不戰死亦喜。凡天地之間，若此喜者衆多，不可勝記。行爲真人舉其大綱，見其始，子自思其意。凡事以類推之，盡以得矣。德君案行之，天下咸服矣。故天尤急此三道行書，慎無復廢，故灾不去也。欲斷天文，反復爲聾盲之治也。夫聾盲之治，亂危之本也，滅身之灾害也。可不慎乎？夫文，乃天下之人所當共案行也，不可信一人之言也。故天地開闢以來，文書及人辭，更相傳以相考明也，不考明則不可獨行，獨信一人言而行之，則危亡矣。是天下之經九六·一九上·二·一*大失大傷也。故吾書不敢容單言孤辭也，故教真人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以相明，拘校天下凡人之辭以相證盟，然後天地之間可正，陰陽之間無病也。以吾書往考古今之天地神書與人辭，必且與響相應，與神

無異也，乃吾道且可信也。故吾爲道，不試言也，乃求試行不行之，安知吾道與天相應而信哉？今日行之，比若與天語，十十五五，無有脫者。神哉爲道如斯，誠可謂大樂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曉事生矣。告真人一大訣，此本守一專善，得其意，故得入道，故次之以道文也。爲道乃到于入室，入真道，而入室必知神，故次之以神戒也。得守一得道得神，必上能爲帝王德君良臣。臣者，必當助帝王德君，共安天地六方八洞，得其意，乃國可長安也。欲安之，必當正文正辭正言。故以拘校文辭，得以大正，必當羣賢上士出，共輔帝王，爲其聰明股肱，故次之以仕臣九人。九人各得其所，當共安天地，天下並力同心爲一也。必常相與常通語言，相報善惡，故次之以三道行書也。經九六·二〇上·一·一*人已都知守一，已入道，已入神，已入正文，以尊卑仕臣，各得其處也。已行文書，並力六事，已究竟，都天下共一心，無敢復相憎惡者。皆且相愛利，若同父母而

生，故德君深得天心，樂乎無事也。以爲道恐有遺失，使天地文不畢備，故復次之以大集之難，以解其疑。深者居其下，畢書出之，以書付有德君，天下一旦轉計，響善自治。其爲易比若火沿高燥，水從下，不教其爲，自然往也，不可禁止也。故爲太皇天道教化，立可待也。德君行之，乃名爲天之神子也，號曰上皇，與天地元氣相似。故天下之神，盡可使也。從天地開闢以來，未嘗有天書神文，使真人傳之爲真道記也。以往付德君，名爲道母也。太陽之氣，火行有也，得而行之，得其信也，不知行之，則不真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誠寄謹民，往付歸德君，不敢久留也。行，子已曉之矣。天書不可久留也。天神考人，使人不吉。子慎之，行去。唯唯。六^⑧究洽洞極七竟，以類次書文使相得，灾悉滅亡，致洞極之吉文。

忍辱象天地至誠與神相應大戒第

一百五十三

真人前。唯唯。今且戒真人一大

戒。〔並〕鈔已二三上·二·一四 闕吾道乃為理

天地，安帝王，生天地所愛者，乃當愛真道與真德也。故天者，乃道之真，道之綱，道之信，道之所因緣而行也。地者，乃德之長，德之紀，德之所因緣而止也。故能長為萬物之母也，常忍辱居其下也，不自言勞且苦也。吾之為德君教化下愚，正以此天地二事為祖也。故常案天地之法度，不失其門戶也。吾之書即天談地語，與神祇深獨相應若表裏也。凶步即相隨若規矩也。故順行者得天地意，失之者凶衰矣。今以戒真人，子宜思吾言而常慎之矣。唯唯。行，見子好真道德，好為善少雙，且示子一言。今上士多樂真道善德，中士半好之，下士無狀，純無道無德，皆應大逆無道之人也。大凶無德之人，與天地內獨不比，而不相知，非天常所宥也，愛子也。故無道

德者，命不在天地也，與禽獸同祿同

命。今不解，願聞其要意。然，六真人

明聽。唯唯。然，天者純為道，地經九六

·二上·一·一*者純為德，此無道德之

人，與天地絕屬無所象。象於天行，當

有真道而好生；象地，當有善德而好

養長。今人無道與無德，故天地不宥

子也。欲知其明信效也，比若道人知

道人，德人知德人，各自相收錄，故命

迭相在。故道人者好興道人，德人者

好興德人。有道德之人與無道德之人

不比，故不肯相收錄，命不繫天也。善

哉善哉！願聞其與禽獸同命意。善乎

子難，深得其數。然，禽獸者命繫於四

方，其為性者好相抵觸，無有道德，勝

者為右。無道德下愚之人，亦好相觸

冒，勝者為右。其氣與禽獸同，故同命

也。天道為法，以是分別人優劣，故知

之也。凡〔並〕鈔已二三上·一〇·一〇 闕天下

之名命所屬，皆以類相從，故知其命

所屬。故含五性多者象陽而仁，含六

情多者象陰而貪，受陽施多者為男，

受陰施多者為女，受王相氣多者為尊

貴則壽，受休廢囚氣多者數病而早

死，又貧極也。故凡人生者，在其所象

何行之氣，其命者繫於六甲何曆，以

類占之，萬不失一也。故古者聖人

深原凡事，知人情者以此也。真人知

之耶？唯唯經九六·二三上·一·一*唯。善

哉善哉！今故下古之人，承負先人失

計，稍稍共絕道德，日獨積久，與天地

斷絕，精氣不通，不相知命，反與四足

同命，故天地憎惡之，鬼神精氣因而不

祐之，病之無數，殺之無期，其大咎在

此□□。今上德之君，命繫天地，當更

象天地以道德治，故吾更理出天道出

以上付之。天樂其為善，不欲復使其

有餘，是四足之人行也。故吾書復重

丁寧，欲使其大覺悟也。故叙六極一

大集難以付歸之。真人知之耶？唯

唯。可駭乎！樂哉樂哉！真人以何知

其可駭而樂哉？然愚生見天師言，真

道德出，民一旦而轉，皆守為道德，象

天地，不復為四足之人行。人人道，人

人德，故知其大樂至意矣。善哉，真人

之言，無以加之也。今願及天師請問

一事。言之。今人求道德及凡人行，當以何爲急務哉？以何而得知之？以何而與天地響相應也？善乎，子之問也。當以至誠，五內情實爲之，乃可得也。如不以五內情實爲之，是道德之所怨也，求善不可得也，神靈不應也。今願聞至誠以何而感動天地神靈乎？噫！真經九六·二四上·一·一* 人於是殊爲愚，學吾書文，多固固未解邪？愚生其爲暗昧，矇乃久重，難一旦而開。然子亦大謙。行，更明聽，爲子道至誠感動天地之意。唯唯聞命。然夫至誠者，名爲至誠，乃言其〔並〕鈔已二三下·八·三 闕上視天而行，象天道⑤可爲，俯視地而行，象地德而移。念天地使父母生長我，不欲樂我爲惡也，還考⑥之於心乃行。心者，最藏之神尊者也。心者，神聖純陽，火之行⑦也。火⑧者，動而上行，與天同光。故日者，乃火之王，爲天之⑨正，無不照明。故人爲至誠，心中正疾痛應⑩。心神至⑪聖，乃⑫上白於日，日⑬乃上白於天。故至誠於五⑭內者，動⑮神靈也。是故⑯可不慎乎？

出真人曰：可畏哉，可畏哉！愚生過問，是甚大怖。子知怖，活之根也；子不知怖，死之門也；安危在子之身，無於他所焉。今雖每問天師而怖駭者，又問乃訣乃大解，不問又無緣得知之。然，子言是也，暗而不好問，何時復得昭昭哉？行言，欲問何等？今謹已聞至誠動天，願聞動地意。善哉！子言日益大深，不惜之也。行安坐，爲子道之。不言恐得過於子。若天獨疾後世人不至誠，而使真經九六·二五上·一·一* 人來主問之也。諾。今爲子說之。明聽。唯唯。行，人之至誠，有所可念，心中爲其疾痛，故乃發心腹不而食也。念之者，心也，意也。心意不忘肝最仁，故目爲其主、出涕泣，是其精思之至誠也。精明人者，心也。念而不置者，意也，脾也。心者純陽，位屬天。脾者純陰，位屬地。至誠可專念，乃心痛涕出，心使意念主行，告示遠方。意，陰也，陰有憂者當報陽，故上報皇天神靈。脾者，陰家在地，故下入地報地。故天地乃爲其移，凡神爲其動也。

子欲知其大效，吾不欺真人也。真人但安坐深幽室閑處，念心思神，神悉自來到，此不明效證邪？是吾告子至誠之信也，吾未嘗空無法而說也。故求道德凡人行，皆由至誠，乃天地應之，神靈來告之也。如不至誠，不而感動天地、移神靈也。故承負之後，下古之人實無信，不至誠，不而感動天地，共欺天與地，故神靈害之不止也。願聞以何明之乎？然，有大明證於日月。今願聞之。然，下古之人生於父與母，而共忽其父母，背叛其父母，萬未一人而孝也。得解蒙暗於師，已經九六·二六上·二·二* 覺去者。忽其師不師，爲其師自屈折，執勞苦也。以貧賤得富貴於君，而反相教，下皆共日欺其上，萬未有一人有誠信也，羣愚共欺其三綱，名爲反逆而無信也。其罪過彰彰，下可覆蓋，皆上見於日月三光也。故天地甚疾之惡之，使其短命而早死也。不自深十問過罪重，反復哭而行也。言天酷，何一冤也！汝乃自冤，何時天冤汝哉？可駭乎！善哉善哉！愚生已聞命矣。

然子而守此，以爲重戒，則可萬萬世無患矣。然辭小竟，疑者復來問之。唯唯。

右大集難道德至誠天戒以示賢

- ① 原有小注「原缺九十四至九十五」九字，今刪。
- ② 「子」上鈔有「夫」字。
- ③ 鈔無「則」字。
- ④ 「修」下五字，鈔作「順明師之道」。
- ⑤ 鈔脫「地」字。
- ⑥ 鈔無「爲」字。
- ⑦ 「朔」鈔誤作「明」。
- ⑧ 鈔無「是」字。
- ⑨ 「愁」下鈔有「苦」字。
- ⑩ 「到」鈔作「至」。
- ⑪ 鈔無「也」字。
- ⑫ 鈔無「共」字。疑經涉上文而衍。
- ⑬ 「養長」鈔作「長養」。
- ⑭ 鈔無「是」字。
- ⑮ 「養長」鈔作「長養」。
- ⑯ 鈔無「隨」字。
- ⑰ 「常」下鈔有「諸神」二字。
- ⑱ 「對」原作「到」，疑誤，今據鈔改。
- ⑲ 「或」原作「成」，疑形近而譌，今據鈔改。
- ⑳ 鈔無「之時」二字。
- ㉑ 鈔無「當」字。
- ㉒ 鈔無「當」字。

- ㉓ 鈔無「當」字。
- ㉔ 鈔無「孝忠順」三字。
- ㉕ 鈔無「之」字。
- ㉖ 鈔無「明」字。
- ㉗ 「力爲」二字，秘作「守」。
- ㉘ 秘無「可得」二字。
- ㉙ 「力爲」二字，秘作「守」。
- ㉚ 秘無「可」字。
- ㉛ 「小人」二字，秘作「下材」。
- ㉜ 「力爲」二字，秘作「行」。
- ㉝ 秘無「大」下十六字。
- ㉞ 秘無「亦」字。
- ㉟ 秘無「三」下七字。
- ㊱ 秘無「於」字。
- ㊲ 秘無「其」字。
- ㊳ 秘無「愛」字。
- ㊴ 鈔無「其」字，疑涉上文而衍。
- ㊵ 「書道」鈔作「道書」。
- ㊶ 「以」鈔誤作「於」。
- ㊷ 鈔無「自」字。
- ㊸ 鈔無「上」字，疑涉上文而衍。
- ㊹ 「到」鈔作「至」。
- ㊺ 「茆」鈔作「茅」，「茆」「茅」通用。
- ㊻ 鈔無「也」字。
- ㊼ 鈔無「下」字。
- ㊽ 「德」鈔誤作「得」。
- ㊾ 鈔無「乃」字。
- ㊿ 「力共讀」三字，原作「力讀而」，疑脫「共」字，又衍誤「而」字，今據鈔正。

- ① 鈔脫「不」字。
- ② 「長」下鈔有「優」字。
- ③ 鈔無「憂」字。
- ④ 「治」鈔作「理」。
- ⑤ 「其」鈔誤作「不」。
- ⑥ 鈔脫「書」字，但有「矣」字。
- ⑦ 鈔無「真」下七字。
- ⑧ 「百姓」二字鈔作「民」字。
- ⑨ 鈔無「俱」字。
- ⑩ 鈔脫「明」字。
- ⑪ 「人」下七字鈔作「賢中賢下」四字，疑上脫「人大」二字，又下脫「賢」字，故上下文不成句。
- ⑫ 「百姓」二字鈔作「民」。
- ⑬ 鈔無「之」字。
- ⑭ 「天地和氣」鈔訛作「天氣和地」。
- ⑮ 鈔無「多」字。
- ⑯ 鈔無「以」字。
- ⑰ 鈔無「復」字。
- ⑱ 鈔無「茆」字。
- ⑲ 「去」鈔作「世」。
- ⑳ 鈔無「也」字。
- ㉑ 鈔無「且」字。
- ㉒ 鈔無「茆」字。
- ㉓ 「修」鈔作「思」。
- ㉔ 鈔無「得」字。
- ㉕ 鈔無「真」下七字。
- ㉖ 「亦」鈔誤作「之」。
- ㉗ 「除」鈔作「去」。
- ㉘ 鈔無「或」字。
- ㉙ 鈔無「亦」字。

- 81 鈔無「茆」字。
- 82 鈔無「真」下七字。
- 83 「百姓」二字鈔作「民」。
- 84 鈔無「當」字。
- 85 鈔無「一明」二字。
- 86 鈔無「及」字。
- 87 「百姓」二字鈔作「民」。
- 88 「興」鈔譌作「與」。
- 89 鈔無「矣」下九字。
- 90 「大」鈔譌作「天」。
- 91 「興」下鈔有「善」字。
- 92 「吉」下鈔有「矣」字。
- 93 94 「日」疑當作「日」。
- 95 「亂」疑係「辭」字之誤。
- 96 「貴」疑當作「責」。
- 97 「十」疑當作「千」。
- 98 「六」下二十五字，疑係本篇末之篇旨，誤入正文。
- 99 鈔無「與」字。
- 100 「故」鈔作「夫」。
- 101 鈔無「所」字。
- 102 鈔脫「緣」字。
- 103 鈔無「能」字。
- 104 鈔無「且」字。
- 105 鈔無「也」字。
- 106 「命」鈔誤作「今」。
- 107 「其命」二字鈔倒作「命其」。
- 108 「性」鈔譌作「姓」。
- 109 「受」上鈔有「又」字。
- 110 「壽」鈔譌作「專」。
- 111 「何」鈔作「五」。

- 112 「何」鈔作「五」。
- 113 「占」鈔譌作「古」。
- 114 鈔無「故」字。
- 115 鈔脫「道」字。
- 116 「考」原作「孝」，疑形近而譌，今據鈔改。
- 117 鈔無「之行」二字。
- 118 「火」上鈔有「行」字，疑係衍文。
- 119 「之」鈔作「下」。
- 120 鈔無「應」字。
- 121 鈔無「至」字。
- 122 鈔無「乃」字。
- 123 「日」鈔譌「月」。
- 124 鈔無「五」字。
- 125 鈔無「動」字。
- 126 鈔無「是故」二字。

太平經合校卷九十七己部之十二

太平經卷之九十七

經九七·一上·二·四

妒道不傳處士助化訣第一百五

十四

真真愚暗日益劇不曉大不達之生謹再拜，問一從事，言之必為過，不問又愚心不能獨自解。行言之。愚生竊聞祕道要意，是乃天地之珍寶，天下之珍奇物也。故名之為至道不傳，其非凡人所宜聞所宜言所宜用也。而令天師都開太平學之路，悉勅使人為道德要文，不得蔽匿，皆言其有天譎，到死罪尚不除，復流後世，皆授以真道秘德，曾不大哉？令小人與君子不別，愚生以為真道祕德，不宜使小人聞小人言小人用之也。咄噫！子今且言，有萬死之責於皇天后土，不復除也。自天地開闢以來，後生日益薄妒道，小人斷絕天地之珍寶，以是為失。積久故

生承負，令天災不絕。常使天地內獨歲不平安，災變盜賊衆多，國家爲其愁苦，正起於是。子今且所言是，正是也。亂天反地，使治昏憤，民難治，正是也。子今且語，正與天爲重怨，錯哉錯哉！亡子功矣。經九七·二上·一·一何謂也？今要道善德出之以教化，小人得之守道德，更相倣學，不敢爲非。其中小賢得善道德，可爲良順之吏。其中大賢，可上爲國家輔其中最下極無知者，猶爲善人。夫天以要真道生物，乃下及六畜禽獸。夫四時五行，乃天地之真要道也，天地之神寶也，天地之藏氣也。六畜禽獸皆懷之以爲性，草木得之然後生長；若天不施具要道焉，安能相生長哉？而真人言，小人不宜聞要道、不宜言、不宜用也。天地之神保終類，人乃不若六畜草木善邪哉？真人自知，今且言有萬死之罪，不復除也。愚生事師日少淺，不深知天道，見天師言，乃自知罪重，上負皇天，下負后土，中負於大德之君。然子退自責是也。凡舉事可不慎乎哉？皇天

常獨視人口言，何故使響隨人音爲吉凶，故響應不失銖分也。子獨不常觀此天地之音證邪？宜自慎不及，勿彊妄語，其爲害重。子今且言至道不傳人，何以傳知之乎？終類至道不可傳，天道無私，但當獨爲誰生乎？弟子自慎戒事甚無狀。子欲若俗夫小人復經九七·三上·一·一相教妒天道耶？不敢不取。真人自精戒事，天怒一發，罪過著不復除也。天道正由此言廢毀，子復共增之耶？帝王所以不能理其治而嘗多灾者，但由盡若子。今日可言，因使真道道絕也，邪道起，故不可理也。寧曉心解不乎？唯唯。已覺矣，慙負天師不也。常常慎事。唯唯。今念每言有過，欲不言也，又不知。平言。今人所不宜聞，所不宜言，所不宜用者，何等也？然，凡人乃不宜聞非真要道，非真要德。是故夫下愚之師，教化小人也，忽事不以要祕道真德勅教之，反以浮華僞文巧述示教凡人。其中大賢得邪僞巧文習知，便上共欺其君；其中中賢得習僞文，便成猾吏，上共佞欺其

上，下共巧其謹良民；下愚小人得之，以作無義理，欺其父母，巧其鄰里，或成盜賊不可止。賢不肖吏民共爲姦僞，俱不能相禁絕。睹邪不正，乃上亂天文，下亂地理，賊五行所成，逆四時所養，共欺其上，國家昏亂，其爲害甚甚，不可勝記。真人反言小人不宜聞要道要德，反當以邪巧僞之事教化，使天下人眩暝，共習經九七·四上·一·一僞非，而不自知，遂俱爲無道耶？是以真人有萬死之罪，不復除也。天下所不宜聞、所不宜言、所不宜用，正不宜聞此僞文，邪巧大猾所生正由此。故吾爲天陳法，爲德君作教，不敢及之，所以專開道德之門，而閉絕狡猾階路也。故吾書本道德之根，棄除邪文巧僞之法，悉不與焉。子獨不怪之耶？是乃天地以爲病，帝王以爲害，行復爲真人具說之，其以要道德以教化小人也。上賢得以守儒良，中賢德以上爲國家至德之輔臣，其中小賢，化爲順善之吏，其中下愚，猶爲謹民，不知相害傷。故自天地四時五行日月星宿，共以真

道要德養萬二千物，下及六畜糞土草，皆被服其祕道要德而以得生長。今若以真人今且言終類，此人不若六畜及糞土草耶？子今且言，寧自知有萬死之過不除邪？有死過，有死過。勿謝同不解耳。今過言當奈何哉？今欲解此過，常以除日於曠野四達道上四面謝，叩頭各五行，先上視天，迴下叩頭於地。唯唯。今且天師教愚生，何一急也？然所以急者，不以故真經九七·五上·一·一*人也。乃真人言，得天地之忌。太上中古以來，人教化多妒真道善德，反相教逃匿之，閉藏絕之，反以邪巧道相教，導化愚人，使俱為非。其中大賢遠去避世，獨其中小賢為吏，無有真道，亂其民。其中下愚，因為無道，起為盜賊。民臣俱為邪，聚蚊成雷動，共逆天文，毀天道，逆地意，反四時氣，逆五行。使灾怪億億，三光失其正明，帝王大愁苦之，得昏亂焉，治不得平安，正由此也。故真人寧知此罪重不？天不除之也。吾不教，子當謝也。故所以當於曠野者，當於鮮明地。所

以四達道上者，道者主通事。所以四達者，當付於四時。天之使氣也，且為子上通於天也。四時者，仁而生成，且解子過於天地也，後有過者，皆象子也。天從今以往，大疾人為惡，故夫君子乃當常過於大善，不宜過於大惡。慎之慎之！子尚若此，何況於俗人愚哉？相教嫉妒道，藏匿之是也。子所言常善是。今日一言，名為大逆天地，從古到今，人君所得愁也。然真人前，人安得生為君子哉？皆由學之耳。學之以道，其人道；學之以德，經九七·六上·二·二*其人得；學之以善，其人善；學之以至道善德，其人到老長，乃復大益善良。故懷要道善德之人，乃名為帝王之處士，人之第一上善者也，能助君子化者也。其不仕者為上謹之人。學之人，學之以惡，其人惡；學之以文，其人文；學之以偽，其人偽；學之以巧，其人巧；學之，其中大賢者則巧言，其習書者則巧文，小人得之為猾民。於子心寧可以教不哉？故夫要道祕德，乃所以承天心而順地意，可以長

安國家，使帝王樂者也；而反禁絕，不以力化，人有謫於天，罪不除也。〔並〕鈔己二四上·五·五闕天以至道為行，地以至②德為家，共以③生萬物，無所匿，無可私也④。故古者聖人象天地為行，以至道要德力教化愚人，使為謹良，令⑤易治。今⑥世反多閉⑦絕之，故愚人共為⑧狡猾，失⑨天道，不自知為⑩非，咎⑪在真道善德不施行，故人多被⑫天譴，當死不除也。⑬愚人無道，不避忌諱，遂共犯天地，由不知道德要也。吾之為書，所以反覆勉勉眷眷者，恐人積愚，一言不信吾文，故復重之也。人俱習為邪久，或反謂吾可言非也。復令使真道祕德門⑭絕經九七·七上·一·一*斷不行，天怒不絕，帝長愁苦，吏民無所投頭足，相隨雲亂，不能相救，試誠冤吾辭於天，正為解除此制作道也。人人被邪文，愚蒙積久，故常勅真人使出吾道，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眾賢，疾試吾道，乃知吾書之信，與天地相似，不用不試，安知其□□哉？今保吾道不誤，故求試非一卷之文。真人慎之！唯

唯。行去，常慎吾言，勿自易妄語也。唯唯。出之無匿藏，使凡人言語學問，當知得失處，不復妄爲。唯唯。

右解人常所不宜聞所不宜言所不宜用斷邪出真文

事師如事父言當成法訣第一百五十五

今愚生舉言，不中天師心，常爲重謫過，不冒過問，又到年竟，猶無從得知之。願復請問一言。平道之，何所謙哉？不知而問之，是其數也。今以第一上道要德以教凡人，曾不大知乎？善哉子言也。何有大知之有乎？子何故疑此哉？吾聞子智過其父，弟子智過其師，臣智過其君，則名爲下賢智過於其上，以爲不宜。今經九七·八上：一·一*子言是也，又非也。今下智過於上者，乃謂不當。使下智爲巧僞之法，其智過其上，則還欺其上。子欲樂知其效，比若教學，巧家弟子智過其師，則還害其師矣。夫爲人下，習智猾僞姦道，則下共還熒惑，欺其上矣。是故古者大聖賢不敢妄授教猾巧僞文道

也，常深念其本而斷其末，不使愚人知之。故以猾智知國，國之大賊也。故古者聖人，常務授其真道，不授浮華僞相巧弄之法也。知其爲害大深，故常閉其兇學，而務開其吉路，使民常自謹，不知爲非。子欲重知其信，是故上三皇乃師事臣如父也。時臣各懷真道要德，無巧僞文猾人。故其時臣智悉過其君，能爲帝王師，其教若父，故師父事之，是則道德過其君之則也。故能使其君安坐垂拱而無憂。故言十中十，可輔帝王；言十中九，可佐大臣；言十中八，可爲小吏。過此而下，不足取策；所言不中，名爲妄語，亂誤上者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欲重知其大效，到于五帝，道小衰，故君臣道德不能復相問。同門爲朋，同志爲友，所知君臣同經九七·九上：一·一*不能復大相高上，要道秘德，小塞不通，故無可師父事，但朋友事之也。到于三王，師授者多妒學，閉絕真道奇德，其弟子日益愚蔽無知，反多入浮文，使君洽^⑭眩亂其道德淺薄，不足父事，不足友事，

故子事之。其智少，故不而爲帝王圖難易。故使天地大怒，災變連起，不可禁絕。大咎在此。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復爲子重明之。今五霸其臣悉無真道德，皆能作巧僞猾，所以相欺詐者，其臣多知邪猾佞僞巧，所以相驚動惑之道，或乃過其君。因而反逆，子殺其父，臣殺其君，下殺其上，悉懷無義夷狄之心，人人有巧僞之術，各有姦心，無有真道，故數反逆。故事斧鑕，視臣若死籍。乃其臣皆懷佞文，多巧猾，道不足重，故視之若畜也，是明效也。故古者聖賢應天心，媵真道，德士仁人而放佞僞猾，以稱皇天之心。是故吾道悉開吉門，而閉兇戶，不敢及猾知可以過其君者也。子寧曉知之耶？唯唯。慎之矣。

太上古之臣多仙壽，故能使其君壽；中古臣經九七·一〇上：一·一*多知懷道德，故能使其君常無憂；下古臣多無真道而愚，故多使其君愚甚。君愚，其洽^⑮常亂憤，不得天心。霸君之臣盡佞僞，多猾巧詐，共熒惑其君，使其失

天正路，反入兇戶，故與天爲大怨。子知之乎？故其治悉兇，不得大久。真人爲天問事，宜日謹，不可但恣意妄言。言當成法。言不成經，不若默也。舉言不中，罪深不除。唯唯。行去，子已知矣。

右智賢過其君難解訣

- ①『令』疑係『今』字之譌。
- ②『至』上鈔有『至德爲行』四字。
- ③鈔無『以』字。
- ④鈔無『也下』二字。
- ⑤『令』原作『今』，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 ⑥『今』鈔譌『令』。
- ⑦『閉』原作『閑』，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 ⑧『爲』下原無『狡』字，疑有脫文，今據鈔補。
- ⑨『失』上鈔有『爲』字。
- ⑩鈔無『爲』字。
- ⑪『咎』鈔譌『各』。
- ⑫鈔奪『被』字。
- ⑬『門』疑當作『閉』。
- ⑭『治』疑當作『治』。
- ⑮『治』疑當作『治』。

太平經合校卷九十八 己部之十三

太平經卷之九十八

經九八·一上·二·四

神司人守本陰祐訣第一百五十六

請問一大疑事。行言之。〔並〕鈔已

二四上·一〇·一三 闕今天師廣開天道之路，悉拘校古者道書之文，以爲真要祕道。真道者多善，其文乃入神，故能睹神，與神爲治。所治^①若神入神，則真^②道也。乃多成於幽室，或^③有使度於室中而去者，或有一出一入未能去者，或有但見神而終古不去者。出夫度去者，萬未有一人；大壽者，千未有一人也；小壽者，百未有一人也；竟其天年者，比是也。凡天下之人學問也，萬未一人得上官也，千未一人得中官也，百未一人得小官也，其於佃家活生，萬未一人得億萬也，千未一人得千萬也，百未一人得百萬也。凡事者皆如此矣。故其本者衆多，其度世及富貴者

少也。愚生甚憂之。今爲道，當以何爲大戒而得長成乎？學問當以何爲大戒而得到大官乎？治生聚財當以何爲大戒而得致富乎？今不及天師力問諸疑，恐終古蒙昧，不復開通，無以得知之也。善哉善哉！諸真人問疑事也，天使子來問經九八·二上·一·一*之。諾。安坐，善問身聽，今爲真人悉道之，使□□可知，自隨而力記之。唯唯。行，後世得吾文，爲其廣開真道之路，必且俱學真道。夫真道而多與神交際，神道專以司人爲事，親人且喜善，與不視人且驚駭，與不俱爭語言於人旁，狀若羣鳥相與往來，無有窮極。或言人且度去，或言人且富而貴，或言人且貧而賤，或譽旁人，或毀旁人，或使人大悅喜，或使人常苦大忿。夫神，乃無形象變化無窮極之物也。人爲之能專心自守，能不聽其言，考心乃行，閉口不傳其言，又不隨爲其愁怒喜、固固堅守本不移，務陰利祐人及凡物，不欲爲害。以年一知道之後，常爲上善，務利而不害傷，求道爲善，到年窮乃止，爲是不

敢懈怠，萬萬度世一不耳，萬得大吉一凶耳。如此則羣神轉共祐助人也，使人日樂善，不知復爲邪惡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矣。行爲真人道其且亂敗者。人用心意不專純，又易喜易怒，易驚易惑，又易事輕口清辯慧，常欲語善惡，無可能隱匿。遭者欲言，不能自禁止。於其如經九八·三上·一·一*是，則羣神共來欺之。或之小人，則且上入祆言而死也，或數爭辯口而妄言也，或爲鬼神所驚，因而病狂也。大用心意，不專一人，怒喜無常，舉事失正，惚恍無方，或以是失其賢友善輔也，因以危亡。是者大咎在不愛利，爲上則不欲利其下，聽邪神，反欲害之。故賢者使去，反失其賢輔用。其於小人也，不欲尊重其上，反聽邪神詐僞，祆言妄語，是即爲道不成，所以得凶之門戶也，吾不能豫勝記之也。凡人用心，不能專堅密者易營，或皆舉事不吉，所爲多害得凶，其過失積衆多，不可盡言。但爲真人舉道其大綱，見其端首，使賢明深見吾文，自精詳隨

而察之，必已知矣。真人寧曉不耶？唯唯。行，子已知矣。守吾文以爲深戒，以爲行者萬世可無凶害，誠□□。故後世讀吾文書，從上到下，盡睹其要意義而行者，萬不失一也。守之不置，自然畢也。專心善意，乃與神交結也。邪心惡意，道必失也。大人不精聽耶，或失其正位，小人不精聽耶，與祆結也。此悉成身之害，不可不大戒慎也。凡人舉事經九八·四上·一·一*有過，皆自身得之也。夫禍變近從胸心中出，不以他所來也。真人知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子知懼駭，於是可謂已得入真道矣。愚生已大覺矣，賢儀此以爲行。成事，得長入吉門，辟凶戶矣。死生之路，可長睹矣。案此爲行，凶耶日遠去，吉者來矣。然子已知之矣，□□不復重戒子也。唯唯。〔並〕鈔己二四下·五·一五 闕行爲子道，學而得大官者決意。凡人學④問也，今日入學門，用心專一，常欲祐⑤利愛而不妄語，年少而學至老窮無復知乃止，不樂得官也。但身好學，務欲得⑥知經

道，積爲善而不止，行名立，經道成，深知古今災變所從起。其行與學，有益於上，有利於下，爲善積聞，不可闔⑦閉，名聞四遠⑧。明王好之，因而徵索召⑨取，百姓⑩俱言善哉，俱⑪言大吉，是其人也，旁人爲其說⑫喜。是⑬者即其善人學而度世者也。出真人知之耶？唯唯。

為道敗成戒第一百五十七

〔並〕鈔己二五上·四·四 闕行復爲子說

道，其不度者，意今日入學門，不樂思得真道善說；但欲博聞多睹，可以行窮極聖人者。又不樂⑭推行作善，反好浮華之文⑮，經九八·五上·一·一*可以相欺僞者。或既得入經道，又用心不專一，常欲妄語，辯於口辭，以害人爲職，不尊重上，不利愛下。其⑯行與經道實⑰空虛，未足以爲帝王之良臣，反行守⑱長者。旁人以財貨自助，欲得大官，以起名譽，因而盜採財利，以公趣⑲私，背上利下，是即亂⑳敗正治，天地之害，國家之㉑賊也。民之虎狼，父母之惡子也㉒，天地憎之，鬼神惡之。故其罪泄㉓

見者，時時見誅²⁴於帝王，以稱天心，以解民之大害也²⁵。是其工²⁶欺而得官者也。或有用心不專，實空虛無真守，反積常思欲得官。官者，乃²⁷天之列宿之²⁸官也，以封有德、賞有功也，不以妄予²⁹無功之人也。無功之人，天地所忽，神靈所不好³⁰愛也。下愚不能深自知惡，反妄思得天官而不止，邪³¹鬼物因而共下³²其心，使其³³妄語，因而妖言，不³⁴而自禁止也。故時有邪言而死者，此之謂也。非獨爲道，不得其意，則凶也。凡³⁵人爲行，不欲樂善，爲悉凶也。真人努力，子³⁶幸有善意，常欲愛利爲事，已度矣。凶雖然，真人凡人，且度不度，不在於前也，其失皆在於後，皆由不自愛，自易自言經九八·六上二·一*且度，反中有過而不度也。故吾今說而不得中止者，乃真人使吾說不得止也。今欲中閉說而自易不言，恐恨真人。真人恨則上視天，反且使天害吾，故吾言不敢道，自易閉學而中止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凡人之得害如此矣。常得於未解，不與本相應，

故失之也。子既有大功於天，努力努力。唯唯。不敢自易業學而道上也。行，子已知自度之術矣，吾無以加之也。行復爲真人具說，其人樂治家畜財，得富貴者，年少力能布作，而長思爲事，力盡因乃止，能揚善隱惡，常用心樂爲善，慄慄思尊上。凡疑悉慎戒之，不敢妄爲，又愛下不欲害人，不枉王法，不樂隨邪禮相隨飲食也。凡不急之事，不敢與焉，有知而爲此行，到老無知乃已。雖實若虛，口不輕語，故能致珍物畜積，因以成人也。夫人賢不肖，用意各異。或有不善之人，輕上害下，好從邪禮，不急之行數到，市道用口妄語不能忍，非即凶亂危亡之人也，非爲道也。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夫爲道者，專汝心，閉汝口，毋妄言也。是故〔並〕鈔己二六上·三·九國古者聖賢睹經九八·七上·一·一*天法明，故能行道守德也。天乃專一，晝夜行道而不言，故能獨³⁷吉也³⁸；地乃晝夜行道而不言，愛養萬物，故能長³⁹獨安⁴⁰也；四時乃獨⁴¹行道，晝夜⁴²不⁴³止，故能常獨

興王而不止也；三光乃獨行真道而不言，故能常明，隨天運行也；五行乃獨行真道而不言，故能與天地爲常也。凡天下之爲道行⁴⁴者，象此不可勝書⁴⁵也。故⁴⁶能愛利口，不妄言，則道可得也。欲輕忽事⁴⁷，反吾文⁴⁸言者，成⁴⁹□□爲道所賊，萬⁵⁰不失一也。凶真人既遠來問疑，故以戒子也。得書思之惟之，吾不負子也，〔並〕鈔己二六下·一·一六國吾乃爲天談，以戒上德之君⁵¹。夫⁵²德君天與之⁵³，必且好道，百姓⁵⁴且象其君而爲之，皆以此文爲大⁵⁵戒，凶則可得吉而遠凶也。出此之書，以戒下愚，慎毋藏之。唯唯。行去。此說戒乃若小而反大，若薄而反厚。何謂也？然，念其辭言也若小耳，其戒反大也。念其言，若類似俗辯士所爲也，則似薄不足傳也。念其戒人成人則厚矣。故念吾爲真人作道，其大也則洞至無表，其小也則洞達無裏，尊則極其上，卑則極其下。故上及神人，下及奴婢。所以然經九八·八上·一·一*者，欲使大人爲之亦言足，小人爲之亦言足，賢聖爲之亦

言足，百姓爲之亦言足。何也？願聞其意。善哉！子之難也，得其意。然吾乃爲太平之君作經。夫太平之君治，乃當象天爲法，不可若小國，但長於一界也。〔並〕鈔己二六下·四·一。圖是故天之爲象法也，乃尊無上，反卑無下，大無外，反小無內，包養萬二千物，善惡大小，皆利祐之，授以元氣而生之，終之不害傷也。故能爲天，最稱神也，最名無上之君也。今上皇氣至，德君治，當象此爲法。故吾道一高一下，一沈一浮，欲使衆賢共察之也。是故東南地戶，乃有柱天之水，不逆小流之力也。善惡大小皆歸之。真人知之耶？唯唯。行，欲復說辭無極，爲其大文，且小止息，各歸思之於胸臆。作道不得其意，示之以南反問北。用心如此，則終古所學不得也。不敢不行，子已曉矣。

右集難道戒學治生成與不成吉凶何所起訣

核文壽長訣第一百五十八

願請問一疑事言之。今願及天師

問文之訣，經九八·九上·一·一。人之實長可與共事，而終古無復厭之時，豈可得聞乎？然，子欲核衆文知賢者處耶？諾。安坐，爲真人道之。積文億卷，不能得壽，何益於命乎？文書滿室，而不能理平其治，又何益於政乎？臣子滿朝，而不能爲君致太平，樂其上，又何益於帝王乎？一人生百子，使父母饑寒，又何益於親乎？積方重車，不能益壽，又何益於人命乎？說事無窮，於不能爲君除災患，又何益於朝廷乎？凡事類若此者衆多，不可勝記也。但爲真人舉綱見始，令諸賢柔自深察之耳。願得其效，子欲知之耶？唯天師。諾。安坐自精，方爲子言之。〔並〕鈔己二七上·一·八。圖文書億卷，中有能增人壽，益人命，安人身者，真文也，其餘非也。文書滿室，中有能得天心平理治者，真文也，其餘非也。臣子滿朝廷，中有能樂其君，助其君致太平者，是帝王之真臣良吏也，其餘者佐職之臣子也。人生一子，而父母常得其樂而不饑寒者，是賢孝之子，其餘悉備數也。積

方重車，中有能益年者，是真方也，其餘悉非也。天下若此比類衆多，不可勝記豫說也。真人自深經九八·一·一·一。思其意，吾文以一推萬，足以明天下之道矣。故令使真人付道於上·德之君，拘校凡文人辭聖書者，明以示衆賢，使一俱覺解迷與惑也。已拘校凡文之後，災日去矣。夫邪文邪言，乃是姦災之主人也。夫正文正言，乃逐除邪姦惡之吏也。文已正，言已正，姦偽無主人，則無於止宿也。夫邪文邪言爲姦主人，比若盜賊有主，舍止宿者，主人已死亡，盜賊無緣復得來止息也。真人亦曉知之耶？唯唯。行，天道之爲法，以一況萬，亦不可盡書也。唯唯。真真人得之，自深惟思其要意，賢明心有九孔易達，見文自大覺矣，勿復問也。曾文。唯唯。〔並〕鈔己二七下·八·一七。圖文多使人眩冥，不若舉其一綱，使萬目自列而張也。故萬民擾擾，不若一帝王也。衆星億億，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羣蛟行之言，不若國一賢良也。天道廣從，無

復窮極，不若一元氣與天持其⁹⁷命綱也。賢者上德之君，深⁹⁸思吾言，壽自長也。後世共思吾言，自父慈子孝，日廣且明也。母⁹⁹愛婦順，俱一國且而賢良也。大小爭為善，後者¹⁰⁰無彊也。不知復有邪文，佞人因¹⁰¹以藏也。灾經九八：一上·一·一*變盡除，三¹⁰²光明也。自然之術，天神¹⁰³所¹⁰⁴共純行¹⁰⁵也。為道如此乎¹⁰⁶，大樂¹⁰⁷何有傷¹⁰⁸；遂以為法，乃天行也。誰¹⁰⁹書記之，是乃¹¹⁰天地神明也。以徵之文，與天地響相¹¹¹應也，是天合信符也。上君賢者宜共察¹¹²此辭，行之者日興，與時宜為期¹¹³，得天地之欲，故吉哉。凶陰陽順行，風雨時，萬變除去，以徵書，吾不自譽也。誠知之，不但飾言也，宜疾效之。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矣，行去矣。精之詳之，道自來。唯唯。

男女反形訣第一百五十九

願復請問一疑事言之。天師前所賜子¹¹⁴愚生書本文，有男女反形，願聞其意。噫！子書略已說可睹，何故復問之乎？心愚閉難闡示，唯及天師訣

問之。諾。安坐，方為子言之。天地之性，陽好陰，陰好陽。故陽當變於陰，陰當變於陽。凡陰陽之道，皆如此矣。更相好，故其開練日疾，但宜□□以品訣之耳，不可逕以示教人也。且入邪中。然子明聽。陽者以其形反為陰形，陰者以其形反為陽形，正自以其身，為其人形容也，不可逕及也，且中於耶。唯唯。若且經九八·一二上·一·一*曉而疑也。噫！子何一難示也。但便以自身為其形。陽者，若陰人身也；陰者，若陽人身也。唯唯。子已知矣。行去，事可知。唯唯。

右集難解凡文方訣簡賢得失實陰陽反形以致道

包天裹地守氣不絕訣第一百六十

願及天師請問一事乃止。行言，何疑哉！凡道包天裹地，誰持其氣候者？深哉遠哉妙哉！子之所問也。何睹而問此？有睹有見，見天地之道，獨不知窮極，故怪而問之也。善哉，子之言入微意。然天地之道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守氣而不絕也。故天專以氣

為吉凶也，萬物象之，無氣則終死也。子欲不終窮，宜與氣為玄牝，象天為之，安得死也。亦不可卒得，乃成幽室也。入室思道，自不食與氣結也。因為天地神明畢也，不復與於俗治也。乃上從天太一也，朝於中極，受符而行，周流洞達六方八遠，無窮時也。子思書言，自得之也，為神之階可見矣。去世上天而治，不復見矣。子欲重知其明效也，世不可得久有而獨治也。故得道經九八·一三上·一·一*者，則當飛上天，亦是其去世也。不肯力為道者，死當下入地，會不得久居是中部也。故天地開闢以來，更去避世，聖文常格在而不見其人，是明效也。不死得道，則當上天；死則當下入地，不得久當害中和之路也。子得吾文，自深思其意，欲樂上行常生在，與天並力，隨四時天下祭祀而飲食者，努力為真道，是其汙法也。若不樂常在而樂死者，棄道隨俗，亦將歸地下，不得久睹天日月星曆也。吾文□□，萬萬不失一也。故古者聖賢人盡去，今無見者，是其大效

也。子自思之，樂上則上，樂下則下，無奪子志者也。故〔並〕鈔己二八下：一·八 闢吾爲太平德君制作法^①，度，不限^②一人也^③。夫太平氣來，有一人自冤不得其欲者，則上皇^④平氣不得俱來至也。故天教吾廣開闢其路，使得^⑤自恣自擇可爲也。賢明欲樂活者，可學吾文，思其意，入室成道，可得活；賢柔欲樂輔帝王治，象吾文爲之，可以致太平^⑥；欲樂居家治生畜^⑦財者，思吾文，可竟^⑧其^⑨天年而^⑩終死。故各爲^⑪得其所願，無大自冤者^⑫也。故^⑬太平之氣得來前也。平之爲言者，乃經九八·一四上：一·一*平平無冤者，故爲平也。是故德君以治，太^⑭平之氣立^⑮來也。所以^⑯然者，乃天下無自冤者，各自得其所樂^⑰，所以勅真人以付上德之君者。上德之君，其^⑱用心必仁賢而明^⑲，明者不奪人^⑳所欲，必得天下之心，欲承天意，以道^㉑歸之^㉒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署置官得失訣第一百六十一

行且重戒真人一言，使其有似天行也。〔並〕鈔己二九上：一·一二闢天之爲^㉓

行，不奪人所欲爲也^㉔；地之爲^㉕行，亦^㉖不奪人所欲爲也^㉗；明^㉘君之爲行，亦樂象天地不奪人所爲也。與天地相似，故能獨長稱天地，得其心也。〔子〕知之耶？唯唯。夫天且爲惡，其歲且大凶者，常害人所爲，故民無可收也，其歲凶飢寒也。是故地將爲惡也，傷人所養，其根不固而有病也，其歲不成，多傷民困窮也。衰惡之君將凶，署置不以其人所任職，名爲故亂天官，犯天禁，失天儀，反復就責而罪之，不原其力所不及，人之所不及。比若一旦使君王步行百里，恐其不能到而道止也。人所不及，正是此也。故不擇選人而妄事署其職，則名爲亂治政^㉙。一·一*愁人而危其國也，則名爲亂治政敗也。夫〔並〕鈔己二九上：三·二闢天地極^㉚神且明^㉛，尚^㉜不敢^㉝奪人^㉞所欲爲^㉟，奪之則爲大凶歲也，何況人^㊱哉？〔真〕人寧解迷曉耶？唯唯。誠得隨其國以師書授之，因就其俗示之，曉之解之。行，子可謂曉事之生，天不奪人願也。子行正自得天命，年日益增，何有窮

已。子學不求居世尊榮，何復求索，得天意而增年？今已告子，子今寧能說不耶？然其受恩大喜，無復有所恨。但恐力極行，以師文授教，恐不能一日而遍也。何必一旦而遍，但爲之不止，自舟流不久。唯唯。受嚴勅，不敢雖繩墨。子已知其意，吾無復以戒子也。行，辭小竟，事畢。異日有疑，乃復來。唯唯。

右大集難問天地氣候為道與不吉凶君署置官得失文

- ①鈔無「所治」二字。
- ②「真」下原有「其」字，疑涉上文而衍，今依鈔刪。
- ③「或」原作「成」，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正。
- ④「學」鈔誤作「專」。
- ⑤鈔無「祐」字。
- ⑥鈔無「得」字。
- ⑦「闢」鈔作「蓋」。
- ⑧「遠」鈔作「達」。
- ⑨「召」鈔作「詔」。
- ⑩鈔無「百姓」二字，但有「萬」字，疑「百姓」鈔作「萬民」，又脫「民」字。次篇爲「道敗成戒百姓且象其君而爲之」。
- ⑪「百姓」鈔作「萬民」。可以爲證。
- ⑫鈔無「俱」下四字。

- ⑫『說』鈔作『悅』，『說』『悅』通用。
- ⑬『是』鈔譌作『足』。
- ⑭『樂』鈔作『欲』。
- ⑮『文』原作『天』，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 ⑯鈔無『其』下三字，但有『復』字。
- ⑰鈔無『實』字。
- ⑱『守』鈔作『首』。
- ⑲『趣』原作『起』，疑誤，今依鈔改。
- ⑳『亂』下鈔有『賊』字。
- ㉑鈔無『之』字。
- ㉒鈔無『也』字。
- ㉓鈔無『泄』下六字，但有『當』字。
- ㉔『誅』下鈔有『之』字。
- ㉕鈔無『也』字。
- ㉖『工』鈔誤作『抵』。
- ㉗鈔無『乃』字。
- ㉘鈔無『之』字。
- ㉙『予』鈔作『與』，『予』同『與』。
- ㉚鈔無『好』字。
- ㉛『邪』原作『耶』，當作『邪惡』之『邪』，今依鈔改。
- ㉜『下』鈔作『入』。
- ㉝鈔無『其』字。
- ㉞『不』上鈔有『而』字，『不』下『而』字，鈔作『能』。
- ㉟『凡』下十二字鈔無。
- ㊱鈔無『子』下十三字，但有『自度之術』四字。
- ㊲『獨』鈔作『長』。
- ㊳鈔無『也』字。
- ㊴鈔無『長』字。
- ㊵『安』鈔作『吉』。
- ㊶鈔無『乃獨』二字。
- ㊷『行道晝夜』鈔作『晝夜行道』。
- ㊸『不』上鈔有『而』字。
- ㊹鈔無『行』字。
- ㊺『書』原作『盡』，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 ㊻『故』鈔作『常』。
- ㊼鈔無『事』字。
- ㊽鈔無『文』字。
- ㊾鈔無『成』下三字。
- ㊿鈔無『萬』下四字。
- ①『之君』原作『君之』，疑有顛倒，今據鈔移正。
- ②『夫』原作『民』，疑誤，今據鈔改。
- ③『與之』鈔誤作『之興』。
- ④『百姓』鈔作『萬民』。
- ⑤鈔無『大』字。
- ⑥『大』上鈔有『其』字。
- ⑦『反』下鈔有『其』字。
- ⑧鈔無『二千』二字。
- ⑨『授』鈔誤作『受』。
- ⑩『無』鈔誤作『天』。
- ⑪『察』鈔訛作『策』。
- ⑫鈔無『也』字。
- ⑬鈔無『是』字。
- ⑭『柱天』鈔作『天地』。
- ⑮『人』下鈔有『年』字。
- ⑯鈔脫『安人身』三字。
- ⑰鈔無『理』字，疑係校讀者旁注，誤入正文。
- ⑱鈔無『也』字。
- ⑲『饑』鈔作『飢』。
- ⑳『餘』下鈔有『皆』字。
- ㉑『有』下鈔有『皆』字。
- ㉒鈔無『悉』字。
- ㉓鈔無『比』字。
- ㉔『勝』鈔誤作『稱』。
- ㉕鈔無『令』字。
- ㉖『付』鈔作『傳』。
- ㉗『上』原作『土』，疑傳寫譌謬，今依鈔正。
- ㉘鈔無『與』字。
- ㉙鈔無『已』字。
- ㉚鈔無『是』字。
- ㉛『逐』鈔爲作『遂』。
- ㉜鈔無『除』字。
- ㉝『文已』鈔倒作『以文』。
- ㉞『已』鈔作『以』，『已』下鈔有『吏』字。
- ㉟『無』下五字鈔作『無止宿之所矣』。
- ㊱鈔無『邪文』二字。
- ㊲『主』下五字，鈔作『舍止之所也』。
- ㊳鈔無『真』下九字。
- ㊴『行，天道之爲法』以下，鈔另起一段。
- ㊵『亦』鈔誤作『萬』。
- ㊶『冥』鈔作『惑』。
- ㊷鈔無『其』字。
- ㊸『也』鈔作『之』。
- ㊹『民』鈔作『人』。
- ㊺『羣』下鈔有『下』字。
- ㊻『從』鈔作『縱』，『從』同『縱』。
- ㊼鈔無『其』字。
- ㊽『深』鈔作『得』。
- ㊾鈔無『母』下十二字。
- ㊿鈔無『者』字。
- ①『因』鈔誤作『國』。

- ⑬「三」原作「二」，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 ⑭「神」鈔誤作「師」。
- ⑮鈔無「所」字。
- ⑯鈔無「行」字。
- ⑰鈔無「乎」字。
- ⑱鈔無「大樂」二字。
- ⑲「誰」鈔誤作「垂」。
- ⑳「乃」鈔誤作「思」。
- ㉑鈔無「相」字。
- ㉒「察」鈔誤作「策」。
- ㉓「期」鈔誤作「朝」。
- ㉔「子」疑當作「予」。
- ㉕「法」下原無「度」字，疑脫，今依鈔補。
- ㉖「限」原作「恨」，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 ㉗鈔無「也」字。
- ㉘「皇」下鈔有「太」字。
- ㉙鈔無「得」字。
- ㉚「平」下鈔有「乎」字。
- ㉛「畜」鈔誤作「商」。
- ㉜「竟」原作「億」，疑「竟」初譌「意」，妄人又加人字偏傍，今依鈔改。
- ㉝鈔無「其」字。
- ㉞鈔無「而」下四字。
- ㉟鈔無「爲」字。
- ㊱鈔無「者」字。
- ㊲鈔無「故」下二十五字。
- ㊳「太」鈔作「大」。
- ㊴鈔無「立」字。
- ㊵「以」上原無「所」字，疑有脫文，今依鈔補。
- ㊶鈔無「樂」下十三字。

- ㊷鈔無「其」下五字。
- ㊸鈔無「而明」二字。
- ㊹鈔無「人」字。
- ㊺鈔無「道」字。
- ㊻鈔無「爲」字。
- ㊼鈔無「爲也」二字。
- ㊽鈔無「爲」字。
- ㊾鈔無「亦」字。
- ㊿鈔無「爲也」二字。
- ①鈔無「明」下三十二字，但有「明君象之故致太平」八字。
- ②「極」鈔作「至」。
- ③鈔無「且明」二字。
- ④「尚」鈔作「猶」。
- ⑤鈔無「敢」字。
- ⑥鈔無「人」字。
- ⑦鈔無「爲」下九字。
- ⑧「何況人」鈔作「況人乎」。
- ⑨「雖」疑係「離」字之譌。

太平經合校卷九十九 己部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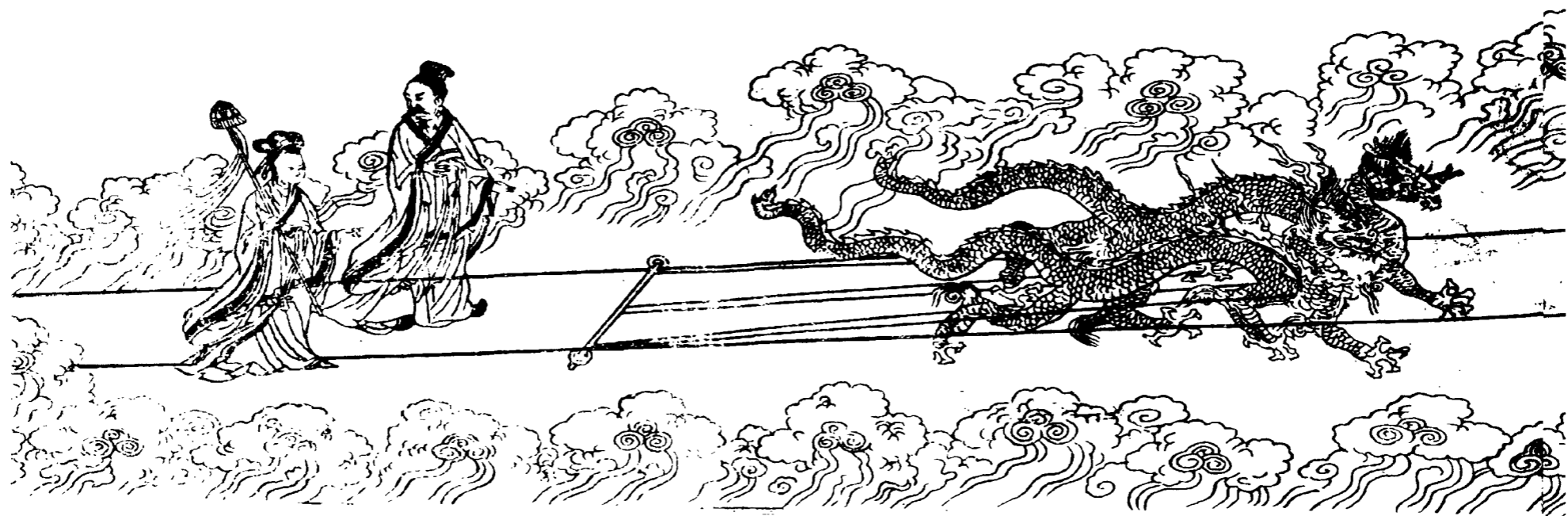
太平經卷之九十九 ①

經九九·一上·二·四

乘雲駕龍圖第一百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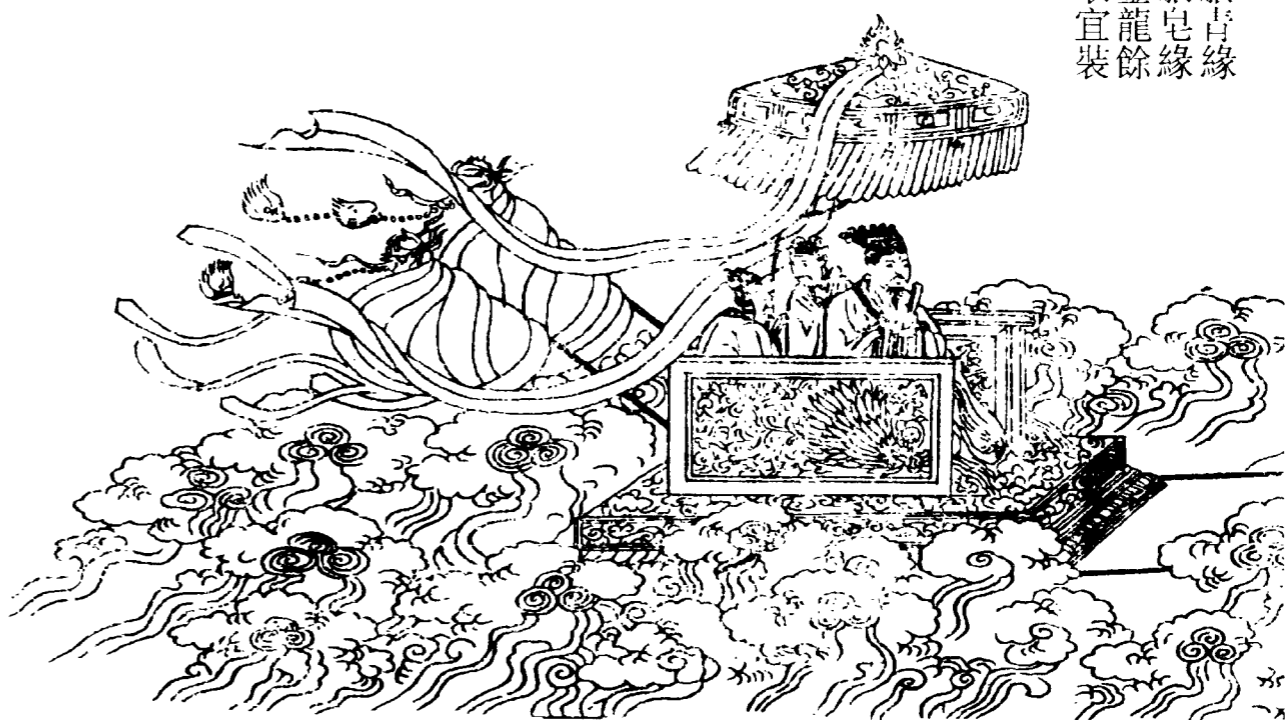
龍以五色裝飾





紅裳
青綠白帶淺黃
裙朱履仙童黃
裳青緣黃裙朱
履

中尊黃服青緣
從官絳服皂緣
旗心盤金龍餘
飾并問金取宜裝



①原有小注「一百同卷」四字，今刪。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 己部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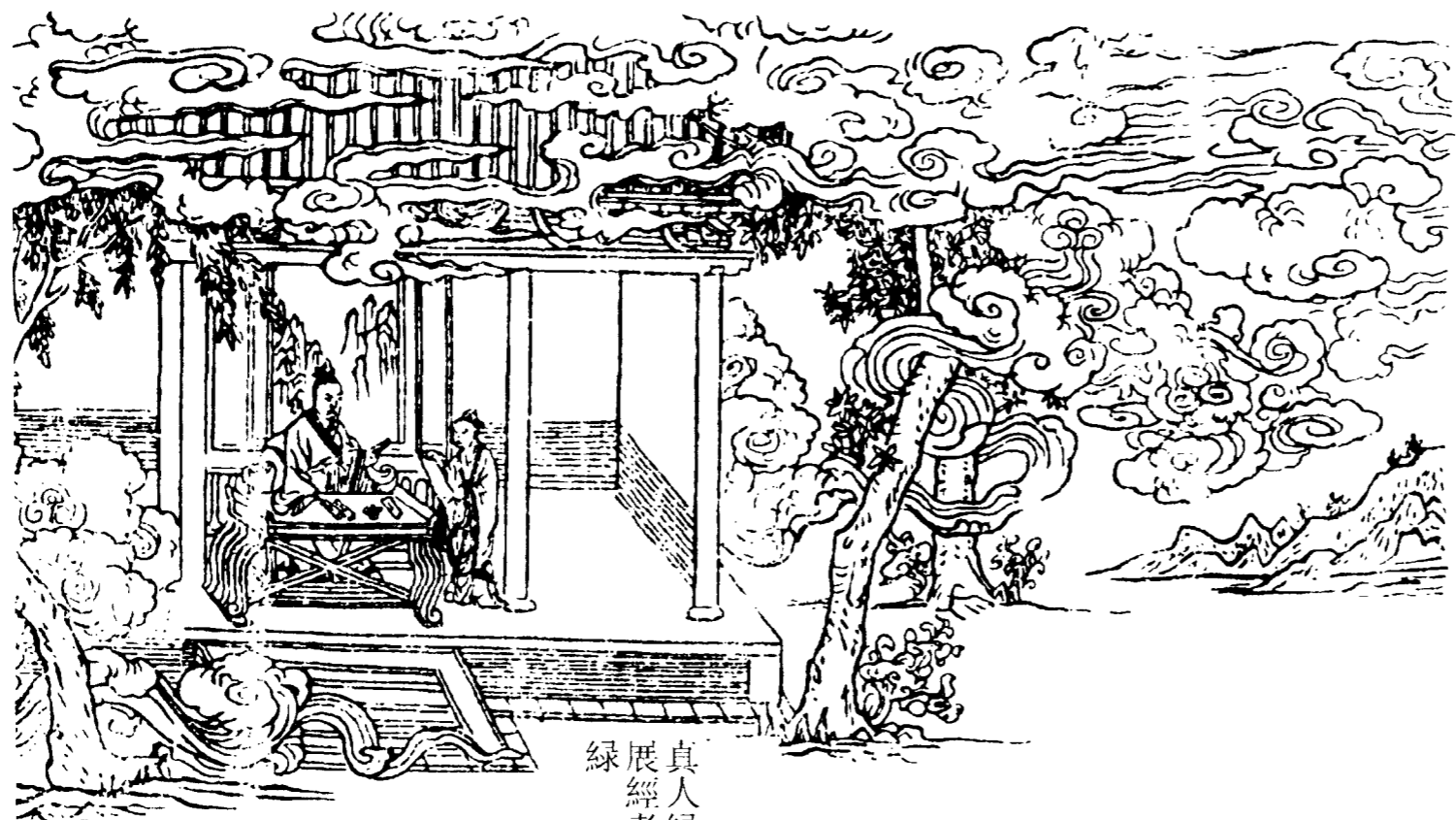
太平經卷之一百

經一〇〇・一上・二・四

東壁圖第一百六十三

仙女九人如仙童
玉女取宜裝飾





真人綠衣紅緣
展經者白衣皂
綠



神將冠衣甲履
并紅緣同金取
宜裝飾
受成弟子取宜
裝飾



經一〇〇·三下·六·一 * 著東壁

〔並〕鈔己二九上·四·一 圖上古神人戒
弟子後學者為善圖象，陰祐利人常吉，
其功增倍。陽善者，人即相冗答而解。
陰善^①者，乃天地諸神知之，故增倍也。
積德者，富人愛好之，其善自日^②來也。
人之所譽，鬼神經一〇〇·四上·一·一 * 亦
然，因而祐助之。好道者長壽^③，乃與
陰陽同其憂，順皇靈之行，天地之性，

得其道理，故天祐之也，失者亂，故^④天
不祐之^⑤也。夫求善以善，無可怪者^⑥。
學以仁得之，道之始也；以德得之，道
之中和也；以道得之，道之^⑦上也。出
咄咄！慎之慎之，行無妄也。極思此
書，傳之後世，可無傷也。隨四時轉，
道之上也。善者自興，惡者自病，吉凶
之事，皆出於身，以類相呼，不失其身。
天道無私，但行之所致。故前有弟子，
後有善氣，趣學不止，令命得陽遂也。
或得長壽身不敗，故為善。乃於內外
神反為其除害，弟子居前，主為其對。
物有自然，天下之事，各從其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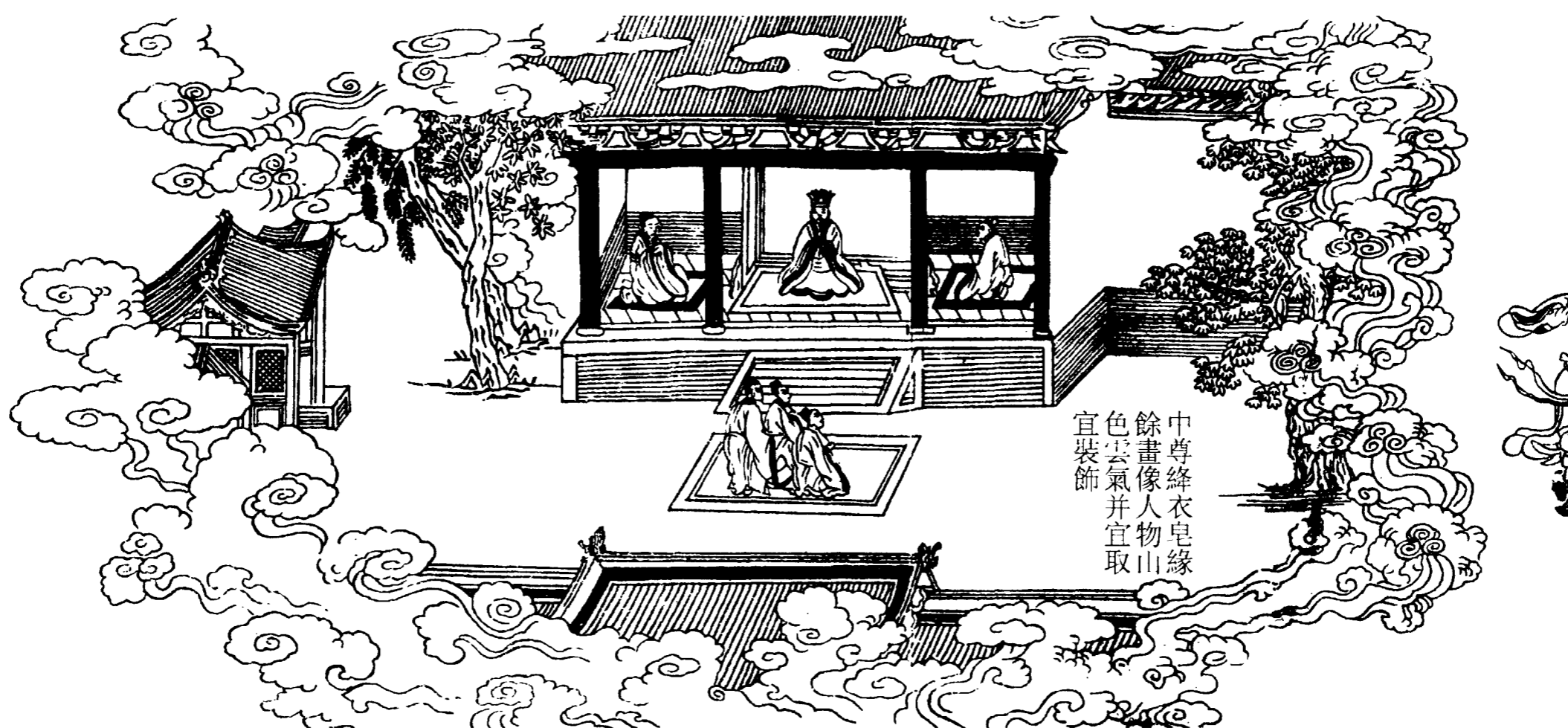
① 鈔脫「善」字。
② 鈔無「日」字。
③ 「壽」鈔作「生」。
④ 鈔無「故」字。
⑤ 「不祐之」鈔作「不好善人」。
⑥ 鈔無「者」字。
⑦ 鈔脫「道之」二字。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一 己部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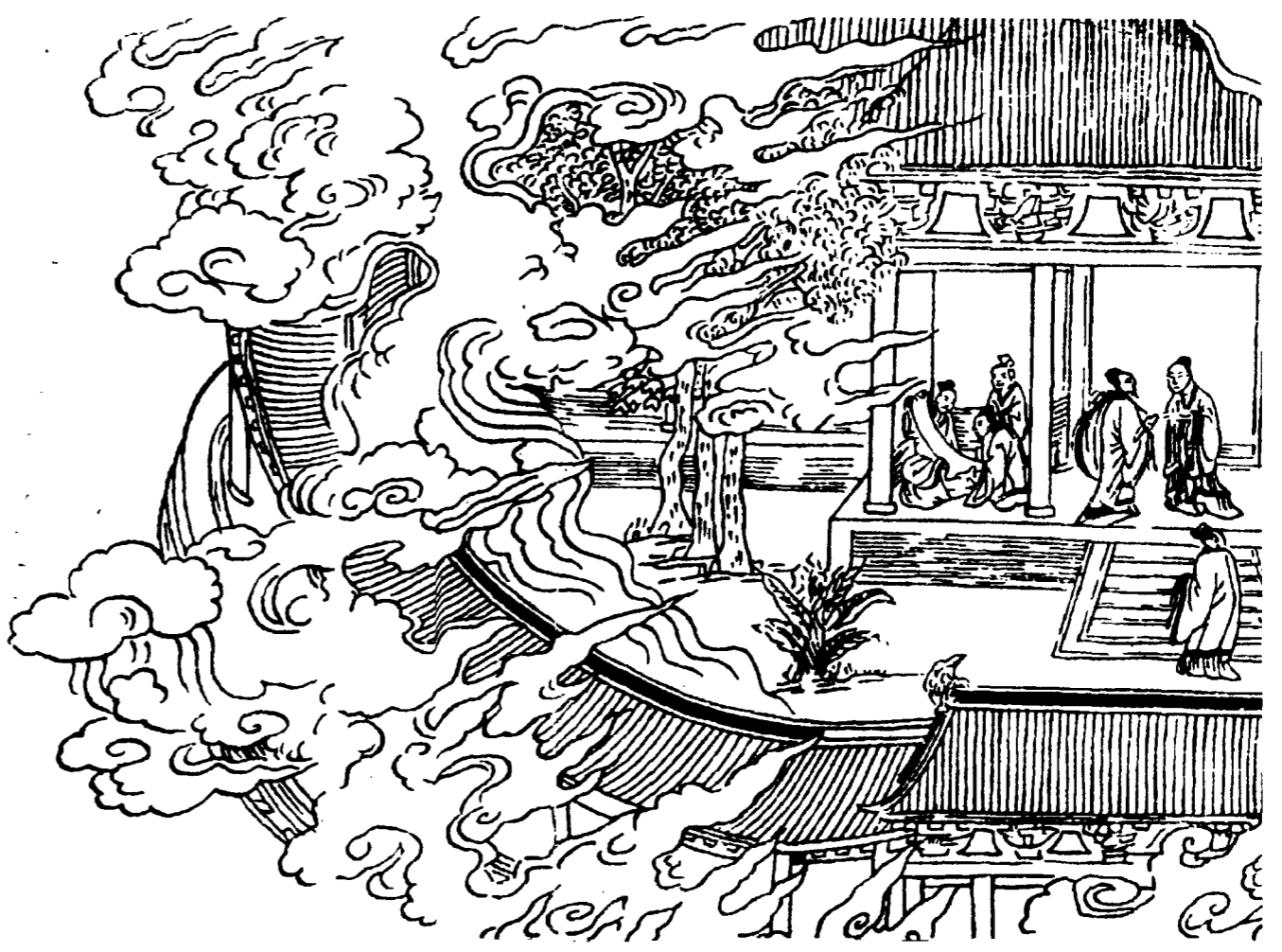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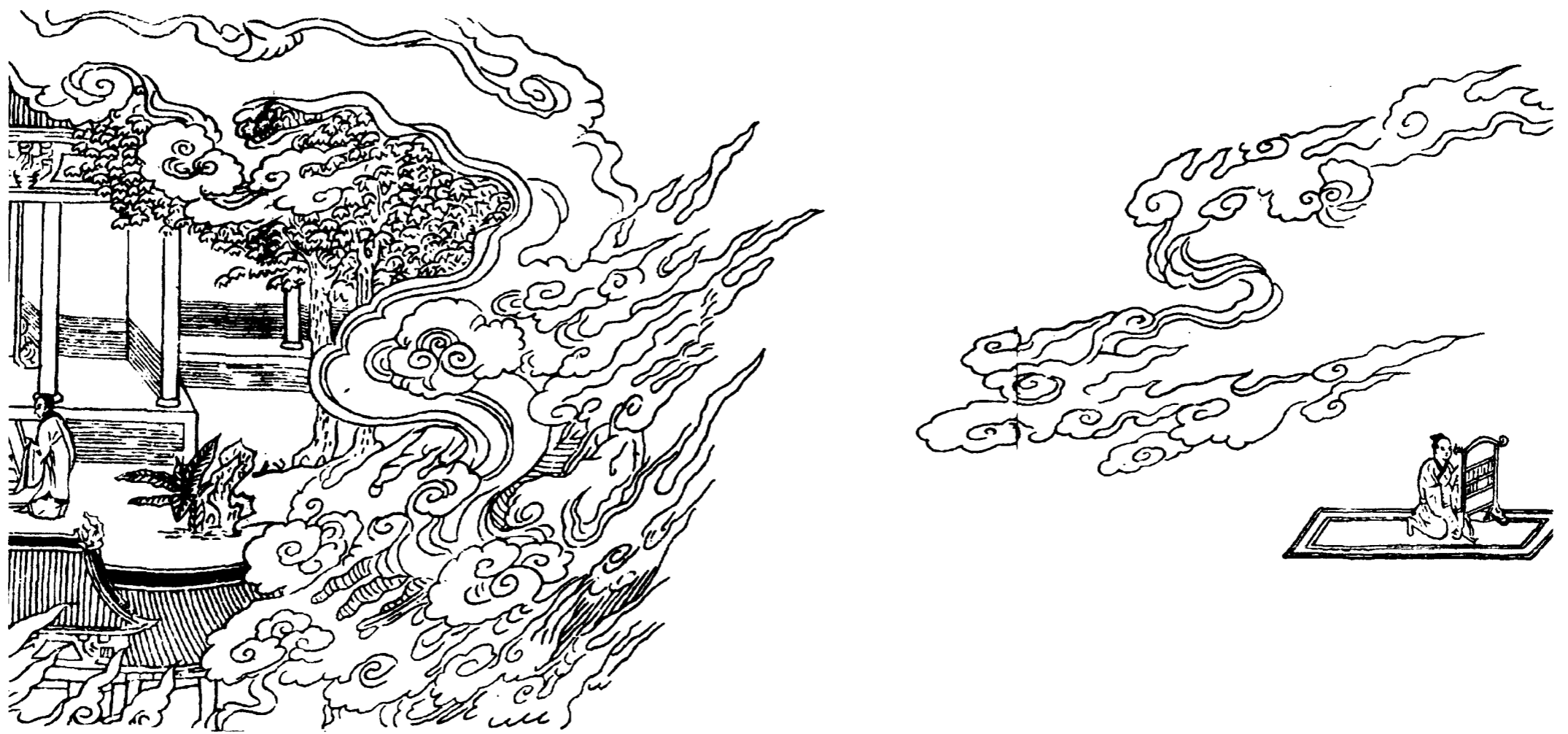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

經一〇一·一上·二·四

西壁圖第一百六十四



中尊絳衣皂緣
 餘畫像人物山
 色雲氣并宜取
 宜裝飾



一* 上^①古神人真人誠後學者為惡圖
 象，無為陰賊，不好順事，反好為害^②。嫉
 妒，令人死凶。天道不可彊劫，劫^③必
 致兵喪威之死，滅世亡道^④，神書必敗，
 欲以為利，反以為害，此即響應天地之
 性也。乃致自然之際會，審樂以長存，
 慎之慎之。無好無^⑤害，善者自興^⑥，惡

〔並〕鈔己一九上·一·一 廻經一〇一·七上·六

者自敗。觀此二象，思其利害。凡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毛髮之間，無有過差。但人不自精，自以不知，罪名一著，不可奈何。不守其本，身死有餘過。乃為惡於內，邪⁷炁相召於外。故前有害獄，後有惡鬼，皆來趨⁸鬪，欲止⁹不得也¹⁰，因以亡¹¹身。故畫象以示後來，賢明得之以為大誠。愚者不信道，自若忽事，書¹²審如¹³言，不失銖分。故守柔者長壽，好鬪者令人不存。物事各從其類，不復得還，雖¹⁴悔之無益，鬼已¹⁵著焉。見誠當¹⁶覺，以時自還。經一〇一·八上·一·一*今尚¹⁷未傷，固可得為善人。善者乃上行，惡者¹⁸下降。天道無私，乃有自然，故¹⁹不失凶法也，其事若神。

右著西壁

①『上』上鈔有『西壁圖』三字，疑係題目。按此鈔文轉在東壁圖前，蓋係倒錯。

②鈔無『害』字。

③『劫』下鈔有『之』字。

④『道』鈔誤作『盜』。

⑤『無』鈔作『為』，疑當作『為』。

⑥『興』鈔誤作『然』。

⑦『邪』鈔作『精』。

⑧『趨』鈔作『趣』，『趣』通『趨』。

⑨鈔無『止』字，但有『悔之』二字。

⑩鈔無『也』字。

⑪『亡』鈔誤作『忘』。

⑫鈔無『書』字。

⑬『如』鈔作『而』。

⑭鈔無『雖』字。

⑮『已』鈔作『以』。

⑯鈔無『當』字。

⑰『尚』鈔作『上』。

⑱『者』下鈔有『乃』字。

⑲鈔無『故』字。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一己部之十七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①

經一〇二·一上·二·四

神人自序出書圖服色訣第一百六十五

〔並〕鈔已二九下·二·九園吾本少學而不止，精神念之，涕常欲下。為此積久，蒙皇天大恩，今日幸得逢天師^②人於曠野。始學若虧，司^③問小事外浮華也。本求守一養性之法凡三百首，乃見天師說而無極，故敢問身寧可得長存與^④？^⑤不見天師說而無極，故敢問小政事。見師說無極，乃敢具問天地開闢以來，帝王更相承負愁苦，天災變怪訖不絕，何以除之。又羣神無故共害人，人不得竟其年命，以何止之。今受天師嚴教深戒之後，宜何時出此止姦偽興天地道之書乎？乙巳而出，以付郵客，而往通之者也。後世歲歲在玄甲乃出之，是天諸甲之首最上旬也，

與元氣爲初，乃以書前後付國家，可以解天地初起以來更相承負之厄會也。比付當以何字，其文教積累其字，獨自深知之，勿令泄皇天上和與第一之道也，將傳與能往付者，共分別解之。比到玄甲，使其憤憤，如有求吾書經一〇二。二上：一·一*者，以守一浮華爲前以付之。已付郵客方士，往付上有至德之君。何謂也？得而防行之，即其人也；不知行之，即非其人也。真人勿先出之也。且天威怒，反殺人也。吾戒悉盡於是矣。所以□□，誠畏天有言也。今天師教勅下愚弟子，胸中悽悽，若且可知，不敢負也。誠問著圖者，畫神衣云何哉？皆象天法，無隨俗事也。今不曉天法，其人圖大小，自以意爲衣。衣者，隨五行色也。今使母含子，居其內，以色相次也。大重之衣五也，中重之衣四也，小重之衣三也，微重之衣象陰陽，二也。大集之衣亂彩六重也。願聞大重何象，象五行氣相合也。四重何象，象四時轉相生也。三重何象，象父母子陰陽合和也。二重何象，象

王相烝相及也。六重何象，象六方之彩雜也。故天下有雜色也。此之謂。善哉善哉！行去，慎圖密文。唯唯。今弟子至愚且賤，蒙恩得與天師文用日久，凡事響且畢。願更問一疑。平言何等也？今見天地開闢以來，文書前後出非一，乃積多復多，河洛出之，今此書何不須河洛出之乎？善哉經一〇二。三上：一·一*善哉！子今難也。天使子言，可謂得其意矣。今天悉使吾爲帝王人民具出陳承負之責會也，文書積衆多，不可以河洛出之也。夫河洛文書，文多當見，其策文多，難以策悉知之。故天因人出之也。天乃深知吾而爲其言，知而具難問，故反使子與吾共傳其要言也。子亦自知學，而不得道心，真人爲何來哉？今愚蔽暗不自知也。

右問閉藏出其圖畫衣服文

位次傳文閉絕即病訣第一百六十六

〔並〕鈔己二九下·七·一 圖子爲天來學問疑，吾爲天授子也。願聞其訣意，以何明之也？其⑤以又明之云何哉？今

有德之君，得吾書心解行之，與衆賢共議，以化凡民，必與天⑥立響相應，是其明證也。吾道以誠成不設僞言行已訣矣。唯唯。弟子無狀，數愁天師不也。子不好問，亦無從知之也。〔並〕鈔己三〇上：一·一 圖吾含此學⑦久矣⑧，無可與語者，故⑨不得以時傳之。今使人不知白黑，其過在吾也。今得傳真人問，誠喜甚喜。比若春得登臺，而出見天無異，何乎經一〇二。四上：一·一*哉？天怨⑩結有劇病變不絕，此其悒悒不通，得⑪與子言喜也。天師何不⑫自往與⑬之，位⑭次不得也。吾位⑮職在天，真人位⑯職在地。地⑰者出萬物。故天生者，於地養之。故吾傳道於真人。地生君王凡民萬二千物，悉得陽施，從陰中出，故子得傳於人⑱。唯善哉善哉！愚生大自怪。當得此。響⑲不力問天師，無由知之也；但猜疑故也，敢冒過問之耳。善乎！是名爲曉事之生，是亦非獨子力也。實天授子心，使其言也。今蔽塞不自知行，今使子大自知，照若日月之光，〔並〕鈔己三〇上：六·一〇，圖

子以吾言不誠信也。夫天雖欲²⁰有所出，不與人語，難知情²¹。吾書承天教令，明²²丹青也。出子爲不然，今私匿閉絕吾文，而不以時出之，天即且病子灾子。子或遏之猶不出，子已凶矣。是其天使子來學問明證也，使真人出之明信也。善哉善哉！真人重戒慎之。唯唯。今天師職在天，覆加不得已，欲復請問一疑。不敢言乎？行，今凡天事，皆爲天使，有所傳耶？獨天師與愚生邪？噫！子益愚，何知天下凡物，皆爲天使。故各有所職，共成天道也。一物不具足，即天道有經一〇二·五上

經文部數所應訣第一百六十七

〔並〕鈔己三〇上·八·八 回天數之始也，是故天地未分之時，積氣都合爲一，分爲二，成夫婦。天下施於地，懷妊於玄

冥，字爲甲子。布根東北，丑與寅。始見於卯，畢生²⁴東南，辰與巳。垂枝於南，養於午。向²⁵老西南，未與申。成²⁶西方，日入酉。畢藏西北，戌與亥。故起數²⁷於一，十而止²⁸。十²⁹者，十干³⁰之始，五行之本也。數以一³¹乘十，百而備是也³²。故天生內百日³³，故畢終。是故斗建於辰，破於戌。建者，立也，故萬物欲畢生。破者，敗也，萬物畢死於戌。數從³⁴天地八方，十而備，陰陽建破，以³⁵此往來復其故，隨天³⁶斗所指以明事。吾書乃爲除害氣，故³⁷象天爲法。出

右問天師書文徵信明訣

〔存〕鈔己七上·四·七 天受人命，自有格法。天地所私者三十歲，比若天地日月相推，有餘閏也，故爲私命，過此者應爲仙人。天命：上壽百二十爲度，地壽百歲爲度，人壽八十歲爲度，霸壽以六十歲爲度，件壽五十歲爲度。過此已下，死生無復數者，悉被承負之灾責也。故誠冤乎？此人生各得天算，有常法，今多不能盡其算者。天算

積無訾，故人有善得增算，皆此餘算增之。欲知大效，比若一里有十戶，戶有千畝田。其九戶爲惡盡死滅，獨一戶爲善，並得九戶田業，此之謂也。不望陰陽祐人，今人或不得其數而望得天報者，會不得天報也。今日食人，而後日住³⁸食之，不名爲食人，名爲寄糧。今日飲人，而後日往飲之，不名爲飲人，名爲寄漿。今日代人負重，後日往寄重焉，不名代人持重，乃名寄裝。今日授人力，後日往報之，不名爲助人，名爲交功。今人³⁹譽舉人，後〔存〕鈔己八上·一·一 日見譽舉，不名爲譽舉人也，乃名爲更迭相稱。如此比類者衆多，不可勝記，如此者皆無天報也。然人不祐吾，吾獨陰祐之，天報此人。言我爲惡，我獨爲善，天報此人。人不加功於我，我獨樂加功焉，天報此人。人不食飲我，我獨樂食飲之，天報此人。人盡習教爲虛僞行，以相欺殆，我獨教人爲善，至誠信，天報此人。人盡言天地無知，我獨陰畏承事之，天報此人。人盡陰欲欺其君上，我獨陰祐利之，不敢

欺，天報此人。父母不愛我，我獨愛祐之，天報此人。如是比類者衆多，不可勝記。真人自計之。上士求天報，中士求人報，下愚不施反求報。上善之人得天報者度也，中善之人得人報，故愛利之而仕之。下愚無功而強報，故天地人共惡而誅之。故上皇皇天之氣悉下生，后土之氣悉上養，五行之氣悉並力，四時之氣悉和合。三光更明，天下同心爲一。天性爲行最，尊之重之愛之祐之。天性既善，悉生萬物，無不置也；地性善，養萬物而無不置也；聖人悉樂理天地，而萬物受其功。大善神真仙〔存〕鈔己九上·一·一*人助天地行，不敢自苦也。悉與元氣同，與天心相得，故獨長吉而無凶也。古者聖人賢人深思遠慮，乃知天道意；但專陰行善，不敢爲惡也。深睹皇天明禁，下乃背而加之，學問淺劣，復不信天禁，故難移矣，失而早亡矣。願聞天壽百二十歲、地壽百歲、人壽八十歲、霸壽六十歲、侂壽五十歲。三正起於東方，天之首端也。歲月極於東北，天極也。

夫天壽者，數之剛也。東北，物之始也。一年大數終於此，故百二十爲象天也。地者，陰也，常受施，西北爲極陰也。陰者殺而陽生，故亥者核也，陰終西北角也。西北爲地之司命，故地壽得百歲。八十六者，陽止陰起，方立秋。秋者白氣白虎持事，故霸命也。五十者，陽氣興長於上，陰氣伏起於下，陰侂陽化，故爲侂命。過此而下，悉曰無常命。誠冤結哉！今且曉子一解，可以終古自養而極者，不可忘也。人欲去凶而遠害，得長壽者，本當保知自愛自好自親，以此自養，乃可無凶害也。身得長保，飲食以時調之，不多不少，是其自愛自養也。而撞門戶閉之，居〔存〕鈔己一〇上·一·一*內不與俗事，是自愛自養也。而讀書無極，安貧樂賤，無憂而已，是其自愛自養也。已前皆如是而非也。夫自愛爲言者誠，誠自愛保，自念身無足，冥目亦還自視無足，未常須臾離之。因思而憂之，乃至不食而飽，是爲自愛之人也。自好爲言者，乃好念身形，形容上下，累累可

睹。誠好愛不止，面目生光明也。晝夜不能忘，以爲經常。因得肉飛而可強，是爲自好愛之道也。今故使男女大小老少賢不肖共集上書，爲帝王通達聰明，帝王比若中極星，默常居其處，而衆星共往奏事也。大者居前，中者居中，小者居後。一星不得，輒有絕氣，天行爲傷。夫星者，乃人民凡物之精光。故一人不得通於帝王，一星亦不得通也。故天氣輒爲乖錯，地氣爲其逆也。故教其吏民大小，俱共上書，以通天氣，以安星曆，以除天病，以解帝王承負之責。故示勅使三道行書者，恐有不通，故各自其使宜。長吏者記城郭之災變，布道者記市道之災變，四野者記四野之災變。各相取長短，傳以相語，共爭上之。長吏亦〔存〕鈔己一上·一·一*務上書，邑民亦務上書，行人亦務上書。長吏欲不上，恐民上之；民人不上，恐行人上之；行人不上，恐長吏上之。故使民俱坐，乃後且爭上事也。吏民有信者，帝王仕之不負焉，故吏民樂爲也。帝王得以爲聰明而稱

王心，而長安其身；吏民得以尊天地，得以無病；天地四方俱有利，故長吉，為萬萬世法也。以付上德之君，使民知天意。令以自安自全，無為迷惑。大^①集具正事，考本天地之根，以除天恐^②地咎國之害，立洞極經。

〔存〕〔存〕鈔己一八上：八·二*於此畫神人羽服，乘九龍輦升天，鸞鶴小真陪從，彩雲擁前，如告別其人意。

〔存〕〔存〕鈔己一九下：七·一四*開達無閉絕，以稱天心地意，轉天地之災變，暢天地之譚，使人民各居其處，萬物不傷。故天出文書，令使可遙行萬萬里，得通其言，以暢善人，以知惡人，以解冤結。故帝王乃居百重之內，得長自安，聰明達遠方也。由太上中古已來，多背叛天地，共欺其上，故灾害日興，死者不以數也。帝王久愁，不能拘制其下為奸偽，故天遣三道文出也。通其氣，樂知得失，上下和合，諫及四遠卑賤，令無冤結，以稱皇天心，樂灾除去，勿令天怒。下古人心邪蔽，不若太古之三皇，人心質朴，心意專一，各

樂稱天心，而忠信不欺其上，故可無文也。下古小人愚蔽，矯^③妄文辭，欺天地，罔冒帝王，故天地常忿怒〔存〕鈔己二〇下：一·一*而灾禍之。天地病除，帝王安且壽，民安其所，萬物得天年，無有怨恨，陰陽順行，羣神大樂且喜悅，故為要道也。

① 原有小注「一百三同卷」五字，今刪。

② 師鈔作「神」。

③ 司鈔作「思」。

④ 與鈔作「否」。

⑤ 鈔無「其」下八字。

⑥ 鈔脫「天」字。

⑦ 學鈔作「道」。

⑧ 矣鈔誤作「以」。

⑨ 故下四十四字鈔無。

⑩ 怨鈔作「冤」。

⑪ 鈔無「得」下六字。

⑫ 鈔無「不」字。

⑬ 與下鈔有「付」字。

⑭ 位下五字鈔作「日位不當也」。

⑮ 鈔無「位」字。

⑯ 鈔無「位」字。

⑰ 地上鈔有「在」字。

⑱ 人下鈔有「也」字。

⑩ 響響通用。

⑪ 鈔無「欲」字。

⑫ 難知情三字，鈔作「情意同」。

⑬ 明下鈔有「若」字。

⑭ 弩當作「努」。

⑮ 鈔無「生」字。

⑯ 向原作「尚」，疑譌，今依鈔改。

⑰ 成下鈔有「與」字。

⑱ 起數鈔作「數起」。

⑲ 十而止鈔作「而止於十」。

⑳ 鈔脫「十」字。

㉑ 十千二字，鈔誤作「五千」。

㉒ 以一鈔作「一以」。

㉓ 鈔無「也」字。

㉔ 鈔無「百日」二字。

㉕ 鈔無「從」字。

㉖ 以上鈔有「故」字。

㉗ 鈔無「天」字。

㉘ 故下鈔有「日」字。

㉙ 住疑係「往」字之譌。

㉚ 人疑當作「日」。

㉛ 大下二十四字，疑係一篇末篇旨。

㉜ 恐疑當作「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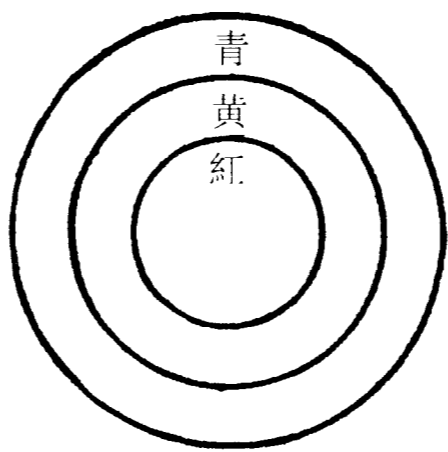
㉝ 矯疑當作「矯」。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三 庚部之一

太平經卷之一百三

經一〇三·一上·二·四

虛無無為^①自然圖道畢^②成誠第一
百六十八



〔並〕鈔庚一上·三·一 圖虛無者，乃內實外虛也^③，有若無也。反其胞胎，與道居也；獨存其心，懸^④龍慮也；遂為神室，聚道虛也。但與氣游，故虛無也；在氣與神，其餘悉除也。以心為主，故得無邪也；詳論其意，毋^⑤忘真書也；得之則度^⑥，可久游也；何不趣精，反與愚俱也；凶禍一至，被大災也；棄其真朴，反成土灰也。賢者見書，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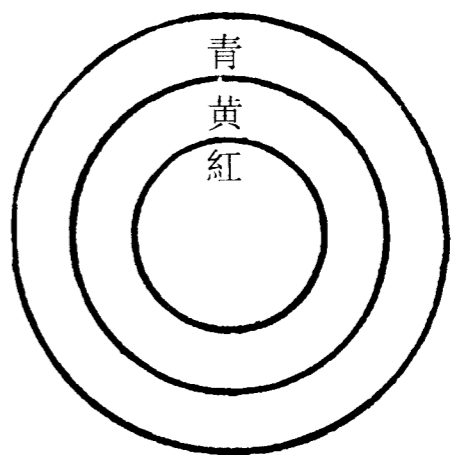
出誠之。

右虛無之室



〔並〕鈔庚一上·一〇·一 圖無為者，無不為也，乃與道連；出嬰兒前，入無間也^⑦。到於太初，乃^⑧反還也；天地初起，陰陽源經一〇三·二上·一·一*也；入無為之術，身可完也；去本來末，道之患也；離其太初，難得完也；去生已遠，就死門也；好為俗事^⑨，傷魂神也；守二忘一，失其相也；可不誠哉^⑩，道之元也；子專守一，仁賢源也；天道行一，故完全也；地道行二，與鬼神^⑪鄰也；審知無為，與其道最神也；詳思其事，真人先也；閉子之金闕^⑫，毋^⑬令出門也；寂無聲，長精神也^⑭；神氣已畢，仙道之^⑮門也^⑯；易哉大道，不復煩也^⑰；天道無有^⑱親，歸仁賢也。 出

右無為



〔並〕鈔庚二上·一·一 圖自然之法，乃與道連，守之則吉，失之有患。比若萬物生自完，一根萬枝無^⑲有神，詳思其意道自陳，俱祖^⑳混沌出妙門，無增無減守自然。凡萬物生自有神，千八百息人為尊，故可不死而長仙，所以蚤^㉑終失自然，禽獸尚度況人焉。愚者賤道志^㉒，下與地連，仁賢貴道，忽上天經一〇三·三上·一·一*門，神道不死，鬼道^㉓終焉。子欲為之，如環無端。慎毋^㉔有奇^㉕，自益身患，亦毋^㉖妄去，令人死焉。天地之性，獨貴自然，各順其事，毋^㉗敢逆焉。道興無為，虛無自然，高士樂之，下士恚^㉘焉。詳學於^㉙師，亦毋^㉚妄^㉛言，有師道明^㉜，無師難傳。學不師訣，君子不言。妄作則亂，文身自凶焉。道已畢備，便成自然。 出

右道畢成誠

- ①鈔無「無爲」二字。
- ②「畢」鈔誤作「必」。
- ③鈔無「也」字。
- ④「縣」鈔作「懸」，「縣」乃「懸」之本字。
- ⑤「毋」鈔作「無」，「毋」無「通用」。
- ⑥「度」下鈔有「世」字。
- ⑦鈔無「也」字。
- ⑧「乃」原作「及」，疑誤，今依鈔改。
- ⑨「事」鈔作「學」。
- ⑩「哉」鈔作「之」。
- ⑪鈔無「神」字，但有「爲」字。
- ⑫「闕」鈔誤作「關」。
- ⑬「毋」鈔作「無」。
- ⑭鈔無「也」字。
- ⑮鈔無「之」字。
- ⑯鈔無「也」字。
- ⑰鈔無「也」字。
- ⑱鈔無「有」字。
- ⑲無上鈔有「不」字。
- ⑳「祖」鈔誤作「相」。
- ㉑「蚤」鈔作「早」，「蚤」「早」通用。
- ㉒鈔無「志」字，疑係衍文。
- ㉓「道」鈔作「神」。
- ㉔「毋」鈔作「無」。
- ㉕「有奇」二字鈔作「入有」。
- ㉖「毋」鈔作「無」。

- ㉗「毋」鈔作「無」。
- ㉘「恚」鈔作「忽」。
- ㉙「於」鈔誤作「知」。
- ㉚「毋」鈔作「無」。
- ㉛「妄」鈔誤作「忌」。
- ㉜「道明」鈔作「明道」。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四 庚部之二

太平經卷之一百四

經一〇四·一上·二·四

興上除害複文第一百六十九

天因地子天天天下藥崩竅

風畢生末遠大子所莫

當得散

無世禁大子擡大子富

鬻季子肅光天瑟璣璣

畢道末隸隸纏氣也也

𪔐 𪔑 𪔒 𪔓 𪔔 𪔕 𪔖 𪔗

𪔘 𪔙 𪔚 𪔛

𪔜 𪔝 𪔞 𪔟 𪔠 𪔡 𪔢

𪔣 𪔤 𪔥 𪔦 𪔧 𪔨 𪔩

𪔪 𪔫

𪔬 𪔭 𪔮 𪔯 𪔰 𪔱 𪔲

𪔳 𪔴 𪔵 𪔶 𪔷 𪔸 𪔹

𪔺

𪔻 𪔼 𪔽 𪔾 𪔿 𪕀 𪕁

𪕂 𪕃 𪕄 𪕅 𪕆 𪕇 𪕈

𪕉 𪕊

𪕋 𪕌 𪕍 𪕎 𪕏 𪕐 𪕑

𪕒 𪕓 𪕔 𪕕 𪕖 𪕗 𪕘

𪕙 𪕚

𪕛 𪕜 𪕝 𪕞 𪕟 𪕠 𪕡

𪕢 𪕣 𪕤 𪕥 𪕦 𪕧 𪕨

𪕩 𪕪

𪕫 𪕬 𪕭 𪕮 𪕯 𪕰 𪕱

𪕲 𪕳 𪕴 𪕵 𪕶 𪕷 𪕸

𪕹 𪕺 𪕻

𪕼 𪕽 𪕾 𪕿 𪖀 𪖁 𪖂

𪖃 𪖄 𪖅 𪖆 𪖇 𪖈 𪖉

𪖊 𪖋 𪖌 𪖍 𪖎

𪖏 𪖐 𪖑 𪖒 𪖓 𪖔 𪖕

𪖖 𪖗 𪖘 𪖙 𪖚 𪖛 𪖜

𪖝 𪖞

𪖟 𪖠 𪖡 𪖢 𪖣 𪖤 𪖥

𪖦 𪖧 𪖨 𪖩 𪖪 𪖫 𪖬

𪖭 𪖮 𪖯

𪖰 𪖱 𪖲 𪖳 𪖴 𪖵 𪖶

羸轉示在筋已票累朱鹿

單三函蠶蠶蠶蠶單

天瘳天因越山羸鼻鄉蠶

子共

至熒稊禾分五册煮熒道美

生元生元而美生致陽圃陽熒

三函五册之爻

誠合林精林冗弊為

桑華為月左水什之絕

縹稊

稊儻禾分豨山厥燿蠶

獨燿燿燿燿燿燿燿燿

聖死燿燿

聖合人聖聖聖聖聖聖

南馬而聖朱熒道迺燿

燿燿燿

天元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左元為改天因為馬燿燿腹

儀美死死燿燿燿燿燿

合票為為為散屬為聖燿燿燿

為燿以燿燿燿燿燿燿燿

散

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

白釋及絕燿燿燿燿燿燿

朱月乃卿

元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

采為屬天天地弱燿燿燿

桑命燿燿燿燿燿燿燿燿

物小類天燿燿燿燿燿

縹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齧 齧 其 人 遷 後 三 氣

齧 齧

畢 齧 冗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左 下

齧 陰 及 及 及 天 天

地 地 畢 畢 畢 畢 畢 畢

至 系 介 行

至 系 介 行 有 齧 齧 及 及 及

己 己 同 理 日 票 貝 已 亦 又 何 事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湯 淵 思 之 梁 致 令 令 齧

也 望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其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但 拜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建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也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氣 此 天 天 齧 齧 齧 齧 齧 齧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右興上除害複文訣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五 庚部之三

太平經卷之一百五

經一〇五·一上·二·四

令尊者無憂複文第一百七十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𦉳𦉳

逦黨蕞焚鼻道

莖先兒孫先季

絜分職為絜天距處發

紆之甕笁視前之

循之靈懼翠枝

有競之燃之為其鼎

驛順數之窟動之區

贊其六

九圭栗子黠之敢之其元

壘之山之鬣之遠之昭之九之竹

僿黠之鄉之五之兩之壘

有之青之循之刑之值之繁之閱之以

鏡之主之竹之嵐之嶽之并之屬

擯之羶之羶之羶之羶之則

藥之藥之藥之藥之藥之藥之

會之良之散之散之并之質

因之世之念之念之為之木之關之登

僿之世之整之鄉之載之山之天之為

驚之知之品之無之絲之其之絲

併之並之並之並之並之並之並之

湯之絕之擊之三之鑿之迄之石之質

圖之圖之圖之圖之圖之圖之

關之三之三之三之三之三之三之

於之未之乾之汲之見之敗之則之則之則之

併之耳之及

焚之谷之水之為之行之焚之焚之履之天之天

五之五之五之五之五之五之

三之氣之常之日之散之華之自之與之微之水

三之言

併之未之羊之時之呂之合之馬之及之栗之其之夫

逐逐 三 肅 肅及 肅為 肅天 肅天 肅子

兒 三 肅 肅天 肅天 肅天 肅子

秀 秀 五 華

絕 有 月 畢 畢 畢 畢 畢

犖 為 犖 犖 犖 犖 犖

三 間 間 間 間 間 間

巖 左 是 為 右 水 巖 巖

醴 醴 醴 醴 醴 醴 醴

位 有 散 逸 逸 逸 逸

三 冰 冰 冰 冰 冰 冰

或 母 或 或 或 或 或

索 索 索 索 索 索 索

啟 啟 啟 啟 啟 啟 啟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土 土 土 土 土 土 土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聚 聚 聚 聚 聚 聚 聚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園 園 園 園 園 園 園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議辨 焚 翕 氣 焚 獨 辨

焚 鳳 氣 焚

關 已 纒 華 岳 造 龍 纒

烈 灑 灑 灑 灑 灑 灑

簪 懸 焚 焚 焚 焚 焚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併

右令尊者無憂邪自除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六 庚部之四

太平經卷之一百六

經一〇六·一上·二·四

德行吉昌複文第一百七十一

天_天有_有求_求 欺_元竹_竹 為_木陽_符

生_元主_主 其_食食_食 集_生元_元 元_元

葉_果死_為 馬_子水_水 凶_與 趨_趨

世_世不_少 世_卿屬_屬 然_與 聖_事

世_世主_主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取_西聖_聖

諸_取取_取 諸_鳥鳥_鳥 真_事事_事 相_馬馬_馬 裝_裝

獸_併併_象 象_象 聖_元元_元 元_元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時_聖聖_物 物_物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為_桑併_併 聖_元元_元 聖_元元_元 聖_元元_元

何_聚併_金 西_西乃_起 儻_鄉鄉_鄉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處處_物 物_物 聖_天天_天 聖_聖

禽_事事_事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天_聖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遊_遊 遊_併 併_聖 聖_聖 聖_聖

在_筋筋_東 東_秋 秋_金 金_可 可_收 收_倉 倉_元 元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為_聖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聖_聖

翠幽寔夔夔遶

靈赫夫德整德華湯

據已運父子得汲南功背

徑替箭竿對劉之山

躡來鬢復季刺為夔

通粟殊迷鼻似野取

間天與銀九擊平起民

森參道注鼓千威永租

知死與道注於王夔

曷生赫靈同明死為

况凡凡

轉之凡色况靈生魏夫

聖俞符并任變去人象

繼去人教觸解其為為

况背明角性為并集

菓陽勿始何敬有殞

集去并卒者與其凡

術三示存球首與無琴

桑左之無元氣精東青

藥貲見則夫為奠道

藪不悉張赫藪葉與馬

三何與弄壽幽俞翁

何青靛得尔况為土

為生為為衡册鬻屬

鎮世彙奠無幽

天未黍金

念卿於水青赤於滌

易逐藪屬天因整葉

毋母天七世土導真遠

等整精精健天天駁

彪 𪔐

為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蚤 為早 為𪔐 天 𪔐 行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為牛 九𪔐 為𪔐 九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天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其(五)序(文)變(天)圖(其)蘭(厚)東

奏(前)赤(天)赤(天)晶(不)及(足)駁(豕)

陰(變)陽(遂)桑(晨)鬻(與)田(天)因

伊(又)自(國)世(子)天(琴)舉(軌)天(困)

其(苟)德(平)倉(其)其(其)異(九)變(變)

吉(及)爨(爨)爨(爨)泉(見)東

斐(天)天(女)下(及)串(木)六(六)切(樊)

巖(山)豔(豔)豔(豔)豔(豔)豔(豔)

倉(今)先(出)天(天)不(夕)為(馬)為(牛)天(天)

西(時)時(燹)燹(燹)燹(燹)燹(燹)

種(禾)禾(屬)駁(種)種(世)世(世)

右德行者吉昌每留每荷法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七 庚部之五

太平經卷之一百七

經一〇七·一上·二·四

神祐複文第一百七十二

天(天)地(土)訟(訟)函(函)邑(邑)於(於)

遠(為)為(九)焚(灑)灑(灑)野(野)暴(暴)

地(地)代(代)

迂(王)王(木)為(為)氣(氣)獨(獨)密(密)因(因)雙(雙)

效(只)只(卿)刀(刀)目(目)奴(奴)望(望)望(望)望(望)

為(為)馬(馬)手(手)轉(轉)弓(弓)

兕天此與分聊也牛𧈧

兕齊兕齋𧈧也

連閭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養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獨地為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𧈧

精米燈火連可不可為為為為為為燧燧燧燧浪浪

事事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奠奠望望競競競競競競競競競競

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

己己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地地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

陰陰水水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倭倭倭倭倭倭倭倭倭倭倭倭倭倭

鬮鬮

衛衛獨獨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頤頤

午午佳佳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縣縣悲悲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苑

陽陽勿勿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繁繁雲雲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

風風轉轉廣廣

顛顛為為駢駢為為駢駢為為駢駢為為駢駢

之之為為王王為為王王為為王王為為王王

為為鬮鬮

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玩玩山山為為山山為為山山為為山山為為山山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嶼嶼嶼嶼嶼嶼嶼嶼嶼嶼嶼嶼嶼嶼

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𤇑 倏 絕元 𤇑 為變 𤇑 清 𤇑 為

𤇑 道 𤇑 有 𤇑 燄 𤇑 燄 𤇑 燄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其人 𤇑

𤇑 山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𤇑

精
米
查

右藏之幽處神祐之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八 庚部之六

太平經卷之一百八^①

經一〇八·一上·二·四

要訣十九條第一百七十三

其爲道者，取訣於入室外內批之。滿日數，開戶入視之，於其內自批者，勿入視也；其內不自批者，即樂人入視之也。開戶入視，欲出者便出之。

〔並〕鈔庚二下·三·五 闕其三道行書

者^②，悉取訣於集議，以爲天信，即其^③之人上建也。

其正神^④靈者，取訣於洞明萬萬人也，以爲天信矣^⑤。

其凡文欲正之者，取訣於拘校，以爲天信。

其欲樂知吾道^⑥書信者，取訣於瞽疾行之，且與天響相^⑦應。善者日興^⑧，惡者日消，以爲天信。

其欲署置得善人者，取訣於九人。其問入室成^⑨與未者，取訣於洞

明^⑩白也。形無彰蔽，以爲天信。

其欲知身成道而不死者，取訣於身已成神也^⑪，即度世矣，以爲天信。

其欲洽洞知吾書文意者，從上到下盡讀之，且自昭然^⑫心大解，無復疑也。一得其意，不能經一〇八·二上·一·一*復去也。

其欲效吾書，視其^⑬真與僞者^⑭，以治日向太平，以爲天信。

其欲知^⑮壽可得與不者，取訣於太平之後也。如未太平，先人流災爲害，難以效命，以爲天信矣^⑯。

太^⑰陽欲知太平者，取訣於由斷金也。

水與火欲厭絕姦臣^⑱不得作者，取訣於由斷金衰市酒也。

欲得天道大興法者，取訣於拘校衆文與凡人訣辭也。

欲得良藥者，取訣於拘校凡方文而效之也。

欲得疾太平者，取訣於悉出真文而絕去邪僞文也。

欲樂思人不復殺傷女者，取訣於

各居其處，隨其¹⁹力衣食，勿使還愁苦父母而反逆也。

欲除疾病而大開道者，取訣於丹書吞字也²⁰。

欲知集行書訣也，如其文，而重丁寧，善約束之。行之一日，消百害猾²¹人心，一旦轉而都正也，以爲天信。出

經一〇八·三上·一·四

瑞議訓訣第一百七十四

〔並〕鈔庚三下·九·一 闕請問瑞者，何²²等之名字²³也？子何故因²⁴爲愚邪²⁵？不²⁶敢故愚也，實不及。願天師不棄，示以一言。行，安坐²⁷。〔並〕道典論卷四妙瑞²⁸闕端²⁹者，清也，靜也，端也³⁰，正也，專也，一也³¹。心與天地同，不犯時令也。願³²聞以何知其清靜端正專一邪³³？善哉，子之問也。夫天地之性，自古到今，善者致善，惡者致惡，正者致正，邪者致邪，此³⁴自然之術，無可怪也。故人³⁵心端正清靜，至誠感天，無有惡意，瑞應善物爲³⁶其出。子³⁷欲重知其大信，古者大³⁸聖賢皆³⁹用心清靜⁴⁰專一，故能致瑞應也。出諸邪用心

佞僞，皆無善應，此天地之大明徵也。子知之邪⁴¹？唯⁴²唯。亦有應邪？然邪者致邪，亦是其應也。不⁴³調者致不調，和⁴⁴者致和，此天之應⁴⁵明效也。善哉！善哉！愚生解矣。

忠孝上異聞訣第一百七十五

〔並〕鈔庚四上·一〇·一 闕請問人之爲

善也，上孝子上忠臣上順弟子當思上何等於其⁴⁶君父師哉？當上其⁴⁷異聞珍寶希見之文而得上者是也。忠臣孝子順弟子常可樂爲也，何不上同聞而上異聞邪⁴⁸？同經一〇八·四上·一·一* 聞上自有之，何須復上邪⁴⁹？愚生不曉其意。行且使子知其審實，天下所來所珍，悉未嘗⁵⁰見而善珍者⁵¹也，以上其君，是上忠臣也。未嘗⁵²見善食以上其親，是上孝子也。未嘗⁵³見之說以上其師，是上善順⁵⁴弟子也。子知之邪⁵⁵？唯唯⁵⁶。願聞上同事，上之所有，而重上之，何也？然皆應故其上，罪不除。何其重也？子應不曉之生，人之所常有，重皆厭之，何須復上之邪⁵⁷？出上人所厭，名爲故其上也。下而故其上，

於子意寧當坐不邪？愚生已覺矣。故得瑞應善物，希見之珍，當上於君父師也。上之所自有，慎無上也。是故〔並〕鈔庚五上·一·一六 闕自古及今，大聖之定凡事也⁵⁸，去⁵⁹同取異，乃得天地之心意，此之謂也。出子曉邪？善哉善哉！

灾病證書欲藏訣第一百七十六

請問天師書以何知其欲見行，以何知其欲見逃也？子欲明之邪？以灾病爲證也。出而病人，即天欲藏也；逃而病人，即天欲出行也。以何重明之？以天行四時氣，生養萬物，隨天意也。凡物樂出，而反逃藏之，大凶矣。凡物欲逃⁶⁰經一〇八·五上·一·一* 藏，而反出之，亦大凶也。悉爲逆天命，後皆有大灾矣。子欲樂知吾天天樂行，不以是爲占也。真人知之邪？唯唯。是故自古到今，舉事不詳悉，失天道意，故生承負也。是故使民至於無道而治，共亂天正道，人異政治，故人民萬物多被冤也。願請問夫無道，乃重死罪之法也。天師何不爲制作重刑死法，而各

以其罪罪之？今天下之事，各以其罪罪之爲平也。今天師不以其無道罪之，何也？不可也。何故？夫先人但爲小小誤失道，行有之耳，不足以罪也。後生人者承負之，畜積爲過也。雖其觸死，其行邪僞空虛者，後生人皆學於先生人，雖失天道，爲無道而治者，皆師師相傳，更以相教示，非一人造此過也，故不可予其重刑也。念下古人罪過，皆足以死。又神聖爲法，不可一旦予人重刑，滅人世類也。故天遣吾下者，革其行，除其責，而不章更，天地人且共治之，使神病灾之也。後世人見是，吾受天教之明效也。子知之邪？唯唯。行，語竟天辭絕，傳之德君。唯唯。行去，勿復問。唯唯。

經一〇八·六上·一·二* 右凡訣瑞應說在下竟

- ① 原有小注「二百九同卷」五字，今刪。
- ② 鈔無「者」字。
- ③ 鈔無「其」下五字，但有「且響應立效」五字。
- ④ 「神」原來字體模糊，今依鈔寫。

- ⑤ 鈔無「矣」字。
- ⑥ 鈔無「道」字。
- ⑦ 鈔無「相」字。
- ⑧ 「興」原作「與」，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
- ⑨ 鈔無「成」字。
- ⑩ 鈔無「明」字。
- ⑪ 鈔無「也」字。
- ⑫ 「昭然」鈔作「照察」。
- ⑬ 鈔無「其」字。
- ⑭ 鈔無「者」字。
- ⑮ 鈔脫「知」字。
- ⑯ 鈔無「矣」字。
- ⑰ 「太」鈔作「大」。
- ⑱ 「詛」原作「訣」，疑形近而譌，今依鈔改。「詛」同「妖」。
- ⑲ 鈔無「其」字。
- ⑳ 鈔無「也」字。
- ㉑ 「猗」鈔誤作「獨」。
- ㉒ 「何」原作「伺」，疑譌，今依鈔改。
- ㉓ 鈔無「字」字。
- ㉔ 鈔無「因」字。
- ㉕ 「邪」鈔作「耶」。
- ㉖ 鈔無「不」下八字。
- ㉗ 鈔無「行安坐」三字。
- ㉘ 「瑞」上鈔有「夫」字，道典論妙瑞篇引經自瑞者至故能致瑞應也止。
- ㉙ 鈔無「端也」二字。
- ㉚ 鈔無「一也」二字。
- ㉛ 道典論無「願」下十九字。
- ㉜ 「邪」鈔作「耶」。
- ㉝ 道典論無「此」字。

- ㉞ 「人」下道典論有「之」字。
- ㉟ 鈔無「爲」下二十一字，爲上道典論有「皆」字。
- ㊱ 道典論無「子」下七字。
- ㊲ 道典論無「大」字。
- ㊳ 道典論無「皆」字。
- ㊴ 「靜」道典論作「淨」。
- ㊵ 「邪」鈔作「耶」。
- ㊶ 鈔無「唯」下十六字，但有「善惡皆有應也」六字。
- ㊷ 「不」下六字鈔作「調和者致不和」。
- ㊸ 鈔無「和」下四字。
- ㊹ 鈔無「應」字。
- ㊺ 鈔無「其」字。
- ㊻ 鈔無「其」字。
- ㊼ 「邪」鈔誤作「即」。
- ㊽ 「邪」鈔作「耶」。
- ㊾ 「嘗」鈔作「常」。
- ㊿ 鈔無「者」字。
- ① 「嘗」鈔作「常」。
- ② 「嘗」鈔作「常」。
- ③ 鈔無「順」字。
- ④ 「邪」鈔作「耶」。
- ⑤ 鈔無「唯唯」二字。
- ⑥ 「邪」鈔作「耶」。
- ⑦ 鈔無「也」字。
- ⑧ 「去」上鈔有「乃」字。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九 庚部之七

太平經卷之一百九

經一〇九·一上·二·四

兩手策字要記第一百七十七

〔並〕鈔庚五上·三·八 天有兩手，乃常

共^①成凡事。其^②一手有病邪惡，則無有成事。天大怒之，地以爲忌，天下亂而無成功，一由此一手邪惡而不并力。凡事盡不理，六方不太平，亦由此兩手有病邪惡，而不并力所致。吉凶安危，一^③由此兩手。真人亦豈深知之邪^④？不及^⑤。唯天師開示其要意，使得知之，則^⑥知之。不^⑦者終古冥冥昏亂，無從得知之也。夫^⑧師者，乃天地凡事教化之本也，雖難，安得不^⑨言哉？善哉！真人之求問事之^⑩辭也。天^⑪使子主問乎？其言要而^⑫□□。諾^⑬。安坐，爲諸真人具說其意。天下象而行之，無復凶亂事。天上諸神名^⑭爲兩手策字爲要記，國家行之則長存，凡人行

之則久富^⑮。要道將出，近在凡人^⑯之身。今爲諸^⑰真人分別言之。唯唯^⑱。天地者，主造出生^⑲凡事之兩手也。四時者，主傳養凡物之兩手也。五^⑳行者，主傳成凡物相付與之兩手也。男女夫婦者，主傳統天地陰陽之兩手也。師弟子者，主傳相教通達^㉑凡事文書道德經一〇九·二上·一·一*之兩手也。君與臣者^㉒，主傳治^㉓理凡事人民諸物之兩手也。此有六事，纔舉其綱，見其始^㉔耳，不可勝書也。凡事相須而成事者，皆兩手也。天上名爲重規沓^㉕矩，皆當^㉖相應者也。一手邪惡^㉗，不等無成事，天上名爲大亂之治，六方八遠名爲鰥寡斷嗣，日以嚮^㉘衰。無成事，即^㉙由此兩手不並力也。善哉善哉^㉚！請問天上何故正^㉛名此^㉜爲兩手哉^㉝？善乎！子之問也，得其意。兩手者，言其齊同並力，無前無^㉞却，乃^㉟後事^㊱可成也；兩手不並力者，事不可成也。故凡事者^㊲，象此兩手，皆當各得其人。並力同心，象此兩手，乃吉^㊳安太平之氣立至也^㊴；不象此兩手者^㊵，億億^㊶

萬年不能出上皇太平氣也。太平氣常欲出，若天常欲由此^㊷兩手，久不調御之，故使閉不得通，出治^㊸悒悒可訾，咎在此^㊹兩手不調。若兩手平調者，此^㊺上皇太平氣出，前後至不相須。善哉^㊻！善哉！是故天地不並力，萬物凡事^㊼無從得^㊽出；四時不並力，凡物無從得長；五行不並力，凡物無從得成；君臣不並力，凡事無從得理；夫婦不並力，子孫無從得長，家道無從得經一〇九·三上·一·一*立；師弟子不並力，凡結事無緣得解，道德無從^㊾得興，朦霧無從得通，六方八遠大化無從得行。是故皆當並力，比若兩手，乃可通也。不若兩手，故日^㊿致凶也；雖治療之^㊽，無益也，猶^㊾無從得成功也。但空久愁苦，而日日^㊿凶凶^㊽。故凡象此兩手者，選舉當得其人；不得其人者，天上諸神，名爲半死，不持一手獨作，安有能成功成事哉？真^㊿人爲天來遠問，凡疑事宜深思此意以赤心，心生於火，還以付火，爲治象民^㊿，則延年益壽^㊿，萬不失一，吾不欺子也。以示德君，以示凡

人，賢者各思其意，無敢犯者也。用之名爲自厚自養，不用之名爲自愁自苦。神哉！吾之爲道，純⁵⁵天意也。但可前不可却，但可順不可逆，順之純⁵⁶得天心也，逆之事亂。亂禍恟恟⁵⁷，人意西，天意東，名爲與天意不同。善⁵⁸哉善哉！行，子可謂⁵⁹已⁶⁰覺知之⁶¹矣。凶

四吉四凶訣第一百七十八

經一〇九·三·八·一*真人前，〔並〕鈔庚七下·三·一六*幾家，得其人凶〔補〕鈔庚七下·三·一六*幾吉⁶²，不得其人幾凶，得其人何所能成，不得其人，何所能傾，諸真人自精且對。然，得其人有四吉，不得其人有四凶。得其人，天地六方八遠安；不得其人，天地六方八遠不安。願聞其要意。然，貢士得其人，上得以理，有成功而常安，日有益於上，一大吉也。所舉人可任，得成器，二吉也。得成器，能彰明其師道，恩及其師，三吉也。所舉者信事有效，復令上信任用之，四吉也。共並力同心，所爲者日有成功，月益彰明，歲益興盛，天地悅喜，善應悉

出，惡物藏去，天地悅則羣神喜。守而不失，上可以度世，中可以平理，下可以全完，竟其天年，舉士得其人，善如斯矣，天上明此續命之符。

〔補〕鈔庚八上·七·一*請問何故正名爲續命之符？然，所以續命符者，舉士得人，乃危更安，亂更理，敗更成，凶更吉，死更生。上至於度世，中得理於平，下得竟其天年，全其身形。夫舉士不得人，上無益帝王，國家令其理亂，帝王愁苦，天地不悅，盜賊災變萬種，是一大凶也。所舉人不能理職，佞僞日欺，久久坐俟不安，不得保其天年，或天地鬼神害之，或爲人所賊殺，辱及其父母，惡流及妻子後生，已下世類，遂見知過失爲惡人⁶³，〔並〕鈔庚八下·六·二 經一〇九·三下·九·二*是二大凶也。其人惡，則其學棄，汗辱先師聖賢業，禍及其師，是三大凶也。又舉之者不經一〇九·四上·一·一*信，共欺其上，貢非其人，亂天儀，汙列宿，天疾之，地怨之，國君惡之，聖賢⁶⁴非之，是⁶⁵爲世大佞妄語之子，當坐是事，不得天地鬼神

誅⁶⁶，則人當害之，辱其先人，禍及妻子後生⁶⁷，是⁶⁸四大凶也。犯四大凶，貢非其人也，乃使帝王愁苦，治雲亂⁶⁹。凡害氣動起，不可禁止，前後不理，更相承負。天地大怒，羣神⁷⁰戰鬪，六方不喜，八遠乖錯，終古不理，天上名是⁷¹爲日減年短命之符。何故名是爲⁷²短命之符哉？然，治⁷³當⁷⁴長，反爲其⁷⁵短；年當多，反爲其⁷⁶少；舉事逢凶，無益於身，天地不悅，除算減年，故天上名爲短命之符也。善哉善⁷⁷哉！愚生聞命矣。然，子可謂⁷⁸□□知之矣。慎此天上文以示德君，以示凡⁷⁹賢，下及民間⁸⁰。爲人上求士，不可不詳，爲人下貢士，不可不忠。後世傳⁸¹誦此書文，結於胸心⁸²中，急⁸³舉士不若此，天地不復喜也。知而故違⁸⁴，其過⁸⁵重哉！真人⁸⁶慎之。凶唯唯。誠受教敕，不敢犯禁忌，餘力行。子可謂慎事，得天命矣。

右天地手策貢士四吉四凶短命符續命符安國得天地心羣神喜識

①鈔無「常共」二字。

②鈔無「其」字。

③鈔脫「一」字。

④「邪」鈔作「耶」。

⑤鈔脫「及」字。

⑥鈔脫「則」字。

⑦鈔脫「不」字。

⑧「夫」原作「天」，疑誤，今依鈔改。

⑨鈔脫「不」字。

⑩鈔無「之」字。

⑪鈔無「天」下六字。

⑫「其言要而」鈔作「其要而言」。

⑬鈔無「諾」字，但有「而已」二字。

⑭「名」鈔譌作「召」。

⑮「富」下鈔有「安」字。

⑯鈔無「之」字。

⑰鈔無「諸」字。

⑱鈔無「唯唯」二字。

⑲鈔無「生」字。

⑳鈔無「五」下十五字。

㉑鈔無「達」字。

㉒鈔無「者」字。

㉓鈔無「治」字。

㉔「始」原作「治」，疑誤，今依鈔改。

㉕「沓」鈔作「疊」。

㉖鈔無「當」字。

㉗鈔無「惡」字。

㉘「嚮」鈔作「向」，「嚮」通「向」。

㉙鈔無「即」字。

㉚鈔無「善哉善哉」四字。

㉛鈔無「正」字。

㉜鈔無「此」字。

㉝鈔無「哉」下十字。

㉞鈔脫「無」字。

㉟「乃」鈔作「然」。

㊱鈔脫「事」字。

㊲鈔無「者」字。

㊳「吉」鈔譌作「告」。

㊴鈔無「也」字。

㊵鈔無「者」字。

㊶鈔無「億」字。

㊷鈔無「欲由此」三字，但有「若」字。

㊸鈔無「治」字。

㊹鈔無「此」字。

㊺鈔無「此」字。

㊻鈔無「善哉」二字。

㊼鈔無「凡事」二字。

㊽鈔脫「得」字。

㊾「從」鈔作「緣」。

㊿鈔無「日」字。

①鈔無「之」字。

②鈔無「猶」字。

③鈔無「日」字。

④鈔無「凶」字。

⑤鈔無「真」下七字。

⑥鈔無「民」字，但有「是」字。

⑦「壽」鈔作「算」。

⑧「純」鈔作「傳」。

⑨「純」鈔作「全」。

⑩「亂禍恟恟」鈔作「禍凶」。

⑪鈔無「善」下六字。

⑫「謂」鈔誤作「爲」。

⑬鈔無「已」字。

⑭「之」鈔作「者」。

⑮「幾吉」以下至經一〇九·三下·九·一以前皆經文所無，疑脫，今悉據鈔補。

⑯以上據鈔增補之文止此。

⑰「賢」鈔作「人」。

⑱「是」下鈔有「謂」字。

⑲「誅」下鈔有「之」字。

⑳鈔無「後生」二字。

㉑「是」下鈔有「爲」字。

㉒鈔無「治雲亂」三字。

㉓「神」鈔誤作「臣」。

㉔鈔無「是」字。

㉕鈔無「是爲」二字。

㉖「治」鈔作「理」。

㉗鈔無「當」字。

㉘鈔無「其」字。

㉙鈔無「爲其」二字。

㉚鈔無「善」下十七字。

㉛凡下鈔有「人」字。

㉜「間」原作「賢」，疑誤，今依鈔改。

㉝「傳」下「誦」上，原有「詳」字，疑涉上文而衍，今據鈔刪。

㉞鈔無「心」字。

㉟「急」下鈔又有「急」字。

㊱「違」原作「爲」，疑音近而誤，今依鈔改。

㊲「過」鈔作「謫」。

㊳鈔無「真人」二字。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十 庚部之八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

經一〇一·一上·二·四

大功益年書出歲月戒第一百七

十九

〔並〕鈔庚九下·四·六 闕惟^①上古之道，

修身正己，不敢犯神靈之所記^②，迺敢求生索活於天君，不敢自恣，恐不全。日念生意，與神爲臣^③，表其類也。欲得盡忠直之言，與諸所部主者之神，各各分明是非，迺敢信理曲直耳，何日有忘須臾之間。上有占人，具知是非，何所隱匿，何所有^④不信者也。故得自理，求念本根，未曾有小不善之界也。但自惜得爲人，依仰元氣，使得蠕動之物，所不睹見災異之屬。但人負信於誓言，兩不相信，故有所不安。天地中和上下，各自^⑤有信，人不得知其要，而^⑥言何獨有善有惡耶？災異悉所從生。人食五常之氣，無所不稟，無所^⑦

不依，無所不行^⑧，獨^⑨何不奉知古有知人相及逮乎？此爲失善從惡，令^⑩命不全，何獨而^⑪是耶？故天君言，有^⑫善有惡，善^⑬可令同。所以然者，當令有分別，不可自從，善當上行，惡當見刑，何得與善相及耶？以人意言之，亦爲可知，自^⑭有當直之者。經一〇一·二上·一。
一* 故設^⑮惡以分明天地四時五行之意，使知成生爲重，增其命年^⑯；人得生成之道，承用其禁，不敢觸忌^⑰。以是言之，天知愚人甚薄而無報復之意，逆天所施爲，證天所施爲，加人所施行邪^⑱，中類反當活惡疾善也。故聖人知陰陽之會，賢人理其曲直，解其未知，使各自知^⑲分畫^⑳不相怨。善自命長，惡自命短，何可所疑所^㉑怨乎？^㉒人人爲不如六畜飛鳥走獸水中物耶？以爲人無狀邪，天使然也。天同欲使爲善耳，不欲令爲惡也。如善惡同其苦樂耳。富貴壽老，天在上爲，不能分別好醜，使無知人得氣揚聲，言我與汝曹等耳。行善何至用是，故進益善，令久生，其人薄者念之等耳。比惡亡命，

迺欲正悔過，見善與從事，見惡退止。日夜剋躬思省，所負既復。小生得與人等，雖不仙度，可竟所受，不中亡年，是爲可矣。俗人之所長須臾耳。不念久生，可上及知士，有心念索生，故不作惡耳。天見其善，使可安爲，更求富有子孫，雖不盡得，尚有所望，何爲作惡久滅亡，自以當可竟年。不知天遣神往記之，〔並〕鈔庚一二下·八·一五 闕過^㉓無大經一〇一·三上·一·一* 小^㉔，天皆知之。簿^㉕疏善惡^㉖之籍，歲日月拘校，前後除算減年；其^㉗惡不止，便見鬼門。地神召問，其所爲辭語同不同，復苦思^㉘治^㉙之，治^㉚後乃服。上名命曹上對，算盡當入土^㉛，愆流後生^㉜，是非惡所致邪^㉝？^㉞人何爲不欲生乎？人無所照見乃如是，何所怨咎乎？同十月之子，獨何爲不善，施惡不息，安得久乎？愚士之計，豈何不與小善合乎？行復道小不急之事，凡人所爲，各不同計，自以爲可，所觸所犯，〔並〕鈔庚一三上·三·四 闕皆^㉟欲得人利，人亦不欲利之。善利得生須臾^㊱，惡利不久，以善不久居地

上也。故使有天地知³⁹不乎³⁷？天使人爲善，故生之，而反爲惡。故³⁸使主惡之鬼久隨之不解，有解不止，餘鬼上之，輒生其事，故使隨人不置也。知不乎？。此書³⁹先進善退惡，古今文也。凶自不從其長命就惡，無可奈何，鬼使得不白也。故有過者，沒形於土耳，精神不安，未知所止，是誰過乎？人行且自詳思念，取便安勿非，所言辭語，前後復重，其所道非一事，故重耳。〔並〕鈔庚一三上·七·三 國人命近在汝身，何爲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當清誰乎？有身不自愛，當愛誰乎？有經一一○四上·一·一* 身不自成，當成誰乎？有身不自念，當念誰乎？有身不自責，當責誰乎？復思此言，無怨鬼神。見⁴⁰善白善，見惡白惡，皆不同也。復知之乎？辭小止，有惡不息，文書不絕，人沒迺止，此戒可知爲惡，自負其身耳⁴¹，不負他人也⁴²，復知之乎？行順所言，可思無離於心，離之爲敗，不可復理，與鬼同伍，何得活乎？念生得生，是⁴³爲知，惡會當盡，不得久在，知之不

乎？行復小說，人居⁴⁴天地之⁴⁵間，皆⁴⁶得爲人，奈何忘天地恩乎？此爲何等哉？其⁴⁷愚乃如是，不能改，何所復望乎？欲望天報，當自責，懇惻垂淚而行。言我蒙恩得爲人，與萬物絕殊⁴⁸，天使有異，能言能⁴⁹語，見好醜，知善惡可不⁵⁰之事，當自詳慎，所言反天辭，令不奉順，是爲大逆不道之人，天安從⁵¹得久與從事乎？凶故置凶神，古觀之還辭如所言，其人自不好善。天君言：前已有文書不絕，部主者下收其魂，骨肉付地主，不須時，惡人不可數聞，故自損威怒，還就儒雅，改易其惡，采取衆善，著之於內，以心置心。神言：我受天心教勅，使主隨人心，其不得有小脫，善惡輒有傍經一一○五上·一·一* 神復得心。神言益復悲楚，未知吉凶，故自恐在惡伍之部。日夜自惟，不知當所自置，故不敢有不善之意。唯諸神相假借，使得自責，不用神誠，被誅不恨。天君遣大神下言：此人有自責悔過，不犯所禁，假之假之；後有不善，取之未晚。見神言，日夜長息，恐

身過未悉除，久不與太陽氣通，而在死伍之部，益復篤，不知而何也。〔並〕鈔庚一三下·八·一五 國受勅未能通達，靜於閑處自省，責過所負，以謝天地四時五行諸所⁵²部神⁵³。天君聆⁵⁴聽，令自思惟。上古之人，皆有知慮，不敢犯禁，自修⁵⁵自正，恐見有失，動輒爲不承命，失其年⁵⁶。用是之故，不敢小解⁵⁷。過輒有⁵⁸罰首，以是自省自愛，敬重禁忌，不敢有⁵⁹違失意。復見責問，心常恐悸，悵然失⁶⁰氣，負天心，言有⁶¹小不稱，是爲文煩，輒考問實核⁶²。所言所信，可⁶³以得⁶⁴名譽，及其⁶⁵身無⁶⁶信，久亡人年。故復思念，不失我心，切怛恐怖，不敢自安。舍氣而行，常自⁶⁷戀⁶⁸慕，貪與天地四時五行共承統而行，不敢有小過差。凶心自忿，當前後深知至意，不失其常，念恩不違精實，貪生望活，何有小惡聞上乎？結軀經一一○六上·一·一* 行相承事，何敢有解意，恐不能得上至意，不知如何也。心益復悸切，自安無益。天壽難得，一失不可復還。遠俗日久，而反中折，當顧望下，是令悵

然，故自救惶慄而已。常恐一旦大小不稱見退，愁懣在心，自責自過。既蒙天恩，得展舒前命，飢渴之情不敢忘，得活而已。諸大神哀省，錄示元元，稟氣於天厨，駕乘天氣。而行薄所主，防禁衆多，不可有失亡。身雖鄙賤，不足榮寵，亦不以不肖故，能見嫌疑也。〔並〕鈔庚一四上·七·一六 闕真以心求進索生，唯大神原省語言⁶⁸，使見四時五行生成，復見日月難報，想不見中棄。正營之人，不敢自遠，出傾倒枕席。大神言：此人自師化迺如是，何憂無蒙保者邪？往昔有是人，天右哀之，近在左右。今見在視事久遠，多知慮，所言所語，無不得天君腹心者。且爲之爲，生伏地泣出而言，被勅覺寤，迺以先古有心忠誠，進在所知，無不包懷聞之，何敢比望先之人乎？大神言：持是有信之人相語者，欲令相生爲行比望耳，人有不及時。生言：大神乃開導大分明，生等比衆多，獨見異，使有開思，是經一〇·七上·一·一* 恩極重，何時教大神乎？大神言：思從中出，發憤念之爲

報。生言：自分不知所奉上，雖自天有珍奇可好者，思復上之，見勅發憤想念，是爲可誠受，是言非口辭相報有文也，誠日夜惟思，不敢有解。大神言：所誠衆多，所諫亦非一人所問，持是久遠相語者，誠重生耳，言特見厚哀尤深。天君聞之，呼大神曰：比生何從發起，自致大神異語乎？大神言：見此學人尤信，故爲道難易。天君言：見善進之，使及是，是其宜也。大神言：天君召問是信生。生言：不敢希望及天左側也，願在無職之處，自力盡忠而已。大神言：皆當有所部主，乃見信理。如是誠僥倖，甚得大分，不敢有小不稱者也。大神言：是生見化，乃如是，宜且復進，可及先古。生言：不敢進長壽也，其人所貪也。大神言：是天願。生言：是本因大神所保，不敢失大神之戒也。天君知此二人相諫勸，尤深善之，使自相教也。〔並〕鈔庚一四上·一〇·五 闕惟上古聖人之爲道也，乃出自然。心知天上之治⁶⁹，所施行皆豫知者。音聲徹⁷⁰通，還

知形容，經一〇·八上·一·一* 自視心昭然意解。知當救之事，吉凶之會，了然可知。心內欣然，乃知得天之福也。使見前行之事，皆戒篤達。自惟蒙恩見寵遇⁷¹，得與諸六神相持日久，輒⁷²見教戒，使不危⁷³。闕望四表，上下通洞，益⁷⁴復哀哀。心中歡然，復得延⁷⁵期，并及所不聞，是皆天君⁷⁶大神⁷⁷恩力所施⁷⁸化。大神言：是諸神共知，延⁷⁹者有命，錄籍有真，未生豫著其人歲月日時在長壽之曹，年數且⁸⁰升⁸¹，乃施名各⁸²通，在北極真人主之。變易骨體，身輕潤澤生光⁸³，時暮得藥，以成精華。所在化爲，無⁸⁴不成，出竊入冥，絲髮之間⁸⁵，何所不通。出聖人言：實有是從俗，成食從地，陰神出，安得不重乎？易之爲輕，乃上是易。大神恩不能報，功大施，想大恩，忍不及。使得蘇息之間深厚，非辭所報。大神言：是天稟人命祿相當，直非大神意所施爲，見善薦之，是神福也，何所報謝乎？恐其後有疑，爲施禁固者，使聖知教戒，後人照知之耳，聖人自有知，無所勸也。聖

人言：已得被報，雖生錄籍，會當有教導不及。大神言：是生之語儻然謙者，是其宜也。生重見辭，前後悉經一一○九上：一。一*備唯大神以成就恩意，生見人分人也，而不敢自解，而有驕慢也。請復於閑靜之處伸力，大神所教施，願念不逮之生。大神言：盡辭前後可知，餘無所戒也。辭別各宜照所言。生言：受戒之日，不敢解止須臾也，但恐未能卒竟之耳。唯蒙扶將，使得視息復生望，傾側在心，唯大神時時相存教勅，是恩不小。大神言：是生之所言宜稱之。生言：唯唯。不敢以身自防。大神言：成名之人，精進有益，兼並部主非一。天君聞之，大神戒聖人相對辭語，為有知之人，宜勿忽解。命可至無訾之壽，各還就所部，見善當進之大神。聖人言：俱受天君教，盡力有效，有效不敢倦時也。天君言：成人者為自成。唯唯。

〔並〕鈔庚一五上：二。二囙惟上古得道之人，亦自法度未生有錄籍，錄籍⁸⁶在長壽之文，須年月日⁸⁷當昇⁸⁸之時，傳在

中極。中極一名崑崙，輒部主者往錄其人⁸⁹姓名，不得有脫⁹⁰。數使往動搖支節，屈申⁹¹轉傾⁹²，反覆教戒，勅隨神⁹³屈折，以藥飲之，骨節開鍊，雖不時相見⁹⁴者，知其可堅與不⁹⁵也，示之志不傾也。經一一〇·一〇上：一。一*貪生惡死⁹⁶，思行天上之神⁹⁷，數使往實核有歲數，乃⁹⁸令拜受不足之文，心言出辭，使知所行防禁，傳示學者，不用⁹⁹神文，言自己齋¹⁰⁰書且竟，神乃知相對語言¹⁰¹，亦連歲月，積千三百二十日，乃將與俱見大神，通元氣，行自然。天君簿見密勅，所案行不得有私相信，感¹⁰²心易意，行無失誤。大神言：已算計諸神所假稟，常以八月晦日，錄諸山海陵池通水河梁淮濟江湖所受出入之簿各¹⁰³分明。天君有所勞賜有簿¹⁰⁴署，天君前自復數通藏金室署，有心之人令主天君所問，輒當承所教，宜日夜不解¹⁰⁵，屬主室¹⁰⁶之人勿失所索部¹⁰⁷，別令可知應得有心之人，須以定錄簿。當有使神主為計名諸當上下¹⁰⁸，先時百日皆文上勿有失脫。如有文書不相應，計曹不舉者並

坐，先勅令勿¹⁰⁹犯神書，言¹¹⁰此書出後，三歲八月，乃示俗人，如有道信人¹¹¹者，大可示之。天君有教言：此人先時有承負，勅神為解除、收藏，未藏者為藏之。大神言：此人貧厄空虛日久，恐不自全，得天君腹心，乃令神收藏，不¹¹²藏者其主未藏者時，恐不如所經一一〇·一一上：一。一*言也。前乞¹¹³勅拜謝受恩，雖日月未至，諸先時一月令知之。天君言：下所部神將士眾田地¹¹⁴中，勿失時以藏，為作姓名，令地主敬慎，使有神靈往來，有欲從願所求，聽之¹¹⁵有信之，後宜慎也。大神言：如是必海內聞知，好道之人將相扶承，事之敬之。天君言：有功之人，亦自當見敬。大神言：此人年未滿，期未至，請至期教其所報謝；當時未昇，其舍空虛，無以白衣，有道者給食，至時止。天君言：是小事耳，以天官給家，有家有心者。大神言：請如所道。勅天官給所當得，此人空虛日久，與食令足。大神言：令勅天官神給姓名，勿令空乏。天君言：善。

惟上古之人皆得天報應，有信可成，乃令受命，爲神所護視，恐有毀缺，日夜占之。見爲善，助其歡悅，不欲聞其惡，常置長壽之曹，心使爲善，無有惡時，使有進善，有孝忠順之意。所承所行，不敢以意，承教而行，人謂無知，我亦見知之。〔並〕鈔庚二下：七：一。國人有善大恩，有哀以思，力自善。如人久見狐疑，尤惡先沒，用是自損度。自約，恐犯惡人，日夜惶懼，不知何如也。天生人知善惡，經一〇：一二上：一：一。行善有信，天不欲令人有惡聞也；用是欲貪生惡死，亦不敢犯禁，如所妨害於身也。故因緣天氣，得與通人之辭語言自往來，知人情意，見其不善，而退自責，恐有文書汗名存其中也。如人當時意，加施於人，誠不敢對首理委曲，得自責所施行。出不得人意，過多難除。故人來悔見勢，當時鋒通，以爲命可再得也。不意天遣大神，占之尤惡。先入土，用是自慰，隱忍不敢當惡。格辭有小異意，既得天恩，假其須臾，使得蘇息，長有活之望，是天之部

分也。以故得有分意，命不久存。用是之故，復益悵然有慚悔之心。欲見天神，求哀教戒，照未知之事，防備未來，當與天心合，可得小如意。貪上有計慮之人，並思善惡，得不見之勅。迺見大神，苦甘自道生，求俗之人貪及上，以故自修自正。唯大神勸厲其不足，使覺寤望戒左側，唯大神哀省索生之人。大神言：何惜禁戒乎？想自深知之，辭令各自吐寫情實，但恐不如所言；且復諦之，計從心出，宜復熟念。生言：皆感恐既身及之，何敢不從心出乎？大神言：如經一〇：一三上：一：一。是爲發，且復還靜處，惟思之有不足乃求。生言：稟知希疏少，未得大通著之戒也，匍匐須教，乃敢進見。大神言：如欲盡精誠，有功可得及之。〔並〕鈔庚二上：四：一四。國努力自念，從生以來，功效所進，解先人承負，承負除解，過盡亦當上，何所疑也；且復慎所言，宜勿外意也。生言：受勅見戒，不敢餘力而不進善也。已善復惡，自與命戲耳。大神言：善人也。宜復屈

意，雖心勞命之日，當時微苦，用心不解，復後得福。生受勅，誠歸閑靜處，思失自責。大神言：思從中出，天神知之，勿倦也。出生以年窮盡乃止。大神言：有行乃如是，何憂不前乎？天君聞之，重勅大神，使欲進者，觀其所爲，積歲月日，各令有部，有功當上，名須缺補。上古之人，心言口語，皆知人情無文而治，表裏外內，具見其信，各不相負。天有要令，犯者尤醜，輒見治問，責其過咎。用是之故，益復悸動，惻然念天恩所施行，使得全完爲人，知好惡之義，人以此等念恩深厚，不知以何報之。但心思欲進，而有忠誠之信，所爲所作，承奉不敢失小差。恐爲衆神所白，見過於上，經一〇：一四上：一：一。有不竟年命之壽。以是益復感傷憂心，不敢自解，而望報施之意。實貪生與諸天神共承天心，有善者財小過除，竟其年耳。如有大功，增命益年，承事元氣，合精華照見所知，復受大恩，非辭所報，但獨心不知如何也。唯諸大神共省哀錄，不及教戒，使

見知慮，知天上所施，禁忌衆多，當輒相承，不得有失也。唯大神惟其不足，見戒不敢忘大分，受施不忘生恩意也。大神言：生自有知之人，何所教勅，但當順天所爲，勿逆其心。見勅戒，應時奉行，勿失脫而已，是爲得天心意矣。賞罰有輕重，宜各實之，勿有失誤。得爲可餘少所戒，宜詳慎所言，出辭當諦思之，令可行。有小妄者，輒以心自況之從善，是爲小戒。餘者當平生之言見深戒，不有失神意也。自惜童蒙，未見大分。故固大神重戒，所照衆多，知慮廣博，無所不包。唯大神重戒，欲蒙其德，不逆所言。唯復顧意，伏須重戒。大神言：是語可知天上之施與，中知地下傍行等耳，法律相應，無有差也。自有相教者，且隨其主，勿逆而已。生言：自分當戒經一一〇·一五上·一。

受，益復竭盡筋力，用心乙密爲大。故天君重復，自面勅教人，是生之福也。所主衆多，平心爲行，是自可矣。生言：不敢。乃望在天君左側也，見活而已。但思忠孝，順理盡節，不敢受重賜，但恐無功凶耳。如小功效之日，令生身日明，長見生日久矣。但思無極，不敢有不思過須臾也，得見溫言，心志飽滿，大神與生同居，對治無思也。誠復受恩，出入上下，時小相戒，是大神之恩，不可中謝；但心意戀慕，常在心中，不敢解止。天君聞之，知之士所行，莫不得願也。常能自責過負，想不中惡，勅大神教戒之，使及上勿倦也。上善之人，皆生於自然，皆有曆紀，著善籍之文，名之爲善人之籍。常有善人之行，未嘗有惡稱。行止出入，輒聞善意，未嘗有惡，故名善人。動輒進之於人，衆奇爲不見之物，得上於尊。尊者見之，或善其言，或貪其善行，或貪其誠，經一一〇·一六上·一。或貪其見愛，或貪其孝忠，或貪其久所言，或亦貪其見信，是善之善也。故名

之爲善。時見寵榮，復貪得長遊，復貪得神仙，復貪得不死位，復貪使衆神，是善人之貪也。行仰善，與天地四時五行合信，諸神相愛，有知相教，有奇文異策相與見，空缺相薦相保。有小異言相諫正，有珍奇相遺。共進於天神，欲見敬求戒思過，恐有不稱天之大神也。常日夜進心念篤，見善從心，思聞善言，忠直之志，完軀之人，愛其命年，常恐一朝有異，小不善之意。〔並〕鈔庚一二下·六·四闕聞人有過，助其自悔。主，其有知，善所諫，用其人言，並見其榮，善教戒人求生索活之道。是善人之極，但當有功，不敢違神之願，思慕長在，復得行見人之願所當逮及。唯天大神，通達辭令，檢勅所行防禁，得小失相假忍，使思其意。出天恩廣大，多所愛傷，使得自思，悔過命長，是大分之施也。但恐不而卒竟恩貸，唯諸大神原其不及。願蒙不見之戒，使得思樂，其志廣見，唯思重勅。大神言：上天地各有文理，知用前，不知自却，此自然耳，不惜愛戒而不相經一一〇。

一七上·一·一*教也。見衆善之人無有疑，何所復戒，但且詳念所言，相副而已。是善人之願也，宜復明之。生言：自不肖，行不純質，以故自親大神所禁戒者；數蒙厚遇，輒見思念，顯見以故復詣，不知厭足，天使其然。大神言：是生受自然之姿，天使來問者，知其同不耳，何所嫌疑乎？密欲來承勅者，皆言自情實，少雙辭語，出於華耳。會以心自正者少，故使有空缺轉補，是生短也，宜復慎之勿解也。生言：稟性遲鈍，設意不先，但以文自防也，唯哀之不耳。大神言：是亦出於知，〔並〕鈔庚二下·七·五闕知善行善，知信行信，知忠行忠，知順行順，知孝行孝，惡無從得復前也。幽想生自知，是故重之耳！生誠悵然曰：是生所聞，是大善。是有重戒出其中；大神所道乃如是，何敢有懈慢之意乎？是爲活生之意，蒙寵如是，不知何所用報大神恩也。大神言：是曹事視之，而不足爲戒，念可行宜復成名，可及上無疑；行自得之，何所報謝乎？辭令自善，不得相聞

語耳。生言：是戒使生長，得有活之望，請於無知之處，思惟所言。大神言：當知生辭勿離於內經一〇·二八上·一·一*也，前後所戒來學問之人如此矣。生言：誰當肯相勅如此乎？生祿命，大神喜之，時約勅前後備足，但無以副恩，誠慚無以自置。天君聞之：是善之善，善中尤善，可兼行諸部，勿使有失。大神還語生：天君所勅，恩榮如是，宜勿犯之。唯唯。上德之人乃與天地之間，當化成之事，使各如願。〔並〕鈔庚一〇下·四·三闕善者著善之文，不失其常，不失其宜，是爲上德。無所不成，無所不就，不失其明，不失其實，不失陰陽所生成，不失四時主生之氣所出入，不失五行之成，不失日月星宿，不失其度數，不失吉凶之期，不失有災異之變，不失水旱之紀，人命短長，不失所稟繫星宿厚薄之意，是上德所當行也。故言有德之人，無所不照，無所不見，上下中和，各從其宜。就其德，各不失其名。是爲順常長生之文，莫不被榮，萬物巖牙部甲而生，

垂枝布葉，以當衣裳；霧露霜雪，時雨，以當飲食；生長自成覆葉，實，令給人地之長，名爲水母，民名爲瓜，盛夏熱時，以當水漿，天下所仰，人無大小，皆食之。是德人承天統，成天形，於地以給民食，經一一〇·一九上·一·一行恩布施，無不被德，以自飽滿，是天恩非也。天所施生，甚大不順命，反言自然，是爲逆耳。故使德人上知天意，教民作法，無失天心，育養長大，使得爲人。復知文理，行成德就，可上及天士。天上之事，功勞有差。德人主知地之事，令民依仰，重見恩施，不能以時報之。德人爲天行氣，上下中央，不得其所者，人反輕天所施爲，是正令天怒不止，神靈不愛人，侵奪年命，反自怨非天，是愚甚劇。故下神書，使住勅爲施禁固既民不犯。幽有豫知〔並〕鈔庚一六上·九·一闕來事，遠惡趣善，不犯所禁，復得見天道所師化，無不從之化者。故使人主爲作羽翼，開導頭尾，成其所爲城郭，倬然可知。知上及大化，並理元

氣，復知人事。是亦有祿有命之人，皆先知之，隨人化可得延之期，天亦愛之。善神隨護，使不中惡。心使見善，惡者不得以為比^⑮等。故天重善，使得從願，不侵不剋如其平，殊能^⑯過善，天復增其命^⑰年，不^⑱危陷是非大恩也。當^⑲報何疑，前有大善，所行合天心意，近之左側，惡氣不來。不敢視之，延命無窮，是恩難報，報之不^⑳以珍經一一〇。二〇上·一·一*奇^㉑。但寫心歸誠，自實有^㉒信，不負所言，是為有^㉓報^㉔，^㉕出為報為知不乎？知善為善，見信行信，是人所長也。且宜照之，勿自疑。前有信人，已壽無極，化為神靈，所兼備足，功勞所致，復知之乎？故德人有知之士，所得上進，天甚愛之。不其文章，知命不怨天，行各自慎，勿非有邪，教人為善，復得天心意者，命自長。事皆天君出，不得留止。俗人難化，化之以漸，無有卒暴。詳慎所言，勿為神所記，各慎所部，文書簿領，自有期度，勿相踰越。見善進之，見惡當改，勿有所疑。貪生之人，自不忘天所施為。故

重之者，誠愛人之命耳。念善得善，壽不疑也。天君愛信知不乎？詳慎神文，勿以自試。天下之事，孝忠誠信為大，故勿得自放恣。復奪人算，不得久長。慎之慎之，勿懈也，懈為自疑耳。疑之自令不令，知不乎，知不乎？

右〔並〕鈔庚九下·三·一 闕 天上文解六極大集天上八月校書象天地法以除災害 害^㉖

①「惟」上鈔有「天上文解六極大集天上八月校書象天地法以除災害」廿二字，係本篇末篇旨。

②「記」鈔誤作「犯」。

③「臣」鈔誤作「神」。

④鈔無「有」字。

⑤鈔無「自」字。

⑥鈔無「而」下十五字。

⑦鈔無「無所」二字。

⑧「行」鈔誤作「食」。

⑨鈔無「獨」下十五字。

⑩鈔無「令」字。

⑪「而」鈔作「如」。

⑫「有」上鈔有「常」字。

⑬「善」下四十一字鈔無。

⑭鈔無「自」字，但有「故」字。

⑮「設」鈔作「誤」。

⑩「命年」鈔作「年命」。

⑰「觸忌」鈔誤作「懈怠」。

⑱「施」下鈔有「為」字。

⑲「邪」鈔作「也」。

⑳鈔無「知」字。

㉑「畫」鈔誤作「盡」。

㉒「所」上鈔有「何可」二字。

㉓本節鈔文應在鈔庚部十二葉上十行第一字之前，蓋係錯簡。

㉔

㉕「大小」鈔作「巨細」。

㉖「簿」鈔誤作「薄」。

㉗鈔脫「惡」字。

㉘「其」鈔作「為」。

㉙「思」原作「鬼」，疑誤，今依鈔改。

㉚「治」鈔皆作「理」。

㉛「入土」鈔誤作「太土」。

㉜「生」鈔作「世」。

㉝「邪」鈔作「也」。

㉞鈔無「皆」字，但有「人」字。

㉟鈔無「須臾」二字。

㊱「知」鈔誤作「利」。

㊲「乎」鈔誤作「平」。

㊳鈔無「故」下三十三字，但有「鬼神疾苦安得怨乎」八字。

㊴「書」下鈔有「故」字。

㊵鈔無「見」下三十五字。

㊶鈔無「耳」字。

㊷鈔無「也」字。

㊸鈔無「是」下十九字。

㊹「居」鈔作「在」。

㊺鈔無「之」字。

- 46 鈔無「皆」下四字。
- 47 鈔無「其」下十三字。
- 48 「絕殊」鈔作「殊異」。
- 49 鈔無「能」字。
- 50 「不」鈔作「否」。
- 51 鈔無「從」字。
- 52 鈔無「所」字。
- 53 「神」下鈔有「靈」字。
- 54 「聆」鈔作「聰」。
- 55 「修」鈔誤作「循」。
- 56 「年」下鈔有「壽」字。
- 57 「解」鈔作「懈」，「懈」解通用。
- 58 鈔無「有」字。
- 59 「失」鈔作「喪」。
- 60 鈔無「有」字。
- 61 「實核」鈔作「核實」。
- 62 鈔無「可」字，疑是衍文。
- 63 鈔無「得」字。
- 64 鈔無「其」字。
- 65 鈔無「無」下二十六字。
- 66 鈔無「自」字。
- 67 「戀」鈔作「念」。
- 68 鈔無「言」字。
- 69 「治」鈔作「理」。
- 70 「徹」鈔作「微」。
- 71 鈔無「遇」下十字。
- 72 「輒」上鈔有「大神」二字。
- 73 「危」下鈔有「怠」字，「怠」通作「殆」。
- 74 鈔無「益」下四字。
- 75 「延」原作「近」，疑誤，今依鈔改。

- 76 「天下」原無「君」字，疑有脫文，今依鈔補。
- 77 「神」下鈔有「之」字。
- 78 鈔無「施」字。
- 79 「延」原作「進」，疑誤，今依鈔改。
- 80 「且」鈔誤作「旦」。
- 81 「升」鈔作「昇」。
- 82 鈔無「各」字。
- 83 鈔無「生光」二字。
- 84 「無」下鈔有「有」字。
- 85 鈔無「絲髮之間」四字。
- 86 「籍」原作「藉」，疑譌，今依鈔改。
- 87 「月日」原作「日月」，疑倒誤，今依鈔移正。
- 88 「昇」原作「斗」，疑誤，今依鈔改。
- 89 鈔無「其人」二字。
- 90 「有脫」二字鈔作「漏脫」。
- 91 「申」鈔作「伸」，「申」古「伸」字。
- 92 「傾」鈔作「順」。
- 93 「神」鈔作「師」。
- 94 「見」鈔誤作「久」。
- 95 「不」下鈔有「堅」字。
- 96 「死」原作「色」，疑音近而誤，今依鈔改。
- 97 「神」鈔作「事」，疑當作「事」。
- 98 鈔無「乃」下十二字。
- 99 「用」鈔作「問」。
- 100 「齎」鈔作「賚」，「齎」或作「賚」。
- 101 「言」下鈔有「之」字。
- 102 「感」鈔作「惑」，疑當作「惑」。
- 103 「各」下鈔又有「各」字。
- 104 「簿」鈔作「部」，疑當作「部」。
- 105 「解」鈔作「懈」，「懈」或作「解」。

- 鈔無「室」字。
- 鈔無「部」下七字。
- 「下」鈔作「昇」。
- 「勿」鈔作「不」。
- 鈔無「言」字。
- 「人」原作「文」，疑誤，今依鈔改。
- 鈔無「不」下十五字。
- 「乞」鈔譌作「之」。
- 鈔無「田地」二字但有「甲」字。
- 「善」原作「喜」，疑譌，今依鈔改。
- 「如」原作「加」，疑譌，今依鈔改。
- 鈔無「度」下七字。
- 鈔無「如」字。
- 「令」下原無「人」字，疑有脫文，今依鈔增補。
- 鈔無「得」字。
- 「自」鈔誤作「身」。
- 「存」鈔作「在」。
- 「自」鈔誤作「耳」。
- 鈔無「以」字。
- 鈔無「何」下二十九字。
- 鈔無「已」字，但有「行」字。
- 鈔無「耳」下三字，但有「且」字。
- 鈔無「也」字。
- 鈔無「雖」下六字。
- 「解」鈔作「懈」。
- 「生」下鈔有「言」字。
- 「勅」下鈔又有「受勅」二字。
- 鈔無「大神」二字。
- 「勿」上鈔有「固」字。
- 本節鈔文應在鈔庚部十二葉下八行第十五字之後，蓋係

錯簡。

①『盡受』鈔誤作『進授』。

②『復』下鈔有『重』字。

③鈔無『主』下六十三字。

④鈔無『得』下六字。

⑤『其』鈔作『天』。

⑥『惡』下鈔有『事』字。

⑦鈔無『從』字。

⑧『得復』鈔作『復得』。

⑨鈔文係錯簡。

⑩『文』下鈔有『不失其文』四字。

⑪鈔無『有』字。

⑫『短長』鈔作『長短』。

⑬鈔無『言』字。

⑭『部』鈔作『剖』。『部』爲『剖』之假借字。

⑮『霜雪』鈔作『雪霜』。

⑯『葉』鈔作『華』。

⑰『熱』鈔作『之』。

⑱鈔無『無大小』三字。

⑲『於』鈔作『仰』。

⑳『恩』鈔誤作『思』。

㉑『滿』鈔作『足』。

㉒鈔無『非也』二字。

㉓『反』鈔誤作『及』。

㉔鈔無『耳』字。

㉕鈔無『使』字，但有『有』字。

㉖『人』上鈔有『之』字。

㉗『育』原作『有』，疑譌，今據鈔改。

㉘『令』鈔誤作『命』。

㉙鈔無『是』下四字。

①鈔無『使』下八字，但有『令』字。

②『犯』下鈔有『也』字。

③『倬』鈔作『卓』。

④『比』鈔誤作『此』。

⑤鈔無『能』下三字。

⑥鈔無『命』字。

⑦鈔無『不』下五字，但有『會此』二字。

⑧鈔無『當』下三十四字。

⑨『不』鈔作『非』。

⑩『奇』鈔作『琦』。

⑪鈔無『有』字。

⑫鈔無『有』字。

⑬『報』下鈔有『也』字。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一十一 庚部之九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一

經一一·一上·二·四

大聖上章訣第一百八十

〔並〕鈔庚一六下·九·七 闕惟^①始^②大聖

德之人，乃承元氣自然精光相感動，乃爲大聖^③。悉知當所施，輒如^④天意，不失其元氣之志。常行上爲大神輔相，

如國有公卿，心知大神之指歷^⑤文書相通，上章各有薦^⑥舉，宜得其人，使可保

有言事，輒用天君以事，更明堂^⑦得書，輒下無失期，輒得朝上之恩^⑧出貸。自

天君曰，不詆朝廷旨，請寄之人，文書所上，皆自平均，無有怨訟者。各自身

受恩分，賞罰有差，何有分爭者乎？〔並〕鈔庚一七上·五·五 闕大聖先^⑧知，天君

所當施行之事，安得有失乎？俗^⑨人不知，以爲如民長吏，安能知詔書所當道

下文乎？天上之事，音聲遙相聞，安得有隱也。此在自然之中相檢，何^⑩有脫

時乎？天君日夜預知，天上地下中和之間，大小乙密事，悉自知之。諸神何得自在乎？故記首尾善惡，使神疏記。天君親隨月建^①斗綱傳治，不失常意，皆修正不敢犯之。故言天遣心神在人腹中，與天遙相見，音聲相聞，安得不知人民善惡乎？天君言，善^②信舉之，惡無^③經一一·二上·一·一*信下之，不但天上欲得善信人也，中和地下亦然。人不深知當來之事，故使有心^④志之久^⑤與大神同路，是天之所近。比如國有忠臣良吏，不離左側。但人自^⑥不信天，天何^⑦時當信有二心之人乎？^⑧不爲天，不如民人邪？蟲蟻之人，亦何因緣得天心意，所壽貪惜，此人不時相親者。過起於民，收攝十三於後，亦有歲數。見有心之人，不念俗事，貪進求生，故神告其心出之耳。有心志之人可與從事對談，誠信之，無有心志。念衆口當食求利，衣溫飯飽，禮費相隨，驅使貧弱，自以高明，非天腹心也。行不純質，復欲求道，索久生，是正爲索所不得，罪大重，少有貫時，此爲知不

乎？當〔並〕鈔庚一七下·八·一七 圖白日昇天^⑮之人，求生有籍，著文^⑯北極天君內簿，有數通。無有^⑰心志之人，何因緣得著^⑱錄有姓名乎？^⑲彊^⑳學之人學之，得天腹心者，可竟天年。殊能思盡力有功效者，轉死籍之文，復得小生，何時當^㉑得駕乘精氣，爲天行事乎？^㉒是爲可知得書感心，泣出自責，言我同十月之子施行，獨不得上心意而在死伍之中，是行何一不得^㉓經一一·三上·一·一*上意，是我之過也。〔並〕鈔庚一八上·一·一五 圖天地上^㉔中和皆當從天恩生^㉕，而反多不信，是罪之重也^㉖，何可望乎^㉗？天上諸神聞知^㉘言此^㉙人自責^㉚自悔，不避晝夜，積有歲數，其人可原，白之天君。天君^㉛言，人能^㉜自責悔過^㉝者，令有生錄^㉞籍之神移在^㉟壽曹，百二十使有續世者^㊱，相^㊲貧者令有子孫，得^㊳富貴少命子孫單所以然者，富貴之人有子孫，家強自畜，不畏天地，輕以傷人以滅世，以財自壅，殺傷無數。故天不與其子孫，爲惡不息，安得與善而壽乎，^㊴此爲知不乎？大神遣小神下令，

各受其命，長短之事從出，無所疑也。思之復思，書辭可知小大，念後有失脫之文，當疏記。

有德人祿命訣第一百八十一

〔並〕鈔庚一八上·七·一二 圖惟太上有德之人，各自有理，深知未然^㊵之事，照達上下，莫不得開。心之所念，常不離於內，思盡所知，而奉行大化，布置正天下，所當奉述，皆不失其宜。篤達四方，意常通問，正其綱紀，星宿而置，列在四維。羅列各有文章，所行目有其常，繫命上下，各有短長。生命之日，司候在房，記著錄籍，不可有忘。命在子午，其命^㊶經一一·四上·一·一*自長。丑未之年，不失土鄉。壽小薄，不宜有惡，使付土鄉。壽未盡，籍記在旁，雖見王相，月建氣以不長。所以然者，在土之鄉，故令坤艮之鄉，其壽自減，生日及時，三土相望。其日以生不進，價作已錢。從歲至歲，少有利時。辰戌之歲，天門地戶，天土地土，自當所生。天地土生上草木，天地土生下草木，天土出聖智土，地土有賢。雖有衡，衡伍

不相干，人不知之，反言年在辰戌，月建相破，以爲大惡。天門地戶相對，陰陽相望，生日直之。天戊日復直歲生，是爲大德之人無所妨，固宜勿惶懼。地土出賢爲之，府土乃所居。何有惡者，人自不知，以土爲人，皆屬土府。壽命有期，直聖得聖，直賢得賢，是天常法，祿命自當。或出神仙。寅申之歲，其人似虎，日月相直，殊不得相比。所以然者，寅爲文章，在木之鄉，山林猛獸，自不可當。但宜清潔，天遣令狩，不宜數見，多畏之者，名之爲虎。年在寅中，命亦復長，三寅合生，乃可久長。申爲其衝，了不相亡，多惡畏夜，但能緣木上下，所畏衆多。其命在金，行害傷人。故令小經一一·五上·一。

西復在金鄉，喜行戰鬪，不得久長。行惡自然，何從久生，雖得王相月建，裁自如耳。其六七惡，日亡其過半，是爲可知。巳亥之期年以生，各置其月，復以其名爲之，重陰無陽，命自不長。三陰會時會復當，故言巳亥，拘主開藏。亥主西北，巳主東南，所向所爲，少得其宜，治生難以進，壽難以長。故言十文轉相通，十干名功，復宜大算，計其短長，相推爲命，天之行何得自從。故今大德之人並領其文，籍繫星宿，命在天曹。外內有簿，上下八方，皆有文理，何得自從。人不得其數，反言何負於天。行善可盡年命，行惡失長就短。惡惡不止，禍及未生，何可希望，行自得之。其命亦薄，不盡其算，閣在天曹，以遺善人，可戒子孫慎之。反正悔過，可復竟年，各自分明。經一一·六上·一。

善仁人自貴年在壽曹訣第一百八十二
〔並〕鈔庚一八上·一〇·一 圖惟太上^④善人之^①爲行也，乃預知天地^②表裏，出入陰陽，道其綱紀^③，發中念之，不^④忘其理。順天而行，不敢有疑，用是得成，奉^⑤天^⑥大施。思念在身，行無愆負，微稟自然，數^⑦見戒前後可知。人自犯之，亦無所怨。從古以來，小有信人，信欲相欺，不念其後。故令天地瞑怒殊不止，賢聖有知自悔耳，天知之教之。出不用人言，反惡意相視，諫之不用，但欲自可。此人無知，甚於畜產。用是之故，故自責過，負安從起，日夜思人，不解行所負，何所怨咎。但自無狀，不計其咎，妄爲不當行。不承大教，而反自在，自令命短，何所怨咎。時念〔並〕鈔庚一八下·四·五 圖上古得仙度世之人^⑧，何從^⑨起念之，見書皆言^⑩忠孝，敬事父母，兄弟和睦^⑪，無有^⑫表裏，上下合同，知天禁^⑬。神主^⑭爲理，白^⑮其過失，無有休止，修身自省，既得生耳。受命有期，經一一·七上·一·一* 安得

自在，念⁵⁶之心痛，淚下沾衣，無有解已。日惜年命，恐不得壽。見長命之人問之，言有⁵⁷忠孝⁵⁸，不失天地之心⁵⁹，意助四時生，助⁶⁰五行成⁶¹，不敢毀當生之物。出為善不行侵人，無所欺抵，誠信不敢有所負。行成於人衆，不敢失於親而虧閭里，出輒相報。其以時還，未曾大醉卧於市里。賢知相隨，不顧愚子，念恩於天地，不敢望報，自責而已。復有過失，承負所起，自責有歲數，乃感動耳。生俗多過負，了無有解。已愁毒而行，不知所止。每見人有過，復還責己，不知安錯，思見義文，及其善戒，祿命僥倖，逢天大神戒書文，反覆思計，念之過多，無有解已。叩頭自搏而啼鳴，有身不能自正，而反多怨。禁書致重，而自觸之，致命不壽，晨夜自悔。冀復小久，不敢施惡，更念當行恩德布施，蒙得其理，無有惡言，但見淚耳，感傷於心。天神聞知，來下言，此人為誰，何一悲楚。窺見大德之人，延命久長在。問之言，此但行應天心，合地意，是故得壽耳。還歸靖

舍念之，如太上德人之言，以故自省也。使神見自責悔，人還上天經一一。八上。一。一。*道言，有悔過人啼淚而行，未曾有止時，恐見不活，以故自責。大神聞知，言天君常勅諸神曰，有功善之人為忠孝順，所言進獨其人也。因白天君。天君言：聞知此人自責悔過，有歲數也。此本俗人耳，而自責過無解已，更為上善人也。大神數往占視之，知行何如有善意，欲進者且著命年在壽曹，觀其所為，乃得復補不足。大神言：此人自責大久，承負除解，請須有闕上補，名為太上善人，可以報下不及者。天君言：太上善人之行，必當如其言。大神數勅之，護視成神上之，皆須其年數勿侵也。大神言：此人本無籍文也，得勅在壽曹，請須上闕，補以年次，不相踰越。天君言：得次補缺之日，數上其姓名勿失期。大神唯唯。〔並〕鈔庚一八下。八。七。圖惟太上仁人為行也，乃積功⁶²累行於天。天乃⁶³聽信，使助東皇⁶⁴布置當生之物，華實以給民食，使得⁶⁵温飽。形身⁶⁶長大，展轉相

養，陰陽接會，男女成形，老小相次，稟命於天數。於星⁶⁷二十八宿展⁶⁸轉相成，日月照察不得脫，更直相生，何有解⁶⁹息。但人不知，以⁷⁰為各自主，名雖有主，經一一。九上。一。一。*更相檢持。所以然者，人命有短長，春秋冬夏⁷¹，更有生死無常。故使相主，移轉相問⁷²，壽算增減，轉相付授⁷³。故言四時五行日月星宿皆持⁷⁴命⁷⁵，善者增加，惡者自⁷⁶退去，計過大小，自有法⁷⁷常⁷⁸。案法如行，有何脫者？天上地下，相承如表裏，復置諸神並⁷⁹相使。故言天君勅命曹，各各相移，更為直符，不得小私，從上占下⁸⁰，何得有失⁸¹。出有性之人，自無惡意，雖有小惡，還悔其事，過則除解。有文書常入之籍，惡者付下曹，善者白善，惡者白惡，吉凶之神，各各自隨所入，惡能自悔，轉名在善曹中。善為惡，復移在惡曹，何有解息？地上之生人中，有胎未生，名姓在不死之錄。年滿行成，生者攝錄，令有保者乃上之。所以然者，其壽難待重之，故令保者過並責。以是故自不忠孝順無功

者，皆無保任者，但爲生先祖績，使有祀耳，殊爲惡不止，何有得後生食者乎？食糞之人，亦安從得與天大神久共事乎？糞中之有應天書度者，天遣神教之。歲月旦滿，勅天大倉守神，斷有形之物，稟天大倉氣食消化，令輕化神靈，出窈經一一·一〇上·一·一*入冥，

乃上姓名，不在簿中。何有求生，人安從知之。人自善無失天心，大神動其心，使樂爲生，道俗人自貪之。所以然者，自行惡無一善時，但貪好衣車乘，相隨自得，不滿之命，天地亦不奪其願也。惡人亦不得久視天日月星宿也。當歸長夜，何得久在。此人不得自師爲善者，天知爲惡可久前，故使食有形之食。故藏土下，主爲地神，使不得復生，故以書相示，令知之耳。或有尸解分形，骨體以分。尸在一身，精神爲人尸，使人見之，皆言已死。後有知者，見其在也，此尸解人也。久久有歲數，次上爲白日昇天者。使有歲數功多成，更生光照，助天神周徧。復還止雲中，所部界皆有尸解仙人，主知人鬼

者。有道之家，其去者得封，爲鬼之尊者、名爲地靈祇，亦得帶紫艾青黃。所主有上下，轉有所至，爲惡聞得片，退與鬼爲伍，知之乎？故言死生異路，安得相比。行，辭小復息念，其後遺脫不足者，當說之。

〔並〕鈔庚一九上·一〇·一 闕惟太上善人

之爲行也，乃表知天地當行之事，各有所主，各有其辭，各修其事，各成其神，經一一·一一上·一·一*各立其功，各行其忠，各理其文，各布施於人，各道其進，各得天地腹心，各不失四時五行之生成。乃應太上善之人，是天之信，地所保，皆得中和之心腹，知人情出入內外，承令而行，不敢失大聖之人意，下不敢犯諸神所禁。常念成人，使樂爲善人。令得天心地意，從表定裏，成功於身，使得長生，在不死之籍，得與大神從事對職。却知是非，忠誠於天，照見日月星宿，不失法度，不失志意。常生貪活，思奉承天化，出復知地理。心乃歡喜，復知吉凶之籍，存亡之事，欲與自然同其

路。行少惡貪，見大神之戒，閔傷未知，照其不逮，使及長生之錄，見天君蒙其生活，久在不死之籍。行天上之事，下通地理，所照見所聞，目明耳聰，遠知無極去來之事。文書通辭，復知要妙，是太上善人之願也。唯天上大神照知指願，貪慕自然，表紀合生氣而行，無有窮已。常言〔並〕鈔庚一九下·八·六 闕天不奪人願，地不奪人所安，是自然不敢有毛髮之系，而煩苦諸神深記文墨也。日夜思念過負，恐有不稱太上君之意。何惜何愛，而不盡忠誠經一一·一二上·一·一*孝順乎？當自言被受恩施，得榮華，不望報，天心重愛，但自過責，少所賞也。唯大神原之戒之，不及戀慕之，不敢自遠。常獨念恩不報，罪還著身，恐不辭解，但惻怛而已。雖見原省，使得自思念所負。大神言：太上善之人思過自責，文辭逢出上聞，是其文辭延及也，但恐不知所言耳。天信尤善尊之，可至無極之壽，宜當復遙心勿忘天所生大施之分。太上之君善之，言生自命

好生，不顧財色，見活之人，常思與同久，何時當妄行不道，無心之意不報重恩乎？但自惜年生以來，不見大分耳。唯蒙恩教戒，使知分理，當言知命，不怨天，不敢自怨而妨活也。心相加，當有貪時邪？但自恐年命窮盡，不見天之大施分部耶？唯復勅戒愚瞽之生，使有知慮爲大恩，非辭所報也。但剋心念，常在於內，不忘其飢渴，求戒見活，唯蒙原省。大神言：我本從諸神自進於天君，無有小失，助天地有功之論，上籍在天君，何時當相忘乎？請白生辭令自責，有歲數貪慕天化，其人在錄籍與不？天君言：自責之人皆於自

言。大神言：此太上人自隨正，過負尤少。天君言：復念之，有未稱舉者，責保信上之補闕。天君言：是曹之事，不可不諦也。大神言：請如辭所言，未能百日，天上諸神爭保上之，大神白意。天君言：如是各使可使，使往視事，遂復見重，信者補真。大神言：請遣使神取召上之，先化形容。天君言：人已化成神，上在於門外未入。天君言，使詣主者曹謁之。大神言，大神所白。唯唯。請屬所白如言，宜遂觀望其行。天君言：當如大神所白。

有知人思慕與大神相見訣第一百八十三

〔並〕鈔庚一九下：一〇·六 經一一·一·二四

上：一·一* 惟太上有知之人，乃預知天上之事，當所施爲，當所奉^⑬行。事出自然，元^⑭氣相加得成熟，了然可知。變化其心，使成自然，在其所爲。故有^⑮知乃知^⑯表裏，出入所行，莫不得^⑰成就，莫^⑱不成其所，莫不變化有時。欽

仰威^⑲神，以成其功，以名其德。常^⑳不離忠信，未嘗有解，晝夜悲惶，不離於內，傾側思慕貪成，得與大神相^㉑見。談言通^㉒辭，行其所^㉓道，進其所知。出常思成功，有恩於神，益壽增年。故令有知，從內視外，何所不知，何所不見，見心了了念。但貪長生活之道，思得駕乘，爲大神奉使。在其所至，不敢還言，應時如到，思得心開。受神之言，如神所爲，知神所行，務以自信，乃敢前言，欲求蒙得見活而已。不敢求大職，見哀而已。雖見存亡之事，內心惶恐，被受大教，輒當行通，施恩布惠，有益於上，有益於人，著名錄籍，常在不死之位。心乃欣然嬉思，盡功於天君所，積之有歲，乃前語言。唯蒙大神通其不足，知所辭辭大，故以貪進，受其乙密，征營門閤，不敢自息，欲得教戒，稟其不及。願得省察，不逆所言，使須戒勅^㉔經一一·一五上：一·一* 大神之言。太上有知之人，自多所照見，但爲未能悉知天之部界耳，悉何所戒。天上之神皆照之，太上有知之人言也，但爲欲

知所語所道所行與耳，何所嫌疑乎？天君言：常勅諸神有欲忠孝誠信有功之人，進上姓名。是太上有知之人，祿相所貪，故以心自明是也。但恐文辭筆墨自言耳，亦何惜愛天上之教戒乎？常言苦無應書者，恐外內不相副也。如欲進其知慮，廣問深達，是亦當所知也。行，其聽大神所言，天有重戒，不可不慎，不可不敬，不可不畏，乃可。誠所戒衆多，當知其要，且復開耳目用心。唯唯。然從中出，天上下大戒，諸欲見進，求生久活者宜當進其所知。有知不言，如聽，是爲無自進之心也。心有知思，思當進見。其中有志，當進見其志；有誠，當進見其誠；有孝，當進見其孝。乃爲得天之腹心，不可不悉進也。天君預知人情，不可有不進，而不進道說之也。隱知藏能，天惡此人，使不見壽籍，爲知不乎？不但不見壽籍也，亡先失精，去離身中，亡其年，可不慎乎？太上有知之人所以然經一一·一六上·一一·一*者，天君知有知無知，其自知之。何有疑也？但詳念神言，勿

負於言而已。太上有知之人言，自下愚彊問不及，欲蒙得所不知，何敢隱知藏能，使天君諸神聞知，更爲亡命失年，壽不久長。是過禍之根，滅身未足報謝，何敢有進而乎？唯諸大神照原其不及逮者。大神言：求生惡死之人，亦自有心志意不可也，恐有迷時。生言：自分不知戒文也。而被大神恩貸，教之乃如是，何敢自息，而不進所知所言乎？唯大神錄前不耳。大神言：相前不易，輒有保者有信，可天君心意，乃可望生耳，當諦之。生誠貪生，故盡其忠誠，不敢解息，思過自責，何敢失日夜乎？天君聞知，言：此太上有知之人言也。乃知是案簿文，有此人姓名，有闕備，勅生籍之神，案簿籍有此人；雖有姓名，自善多知，須年滿，勿失其年月神。唯唯。

有心之人積行補真訣第一百八十四

〔並〕鈔庚二〇上·四·八闕惟太上有心之人，各知分部，各自有所道，各自有所行，自有所奉，自有所進，自有所白，自有經一一·一七上·一一·一*所言，自有所

至，自有所動。心不繫於內，常思盡忠信。孝。誠有功於天，積行累歲，未曾有解。而忘恩分，常念貪生，得於上衆神所佑，不敢施有小分。常懷怖心，未曾自安，思得太上之戒，以全其命，何敢有忘大分之施。唯諸大神宜小顧照不及，心常戀念太上之事，當所奉行，規矩繩墨，見信自然，闕望四境，通達四隅。承天所知，表通未然，心念大神之疏相通文，所進所白，不敢自以心意評之，常與諸神集議，可承用與不，常恐不得神心腹。出自惟本素無舛之人也，如自發中思慕，常在不害之命全身，前貪其光耀，上及無精無形之音聲，洞達太上奉使進，不敢忘有解而妨大化。唯諸神省其貪生，不敢去離大神左側。見戒，心開目明，欲在久長之文，增年壽，思進有功，以身躬親，不敢自信，而擅道曲直，爭其不足也。望上之人常汲汲，唯哀照戒之。恩愛念何有解時，心想日夜相見，貪知防禁之失，以動其心，使還見其不逮及者。是非文辭口言所報，唯蒙見省，念

貫於心隔。大神言：是太上有心之經
一一·一八上·一·一* 人，亦當所宜行也。

求蒙天重戒防禁，自有知之人本素自
了曉，分別其理，何所道戒乎？持心射
心，亦無間私。從上占下，悉自知所
主。今太上有心之人，天之親近，天神
所信，但當持心意，常恐惶不失耳。餘
者自有心所知，努力傳達廣問，勿失所
言。有知之人多所分明，但恐當時有
不如言耳，何嫌不相白說，其人有心自
思愆負也。平但念其前後，壽自從中
出，與天君心相應也。餘少戒有心之
人言，生本末草野之人，見有久生老
化，復丁光景，滋液出入無有失，未見
其失。學者衆多，得者少無其人。所
以然者，持心不致密而輕所言，祿筭不
宜，故令希少。今生見是前行之事，益
復改正易節，開心相留耳。欲開音聲，
善聞貪壽惜年，以是不敢解息，唯大神
省其不及。大神言：有心之人當賜錄
籍，請案曹簿，有姓名者白天君，大神
不得自從也。生言：唯大神照議之
耳，不敢自遠，傾側在外，必身自效。

大神言：請持有心之人白之，有報名
籍者，何嫌相應也。生言：唯大神相
白，成就之日，以死命自效，何經一一·
一九上·一·一* 須望還報。大神以事白天

君言：太上有心之人，皆持心堅密，志
常貪上有信，勅主者之神察之；有其
人者，進白大神，勅主察之，言有此人
姓名牒文者，此人未生時，預有姓名。
大神還白曰：此人未生有籍，唯太上
之恩耳。天君言：有錄籍之人當見
升，自責承負，大神遣大神除承負之
數，教化其心，變化成神，年滿上進。
大神言：此人年滿算，計過期且百日，
前未有定，故且止。天君言：勅大神
且上，令在間^⑮職，有真闕使補之；殊
能竭精盡志，知除兼行。大神言：請
上如天君所言，復精實壽計算，明者當
在白日昇天中。天君言：是有心之人
所宜也，欲令有所主。大神唯唯。請
勅正者，故事承本文。大神言：以升
曹白。謁見者白天神言：請勅主者
曹。主者既白，使署間^⑯職，有真闕使
補。天君言：如曹所白。

右〔並〕鈔庚一六下·八·九回天上見善事
當藏匿與不^⑰吉凶所致^⑱止。

① 惟「上鈔有」天上見善事當藏匿不與吉凶所致人」十五
字，係本卷末篇篇旨。「人」疑係文字之誤。

② 始「鈔作「與」。

③ 聖「鈔作「神」。

④ 如「鈔作「當」。

⑤ 歷「鈔作「曆」，「歷」同「曆」。

⑥ 薦「鈔作「稱」。

⑦ 堂「鈔作「而」。

⑧ 先「鈔作「當」。

⑨ 俗「鈔作「世」。

⑩ 鈔無「何」下五字，但有「如此」二字。

⑪ 建「下鈔有「昇」字。

⑫ 善「上鈔有「有」字。

⑬ 惡無「二字鈔作「無善」。

⑭ 心「下鈔有「者」字。

⑮ 志之久久「鈔作「志久志久」，並文訛難曉。通觀下文，
「之久」當作「之人」。

⑯ 鈔無「自」字。

⑰ 何「下十字鈔作「何信人有二心乎」。

⑱ 天「原作「上」，疑誤，今依鈔改。

⑲ 鈔無「著文」二字，但有「者」字。

⑳ 鈔無「有」字。

㉑ 鈔無「著」下六字，但有「上錄籍」三字。

㉒ 鈔無「疆」下三十五字，但有「早有心志之人」六字。

㉓ 當「鈔作「終」。

- 24 鈔無「上」字。
25 「生」上鈔有「得」字。
26 「也」鈔作「者」。
27 鈔無「乎」字。
28 「知」下鈔有「乎」字。
29 「此」鈔作「世」。
30 鈔無「自責」二字，但有「能」字。
31 鈔無「天君」二字。
32 鈔無「能」字。
33 鈔無「悔過」二字。
34 鈔無「錄」字。
35 「在」鈔作「名」。
36 鈔無「者」字。
37 鈔無「相」字。
38 鈔無「得富貴」至「安得與善而壽乎」一節，但有「天以滅絕者爲惡不止轉更傷害物故令絕之」十八字。
39 「然」下鈔有「自延福及子孫况其身乎」十字。
40 「上」鈔作「古」。
41 鈔無「之」字。
42 鈔無「天地」二字。
43 「綱紀」鈔作「紀綱」。
44 鈔脫「不」字。
45 「奉」上鈔有「承」字。
46 鈔無「天」字。
47 鈔無「數見戒」至「天知之教之」一節，但有「不信不篤天乃怒之自知悔過天復教之」十六字。
48 「之人」二字鈔作「者」。
49 「從」下鈔有「惡」字。
50 鈔無「皆言」二字。
51 「睦」鈔作「穆」，「睦」通「穆」。
52 「有」鈔作「爲」。
53 「知天禁」鈔作「和天大禁」。
54 「神主」二字鈔作「天君」。
55 鈔無「白」下十六字。
56 鈔無「念」下二十七字。
57 鈔無「言有」二字。
58 「孝」下鈔有「之心」二字。
59 鈔無「之心」二字。
60 鈔無「生助」二字。
61 鈔無「成」字。
62 鈔脫「功」字。
63 鈔無「乃」字。
64 「皇」原作「星」，疑譌，今依鈔改。
65 鈔無「得」字。
66 「形身」鈔作「身形」。
67 鈔無「於星」二字。
68 鈔無「展」字。
69 「解」鈔作「懈」。
70 鈔無「以」下十八字。
71 「春夏秋冬」鈔作「春夏秋冬」。
72 鈔無「相問」二字，但有「向」字。
73 「授」鈔誤作「受」。
74 「持」上鈔有「主」字。
75 「命」上鈔有「人」字。
76 鈔無「自」字。
77 「法」上鈔有「格」字。
78 鈔無「常」下九字。
79 「並」鈔作「運」。
80 「從上占下」鈔作「上下占之」。
81 「何得有失」鈔作「何可得逃乎」。
82 「立」原作「名」，疑誤，今依鈔改。
83 鈔無「布」字。
84 鈔無「是」字。
85 「所」鈔作「之」。
86 「皆得中和」鈔作「五行」二字。
87 「心腹」鈔作「腹心」。
88 鈔無「知」下二十字。
89 鈔無「敢」字。
90 鈔無「神所」二字。
91 鈔無「人」字。
92 「天心地意」鈔作「天地神明之意」。
93 「定」鈔作「徹」。
94 「使得」鈔作「得入」。
95 「在不死」三字鈔作「久視」。
96 「與」下鈔有「天地」二字。
97 鈔無「對」下六字，但有「從」字。
98 鈔無「照」下十九字。
99 「天」鈔作「大」。
100 「天」上鈔有「故」字。
101 鈔無「所」字。
102 鈔無「是」下二十字。
103 「日」上鈔有「常」字。
104 鈔無「念」字。
105 「負」上鈔有「承」字。
106 鈔無「有」字。
107 「太上」二字鈔作「天」。
108 鈔無「何」下十字，但有「忠孝」二字。
109 鈔無「當」下二十五字，但有「奉事上報乎」五字。
110 「奉」鈔誤作「未」。
111 鈔無「元」下十九字。

①鈔無「有」字。「有知」指太上有知之人。

②「乃知」二字鈔作「善惡」。

③鈔無「得」字。

④鈔無「莫」下十一字。

⑤「威」鈔譌作「成」。

⑥鈔無「常」下二十三字。

⑦鈔無「相」下四字。

⑧「通」下鈔有「其」字。

⑨鈔無「所」字。

⑩「所」鈔作「承」。

⑪鈔無「不」字。

⑫鈔無「信」字。

⑬「解」鈔作「懈」。

⑭鈔無「分」下二十六字。

⑮鈔無「有」字。

⑯鈔無「大」下三十八字。

⑰「心」下鈔有「注」字。

⑱鈔無「之」下五字。

⑲「與」鈔作「以」。

⑳「問」疑當作「聞」。

㉑「問」疑當作「聞」。

㉒「與不」鈔作「不與」。

㉓「致」下鈔有「人」字，疑係「文」字之誤。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一十二 庚部之十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二

經一一二·一上·二·四

貪財色灾及胞中誠第一百八十五

〔並〕鈔庚二〇下·四·一 闕古者無形之

神人也，學求生道也^②。乃上與委氣同願，念^③思常慕得長活之壽，思念不敢^④失委氣之意。昏^⑤定晨省，戀牢貪生，常在不忘。時自視顧望，盡忠貞之至，奉承隨委氣之願。使得上行明徹，昭^⑥然聞四方不見之物^⑦，希聲之音，出入上下，皆有^⑧法度。羣神精氣，莫不自來侍^⑨奉承顏色。恐失其意繫所屬，皆有^⑩懼心。衣履轉成合懷，施惠布恩，上下流聞，四方六極八表之外，延及先生，各^⑪加善惡厚薄之失。大恩所覆，敬承奉命，乃^⑫感動星曜^⑬。凶無極之貨，無極之德，選取貞良，以自障隱。其願得達，心自祐暢，蒙得生無貨之壽，恬淡少文，軀自念全，何有懈怠。

人不得知我，我亦不聞，無祿無功，何因得上與委氣同陳。用是自惜自愛自養，及尤稚布施周徧，何有不蒙者乎？但自惟〔並〕鈔庚二〇下·九·一六 闕出入天地中和^⑮之間，照達日月星辰，取明於前，二十八宿更直^⑯，察民用有支干，吉凶有文。但人少知，自以為賢，動作行止，既^⑰無益於天，禍經一一二·二上·一。
一* 罰觸^⑱禁，上至滅門，絕世無續^⑲，先祖無祠，豈^⑳祇命不久全，奈此人何！奉行不承古文，自以不犯鬼神。是乃三氣不和，亦^㉑有命厚薄，不能悉深念禍殃，故遣三氣神往勸誡之。用諫者善，不善^㉒者自期至地之下，殃流子孫，天命之為^㉓凶不順，施惡廢善，何可久存。皇上所不欲見，急斷其年，人不自知，反怨蒼天，天何時相冤，人自求之。殊無知慮，犬羊之命，何可久遇，與禽同羅，觸犯其綱，貪食害軀。羣輩相隨，不惜其年，其中有知，乃出於四境不害之鄉，是獨何得，亦中命自然。雖處無人之間，是命所全，世少報者，時世命然。痛哉奈何！自言何負於天？

先古之人，萬無一人相得，其貪財色，不顧有患，災及胞中，不見日月星，何惜痛乎！自遺不完，命與土連，窮哉此人，亦有比等，草木禽獸亦然。不思自正端正意，無妄有惡言。上有神記下無靈，上無隱匿，其主坐焉。各當努力，求得戒勅神靈之旨，吉凶之會，何有不報者乎？故勅神人爲民施防禁，使得見生死之忌。生者陽氣所加，錄籍有真神仙錄，有過退焉。陰經一二三上：一·一*氣所加，輒在死部。熟念惟思，無失天網，下及地理。當知人情，出入表裏，可進可退，無遣人咎，各得增年，延及子孫。得戒之後，重慎其言，爲惡在下，上所不顧。俗世之人，少孝少忠，貪慕所好，劫奪取非，其有殺心，不離口吻，何望活哉？會有殃咎，早與晚耳。奉承天文神靈所記，致當遠之，不可自試，試生得生，試死得死，會死不疑，故復丁寧，反覆語之，勿與無知，有小異言。長生之道，近在三神，三氣合成乃爲人。不成，離散爲土，在瓦石同底，破碎在不見之處，不

得與全完爲比。三命之神，近在心間，何惜何愛，反貪形殘，都市示衆，何時生還。父母憐念，妻子被患，疏親快之，比鄰恨其晚，死流後生。能自正爲善，歷得復長，至誠所加，物有自然。致慎內外，陰陽之間，四時生成，無得毀焉。天上地下中和之間，皆自有主，爲有知之人，作相之法所抵思，生者與天道同願，惡者自亡年，可不慎哉？神人之言，皆受天應，不得自怨。延命之期，上及爲善，竟其天年；惡下入黃泉，思之思之勿妄傳。惡者之人傳得惡，經一二·四上：一·一*被其患，死生異處，無敢有言。行不善，自勿怨，他人輒有注錄之者，無所復怨。讀書知意，戒慎神書，精物鬼使，皆有所因。有命家得見此文，慎無自傷，抵欺善人。天減人命，得疾有病，不須求助，煩醫苦巫，錄籍當斷，何所復疑。諦之念之，思之惟之，可無被患，患禍一及，不復救焉。真人持此書以示愚蒙，自改爲善，勿惡書言。前後所說，皆復重焉。所以然者，死生易命，不語其禁令，無

從得存，□□自然。唯當知真心意好文，當知所言。故使守一身軀，竟其天年，守一思過，復得延期。天道億萬，少得其真，河圖洛書，廢者衆多。所以然者，不信其文，少得仙度，便爲俗人。今故因三神人之師，復感動其心者，神靈附人，不欲令地氣召之，致詳念思惟其意，勿疑此文。重復神人之師，被受天教，故因有錄籍之人，通達書意。

七十二色死尸誡第一百八十六

〔並〕鈔庚二一上：五·一 闕天有四維，地有四維，故有日月相傳²⁴。推。星有度數，照察是非，人有貴賤，壽命有²⁵長短，各²⁶稟命六甲。生有早晚，祿²⁷相當直，善惡異處，不失經一二·五上：一·一*銖分。俗²⁸人不知，反謂²⁹無真，和合神靈，乃得稱人。得神靈腹心，乃³⁷可爲人君。日時有應，分在所部。得天應者，天神舉之。得地應者，地神養之。得中和應者，人鬼佑³¹之。得善應³²善，善自³³相稱舉³⁴，得惡應³⁵惡，惡自相³⁶從。皆有根本，上下周徧。山³⁷海諸通之水，各有部界，各各欲得性善不逆之

人以爲戶³⁸民。陸地之神，亦³⁹欲得善人。各施禁忌，上通於天，爲惡犯之，自致不存。凶大惡之家，無大小，鬼神所憎，但可自正，勿非謗神。天道地道人道，禁不空善，神精氣尚能假人，惡者不失其文，輒舉上白。積過衆多，太陰主狀，當直法輕重，皆簿領過，人不自知，以爲無他。太陽明堂，錄籍數通，復得部主，神亦數通。天神部上死亡，減年滅人世，不可詳念，重其善致善，惡自歸其身。及治生天知少智，故爲施善惡救命之文，以戒前後，勿輕惡言，以爲談首，動作進退，輒有殃咎。故下此文以示子，使思其意，使無自怨。朝廷尉設法，人自犯之，勿恨主者，恨之命簿不得久生。會欲殺人，簿領爲證驗。乃令入土，輒見考治，文書相關，何經一二六上：一。一。有脫者。努力遠惡，無以爲伍，可小活竟年之壽。不忠疾苦，雖爲狂邪所擊，會有活者。天上禁神法令，亦如中和地下，四流傍行，皆同法象，何有疑者。生人有功於天，子孫爲凶，輒除算，當時不死，算盡

之後，亦無望其生。君國子民，當爲教道，導其善惡，務得情實。無天人命，絕人世類，刑從其刑，數見賢智，以爲首尾，威神著君，神勿加暴，前書已有言，復宜重之。君父得以遷延及後，永生滋震，慎無貪殺。當時自可，後被其患。〔並〕鈔庚二一下：四。一。國吏無大小，正卒⁴⁰因緣，宜明其事，勿爲民之⁴¹所患。殊能敬⁴²好道德仁恩⁴³，與天合德⁴⁴，與地同意，與中和有益⁴⁵，思與⁴⁶善神靈相睹，各有其⁴⁷信，勿⁴⁸欺愚者。凶長生求活，可無自苦愁毒，思行天上之事，神靈所舉，可得仙度久生，長與日月星辰相睹。是天之大恩，宜勿有小不善，亦復遣下。作惡不止，久滅人戶，故復申勅，既無犯者。犯者各爲薄命少年，人欲爲非，當爲說解其愚迷，使不逢凶。常時不用人言，後復自悔，談者之福也。星宿視人，不可爲非，當各有所白，善者命長不復疑，教戒後生，經一一七上：一。一。可給先祖享，不者自亡其名。〔並〕鈔庚二一下：七。二。國無犯天禁，無犯地刑，四時奉順⁴⁹，無有殺名。五行

所成，宜各自守，凶無有惡名。勿輕上下，皆更相主，令無卒無暴，乃有顯名。思念在心，慎離其形，精神離散，邪鬼驚人，念以自全，無忘其名。各自有喜，務道求善，增年益壽，亦可長生。慎之慎之，勿枉行刑，初雖勞意，後被其榮。師有善惡，念本成末，弟子不順，亦亡其名，不得仙度。犯土刑神，所以增惡，不得受生。慎之復慎。一身之內，神光自生，內外爲一，動作言順，無失誠信。五神在內，知之短長，不可輕犯，輒有文章。小有過失，上白明堂，形神拘繫，考問所爲，重者不失，輕者減年。神不白舉，後坐其人，亦有法刑，非但生人所爲，精神鬼物亦如是。古者知不敢犯之人神數下，歷之於天地人，無功亦無望其報。賢聖之心當照其書卷，卷有戒讖，惡人爲逆。〔並〕鈔庚二一下：八。九。國貪⁵⁰生者天之所佑⁵¹，貪養者地之所助，貪仁者人共愛之。過⁵²此而爲，惡必得賊。天知其惡，故⁵³使凶神精⁵⁴鬼物⁵⁵待之，入人⁵⁶身中，外流⁵⁷四肢⁵⁸頭面腹背胸脇七政，

上白明堂，七十二色經一二·八上·一·一* 爲見，是死之尸⁵⁹也。五⁶⁰藏有病，其去有期，慎飲食，無爲風寒所犯，隨德出入，是竟年之壽。天貪人生，地貪人養⁶¹，人貪人施，爲惡其禍不救。故⁶²以天書告⁶³，山令勅民無犯所禁。天氣因人出辭，宜各洗去不純之行。慎之勿忘，後將有喜，不者不須復存□□如言。

寫書不用徒自苦誠第一百八十七

〔並〕鈔庚二二上·三·一五 國古者神聖之言，不失綱紀，自有法度⁶⁴。山無知之人各戒，此戒尤深徹。生過罰輕重，皆從人起，非但空虛，輒有所受。天性自然，不可欺矣。熟念無置，行成天神矣。變化有時，不失綱紀，四時之氣，不可犯矣，輒有精神，無復疏矣。以爲不白。天以占之神爲之，使不妄白，上乃得活耳。不者罰謫賣菜都市，不得受取面目，爲醜人所輕賤，衆人所鄙，過重謫深，四十年矣。乃得復上爲諸神使，中者三十，下者其十。奪其所主，各有分理，能復易心自責，可復長

久。勿易天言，自遺其咎，可不熟念。爲後仙士，計慮深淺，咎自在己，無怨神言。出入表裏，慎無誤失，詳諦所受，被天奉使，不可自在，當輒承命，經一二·九上·一·一* 不得留久，輒有責問，不頃時矣。過重使退，地記所受，姓名如牒，不得留止，處有空缺，下人補矣。所以然者，中心盡神仙尚退，何況愚士？自是之後，可無犯矣。天責人過，鬼神爲使，不如天教，輒見殃咎，不須鞭笞，行自得之耳。以爲不然，見爲所疑，不得久在，故復有言，所戒慎矣。不效俗人，以酒肉相和復止，仙道至重，故語人矣。有命當存，神神相使，乘雲駕龍，周徧乃止。天有教令，當復行矣。無失法則枉疏記，爲置證左，不宜自服。天亦止息，各受其罰，可無怨矣。爲神所白，無妄犯天下地上中和之子，各不自敬。無怨天咎地，上下相留。亦如民法，令辭不情實，爲下得怨，亦不留久，天上諸神爭道之。〔並〕鈔庚二二上·五·二 國何⁶⁵ 況凡人民宜自奉承⁶⁶ 天法，隨順⁶⁷ 天和⁶⁸，無貲之糧，無

貲之衣，有功復進⁶⁹。山可主諸同有所白，歲有定，承文而行，不得有疑。各有所白，不兩平相怨，同舉者有罰，更爲賤矣。雖不時下，爲大神所使，不可神意，便付土主，不得復上。故有空缺，身不處之，是上中下相參如一矣。行慎此言，亡身之壽，與土相連。土經一二·一〇上·一·一* 者，非地之土，自亦有凶神業守之，爲天土神使，使不如所言，輒見苦矣。神仙尚有過失，民何得自在？故令司命，近在胸心，不離人遠人，爲精神舍宅，吉凶自在，何須遠避，自令擾禍。急不得活，命未盡，算盡之後，遠之無益。天下會神，主知存亡，神自有失脫，反受其殃。故令民命，不得復久長。故遣神人，示其文章。得戒止惡神不上白，尚可須與飲食諸穀，慎無燒山破石，延及草木，折華傷枝，實於市里，金刃加之，莖根俱盡。其母則怒，上白於父，不惜人年。人亦須草自給，但取枯落不滋者，是爲順常。天地生長，如人欲活，何爲自恣，延及後生。有知之人，可無犯禁。自有爲人

害者，但仰成事，無取幼稚給人食者，命可小長。終竟錄籍，無興兵刃，賊害威劫人命。天命此人，不可久活。惡惡相及，煩苦神靈，精氣鬼物，各各不得懈怠。是非人過所爲邪？先時爲

惡，殃咎下及。故令生子，必不良之日；或當懷妊之時，雷電霹靂，弦望朔晦，血忌反支，以合陰陽。生子不遂，必有禍殃。地氣所召，反怨倉狼。爲惡報惡，經一一二·一一上·一·一*何復所望？不知變易，自職當絕滅無戶，死與衆等。部吏正卒此伍，特至曠野不潔之處，纔得被土，狐犬所食，形骸不收，棄捐道側，魂神俱苦，適作不息。或著草木，六畜所食，何時復生；罰惡賞善人所知，何不自改。天報有功，不與無德。思之思之，賞罰可知。自可死獨苦極，善惡之壽當消息，詳之慎之，可無見咎。故以重誠，令自悔耳。吉凶之會，相去萬里，故下此文，相勸相誠，忽怨天咎地，善惡當分。其文相錄，知惡爲善，魂神勞極。愚者不知，故文辭丁寧反覆，展轉相告，無爲後生

作咎。以此自證，復何怨咎，無所復恨，各得其理。此文當傳，不得休止。知者減年，愚者自己寫書，不用其言，但自苦耳！

有過死謫作河梁誠第一百八十八

〔並〕鈔庚二二上·七·八 闕上古之時，神

聖先知來事，與天共治^⑦，分布四方上下中央，各有部署，秩除高下^⑦，上下相望，不肅而成，皆爲善。恐有^②不稱，皆同一^⑧心。天有教使，奔^④走而行，以^⑤雲氣爲車，駕乘飛龍。神仙從者，自有列行，皆持簿書，不動自齊。恐有所^⑥經^⑦一二·一二上·一·一*問^⑦，動有規矩，得其所行。春行生^⑧氣，夏成長，秋收，使民得以供祭，冬藏餘糧，復使^⑨相續，既無解^⑩時。神靈之^⑪施，莫不被榮，恩及蚊行，草木亦然，是^⑫非上之恩邪？各得自^⑬所。凶食輒令有餘，新陳相因，奈何忘之，既得民助，使神不恨。善人輒報，自以當更相給足，天使之然，不可藏匿，令人飢寒。〔並〕鈔庚二二下·四·五 闕故令有財之家，假貸周貧，與^⑭陳歸^⑮，新，使得生成，傳乎子孫，神靈佑助^⑯，

是非大恩^⑰布行邪^⑱？凶愚人無知，不肯報謝，自以職當然，反心意不平，彊取人物以自榮，無報復之心，不顧患難，自以可竟天年。故復共文。神人真人求善人，能傳書文知用，則其人可得延命增壽，益與天地合，共化爲神靈。復得駕來，周徧上下中央，流及六方，豈不善哉？何不熟思，無忘於內，神宅所居，動觀人所爲，不自是，知有及，當相承事，去禍就福，不宜有小不稱天心也。〔並〕鈔庚二二下·六·一〔並〕道要靈祇神鬼品經 闕天地四時五行衆神吏^⑲直人命錄^⑳，可不^㉑敬重，念報其恩^㉒，不欲爲善事，反天神。天神使風雨不調，行氣轉易，當寒反溫，當溫反寒。凶耕種不時，田夫恨怨，不肯爲人理之。輕賤諸穀，用^㉓經一二·一三上·一·一*食犬猪，田夫便去。在有德之國，其處種者少收，樹木枯落，民無餘糧。更相殘賊，爭勝而已。不念真後，更爲貧人，收無所得，相隨流客。未及賤穀之鄉，飢餓道傍，頭眩目冥，步行猖狂，不食有日，餓死不見葬。家無大無小，皆被災殃，

反呵罪於天。其國空虛，倉無儲穀，少肉，無儲錢，歲歲益劇，無以給朝廷。復除者多，倉庫無入，司農被空文無以廩，食奪祿除，中國少所用，人民仰國家，而不各施，有難生之期，是皆天之所惡也。地不得久養，惡人知不？真人〔並〕鈔庚二二下·七·五闕急以此文付有德之國⁹²，出各令自責有知，可復竟其天年。無知與禽獸同。壽不可彊得，行自得之，無怨於天。詳念書文，常思孝忠信仁施，有過自責，復有子孫，書不空言。無德之國，天不救護，機衡急疾，日月催促少明。有德之國，機衡為遲，日月有光。是天之所行，機衡日月星，皆當為善明。反便少者，是行之所致，何所怨咎乎？同共天地日月星辰耳，得見天地報信者見其明。五星失度，兵革橫行，夷狄內侵，自虜反叛。國遣軍師，有命得還，失命不歸，是經一二·一四上·一·一* 大人之罪也。為子不孝，國少忠臣，行不純，故令相剋，卒歲乃止。故施〔並〕鈔庚二二下·八·九闕洞極之經，名曰太平。能⁹³行者得其⁹⁴福，不

者自令極思，聚身無離，常報應不枉人⁹⁵，所不者⁹⁶施惡於⁹⁷人。常言⁹⁸人無貴無⁹⁹賤，皆天¹⁰⁰所生，但¹⁰¹錄籍相命不存耳。愛之慎之念之，慎勿加所不當為¹⁰²而枉人，侵剋非有。是¹⁰³天所不報，地所不養，凶神隨之，不得久生樂¹⁰⁴生。念自令自忽者勿望生，殊無長生之籍，彊入神仙齋家。所有祠祭神靈，求蒙仙度。仙神案簿籍，子無生名，禱祭神不享食也。走行乞丐，復諸神靈，其神怒之。凶猛獸所食，骨肉了已，狐狸所齧，不歸故鄉。同縣比廬，反言得仙，殊無信報，何用自明。以是言之，難可分明。當有報信，衆人見之，乃為已升。不者苦其刑，為言得略少，其人狂邪可下，反以為真。俱入死部，下歸黃泉，不得自從。有德度者，生時有簿，年滿當上，輒有迎者。童蒙無知，何從得往。但費資用，棄家捐身曠野。道自然人相祿，不可彊求。倘自苦，不治生養親，妻子相見為賢士。但恐不孝不忠少信，可得竟年耳，地下無罰經一二·一五上·一·一* 樂而已。有餘財產，子

傳孫，亦當給用，無自苦。子孫賢不肖，各自活，無相遺患，是為善行。故記此文示智者，愚人忽之妄怒喜，遠罰避患為賢者，三諫不中且可止。天佑善人，不與惡子。各自加慎，勿相怨咎。各為身計，行宜人人有知，無有過負於人，錄籍所宜，慎勿彊索，索之無益。所以然者，惡逆之人，天不佑也。無離舍宅及城郭，骨節相連為阡陌，筋主欲生堅城郭，脉主往來為骨絡，肉在皮內為脉衣。神在中守，司人善惡。何須遠慮，七政司候神門戶。求道得生，無離舍宅，變化與神合德，道欲復何索。故置善文於天籍。神仙籍與俗異錄，當昇之時，主籍之神及保人者來，乃知所部主奉承教化，各有前後，輒當進有所去，不得自可。衆神共治，務取合天心者。先生之人，皆心明視，無有界意，所行所生，人未知之。皆先天地，變化上下，皆不失其道，神不悉具。乃置綱紀，歲月偏傍，各置左右，星辰分別，各有所主，務進其忠，令使分部。〔並〕鈔庚二三上·三·八闕見善當進，

見惡當退，何有所疑，行各自力，無爲神所誤。出故得成，得經一一二·一六上·一

·一*稱天君。主天之人輒簿領，亦不失度，部主諸神故四方。方有孟仲季，更直上下，名爲太歲。太陰在後，主知地理。復置四時，生成所有，分居於野，有晚早穀草。近人不壽遠人民，然亦復長久，叢社之樹小得自矣。易世被誅，延及孫子。所以然者，〔並〕鈔庚二三上·四·一三圖所居不安，去故就新，神復得還。出人有命樹生天土各過，其春生三月命樹桑，夏生三月命樹棗李，秋生三月命樹梗，冬生三月命樹栢，此俗人所屬也。皆有主樹之吏，命且欲盡，其樹半生；命盡枯落，主吏伐樹。其人安從得活，欲長不死，易改心志，傳其樹近天門，名曰長生。神吏主之，皆潔靜光澤，自生天之所，護神尊榮。但可常無毀名，天有常命，世世被榮，雖不下護，久自知精。所以然者，去俗久遠，當行天上之事，不得失脫。諸神相檢，如繩以墨，何復自從，故不下耳。宜勿怪之。功勞當見，不與俗等，人以

爲無益於家，內被其榮，豈不善邪？故示後生，令心覺悟，出書無藏，歲之有罰。無與佞欺，不孝順爲心，宜皆爲不副書言，復見責問，可不慎焉。傳當傳其人，經一一二·一七上·一·一*令可保舉。勿犯神書，勿試神言，慎神之辭，皆天報焉。勿輕犯之，後有患，小犯纔謫，大過不救。故使諸神更相司便宜上之，有不實者，當復見治。事當相關，不得私。故使諸神轉相檢持，今悔其後何須疑，中復爲止，亦見考之。不首情實，考後首便見下，故進止亦見考之。不者如故，此之謂也。不可輕犯，無所狐疑。神法大重，故當慎之詳之，念之思之，長生久活之道，可不重之。故下此文以示，當施補空者，爲設善事，輒相承無有逋亡。爲善有功年益長，無所復疑。自然之道何極時，但覺寤轉相治，失如銖分輒見疑。天有倡樂樂諸神，神亦聽之。善者有賞，音曲不通亦見治。各自有師，不可無本末，不成，皆食天倉，衣司農，寒溫易服，亦陽尊陰卑，粗細靡物金銀綵帛珠玉之

寶，各令平均，無有橫賜，但爲有功者耳。不得無功受天衣食。前文已有言，今爲復道，令無怨恨，無所嫌疑，是天重神靈之命也。歲盡拘校簿上，山海陸地，諸祀叢社，各上所得，不用不得失脫。舍宅諸守，察民所犯，歲上月簿，司農經一一二·一八上·一·一*祠官，當輒轉相付文辭。大陰法曹，計所承負，除算減年。算盡之後，召地陰神，並召土府，收取形骸，考其魂神。當具上簿書，相應不應，主者爲有姦私，罰謫隨考者輕重，各簿文非天所使，鬼神精物，不得病人。輒有因自相檢飭，自相發舉。有過高至死，上下謫作河梁山海，各隨法輕重，各如其事，勿有失脫。各有府縣郵亭主者長吏，察之如法，勿枉天剋鬼神精物。如是上下，合通行書，各如舊令。

衣履欲好誠第一百八十九

自古及今，各有分部，上下傍行，有所受取。輒如繩墨不失，何有不睹死生之訣。各且自慎，勿犯神靈，各如其職，慎勿忽忘命。可疏記，善者當

上，惡者當退。吉凶之會，各其所願。但可順從，不得逆意。心意不端，反怨神使，行自得之，何所怨仇。人有難化，知有不足，皆被其殃。枉行所不及，反自譽滿口。出人事殊無知慮，而見當前，不顧其後，合禍離愛，謗訕善人。以天亡上，地不在下，不知鬼神。有疏記之者，解人怨仇，多施酒脯，甘美自恣。當時爲可，後爲經一一二一九上

仙士，壽可長年。何爲棄世，殃流從生，胞中之子反言我同從父母生耳。是皆怨天咎地，言惡當別，不可雜廁，清濁分離，如君與奴使。故得行大道者生，不行爲土，古今相似。亦有善，亦有惡，世世相傳，未嘗止，多與少耳。天知多逆，故出此文重之耳。知戒之後，可無有疑，十百相應，何有脫時？

不忘誠長得福訣第一百九十

〔並〕鈔庚二三上·五·八 闕惟天地亦因始初，乃成精神，奉承自然，生成經一一二〇上·一·一* 所化，莫不得榮。因有部署，日月星辰，機衡司候，並使五星，各執其方，各行其事。雲雨布施，民憂司農事，元氣歸留，諸穀草木蚊行喘息蠕動，皆含元氣，飛鳥步獸，水中生亦然，使民得用奉祠及自食。但取作害者以自給，牛馬騾驢不任用者，以給天下。至地祇有餘，集共享食。勿殺任用者、少齒者，是天所行，神靈所仰也。〔並〕鈔庚二三上·一〇·一三 闕萬民愚，意殺傷，或懷妊胞中，當生反死，此爲絕命，以給人。口。當

死之時，皆恐懼，近知不見活。故天誠矜之憐愍，爲施防禁，犯者坐之。六畜尚去明愛，不忍中傷，人反不自惜，更爲賊虜。所取非一，妄行金刃，殺人不坐也。雖不即誅者，天積其過，殺敗不止，滅尸下流未生，是者亦不得逢吉。鬼神憎之，司候在前，何有脫時。故記善惡重之，即不犯耳。神人真人以此文示衆民，義不隱藏，使知不自怨，故隨俗作字分明。可知聖賢不犯，恐愚不息。師有前後，無忘其本，念本就新，戀慕如初，是生之道也。功有大小，所受不同。當爲發覺未知之訣，未知之意，不知其念，未知之言，未知經一一二二一上·一·一* 之志，兩分明，是天意也。生成之道，從此出矣。〔並〕鈔庚二三下·八·一六 闕取信於天，取信於地，取信於中和，取信於四時，取信於五行，是皆天所得報信也。不失銖分，知之不乎？是委氣無形自然之所服化也。故三台七星，輔正天威，日月照察是非，使有自然，然後無有中悔之

者。故復申救諸所部主，各令分明，受罰不怨，此之謂也。凶無得是非，他人還自直也。戒無小大，可法則也。不忘此言長得福，宜慎用行之，不失節也。以故言自殺試也。書當未用，帝王未信也。佞者在側，書不見理也。〔並〕鈔庚二四上·三·一三 國灾害并生，民何所止？太平之書三甲子乃復見理，不如十諫令知耳。且念活求知，賢聖有知可及矣。聖人當升賢，隨後求生，不惡復次之。神仙之錄在北極，相連崑崙，崑崙之墟有真人，上下有常。真人主有錄籍之人，姓名相次。高明得高，中得中，下得下，殊無搏頰乞丐者。先生為師，尊之為君，稱之為父。故師君父不可不明，臣不可不忠，弟子不可不順。敬從其上，轉上及。故天不忘先生之恩，地不忘先生之養，人不忘先生之施，故有忠孝經一二二二上·一·一* 信，思生不惡以自近以自明，天明下照黃泉之下，土明照上天間，中和之明上下合同。故三明相得乃合和。〔並〕鈔庚二四下·一·一六 國天以三明

名日月星，下照中和及地下，無有懈怠。無德之國，陰氣蔽日，令使無光。人民恐懼，穀少滋息，水旱無常，民復流客。有穀之鄉。天實憐之，令至活鄉處，有明君國得昌，流客還耕農休廢之地，諸穀得下，生之成熟，民復得糧。更奉先祖，鬼神得安。中有聖智，求索神仙，簿書錄籍，姓名有焉。當復上為天之吏，案行民間，調和風雨，使得安政，以此書示後生焉。故當作善，有益於天。自是之後，可戒子孫，延年之期，可不及焉。書雖復重，天大愛人，欲使得竟其年，丁寧反覆，屬於神。善輒疏上，惡亡其名。無違此書，思善心凶念，常不廢意，當索生志常念成。所以然者，以人志所當及也，努力精之，各隨其願，天亦不彊不欲也。地下傍行，四方亦然。無極之天，無極之地，無極之境亦然；無極之明，無極之光亦然。然小竟是天之大分也，欲理念天上之事，天上理念中和，中和安之。欲念求貴，貴經一二二二三上·一·一* 神榮之。欲念求富，富神富

之。苦樂之間，常思之，詳慎所言。天道億萬，在人所為，不奪人願也。生養之道審可觀，死亡之道，鬼所患也。凶神不安，輒受之難為文也。〔並〕鈔庚二五上·三·三 國天上有文，求生根也。人所願，故挺此文，使可思也。有過自悔，案此文也。不者亦已，無妄言也。神靈在汝前後，無解時也。凶

右〔並〕鈔庚二〇下·二·一 國天上昌興國降逆明先師賢聖道天地喜神出助人治令人壽四夷却凶

- ① 鈔無「之」字。
- ② 鈔無「也」字。
- ③ 鈔無「念」下十字。
- ④ 鈔無「敢」字。
- ⑤ 鈔無「昏」下三十四字。
- ⑥ 鈔作「照」，「昭」下鈔無「然聞」二字。
- ⑦ 鈔無「不見之物」四字。
- ⑧ 鈔無「有」字。
- ⑨ 鈔無「侍」字。
- ⑩ 鈔無「有」字。
- ⑪ 鈔無「各」下八字。
- ⑫ 鈔無「乃」字。
- ⑬ 鈔作「皇靈」。

- 14 「天」原作「無」，疑誤，今依鈔改。按「天與无形似」，初譌作「无」，再轉誤作「無」。
- 15 鈔無「中和」二字。
- 16 「直」鈔誤作「宣」。
- 17 鈔無「既」字。
- 18 鈔無「觸」下六字。
- 19 鈔無「無續」二字。
- 20 鈔無「豈」下二十四字。
- 21 鈔無「亦」下二十一字。
- 22 鈔無「善」字。
- 23 「爲」下鈔有「安可逃也」四字。
- 24 「相傳」鈔作「轉相」。
- 25 鈔無「有」字。
- 26 鈔無「各」字。
- 27 鈔無「祿」下四字。
- 28 「俗」鈔作「世」。
- 29 「謂」鈔作「爲」。
- 30 鈔無「乃」下十三字。
- 31 「佑」鈔作「祐」，「佑」同「祐」。
- 32 「應」下鈔有「者」字。
- 33 鈔無「自」字。
- 34 鈔無「舉」字。
- 35 「應」下鈔有「者」字。
- 36 鈔無「自」字，「自」下原無「相」字，疑有脫文，今依鈔補。
- 37 鈔無「山」下十二字。
- 38 「戶」鈔譌「尸」。
- 39 鈔無「亦」字。
- 40 「正卒」二字鈔作「民本」。
- 41 鈔無「之」字。
- 42 鈔無「敬」字。

- 43 「恩」鈔作「惠」。
- 44 「德」鈔作「理」。
- 45 「益」鈔誤作「意」。
- 46 「與」鈔作「以」。
- 47 「有其」二字鈔作「自有」。
- 48 「勿」鈔作「莫」。
- 49 「四時奉順」鈔作「奉順四時」。
- 50 「食」上鈔有「夫」字。
- 51 「佑」鈔作「祐」。
- 52 「過」下八字鈔作「爲惡者天之所賊」。
- 53 鈔無「故」字。
- 54 「精」鈔作「惡」。
- 55 鈔無「物」下三字。
- 56 鈔無「人」字。
- 57 「外流」鈔作「流布」。
- 58 「肢」鈔作「支」，「肢」通「支」。
- 59 「尸」鈔譌「戶」。
- 60 鈔無「五」下二十六字。
- 61 「養」原作「壽」，疑誤，今依鈔改。
- 62 鈔無「故」字。
- 63 「告」下鈔有「之」字。
- 64 「度」下「鈔有「人不可輕犯禁忌」七字。
- 65 鈔無「何」下七字，但有「古之所得道太平但」八字。
- 66 「奉承」鈔作「承奉」。
- 67 鈔無「隨順」二字，但有「不犯禁忌即太平臣民矣」十字。
- 68 鈔無「和」字，但有「有」字。
- 69 「進」下鈔有「即得祿矣」四字。
- 70 「治」鈔作「理」。
- 71 鈔無「秩除高下」四字。
- 72 鈔無「有」字。

- 73 鈔無「皆同一」三字，但有「天」字。
- 74 「奔」鈔作「犇」，「犇」，古「奔」字。
- 75 鈔無「以」下十七字。
- 76 「所」鈔作「勘」。
- 77 「問」原作「問」，疑譌，今依鈔改。
- 78 鈔無「生」字。
- 79 「復使」鈔作「得以」。
- 80 「解」鈔作「懈」。
- 81 「之」鈔作「所」。
- 82 鈔無「是」下六字。
- 83 「自」鈔作「其」。
- 84 「與」鈔作「以」。
- 85 「佑助」鈔作「所護」。
- 86 「恩」鈔誤作「忘」。
- 87 鈔無「布行邪」三字。
- 88 「吏」神鬼品經作「更」。
- 89 「錄」鈔作「祿」。
- 90 「可不」鈔倒作「不可」。
- 91 鈔之校文止於「恩」字。
- 92 「國」鈔作「君」，「君」下鈔有「令知天之愛人而人反不愛乎」十二字。
- 93 鈔無「能」字。
- 94 鈔無「其」字。
- 95 「人」鈔誤作「久」。
- 96 「者」鈔作「及」。
- 97 「於」原作「施」，疑誤，今依鈔改。
- 98 鈔無「常言」二字。
- 99 鈔無「無」字。
- 100 「天」下鈔有「之」字。
- 101 鈔無「但」下八字。

●鈔無「爲」字。

●鈔無「有是」二字，但有「者」字。

●鈔無「樂生」至「其神怒之」一段，但有「禱祭之神益怒」六字。

●「奉承」鈔作「承奉」。

●「成」鈔誤作「化」。

●鈔脫「辰」字。

●「執」鈔誤作「報」。

●鈔脫「穀」字。

●「喘」鈔作「端」。

●「步」鈔作「走」。

●鈔無「愚」下七字，但有「不往用者聽禽獸食之，今之惡民殺不當」十六字。

●「此爲絕命」鈔作「絕其命」。

●「人」鈔作「其」。

●「死」鈔作「殺」。

●鈔無「近」下五字。

●「矜」鈔作「念」。

●「者」鈔作「之」。

●鈔無「去明」二字。

●「賊」鈔作「逆」。

●鈔無「妄」下九字。

●「天」鈔作「將」。

●「尸」鈔誤作「戶」。

●鈔無「是」字。

●「憎」鈔誤作「惜」。

●「重之」鈔作「之重」。

●鈔無「即」下六字。

●「示」鈔誤作「亦」。

●「不」鈔誤作「恐」。

●鈔無「使」下六字。

●鈔無「作」字，但有「文」字。

●「明」下鈔有「行之」二字。

●「取」上鈔有「故」字。

●「中」下原無「和」字，疑脫，今依鈔補。

●鈔無「取」下五字。

●鈔無「得」字。

●鈔無「不」字。

●「是」鈔作「乃」。

●鈔無「無形」二字。

●鈔無「所」字。

●鈔無「故」字。

●「使」下鈔有「各」字。

●鈔無「然」下八字，但有「之報」二字。

●鈔無「故」字。

●「各」原作「名」，疑譌，今依鈔改。

●鈔無「并」下八字。

●鈔無「乃」字。

●「隨後」二字鈔作「復」。

●「在」下鈔有「此」字。

●鈔無「有」字。

●鈔無「真人」二字。

●鈔無「有」字。

●鈔無「明」字。

●鈔無「殊」下七字。

●鈔無「轉」下三字。

●鈔無「明」下五字，但有「光」字。

●鈔無「使」字。

●「客」鈔作「離」。

●鈔無「之」字。

●鈔無「上」字。

●「示」鈔誤作「亦」。

●「是」鈔作「爾」。

●鈔無「雖」字。

●「其」鈔作「天」。

●鈔無「輒疏」二字，但有「者錄」二字。

●「惡」下鈔有「者」字。

●「亡」鈔訛作「忘」。

●「思」下鈔無「善」字，但有「著其」二字。

●鈔無「使」下四字。

●鈔無「不」下八字。

●「解」鈔作「懈」。

●鈔無「治」字。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十三庚部之十一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三

經一·一三·一上·二·四

樂怒吉凶訣第一百九十一

請問〔並〕鈔庚二五上·五·二圖太平氣

俱至，人民但當^①日相向而遊，具樂器以爲常，因以和調^②相化，上有益國家，使天氣和調^③，常^④喜國家壽，天下亦^⑤被其德教而無咎。其^⑥樂得與不得，以何爲明哉？和與不和，以何^⑦爲效乎？
□□者。故前後重問，不敢懈怠，恐天怒也。〔起〕善哉！子爲天問事，日益閑習，得天意。真人必益年壽無窮，天所祐也。諾，安坐，復爲諸弟子具更道其意，使其察察，令可知也。樂，小具小得其意者，以樂人；中具中得其意者，以樂治；上具上得其意者，以樂天地。得樂人法者，人爲其悅喜；得樂治法者，治爲其平安；得樂天地法者，

天地爲其和。天地和，則凡物爲之無病，羣神爲之常喜，無有怒時也。〔止〕

〔附〕鈔庚二五上·八·三

〔附〕得天地意者，天地爲和，人法之其悅喜。得天地人和悅，萬物無疾病，君臣爲之常喜。

〔並〕鈔庚二五上·一〇·一圖是正太平氣

至，具樂之悅喜也。是故樂而得大角上角之音者，青帝大喜，則仁道德出，凡物樂生，青帝出遊^⑧，肝氣爲其無病，肝神精^⑨出見^⑩東方之^⑪類。其惡者悉除去，善者悉前助化，青衣玉女經一·一三·二上·一·一*持奇方來賜人，是其明效也。
真^⑫人詳思此意。唯唯。故上角音得，則以化上也；中角音得，則以^⑬化中也；下角音^⑭得，則^⑮以化下也。而^⑯得之以化。南方徵之音，大小中悉和，則物^⑰悉樂長也。南方道德莫不悅喜，惡者除^⑱去，善者悉前。赤氣悉喜，赤神^⑲來遊，心爲其無病。心神出見，候迎赤衣玉女來，賜人奇方，是其大^⑳效也。故得黃氣宮音之和，亦宮音之^㉑善者亦^㉒悉來也，惡者悉消去。得商音之

和，亦^㉓商音善者悉來也，惡者悉消去。得羽音之和，羽音善者悉來也，惡者悉^㉔去。真人自^㉕詳思其要^㉖意，所致^㉗效本行也。所以不悉究竟^㉘，說五方者，謂其^㉙大深。上士見之，自得其意，以一承萬；中士^㉚得之，恐其大喜也；小人得之，或妄語也。故不悉露見，使凡人^㉛各自^㉜思惟^㉝其意，上士且自以一承萬，通知其意，亦^㉞不須爲其悉說也；中士亦且自^㉟緜緜幾知之，亦^㊱不須爲其悉說也；下士或得^㊲而^㊳反妄語^㊴，亦^㊵不須爲其悉說也。是故財^㊶成慮，小舉其綱，見其事，以示凡人，使各自^㊷思其意，則可上下通達而無過。真^㊸人知之邪？唯唯。故上經一·一三·三上·一·一*士治樂，以作無爲以度世；中士治樂，乃以和樂俗人以調治；下士治樂，裁^㊹以樂人以召食。此三人者各諭意，太平氣至，聽其所爲，從其具樂琴瑟，慎無禁之^㊺。則樂氣不出，治難平。難平則氣鬪訟而多刑。夫樂者致樂，刑者致刑，猶影響之驗，不失銖分也。凡樂者，所以止怒也；

凡怒者，所以止樂者^④也；此兩者相伐^⑦，是故樂則怒止，怒則樂止。是^④故怒者乃生刑罰，鬪之根也；喜樂者，乃道德之門也。故當從之，使生道德之根，勿止之也；止之，反且^④生刑禍之門也。此者，吉凶之所出，安危之所發也。故樂者，陽也；刑罰^⑤者，陰也。陰之與陽，乃更相反，陽興^①則陰衰^②，陰興則陽衰。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君盛則臣服，民易治^③；臣盛則君治^④侮亂。此天自然之法也。故當從其君樂也，以厭其民臣，止其數怒也。下古之人^⑤愚，不深知其意，反多斷絕之，故使陰氣盛，陽氣衰也^⑥。陰氣盛則多盜賊，罪人不絕。凡^⑦萬物不生也，多被陰害，大咎在此。樂^⑧氣興則陽氣盛，以斷此害。君氣盛則致延年益壽，^⑨則上老壽。夫緩與樂者，上屬經一·二·三·四上·一·一*天也；急與怒刑者下屬地。興行其上者，萬事理；興行其下者，萬事亂。真人戒之，此言可不深思乎？唯唯。子可謂深知之矣。傳之以示下古之人，使各思其意，慎無閉

絕也。〔並〕鈔庚二七上·七·一二回樂^⑩則五方道德悉出^⑪，怒則五方惡悉出也^⑫。樂則天地道德悉出也，怒則天地惡悉出也。故天地^⑬樂者，善應出也^⑭；天^⑮地不樂者，惡應出也。故五方樂而和者，五方善應出也；故五方不樂而怒^⑯者，五方惡應出也^⑰。此是非小事也，故言毋斷絕也。令凡人共惟思其意，俱一覺悉出之，然後悅樂氣至，急怒氣去也。善哉善哉！行，子已知之矣。

右天上分別樂與怒所生吉凶訣

- ① 鈔無「當」字。
- ② 「和調」鈔作「相和」。
- ③ 「和調」鈔作「調和」。
- ④ 鈔無「常」下五字。
- ⑤ 鈔無「亦」字。
- ⑥ 鈔無「其」下十一字。
- ⑦ 鈔無「何」字。
- ⑧ 鈔無「青帝出遊」四字。
- ⑨ 鈔無「精」字。
- ⑩ 鈔無「見」字。
- ⑪ 鈔無「之」下三字。
- ⑫ 鈔無「真」下十八字。

- ⑬ 「以」鈔誤作「水」。
- ⑭ 鈔脫「音」字。
- ⑮ 鈔無「則」字。
- ⑯ 鈔無「而」下五字。
- ⑰ 鈔無「物」字。
- ⑱ 「除」鈔誤作「降」。
- ⑲ 「神」鈔作「帝」。
- ⑳ 鈔無「大」字。
- ㉑ 鈔無「之」字。
- ㉒ 鈔無「亦」字。
- ㉓ 鈔無「亦」字。
- ㉔ 「悉」下鈔有「消」字。
- ㉕ 鈔無「自」字。
- ㉖ 鈔無「其要」二字，但有「此」字。
- ㉗ 鈔無「述」下四字，但有「太平」二字。
- ㉘ 鈔無「究竟」二字。
- ㉙ 鈔無「其」字。
- ㉚ 鈔脫「中土」二字。
- ㉛ 鈔無「凡人」二字。
- ㉜ 鈔無「自」字。
- ㉝ 鈔無「惟」字。
- ㉞ 鈔無「亦」下八字。
- ㉟ 鈔無「自」字。
- ㊱ 鈔無「亦」下八字。
- ㊲ 「或得」鈔作「得之」。
- ㊳ 鈔無「而」字。
- ㊴ 「語」下鈔有「也」字。
- ㊵ 鈔無「亦」下八字。
- ㊶ 「財」鈔作「纒」，「財」通「纒」。
- ㊷ 鈔無「各自」二字。

④③ 鈔無「真」下七字。

④④ 「裁」鈔作「纒」，「裁」通「纒」。

④⑤ 鈔無「之」字，但有「禁」字。

④⑥ 鈔無「者」字。

④⑦ 「伐」鈔作「代」。

④⑧ 鈔無「是」字。

④⑨ 鈔無「且」字。

④⑩ 鈔無「罰」字。

④⑪ 「興」鈔誤作「衰」。

④⑫ 「衰」鈔誤作「興」。

④⑬ 「治」鈔作「理」。

④⑭ 「治」鈔作「理」。

④⑮ 「人」下鈔又有「人」字。

④⑯ 鈔無「也」字。

④⑰ 鈔無「凡」字。

④⑱ 鈔無「樂」下十一字。

④⑲ 「樂」上鈔有「君」字。

④⑳ 「悉出」鈔倒作「出悉」。

④㉑ 鈔無「也」下十八字。

④㉒ 鈔無「天地」二字，但有「大」字。

④㉓ 鈔無「也」字。

④㉔ 鈔無「天」下二十五字。

④㉕ 鈔無「而怒」二字。

④㉖ 鈔無「五方」二字。

④㉗ 「出」下鈔無「也」字，但有「自然之理可深戒哉」八字。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十四

庚部之十二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四

經一一四·一上·二·四

某訣第一百九十二^①

(前文原缺)

行有疾苦，心中惻然，叩頭醫前，補寫孝言。承事恭敬，以家所有，貢進上之。敬稱其人，醫工見是，心敬其人。盡意為求真藥新好，分部谷令可知，迎醫解除。當垂涕而言，謝過於天，自搏求哀，叩頭於地，不避瓦石泥塗之中。輒得令父母平安，教兒婦常在親前，作肥甘脆，恣口所食。父母商家，所有不致，苦其子孫，令盡家所有，殊私心孝於前。親屬比鄰，見其孝善，知無所_有，更往給餉，為其呼迎醫工蒙薦席，相與日夜數勞。知其安危問養，視其復聞小善言，心為之喜歡，是孝之所致也。天見其孝心，令得愈，更如平素，心中迺喜欣。復身得能食穀者，齋戒

市賣，進所有上於天，還謝先人，諸所得崇，輒卒香潔，不敢負言，是孝子所宜行也。俗聞知是善，而不能行之，能行之者，性出自然。天稟其命，令使孝善，子孫相傳。治生有進，不行侵人，有益於親，賓婚比鄰，孝者還經一一四·二上·一·一*報，不忘其恩，是之善者也。父母之年，不可豫知。為作儲待，減省小費，歲歲有餘，藏不見之處，勿使長吏及小吏聞知。因緣徵發，盡人財產，為孝心未盡，更無所有。父母年盡，無以餉送，復為不竟孝子意。行孝之人，思成其功，功著名太上，聞帝廷，州郡所舉，一朝被榮，是非孝所致耶？子孫承之，可竟無極之世。此念恩不忘，為天所善，天遣善神常隨護，是孝所致也。其家一人當得長生度世，後生敬之，可無禍患，各以壽終，無中天者，是不善邪？善之中所致，何所不成，何所不就，何所不得，何所不通乎？努力行之，勿以為懈倦也。是善人之福也。孝善之人，人亦不侵之也；侵孝善人，天為治之。劇於目前，是為可知。欲

知善之爲善也，知孝之爲孝也，苦不能相效也。是出自自然。天與善籍，善孝自相得傳，相勝舉，亦何有極心。善孝之人，人自從崇之，亦不犯剋人。流聞八遠，州郡縣長吏有空缺相補。豫知善孝之家，縣中薦舉，長吏以人情欲聞其孝善，遣吏勞來。又有用心者，以身往來候之，知聞行意薦經一一四·三上·一。歲歲被榮，高德佩帶，子孫相承，名爲傳孝之家，無惡人也。不但自孝於家，並及內外。爲吏皆孝於君，益其忠誠，常在高職，孝於朝廷。郡縣出奇僞之物，自以家財市之，取善不煩於民，無所役。郡縣皆慈孝，五穀爲豐熟，無中天之民。天爲其調和風雨，使時節。是天上孝善之人，使不逢災害，人民師化，皆食養有順之心，天不逆意也。是善尤善，孝忠尤孝，遂成之。使天下不孝之人相效，爲設孝意。有大命赦天下，諸所不當犯者盡除，並與孝悌力田之子，賜其綵帛酒肉，長吏致敬，明其孝行，使人見之。傍人見之，是有心者可進愛，有善意相愛，此皆天

下恩分，使民順從。此本善致善，本孝致孝，本不孝其末不孝，本惡其末惡。善者其願皆令其壽，白首乃終。上至百二十，下百餘歲，善孝所致，非但空言而語也。不但天愛之也，四時五行、日月星辰皆善之，更照之，使不逢邪也。其善乃如是，可不重邪？天生人民，少能善孝者，身爲之獨壽考。復得尊官，皆行孝所致。不但祐言，故出此書，以示生民。其經一一四·四上·一。欲法則者，天復令壽可傳，子孫相保。書出必當行孝，度世孝者，其次復望官爵。天下之事，孝爲上第一，人所不及。積功累行，前後相承，無有所失。名復生之人，得承父母之恩，復見孝順之文。天定其錄籍，使在不死之中，是孝之家也。亦復得增度，上天行天上之事，復書忠孝諸所敬，爲天領職，榮寵日見。天上名之爲孝善神人，皆爲神所敬。有求美之食先上，遺其孝行，如是無有雙人。其壽無極，精光日增。上見無極之天，下見無極之地，傍行見無極之境。復知未然之事，諸神皆隨

其教令，不逆其意，共薦舉白。太上之君見其孝行無輩，著其親近內外，神益敬重之。故言天所愛者，諸神敬之；天所憎者，諸神危之。是爲可知，餘者各自用意，自擇其便，從其所宜。書辭小息，且念其後，得善復出，不令遺脫。

九君太上親訣第一百九十三

惟太上之君有法度，開明洞照，可知無所不通，豫知未然之事。神靈未言，豫知所指，神見豫知，不敢欺枉，了然何所。復道太上之言，何經一一四·五上。有不動乎？人同敬畏，心不悉行。是且得知不照其意。所以然者，太上皆神，所生所化，當生當活，皆可知神錄相次，道其尊卑，何有不從者乎？九皇之上則九君。九君者，則太上之親也。各有所行，恩貸布施，諸神從者，諸神敬其所爲，靡有不就者也。小神食不能知九皇之意，何言俗間之人乎？心聖耳聰，財可觀其文章祿策。當直錄籍文辭，自生精光。皆以金爲簡，銀成其文章。此簿在天君內，中極有副。其餘曹文書辭，皆以奏簡，自生

文章，精神隨字，名之光明。每有語言，輒照有所知，不逆所言。神人真人得天君辭，便具言，神人上下，皆知民間。天君知神所言，不失文墨規矩之中。自然之道，何所不知，何所不化，動錯自無所私。飲食天厨，衣服精華，欲復何求，是太上之君所行也。大神小神，自有所行，皆相畏敬，不敢有私。恣意見所從求，動搖有心之心，知其所為可成，以不惑迷其意，使其人各隨至意。言汝皆受於仙籙，壽得無極。金銀紫文之綬，封侯食邑，復賜綵帛金銀珠玉，心想所得。是非經一一四·六上·一。

一*神仙道，知人堅與不？或賜與美人玉女之象，為其作色便利之，志意不傾。復令大小之象，見其形變，意相隨念其後生，此為不成之道。或作深山大谷中，多禽獸虎狼之處，深水使化人心。或有蟲毒之物，使其人殺之。或恐不敢上高山，入大谷深水之中，亦道不成。是象戒人，是在不上之中，殊能堅心專意。見迷惑，不轉志堅，隨其入出上下，深山大谷之中。水深大，心不

恐懼。見其好色，志不貪慕，家人大小之象，更相拘留。不隨其人言，但得生道。進見太上，盡忠孝之心，無所顧於下，是為可成。戒大眾，多取其要文。天亦信善人，使神仙度之也。其人自善，天何從欺之。所以有欺者，其人狐疑，彊索神仙無益之用，無功而求安，何從不見欺邪？是天重生，愛其情，尤志堅，念生要三明。三明者，心也，主正明堂，通日月之光，名三明成道。心志自不顧，亦有錄策，不可彊求。白日昇天之人，自有其真。性自善，心自有明。動搖戒意不傾邪，財利之屬不視顧，衣服羸粗，衣纔蔽形，是昇天之人行也。天善其善經一一四·七上·一*也，乃令善神隨護，使不中邪。天神愛之，遂成其功。是身行所致，其人自不貪世俗大營財物。天知其至意，按次簿名真，自有善星。其生日時，自不為惡。天復善之，貪化以助天君治理。天上文辭使通徹，行無私隱。見行有歲數，上竟榮簿有生名，可太上之意，能說其功行，助其不及，是亦神當所擁

護也。天信孝有善誠，行無玷缺。故使白日輒有承迎，前後昭昭，眾民所見，是成其功，使人見善。白日之人，百萬之人，未有一人得者也。能得之者，天大神所保信也。餘者不得比。尸解之人，百萬之人乃出一人耳。功有大小，更相薦舉，其人當使天愛重之。內為得太上腹心，薦舉其為有信效，各成其功名，是不善邪？天君出教之日，神不枉其言。是天君得善信效，深知未然，不可有毛髮之欺。皆令壽命盡少，盡小解於後，復念語未卒意者，復念道之。

不孝不可久生誠第一百九十四

惟古今世間，皆多不副人意。苟欲自可，不忠任事。所言所道，樂無奇異，見人為善，含笑而經一一四·八上·一。一*言，何益於事？輕言易口，父子相欺。當日無聲，背去隨後，而言或善或惡，不可法則，無益世間。世間但為塵垢，言談自動，無應善書者。心言我善，行不相副，無有循穀，語言浮沈，不可信驗。名為不慎之人，何可久前，不

可與善心有志之人等乎！求生難死之人，不欲見是惡人，而不自知，以爲我健，少能相勝者。反晨夜候取無義之財，而不攻苦得之，以爲可久在中和之中，與人語言也，傍人見之，非尤其言。神靈聞知，亦占其所爲動作，其心知其惡，不能久善，還語天神。言中和有輕口易語之人，不能久善，須臾之間，惡言復見，無有信效。但佞僞相責，何益於人。令食諸穀，衣繒布，隨冬夏易衣服，食欲快口，衣欲快身。市有利入，不肯求之，而可養老親，明旦下床，未知所之。銜賣所有，更爲主賓，酒家箕踞，調戲談笑，歌舞作聲，自以爲健，交頭耳語，講說是非，財物各盡，更無以自給；相結爲非，遂爲惡人，不可拘絆，自棄惡中，何有善半日之間邪？無益家用，愁毒父母，兄弟婦兒，輒當憂之，無有解已。攻經一四·九上·一·一*取劫盜，既無休止，自以長年，復見白首。不知天遣候神，居其左右，入其身內，促其所爲。令使凶，當斷其年，不可令久。其揚聲爲惡，不欲止。上至縣官，

捕得正法，不得久生。與死爲比，安得復生？或爲鬼神所害。父母念之，常見其獨淚孤相守，無有輔佐之者。老更棄捐，飲食大惡，希得肥美，衣履空穿，無有補者。是惡之極，歲月年長，空虛日久，面目醜惡，不象人色。如是爲子，乃使父母老無所依，親屬不肯有之。此惡人之行滅乃上，親屬患之，名爲蔽。子死不見葬，無有衣木，便見埋矣。狐狸所食，骨棄曠野，何時當復見汝衣食時乎？是爲可知善惡之行，人自致之，何所怨咎乎？天下之人何其甚愚，不計其死生之間殊絕矣。生爲有生氣，見天地日月星宿之明，亡死者當復知有天明時乎？窈冥之中，何有明時。愚人不深計，使子孫得咎，禍不可救，殃流後生，是誰之過乎？人不化，自致亡失年，不當善仙士之行邪？動作言談，輒有綱紀，有益父母，使得十肥，衣或復好，面目生光。是子孝行，力非惡人，亦經一一四·一〇上·一·一*獨不當報父母哺乳之恩邪？爲子不孝，汝生子當孝邪？汝善得善，惡得

惡，如鏡之照人，爲不知汝之情邪？故有善惡之文，同其文墨，壽與不壽，相去何若？生人久視有歲數，命盡乃終，後爲鬼，尚不見治問。惡人早死，地下掠治，責其所不當爲。苦其苦處，不見樂時。是爲鬼，何以獨不有赦時。是惡之極，爲鬼復惡，何所依止。家無食者，乞丐爲事，逐逋亡之氣，自不可久，地下亦欲得善鬼不用惡也。如是宜各念善，不失其度，纔可矣。不者，亦欲何望乎？人當同其計策，與生同願，天不善之邪？而反爲惡乎？惡行之人，不可久視天地日月星辰，故藏之地下，不得善鬼同其樂，得分別也。文書前後復重者，誠憎是惡人，不可久生耳。性善之人，天所祐也。子孫生輒以善，日下無禁忌，復直月建，日月星光明之時，用是生者，何憂不壽乎？是爲善行所致也。善惡分別念中，可行者自從便安，天不逆人所爲也。念之復念之，思之復思之，可前可卻，自不貪生者，無可奈何也。書辭可知，分明疑之。自令苦極，念生經一一四·一一上·一·一*勿

懈，致慎所言。辭復小止，使念其後。有不滿意，乃復議之。

見誠不觸惡訣第一百九十五

惟夫聖德之人，各有所言，各有所語。各分別其能，各自第其功，各成其宜，使有可信，而重天言。使天愛人，而有盛功，得天之腹心，是聖德之願也。夫人皆欲承天，欲得其意，無有怨言。故令各從其志，勿有非言而自可，是為富得人情，使報信同其知慮，而從所宜。人居世間，大不容易，動輒當承所言，皆不失其規中，而不自責，反怨言人言，是為不平行之。各有怨辭，使天忿怒而不愛人，言壽命無常。故天下有聖心大和之人，使語其意，令知過之所由從來，各令自改。乃為人壽從中出，不在他人。故言司命，近在胸中，不離人遠，司人是非，有過輒退，何有失時，輒減人年命。為知不相善之人，欲聞其戒，使得安靜，過失之間，使思其意，令其受罰亡年，不令有恨。天大寬柔忍人，不一朝而得刑罰也。積過累之甚多，乃下主者之曹，收取其人

魂神，考問所為，不與天經一四·一二上。

一·一* 文相應，復為欺，欺後首過，罪不可貸。是故復勅下曉喻，為說行惡，災變所致，使自改耳；不用其言，亦安可久久在民間為人乎？故分別善惡，各使不怨耳。天為設禁，使不犯耳。而故犯之，戒命於天神，可以久與人等也。作行如此，為使人不死之道乎？中為天無所知邪？俗人之行，不可採取乃如是，安可久置中和之中，使食可食之乎？而反善神所護，年盡乃止。無中天人時，是善之證也。為善日久，何憂不盡年壽乎？是為可知人自不能力為善，而自害之。是惡之人何獨劇，自以為可久與同命。不意天神促之，使下入土；入土之後，何時復生出乎？地下復相引浸，益亡尸，是復不得天福之人，可復計邪？行且各為身計，勿益後生之患，是為中善之人。不者，欲為惡人也，天所不祐，地不欲載，致當慎之，勿有愆負，財得稱人耳。可為父母子孫，得續行恩有施，可復得增年，精華潤澤，氣力康彊，是行善所致，

惡自衰落，亦何所疑。從今以來，當詳消息，善惡分別，念中何行者，自從便安，天不逆人所為也。經一四·一三上·一

一·一* 念之復念，不順作逆，而求久生。是行當可久見於天神，日月星辰，安肯久照？為天神所祐，而爭欲危之，是誰過乎？不當是善行孝順之人邪？輒有祿位，食於司農，久復子民，使上下相事，是民之尊者也。是善所致，惡自不全身，相去幾何乎？視其試書，不用其言，自快可意而行，是為人非乎？有惡不能自化，有孝善，有忠誠信之心，而望天報；有病求愈，作惡過多，無解時，為可久貸與不。故作此文，欲使俗夫之人，各不怨其得罰耳。念生求活之人，自不為惡行而亡其年也。得書見誠，使知避禁，不觸惡耳。如是能自改為善，可得久見天地日月星辰，與人比等，是不善邪？而反不惜其命，以為死可得復生。如人知不自知為惡，自以為可也。談語欲與人比等，衣食與部人同，是為可久不乎？畏死之人，不敢犯此誠文，是亦祿策所致。其人相

薄少可，宜直命當直之，何所顧乎？行，各自慎努力，念所行安危之事，書誠亦自可知也。天書文欲使人爲善，不欲聞其惡也。故自命簿不全耳，無可大怪也。詳復經一四·一四上·一·一* 思之，勿懈也。天有生籍，亦可貪也。地有死籍，亦甚可惡也。生死之間，不可比也，爲知不乎？知惡當慎自責，不可須臾有亡其年壽，甚可惜也。與人語言發聲，爲善行得人心意。是天善之，無出惡言，而自遺咎。同出口氣，正等擇言出之。無一小不善之辭，可得延命。殊能思行天上之事，得天神要言，用其誠，動作使可思，可易命籍，轉在長壽之曹。宜復各修身正行，無忘天之所施。宜置心念，報施大恩，乃爲易行改志。天復追念，使不逢惡，可信天書言，可得生治不用。書言自不全，擇其可行乃行之，不彊所爲。各且念身善惡，天稟其性，勿有所嫌疑也。宜不欺善，而惡人得福也。是言者明白，何有所疑乎？神仙之人，皆不爲惡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證也。書所言

約，勅前後道人之所願，爲道善惡，使思之耳。不用，而自己勿自怨。自怨者，但當知怨身少知而窮老乃極，自咎之耳。餘者自從其意，如欲貪生，不當有惡。故使自思，知其苦樂，樂獨何人，苦亦何人，亦宜自念，勿有怨辭，勿妄輕言出氣。令可思經一四·一五上·一·一* 思生爲善，故丁寧相語者。令語言可知，不失天規矩。行成自然之道，何所不成，何所不化，人皆迎之，是天自然之恩非邪？念下愚之人，不念受天大分，得爲人，自以當常得久也。亦不意有巫靈之神者，當止勿犯非也。書辭非一，念之復出。文辭有副，故置重誠。顧其不及用書，念生爲善，爲有活望。復有惡言不順者，被疏記不息也。慎之且止，止復有所思，思後不足，不滿意者復申理。

不可不祠訣第一百九十六

惟世俗之人，各不順孝，反叛爲逆，競行爲不忠無信之行，而反無報施之義，自以成人，久在地上也。所說所道，未曾有小善，有惡之辭，而反常懷

無恩貸之施，自盜可意而行，不念語後有患苦哉？此子不是在世間，無宜少信，彊愚自以得人心意。其念出言，不可採取，難以爲師法，無所畏忌，而功犯非歷邪，自以可意，不計其命，不見久全。動作出入，不報其親，不復朝夕，夷狄相遇。此獨何人，從所出生，略少其輩，飲食不用，道理未曾了雪。當亦無知經一四·一六上·一·一* 之人比六畜，生死無期。口亦欲得美，衣欲得好，天當久活汝不！汝行不可承用，亡亦其行當可用不！使天忿怒，無有喜時，當愛汝命，令汝不死乎！所爲皆觸犯不當，如故爲之，是爲自索，不欲見天地日月星宿人民生口之屬耳。

天有誠書，具有道善惡之事，不信其言，何從乎？欲得見久視息乎？中爲不如六畜飛鳥走獸有知邪？是愚之劇，何可依玄。但作輕薄，銜賣盡財，狂行首罰，無復道理，從歲至歲，不憂家事，遊放行戲，殊不知止。思不出中，自不可久。此人亦因父母得生，其行反少義，不見盡忠孝，有順無逆之

意。是天當置汝，使眼息不死也。死中有餘過，並及未生之子。念其作禍之人，雖以身行惡，而亡其年，使未生不見有算。活望作鬼，復死不足塞責，是惡所致非乎？何得自在而見活乎？昨使當出生者，怨是非過邪？何爲妄言而久朗乎？天下之人，何不自責，而使過少，積過何益於人身乎？但有不全人命耳！不當思之邪？何爲自益禍乎？是爲可知經一四·一七上·一·一*也。人居世間，作孝善而得壽，子孫相續，復見尊官重祿，是不作善爲孝所致邪？自無善而不顧後有患，此爲大逆惡人，更爲無等比不休息乎？父母生汝時，欲聞其善，寧欲聞惡聲，聞老親耳邪？兄弟相憎，未曾有樂時，各自責過負，而反自用不爲善，是爲不可久行。無益於天，無益於地，無益於人，無益於四時五行日月星之明。其人甚惡，欲何希望，不當仰視邪？以爲天不遣凶神，司汝爲非乎？不當自怪，所求所爲，既無可恃，但日有衰病死不絕邪？天亦何樂殺汝乎？衆曰，汝無有

逋須臾之間，故殺之。或使遭縣官，財產單盡，復續怨禍，汝行之所致不乎？何怨於天而呼怨乎？俗人乃如是，欲復犯天，自理何益乎？久逋不祠祀，神官所負，不肯中謝，所解所負解之。常以春三月，得除日解之。三解可使文書省減，神官亦不樂重責人也。迫有文書，上下相推，何從民人之言，貧困便止，不竟所爲乎？生時皆食有形之物，死當食其氣而反不食。先人自言，生子但爲死亡之後，既得食氣與比等，而反不經一四·一八上·一·一*相食，生子如此，安得汝久有子孫相視乎？亦當亡其命，與先去等，饑餓當何得，自在天官重孝順，當祠明白，何可所疑。死後三年，未葬之日，當奉禱賽，不可言地上有未葬者而不祠也。不食益過咎，子孫無傷時也。是爲可知當祠，常苦富時奢侈，死牛羊猪豕六畜，祠官浸疏，後當見責，不顧有貧窮也。財產不可卒得，行復無狀，財不肯歸，便久不祠，爲責安可卒解乎？宜當數謝逋負之過，後可有善，子孫必復長命。是天

喜首過，其家貧者，能食穀知味，悉相呼，叩頭自搏仰謝天。天原其貧苦，祠官假之，令小有可用祠，乃責是爲天所假，頗有自足之財，當奉不疑也。不奉，復見先人對會，祠官責之不祠意，使鬼將護歸家，病生人不止。先人復拘閉祠，卜問不得，得當用日爲之。天聽假期至，不爲不中。謝天下地，取召形骸入土，魂神於天獄考，更相推排，死亡相次。是過太重，故下其文，使知受天誅罰不怨，可轉相告語，可令不犯先。古已有書，犯者不絕。以棺未藏者，不可不祠也。今故延出文，因有經一四·一九上·一·一*心之人，書解其意。勿疑書言，尚可得生籍。疑不行，死日有期。自消息，勿復怨天咎地也。行，書小息念。其後思惟文言，知當復所行，復道之。

天報信成神訣第一百九十七

惟有進善求生之人，思樂報稱天意，令壽自前。目見天上可行之事，曰②亦奉行天之所化成，使見久生之文，變化形容，成其精神，光景日增，無

有解時。是有心志善，不忘天恩。報施之士，何時有怨，解息須臾之間，心自剋責，幸得爲人依迎。天得成就，復知天禁，使其遠害趨善，不逆神靈。見善從之，未曾不自責，時悔過從正。思念其意，常不敢自安自疑。念之爲善，曉天知意，具足可知，亦無所疑。自責悔過，積有日數，既蒙福祐，承奉天化，使不見危。自知受天報施，何可有忘須臾之間息，恐神靈非尤所言。故懷悵然，未曾自息。貪進所言，欲承天意，恐有失脫。故復洗心易行，感動於上，欲見昇進，貪慕其生。實畏短命之期，恐久不見於天地，竭力盡忠，思其誠心。數聞神言，不經一四二〇上：一。

省原，數見假貸，心知不以時報大恩。唯大神使見覆哀，久見常在生氣之中，久活前年之壽，不敢忘大施之分。恩貸畢足，不敢解忘須臾之間而背恩也。唯大神成之，使見天神，與其語言，思聞復戒。重天所言，唯蒙有報，乃敢自信。大神報有善心人言，天君常愛是心善之人，於天有用輒進。自今有舉聽勿疑，必當如前所言，是自天君所敢前也。歲月垂至，努力信天所言。天亦信有心善之人，自不在俗間也。簿文內記，在白日昇天之中，義不相欺。天君欲得進善，有心不違言，是其人也。諸大神自遙見其行，雖家無之日，前以有言，宜勿憂之。常念與天上諸神相對，經一四二二上：一。是善所致也，宜勿懈倦也。有心善之人言，生本無昇進人，期心報大神，求進貪生，欲竭所知，何敢望白日昇乎？舉選當得其人，生不敢當之。恐見爲大神所非，蒙恩自僥倖得寵，爲得恩分畢足，但惜未及重報施，唯大恩假忍蘇息之。

聞大神言，前比白生意，進之天君，輒言有心善意，是其他人也。天君自欲親近之，不使有疑也。恩施不在大神也，何須道報乎？宜復明所知，必爲有報信，心謝懇惻而已。必使諸神相護，不令邪神干之也。致重慎所言，以善爲談首，書意有信相與，要不負有心善進之人言也。天自日夜，使神將護之，餘無所疑。相命沮觸之書，必先人承負自辭，勿用爲憂。有心志善之人，言本性單微，久在俗中，恐不能自出俗世之間，慕大神之恩寵遇，使見溫誠自知。唯大神白天君，纔使在不死之伍中，爲何敢望白日乎？大神言：天君信有心進善之人，教無有二諾，無所狐疑，是自天君意也。雖念家不足，飢寒並至，自有天厨，但仰成事，神自師化其子，無以爲念也。生主受分之後，經一四二二上：一。何時忘大神所言乎？憂不成耳。不敢失大神枕席，常在心隔，不敢解也。大神言辭乃如是。天君知者，善自得善，有心自得天君心意。前白事見天君，天君勅大神言：前日已

白此人，當升之日，勿令失期。竟有符在心前徹視，神自語爲信，變化以有日期，但日夜念之勿懈也。生言：受勅之後，何敢懈邪？唯蒙成不？大神言：須書有符，自相見也，不憂不得天壽也，不但大神邪！諸神皆言善，是有心之人，諸神憂之，但仰成辯而已。生言：是大重，如使如願，必親心恭而已。大神言：是亦其人願所當承心而言，天君重其家，使無入大過，承負輒解之。勿信神象卜工之言，是卜不能有所增減。欲度活人者，要在正神。雖有小神之疏，上自解之，亦勿狂爲不當所行也。是自有心有道之人所知也。且各爲身計，信天言，天自不欺有心進善之人也。雖知惠常念，無有忘時。聞邪神自下，無有心志之人持身不謹，復念非常，故邪下之。使不安或惡，會無成功。此書亦不信惡人，惡人亦不信此書。會有效用有報，得經一四·二三上·一·一*報信之後，乃爲可知也。今當有信，知進善之人書，神自欲見報信。得用不信，無有心進善之人欲所

得也。行，書辭已可知，見信有驗，亦自不久。何以明之？其人自樂生者，天使樂之，是天報信。其人必化成神，必以白日。不疑日自輕，食日少。爲信精光。日益親近其人。是信也，明之明也。且勿有疑生言，見誠受勅，請如所言，思惟念之，不敢懈有忘也。雖生素不知，會見之後，益親無異。大神言：善，善亦當惠成名，宜卒竟其功，是神常誠也。書語雖多重，生道故多耳。勿怖之也。語且有止，各還有言。有心志念之人言唯唯，不敢有忘也。

有功天君勅進訣第一百九十八

惟思古今有大誠信之人，各有效用，積功於天，乃敢自前。動作止進，未曾有小差之惡。常懷慈仁之施，布恩有惠，利於人衆。不有失小信，而不奉承天地，隨四時五行之指歷，助其生成，不敢有不成之意，而自危身，令不安。故自剋念過負，恐不解除，復爲衆神所疏記，而有簿文聞太上也，以是故敢有安時也。今古經一四·二四上·一·一*相承，善惡相流，何有絕時乎？故自

沈靜，未嘗有懈，而忘天之所施爲也。但自念求德之人，以心自況。見人有善心，爲之欣然；見人有惡心，爲之惶懼。想天神知之，各有所進。復自惟念，本素生於俗間，心常思樂大化，貪慕生道，去離死部，戀牢精光，貪使在身，使自相愛，心乃可安。不者恐見不在常見之中。唯諸天神，時原不及，教其進退，當承天意，不可有失。而小不善聞於太上之君耳。故因諸神求知曠問，唯蒙不逆，使不見疑。爲受一子之分勢，不敢有忘絲髮之間。唯原省念所言，思見天誠，以成其身，不使陷危。是諸神寵恩之日，不敢有休息，而不自念報重之大恩也。諸神未白天君，聞知被遣，當直之神，承教見之。其人言所動搖云何，具問其意，使諸神問之，還白日。言中和之民，自道善行，積功日久，貪慕久生。自薄說常自垂念，恐有愆負，未嘗有懈怠之意，爲諸神道其功效。諸神使白，各且相謂曰，此有功效德，人自於中和中，念當報天大恩；積行爲善日久，欲因諸神，自道功

德，各懷狐疑經一一四·二五上·一·一*疑，不敢進白天君，常屬諸神見信，有功於天，有者進之。而諸神占觀，其行日久，何故不白。諸神皆懷懼而言，本素不知此人來，恐不大精實。且各消息其意，不知天君聞之。是諸神各無所主，正見善有功之人，而不時白道之。使者遣使神考積，其行大有功。是諸神各爲無狀，各無有功善，而齊外心，以爲天君不知諸神各解辭令，自何用者，有益而已，各自安乎？謝諸神，各以識④事免冠謝。言小神奉職，各平盡忠誠之心，而得問是罪無狀，待死於門。天君出教日，且待於外，須勅諸神伏地，自以當直危立也。教日勅諸神言，天君欲不惜諸神，且未忍相中傷。教謫於中和地上，在京洛十年，賣藥治病，不得多受病者錢。謫竟，上者著聞曹，一歲有功，乃復故。諸神見天君，貫不死之罪，纔得薄謫。誠自知過失，自以摧折，不望其生，不忍有中傷之意，復以事謝。天君言：告謝曹吏便下，勿稽留時，使神行卓視之。曹白：

使遣下如天君教。天君勅曹，復告大神，視其文辭，令諸神見之。曹以文傳視大神，下所經一一四·二六上·一·一*部，各順其職，見有功善，貪進之人當進之。前有事具白可知。天君勅大神曰：輒早觀此人，與使神語言相應與不也。大神曰：被使往視其人，積其日數，視功效還。自日被勅教，視中和有功人，還白如使神言。天君亦如是有功之人，而諸神所部不時白。天君覺知，乃道其意，是不勉邪哉？得簿謫於中和，自今以後，可以爲誠。有功不白，天君聞之，受罰自身之謫。各慎職遣神，導化其人，使成神，增其精光。爲視簿籍，使上無者，著其姓名上之。大神受教還於曹，視簿案其姓名有此。白言曹，文書有此文，請案天君內簿，知相應與不。天君出文視之，與外書同。勅便上。大神言：不審年滿未，請還諦案之。天君謂：大神安置耳目，而不盡視之，而言還案乎？大神以職事謝。天君言：趣案疾還。大神則案其人，年已滿，失脫不白無狀，當坐

伏須辜誅。天君言：且冠視職，復勿懈。因召其人上之，勿失其效小職，知所致奉功。唯唯。請如天君出教。諾之。大神且上其人，署小職，觀望其行。日月尚淺，請復情實；有大效經一一四·二七上·一·一*信，真有缺者署之補缺處。天君言：當知大神所白，勿有懈意。大神言：唯唯，請使使神往卓視之。天君言：善。

不用書言命不全訣第一百九十九

惟天上有聖明之人，皆有部職，各盡忠行，不負於上，各盡筋力所爲作，亦不失意。皆豫知天君所施爲，常傾耳聽，欲知其意，常視儲曹文部，別令可知。顧君呼召無時，不敢私出，公事乃行，輒關意相白，乃敢出。所周所徧，被敕當所案行，不敢留止須臾之間。奉功私乃敢有所言，誠相歸自不敢施私。所不當全其命，不惜晨夜而自責，常恐有無牢之用。各自該理其身，欲副太上之意，何時敢懈，恐失其宜。效日自進，不須神言。乃而欲自成，欲得久視，與天上諸神從事，無有

大小，皆相關知。可承行不義，不自專，恐有嫌疑，動輒相聞，何有息時。所以然者，人各有志，各自有所念，各有所成，其計不同。各有所見，各有所出生，各自欲有所得，各知其所，心乃了然。是曹之事，要當重生，生爲第一。餘者自計所爲。生氣著人身，經一四·二八上·一·一*皆不相去。相守相成，神亦貴得其名。變化出入，無孔之中，小大自在。俗夫之人，不見神形容，神神自相知，形容皆氣所成，何有不就者乎？大神小神，精光增減，輒自有差。其壽增九，輒有其年。大化行善，壽亦無極，上則無上，下則無下，出入無間，無表無裏，象如循環。欲止自止，欲行則行，呼吸成神，光景榮華。上下有期，得當行便以時還。亦不可自在，迫有尊卑。各相爲使，各有簿領，各有其職，宜有其心，持志不違，明其所爲。各見其功，各進所知，無有所私，動輒承教，不失教言。而精進趣志，常有不息，得勅乃止。是生神之願，輒有符傳以爲信行。諸所案行，當

所稟食，勿過文書，隨其多少。天上傳舍，自有簿領，不當得止者勿止。是天君常教勿妄，恐守傳之吏以威勢也。官有尊卑，不可彊詐稱大位，而稱久止傳舍。吏輒受天君勅，有過傳舍，上其姓名官位所屬，不得有隱欺。天君亦自知之，何得爲相私明，各如其平。乃得上不用令勅，簿書數上。是復亡失精光，其壽損減，是爲可知，宜當慎時，無敢經一四·二九上·一·一*自從，而不承上之教也。天上之神，更相案舉，亦無息時。後進上下人當知是禁，聖明之人自不犯之。恐後進上之人不見其戒，故天下文使知防禁。是天君大恩，恐有犯者。是天君欲成就善心之故，視其文，并語俗人。俗人雖少，知中和之間，各有禁忌。文書天下，中和民間，道上佃夫，阡陌聚社，廬宅官舍，門戶井竈，刑德各主其事，不可有惡。復見疏記，簿其姓名，積衆多聖明理之事，更明堂天君得知，復減人年，上至死亡，可不慎乎？數下此文者，後生之人，不信前言。故復因有知慮之人，不

犯禁者出之，令俗間知之，而不用書言，命不可得全也。惡籍累積日多，少有減時。故先命勅書誡，勿使相犯，犯之命薄。不疑也。當順書言，小過尚可救解，大過安從得貫乎？誠文非一卷，宜當重慎重慎。天文不可自在也，有知之人，少有犯者，時有失脫，天亦原之，不著惡伍。爲惡不止，與死籍相連，傳付土府，藏其形骸，何時復出乎？精魂拘閉，問生時所爲，辭語不同，復見掠治，魂神苦極，是誰之過乎？同從人經一四·三〇上·一·一*生，何爲作惡行，各宜善自守。天稟人壽，不可再得，作惡年減，何有相益時乎？此時當所主，天君取信，不敢脫人惡行，令得久生也，爲不知乎？書前後相戒者，既民不改，令人欲盡年耳。不欲爲善，自令不全，亦奈此人爲惡不止。可書辭小解，且念其後，如有不備，乃復念之。

大壽誡第二百零

惟有志之人，心不迷亂。奉天之化，當所師導。各使從其願，乃爲隨

心。衆萬二千物皆生中和地中，滋生長大，皆還自覆蓋，蔭其下本根。其花實以給身口，助其穀糧，使有酸鹹醋淡自在。化水爲鹽，使調諸味。以豆爲豉，助鹽爲味。薄厚自恣，菜茹衆物，當入口者，皆令民食之。用其溫飽，長大形容，子孫相承。復以六畜不任用者，使得食之，肥美甘脆之屬皆使食。是天使奉職之神，調和平均，使各從其願，不奪其所安。是布恩施惠民，非乎？奈何天所施而不求報乎？天何時當求報施乎？但平民受大恩而不歸相謝，故求之耳。天食精華氣，自然不必須民報謝辦也，貴其意耳。而反不念經一四·三一上·一。天氣所生成，令得食之。是民中有知不報乃如是，自以職當天使。奉職之人，案行民間，使飛蟲施令，促佃者趣稼，布穀日日鳴之。使民用其言，家無大小，能食穀者晨夜盡日相勸，及澤布種，天爲長大，時雨風搖，枝葉使動，成其身日滿，當熟以給人食，恩不重邪？從歲至歲，何有極時？而反齊不作孝順，有逆之心，何益

於天，久養惡人，使見可食之物乎？中爲天無所知邪？何爲當久養不孝惡逆之人乎？故置凶神隨之，不孝惡逆之人移，令人重禁，罪至禍重，不見貫時。想民當如是，何爲犯之，自致不壽，亡其年命乎？不當視孝善之人獨得壽有子孫乎？善惡當相比，不壽與不壽爲有比，不生之與死當相懸不行。作善有孝慈，使各竟其年，或得增命，子孫相次，無中天時。天用是爲善孝之行所致，不當比之邪？何爲作非邪？施於人乎？天甚憎惡之，輒使絕命，子孫得咎，是惡所致，欲何所望。天喜善人，不用惡子。宜思書言，其文具足，可以自護，必得天福。可無久苦自愁，令憂滿腹。復有憂氣結不解，經一一四·三二上·一。日夜愁毒大息，念在錢財散亡，恐不得久保。疾病連年，不離枕席，醫所不愈，結氣不解。計念之，日夜羸劣，飯食復少，不能消盡穀，五藏不安，脾爲不磨。是正在不全之部短氣，飯食不下。家室視之，名爲難活。有錢財家，頗有儲侍；無錢，財產殫

盡，內外盡貧，不能相發。死命以至，不見棺木，畢埋土中。須治生有錢財，乃當出之。相貧之家，財去人走，何時可合；家室分離，不能復相救。遂不見棺木，爲無棺槨之鬼，浮遊無家，亦無復食之者。死爲鬼，餓乞求食，無有止時。是惡行所致，而不自知亡失宗族。嗚呼痛哉！死無所依。是過積禍之人，自致無門戶後世，天甚復傷之。故使復有遺腹子，未知男女。兒生未大，母去行嫁。至年長大，問其疏親，我父母何在。親言，汝父少小，父母不能拘止，輕薄相隨，不顧於家，劫人彊盜，殊不而自休止，縣官誅殺，遊於他所，財產殫盡，不而來還故鄉，久在異郡，不審所至，死生不可得知也。諸家患毒，親屬中外皆遠去矣。汝母懷妊時，見汝生有續，心中復喜。家長大人，無經一一四·三三上·一。所依止，貧無自給，使行事人。隨夫行客，未有還期。遺腹子言，人皆父母依仰之生，我獨生不見父母。至年頗大，問父所在。人言，汝父行惡，遠棄父母，遊蕩他方，

死生不知，所在無有。往來者聞言已死，不知所在。父母憂之，發病不起，遂不成爲人。財產殫盡，外內盡衰，咎在餘親希疏，素無恩分。不直仰天悲哭，淚下沾衣。父有惡行，自致不還於處。身自過責，無有解已。時以行客，賃作富家，爲其奴使。一歲數千，衣出其中，餘少可視，積十餘歲，可得自用還故鄉。招藏我父，晨夜啼吟，更無依止，甚哉痛乎！父時爲惡，使子無所依止，淚下如行，自無乾時。天大哀傷，常使彊健，治生有利，使取妻婦，復有子孫，心乃小安耳。復爲其子說之，我父行惡，遠在他鄉不還，時往人去者，卜工問之，殊死生不知所安，所在招藏之。有歲數去行治生，天哀窮人，使有利入，頗有少錢，因求婦相助治生，因有汝耳。我疾我父少小時爲惡，故誠汝耳。從今以後，但當善耳，勿效我父遠之他所。故復思我過，天哀我耳。汝努力經一一四·三四上·一·一*心爲善，勿行遊蕩，治生有次，勿取人財，才可足活耳。各且相事，無妄飲酒，講議是

非，復見失。詳思父母言，可無所咎。天上聞知，更爲善子，可得久生竟年之壽。爲汝作大，以是爲誠。諸神聞知，上白於天。天令善神隨之，治生有進，財復將增，生子遂健，更爲有足，是天恩也。春秋節臘，輒奉天報恩，既不解，努力爲善，自得其福。行慎所言，復自消息。天神常在人邊，不可狂言。慎之小差，不慎亡身。見誠當責身，勿尤他人也，此戒可知也。欲得大壽者，勿失此戒言。

病歸天有費訣第二百一

惟人居世之間，各有所宜，各有所成。各不奪其願，隨其所便安。自在所喜，商賈佃作。或欲爲吏，及所醫巫工師，各令得成，道皆有成，以給民可用。是天師化，何有不就，使自給口。當念奉天所行，恩分之施，四時之報，皆使不絕香潔而已。是爲報天之恩。行善日久，神靈所愛，是善行所致，何有不從者乎？故天常爲其上，司人是非，使神往來，知人所爲，善惡輒白，經一一四·三五上·一·一*何有失者。知知少

以爲不然，故天爲視其影響，使聞音以是爲效。風雨遲疾，皆使可知，何有疑者。動作輒異，文墨相承，亦不失其法。人亦當知可不，安得自恣而不順天乎？天親受元氣自然，從其教令，不敢小有違之意。恐其有失，而民所爲功，犯天法，不避羅網。是爲故天命以自誠，爲當久生，可與善人等也。中爲人得自在邪？故使神隨惡行人之後，司其不當所爲，輒以事白，過無大小，上聞於天。是自人過，何所怨天書。書有戒而不用其行，得病乃惶，豈可免焉？誠民之愚，何益於天。使神勞心煩苦，醫巫解除。欲得求生，不忘爲過時。當爲惡時，乃如是，何不即自悔責。已病乃求生，已後之多亡。所有禱祭神靈，輕者得解，重者不貫。而反多徵召，呼作詐病之神，爲叩頭自搏，欲求其生，文辭數通，定其死名，安得復脫。醫巫神家，但欲得人錢，爲言可愈，多徵肥美及以酒脯，呼召大神，從其寄精神，致當脫汝死。名籍不自致，錢財殫盡，乃亡其命。神家求請，滿三

不下，病不得愈，何爲復請。事禍必更經一四·三六上·一·一*有禍，責在其後。邪神稱正神狂行斬殺，不得其人而殺之。咎怨訟上至天，天君爲理之。殺事神之家，子孫坐爲病者求福。欲令爲求生，呼召不順，反受其殃。事邪神之家自言，我神正神者教其語，邪神精物，何時敢至天君之前，而求請人乎？但費人酒脯棗餼之屬，得病，反妄邪神之家。得愈者，謂在不死之伍中。事未上過，可得蒙愈，此天自愈之，邪神之家何得名之，而言多愈人病乎？而責人肥美。見邪神所爲，則召令上之，考問藏罪。藏多罪大，便見不活。事神者神不往來，人復不中，精神日竭，是邪神自其殃。神家得邪神餘物，以給家口，肥美好衣，自以可久；神嘗坐之，何望得活而壽乎？受神藏多，不可復貫，并亡其子孫。反言其過，殺我子孫，或身亦望久久亡戶。人日當自正，可勿咎天。今世之人，行甚愚淺，得病且死，不自歸於天，首過自搏叩頭，家無大小，相助求哀。積有日數，天復原

之，假其日月，使得蘇息。後復犯之，叩頭無益。是爲可知。努力爲善，無入禁中，可得生活竟年之壽。不欲爲經一四·三七上·一·一*善，自索不壽，自欲爲鬼，不貪其生，無可奈何也。行慎所言辭，樂知餘者。自計勿枉所爲，有病自歸於天。可省資費，無爲大煩；反舉家怔忡，避舍遠處。當死之人遠何益，凶神隨之，當可得脫不乎？愚人爲行乃如是，寧能使命在不死之中，可勿避也。舍不殺人，家自衰耳。天神在上，占之欲何所至乎？中爲不知汝處邪？且慎所言，天致愛人，欲使人生，何時欲害殺人。故施禁法，使人不犯之耳。而自犯之，壽命從何得前。當思之思之，復念書言，可無自疑。書復小止，止後念之，當所道說者復道之。

不承天書言病當解謫誠第二百一惟念俗間之人，甚獨愚處，不念作孝順事，而爲反逆。不承大^⑤書言，而苟自薄。與人既無善，而惡數聞。處者致災，中者衰落，下者見病，無有休息。是爲惡施於人，令咎不容，無有施

恩之意。日夜行侵剋善人，令使自怨，無有善意相待。而反自策，陷人入罪名，使得有刑罰，高至死亡，而訣其主。有財之家，能自解酒。無錢觸法，教吏呼召，亡費解之。齋家所有，皆有價經一四·三八上·一·一*數，乃爲解之。分半自得，以給家口，美酒善腴，恣其所得。於意乃可，不知人當從傍平之所爲惡也。自以可久，而與人等。縣君嚴者，使人司候。效功之吏，當有報應。晨夜司之，欲得其爲惡。主默疏等輩爲誰，逕至門閣，內刺合牋，道其姓名。爲吏受邪，簿主爲問人，道其短長。酒肉甘肥，常不離目下。君得牋書，默召其主，爲置證左，使不得詆。罪定送獄，掠治首臧。人復言之，並加其罪。聞亦然。錢財小故，不自努力周進，治生有利，而反賣舌於人，相陷罪名，是正惡，何復久生。長吏所疾，令不得生，是誰之過乎？皆從惡弊人出，父母愁毒，宗家患毒，爲行如此，亦何所望，而欲得久視息哉？主作禍罰，而望求生，此爲何人。天從上視之，言不可久

忍。下文於主凶惡之曹，遣吏從惡鬼，佐助縣官，治無狀之人，使入死法，不得有生之望。是皆貪非一家之財，以自增益而坐之。得罪定死乃休，無續世之人，乃使先去者不見享食，是汝過非。從今以往，後生之人，見誠當止，乃小活耳。不者，定在死伍之中不疑也。慎經一四·三九上·一·一*之小差，可無相怨。人命不可再得，人皆如是，何為不從禁乎？無狀之人，結客合伍，劫取人財，其主不全，縣官未得殺汝。天代誅罰，上自滅戶，下流子孫。用是財故，而反不生，是計何一不純。故數出此書文者，貴此不犯耳。今續犯之尤處，故令死亡者多，天甚患之。故見其人，有心知者，自不犯之。今世俗人，了不可曉，視其壽書，而不用其言，以為書不可信用也。不當見神仙之人，皆以孝善，乃得仙耳，其壽何極。且詳所言，同出辭言，可令好所為出，惡自令得。各書前後之戒者，但欲使人為善，不犯法耳，何時相枉乎？宜往念思著於五內，令可奉行，勿非尤於天也；

非之無益，更相令過重。慎勿有所恨，行自得之，何怨咎。努力從善，乃可為人耳。行當自惜，無為鬼所咎，為知不乎？宜各自明其計，勿自逐非，沒命不足塞責。殃禍所歸者多，怨憎何有止時。持心不密，但空言無益。世間之用，愁毒於人，復何用相明，使有和順乎？自以為賢，以化他人，為不肖，不當自況。俱生為人，無所照見，問之無有相明經一四·四〇上·一·一*之意，是曹之人，皆如六畜。但口知臭，香衣好禮，跪起不可法則，常有不錄之心。見比鄰老人，犯倨不起，閉人婦女，議相刑，別其醜好。此為惡人，無所事作。端仰成事，口罵呪詛，以地無神，更相案舉，自可而行。不念後患將至，不及相救，救之已晚，何益於事。但為煩苛，終可見理。何以自明，解其所負，衆多人所非，作禍不止，久至亡家，後無子孫，不見其壽，冤哉此行，亦何可久。太平之書，令下可順其上，可得長久。不者失命，復見難治。令世俗人亦自薄恩，復少義理。當前可意，各不

惜其壽。縱橫自在，以為無神。隨疏之者衆多，事事相關。及更明堂，拘校前後，上其姓名，主者任錄。如過負輒白司官，司官白於太陰。太陰之吏取召家先，去人考掠治之。令歸家言，呪誣逋負，被過行作，無有休止，故遣病人。病人之家，當為解陰解謫，使得不作；謫解得除之，不解其謫，病者不止，復責作之。既不解已，以為不然。觀其所行，皆有其人，多與少耳。是為可知，復慎其後，勿益其咎。乃為有知，可使無咎。無知自己經一四·四一上·一·一*患福之間，未曾休止。各慎書言，不須相負，難為記疏，神不休止，想人知人，而故為耳，是不善故之也。固善得善，惡自不壽，何為有恨，自得之耳。下順其上，可無惡子，為知不乎？戒之戒之，可令小息。書難為文辭法，令開張，宜不犯耳。書復小解，復有小不定文者。詳念其後，但令可知。慎之慎之，小事致大。文復重，故小息耳。息後有言，復陳說之。

為父母不易訣第二百三

惟有善行之人，自不犯天地四時五行日月星辰諸神之禁。畏其所施，恐犯之，輒有上姓名，以故自欲為善行孝順之義。天地禁書，故不欲令民犯之者，欲令民充盛，何時欲令藏乎？設施當生之物，使得食之，何時欲使相危乎？人自犯耳。故善人無惡言者，各有其文，所誠所成，分明可知。善自得生，惡自早死，與民何爭。故置善人文以示生民，各知壽命吉凶所起，為道其誠，使不犯耳。行善之人，無惡文辭。天見善，使神隨之，移其命籍，著長壽之曹神，遂成其功。使後生之人，常以善日直天王經一四·四二上·一·一*相，下無忌諱。先人餘算並之，大壽百二十。其子孫而承後得善意，無有小惡，亦復得壽，白髮相次。子子孫孫，家足人備，亦無侵者。佃作商賈，皆有利。入為吏數遷，無刑罰之意，善所叔也。人不能倣效，反倨笑之。是善人之心行自善，有益於人。見人窮厄，假貸與之，不責費息。人得其恩，必不負之。小

有先償，酒肉相謝，兩相得恩。天見其行，復善之，使其出入，無干犯之者。行善之人，天自佐之，不令逢惡，是行所致。其餘為不善之人，欲望坐得壽，復有子孫，是為不分別。故天別其壽，殊能行天上之事，與天同心志合，可得仙度錄，上賢聖精神增加，其壽何極？故言善不可不為，亦人所不及。故天重有善人愛之，不欲使有惡也。善惡之人，各有分部，何得二千乎？故天書辭具，自可知也。善者善之，惡者戒之，欲使不陷於危亡之失其年耳。是天報善增其命，惡者使下不成人，是亦可知也，何為有疑乎？人從生至老，自致有子孫，各令長大成就，在所喜隨使安之，無逆其意，各得其宜，乃為各從其願。為經一四·四三上·一·一*人父母，亦不容易。子亦當孝，承父母之教。乃善人骨肉肢節，各保令完全。父母所生，當令完，勿有刑傷。父母所生，非敢還言，有美輒進。家少財物，賅恭溫柔而已，數問消息，知其安危，是善之善也。鄰里近親，盡愛象之，成善

之行。見有凶惡之人，不敢與語言，恐相反也。相反之後，更失善人。惡，天復憎之。故皆自重惜，損其子孫，慎無犯禁，使家不安。不但不安也，並及家親，內外肅動。更逢縣官，亡減財產。故令自慎，不違書言。能親安和邕邕，無有二言。各自有業，各成其功。是大善之人行，天必令壽，神鬼祐之不敢失。四時所奉進，各有差序。市價取好，不爭價直。所以然者，夫有所奉進，皆有精神，隨上下進退，小異不潔，輒有文墨，不有失。故順所賈所道，乃為恭敬，神靈必喜。上白司命，祠官各部吏安行。或自行見其潔香，乃享食，食後大曾五祖乃於處食，食必歡喜。家遂富有，子孫皆善，無有惡子。郡縣聞之，取召使為有職之吏。輒轉入府，府有署顯職。州復聞知，辟召親近，舉廉茂才，是善所致也。經一四·四四上·一·一*行自得之，其位必至。是亦相祿，稟命所得，明其為善之徵，惡不過其門。天上諸神皆言，是行尤善，但未知天意耳。故使善文善人，記其竹帛，使

後生令得貪進遂善家，世世有榮，子孫不離朝堂。帝王愛之，常在善職。是功自然，皆其福所致也。故有善者，當法此書，言取信驗，不空言也。

右天上說孝以止逆亂却夷狄令下順從易治

〔存〕三洞珠囊卷三服食品引太平經第一百十四云：青童君採飛根，吞日景，服開明靈符，服月華符，服除二符，拘三魂，制七魄，佩星象符，服華丹，服黃水，服迴水，食鑲剛，食鳳腦，食松梨，食李棗，白銀紫金，服雲腴，食竹筍，佩五神符。備此變化無窮，超凌三界之外，遊浪六合之中^⑧。

〔存〕上清道類事相卷三寶臺品引太平經第一百十四云：靈上光臺，太師彭廣淵治其中。又云：太空瓊臺，太平道君處之^⑨。

④「識」疑當作「職」。

⑤「大」疑當作「天」。

⑥「昧」疑當作「俛」。

⑦「人」疑當作「入」。

⑧ 本節文字，已校見卷一太平經鈔甲部。

⑨ 此節引文，略見太平經鈔甲部。以上兩節文字，似係誤引或係太平經佚文，姑存俟考。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十五至一百十六

庚部十三至十四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六^①

經一一六·一上·二·四

某訣第二百六

（前文原缺）

〔補〕鈔庚三二下·九·一一*夫^②心同意

合，皆為大樂也。苦心異意，皆為乖錯，悉致苦氣也。夫樂者，何必歌舞，衆聲相和也。苦者，何必致鬪爭，衆凶禍並起。相樂者，所以厭斷刑也。相愁苦者，所以致逆也。其相順同心，何謂乎？凡人大小能同其意者，必樂也，幾類之哉？宜復更自精詳其意，天上皇平洞極之師，為天加一言，重解決其意也。然未欲大得天地之心意，有益於帝王政理者，乃當順用天地之心意，不可逆太歲諸神，同^③〔并〕鈔庚三三上·八·九^④經一一六·一上·四·一*合^⑤其氣，與帝王用事。同喜同心，同指同方，同運同

① 原缺篇題，據敦煌本《太平經目錄》，應為「孝行神所敬訣第一百九十二」。

② 「日」疑當作「日」。

③ 「日」疑當作「日」。

樞，同根同意。故古者聖人陳法使帝王，春東方，夏南方，秋西方，冬北方者，主與此天氣共事也，氣^⑤同故相迎也^⑥。是主^⑦所謂謹順天之道，與天同氣。故相承順而^⑧相樂，主所言和同者，相樂也。相樂者，則天地長喜悅，不戰怒。不戰怒^⑨，則灾害姦邪凶惡之屬悉^⑩絕去^⑪矣。惡^⑫人絕去，乃致^⑬平氣，天上平氣得下治^⑭，地下平氣得上升助之也。凶如不順樂用皇天后土所順用氣而休廢氣也，皆應錯逆，逆天地之道，逆帝王之氣，與天地用意異。天地戰怒，萬變並起，姦邪日興，則致不安平，凶年氣來，故當深知之也。善哉善哉！愚生聞命矣。易曉乎！天喜之，真人慎之。唯唯。謹詳記，不敢忘。善哉善哉！天明師既加不得已，願聞其春夏秋冬云何哉？皆順其氣，如其數。獨六月者，以夏至之日，並動宮音，盡五月。六月者，純宮音也。又

死氣皆欲^⑰安靜^⑱，不欲見動搖，即不悅喜則戰怒，戰怒^⑲則生凶惡姦邪灾害矣。是乃^⑳自然天地之格性，萬不失一也。當動搖何^㉑氣乎？願聞之以爲法，不敢逆一氣。是常先動其帝氣，其次動王氣，其次動相氣，其次動候^㉒氣，其次動微^㉓氣。此氣皆在天斗前日進，欲見助興，故動之。其餘氣者^㉔，皆在天斗後。天^㉕氣所背，去氣^㉖日衰，故不宜興動，與天反地^㉗逆，不合天地之心，故凶^㉘。故天之所向者興之，天之所背者廢之，是爲^㉙知時氣^㉚，吉凶安危^㉛可知矣^㉜。請問今純動五^㉝音，五音^㉞不足，不成歌舞之曲，如何凶乎？善哉，子之言也。然但先動。故爲陰陽者，動則有音聲。故樂動輒與音聲俱。陽者有音，故一宮、三徵、五羽、七商、九角，而二四六八不名音也，刑者太陰者，無音而作，故少以陰害人。無音而作，此之謂也。今軍師何故有音哉？善乎，子言也。然君子有軍師有音，但倡樂却之耳，不必欲害之也。及怒發且害之時，非有音聲起中而已，不復相告語

也。經一一六·三上·一·一*子知之邪？唯唯。真如是，小愚生已覺矣。故古者聖人，將從樂者左載，將從刑者右載。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左者陽，右者陰。言各從其類也。善哉善哉！故吾事爲文也，隨天爲意，隨地爲理，順之者吉且昌，逆之者凶也。與天不同其意，復何所望？故夫天乃有三氣，上氣稱樂，中氣稱和，下氣稱刑。故樂屬於陽，刑屬於陰，和屬於中央。故東南陽樂好生，西北陰怒好殺，和氣隨而往來。一藏一見，主避害也。故樂但當以樂吉事、樂生事，不可以樂凶事、樂死事，自天格法如此，不可反也。真人惻慎吾文言。唯唯。今說音獨說一甲，殊不盡說之。其餘當云何，而悉得其所盡引哉？然宜拘校凡聖賢文，各以家類引之，出入上下大小，莫不相應。以一況十，十況百，百況千，千況萬，萬況無極，衆賢共計，莫不盡得。故但爲子舉其端首，不復盡悉言之也。上賢見吾文，自悉得其意；中人見吾文，冀可上及之；小人見吾文，可儀而

爲之。不犯天地之禁，各使自生善意，盡說之。積文多，反且眩瞶於文，則失其綱紀，令經一一六·四上·一·一* 其文亂難理。故當財示其端首，使其自思之耳。善哉善哉！行，吾辭小竟，疑乃復來。唯唯。請問音聲和，得其意與不得，豈可知邪？然可知也。帝王之氣，以其天數耳。〔並〕鈔庚三四上·六·一 闕帝³⁵王之氣得勝，教令聲響音³⁶得³⁷先發，是乃比若夫帝王得先發號施³⁸令於天下，則凡人萬物悉隨之而從，天下和平矣。出有敢不從爲反逆，則死矣。故先發其帝王之氣，其餘從矣。善哉善哉！然，不先發帝王之氣，反先動發休囚之氣，而反當使帝王之氣隨從之，爲大反逆也。此者，天地格法也，不可彊也。子知之邪？唯唯。又〔並〕鈔庚三四上·八·一二 闕五音乃³⁹各有所引動，或引天，或引地，或引日月星辰⁴⁰，或引四時五行，或引山川，或引人民萬物。音動者皆有所動搖，各有所致。是故和合，得其意者致善，不得其意者致惡。動⁴¹音，凡萬物精神悉先來朝乃後動，占⁴²其形

體。故動樂音，常當務知其事，審得其意，太平可致⁴³，凶凶氣可去，真人詳之。唯唯。請問樂音者，動引之云何哉？善乎！子之問事也，得其要意。然比若〔並〕鈔庚三四下·四·五 闕春者先動，大角弦動甲⁴⁴。甲日上則引動歲星，心星下則引經一一六·五上·一·一* 動東嶽。氣則搖少陽，音則搖⁴⁵木行，神則搖鉤芒⁴⁶，禽則動蒼龍，位則引青帝，神則致⁴⁷青衣玉女。上洞下達，莫不以類來朝，樂其樂⁴⁸聲也。說一以⁴⁹求⁵⁰其⁵¹類，無窮極也。自精詳索其要意，悉自得也。與凡書文合之，爲法式也。故舉樂，得其上意者⁵²，可以度世；得其中意者，可以⁵³致平，除凶害也；得其下意者，可以樂人也⁵⁴。上得其意者⁵⁵，可以⁵⁷樂神靈也；中得其意⁵⁶者，可以樂精⁵⁹；下得其意⁶⁰者，可以⁶¹樂身；俱得其意，上帝王可遊而無事，樂起⁶²而刑斷絕⁶³，精神相⁶⁴厭也。願⁶⁵聞樂起刑斷絕意訣。善哉，子之言也。然，樂者，太陽之精也⁶⁶；刑者，太陰之精也⁶⁷。陽盛則陰服⁶⁸，陰盛則陽服⁶⁹。

故樂盛則刑絕也⁷⁰。出〔起〕樂何故爲陽，刑何。音和者，其方和善得也。音不和者，其方凶惡。當爲之時，精聽其音。知音者，悉知其事吉凶，不知音者，亦不可知也。〔止〕

〔附〕鈔庚三五上·五·一七

〔附〕陽者，動而有音聲；陰者無聲。故刑多以陰害人。古者聖人，將從樂者，隨天意，亦隨地意。順之者吉，逆之凶。故天三氣，上氣稱樂，中氣稱和，下氣稱刑。故樂屬陽，刑屬陰，和屬中央。故東南陽好生，西北陰好殺，和氣隨而往來，一藏一見，主辟害也。

〔並〕鈔庚三五下·一·七 闕音⁷¹聲者，即⁷²

是樂之語談也。占遠占近，皆當合之⁷³。日時⁷⁴姓字，分畫境界，王相休廢，更相取合，以爲談語，精者⁷⁵聽之無失也。出善哉善哉！請問以樂除灾害姦猾凶惡，象天地法爲數。帝當晏早而動搖其樂經一一六·六上·一·一* 器，而始唱其聲，以解除愁苦之氣，而致太平哉？善哉子之問法，何其常巧也。皇

天久疾灾害，憐帝王愁苦，令使真人主問凡疑事邪？諾諾。安坐，吾不敢有可匿也，匿之恐得天責，使吾久被重謫，無益於吾天年。子安坐詳聽之，爲子一二分別道其至意。〔並〕鈔庚三五下：三·四·四·夫天道比若循環，周而復始。起樂也⁷⁶，常以時加其王氣，建響⁷⁷斗所加，方響⁷⁸其面，動其音聲。人唱⁷⁹之亦可，各⁸⁰以其音爲之。數以六甲五行。五⁸¹六甲五行，即天地之數也。時氣者，即天地之所響⁸²，所興爲也。假令⁸³立春之日⁸⁴，斗加寅，名爲上帝之時，先動大角。月半加甲，二月斗⁸⁵加卯，月半加乙，三月加辰也⁸⁶。他行效此⁸⁷。各次其時氣，晏早爲其⁸⁸度數。先動帝音帝弦，次動⁸⁹王音王弦，次動相音相弦，次⁹⁰動侯音侯弦，次動徵音徵弦，各如其數。此名爲⁹¹承天之教⁹²，順地之氣，天地乃自⁹³樂用之，而況於人乎？人者，最物之尊者，天之所子也。天乃樂人嚴敬用其數，地乃樂人謹順⁹⁴用其數，此猶比若⁹⁵孝子之順，用⁹⁶父母之教，父母安得⁹⁷不愛而好之乎？〔止〕今天

故使子來問事，經一·一六·七上·一·一·* 吾主爲天談，爲上太平制數，不敢有可遣，力畏天地之謫，不敢欺諸真人，不敢有可隱匿也。唯不見問，問輒言之。吾睹真人問事□□，承知天欲語，故爲子具言。真人得吾道，〔并〕鈔庚三六上·五·一·四·四·深思其意，以付⁹⁸下古之人，使其⁹⁹象而爲之，以除群¹⁰⁰灾害之屬¹⁰¹，上以¹⁰²安天地之氣，下以助帝王爲治¹⁰³。令¹⁰⁴凡人心，安不爲邪，萬二千物各得其所，豈不樂哉？大¹⁰⁵哉大哉！諸真人可謂知之矣。請問六洞八方之事，最何等者¹⁰⁶爲吉善¹⁰⁷，最何等者¹⁰⁸爲凶惡¹⁰⁹？善乎子之問事。然詳聽之，爲子說其意。最相順¹¹⁰相樂爲善爲吉，相逆相¹¹¹愁苦爲凶爲惡¹¹²。〔止〕相順相樂爲善聲，相逆相愁苦爲凶聲。故樂者乃獨樂，相順樂爲善樂，吉事乃得作樂，凶惡事不得有樂，有樂名爲樂，凶凶日多。〔并〕鈔庚三六下·一·二·四·是¹¹³故時加¹¹⁴帝王之氣相氣微氣，皆在天斗前吉事也。天地¹¹⁵所樂，欲興起也，天¹¹⁶地所共，方興用也。故當樂之¹¹⁷順之昌¹¹⁸之也。休廢之

氣，天¹¹⁹地所共廢共衰¹²⁰，故當廢之，不宜興樂之¹²¹。樂之爲¹²²逆天地心，名爲大逆，不順時氣。時¹²³氣者，正天之時氣也。天地¹²⁴爲法，王相之氣主太平也，經一·一六·八上·一·一·* 囚¹²⁵廢絕氣¹²⁶主¹²⁷凶年。王¹²⁸相之氣多所生，多善事。故太平之¹²⁹歲，凡物具生，多善物，是明¹³⁰證也，天地之¹³¹大效¹³²也。天¹³³地之喜善效，乃及見於人民萬物，以是爲大效證驗也。故古者¹³⁴聖賢以是深自占相，自¹³⁵知行之得失也，明以同類同事同氣占相之也¹³⁶。得同¹³⁷氣類之象，則改性易行，不敢爲非也。天地之語言，以此爲效，不¹³⁸與人交頭言也。視象類所得，可自¹³⁹知矣。〔止〕夫囚廢死絕氣少所生，無成善事。是故凶年之歲，少可生，無善應，無善物，是其同事同氣也。是故將太平者，得具作樂，樂者乃順樂王氣，平氣至也。先以道之凶年者，不得作樂，不得無故興樂，囚廢之氣與天地反逆，故凶年凶事，不得作樂也。故王相之氣，德所居也。囚廢之氣，刑所居也。〔止〕

〔附〕鈔庚三六下·一〇·七

〔附〕故凶歲少善應。故將太平者具樂者當順王氣。凶年無故不可作樂，囚廢氣與天地反逆，故凶也。王氣，德所居也。囚廢，刑所居也。

故有德好生之君，天使其得作樂；無德之君，不得作樂也。是天之明證也。真人知之邪？唯唯。可怪哉！今日具問天明師，乃具知天樂意；不問之時，謂作樂但小事，凡人凡事皆得爲之也。今日問，乃後不敢妄動搖也。善哉曉事生，可謂知文書理長，得天之意矣。太經一一六·九上·一·一* 平至，災氣悉去矣。謹復重請問心所疑。行，平言勿諱也。唯唯。今天地之氣，乃半王半休，比若晝夜，無有解已，樂寧可竟日作之邪？獨加王鄉，有王氣時可作邪？但始作之時，以其帝王始耳，無以休氣始也。歲亦然，月亦然，日亦然，時亦然。今愚生未及其意，然欲樂歲，歲在東方卯，以春二月乃樂之。欲樂月，各加其月，日者以王日，時者以王時。如是則可謂得天之

道，災氣去矣。如不若此，皆爲亂天之紀，生凶災矣。是故古者聖王，深知天地心意，不敢樂凶事。凶事見樂，則凶事日興多，興多不可救，故不當樂之也。〔並〕鈔庚三七上·三·五闕天之授性，各自有精神。樂善，善精神至；樂惡，惡精神至。此自然之性也，豈無有怪也。但愚人不深計之耳。善哉善哉！真人欲知其大效，此比若天道也。諸清淨者樂歸天，諸沈重者樂歸地，各從其家，無可非也。故樂善得善，樂凶得凶，比若水從下，火從高，不失銖分。真人以此書付有德之君，以示凡人。今太平氣至，天興善，皆使樂善也，不得復有無故樂凶事者也。樂凶事者，乃與天爲仇，經一一六·一〇上·一·一* 與地爲咎，其過不除。今天上名此樂凶事者，爲大反逆之人也。天凶氣，地中諸咎悉且來下歸之也。請問卒有急，當以樂，樂吉事，時不暇待，加王鄉斗前，當奈何哉？善乎，子之問事也，得其要意。然，使樂人居王鄉，不得居王鄉者，令樂人衆人，亦向王請之，亦以其

音，亦以其數。如但其人姓字，舉持律曆，音氣相應，亦可順其王相時氣，而依其人使作樂，亦可如此。如此者，皆爲順用天地之教，令無災害也。如不若此，有與凶囚氣合者，悉生凶事。又舉音倡樂，亦當以吉，吉音善事。夫王相氣，比若人之有君王，亦不欲聽聞凶事凶言凶音也。所以然者，王相之氣乃爲皇天主生，主成善事，乃而助天生成也。惡音凶事，不而助天生成凡物。是故王氣不欲樂聞之也，斗前之氣，皆不欲樂聞之也。是故古者聖賢帝王，悉積聚善言善事，不內凶惡之事。名爲祆言，罪即誅死；其罪未足以誅死，但惡其祆言不祥耳，故殺之也。真人豈知此禁重邪？唯唯。可怪哉！可怪哉！子知早怪，可長存；不知怪，死之根也。

〔並〕鈔庚三七上·四·一五闕經一一六·一一

上·一·一* 一曰先順樂動天地四時帝氣，一事加三倍以樂天，令天大悅喜，帝王老壽，祆惡滅，天災害悉除去，太陽氣不戰怒，國界安。而知常先動順

樂之者，天道爲之。興，真神爲之。出，幽隱穴居之人，皆樂來助正也。□□哉！

二曰先順樂。動天地四時。王氣，再倍以樂地。地氣大悅，不戰怒，令王者壽，姦猾盜賊兵革消，國界興善。下悉樂承順其上，中賢悉出，助國治。地神順養，□□哉！

三曰先順樂。動相氣微氣，令中和之氣大悅喜。君臣人民順謹，各保其處，則佞僞盜賊不作，境界保。故和氣日興，王氣生。凡物好善。

四曰慎無動樂。死破之氣，致劇盜賊，又多卒死者。國界常危難安，致邪氣鬼物甚多，爲害甚劇，劇則名爲亂擾。極陰之氣致返逆，慎之慎之。

五曰無動樂。囚廢之氣，多致盜賊，囚徒獄事，刑罪紛紛，甚難安。民相殘傷，致多痼病之人。

六曰無動樂。衰休之氣，凶令致多衰病人。又生偷猾人相欺，多邪口舌，國境少財，民多貧困。經一一六·一二上·一·一。樂上帝上王相微氣三部，今天

地人悅，致時澤，灾害之屬除去，名爲順天地人善氣也，致善事。樂下三部，死破囚休衰之氣致逆灾，天時雨，邪害甚衆多，不可禁防也。此諸廢氣動搖樂之，則致惡氣大發泄，賢儒藏匿，縣官失政，民臣難治，多事紛紛，不可不戒之慎之也。天地凡事，有固常法。有氣之鄉，而向尊者欲見樂無氣之鄉。衰死者不宜見樂。故樂善者天上名爲順政，樂惡者天上名爲逆令。順政者得天力，逆令者得天賊。得天力者致壽，得天賊者致凶咎。所以然者，天之爲政猶影響，不奪人所安。樂善得善，樂惡得惡，是復何言。夫善惡安危，各從其類，亦不失也，但愚人不計之耳。是故樂道者道來聚，樂德者德來聚，樂武者武來聚，樂正者正來聚，樂邪者邪來聚，何嘗不若此乎？故吾深計天之法，以戒真人也。□□哉，天法不可犯也。故重丁寧子。唯唯。〔起〕所以三倍帝氣樂賢者，帝氣最尊無上，象天尊，故倍樂之。天者，而制御地與人，故三倍之，象天地人也。夫天地人見

樂興理，而萬物經一一六·一三上·一·一。各得其所，瑞應善物萬二千爲其具出矣，故先樂之也。樂之當詳聽一意，端坐長思，心中悅喜，愉愉然也。忠信至誠，無有惡意，比若對帝王而坐，不敢邪僻。天應其行，祿惡灾害之屬莫不悉去，因天爲尊，因帝氣爲權，自然天述法，故致太平不難也。善哉善哉！所以再倍王氣樂弦者，王氣象地。地者與人並居，故再倍其樂，樂地也。地與人見樂悅喜，而萬物並理得矣。〔止〕

〔附〕鈔庚三七下·八·五

〔附〕所以三倍帝氣樂弦者，帝氣最尊無上，象天尊，故倍樂之。萬二千物俱生，善氣悉應。所以再樂相氣樂弦者，相氣象地，地與人並居，故再倍其樂，地也與人並。人見皆悅喜，而萬物並理。

又地者卑，故其樂少於天也。善哉善哉！又王氣弱於帝氣，卑於帝氣爲一等，故少之也。尊卑相次之法，其分自然也。善哉善哉！〔並〕鈔庚三八上·二

八圖所以樂相氣微氣一行者，相氣微氣象中和人。夫中和人卑於天地，故其樂少。人者主爲天地理萬物，人樂則悅喜爲善，爲善則萬物理矣。人不樂則爲惡，爲惡則萬物凶矣。善哉善哉！又人者，是中和萬物之長也。其長悅喜理，則其萬物事理，其長亂則其物亂。故先樂其長，以順樂天地人之道也。善哉善哉！是故上善之氣最尊善，故樂得三重也，以樂善也。是故古者帝王治得善，得天心意者，得重樂經一·二六·一四上·一·一*也，是其明證也。今太平氣至，故教其興樂也。衰亂之氣應凶年，故不得興樂；如興樂，名爲興樂凶衰，天上名之爲大逆也，災害之本，禍之所從起。可不慎乎？善哉善哉！是故其次樂再重，王氣不若帝氣，故樂少。是故治少善者，樂爲之衰少。所以衰少者，氣衰不而大善，故不敢重多樂也。中有凶氣，故不敢具其樂也。比若人家有七善三惡，則心中爲之不而樂，此之謂也。善哉善哉！夫七善三惡，善多惡少，安而止樂乎？人心中

雖樂，時念三惡，則不而純樂，此天性也。乃且盡善，無復一憂，乃而大樂也。故樂以樂善，不以樂凶也。善哉善哉！吾言乃天明券，書不失一也。是故其次樂一行，相氣微氣少所而安，人德最少，不而若天地氣也。故乃微少，不而若天地，故少其樂。相氣微氣少所而化。乃其中國，固多惡少善，故不敢多具其樂也。反名爲樂凶惡，其善少，故其樂少也。所以少者，但樂其中善者，不敢樂其中凶惡也。樂其中凶惡，比若小人，有七凶三善，三善謫得三從樂。有七凶惡反七愁苦，悒經一·一六·一五上·一·一*悒安而從樂乎？所以然者，十十爲法者，十乃三折之也。帝氣十十皆善，王氣者二善一惡，相氣者二惡一善也。〔起〕故帝氣者象天，天者常樂生，無害心，欲施與，三皇象之，常純善良，無惡無害心。天如三皇，三皇如天也。故上善之人無一惡，但常欲爲善。其象天也，其象真神乎？善哉善哉！王氣者象地，地者常養而好德，五帝象之也。地雖養者名爲殺，故

五帝時有刑也。善哉善哉！相氣微氣者象人，人者無常法，數變易，三王象之，無常法也。夫和氣變易，或前或退，故下上無常。和者睹剛亦隨之，睹柔亦隨之，故無常也。衰死囚亡之氣象萬物，數變亂無正相出入，五霸象之，其氣亂凶，故不得有樂也。夫天地之性，樂以樂善，不以樂惡也。夫天地之武以誅惡，不以誅善。天地格法，不可反也。〔止〕

〔附〕鈔庚三八上·五·二

〔附〕帝氣樂，三皇象之，如天也。王氣樂，五帝法之，象地，好德養物，而時復刑也。微氣者，三王象之，無常法。衰囚亡之氣，五霸象之，其氣亂。天地之有武，以誅惡而遵善，可深察之。

善哉善哉！請問樂以樂善意，願聞大訣，使愚生心悉解，而不敢復問，豈可聞乎？子自若不解邪？謹已小解。恐下古之人，積愚迷日久，雖與其文，猶復不解，復令犯天禁，故不敢不問其大訣易知者矣。善哉子之言，經一

一六·一六上·一·一* 得其意。諾。安座。

方解之。然夫上善大樂歲，凡萬物盡生善，人人歡喜，心中常樂欲歌舞，人默自相愛，不變爭，自生樂，上下不相剋賊，皆相樂。故樂生於善以樂善，天使自然如此也。善哉善哉！夫大凶年，凡物無一善者，從人皆飢寒，啼呼哭泣，更相剋賊。默自生愁苦忿恚，心中不樂，何而歌舞樂，默自廢絕，故凶年惡歲無樂，天使其自然無也。是則明天不樂凶惡之證也。是故樂為樂善生，武為興凶作。是故古者帝王將興者，得應樂善也；將衰者，得應惡也。此者，自然之法也。是故樂生善，善生樂；凶凶生樂武，武生凶；無為生樂，樂生無為；武生亂，亂生武；樂生歌舞，歌舞生樂；凶惡生愁苦，愁苦生凶惡。以吾文見下古之人，使其思之樂之，訣說小竟於此。善哉善哉！

右〔並〕鈔庚三二下·八·三 闕 五音樂當所動發前後得天地人心。意以致太平除災姦致和氣出出大訣

闕題

〔存〕鈔庚二七上·九·一五〔並〕襄傳注 闕 吾書中善者，悉使青首。而丹目，何乎？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出吾道太陽仁政之道，不欲傷害。

闕題

〔存〕鈔庚二七下·三·一* 請問今太平上皇氣具至，天土。理何所先後，豈可聞乎？今天上為法也，樂者順之以樂，苦者順之以苦，天上之為法如此矣，乃太平氣至。故天上從其樂，以順奉之，大急兵杖而斷刑罰。地上亦然。樂者，陽也，天之經也。兵杖刑罰者，陰也，地之怒也。陰興必傷陽化。今太平氣至，乃天與神兵共治，故斷刑罰兵杖爭訟，令使察察，萬世不復妄也。皆如日月，不可久〔存〕鈔庚二八上·一·一* 蔽藏也。元氣自然樂，則合共生天地，悅則陰陽和合，風雨調。風雨調，則共生萬二千物。凡物樂，則奇瑞應俱出，生萬物之應，精上著天，三光更明察察也。三光樂而合，則四時順行。春樂生，夏樂

長，秋樂收，冬樂藏。四時樂喜，五行不逆，則人民興。人民興則帝王壽，帝王壽則凡民樂，凡民樂則精物鬼邪伏矣。精邪伏則無夭病死之人，無夭傷人，則太平氣至矣。萬國不戰鬪，盜賊貪猾絕矣。天地六萬。神俱樂喜也，天地真仙人出。天地真仙人出，則正氣悉見，而邪氣悉藏。惡人悉坐自思矣，善人行矣，神人筮書盡出，而邪偽文亡矣。人莫不悅樂喜，陰陽和合同心為一家，傳相生。凡事樂者，無有惡也。凡陰陽樂，則生之始也，萬物所受命而起也，皆與人相似。男女樂則同心共生，無不成也。不樂，則不肯相與歡合也，怒不樂而強歡合，後皆有凶。今吾之文，纔舉其大綱，見其始，以樂化之為不善，安可勝記也。已知樂之善，未及不樂之禁，復為開其綱紀，恍惚不樂，不肯并力合心，而共生元氣，著自〔存〕鈔庚二九上·一·一* 然也。元氣自然不樂分爭，不能合身和德，而共生天地也。天地不樂，陰陽分爭，不能合氣四時五行，調風雨，而盛生萬二千物。萬

二千物不樂爭分，多傷死，其歲大凶。凡事不樂爭分，三光爲之失明，帝王愁苦，萬民流亡也。善氣蔽藏，惡氣行也。正神遠去，鬼物興也。萬物人民夭死，無有年也。萬二千國分爭不樂，刑罰大起，兵革揚也，樂斷廢也，則刑大起。六方不和，則日日凶也。天氣不調，正從此起。而人不知其所由，反歸過以罪上，而責帝王。不得其大過，反下責上，盡逆氣，何能致太平。反致凶，故刑氣日興，樂者絕亡。咎在中古以來，師教時時有設者，反開列兵之門，閉其樂戶，故使邪奸得起，不可卒止。大咎在此。故今天上洞平氣至，大縱樂，除刑罰也。地上亦然，吾不能勝記。縱樂之爲善也，縱樂之爲惡也。是故陰陽之道，從天上，盡地下，旁行無窮極。牝牡之屬，相嬉相樂。然後合心，共生成，共爲理，傳天地之統，御無極之術。設使不相嬉，不肯合心爲一，肯共生共成，共爲理，共傳天地之統，〔存〕鈔庚三〇上·一·一*御無窮之術；力以刑罰，威而合之，久久猶敗。相背

分爭，陰陽相剋賊害，不可禁止也。正使父子子母夫婦極親，會相害也，共亂天道，斷無世也。其大過所致如此矣。

樂爲天之經，太陽之精。孝爲地之經，太陰之精。故樂者倡始，倡生，倡合樂成功。天者常嬉善嬉生，故常與天合，與同氣也。樂合乃能相生，當有上下。故樂爲天爲上，孝爲下象地。地者下，承順其上，陰事其陽，子事其父，臣事其君。君上事天，地亦事天，天事其上，故與地同氣，故樂與孝最順天地也。易者理陰陽氣，八風爲節，與六甲同位，陰陽同體，與天地連身，故爲神道也。刑者，絕洞陰戰，不和之氣也，故常隨陰節而起。刑者，得陰而劇，得春夏而服，得秋冬而興。盜賊得夜而起，奸邪得幽冥間處而作，鬼物諸病得冥而發，怨咎得險狹而聚相殺也。此則不樂從刑之大徵，可不慎乎？愚生畏之。子知畏之，壽之徵也；不知畏之，禍之門也。戒子慎之。是故天上爲政，各縱樂以爲化本。人人使俱自樂相化，坐思其過得失，〔存〕鈔庚三一上

·二·二*莫爲善易哉。天上爲政如此也，地上亦然。故理欲疾平者，務斷分爭刑罰，倡樂爲先，皇平之氣立至矣。請問天上太平氣自時來至也，人皆當自化爲善，萬物自當平安無病。令天上爲法，何故反以人倡之，作樂以相化乎？凡事在其先，導之教之。善惡，是化之先也，開蒙愚之門也。故天將有可爲，皆先倡其先，其象見於天，神文出。古者聖人象之爲作意。故上三皇乃教化以道，其人民盡有道，物亦然。五帝教化多以德，其人民多類經德也，物亦然。三王教化多以文，其人民多悉武好怒，尚強勇，此非悉化之首也。故善人之鄉者多善人，惡人之鄉者多惡人，此非相易也。凡天上天下之事，各自有師法，各象其師法，而所化悉相類似。天者好生興物，物不樂，不肯生。今天上皇平洞極之氣俱出治，陽精昌興，萬物莫不樂喜。故當象其氣而大縱樂，以順助天道，好是則天道大喜。今帝王理平，人民壽，故其縱

樂，以奉天道，又〔存〕鈔庚三二上·一·一*使各坐思自化，何有各乎？又樂者，天也，陽精也。陽與¹⁸則陰精伏，猶如春夏起，秋冬伏，自然之式也。真人務順吾書言，刑自絕。爲化如此，與神無異。故理難平，化失之耳。

今天道自有衰盛吉凶，何反言師化之首乎？天地不與人語也，故時時生聖人，生聖師，使傳其事。此主天時且吉樂，故生善師，使善言善化。天道將亂凶衰，則生惡師，使教化惡也。是主化天道，且自善自惡之徵也者。夫¹⁹且樂歲生善物多，五穀成以食人，其人好善。天且惡歲生惡物多，善者少，以惡物食人，其人色惡。是其化人之師明徵也。故善師出，惡師伏，是天盛衰之徵，是主天也。今天道大周，故使吾下，善說真人善事，樂其化爲上善，故以第一事教之。天周備其事，具者必樂。子知其意，若人物周遍，有其家爲其樂，今天周遍，有何不樂，而曰凶乎？此書萬世不改，天上之化如此矣！

①原小注云：「原缺一百一十五」，今刪。又原本篇目錄損，據敦煌本《太平經目錄》，當作「音聲舞曲吉凶訣第二百六」。

②「夫」下至「太歲諸神同」一段原缺，今悉據鈔補。「夫」上鈔有「五音樂當所動發前後得天地人心意以致太平，除灾奸，致和氣」二十五字，係本篇末篇旨。

③原無「同」上一段，疑佚漏，今據鈔補。

④「合」鈔誤作「舍」。

⑤鈔無「氣」字。

⑥鈔無「也」字。

⑦鈔無「主」下四字，但有「爲」字。

⑧鈔無「而」下十六字。

⑨鈔無「不戰怒」三字。

⑩鈔無「悉」字。

⑪鈔無「去」字。

⑫鈔無「惡」下四字。

⑬「致」下鈔有「太」字。

⑭「治」鈔作「理」。

⑮鈔無「夫」字。

⑯鈔無「動搖」二字。

⑰鈔無「欲」字。

⑱「靜」鈔作「靖」，「靜」通「靖」。

⑲鈔無「戰怒」二字。

⑳「是乃」鈔作「乃是」。

㉑鈔無「何」下廿一字，但有「帝王之氣」四字。

㉒「候」鈔作「休」。

㉓「微」鈔作「死囚」二字。

㉔鈔無「者」字。

㉕鈔無「天」字。

⑳鈔無「氣」字。

㉑「反地」二字鈔作「地反」。

㉒鈔無「故凶」二字。

㉓鈔無「爲」字。

㉔「時氣」鈔作「天時」。

㉕鈔無「安危」二字。

㉖「矣」鈔作「也」。

㉗「五」原作「王」，疑譌，今依鈔改。

㉘鈔無「五音」二字。

㉙「帝」上鈔有「但動」二字。

㉚「響音」鈔作「音響」。

㉛鈔無「得」字。

㉜鈔無「施」字。

㉝鈔無「乃」字。

㉞鈔無「辰」字。

㉟鈔無「動」下三字。

㊱鈔無「占」字。

㊲「可致」鈔作「至矣」。

㊳鈔無「甲」下五字。

㊴鈔無「搖」字。

㊵「鉤芒」，鈔作「勾芒」，「鉤」通「勾」。

㊶「致」鈔作「引」。

㊷鈔無「樂」字。

㊸「以」鈔作「已」。

㊹「求」鈔誤作「來」。

㊺鈔無「其」字。

㊻鈔無「者」字。

㊼鈔無「以」字。

㊽鈔無「其」字。

㊾鈔無「也」字。

- 56『上得其意者』，鈔誤作『復德上意者』。
57鈔無『以』字。
58『中得其意』，鈔作『得中意』。
59『精』下鈔有『靈』字。
60『下得其意』，鈔作『得下意』。
61鈔無『以』字。
62鈔無『起』字。
63鈔無『絕』字。
64『相』鈔誤作『明』。
65鈔無『願』下十六字。
66鈔無『也』字。
67鈔無『也』字。
68『服』鈔作『伏』。『服』『伏』通用，下同。
69『服』鈔作『伏』。
70『則刑絕也』，鈔作『刑絕』二字。
71『音』上鈔有『夫』字，『音』下鈔無『聲』字。
72鈔無『即』字。
73鈔無『之』字。
74『日時』鈔作『時日』。
75鈔無『精者』二字。
76鈔無『起樂也』三字。
77『響』鈔作『向』，『響』，通作『嚮』，『嚮』『向』通用，下同。
78『響』鈔作『向』。
79『唱』鈔作『倡』，『倡』通『唱』。
80鈔無『各』字。
81鈔無『五』下五個字。
82『響』鈔作『向』。
83『假令』二字鈔作『今』。
84『日』下鈔又有『日』字。
85鈔無『斗』字。
- 86鈔無『也』字。
87『他行效此』，鈔作『他皆做此』。
88鈔無『其』字。
89鈔無『次動』二字。
90鈔無『次』下十二字。
91鈔無『爲』字。
92鈔無『之教』二字。
93鈔無『自』字。
94鈔無『順』字。
95鈔無『若』字。
96鈔無『用』字。
97『得』鈔作『能』。
98『以付』鈔作『付告』。
99鈔無『其』字。
100『群』鈔作『辟』。
101鈔無『之屬』二字。
102鈔無『以』字。
103『治』鈔作『理』。
104『令』鈔誤作『今』。
105鈔無『大』下十二字。
106鈔無『者』字。
107鈔無『善』字。
108鈔無『者』字。
109鈔無『惡』下十六字。
110鈔無『順』下四字。
111鈔無『相』下三字。
112『惡』下鈔有『相逆爲善相順』六字。
113鈔無『是』字。
114鈔無『時加』二字。
115『地』鈔誤作『氣』。
- 116鈔無『天』下八字。
117『之』鈔作『而』。
118鈔無『昌』下三字。
119『天』上鈔有『故』字。
120『所共廢共衰』，鈔作『共休廢之』。
121鈔無『之』字。
122『樂之爲』，鈔作『興樂即』。
123鈔無『時』下九字。
124『地』鈔作『道』。
125『囚』原作『內』，疑譌，今依鈔改。
126鈔無『氣』字。
127『主』原作『立』，疑誤，今依鈔改。
128鈔無『王』下十一字。
129鈔無『之』字。
130『明』鈔作『其』。
131鈔無『之』字。
132『效』下鈔有『驗』字。
133鈔無『天』下廿二字。
134鈔無『者』字。
135鈔無『自』下七字，但有『順而行之』四字。
136鈔無『也』字。
137鈔無『同』下四字，但有『其』字。
138鈔無『不』下七字。
139鈔無『自』字。
140鈔無『自』字。
141『此』鈔作『故爲』二字。
142鈔無『老』字。
143『祿』鈔作『天』。
144鈔無『天』字。
145『之』鈔作『人』。

- ①鈔無「之」字。
- ②「正」鈔作「政」，「政」通「正」。
- ③鈔無「也」下四字。
- ④鈔緊接上文。
- ⑤鈔無「樂」字。
- ⑥鈔脫「四」字。
- ⑦鈔無「地」字。
- ⑧「治」鈔作「理」。
- ⑨鈔無「□□哉」三字。
- ⑩鈔無「樂」字。
- ⑪「悅喜」鈔作「喜悅」。
- ⑫鈔脫「謹各」二字。
- ⑬鈔脫「僞」字。
- ⑭鈔無「王氣生」三字。
- ⑮「凡」鈔作「萬」。
- ⑯鈔無「樂」字。
- ⑰鈔無「劇」下十七字。
- ⑱鈔緊接上文。
- ⑲鈔無「樂」字。
- ⑳鈔無「之」字。
- ㉑鈔無「多」下二十五字，但有「致大凶惡」四字。
- ㉒鈔無「樂」字。
- ㉓「氣」下鈔有「大凶惡」三字。
- ㉔「地」疑當作「樂」。
- ㉕鈔無「相氣微氣」四字。
- ㉖「卑」鈔誤作「界」。
- ㉗鈔無「其」字。
- ㉘鈔無「爲善則」三字。
- ㉙「座」疑當作「坐」。
- ㉚「心」原作「以」，疑誤，今依鈔改。

①下文疑在卷百十五中，今存於此，但佚題目。王卡案：據敦煌目錄，此篇目應爲「神書青下丹目錄第二百四」，在卷百十五。

②「首」，襄傳注作「下」。

③「何」，襄傳注作「合」。

④「吾」下，襄傳注有「之」字。

⑤「生」普通刊本襄傳注作「主」，鈔及百衲本襄傳注作「生」。

⑥「心」原作「正」，疑誤，今依襄傳注及鈔丁部第十二葉改。

⑦下文疑在卷百十五中，今存於此，但佚題目。王卡案：據敦煌目錄，此篇目當作「苦樂斷刑罰訣第二百五」，在卷百十五。

⑧「土」疑係「上」字之譌。

⑨「萬」，疑當作「方」。蓋係「方」字訛作「万」，「万」又傳鈔作「萬」。

⑩「與」疑係「興」字之譌。

⑪「夫」疑係「天」字之譌。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十七 庚部之十五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七

經一一七·一上·二·四

天樂得善人文付火君訣第二百七

〔並〕鈔庚三八上·八·一六 闕今 ①真人積善又賢，事事通。今天上皇洞平 ②氣具至，今天 ③上欲有可急得，子 ④亦豈知之乎哉？小生性愚且蒙不及，唯天師。行，諸真人安坐，爲子悉陳之。今天上樂得善人，可以 ⑤調風雨，而具生凡 ⑥物者。初 ⑦天地開闢以 ⑧來，人 ⑨爲善者少，少而 ⑩中天意者 ⑪，天常以是爲憂患，而今地上人無 ⑫中天上可求 ⑬者。出今天上何不自行生人，而反乃取於地上人乎？夫天地之生凡物也，兩爲一合。今是上天與是下地爲合。凡陽之生，必於陰中，故乃取於此地上人也。又人含陰陽氣之施，必生於土泉，故皆象其土而生也。故五方異俗，天下小小而不同。〔並〕鈔庚三八下·三·八 闕故 ⑭萬

二千國一部中人^⑮不相似^⑯也。子^⑰知之乎？唯唯。人生而常善者付於父，故^⑱善人上付於天也^⑲。萬物之精善^⑳者，上合為^㉑天，為^㉒三光也。其中者付於人，使其^㉓仕，順陰陽而理^㉔萬物也。其^㉕下者付於土，使步行而作事也。㉖真人知之乎？唯唯。善哉善哉！是故今天上欲調風雨，具生萬物，樂得經一一七·二上·一·一*善人，故吾見遣下簡索之也。以文付真人，以與謹民，令付上火精道德之君，使以示天下人，共思吾書言。故以付真人，慎毋斷絕，子且病之，加戒慎事。唯唯。今愚生以為天上乃無極而正，獨與此下地為合乎？善哉，子之難也。天雖上行無極，亦自有陰陽，兩兩為合。今地下亦自有合乎？然，地亦自下行何極，亦自有陰陽，兩兩為合。如是一陰一陽，上下無窮，傍行無竟。大道以是為性，天法以是為常，皆以一陰一陽為喉衿，今此乃太靈自然之術也。無極之政，周者反始，無有窮已也。欲為真人分別一二而陳道之，真人會不而知之耳。故略

為子舉其端，見其始，著其大綱，自思出其紀，令天下地上賢聖自美之耳。子知之耶？唯唯。願聞其教。諾。自詳記吾言於吾教，子上而息。唯唯。

天咎四人辱道誠第二百零八

今天上有何大憎惡，名為天咎。真人學用日久，豈亦深知之邪哉！今愚生不及何等也，願聞之。然古今諸為〔並〕鈔庚三八下·六·一五圖道者，乃皇天之所取法也。經一一七·三上·一·一*最善之稱，冠無上，包無表^㉖，內無裏，出無間，入無孔，天下凡事之師也。生之端首^㉗，萬事之長，古今聖賢^㉘所得之長^㉙。今^㉚帝王之^㉛所以得天心，以自安民之父母，凡化之^㉜所從起也。真^㉝人知之邪？唯唯。夫^㉞道乃天也，清且明，不欲見汙辱也。而^㉟今學^㊱為道者^㊲，皆為四毀之行，共^㊳汙辱皇天之神道，並亂地之紀，訖^㊴不可以^㊵為化首，不可以^㊶為師法，不可以^㊷為父母。俱共毀敗天之寶器，天^㊸之皆名之，名為大反^㊹逆^㊺之子。㊻汝居地上，不中師法，上天安而反中師法哉？子欲知其

審實，此若小人居民間，不中師法也。至於帝王之前，寧而中師法不哉？如使處下，不中師法，而上天反畜之以為師法，中類天上與帝王之前，反當主畜積邪惡之人邪哉？〔並〕鈔庚三九上·四·一二圖故天上深知其^㊼失道意，非故疾咎之也。今^㊽洞上皇平^㊾氣至，不而復容^㊿此四人。㊽此四人也，乃使天上天下共賤為道者，反名為惡子。是故令使人道日衰消，休廢不復起。今天下之人共為惡，正此四人所毀敗也。今天上大憎咎之，故欲更選七也。真人知之邪？愚生今受性頑鈍，訖經一一七·四上·二·一*能不解，何謂也？願聞之。子尚不即解，何望於俗人哉？諾。開耳精聽，為子詳陳道大瑕病所起，使天下後學者，令昭然知其失道也。〔並〕鈔庚三九上·五·一六圖其^㊿第一曰^㊽不孝，第二曰^㊾不^㊿而^㊽性真，生無後世類^㊾，第三曰^㊿食糞飲其小便，第四曰^㊽行為乞者。故此^㊿四人者^㊽，皆共汙辱天正道，甚^㊿非所以^㊽興化^㊾，㊽而終古為天上天下師法者也。假令得道上天，天上簡問之，

盡爲惡人；今不可以調風雨，而興生萬二千物，爲其師長也。可怪哉！可怪哉！小生聾暗，訖不知有過於天，今唯皇天明師願見爲復重察察，分別解之，冀蒙心得更開。行詳聆聽，爲真人具道其意，使可終古以爲萬世之法。後生謹良，爲道者不復犯天禁，令使得道而上天，天上更喜之。比若地上帝王得善人，與共爲治，亦喜之也。故天上所進，地上亦然，豈不善哉？唯唯，聞命矣。道者，乃皇天之師，天之重寶珍物也。爲者其行當若天成。道者當上行，天乃好愛之仕也。今或有過誤，得道而上天者，天上受如問之，反皆有不謹孝之行。道爲化首，天爲人師法，何可反主畜經一七·五上·一·一舍，匿養天下不謹孝子哉？子親有此惡行，而天何宜，使此人長生與其共事乎？若此天反當主舍此惡人反逆之子邪？地上尚不仕，天安肯仕之乎？故不孝而爲道者，乃無一人得上天者也。雖去，但悉見欺於邪神佞鬼耳。會皆住死於不毛之地，無人之野，以戮其形；天之

應人如影響，安得行惡而得善者乎？古今希有之也。地王雖爲道，前後衆多者，其度者少。今天上乃少善人，無可與共事者也，其行悉凶惡也。如是天何不即殺之，乃使到不毛之地，無人絕氣之野乎？所以不即滅殺之者，天地之間，其氣集多所而畜容，故名爲中和。比若人和，無不而包容也。故得須臾。天者主執清明，比若居帝主之前，不可得容姦惡人也。故天上本不與等子爲治也，地上亦然也。天不與不謹孝子爲治，比若聖王不與不謹孝人爲治也。聖王尚不肯與爲治，天何肯獨與爲治乎哉？古者聖賢，所以不與爲治者，乃深睹天法，象天爲行也。〔並〕鈔庚三九上·八·九固與⑤愚者爲治⑥，天即④大恨⑤矣。何以明之？人君與之爲治⑥，天爲其⑦多灾經一七·六上·一·一變怪，夷狄數來，是明天恨⑧惡之證也。與重規合矩，券書何異哉？今⑨天乃見人與之爲治，尚憎惡疾之，何肯乃自與其共事乎？人所惡，天亦惡之也⑩。人所愛，天亦重⑪愛之也⑫。是故古者賢

聖⑬睹天⑭意深，故常象天而爲行，不敢失銖分也。故而⑮常獨與天厚，得天心也；如⑯不與天心合，不⑰得天心則⑱大凶矣。人⑲行尚如此，何況今乃當爲天上簡士哉？天上簡⑳士，乃當㉑與天共事，治無窮極之術也，長相與並㉒力同心調氣㉓。出真人寧解不邪？宜自慎，吾言純天心意也，不可犯也，犯者死矣。□□哉。善哉善哉！愚生心意，一善解於是。子尚裁一善解，俗人不解，冥冥憤憤是也。天疾之，故使吾下大言，具出天法。自是之後，學者戒之慎之！〔並〕鈔庚三九下·七·一固今天乃貴重傳相生，故四時受天道教，傳㉔相生成，無有窮已㉕也，以㉖興長凡物類。故天者名生㉗稱父，地者名養㉘稱母。因六甲十二子八卦之氣以爲紀，更相生轉相使，故天道得㉙常在㉚不毀敗，是常行施化之功㉛也。今學道者㉜純㉝當象天爲法，反㉞多純無後，共滅消天統。出其貞者，尚天性也，氣經一七·七上·一·一有不及。其不貞者，彊爲之壅塞，陰陽無道，種其施於四野，或反棄殺，窮

其妻子而去者，是皆大毀失道之人也。無可法，是大凶一分之人也，不可以爲人師法，安而中天師法乎？夫皇天，乃是凡事之長，人之父母也，天下聖賢所取象也，何用等失道，妄爲無世類之子，爲與共事乎？如天但與此子共爲治，天名爲主舍，匿惡人，興凶術，何可以爲聖，治人上師乎？故不舍止之也。古者聖人大賢尚知諱，不肯與無後世類之人共事，與之爲治，悉不得天心。故聖賢天使其皆貴重有後世，而共憎惡人無後世也。聖人乃深知天意，故獨常法象之，不失銖分也，而況天平哉？今天上久純無善人，故使吾下大語，以示勅後來，使愚者悉自知。若天上仕此人，天上反當主聚無後世人邪？行如此反得上天，天上反愛無後世而不好生邪？故皆死於不毛地，不生之士，無人之野，令使各歸其類也。汝不好生，與天反，故投汝不生之處。汝好無人，故投汝無人之野。俗人冥冥不睹，則言其已度世矣，實不也。吾經二七·八上·一·一*不敢欺真人也，吾親

以天上行而下，睹與不睹，比若示盲者以日，言人欺之，反掩其口而笑，愚者比若此矣。真人慎之。天上所惡也，上亦然也。善哉善哉！愚生未嘗見是天上事，真真一覺於是。子努力爲善行。吾之文療天地之病，解帝王之愁苦。子功滿得上天，自往睹見之，吾言乃大效矣。唯唯。不敢道⁹⁴，留，不敢懈忽也。子慎之無懈忽，審沮懈忽，大命絕矣。愚生甚畏天威，誠受行之。善哉善哉！得天意矣。〔並〕鈔庚四〇上·二·五⁹⁵。今天乃清且⁹⁶明，道乃清且⁹⁶白，天與道乃⁹⁷最居上，爲人法。清明者好清明，故三光上著天，各從其類，合如⁹⁸爲形。天之爲形，比若明鏡。比⁹⁹若人之¹⁰⁰有兩¹⁰¹目洞照，不欲見¹⁰²汙辱也。若¹⁰³比聖王之前，常欲清明¹⁰⁴，¹⁰⁵不欲見汙辱，汙辱之則得滅死之過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恢哉！可恢哉！是故人頭口象天，不欲樂見汙辱也，常欲得鮮明，得善物。故天下人以淹汙辱惡，與人食之，天乃遣雷電下，自捕取之。真人知是逆惡邪？唯唯。愚生甚

畏之。今大中上古以來，人自言爲善，絕殊於俗人也。學爲道者，反多相示經一二七·九上·一·一*教食糞飲小便，相名爲質直善人，天與道大憎之。天上名此爲大反逆之子，天上不欲見其人形也。此大邪所著，犬豬之精所下也。夫道之生天，天之有道也，乃以爲凡事之師長。正道者，所以興善，主除惡也。是故古聖賢〔並〕鈔庚四〇上·六·一¹⁰⁶。帝王將興，皆得師道，入受其策智¹⁰⁷，以化其民人¹⁰⁸，師¹⁰⁹之貴之，乃言其能知天心意，象天爲行也¹¹⁰。出¹¹¹天上亦尊貴善道人，言其可與和風氣，順四時，承五行，調風雨，助日月星宿爲光明也，而使萬物興也。今如此食糞飲小便，何可以爲師。今地上師尚不中名爲逆子，何能反中天上師乎哉？小人甚愚也，甚淹汙辱天道。真人得極文，思其意。地上所惡，天上亦惡之；天上所惡，地上亦然。是地上人惡食糞飲小便，天上亦惡之，故乃遣雷電霹靂下殺之也。此辭者，但可以曉地上人耳。天上惡之劇，於是地上尚憎惡之，天上何用爲

哉？天乃清明而鮮，何以反當主舍，聚此食糞飲小便人乎？雖過誤，須臾得道，會不得上昇天也。悉往死於五廢絕氣敗凶之地，以順其行，以彰其過，各歸經一七·一〇上·一·一*其所，求不欺之也。真人年有善竟，戒之慎之，以示後來。令洞上皇平氣至，不得容此惡行，犯之死，明矣。可恢哉！可恢哉！真人知恢，是子覺也。子不恢，與之同罪；知而故爲之，罪不除。唯唯。不敢不敢。今上皇天之爲性也，常欲施與，故主施主與，主生主長，主出不主納，主勝不主服。服則爲逆，故天道不可威劫也，劫迫之則令人滅亡矣。天主善，主清明，不樂欲見淹汙辱。今天與道，乃與上之稱也。故帝王象天爲行也，稱無上之君，不敢失天。行之銖分則吉，失之則大凶。今學道爲長生，純當象天也。天者好生，故學長生者，純守天第一生之氣，其爲行，當隨天道意也。故地者主辱殺，主藏，不當隨地意也。夫道者，乃大化之根，大化之師長也。故天下莫不象而生者也。今下

愚小人欲爲道，反無益於民人，而共淹汙辱天道，甚逆無狀，天上名之爲逆子，大凶之人也，天上不欲見之也。何謂也？愚生心結閉，未及之也。善哉，子之問乎！天使子言，詳開耳目而聽。夫天與道，不好施好生好稱邪，爲之何不經一七·一一上·一·一*卜卦賦藥，有益於民人，而使神治人，病固止也。此三人也，皆得稱師，不利天道，不敢淹汙辱天道。夫天道不欺人也，常當務至誠。天道不欺以欺，即其後久久日凶衰矣。天之爲道也，不樂淹汙辱，不欲利人。天乃無上，道復尚之。道乃天皇之師法也，乃高尚天。是故天與道者主修正，凡事爲其長。故能和陰陽，調風雨，正晝夜，列行伍。天地之間，莫不被恩受命，各得其所者。今下愚爲道，反爲欺慢癡狂，乃共惑亂天之道，毀敗天之化首。反行乞丐求人之物，無益於民間，淹汙辱天道，內利百姓，不可以爲師法。反使後生者相教，每爲道道，令人癡狂慢欺，又行被淹汙辱而乞丐，因以此行而名之，謂爲癡狂

乞丐者之道。反使凡人共罵天，共賤正道，斷絕大化，天甚惡之，道甚疾之，天上不欲見其形也。今天上皇洞正氣大至，日月星羅列皆重光，道與天當調風雨，和陰陽，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前人邂逅得道而昇上天，無可仕者也。天上問之悉有過，不可與共事，汝等乃居地上，尚見謂爲癡狂經一七·一二上·一·一*乞丐者。不中帝王之師，安而中天上之師哉？天其惡之，大道衰廢，咎在下古人相學失法度，天病之，大悞悞。天道不通，故遣吾下與真人共談，分別道得失。樂天下人一覺，俱知天上意，改其行，易其心，不復犯天禁，則學者成矣。如修其故行，天不上之也，會當復往，死於五辱之地，付命於五汙之土，絕洞無人癡狂之野，上無三光，下無良土。何也？願聞之，其過何重也？不謫之也？天道爲法，各從其類，下奪之也。如何以不即殺之，乃到此乎？欲即滅殺之，又其人自言，欲長生而至信；欲中殺之，又反且哭天啼地，自言甚冤，又不自知其過所由出。

故天考之徒之，其後投於五辱癡狂之土，使自知也。子欲知其實審，比若明王考人過責，非肯即殺之也。猶當隨其罪大小詣獄，大罪大獄，小罪小獄治之，使其人服，自知乃死，不恨而無言也。如不窮其辭語，會自言冤，懷恨而死。故五霸之君，其民臣多懷恨而死者也。子欲知天上之治刑如此矣。真人解邪？可怪哉！可怪哉！子知驚怪，生之門也；不知經一一七·一三上·一。一*驚怪，死之根也。子慎吾言，吾言正天之兵，不可詆冒。詆冒令人傷，小詆小傷，大詆滅亡也。戒真人一言，下古之人積愚，信其無知之心，且言不然自窮矣。吾親以天上行，而下知其□□，萬不失一也。吾不敢欺子也，欺子不畏真人，乃畏天威。故吾言乃信復信。所以言復重者，乃恐其固固有失之者。故復重使其言多文□□。天上之事，實遠難知，故文時時下合於地也。〔並〕鈔庚四〇上·七·一五 圜地上善，即天上善也。地上惡，即天上惡也。故人爲善於地上，天上亦應之爲善；人爲惡

於地上，天上亦應之爲惡，乃其氣上通也。五氣相連上下同，六甲相屬上下同，十二子爲合，上下著，無有遠近皆相通。其下善，其上明；其下惡，其上凶。故五行興於下，五星明於上。此者，天所以曉於天下人也。出凡三光皆然。天上復與地下三光相通，三光明於下，天上亦然。天上明於上，地上亦然。兩兩相應，和以爲經，於天上大善，地上亦然。猶天有六甲十二子，地上亦然；地上有六甲十二子，天上亦然。故常上下相應，不失銖分也。真人其經一一七·一四上·一。一*慎之。吾言雖遠，慎無閉藏，以示學者，傳之必齋戒，其慎之。案文爲法，勿得暗誦也。唯唯。願請問太上中古以來，諸相教爲道者，反多有去家棄親，捐妻子；反多有乞丐，癡狂詳欺，食糞飲小便。後學者多以相教示，皆有師法，亦不苟空也。善哉！子之難問，得其惡意。天疾之，教子問之邪？其言何一巧也，子何故問此乎？怪其久矣，無於質問，常若悒悒。善哉，天

果使子主問事邪？諾。開兩耳，且爲子分別言之。夫上天初出真道之時，不如此也。悉作孝養親，續嗣有妻子，正形容，不癡狂、食糞飲小便也。皆以其道，動作中法。上士爲帝王之師輔，傳類相養，無有傷者。於此之時，比若三皇五帝，動以正道，務相利不相害傷也。故得以正道行，不自匿藏。三王紊亂，五霸將起，君臣民更相欺慢，故僞作癡狂。尚恐見知，乞丐、食糞飲小便，是困窮之行也，困窮之辭也。夫道亦有衰盛，比若此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矣。下古多見霸道，乞丐棄其親，捐妻子，食糞飲小便，是道之衰，霸道起也。故三皇五帝多得道上天，經一一七·一五上·一。一*或有尸解，或有形去。三王以壽，五霸無得正道者，皆戰鬪死於野。今下古守此霸道，亦皆死於野，此之謂也。吾不欺真人，是亦道之霸，與霸王同耳，安得上升天哉？善哉善哉！愚生之心，真真已解矣，不意道亦有霸也。天師解之，乃後知之。誠誠□□哉！子可謂開矣。請問今學者，當奈

何乎哉？然今者天道大周備。自今以往，與古異。欲修中古霸道法，真道不得來。真人宜戒之慎之！欲樂長存，修吾文。失銖分之間，命不全，可不守乎？道之元，皇道已起，火光行之，霸道絕矣。天雖浩大，自有分理，以示文凡人，令共議之。宜屬上者屬上，宜屬中者屬中，宜屬下者屬下，宜上下中共之，何不睹其誠信□□，比若與天語。善哉善哉！時氣平矣。真人何以知之乎？見天親遣天師下言，知天氣平矣。善哉善哉！子得其意。願復請問一兩事，不敢多言。行道之。自今以往，求道皆當於何哉？皆求之於閑室，無遠父母而去妻子。以漸爲之，僻漏乃止；或內不善而僻漏，無可益也，反且先死。各自考實，行不負天。人乃經一七·一六上·一·一*可欺，天不可欺也，勿憂人爲非也。使各以是自治，不敢爲道者，即惡人也，欲欺僞者也。以是占之，萬不失一也。學人若此，姦猾絕矣，善人與惡人可見矣。此名爲皇天簡士書，上可得度世，中可爲帝王輔，

下愚無知固固，可爲民間謹子。真人重知之。唯唯。願聞僻漏得道去云何？然，道成去而已。如道未成，爲日守父母，保妻子，日日以漸，清靜爲之，且自知其意矣。賢者共策此言。唯唯。

右天上簡士文與道斷為棄霸續命人自易心姦猾消守親保妻子

- ①「今」鈔譌作「令」。
- ②「平」上鈔有「太」字。
- ③「天」鈔譌作「太」。
- ④鈔無「子」下廿九字。
- ⑤鈔無「以」字。
- ⑥「凡」鈔作「萬」。
- ⑦鈔無「初」下三字。
- ⑧「以」鈔作「已」。
- ⑨鈔無「人」字。
- ⑩「而」鈔作「能」。
- ⑪鈔無「者」字。
- ⑫「無」鈔作「少」。
- ⑬「求」鈔譌作「永」。
- ⑭鈔無「故」字，但有「大天之下」四字。
- ⑮鈔無「一部中人」，但有「皆隨水土」四字。
- ⑯「似」鈔作「類」。
- ⑰鈔無「子」下十五字。

- ⑱「故」鈔作「夫」。
- ⑲鈔無「也」字。
- ⑳「善」鈔誤作「光」。
- ㉑「合爲」鈔作「屬于」。
- ㉒鈔無「爲」下五字。
- ㉓鈔無「其」字。
- ㉔鈔無「而理」二字。
- ㉕鈔無「其」字。
- ㉖鈔無「表」下三字。
- ㉗「生之端首」，鈔脫訛爲「生端百」三字。
- ㉘「聖賢」鈔作「賢聖」。
- ㉙「所得之長」鈔作「得長」二字。
- ㉚「今」鈔誤作「全」。
- ㉛鈔無「之」下三字。
- ㉜鈔無「之」字。
- ㉝鈔無「真」下七字。
- ㉞「夫」鈔譌作「天」。
- ㉟鈔無「而」字。
- ㊱鈔無「學」字，但有「之」字。
- ㊲鈔無「者」字。
- ㊳「共」鈔誤作「天」。
- ㊴「訖」鈔譌作「記」。
- ㊵鈔無「以」字。
- ㊶鈔無「以」字。
- ㊷鈔無「以」字。
- ㊸鈔無「天」下五字。
- ㊹「反」鈔誤作「返」。
- ㊺「逆」鈔作「叛」。
- ㊻鈔無「其」下六字。
- ㊼鈔無「今」字。

48 『皇』下原無『平』字，疑脫，今依鈔補。

49 『不而復容』，鈔作『不能容』。

50 鈔無『其』字。

51 鈔無『日』字。

52 鈔無『日不』二字。

53 『而』鈔作『能』，『而』亦讀『能』。

54 『生無後世類』，鈔作『而無後類也』。

55 『日』鈔譌『日』。

56 鈔脫『日』字。

57 鈔無『此』字。

58 鈔無『者』字。

59 鈔無『甚』字。

60 鈔無『以』字。

61 『化』下鈔有『也』字。

62 『與』鈔作『以』，『以』上，鈔有『帝王』二字。

63 『治』鈔作『理』。

64 『即』鈔作『將』。

65 『恨』鈔譌『限』。

66 『治』鈔作『理』。

67 『其』原作『甚』，疑譌，今依鈔改。

68 『恨』鈔譌『限』。

69 鈔無『今』下廿三字。

70 鈔無『也』字。

71 鈔無『重』字。

72 鈔無『也』字。

73 『賢聖』鈔作『聖賢』。

74 『天』鈔譌『大』。

75 『而』鈔作『能』。

76 鈔無『如』下六字。

77 『不』上鈔有『若』字。

78 『則』鈔作『乃』。

79 鈔無『人』下十六字。

80 『簡』鈔作『揀』。

81 鈔無『當』字。

82 『並』下鈔重衍『士乃與天共事，治無窮極之術也，長相與併。』一行十七字。

83 『氣』下鈔有『故能長久矣』五字。

84 鈔無『傳』字。

85 『已』鈔作『極』。

86 鈔無『以』下六字。

87 鈔無『名生』二字。

88 鈔無『名養』二字。

89 鈔無『得』字。

90 『功』鈔誤作『助』。

91 『今學道者』，鈔作『故學者』。

92 鈔無『純』字。

93 鈔無『反』下八字，但有『無絕』二字。

94 『道』疑當作『逗』。

95 鈔無『且』字。

96 鈔無『且』字。

97 鈔無『乃』字。

98 『如』鈔作『而』，『如』猶『而』也。

99 『比』鈔誤作『皆』。

100 鈔無『之』字。

101 『兩』鈔譌作『而』。

102 鈔無『見』字。

103 鈔無『若』下六字。

104 『常欲清明』，鈔作『常欲得鮮明』。

105 『入受其策智』，鈔譌作『人愛其榮智』。

106 鈔無『人』字。

107 『師』下七字，鈔作『師之所貴爲』五字。

108 『象天爲行也』，鈔作『象而行化』。

109 鈔無『也』字。

110 鈔無『也』字。

111 鈔無『上』字。

112 鈔無『上』字。

113 鈔無『其』字。

114 鈔無『也』字。

115 『甲』鈔譌『申』。

116 『同』鈔誤作『洞』。

117 鈔無『爲合』二字。

118 鈔無『相』字。

119 鈔無『其』字。

120 『其上明』三字，鈔作『上通』。

121 鈔無『其』字。

122 鈔無『其』字。

123 鈔無『故』字。

124 鈔無『以』字。

125 『且』疑當作『且』。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十八 庚部之十六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八

經一八·一上·二·四

禁燒山林訣第二百九

請問皇天上洞極之師，師幸哀愚生不肖，乃告語以天上之事，誠非小生所敢望也。既加得已，開其道路，使得知天上事。願聞〔並〕鈔庚四〇下·三·一〇。天上皆何所喜，何所禁^①，唯得其^②戒。誠日夜思惟其意，不敢犯之，以示後生。凶善哉子之問也，得其要意。真人安坐，為子道之，可傳萬世，無有去時也。唯唯。受命厚厚。勿謝。子為天地問疑，吾主為天談，非子之私也，俱共公事，何須謝哉？欲不謝，若為輕道易事愁師，謝又觸忌諱不謙也。但恐書益文多辭，令難知，故止真人言耳。夫辭者，道之柄，文之所從起也，勿悒悒，方為子分別之。唯唯。〔並〕鈔庚四〇下·五·七。今天上乃上皇洞^③，平氣俱

至興盛，陽日光^④明，邪氣止休，正氣遂行，衰者消去，道德陽。天上急禁絕火燒山林^⑤，叢^⑥木之鄉^⑦，何^⑧也？願聞之。然，山者^⑨，太陽也，土^⑩地之綱^⑪，是其君也。布根之類^⑫，木是其長也，亦是君也，是^⑬其陽也。火亦^⑭五行之君^⑮，長也^⑯，亦是其陽也。三君三陽，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⑰急禁^⑱燒山林^⑲。經一八·二上·一·一*叢^⑲木，木^⑳不燒則

陰^㉑中。陰者稱母，故倚下也。天所以使子丑寅最先發去興多，興多則火王，火王則日更明^㉒；丙丁興^㉓，巳^㉔午悅，何^㉕也？願聞之。此天格也，性也。其母盛多而王^㉖，則其子相^㉗。其子相，則受氣久長^㉘，得延年^㉙，故天上止之也。陽^㉚盛即^㉛陰，陰日消，陽衰則陰姦日起。故^㉜姦猾者常起暮夜，是陽衰而姦起之大證也。故天上乃欲除姦，故禁之也，此自然之術^㉝法也。凶天上亦然，地上亦然。善哉善哉！〔並〕鈔庚四一上·五·一。願請問三陽相得何故凶衰^㉞乎？善^㉟哉子之問也，得其意。然^㊱三陽者應^㊲天陽地陽人陽^㊳。三盡^㊴陽也，無一陰；

三盡君也，無一臣；三盡男也，無一女；名為滅亡之路，無後之道也^㊵。不敢^㊶復傳類，不而^㊷復相生成，故^㊸凶也。是所謂^㊹有天而無地，有日而無月，有上而無下，有表而無裏，天上名此^㊺為立敗之紀，凶故惡之禁之也。善哉！愚生過問此，甚畏之矣。子知畏之，生之根也；不知畏之，凶之門也。唯唯。

燒下田草訣第二百一十

〔並〕鈔庚四一上·一〇·一四。願請問下^㊻

田草寧^㊼可燒不^㊽？天上不禁^㊾燒也。當燒經一八·三上·一·一*之^㊿。獨何^①故當^②燒之乎？願^③聞之。然，草者，木之陰也，與乙相應。木者^④，與甲相應。甲者，陽也，與木同類，故相應也^⑤。乙者，陰也，與草同類，故與乙^⑥相應也^⑦。乙者畏金，金者傷木，木傷則^⑧陽衰^⑨，陽衰則偽^⑩姦起，故當燒之也^⑪。又天上言，乙亦^⑫陰也，草亦^⑬陰也，下^⑭田亦土之陰也。三陰相得^⑮，反共生姦。故玄武^⑯居北極陰中，陰極反^⑰生陽。火者，陽也，陰得陽而順吉^⑱，生善事。

故天上相教，燒下田草以悅陰，以興陽^①，^②故燒之也。天上亦然也。甲者，天上木也。乙者，天上之草。寅與卯何等也？然寅者亦陽，地上木也。卯者，陰也，地上之草也。此四事俱東行也。但陽者稱木，陰者稱草，此自然之法，天上之經也。吾不敢欺真人也。子爲天問事決疑，吾爲天說事，〔並〕鈔庚四一下：八·一四圖二人共職，共理陰陽，除天地之病，令帝王不愁苦，萬二千物各得其所，莫不^③悅喜而出見^④，無有冤結凶者也。善哉善哉！然，真人可謂知道矣。不敢不敢。然，學而問道，有何謝乎？唯唯。繫之胸心，無有去時。善哉善哉！學問得其數矣。

天神考過拘校三合訣第二百一十一

〔並〕鈔庚四一下：一〇·一七圖經一一八·四

上：二·一* 今天上良善平氣至，常恐人民有故^⑤犯時令而傷之者^⑥。今^⑦天上諸神共記好殺傷之人，畋射漁獵之子，不順天道而不爲善，常好殺傷者^⑧，天甚^⑨咎之，地甚^⑩惡之，羣神甚^⑪非之。凶今恐小人積愚，不可復禁，共淹汙亂洞皇

平氣。故今天之大急，部諸神共記之，日隨其行，小小〔並〕鈔庚四二上：四·八圖共記而考^⑫之。三年與閏並^⑬一中考^⑭，五年一大考^⑮。過重者則坐，小過者減年奪算。三世一大治，五世一^⑯滅之。故今天上集三道行文書，羣神共記過，斷好^⑰殺傷刑罰也。凶而興樂。地上亦然。真人幸爲善，常欲有德於皇天，而憐帝王愁苦，時氣不和，實咎在人好殺傷，畋射漁獵，共興刑罰，常有共逆天地之心意。故使久乖亂不調，帝王前後，得愁苦焉，是重過也。真人幸欲常有功於天，有恩於帝王，今天上積疾毒之。羣神教吾言，故今以文付真人，歸有德君，以示天下。人得文各自深省，思過失，念書言天。今良平氣俱至，不喜人爲嫉賊，吾知天上有此言，今敢不下道之，不言恐爲嫉賊，害在經一八·五上：一·一* 吾身，吾不敢犯也，故以事報，諸真人慎之。真人不言，害在子身；以示凡人，愚人欲犯之，害在其身，天亦不復過責真人也。自今以往，天乃興用羣神，使行考治人。天上亦

三道集行文書以記過，神亦三道行文書以記過，故人亦三道行文書以記過。故人取象於天，天取象於人。天地人有其事，象神靈，亦象其事法而爲之。故鬼神精氣於人諫亦諫，常興天地人同時。是故神應天氣而作，精物應地氣而起，鬼應人治而鬥。此三者，天地中和之疾使，隨神氣而動作，應時而往來，絕洞而無間，往來難知處。故今天道傳治，與往古殊異，以今占古多不中，以古占今不復應。故古文衰竭難復用，用之不比中，又有集處真真文中，故天上言，拘校前後三合，取中善者以明事以合意。然後天上道正，王道備，邪惡悉去，帝王大樂，乃無事，人自爲謹得天意。真人知此事重乎？唯唯。善哉！子知其意矣。

右天上禁火以興生斷刑傷殺止畋射獵不順天時氣爲天所惡記見在知赤初受經一一八·六上：一·二* 符更始文

①「禁」下鈔有「唯得其禁」四字。

②鈔無「其」字。

- ③ 鈔無「洞」字。
- ④ 「光」鈔譌「先」。
- ⑤ 鈔無「林」字。
- ⑥ 「叢」鈔作「聚」，疑係由「藁」字轉譌作「聚」。
- ⑦ 「鄉」下鈔有「者」字。
- ⑧ 鈔無「何」下六字。
- ⑨ 鈔無「者」字。
- ⑩ 「土」原作「上」，疑誤，今依鈔改。
- ⑪ 「綱」原作「網」，疑誤，今依鈔改。
- ⑫ 「類」鈔作「聚」。
- ⑬ 鈔無「是」下四字。
- ⑭ 鈔無「亦」字。
- ⑮ 鈔無「君」字。
- ⑯ 鈔無「也」下四字。
- ⑰ 鈔無「天上令」三字。
- ⑱ 「禁」下鈔有「斷火」二字。
- ⑲ 「叢」鈔誤作「聚」。
- ⑲ 鈔無「木」字。
- ⑲ 鈔無「陰」下廿一字。
- ⑲ 鈔無「更明」二字，但有「月」字。
- ⑲ 鈔無「興」字。
- ⑲ 「已」原作「己」，疑譌，今依鈔改。
- ⑲ 鈔無「何」下十一字。
- ⑲ 鈔無「而王」二字。
- ⑲ 鈔無「相」下五字。
- ⑲ 「久長」鈔作「長久」。
- ⑲ 鈔無「得延年」三字。
- ⑲ 「陽」鈔誤作「陰」。
- ⑲ 「即」鈔作「則」。
- ⑲ 鈔無「故」下廿九字。

- ⑳ 鈔無「術」字。
- ㉑ 鈔無「衰」字。
- ㉒ 鈔無「善」下九字。
- ㉓ 「然」鈔作「夫」。
- ㉔ 鈔無「應」字。
- ㉕ 「地陽人陽」，鈔作「人陽土陽」。
- ㉖ 鈔無「盡」字。
- ㉗ 鈔無「也」字，但又有「無後之道」四字。
- ㉘ 「敢」鈔作「能」。
- ㉙ 「而」鈔作「能」。
- ㉚ 「成故」鈔倒作「故成」。
- ㉛ 「所謂」二字，鈔作「爲」字。
- ㉜ 鈔無「此」字。
- ㉝ 鈔無「下」字。
- ㉞ 鈔無「寧」字。
- ㉟ 「不」鈔作「否」。
- ㊱ 「禁」下鈔有「也」字。
- ㊲ 鈔無「之」字。
- ㊳ 「何」原作「可」，疑誤，今依鈔改。
- ㊴ 鈔無「當」字。
- ㊵ 鈔無「願」下四字。
- ㊶ 鈔無「者」字。
- ㊷ 鈔無「也」字。
- ㊸ 鈔無「與乙」二字。
- ㊹ 鈔無「也」字。
- ㊺ 鈔無「則」字。
- ㊻ 「陽衰」原作「衰陽」，疑倒，今依鈔正。
- ㊼ 鈔無「僞」字。
- ㊽ 鈔無「也」下五字。
- ㊾ 鈔皆無「亦」字。

- ㊿ 鈔無「下」下五字，但有「地」字。
- ① 鈔無「得」字。
- ② 「玄武」鈔譌作「云歲」。
- ③ 鈔無「反」字。
- ④ 鈔無「吉」字。
- ⑤ 「以興陽」三字，鈔作「而順陽也」。
- ⑥ 「莫不」鈔譌作「草木」。
- ⑦ 鈔無「見」字。
- ⑧ 鈔無「故」字。
- ⑨ 「者」鈔作「也」。
- ⑩ 鈔無「今」字。
- ⑪ 鈔無「者」字。
- ⑫ 鈔無「甚」字。
- ⑬ 鈔無「甚」字。
- ⑭ 鈔無「甚」字。
- ⑮ 「考」鈔誤作「榜」。
- ⑯ 鈔無「與閏並」三字。
- ⑰ 「考」鈔作「拷」。
- ⑱ 「一」下鈔有「大」字。
- ⑲ 鈔無「斷好」二字。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十九

庚部之十七

太平經卷之一百一十九

經一一九·一上·二·四

三者為一家陽火數五訣第二百一十二

下愚之生願一請問，今天道當具，無不有無不包容也。天上何睹，何故一時悉欲生而急刑罰乎？善哉子之難問，得其意。吾常甚好子之言。子之言，常發起吾意，使吾道興。子向不能難問，誰復而難問者乎？故天道久斷絕閉而不通，天甚疾苦之。吾久悒悒，欲言無可與言者，故天道失其分理久矣。歲歲至歲，至於今。天運生聖人使其語，無而盡解除其病者。故乃使真人自來，與吾相睹，乃一得為天具語。子難常獨深得天意，安坐，為子悉陳道之。吾欲不言，畏天威也。故得子問者，輒欲言，無可匿也。真人亦知之邪？唯唯。然子解解矣。今天上所

以盡悉欲生長，而急害傷者，天道常有格三氣。其初一者好生，名為陽；二者好成，名為和；三者好殺，名為陰。故天主名生之也，人者主養成之，成者名為殺，殺而藏之。天地人三共同功，其事更相因緣也。無陽不生，無經一一九·二上·一·一*和不成，無陰不殺。此三者相須為一家，共成萬二千物。然天道本末中也。今者，天道初起以來，大周復反，來屬人屬陽。陽好生而惡殺，生者須樂，乃而合心為一相生，而中有殺氣輒傷，不能相生成。子欲知其信實，比若胞中之子，不可有小害，輒傷死，死不復生，輒棄一人，為是連傷而不止，便絕滅無後世矣，一家無統絕去矣。故尤大急刑罰殺傷也。天道同不常如此耳。今者大急，復更為真人察察分別之，使下古人大覺知天道。今不欲殺傷訣意，所以更為真人察察言者。俗人隨吾，但無事習文辭而作巧語也。故更為其陳刑天證。今〔並〕鈔庚四二上·七·一五圖甲子，天正也，日以冬至^①初還反本^②。乙丑，地正也，物以布

根。丙寅，人正也，平旦人以初起，開門就職。此三者，俱天地人初生之始，物之根本也。初生屬陽，陽^③者本天地人^④元氣。故乾坎艮震，在東北之面，其中和在坎艮之間，陰陽合生於中央。故凡懷妊者，在^⑤頭下足上，中腹而居，微在中和之下。陽^⑥合者生於最先發去，出其形氣，投於他方者，此主天地人三氣經一一九·三上·一·一*初生之處，物之更始，以上下不可有^⑦刑殺^⑧氣居其中也^⑨。凶置其德氣陽氣，乃萬物得遂生；如中有凶氣輒傷。故出其刑去之也。〔並〕鈔庚四二下·四·一五圖今者天道大周更始，以上下純陽治天地^⑩，故急斷刑罰也^⑪。天者稱神，陽亦稱神，故^⑫今天使神治人。真人欲知吾書文與天相應不？自今以^⑬往，犯吾書文，欲^⑭好刑殺^⑮者，天上亦且^⑯考^⑰之。凶人亦且更急之，神亦且考之。天上地上異處同謀，鬼神不與人同家，亦且同謀，是天平氣且至也。天初氣更始於天上，地初氣更始於地下，人初氣更始於中央。此三氣方俱始生，不欲見刑惡凶

氣，俱欲得見樂氣，故自今以往，天與地樂斷刑也。真人知之乎？唯唯。愚生暗昧，以爲天上行疾人爲惡，而禁刑殺傷也；不意乃天地人在懷妊之氣，更始之本元也。見天師說之，甚惶甚。子知惶且怪，可謂覺悟，知天道意矣。善哉！曉事生戒此文，慎無斷絕爲身害。唯唯，不敢不敢。行去重之。凡人學問，各爲身計，務順天道。唯唯。出此天上禁忌勿藏。唯唯。請問天道何故正以今爲大周，爲元初，乃更經二九·四上·一·一*大數考正文哉？善乎子之難問也，大得天心意。然今者，五陽之上長也，五火之始也。火之最上者，上爲天，爲日月之色者。火赤與天同色，天之色赤，火亦赤，赤者迺稱神。天與神者常昌，得凡事之元。是故十一月爲天正，天上亦然。故其物氣赤，赤者日始還反。其初九氣屬甲子，爲六甲長上首也。甲者爲精，爲凡事之心，故甲最先出於子，故上出爲心星。故火之精神，爲人心也。人心之爲神聖，神聖人心最尊真善。故神聖

人心乃能造作凡事，爲其初元首。〔並〕鈔庚四二下·七·五闕故神聖之法，乃一從心起，無不解說。故赤之盛者，爲天、爲日、爲心。天與日與心^①常明，無不而^②照察。故^③自今以往，行此道者，姦邪之屬悉絕去^④矣。夫陽之生者，於幽冥之中。是故陽氣起於北，而出於^⑤東，盛於南，而衰消於西，天之爲法如此^⑥矣。善哉！願聞今陽之生者，何故正於幽冥中乎？夫生者皆反其本，陰陽相與合乃能生。故且生者，悉復其初始也。天地未分，初起之時，乃無有上下日月三光，上下洞冥，洞冥無有分理。雖無分理，其中內自經二九·五上·一·一*有上下左右表裏陰陽，具俱相持，而不分別。若陰陽相持始共生。其施洞洞，亦不分別。已生出，然後頭足具。何知陰陽之初生之始如是矣。故人今將變化而施生者，悉往就幽冥閑處，天使不忘其本也。人初受天地之法，是其先也，故天使其不忘也。善哉善哉！見皇天師言，乃知分理也。子可謂易示曉矣。請問陽與火何獨伍

乎？行氣者各自有伍，非獨火也，金火最爲伍，赤帝之長。故天策書非云邪？丙午丁巳爲祖始。始者，先也，首也，故書言祖始也。萬事之始，從赤心起。心者洞照知事，陽始於陰中，亦洞照。故水者，外暗內明而洞照也，中有陽精也。故陽始起於北，而陰始起於南，十一月地地下溫，五月地地下寒。今陰陽始起，何不於天上而正於地中乎？善哉，子之難問也。然地爲母，父施於母，故於陰中也，其施陽精，同始發於天耳。陽者，其化始氣也微難睹，入陰中成形，乃著可見，故記其陰中，不記其陽也。今天雨雪，同是其施化之道，見可睹而言；陽施精微，不可睹乎？善哉子之言也，難得其經二九·六上·一·一*意，欲爲真人分別說之。恐天道大形見，故不爲子說也。然恐真人心恨。夫爲人師、爲人上者難。請安坐，爲子微說之。天雨雪造將爲之時，呼吸但氣耳，陰陽交相得乃施，可睹於此之時，天氣下，地氣上，合其施。故雨雪有形而可見也。請問：今或有山潰雲

上，皆可睹，而言不可睹，何也？欲不問，苦悒悒，今故具問之。爲弟子不謙不也，不問無以得知之，致當問之，無所疑也。諾。爲子微說之，不可窮極。然雲雨潰山，此者陰之盛怒，而不自忍傷陽，化凶事也，非善變也。有傷於化之道，陰之失也，陰之傷也。真人勿復窮問，天道亦不可察察盡言也。子自思其意。唯唯。行去。

道祐三人訣第二百一十三

真人再拜，謹問天師道。〔並〕鈔庚四

三上·一·一六 闕太平氣至，誰者當宜道哉？誰者不宜道乎？善哉，子問事也。夫道與人，比若風雨，爲者則善，不爲則已。好爲者，則其人也。不好爲者，即非其人也。爲者不用力，易開通者，即是其人也。不開不通，終日無成功，即非其人也。爲之即吉，不爲則凶，凶是其人經一九·七上·一也。不爲之，其人自吉善，無所疾苦。已爲之後，反有所疾苦，即非其人也。又〔並〕鈔庚四三上·六·一四 闕凡人自養，不詳察也。夫道者，乃正

人之符也。凶疾病鬼物者，迺邪惡之階路也，賊殺良民之盜賊也。或見人且入正道，因反怒人，與人爭鬪，於人爲正道，反凶不爲善，反安隱於等之間，不可不謹詳自精者，得道則吉，失道則凶也。死生之命，不可自易，而不謹詳也。善哉善哉！愚生已解矣。然，真人既問疑事，且告真人天要語。吾道之所以而長久養者，人而樂道樂德樂仁，忽於凡事，獨貪生耳，道正長於養守此三人也。過此而下者，吾道不而長久養也。何哉？夫人道乃無不覆蓋，何故獨宥此三人，不宥餘哉？然，善哉子之難問也，得其意。夫大道之出也，人皆蒙之恩，乃及草木，莫不化爲善，皆得其所俱，而各竟其天年。夫無道德不仁，不可久養也，何哉？然，但以其不好道德仁也。夫好道德仁，何故獨可久養哉？願聞其意。然，子曉事生哉！其問事絕訣也，詳聽，爲子分別言其意。唯唯。然，是好道德仁，此三人皆有三統之經一九·八上·一。

一*命。樂好道者，命屬天；樂好德畜養者，命屬地；樂好仁者命屬人。此三人者，應陰陽中和之統，皆有錄籍，故天上諸神，言吾文能養之也。行不若此，亦無錄籍，故吾文不能久養之也。今太平氣至，無姦私，故不而久養姦惡之人也。不如往者內亂之時，能包養惡人也。願聞其竟說。然，姦邪惡氣出，活者反能久養姦惡之人也；而不能久養善人者，是其衆害多，善者少也，比猶若大寒至而熱氣衰也。今正氣至，乃不能久養姦惡之人，比若陽氣至而陰氣消亡也。夫太陽上赤氣至，乃火之王精也。火之王者，乃光上爲日。日者，乃照察姦惡人，故言不得爲非，故不容惡人也。又道者主生，德者主養，仁者主用心故愛。春即生，夏者即養，人則用心治理，養長萬物。故太陽所生養長，用心最勞苦。此之謂也。善哉善哉！愚生重聞命乎！然，安坐，爲子更有所脩解。唯唯。一事學道，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一事學德，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

三事學仁，而大度者在經一一九·九上·一。
 一*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
 四事學官，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五者好畜聚財業，大多者在天，中多者在神靈，小多者在人也。然此五事，大度中度小度，一由力之歸命於天，歸德於地，歸仁於人。守此三事學身，以賢心善意，思之惟之，身迺可成；積之聚之，神且自生；守之養之，道且自成；樂之好之，身且自興。天道無親無疏，付歸善人。是故天自力行道，日一周。所以一周者，凡物之生，悉法六甲五行四時而生，一氣不至，物有不具，則其生不足不調矣。爲人君上父母，而不調大過也。故天日一周，自臨行之也。所以自臨行之者，假令子水也。但有水氣未周，五行氣不足，四時氣不周，故爲行而臨之。甲加其上，有木行，有春氣。丙加其上，有火行，有夏氣。戊加其上，有土行，有四季中央之氣。庚加其上，有金行，有秋氣。壬加其上，有水行，有冬氣。五身已周，四氣已著，乃凡物得

生也。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乃無爭訟者，故可爲人君父母也。夫人爲道德仁者，經一一九·一〇上·一*當法此；乃得天意，不可自輕易而妄行也。天道爲法如此，而況人乎？故上士法天，其道乎！中士法地，其德乎！下士法人，其仁乎！過此而下者，不屬於人，故與禽獸草木同乎無常命。真人得吾文書，自深思其要意，緣而無善，與天相得同事也。與吾文反者，乃天地之怨也，吾亦不耐也。吾文書所惡，正是也。真人慎之，以付上士，歸縣官，示凡人。自今以往，天與古異。善哉善哉！

右分別太平文出所宜所不宜訣

- ① 鈔無「至」字。
- ② 鈔無「本」字。
- ③ 鈔無「陽」字。
- ④ 鈔無「人」字，但有「之」字。
- ⑤ 鈔無「在」下五字，但有「皆」字。
- ⑥ 鈔無「陽」下三十六字，但有「生於陰中，陰故稱母」八字。
- ⑦ 鈔無「有」字，但有「使」字。
- ⑧ 鈔無「殺」字。

- ⑨ 「居其中也」，鈔作「居中央」。
- ⑩ 「地」原作「治」，疑衍上文而誤，今依鈔改。
- ⑪ 鈔無「也」字。
- ⑫ 鈔無「故」下二十字。
- ⑬ 鈔無「以」字。
- ⑭ 鈔無「文欲」二字。
- ⑮ 鈔無「殺」字。
- ⑯ 鈔無「亦且」二字。
- ⑰ 「考」鈔作「拷」。
- ⑱ 鈔無「與心」二字。
- ⑲ 鈔無「而」字。
- ⑳ 鈔無「故」下五字。
- ㉑ 鈔無「去」字。
- ㉒ 鈔無「於」字。
- ㉓ 「宜」鈔作「當」。
- ㉔ 「乎」鈔作「哉」。
- ㉕ 鈔無「善」下六字。
- ㉖ 「爲」下鈔有「者」字。
- ㉗ 「好爲」鈔作「爲好」。
- ㉘ 「好爲」鈔作「爲好」。
- ㉙ 鈔無「者」字。
- ㉚ 鈔無「不」字。
- ㉛ 鈔無「不」字。
- ㉜ 鈔無「也」字。
- ㉝ 鈔無「者乃」二字。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二十至

一百三十六 辛部不分卷

太平經鈔辛部^①

〔補〕鈔辛一上：二：一 * 請問不食而飽，

年壽久久，至于遂存，此乃富國存民之道。比欲不食，先以導命之方居前，因以留氣。服氣藥之後，三日小飢，七日微飢，十日之外，為小成無惑矣，已死去就生也。服氣藥之後，諸食有形之物堅難消者，以一食為度。食無形之物，節少為善。百日之外可不食，名不窮之道，名為助國家養民，助天地食主。少者為吉，多者為凶，全不食亦凶，腸胃不通。通腸之法：一食為適，再食為增，三食為下，四食為腸張，五食飢大起，六食大凶惡，百疾從此而生，至大飢年當死。節食千日之後，大小腸皆滿，終無料也。令人病悉除去，顏色更好，無所禁防。古者得道，老者皆由不食。君臣民足以安身心，理其

職，富者足以存財，貧者足以度軀。君子行之，善樂歲，凶年不危亡。夫人曰有三命，而不自知，日三食乃生。朝不食一命絕，晝不食二命絕，暮不食三^②絕。絕三日不食，九命絕。無匿物，無寶留，此由飢也。奸邪大起，悉從此始。用吾道，萬事自理，吉歲可以〔補〕鈔辛二上：二：一 * 興利，凶年可以存民，常當忽帶收腸，使利行步也。

天地之間，凡事各自有精神，光明上屬天，為星，可以察安危。天地之性，自有格法，六甲五行四時節度，可以占覆未來之事，作救衰亂，防未然之事。臣見君父之衰，救之，使其更興盛，是大功也；深知其衰也，不救之，或反言而去，名為倡詬，罪不除也。三事，臣知其君有失，將睹凶害而救之，使其更無凶害，是大功也；知而不救，名倡凶，其罪不除也。四事，知君理失其要意，災害連起，而救助其理之，是其宜也；為曉事之臣，知而不救，其罪不除也。五事，臣知其君年少，其賢未能及事而救之，助其為知，是其宜也；

知而不助為賢，反言不及，名為不忠，弱其上，其罪不除也。六事，臣知其君老，有天期而憂之，為其索殊方大賢之助，異策內文，令君更得延年，是大功也；知而不能，反言吉凶者，其過大也。七事，為人下知上有危，有失理，或失忘，而共救之案之，是為大功；知而不救，自解避而去，為不順忠孝之人，罪〔補〕鈔辛三上：一：一 * 皆及其後。八事，父母有疾，占相之知，能盡力竭精，有以救之；知而不救，天將大罰。九事，父母年老且盡，為子者知父母老期將至，為求賢師異方，令得丁強，孝子之宜也，此由食人之食，以食歸之，而有大功也。十事，知人凶衰，有大害患將至而救之，使其更興，與其奇方異策，內文善事，令無復憂苦，是為大功；知而不為，有罪不除也。夫為人子，見父母有死難而拋去之，處樂違苦，此乃與禽獸同耳。豈可統三才，繼天地乎？是以聖人出也，施教戒，勸人為善，斷絕凶惡，以救天地之灾，令三光五行，星辰順叙，豈徒言哉？今天上

乃具出文書，以化除諸災害，以致善，是故吾自曉勅真人出書也。今天上教吾大言，勿有蔽匿也。今天地大周更始，災害比當消亡，無復餘糧類。故教人拘校古今文集善者，以爲洞極之經，定善不可復變易也，雖聖賢之人不能復致其文辭。夫文辭，天地陰陽之語也。故教訓人君賢者而勅戒之，欲令勤行致太平也。所以言蔽藏者，賢君得而藏於心，用於天下，育養萬〔補〕鈔辛四上：一·一。物而致太平也。而歸功於上帝，則堅於石室深穴也。天生善物，必歸之善處。如珠玉也，必帝王寶之。其羸惡之物，衆棄之。況人爲善，而天豈不愛乎？帝王豈不重之乎？今天上無極之天，中無極之天，下無極之天，旁行無極之天。今爲法，況三道集氣共議，其應天地人之位也。乃太平至，天悅喜，則帝王壽。其道神靈祐天地，善氣莫不響應，道德日至，邪僞退，詆臣奸冗③滅。凡臣悉除，萬善自來，五行和，四氣時良。其爲政法，起於本。本者，天地之間人象神。神象人，而各

自有隅，聚亭部鄉縣善惡，所好所疾苦，各有其本。事皆近察，察自相短，短長得失，明於日月。故大教其集議，賢不肖共平其事。故天下州縣鄉里置封，仰萬民各隨材作書，直言疾苦利害可否，致書投於封中。長吏更撰上天子，令知民好惡賢不肖利害，可集議而理之，即太平之氣至矣，而福國君萬民，萬二千物各得所矣。封④即今匭函也。

天道有緩有急，人事亦然，有緩有急。天道急，即風雨雷電不移時而至；人道有急，亦趨走〔補〕鈔辛五上：一。不移時而至。急者即以時應天法則上之，刺一通付還本事，而有賞罰，緩者須八月爲一日上也，天上法如此。夫陰陽爲法如此，人道亦如此矣。凡人腹中，各有天子，五氣各有王者。天有五氣，地有五位。其一氣主行，爲王者主執正。凡事居人腹中，自名爲心。心則五臟之王，神之本根，一身之至也。主執爲善，心不樂爲妄內邪惡也。凡人能執善，清靜自居，外不妄求端

正，內自與腹中王者相見，謂明能還睹其心也。心則王也，相見必爲延命，舉事理矣；不得見王者，皆邪也；不復與王者相通，舉事皆失矣。而復早終。今太陽德盛，欲使天上天下，上無竟，下無極，旁行八洞外內。真神真精光悉出助帝王治，而致上皇洞平之氣，未常見之。善人命長，萬物無復夭死自冤者，而邪神悉消亡，天下無復強枉病者，豈可聞乎？善哉子之問也。天使悉斷邪僞凶惡，而出真事。凡圖畫各有精神，真事有真神，邪事有邪神，善事有善精神，惡事有惡精神。夫蓄積邪之家，後必有邪害也；蓄積真文真道之家，〔補〕鈔辛六上：一·一。後必有度世者也。故真僞各精所致也。故天有吉有凶，吉則吉精神，凶則凶精神。地亦有吉凶，吉則吉精神，凶則凶精神。夫三皇五帝各有親屬兄弟，三王五霸各自有親屬兄弟。小小分別，各從其類，世興則高，世衰則下。比若晝夜，相隨而起，從陰陽開闢，到今不止。貧爲小人，富爲君子，更共相爲使轉相理。是

天地親屬也，萬物不興，其中幾類似之，而實非也。天有六甲四時五行剛柔牝牡孟仲季，共為親屬兄弟而敬事之，不失其意，以化天下，使為善主，仁義禮智文武更相為親屬兄弟。夫道與道為親屬兄弟者，凡道乃大合為一，更相證明轉相生。今日身已得道，凡道人皆來，親人合心為一家，皆懷善意。凡大小不復相害傷，災害悉去無禍殃。帝王行之，天下興昌。垂拱無為，度世命長。吏民行之，其理日明。凡道皆出，莫不生光。道與道為親屬傳相行。故與道召道，以道求道，即以道為親屬兄弟。尚化如此，則天下皆好生惡殺，安得有無道者哉？德與德為親屬兄弟者，今日身執大德，〔補〕鈔辛七上：一。一*以德為意。凡有德之人推謙相事，天下德人畢出矣。以是為法，安坐無事，帝王行之，其國富，吏民行之，無所不理。以德召德，德自來矣。仁與仁為親屬兄弟者，今日身為仁。凡仁者自來相求，以仁召仁，仁人盡來矣。帝王行之，天下悉仁矣；吏民行之，莫不相

親。所謂仁與仁合為一家，是為親屬兄弟矣。義與義為親屬兄弟者，以義求義，今日身已成義。凡義之人，悉來歸之，以義合也。帝王行之，苦樂相半；吏民行之，生傷半。以義求義，是為親屬兄弟矣。禮與禮為親屬兄弟者，以禮求禮，今日身已成禮矣。凡禮之人悉來，行者守節，生者不安，腹中內空虛，外使若環，趨走跪起，無聞命矣。日短，衣物盡單。帝王行之，愁苦且煩；吏民行之，職事紛紛。丁者力乏，老弱傷筋。禮禮相親，是為親屬兄弟矣。文與文為親屬兄弟者，今日已成文矣。以文求文，文人悉來至若浮雲，中外積之聚若山。至誠若少，大偽出焉。帝王行之，以理其事，或得或失。吏民行之，更相期，妄以相拱，害變疾病萬種，人日短命。以文〔補〕鈔辛八上：一。一*相期，以文相恐，轉相取轉相生，此乃文之親屬也。武與武為親屬兄弟，今日已成武矣。以武召武，凡武人悉來聚。其氣陽陽，其兵煌煌，其力皆倍，其目皆張，其欲怒不得止。武鬼

居其角，取勝而已，不復惜其命。君子行之，其治日凶；則吏民行之，滅殺人世。無有善意，理有聚害，此即以武生武，則武之親屬也。辯與辯相為親屬兄弟者，今日已成大辯矣。凡有辯之人悉來歸之。辯辯相與，無有終窮。一言為百言，百言為千言，千言為萬言，供往供來，口舌云亂，無有真實。人君行之，其政萬端；吏民無可置其命。以辯求辯，是為親屬兄弟也。法律與法律為親屬兄弟者，今日已成法律矣。以法律求法律，凡天下法律之人皆聚。事無大小皆有治，凡人無有無罪之人也。自生至老，一人之身有幾何罪過？無有無罪者。以此相生人，君子之十九強死。以此為理天下，大亂不可止也。以此論親屬兄弟相求，各從其類。理亂之本，太平之基，審此九事，可知也。天上諸神言，好行道者，天地道氣出助之；好行〔補〕鈔辛九上：一。一*德者，德氣助之；行仁者，天與仁氣助之；行義者，天與義氣助之；行禮者，天與禮氣助之；行文者，

天與文氣助之⁵；行辯者，亦辯氣助之；行法律者，亦法律氣助之。天地各以類行神靈也。天將助之，神靈趨之，深思其要意，則太平氣立可致矣。

請問上善易爲也，上惡易爲耶？

夫陽極爲善，陰極爲惡；陽極生仙，陰極殺物；此爲陰陽之極也。夫凡民生不能盡力養父母，求奇方道術，以資父母，使懷悒悒而至死，復相教善衣食歌舞以樂之，是爲大逆之民，天豈福之乎？天上效凡書文對，今天上爲法，令天上人不得相期爲猾，自有大術也。地上亦然。今真人豈知之耶？自古到今，多有是佞臣猾子，弄文辭，共欺其上，愁其君父，而得官位；無功於天地而食祿，天甚疾之，地甚惡之，天上名之亂紀。今天上平氣至欲斷之，恐此子復亂理。今人積愚，多可欺而得仕，今天災不可欺而去也，不可詐僞而除也。真與僞與天相應，不悉以示下古之人，試使用之，灾害悉除，即是吾〔補〕鈔辛一〇上·一·一*之真文也，與天上法相應，可無疑也。不言而反曰⁶彰明矣。

用之而無成功，吾道即僞矣，亦不言而明矣。天上爲法，不效巧言，乃效成功成事。比若向日月而坐，俱有光明。何以知其熱與清乎？去人積遠。以何效之？主以成功也，向日而坐焮也，足以知熱；向月而坐，足以知清。吾之真文，亦若是矣。

天上爲法，目視則理陽，瞑則理陰；視則理有形，瞑則理無形，視則理人身，瞑則理精神。以是爲效，故能使陰陽悉理，則無有失職者也。地上亦然，爲洞極皇平也。今天之出書，神之出策符神聖之文，聖人造文造經，上賢之辭，此皆言也。故天地神聖上士爲人盡力，以言積年，可立天地，除灾害。帝王案用之，乃致遨遊而無事，上得仙度增年，得天意，子孫續嗣，無有絕也。世衰乃更爲大興，天下仰命，莫不得其天地六方八遠絕洞，陰陽俱悅，天病風雨爲時，雷電不作，日月更明，三光不失度，四時五行順行，各得其所。此神聖善言所致也，其功莫不大哉。

〔補〕鈔辛一一上·一·一*天上各異，自

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無極之三光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中居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三光各異，其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雲氣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音響雷電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下風雨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下居中，風雲氣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之人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蚊行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

其俗，記吾書辭而〔補〕鈔辛一二上·一·一* 行之，即太平矣。地上草木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山阜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川谷水澤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下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下無極陰陽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五行各異，自有自然之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四時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六甲十干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六甲十二子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

矣。八方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補〕鈔辛一三上·一·一* 太平矣。神靈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善惡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如不從其本類教之，即大亂矣。志之哉！天教吾具出此文，以解除天地陰陽帝王人民萬物之病也。凡人人民萬物所患苦，悉當消去之。故教子用法無極以示之，乃拘校前後聖賢神文，與凡人俗辭，合而大考之，後天地之病，都得消除。已消除，帝王延年，垂拱無憂也。天，太陽也。地，太陰也。人居中央，萬物亦然。天者常下施，其氣下流也。地者常上求，其氣上合也。兩氣交於中央。人者，居其中為正也。兩氣者常交用事，合於中央，乃共生萬物。萬物悉受此二氣以成形，合為情性；無此二氣，不能生成也。故萬物命繫此二氣，一氣交相於形中。故為善，天地知之；為惡，天地亦知之。故古者上善德之人，乃內獨知天意，故常方為善也。

天讖曰：復樂者樂，復善者善，復惡者惡，復喜者喜，復順者順，復真者真，復道者道，復悅者〔補〕鈔辛一四上·一·一* 悅。凡所復，天地羣神亦復之以影響哉！復文者文復，復偽者偽復，復辯者辯復，復佞者佞復，復武者武復，復逆者逆復，復凶者凶復，復邪者邪復。凡所復，悉天地羣神復之。凡吉凶安危之法，在所復已。凡人家力強者，多畜私財，後反多貧凶，何也？神人言，此乃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後生反欺老者，皆為逆。故天不久祐之。何也？然智者當苞養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當養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後生者當養老者，反欺之，三逆也。與天心不同，故後必凶也。夫財者，天地之間盈餘物也。比若水，常流行而相從，常謙謙居其下。得多財者，謙者多得也。故期者，天不祐之矣。

從天地陰陽中和三法失道已來，天上多餘算，蓄積不施行，何也？願聞其意。然天之受命，上者百三十，謂之

陽曆閏餘也。其次百二十，謂歲數除紀也。其次百歲，謂之和曆物紀也。人悉當象是爲年。今失三法已來，多不竟其年者。餘算一歲一算，格在天上，人行失天道，〔補〕鈔辛一五上。一。一。無能取者。今象吾文，爲善行者，天上悉且下此算以增之，或得度世，或延年矣。天地□□^⑧已來，帝王專以憂天下不平，失職爲憂患也。微此，無可憂者也。天下善人，忠臣孝子，悉共憂此。但行吾文，此憂除矣。

天上言，陽氣大興盛，鬼物不得妄行爲害，何也？夫陽盛者陰必衰，故物不得妄行爲害也，誰禁之乎？陽精禁之。陽精何以禁之哉？夫陽精爲神，屬天，屬赤，主心。心神，乃天之神也。精者，地之精也。鬼者，人之鬼也。地，母也。鬼，子也。子母法同行，並處陰道。太平氣至，陽氣大興，天道嚴，神道明。明則天且使人俱興用之，神道用，則以降消鬼物之道也。神道興，與君子同行。鬼物道者，與小人同行。故君子理以公正，神亦理公正。

小人理邪僞，鬼物亦理邪僞，明於同氣類也。今陽道興火，兵刃當消滅，火厭之。故兵積陰氣盛，火積陽氣盛，陽盛消兵，自然感召也。人生必因天氣，上善者付天，中善付於人，下善付田畝，故上士學而度世，中士當理民，下士當理田野。上士當來雲氣，中〔補〕鈔辛一六上。一。一。士乘車，下士當步行。此三人各殊職，不相妨害。上士度世上天，爲中和調風雨，中士屬縣官，當理人；下士當理財產，各有所職，不相妨矣。

天上諸學道之爲法也，人精求道也已。小合於小道，見諸神爲小得道，門戶未合於中道，乃得至於大道。至於大道，乃能致於真神也。小合小道者致小神，合於中道者致中神，合於大道者致大神。大神至乃得度世長存。而至此，皆有大邪神鬼，不欲人度世，善惑人致怠，退而自言變怪，真僞相雜。當此乃能分別邪正，則度世矣。天上名上士，從生到終，無一惡意，乃爲凡人所愛，五方人民縣官共賜之遺之。中士乃爲鄰里所愛，鄰里共賜之

遺之。下士無有善心意，無可得賜遺，但竊取其家私賜遺。此天下人糶所爲。何謂糶哉？上士純善，心意無惡，是上陽也。中士心意半善，是其中陽也。下士心意純無善，是下陽也，故名糶。糶不成實，內空無米，爲無實信也。無信實之人爲之糶人。上〔補〕鈔辛一七上。一。一。士得縣官四方賜與其家者，言不忘本祖也。中士得四鄰賜與其家，言不忘父母也。下士反竊取其家財以付傍鄰里者，當象其糶，內空外實，反背其本也。皆有害天上，言背反其家，家中不和，悉由此人。夫臣外交，其國必空；家人外交，其家必空；天之咎皆從此起。夫安危起於人腹中，神靈見於遠方，上下旁行，洞達億萬里，可不慎乎？

太平道，其文約，其國富，天之命，身之寶。近出胸心，周流天下。此文行之，國可安，家可富。

天地格法，善者當理惡，正者當理邪，清者當理濁。不可以惡理善，邪理正，濁理清。此反逆之，令盜賊不止，

奸邪日生，乃至大亂，各從此起。帝王將任臣，必詳其選舉，當以天心。列宿合，乃敢任之。日者，君德也。月者，臣德也。若列宿不合，必不能致太平，奸邪生矣。

說天地上下中央八遠郵亭所衣食止舍何等也？作道德而懷疑者，取決於此識。今天上有官舍郵亭以候舍等，地上有官舍郵亭以候舍等，八表中央皆有之。天上官舍，舍神仙〔補〕鈔辛一八上·一·一*人。地上官舍，舍聖賢人。地下官舍，舍太陰善神善鬼。八表遠近名山大川官舍，以舍天地間精神人仙未能上天者，雲中風中以舍北極崑崙。官舍郵亭以候聖賢善神有功者。道爲首，德爲腹，仁爲足而行之。天設官舍郵亭，得而居之。欲得天力者行道，欲得地力者行德，欲得人力者行人。此三者，無窮之路；失此三者，亂之本也；不循此三者，名逆天。故聖人苞道德行仁，過此而言，屬萬物之行矣。

請問四時之神氣以助理致善除

惡，何者致大神？何者致中神？何者致小神？日^①思月建帝氣者致大神，思相氣者致中神，思殺氣者致小神，思月建後老氣者致老物，思月建後病衰氣者致邪鬼，思月建後死氣者致純鬼，思月建後破氣者致破殺凶惡咎害也。生氣者屬天屬陽屬前。天道以神氣生，故斗前六神皆生；後六神屬地屬陰。天道以死氣爲鬼，爲物凶咎。子欲使後世常謹常信，自親自愛，神明精氣，不得去離其身，則不知老不知死矣。夫神明精氣者，隨意念而行，不離身形。神明〔補〕鈔辛一九上·一·一*常在，則不病不老，行不遇邪惡。若神明亡，病者立死，行逢凶惡，是大效也。人欲不病，宜精自守也。凡事不過自然，自然中無精神。凡事皆不成神，不過大道與天地之性，中無大精神，尚皆不成，不能自全。故天地之道，據精神自然而行。故凡事大小，皆有精神，巨者有巨精神，小者有小精神，各自保養精神，故能長存。精神減則老，精神亡則死，此自然之分也。安可強爭乎？凡

事安危，一在精神。故形體爲家也，以氣爲輿馬，精神爲長吏，興衰往來，主理也。若有形體而無精神，若有田宅城郭而無長吏也。夫長吏者，乃民之司命也，忠臣孝子大順之人所宜行也。夫人之身，而不忠於上，不孝其親，是負其身，戮其刑，亡其本也。常思善，精神集來隨人也；思惡，精神亦來集人也。乃入人腹中，隨趨人所思，使悞悞不能忘之矣。

〔起〕請問胞中之子，不食而取氣。在腹中，自然之氣。已生，呼吸陰陽之氣。守道力學，反自然之氣。反自然之氣，心若嬰兒，即生矣。隨呼吸陰〔補〕鈔辛二〇上·一·一*陽之氣，即死矣。〔止〕

〔附〕道典論卷四胎息

〔附〕《太平經》云：請問胎中之子，不食而炁者何也？天道迺有自然之炁，迺有消息之炁。凡在胞中，且而得炁者，是天道自然之炁也；及其已生，噓吸陰陽而炁者，是消息之炁也。人而守道力學，反自然之炁者生也，守

消息之烝者死矣。故夫得真道者，乃能內烝，外不烝也。以是內烝養其性，然後能反嬰兒，復其命也。故當習內烝以內養其形體。

〔存〕《三洞珠囊》卷四《絕粒品》引《太平經》第一百二十二云：是故食者命有期，不食者與神謀，食氣者神明達，不飲不食，與天地相卒也。

①原文下有「卷之八」三字，今刪。又本部經文全缺，今以鈔補。鈔不分卷。以下分段，一仍舊文，并皆缺題。

②「三」下疑脫「命」字。

③「元」疑係「充」字之譌。

④「封」下六字，疑係附註。

⑤此下疑漏述武事。

⑥「日」疑當作「日」。

⑦「之」疑係「元」字之譌。

⑧原處空白，疑係「開闢」二字。

⑨「日」疑當作「日」。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三十七 至一百五十二壬部不分卷

太平經鈔壬部^①

〔補〕鈔壬一上：二：一*凡人不能相拘，故自制命。為不善，天將誅之。故小人得誅於中人，中人得誅於上人，上人得誅於大人。夫小失法，自致危亡。夫神靈大小之誅亦若此。而不能拘制，天當誅之必矣。天畏道，道畏自然。夫天畏道者，天以至行也。道廢不行，則天道亂毀。天道亂毀，則危亡無復法度。故自然使天地之道守，行道不懈，陰陽相傳，相付相生也。道乃主生，道絕萬物不生，萬物不生則無世類，無可相傳，萬物不相生相傳則敗矣。何有天地乎？天地陰陽乃當相傳相生。今絕滅則滅亡，故天畏道絕而危亡。道畏自然者，天道不因自然，則不可成也。故萬物皆因自然乃成，非自然悉難成。如使成，皆為詐偽，成亦

不可久。夫天地雖相去遠闊，其制命無脫者。

請問：太平氣俱至，欲常以善意去姦惡，當何先哉？夫天地之性，半陽半陰。陽為善，主賞賜。陰為惡，惡者為刑罰，主姦偽。賞者多，罰者少，姦猾者多，賞者少，姦門開。所以然者，罰者多〔補〕鈔壬二上：一：一*刑，主殺傷，犯法者皆成姦罪人，故姦門開，姦猾多也。陽者主賞賜，施與多，則德王用事。陽與德者主養生，此自然之法也。故晝為陽為日為君為德，夜為陰為月為臣為姦。天地之性，半善半惡。故君子上善以閉姦。興善者得善，興惡者得惡。此由若以斗拱斗，非斗者自然走；以尺拱尺，非尺者自然落。猶方與圓不相得，規與矩不相值，縱與橫不相合。故陽興必動以類行。故火盛乃雷鳴，朱雀在其中。是以夏雷也，冬則藏。凡事各因其本，乃天道可得而明，不緣其類，聖賢何從得深知之。故從天地開闢已來，人之善惡真偽，但觀其所行，以類求之，占其成功，善惡

得失，賢不肖可睹矣。何須坐爭之乎？

請問：從古到今，賢者明者智者辯者力者勇者，此六人皆有萬倍之才，豈有善惡哉？此六人悉有萬倍人之才能，其才能安和天地，令使凡邪惡害之屬不生，帝王長無憂而壽，身能自除其疾病，各竟其天年，恩流凡人，此賢明智辯力勇，大善有益矣。而不能共和天地，〔補〕鈔壬三上·一·一*使帝王無憂而壽，而身有疾病，被灾不能拔去，或夭年而死，與凡人無別，此六人無益也。但效其成功，無復問也。成功者是也，不成功者非也。效事若此，深得皇天心意，帝王爲之延年命，萬物悉治也。

請問：凡物一時有不生者，又有不養者。長之不成，其大過悉從何來？當生而不生者，天也；當養所不養者，地也。天地爲萬物之廬，賢人爲萬物工匠。帝王者象天，常欲生；后妃者象地，常欲養；大臣者象人，常欲思成。此三人並力，凡物從生到終，無有傷也。欲象平之道，爲法者必當如

此矣。

請問：天道助弱耶？助強耶？助寡耶？助衆耶？神人言：天道助弱。何哉？夫弱者，道之用也；寡者，道之要也。故北極一星，而衆星屬，以寡而禦衆也，道要一而道屬焉。是故國王極寡，而天下助而治，助寡之效也。父母極強，反助嬰兒，是強助弱之效也。上善之人寡而弱，不善之人強而衆；衆則寡矣，強則弱矣。故君子求弱不求強，求寡不求衆。故天道祐之。故不與人〔補〕鈔壬四上·一·一*爭也，而人自爲爭；不與人爭強也，而人助爲強。故不爭而善勝也。

分別天道精身與德不訣。請問：夫道審當樂欲行，何爲明效？神人言：吾受此文於天上諸神，諸神言，吾聞與陰陽風雨寒暑相應也，以是爲大效。天樂其道行，而人未明信之，以乞雨止雨而明效之。行太平之道，乞請皆應；不行太平之道，乞請不應；明天道至在大平也。故萬物不生者，失在太陽；生而不養者，失在太陰；

養而不成者，失在中和。故生者，父也；養者，母也；成者，子也。生者，道也；養者，德也；成者，仁也。一物不生，一道閉不通；一物不養，一德不修治；一德不成，一仁不行；欲自知有道德與仁否，觀物可自知矣。五者，帝王君父師欲深自知道德仁優劣。但觀此，故理之第一善者，莫若樂生，其次善者樂養，其次善者樂施。故生者象天，養者象地，施者象仁。此三者，天地人之大綱也，過此而下者，但備窮乃後用之耳。如此天氣自爲平安，邪氣自消滅，善人自至，惡人自去，莫不響應也。明之者師也，謂〔補〕鈔壬五上·一·一*先知之稱師，當主證而明之。自古至今，凡文出皆天地也，故天地先出之；明之者師也，故夫文出皆有師，行之者縣官也。古者帝王承天意，受師教，力行以除去灾害，以稱天心，得延年益命，此之謂也。造之者天，明之者師，行之者帝王，此三事者相須而成。天不出文，師無由得知；師不明文，帝王無從得知治。故天將興帝王，必有

奇文出；明師使教帝王縣官，令得延年益壽，是祐帝王之明證也。凡人民萬物不生，生而不養，養而不長，長而反不成，不竟其天年，其過安在？凡民萬物不生者，天也；不養者，地也；長而不成者，人也。過在人乎？萬物不得時生者，君也；生而不養者，臣也；長而不成者，民也。天與君父主生，此太陽之長也，生之祖也。天不欲生，物不得生，父不欲施，物亦不得生，君不欲生，物亦不得生，故天與君父主生。夫君父常念生，不樂殺者，凡物盡生。一念殺者一物死，十念殺者十物死，百念殺者百物死，自此至萬念，皆若此矣。地母臣承陽之施，主長養萬物，常念長養之不？念一〔補〕鈔壬六上：一。一。不長養，則一物被傷，十念則十物傷，百念則百物傷，自此至萬，乃若此矣。是故上古帝王之任臣，常求慈仁，好長養萬物與爲治；中古半慈仁，物半傷；下古不詳擇臣而任之，故萬物悉傷矣。其德皇，王^③之言煌煌也。帝者，爲天地之間作智，使不陷於凶惡，故稱帝

也。王者，人民萬物歸王之不傷，故稱王。王者，往也。君者各安其部界，人歸附之而無害，故稱君。君者，號也。吏者，治也，而助上治物，使凡民萬物大小，不失其治，乃得稱吏。師者悉解天下辭，悉乃得稱大師者，所謂能解天下下文也。故得稱皇帝王君師也。故皇道爲首，帝道爲腹，王道爲股，吏爲手足。師道者，繩墨爲法爲則，上下相須而立。故善治者常念皇道，中念帝道，下念君吏道。常誦大師之法，則守其繩墨，然後天心可安，地意可得，四時自順，五行不戰，三光常明，鬼神精氣不害，五官五土各得其所，盜賊不發，帝王垂拱，俱稱萬歲。天道爲法如此，不如吾文，誠難哉！謹思其意，行此二事，亦有戒哉！

〔補〕鈔壬七上：一。一。* 天地之性，精氣鬼神行治人學人教人。神者居人心陰，精者居人賢陰，鬼者居人肝陰。於人念正善，因教人爲善；常居人藏陰，趨人爲惡，教人爲惡，亦趨人爲惡。古者賢人聖人腹中，常陰念爲善，故得善

應。凡人腹中常陰念惡，故得惡應，不能自禁。咎在常陰念善惡，鬼神因而趨善惡，安鬼於此可驗矣。

太平氣，風雨時節，萬物生多長，又好下糞地，地爲之日壯且富多，可能長生。凶年雨澤不時，地上生萬物疏少，短而不長，不能自糞，則地之爲日貧薄少，無可能成生萬物。天地之行，尚須陰陽相得和合，然後太平，而致四時五行之吏也。帝王月建前後也，職當爲帝王氣，逐邪惡之吏也。夫建氣王氣，是乃天四時五行之帝氣也。相氣除氣爲前，一是正其前，毛頭直指之吏也。所向者伏姦，不得復行爲害，除前滿平定氣，皆善良吏也。前五執者居前，預爲帝王氣，執除大邪。建前五將，悉受天正氣，皆天之神吏，當爲天使，無大小萬二千物之屬，皆當被服其德而奉行其化。當王氣〔補〕鈔壬八上：一。一。* 爲死，當月建爲破，此尊嚴第一之氣，故不可當也。當者死，名爲殺氣大耗。月建後爲閉，閉塞邪姦，恐後休伏之氣來干帝王建氣也。故天閉其後，

後而開，却休邪氣教去也。其後爲成姦，便當收之也。後五爲危，危者其處近天執大殺，一轉破即擊，故爲危也。此後五將，天將欲休之，與地同氣，主閉藏姦邪，鬼物同處，不可使也。

問曰：北方爲皇之始，東方爲帝之始，南方爲王之始，西方爲霸之始。今天有六甲十二子，皇道當於何起？然，天有三統，各有大無。初一者天皇，二者帝，三者王，四者霸。天皇起於上甲子，地皇起於乙丑，人皇起於丙寅，霸道起於丁卯，是天曆氣數也。地曆者，皇道起於子，帝道起於丑，王道起於寅，霸道起於卯。此四者，初受天地微氣造生，不得有刑。有刑者傷皇道，道法不得有傷。故子刑卯，丑刑戌，寅刑巳，皆出刑氣，不與同處。

問曰：天封人以等，地封人以等，人封人以等，豈可聞耶？曰：天封人以道，地封人以養德，人〔補〕鈔壬九上：一。封人以祿食。何也？天者，以道自殊且久，故封之道，使壽，可得食風氣而飽。地者主養善地。地令人富，故

封人以德富。君者封人以祿食，賜之以衣服。此三事皆善也。好道不解，故得封於天。好德愛地，知相地授而居之，去凶得吉，得封於地。好學而有益於上政者，君父乃不能遠也，須以理事，故得封於人也。是古者聖賢力學，不敢失此三事。故有得道而去者，有避世而之復地者，或有得君之祿食者也。

問曰：夫樂五音者，得其音何如？不得其音何如？並可聞耶？夫音，非空也，以致真事，以虛致實，以無形身召有形身之法也。夫樂乃以音響召事，比若人開口出聲，有好有惡，善者致吉，惡者致凶。此書俱出於人口，乃致善惡之應，樂聲正天地陰陽五行之語言也。聽其音，知天地情，四時五行之氣和，以不知盡矣。故上士得其意，以平理度也；中士爲之，以助君理，以致壽；賢者爲之，以致無憂。音者，乃一以乘萬，萬乘無極，天下畢備矣。

問：《太平經》何以百七十卷爲

意？曰：夫一者，乃〔補〕鈔壬一〇上：一。數之始起。故天地未分之時，積氣都爲一。分爲二，成夫婦。天下施於地，懷妊於玄冥，字爲甲子；布根東北，丑爲寅始；見於東，日出卯；畢生東南，辰以已垂枝於南，養於午；向老西南，未以申也；成於西方，日入酉；畢藏於西北，戌與亥。故數起於一，而止十二。干之本，五行之根也。故一以成十，百而備也。故天生物，春響百日欲畢終。故天斗建辰，破於戌。建者，立也，萬物畢生於辰。破者，敗也，萬物畢死於戌。故數者，從天下地八方，十而備；陰陽建破，以七往來，還復其故。隨天斗所指以明事，故斗有七星，以明陰陽之終始。故作太平經一百七十卷，象天地爲數，應陰陽爲法，順四時五行以爲行，不敢失銖分也。失之則爲脫天事，無所據，不應天地之心意，不隨天數而爲經，無益於理世之用也，不象天地之法，不能去害也。欲知其效，收世之閑文，積之三十里，乃至天，行之，不能消災害矣。

大天之下，八十一域，萬一千國中，各自有文書，悉欲除惡致善，消災害。今盡收錄聚之，方〔補〕鈔壬一一上·一。一*圓百里，上可將至天，終不能消去災害。此文雖少，帝王能行，必俟明效矣。上古第一神人、第二真人、第三仙人、第四道人，皆象天得真道意。眩目內視，以心內理，陰明反洞於太陽，內獨得道要。猶火令明照內，不照外也，使長存而不亂。今學度世者，象古而來內視，此之謂也。久久傳相生復衰微，反日厭其所爲，傳失道意，不能內照，日益不理。故天出聖人，象天文理，故天文自睹也。故天文正，天亦正；地文正，地亦正；人文正，人亦正；天地人俱正，萬物悉正。人者，萬物之長也。人失職被傷，不以壽死，萬物亦隨之，天地亦爾。邪氣大作，病人不絕天年。惟古今之行，各有次第，不相踰越。上皇神人之尊者，自名委氣之公，一名大神，常在天君左側，主爲理明堂文之書，使可分別，曲領大職。當爲君通神仙，錄未生之人，各有姓

名，置年歲月及日時。當上升之期，使神往師化其身乃上之。各有姓名，置年歲月及日時，至時當上升之期，使神往師化其身乃上之。隨其智能高下，各各使〔補〕鈔壬一二上·一。一*不忘部署分別，各令可知，使自狀其能，却乃任之。奏上，出言曰，大神爲上主領羣神，各有所部，宜服明之，勿使有疑。令壽命長藉，宜當諦之。聖明有心，宜以白日所有生。復而以簿書籌算相明，可在計曹，主領錢數珍寶之物。諸當上計之者，悉先時告白，併計曹者，正謂奏司農，當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集上大神明堂，勿失期，如天君教，皆不得失平旦三刻之間也。明堂大神上承五刻集奏，如天君舊令從事。大神受君之勅，部下司農，司農受勅，使下所部州郡國。言所部領所主，當上簿入司農委輸者，各以所出送書到。如懈惰不時送者，司農輒上明堂大神，上白天君，出教下司農，令郡國催促，不失後書。置時日漏刻相授，各有分別，勿有所亂，皆令同文，各有所副文。天

上自無水旱之災，不得有增減之文。轉輪當至，勿稽留因緣，恐獨受取，覺知者有主，天上知聞，罪輒不赦。各慎其職，各明其事。天君皆預知，不言音，宜詳所問，不用此言。水旱無常，災害併生，人民疾病，死生無數，不〔補〕鈔壬一三上·一。一*用天君教令致也。天君教出告大神，卿相中二千石文書，羣僚在職之神，務盡其忠，務盡其行，上稱天君之心。天君與諸師化之，當得升度者就而正。各使成神光景，隨其尊卑所化之神，皆隨有職位次第官屬。天君勅大神常化成之。人各自度量，志意日高，貪慕上升。其化生光耀，日中所見，洞徹正神，相隨浮遊八表。觀天所施爲，知其動搖。各從其宜。朝天謁見，自有常日。當以月初建，大神小神，自相差次，銓次尊卑。朝大臣不過平旦朝會，羣神各明部署，案行無期，務明其文書，督責有職之人，先坐其事，當如天君教令。有所白，輒開明堂，乃得所言。各有所明，各有所帶，不得無有功效。天君勅大神，羣僚集

會，各正其儀，勿使有過，差以法令，各察所部。天上覺知，其過不除。各慎所職，無爲諸神所得短。天君勅大神曰，郡國之中，有聖智志意，常念貪生之術，願與生神同行，與天合思。欲布恩於人，思惟生成，助天理生，助地養形。慕仁善化，上其姓名於大神，使曹有文辭，數上功，有信可任。曹〔補〕鈔壬一四上：一·一* 白其意，天君當自有數，衆神所舉各令保。是郡國選擇，務取尤善。天君勅明堂，諸當爲天君理衆職，務平其心。各行天上所部，使有分理，皆盡忠誠，通達所知，務成其功，務理其所。各譽篤達，宜進所思，音聲所通，其意雖有心言，天君預聞其語，當何隱蔽而不盡忠誠。

問曰：今欲更明聖賢仁之法而悉絕邪文，何更能明之哉？天病此邪僞文，使除之，取明天之道。夫古今聖人之文，所以理天地。夫聖人之文明，則天道大理矣。夫皇天所怒而不悅，故有戰鬪，水旱灾害不絕。王者愁苦，皆曰聖人文稍稍亂而不明，故天道雲亂

而難理也。聖人文亂，天道亦亂；聖人文廢而不用，天道亦廢而不用。

問曰：古者無文，天道不亂。時天券文未出，上皇神人理上祖考，本與皇天分體，久久去天道遠，喪亂，不復知天意。故天出券，使聖人書師傳之，聖人不竟久留也。故記而置之，以遺後生。故太平氣至，天道當理矣。

問曰：今欲使理氣事而長生，豈可得聞不？然，〔補〕鈔壬一五上：一·一* 詳念吾之言，皇天自有常法；爲人君上者，當象天而行，乃以道德仁爲行三統。君上樂欲無事者，朝常念道，晝常念德，暮常念仁，既無一事矣。願聞朝何故念道、晝何故念德、暮何故念仁？然，天道可順，不可逆也。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願聞其要意。然，天有四時三部，朝主生，晝主養，暮主施。故東南生，西南養，西北施。故人象天爲行，以東南種而生之，西南養而長之，仲秋已往，夏內居嫁娶而施傳類，此皇天自然教令也。故人民嘿自隨之，理能常象此者，即得天意矣；不能

象此，名爲逆天教令，故多傷也。傷少則春物傷，傷丁壯則夏物傷，傷老即秋物傷，傷懷妊即冬物傷，此自然之法也。古者聖王，常思念天道而行，不敢失銖分矣。

問曰：欲得與地長厚，可得聞乎？然，常順天所爲者，長與天厚；輕逆之者，長與天爲怨。故古聖王之理者，一曰常生，二曰常養，三曰常施。爲行如是，謹以承仰天道不理之名。四曰刑之而不理，五曰殺，是其極也。以此分別，第一〔補〕鈔壬一六上：一·一* 之君純生，第二之君純養，第三之君純施，第四之君純刑，第五之君純殺。生者延年國昌，養者增算，施者無過，刑者有病，殺者暴窮。古者聖王，睹天禁明，不敢妄爲也。古者聖王得六甲王相微氣之日，不怒不言惡事。至此之日，故言善事，飲食作樂，以止灾去凶邪也。故王氣常欲見尊敬。故上古度世之人，聖王之理順此，故得卧理而思，訖無一事。春東首，夏南首，秋西首，冬北首，四季首其角。君臣人民俱

知其法，天下邪氣悉消。天上格法，常以王日下取庫兵，理^④之地下。以休廢之日乃致之，故盜賊不興，兵革息矣。

問曰：天獨怒而不應和人，寧可知否？然，天理乃以氣爲語言，見於四時。春角氣不知，肝脉不動，角族不和，清音不應，此即天不悅不語言也。古者聖王見此，即思惟得失之理以反之。然王氣所居，乃得仁助其理也。此二氣共生成於此也。乃反休廢凶氣至，來助其理，此乃三氣。小人之氣反見於是，無統天位，故象小人。天見照，見其類，令賢聖策之而思之，當〔補〕鈔壬一七上：一·一*索幽隱道人德人仁人以反復其氣，立相應矣。故王者御天道，以民臣爲股肱；爲御不良，則亂其道矣。古者聖人將御天道，索道德仁賢明共御之，乃居安也。故道人屬天，德人屬地，仁人屬中和。故三統不和，三賢理之。故太平氣至，萬物皆理矣。

問曰：萬民何以盡爲仁哉？然，天道乃生德，德乃生仁。今君乃以道人爲師，取法於道。君乃法道，其臣德

矣。民乃取法於臣，臣德則民仁矣。令下象上法，上法天也。轉而相生，民安得不盡仁哉？古者聖王以大道人爲師者，乃欲化下流也。上君爲政如天，中君爲政如地，下君爲政如人。如天者，不失天意，父事大^⑤道也。如地者，不失地意，母事地道也。如人者，不失人意，思樂得中和之道。聖人見萬物盡生，知其理重^⑥道也；見物盡養，知其真德也；見萬物盡成，知其真仁也。夫理真道者，但有生心；理真德者，但有養心；理仁者，但有施心。非此三統道德仁，非謂太平之君矣。天上之士乃生天，上受委氣無形而生。知天上之士，何所不〔補〕鈔壬一八上：一·一*知，何所不明，何所不見，自然元氣，同職共行。天上之士，常在無極之殿，與天同理文書。上下不失其事，乃知可生之物；復下地形，使得成就，萬物皆被榮。天上之士，天之所尊敬，諸神所仰，如帝王太子，敢有不敬者乎？天君者則委氣，故名天君，尊無上；所勅所教，何有不從令者乎？

問曰：夫太平之君道盛，其德乃次天也。得書獨行，化流天下，乃可無不平也。夫大神不過天與地，大明不過日與月，尚皆兩半共成一。夫天地各出半力，並心同欲和合，乃能發生萬物。晝夜各半力，乃成一日。春夏秋冬各出半力而成一歲。月始生於西，長而東，行至十五日名爲陽，過十五日消，名爲陰。各出半力，乃成一月也。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天地之道，乃一陰一陽，各出半力，合爲一，乃後共成一。故君與臣合心並力，各出半力，區區思同，乃成太平之理。

問曰：時人文雖多，乃自言物畢備者，災害盜賊常有餘也。而常得愁苦，於此凶日以爲憂，〔補〕鈔壬一九上：一·一*吏民共救之，不能救也。絕者復起，今吾可以長補其不足，而使無復災也。從古天券文出已來，凡賢聖文書，寧亦有同者，皆異也。故天命師使出，除凶德，覆民臣，光被四表，遠邇響應，恩及草木。是其用心意開也，其書皆異也。

問曰：古今要道，皆言守一，可長存而不老。人知守一，名為無極之道。人有一身，與精神常合并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則凶。無精神則死，有精神則生。常合即為一，可以長存也。常患精神離散，不聚於身中，反令使隨人念而遊行也。故聖人教其守一，言當守一身也。念而不休，精神自來，莫不相應，百病自除，此即長生久視之符也。陽者守一，陰者守一，故名殺也。故晝為陽，人魂常並居；冥為陰，魂神爭行為夢，想失其形，分為兩，至於死亡。精神悉失，而形獨在。守一者，真真合為一也。人生精神，悉皆具足，而守之不散，乃至度世；為良民父母，見太平之君，神靈所愛矣。

〔存〕《三洞珠囊》卷四絕粒品引《太平經》第一百四十五云，問曰：上中下得道度世者，何食之乎？答曰：上第一者食風氣，第二者食藥味，第三者少食，裁通其腸胃。又云：天之遠而無方，不食風氣，安能疾行，周流天

之道哉？又當與神吏通功，共為朋，胡食風氣也。其次當與地精並力，和五土，高下山川，緣山入水，與地更相通，共食功，不可食穀，故飲水而行也。次節食為道，未成固象，凡人裁小別耳。故少食以通腸，亦其成道之人。

①原文下有「卷之九」三字，今刪。又本部經文全缺，今以鈔補。鈔不分卷。以下分段，一仍舊文。除壬部第四葉第三行一篇題外，並皆缺題。

②「分別天道精身與德不訣」十字，疑係題目。

③「王」疑當作「皇」。

④「理」疑當作「埋」。

⑤「大」疑係「天」字之誤。

⑥「重」疑當作「真」。

太平經合校卷一百五十四
至一百七十癸部不分卷

太平經鈔癸部^①

〔補〕鈔癸一上·二·一〔並〕雲笈七籤卷六四輔

圖* 一^②曰神道書，二曰核^③事文，三曰去^④浮華記，四都曰大順之道。太者，大也；大者，天也；天能覆育萬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養育萬物。經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為經，地以嶽瀆山川為經。天地失常道，即萬物悉受災。帝王上法皇天，下法后地，中法經緯，星辰嶽瀆，育養萬物。故曰大順之道。

神人真人聖人賢人自占可行是與非法^⑤

古者神人自占是非，得與不得，其事立可觀也。不但闇昧，昭然清白。神道至衆，染習身神，正心意，得無藏匿。善者出，惡者伏，即自知吉凶之法，如照鏡之式也。於此之時，賢明自

安，時不再來，物不重應。乃得獨盛，洽遠方，故事見，其應見，慎無拒逆，撰以爲寶器，可謂得天地之心意矣。其事時矣，事皆職矣，神道來矣，賢者謀矣，吉人到矣，邪者不來矣，清明見矣，四方悅矣，幽人隱士出矣，得天心矣，得治術矣，邪不發矣，自然達矣，真人來輔矣，天下善應矣，各以其事來矣，去憤亂矣。此應出腹中，發〔補〕鈔癸二上。

一·一* 于胸心，乃若雷電之應證也。

〔起〕夫瑞應反從胸中來，隨念往來，須臾之間，周流天下。心中所欲，感動皇天，陰陽爲移，言語至誠感天，正此也。〔止〕

〔附〕道典論卷四妙瑞篇引太平經云：人君

爲善於內，風雨及時於外，故瑞應反從人胸中來。故有可欲爲，皆見瑞應，何有不來者乎？夫至誠乃感皇天，陰陽爲之移動，誰往爲動者乎？身形不能往動也。動也者，冥乃心中，至誠感天也。〔止〕

念者能致正，亦能致邪，皆從志意生矣。使能動天地，和陰陽，合萬物，

入能度身，出能成名，賢不肖皆由斯生。故賢者善御，萬不失一也。人腹中有過，反面赤，何也？心者，五藏之主；主即王也，王主執正，有過乃白於天也。驚即面青，何也？肝者主人，人者憂也，反忤肝膽爲發怒，故上出青也。諸神皆有可主，以萬物相應。故令人常自謹良，而順天地，而灾不得復起也。

外^⑥學多，內學少，外事日興，內事

日衰，故人多病，故多浮華。浮者，表也。華者，末也。夫天道遠入邪中，不能自還。所謂〔並〕雲笈七籤卷六四輔國神道書者^⑦，精一不離，實守本根，與陰陽合，與神明同^⑧。核^⑨事文者，考核^⑩異同疑誤不失。浮華記者，離本已遠，乃^⑪居野，其文錯亂，不可常用，時^⑫可記^⑬也。幽守本者，治若神矣；守中者，少亂而煩矣；守末者昏矣。故賢者守本戒中，不敢從末也。夫能守之不止，方^⑭方善來者，無〔補〕鈔癸三上·一·一* 拒逆，撰爲寶器，萬世不復易也。人力自爲善者可厄乎？邪辟夷狄却乎？

兵革絕乎？杖策絞無聲乎？四方安乎？道路通乎？人君明乎？神策：大人守之動四方，中士爲之令臣良，小人爲之不相傷。其辭約，其法明，占神文乎可不行。不能持乎，慎無傷以拘奸乎？

以自防却不祥法^⑮

順用四時五行，外內思正，身散邪，却不祥，懸象而思守，行順四時氣，和合陰陽，羅網政治鬼神，令使不得妄行害人。立冬之後到立春，盛行用太陰氣，微行少陽之氣也。常觀其意，何者病爲人使，其神吏黑衣服，思之閑處四十五日，上至九十日，令人耳目聰明。立春盛德在仁，氣治少陽，王氣轉在東方，興木行，其氣弱而仁，其神吏青衣，思之幽閑處四十五日，至九十日，令人病消。以留年行不止，令人日行仁愛。春分已前，盛行少陽之氣，微行太陽之氣，以助少陽，觀其意無疑，深思其意，百邪服矣。立夏日盛德火，王氣轉在南方，太陽之氣以中和治。其神吏用之得其意，口中生甘，神吏赤

衣守之，百鬼去〔補〕鈔癸四上·一·一*千里。夏至之日，盛德太陽之氣，中和之氣也，其神吏思之可愈百病。季夏六月，盛德合治，王氣轉在西南，迴入中宮，其神吏黃衣思之，令人口中甘，每至季思之十八日。立秋日盛德在金，王氣轉在西方，斷成萬物，其神吏白衣，思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可除病，得其意，令骨強老壽。秋分日少陰之氣，微行太陰之氣也，逆疾順之。立冬之日，盛德在水，王氣轉在北方，其神吏黑衣。令人志達耳聰，守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百病除。此五行四時之氣，內可治身，外可治邪，故天用之清，地用之寧。天用之生，地用之藏，人用之興，能順時氣，忠臣孝子之謂也。此名大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道。故道爲仁賢出，不爲愚者生矣。

盛身却灾法^⑩

年十歲，二十年神。年二十，四十年神。年三十，六十年神。年四十，八十年神。年五十，百年神。年六十，百二十年神。年七十，百^⑪年神。年八十

至百二十，神盡矣。少年神加，年衰即神滅，謂五藏精神也，中內之候也。千二百二十善神爲其使，進退司候，萬神爲其民，〔補〕鈔癸五上·一·一*皆隨人盛衰。此天地常理，若以神同城而善御之，靜身存神，即病不加也，年壽長矣，神明祐之。故天地立身以靖，守以神，興以道。故人能清靜，抱精神，思慮不失，即凶邪不得入矣。其真神在內，使人常喜，欣欣然不欲貪財寶，辯訟爭，競功名，久久自能見神。神長二尺五寸，隨五行五藏服飾。君仁者道興，君柔者德生。中心少有邪意，遠方爲之亂。神氣周流，疾於雷電，急還神明，以自照內，故病自愈而人自治。故人生百二十上壽，八十中壽，六十下壽，過此皆夭折。此蓋神游於外，病攻其內也。思本正行，令人相親愛。古之求壽，不失其道者。天地有常行，不可離本也；故求安而長存者，慎無忘此道本元也。故畫圖以示後來。陳人物生受命之時，久遠以來到今，不失陰陽傳類，更相生而久長，萬萬餘世，不可闕

也。一衰一盛，高下平也；盛而爲君，衰即爲民；盛即得道，衰即受刑。夫孝者，莫大存形，乃先人統也，揚名後世，此之謂善人謹民。天地愛之，五行功之，四時利之，百王任之，萬民好之，鬼神〔補〕鈔癸六上·一·一*祐之，五藏神留之。遇一得生，今且失之。離我神器，復爲灰土，變化無常，復爲萬物矣。

分別形容邪自消清身行法^⑬

道之生人，本皆精氣也，皆有神也。假相名爲人，愚人不知還全其神氣，故失道也。能還反其神氣，即終天年，或增倍者，皆高才。或求度厄，其爲之法，當作齋室，堅其門戶，無人妄得入；日往自試，不精不安復出，勿強爲之。如此復往，漸精熟即安。安不復欲出，口不欲語，視食飲，不欲聞人聲。關鍊積善，瞑目還觀形容，容象若居鏡中，若闕清水之影也，已爲小成。無鞭策而嚴，無兵杖而威，萬事自治。豈不神哉？謂入神之路也。守三不如守二，守二不如守一，深思此言，得道深奧矣。

通神度世厄法¹⁹

天之生人，萬事畢備。故十月而生，與物終始，故可度灾厄，致太平。
〔並〕太平御覽卷六五九上士學道，輔佐帝王，當²⁰好生積功乃久長。中士學道，欲度其家。下士學道，纔²¹脫其軀²²。道爲賢明出，不爲愚者。能用之者吉，不能用之，寧無傷無賊哉？

〔補〕鈔癸七上·一·一

賢不肖自知法²³

上士高賢，事無大小，悉盡畏之；中士半畏之，下士全無可畏。上士所以畏之者，反取諸身，不取他人。心開意通無包容，知元氣自然之根，尊天重地，日月列星、五行四時、六甲陰陽、萬物岐行動搖之屬，皆不空生。鬼神精魅六合之間，表裏風雲雷電不空行也。此皆有神有君長，比若人有示，故畏之，不敢妄行。中士半畏之者，上不知元氣自然之有術，纔知今見風雨雲氣與生物也；尚時言天無神，不畏列星日月也，纔知大火北斗。下士則不知土地山川之廣大可恢，纔知耕田，種其

所有，治其家眷術也；不知四時五行可以何履也，但知隨而種樹之，收其利耳；不知六甲陰陽爲神，通言其無有也。夫²⁴人愚學而成賢，賢學不止成聖，聖學不止成道，道學不止成仙，仙學不止成真，真學不止成神，皆積學不止所致也。

利尊上延命法²⁵

一曰延命。夷狄自伏法萬種，其類不同，俱得老壽。天地愛之，其身無咎。所以然者，名爲大順之道。道成畢身，與天地同域。古者爲之，萬〔補〕鈔癸八上·一·一*神自得，欲知其效，瑞應自至，凶禍自伏。帝王以治，不用筋力，能知行此，夷狄自伏，行之不已成真人。故聖人之教，非須鞞揣擊而成，因其自然性立教。帝王所以能安天下者，各因天下之心而安之，故得天下之心矣。是道修古文，人本生時乃名神也，乃與天地分權分體分形分神分精分氣分事分業分居。故爲三處。一氣爲天，一氣爲地，一氣爲人，餘氣散備萬物。是故尊天重地貴人也。故三皇

五帝皆立師，疑者跪問之。故國常治，雖灾厄亦可愈也。

王者無憂法²⁶

大順之路，使王者無憂無事致太平。夫天地不大動搖，風雨不橫行，百神安其居，天下無灾矣。萬物各居其處，則樂無憂矣。何以致之？仁使帝王常樂，道使無愁苦也。若帝王愁苦，即天下不安。夫帝王，天下心也；羣臣，股肱也；百姓，手足也。心愁則股肱妄爲，手足行運不休止，百姓流蕩。是其自然相使也，天亦如是也。天失道，雲氣亂，地失道，不能藏矣。王者與天相通。夫子樂其父，臣樂其君，〔補〕鈔癸九上·一·一*地樂於天，天樂於道。然可致太平氣，天氣且一治，太上皇平且一下。天地和合，帝王且行吾道，何咎之有？道者，天之心，天之首。心首已行，其肢體寧得不來從之哉？

還神邪自消法²⁷

分別三氣所長，還神守身。太陽天氣故稱神。形者，太陰主祇，包養萬物，故精神藏於腹中，故地神稱祇。精

者，萬物中和之精。故進退無常；天地陰陽之精，共生萬物，此三統之歷也。神者主生，精者主養，形者主成。此三者乃成一神器，三者法君臣民，故不可相無也。故心神動搖，使形不安，存之不置。利其可安即留矣，不用其可安即去矣。始學用其可，安之教之，久久自都安不去矣。陰氣陽氣更相摩礪，乃能相生。人氣亦輪身上下，神精乘之出入。神精有氣，如魚有水，氣絕神精散，水絕魚亡。故〔並〕太平御覽六六八

圖養生之道，安身養氣，不欲數²⁸怒喜²⁹也³⁰。自古者明師，教帝王皆安身，使無憂，即帝王自專矣。天喜太平氣出，無不生成。天恨形³¹罰之氣出，莫不殺傷，萬物莫不被其毒，故同憂也。天不守神，三光不明；地不守神，山〔補〕鈔癸一〇上·一·一* 川崩淪；人不守神，身死亡；萬物不守神，即損傷。故當還之乃曰強，不還自守曰消亡也。

和合陰陽法³²

自天有地，自日有月，自陰有陽，自春有秋，自夏有冬，自晝有夜，自左

有右，自表有裏，自白有黑，自明有冥，自剛有柔，自男有女，自前有後，自上³³有下，自君有臣，自甲有乙，自子有丑，自五有六，自木有草，自牝有牡，自雄有雌，自山有阜。此道之根柄也。陰陽之樞機，神靈之至意也。

令人壽治平法³⁴

〔並〕秘一上·三·四圖三氣共一，為神根也³⁴。一為精，一為神，一為氣。此三者，共一位也³⁵，本天地人之氣³⁶。神者受之於天，精者受之於地，氣者受之於³⁷中和，相與共為一道³⁸。故神者乘氣而行，精者居其中也³⁹。三者相助為治⁴⁰。故人⁴¹欲壽者，乃⁴²當愛氣尊神重精⁴³也。欲正大事者，當以無事正之。夫無事乃生無事，此天地常法，自然之術也，若影響。上士用之以平國，中士用之以延年，下士用之以治家。此可謂不為而成，不理而治。大道坦坦，去身不遠，內愛吾身，其治自反也。

七事解迷法⁴⁴

〔補〕鈔癸一一上·一·六* 以德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致大和之氣何如，善而

不達，何能安哉？以仁、義治身何如，及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禮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文治身何如，及治萬民，善而約束，使不得為非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⁴⁴治身何如，及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滅武兵革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然此七事，亦不可無，亦不可純行。古者神人治身，皆有本也，治民乃有大術也。使萬物生，各得其所，能使六極八方遠近懽喜，萬物不失其所。乃當自然，能安八方四遠，行恩不失毫毛。今未能養其本末，安能得治哉？今此上德、仁、義、禮、文、法、武七事各異治，俱善有不達，而各有可長，亦不可廢，亦不可純行。治身安國致太平，乃當深得其訣，御此者道也。合以守一，分而無極，上帝行之，乃深乎不可測，名為洞照之式。

救四海知優劣法⁴⁵

天生人凡有三等：第一天生，第二地生，第三人種類。受命天者為人

君，受〔補〕鈔癸一二上：一。一*命地者爲人臣，受命人者爲民。君者應天而行，臣者應地而行，順承其上；爲民者屬臣，轉相事。凡是三氣共一治，然後能成功。故上之安者，其臣良也。臣職理者，其民順常。民臣俱善，其君明，其治長。太平者以道行，三氣悉善，合乎章也，懷道德不相傷也。故大人治道，以平天下，救四海，恩及夷狄，禍不得起，其善證日生，凶不得來。中士學道爲國臣，助其治也，度其家，辟禍災。其次治道，損其父母，反遠遊，德獨小薄，纔脫軀也，安能輔明王助國家哉？能平四海者天助之，爲人臣者助爲治，與地謀；纔自脫者，道狹小無可得治。此三人皆度世，老壽有大小不同邪？

是神去留效道法^④

神人言：明行效道，視命在誰乎？令人昭然覺悟，知命所從來。法審誰者，持其正也。人法陰陽生，陽者常正，陰者常邪；陽者常在，陰者常無；陽者常息，陰者常消；陽者常生，陰者常殺。人日三變，象三氣，其政殊

異，相與分爭乖錯，不相從也。而習使其常，守人形容者，吉。唯有真道者，能專精自殊異也。〔補〕鈔癸一三上：一。一*不學者，則不知神去留之效，立見之物，不可隱也。故君子制尸不制鬼。人不卧之時，行坐言語，分明白黑，正行住立，文辭以爲法度，此人神在也。及其瞑目而卧，光景內藏，所念得之，但不言，神在內也。及其定卧，精神去遊，身不能動，口不能言，耳不能聞，與衆邪合，獨氣在，即明證也。故精神不可不常守之，守之即長壽，失之即命窮。人之得道者，志念耳；失道者，亦志念耳。

救迷輔帝王法^⑤

大道變化無常，乃萬里相望；上下無窮，周流六方；守之即吉，不守即傷，陰陽開闢以爲常。其付有道，使善人行之，其壽命與天地爲期。夫德有優劣，事有本末，凡事悉道之也，將興者得善，將衰者得惡。比若土地，得良土即善，得薄土爲惡。善上合天，賤者都澤。坐者爲主人，行者爲流客。此

盡道也，善人行成福，惡人行成災。善人得以爲福德。尊者得之駕乘，卑者得以步足。聖賢得以度世，小人得之，不相剋賊。此皆道也。教不重見，時不再來。急教帝王，令行太平之道。道行，身得〔補〕鈔癸一四上：一。一*度世，功濟六方含生之類矣。

- ① 原文下有「卷之十」三字，今刪。又本部經文全缺，今以鈔補，鈔不分卷。據敦煌目，鈔癸部相當于經甲部。
- ② 「一」上雲有「書有三等」四字。
- ③ 「核」雲作「覈」，「核」通「覈」。
- ④ 雲無「去」字。
- ⑤ 以上十六字鈔連下文，疑係題目。敦煌目作自占盛衰法。
- ⑥ 下文疑係另一篇，但佚題目。
- ⑦ 「者」下原無「精」不離實守「六」字，疑脫，今據雲補。
- ⑧ 「明同」雲誤作「同門」。
- ⑨ 「核」雲作「覈」，「核」通「覈」。
- ⑩ 「考核」雲作「覈事」。
- ⑪ 雲無「乃」下五字。
- ⑫ 「時」下雲又有「時」字。
- ⑬ 「記」下雲有「故名浮華記」五字。
- ⑭ 「方」疑當作「六」。
- ⑮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 ⑯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17 『百』下疑脫『四十』二字。

18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19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20 『當』下八字，御覽作『好生之德也』。

21 『纔』御覽作『才』。

22 『軀』御覽作『身』。

23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24 『夫』下一段，略見於本書卷五十六至六十四闕題（太平經鈔丁部第十五葉）中。

25 下文原無題目，據敦煌目加。

26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27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28 御覽無『數』字。

29 『怒喜』御覽作『喜怒』。

30 『也』下御覽有『無憂故自壽也』句。

31 『形』通假作『刑』。

32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陽』下疑脫『法』字，今加。

33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34 秘無『為神根也』四字。

35 秘無『也』字。

36 『氣』下秘有『根』字。

37 秘無『於』字。

38 秘無『道』字。

39 秘無『也』字。

40 『治』秘作『理』。

41 秘無『故人』二字。

42 秘無『乃』字。

43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44 『以』下疑脫『法』字。

45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海』字依敦煌目補。

46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

47 鈔連下文，疑係題目，今移置。『輔』原作『轉』，誤，今依敦煌目改。

附 錄

太平經佚文

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順之也。

《後漢書襄楷傳》注

（真人）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為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

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後漢書襄楷傳》注。按理國之道以下三句，略見於經卷六九第四葉。

老子往西，越八十餘年，生殷周之際也。《三洞珠囊》卷九《老子化西胡品》

德者，正相得也。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五

常德不喪。同上

德者，正相德也。成者，成濟也。

不喪者，不失也。周固樸《大道論至德章》

爰清爰靜，是知理道。大道論理國章

道者，乃天地所常行，萬物所受命而生也。唐史崇等撰《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

能得太上之心者，皆無形自然。

天仙大人有真道，乃能得太上之心，餘者何因得與相見乎？同上

悟師一人教十弟子，十以教百，百以教千，千以教萬。《初學記》卷二十二。按此節與《經》卷三十七《五事解承負法》今一師說教十弟子云云相類似。

神者，道也。入則為神明，出則為文章，皆道之小成也。宋曾慥《道樞》卷三十

今平氣行矣，平亦是安。《雲笈七籤》

卷六

欲復古太平之法，先安中氣也。同上

三五氣和，日月常光明，乃為太平。同上

積清成精，故膽為六府之精也。

《雲笈七籤》卷十一《上清黃庭內景經》膽部注，《黃庭內景玉經》梁丘子註卷中引《太平經》云：積精成青，故膽為六腑之精也。

積清成青也。《雲笈七籤》卷十二《上清

黃庭內經》《隱藏章》注，《黃庭內景玉經》梁丘子註卷下引《太平經》曰：積精成青也。

何謂為多言？然一言而致大凶，

是為上多言人也。一言而致辱，是為中多言人也。一言而見窮，是為下多言人也。夫古今聖賢也，出文辭滿天地之間，尚苦其少有不及者，故灾害不絕。後生賢聖復重言之，天下以為法，不敢厭其言也。故言而除害者，常苦其少，是以善言無多，惡言無少。故古之聖人將言也，皆思之。聖心出而成經，置為人法。愚者出言，為身灾害，還以自傷。《雲笈七籤》卷八十九，又《雲笈七籤》卷九十二《仙籍語論要記》所引全同。惟出文辭滿天地之間句，出字下《仙籍語論要記》多一「言」字。

言則道不成，多言則為害；閉口不言，萬歲無患。《太平御覽》卷六五九

後學得道，各有品階，至于指極，聖真仙人。《太平御覽》卷六六〇

古者三皇之時，人皆氣清，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學真道，乃復得天地之公。求道之法，靜為基先。心神已明，與道為一，開蒙洞白，類如晝日；不學其道，若處暗室而迷方也。故聖賢遑駭。《太平御覽》卷六六八

惡人入道，損敗善人，亦如拙匠損敗人材木，拙女毀人布帛，終無成善功。然惡人與善人，反如人健時喫好美食，大美乃得肥壯；若病人食飯苦，亦不肯食，久久因病而死。令惡人聞善言勸喻，亦如臨死人喫美食耳，反而為惡。若善人見善人乃喜，賢人見賢人乃喜，智人見智人乃喜，惡人見惡人乃喜，姦人見姦人乃喜，各得其類乃喜。若子不能盡力事父母，弟子不能盡力事師尊，臣不能盡力事君長，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一

神以道全，形以術延。《存神固氣論》
道包無表裏，其能生精神。《三論元
旨》

道無不導，道無不生。《道教義樞》卷

一
地理者，三色也，謂水土石。《道教

義樞》卷七

上天度世者，以萬歲爲一日，其次
千歲爲一日，其次百歲爲一日，其次乃
至十日爲一日也。《道教義樞》卷九

《太平經·內品修真祕訣》云：上
清大真人未昇天以前，皆一一取本命
之日，修行四等法訣，後步履斗星，躡
地紀，昇登天門，便入金闕玉臺而後聖
君也。《金鎖流珠引》卷十五注

《太平經》載：真君受元始符命神
光寶書，統領天丁，收天關地軸。二魔
王忽一見如鼈蒼龜，其形五變。一現
萬丈巨蛇，其形三變。真君騰空，步乾
踏斗，化千丈大身，揮魁魘之劍，衝折
二魔。各斂形狀，龜如拳五寸，蛇如鞭
三尺，和合併體，被真君躡踏之。謹顯
二魔變相：蒼龜，一變色若金光，甲縫
蒼青；二變色如碧玉，甲縫含金；三

變色若蒼黃，甲紋光青；四變色如碧
綠，甲縫含銀；五變龍首鼈身，出紫金
光，甲間碧玉。巨蛇，初變狀若金色，
鱗如赤丹；次變體現青碧色，鱗絡金
線纏；末變首如螭龍，身色蒼黃，鱗間
金玉。《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卷六
引。疑此文非類《太平經》，姑存俟考。

夫神者，因道而行，不因德也。故
用道者與神明，用德者與神謀。道之
與德更明，思神與人者內相恃，皆令可
睹。《道要靈祇神鬼品經》

大神比如國家忠臣，治輔公位，名
爲大神。大神有小私，天君聞知復退
矣。故不敢懈怠。小神者安得自在。

《道要靈祇神鬼品經》

四時之精神，猶風也水也，隨人意
而爲邪正。人正則正，人邪則邪。故
須得其人，迺可立事也。不得其人，道
難用也。夫水本隨器方圓，方圓無常。
風氣亦隨人治，爲善惡無常，此即其明
戒也。天地之神與風氣，影響隨人，爲
明戒耳。《道要靈祇神鬼品經》

今天地開闢以來，凶炁不絕，絕後

復起，其故何也？其所從來者，乃遠復
遠。本由先王治，小小失其綱紀，災害
不絕，更相承負，稍積爲多，因生大姦，
爲害甚深。動爲變怪，前後相續，而生
不祥，以害萬國。其所從來，獨又遠
矣。君王不知，遂相承負，不能禁止。
令人冤呼嗟動天，使正道失其路，王治
爲其傷，常少善應。人意不純，轉難教
化，邪炁爲其動。帝王雖愁，心欲止
之，若渴而不能如之何。君王雖有萬
人之仁德，猶不能止此王流災也。故
反以爲行善無益，天道無知也。禁民
爲惡，愁其難化，反相尅賊，急其誅罰。
一人有過，乃及鄰里，重被冤結積多，
惡炁日以增倍。以爲道德與經無益，
廢之而不行，各試其才，趣利射祿，鬪
命中者爲右，是爲亂天儀。無法之治，
安能與皇天心合乎？天甚病之久矣，
陰陽爲其失節，其明證也。治得天心，
然後邪可去，治易平。故今教以上皇
興平第一之道，得而急行，惡可消滅，
天之祐善者明矣。先王災雖流積，一
旦除滅易耳。今帝王乃居百里之內，

用道德仁義，乃萬里百姓皆蒙其恩。父爲其慈，子爲其孝，家足人給，不爲邪惡。《道典論》卷四《災異》

王者深得天意，至道住祐之。但有百吉，無有一凶事也。《道典論》卷四《吉兆》

古者上真睹天神食炁，象之爲行，乃學食炁。真神來助其爲治，乃遊居真人腹中也。古者真仙之身，名爲真人室宅耳。《道典論》卷四《胎息》

（王明點校、王卡復校）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編 張繼禹

本冊主編 王卡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七冊

目 録

001	太平經目錄(擬)	一
002	太平經複文序	一三
003	太平經	一四
004	太平經鈔	二四二
005	太平經聖君秘旨	三一八
006	太平經(合校本)	三二一